佛藏

72

大明太宗皇帝御制藏經贊

朕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演三藏十二部之玄言所以指教垂義者尚矣自其言流于中土翻譯其義以化導群類非上根圓智之士鮮能以通之而得其要者或寡矣天治心

道心也者虛靈明

該貫萬理而無所

多聞必由於藏海

於一心以是修證超乎圓妙常住不動無有所蔽此誠末世之津梁迷途之明炬也朕撫臨大統仰承鴻基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緒之德劬勞莫報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經之文刊梓印施以資為薦揚之典下界一切生靈均沾無窮之福如是功德有不可名言若夫世之由迷惑真交纏故業茫然而莫之所歸者不究竟於斯亦莫能得其體而返其真也推是心以濟拔流轉

來慈悲之

願

于卷首且

以

贊

如來演義諦　法音遍克周

世界恒河沙　一一皆具足

化導於群類　咸得成正觀

有漏諸微塵　悉超於覺海

歷阿僧祇劫　廣開方便門

迷妄執空華　一切了明徹

有一弗徹者　誓不成佛陀

我今念眾生　是故廣演說

深心奉塵剎　俱願證菩提

上報二重恩　下濟諸途苦

昔登無上覺　欲漏盡消除

成就勝妙心　以拯諸末劫

廣此密因義　布施於竺乾

頻伽大梵音　至妙不思議

如十方擊鼓　無礙於音聲

有耳皆獲聞　聞者即成覺

堅固無動轉　永不墮輪回

世尊為證明　作如是贊嘆

功德不可說　永被於生靈

永樂八年三月初九日

世纪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

APG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佛藏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書社

總目録

太宗皇帝御製藏經贊
御製藏經跋尾永樂
御製大藏經序正統
皇帝勅諭萬曆
御製新刊續入藏經序萬曆
御製聖母印施佛藏經序
聖母印施佛藏經讚

第一册

大乘經般若部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六百卷　唐玄奘譯　（卷第一至卷第八十四　天一—日四）……一

第二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八十五至卷第一百九十三　日五—往三）……一

第三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一百九十四至卷第三百　往四—吕十）……一

第四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三百零一至卷第四百零四　調一—金四）……一

第五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四百零五至卷第五百零三　金五—巨三）……一

第六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五百零四至卷第六百　巨四—奈十）……一

第七册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　三十卷　西晉無羅叉共竺叔蘭譯　（菜一—芥十）……一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三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共僧叡譯　（薑一—鹹十）……二一八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　西晉竺法護譯　（河一—十）……五〇六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淡一—十）……五九〇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鱗一—十）……六六八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　五卷　符秦曇摩蜱共竺佛念等譯　（潛一—五）……七四二
大明度無極經　六卷　吴支謙譯　（潛六—十）……七八三

第八册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　七卷　陳月婆首那譯　（羽一—七）……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等譯　（羽八—十）……五八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二卷　唐玄奘等譯　（翔一—二）……七七
金剛能斷能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隋笈多譯　（翔三）……九一
佛説濡首菩薩無上清净分衛經　二卷　劉宋翔公譯　（翔四—五）……九八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翔六—七）……一一一

實相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等譯（翔八）……一二四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翔八）……一二七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一卷　唐玄奘譯（翔八）……一二八
文殊師利所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梁曼陀羅仙譯（翔九）……一二九
文殊師利所説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譯（翔十）……一三八

大乘經寶積部

大寶積經　一百二十卷　唐菩提流志等譯（卷第一至卷第八十七　龍一—始七）……一四七

第九册

大寶積經續前（卷第八十八至卷第一百二十　始八—字十）……一
大方廣三戒經　三卷　北凉曇無讖譯（乃一—三）……二五四
佛説無量清净平等覺經　三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乃四—六）……二七七
佛説阿彌陀經　二卷　吴支謙譯（乃七—八）……三〇六
佛説無量壽經　二卷　曹魏康僧鎧譯（乃九—十）……三三一

佛説阿閦佛國經　三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服一—三）……三四九
佛説大乘十法經　一卷　梁僧迦婆羅譯　（服四）……三六八
佛説普門品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服五）……三七七
文殊師利佛土嚴净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服六—七）……三八二
佛説胞胎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服八）……三九八
佛説法鏡經　二卷　後漢安玄共嚴佛調譯　（服九—十）……四〇五
鬱迦羅越問菩薩行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一）……四一七
幻士仁賢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二）……四二八
佛説决定毗尼經　一卷　敦煌法師譯　（衣三）……四三七
發覺净心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　（衣四—五）……四四五
佛説優填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衣六）……四五八
佛説須摩提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六）……四六〇
佛説須摩提菩薩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衣六）……四六三
佛説離垢施女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七）……四六八
佛説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八）……四七九
佛説須賴經　二卷　曹魏白延等二譯　（衣九—十）……四八七
得無垢女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裳一）……五〇三
文殊師利所説不思議佛境界經　二卷　唐菩提流志等譯　（裳二—三）……五一五

佛說如幻三昧經　三卷　西晉竺法護譯　（裳四—六）……五二六
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三卷　元魏毗目智仙共流支等譯　（裳七—九）……五五三
太子刷護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裳十）……五八〇
太子和休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裳十）……五八一
入法界體性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裳十）……五八三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推一—二）……五八八
大乘顯識經　二卷　唐地婆訶羅等譯　（推三—四）……六〇二
佛說大乘方等要慧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推五）……六一四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推五）……六一四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等譯　（推五）……六一八
佛說遺日摩尼寶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推六）……六二三
佛說摩訶衍寶嚴經　一卷　晉失譯師名　（推七）……六三一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推八）……六四〇
毗耶娑問經　二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推九—十）……六四九

大乘經大集部

大方等大集經　三十卷　北凉曇無讖譯　（卷第一至卷第十八　位一—

讓八）……六六四

第一〇冊

大方等大集經續前（卷第十九至卷第三十　讓九—國十）……一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　十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有一—十）……一〇六
大方等大集月藏經　十卷　高齊那連提耶舍譯（虞一—十）……二〇〇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十卷　唐玄奘譯（陶一—十）……三〇四
佛説大方廣十輪經　八卷　北凉失譯師名（唐一—八）……三八二
大集須彌藏經　二卷　高齊那連提耶舍共法智譯（唐九—十）……四三三
虛空孕菩薩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弔一—二）……四五一
虛空藏菩薩經　一卷　姚秦佛陀耶舍譯（弔三）……四六五
虛空藏菩薩神咒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弔四）……四七八
觀虛空藏菩薩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弔四）……四八五
佛説菩薩念佛三昧經　六卷　劉宋功德直共玄暢譯（弔五—十）……四八七
佛説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　十卷　隋達摩笈多譯（民一—十）……五三三
般舟三昧經　三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伐一—三）……五九四
阿差末菩薩經　七卷　西晉竺法護譯（伐四—十）……六一七

大方等大集賢護經　五卷　隋闍那崛多及笈多等譯　（罪一—五）……六六〇

拔陂菩薩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罪六）……六九八

無盡意菩薩經　四卷　劉宋智嚴共寶雲譯　（罪七—十）……七〇四

大集譬喻王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周一—二）……七四五

大哀經　八卷　西晉竺法護譯　（周三—十）……七六一

寶女所問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　（發一—四）……八一九

第一一冊

無言童子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發五—六）……一

自在王菩薩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發七—八）……二〇

奮迅王問經　二卷　元魏般若流支等譯　（發九—十）……三六

寶星陀羅尼經　八卷　唐波羅頗蜜多羅譯　（殷一—八）……五四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　一卷　三秦失譯師名　（殷九）……一一六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殷十）……一二四

大乘經華嚴部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六十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等譯（湯一——垂十）……一三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八十卷　唐實叉難陀譯（卷第一至卷第二十四　拱一——章四）……六五五

第一二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前（卷第二十五至卷第八十　章五——臣十）……二四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　四十卷　唐般若譯（伏一——遐十）……四四四
信力入印法門經　五卷　元魏曇摩流支譯（邇一——五）……七一六
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邇六）……七五九
佛説如來興顯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邇七——十）……七六八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壹一）……八〇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　一卷　唐提曇般若等譯（壹一）……八〇七
顯無邊佛土功德經　一卷　唐玄奘譯（壹一）……八一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　一卷　唐提曇般若譯（壹二）……八一一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壹二）……八一七
大方廣普賢所説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壹三）……八二一
莊嚴菩提心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壹三）……八二三

佛說菩薩本業經　一卷　吴支謙譯（壹三）……八二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壹四）……八三三
佛說兜沙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壹四）……八三五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　一卷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壹四）……八三八

第一三册

度世品經　六卷　西晉竺法護譯（壹五—十）……一
十住經　六卷　姚秦鳩摩羅什共佛陀耶舍譯（體一—六）……五七
佛說羅摩伽經　四卷　乞伏秦聖堅譯（體七—十）……一〇六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率一）……一四〇
菩薩十住行道品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率一）……一四五
佛說菩薩十住經　一卷　東晉祇多蜜譯（率一）……一四八
漸備一切智德經　五卷　西晉竺法護譯（率二—六）……一五一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　三卷　西晉竺法護譯（率七—九）……二〇三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率十）……二二七

大乘經涅槃部

大般涅槃經　四十卷　北涼曇無讖譯（賓一—鳴十）……………………………………………二三六
南本大般涅槃經　三十六卷　北涼曇無讖譯（卷第一至卷第二十八
鳳一—樹八）……………………………………………………………………五七八

第一四册

南本大般涅槃經續前（卷第二十九至卷第三十六　樹九—白六）……………………一
大般涅槃經後分　二卷　唐若那跋陀羅與會寧等譯（白七—八）…………………八二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白九—十）……………………………一〇〇
大悲經　五卷　高齊那連提黎耶舍共法智譯（駒一—五）…………………………一二三
大般涅槃經　三卷　東晉法顯譯（駒六—八）………………………………………一六三
佛說方等泥洹經　二卷　東晉失譯師名（駒九—十）………………………………一八六
大般泥洹經　六卷　東晉法顯共覺賢譯（食一—六）………………………………二〇八
四童子三昧經　三卷　隋闍那崛多譯（食七—九）…………………………………二七四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食十）…………………………二九六
佛臨涅槃記法住經　一卷　唐玄奘譯（食十）………………………………………二九九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食十）………………………………三〇一
般泥洹後灌臘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食十）……………………………………三〇二

大乘經五大部外重譯經

金光明最勝王經　十卷　唐義净譯　（場一—十）……三〇三
金光明經　四卷　北凉曇無讖譯　（化一—四）……三七六
等集衆德三昧經　三卷　西晉竺法護譯　（化五—七）……四〇六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化八—十）……四二九
合部金光明經　八卷　隋寶貴對志德合入　（被一—八）……四五二
入定不定印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被九）……五〇七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被十）……五一五
無量義經　一卷　蕭齊曇摩迦陀耶舍譯　（草一）……五二四
妙法蓮華經　七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草二—八）……五三三
法華三昧經　一卷　劉宋智嚴譯　（草九）……六〇九
薩曇芬陀利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草九）……六一五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等譯　（草十）……六一七
正法華經　十卷　西晉竺法護譯　（木一—十）……六二〇
添品妙法蓮華經　八卷　隋闍那崛多共達摩笈多添品譯　（賴一—八）……七一二
分别緣起初勝法門經　上下合卷　唐玄奘譯　（賴九）……七九〇
佛説緣生初勝分法本經　上下合卷　隋達摩笈多譯　（賴十）……七九九

第一五册

悲華經　十卷　北凉曇無讖譯（及一—十）……………………………………一
六度集經　八卷　吴康僧會譯（萬一—八）……………………………九三
大乘頂王經　一卷　梁月婆首那譯（萬九）……………………………一六二
大方等頂王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萬十）…………………………一七一
維摩詰所説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方一—三）………………一八二
維摩詰經　三卷　吴支謙等二譯（方四—六）……………………二一〇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　四卷　西晉安法欽譯（方七—十）……………二三六
説無垢稱經　六卷　唐玄奘譯（蓋一—六）……………………………二五九
阿惟越致遮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蓋七—十）…………………三〇二
佛説寶雨經　十卷　唐達摩流支等譯（此一—十）……………………三三七
佛説寶雲經　七卷　梁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譯（身一—七）………四〇二
佛昇忉利天爲母説法經　三卷　西晉竺法護譯（身八—十）………四四九
相續解脱地波羅蜜了義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髮一）……四六六
相續解脱如來所作隨順處了義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髮一）……四七一
佛説解節經　一卷　陳真諦譯（髮二）……………………………………四七四
不退轉法輪經　四卷　北凉失譯師名（髮三—六）……………………四七九

廣博嚴净不退轉法輪經　四卷　劉宋智嚴共寶雲譯（髮七—十）……五一五
方廣大莊嚴經　十二卷　唐地婆訶羅譯（四一—大二）……五五四
普曜經　八卷　西晉竺法護譯（大三—十）……六五七
佉真陀羅所問寶如來三昧經　三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五一—三）……七二六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五四—七）……七五四
諸法本無經　三卷　隋闍那崛多譯（五八—十）……七八五
諸法無行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常一—二）……八〇三
持人菩薩所問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常三—六）……八一八

第一六册

持世經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常七—十）……一
佛説大灌頂神咒經　十二卷　東晉帛尸梨蜜多羅譯（恭一—六）……三七
佛説文殊師利現寶藏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恭七—八）……九二
大方廣寶篋經　二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恭九—十）……一一二
佛説藥師如來本願經　一卷　隋達摩笈多譯（惟一）……一三三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一卷　唐玄奘譯（惟二）……一三七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二卷　唐義净譯（惟三—四）……一四二

佛説阿闍世王經　二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惟五—六）……一五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四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惟七—十）……一八一
入楞伽經　十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鞠一—十）……二二六
大乘入楞伽經　七卷　唐實叉難陀譯（養一—七）……三一四
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　三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養八—十）……三七九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　十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豈一—十）……四〇一
大乘大悲分陀利經　八卷　秦失譯師名（敢一—八）……四七〇
善思童子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敢九—十）……五四九
普超三昧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毀一—四）……五六〇
佛説放鉢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毀四）……五九一
佛説大净法門品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毀五）……五九四
大莊嚴法門經　二卷　隋那連提黎耶舍譯（毀六—七）……六〇六
佛説大方等大雲請雨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毀八）……六一八
大雲請雨經　一卷　北周闍那耶舍等譯（毀九）……六二七
大雲輪請雨經　二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毀十）……六三七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　六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傷一—六）……六四六
思益梵天所問經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傷七—十）……六九三
月燈三昧經　十一卷　高齊那連提黎耶舍譯（女一—十）……七三二

月燈三昧經 一卷 劉宋先公譯 (慕一)……八二九
佛説象腋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 (慕一)……八三四

第一七册

佛説無所希望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慕二)……一
佛説大乘同性經 二卷 北周闍那耶舍共僧安譯 (慕三—四)……一〇
佛説證契大乘經 二卷 唐地婆訶羅等譯 (慕五—六)……二八
持心梵天所問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 (慕七—十)……四四
佛説觀無量壽佛經 一卷 劉宋畺良耶舍譯 (貞一)……八七
稱讃浄土佛攝受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貞二)……九五
佛説阿彌陀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貞二)……九九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浄土神咒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重譯 (貞二)……一〇一
後出阿彌陀佛偈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貞二)……一〇二
佛説大阿彌陀經 二卷 吴支謙譯 (貞三—四)……一〇三
佛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貞五)……一二三
佛説彌勒下生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貞五)……一二七
佛説彌勒來時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貞六)……一三〇

佛説彌勒下生成佛經　一巻　唐義浄譯　(貞六)……一三一
佛説觀彌勒菩薩下生經　一巻　西晉竺法護譯　(貞六)……一三四
佛説彌勒成佛經　一巻　姚秦鳩摩羅什譯　(貞七)……一三八
佛説第一義法勝經　一巻　元魏般若流支譯　(貞八)……一四六
佛説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　一巻　隋闍那崛多譯　(貞九)……一五二
一切法高王經　一巻　元魏般若流支譯　(貞十)……一五九
佛説諸法勇王經　一巻　劉宋曇摩蜜多譯　(潔一)……一六八
順權方便經　二巻　西晉竺法護譯　(潔二—三)……一七六
佛説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一巻　姚秦曇摩耶舍譯　(潔四)……一八九
菩薩睒子經　一巻　西晉失譯師名　(潔五)……二〇一
佛説睒子經　一巻　姚秦聖堅譯　(潔五)……二〇四
佛説九色鹿經　一巻　吴支謙譯　(潔五)……二〇七
佛説太子沐魄經　一巻　西晉竺法護譯　(潔五)……二〇八
太子慕魄經　一巻　後漢安世高譯　(潔五)……二〇九
無字寶篋經　一巻　元魏菩提留支譯　(潔六)……二一一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　一巻　唐地婆訶羅譯　(潔六)……二一四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一巻　唐地婆訶羅譯　(潔六)……二一六
佛説老女人經　一巻　吴支謙譯　(潔六)……二一八

佛說老母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潔六）……二一九
佛說老母女六英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潔六）……二二〇
佛說長者子制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潔七）……二二一
佛說菩薩逝經　一卷　西晉白法祖譯（潔七）……二二三
佛說逝童子經　一卷　西晉支法度譯（潔七）……二二四
佛說月光童子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潔七）……二二五
佛說申日兒本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潔七）……二二九
佛說德護長者經　二卷　隋那連提黎耶舍譯（潔八—九）……二三一
佛說犢子經　一卷　吳支謙譯（潔十）……二四四
佛說乳光佛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潔十）……二四五
佛說無垢賢女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潔十）……二四七
佛說腹中女聽經　一卷　北涼曇無讖譯（潔十）……二四九
佛說轉女身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男一）……二五〇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男二）……二五九
伽耶山頂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男二）……二六二
佛說象頭精舍經　一卷　隋毗尼多流支譯（男三）……二六七
大乘伽耶山頂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等譯（男三）……二七一
佛說决定總持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男四）……二七五

佛説謗佛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男四）……二七九
大方等大雲經　四卷　北凉曇無讖譯　（男五―八）……二八二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　二卷　元魏曇摩流支譯　（男九―十）……三二五
深密解脱經　五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效一―五）……三四〇
解深密經　五卷　唐玄奘譯　（效六―十）……三七四
佛説諫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才一）……四〇七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　一卷　唐玄奘譯　（才一）……四〇八
佛爲勝光天子説王法經　一卷　唐義浄譯　（才一）……四一一
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才一）……四一四
佛説濟諸方等學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才二）……四一七
大乘方廣總持經　一卷　隋毗尼多流支譯　（才三）……四二四
太子須大拏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　（才四）……四三〇
佛説如來智印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才五）……四三八
佛説慧印三昧經　一卷　吴支謙譯　（才六）……四四七
佛説無極寶三昧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才七―八）……四五六
寶如來三昧經　二卷　東晉祇多蜜譯　（才九―十）……四七一
無上依經　二卷　梁真諦譯　（良一―二）……四八九

佛說未曾有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良三）……五〇三
佛說甚希有經　一卷　唐玄奘譯（良三）……五〇五
佛說如來師子吼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良三）……五〇七
佛說大方廣師子吼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等譯（良三）……五〇九
佛說大乘百福相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良四）……五一二
佛說大乘百福莊嚴相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等譯（良四）……五一五
佛說大乘四法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良四）……五一八
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良四）……五一九
佛說希有校量功德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良四）……五一九
佛說最無比經　一卷　唐玄奘譯（良五）……五二二
佛說前世三轉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良五）……五二五
佛說銀色女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良六）……五二九
佛說阿闍世王受决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良六）……五三一
採華違王上佛授决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良六）……五三三
佛說正恭敬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良六）……五三四
佛說善恭敬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良七）……五三七
稱讚大乘功德經　一卷　唐玄奘譯（良七）……五三九
妙法决定業障經　一卷　唐智嚴譯（良七）……五四一

佛説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　一卷　吴支謙譯　（良八）……五四三
佛説緣起聖道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良八）……五四五
佛説稻稈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良八）……五四七
佛説了本生死經　一卷　吴支謙譯　（良九）……五五〇
佛説自誓三昧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良九）……五五二
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良九）……五五五
佛説轉有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　（良十）……五五九
大方等修多羅王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良十）……五六〇
佛説文殊師利巡行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良十）……五六一
佛説文殊尸利行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良十）……五六三
大乘造像功德經　二卷　唐提曇般若等譯　（知一）……五六七
佛説作佛形像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知二）……五七七
佛説造立形像福報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知二）……五七八
佛説灌佛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知二）……五七九
佛説灌洗佛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　（知二）……五八〇
佛説浴像功德經　一卷　唐寶思惟譯　（知二）……五八一
浴像功德經　一卷　唐義净譯　（知二）……五八三
佛説校量數珠功德經　一卷　唐寶思惟譯　（知二）……五八四

曼殊室利咒藏中校量數珠功德經 一卷 唐義净譯 (知二)……五八五
佛說龍施女經 一卷 吴支謙譯 (知三)……五八六
佛說龍施菩薩本起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知三)……五八七
佛說八吉祥神咒經 一卷 吴支謙譯 (知三)……五八九
佛說八陽神咒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知三)……五九〇
佛說八吉祥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譯 (知三)……五九一
佛說八佛名號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知三)……五九二
佛說盂蘭盆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知三)……五九四
佛說報恩奉盆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知三)……五九五
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一卷 劉宋良耶舍譯 (知四)……五九六
佛說大孔雀咒王經 三卷 唐義净譯 (知五—七)……六〇四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三卷 唐不空譯 (知八—十)……六三一
佛說孔雀王咒經 二卷 梁僧伽婆羅譯 (過一—二)……六五七
佛說大孔雀王神咒經 一卷 東晉帛尸黎蜜多羅譯 (過三)……六七六
佛說大孔雀王雜神咒經 一卷 東晉帛尸黎蜜多羅譯 (過三)……六七八
大金色孔雀王咒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過四)……六八二
佛說不空羂索咒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過四)……六八七
不空羂索心咒王經 三卷 唐寶思惟譯 (過五—六)……六九二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　二卷　唐李無諂譯　（過七－八）……七〇七
不空羂索咒心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過九）……七二五
不空羂索神咒心經　一卷　唐玄奘譯　（過十）……七三〇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　三十卷　唐菩提流志譯　（卷第一至卷第十四
必一－改四）……七三六

第一八册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續前　（卷第十五至卷第三十　改五－得十）……一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　二卷　唐智通譯　（能一）……一四一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能二）……一五一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一卷　唐伽梵達
摩譯　（能三）……一六一
觀世音菩薩秘密藏神咒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　（能四）……一七一
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尼經　一卷　唐寶思惟譯　（能四）……一七五
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咒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能四）……一七八
如意輪陀羅尼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能五）……一八〇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　一卷　唐智通譯　（能六）……一九一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　一卷　東晉竺難提譯　（能七）……二〇二
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　一卷　北周耶舍崛多等譯　（能七）……二〇七
十一面神咒心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能八）……二一二
千轉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咒經　一卷　唐智通譯　（能八）……二一六
咒五首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能八）……二一七
六字神咒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能八）……二一八
咒三首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能八）……二一九
大方廣菩薩藏經中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法　一卷　唐寶思惟譯
（能八）……二二〇
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　一卷　唐義凈譯　（能九）……二二一
十二佛名神咒校量功德除障滅罪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能九）……二二三
佛說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經　一卷　唐義凈譯　（能九）……二二五
華積陀羅尼神咒經　一卷　吴支謙譯　（能十）……二二六
師子奮迅菩薩所問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能十）……二二七
佛說華聚陀羅尼咒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能十）……二二八
六字咒王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能十）……二三〇
六字神咒王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能十）……二三二
梵女首意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莫一）……二三五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莫一）……………………………二三七
佛説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莫一）……………………二三九
佛説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　一卷　唐金剛智譯　（莫一）……………………二四〇
七俱胝佛母所説准提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莫二）……………………………二四八
種種雜咒經　一卷　北周闍那崛多譯　（莫三）……………………………………………二五七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一卷　唐杜行顗譯　（莫三）…………………………………………二六〇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一卷　唐佛陀波利譯　（莫四）………………………………………二六四
佛説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一卷　唐義浄譯　（莫四）………………………………………二六八
最勝佛頂陀羅尼浄除業障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莫五）……………………………二七二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莫五）………………………………………二七七
舍利弗陀羅尼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譯　（莫六）…………………………………………二八一
佛説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　一卷　劉宋功德直共音陽譯　（莫六）………………………二八四
佛説無量門微密持經　一卷　吴支謙譯　（莫七）…………………………………………二九〇
佛説出生無量門持經　一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莫七）………………………………二九二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鄰尼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　（莫八）…………………………二九六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莫八）……………………………三〇一
佛説一向出生菩薩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莫九）……………………………………三〇五
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　一卷　唐智嚴譯　（莫十）…………………………………………三一一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莫十）……三一八
妙臂印幢陀羅尼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莫十）……三一九
佛說陀羅尼集經　十三卷　唐阿地瞿多譯（忘一——罔三）……三二〇
佛說持句神咒經　一卷　吳支謙譯（罔四）……四八二
佛說陀鄰尼鉢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罔四）……四八三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助護持世間神咒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罔四）……四八四
如來方便善巧咒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罔四）……四九〇
虛空藏菩薩問七佛陀羅尼咒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罔五）……四九四
善法方便陀羅尼咒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罔六）……四九九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罔六）……五〇二
護命法門神咒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罔六）……五〇四
金剛場陀羅尼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罔七）……五〇九
金剛上味陀羅尼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罔八）……五一五
佛說無崖際總持法門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罔九）……五二三
尊勝菩薩所問一切諸法入無量法門陀羅尼經　一卷　高齊萬天懿譯（罔十）……五二九

十住斷結經　十四卷　姚秦竺佛念譯　（談一―彼二）……五三七
菩薩道樹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彼三）……六五六
菩薩生地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彼三）……六六二
佛説孛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彼四）……六六三
無垢浄光大陀羅尼經　一卷　唐彌陀山等譯　（彼五）……六七一
成具光明定意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　（彼六）……六七七
摩訶摩耶經　二卷　蕭齊曇景譯　（彼七―八）……六八七
諸德福田經　一卷　西晉法立共法炬譯　（彼九）……七〇〇
大方等如來藏經　一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彼九）……七〇三
佛説寶綱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彼十）……七〇八
佛説内藏百寶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短一）……七一九
佛説温室洗浴衆僧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短一）……七二二
佛説菩薩行五十縁身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短一）……七二四
佛説菩薩修行經　一卷　西晉白法祖譯　（短一）……七二六
佛説金色王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短二）……七三〇
佛説法門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短二）……七三三
佛説四不可得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短二）……七三五
須真天子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短三―四）……七三七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　（短五）……七五九
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　一卷　劉宋曇無竭譯　（短六）……七六六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短七）……七七二
超日明三昧經　二卷　西晉聶承達譯　（短八—九）……七七八
除恐災患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　（短十）……八〇一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靡一—三）……八〇九
未曾有因緣經　二卷　蕭齊曇景譯　（靡四—五）……八三三

第一九册

諸佛要集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靡六—七）……一
稱揚諸佛功德經　三卷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　（靡八—十）……二一
賢劫經　十卷　西晉竺法護譯　（恃一—十）……四六
佛說佛名經　十二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己一—長二）……一三九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長三）……二四八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長四）……二五六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長五）……二六三
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　八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長六—十）……二七二

力莊嚴三昧經　三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　（信一—二）……三二七
佛説八部佛名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信二）……三四三
百佛名經　一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　（信二）……三四四
佛説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　（信三—四）……三四七
金剛三昧本性清浄不壞不滅經　一卷　三秦失譯師名　（信五）……三六〇
佛説師子月佛本生經　一卷　三秦失譯師名　（信五）……三六三
演道俗業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　（信五）……三六七
佛説長者法志妻經　一卷　北凉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二
佛説薩羅國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三
佛説十吉祥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五
佛説長者女庵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五
佛説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八
大方等陀羅尼經　四卷　北凉法衆譯　（信七—十）……三八一
大法炬陀羅尼經　二十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使一—可十）……四一〇
大威德陀羅尼經　二十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覆一—器六）……五四六
觀察諸法行經　四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器七—十）……六六九
佛説華手經　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欲一—十）……六九九
法集經　六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難一—六）……八〇七

第二〇册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一卷　唐佛陀多羅譯　(難七)……一一
佛説施燈功德經　一卷　高齊那連提黎耶舍譯　(難八)……一五
金剛三昧經　二卷　北凉失譯師名　(難九—十)……二一
觀佛三昧海經　十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量一—十)……三四
大方便佛報恩經　七卷　後漢失譯師名　(墨一—七)……一〇八
菩薩本行經　三卷　東晉失譯師名　(墨八—十)……一六七
菩薩處胎經　五卷　姚秦竺佛念譯　(悲一—五)……一八九
央掘魔羅經　四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悲六—九)……二四六
菩薩内習六波羅蜜經　一卷　後漢嚴佛調譯　(悲十)……二八六
菩薩投身飼餓虎起塔因緣經　一卷　北凉法盛譯　(悲十)……二八七
三昧弘道廣顯定意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　(絲一—四)……二九二
佛説明度五十校計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　(絲五—六)……三一七
無所有菩薩經　四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絲七—十)……三三六
大法鼓經　二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染一—二)……三六七
月上女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　(染三—四)……三八一

文殊師利問經　二卷　梁僧伽婆羅譯　（染五—六）……三九四
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　二卷　二秦失譯師名（染七）……四一八
大乘密嚴經　三卷　唐地波訶羅譯（染八—十）……四二九
菩薩瓔珞經　二十卷　姚秦竺佛念譯（詩一—讚十）……四五七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十卷　唐般剌密帝譯
（羔一—十）……六二五
七佛所説神咒經　四卷　東晉失譯師名（羊一—四）……六九〇
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羊五）……七二四
僧伽吒經　四卷　東魏月婆首那譯（羊六—八）……七三七
出生菩提心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羊九）……七六〇
佛説佛印三昧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羊九）……七六六
佛説十二頭陀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羊十）……七六八
佛説樹提伽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羊十）……七七〇
佛説法常住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羊十）……七七一
佛説長壽王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羊十）……七七二
佛説海龍王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景一—四）……七七四
佛爲海龍王説法印經　一卷　唐義净譯（景五）……八〇九
佛説右遶佛塔功德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景五）……八一〇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　一卷　唐義浄譯（景五）……八一一
師子素馱娑王斷肉經　一卷　唐智嚴譯（景五）……八一二
佛說差摩婆帝受記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景五）……八一四
佛說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　一卷　唐那提譯（景五）……八一五
中陰經　二卷　姚秦竺佛念譯（景六—七）……八一八

第二一册

占察善惡業報經　二卷　隋菩提登譯（景八）……一
佛說蓮華面經　二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景九）……一四
佛說三品弟子經　一卷　吴支謙譯（景十）……二五
佛說四輩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景十）……二六
佛說當來變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景十）……二七
過去佛分衛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景十）……二八
佛說法滅盡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景十）……二九
佛說甚深大迴向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景十）……二九
天王太子辟羅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景十）……三一
大吉義神咒經　二卷　元魏曇曜譯（行一一—一二）……三二

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一
佛說大普賢陀羅尼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三
佛說大七寶陀羅尼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四
六字大陀羅尼咒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四
佛說安宅神咒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行三）……五五
幻師颰陀神咒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七
佛說辟除賊害咒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行三）……五七
佛說咒時氣病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八
佛說咒齒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八
佛說咒目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八
佛說咒小兒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八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九
佛說摩尼羅亶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六〇
佛說檀持羅麻油述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四）……六二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咒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行四）……六二
諸佛心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行四）……六四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行四）……六五
八名普密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行四）……六六

佛說持世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行四）……六六
佛說六門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行四）……六八
清淨觀世音菩薩普賢陀羅尼經　一卷　唐智通譯　（行四）……六八
諸佛集會陀羅尼經　一卷　唐提曇般若等譯　（行五）……七一
佛說智炬陀羅尼經　一卷　唐提曇般若等譯　（行五）……七二
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　一卷　唐寶思惟譯　（行五）……七四
佛說一切法功德莊嚴王經　一卷　唐義淨譯　（行六）……八一
佛說拔除罪障咒王經　一卷　唐義淨譯　（行六）……八七
佛說善夜經　一卷　唐義淨譯　（行六）……八八
佛說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　一卷　唐輸波迦羅譯　（行六）……八九
佛說佛地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行七）……九一
百千印陀羅尼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　（行七）……九五
莊嚴王陀羅尼咒經　一卷　唐義淨譯　（行七）……九五
香王菩薩陀羅尼咒經　一卷　唐義淨譯　（行七）……九七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　二卷　北凉失譯師名　（行八—九）……九八
諸法最上王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行十）……一一三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　（維一）……一二四

異出菩薩本起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維一）……一二六
佛説賢首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維二）……一三一
千佛因縁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二）……一三三
八大人覺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維二）……一四〇
佛説月明菩薩經　一卷　吴支謙譯（維三）……一四一
佛説心明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三）……一四二
佛説滅十方冥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三）……一四四
佛説鹿母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三）……一四六
佛説魔逆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四）……一五〇
佛説賴吒和羅所問德光太子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五）……一五八
商主天子所問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維六）……一六七
大乘四法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維七）……一七五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　一卷　唐那提譯（維七）……一七九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　一卷　唐玄奘譯（維八）……一八一
佛説造塔功德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維九）……一八七
佛説不增不減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維九）……一八八
佛説堅固女經　一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維九）……一九一
佛説大乘流轉諸有經　一卷　唐義净譯（維九）……一九三

佛說大意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維九）……一九四
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　一卷　唐玄奘譯（維九）……一九六
金剛光焰止風雨陀羅尼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維十）……一九九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七卷　唐輸波迦羅共一行譯（賢一—七）……二〇八
蘇婆呼童子經　三卷　唐輸波迦羅共一行譯（賢八—十）……二七六
一字佛頂輪王經　六卷　唐菩提流志譯（克一—六）……三〇〇
蘇悉地羯羅經　四卷　唐輸波迦羅譯（克七—十）……三五七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　四卷　唐金剛智譯（念一—四）……三九八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　三卷　唐菩提流志譯（念五—六）……四四三
牟梨曼陀羅咒經　二卷　梁失譯師名（念七—八）……四六三
金剛頂經曼殊室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　一卷　唐金剛智譯（念九）……四七九
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　一卷　唐金剛智譯（念九）……四八四
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念十）……四八九
佛說甘露經陀羅尼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念十）……四九〇
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經　一卷　唐實思惟譯（念十）……四九〇

小乘經阿含部

中阿含經　六十卷　東晉僧伽提婆譯（卷第一至卷第三十九　作一—建）

九）……四九七

第二二册

中阿含經續前（卷第四十至卷第六十　建十—立十）……一
增壹阿含經　五十卷　符秦曇摩難提譯（形一—空十）……一八一
雜阿含經　五十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卷第一至卷第二十七　谷一—聲七）……五六九

第二三册

雜阿含經續前（卷第二十八至卷第五十　聲八—堂十）……一
佛說長阿含經　二十二卷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習一—禍二）……二三六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　二十卷　秦失譯師名（禍三—因八）……四四一
雜阿含經　一卷　吳魏失譯師名（因九）……五九四
長阿含十報法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因十）……六〇四
起世因本經　十卷　隋達摩笈多等譯（惡一—惡十）……六一四
起世經　十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積一—十）……六九一

佛說樓炭經　六卷　西晉法立共法炬譯（福一—六）……七六八
佛般泥洹經　二卷　西晉白法祖譯（福七—八）……八一五
佛說人本欲生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福九）……八三七

第二四册

佛說梵網六十二見經　一卷　吳支謙譯（福十）……一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福十）……一〇
中本起經　二卷　後漢曇果共康孟詳譯（緣一—二）……一二
佛說七知經　一卷　吳支謙譯（緣三）……三五
佛說鹹水喻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緣三）……三六
佛說一切流攝守因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緣三）……三七
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緣三）……三九
佛說鐵城泥黎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緣三）……四〇
佛說古來世時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緣三）……四二
佛說阿那律八念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緣四）……四五
佛說離睡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緣四）……四七
佛說是法非法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緣四）……四八

佛説樂想經　一卷　西晋竺法護譯（緣四）……………四九
佛説漏分布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緣四）……………五〇
佛説阿耨颰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緣四）……………五三
佛説求欲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緣五）……………五六
佛説受歲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緣五）……………六〇
佛説梵志計水浄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緣五）……………六二
佛説伏淫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緣六）……………六三
佛説魔嬈亂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緣六）……………六四
佛説弊魔試目連經　一卷　吴支謙譯（緣六）……………六八
佛説泥犁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緣七）……………七〇
佛説優婆夷墮舍迦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緣七）……………七六
佛説齊經　一卷　吴支謙譯（緣七）……………七七
佛説苦陰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緣八）……………七九
佛説苦陰因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緣八）……………八一
佛説釋摩男本經　一卷　吴支謙譯（緣八）……………八四
佛説鞞摩肅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緣九）……………八六
佛説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緣九）……………八八
佛説十支居士八城人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緣九）……………八九

佛說邪見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緣九）……九〇

佛說箭喻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緣九）……九一

佛說普法義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緣九）……九三

佛說廣義法門經　一卷　陳真諦譯　（緣十）……九六

佛說戒德香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緣十）……一〇〇

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緣十）……一〇一

佛說諸法本經　一卷　吳支謙譯　（緣十）……一〇二

佛說瞿曇彌記果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　（緣十）……一〇三

佛說梵志阿颰經　一卷　吳支謙譯　（善一）……一〇六

佛說寂志果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善二）……一一三

佛說賴吒和羅經　一卷　吳支謙譯　（善三）……一二〇

佛說善生子經　一卷　西晉支法度譯　（善三）……一二五

佛說數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善三）……一二八

佛說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善三）……一三〇

佛說四諦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善四）……一三四

佛說恒水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善四）……一三七

佛說瞻婆比丘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善四）……一三九

佛說本相倚致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善四）……一四〇

佛説緣本致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善四）……一四一
佛説頂生王故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善四）……一四二
佛説文陀竭王經　一卷　北涼曇無讖譯　（善四）……一四四
三婦五戒慈心猒離功德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善五）……一四六
佛説須達經　一卷　蕭齊求那毗地譯　（善五）……一四七
佛爲黄竹園老婆羅門説學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善五）……一四八
佛説梵魔喻經　一卷　吴支謙經　（善五）……一五〇
佛説尊上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六）……一五四
佛説鸚鵡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善六）……一五六
佛説兜調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善六）……一六〇
佛説意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六）……一六一
佛説應法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六）……一六二
佛説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善七）……一六四
須摩提女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善七）……一六六
佛説三摩竭經　一卷　吴竺律炎譯　（善八）……一七三
佛説婆羅門避死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善八）……一七七
食施獲五福報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善八）……一七七
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善八）……一七八

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善八）……一八〇
佛說鴦崛摩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善八）……一八一
佛說鴦崛髻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善九）……一八四
佛說力士移山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善九）……一八六
佛說四未曾有法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善九）……一八九
佛說舍利弗目犍連游四衢經　一卷　後漢康孟詳譯（善九）……一八九
七佛父母姓字經　一卷　曹魏失譯師名（善十）……一九一
佛說放牛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善十）……一九二
緣起經　一卷　唐玄奘譯（善十）……一九四
佛說十一想思念如來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善十）……一九五
佛說四泥犁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善十）……一九五
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善十）……一九六
佛說國王不黎先尼十夢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善十）……一九八
阿難同學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善十）……二〇〇
五蘊皆空經　一卷　唐義浄譯（善十）……二〇一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慶一）……二〇二
慢法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慶一）……二〇五
阿難分別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慶一）……二〇五

五母子經　一卷　吴支謙譯　（慶一）……二〇七
沙彌羅經　一卷　失譯師名　（慶二）……二〇九
玉耶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慶二）……二〇九
玉耶女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慶二）……二一一
阿遬達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慶二）……二一三
摩登女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慶二）……二一四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慶二）……二一五
摩登伽經　二卷　吴竺律炎共支謙譯　（慶三—四）……二一六
舍頭諫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慶五）……二三一
治禪病秘要經　二卷　北凉沮渠京聲譯　（慶六—七）……二四四
佛説七處三觀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　（慶八）……二五七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慶九）……二六八
佛説大愛道般涅槃經　一卷　西晉白法祖譯　（慶九）……二七〇
佛母般泥洹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　（慶九）……二七三
佛説聖法印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慶九）……二七五
五陰譬喻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慶十）……二七六
佛説水沫所漂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慶十）……二七七
佛説不自守意經　一卷　吴支謙譯　（慶十）……二七八

佛説滿願子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慶十）……二七八
轉法輪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慶十）……二七九
佛説三轉法輪經　一卷　唐義浄譯　（慶十）……二八〇
佛説八正道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慶十）……二八一
難提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慶十）……二八一
佛説馬有三相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　（慶十）……二八三
佛説馬有八態譬人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　（慶十）……二八四
佛説相應相可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慶十）……二八四
修行本起經　二卷　後漢竺大力共康孟祥譯　（尺一—二）……二八五
太子瑞應本起經　二卷　吳支謙譯　（尺三—四）……三〇一
過去現在因果經　四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尺五—八）……三一五
佛説奈女耆域因緣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尺九）……三五九
佛説奈女耆婆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尺十）……三六七
佛説生經　五卷　西晉竺法護譯　（璧一—五）……三七三
蓱沙王五願經　一卷　吳支謙譯　（璧六）……四二五
瑠璃王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璧六）……四二八
佛説海八德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璧六）……四三一
佛説法海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璧六）……四三二

佛説義足經　二卷　吴支謙譯　（璧七――八）……………………四三四
鬼問目連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璧九）……………………四五五
雜藏經　一卷　東晉法顯譯　（璧九）……………………四五六
餓鬼報應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璧九）……………………四六〇
佛説四十二章經　一卷　後漢迦葉摩騰共竺法蘭譯宋真宗注　（璧十）……………………四六三

小乘經單譯經

正法念處經　七十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卷第一至卷第四十五　非一――是五）……………………四七一

第一二五册

正法念處經續前　（卷第四十六至卷第七十　是六――資十）……………………一
佛本行集經　六十卷　隨闍那崛多譯　（父一――與十）……………………二〇二
佛説大安般守意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一――敬二）……………………五九〇
佛説罵意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三）……………………六〇五
禪行法想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三）……………………六一一
佛説處處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四）……………………六一二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敬五）……六一八
佛說出家緣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敬六）……六二六
佛說阿含正行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敬六）……六二七
佛說十八泥犁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敬六）……六二九
佛說法受塵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敬六）……六三一
佛說進學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敬六）……六三一
佛說得道梯登錫杖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敬六）……六三二
佛說貧窮老公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敬六）……六三四
須摩提長者經　一卷　吳支謙譯（敬七）……六三五
長者懊惱三處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敬七）……六三九
犍陀國王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敬七）……六四〇
阿難四事經　一卷　吳支謙譯（敬七）……六四一
分別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敬八）……六四二
未生怨經　一卷　吳支謙譯（敬八）……六四五
四願經　一卷　吳支謙譯（敬八）……六四六
猘狗經　一卷　吳支謙譯（敬八）……六四八
八關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敬九）……六四九
孝子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敬九）……六五〇

黑氏梵志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九）……六五一
阿鳩留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敬九）……六五二
佛爲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　一卷　失譯師名（敬九）……六五四
佛説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敬九）……六五四
佛説龍王兄弟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九）……六五七
佛説長者音悦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九）……六五八
佛説七女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十）……六六〇
佛説八師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十）……六六三
佛説越難經　一卷　西晉聶承遠譯（敬十）……六六四
佛説所欲致患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敬十）……六六五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敬十）……六六七
本事經　七卷　唐玄奘譯（孝一——七）……六七〇
佛説中心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一九
佛説見正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二一
佛説大魚事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二四
佛説阿難七夢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二五
佛説呵雕阿那含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二五
佛説燈指因緣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孝八）……七二六

佛説婦人遇辜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孝九）……七三〇
佛説四天王經　一卷　劉宋智嚴共寶雲譯（孝九）……七三一
佛説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孝九）……七三二
佛説禪行三十七品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孝九）……七三四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孝九）……七三五
佛説身觀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孝九）……七三五
佛説無常經　一卷　唐義净譯（孝九）……七三六
佛説八無暇有暇經　一卷　唐義净譯（孝九）……七三九
五百弟子自説本起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孝十）……七四一
佛説五苦章句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當一）……七五三
佛説堅意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當一）……七五九
佛説净飯王般涅槃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一）……七六〇
佛説興起行經　二卷　後漢康孟詳譯（當二——三）……七六三
長爪梵志請問經　一卷　唐義净譯（當四）……七七八
佛説譬喻經　一卷　唐義净譯（當四）……七七九
佛説比丘聽施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當四）……七七九
佛説略教誡經　一卷　唐義净譯（當四）……七八〇
佛説療痔病經　一卷　唐義净譯（當四）……七八一

佛說業報差別經　一卷　隋法智譯　（當四）……七八二
佛說十二品生死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當五）……七八八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當五）……七八八
佛說五無返復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當五）……七九〇
佛說佛大僧大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當五）……七九二
佛說大迦葉本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當六）……七九五
佛說四自侵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當六）……七九七
佛說羅雲忍辱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當六）……七九九
佛爲年少比丘説正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當六）……八〇〇
佛說沙曷比丘功德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當六）……八〇一
佛說時非時經　一卷　西晉若羅嚴譯　（當六）……八〇二
佛說自愛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當六）……八〇四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　一卷　西晉白法祖譯　（當七）……八〇六
天請問經　一卷　唐玄奘譯　（當七）……八〇七
佛說護净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當七）……八〇八
佛說木槵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當七）……八〇九
佛說無上處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當七）……八〇九
盧至長者因緣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當七）……八一〇

佛說普達王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當八）……八一四
佛說鬼子母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當八）……八一六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當八）……八一七
佛說孫多耶致經 一卷 吳支謙譯（當八）……八一八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當八）……八一九
佛說新歲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當八）……八一九
佛說群牛譬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當八）……八二一
佛說九橫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當八）……八二二
佛說五恐怖世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九）……八二三
佛說弟子死復生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九）……八二四
佛說懈怠耕者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九）……八二六
佛說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一卷 元魏法場譯（當九）……八二七
無垢優婆夷問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當九）……八三一

第二一六册

佛說耶祇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十）……一
佛說末羅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十）……二

佛說摩達國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十）……………二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十）……………三
佛說五王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當十）……………四
佛說出家功德經　一卷　三秦失譯師名（當十）……………六
佛說栴檀樹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當十）……………八
佛說頞多和多耆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當十）……………九
禪秘要法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等譯（竭一—三）……………一〇
陰持入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竭四）……………四九
佛說因緣僧護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竭五）……………五九

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　四卷　宋天息災譯（竭六—九）……………六八
分別善惡報應經　二卷　宋天息災譯（竭十）……………九三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　三卷　宋施護譯（力一—三）……………一〇二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　五卷　宋法天譯（力四—八）……………一二四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力九）……………一五五
佛說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力九）……………一五八
佛說大乘日子王所問經　一卷　宋法天譯（力十）……………一六二

佛說金耀童子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力十）……一六六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　二卷　宋施護譯（忠一）……一七〇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忠二）……一七七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忠二）……一七八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忠二）……一八一
佛說大護明大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忠二）……一八四
佛說無能勝旛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忠三）……一八七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忠三）……一八九
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忠三）……一九〇
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忠三）……一九一
聖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忠三）……一九三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忠四）……一九六
佛說諸行有爲經　一卷　宋法天譯（忠四）……一九八
息除中夭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忠四）……一九九
一切如來正法秘密篋印心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忠四）……二〇〇
妙法聖念處經　八卷　宋法天譯（忠五—八）……二〇四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　五卷　宋施護譯（忠九—十）……二三七

嗟韈曩法天子受三歸依獲免惡道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一)……二五七
佛說較量壽命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一)……二五九
佛說沙彌十戒儀則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二)……二六三
佛說聖持世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二)……二六五
佛說布施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二)……二六八
佛說聖曜母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二)……二六九
法集名數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三)……二七一
聖多羅菩薩一百八名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三)……二七四
十二緣生祥瑞經　二卷　宋施護譯　(則四)……二七七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五)……二八三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五)……二八五
佛說目連所問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五)……二八七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五)……二八八
毗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五)……二九〇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六)……二九二
六道伽陀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六)……二九五
妙臂菩薩所問經　四卷　宋法天譯　(則七—八)……二九八
佛說苾芻五法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九)……三一八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九)……三二〇
諸佛心印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九)……三二一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九)……三二二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九)……三二四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九)……三二四
佛說如意摩尼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九)……三二五
佛說聖大總持王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二七
佛說最上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二九
佛說持明藏八大總持王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三一
聖無能勝金剛火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十)……三三四
佛說尊勝大明王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三六
佛說智光滅一切業障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三七
佛說如意寶總持王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三八
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一)……三四〇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一)……三四三
佛說十號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盡一)……三四三
佛爲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法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一)……三四四
佛說普賢菩薩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二)……三四八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二)……三四九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二)……三五三

佛説大摩里支菩薩經　七卷　宋天息災譯　(盡三―六)……三五八

佛説末利支提婆華鬘經　一卷　唐不空譯　(盡七)……三九二

佛説摩利支天經　一卷　唐不空譯　(盡七)……三九七

佛説摩利支天陀羅尼咒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盡八)……三九九

佛説長者施報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八)……四〇〇

佛説毗沙門天王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八)……四〇三

毗婆尸佛經　二卷　宋法天譯　(盡九)……四〇七

佛説大三摩惹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十)……四一三

佛説月光菩薩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十)……四一五

佛説普賢曼拏羅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十)……四一七

佛説聖莊嚴陀羅尼經　二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一

佛説聖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六

千轉大明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六

佛説華積樓閣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八

佛説勝旛瓔珞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九

衆許摩訶帝經　十三卷　宋法賢譯　(命二―八)……四三〇

佛說七佛經　一卷　宋法天譯（命九）……四九三
佛說解憂經　一卷　宋法天譯（命九）……四九八
佛說遍照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宋施護譯（命九）……五〇〇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　三卷　宋法賢譯（命十）……五〇三
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三卷　宋法賢譯（臨一）……五一五
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二）……五二六
佛說諸佛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二）……五二八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二）……五二九
佛說大金剛香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二）……五三二
最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　二卷　宋法天譯（臨三）……五三四
佛說薩鉢多酥哩踰捺野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四）……五四三
佛說一切如來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　一卷　宋法天譯（臨四）……五四四
菩提心觀釋　一卷　宋法天譯（臨四）……五四八
佛說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　四卷　宋施護譯（臨五—六）……五四九
佛說四無所畏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七）……五六八
增慧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七）……五六九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七）……五六九
佛說大乘戒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七）……五七〇

佛說聖最勝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臨七）……五七一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宋施護譯　（臨七）……五七二
大乘八大曼拏羅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七）……五七三
佛說較量一切佛刹功德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七）……五七四
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七）……五七四
迦葉仙人說醫女人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七）……五七八
佛說俱枳羅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〇
佛說消除一切災障寶髻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一
佛說妙色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二
佛說栴檀香身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三
佛說鉢蘭那賖嚩哩大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四
佛說宿命智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五
佛說慈氏菩薩誓願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五
佛說滅除五逆罪大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五
佛說無量功德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六
佛說十八臂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六
佛說洛叉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七
佛說辟除諸惡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七

佛說大愛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九）……五八八
佛說阿羅漢具德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九）……五八八
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九）……五九二
佛說尊那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九）……五九三
佛說頻婆娑羅王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十）……五九五
佛說人仙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十）……五九八
佛說舊城喻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十）……六〇一
佛說信解智力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十）……六〇三
大正句王經　二卷　宋法賢譯（深一）……六〇六
佛說善樂長者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二
佛說聖多羅菩薩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四
佛說大吉祥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六
寶賢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六
佛說秘密八名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七
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八
佛說戒香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九
佛說妙吉祥菩薩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深三）……六二〇
佛說無量壽大智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深三）……六二一

佛説宿命智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三）……六二一
佛説慈氏菩薩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三）……六二二
佛説虛空藏菩薩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三）……六二二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三）……六二三
佛説延壽妙門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二七
一切如來名號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三〇
佛説息除賊難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三一
佛説法身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三一
信佛功德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三三
佛説解夏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五）……六三七
佛説帝釋所問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五）……六三八
佛説未曾有正法經　六卷　宋法天譯　（深六—八）……六四四
佛説大方廣善巧方便經　四卷　宋施護譯　（深九—十）……六七四
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　二十五卷　宋施護譯　（履一—四）……六九二
佛説決定義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薄五）……八一九
佛説護國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薄五）……八二四
佛説分別布施經　一卷　宋施護譯　（薄六）……八二八
佛説分別緣生經　一卷　宋法天譯　（薄六）……八二九

佛說法印經　一卷　宋施護譯　（薄六）……八三〇
佛說大生義經　一卷　宋施護譯　（薄六）……八三一
佛說發菩提心破諸魔經　二卷　宋施護譯　（薄七）……八三四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卷　宋施護譯　（薄七）……八四一

第二七册

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　三卷　宋施護譯　（薄八）……一
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　三卷　宋施護譯　（薄九）……一三
佛說大集法門經　二卷　宋施護譯　（薄十）……二五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　四卷　宋施護譯　（夙一一二）……三四
佛說寶帶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三）……四八
佛說金身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三）……五二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三）……五三
佛說净意優婆塞所問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三）……五五
佛說金剛場莊嚴般若波羅蜜多教中一分　一卷　宋施護譯　（夙四）……五七
佛說息諍因緣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四）……六一
佛說初分說經　二卷　宋施護譯　（夙五）……六五

佛説無畏授所問大乘經　三卷　宋施護譯　（夙六）……七二
佛説月喩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六）……七八
佛説醫喩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六）……七九
佛説灌頂王喩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六）……八〇
佛説尼拘陀梵志經　二卷　宋施護譯　（夙七）……八〇
佛説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縁起經　三卷　宋施護譯　（夙八）……八六
佛説福力太子因縁經　三卷　宋施護譯　（夙九）……九四
佛説身毛喜竪經　三卷　宋惟凈等譯　（夙十）……一〇三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八卷　唐般若等譯　（興一—八）……一一五
佛説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九）……一七四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九）……一七九
佛説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九）……一八一
佛説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九）……一八二
佛説一切如來金剛壽命陀羅尼經　一卷　唐金剛智共智藏譯　（興九）……一八五
佛説穰麌梨童女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十）……一八六
佛説雨寶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十）……一八八
慈氏菩薩所説大乘縁生稻秆喩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十）……一九〇
佛説除蓋障菩薩所問經　二十卷　宋惟凈共法護譯　（温一—八）……一九三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二卷　唐不空譯　（温九—十）……二六一
穢迹金剛説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經　一卷　唐無能勝譯　（清一）……二七五
穢迹金剛法禁百變法門經　一卷　唐阿質達霰譯　（清一）……二七七
佛説大乘大方廣佛冠經　二卷　宋法護等譯　（清一）……二七九
佛説八種長養功德經　一卷　宋法護等譯　（清一）……二八三
大雲輪請雨經　二卷　唐不空譯　（清二）……二八三
大乘密嚴經　三卷　唐不空譯　（清一—五）……二九四
佛説大集會正法經　五卷　宋施護譯　（清六—九）……三二四
葉衣觀自在菩薩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清十）……三五二
毗沙門天王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清十）……三五五
文殊問經字母品　一卷　唐不空譯　（清十）……三五八
海意菩薩所問浄印法門經　九卷　宋惟浄共法護譯　（似一—九）……三五九
佛説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　三卷　宋施護等譯　（似十）……四二七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　十卷　唐般若等譯　（蘭一—十）……四三六
佛説三十五佛名禮懺文　一卷　唐不空譯　（斯一）……五一〇
觀自在菩薩説普賢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一）……五一一
佛説八大菩薩曼荼羅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一）……五一二
佛説能浄一切眼疾病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一）……五一四

佛説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一）……五一四
佛説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一）……五一五
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軌儀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二）……五一七
佛説蟻喻經　一卷　宋施護譯　（斯三）……五二三
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等譯　（斯三）……五二三
佛説勝軍王所問經　一卷　宋施護譯　（斯四）……五二八
佛説輪王七寶經　一卷　宋施護譯　（斯四）……五三〇
佛説園生樹經　一卷　宋施護譯　（斯四）……五三二
佛説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卷　宋施護譯　（斯四）……五三三
佛説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　一卷　宋施護譯　（斯四）……五三四
佛説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　二卷　宋施護等譯　（斯五）……五三六
佛説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　三卷　宋智吉祥等譯　（斯六）……五四四
佛説妙吉祥菩薩所問大乘法螺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斯七）……五五四
佛説四品法門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斯七）……五五六
佛説八大菩薩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斯七）……五五八
佛説施一切無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斯七）……五五九
聖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一百八名真實圓義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等
譯　（斯七）……五六〇

佛説一髻尊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八)……五六二
金剛摧碎陀羅尼　一卷　宋慈賢譯　(斯八)……五六八
不空罥索毗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真言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八)……五六九
地藏菩薩本願經　二卷　唐實叉難陀譯　(斯九—十)……五七〇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　十卷　唐般若譯　(馨一—十)……五八七
佛説大乘菩薩藏正法經　四十卷　宋法護等譯　(如一—松十)……六六二
佛爲優填王説王法政論經　一卷　唐不空譯　(之一)……八一二
佛説五大施經　一卷　宋施護等譯　(之一)……八一五
佛説無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之一)……八一五
佛説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灾難陀羅尼經　一卷　唐失譯師名　(之一)……八一六
佛説熾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之一)……八一七
佛説頂生王因緣經　六卷　宋施護譯　(之二—三)……八一九
佛説大乘隨轉宣説諸法經　三卷　宋紹德等譯　(之四)……八三八

第二八册

佛説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　五卷　宋惟净共法護等譯　(之五—六)……一

佛説大乘智印經　五卷　智吉祥等譯　（之七—八）……一一七
佛説法乘義決定經　三卷　金總持等譯　（之九）……一三五
佛説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　一卷　元真智等譯　（之十）……一四四
佛説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　三十卷　宋施護譯　（盛一—川七）……一四九
一切如來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拏羅經　五卷　宋天息灾譯　（川八—十）……一九八

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之余

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　二卷　宋法護譯　（流一）……二一三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　三卷　唐不空譯　（流二—四）……二二三
阿唎多羅陀羅尼阿嚕力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流五）……二五四
佛説瑜伽大教王經　五卷　宋法賢譯　（流六—十）……二六五
一字奇特佛頂經　三卷　唐不空譯　（不一—三）……二九九
一字頂輪王念誦儀軌　一卷　依忉利天官所説經譯　（不三）……三二八
菩提場所説一字頂輪王經　五卷　唐不空譯　（不四—八）……三三二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不九）……三七一
佛説秘密相經　三卷　宋施護等譯　（不十）……三八一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　七卷　宋施護譯（息一—七）……三九〇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　三卷　唐不空譯（息八—十）……四四〇
佛說秘密三昧大教王經　四卷　宋施護等譯（淵一—四）……四六二
佛說無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經　六卷　宋施護譯（淵五—七）……四八七
佛說金剛手菩薩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經　三卷　宋法天譯（淵八—十）……五一八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一卷　元智慧譯（澄一）……五四〇
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　一卷　唐金剛智譯（澄二）……五五二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麼耶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經　一卷　唐不空譯（澄二）……五五七
佛說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大明觀想儀軌經　一卷　宋施護譯（澄二）……五六〇
金剛頂瑜伽念珠經　一卷　唐不空譯（澄二）……五六二
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　七卷　宋法賢譯（澄三—九）……五六三
佛說最上秘密那拏天經　三卷　宋法賢譯（澄十）……六一二
金剛峰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　二卷　唐金剛智譯（取一—二）……六二五
佛說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經　三卷　宋法賢譯（取三—四）……六四一
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觀門大教王經　五卷　宋慈賢譯（取五—八）……六五九
普偏光明焰鬘清净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　二卷
　唐不空譯（取九—十）……六九三
佛說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　二十卷　宋惟净法護等譯（映一—十）……七〇九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　十卷　唐不空譯　（容一—十）……七七六

第二九册

佛説聖寶藏神儀軌經　二卷　宋法天譯　（止一）……一
佛説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　二卷　宋法天譯　（止二）……八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止三）……一六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　三卷　唐阿質達霰譯　（止四—六）……二七
佛説大乘觀想曼拏羅净諸惡趣經　二卷　宋法賢譯　（止七）……四九
佛説大方廣曼殊室利經觀自在多羅菩薩儀軌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止八）……六〇
佛説一切佛攝相應大教王經聖觀自在菩薩念誦儀軌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止八）……六六
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一卷　唐不空譯　（止九）……七〇
佛説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　一卷　宋施護譯　（止九）……七一
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經金翅鳥王品　一卷　唐不空譯　（止九）……七五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　三卷　唐不空譯　（止十）……一八〇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二十卷　宋天息灾譯　（若一—十）……一九一
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　四卷　宋法賢譯　（思一—二）……一八四
佛說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　三卷　宋施護譯　（思三—四）……二〇四
金剛薩埵說頻那夜迦天成就儀軌經　四卷　宋法賢譯　（思五—六）……二二二
佛說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經　五卷　宋法護譯　（思七—九）……二四四
佛說幻化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觀想儀軌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思十）……二六三
佛說妙吉祥瑜伽大教金剛陪囉嚩輪觀想成就儀軌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言一）……二七〇
底哩三昧耶不動尊威怒王使者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言二）……二七六
聖迦柅忿怒金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　三卷　唐不空譯　（言三—四）……二八三
七佛讚唄伽陀　一卷　宋法天譯　（言五）……三〇〇
佛三身讚　一卷　宋法賢譯　（言五）……三〇一
佛一百八名讚經　一卷　宋法天譯　（言五）……三〇二
聖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讚經　一卷　元安藏譯　（言五）……三〇三
佛說一切如來頂輪王一百八名讚　一卷　宋施護譯　（言五）……三〇五

讃法界頌　一卷　宋施護譯　（言六）……三〇六
八大靈塔梵讃　一卷　宋法賢譯　（言六）……三〇九
三身梵讃　一卷　宋法賢譯　（言六）……三一〇
佛説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讃　一卷　宋法天譯　（言六）……三一一
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　一卷　宋法賢譯　（言六）……三一三
聖金剛手菩薩一百八名梵讃　一卷　宋法賢譯　（言六）……三一四
聖觀自在菩薩功德讃　一卷　宋施護譯　（言七）……三一六
讃觀世音菩薩頌　一卷　唐慧智譯　（言七）……三一八
佛説聖觀自在菩薩梵讃　一卷　宋法天譯　（言七）……三二〇
聖多羅菩薩梵讃　一卷　宋施護譯　（言七）……三二〇
事師法五十頌　一卷　宋日稱譯　（言七）……三二三
犍椎梵讃　一卷　宋法天譯　（言七）……三二五

大乘律

佛説菩薩内戒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言八）……三二九
菩薩優婆塞五戒威儀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言九）……三三六
佛説文殊師利净律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言十）……三四三
菩薩善戒經　十卷　劉宋求那跋摩等譯　（辭一—十）……三四九

菩薩地持經　八卷　北凉曇無讖譯　（安一—八）……四三四
佛説梵網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安九—十）……五一八
優婆塞戒經　七卷　北凉曇無讖譯　（定一—七）……五三五
寂調音所問經　一卷　劉宋法海譯　（定八）……五九七
大乘三聚懺悔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定九）……六〇五
佛説文殊悔過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定十）……六一一
菩薩瓔珞本業經　二卷　姚秦竺佛念譯　（篤一—二）……六二〇
佛説受十善戒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篤三）……六三九
佛説净業障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　（篤四）……六四七
佛藏經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篤五—八）……六五四
菩薩戒本經　一卷　北凉曇無讖譯　（篤九）……六八六
菩薩戒羯磨文　一卷　唐玄奘譯　（篤九）……六九一
菩薩戒本　一卷　唐玄奘譯　（篤十）……六九四
佛説法律三昧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初一）……七〇三
佛説十善業道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　（初一）……七〇六
清净毗尼方廣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初二）……七〇九
菩薩五法懺悔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初三）……七一七
菩薩藏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譯　（初三）……七一八

三曼陀颰陀羅菩薩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　(初四)……七二三
菩薩受齋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　(初四)……七二五
舍利弗悔過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初四)……七二六

小乘律

佛阿毗曇經　二卷　陳真谛譯　(初五—六)……七二九
解脱戒本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初七)……七五〇
優波離問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初八)……七六一
根本説一切有部戒經　一卷　唐義净譯　(初九)……七七一
佛説迦葉禁戒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初十)……七八三
佛説犯戒罪輕重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初十)……七八四
佛説戒消災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初十)……七八五
佛説優婆塞五戒相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初十)……七八七

第三〇册

十誦律　六十五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誠一—榮五)……一
尼羯磨　五卷　唐懷素集　(榮六—十)……六三二

四分律藏　六十卷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卷第一至卷第十九
業一——所九）……………………………………………………………………六六九

第三一册

四分律藏續前　（卷第二十至卷第六十　所十——無十）………………一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　五十卷　唐義净譯　（竟一——仕十）…………四三五

第三二册

摩訶僧祇律　四十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攝一——存六）…………一
曇無德部四分律删補隨機羯磨　四卷　唐道宣撰　（存七——十）…………四六五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四十卷　唐義净譯　（以一——去十）…………四九九

第三三册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三十卷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而一——咏十）…………一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二十卷　唐義净譯　（樂一——殊十）…………二八一

根本説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　二十卷　唐義净譯（貴一—賤十）……四三六
善見毗婆沙律　十八卷　蕭齊僧伽跋陀羅譯（禮一—別八）……六〇三
大比丘三千威儀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別九—十）……七七六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十四卷　唐義净譯（卷第一至卷第十二
尊一—卑二）……七九六

第三四册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續前（卷第十三至卷第十四　卑三—四）……一
四分僧羯磨　五卷　唐懷素集（卑五—九）……二〇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卑十）……六三
戒因緣經　十卷　姚秦竺佛念譯（上一—十）……七三
根本説一切有部百一羯磨　十卷　唐義净譯（和一—十）……一四五
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　十卷　劉宋僧伽跋摩譯（下一—十）……二一〇
根本説一切有部尼陀那　五卷　唐義净譯（睦一—五）……二九七
根本説一切有部目得迦　五卷　唐義净譯（睦六—十）……三二八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八卷　秦失譯師名（夫一—八）……三五八
續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一卷　秦失譯師名（夫九）……四三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範 一卷 元拔合思巴集 （夫十）……四四六
毗尼母論 八卷 秦失譯師名 （唱一—八）……四五六
律二十二明了論 一卷 陳真諦譯 （唱九）……五二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攝頌 一卷 唐義净譯 （唱十）……五四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攝頌 一卷 唐義净譯 （唱十）……五四六
普賢菩薩行願讚 一卷 唐不空譯 （唱十）……五五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 四卷 唐義净譯 （婦一—四）……五五三
十誦律毗尼序 三卷 東晉卑摩羅叉譯 （婦五—七）……五九五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婦八）……六三一
羯磨 二卷 曹魏曇谛集譯 （婦九—十）……六四〇
佛說大愛道比丘尼經 二卷 北凉失譯師名 （隨一—二）……六六一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 二卷 東晉失譯師名 （隨三—四）……六七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 二卷 唐義净譯 （隨五—六）……六九二
比丘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經 一卷 東晉法顯共覺賢譯 （隨七）……七〇七
沙彌尼戒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隨八）……七一九
舍利弗問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隨八）……七二一
彌沙塞羯磨本 二卷 唐愛同録 （隨九—十）……七二六
四分戒本 二卷 唐懷素依律集出 （外一—二）……七四五

四分比丘尼戒本　二卷　唐懷素依律集出　（外三—四）……七六七
五分戒本　一卷　劉宋佛陀什譯　（外五）……七八一
五分比丘尼戒本　一卷　梁明徽集　（外六）……七九〇
波羅提木叉僧祇戒本　一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外七）……八〇三
十誦律比丘戒本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外八）……八一三
十誦律比丘尼戒本　一卷　劉宋法頴集出　（外九）……八二五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外十）……八三八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　二卷　曹魏康僧鎧譯　（受一—二）……八四八
沙彌威儀　一卷　宋求那跋摩譯　（受三）……八六五
沙彌尼離戒文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受三）……八六九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　一卷　劉宋僧璩依律撰出　（受四）……八七一

第三五册

大乘論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三卷　隋達摩岌多譯　（受五—七）……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三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受八—十）……二三
大智度論　一百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卷第一至卷第八十一

傳一—伯一）……四五

第三六册

大智度論續前（卷第八十二至卷第一百　伯二—叔十）……一
瑜伽師地論　一百卷　唐玄奘譯（卷第一至卷第八十　猶一—弟十）……一七六

第三七册

瑜伽師地論續前（卷第八十一至卷第一百　同一—氣十）……一
攝大乘論釋　四十八卷　陳真谛等四譯（連一—投八）……一八四
無相思塵論　一卷　陳真谛譯（投九）……六二四
觀所緣緣論　一卷　唐玄奘譯（投九）……六二五
觀所緣緣論釋　一卷　唐義净譯（投九）……六二六
大乘廣五蘊論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投十）……六三一
大乘五蘊論　一卷　唐玄奘譯（投十）……六三七
顯揚聖教論　二十卷　唐玄奘譯（分一—切十）……六四一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　十六卷　唐玄奘譯（磨一—箴六）……七八七

第三八冊

中論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箴七—十）……一
十住毗婆沙論　十五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規一—仁五）……五三
菩提資糧論　六卷　隋達摩笈多譯（仁六—十）……一九一
大莊嚴經論　十五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慈一—隱五）……二二五
攝大乘論　五卷　陳真諦等二譯（隱六—十）……三三六
般若燈論　十五卷　唐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惻一—造五）……三八六
十二門論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造六）……五一一
十八空論　一卷　陳真諦譯（造七）……五二三
百論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造八—九）……五三三
廣百論本　一卷　唐玄奘譯（造十）……五五二
大乘莊嚴經論　十三卷　唐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次一—弗三）……五五七
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　二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弗四—五）……六六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　二卷　唐地婆訶羅譯（弗六—七）……六七六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　三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弗八—十）……六九一
十地經論　十二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離一—節二）……七一八

第三九册

佛地經論　七卷　唐玄奘譯　（節三—九）……一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　一卷　元魏毗目智仙等譯　（節十）……五五
成唯識論　十卷　唐玄奘譯　（義一—十）……六三
廣百論釋論　十卷　唐玄奘譯　（廉一—十）……一四六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　七卷　唐玄奘譯　（退一—七）……二三九
王法正理論　一卷　唐玄奘譯　（退八）……二八四
瑜伽師地論釋　一卷　唐玄奘譯　（退九）……二九一
顯揚聖教論頌　一卷　唐玄奘譯　（退十）……二九九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　七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顛一—七）……三〇五
無量壽經優波提舍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顛八）……三六四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　一卷　元魏毗目智仙等譯　（顛八）……三六八
大般涅槃經論　一卷　元魏達磨菩提譯　（顛九）……三七二
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　一卷　陳真諦譯　（顛九）……三七七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　一卷　唐義净譯　（顛九）……三八〇
遺教經論　一卷　陳真諦譯　（顛十）……三八二
成唯識寶生論　四卷　唐義净譯　（沛一—四）……三九四

十二因緣論 一卷 元魏菩提流支譯 （沛五）……四二三
壹輪盧迦論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沛五）……四二四
大乘百法明門論 一卷 唐玄奘譯 （沛五）……四二六
轉識論 一卷 陳真諦譯 （沛五）……四二六
唯識三十論 一卷 唐玄奘譯 （沛六）……四二九
因明入正理論 一卷 唐玄奘譯 （沛六）……四三一
顯識論 一卷 陳真諦譯 （沛六）……四三四
發菩提心論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沛七—八）……四四〇
三無性論 二卷 陳真諦譯 （沛九—十）……四五三
佛性論 四卷 陳真諦譯 （匪一—四）……四七〇
大乘成業論 一卷 唐玄奘譯 （匪五）……五〇八
業成就論 一卷 元魏毗目智仙譯 （匪六）……五一五
因明正理門論 一卷 唐義净譯 （匪七）……五二一
因明正理門論本 一卷 唐玄奘譯 （匪八）……五二九
止觀門論頌 一卷 唐義净譯 （匪九）……五三六
手杖論 一卷 唐義净譯 （匪九）……五三七
緣生論 一卷 隋達摩笈多譯 （匪九）……五四〇
取因假設論 一卷 唐義净譯 （匪十）……五四七

觀總相論頌　一卷　唐義净譯　（匪十）……五五〇
六門教授習定論　一卷　唐義净譯　（匪十）……五五一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　三卷　唐義净譯　（虧一—二）……五五六
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　一卷　唐義净譯　（虧二）……五七〇
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　二卷　元魏菩提留支共曇林等譯　（虧三—四）……五七二
妙法蓮華經論優波提舍　二卷　元魏勒那摩提共僧朗等譯　（虧五—六）……五八五
大寶積經論　四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虧七—十）……五九八
决定藏論　三卷　梁真諦譯　（性一—三）……六三六
究竟一乘寶性論　五卷　元魏勒那摩提譯　（性四—八）……六六一
大乘掌珍論　二卷　唐玄奘譯　（性九—十）……七〇六
大乘楞伽經唯識論　一卷　元魏菩提流支譯　（静一）……七二一
大乘唯識論　一卷　陳真諦譯　（静二）……七三一
唯識二十論　一卷　唐玄奘譯　（静二）……七三六
寶髻經四法優波提舍　一卷　元魏毗目智仙等譯　（静三）……七四〇
大丈夫論　二卷　北凉道泰譯　（静四—五）……七四五
入大乘論　二卷　北凉道泰譯　（静六—七）……七六二
辯中邊論　三卷　唐玄奘譯　（静八—十）……七八一
辯中邊論頌　一卷　唐玄奘譯　（静十）……八〇〇

順中論　二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情一—二)……八〇三
攝大乘論本　三卷　唐玄奘譯　(情三—五)……八一八

第四〇册

中邊分別論　二卷　陳真諦譯　(情六—七)……一
大乘起信論　三卷　唐實叉難陀梁真諦二譯　(情八—十)……二〇
回諍論　一卷　後魏毗目智仙等譯　(逸一)……四三
如實論　一卷　陳真諦譯　(逸二)……五六
寶行王正論　一卷　陳真諦譯　(逸三)……六七
百字論　一卷　元魏菩提流支譯　(逸四)……七九
解拳論　一卷　陳真諦譯　(逸四)……八三
掌中論　一卷　唐義净譯　(逸四)……八四
方便心論　一卷　後魏吉迦夜與曇曜譯　(逸五)……八五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一卷　唐提雲般若等譯　(逸六)……九三
提婆菩薩破楞伽經中外道小乘四宗論　一卷　元魏菩提流支譯　(逸六)……九六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　一卷　元魏菩提流支譯　(逸六)……九八

小乘論

四諦論　四卷　陳真諦譯（逸七—九）……一〇〇
闢支佛因緣論　一卷　秦失譯師名（逸十）……一三六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　二百卷　唐玄奘譯（卷第一至卷第九十五　心一—物五）……一四六

第四一册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續前（卷第九十六至卷第二百　物六—縻十）……一
阿毗曇毗婆沙論　八十二卷　北凉浮陀跋摩共道泰譯（卷第一至卷第十五　都一—邑五）……七一八

第四二册

阿毗曇毗婆沙論續前（卷第十六至卷第八十二　邑六—京十）……一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　八十卷　唐玄奘譯（卷第一至卷第四十二　背一—浮二）……四七四

第四三册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續前（卷第四十三至卷第八十　浮三—涇十）……一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　四十卷　唐玄奘譯（宮一—鬱十）……二八二
阿毗達磨俱舍論　三十卷　唐玄奘譯（樓一—飛十）……五七五

第四四册

舍利弗阿毗曇論　二十二卷　姚秦曇摩耶舍共曇摩崛多譯（驚一—寫十）……一
阿毗達磨俱舍釋論　二十二卷　陳真諦譯（禽一—畫二）……二八二
阿毗達磨俱舍論本頌　二卷　唐玄奘譯（畫三—四）……五三三
三法度論　三卷　東晉僧伽提婆共慧遠譯（畫五—七）……五四六
三彌底部論　三卷　三秦失譯師名（畫八—十）……五六七
阿毗曇八犍度論　三十卷　苻秦僧伽提婆共竺佛念譯（彩一—靈十）……五八二
成實論　二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卷第一至卷第六　丙一—六）……七九六

第四五册

成實論續前（卷第七至卷第二十 丙七—舍十）……一
阿毗達磨發智論 二十卷 唐玄奘譯（傍一—啓十）……一二三
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 二十卷 唐玄奘譯（甲一—帳十）……二八七
阿毗達磨品類足論 十八卷 唐玄奘譯（對一—楹八）……四一四
阿毗曇甘露味論 二卷 曹魏失譯師名（楹九—十）……五二九
鞞婆沙論 十四卷 苻秦僧伽跋澄譯（肆一—筵八）……五五〇
隨相論 二卷 陳真諦譯（筵九—十）……七〇八
阿毗達磨識身足論 十六卷 唐玄奘譯（設一—席六）……七二四
阿毗達磨界身足論 二卷 唐玄奘譯（席七—八）……八四五
五事毗婆沙論 二卷 唐玄奘譯（席九）……八六二

第四六册

十八部論 一卷 失譯師名（席十）……一
部執異論 一卷 陳真諦譯（席十）……四
異部宗輪論 一卷 唐玄奘譯（席十）……八
雜阿毗曇心論 十六卷 宋僧伽跋摩譯（鼓一—瑟六）……一二
阿毗曇心論 四卷 東晉僧伽提婆共慧遠譯（瑟七—十）……一五四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　十五卷　苻秦僧伽跋澄等譯（吹一——笙五）……一八九
分別功德論　三卷　後漢失譯師名（笙六——八）……三一六
入阿毗達磨論　二卷　唐玄奘譯（笙九——十）……三四八
衆事分阿毗曇論　十二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共菩提耶舍譯（升一——階二）……三六一
解脱道論　十二卷　梁僧伽婆羅譯（階三——納三）……四五六
法勝阿毗曇心論　六卷　高齊那連提黎耶舍譯（納四——九）……五四六
勝宗十句義論　一卷　唐玄奘譯（納十）……五九八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　十卷　唐玄奘譯（陛一——十）……六〇三
立世阿毗曇論　十卷　陳真諦譯（弁一——十）……六九一

宋元續入藏諸論

大乘集菩薩學論　二十五卷　宋法護共日稱譯（轉一——疑一）……七六八

第四七册

大宗地玄文本論　八卷　陳真諦譯（疑二——五）……一
金七十論　三卷　陳真諦譯（疑六——八）……三三
廣釋菩提心論　四卷　宋施護等譯（疑九——十）……五九

集諸法寶最上義論　二卷　宋施護譯　（星一）……七三
金剛針論　一卷　宋法天譯　（星二）……八〇
菩提心離相論　一卷　宋施護譯　（星二）……八三
大乘破有論　一卷　宋施護譯　（星三）……八七
集大乘相論　二卷　宋施護譯　（星三）……八八
六十頌如理論　一卷　宋施護譯　（星三）……九五
大乘二十頌論　一卷　宋施護譯　（星三）……九六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　一卷　宋施護譯　（星三）……九七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　四卷　宋施護等譯　（星四—五）……九八
大乘寶要義論　十卷　宋法護惟淨等譯　（星六—十）……一一六
菩薩本生鬘論　十六卷　宋紹德慧詢等譯　（右一—九）……一五三
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九頌精義論　二卷　宋法護譯　（右十）……二三一
大乘緣生論　一卷　唐不空譯　（右十）……二三四
諸教決定名義論　一卷　宋施護譯　（右十）……二三九
大乘中觀釋論　九卷　宋惟淨等譯　（通一—四）……二四一
施設論　七卷　宋法護譯　（通五—七）……二七三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一卷　唐提雲般若譯　（通八）……二九四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一卷　唐不空譯　（通八）……二九七

彰所知論　二卷　元發合思巴造沙羅巴譯　（通九—十）……三〇一

西土聖賢撰集

出曜經　二十卷　姚秦竺佛念譯　（廣一—內十）……三一七
賢愚因緣經　十三卷　元魏慧覺共威德譯　（左一—達三）……五五四
佛本行經　七卷　劉宋寶雲譯　（達四—十）……六八五
撰集百緣經　十卷　吳支謙譯　（承一—十）……七四九
修行道地經　八卷　西晉竺法護譯　（明一—八）……八一九

第四八册

道地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明九）……一
佛說佛醫經　一卷　吳竺律炎共支越譯　（明十）……一〇
惟日雜難經　一卷　吳支謙譯　（明十）……一一
雜寶藏經　八卷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　（既一—八）……一八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　一卷　東晉竺曇無蘭譯　（既九）……八七
瑜伽醫迦訖沙囉烏瑟尼沙斫訖囉真言安怛陀那儀則一字頂輪王瑜伽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既九）……八八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　(既九)……九一
佛使比丘迦旃延説法沒盡偈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既九)……九三
佛治身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既九)……九六
治意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既九)……九七
文殊師利發願經　一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既十)……九八
六菩薩名亦當誦持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既十)……九九
小道地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　(既十)……九九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一卷　後漢安玄共嚴佛調譯　(既十)……一〇一
付法藏因緣經　六卷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　(集一—六)……一〇四
達摩多羅禪經　二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集七—八)……一四二
禪法要解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集九—十)……一七〇
阿育王經　十卷　梁僧伽婆羅譯　(墳一—六)……一八七
阿育王譬喻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墳七)……二四〇
三慧經　一卷　北涼失譯師名　(墳七)……二四二
阿毗曇五法行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墳七)……二四八
賓頭盧突羅闍爲優陀延王説法緣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墳八)……二五三
請賓頭盧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　(墳八)……二五六
大勇菩薩分別業報略經　一卷　劉宋僧伽跋摩譯　(墳八)……二五七

坐禪三昧法門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墳九―十）……二六一
佛所行讚經　五卷　北凉曇無讖譯　（典一―五）……二八五
僧伽羅剎所集佛行經　五卷　符秦僧伽跋澄譯　（典六―十）……三三八
法句譬喻經　四卷　西晉法炬共法立譯　（亦一―四）……三八一
菩提行經　四卷　宋天息災譯　（亦五―六）……四二七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　二卷　唐不空譯　（亦七―八）……四四五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　二卷　唐不空譯　（亦九―十）……四六一
僧伽斯那所撰菩薩本緣經　四卷　吴支謙譯　（聚一―四）……四八〇
那先比丘經　三卷　東晉失譯師名　（聚五―七）……五〇五
舊雜譬喻經　二卷　吴康僧會譯　（聚八―九）……五二八
禪要訶欲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聚十）……五四六
内身觀章句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聚十）……五四七
法觀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聚十）……五四九
迦葉結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聚十）……五五一
百喻經　二卷　蕭齊求那毗地譯　（群一―二）……五五五
法句經　二卷　吴維祇難等譯　（群三―四）……五七六
衆經撰雜譬喻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群五―六）……五九四

阿育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　一卷　符秦曇摩難提譯　（群七）……六一〇
雜譬喻經　二卷　後漢失譯師名　（群八）……六二二
無明羅剎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　（群九）……六三四
文殊所説最勝名義經　二卷　宋金總持等譯　（群十）……六四五
迦丁比丘説當來變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英一）……六五一
雜譬喻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英一）……六五五
思惟要略法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英二）……六五九
十二遊經　一卷　東晉迦留陀伽譯　（英二）……六六四
賢聖集伽陀一百頌　一卷　宋天息災譯　（英三）……六六六
廣大發願頌　一卷　宋施護等譯　（英三）……六六九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英三）……六七〇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英三）……六七三
十不善業道經　一卷　宋日稱等譯　（英三）……六七四
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要集　三卷　唐智嚴譯　（英四—六）……六七五
四阿含暮抄解　二卷　符秦鳩摩羅佛提等譯　（英七—八）……七一五
五門禪經要用法　一卷　宋曇摩密多譯　（英九）……七三七
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英十）……七四八
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　一卷　元管主八撰　（杜一）……七六一

一切秘密最上名義大教王儀軌　二卷　宋施護譯　（杜二）……七七一
大樂金剛薩埵修行成就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三）……七七九
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　一卷　宋法賢譯　（杜三）……七八五
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四）……七八六
金剛頂瑜伽降三世成就極深密門　一卷　唐不空與遍智譯　（杜五）……七九六
金剛頂瑜伽他化自在天理趣會普賢修行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五）……七九七
金剛壽命陀羅尼念誦法　一卷　唐金剛智與不空譯　（杜六）……八〇三
大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六）……八〇四
佛說帝釋巖秘密成就儀軌　一卷　宋施護譯　（杜六）……八〇九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六）……八一一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略示七支念誦隨行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七）……八一五
速疾立驗摩醯首羅天說阿尾奢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七）……八一六
大聖曼殊室利童子五字瑜伽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七）……八一九
大威怒烏芻澀麼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八）……八二〇
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八）……八二六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八）……八二八

一字金輪王佛頂要略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九）……八三三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九）……八三五
大聖大歡喜雙身毗那耶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九）……八四〇
大日經略攝念誦隨行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九）……八四一
五字陀羅尼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十）……八四三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十）……八四六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　二卷　唐不空譯
（藁一——二）……八五〇
佛說最勝妙吉祥根本智最上秘密一切名義三摩地分　二卷　宋施護譯
（藁三）……八六五
金剛王菩薩秘密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藁四）……八七二
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藁四）……八七七

第四九册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藁五）……一
無量壽如來修觀行供養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藁五）……六
甘露軍荼利菩薩供養念誦成就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藁六）……一二

觀自在多羅瑜伽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藁七）……二一

聖觀自在菩薩心真言瑜伽觀行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藁七）……二六

菩薩訶色欲法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藁八）……二八

四品學法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藁八）……二九

大虛空藏菩薩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藁八）……三〇

仁王般若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藁八）……三二

阿閦如來念誦供養法　一卷　唐不空譯　（藁九）……三五

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藁九）……四〇

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藁十）……四五

大乘方廣曼殊室利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真言大威德儀軌品
一卷　唐不空譯　（藁十）……四八

大方廣曼殊室利童真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真言阿毗遮嚕迦
儀軌品　一卷　唐不空譯　（藁十）……四九

蘇悉地羯羅供養法　三卷　唐善無畏譯　（鍾一—二）……五四

不動使者陀羅尼秘密法　一卷　唐金剛菩提譯　（鍾三）……七一

金剛頂瑜伽修習毗盧遮那三摩地法　一卷　唐金剛智譯　（鍾三）……七六

金剛頂瑜伽經文殊師利菩薩儀軌供養法　一卷　唐不空譯　（鍾四）……八二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鍾四）……八七

金剛頂經瑜伽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　一卷　唐金剛智譯　（锺五）……九〇
金剛頂經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　一卷　唐不空譯　（锺六）……九六
金剛手光明灌頂經最勝立印聖無動尊大威怒王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
　空共偏智譯　（锺六）……九九
略述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　一卷　唐不空譯　（锺七）……一〇五
一字佛頂輪王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锺七）……一一一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道場念誦軌儀　一卷　唐不空譯　（锺八）……一一五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锺九）……一二三
佛説如意輪蓮華心如來修行觀門儀　一卷　宋慈賢譯　（锺十）……一三五
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觀身成佛儀軌　一卷　宋慈賢譯　（锺十）……一四〇
法集要頌經　四卷　宋天息災譯　（隸一—四）……一四五
勸發諸王要偈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隸五）……一六九
龍樹菩薩勸誡王頌　一卷　唐義净譯　（隸五）……一七二
普賢金剛薩埵瑜伽念誦儀　一卷　唐不空譯　（隸六）……一七六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　一卷　唐智藏譯　（隸六）……一八一
大悲心陀羅尼修行念誦略儀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七）……一八六
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　一卷　宋慈賢譯　（隸七）……一九〇
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説文殊五字真言勝相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七）……一九三

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一品　一卷　唐不空譯　（隸八）……一九五
金剛頂瑜伽經十八會指歸　一卷　唐不空譯　（隸八）……一九六
訶利帝母真言法　一卷　唐不空譯　（隸八）……一九九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一
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經大安樂不空三昧真實金剛菩薩等一十七聖大曼荼
　羅義述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四
陀羅尼門諸部要目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五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禮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七
受菩提心戒儀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九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一〇
一百五十讚佛頌　一卷　唐義浄譯　（隸十）……二一二
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　一卷　唐不空譯　（隸十）……二一五
佛吉祥德讚　三卷　宋施護譯　（漆一）……二一八
阿育王傳　五卷　西晉安法欽譯　（漆二—六）……二三八
馬鳴菩薩傳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漆七）……二七四
龍樹菩薩傳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漆七）……二七六
提婆菩薩傳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漆七）……二七七
婆藪槃豆傳　一卷　陳真諦譯　（漆八）……二七九

龍樹菩薩爲禪陀迦王説法要偈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漆八）……二八四
撰集三藏及雜藏傳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漆九）……二八八
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説法住記　一卷　唐玄奘譯　（漆九）……二九一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　一卷　唐不空譯　（漆十）……二九五

此生著述

釋迦譜　十卷　蕭齊僧祐撰　（書一—十）……三一〇
釋迦氏譜　二卷　唐道宣撰　（壁一—二）……四二三
釋迦方志　三卷　唐道宣撰　（壁三—五）……四四四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録　四卷　唐道宣撰　（壁六—九）……四八三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一卷　唐智升撰　（壁十）……五二九
經律異相　五十卷　梁寶唱等撰　（卷第一至卷第四十四　經一—相四）……五三八

第五〇册

經律異相續前　（卷第四十五至卷第五十　相五—十）……一
諸經要集　二十卷　唐道世撰　（路一—槐十）……五一

陀羅尼雜集　十卷　梁失譯師名　（卿一—十）……三二八
出三藏記集　十五卷　梁僧佑撰　（户一—封七）……四一三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　二卷　遼道㲀集　（封八—九）……五七五
密咒圓因往生集　一卷　宋智廣等編集　（封十）……六〇一
弘明集　十四卷　梁僧佑撰　（八一—縣四）……六一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六卷　唐彦悰撰　（縣五—十）……七五二

第五一册

廣弘明集　三十卷　唐道宣撰　（家一—兵十）……一
法苑珠林　一百卷　唐道世撰　（卷第一至卷第三十六　高一—輦六）……三九〇

第五二册

法苑珠林續前　（卷第三十七至卷第一百　輦七—禄十）……一
大唐内典録　十卷　唐道宣撰　（侈一—富五）……六三七
續大唐内典録　一卷　唐道宣撰　（富六）……七九五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録　三卷　唐道宣撰　（富七—十）……八〇二

第五三册

開元釋教録　二十卷　唐智昇撰（車一——肥十）……一
開元釋教録略出　四卷　唐智昇撰（輕一——五）……三三六
古今譯經圖紀　四卷　唐靖邁撰（輕六——九）……三八六
續古今譯經圖紀　一卷　唐智昇撰（輕十）……四二五
宗鏡録　一百卷　宋延壽集（卷第一至卷第四十六　策一——勒六）……四三三

第五四册

宗鏡録續前（卷第四十七至卷第一百　勒七——溪十）……一
高僧傳　十四卷　梁慧皎撰（伊一——尹四）……三九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二卷　唐義净撰（尹五——六）……五三三
南海寄歸内法傳　四卷　唐義净撰（尹七——十）……五五〇
續高僧傳　三十一卷　唐道宣撰（卷第一至卷第二十　佐一——阿四）……五九二

第五五册

續高僧傳續前（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三十一　阿五—衡十）……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十卷　唐惠立撰彦悰箋補（奄一—十）……一五四
宋高僧傳　三十卷　宋贊寧共智輪撰（宅一—阜十）……二三五
法顯傳　一卷　東晉法顯撰（微一）……五一六
比丘尼傳　四卷　梁寶唱撰（微二—三）……五三〇
十門辯惑論　二卷　唐復禮撰（微四—五）……五五一
甄正論　三卷　唐玄嶷撰（微六—八）……五六三
破邪論　二卷　唐法琳撰（微九—十）……五八〇
辯正論　九卷　唐法琳撰陳子良注（旦一—九）……六〇二
護法論　一卷　宋張商英述（旦十）……六八八
大唐西域記　十二卷　唐玄奘譯（孰一—十）……七〇二

第五六册

歷代三寶紀　十五卷　隋費長房撰（營一—桓五）……一
集諸經禮懺悔文　四卷　唐智升撰（桓六—九）……一五七
説罪要行法　一卷　唐義净撰（桓十）……一八四

受用三水要行法　一卷　唐義净撰　(桓十)……一八六

護命放生軌儀法　一卷　唐義净撰　(桓十)……一八七

慈悲道場懺法　十卷　梁諸大法師集撰　(公一—十)……一八八

法華三昧懺儀　一卷　隋智顗撰灌頂記　(輔一)……二六〇

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　一卷　唐湛然撰　(輔一)……二六九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　一卷　宋遵式集　(輔二)……二七一

往生净土懺願儀　一卷　宋遵式集　(輔三)……二七八

往生净土決疑行願二門　一卷　宋遵式撰　(輔三)……二八四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一卷　宋遵式集　(輔四)……二八九

金光明最勝懺儀　一卷　宋知禮集　(輔四)……二九六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　一卷　宋知禮集　(輔五)……二九九

禮法華經儀式　一卷　宋知禮集　(輔五)……三〇六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一卷　宋遵式撰　(輔六)……三〇七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一卷　宋仁岳撰　(輔六)……三一四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　一卷　宋仁岳撰　(輔七)……三一七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一卷　宋遵式述　(輔七)……三二三

慈悲水懺法　三卷　唐知玄述　(輔八—十)……三二六

景德傳燈録　三十卷　宋道原纂　(合一—弱十)……三四四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一卷　唐惠能説法海等集　（扶一）……七一三

第五七册

宗門統要續集　二十卷　宋宗永集元清茂續集　（扶二—綺二）……一
明覺禪師語録　六卷　宋重顯説惟蓋等編　（綺三—八）……二三〇
傳法正宗論　二卷　宋契嵩著　（綺九—十）……二八五
傳法正宗記　九卷　宋契嵩編修　（回一—九）……三〇〇
傳法正宗定祖圖　一卷　宋契嵩撰　（回十）……三七九
輔教編　三卷　宋契嵩撰　（漢一—三）……三八七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　十七卷　宋克勤説紹隆等編　（漢四—惠十）……四一一
大慧普覺禪師語録　三十卷　宋宗杲説藴聞集　（説一—武十）……五五三

第五八册

天目中峰和尚廣録　三十卷　元明本撰　（丁一—人十）……一
妙法蓮華經玄義　十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　（密一—勿十）……二三八
法華玄義釋籤　十卷　唐湛然述　（多一—士十）……四一五
妙法蓮華經文句　十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　（寔一—寧十）……六二三

第五九册

法華文句記　十卷　唐湛然述　（晉一—更十）……一
摩訶止觀　十卷　隋智顗說灌頂記　（霸一—趙十）……二八三
止觀輔行傳弘决　十卷　唐湛然述　（魏一—假十）……四七八

第六〇册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二卷　隋智顗述　（途一—二）……一
止觀義例　二卷　唐湛然述　（途三—四）……二〇
大乘止觀法門　四卷　陳慧思說　（途五—八）……三八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　二卷　陳慧思說　（途九—十）……七二
大般涅槃經玄義　二卷　隋灌頂撰　（滅一—二）……九一
大般涅槃經疏　十八卷　隋灌頂撰唐湛然再治　（滅三—土五）……一一二
涅槃玄義發源機要　四卷　宋智圓述　（土六—九）……三九一
法華經安樂行義　一卷　陳慧思說　（土十）……四三〇
金光明經玄義　二卷　隋智顗說灌頂錄　（會一—二）……四三七
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　六卷　宋知禮述　（會三—八）……四五三

金剛般若經疏　一卷　隋智顗説（會九）……五〇三
天台四教儀　一卷　宋諦觀録（會十）……五一五
金光明經文句　六卷　隋智顗説灌頂録（盟一—六）……五二九
金光明經文句記　六卷　宋知禮述（盟七—何八）……五八二
菩薩戒義疏　二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何九—十）……六九四
觀音玄義　二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遵一—二）……七二〇
觀音玄義記　四卷　宋知禮述（遵三—六）……七四二
觀音義疏　二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遵七—八）……七八四
觀音義疏記　四卷　宋知禮述（遵九—約二）……八〇六
佛説觀無量壽佛經疏　一卷　隋智顗説（約三）……八四二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　六卷　宋知禮述（卷第一至卷第二　約四—五）……八五四

第六一册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續前（卷第三至卷第六　約六—九）……一
天台智者大師禪門口訣　一卷　隋智顗説（約十）……三七
請觀音經疏　一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法一）……四二
請觀音經疏闡義鈔　四卷　宋智圓述（法二—五）……五六

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覺意三昧　一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法六）……九六
四念處　四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法七——十）……一〇五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　五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韓一——五）……一四二
佛説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　四卷　宋善月述（韓六——九）……一八七
天台八教大意　一卷　隋灌頂撰（韓十）……二二九
四教義　六卷　隋智顗撰（弊一——六）……二三六
國清百録　四卷　隋智寂等録灌頂纂集（弊七——十）……二九八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十卷　隋智顗説法慎記灌頂再治（煩一——十）……三四六
法界次第初門　三卷　隋智顗撰（刑一——三）……四五三
方等三昧行法　一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刑四）……四八三
净土十疑論　一卷　隋智顗説（刑五）……四九二
觀心論疏　五卷　隋灌頂撰（刑六——十）……四九九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　一卷　陳慧思述（起一）……五四八
隋天台智者大師别傳　一卷　隋灌頂撰（起二）……五五六
止觀大意　一卷　唐湛然述（起三）……五六六
始終心要　一卷　唐湛然述（起三）……五七三
修懺要旨　一卷　宋知禮述（起三）……五七三
十不二門　一卷　唐湛然述（起四）……五七九

十不二門指要鈔　二卷　宋智禮述　（起五—六）……五八四
金剛錍　一卷　唐湛然述　（起七）……六〇七
法智遺編觀心二百問　一卷　宋知禮撰法孫繼忠集　（起八）……六一九
永嘉集　一卷　唐玄覺述　（起九）……六三〇
天台傳佛心印記　一卷　元懷則述　（起十）……六四二
净土境觀要門　一卷　元懷則述　（起十）……六四六
首楞嚴經義海　三十卷　唐懷迪證釋宋咸輝排經入注　（翦一—牧十）……六四九

第六二二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六十卷　唐澄觀撰　（用一—威十）……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九十卷　唐澄觀述　（卷第一至卷第二十　沙一—漠十）……六三九

第六二三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續前　（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九十　馳一—禹十）……一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四卷　唐法藏述　（迹一—四）……七五六

華嚴經明法品内立三寶章　二卷　唐法藏述　（迹五—六）……七九八
修華嚴奥旨妄盡還源觀　一卷　唐法藏述　（迹七）……八一八
原人論　一卷　唐宗密述　（迹七）……八二五

第六四册

華嚴經旨歸　一卷　唐法藏述　（迹八）……一
注華嚴法界觀門　一卷　唐宗密注　（迹九）……一一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　一卷　宋智圓疏净源節要　（迹十）……二一
華嚴法界玄鏡　二卷　唐澄觀述　（百一—二）……二九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　一卷　唐法藏述　（百三）……四五
般若心經略疏連珠記　二卷　宋師會述　（百四—五）……五〇
盂蘭盆經疏　一卷　唐宗密述　（百六）……七〇
華嚴金師子章　一卷　唐法藏述　（百七）……八〇
佛説阿彌陀經疏　一卷　唐元曉述　（百七）……八七
紹興重雕大藏音　三卷　宋處觀集　（百八—十）……九一
一切經音義　二十六卷　唐玄應撰　（郡一—并六）……一一七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　四卷　唐慧苑述　（并七—十）……三六一

辯僞録　五卷　元祥邁撰　（嶽一—五）……三九七
隋衆經目録　五卷　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　（嶽六—十）……四四二
隋衆經目録　七卷　隋法經撰　（宗一—六）……四九一
武周刊定衆經目録　十四卷　唐明佺等撰　（宗七—泰十）……五四九
武周刊定僞經目録　一卷　唐明佺等撰　（泰十）……六七九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十卷　元王古撰　（岱一—十）……六八四

第六五册

至元法寶勘同總録　十卷　元慶吉祥等集　（禪一—十）……一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注解　八卷　明宗泐如玘同注　（主一—八）……九九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注解　一卷　明宗泐如玘同注　（主九）……一八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解　一卷　明宗泐如玘同注　（主九）……一八四
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序讚文　一卷　明太宗朱棣撰　（主十）……一九六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　四十卷　明太宗朱棣製　（云一—門十）……二〇一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　五十一卷　明太宗朱棣製　（卷第一至卷第十八　紫一—塞八）……五三八

第六六册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續前（卷第十九至卷第五十一　塞九—城二）……一
神僧傳　九卷　明太宗朱棣集撰（城二—十）……二八八
大明三藏法數　三十八卷　明一如等編集（卷第一至卷第三十五　昆一—石七）……三八七

第六七册

大明三藏法數續前（卷第三十六至卷第三十八　石八—十）……一

大明續入藏諸集

華嚴懸談會玄記　四十卷　唐澄觀疏鈔元普瑞述記（鉅一—庭十）……三八
妙法蓮華經要解　十九卷　宋戒環解（曠一—遠十）……四六一
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會解　二十卷　唐宋九師釋元惟則會解（綿一—邈十）……六二五
大乘起信論疏　四卷　唐法藏述（巖一—五）……七九七

第六八册

起信論疏筆削記　十五卷　宋子璿録　（巖六—岫十）……一
肇論新疏　九卷　元文才述　（杳一—十）……一五九
肇論新疏游刃　十卷　元文才述　（冥一—十）……二三四
大方廣圓覺修羅了義經略疏注　二卷　唐宗密述　（治一—五）……三一〇
圓覺經略疏之鈔　二十五卷　唐宗密于大鈔略出　（治六—於十）……三六二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二卷　唐宗密述宋子璿治定　（農一—三）……五五六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　七卷　宋子璿録　（農四—十）……五八五
維摩詰所説經　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僧肇道生三家法中集出　（務一—十）……六七〇
華嚴原人論　一卷　唐宗密述　（兹一—三）……七六四
華嚴原人論解　三卷　唐圓覺述　（兹三—五）……七七二
折疑論　五卷　元子成撰師子比丘述注　（兹六—十）……八一五

第六九册

天台四教儀集注　十卷　宋諦觀注　（稼一—十）……一

教乘法數　四十卷　明圓瀞集　（稽一——南十）……九六
佛祖歷代通載　三十六卷　元念常集　（畆一——黍六）……三〇〇
禪林寶訓　四卷　宋妙喜等集净善重集　（黍七——十）……六八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　二十九卷　唐澄觀集　（卷第一至卷第十七　稷一——稅八）……七一六

第七〇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續前　（卷第十八至卷第二十九　稅九——熟十）……一
翻譯名義集　二十卷　宋法雲編　（貢一——新十）……一〇六
禪宗正脉　二十卷　明如巹集　（勸一——賞十）……二九一
勅修百丈清規　八卷　唐懷海撰元法輝重編　（黜一——八）……五六七
三教平心論　二卷　元劉謐撰　（黜九——十）……六四〇
緇門警訓　十卷　明如巹續集　（陟一——十）……六五九
鐔津文集　十九卷　宋契嵩編撰　（卷第一至卷第九　孟一——十）……七四四

第七一册

鐔津文集續前（卷第十至卷第十九　軻一—十）……………………一
八識規矩　三卷　唐玄奘造頌明普泰補注　百法明門論　唐玄奘譯
（敦一—三）………………………………………………………………七九
禪源諸詮集都序　四卷　唐宗密述（敦四—七）…………………一〇六
修心訣　一卷　元普照述（敦八）…………………………………一三四
真心直說　一卷　元知訥述（敦九）………………………………一四〇
寶藏論　一卷　姚秦僧肇述（敦十）………………………………一五〇
廬山蓮宗寶鑑　十卷　元普度集（素一—七）……………………一六〇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一卷　宋延壽述（素八）…………………二三〇
禪宗決疑集　一卷　元智徹述（素九）……………………………二三九
黃檗傳心法要　一卷　唐希運說裴休集（素十）…………………二四九
萬善同歸集　六卷　宋延壽述（史一—六）………………………二六〇
華嚴法界觀通玄記頌注　二卷　宋本嵩述頌元琮湛集解（史七—八）……三一〇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　二卷　明仁孝皇后傳（史
九—十）……………………………………………………………………三三六
附入南藏函號著述
續傳燈錄　三十六卷　明居頂編（南藏函號合一—扶五）………………三四六

古尊宿語録　四十八卷　宋賾藏主集　（卷第一至卷第三十　南藏函號密二——多六）……六四一

第七二册

古尊宿語録續前　（卷第三十一至卷第四十八　南藏函號多七——士十二）……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二十一卷　宋法應集元普全續集　（南藏函號雞一——赤七）……一四六
佛祖統紀　五十四卷　宋志磐撰　（南藏函號城一——碣十二）……三七四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録　三卷　明雙徑山僧衆編……七四八

第七二册目録

古尊宿語録續前（卷第三十一至卷第四十八　南藏函號多七—士十二）……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二十一卷　宋法應集元普全續集（南藏函號鶏一—赤七）……一四六
佛祖統紀　五十四卷　宋志磐撰（南藏函號城一—碣十二）……三七四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録　三卷　明雙徑山僧衆編……七四八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一　　多七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三

上堂。龍門老自云作麼。復問你畢竟是誰。對曰是你。復云你要中做得個什麼事。對云難說向你。秖恐你落在見聞。又曰但說無妨。師乃提出拄杖曰有見有聞是凡夫。無見無聞（多七）是二乘。有人識得否。良久曰鴛鴦繡了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參　撥田剃子至上堂。謝恩畢。舉百丈和尚謂衆曰你等為我開田。我與你說一段大義。衆開田了。請師說大義。百丈起來展手。舒伸大衆。古人得恁麼徑截。還會他恁麼方便處麼。百丈說大義辛懃舉可知。龍門無道理大衆絕狐疑。帝力乾坤重。君恩雨露垂。有人相借問。雲外略揚眉。為什麼揚眉。良久曰万古長春。上堂。鼓声纔動。法義已周。大衆上來尋光而至。山野高提祖印。諸人共息狐疑。直須倒岳傾湫。切莫尋枝摘葉。所以道者裏聚集為你僧堂裏底者裏聚集為你寮舍裏底會得麼好於處處參知識休用從前解會禪　上堂云南閣淨提人就中多閙亂無想四禪天根性最遲緩遲速不同倫染淨難回換兩個五伯文元來是一貫貫貫啞子拍手高声喚聾人聽得倖不管天明日出是夜半智者大師譚止觀大衆此理如何良久云看　極越請上堂舉端師翁住圓通日楊次公郭功甫每性參問此道後來性淮南常求法要一日功甫訪之白雲師翁遂上堂曰前來螢次公大儒訪及為上堂曾舉一遍今日功甫到來不可隱覆更為舉一遍此語甚是奇特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遂下座大衆言雖麁淺理實甚深若不會上大人如何登孔聖門通曉六經子史百氏詩書縱使身名顯達不曉上大人如何佐國安邦使功成身退至於百工伎藝負販庸人孩稚小童無上大人如何成就能事山林河海日月星辰上聖下凡無上大人不能安立大衆好上大人還會麼孔門弟子如能識折桂登科第一人下座上堂三平禪師道秖此見聞非見聞師云拾土為香更無声色可呈君師云人思舊念箇（多七）（二）中若了無餘事師名大衆曰立處孤危體用無妨分不分師云巡堂看取下座衆巡堂了後謂衆曰有人會得麼又曰會得麼衆無對師曰癡漢癡漢　黃龍山死心和尚遺書至上堂死心心已死心死死由生拗折黃龍角翻身臥地行者老子從來翻着襴衫倒帶帶頻口頭麁慥肚裏柔和點檢叢林呵叱學者雖傳晦堂遺愛用雲門禪以為風為雨為訓徒以種菜種蔬為作務興災降禍火喜多嗔愚人見即攢眉智者點頭相許要去便去果然作家騰身元是莫猺人睡中失却死心老嗚呼哀哉法門不幸。　上堂虛名虛相谷音鑑像奔而不惟豈明幻妄少不努力老矣惆悵靜以思之隨機孫黨古德云譬如百歲老兒作歌舞豈是小兒戲大衆會他恁麼道麼百歲老兒作歌舞側首低眉聽節敲心中聽拍雖了然手脚來遲轉辛苦乃起身作舞云會麼老作火難下座　上堂眉毛眼睫最相親鼻孔脣皮作近隣至近因何不相見都緣一體是全身　上堂提拄杖卓一下乃顧視曰拄杖子拄杖子你無住持干懆又無病痛苦惱如此黑瘦何也拈拄杖呵呵大笑曰是何言也若色見声求是行邪道昔臨濟德山由之發明見諦後來明眼尊宿由（多七）（三）之接物度人豈不見黃蘗普請次蘗謂臨濟曰我最得者拄杖氣力臨濟近前奪下拄杖推倒黃蘗黃蘗遂曰扶起我來扶起我來時有一僧近前扶起曰和尚爭容得者風顛漢恁地無禮蘗却打其僧數下臨濟乃曰蒼天蒼天大衆當時拄杖子如今却在龍門手裏

乃提起召大衆曰還有臨濟手段麼出來出來龍門却是放得下遊拋下拄杖放身便倒曰有扶得者出來良久曰既無臨濟之人又無扶起之者龍門自起自倒有甚用處歸堂去下座　甘露和尚入山上堂達磨不來唐土地久天長二祖不住西天山青水綠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秋雨垂空浮雲蔽日諸人有眼還見麼有耳還聞麼既具見聞何者是迷何者是悟何物爲緣何物爲對要知迷悟昇沉理畢竟須還本分師先佛道身相屬四大心性歸六塵四大體各離誰爲和合者大衆身心既乃如此現今復是何物近來參学之人盡皆奔馳語句舉論古今於本分事全不明了所以正宗淡薄道法澆漓幸遇和尚到來伏望震潮音示眞旨扶重瞙顯衣珠四衆傾誠不勝虔請　黃龍靈源和尚遺書至上堂昔聞正續銘今示眞歸告一路涅槃門行說皆親到明然林際燈妙唱黃龍道空海久澄座雲濟方浩浩橫吞巨海高篤鐵船隱顯同源卷舒無際者其唯靈源乎禪師居究竟地住本覺場雖曰示生實無生而可示雖曰示滅實無滅而可示明明容容容明明眞化不移何妨出沒所以遺言作訓眞旨普聞能事始終一期云畢而其景歲遊方

之始避迹龍舒許以半面之交氣投分感雖則判山隱玉已遇良知尔後蚌腹剖珠登舟獲餌歐峯再會素願允諧歡洽妙期有同符節自切及此三十年間理契同風至音無間夫何遽別特示遺書感存念亡此情弥切雖然如是佛佛不思議不許長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秖者是然則子期既沒伯牙絕絃蓋傷其無知音尔況此至道離見超情莫逆于心夫何言也昔人問長沙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沙云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云不問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沙云教伊尋思去師乃呵呵笑曰會麼會麼水長船高泥多佛大共至靈前不勞勸聽　蔣山佛鑑和尚遺書至上堂惡惡師兄師兄出在我前去復我先惡惡師兄師兄出在我前許我並駕而齊肩去復我先使我雙翼而孤騫豈不念茲若海飄迷未度況乃五湖玄學負笈趨庭遽肆舟檝孰濟長川然佛法道理自有因緣此蓋衆生無祐薄福使然來違叢杜法炬無傳我聞如來雙林示滅又聞達磨隻履西迁佛佛祖祖其道綿綿況我鍾山佛鑑法兄妙機無間出沒應緣去來生死吾何預焉而其於師門最爲深契在膈序手足相連義交金石氣薄雲天聽遣音而

何忍念朽質以非堅同心共照夫復何言尚記得如來滅度阿難問迦葉曰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法迦葉曰阿難阿難應喏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大衆若無者個公案生死熾然白雲師翁道金襴之外從何傳弟應兄呼豈偶然倒却門前刹竿若免教依舊倚墻邊大衆會得麼倚墻邊倚墻邊寂滅光中禮白蓮　上堂達磨大師所傳心印看看抑地盡也如今還有人見達磨大師麼若見得方解承當若見未得切忌認著所以正宗淡泊異道崢嶸昔日王常侍參睦州一日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侍曰爲看馬打毬所以來遲州曰人打毬馬打毬侍曰人打毬州曰人困麼侍曰困馬困麼侍曰困州曰露柱困麼侍恤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間忽然省得明日見州云某會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麼侍曰困州遂許之此是達磨大師宗旨露柱不解打毬如何却困還有明得者麼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諦無生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聾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个人棄如眞久立　上堂昔有使頭使下二人一時奉事觀音一日使下偷使頭錢走使頭燒香禱告觀音願我捉得使下使下亦燒香

禱告觀音頼使頭不見我當此之際觀音救誰即是秖救使頭又違使下秖救使下又違使頭若一時拋救事甚相違山南辯和尚道若要行大道三步作一跳大衆好語秖恐人麁心子細究之又却分跡不出山僧爲你一一分剖看若人要會先須識取觀音要識觀音麽大慈悲心是更須知大慈悲心從甚處流出現今歷歷聽法者無心而流出萬宗若識得了使頭方解作得使頭非唯作得使頭亦乃識得使下此使下是使頭底使下離使頭外別無使下若識得觀音了使下方解作得使下非但作得使下亦乃識得使頭此使頭是使下底使頭離使下外別無使頭若恁麽使頭使下但是空名使下使頭悉皆無寄大慈悲心熾然獨脱也既識得使頭又識得使下更須識得錢帛使頭見之是使頭錢帛使下見之是使下錢帛離使頭使下外別無有錢帛亦須知使頭錢帛自不干使下事使下錢帛亦不干使頭事各不相到雖不相到使頭錢帛即是使下錢帛使下錢帛即是使頭錢帛同一物耳若恁麽既同若恁麽既異皆大慈悲心之作用也即知得錢帛又須明取得失使頭失財時是使頭失使下得財時是使下得得失不在別人分上如此則使頭失時是使下得時使下得時是使頭失時得失雖殊而不異得失各異而常同豈別有一物作同作異也若使頭若使下若錢帛若得失一一明了方名觀自在菩薩古人云得失是非諸佛智一人無心眼耳聾　上堂云西瞿耶尼打鼓南贍部洲上堂大衆十方齊至等閑野客稱揚此声徧滿十方照破閒見色香堪笑釋迦老子等閑動地放光大衆歸堂　徐公大夫入山上堂何處求通達疑根自不凡頓明心即佛陡覺海非鹹善財樓閣路日進舟宵步凡夫云未然我道常披露大衆譬如自面豈辨鬚眉又如眼根不自見眼面若有見即非本頭若見眼根眼即同境所以石鞏自射無下手處乃證全身龐公問心一口吸盡遂得眞實此所謂大丈夫之事業也不見道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莫不是了見本來面目證得清淨法眼故得稱爲大丈夫也此日伏蒙　提宮大夫朝辦入山光臨泉石頃者山野輙効先德開法拖塲住持此山數年之間傍資修換爲禪者遊心之地工役既畢輙以土木之功干于視聽頂得雄偉之文以彰不朽爲來者之益伏蒙惠示莫大之幸山僧雖不曉義理觀此嘉作近世所稀豈此邦此山之幸亦天下叢林之幸甚也昔向居士木食澗飲以所悟布之文字求二祖大師印證曰影由形起響逐声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声止響不知声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尋響當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伸此意伏望荅之二祖大師荅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悉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得偈欣然奉持諸人者古人悟心布之文字實是希有還見二祖大師與居士所證所得之事麽良久云浩刼有窮其文不泯久立　上堂不起蹤慵不進修實無言說實無求奪飢人口中之食驅耕夫手裏之牛眞快活百無憂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風浪拍天流　陳與明還佛頂心經頌請上堂唵齒臨唵齒臨唵部臨唵部臨大衆此是甚麽言語義理如何還有人會得麽若道是言語又不成言語若道有道理又不成道理可謂言詮不到分別不及先聖呼爲密語又曰眞言一切言音從是而生一切語教從是而出山僧適來看經中得七字

陀羅尼能滅千災成就万德今對諸人舉此
七字陀羅尼一徧諸人諦聽遂黙然屈第一
指至第七指曰諸人聞得麼恐諸人不聞更
舉一徧又黙然屈一指至七指曰聞得麼大
衆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自餘羣生悉皆罔措
有方便門名曰重説偈言今更再三分明説
此七字呪曰佛頂心經齋願了大衆曉得其
中旨趣麼待山僧奉為解釋一字字要知落
処若論佛秖是當人更無物若論頂晝夜舒
光照前境若論心看時無相用時深若論經
解語能言不是声若論齋所為所作盡和諧
若論願猶如身在龍門院若論了無慮無疑
心皎皎心皎皎增添福壽災殃少論量功德
廣難思須弥未大滄溟小山僧適來説者是
真言世人秖知有言不知有真若不知真所
言皆妄何者名為真言能出萬宗故曰真言
亦名三昧王亦名萬字頂亦名微妙章句亦
名秘密大摠持至心受持大有靈驗所謂山
僧七字呪也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諷
誦受持皆秘密如人親入寶山中一切珎奇
從此出久立　上堂道可學耶實不可學
心可悟耶實不可悟不學不悟真機全露明
月婆娑淨生旦暮眼若不睡諸夢除古今出
入無門户遂召大衆曰是什麼　上堂山僧

略陞此座大衆永息狐疑各各金毛師子去
來哮吼全威臨際高声連喝德山拈捧痛槌
縱有一言半句終不別作路岐大衆抖擻精
神看瞌睡作麼是甚生次第事你自鈍置山
僧恁麼道要人到不要人到試點撿看
上堂舉洞山和尚示衆曰兄弟初秋夏末或
東去西去直須向万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
曰秖如万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聞之
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洞山曰大唐
國内能有幾人師曰出門便是草閑殺龍門
老北去礼文殊南來登五老鬢髮已蒼浪言
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相思望江島好好不
用更尋討　上堂什麼物恁麼來休將明
鏡挂高臺什麼物恁麼去分明不用當頭舉
舉得分明得更難澄潭不許蒼龍盤便恁會
太無端遂拍手呵呵大笑云華藏毗盧世界
寬　上堂好一隊其中人還見其中事麼
若是其中人必見其中事也良久呵呵大笑
曰會麼苟不然者雖有其中事元來不是其
中人縱是其中人元來不了其中事了得其
中事作得其中人復何爱哉不見溈山曰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時有人問樹倒藤枯時如
何溈山呵呵大笑又有乾峯示衆曰法身有
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解穩坐雲門出

衆而問曰庵内人何故不見庵外事乾峯呵
呵大笑大衆有人或問道此二老宿意旨如
何龍門拍手呵呵而笑良久曰你諸人何不
與我放下布袋解開肚皮笑一声子上堂釋
迦世尊已成正覺弥勒大士當來下生老盧
行過嶺南達磨將來東土各謂度生已畢我
頌云周如何六道四生猶在土石説山未殆
淨妙國土不逢爲是願力未充爲是業果難
盡爲復别有道理還有人斷得麼若不同床
睡焉知被底穿歸堂喫茶去　上堂空生
不解嵓中坐春暖桃花樹樹紅漏泄天機無
覔處都緣露柱挂燈籠燈籠却有古風
露柱露柱善解提挈一旦師姑是女兒大悟
堂中喫茶去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
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亡性
即真根塵既謝鏡光現前心法雙亡如何則
是赤骷髏身無妄想眼聞耳見離攀缘
上堂迎日出門去已覺披煙霧冒月望山歸
重露濕禪衣心悄悄步遲遲無孔笛兩三吹
哩哩囉囉囉哩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猶唱
翠眉低君更聽莫猜疑是何曲歸堂去上堂
真實到家之士何暇論家決定證得之人寧
標所證論家論證乃閭閻負販之徒無證無
家誠飄露伶傳之子何不興決烈之志皆特

逹之懷抱措看他上流勿謾隨於庸鄙一一從自己胷中流出與我盖天盖地去始得揔似你恁麽參學驢年去　上堂海門山長安道茫茫煙水連芳草棲頭客馬上郎一聽落梅悲故鄉春風過眼花飛盡蝴蝶翩翩過短墻君更聽是何章會不得叅堂去

政和八年九月奉勅住和州褒禪上堂謝恩畢僧問千里遠聞音信好不渉程途事若何師云不挂三寸進云一輪明月當空照萬里清風宇宙寬師云却有商量進云路上忽遇禪人問時如何師云有甚難荅進云雲雖谷口千山秀月到天心四海明師云誰是恁麽人師復云大衆現前豈不是舒州龍門山適來勅旨豈不是和州褒禪寺令山僧住彼傳法住持且何者是傳底法要知佛法旨趣麽不離龍門山要見褒禪寺不離褒禪寺要見龍門山龍門山則易見褒禪寺即難見有人見得褒禪寺麽若明得便有佛法旨趣若也未明良久曰帝力丘山重君恩宇宙寬不才何以報處處得心安久立到褒禪入方丈師摽座云昔定明禪師燕坐此峯住大三昧悲濟弘誓澤及一方山僧忝繼先蹤績明後焰十方坐斷祖令當行鳴皷陞堂各須諦聽上堂聖皇帝賜與名山賢宰臣宣行睿旨俾令貧道傳法住持衆中還有荷擔重任者麽試出衆道看僧問古人道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未審此理如何師云子是何心行進云可謂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師云曾問幾人來進云到者裏多少人錯會師云闍梨又作麽生進云三十年後有人會去師云猶較些子僧問一塵纔起大地全收時如何師云兩壘也進云恁麽則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師云含山縣裏事作麽生見得進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云者個闍梨却好商量師復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辨別得否山僧未來此間時是山法席久虛叢林不振當此之時還知定明禪師是汝諸人善知識麽山僧既來此間法席初開叢林復建亦定明禪師是汝諸人善知識所以道有佛無佛性相常住若解恁麽香得吾道有光矣昔日有一員尊宿衆集定起來作舞曰諸人會此意否諸人無對宿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師乃呵呵笑曰奇怪若是褒禪即不然乃起作舞告衆曰諸人會我意否良久云清貧長樂下座

上堂褒禪作住太乾枯月白風清入畫圖人問縱有千般樂不及今朝事事無乃呵呵大笑好大哥　上堂雲中石塔摩星斗定明禪師大張口是你之言若解衆不必番包天下走遂卓拄杖一下曰鳥對初陽自在啼犬逢生漢連聲吼又卓拄杖一下云歸堂

上堂秖知今日明朝不覺今朝明日事事一似安排箭箭自然中的甜者甜於黃連苦者苦過白蜜喫得者般滋味乃以手作舞曰不妨邐邐哩哩下座　正月一日上堂以拄杖劃一劃云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畢地得一草木山河井土石君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召大衆曰万像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光的歷有歡榮有慘戚或寬親或順逆富且貴窮且乞万様千般誰運爲空谷之聲隨應出鴛鴦繡了任君看不露金針太綿密褒禪奉勸各回頭莫待臨行却啾唧識取摩訶般若光萬古悠悠是今日久立　上堂如來無二種語諸人如何會如來語作麽生是二種語須明取始得一離聞語二和合語無此二者是名如來語何名離聞語能聽法者雖須樂聽受而所說法者不爲開示是名離聞語能說法者雖樂開示而聽法者不樂聽受是名離聞語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聽無有能聽可聽得如此者方名和合語當觀此離聞語和合語一耶二耶同耶異耶如是證知捨離聞語當得和合語而如來無此二語者不

說不聽而已然不說不聽亦有二事一凡夫
二聖智正如凡夫無所聞示無所聽受冥然
莫覺故曰無明亦名爲無說無聽二聖智所
到到其無說無聽亡賓主絶行解自居究竟
實地亦名無說無聽學者當善分別勿生異
見不可瞞頇不分　上堂舉趙州和尚一
多七
十三
日趙王來不下禪床曰會麼王曰不會州曰
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騰騰和
尚朝見則天仰視則天曰會麼天曰不會騰
騰曰山僧持不語戒忠國師見肅宗帝以手
指頭帽子曰會麼帝曰不會國師曰天寒莫
怪不下帽子大衆明得三人意旨麼譬如實
舟到岸獲大富而濟有餘玉户抽關升于堂
而入乎室猶在門外無柰不入之何困守孫
貧豈是珠寶之咎還會麼卞和刖足歸堂
上堂面前過便知是張三李四背後過爲什
麼却不見壁者邊便見是條臺倚子壁那下
爲什麼分踈不得咫尺之間尚尔况十方世
界耶叅學人若不明當知叅學事卒未在光
陰迅速入寺來早巳九十日諸郡發心化士
且寬愫打疊遂拈拄杖曰東西南北四方人
地闊天遥最是親衡岳天台連魏闕乃彈指
一下曰輕輕彈指不勞神復拈拄杖曰山河
大地日月星辰草木叢林盡在拄杖頭上還

見麼良久曰腰纏十万貫騎鶴上楊州久立
上堂趙州有喫粥因緣好一則因緣者僧當
下悟去會得麼你拈動鉢盂起筯時便不會
古人意了也祖師有風幡話你諸人十二時
中爲什麼一似大蟲看水磨相似國師有無
情說法據你諸人合明得爲什麼却不聞若
一一明得便是有地頭底禪和子歸堂
祈雨上堂定明妙應禪師說法如雲如雨不
是時人不聞又非不善其語如斯一味靈通
過了幾多寒暑縱逢敗種焦芽方便一時教
取知府曾公舍人入山祈雨上堂舉劉禹端
公問雲居雨從何來對云從端公問處來師
云雨從何來不須尋討徧滿虛空拔濟枯槁
定明妙應靈通知府舍人台造真個是爲雨
爲霖莫不爲忻爲好且問諸人是定明雨舍
人雨百姓雨定當得麼良久卓拄杖一下云
三下座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大衆你諸
人昨夜爲什麼一時在露柱裏藏身及乎天
十四
多七
既明喫粥了上來聽叅爲什麼却在欄干上
立地見麼直饒如此通神變更問起雲塔裏
師上堂抵死要行雲水脚剛然求悟本來心
爲蛇畫足勞筋骨辜負青山綠水深豈不見
德山老子向你道未踏船舷時好與三十棒
也諸人也着些子精彩着飯袋子也好與三

十棒遂卓拄杖一下下座　退傣禪上堂
一去一來松上鶴半開半合嶺頭雲拈節獨
立千峯外唯把南山祝　聖君知府錢公
癸請再住褒禪上堂大衆君命重宣降薜蘿
不容靜處薩婆訶欄衫席帽寒酸甚又向人
前唱哩囉哩囉拍一拍哩囉又拍一拍云去
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人漸老水長流
無心道合頭下座　上堂舉蓮花峯庵主
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者裏爲甚麼不肯住
自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如是二十年無人會
得此語後有老宿聞舉云是即是少進語在
有僧問如何進語宿云但問畢竟如何僧持
此語問庵主主曰㮕栗横擔不顧人却入千
峯万峯去師横按拄杖於肩上高聲喚云和
尚和尚　又云閻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
相憶　上堂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
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着尊者當下大悟師
云好大衆還見得悟處麼盡力放不下着力
十五
多七
檐不起將謂一物無元是自家底見得自家
底心中大歡喜自茲家業與一舉九万里
臘月初一上堂僧問万法是心光諸緣唯性
曉尽大地是色那個是心師云不要瞞老僧
進云尽大地是心那個是色師云闍梨念來
多少時進云祇如色心二字如何透得師云

秖知渡水不犯腹深進云彼此没便宜師云一任咿啄師復云一年止有此三十日二陽發生之月李般若者與汝道情相應否今有二問問諸人一問問肯者一問問不肯者先問肯者曰你恁麼來多少時也你須道多時也問你既多時所對目前声色與你為惱害否若與你為惱害上座未恁麼在若不與你為惱害是照見了然後不為惱害不用照見了不為惱害若用照見了方見不為惱害即名照見心未名恁麼在若不用照見心如何知得無惱害據作此見了我問頭不得第二問不肯者云你不恁麼來得多少時也師大笑云好一問你出家沙門作佛弟子含齒戴髮巍巍堂堂如何却不恁麼得何異俗人直說你真個不恁麼也則因恁麼然後有不恁麼在據此見亦了我問不得不見石頭大師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尚有人揣不得被馬大師道我有時揚眉瞬目有時不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他便會去師良久曰還知麼泥多佛大水長船高下座 上堂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巳分別即不生分別既不生便捨外塵相乃拈拄杖示衆云不可不喚作拄杖子也且作麼生說捨底道理有人於此云喚什麼作拄杖子便遮他古佛道不壞假名而談實相又道只有什麼拄杖子也則世間万法不成安立又道依舊喚作拄杖子則一切凡夫莫不幸卧也大衆到者裏如何即是須信道雲中石塔不是人間檻外雲山非由心變風摩雨掃日照煙蒙妙用縱橫隱顯一際自可以幽栖爲道閑豁習懶妙契真規十方洞照直得如此更須知有衲僧孔竅始得如何是衲僧孔竅咄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潙山和尚坐次見仰山從方丈前過潙山云若是百丈先師子須喫痛杖始得仰山云今日事作麼生潙云合取兩片皮有分云此恩難報潙云潙山年邁非子不才仰云今日親見百丈師翁潙云子向什麼句中見先師仰云不道見秖是無別潙云始終作家師云從上來至百丈有不犯之令潙山深得其旨能向劒刃上行仰山欽氣扶持且不犯鋒傷手有般漢秖管行棒下喝還明他不犯之令麼不見道始終作家諸人每日來去什麼處得見百丈上堂暫時歛念是處是慈氏門門有善財介尔有心土石山河瓦礫荆棘大衆作聖作凡能洗能淨有如是威神具如是妙用直得恁麼曾溪門下客見時猶未是少林消息秖如少林消息你曹溪門下客合作麼生下座

上堂舉先師在白雲會中作磨頭一日端師翁下來曰你還知一件事麼先師曰不知師翁曰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師翁良久謂先師曰麼頭秖是未在你道如何先師聞了心下不安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忽然中夜方會得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白端師翁師翁起來手舞足蹈某曾侍奉先師聞先師舉此因緣謂某曰參學須是一時放下方得安樂大衆還見得否放得下好脫洒放不下牛拽把堪笑諸方老古錐打鼓說禪無尾攝無尾欛不驚怕不驚怕可嗟評解踏毗盧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上堂舉百丈大智禪師謂衆曰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潙山云却請和尚道五峯云和尚也須併却雲嵒云和尚有也未師云此是叢林中流布底事雪竇禪師後來品評此三人語各有淺深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和尚有也未全毛師子不踞地如今衆中或去請益或去過話有人道此三句語未契得百丈喚

作抑而不揚却請和尚道百丈云不許向汝道恐巳後喪我兒孫此豈不是抑而不揚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何處是有肯他也則是抑而不揚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更是不肯也秖如百丈道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甚生次第事既併却咽喉脣吻明箇什麼邊事也好扶持取下座　退院離痠禪辭衆上堂舉大祖大師示衆云汝等速理舟檝吾欲歸新州去弟子曰和尚去後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是什麼說話去了却更來做什麼不見東山先師道大小大祖師猶欠悟在呵呵大笑云諸人還會得麼聽取一頌歸根得旨後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巳隨流水遠空留叢叢野雲飛　到蔣山上堂玄沙白紙賛封題一聽雷音万仞低慰釋私懷巳無量那堪更唱邏羅哩乃呵呵大笑曰古人道笑須三十年誠哉此語某頌在白雲時與堂上佛果師兄道聚其樂無涯至今樂猶未巳也又呵呵大笑云一手不獨拍兩手鳴摑摑舉意趂情念相指同路陌摩雲鍾阜高徧界烏輪赫妙機連雷電神珠不在額珍重人天大集師衲僧一見喪䰟魄何也誰敢正眼覷著下座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十一

多七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十二　多八

僧録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録之四

示道三偈并叙

宗乘一舉作者埋寃古路縱橫若為措足苟非知方俊眼出格上機舉一明三普同流浪其或循言執滯病在見聞杜口藏形過歸傍認欲得決求大寶莫作小商撒手懸崖當空便擲百千三昧豈在外求若認語言即名邪解至於警物垂務衡鑒將來百匝千重少諧手足或中途病轍半路絕粮引諸子以伶俜蓋指南之不妙良由澄潭月影隱隱迷蹤直須坐斷毗盧優游大任故作示道三偈以資唱道之万一固非次第淺深數量名字之所得也冀達道之士相期於茲矣

隨流　千聖靈蹤百草頭卓然放去号隨流從教万古無人識笑殺溈山水牯牛

合轍　水中月是天邊月南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鐵火星飛燒著指頭名合轍

雙唱　坐斷千差古路頭解開空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羣像善唱非聲作麽衆

標指六偈并叙

諸佛出世無法示人祖師西來無道可指唯談自悟是謂頓門若尚筌蹄必難詮會然則忘其方便迷者難以進途標指示人或有可曉故循好言之士唱

仍六篇以舉一隅無勞三返後之冥合者或有可取焉　迷悟　迷者迷悟悟者悟迷迷悟同體悟者方知迷南爲北實情形則北本是南悟無移忒返究迷緣莫得來處忽悟正方迷從何去其迷則迷妄自高低生死惡覺枉受膠犄達迷無妄歡喜無畏殺無明賊秖在一餉一餉之間冥通大千直下了了三際虛玄無始時來揔由今日盡未來際更不尋覓當念無念靈光熖焰靈熖騰輝心知難掩靈源蕩碧森羅普入海印發明非關動息根塵不偶心珠窂守返不我觀出分還有有無齊出無有蹤跡智用雖奇猶遭悟覓悟爲法障身招罔象犴狢無風徒勞展掌祖父書契本來家業舊日風光不妨要截哆哆和和依前騃著元無病痛何勞說藥足踏實地開眼嗑睡大地忙忙會我如如是之法不因迦葉是誰兒孫喃喃亂說你解乱說智者便唘此門廣大愚人自爇自謗白爇不干我事我是癡人汝能靈利　坐禪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卧經行未曾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号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之轉失坐不我

觀禪非外術初心閙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纔生似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用自心返觀一徧一返不再圓光頂戴靈焰騰輝心心無礙橫該豎入生死來息一粒還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迷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大狼藉刹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謹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入道　道本無環擬心已差纔生朕兆偏界空花若欲全舉除非直與不用增添現成規矩洞徹根源法法周圓靈明法尔妙絕言詮言詮不得得亦差忒迥出根塵古今平則存不可見亡分對面匪存匪亡森羅自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齊照境智甚深心忘照滅境智同歇一道通同十方俱攝生死涅槃元無兩般四生六道息苦停酸平非大道無有邪正胡漢不來欲何爲鏡像虛鏡皎鏡像斯賤俊去鏡亡千聖非妙此門難入唯君自息若入此門半錢不直不直半錢萬國爭觀所以說云大道體寬　見聞　見極垂光聽圓含響若謂見聞法成塵想光流大千響傳沙界對現全彰無在不在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非色

非聲山高水急眼不可見耳不可聞非見非聞宛尔見聞見色聞聲脫出根塵水月鏡像憂幻施陳文殊寶利觀音普門周羅法界唯子一人身土交映妙絕凡聖本有天真非病不病長歌且唱妙舞更誇東西南北示現空花生死去來去來生死若不如是多過多咎茲言未諦此語皆宗標指若示古人同風　水月　水月指陳最踪最親若謂可見還帶重輪月皎於上水流於下彼此非干應緣何假聲回響轉垛成招箭指喻執明標門誰辨凡夫見聞月皎水渾心波業識奔流苦門二乘聞見如鏡中面對像迷真渠還未爲水澄月映孙光迥迥滅此化城更須前進一月耀天光光呑大千森羅頓現亘尒無邊齊含寶月交光廓徹非中非外一多融攝毗盧性海自他無礙迷悟悟迷相亡相在一塵百億百億一塵奔走塵刹不動本身光亡月落幾人摸宋四十九年渾用不著丈夫壯志自有行市十字路頭看人失利不忻諸聖不厭凡夫拈箕奉箒跨馬騎驢若人笑我我亦笑渠更問如何我不識書　語默　至道非言言亦可傳可傳何也應物而宣言雖應物物自無物無物之言言音自沒絕言之語妙應還普道非晦明語默同取舉徙誰唱物物虛曠咸通

大千徧平壓想品類非一同言異出圓音落
落凡聖俱適千品万類蒸含種智故此一門
稱無量義山河宣演草木揚音長說無間所
謂甚深深兮甚淺不動情見最省工夫凡夫
不薦不薦最親妙義數陳欵言即笑恚怒即
嗔嗔爲金剛喜爲迦葉華藏毗盧心心相接
四
接兮可見莫看背面無字密言從茲出現現
後誰論非用耳聞六根共户妙偈星分森羅
經文不出一塵非舌非辯雷轉電奔展之在
手何法不有縱横三界無一滲漏時人不信
執言說病依倚前塵以爲決定決定是心決
定是塵心塵所使非自由人諸聖若口隨愚
過咎巧說多詞強爲分剖法無言說汝須善
別捨離語言生死自絕凡夫聞此無說過咎
取彼無言冥然長久端坐瞎獄以心相續皆
却語言猶如土木捨有之無落在邪途有無
俱病二病俱袪袪後何去不離當處當處不
生語默相取取兮不知是東是西說即不說
不疑即疑故稱佛子了事凡夫是何凡夫問
取李胡 彼我不二 諸人行李處非我君
不能我今 憑子力還與汝同心彼我無著忒
超然絕古今千差非止水生死自平沉對容
誰不妙拂袖省知音不隨機 前路明明定淺
深其知未覺了彼我徒自侵 動靜常一

本自未嘗迷何勞今日悟守住寂寞城知君
遂錯悞從前諸聖人元是凡夫做豈有別路
岐教人離憂苦秪者生死中即是佛去處有
人忽踏著選甚淨穢土一向不回頭喚之亦
不顧千聖不柰何可不省言語了却貪嗔癡
即是諸佛母 妙語方知 佛與祖師言拈
五
花示癡子我今發此談何言顛倒尒當人自
天眞譬之秋潭水一物著不得豈用安名字
切莫向其中認之還不是不見須菩提空空
達彼彼 了妄元眞 問汝貪嗔癡家住在
何處我今要與汝各各分頭去好好細思量
免被他官府大者名爲貪養得二舍第三郎
都一處日夜共活計令汝家户大使汝善調
制子今若厭我我與子發誓一要子自知二
要子依倒三要當處生四要歡喜偈與汝善
和同一一無凡穢一覺一切了何須去煩騂
我是諸佛母十方及三世 物我無差
青山是我身流水爲我命養之以四時蕭然
自條正覆育諸衆生六度自修省栽花種菩
提拂石要安靜不見楊柳飛自有薝蔔影玩
之且不厭去亦無寬竸一性一切性娑娑大
圓鏡 同居善說 世人不識我求我以形
容形容不相似徒觀紙上龍若要識得我問
取主人翁主人好家業物物要安藏六兄誇
婺術三毋足温良南廳善書筭北庫多財粮
注來但兇父惼去問張王君若一識得與汝
同屋梁 美容可覩 一別海山中十年春
草綠相思在方寸顏容皎如玉音書杳不來
桃李繁且熟惟有意中人使我眉頭蹙
妙容非覩 通身無影像脫體露堂堂不話
非紫色何曾有短長河沙恒徧現故号法中
王優曇花正開嗅著不聞香 延促自尒
春日春山裏萬事盡皆春春光照春水春氣
結春雲春客春情動春詩春更新惟有識春
人萬劫元一春 體寂咸周 妙體無方具
徧知近邦遠刹絕毫釐根塵應念周沙界坐
斷毗盧發大機 應緣不錯 法法無差是
正修見聞從此絕漂流窮心未到忘心處一
聚根塵安得休 祖師地種花及揔頌四首
地 性地本無生因生說有地流傳古至今
非愚亦非智 種 從昔未曾迷於今何所
悟秪緣種性深更亦無別路 花 有種有
六
心 地因緣花自開要知成果處却笑祖師來
揔 五葉花開後山長水更深亂雲横谷口
游子謾追尋 六句偈六首非叙 六句偈
若各盡自心功德藏無少開然也不離六句
而超六句方曉此意 前念是凡 前念是
凡短布裁衫長亭送客落日張帆 後念是

聖　後念是聖一拳打正干戈叢裏拾得性
命　前念非凡　前念非凡語正言詭天高
海闊毛羽毿毿　後念非聖　後念非聖萬
象明鏡不假薰修本來清淨　前念即凡
前念即凡凡不能測若人要知終不指劃
後念即聖　後念即聖聖不能知鐵牛過海
石女生兒　十憶偈并敘　余嘗謂先聖雖
往其道則存尚或契同吾斯在矣百丈因言
之溈山曰如忘或憶所言憶者歷然神解如
耳目所對更不差錯者也故作十憶偈十首
以自發明先旨使千載之下咸令信受亦貴
知余未始少忘也吾既知之矣尔等知之乎
憶少林　一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末日無
人到蔥蘢檜栢風　憶曹溪　葉落歸根後
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真實好知音
憶南泉　一歸方丈後何處見南泉昨夜三
更月寒光照座前　憶趙州　不下禪床後
曾無善巧言平常安樂事今古謾流傳
憶南陽　丹霞相訪後從此話南陽草作青
青色春風任短長　憶雙林　一入雙林後
天宮事可猜賣魚人不厭何處見如來
憶寒山　一往天台後身單布亦穿雖然筋
骨露歌笑不堪傳　憶龐翁　石上栽花後
生涯自是春若逢親切問端的不饒君

憶先師　一見先師後堪悲便堪笑為問何
以然八十重年火　憶伊余　憶着伊余捩
呵呵笑未休何人知此意有語不堪酬
十可行十頌并叙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
門示無盡之理禪門有十玄談以明唱道洞
山有十不歸以表超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
後生無背助道警諸迷生麻中不扶而直又
如染香之人亦有香氣有少益者書之于后
宴坐　清虛之理究無身一念歸根万法平
物我頓忘全體露個中殊不記功程　入室
問道趙師印自心入門端的訪知音此生不
踏曹溪路到老將何越古今　普請　拈柴
擇菜師先匠進業修身見古人若到諸方拈
審實龍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
生死斷十聲佛唱古今通開單展鉢親明取
不可麤心味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
除房廊灑共安居裝香掃地無餘事默耀
韜光示智珠　洗衣　臨流洗浣莫踈慵入
衆衣裳垢不中上下障肩薰炙久身心動念
背消餘　經行　石上林間為道平齋餘無
事略經行歸來試問同侶今日如何作麼
生　誦經　夜靜更深自誦經意中無惱睡
魔慳雖然暗室無人見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為除憍慢垢由來身業獲清涼

玄沙有語堪歸敬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
相逢話道莫虛頭大語高聲失上流言下若
能窮本末肯將無義結朋儔　感興二首
空裏形骸夢裏身夢中身世莫追尋可憐一
脉當前水流入人間古到今　夢幻空花秪
自知潛思二十九年非夕陽芳草曾行處誰
料紅蓮步步隨　海會肆老和尚　來時無
有語去亦不知閑此曲誰能和轟轟出白雲
五祖老和尚寄鐵牛歌與師　昨夜三更前
鐵牛耕盡田喫着三春草吐氣在青天也無
欄也無圈前山後山任方便不曾造次損田
苗愛惜皮毛不輕賤忽然大震一聲雷始覺
從前俱顯現　師和　混沌未分先剖判生
成不假陰陽煅頭角前來是好牛皮毛更不
重更換滿目平田無寸草飢飡渴飲無生老
威音王佛是如今有甚衆生可尋討哮吼一
聲天地動達人見處吾無用坐斷毗盧世界
寬自是衲僧眼皮重一遍知音和始齊自餘
總是閑陪從　山中閒寂爐邊靜坐因思四
十年人間世外林泉之樂與夫區區世上者
何啻遠也諦思究極于至道遂成山偈聊以
自勉并示諸禪人使勿如老夫之回頭晚也
動境偏婆娑以之成逼迫安心一處坐從是
厭生白逼迫何逼迫青火煎魂魄虛白何虛

白齋莫揚孤翮良哉靜者心四海猶爲窄匹
彼在動士天地何遼隔故茲審觀究二者俱
介僻棄彼而奔此安得有深益樂者自何至
苦者自何適苦樂忘根緒由夫征路陌路陌
苟不征就就本家宅昔未厭瓦礫今豈重金
壁金壁有所重瓦礫未可擲瓦礫謂金壁殺
多八　九
盜應非逆金鑿謂瓦礫聖賢失蹤迹金壁而
金壁瓦礫而瓦礫苦樂各平等法法無假借
大空離衆念眞實無改易樂而無樂相若亦
無苦亦苦樂同十虛心門廣開闢龍吟而鳳
鳴天淵發金液人不念諸道飢口枉求食一
也及夫此曹溪稱上客因思賢聖人不瘵微
殘夕時哉各勉旃升沉在咫尺　題四面法
智禪師塔　亦重靈知者綿綿亘古今人居
千聖外塔鎖亂雲深碧落杉松色卅崖虎豹
音四光如到此必也見師心　與太平四西
夜坐　城中應接同摩詰雲外無心似老盧
月白風清深夜坐出家全不費工夫　示看
經僧　句義縱横那畔彰五千餘卷總含藏
如何不免根頭意空看枝邊木葉黃　讀傳
燈錄二首　虛名虛說傳來久眞語眞蹤示
後人靈實灼然知下落清風千古見芳塵
家家門前火把子半夜愚夫說相似碧天如
水月如鉤古今流落閑名字　示我松僧

一寸靈苗手自栽前岡後隴作良材敢將不
朽傳他日唯把青青示後來　山中偶作三
首　分明不了却成迷無限風光付與誰昔
得家山田地穩自然處處不思議　舊來成
空莫可追舊心將把再思惟古人不隔絲毫
許會得如斯也大奇　休處言休便好休五
湖蹤跡任遨遊莫嫌活計無多子此個牟尼
用到頭　示衆　求心心未諦等人人不來
出花曉來兩寂寞爲誰開　三句頌　出穴
龍門寺探珠欲問龍驪珠吞在腹如何收得請師未後
句讀靈源十二時歌　一日一時時龍門
老心自知　師常以六隻骰子示禪人六面
皆六點復作三頌　六隻骰子滿盆紅不用安
排祇應通擬欲進前求解會大似西行却向
東　六隻骰子滿盆紅壁墨河沙用莫窮誰
能解展金剛手祖佛親來亦掃蹤　六隻骰
子滿盆紅馬載驢馳一擲空赫赤窮來無可
寄請君從此現神通僧問六隻骰子滿盆紅時如何師云錢人能表
多八　十
六忽巧從衆人來時如向師云平山云請忍從此見神通什麼生現師云骰子看取了去
迷逢達磨　信步遊梁魏乘時別少林長安
車馬客無限利名心　因法眼頌呪咀毒藥
形聲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適師復頌之
根問本人何所適塗割等平忘順逆有爲非
僞性常眞法法無依稱善吉　無情說法

無情說法異盲聾聽得之人眼耳通不但近
塵井遠剎十方度蠢類全功　寒食禮先師
眞五首　雲水參尋訪此宗十年磨刮太虛
空區區力盡空依舊方知萬法本來同　一
悟吾師心便息信門入處還無入二十年中
事密如向人殊不勞心力　前人說法後人
聽由來兩箇總無情祇緣口耳都相似所以
流通道自成　去人去矣叮嚀囑住者相承
無斷續若遇知音一和時乃知去住常充足
清明寒食與諸人共禮先師不動身萬法本
閑心亦尓將來誰是得吾眞　和珪首座二
頌　祇論親切不論時回笑諸方陷虎機一
句未容開口對片帆先逐便風歸頭頭有路
堪行履物物無差莫棄遠不見黃梅足奇士
盧公却得祖師衣　媿尓相求識歲寒不嫌
危磴路千盤歸堂一劄曾親訪閉户深山肯
自瞞月下篇章應獨和壺中天地共誰看臨
機大用全收放何必區區捏雪團　送郭大
多八　十一
夫知鉅野　東歸半載漁樵樂北去三年父
母來金馬玉堂彈指入寶樓香閣一時開
題陳子美息陰堂　湛湛寒溪疊疊山息陰
投老得身閑武陵花好春長在漁棹歌清事
不關眼底兒孫從富貴鑄前鬢髮任斕斑天
機日有眞消息頻許禪僧共往還　題孫欽

之養素軒　善養不教声色亂素絲無染是
天真有時來此軒中坐作箇忘機混沌人
智海化士乞頌　乞食山城歸帝里毗耶鉢
飯香而美莫念故園桃李春更參上國西來
百　示園爐僧　爐邊靜坐黙無言勿論麁
踈若市鄽冷暖此中看火色祖師心印爲親
傳　題徐四翁壁　徐翁活計天真年老無
喜無嗔祭取面前桑樹乾坤不出一塵
題祇園庵　祇園誰住此謂是鑁頭通物外
庵邊竹人間耳畔風露畦青戢戢煙圍綠濛
濛秖箇潛心處分明古者同　夏散輒病既
病且惱因書山偈示一二禪者　萬刼一瞬
視塵沙不動移若爲論過未併摠入無時海
閑波仍市心通佛可齊床頭木枕子推出恐
人迷　題侍者寮香林閣　葛廚松枕午窻
涼卧香風雲草木香彈指徧遊塵剎盡故山
歸路笑羊腸　送常侍者西歸省親　本從
綿竹過南方依前歸入綿竹去井舍猶爲舊
日居山川不改當時處鄰人見之莫驚愕親
里歡迎斷思慮有問南方所得時瘦藤爲我
聊輕擬　小師常堅乞偈　事辦須尋道方
明尔本來禪関無鎖鑰秖要用心開　龍門
偈作五首　明月何皎皎永夜入我室照出
萬古心念此百年質陽𢡖風露汝擁毳衣余

寄遲遲不能寐餘光在東壁　叨叨林鳥啼
披衣中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壍求皎
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求不忘門開火來
過　嗚嗚鼯鼠啼時人皆不喜得意即相呼
意去當自止吉凶由之生吾未見其理此言
如未聞大梅有宗旨　初夜涼生早微雲卷
多入　十三
太空燈懸松竹露簾捲薜蘿風可笑千年事
能將一念通相逢禪客問細細話吾宗
每念心中事頻開掌内珠欲憑天上鴈待寄
水中魚此意終難寫斯言不可書含毫竟寂
寞遠屋樹扶踈　題靈光臺壁　政和七年
院成別於南山下作靈光臺臺上立雙浮圖
西向見日沒處是謂歸根收藏之旨也一窣
堵波以奉前後宗師化盡報體一窣堵波用
安十方禪僧火後遺骨是二者差彰寂滅之
道殊途而同歸万靈咸會者也吾之朽骨亦
藏于此世世宜遵守之長而且久與夫虛空
齊壽者斯雙塔之所以建也其年寒食日住
山清遠記并述二偈云　吾初欲作其常語
更恐真常暗流注不如不語人共知人欲知
之反勞塵崖頭浮圖示其相臺上野雲飛不
住周遊獨步或可追錦繡谷中歸舍去
百骸潰散此日言一物長靈異時語此日長
靈猶可知異時潰散憑誰舉可知所以有此

滅解脫方能忘取與光明寂照徧河沙慎勿
於中論你汝　花山石龜不念歲月古蘚
記巳滅名尚留道傍蒼木老霜雪凋畔野草
隨春秋訛傳細讀華陽傳靈跡獨聞姚比丘
可憑定力驗今昔人間万事徒悠悠　木魚
無端擊此濤中斷鍾鼓相參無雜亂能開所
多入　十二
聞非二緣以此及此通四換凡夫何故作追
攀達士若爲成智觀可憐流入薩婆若醉眠
尚尔排魚貫　讀經　不染而染妄本虛染
而不染悉無餘本虛自是能成事體淨何妨
應万殊斷妄證真心豈息非真非妄智還透
了真了妄如無礙自在圓明始是珠　不寐
毗耶離城居士家環堵十笏容河沙八万四
千高座與咄嗟巳辦薰天花迢迢不到迷是
障念念常入心無差須弥盧山四大海我見
如一粟與麻　早起　老來愈見心無事夜
永偏知漏更涼淺淺地爐猶有火依依山月
尚臨墻試將寂滅那伽定暗寫雕虫篆刻章
剛被啼雞忽驚斷一時歸入正思量　起晚
展脚縮脚飢鼠啼合眼開眼重露晞覺來始
了夢時事夢處寧容覺後知唯息黄粱猶未
熟翩翩蝴蝶正狂飛披衣獨坐日正午試問
何如半夜時　遊定明塔院作二頌　大士
安禪地千峯塔院春門深松檜老事古歲時

新人礼香燈花為啼花雨晨秖應禪石上去
住亦通神　白塔雲中路晴空鳥外簷好山
長入望終日坐無厭幾個竹生石數枝花映
衆長安曾未到神力動飛滞　因參拐嚴紙
七處徵心成頌　善逝明知直不邪要窮亦
識是空花故今慶喜推心目勝相初觀始出
家在內何緣昧肝胃相知在外又成差琉璃
比眼還同坑閉障開明未有涯合處隨生難
定體根塵乖帶轉蓬麻世間一切都無著水
陸空行作斛瑕七處無歸全失措從茲始得
偏河沙　述懷示學者　細思五十三年事
併入物中後被心須信剎那過過未更無毫
髮作追尋隨消舊業根先斷末絕新殃道巳
深此是安身立命處故吹一曲報知音
病中示光道者　我病無形不可見曼殊室
利得深知那三若欲通消息推出床頭木枕
兒　蔣山送無著道人歸舒州　巳禮雲中
塔更聽堂上師方恩江水北共集定林西一
十四
多八
句無多子千差永不疑到家勤愛護此道火
人知　送禪人入京　千人叢與万人叢無
喜無嗔耳目通要識太原孚上座六街鐘鼓
鬧鼕鼕　再得古退褒山成三偈代達
和守鐵公　住山久有煙霞疾得請故還槃
鹿犂厚意於公殊未報深禪師復對爐薰

公家忠靖有遺德乃與定明開道緣異世今
時豈人意一麾千里是家傳　出岫油然亦
衆與倦飛隨意即知還有心知到無心域鳥
戀故林雲在山　真贊　釋迦如來出山像
贊　妙色非身形容乃昔閻浮未下雙林巳
覩曠濟功深六年行苦塵沙相好万億剎土
衆生心淨佛日常午正念家光迷人外取雕
檀寫氎倣末接乳今茲航模傳從乃古象步
出山智珠河吐水月頓澄谿開覺户瞻之仰
之豈敢自侮常在不滅此言手舞　觀音像
贊二首　曠大劫來離衆苦心心永斷諸分
別開發真聞實不聞說時雖說常無說法身
普現凡聖等耳根采聽音声絕娑婆最有大
因緣一念清涼除惱熱　曠大劫來不虛妄
言言故得皆真實應念紫光迅電飛尋声救
苦奔風疾千章万句離文字異韻殊音垂祕
密現相宣揚遇此時見聞頓脫於今日
天台三大士像贊　岩岩天台嚥閎寰宇大
多八
十五
士不我毫端莫取蜀客心狂纖塵一縷屈指
拊掌松石猛虎生涯何有流傳今古靜對虛
堂非謂無補　達磨大師贊　振搖衆魏斟
酌皮髓執云西來空挪而已素壁虛堂少林
熊耳　百丈大師贊　慧燈續傳福庭宜敞
常住世間水月鏡像是謂叢林大智百丈

楊岐和尚贊　閙市竿頭呈戲衆眼曾驚栗
棘蒲上橫吞諸方盡畏宜陽秀水萍實楊岐
雨過雲橫天高地下　白雲端和尚贊
綱紀著明不忘付授淨空無際如日處貴欲
究根源瞻之龍岫　五祖演和尚贊　遇究
則親傳虛果當剛硬齒牙生鐵腸臟風清淮
楚道實宗匠不有智悲子孫安嚮　浮山圓
鑒和尚贊　井汾鐵騎老息荒丘雲施雨罷
花落水流　褒山定明禪師贊　四海稱唐
師出華陽不起燕尖翱翔帝卿名與山俱道
逐時芳濟民助國能雨能暘貧者獲富熱者
得涼羣蒙所歸實在不亡　悟首座圓余幻
質援求為贊　廓然無聖儼尒有容明明絕
朕密密垂蹤昔也懷寶枯木藏龍今其示人
巨嶽喬松龍吞萬類松茂三冬神而不改風
雲必從吾形既得尒道自鐘痰斜路險漢水
朝宗　珪首座求贊　如珪如瓊推子非我
且陋且拙在余是可子今傳余拙則成奇物
感神會形動心隨凝雲不飛寒月下映孰謂
之凡孰謂之聖余猶尒也奇拙同貫嘻嘻斯
文大朴未散　順知藏求贊　色裏膠青不
見形影中所以邀吾真吾真定有非形礙為
對凡夫顯幻塵塵既顯道弥新不貴西來彼
上人　淵禪人求贊　似余似余類我類我

我復謂誰如火與火描邈不就迎隨不果寫出龍門衲僧災禍　如大師求贊　比類則跡覗形仍普得在一瞬照窮千古雲起吟龍風生嘯虎贊之絕舞瞻焉奚覩　賢監院求贊　徧界不藏臺端獨妙縱未䂓呻巳先微笑吾子識也水月斯照纖塵不遺是爲宗要

多八　十六

肬維那求贊　識余者誰請覩端的孰云丹青謾勞尋覓斷雲架巘皎月在壁昭尓惺惺悟茲寂寂　勤禪人求贊　滄溟一滴醎無際厚地纖塵廣有餘何事陋容人寫得秖緣蹤跡在龍舒　昕侍者求贊　吾行尓隨吾喚尓應唯隨與應不欠不剩因吾識尓此像果親靜而嚼之道實絕倫　元侍者求贊　道雖光明形則山野提折脚鐺住深蘭若拙韻無取陋容誰寫常在左右覺元侍者

小師崇戒求贊　似即蹤比仍失廓尓空皎然日顧丹青寫容質誰使之省尋覓　無著道人求贊　植杖望雲何處空山獨立凝情媿我蕭然無物謝伊裝點相成　馮濟川教授求贊　天地無物我無物隱顯空雲隨出沒此問誰是悟玄人霹靂光中轟一咄　吴公明求贊　欲識坦然老乃是龍門人吉名落四方坐卧今十春會見移庵去何妨遨形眞平生香火緣對此即通神　張公壽求贊　首到東山晚覩龍岫嶽經寒暑人非新舊塗毒長鳴優曇勿嗅靜對終日弟子公壽　戴巨濟求贊　晝出人皆識相逢道更親起雲峯後路記得往來頻　龍門常住圖師眞知事求贊　寥廓無狀孰爲龍門有指南路絕刀斧痕因緣去住任物所謫黃竹寒湫曉而從眠

多八　十七末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二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三　多九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五

小參云好一轉語還有人答得麽良久云問答俱備所以古人道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且如法又作麽生說諸人旣無風起浪者裏不免將無作有所以道其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聽無聞諸人旣無聽而聽我者裏無說而說若得恁麽目前無一法可得何故且說外無一絲毫說底說外無一絲毫聽底便能透過雙閑俱無異相不必說與不說聽與不聽自然大地山河色空明暗更非別法可謂透出塵勞頓居實地雖現在三界中熾然出三界現在聲色裏熾然出聲色且如今與諸人說聽同時作麽生說箇不說不聽底道理須知端的明悟始得不見古人道非色聲香味觸法者簡去處也大殺不易衆學之士若非到此田地管取目前有法外既有法內必有心內外緣生汩沒三界諸聖由茲而出現達磨特地而西來還知諸聖用心處麽秖是諸人心是更無別心亦無別法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誠實無差方知道無迷無悟非聖非凡若實得恁麽便好韜光晦跡展踐諸聖玄塗其或未然直須管帶始

多九

得不見趙州和尚云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僧便問許一時外學未審學什麽州云學佛學法秖如佛法尚為外學其餘十二時中作箇什麽始得大難其人所以如今與諸人相會喚作非時言論既是非時言論如何得相親去違道之人若能鎔斷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說什麽時與不時盡皆中的奉勸諸人快好究取二六時中去離塵緣莫起異念豈不聞昔日有人在高樓上見二比丘從樓前過有二鬼使掃併道路復有二鬼散花隨後及乎二比丘迴返二鬼復在前叱喝嗔嗟二鬼隨後掃除腳迹其人遂下樓問二比丘所以其二人方悔感悟乃云我等去時共談佛理及至迴時却言雜語諸禪德此難塵境界子細推來乃是學道之人大事何故秖為情念瞥起外境現前念若不生無境可得所以先聖道以無念為宗而今但無多九凡聖異念種種心量亦無煩惱可斷二亦無菩提可求於生無生於死無死不見昔日洞山和尚與密師伯游山返忽見白兎從草中突出密云大似白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密云兄又作麽生山云積代簪纓暫時落魄者箇公案如何消遣得去且道是何道理諸人若會得白衣拜相便乃獨步丹霄

永出常流若會得積代簪纓便解奪飢人之食袪耕夫之牛還委悉麽直饒一一委悉分明諸人分上揔使不着如何是諸人分上事試斷看良久云討甚兎子弥重　師還東山省覲衆請小參云暫下蓮峯輕屈指光陰倏尔又三年雖然不離絲毫許爭似躬親到座前來伏自數日前陪從太平禪師衆叙乖登進嶮歸侍老師大和尚瞻禮慈容之間須知有相見底事敢問大衆作麽生是相見底事不可是你見我我見你是相見若恁麽全無佛法得力處何故世間諸趣彼此見存常在生死之中未有脫離之地所以雪峯和尚向人道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烏石嶺與你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若擬如斯指示豈待音容相接言氣相交始為相見諸高德夫為參學之士須實有去處始得還知麽如今敢道千里同風相見却易會對面相見却難知何故難知夾山老子道目前無闍多九梨座上無老僧諸来大衆盡在于此三如何見得目前無闍梨堂上老師大和尚在座與諸大衆證明作麽生見座上無老僧不可等閑過却將為閑事晝夜被見聞風所飄皷根塵陰界諸入纏縛不得自由生死事大須得箇悟由入頭處始得雖然如是格外道人寔遣

怪笑何故須知有向上一著且待異日他時別為諸人點破因記得昔日南泉趙州二尊宿皆道超物外名播寰中時有一僧往山中見一禪伯在盤陀石上卓庵而坐僧遂問曰南泉出世浩浩地可往彼問訊空坐何為庵主曰莫道南泉出世佛出世我亦不去僧持此語見南泉南泉大驚遂令趙州往驗看州到庵主處從東過西庵主不顧州又從西過東庵主亦不顧州遂當門立曰庵主你敗也庵主亦不顧遂拽下簾子而行庵主亦不顧大衆者一則因緣諸人作麽生委悉莫是趙州南泉不到庵主田地返被庵主勘破落他陷虎之機也無莫是庵主雖然並無受用臨機不解互換平地上死人也無諸人者裏非此理大凡行脚人須是道眼分明始得若道眼不明秖被南泉趙州庵主三人換却眼睛了也實無少許相應處若也道眼分明趙州南泉庵主便是上座更無異見也還相肯諾也無不見道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弥揔是麽久立　解夏夜小參云一二三無言並子口喃喃三二一上下四維無等匹衲僧活計絕絲毫萬古徹猷是今日大衆作麽生是今日事現定東西僧俗燈燭熒煌作麽生見得箇絕絲毫底事若於此見得歷劫孤明

未曾昏昧方信道達磨不來唐土二祖不往西天如是之事蓋是諸人背覺合塵流浪日久是以智光不得顯現所以遊方問道徧叅知識若於一句下見得分明方知無量刧來事秖在今日然今日之事也大難委悉何故蓋為諸人現分別者心本元真寔誤認分別致背真源但無許多分別之心自然時常顯露秖如此事還假方便也無山僧有箇方便普施大衆乃竪起拂子云還見麼若道見拂子瞎卻兩眼了也若道不見拂子生盲卻兩眼了也眼則且置且道若拂子是有是無拂子若是有便心外有法拂子若是無壞卻世諦學道之士到此如何理論如斯指注太甚壓良為賤若是真正道人也無如許多事故我釋迦如來在日建立箇方便門庭亦無如許多事每至結足安居不相往來各各求證道果於九十日中或有所淂或無所得或有疑處或無疑處或有罪或無罪至休夏自恣之日方詣佛所各呈己見求佛印可故謂之自恣自大覺掩光已來人心鬧乱致有朝叅暮請種種見知所以不能得契本源也憶昔佛在竹園精舍與大比丘結足安居至自恣日時優波離尊者觀諸大衆如海清淨無有缺犯唯有文殊師利菩薩不樂所止之處好

游衆落遣紀禁戒時優波離具以白佛欲擯出文殊世尊謂曰若擯得但擯時優波離遂集衆鳴犍稚左右上下皆是文殊徧虛空界一切之處悉是文殊世尊謂優波離曰汝欲擯那箇文殊時優波離放下犍稚禮拜懺悔云我小德小智不識大士境界大衆當時可惜放過甘為樂小法者若下得者一椎莫道文殊假使釋迦老子亦無容身之處諸人還知得者一椎落處若知得盡大地一切衆生四生六道一時瓦解氷消無然毫可見或有個衲僧出來道請和尚試下手看即向伊道動不如靜放過一着何故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小參云古人道若是陶淵明攢眉卻回去如今敢問大衆攢眉去是具眼不具眼若是具眼何故回去若不具眼何故回去去底且從你道如今卻來者裏圍繞者是具眼不具眼若是具眼何故圍繞還有人裁辨得麼若裁得出無然毫遺漏五日一叅勞諸人訪及於此寔為希有既勞諸人訪及為復世諦人情為復是佛法受用若是世諦人情我輩沙門釋子聚會不可作世諦流通也如此則有何利益若是佛法受用作麼生見個佛法受用底道理還有人會麼莫是諸人從門前恁麼來問訊叉手立

地是佛法麼莫是呼之無形應之有聲一切處受用無盡是佛法麼莫是渠不恁麼一切莫不得眼不見耳不聞孔孔洞洞是佛法麼莫是阿師恁麼說諸人恁麼聽是佛法麼莫是本來無事何消得恁麼大似頭上安頭但隨時及節是佛法麼莫是佛法兩字不用遣着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如今且建立箇化門接引初機是佛法麼大衆素非此理莫錯好恁麼則佛法秖憑口裏意裏驅差將來若秖如此何處有佛法盡是無義語不實語虛誑語諍敏若罪大不可當乍可不會卻永刼無事切莫未得謂得起大我慢輕忽先達若也實得箇安樂處便須識得些子好惡辨取些子邪正不可瞞瞞盰盰儱儱絖絖秖恁自欺自誑山僧直是不昧諸聖如今在者裏不惜口業與諸人如此論量喚作論實不論虛我秖要一箇見解明白徹底悟得底人不要你許多作用奇特機鋒玄絶棒喝齊施如此者摠不消得拈出也何故你未入門來時脚跟下已與你三十棒了也更來者裏揚眉動目彈指拂袖便出去道我勿廉纖無詰會拂袖出去則且從你者一段疑情如何得見諸去且問你拂袖出道是了也秖如你大小二事特何不拂袖喫粥喫飯時何不拂

柚相見問訊時何不拂袖須要說佛法時拂袖意在於何一處通千處百處一時通莫怪逆耳莫道茶無滋味我不圖你名聞利養秖要你悟得同報佛恩除此之外亦無別事你若真箇有箇入處方知山僧不分外已得者便好長養聖胎未得者正好疾速決擇你不

見藥山久不上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曰但打鐘著院主打鐘衆已集山捲方丈門院主白曰和尚相許為大衆說法何故不出山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大衆你看他古人得恁麼奇特豈似而今教者兩片皮喃喃地一似

教書相似有甚麼利濟各請散去　珍重衆散

師復云大衆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小參

云今時人須是自尊自貴自成自立始得若能如此方有箇休歇處雖有箇休歇亦無休歇之量若不如此捏目生花見事便差但識山僧拂子便得秖如拂子且作麼生識乃竪起云還見麼若見且不識山僧拂子若不見亦不識山僧拂子且如何是自尊自貴底道理近來兄弟以遊山為訪道觀看名叅學稱為行脚還當行甚麼事要見五臺清涼京師兩浙廬山湖南天台鴈蕩江南江北好山好水好寺院拈起拂子云子細看取一生行脚

事畢或若劬勞跋涉真實自輕大衆切須自尊自貴將知尊貴遂合著得箇什麼無事不須久立師姑本是女人做阿㜷元是大哥妻好大哥歸堂去　小叅終

晉說

師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解穩坐地又拶嚴會上如来說五十種禪病如今向諸人道直是無病始得龍門道秖有二種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却驢了不肯下你道騎却驢了更覓驢可殺是大病山僧向你道不要覓靈利人當下識得除却覓底病狂心迷息既識得驢了騎了不肯下此一病

最難醫山僧向你道不要騎你便是驢盡大地是箇驢你作麼生騎你若騎管取病不去若不騎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時去心下無事名為道人後有什麼事所以趙州問南泉和尚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從此頓息馳求識得祖病佛病無不透得後来遍到諸方無有出其右者蓋緣他識病不見一日去訪茱萸策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萸云作麼州云探水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个什麼州靠却杖而出看他露些風規甚能哥特如今僧家例以病為法莫教心病好久立

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豈不是出塵勞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既絕對待見色時無色可見聞聲時無聲可聞豈不是出塵勞耶無路徑處入得無縫罅處見得佛法亦無東西南北不道你是弟子我是師若己躬分明無有不是者叅師時不見有師叅自己時不見有自己看經時不見有經與敘時不見有敘坐禪時不見有坐日用不差求絲毫相不可得恁麼見得豈不是自由自在久立

師云不問又不得纔問来又成自輕了不問又爲知亦須解問始得我向頂上雖劄你要你識痛痒如揭你灸瘡甲相似靈利人便知始得莫自欺我不瞞你不見古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来意尊宿大驚曰你問他西来意作麼何不問你自己意如何是自己意曰當觀客作用如何是客作用尊宿以目開合示之古人多少苦口後来子孫又不恁麼也入門来便喝更無如何若何生怕你明不得有恁麼一件事何不識取諸方受教人看公案我者裏現成公案好看莫教看破大小大事諸人十二時中秖是妄想塵勞心念智慧未能發生所有流布皆從意思中来要作何用智慧如日出與不開朗喚作無分別智現前須得恁麼一回了從此去有著脚手處有與你語言分吾是妄想塵勞山僧於你無著脚手

處好咦好咦說東入西說西入東不柰你何若能轉頭來智慧開時便解道和尚元來與我說了我也與和尚說了搖頭時便擺(兜尾)整理也你諸人說道十年五歲參禪何曾做著般功夫來秖是趂口快你方來我者裏肎說覷在也則功夫未成湨滋味在你在者裏十年五歲做得功夫熟也管取悟得去我也尋常教人做功夫說底話皆與他古人合不差一字你但會得了便知古人事也你莫道古人恁麼道我恁麼會得不是了也秖如古人說不是風動不是播動仁者心動有多少言語到你分上是耶不是耶道我是你你是我無過此也又人問雲門學人自己雲門道山河大地多少好是有是無山河大地若有去怎生見得自己若無現今山河大地如何說無來古人說與你了不悟不知龍門尋常向你道本有之事你分上現行現用不著諱不着整理不着脩證秖要你一信信得甚是省力難得如此人先師在白雲會裏端師翁常曰此道者天真自得之妙蓋緣有生知底事山僧見先師十年道不得秖爲疑得深後來徹底理會得如今總不費力不是思量時有不思量時又不是也佛法不如此袈裟下事莫教埋沒山僧若不退思參究時一生也則埋沒了豈有者箇消息也而今道眼不明出世者多罪過罪過如何敢爲人高座上也竪起拂子示人惡嚇殺人如盲如聾相似不驚不怖秖趂目前不憂後世打鬼骨髊苦苦你諸人有福德因緣未悟心切不可作出世人禍事禍事若有真實事自然馨香你看多少

庵頭禪師久久一日不如一日如刻人糞作旃檀形到了秖是屎臭氣你諸人求出生死求出離打教成一片又不是你和融然後成一片若教成一片決定不成一片昔日有僧參舉道者一日遊山問曰和尚香林道老僧三十年求成一片不可得此意如何舉道者曰老僧也恁麼却問其僧會麼曰不會舉又與者僧一偈曰香林成一片老僧也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爲子決破至月末舉道者遂遷化去你道一片事作麼生好不好香林成一片龍門也恁麼爲報諸禪和當面莫蹉過各自下去　師云香見了不柰何者多既看見如何却不柰何秖爲不識所以不柰何若看見識得便柰何得也然發心參禪便要會得誰不願樂秖爲無箇入處又強會不得一切處不拚合一切處緣差用力取不得良久云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折旋俯仰種種卒業一切處有超佛越祖底事秖是你纔要解會時已無也真個是無也你擬湊泊已帶了也所以道看見秖是不柰何莫是不擬心不起解會時得麼麼轉更是不得也會尚不得豈況不會若是靈利底人纔聞山僧說向你便能大開眼見得豈不是沒量大人向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道智不到處若不如此爭稱佛法而今兄弟家秖是呈箇解會呈箇見處作道理何曾解恁麼來何曾得到恁麼田地來若是有道種性底人肎恁麼去覷須是深深地体究密密地看詳忽然柰何得便無疑情也你等不明秖爲十二時中被雜念牽將去也蓋爲你要學事業見物便愛見文字便愛尋逐時便緣將去也道業何由得辦凡學事業人各有時三十已上便不可學也學亦難成學得又何用若己事辦去學亦得在蓋已點化了也若己事辦又豈肯學也若二十上下猶可學若是靈利念生死之人亦不肯學也凡是參禪須是心地平直心口相應心言直故如是始終地位無委曲相莫道我會也我柰何得也若柰何得那裏更去問人也你纔說會禪也人覷你脚手看你說話所爲底事因甚却道者个如何那个如何既是會禪又却是爭無明也秖如道點擬韜光是如何藏名晦迹又如何不與人心是

道又如何各自省緣莫說是非且如行住坐
卧進退俯仰一切處皆是超佛越祖山前水
牯牛有佛法你纔尋究則已無也何不恁麼
識取久立珍重　師云龍門活計是千聖
之骨髓未有一念不與諸人說自是諸人不
肯承當所以却成山僧瞞你且什麼處不是
與諸人說處禪僧家說道山僧不教人思量
不教人會解不教人商量因緣不舉古舉今
祇恁麼空過我若在別處一夏須明得公案
三兩則須聽一件文字你若要商量舉古舉
今却請別處去我者裏秖是一味禪所以喚
作千聖骨髓我且問你適來因什麼問訊聖
僧且問訊時還印證你麼還肯諾你麼若道
印證你他是土聖僧豈解印證你若道肯諾
你豈解肯諾你既不解肯諾印證又問訊作
麼莫是仁義道中麼莫是覩相生善麼若是
仁義道中衲僧家豈有仁義豈有睹相生善
莫是事不獲已隨衆問訊麼又成何道理到
者裏須是一一明始得不見長沙大師一日
回頭見聖僧忽然知歸便云回頭忽見本來
身本身非見亦非真若將本體同真體歷劫
迢迢受苦辛諸人還會此个道理麼珍重
師云有時問著師僧摠言不知不會秖管道
飢來喫飯困來眠似此說話有什麼救處更

道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誰理會你
者般事我且問你作麼生說個不知底道理
你見人說了便恁麼道還曾會得那不知底
道理麼古人道不知者無所不知無所不到
喚作不知要你今時人到那不知底田地此
是諸聖境界豈比如今柏盲不會喚作不知
十三
多九
若摠如此盡道我不知不管忽有人問着如
何流通曹溪一路恐無人相續去也不得如
此須是懃懃決擇始得珍重　師云古有
禪德問老宿云如何是出離之要宿云闍梨
足下煙生禪德頓於言下得旨諸人還知出
離事麼若起解會心則隔了也後來有尊宿
云不敢辜負和尚足下烟生又有北院通辭
洞山山謂曰子何處去通曰入嶺去山曰飛
猿嶺峻好看通遲疑山曰通闍梨通應諾山
云何不入嶺去通頓於言下得旨古人為人
處甚徑直每見人來無不示他是伊道入嶺
去此意如何今人不明了須做箇會處以些
子會是自隔了秖許體究不許會解一體體
得了更不疑也然亦不易保任若入得是則
無退失所以會處明得不如不會處見得亦
有可保任分更無不照顧時不曉了時所以
古人道平常心是道還可趣向也無擬向即
乖看他不許你趣向又作麼生保任不易不

易此豈不是出離事你若尋出離處所謂若
屈玄沙道盡大地是地獄刦住看向者衣綫
下不明是大苦屈不可等閑久立　師云三
祖大師道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又道纔有是
非紛然失心者箇言語便是教你如今人作
功夫處也你見他道不用求真便道更不須
十三
多九
求也此便是見不息是非紛然終不到無求
心秖成見解今時學道例皆如此看一轉語
向語下通箇見處便將一切言句云無不是
此事也恁麼記在心下用為己有殊不知道
起見解失心了也執而不肯捨大小大癡人
要得無所求心麼但莫生種種諸見非是冥
然百不會喚作無求尋常十二時中目前不
了蓋是見心取捨你又豈得知無分別心所
以先聖曰有為無為有異耶答曰無異也天
地河海風雲草木鳥獸人物生死變化目前
皆名有為之相無為之道寂然不動無狀無
名謂之無為如何得無異去永嘉大師道無
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此兩者各
別且如何明得即底道理須是證得無求心
也便和融得無事十地中第五難勝地謂真
智俗智極難得等入地時二皆平等故名難
勝地學道兄弟二六時中了取教等好還知
是你無尒別心所畫出麼如畫師畫出種種

好醜盡出五陰盡出人天正益時不借他力能盡所盡俱無分別以不了故而起諸見見我見人自生好醜所以道畫師畫地獄醜狀百千般放筆從頭看特地冒毛寒若知是畫出何所怖畏古人明得了一切處現成玄沙大師伐木次遇虎跳出侍者曰虎和尚沙吒

曰是你虎又有僧禮拜次沙云因我得禮你此個方便深符佛意法眼大師指面前狗子曰盡讓出諸人看時莫就狗子身上明應須將來向自己分上看取始得方解他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識取好久立　師云如今直下信道是也已名不喞溜者況更不能直下信得又堪作什麼也直下信道是何名不喞溜者從前許多時什麼處去來須知已失一橛了也便見從前不了底却成分外之見我觀從上古人有從迷得悟者所有流布皆是從迷得悟法門有悟了知迷者所有流布皆是悟了知迷法門有無迷無悟者所有流布十四多九皆是無迷無悟法門其次來迷外得悟者亦甚多故不足道況不知悟亦不了迷此正是凡夫也從上南泉歸宗諸人方喚作無迷無悟之見如今學者也趂口說無迷無悟又何曾到來不得容易出言蓋為你有疑在我今問你一件事初入母胎時將得什麼物來你來時並無一物秖有個心識又無形無皃及至死時棄此五蘊榻子亦無一物秖有個心識知今行脚入衆中者個是主宰也如今問你受父母氣分精血執受名為我身始於出胎漸漸長成此身皆屬我也且道屬你不屬你若道屬你初入胎時並不將一物來此個

父母精血幾時屬你又秖合長往百年依舊抛却死屍又何曾屬你若言不屬見今一步也少不得罵時解嗔痛時能忍作麼生不屬你得試定省看道是有是無管取分疎不下蓋為疑根不斷道有來初生時漸長至三歲五歲乃至二十時決定不移到四十五十而此身念念遷謝念念無常決定喚作有不得道無來種種運為皆解作得道無且不得昔有一人因行失路宿一空屋中夜有一鬼負一死屍至續有一鬼來云是我屍前鬼云我在彼處將來後鬼强力奪之前鬼曰此中有一客子可證二鬼近前云此屍是誰將來客十五多九子思惟道二鬼皆惡必有一損我我聞臨死不妄語者必生天上遂指前鬼曰是者鬼將來後鬼大怒拔去客子四肢前鬼愧謝曰你為我一言之證今尔肢體不全遂將死屍一一補却頭首心腹又被後鬼所取前鬼復一一以屍補之二鬼遂於地爭食其肉淨盡而去於是客子服前見父母身體已為二鬼所食却觀所易之身復是何物是我耶非我耶有耶無耶於是心大狂亂奔走至一精舍見一比丘具述前事比丘曰此人易可化度已知此身非有也乃為畧說法要遂得道果故等諸人秖說叅擬㨿因緣便喚作佛法此是擬隨何不恁麼疑來叅取會得麼你身不是有不是無有是心有身則未嘗有無是心無身則未嘗無你會得麼更說個心亦不有亦不無畢竟亦是你本有今無本無今有斷常見解久立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十三　　多九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四　　　多十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六

師到禪床前立云山僧立地待你諸人搆去還搆得麼良久遂坐曰看見了也不易作個主宰不見古人喚僧云上坐僧回首古人云擔板漢正當恁麼時如何作個主宰免他喚作擔板漢此事也不易搆喚作業識忙忙不見溈山問仰山盡大地人業識忙忙子如何辨仰山云某有個驗處溈山云作麼生驗時有僧從面前過仰山云上座上座其僧回首仰山曰秖者個便是業識忙忙師云正當恁麼時如何作个主宰免被他道業識忙忙去有般禪僧家強作主宰道待他喚時但莫應他便去應他作什麼你又不是木頭有底不然豎一拳下一咄喚作強作主宰且問你者裏喚時且從你豎拳下咄秖如前廊後架煞飯不到忽然被人問著又如何秖對不可更下一咄豎一拳卻須是實始得此事直是平等不論貴賤你看陳操尚書是個俗官一日與僚屬在樓上見數僧打包過有一官人云數員禪客操云未信在待與勘過僧行到樓前操喚云上座僧皆舉頭操顧謂僚屬云不信道當恁麼時如何作得主宰免被他勘破古人道擔板漢則且置秖如後來人又道者僧喚既回頭因什麼卻成擔板漢又作麼生會佛法到此信知有深遠處須久久淹浸不可強作主宰久立

師云大凡脩行須是離念此个門中最是省力秖要離卻情念明得三界無法方解脩行離此外脩較似辛苦不見古來有一持戒僧一生持戒忽因夜行踏著一物作聲謂是一蝦蟆腹中有子無數驚悔不已忽然睡著夢見數百蝦蟆來問索命其僧深懷怖懼及至天曉觀之乃一老茄耳其僧當下疑情頓息方知道三界無法始解履踐脩行山僧問你諸人秖如夜間踏著時為復是蝦蟆為復是老茄若是蝦蟆天曉看是老茄若是老茄天未曉時又有蝦蟆索命還斷得麼山僧試為諸人斷看蝦蟆情已脫茄解尚猶存要得無茄解日午打黃昏久立

一日衆集師出來大衆前行兩匝長噓一聲云山僧在你諸人肚裏走兩遭了也二還知麼非但今日如此常在你諸人肚裏走多十來走去還知得麼喚作無瞞人之心實是如此山僧盡知得你是好是惡所以道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良遂坐主是个解義阿師卻明得者个事不見一日去見麻谷谷見來不管他自將鋤入菜園裏良遂亦隨後去谷亦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他於是定省精神忽然明得便道和尚莫瞞良遂好你諸人如今還得恁麼也無也不易搆更有百丈會下古靈和尚得法歸來接他受業師非但古人今人亦有不見四五十年前有茶陵郁和尚作山主時因靈山化士到言話問為舉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惡由是每日參詳至於喫粥喫飯時未嘗離念一日因赴外請騎驢子過橋橋損陷驢子腳倒不覺口中云噁忽然大悟乃有悟道頌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諸塵封裏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朶朶者个便是樣子恁作實頭參學今時人但恁麼學取若信言語解會要明者个事明不得也將合頭語合者个事合不得也須知有省悟之由若真實參學但恁麼看擬現定會些子言句便休也在諸人彼此行腳決擇生死大事不可擬現定便休去也須是與他古人相似自討个省發處三始有真實參學分久立多十

師云本有之性因什麼不會佛法無多子秖要省徑也不教減除妄想追探身心閉目合眼便道是此事不如斯也須看現定是何道理為什麼卻迷去恁麼最是親切秖如老僧未說向你諸人未曾聽時還有往來底分麼正當恁麼時切

忌強作道理上至諸佛下至一切捴皆如是所以聖與凡等邪與正等生死與涅槃等且問諸人過去毘婆尸佛迦葉佛古今三世是什麼人分上事十方有漏剎土是什麼人分上事山僧道捴是你三十年後悟去始知龍門老僧說来切不得道是若恁麼此名外道見解久立

師云如今被人問著道不得過在什麼處蓋為於無色處見色無穀處聞穀無道理處強作道理無主宰中強作主宰者裏消遣不下喚作翳眼猶存空花亂墜何故秪為心存在便道不得佛法無多子秪要平白地道得一句子便了且道作麼生是平白地一句子昔有人問山僧秪向伊道兩句了也還會麼古人道佛祖言外邊事一一分明說了也秪是到者裏多是錯亂昏醉不省此若不見便是立地瞌睡漢子也諸人常在光明中開眼見了而不知教山僧怎生柰何久立

師云恁麼與你東舉西舉便道與你說禪說轉脚時便作世諦流布將去你但念念在其中便有省發底分看来多秪在眼耳見聞覺觸處蹉過了須是不離分別心識取無分別心不離見聞識取無見聞底不是長連床上閉目合眼喚作無見須是即見處便有無見所以道居見聞之境而見聞不到告思議之地而思議不及久立

師云諸人上来要个什麼事須是當人自作活計莫聽他人說古人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你諸人須是解自作活計始得你道作个什麼活計但莫別求如今人多愛動脚動手者個不解作活計了也喚作抛家散宅漂流去分明不會秪管尋討學些子知解記些子言句此喚作運糞入到者裏須是行李正當日久月深淹浸得熟便會去古人道一切處是你東去也是你西去也是你是阿誰若云某甲者个是情識須是透得過始得昔日天親問無著兄往內院見彌勒說什麼法著云說者个法且道者个是什麼法須是揀得出始得不要認著者个多是被者个一句子瞞住了也所以說病為法是故名為可怜愍者久立

師云莫謂如今說底是未是在若有個是便有个不是所以道一切言句皆不與此事相應直須相應去此事不在別人還得相契也未且契契阿誰若道契於古人古人已往若道契他善知識善知識與你無交涉所以諸聖慈悲告報教契自心源且道那箇是自契底心源若有心可契決然契不得須是以無心之心則契矣久立

師云十二時中須有个契合處始得你豈不見靈雲一見桃花便契合此事香嚴擊竹便乃息心古人道若不契合此事則山河大地瞞你也燈籠露柱欺你也如今四生六道浩浩地秪為此事不明奉勸諸兄弟且先去却廢緣你十二時中思衣念食種種雜慮如燈焰相似未有一時停歇但除廢緣所有微細自然淨盡日久歲深自然會去也不著叅喚作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所以西来妙旨意在自明龍門長老也無禪與人叅也無法與你商量秪要諸人自契叅學門中唯以忘緣息慮為要者个是從上宗旨祖不云乎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若秪一喝一拍有什麼了期久立

師云弘道而心常淡泊順事而意識不馳但頤道富身貧情疎德厚山僧者裏日日恁麼時時恁麼且道恁麼是什麼離却分別心識意度言句外道將一句来此事無你解會處如今但是心慮覺觀者皆有个解會得及乎返窮已眼返思思慮之心為什麼人到者裏不知使說道從本已来非青黃赤白無和無狀我說向你道此喚作言語不是你本心本心如何思量已眼如何得見正當返觀時亦無能見之者有人去者裏一口吞盡慧眼皆開頓達本鄉也今時人若為到無見無閒處現定万法豆然見人見屋樓植万象如湯沸

沸未有一時停住秖如作嬰兒時也聞敎也見色秖是不解分別纔曉事來便采聽分別自那時前後分披了也到者裏要人甦理不妨難爲他得道人行時不見行坐時不見坐所以如來道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響等作麼生說如盲如響聞敎時無敎可聞見色時無色可見所見所聞皆如響等又如夢時見種種境界覺來還有許多般也無若有秖上秖是披與枕子若道無許多般又心中歷歷地記得說得如今白日所見所聞亦復如是所以道眼見耳聞底事經論可學唯有靈臺作麼生學久立

師云釋迦老子在什麼處自云作麼作麼復云達磨大師在什麼處自云秖在作麼生說秖在夜道理也不妨難明若於斯明得始知正法常住禪僧家多分秖道那舉處便是你若身壞命盡時若病說不得時又作麼生須是證入始得不見僧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莫是作麼便是諸聖麼你諸人若不將言語會便落他敎響流布纔饒不墮他敎響言句便落他無言無說處此事實無你意解卜度若存一絲毫便成趣向於己踈也饒你將玄機妙義去合他決定合不着若拈不思量亦不可須是親證始得明見無疑矣久立

師云今時人叅學錯學不出二種病一是五蘊窟宅無言無說無形無段滯然不動處便道任他佛祖出來我也秖恁麼此是一病次認能言能語能聞運用施為行住坐臥者此亦是一病你還知道動是苦本風力所持麼若有人能離此二病解去體究者此人須有個省發時節若不如是亦無整頓處又有二種善知識爲兩般學人方便苦口有一般學人自作道理自吐个消息進前退後竪拳合掌以爲禪道善知識見他恁麼便苦口向伊道你錯會了也你無事硬認著作麼此是一種善知識又有一般學者云某甲不會不知未審如何某甲並無個契入處是故善知識見伊恁麼了便向伊道你無事用求會求入作麼此亦是一種善知識前後兩般學者若聞善知識恁麼道善能回光體究必然明得若秖管道不會是自生退屈任是一千年也秖恁麼卒在其中更道不會求契合有什麼了日要會麼須是不立限量直下揣取始得久立

師云今夜與你諸人說個譬喻恰似諸人有个眼能照見一切長短方圓等象爲什麼却不自見但識取長短方圓等象若要見眼則不可你心亦如是其光照曜通徹十方包容万有為什麼却不自知要會麼但識取照曜等事若見心則不可也古人道刀不自割指不自觸心不自知眼不自見則真實矣久立

師云諸人許多時在此山地還見一人真善知識麼不可空立去也山僧秖喚作假長老先聖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佛是西天老比丘不勞仁者分別取相何者是釋迦老人阿那个是達磨大師祖師未來此時還有佛法麼作麼道無得若道無秖成自瞞在少林面壁時還有許多言敎公案麼恁麼覷得破多少省徑你不上來時山僧亦不見你上座亦不見山僧你不見我我不見你如何辨明若明得後有何事佛未出世時也恁麼佛出世後也恁麼佛滅度後也恁麼若到恁麼田地實無一星事你諸人行住坐臥飢食渴飲怎生說個無事除非見到底人方解如是昔大迦葉在靈山會上禮佛見彼大衆儼然便有个見處道今此諸大衆如本未曾有你道此意如何諸人適來在下頭不見有許多人及乎上來分明見有許多人怎生說个如本未曾有老宿問僧近離什麼處云城中宿云如今在什麼處云山中宿云我有一問問你若道得即住若道不得即去上座離城中城中少上座上座到山中山中剩上座城中若無上座則心法不周

山中剎上座則心外有法傳無語誹人苟能於此無許得所謂不落斷常二見六根怡然行住寂然一念不生万緣俱息如忽不然隨有隨無蕩斷落常磨如捨父逃走到者裏肯是不教你費一絲毫力便恁麼會取你若要和合者事教無縫罅時早已離披了也山僧住日思惟此事將謂三生兩生始可得悟去從來秖聞什麼人打發什麼人有見處便覺今人也解悟得時寒省緣辨道明究已躬此是大事久立　師云若有人問你作麼生道還道得麼你等思量管帶道得一句子來有什麼用處三更半夜作麼生道天明起來作麼生道前廊後架作麼生道還道得麼須是眼明始得久立師云適來侍者報道雨不住若衆時恐大衆不聞知今雨住諸人還聞麼山僧道雨不住時最親切何故卻為諸人無來聽底心秖如諸方示人道雨敎為你說法了也還端的也無山僧即不然雨殺是你說法了也還會得麼直下明得更有什麼一絲毫頭子也今時行脚人須得將一句子契他善知識恁麼自若自屈作什麼我更問你契那个善知識若要契他善知識意但識取你心我更問你那个是你心作麼生識向者裏強會不得須是一回省發乃可古人不得

巳向無言詮處假立言詮無方便中巧施方便玄沙一日入山逢虎侍者報云和尚虎玄沙云是你虎現今山河相對刹土縱橫分別思惟千差万別怎生說个是你底道理者裏若不了一切處礙塞殺人秖為諸人麼刲循麼為物所轉你試指出那個是物何者是你所以有僧問玄沙學人作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云聞沙云從者裏入今時人不明了秖管道心性周徧更是誰聞如此言論有何交涉直須是通身赤條條地不掛寸絲始得且問諸人還著衣來麼良久云得恁麼不識羞恥久立　師云幾作道理便難會去須是不作道理始得有般聞恁麼說了便道我都無言說亦無道理卻不知正是道理了也如今與你斷約一件事以明見自心為極則此一句便是龍門山裏佛法也古人道心不自知心不自見諸人作麼生明見去自心也難見從上諸聖皆是明見自心底人先師便是明見自心底人秖如先師會中有多少方來兄弟能有幾人明見自心極是少也心不見心須是不見是心始得此乃離念境界如今若與諸人說便道貶剝諸方若不說此事亦難明曉有般宗師向人道癡漢者一段事你因何不會先將自心做

个窠臼然後將心去取證喚作釘樁了達橛走便恁麼流傳去便恁麼承當去敲床竪拂用將去喚作將心用心又有般宗師向人道莫作計較道理開口便沒交涉了與他不相應也去空劫已前認取都無言說一似坐个氣毬相似有甚安樂處又似蝦蟆努氣相似你作恁麼見解而前一似黑霧罩定了也山僧至誠相勸不是妄說不是作道理籠罩人不肯人壓良人山僧都無如是道理若或你秖麼認將去也由你六道我也如此見得也由你若道攛我見處捻得也由你若道甚心下未穩在也由你須是不自欺始得世間多少宗師說禪說道為自欺不自欺為欺人不欺人須是子細山僧昔日在先師會裏受虛州化士行至㪷斗寺前值泥雨忽然滑倒心中煩惱自言我行脚禪又參不得自早至今飯又未喫更恁麼受辛苦聞有兩人相罵道你猶自煩惱在山僧聞得忽然歡喜卻尋不煩惱處不得蓋為打疑情不破從來四五年方知得如今兄弟須是如此用心照顧始得今夏舉無情說法因緣秖是錯會者多你見無情便說無情若見有情便喚作有情你參禪人不明無情說法如何了得行脚事做善知識不會無情說法如何接物利生相勸諸

人子細窮究令悟去如來有領覽處且緩緩
叅取不要忙久立　師云先師常說个譬喻
如外國有二人來大朝探事物入界時兩人
商量了各自分首一人東去一人西去從一
州至一州從一縣至一縣行來行去忽然到
東京城裏兩人在朝門前相撞著因者个覷
那個那個覷者个並無言從前許多商量本
國中事歷歷地分明挨有便過無人知得奇
怪諸人且道恁麼撞著時如何恰似禪和家
做功夫相似今日體得些个明日究得些个
窮來窮去一日現前全似朝門撞著一般喚
作打發須得恁麼一回始得方謂之行脚事
辦又如失鄉多年或鬧市中逢見老爺相似
便乃識得無疑亦不須問人是爺不是爺兄
弟但恁麼管帶莫為等閑時不待人祖師道
光陰莫虛度各自宜努力久立　師云古
人道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鍾聲今時學者那
裏得到者般田地有時入室見兄弟下一轉
十二
多十
語及乎更與一撥便秖管主張道適來已秖
對了也不可別有也多少分明恁麼做功夫
有甚巴鼻癡漢豈不見先聖道言言見諦句
句解宗你未會了秖管胡乱主張今後入室
不要如此作可道不會却受整理久立
師云稱禪客須是信人說話始得若不信了

教人千說万說亦無用處呵呵不信了秖管
聽人說爭名禪客夫禪客者風塵草動時悉
皆曉會眹兆未生未落思量意路未動時便
識取方名禪客何故者般事用敵生死也須
是个不爭多底漢始得不見雲岩參百丈二
十年不明此事道吾為他直得咬斷指頭你
看他古人雖不明亦不憂道我不會心亦不
休亦不馳求言句又如雪峯和尚三到投子
九上洞山在投子時一日捲簾入菴投子見
來便下禪床立峯擬議子便托出峯直得哭
後來到洞山又理會不得乃到德山問從上
諸聖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什麼
峯當下如桶底脫相似及至鼇山尚有疑
在看他古人直以疑團子破也方始休便道
事已了意亦休此个元來觸處周今時兄弟
叅請多是依言起解亂作主宰不然將古人
悟處喚作因緣云那裏看喚作過話有什麼
交涉秖如雪峯三上投子九上洞山豈為言
語兄弟直須退步體究如何退步且不是教
你長連床上閉眼坐硬捺身心如土木相似
百千萬劫也無用處若要退步時你有不會
底語言不了底因緣便頓在面前退步自看
因什麼不會去良久曰僧家道思量也不得
不思量也不得却教人如何看我向你道但

退步看良久又長嘘云好閑殺人好難會秖
你那閑殺人是什麼閑殺人是誰你恁麼退
步來看漸漸惺也一日光明一日漸見廣大
又不得一向去者裏認了便道是了當也便
是柱定殺了也痛甚事須是者些智慧來觀
看古人許你管帶一路若如是休歇退步管
多十
取有个道理此是為都不會無所知者又有
十二
般胡說乱說如何若何底漢你但亦退步看
你那胡說乱說底是什麼但恁麼回光返照
看方是若一向如此做功夫畢竟亦有悟期
若不相信也無可柰何山僧初叅勝和尚教
看如何是佛法大意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又
令看風幡話及至下來叅老和尚乃請問古
人聲色純真老和尚千說萬說秖是理會不
得後來又令看如何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
逐却喜歡蓋為有个撈摸處逐常看云如何
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獨自思量云我道什
麼來我道奇特事又不見有奇特處看三年
不會遂去游浙中逢回來却令看殺父殺母
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雲門道
露者公案一似熱鐵一團在心中七年喚盡
平若衆中久叅方知更與你說晦堂初叅禪
時自桂府來先見雲峯悅和尚三年不會他
說話又叅南禪師二年不會却過去山主院

裏過夏因看傳燈録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
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曉堂遂開悟令時
人秖喚作問荅語蓋用功不子細不曉古人
方便山僧相勸兄弟既在林下各自學道勿
空過時以悟為則久立　　師云親近善友
先聖叮嚀付囑也今時學者須是依佛祖之
多十　十三
言尋師決擇始得若不恁麼何名學者若要
明此事須是起疑參究你若深疑此事便是
般若智現前何故行脚事只要疑情息你若
不起疑争得疑情息不見先師三十五方落
發便在成都聽習惟識百法因聞說菩薩入
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
外道既難既不分能所證却以何為證時無
能對者不鳴鍾鼓返披袈裟後來唐三藏至
彼救此義云智與理冥境與神會時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遂自思惟冷暖則可矣作麼生
是自知底事無不深疑因問講師不知自知
之理如何講師不能對乃云座主要明此理
我却說不到南方有傳佛心宗尊宿却知此
事汝須行脚始得先師便行脚進京師兩浙
凡是尊宿便問此事無不對者也有說底也
有下語底只是疑情不破後来浮渡山見圓
鑑看他陞堂入室所說者盡皆說着心下事
遂住一年令看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之

語一日云子何不早来吾年老矣可往參白
雲端和尚先師到白雲一日上法堂便大悟
如来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果然果然智與理
冥境與神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誠哉是言
也乃有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
嚀問祖翁幾度賣来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
風端和尚觀了點頭諸人此豈不是深疑了
觀近善知識然後明得只如先師行脚參善
知識後来却道問祖翁是如何自賣了却自
買是如何須知無有剩也古人道捴是你又
道我未甞有一句子到你若有一句子到你
堪作什麼諸人要疑情破麼亦須是似先師
一回始得久立　　師云你但看馬大師見
僧下堦乃召云大德僧回首大師云從生至
老只是者漢回頭轉腦作什麼共僧言下領
旨此理如何從生至老只是者漢你道是那
个漢你纔起心要見者漢時便不見者漢者
漢難見千難萬難今時人只道是者个漢更
多十　十四
是阿誰不可別有也一百个中有九十九个
如是會有甚巴鼻若恁麼如何明得從生至
老底事如何便見得只是者漢你若不見者
漢四大五蘊捴未知下落處且如只今說法
聽法是有說聽是無說聽若道你立我坐我
說你聽三家村裏人也解恁麼道焉敢稱禅

客若謂無聽無說又道從生至老只是者漢
所以到此須是求一个了達底人決擇山僧
向前未明得時捴不柰何了便請益先師總
問者時先師只道我不會我不知我不如你
又問禅畢竟是易參難參只向我道你無事
問難問易作麼參禅喚作金屎法未會一似
金會了一似屎山僧甚不肯此語如今思量
了語雖麁其間旨趣不淺此盡是了達之士
發一言半句皆不虛也凡為人時皆不胡乱
指示亦不乱許人令時有諸方知識有時說
得是有時說得無巴鼻此理如何蓋為他亦
未了達有時許人道是有時却道不是若如
此爭明得從生至老只是者漢子細看来今
時人也只是舊時人今時作用也只是舊時
作用千變萬化也只是要你者裏自肯一肯
方始得了當今時人不了當者只是不解決
擇如何是不解決擇處只是将古人言句作
解會將自己来鎚鑽只是如此到弥勒下生
多十　十五
也不會何故向你道回頭轉腦便不是了也
向者裏省力處更不用如何若何直下明取
你諸人先将道理近前用古人言句自纏自
縛一似淨淨潔潔一片地却将一手土撒在
上面相似山僧前日入室垂示道你如今到
者裏不可也似適来相似須有个會處始得

有者道遮来也只恁麽如今也只恁麽你先走入情識裏了争恠得你古人多少慈悲向你道行是佛行坐是佛坐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聲皆是佛聲你錯會了便道一切聲真个是佛聲一切色真个是佛色既不許如此會却如何即是向你道總涉眹兆時早支離了也欲將智照顯他時早昏暗了也如今但莫取我口各自由你做功夫看古人因緣亦得静坐亦得一切處觀察亦得皆是你做功夫處一切處是你證入處但一處精尋日来月往須被你打發去不見古靈和尚行脚歸其師問云汝離吾行脚得何事業曰某見百丈得个安樂處遂舉百丈頌云靈光獨耀迥脱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省悟又雪峯和尚見風吹牟葉動遂指似僧僧云某甲甚生怕怖峯咄云是你屋裏事怕作什麽其僧亦有省既一時是你屋裏事為什麽却不合盖為你隨處流浪不常在家但如今對善知識時莫教忘却喚作順理而行就已知歸復云從生至老只是者漢回頭轉腦作什麽各自看取久立

師云如今明得了向前明不得底在什麽處如今明不得到發時明得去只恁麽翻覆體究也須會去所以道向前迷底便是即今悟底即今悟底便是向前迷底若言從前迷即今悟也又言明来暗謝智起惑忘恁麽還得麽那裏得如此則有暗可滅有惑可除不見古人道不改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你禪和家道有什麽難迷也只是者漢悟也只是者漢不可別有及

多十

手問著他那个是者漢便去不得不然胡說

十六

盖緣未曾諦當諸入此是諸人入骨髓底病謬底漢便認著一生休非但一生千生萬生亦秖休去若是靈利底他須解體究那个是者漢直求入路處師乃喚一聲今時佛法淡泊衆中也難得人諸人既在龍門學道不可空過十二時管帶攝取觀見諸人也似不争多你不見臨際和尚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際下禪床把住曰道道僧擬議際便拓開又道汝眼放光照破山河也古人多少慈悲如今人不以為事須是尋人决擇你不見嵓頭雪峯欽山去見臨際路上進定上座頭問什麽處来定云臨際来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和尚已遷化也頭云某等特去礼拜又值和尚遷化不知和尚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定遂舉臨際上堂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際下禪床擒住云道道僧擬議際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麽乾屎橛便歸方丈嵓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定便擒住云且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

多十

欽山直得面青面黑嵓頭雪峯同勸云者新

十七

戒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者兩个老漢撻殺者尿林子你看他道非無位真人定何故不肯今時學者那裏到者般田地只管認个五蘊身田強作主宰不能放下我今舉幾則語教諸人看雪峯參投子問者裏還有人參麽子擲下鋤頭峯云恁麽則當處掘也子云不快漆桶他道當處掘尚做漆桶又有南際長老見靈峯語論無不相契峯令見玄沙沙問古人道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麽生會際云須知有不求知者沙云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麽你道此理如何又先師在海會端和尚會中時端和尚舉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光向什麽處去會中有頭角兄弟下語皆不契端和尚云須是道者子始得先師時作街坊却從外歸端和尚舉前話問之先師近前問訊云也不争多端和尚撫掌大笑人皆謂摩將他教做化主什麽說話

山僧此中只要學道如要學道十二時中須是先去却無明人我何故人我乃庸人之事先師一生無人我山僧在他身畔作侍者見多少不曾有一念煩惱曾說舊時有个上座在海會做知客先師因選一个長老住四面乃卒知客相送不知如何若上座便劈面唾先師你是甚人却教我送他惡言不止先師遂休捴無人知得後來仍來太平先師請伊作知藏又做首座復自求作監院亦從之及先師住海會乃舉住太平知州不肯又惡罵謂不主張他先師方出言道者漢兩度罵我也以此見伊無人我今人纔有些言語便要理會如此作麼生學道有時見初機兄弟入室秖是爭山僧覰他了也不柰何一似村裏人把匾檐共上將軍鬪我者裏七事隨身手中是關羽八十觔刀他便把匾檐劈頭打一棒見人不動又連打數下去我不是怕他蓋不是對手呵呵勸諸人不要麁心日夜行持做个向上人縱然不悟亦是高上之士切須用心久立　師云你縛認著道是便被縛脚縛手更動轉不得也則被你一認認了縱有千般亦不是也你若不認著却有个救處譬如造得一隻船上面一一裝載了要千里外至乎寶所纔動手你先自釘下椿繫却船了却用力摇櫓你摇到弥勒下生也只在岸邊你見船東撒西撒將謂是轉動又何曾離得一步來又似磨茶漢子從早至夜團欒旋轉極是好笑若眼目不分明底見你認著向你道是也被明眼人覰見點檢出來多少露拴索如今多分秖用个如今底道捴離如今不得秖被恁麼地釘下椿橛學不得旨趣一時把來錯會了做个主宰不知佛法不恁麼會不見麻谷持錫見章敬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見南泉亦如前泉曰不是不是谷曰章敬道是和尚何得道不是泉曰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谷方省過你諸人看幾錯會一生爭得不就人決擇山僧初行脚時見先師偈句便信道此人似古聖說底事必有實證處便十年間叅和先師頌道學道先須得旨歸聞聲見色不思議若憑言語論高下一似從前未悟時又曰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閑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我後生時雖造道未得心中知此非常句也秖如聞聲見色皆可思議又何緣得不思議及乎論个證處却云一似未悟時未悟時皆可思議如何見个證處此人得無所得至究竟地方解如此我後來十年外始領他事大凡行脚學道叅尋莫擬坐就人決擇此法難了喫作隔宿不問道若得了便別也昨日也喫粥喫飯今日也喫粥喫飯豈昔人耶別也不同也趙州向人道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州曰洗鉢盂去便是別也吾豈常人也你道何處是別處久立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五　　多十一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七

師云山僧教人識取自己師僧家聞得了却云初機學人看底事有甚難會你且緩緩且子細你用何者名自己秖如古德對自己語云遊山翫水你道我會也更是阿誰又對自己云是你自己你道我也會得是我自己且如對伊道山河大地又道喫飯時飯是你自己又怎生會又却去不得古德云盡大地是你自己又且如何消遣每常見人錯會了舉轉古人事問伊秖如鏡清問玄沙曰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个入路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者裏入清從是得旨我問你聞時聞个什麼个个對曰聞水聲如此見解堪作何用據他所見聞處歷歷地一時領得離此聞外無聲可得盡從我者裏顯現者个是業識有底對云不是水聲是聞自己山僧向道自己了如何聞自己所謂認心認性佛法是个省力易會法門人自辛苦古人見不柰何了向人道你試一念靜思看好言語後人不明古人意了去那裏閉眉合眼捺伏身心堆堆地坐了等悟好癡好癡久立

師云不見祖師道風鳴耶鈴鳴耶便好休歇也更煩他道非風鈴鳴乃心鳴耳你更討什麼叅請也及至此土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祖師恁麼印證因何不會秖為个能所所以道因能立所所旣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今時人言決擇且如何決擇莫是道者个是入門底語者个是初機語那个是久叅語麼拕不如是元來一時放下正是決擇於一切時無異緣自早辰起披衣洗面歸寮等事你喚作雜想也秖要你見色時無能見所見那裏不是聞聲時無能聞所聞心裏思量時無能思所思佛法最易最省力自是你費力自作艱難若易處不見且究理而坐既來龍門叅禪莫將來比諸處妄想卜度但退步看須會去然有般凡弟受整理有不受整理有愚者有智者有可救有不可救且如不受整理者硬將生死業識來用將粥飯氣來用問着則瞠眼進前退後舉坐具在髑髏裏皮袋裏昏昏地認个識情此不可救你但放下了退步來看方會又有般上座道我都不作道理都無計較不着聲色不依染淨聖凡迷悟一道清虛大光明中都無是事此又被智光盖却着在智邊亦不可救有此兩般病前病猶淺後病更深你但肯枯放一邊退步看亦自然會去此事甚是省力古人道甚是省要又道費力作麼有時見師僧來此間費力吃許多辛苦作什麼須要求些言語向皮袋裏有甚交涉然有一真實方便極好若非久叅者不會疑着如玄沙一日欲說法大衆立久都不說一言遂兩兩三三散去沙云你看今日真實為他也無一人據得待我開兩片皮一時近前來也你來龍門討方便討法門討安樂龍門也無方便與人也無一法與人也無安樂法與人何故若有方便却成埋没上座籠罩上座趙州道你但究理而坐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亦則要成一片去豈不見二祖大師隨處說法聞者皆得正念不立文字不論修證因果時有禪師聞之遣高弟潛听說法不回禪師大怒因大會次親語云我費許多力挑撥你你因何得恁麼辜負耶彼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者个是叅學樣子也後人問雪峯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峯云迷逢達磨僧云我眼何在峯云不從師得須是恁麼始得古云道當合人人自逐物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物且如何特又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古人道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但退步絕機照子細看忽然覷著怎生柰你何久立　師云無迷無悟到得

恁麼田地方安樂最省力秖是个無迷無悟底人十二時中有何法迷却上座應須裏私自家裁斷看三界二十五有迷心故有如今如何得無去既無未得迷情決然不柰何須證取無迷無悟事方得瀟落行脚人喚作袈裟下事事若未了禍事也此是大苦馬鳴祖師說个三細六麁動即有苦如何得不動去不是說一句兩句便當得譚玄譚妙說義說理坐禪入定當得自家無事獨自思量看平生所作所為他人不知你自返照是合道理不合道理到者裏自瞞不得也好時好日不趂取究令徹去先師出世時道此大寶花王座每日與諸人同起同坐自是諸人當面諱却也好言語又道十餘年海上雲遊覓个寬憤不曾遭遇及到龍舒果見其人方契憤憤之心好言語恁麼說話少有人說得山僧行脚三十有餘年也老僧得道時諸人未生在後生家信取恁麼說底事逐日退省看教徹去久立

師云禪門名迦葉大寂定門不動一絲子無所不通不動一毛頭無所不達非是秖恁麼不動便休去諸人十二時中但不起心動念了一時會得通達一切名迦葉門下人方入得大寂定且何法為緣為礙雖許人參究許人學秖是不許人起心動念會若逢緣遇境或一言半句纔念動心起作解俱在散位也明上座大庾嶺上不思善惡了方見得便道某甲雖在黃梅實不知得佛言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南泉云不是佛不是物正是你今人管帶處但恁麼學如秀才及第一回從此是官人心要一回了是佛方無疑各自將為事莫趂閑過久立多十

四　師云諸人分上各有一段事回頭方識得須是解回頭且如何回頭不尋尋尋不尋者个便是人難措入處也不尋如何尋尋如何不尋若但尋何異尋聲逐色若一向不尋又何異土木瓦石須是尋而不尋不尋而尋若入得也始和會得尋與不尋所以道不尋不尋法身圓寂尋尋應用不差尋不尋不尋尋境智冥會体用一如故得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從是開明學道人解恁麼回頭尋究始得豈不見僧問仰山和尚別有何徑截頭乞指示山云別有別無轉令汝昏昧汝是甚處人云幽州人山云汝還思彼中不云常思山云所思者樓臺殿閣市井人煙有許多般你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麼云無許多般山云據汝見處秖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大衆者僧道所思有許多般思底無許多般見解有偏致令仰山道秖得一玄道眼不正若據山僧所思樓臺殿閣有許多般便是無許多般思底無許多般便是有許多般可驗現今目前有許多般便是無許多般無許多般便是有許多般亦如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見無量世界微塵數諸佛仙人放手宛然依舊好大衆放下手了宛然依舊且作麼生會會取好久立多十一

五　師云先聖道法法本來法好雲門拈拄杖云不是本來法良久曰若如是則三毒四倒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不是本來法何不恁麼會取多少省力佛法是个最省力底事何嘗不現前自是你不會又向你道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秖為馳求不息了一切處皆是馳求思惟道理也是馳求看古人公案也是馳求看禪冊子也是馳求假饒靜坐念念不住亦是馳求要會麼則你那馳求便是不馳求个中拯難信入難做功夫不安樂者蓋為你等不沉則掉所以道不會去如今如何得不沉不掉則你那一念起是生滅流轉為是業識耶為是不動耶恁麼斷發看來便有此子道理久立

師云同牀共被夢各不同先聖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且如生死一法中入得生死而不被生死縛者在生死被生死縛者同共一法中一人縛一人脫豈不是夢各

不同你尋常生死作一邊無生死作一邊思量作一邊不思量作一邊有言說作一邊無言說作一邊山僧此中也無衲僧事及向上事秖論出生死事不秖恁麼說一句了休須是即生死中見無生死事豈不見永嘉大師見六祖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云何不体取無生了無速乎嘉云体即無生了本無速又如曹山辭洞山洞山云什麼處去曹山云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云去亦不變異豈不是了得底人你思量為一邊不思量為一邊於言說外做个無言說縱饒你會得个無言說處分明絕有言說便碍着你也終日行住坐卧不曾行往坐卧何不恁麼叅究有時師僧來此下一句拍一拍那裏當得見解不出二邊你須是去思量看我分明在生死中如何得無生死去莫道便是也我本來無生死不由你說者一句子便了有底聞人說無生死便道是也本來無生死若恁麼作解便難會也既不許人作道理起會解又不許人說却如何作功夫你不見古人道我秖把你將來底示你个入處珎重　師云看見今時叢林中兄弟似摠不說此事相似秖如天下到處叢林知識說禪說道入室陞堂無不是說此事何故道不曾

說着說則說也則是說不着不惟說不着亦不解覷不解恁麼作功夫秖管道正令全提十方坐断佛來也打魔來也打一向說禪元來緊要處不曾說着山僧者裏所說者是諸方掉下不要者等閑地糞掃堆頭拈將來問人又却道不得秖如今早入室問道明得底人見香臺時是香臺不是香臺若道是香臺與尋常人一般若不是香臺香臺却分付與誰輕輕將來問着便七花八裂蓋緣尋常摠去閑處做功夫我且問你不說入衆來未行脚未入衆時見香臺時喚作什麼曰喚作香臺又曰大家喚作香臺何不思量因什麼喚作香臺禪須是恁麼叅要明你無始時來事修山主道不見本來法障礙是從來若人有障礙顛倒幾千回先師道如人睡着將一點糞着在鼻端上初不覺知及至起來或聞臭氣嗅褊衫謂是褊衫臭遂脫却褊衫拈得物來一切皆臭不知道臭在他鼻上忽有智人向伊道不干別物事剛自不信智人云你但將手向鼻上揩看則是不肯若肯揩一揩方知早較些子遂以水洗去之全無臭氣若嗅一切物元來皆無臭氣叅禪亦然不肯自休歇向己看者下尋會解那下尋會解覔道理做計較皆摠不是若肯回光就己看之無所

不了不見道一根既返源六用皆不行但如此覷却有悟明分久立　師繞坐呵呵笑曰猶自不會良久又曰我恁麼說向你猶自不會若到別處更作麼生會也諸方不是走作你便坐定你我者裏也不走作你亦不坐定你直是省力易會因何却不會秖為你千方万便巧作道理所以難會去佛法是个易會安樂底法雖然易會秖是難入難做功夫若是諸方坐定你便有个做功夫處走作你便有个咬嚼處兄弟家來說道不敢道是則你那不敢道是却如何何不恁麼去看秖恐你向者裏乱會乱有須覔秖要教你不動一念便明得去又有道據我見處千是万是也此正是如焦谷芽如敗種子永不發生你巳道是了也更如何救須是深疑着此事所以道凡夫有返覆又有者會了却說不得縱說得亦不成道理不要草草子細体究山僧與你同叅我若會時你也須會始得你若不會山僧亦不會也不見玄沙指面前一點白問僧見麼僧云見沙云我也見你也見因甚却不會有个同叅禮上座見先師得一年半凡入室秖向伊道上座也分些緇素麼度度去度度如此似恁麼說話如何解會如何做功夫今之時也無恁麼尊宿為人也亦無恁麼上

座叅請也若是別人則煩悶去了一日聞先師上堂云同門出入宿世寃家惕然地心下如落拜鏸相似從前已解如去空中花相似從此見諦須是如此做功夫如此證悟禪須是恁麼叅今夏已一月也殊不見兄弟有覺閙處直須罷省精神若是無人說着無人閙示便難做功夫也旣是遇人便好做功夫須是分緇素始得久立　師云而今行脚兄弟可信道有頓悟底事也諸方亦可說有頓悟底事若無頓悟底事如何却名叢林蓋為從來相傳秖是看古人公案或看一則或兩則略有一知一解若有理會不得處亦尋縫罅鑽研求會旣會得了道此事秖如此也便在叢林中流布將去皆不說着頓悟底事若無頓悟底事則三界二十五有如何消遣疑情如何消落去今早有个師僧來說道見聞不昧一向去認見聞便道是也則是不見那不昧處問他方世界事又不知問根塵下事又不破如何却以凡夫情量便同頓悟底事山僧今日普告大衆但信取有頓悟底事譬如村夫於耕田處拾得一粒金丹服後渾家上昇又似白衣拜相相似教中說你那凡夫情量如似土坯未曾經大火中煆過都用不得須是經大火中煆過始得却似得一向頓悟相似山僧自川中來秖叅一人知道此人說話與古人一般嘗問先師道閑禪門中有悟道杲否先師云是若無悟那裏得你但纔纔地叅山僧便寬心叅究有僧首座見地明白山僧常去詢問秖向山僧道須是自家做活計莫來問我一日舉趙州夾火示僧云不得喚作火是什麼山僧深疑着分明是火如何却不喚作火如是看三年常自思惟爭敢以凡夫情量便同他聖人所證處又聽法華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常得此一念如今兄弟家道便是者个也為你一起解會了便不會也又先師曾到李提刑宅提刑請就書閣中燒香了將傳燈錄白先師某雖俗人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一一望和尚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悟始得若有悟處無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秖那會處亦未是在提刑云吾師說得是又山僧平生事因作知客在火炉上會得自後無有不會底事衆中兄弟須是見頓悟底事始得今時叢林中例皆不說着也久立　師云山僧分上無有不是者若有一絲毫不是處爭敢說向人爭敢指示人山僧分上是時無能是底心又無所是底法所以方敢說向人若約諸人分上明知有不是處所以來就人決擇若已是了更幾時去問人也然而山僧者裏秖指你是處你若不是終不敢道你是等你是也山僧肯你也秖賭是大衆山僧無有不識者或曾見人來或有悟處或無悟處有無會解皆知得伊如世良醫一見便識病或冷或熱可醫不可若一一問候方知此乃庸醫如前日舉法眼指簾子有二僧去捲法眼云一得一失你等事須不得道有什麼得失又道一人會來去捲是得一人不會來去捲是失若恁麼怎生會醫如今明未得蓋為悟心未諦如不識病稱醫者他人會也不識不會也不識有無見處揔辨別不得却如何為人如何說向人須是剋骨究實始得若肯去剋骨究實無有不會者不見古人道你但究理而坐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作尿鉢子僧家有時道是也却到剋骨究實却走作不定如隔牎看馬騎相似忽尓便過直須似三二萬斤鐵相似牽不前推不後方知是實你等纔被人撼着早動也更着力推一下便倒了也須是洞明頓見三百六十骨節八万四千毛竅一時開張內身外器法法皆是本來法無有不是始得而今師僧依倚方能道得若一時去却則無湊泊處又謂空過了諸人無過此時好也旣在其

中定省精神努力究取珎重　師云若論平等無過佛法唯佛法最平等若道我會你不會不是佛法也你會我不會亦不是佛法也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名阿耨菩提山僧見處與諸人齊等諸人見處亦與山僧齊等又古人道諸人知處良遂摠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因何却不知去良由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悲遂見此土土石諸山穢惡充滿須依佛悲始得他聖人說底便是平等法也道卵胎濕化四生九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豈不是平等法古人道涅槃名廣度無餘一味收卵胎濕化空有及沉浮薩埵能降住菩提道自周倏然纖芥在此岸永淹留纔有纖毫不盡便是此岸也又道剎那流入意地便為生死根栽豈可乱有所證妄生解會耶古有尊宿向人道各各有初心在最初發心行脚必為生死故發心或厭苦故發心或為事緣逼迫不獲已發心皆名發心何故令人看初發底心謂你最初發底一念不易持頭來最有力此是你叅底禪也若得現前時秖是此心明淨也中間求訪宗師日夜推究秖是養育此心乃至悟得了便見未發心時亦則不失馬鳴祖師謂之始覺即本覺本覺即不覺本始不二名究竟覺又道初發心時即成正覺謂先證得果頭佛六度萬行成熟之事也所以令你但推究初發底心且山僧見處與諸人一般何不恁麼會去久立

師云明眼漢沒窠臼你尋常攀不及者秖是眼不明眼若明却攀得也所以說道明眼人難得你纔道是恁麼便是窠臼也若是明眼人即不恁麼不見德山示衆道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若不是明眼漢怎生攀得纔攀不得便落意思即成朕兆故德山平生則嵓頭一人攀得所以道須是明眼漢始得久立

師良久告衆曰祖師真實好知音呵呵笑了又云也秖得恁麼說也若明得者親得受用便有履踐處若涉道理涉計較涉言說則不會也亦不親得受用也你在廊下東行西行時寮舍裏洗衣擇服時還見得祖師真實好知音麼良由不見闘着便脚忙手乱病在什麼處病在你尋常秖是思量計較中來不親得受用皆是去長連床上閉目藏睛擘劃思量得盡上窮銀漢下徹黃泉方說得一兩句却到閙處時又不知下落也目前盡是礙人之物輊輥閙着便去不得如今據實理論不要乱說我且問你不與粥飯吃三日時還動得麼定是動不得也纔方吃得些粥飯方能動得若恁麼盡是粥飯氣到者裏便要得人也須是見得非粥飯氣底事始得禪須是恁麼叅如此方名決擇既喫粥飯了須扶持你者事把來叅取恁麼一件事你却摠不知却去閙處用了也說是非管閙事或思量或擘劃可惜許盡把來胡乱用了你不知纔擬心早是後世也剎那流入意地便為生死根栽也又五蘊身存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近日有者一向秖恁坐地初時惺惺地餉間便瞌睡十个九个坐地睡着苦苦不會做功夫那裏硬坐要會不是此理怎生見得丹霞竪起拂子龐居士舉起槌子丹霞擲下拂子居士放下槌子又云昨日公案作麼生丹霞放身卧居士便出去此豈不是真實知音豈容你乱說容你下注脚又嵓頭道夫沙門者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始得那裏是靜坐思量來先師道你睡時睡時叅取喫飯時喫飯時叅取又古人道坐時有坐時道理立時有立時道理豈不見投子問翠微西來密旨可得聞乎翠微竚立顧視投子云未曉玄言乞師再指翠微云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投子便悟諸人不得受用在十二時中蹉過多少好事所以我道祖師真實好知音良久又道祖師之道如青天白日相似為

什麼有人迷路久立　師云你諸人會不得過在何處你都盧是不會根本是不會了更求覓會處古人道莫棄者邊著那邊若如此轉難會也向你道根本是不會何不恁麼看如法眼行脚時地藏問何往去曰行脚去曰還會行脚事麼曰不會曰要知行脚事不會者是法眼從此省悟我問你既不會又如何是得須有入路方知不是強會底事巧會千般你根本不會了堪作何用須著用意究你看不會從何處得來你要知麼你者不會本無來處既無來處此不會却如何及乎明得者不會無去處恁麼地看時你管取須明得秖被你不解做佛法中人一向秖在世間用心未曾片時究此事如何得便會去及乎被人問着胡道乱說不是恁麼事昔日曾聞一人老僧說香林和尚見僧來曰你說得不無你你下堦而三步早不恁麼也莫乱說好你省古人根窮人是如何將為事佛法無虛棄底道理會取會取珎重　師云雲門大師曰汝若實未構且順朱識取叢林中叅學人亦須順理而進不敢望有超過底事大凡今之學人事作一邊理作一邊所以致令身心不得安樂何不且教事常順理去未說無始劫來事秖擬一念入母胎頓變根身器界自是

已來莫不皆是事一報身中種種何常有一法不是事者如今如何消遣此个事得順理去且事有形段理無相狀古人一得其理了事便如理融通去豈不見昔人聞板鳴乃撫掌大笑曰我會也我會也此豈不是順理而學何不且去十二時中恁地觀究做得者般功夫久久成熟自然與理相應祖師道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秖說了便了要得相應始得溈山道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多見不能順朱把來一時顛倒了空理會古人言語公案差別問難節記門庭以爲叅學苦哉苦哉學道不如此後生兄弟更是不知空腹高心十年五歲過却光陰並無所得無明人我客氣殊不念出家事將來如何去各各究取莫久立

為李舍人普說師云實無一法為緣為對若有一絲頭便是一絲頭你諸人如何見得無一法為緣為對底道理若向者裏明得現前何處更有身心可求若實無个證入處都來秖是生死流注如今問諸人你現今種種分別念慮作麼生都無法為緣現前我見你你見我作麼生無法為對道人家須是恁麼歷鑑覆体究始得山僧道佛法便是諸上座諸上座便是佛法是有語路來体解無語路來体解是有可趣向處無可趣向處從上古

佛先徳現前在此盡大地凡夫四生六趣現前在此向者裏直下了得實無一絲毫子豈是取一邊捨一邊豈有一段本來事有一分今將妄想則為馳求取捨至今不得現前既有許多流轉法可厭可棄所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使汝尋師訪道祖師邊事透不過時直下如銀山鐵壁相似且如何是銀山鐵壁元來是自家屋裏事思量來者般事我未會已前如銀山鐵壁如今會了元來我是鐵壁喫鐵壁鐵壁所以道祖師常在世間秖如世間如何了先聖道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須是你自家踏著始得方知道佛祖常時垂手須一一從自己胷中流出自然明得諸聖出世善巧方便秖如諸人每日說底話還有方便善巧麼乃至動轉去來種種施為有善巧方便無善巧方便豈不見洞山叅見雲門門見來便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者一句語如何是會來恁麼說是不會來恁麼說是肯了恁麼道是未肯了恁麼道雲門又問夏在什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山云八月二十五日門云放你三頓棒洞山一夜不安明日上去問訊云昨日蒙和尚放某甲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也山於言下見道

且有過無過合吃棒不合吃棒即且置你道
者僧悟處是如何古人為人作麼生或若者
裏明得自從無始刼來事實無一絲毫為解
礙方從是出生便了他諸聖行履處未能如
此莫道是諸聖行履處十二時中行履處何
嘗分明秖為無始刼來顛倒迷乱六趣何曾
見還猶如蠅子透窻相似不見端師翁有頌
云為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
撞着來時路始覺從前被眼瞞如今既在此
門中不可中塗困躓縱然學道得旨後闍閣
中物踐不下明得此事還被此事留滯不見
道金鎖玄關留不住行於異類且輪迴到得
恁麼田地方可為人師如今去聖時遥人多
懈怠尋常說正法像法末法山僧道法無正
像末佛法常在世間得時便是正法失時便
是像末法諸人決然要辦此事緊要是出生
死然本無生死可得何故三際求之不可及
先佛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
心不可得秖如歷歷分明听法者是誰是過
去耶現在耶未來耶須知是一个無始時來
無知覺者如此看來豈是與一法為緣為對
如今天下禪僧盡道秖是者箇漢是定有者
箇漢是定無者箇漢道撥也是者箇漢豎也
是者箇漢他道六十二見諸外道種盡從佛
法中來所以貧道頌在舒之龍門時常勸人
如此做功夫後到褒山亦不忘此旨非時愛
與兄弟東說西說喚作非時語緊要處却在
當人不見昔日溈山和尚在百丈作典座一
日司馬頭陀問云野狐話作麼生會溈山撼
門扇司馬云是則是太麁生溈山曰佛法說
什麼麁細多十一你道問他野狐話他却撼十六宋門扇且
道緊要在什麼處要會麼盡是金毛師子乍
莫於中路却輪迴久立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五　　多十一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六　　多十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頌古

外道問佛　杲日連天照有無孰云善逝坐
跏趺如今要見當年事邪正猶來在半途
世尊陞座文殊白搥頌曰
法王法令多十二若為酬老倒文殊強出頭負累釋
迦猶可事至今千古鬧啾啾　世尊拈花
迦葉微笑　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花微笑
大乘張幾多業識忙忙者閒着勞生沸似湯
二祖請達磨安心　若有絲毫付與人
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逃逢處八兩元
來是半斤　六祖風旛　非風旛動唯
心動大海波瀾常洶湧魚龍出沒任昇沉生
死聖凡無别共無别共底怎摸𢱢祖佛傍觀
空合掌　國師三喚侍者　老倒江湖
上竿頭事可咍一叩浮子動又是上鈎來
百丈野鴨子　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
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閑皮草十字縱橫一任
穿　百丈歸與同事坐次忽然哭事問曰
憶父母耶丈云無事曰被人罵耶丈云無事
曰哭作什麼丈云問取和尚事往問大師大
師曰你去問取他事回至寮中見百丈呵呵
大笑事曰適來為什麼哭而今為什麼却笑

丈曰適來哭而今笑同事悃然　一回思
想一傷神不覺蹴然笑耕新雲在嶺頭問不
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馬祖陞堂百丈捲
蓆　挂得帆來遇便風須臾千里到家鄉
臨門上岸逢妻子歡喜情懷不可當
百丈再叅馬祖　挂拂還呵耳便聾衲僧
奚若驗宗風金剛腦後抽生鐵華岳三峯倒
卓空　黃蘗一日問百丈曰和尚在大師
處有甚奇特言句乞師不悋丈遂舉再叅馬
祖因緣乃曰我當時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
耳聾黃蘗不覺縮項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
嗣馬祖麼蘗曰不然今因和尚得見馬祖大
機大用要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恐已後
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　家肥生孝子
國霸有諫臣拳頭劈口摀未到無兒孫
百丈開田說大義　開田說大義後人莫
容易百丈揔持門淡而還有味　黃蘗問
百丈從上宗乘苗裔此間如何商量百丈默
然蘗曰教後人如何委悉丈云我將謂你是
箇人便起去蘗後入方丈云某甲得得而來
秖要箇印信足矣丈曰若恁麼他後不得辜
負老僧　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
人現成財本成家者多見飢寒在子孫
百丈一日問黃蘗何處去來蘗曰大雄山下

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蘗便作虎聲丈
便抽斧作斫勢蘗約住便與一掌丈便休至
晚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
好看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大雄山下斑
斑虎觸着傷人誰敢顧親遭一口老婆心何
曾用着腰間斧　百丈問黃蘗甚處來蘗
云開田來丈云辛苦不易蘗云隨衆作務丈
云有勞道用蘗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
田蘗遂钁地數下丈便喝蘗掩耳而去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閑轉面便相揮畢竟水
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覔山歸　黃蘗示衆
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大唐國裏無
禪師不許會今秖許知着肉汗衫如脫了方
知棒喝誑愚癡　黃蘗一日在南泉位中
坐南泉遂問長老是甚年中行道蘗云威音
王佛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孫在蘗遂歸本
位坐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
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幾箇如今眼子青
南泉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
蘗云某甲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是
長老見處麼蘗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置草
鞋錢教什麼人還蘗不對　問答分明是
切磋幾人於此見詼訛少年俱決龍蛇陣老
倒同吟稚子歌　南泉門送黃蘗泉曰如

許大身材戴椰子大笠子蘗云三千大千世
界揔在裏許泉曰王老師吶黃蘗戴笠子便
行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嘗還少
病知分不多愁　百丈問南泉何處來泉
曰江西來丈曰還將得馬師真來麼泉曰秖
這是丈曰背後底吶泉拂袖便出　八面
生風秖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貴身王
老師不作賤今不作貴　南泉坐次一僧
叉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
僧無對　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
南泉眉毛厮磐如相似鼻孔遼天不着穿
洞山謂雲居曰昔南泉問座主講何經論主
云弥勒下生經泉云弥勒幾時下生主云現
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弥勒地下無
弥勒時雲居遂問洞山秖如天上無弥勒地
下無弥勒未審誰與他安名着字洞山直得
禪床震動乃曰膺闍梨　禪床驚震被茶
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出也教
知道赤鬚胡　南泉示衆云馬大師道即
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老僧即不恁麼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趙州
出禮拜歸衆僧問趙州適來禮拜歸衆意作
麼生州云却問取和尚僧上問南泉適來諗
上座意作麼生泉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祖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剗地起談訛道泰不
得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南泉斬猫
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揔生盲
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悲風動地生
晚趙州從外歸泉舉前話問之州脫草鞋戴
頭上而出泉云子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
多十二　四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
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南泉歸宗
麻谷三人去禮忠國師　同氣相求事可
論一回見面一撒情兩行何處開文字一隊
誰家好弟兄　大隋蓋龜　骨裹皮兮
皮裹骨大隋老子無窠窟止士聞之笑未休
中流特地生疑惑　俱胝豎指　老大
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拗折無
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德山參見龍潭
吹紙燭　黃金為骨玉為稜莫把他家此
日尋多少從來悟心匠盡將底事繼威音去
魯祖面壁　池陽何處得捫摸後代
商量苦也無古人剗地成多事敢問如今會
也麼　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上座相見
了也烏石嶺與上座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上
座相見了也　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
物更何堪癡人見了生嫌惡作者相逢淵面
默　米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

也無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米聞
深肯之　悟人千箇道無憂肯信遭他第
二頭寂寞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於僧堂前作舞
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長連床上
狐屎尿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
多十二　五
月明照見夜行人　玄沙三種病人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
子走來樹上懸身　破竈墮和尚居嵩嶽
山塢有一廟甚靈廟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
不歇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者入廟以
拄杖敲竈數下云汝本塼瓦泥土合成靈從
何來聖從何起又敲數下竈乃墮破墮落師
云破也墮也須臾有一青衣峩冠忽然設拜
師前師曰是什麼人神云我本廟神久受業
報今日蒙和尚說無生法忍遂得生天特來
禮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
而沒　禍福威嚴不自靈殘盃冷炙享何
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大衆遂曰如某等久在和尚左右不蒙示誨
適來竈神說何法便得解脫師曰我也別無
道理秪向伊道元是一堆泥土合成靈從何
來聖從何起你等諸人何不禮拜衆遂作禮
師云破也墮也大衆一時悟入　春寒料

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伍頭侍者
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性命　趙州勘婆
趙州言勘破笑殺老禪和院主眉鬚落南泉
打粥鍋趙州勘破却成罪過大地衆生千箇
萬箇　百丈野狐　醉眠醒卧不歸家
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
舊宿蘆花　黃蘗問百丈古人錯荅一轉
話墮在野狐身今人轉轉不錯時如何丈曰
近前來向汝道蘗近前打師一掌丈呵呵大
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一問當
機絕異同定乾坤箭驗勳功轟轟一掌肱腮
下笑殺雄山者老翁　司馬頭陀問溈山
百丈野狐話你作麼生會溈山以手撼門扇
三下司馬云太麁生溈山云佛法說甚麁細
春至是花開朱類安在哉可怜園裏色
不入鏡中來　靈雲見桃花　春來依
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人莫
問令余特地笑嘻嘻　臨濟參黃蘗首座
多十二　六
令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問三度被
打　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
瞎驢死後蒿枝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雲門三頓棒　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
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
涯　雲門胡餅　雲門荅餬餅言前句

後領驢鞍爺下頷到了終不省塞却你咽喉
把將餬餅來速道速道　劉寳國王自將
餬至師子尊者處問師得蘊空否尊者云已
得王云既得蘊空可施我頭尊者云身非
我有豈況於頭王即斬之白乳高數丈王臂
遂落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
人一聲殘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仰山插鍬　數目分明衆即難衲僧無不
膽毛寒須知更有壺中路但向須弥頂外看
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　萬象之中
獨露身一回相見一回嗔東西南北吾皇化
又向江頭苦問津　雪峯鼇山成道
鼇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不圓賴有玄
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　子胡狗
老大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大兒戲奪牌揮
客如到來鉛刀爭及吹毛利　鳥窠吹布
毛　欲求佛法徃南方老大宗師為衆撥
山花滿地雖狼藉一陣風來一陣香
多十二　七
玄沙虎　宗師方便太慈悲是汝之言寄
古錐萬里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
五洩參石頭　在途在舍若為酬莫把先
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者未免半邊無髑
髏　藥山一句子　犢牛生子頗相諳
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處大家普

請一時參　趙州喫茶　趙州一椀茶
驗盡當行家一期雖似好爭免事如麻
盤山臨入滅垂示云還有人貌得吾真麼衆
人競寫呈師師皆不納時普化出衆云某甲
貌得山云何不呈似老僧看普化乃打筋斗
而出　師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
人彼中莫覓絲頭意白鼻崐崙賀新正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
者起凡情凡人而乃聖倒用與橫拈扶邪及
顯正春雨春風竹户涼落花啼鳥千峯靜
艮遂參見麻谷　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
門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己暖煙斜日又
黃昏　黃龍三關　佛手驢脚生緣黃
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亦未相許
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晦堂拳頭
着眼看來寧免瞎全身何用佩金魚黃
龍意氣雄豪甚秪為他家不識書　五祖
老和尚凡見僧來便云屈屈僧云屈作什麼
師云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盡力不柰何
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繡文難以論嘉藻
又每見僧來展手問云何故喚作手
何故喚作手衲僧難開口擬議自顢頇可怜
大蒙斗　又每遇僧請益秖云無這閑工
夫　彼此　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鈎錐

雖然不瞎衆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搥
室中垂示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
若知得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人底道
理　師云上座未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
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秖是一人上座為
多十二　八
什麼成有成無　師云正恁麼時作麼生
辨　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
師云真佛住在何處　師云盡十方世界
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後是何人　師云古
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知
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
師云昨夜山前虎咬大蟲　師云無目仙
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麼辨貴賤
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顧
謂衆曰不是不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
舉魯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
甚人會得　師云離却三界還見香臺麼
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說法難聞秖如無
情說法什麼人得聞　師云潙山接仰山
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　師云
有人問你隨問便荅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
師云芥子納須弥且問你諸人即今在芥子
外芥子內若道在芥子外如何納得須弥若

道在芥子内許多大身材如何却在林子内
師云隔宿不問道本朝事作麼生　師云山
僧問你諸人尋常一件事諸人舊時曾到處
忽然思量着一一在目前為將眼見耶將心
見耶若道將眼見諸人思量舊時到處如何
是眼見若道是心見心豈有見也現今目前
多十二
燈籠露柱是心見耶是眼見耶世尊道從本
九
已來非心非眼且道是个什麼　舉古人
道一堆火兩人坐我是你你是我師云你自
是你向火我自是我向火為什麼却道我是
你你是我　師云無舌人解說說則說了
也師却吐舌云争柰者一片子何　師云
明來暗謝智起惑亡正當明時暗向什麼處
去祖師道秖者明便是暗明暗親體不可得
師云黑地裏行時為什麼脚高脚低
師云古人道世間法便是出世間法露柱是
世間法如何明得知是出世間法去
師云一切衆生眼見耳聞先聖去者裏有个
指示人處道即此見聞非見聞師云諸人正
當見聞時作麼生見得非見聞　師云忽
然被人稱名道姓喚你一聲時你去者裏還
入得麼　師云山僧與諸人揔在者裏其
間有了者不了者作麼生辨得者个是了者
這个是不了者作麼生辨　師云諸人還

會古人說底話麼那个是古人作麼生是說
底話若不恁麼明得祖教佛教俱為剩語作
麼生是古人說底話　師云十二時中作
麼生是你相應底句　師云不是山僧瞞
你却是你瞞我作麼生是你瞞我處
師云中夜閒忽然會得去今朝起來所見所
聞別也作麼生是別處　師云此事易見
難曉你等諸人還見狗子麼見生客則吠見
熟客則搖尾且道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
吠則咬人搖尾則求食若道二來生也是客
熟也是客所以道易見難曉須是向不一不
二處會取山僧不誑謼你子細撿點看
師云山僧齋時見个蝲蝲子在聖僧鼻孔裏
出來入去得大無畏你諸人十二時中出來
入去在什麼處　師云古來有个禪客依
栖一人尊宿每日上去問訊纔見來便道且
去未在如是數年忽一日省得便上去宿纔
見來便云恁是也師云作麼生見得便知道
多十二
是也　師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久習之
十
人有何過不重初學之人有何能不輕正當
撞着此二人相見時如何　師云諸人大
似開眼尿床還見開眼處麼　師云須得
作衲僧家說話且道衲僧家如何說話
師云你上來時早是分外也更口吧吧地作

什麼　師云曹溪大師道繁興永處那伽
定祖師在你背後還見麼
垂代　師一日問侍者三人中那箇不在
數代云和尚問不着又云某甲秖得緘口又
云慙愧且得和尚委悉　因病臂示衆云
我一隻左臂因你諸人教我動不得因你諸
人教我受無限辛苦代云和尚要如此分疎
作麼又云不敢辜負和尚一隻左臂又云學
人聞得不安不樂又云此是和尚成攙某甲
秖恐某甲不到者田地　舉古人云飛猿
嶺峻你好看問僧你如何代云恁麼則不去
也又云為什麼不去代云秖者便是飛猿嶺
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代云你却會得
好又云你適來披袈裟麼又云依樣畫葫蘆
聞書閣門開云無風自動好與三十棒
舉古云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什麼
礙古云被眼礙問僧秖如眼如何礙代云早
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多十二
師問僧你許多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代云
十一
少人知問南泉牽牛巡堂如何代云你尋常
東行西行有佛法道理無佛法道理又云錯
行此路問高麗淨缾為什麼在者裏　代云
非但在者裏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万法
為侶者是甚麼人代云某甲已荅和尚了也

一日聞茶版声又聞浴鼓声問僧去赴那䖏即是代云聞時雖普不妨應處成偏應處雖偏不礙聞時常普問僧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光向什麽處去代云老僧出家三十年也問如何是你受胎處代云和尚甚處去來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時如何代云後有何事問我与釋迦老子同叅釋迦老子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如何說同叅底事代云莫來汚我耳目問久嚮千佛到來為甚麽一佛也不見代云已見千佛問識情不到處如何代云大蟲看水磨問識情不到處還聞雨声麽代云将為某甲落他情識裏問大安樂底人還見有春夏秋冬麽代云若不恁麽爭喚作大安樂底人問衲僧家如何商量代云寒時言寒熱時言熱問如何是古人田地代云豈有異耶問飯袋子如何代云正道着因遊白蓮峯至半山亭有僧後到去和尚在這裏師云我到了來也僧無語代云也是齋後鐘呂少禍入室問和尚有何提論師云若有提論即埋沒足下又問請和尚徑直指示師云太迂曲生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麽處代云有什麽過謂僧云我為你着盡氣力如何着力代云早朝有粥齋時有飯問會佛法人為什

麽病代云也知和尚心切師插一隻火筯在炉中云此意如何代云頂門上着一隻金剛箭又云刺破你眼睛穿過你心肝又云莫向虛空裏釘橛有一屠兒身上常出乳香舍利此意如何代云恐人不信又問別底屠兒為甚却無代云他得大闡提問虛空還有變異 多十三 也無代云青黃赤白長短大小師 十二 豎起拂子問僧從什麽處得來代云也秖是某甲底拳中僧問和尚因什麽得悟代云莫荼糊我見蓋兔子相咬師云咬殺也又云我也知你親示衆云會佛法底人不得龍門飯吃不會佛法底人亦不得龍門飯吃揔不恁麽人亦不得龍門飯吃且道什麽人得吃代云無慙愧底人　又云似我者得吃遊山次問僧竹窩不妨流水過如何代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僧癩狗為什麽無毛代云已被和尚道了也又云直得恁麽因僧問病師云我身在這裏為什麽心不在這裏代云身在這裏你疑个什麽又云泊合空過一生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代云你問我又云深領和尚一問一日吃粥了白衆云許多人吃粥也無一人攙得便起去　衆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白云請和尚赴堂德云我今日在莊裏吃油糍來也者云和尚不曾出入為什麽却道在莊裏

吃油糍來德云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才出莊主歸謝和尚莊中吃油糍代云事實如此閗鼦鼠声侍僧問古人道即此物非他物意旨如何師云這老漢不識好惡與人說作甚麽又云你尋常寮舍裏東語西話還有吉凶麽問廣額屠兒手中屠刀如何放下代云不須 多十二 放下問面前是什麽代云無物問六祖 十三 不識字為什麽墜腰石上題云龍朔二年老盧記代云更須子細問侍僧汝恁麽供養老僧老僧將什麽報荅你代云謝和尚報荅因看月問侍僧那一半在什麽處去代以手指月問大地衆生如何度得去代云有个度處僧云和尚度師云莫管他因僧亡問衆云齋後燒你也你如何說事不徒然又云非但某又云深領此問師謂侍僧云我尋常向你說却成罪過代云也知和尚小心呂少馮再至褒禪見師師尋常以六隻骰子示禪人遂將三隻令侍者送與少馮傳語云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少馮接得後令回語云謝和尚見惠秖得一半在師後令侍者傳語云一半留與老僧師一日到寶公塔前忽云雲光好法師安角在頭上既是雲光法師為什麽安角在頭上代云陌巷不聠金色馬回來却着破襴衫師在方丈坐見僧上來師云入室未到你

次在代云恁麼則某甲伏惟謹退師因吃藥
次問僧云適來背中似有一物且道是何之
物代云肺氣又云猶有者个在又云者个是
什麼乃驟步而去師謂僧云開鋪席了也東
買西賣僧云好恭師云賤貨自收師問僧你
忽然死去時如何僧無語師呵呵大笑僧問
如何是朕兆未生時事師云你何不早問師
一日謂僧云扶不起設使一萬人也扶不起
良久云秖有一人扶得起僧云未審是什麼
人師云無力者師問僧燈籠什麼處得來代
云驗在目前問僧忽過虎狼刀劒時如何代
云是虎狼刀劒問僧子已後如何代云一似
今日問僧從緣得者永無退失者裏見得自
己亦是生冤家還會麼僧云自己亦不見時
如何師云時教阿誰敘僧無語師代云孟春
猶寒師衆僧問雪峯知有何上事始有語話
分時如何峯提起僧手云作麼生僧無語代
云引得者老和尚到恁麼田地　衆僧問
多十二
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噁問僧下得
十四
什麼語代云平地神仙　衆藥山謂高沙
弥云見說長安甚鬧高云我國宴然師問僧
如何是我國代云四五百條花栁巷二三千
處管紋樓　五祖老和尚常展手問人云
因何喚作手代云瞞我太煞

示禪人心要
不應於無際空中立無分限若立無分限是
無際空乃自負墮所以解空者無空想
若人以語言名狀心終不得心不以語言名
狀心亦不得心語言本是心名狀之故不得
也無語言本是心不名狀之故不得也種種
曾當皆不與自心契上祖曰默契而已爲若
此　道若未達但無妄念尔若人知是妄
念作意止之者見有妄念故也知有妄念作
意觀察令是正理亦見有妄念也知妄元是
道乃無妄焉故達道者無所得也　發
意求道道即得之但不別求知無迷妄謂之
見道近世皆曰無不是道譬如飯籮邊坐說
食終不能飽為不親下口也　證者絕能
所也非別有玄理在尋常日用處如見色時
是證時聞声時是證時飲水食粥是證時一
一絕能所此非久習不假薰煉蓋現成之事
世人不識名曰流浪故云唯證乃知難可測
多十三
學道者明知有是事何故不得旨而長疑蓋
十五
信未極疑未深也唯深與極若信與疑真是
事也不解如此返照遂迷亂不知由緒困躓
中途能自返省更無第二人也既曰此事又
豈更知耶知是妄慮此事則不失也
道不止說與示而後顯蓋體自常露說示者

方便道用尔省悟者亦暫時岐路也或因說
而證或因示而入或自覺觸以歸終無異事
別得至心源而止也　人言悟了方修此
屬對治門雖然禪門亦許以正知見治之若
論當人即不須若是也　佛道長遠久受
勤苦乃可得成者綿亘三世凡聖一如故曰
佛道長遠不起異見未始遺弃故曰久受勤
苦畢竟無別法故曰乃可得成此大丈夫事
人不識問遂依來而荅不知乃自問尔欲荅
誰耶人不識荅遂依言起見不知乃自荅尔
何有旨趣耶故曰揔是你好看好看
或人曰從上古聖佛祖指示言教流布世間
一一分明何故都是自己深負上古先聖若
口垂慈也今對之曰吾順佛祖宗趣尔自負
吾不負也若言有所說即是謗佛祖曰莫作
最後斷佛種人若不就己知歸所作皆成造
偽縱記得河沙會盡塵墨於己何益故曰將
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外求有相佛與汝不
相似尊宿云我今對你一句子亦不難你若
一言下薦去猶較些子若不會老僧却成妄
語去夫今時學者競以問荅爲禪宗中鬧要
不知是取捨作想心嗚呼　就理就事之
學蓋是近來語縱有少領覽未可休息豈不
聞說涅槃之道啚度絕矣直須解自點撿始

得人以迷心故進道乃來山林中見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工夫最第一若不及此入山林而不返徒尒為也迷處極易而難入故先德曰難信難解又曰此是頓宗說道返照向來已是走作語況不尒耶後世遂用此語為平常無事一味實頭此又後學之不明服食之不消也

從上來有二種方便有真實方便所謂說無有間有善巧方便所謂妙應群機若從真實方便得入不假思量省自神解永無有退妙用河沙也若從善巧方便得入得座披衣向後自看始得未足將為究竟此二種方便皆一法也不可須臾有失學者思之

雪峯示人曰莫教老僧有一句子到尒分上若有一句子到你分上堪作什麽也此是古人不得已而已後者不了古人意便謂自已分上無許多言說所以錯會也　今時人多將日前鑒覺用為極則玄沙所以向人道深山迥絕無人處你道還有否　悟心見性當如雪峯玄沙履實踐真當如南泉趙州今時學者但以古人方便為禪道不能與古人同參也　譬如有力人負一百二十斤擔過獨木橋不傾不側何物扶持得如此耶其精緻無雜而已為道亦尒經中稱譬如師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人問全什麽力曰不欺之力若見一毛髮異於心者則是喪身命故達道人無有不是者此力甚大但為無邊惡覺侵蝕致令力用有虧若無如許多異法異狀異緣異念則隨心轉變自在無礙　道不用苦求求之即道失事不在苦融融之即事有不求不融道與事會也則何事而非道耶　譬如目明之士入寶聚中而不知方便為無火燭光明所照也入矣即被觸擊自損身首謂是毒穴非寶聚也有智入中持燈燭光照見種種寶任意採擇得寶而出十二時中須用智光勿令六塵自傷觸也　昔日泉首座與慈明同辭汾陽而來未盡其妙相從慈明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炉深夜慈明以火筯敲炭曰泉首座泉首座泉乃咄之曰野狐精慈明遂指泉而謂曰訝郎當又恁麽去也泉由是方得究竟然畢命相隨凡慈明居常差別激問衆不能酬對唯泉至慈明即點頭許可此所謂無病之藥學者罕得其要況後世知見會解之徒何由領是事哉得之當若求醫藥當若慈明庶幾可也　閙中得静則井邑成山林煩惱即菩提衆生成正覺此語初心學人例道得會得作一種平等知見及其放心凡聖依前兩般静躁殊用明知是解會須是安穩處始得一味不可強會　近世多以問荅為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何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為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乱問趂口荅取笑達者　十二時中學道無頃刻棄捨此人縱未得入念念已是修行也尋常說修行不過三業六根清净禪門更不必如是何故禪定之門念念與智波羅密平等一切處自無過患也久久心地通明之日從前並得淵足名一行三昧今時人全無定力後不閑智眼所有機緣語句秖成諍論生滅心行夫禪學不是小小未用超佛越祖得了要超亦不難高郵孫承務作書問不落意想不在有無如何則可師荅云若問如何則不可不問如何亦不可醉客谿醒神珠自瑩豈可預為之計然後領耶第一等靈利人尋討不着此一念難得自見見之即是無別有岐路也尋常例以前念為是以後念照之前後追逐以心用心心則成境率初已成心境了展轉更不堪如今後念不取自無起滅處當處解脫念本不生何更有有無意想為留礙一念悟心成正覺此之謂也念念無生念念無相與虛空等觸物遇緣皆佛之妙用無絲

頭許對待衣珠獨耀十方世界事目擊可了
不俟舉意然後如之此蓋大丈夫事業不可
不成就取　　欲要是蓋有不是法為礙欲
要得念良由前後皆失念故也晝夜不自在
要與道合然無少許合處急急愈不合病在
取一捨一不善用心不得要術茫然不知日
與道遠若安坐寧神不勞自辦故達磨大師
謂揚衒之曰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
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
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不着棄一邊就一邊
當知明明顯看明明作用拄定會取轉凡成
聖點鐵成金要徑不可不如此究祇恐人兩
頭走一既不成二又不是不識玄旨徒勞念
靜二乘斷煩惱得證名為偏修不若應念化
成無上知覺之速也　修道人若遇煩惱
起時如何古人云但以正知見治之余則不
然祇以煩惱治之如此看來即不見有煩惱
也何故煩惱不可更治煩惱如火不更燒火
亥十三　十九
水更不濕水体性一同無可得露現此了煩
惱本空不着除遣若起智斷治捺伏却成別
用心有對待被他二境回換縱得亦迂曲有
分限須行徑直路為上古人云劫火曾將無
氣吹不勞功力當時萎此之謂也　有時
靜坐則心念馳散或然臨事又全失卻都緣
未得親證落二落三致有錯謬展轉之失古
人云動靜不二真妄不二維摩明一切法皆
入不二門若領此要乃動自寂滅也且如眼
不至色色不至眼聲不至耳耳不至聲法法
皆尔元是自心功德藏無可得取捨契若何
往不利此正是那伽大定也　今生出來
自肯學道者蓋夙生曾種善根素有根本便
解發心亦解疑着就己尋究又煩惱障薄有
因有緣此人易可化度若未薰得此心正信
不生縱聞之亦不生疑但如風過耳勸之又
生嗔加誹謗此又何緣得顯露所以千人萬
人中但一二人而已若自解作活計收拾得
上生生從此去展轉明利更不退失功德一
生勝一生入他諸佛閫域常與此事相應人
間天上亦祇如此設對五欲八風一切境界
與理符合不行三塗道一味平等正知見俊
有何事　生死不可不畏須了此一段死
生情偽始得安樂無過身心為累耳身如桎
梏當知身去來處心如猿猴當知心起滅處
此二自何處去來起滅則身心圓明內外一
如而已且心為內身則為外身為內物為外
國師曰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則不見有生死
當情可謂解脫大道也故能令人見聞不得
不脫意想不得不息物境不得不融復奚疑
我　龍門心法終
三自省察
一是身壽命如　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為雜
事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
二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誠不可捨
自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己自知大心莫退
多十二　二十本
三報緣虛幻不可強為浮世幾何隨家豐儉
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媿自悔
誠問話　近代問話多招讒謗蓋緣不知伸
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机賛順時
語並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問若為得出三
界去又問聲色如何透得又問此間宗乘和
尚如何言論並是出衆當場決擇近時兄弟
進十轉五轉涅巴鼻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
嚴修設僭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抽身出
衆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
和尚何不道夫問話若激揚玄極也不在多進
語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信不至流蕩取咲
俗子也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終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六　多十二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十七　士一

曾讀司右僧録校作道山靈巖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大隋禪師諱法真梓州王氏子　問佛法偏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麽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肚上不帖榜師問僧向什麽處去僧云西山住菴去我向東山喚汝汝便來得麽僧云不然師云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進云誰受供養師云合取鉢盂　有婆令人送錢請師轉藏經師下繩床轉一匝云傳語婆婆轉藏已竟其人歸舉似婆婆云比來請轉全藏如何只轉半藏　上堂云你不見道一塵含法界所以道有一智人破塵出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你欲破不破我今舉起大家求此事三千世界收在一微塵四大海水歸一滴須彌納芥子中若求自己秖在一毫毛你若一毫毛處見得三千大千揔成經卷秖是自己動這箇境界不得所以真境不現說什麽鐵毫覓處揔是佷刀避箭懼境藏形你喚這箇作什麽凡弟如石壓草相似或然捻却石依舊習氣秖在須是隨處了却始得與境為主免壓境使喚始得大難大難千難萬難秖是放解他後銜鐵負鞍阿誰苦煞有些子覺觸處便批埋與人為師大錯須說凡了却凡須說聖了却聖舉一例諸無非恁麽不易不易珍重珍重下座　問如何是大隋一面事師云無東西南北　問如何是生死中事師云水上浮漚內外不見問如何是中理一句師云表裏不從進云師決志事如何師云言下知音問如何是道用心處師云莫自護問陀那微細識到此如何分師云你眼秖解觀色還解聽聲否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萬法元不歸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臣灰功進云直得君臣道合時如何師云不見有君臣問如何是自在師云不自在進云不自在時如何師云却自在問中雪瑶塔時如何師云不狀世境問曹溪一路亦如何師云老僧道如不淨坑進云何以如此師云佛祖兩路了不相干問久處寒嵓何以日不照師云不照寒巖寒巖終不出來就你日光問離光影如何是師性師云和光吐出進云莫覓語師便打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是末是本問如何是大隋境師云不似學人進云何故不道師云不然問如何是最初處師云莫妄想問隱隱不停波時如何師云敬礼常住三寶進云息浪停波為什麽沙石轉多師云為你斷伊問學人秖如浮雲以鏡把光何處安排師云與雲為主問寸草未生時如何師云若僧無米喫終不下大隋山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不究始不顧未問路逢古佛時如何師云你或逢驢騾象馬喚作什麽師云夫上代諸德莫非未寔不自牖畔豈比飛蛾投火自傷自壞他明白了救生死輪回拘障不得所以識不能識智不能知不聞道釋迦掩室淨名杜口須菩提無說而說釋梵絕聽而聽此事大難大難珎重　陞座問萬法從心起未審心從何起師云石牛沿江走水底火燒天問如何是大隋山師云耳不聞眼不見進云如何是山中人師云千人衆裏萬人衆裏不向一人不背一人問搖一丈見一丈空將一丈土填一丈空未審空歸何處師云莫將這箇道理為佛法出去出去問佛法徧一切處未審教學人什麽處駐足師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撲碎驪龍珠請師明活宝師云明活宝且置作麽生是你撲碎底珠僧無語問法報化三身佛亦非說如何是本來身師云海底如意珠始終無不應問如何是一切智空師云心空即是進云更有來時作麽生師云不是空進云還稱向上事也無師云不限問和尚百年後付法與何人師云露柱火爐進云還受也無師云火炉露柱

問但有一法耳不聞眼不見皆是光影如何是光影中人師咄云莫無禮莫無禮問理不言詮時如何師云言詮即理問遠聞大隋水到來秖見箇漚麻池師云汝只見漚麻池阿裏見大隋水進云如何是大隋水師云苦澁難下觜進云還喫得否師云喫著便死師因燒山次見一蛇以拄杖向火中咄云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得燈遂有僧問正當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云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僧因馳書辭師問曰學人此去未審師將何言到彼中師云好為通達再問臨歧參晚請師垂示師云無事早歸僧從五臺山來師問云五臺山何似大隋山僧問云如何是大隋山師云老僧耳背高聲問來僧高声問如何是大隋山師云若千山與萬山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云拗不曲處是闍梨所貴進云卻下碧潭時如何師云立足事難明師勘僧云從什麼處來僧云從蜀中來師云未入蜀時在什處盤泊僧云無處所師云莫是處所有過耶僧云若有處所鋋置人眼師云天堂地獄有一坐具分似落坑皷相似不皷而自鳴堪作什麼問生死到來時還免得否師云飢時喫飯寒則著衣　上堂云夫沙門釋子見有如無始得

向一切時中與凡聖等與解脫等方有少許出處若不如此大難大難珎重　上堂問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壞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還有吞不得者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無常進云不究竟為無常師云無常卻究竟自是汝不究竟其僧不肯師便打師勘居士云此身是什麼服制士云父母俱亡師云喫茶去居士應喏出去師喚回咄云你對老僧說語父母只在你莫說學無上道自己父母尚乃不知出去出去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直須玄去進云如何是玄中玄師云不逐去問古人立雪斷臂為求何法師云古人不斷臂進云古人斷臂因什麼道卻不斷臂師云自是向雪堆裏躲問金雞未啼時如何師云失卻威音王進云正當啼時如何師乃笑問祟裏出祟裏死水裏生合作麼生師云　切尋常問金鷹附書為什麼不露翼師云不通虛信問道場獻寶誰人能辨師云虛空能辨師忽示微疾不見客時有僧隔簾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相覩師云如今相覩何不問來僧便問如何是相覩底事師云老僧不安有什麼心情對你　上堂云閒即遊天寂即歸地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時如何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居止問無常迅速不與人期

忽若到來時如何師云速問速問進云便問師云太不遜速生問啐啄同時如何瞎覷師云是動是靜問出殼時如何師云是未是本又云見麼問普雨為什麼不潤師云普雨問滴水成冰古人為什麼不許師云古人即如此若是老僧道向虛空裏挂破瑠璃鉢問既是師子為什麼被文殊騎師云調伏自在問孤巖無紋繡特達事如何師云孤巖有紋繡特達事頭現問處水之魚為什麼渴死師云秖為魚不親下口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云為有父子俗士施師缽盂問未施缽時師用什麼師云使辰未後者一僧欲下山為衆化緣辭師師云汝若道得一句即放汝去若未然且歸堂休歇辦取自己事去師問盡十方空界是王老師檢越未審化什麼人去僧云但請和尚疏頭來便與師道師云汝且辦自己事去問毀佛謗僧時如何師云僧有何過佛辜負你箇什麼你毀謗他僧無語　上堂云今時沙門向因中辨果果裏辨因始得僧便問有一人不屬因果時如何師迫前捉定云我今時沙門向因中辨果果裏辨因汝云一人不屬因果別道別道僧無語師便打出　上堂僧問過去未來即不問如何是現在師云虛空還著得礙砑石麼

問來時無阻隔去時無滯礙正當恁麼乞師一句師云虛空無邊際大海平如掌般若性等等　上堂普告大衆云汝等還知有三處不立質礙有緣二際無分豈知來去三身四智非聖下無八解六通非凡不有雖則衆生盡有佛性不可將蠢蠢而對佛耶然則高下無偏爭柰途中有異此身難得胎卵易成況是釋子之徒又乃祖宗苗裔三衣覆體曩劫修來四事供須非從今日人前行相似高僧乃至語言不如俗子稱名便是傳法沙門子細尋思還傳箇什麼一向毀他經教有目如盲絶乃謗於祖宗有心也秪如木石不解忖己德行終日恣縱無明以無慚愧之心兀兀何曾覺悟此身若失永劫沉淪非但却復人身有福底畜生也難得問孤峯頂上玩月輪時如何師云何不了却孤峯峯玩他月輪作什麼進云豈無內外明徹事耶師云內外明徹事作麼生進云無有不照師呵曰這鈍驢也擬學馬走僧無語師復云問你諸方雲水闍梨莫道老僧這裏有佛法與你諸人說向諸方行脚叅尋知識說箇什麼汝又領箇什麼莫道禮三拜後便起近前問若也言下便與時借未是了底人莫向口頭取俊他時人天眼目者非是一生兩生修來盡是恒

十二　六

沙劫功成果滿始得如是所以向你叢林裏示現下來秪圖你今時人勤苦修行秪恐你出家人失却人身莫等閑過日老僧這裏有什麼佛法與你諸人說自是你諸人上得山來云我修行學道是佛向上人且問你佛向下人作什麼模樣不可老僧這裏有佛向上人有佛向下人來向諸人說耶你若不言我不可知你肚皮裏事也你或若問老僧也則隨汝根機與汝說不可教老僧亂道得麼秪如老僧行脚時不揀叢林有供養無供養處秪要看他眼目稍似根性有些些器量方欲過一夏或一冬若是根性鄙劣者三朝兩白便行算來叅六十餘員大知識有大眼目者那無一二餘者豈有真實知見秪是圖你諸人供養欲望福報你又有什麼福報與伊不可出家來空趁飯頭喫飯耶雖然如是四大之身誰免得且饒心超聖境身是凡夫又乃假借增修今時人便去向裏許埋沒却人身諸人莫護向口頭裏無礙却成謗佛毀法見須實見聞須實聞始得假饒說似斬釘截鐵且須時中不護自己始得一車芥子猶未點著在來時便道我是不思議底人縱然除得身邊麁重猶餘微細不知麁重尚乃不知豈可說於解脫之法細中之細佛尚不知微愍

十二　七

凡夫豈能測得但是世間有諸非從顛倒所生欲得解脫麤劣無過心中自省摩訶般若非解脫法身子細尋思後是誰有誰無老僧也不是醉凡詐聖秖是習氣不除上合諸佛心印中合一切人天下合蠢動含靈阿僧家披如來法服須求出離時不待人光陰頃刻珍重珍重　上堂僧問真如法界以三昧為香花廓周沙界亦同一家龍門為什麼無宿客濃水為什麼足蝦蟆師云真如法界不以三昧為香花廓周沙界無家目前問者豈不是智淵座主耶主云是師云秪這便是濃水足蝦蟆師復云抛却從前活計認本源生涯主無語師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你十二時中合談何事還因箇什麼做得模樣不可三箇作隊五箇成群趁衣趁食邪到處不免撓他施主坐卧心頭難勝於檀越直饒你跨跳向虛空裏行也是國王僧界不可將持齋奉戒隨時轉一卷經用答四恩三有也又爭報答得自是諸人時中求修行到辟支佛地方能消得人天供養博地凡夫秪是異俗之形喫了不知慚愧空自趁說己是他非出言欲斷人命根吐氣便作毒蛇之行說著自己三界無過毀挫他人秪如虫蟻將是古佛有此標榜如今欲微微些些從上

已来或無此則因何所起如此容縱豈言清
德若也不違本源未免滴瀝還他改皮換骨
泥犁苦海誰人替得諸人大須竭力不得因
循過日學禪學道則不無你諸人且道禪有
可条道有可學否若言有學者無有是處若
言無學者亦無有是處不可顯然去也回地
十二 八
還從此去直須打底分明了却生死根本縱
饒異類中受生也終不昧己靈始得四大合
成秖是汝之窟宅這邊脫去那邊早生那邊
脫来這裏早别作箇模樣汝不思量看阿那
箇是汝本来之身須向彼中究取莫謾走南
州北州終無了日光陰迅速珎重珎重
上堂云此性本来清淨具足萬德但以隨染
淨二緣而有差别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
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没溺輪回其體
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别無斷故時
僧遂問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性壞
不壞師云壞進云恁麽則隨他去也師云隨
他隨他去也僧無語時會中三百餘僧盡皆
不肯皆云從上已来秖說不壞之性和尚何
故却云壞邪衆各惶然時有一僧上堂遽白
師云適来僧問和尚話和尚答他其僧似不
肯和尚答底語師云只有此一僧不肯為如
更有人不肯邪僧云只是一僧師云匣得立

十大千世界人揔不肯老僧猶較些些子非
但這一僧其僧後至投子和尚處投子問云闍
梨近離甚處僧云遠離西川大隨投子問云
彼中還有尊宿也無僧云有一禪師住大隋
山見有三百餘衆子云有何言句接人試與
老僧舉看僧云某甲昨問大隋刼火洞然大
十二 九
千俱壞未審此箇壞不壞子云大隋如何答
僧云大隋答道壞僧云某更問恁麽則隨他
去也大隋又答道隨他去也子云汝作
麽生會大隋語僧云某甲不肯此語子云闍
梨早錯了也大隋恁麽道隨他隨他去汝又
如何僧云至今未决子遂呼侍者令裝香大
展坐具望西川大隋山遥禮三拜已嘆曰不
是大隋和尚伊是箇古佛此乃真善知識汝
速往彼懺悔怨取老僧無如是法興汝說速
去速去於是僧便回大隋和尚已歸寂後回
投子投子和尚亦乃歸寂　蜀主賜師紫
衣師號并遣内侍朱延溥侍奉師師不受師
復云山僧偶依未經多時限歳傍水養道存
真何人虛譽致令王若如斯異恩謝使遠来
勞煩却送還王老僧秖可布衣進體不須名
服向身王恩雖重老衲何堪於是天使遂回
奏凡三次送来不受　師又云老僧不為
名利来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雲中趂

你是非将来之世捨一報身後草也無喫多
少金毛師子問著便作驢鳴馬嘶諸人者似
老僧行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
五百衆或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
向潙山會裏做飯七年於洞山會中做柴頭
三年重處即便先去秖是了得自己干他人
甚事如諸佛菩薩盡是勤苦不計刼數捨金
輪寳位頭目髓腦國城妻子所愛之物不可
筭數所以始得名為佛似諸闍梨還曾捨得
箇什麽作得箇什麽勤苦覓道我含出世間
法世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
肖恐月消容不得說什麽解脫法長連牀上
王不捏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
修行修道感果如是合消得秖是謾白己如
百丈和尚置於堂宇秖要辦书底人諸闍梨
逆辨得箇什麽事其中有不動身手日消得
萬兩黄金若是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
十二 十
從母脫中来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
為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况佛法秖
如一大藏教盡是金口所宣如来秘密汝口
裏念将来揔成魔語豈得了為什麽不了若
了時達磨不從西来也秖如達磨未来此土
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如人有一
寳墜在淤泥中勤苦累刼而求不得或有一

人若知寶可直從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之人失寶之人一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失達磨西来亦復如是不可秖是老僧是善知識邪逈地衆生揔是善知識秖是見覺未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肯禮蠢蠢之徒作佛麼譬如明珠墮在泥中未遇其人豈有出期有此衆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既在三衣之下直須親近知識早是幾生修来始得如此不可却入輪回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箇什麼鑊湯爐炭刀山劒樹四生六道於中如喫美食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載求欲似如今者萬中無一莫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聞謂聞自謾自誑失却光陰虛延日月展轉秖是無明擔重作可爲俗隨所任運遣過時日却乃無業如今作沙門每日有業有什麼業踏底是國王地著底是摽信衣喫底是摽信食骨肉是父母之體若也不了將何酬答所以言有業秖如

十二　十一

老僧不可是了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而行誰言定得唯佛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假言句如何得知師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無語禮拜

投子禪師諱大同舒州懷寧劉氏子僧問如何是密密不傳師云你與麼問有什麼益問如何是不點汙師云啞

師示衆云上祖周行七步目視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今諸方道向上更有事在若言道有道無即是走作諸人未有了期若道有言有句即同夢幻無如許多名目爲你問故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教老漢向什麼處道若有一法與你即是誑謼你所以古人圓滿十方無一法可是可非有事請道

問請師說法師云教我說箇什麼問一刹那頃珠在什麼處師云啞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叱叱學云飲噉何物師云喫喫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云賺殺人問和尚諱什麼經師云揵鎚著問如何是佛語師云對衆生說問如何是佛法師云佛法問如何是法中法師云法中法問還擲曲子什麼人唱得師撫掌問如何是無相佛師云錯著名字問總問便知時如何師云遲也問如何是沙門立足處師云著有立足處不名沙門學云如何是沙門師云沙門沙門問切急相投乞師指示師云線線問来

師示衆云你與麼問了也大好莫閑處脫不得相稱無量劫来閑處著急向自己處却閑所以難得相捐益緣日夕一切處路狹恰到自己緊急處便懈怠去便不欲得去所以辛苦過在阿誰切莫因循各自辦事作麼生辦向一切處辦今後不得取次過日莫待臨脫衣裳時忙不及也事多之際各自取辦莫說閑語去問三身如何分師云一二三問請師一句塞斷衆人口師放下拂子問如何是量外事師云無你下口處學云者箇事如何師云不喚量外事問

十二　十二

如何是投子寶頭爲人處師拔學人向前却推向後問如何是大虫嶺頭提不起底師提起衲衣學云不問者箇師云看你提不起問和尚如何接人師云你也近前問最省心力處請師一言師名學人名學云與麼則千生萬劫不忘和尚也師云費力問如何是投子一源水師云一滴也無學云飲者如何師云絶飢渴問如何是語中骨師云無可露學云無可露是骨是語師云揀你者一問毛也摸不著在問不逐境緣請師一句師云好問趙州和尚出桐城縣見師乃問云莫是投子庵主麼師云茶鹽錢布施我趙州先歸庵內坐師後携一瓶油歸趙州云久嚮投子到来只見箇賣油翁師云汝只識賣油翁不識投子趙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拈起油瓶云油油問出門不見佛時如何師云佛亦奚山刈草次師送一盞茶與奚山云森羅萬像盡在裏許奚山接得茶潑却云森羅萬像在什麼處師

云可惜一盌茶問大作業底人來師如何接
師云你有什麽蓋覆處學云正與麽時合作
麽生師云不合一切不共一切問如何是露
及卸師云殺一切人活一切人學云忽遇
來又作麽生師云鈍屢生問如何是入室則
爺娘師云無所生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云
十二
無透曲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每日向
十三
你道學云如何道師云拈却口著問如何是
祖佛未經歷處師云名邈不得學云正與麽
時如何師云不是佛祖經歷處問盡乾坤是
箇什麽人師云不持名字學云不持名字如
何體會師云體會即闕問如何是末後一句
師云最初明不得問如何是寂住實頭事師
云牽不向前推不向後問十二時中如何行
履師云一念萬年學云瞥起時如何師云覺
即失問只者箇什麽劫中有師云不隨時學
云誰是不隨時者師云汝與麽問不得學云
請師道師云不從千劫萬劫得學云與麽則
天上人間覓不得也師云切忌作與麽知解
問古琴無絃時如何師云無絃琴最妙學云
請師彈師云無音響問道人相見合談何事
師云我者裏無道人問不將一物來時如何
師云者箇什麽處得來問如何是火焰裏轉
法輪師云處處了却學云了後如何師云無

法輪可轉問帖時不在時如何師云阿誰向
你道問萬像未臻即不疑未審持立四天下
是什麽人師云現佛現祖問祖佛如何辨師
云嘔吐未詳問如何是法祖師云闕言語問
如何是大善知識師云毗盧也喻不及問學
人久闕請師接師云不現無盡藏問萬法從
一法生未審一法從何生師云你聽看問喚
作如如早是變也今時沙門須向異類中行
如何是異類師云恰似你與麽問我學云古
人意旨如何師云不與麽問歸根得旨
隨照失宗如何是旨師云旨學云如何是失
師云失問如何是伽藍師云已有名字問虛
空喻不及時如何師云恰是恰是問念念不
錯時如何師云謾語問如何是孫峯頂上即
捺松師云平地上著不得學云請師著師云
咿問如何是無語師云不與麽問問世間名
言即不問如何出世事師云聽學云莫便是
否師云幾曾向你道是不是問三身那身說
十二
法師乃彈指問學人不明請師燭師云啞學
十四
云爭奈學人不會師云會即冰生問萬法從
何生師云佛法僧學云法從何起師云聽者
問紫目是犯如何是不犯師云大有人覓過
覓過不得學云豈無指示也師云不可更將
過與你也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不作模樣

問承古有言唯言不二不二事如何師云你
好問我便道學云如何道師云唯言不二問
明暗不掛時如何師云什麽問如何是無
礙一句師云與麽學云此道猶是礙師云是
問如何是死人舌師云你道不得問如何是
活人眼師云無暖氣問得座披衣時如何師
云你有什麽蓋覆處問如何是不起模畫樣
師云不証誶你學云師意如何師云不可教
你起模畫樣也學云與麽則証誶人也師便
打問能所俱忘時如何師云無與麽事莫作
與麽知解問安問什麽物最先師云你問底
問不作罪不作業底人還有過也無師云喚
伊出來學人擬議次師云去不干你事問大
眾雲臻合談何事師云聽問妙觀察智誰是
當者師云不是你分上事學云雖然如此要
分明師云不妙也問大衆雲臻和尚如何祇
侍師撫掌三下問和尚有什麽力抵當得許
多人師云水性雖柔軟能乘萬斛舟學云忽
十二
遇大力者來時如何師云不消一盞水問闕
十五
言長語即不問適來問底和尚道什麽師云
闕言長語問十二分教是有是無師云無與
麽恐言語問共語不知音時如何師云與麽
學云與麽時如何師云共語不知音問三乘
教外別傳箇什麽師云一二三學云不會乞

師指示師云你問我不可將別語對你也學
云不將別語對請師道師云道道問學人有
一問未曾有人荅時如何師云你見者烏龜
子縮頭縮尾爭奈者一塊子何問請師耳裏
道師云道道問貧子還家時如何師云無寶
薮與你學云為什麼向外馳走師云誰遣你
問毫釐不分時如何師云什麼處得者箇来
問親手分付一去不来如何師云不可得學
云抑逐時如何師云正好供養問如何是法
王主師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問大庾嶺趁
得及為什麼提不起師云不可向你道祖師
遺下一隻履問針頭不露時如何師云露也
學云何似師云不喚作針頭問一息未分時
如何師云即今是幾息問不犯目前請師道
師云早是犯了也學云者箇是犯不犯目前
請師道師云不識好惡問貧子入門時如何
師云不教汝除糞掃學云見師後如何師云
不向你道衣中有寶問請師一級師擬口摑
問墮落三途底人如何師云涉連罪福相問
如何是一句子師云兩句也問如何是不爲
處師云汝與麼問不得問如何是動師云恰
似你與麼問學云如何是靜師云也不嬾閑
問如何是不道師云合爪口問睹色未分時
如何師云無與麼言語問如何是一代時教

師云法華維摩楞伽思益問祖意與教意同
別師云踈不得親不得學云親踈不得請師
道師云祖意教意問如何是逆行師云吒吒
問不有不空時如何師云說有說空問一人
辦心諸天辦供未審辦什麼心師云今日請
供養主了也問木人謌什麼人和師云今人
十一 十六
和學云莫是和尚意旨也無師云是什麼曲
調問不凡不聖時如何師云立凡立聖學云
捴不與麼時如何師云你問箇什麼問如何
是道師云道道學云如何用師云用用師在
京日往擅越家投齋擅越將一盤草出師前
師以兩手作券步頭上擅越便將飯来後有
僧問師在京投齋意旨如何師云觀世音菩
薩問一問便休時如何師云不了問如何是
佛法綱宗師云今日無錢借長官問古澗寒
泉時如何師云不流於海學云飲者如何師
云口也無問如何是一色師云不似銀盌裏
盛白玉問照燭不破時如何師云君盡不是
道問佛用工得不得師云大有人定當定當
不得學云請師定當師云終不向你道用工
得用工不得問石笋未抽時如何師云爭
合與麼問學云還解抽條也無師云雖然不
是石笋抽條葉更多問密室內事如何師云
無人知學云和尚還知也無師云爭肯你亂

道　問絕生便死時如何師云何生何死
問破戒比丘什麼處著師云不為罪福為主
門一句子無人道得時如何師云壓子蓋了
也　問親面事如何師云莫論曲　問七僧
向什麼處去也師彈指云與麼去也　問文
彩未生時如何師云虛空合喚多少抹　又
十二 十七
問古人拈挺豎拂還當不當　師云不當
學云為什麼不當　師拈起拂子云只為者
箇　問未問已前事如何　師云爭解開
口　問古人拈挺豎拂意旨如何　師云只
為你　問學云不問時如何　師豎起拂子
問忘卻將来時如何　師云者箇咋舒州
太守尹建峯送茶捥子與師師云者箇是共甲
自何来底茶捥子師接得了乃太守建峯應
喏師云喫茶問不從萬有如何見心師云你
從我覓箇什麼問者裏是什麼所在是人爭
師云不知學云為什麼不知師云爭箇什麼
問放下不明時如何師云誰教你執學云不
敢執師云放下不明箇什麼問終日驅驅為
什麼不得成就師云無你用工處學云用工
不得請師接師云終日驅驅問默默無言請
師荅話師云不是無言不同默默學云不同
默默底事作麼生師云不與麼學云不與麼
時如何師云苦哉問言不干舌時如何師云

詹頭大滴滴地問和尚每日上堂供養什麽人師云不可說不可說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云不與麽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問未達道底人如何接師云飢即喫飯渴即飲水問三寸明不得句下不從師時如何師去高聲問老僧耳聾學云請師指示師云鈍㲲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將知你誑謼多少人來問萬法從一法生未審一法從何生師云迴首看問如何是沙門衆苦處師乃皺眉問未有言句已前如何辨其尊貴師云已有句是尊是貴問靈松無異色時如何師云不是靈松標不出問三拜已前事如何師云不知學云現問次師云三拜已前事作麽生問學人不別問請師不別荅師云奇怪問古人寄用如何師云不從疎處起學云合從什麽處起師云疎也有座主祭師師云[七一]近前來座主便近前師云去問未有此身作箇什麽來師云無所不經[十八]無所不歷問如何是千年石上古人蹤師云砰碣上著不得問二祖斷臂當為何事師云打骨碎身問收攝不得時如何師云無可拋撒問刼火洞然時如何師云寒威威地問累刼來來無盡燈不曾拋剔鎮長明時如何師云累刼來

來無盡燈不曾拋剔鎮長明問頭頭不到時如何師云你問什麽事問一問便休時如何師云太多也問暗裏得時如何師云不向你道煩惱山是菩提學云與麽則雲進絲根也師云雲進則伶俜辛苦絲根則惆悵俱生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云不從一法學云如何報得四恩三有師云莫受一法問玄中認得時如何師云得即失問曹谿一路閩國知聞未審投子意旨如何師撫掌三下問萬刼峯頭時如何師云什麽處不是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撫掌三下問徑截一路乞師指示師云會麽問如何是空主殿師云建立不得問句句相投請師接師云不接學云為什麽不接師云句句相投問如何是和尚師師云莫造次問有言有句皆有所歸無言無句事作麽生師舉起拄杖云者箇是什麽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問古人道法不孤[十二]起仗境方生如何是境[十九]師敲禪床學云與麽則觸目是也師云是什麽問塵刼來誰為主師召僧名僧應喏師云是什麽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隱隱地學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蓋覆不得問諸佛師學人不識乞師指示師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挑起衲衣云盡底呈似你學

云爲僂只是者箇別更有在師云不識好惡問六國未寧時什麽人作主師云自有本來者學云如何是本來者師以拂子驀口打問雷聲振地為什麽百草不抽芽師云芭蕉只麽長問僧緣為什麽摸請公真不得師云只為看他面孔學云不看他面孔時如何師云是什麽師不安時有李司徒令人送藥到傳語師云若斷得人間來往生彌勒內院若未斷人間來往却向弟子家中結緣師迴傳語云不如具正法眼好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云莫惡口　師上堂示衆云他古人纔出來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十方世界無有過者如今更被諸方出來道向上別有事在若言道有道無即是走作學家未有休時有什麽了期但莫著名言數句了諸事自然不著即無位次不同你一切法一切法攝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他安立誑謼你諸人得麽為你諸人問故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我向你道什麽即得若有一法與你老僧罪過你若道無你諸人又問我箇什麽所以道早不屬你巧言妙句若與麽會去即第一不得擔帶你諸人幸是可憐生擔帶負物作什麽見即便見你若不見一切不得作巧言妙句問老僧

巧來妙去即轉轉勿交涉賺殺人所以我儂
尋常問你諸人佛前佛後不說別事你諸人
道看是什麼見什麼問如何是無生曲師云
無人唱得學云忽有人唱得時如何師云生
也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云莫費力師問翠
微二祖見達磨有何所得微云你今見吾有
十一
何所得師又問如何是佛理微云佛即不理二十末
師云莫落空否微云真空不空　翠微有頌
迷師其有識矣　佛理何曾理　真空有不
空　大同居然住　敷演我師宗
投子和尚語錄終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七　十一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八　十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鼓山興聖國師諱神晏大梁李氏子上堂舉
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
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上堂欲
二
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一
劍師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
束而去師至晚間得乃曰好与拄杖
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
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
試商量看　問從上宗乘如何体會師叱
之問攢擬將來皆不相俏單刀直入時如何
師云失命漢問如何是學人自己親躬事師
云還返及麼學云即今事如何師云不可晤
去也問如何是本參底事師云曰什麼得到
與麼地　師云若是猛利底據著便休去
大虫著角相似有什麼近處更有一格人脚
不跨石門怪他得麼不可事須踏前蹤後納
箇如何醉人相似且宗門中事作麼生降茲
已下根性巡迴事須從人決擇方定紀綱且
作麼生決不可問一句答一句喚作決也若
與麼驢年去到這裡也須是箇漢始得大不
容易兄弟決擇之次如發輊水將為等閒句

裡相鬪道我能問話貴轉數多合殺成得箇
什麼邊事只是箇識路中人且無自由分兄
弟本日人因人立事人達即事渾事渾即
無成無成須得無成句有人道得麼出來無
事莫立珍重　師有時上堂云寔不敢欺
兄弟亦不敢昧兄弟然且沒人辨時有斈人
問和尚與麼道還盡師本意也未師云放汝
殘生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蓋口打
學人禮拜起綿問有問有答師云老兄不是
這脚手問承師有言從門入者非寔黃梅行
者傳何事師云道什麼學人再問師云去不
為汝有僧纔禮拜起師云道什麼斈云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云合取口問如何是從上來
不昧底事師云是什麼問絕施方便蓋為今
時向上宗乘從何言論師云拽出若問如何
是正宗師云別日來商量問若將寂默為宗
維摩一生受屈如何道即得不屈於維摩師
十二
云合取覦嵜　師云諸和尚盡道向諸二
方參學未委參什麼學什麼還有參得者無
有即出來對衆驗看諸和尚為後參禪參道
參佛參法參參毗盧師法身主參佛向上事涅
槃後句若寔參此句得為大妄喚作望上心
不息与諸和尚了無交涉時有斈人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云吐却著問凡有言句盡是

綱紀宗風未審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合取
口問衆星攢蔟時如何師云覓什麽
師云大事未辯宗脉不通切忌記持言句意
識裡作活計不見道意為賊識為浪畫被漂
淪沒溺去無自由分諸和尚必若大事未通
不如休去大歇去身心純靜去好時中莫蛀
著事却易得醫這箇是事不得已相勸之言
古人與作死馬醫若是箇漢向他与麽道如
問竅語一般且諸人分上作麽生十二分教
還用得一字麽諸方老宿語還用得一句麽
若十二分教是兄弟在阿那教中若諸方老
宿語當得兄弟兄弟在阿那句中所以道十
二分教唱不得凡聖攝不得今古流不得言
句該不得與麽話蓋為刺頭入在教門裡且
與伊拚開若有箇漢揔未通這箇消息向他
與麽道被伊驀口摑豪沸作麽不可怪得他
也兄弟大須甄别莫吉凶不辯有辯者出來
對衆驗看時寒久立珍重　師别時上堂
十二
云兄弟有什麽近前商量若待這裡說無好
三
事及兄弟牽經引論得麽若有人問但向宗
乘中致一問來待今日與兄弟荅宗乘中話
時有學人繞禮拜　師云大衆看有与麽
不識羞漢其僧罔措師便喝出師云若也宗
脉未靈記著一字如飲毒藥喪身失命為什

麽故如此都來是不具眼如今更有一般底
大作群隊聚頭念經念論說圓說頓披這衣
服作箇與麽語話還蓋麽還迳仄麽還有些
些子衲僧氣息麽且問圓為什麽人旋頓為
什麽人設還辯得端由麽相共魯論不識好
惡還知道十二分教唱不起麽且唱什麽不
起不可只與麽道便休去也豈不見古來丹
霞石鞏石室高僧熏天炙地登時端由衆皆
具委道他在什麽經衆披尋於阿那論中討
得古人道西天一段事揔被今時人埋沒却
覓個出頭處不得更有老宿道大唐國內尽
是一隊滅胡種賊即者便是人家男女作入
叢林何處會得閑舉經舉論便刺頭入裡許
念言念句便遇著這般底便是殺人賊是汝
一人半人由可在慈驗他多少人家男女千
生累劫披枷帶鎖於自己事轉疎轉遠如今
奉勸諸兄弟大丈夫漢一等是離鄉涉井訪
道尋師為自己事也須眨上眉毛著些子精
彩於親躬事有辨明處確乎不拔莫受人謾
莫受人惑如今且不受謾不受惑底事作麽
生到這裡也須是個惡漢殺人不眨眼漢沒
慈智漢始得切不得略虛乱呈解數被向脚
跟下尋著就巴築著沒去處二十柳操棒擬
脊撻鼓山打這般略虛底尋常人難得喫別

處即放過鼓山即不得若放過到處持見虛
頭魯打著一兩個乱与底聲鍾集衆勘過一
下下交到所在不是行棒喦逞威風同這行
戶有什麽惡心悲他僧相圓俗只是事持略
虛業次輕傷上流與他整頓栫脊梁骨喦他
改悔别換身心遇著鼓山与麽鎚鍛也須慶
十二
四
幸始得有一兩處將向頭項上擎著放把指
頭指着怕伊發去無如是理不是立兄弟說
這葛藤然且理要叵尒事須甄别莫滅胡種
各歸堂珍重　師上堂大衆雲集衆人盡
皆罔測於師師乃云南泉在日亦有人牽南
泉時事要且不識南泉還有識著麽試出來
驗看時有學人繞禮拜起師云作麽生學人
咨和尚師云不才謹退　師云若是靈利
底撩著便休去似這般漢千里万里去也有
什麽救處進前退後納個如何醉人相似有
什麽衲僧氣息既然如此且宗門中事作麽
生諸和尚到這裡也須是箇漢始得大不容
易兄弟鼓山不惜口業向汝諸人道不假記
一字亦不用一切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
大坐著便絡却去諸和尚且道絡什麽為復
絡佛絡法絡禪絡道絡佛向上事涅槃後句
若絡此句得為大兵喚作望上心不息与諸
兄弟了無交涉於諸人尒上作麽生絡晉諸

驗看是什麼為復是凡是聖是眦盧師法身主在什麼處居住什麼年月有渠方圓闊狹長短大小試道看還有絲髮大物解蓋覆得麼還有分毫許間隔得麼向阿那裡抄向阿那裡寫諸和尚與麼顯露與麼節要何不直下便承當取又更剃頭入他言句裡意識中學有什麼交涉不見道意為賊識為浪走作馳求終無歇分若自不具眼就人揀弁來子裡抄冊子裡寫假饒百千萬句龍宮海藏一時吞納盡是他人不干自己亦喚作識學依通猶如水母借蝦為眼無自由分亦如盲者辨色依他語故寔不能弁色之正相若是宗經律論他白有人在所以鼓山尋常道經有經師律有律師論有論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白日明窓夜附燈燭自有人傳持在禪師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時有學人問如何是目前顯現底機師云道什麼學人再問師喝出問四十九年前即不問四十九年後事如何師云句超方外千聖難追問常解無念者如何師云闍梨什麼事斈人常辯於此師云莫受虛學云不虛者如何師云有什麼救處問擬心即差不擬心如何体會師云待汝好心問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即今是什麼路學人無對師云去看汝不是

這脚手問如何得不辜負於師師云汝有什麼罪過師云諸和尚與麼問還會麼還識辨緇素麼鼓山句前見一兩個長老被人問著維摩意作麼生他便眼孔定動地恰似個泥裡聖僧相似有什麼交涉還當得本來底事麼若言當去何不立取維摩傳大士為祖師問取露柱聖僧即休何故更用達磨與麼來所以鼓山道凡聖不到今古那追不唱言前寧談句後他家諸聖與來蓋為人心不等遂展多門為病不同處方各異在有斥有居空破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直道釋迦掩室居士眦耶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也是衲僧分上事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者不可說君說臣說父說子得麼諸和尚古人是事不得已立個君臣父子外進內紹是功紹得了非功合是功合得了非功蓋為中下之流權施此句所以鼓山道君臣父子蓋為成持立事立功以明緇素既隨中下須合須同得合得同無人辨識當分麼時還有肎重者麼有當荷者麼有這邊那邊麼若有還是托開去也更有一句作麼生敢道托開麼莫錯會好到這裡須是個沒意智漢殺人不眨眼漢始得若是鈍根底只向言句上覓去爭能會得時有學人問得句忘

言時如何師云即今得什麼句學云不是西來亦非自己師云吐却著問峭絶無依時如何師云病鳥栖蘆斈云直得醒醒還有紹處也無師云亦不閑闍梨事問如何是真寔人躰師云因什麼得到與麼地問未到玄源如何究理師云相去多少　師云更有作家解問者出來良久無人師云入到石門何處得如許多疑來歸堂珍重　師别日上堂云諸和尚古人道佛之與法是建立化儀禪道兩名是止啼之說名不干事事不干名依執滯名於他玄隔所以鼓山曾向兄弟說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得魚忘筌得意忘言借網求魚魚非網也所以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盡乾坤人口到這裡百雜碎直道十二分教唱不得凡聖攝不得今古流不得言句詮不得與麼道也只為他向化門裡作活計事須與伊拆開若是箇漢揔未通這消息向伊與麼道被伊驀口摑屎沸作麼不可依他也雖然如此搃什麼道理所以鼓山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不跨石門事作麼生諸和尚衆中上有江西湖南幽燕魏府三千五千一萬里地登山涉嶺既到這裡高山頂上終不為看山翫水無非决擇万劫千生事故委萬劫千生事也只在如今如今

安即如今便安徹只如今便徹怨若衆中有
一人大肯去大安樂去是不虛食人之施不
辜於己不負於彼去住自由出入無難盡乾
坤無敵宗風不隊淩進有依所以古聖道若
有一人悟道地神報虛空神虛空神報非想
非非想天遞相告報云下界有人得道有濟
人之分天上人間遞相慶賀盡是諸和尚分
上更弱於阿誰既然未得如此便須兢兢惕
惕如臨深泉如履薄氷時不可延命不可待
似個當風燭子颷地脫去也如今且不如休
去歇去身心淳朴去似一亘長空去時中莫
問但且與麼去鼓山所以道明道為之德不
閒為之行德行俱備令時称斷称斷是令時
更有一人作麼生到這裡也須自有來由始
得莫記他人言句就人揀辨終無自由分於
諸和尚作麼生出來商量時有斈人禮拜
起云某甲咨和尚師云㖿斈人云輪中不轉
時如何師云珍重　師云諸和尚更有什
麼事出來問良久無人師乃云搗不出來蓋
為把他稍際不相共扶持致令如此有江西
湖南諸處參學師僧好織造底出來莫道鼓
山口似楄擔只應理沒宗風老作兄弟但出
來待與捏些子時有學人問心珠不曉已事
未明請師一照師云乾坤不椽尒自徒迷問

作何方便得絡師宗師云岸谷無風徒勞展
掌學云如何即是師云錯也問萬揆不湊本
事何來師云傷機之患千聖難除問四面松
林如何是直路師云岳秀千枝盲龍不辨問
即今如何唱師云洪雷一震蟄戶無私仁者
作麼生問已事未明如何明得師云鏡中無
十二
影演若自迷問如何是鼓山師云衆岳難偕
八
學云還許斈人躡也無師云汝試下足看問
如何是諦實一路師云一句迢然古今難辯
問彼無消息如何知音師云汝自罪過我不
將來學云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与麼即我
鼓無擊問巨海驪珠如何取得師云來言難
重不肯鋒鋩問十二時中不涉緣塵如何據
驗師云浪息千江孤輪不隊問如何是鼓山
正主師云岳不明根迷人自重問如何是目
前一路師云耶舍掌不得問如何合得諸聖
位師云玄直渠不踐千聖位在什麼處問步
步進前如何得達祖意師云奠地人難斈問
古人卸膂當為何事師云方外之說仁者難
知　師云諸和尚鼓山與麼東道西道亦
不奈兄弟只是數隊然即如此奉勸諸和尚
莫斈言句走作兄弟昧却兄弟直饒通得也
只是箇識路中人不見古人喚作食瘡膿兄
喫涕濡兄喫不凈兄未喚作人在諸和尚莫

與切不得乱呈解數若乱与枝鼓山聲鍾集
衆向脚跟下乘著勘著無去處二十柳棵棒
擲脊推莫道不道更有什麼事出來緇素各
歸堂珍重　師上堂云諸和尚上來為什
麼有什麼若屈底事有什麼不了處還有疑
者麼若有即出來與兄弟定當時有斈人問
十三
承古人有言橫說竪說未知有向上一重關
九
捩如何是向上關捩師便打一棒問如何是
宗門中事師便側掌問如何是鼓山一路師
云即今是什麼路問承古人有言妙旨迅速
師側掌云住住學云和尚為什麼不道師云
且行脚去問目前一句如何曉得師云什麼
處不曉學云爭奈這箇何師云這個是什麼
問如何得成道去師云宮顛作麼斈云不宮
顛如何得成道師云這鈍漢問根性遲廻如
何用功師云功即不得斈云為什麼不得
師云向什麼處功問從上宗乘以何為的師
云無的學者憑何師云汝曾學得多少來斈
云與麼即不從今日去師云從什麼處去斈
云待有去處即咨和尚師云有什麼交涉問
如一燈燃百千燈如何是一燈師云是什麼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莫少去就問古路
無踪如何進步師云不是途中客進什麼斈
云向去者如何師云無關捩下是麼斈云捴

不與麼時如河師云莫自昀間自古相傳穷其除師今妙付示何人師云岳秀靈芝異峯云異底事如何師云過也問如何是直下事師云莫自欺季云不自欺事如何師云還丞及麼師云諸和尚還會麼此事不露蓋為麼沙刧來多游異逕所以於自己事却成蠱背如今若欲得易會麼但是從前記持食啜之事一時瀉却著身心純静去一片去忽被道伴牖撥著此事便發明去所以鼓山曾向兄弟道譬如一池沼衆人共臨但把杖攪其水見見形影了不可得轉渾轉濁所以衛逸右一人便問汝与麼攪作麼云我要見形影便被与一咄這癡漢汝与麼攪驟年去任經塵沙刧無有見期汝但一時放下杖若各自休歇去良久中間波澄浪静沙土自沉非但形影森羅万像悉現其中這裡便須問得這水始得咄這水還照也無若道照亦是汝与麼道若道不照亦是汝与麼道水道什麼雖然如此須問得水有水句若問不得問者無功這箇便是驗兄弟處還有人道得麼出来良久無人師乃云今日説這多多無事久立珎重

師上堂大衆已集時有季人問承古人有言窣是法王根動是法王苗如何是法王師云是什麼問承和尚有言直下猶難會季言轉更賒如何是直下事師云賒也季云還許學人進步也無師便喝出問學人在座還有出身處也無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季云与麼即任運随流也師云莫見語問進者不明請師一撥師云近前来与汝撥學云謝和尚指示師云碗鳴聲作麼問如何是大悟底人師云不嗎學云為什麼不嗎師云不向悟中收問不起于座請師掣電之機師云醉作麼問如何是無價珎師云莫妄想問如何是不假言説第一義師云放汝残生問不辨古機如何建立師云不立學云如何即是師云是即非學云為什麼如此師云鬧黎什麼處問生死海廣如何得渡師云汝即今在阿那邊問如何是妙旨師云如何不妙旨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云這瞎漢季云与麼即季人得問力師云畫蘆不曾呈

師云汝莫一向於途路上走無有了時一等行脚直須身心淳朴日夜懇苦扻取徹始得莫只是問得一言半句便將當自己胸襟賺汝只如兄弟行脚来還曾遇什麼老宿發覺曰什麼道伴得入還得嗄地大省也未若有出来便定得兄弟虚之与寔向這裡下得一句尽乹坤撼不動這個便是諸兄弟不虚行脚底事只如畫乹坤撼不動句作麼生下試出来道者苦也未得如此奉勸兄弟直不得念言念語明朝後日覔個歇處不得有事近前無事埽堂珎重

師有時上堂云當人分上各有與麼事為什麼不承當取又更上来覔什麼近日多見師僧入叢林只是季經季論於自己事有什麼交涉時有學人問既不許看經又不許讀外書如何是大曉一句師便打一棒問己事不明乞師指示師云什麼刧中曾昧問目前一路如何指的師云日前是什麼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云不嗎季云為什麼不嗎師云不是源中事問古人道但得本不愁末如何是本師云是什麼問波澄浪急為什麼摩尼不現師云汝且喚什麼作摩尼學云与麼學人退一步師云汝無端進前退後作麼問凡有言句盡是子虵畫足如何是不畫足師云放汝二十棒學云今日得遇和尚師云莫見語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如何師云闍梨分上作麼生季云却請和尚道師云瓜汝什麼處問如何得不徇諸有師云閱汝什麼事問欲出輪廻如何得出師云即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佛法大意即且置問如何是本来心師云如今是什麼心問如何是直下事師云尋言轉更賒問窣是法王根動是法王苗如何是法王師

云閒閒梨什麽事學云爲什麽不閑師云根苗俱不得問無風爲什麽往往波生師云什麽處得来學云即今有師云把将来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決定師云我道乱坤不跨足學云如何進向師云若進向即跨足去云畢竟事如何師云咽中不殘　師云誅

十二和尚問得百千句亦不干自己只如仁者自已事作麽生莫只向這邊那邊經冬過夏日僭度日無有了時塵沙刦来流浪生死如汲井輪略無停息今生既得人身又是男子又得出家僧相圓備不窮講肆擁毳入叢林這個便是昇騰之時除疑弥惑之時得大無畏之時得大自在之時各自清白取更弱阿誰各自努力歸堂珍重　師别日上堂云諸和尚有什麽病敗什麽處欠少亙古亙今恒然如是何須向長連牀上癡兀兀地便當得去汝但於一切處驗還出得汝去處麽不見古聖道如人在空如魚在水或行或坐不離於空逆流順流不離於水既然如此且合作麽生兄弟莫自受屈莫自淪自溺既到這裡不柰何也只成一場妄想有什麽事出来時有學人問如何學即得不昧真機師云什麽刦中曾昧問已事未明請師直指師云啥却汝得麽問生死沉淪如何得出師云在裡許

多少時問盡令提綱猶是野干鳴如何是師子吼師便摑口打問六國不寧如何整葺師云古殿不曾坐什麽處不寧學云如何領會師云是汝不會問如何是大圓鏡師云不曾照李云辨者如何師云不曾照辯什麽問於當人分上如何發言師云不是途中客發什

十二 十三麽言學云還與麽道也無師云是汝与麽道問此座高廣吾不能昇未審什麽人昇得師云得此病来多少時李云便請和尚藥師云這鈍漢問已事未明如何明得師云徒常不陰鏡拈頬開問從上諸聖還有不依師者無師云闍梨曰什麽人師云兄弟諸聖興来盡為人多錯會言佛演法祖唱玄微只爲風昧天機致使迷倒所以教排不到祖不西来仁者分上作麽生各自有与麽事莫自退屈莫只踏步向前覓若覓即失若親即踈塵沙刦来未曾有一捻土解盖覆得兄弟各自努力歸堂珍重師於佛殿前上堂大衆雲集

師登座顧視大衆乃却起立項間便歸法堂僧注師到法堂後師問僧投機不辨隔岸趖明仁者作麽生共僧無對便問如何是不假言說弟一義師云驢年會浮麽問強弱即不問如何是平常之道師云因什麽得到与麽地李云還得平常也無師云莫破鳴聲問宗乘中事乞和尚提撕師云是什麽師却喚近前這個是提撕汝喚作宗乘中事即不得李云未審宗乘中事如何師便打一棒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石人笔下滑問如何是作家師云你行脚爲什麽學云与麽即事甲不疑師云何處得作家問如何是家初一句師云什麽處收拾得来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自鈍致作麽問如何是鼓山切急爲人處師云讀汝得麽問臨行之際乞師一言師云終不敢鈍致汝問千年松樹尚有偃枝學人雖披入衆衣未曉出塵路乞師方便師云九霄雖異世碧逐沓難同問堂堂地来時如何師云堂堂不奈何問已事未明如何爲驗師云乾坤不掩時人自迷問如何是學人立足處師云不從諸聖得學云便與麽去時如何師云猶是時人進向處學云不落進向事如何師云還返仄麽　諸和尚大凡行脚須識

十二 十四辯宗風莫只是尋言逐句無有了時雪峯和尚道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所以鼓山道有一人與麽呆捴未曾通這個消息向伊與麽道被伊把黄泥蓋口塞還惟得他也無恐人乱塞人口所以道鼓山有不跨石門句作麽生道到這裏須是其人莫亂道時有學人問如何是不跨底事師以拂子驀

口打師却問還曾麼學云不會師便咄云不是這脚手　師云若己事未露訛人揀得卷子裏抄冊子裏寫有什麼用處不如明取自己事明道爲之德不間爲之行德行俱備今時稱斷更有一人作麼生諸和尚也莫泥水不分清濁不辯求法時代天下交馳兄弟得共林泉與道伴一處嚙嚼此事也須慶幸始得直須曉夜懇苦莫虛度光陰各歸珍重

師於三門前上堂問僧有一人從水塘頭來便轉去汝作麼生學云和尚也須許他始得師便擗脊棒汝作麼生學無對師云不才諠退也是略虛漢問如何是不假言說第一句師云放汝三十棒問不起于座如何是掣電之機師云醉作麼問凡有言句盡落標指如何是月師云還識羞麼問據何眼目消得人天應供師云瞎漢問未達本源如何履踐師云相去多少學云爭奈學人疑何師云阿誰罪過問只在途中請師指示師云在途十二中多少時學云謝和尚指示師云十五莫塗汚人好問苦澁處請師道師云收取好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即得不辜於自己師云直須不辜於自己問涇源浪靜爲什麼真形不現師云什麼處收拾得學云究竟如何師云非究竟不與闍黎通學云豈無方便師云方便是什麼人分上問承和尚有言不許學人擽話又不許擇話如何行履即得不違和尚所瑀師云還自肚麼問九霄峯外月室內一輪燈如何是一輪燈師云岸谷無風徒勞瞪目問名言妙句教網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云肘後不曾傳問十二時中如何究竟生死師云將生死來學云與麼即無究竟處師云似你與麼語話問叅禪學道須是其人學人與麼來請師直道師云瞎顛作麼學云謝和尚指示師云放你二十棒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云鼻地人難肯問作何准則即得不背於古師云不可諱去也學云謝師指示師云便被吃棒問千手千眼阿那個是正眼師云用正眼作麼問如何是目前機師云即今是什麼機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殼地人不踐問二邊不立中道不存是如何師云即今在什麼處學云豈無和尚爲人處師云教我爲阿誰學人屈什麼處師乃手杖問古人道相逢不舉出舉意便知有如何是舉意便知有師云阿誰舉問如何是學人最親切處師云妄想作什麼學云還得當也無師云収取好什麼語話問作麼生是木馬石人騎不背空王印師云泥牛步處盲者徒施問作麼生是動容揚古路師云不欲得商量問作麼生是別傳底事師云収取蝦蟇口不得　師云諸和尚各自有与座事莫受屈來曾欠少未曾有寸土解蓋覆你汝爲什麼却不會去更踏步向前覓途中踐士不曉室中且室中事作麼生只欲得人說是汝自己事爲什麼却不會唯是他人屋裡十二事揔會得只是借家吃老師涕唾向意識裡十六作解有什麼交涉行脚不過其人所以道苦屈在初記著一字歷刧作野狐精若靈利底不假老師多多久立各自努力珍重

師有時上堂云時時与麼打鐘打鼓上來覓什麼有什麼苦屈底事不見古人道揔是一隊吃酒糟漢把棒一時趂下鼓山如今直下老婆心有疑者出來問時有學人問近入叢林不會乞和尚慈悲指示師云我不敢誑諱汝斈云不誑諱事作麼生師打一棒問如何是徑截之言師云家徑斈云如何是不假言詮師云即今有多少問承古人有言有相身中無相身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云即今是什麼身斈云如何是無明路上無生路師云即今是什麼路問斈人箄貧請師拯濟師云有什麼事學云爭奈箄貧何師云論刧受苦問承古人有言巧說不得只用心傳如何是心傳師云道什麼斈云不會師便喝出

問扠樑便轉是如何師云作麽生轉李人纔
進前師便唱出問大事未辯時中以何為驗
師云時中不得步學云如何得相應師云不
相應學云為什麽不相應師云不為汝問急
切處乞師一言師云調達不得冝問承古人
有言大体寛無際小心塵不容如何是大体
七二 十七
寛無際師云大小學云如何是小心塵不容
師云回什麽到与麽地問承古人有言一切
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事師云這個
是什麽人語問二龍争珠誰是得者師云珠
在什麽處問承古人有言一花開五葉結果
自然成如何是自然成底菓師云即今是什
麽問送上宗乘請師直示師乃叱之問諸聖
未興以何為眼師云闍梨眼在什麽處問和
尚慈悲如何体會師打一棒問只如僧問洞
山云三身中阿那身不隨於諸數洞山云吾
常於此切只如洞山云吾常於此切是隨是
不隨師云汝又向這裡丟性命問終日動靜
為什麽不明自己師云只為終日動靜所以
不明學云不動靜時如何師云是什麽問山
中和尚終見師僧礼拜便吃棒惡作麽師云
回什麽不行脚去問南泉以手打膝云這裡
即易又云這裡即難僧問云只如却手豈不
是舉唱宗乘師便以手打膝云此不是舉唱
宗乘作麽李云只如却手恣作麽生師云汝
自看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便把杖作驀口剌
勢問深深無底淺淺無源時如何師云得此
病来多少時也師云近来師僧只愛李經李
論說圓說頓所以道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
有律師有函有号有部有帙白日明窓夜附
燈燭自有人傳持在関汝怕僧什麽事汝且
道圓為什麽人施頓為什麽人設回偏說圓
得成圓頓本自圓成不因偏說這箇是圓頓
教於衲僧分上作麽生各有區分莫滅胡種
各歸堂珎重　師勸僧語問古人道嗑鐵擬
開口驢年亦不會師云古人与麽道有損有
益師問新羅僧上山来作什麽對云礼拜和
尚師云盡世不㯹向什麽處㯹對云向不㯹
處禮師云念汝是新羅人放汝二十棒問逕
山小師云逕山偈道四首還家不得歸師云
歸是時人歸豈不是對云是師云他不得你
箇歸豈不是對云是師喚云嚴闍梨對云地
七二 十八
師云是歸是不歸有僧製得雪峯実錄云師
每至上堂良久顧視大衆遂云是什麽師云
雪峯只有此語為當別更有僧云別更有師
云案圓也下山去問學人總施三拜便知有
二十下鉄棒未審送上宗乘諱當不謀本柰
乞師方便顉悉決擇師便与一下棒其僧嚚
室不冝師云今打鍾喚上劫師云汝道總施
三拜便知有二十下鉄棒豈不是汝与麽道
對云是師云还有過否對云有過師云有過
不打作麽便与棒趂下山師問修訥維摩座
主云文殊讃淨名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名
真入不二法門与麽讃还合得維摩意也無
對云作麽不得師云維摩意作麽生對云語
默平等師云這個是座主与麽道維摩意作
麽生座主道不得方乃礼拜問藍上座從什
麽處来對云逕西院来師云西院还接上座
也無對云接師云西院作麽生接上座對云
問專甲道是什麽師云西院与麽問上座對
云是師云識得上座也對云与麽即不得未
審西院意作麽生師云是什麽問淨道者云
古人道這裡即易這裡即難這裡即不問這
裡事作麽生對云還有這裡那裡也無師云
此猶是這裡事也道不得吃棒趂下山師云
這漢向後覓個死處不得　先問諸院
七二 十九
老宿語師与困山上雪峯困山問共和尚闘
行師云輪也歸時下船問共和尚闘船師云
若道闘船也是輪也困山云重重失利師与
長慶入佛殿見佛前鉢盂捻起云家常師云
何得又更無厭師却捻起問長慶長慶云飯
未䭾師云太恪惜生長慶云穩便即収取師

云恰是師問保福古人道是不是非不非是
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吾星生陷隊与麼道還
留是非不留是非保福云未却是非師云与
麼是非有什麼了時師見保福共僧在茶堂
說話師云莫葛藤保福云葛藤即不得商量
佛法還得也無師作個勢保福云過在什麼
處師又行一個問東使只如仰山祗對溈山
於面前與一畫意作麼生東使云作家麼師
云兄真箇與麼作麼生東使云日可冷月可
熱被師攔胷與一托問翠嵓古人道無端起
佛見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左降二鐵圍間
作麼生是二鐵圍翠嵓云起佛見聞法想
師云起什麼佛見聞什麼法想無對問大晉
云於万像中還有自己否差宿云有師云這
箇豈不是燈籠云是師云識得老兄也師共
長慶因山在道場院見托真郎君來長慶問
見說郎君是中塔還是否郎君只在面前立
長慶云何曾是中塔師云正是中塔因山云
不是中塔保福指雪峯上院主山問長慶啟
中云妙峯頂莫只這便是否長慶云是即是
可惜許問師只如長慶與麼道意作麼生師
云若不与麼紅旗遍野白骨連山　　前泆
帝王問訊語　　忠懿王入万歲寺見佛像
指問師云是什麼佛師云請大王鑒王云鑒

即不是佛師云鑒即不是佛是什麼惠宗見
師不安問莫是時郎至否師云即今是什麼
時惠宗云與麼即無来去也師云亦是聖躬
與麼道又日志上座說云昨夜見天王面前
現惠宗問伊什麼不向専甲面前現師云却
是陛下見　　少帝遣内臣送書上山只乃
十二
二十
封題而已師覧而神之尋内臣拜辞師云聖
人若問如何祇對師云但道尽乾坤有所依
頼即在雪峯日往來州門鑑龍倩中疾其時年司接閲對司擬今傳語云數日四大不妻風勞發於師傳語云北是　可使句即今月徒在阿邪大中光對
清源王太尉問安國了院主云剎大洞然向
什麼處四避院主云這裡四避太尉不肎自
代云不四避進云為什麼不四避太尉云他
不出頭四避什麼師云什麼處見他道不出
頭師因与清源王太尉說話云但是世間一
切雜學底事尽是網太尉云只如今還網得
也無師云太尉亦太尉乃展手云即今有什
麼師云只這一網亦不少太尉舉南陽喚侍
者事趙州云如空中書字雖然不成而文彩
已彰師云只如與麼道是宗國師不宗國師
太尉云宗与不宗俱是彰也師云只如趙州
意旨作麼生太尉云不辜負趙州師云此是
句也趙州意作麼生太尉云作麼師云彰也
趙州意作麼生太尉無對

偈頌七首　　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擬
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有曲無絃索宮商調
不同若人終和得拍拍尽為龍　緑笔除裝
色更濃針秏瘡患理難同維摩昔日称何事
迷従西土却還東　何事衆堪依岩中独坐
時路險人難到峦高鳥不飛白雲長滿洞論
十三
二十一末
剎未曾虧不話曹溪旨馬千道者機　石室
周圓慶已多有人不到復如何待封此様呈
諸友開時只好咲呵呵　十八郎殿下送
絲毬上於方丈頂挂便請偈　　衆絲裁成已
工多妙宋殊收歸方丈裡長𢇁一明珠
十八郎殿下又送偈上國師兼請和　　無形
無本亦無名日用驅驅不暫停對面向人多
不識縱横自在轉分明權時来寄君家宅万
種千般是事能認取當来真本性一時抛奕
事皆行　　國師答　　建化開遮假立名無
名之說亦難停其中薦得非干識朗月當空
不自明北京秀長称南澤南泳傳宗祖諱能
黄卷暫詮呼作性須条教外有別行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十八　　十二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九　　十三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洞山禪師大鑑下七世嗣雲門
洞山第二代初禪師風翔良原傅氏子兒聞
鐘梵聲輒不食危坐終日年十六依渭州崆
峒沙門志謚剃髮受具遊律寺執卷坐臘坐
夏長沙詣雲門契機後住洞山上堂云楚山
北面漢水南江擊法鼓而會禪徒舉宗風明
祖道若以揚眉瞬目竪拳竪指謦欬咳嗽是
廚中杖鉢帛道什麼會也無也是衲僧破草
鞋者瞎漢者漆桶是个弄精魂鬼魅與麼摠
不與麼是東司頭廁籌子以此稱提從上来
事盡是邪魔所作謗大乘滅胡種與你天地
懸珠且道衲僧據什麼道理出来對衆道看
折脚鐺子各出一隻手責得宗乘不斷亦表
叢林有人有麼若無洞山不惜眉毛打葛藤
去也葛藤之事只在目前万像森羅乾坤大
地百千諸佛日月星辰地獄三途起心動念
每日經歷皆是諸德自己何不向這裏體當
尋覓看蓦然覷得個儻分明不虛行脚也自
淂个安樂田地洞山此語且作死馬醫若據
明眼衲僧將草鞋蓦口摑還恠得他也無恠
即不恠你道遜个什麼捉淂將来脚跟下推
尋毫末參差拒折你脚莫麄心好便下座

上堂良久有僧問列祖昇堂人天堅請不昧
宗乘乞師指示師云頭鬚聲耳卓朔僧云一
句流通人天賛耳師云墨跡襴衫日裏睡進
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重言不當
吃問赤水求珠猶是人問之寶和雲唱出猶
非格外之談未審今日將何示人師云夜聞
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言超象表青霄外出
語幽玄事若何師云岸上行人聲有韻船中
漁父和不齊云幽玄事若何師云釣長絲短
問從上来事未有人當頭道淂請師當頭道
師云八十翁翁不拄杖問聞師引出潭中意
直透青霄事若何師云甲己之年丙作首云
今日事若何師云大好雪晴問道本無言如
何理論師云十里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
巢知風穴知雨問佛法兩字即不問如何是
從上来事師云眼裏瞳人吹木笛問百尺竿
頭須進步如何是進底步師云炎裏放木盤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寒山不語拾得
笑問緣生便死時如何師云鍾馗解舞十八
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紙撚無油問智不
落千差請師通不犯師云餻餅摑錫問不當
之言請師不發師云水流霧下云誠如是言
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云與麼則因地而
倒因地而起師云不當之言不發問佛及涅

槃並爲增語理既如此事又作麼生師云經
邊老子識寶之言問如何禪不禪師云猢猻
摘仙果問諸上善人皆說不二法門居士默
然意旨如何師云無目不盡眉問如何是學
人入理之門師云陽烏啼時西嶺上問如何
是學人本源師云山高雲峻問心非意想道
絕功勳如何是心師云燕子不入楚云如何
是道師云還我話頭来問幻與非幻未是學
人極則處如何是入理之談師云八十翁翁
牙不動問見境不動時如何師云眉長三尺
二云如何是見境不動底事師云鼻孔占却
三畝地師乃云明機自昧忽慮迷源萬法同
歷語默難顯不是情中法莫生種種心離此
章句別有商量且道離却作麼生商量還有
委悉者麼明明地揀破明明地顯示明明地
舉唱明明地詞詠更無蓋藏被蓋纔說乾爆
爆地禪若是靈利禪僧纔聞舉著便合眼卓
朔地知个落處豈不是自家具眼其奈竿遍
奇人益緣洞山這裏言無味食無味法無味
無味之句塞斷人口凡弟到這裏難爲湊泊
若向這裏覷得分明天下尊宿到與不到徹
與不徹總被你驗破何故益智有邪正道有
虛僞多只與麼心擬意識認得門前屋後底
學得路布葛藤一堆一擔葢在胷襟道我會

擇會道還夢見擇道也未喚作打頭不遇作
家到老只成惜懂待到明朝後日甚箇地路
著正脉省前所行履處方始羞見本命元辰
下座問隘路不通風如何通得信　師云飄
著襴衫戴席帽問如何是道　師云啄云如
何是道中人　師云失啄問平常心是道如
何是平常心　師云路不拾遺問和尚百年
後向什麽處去　師云從上孔丘甲乙己
云此意如何　師云不會即問人問如何是
和尚撲不破底句師云親　問劫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師云天降蒲藻
脩方圓一尺餘問大通徹底人作何語話即
得不傷物義　師云道士登熊壇　問登石
不清混而不濁時如何　師云額裂幞頭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　師竪兩指　云如
何得歸一去　師云學語之流　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　師云烏龜不入水陸地弄壓行
問如何是洞山圓鏡　師云人將語試水
將狀試　問不向心頭安了義如何達得祖
師言　師云六脚蜘蛛上板床　問動轉無
私如何施設　師云撈　問根本智中如何
趣向　師云把火照魚行　問如何是正法
眼　師云郭郎鼻孔云還鑒照也無　師
云纖毫悉見　問言不投機請師提撕　師

云六七對夜月　問言無朕跡如何理論
師云鎚殖不讀書　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即不問如何是心　師云泥裏蝦蟇雲裏走
早地蛇師水底行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云兩箇布針三箇眼　問如何是出家　師
云剃頭不持鉢
十二
師乃云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
方能鑒辯緇素切緣真要一源水乳同器到
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
又觀乃辯真偽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若夫
善知識者耽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方名善
知識即今天下那箇是真善知識諸德叅得
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須叅教徹覩
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釋
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
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
明眼衲僧也好擗脊棒便下座
問法不孫起伏境方生向上一路請師便道
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問如何是道　師
云竹竿頭上禮西方　問如何是洞山水　師云
雲裏竜子　云飲者如何　師云大小問眹
兆未生以何為證　師云烏龜背上紋　問
金鱗不點額時如何　師云左眼半斤右眼
入兩　問如何是免生死底人　師云揩大

席帽　問絶功勲處如何趣向　師云蟣子
不食鐵　問如何是摩尼珠　師云手攜針
問腰懸藥符　問如何是大通徹人　師云
漢高大王　問佛法無形從何建立　師云
神前木虎子　問諸方盡落綣模請師出窠
道　師云十八女兒不繫裙　云與麽則平
十三　五
地起骨堆　師云自領出去　問奔流度刃疾
焰過風時如何　師云平常心是道　僧問如
何是透法身句　師云土星犯牛宿　問忘
言事不到開口理相乖未審如何即是　師
云釋迦老子頭白　問承教有言如人含一
口水自不能言萬法不出於心各各皆住本
位當與麽時請師拯　師云六隻骰子不成
雙　云畢竟如何　師云插標嫌水淺　問石門
還化向什麽處去　師云麝香不合樂　問
學人未達本源時如何　師云脚底毛生　問
遠遠投師時如何　師云爭怪得老僧　云
終不敢造次　師云恰似不齋來　問如何
是頭頭物物盡底句　師云三歲孩兒入戲
場　問路逢達磨時如何　師云鼻孔大小
問四海無浪月輪孤時如何　師云眼裏眉
鬚長二尺　問不落心機意識乞師一句
師云楚山入漢水　云未會請師更道　師
云湖南搕子　問不惜時機用如何話祖宗

師云三箇胡挑兩塊鍚　問如何是不動底
心　師云賜紫金魚袋　問生死海中以何
為津梁　師云年盡不燒錢　問祖師西来
惟傳一心諸方為什麼各說異端師云貪觀
白浪失却手橈問龍庭金口問如何對王機
師云海底紅塵起石裏瑞花生問智隣千里
鏁如何擘得開師云波斯不戴帽問三乘十
二分教即不問祖師西来意請師直指師云
小兒不著鞋問如何是和尚臨機為人一句
師云官差不自由云與麼則得一失一也師
云自知較多少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云天
不長惡問文殊問維摩以何為入不二法門
維摩黙然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六隻骰子一
時赤問如何是當處常湛然師云淨手裝香
云如何覔即知君不可見師云觸手拈經
問如何是竺土大僊心師云草鞋不入市問
鐵石之心如何去得師云張良下殿走問如
何是入不二法門師云眉長三尺二
上堂云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
活句諸禪徳作麼生是活句到者裏寔難得
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
長老下脚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去
羅泥水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激揚大事不道
全無其奈道少即緣未逹其源落在第八魔

境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
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凡
有扣擊問難即便麩床竪拂更不惜便施便
說便行便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
尾猢猻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又走
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你若是
箇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你鶻臭布衫
便下座問不犯一切請師提綱師云瘂子得
夢問如何履踐即得無誵訛師云見之不取
思之千里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什麼
人為主師云陳平不舉令問如何是和尚擘
不破底句師云孫臏不入市問如何是真出
家師云剃除鬚髮云只者莫便是也無師云
因什麼五戒不持問言無展事意旨如何師
云漢江不渡船問不落是非請師道師云貴
云慈悲何在師云苦口是良藥問如何是禪
師云熊耳山下問實際本無憑何建立師云
新豊老人八十八問真源無朕兆如何話祖
宗師云起席不謝坐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云激土裒雀兒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二
日風五日雨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針劄
不入云飲啄何物師云一任東西問如何是
通身一句師云月似彎弓少兩多風問如何
是道師云頭不梳面不洗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云三山帽子大袖布衫云見後如
何師云市食齋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
吉凶不上卦問月不當戸時如何師云綾子
騎馬問如何是真空妙用師云契書鐵券擺
為用妙句無私也是閑問絶黙無蹤時如何
師云尖手量不盡問如何是學人佛性師云
釆日二十七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云駱
駝渡漢江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達磨無
當門齒　上堂學須實學見須實見若未
諦見當須克已条尋博問先達稍是不得且
向洞山處討箇入路一切塵刹一切境界一
切佛界一切衆生界盡十方界一切物類一
時拈来手内在眼睛裏亦無來往等相不礙
見聞覺知舉起一之乾坤一時震動行若一
步海水盡皆波濤湧沸提起一足須弥山百
雜碎嗐一嗐虛空撲落地諸徳每日受用還
自知也無洞山不獲已且作死馬醫對上機
兄弟面前渾成一場笑具向他上機人前說
箇什麼即得換一挨拶一喝一喝棒一棒
得麼指天指地五言七字得麼好風好兩得
麼如斯舉唱過大地攪不轉把掃箒掃作一
堆將火燒把筏跨棹放江裏從他流下去且
作麼生去也珎重問如何是洞山境師云村
裏人油葫蘆問身手作罪横羅口舌時如何

師云看錮鏴着生鐵云知過後如何師云堂
烟尋食地猪入嫔皮家問作何指示令學人
得透金塵師云天子馬啼鳴問心若無事萬
法不生時如何師云風鈴有韻真堪聽得
循來由不成問如何是學人本來眼師云說
風不左轉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
在什麼處[十三]師云在闍梨後底云為什麼[八]在學
人後底師云還我話頭來問法無羈絆為什
麼趣入却難師云波斯讀梵書問便與麼去
猶涉程途省力處乞師一言師云腰帶不着
挎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云天寬地窄問一
切諸佛及諸佛法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什
麼處出師云一字不着然云如何是一字不
着點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如何離却生
死底句師云掃地添瓶問長蛇偃月即不問
疋馬單鎗事如何師云線大鼻孔小問口欲
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猶是生死邊事如
何是向上事師云阿難不持梵夾問但得本
莫愁末如何是本師云手織脚大云如何是
末師云量不着　上堂云洞山者裏尋常
方大內不似諸方一个上來一个下去啾啾
唧唧地裏私說底禪道佛法盡是向你兄弟
面前滿口說滿口道滿口拈提滿口齊揀無
你左遮右掩處一時和底翻出諸德作麼生

姿恣汝試針眾道看譬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得
不能泊於火焰上彼他諸方老禿甜唇美舌
說作秘密道這个是禪這个是道這个是菩
提涅槃這个是真如解脫披丈二釘八尺搡
揳在眼裏不知不覺作到洞山這裏不知是
何說話[十三]會得麼直饒會得真如涅槃菩提解
脫毫末無差也被條繩子於眉眼下[九]繫却不
得出雖若是靈利衲僧一交咬斷作个脫洒
衲僧豈不快哉若三咬兩咬不斷唯有打入
悄慉杜裏有什麼出頭時洞山事不獲已傍
地裏為你著力祢重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
句師云雞啼不著時隨人半夜行云如何領
會師云一任東西問只與麼便請益時如何
師云千斤秤不住云鳥道不存也師云錯數
定盤星問說者聽者二俱如幻無說無聽時
如何師云馬趁不上云與麼則信受奉行師
云還我話頭來問如何理論即得不昧宗師
師云天地玄黃問不變不動是何境界師云
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一真境界師云衲僧
破草鞋問離却有無請師端的師云三脚鐺
子無耳棕問兩處俱亡時如何師云把針失
却線問不歷古今句請師運音音師云揩大
騎驢云與麼則學人側聆也師云手提巾子
問即今心即不問如何本來心師云腰長臉

短問不動智源如何接物師云大悲菩薩無
手眼問面前三事又背後萬般形如何師云
那吒不識父云如何是那吒不識父師云眼
裏種人柴氣秣問匝地普天即不問應機不
失事若何師云三白大眾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云六祖覺與和羅飯問未曾開口道个方
佛已知時如何師云不來諸比丘說欲及清
淨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云三家村人失
却火問承古有言剎說眾生說三世一時說
即不無未審為什麼人說師云三頭兩面者
云為即不無還當也無師云蝦跳不出斗問
如何是不從師進得底事師云夜觀乾象問
釋迦以何為師即得無上菩提師云三千條
羅漢大於不孝問知有亦不立安有亦不生
正當與麼時如何話道師云六耳不同謀問
如何是大道本源師云赤脚上船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云三番羯磨云羯磨後如何師
云為什[十三]麼五戒不持問只者猶不是[十]如何即
是師云天性不喫酒問自古及今不從人得
六祖黃梅夜聞何事師云志公柱杖云得用
時如何師云用那曲尺作什麼問如何是毛
吞巨浪師云六祖口唇大問如何是會佛法
底人師云兩道行纏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
此理如何師云朝遊山水暮宿草菴問己句

肯已常人知見已不見已時如何師云看鉓
路看生鐵問綿仲一問悔忍不及請師方便
師云兩得便宜問如何是學人本今事師云
三腳蝦蟆無後脚問目前無朕兆如何頭真
宗師云八十婆婆手擎扇問如何是無心鏡
師云水深三尺云還照學人心也無師云微
膠見問一塵纔舉大地全收如何是一塵師
云波斯上廣問只見龜毛長不見兔角生請
師現兔角師云目裏瞳人染氣毬問絲畫停
機是諸佛權行之義向上事請師直道師云
多毋失覺問諸方即心即佛未審和尚此間
如何師云無底樣子七八片問如何是趯跜
壓越釋迦之談師云迦葉目視佛　上堂
法鼓纔動大地全收諸德在鼓聲裏來往還
知也無對衆道看若道不得被洞山熱瞞下
座　上堂即心即佛破執二疑非心非佛
止宿草庵且居門外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葛
藤言語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良久云拈得
十三
十一
出來也是破草鞋便下座　問天堂地獄
是什麼人居止師云洞山問如何是法身師
云穿靴水上行云莫便是否師云水上烏龜
頭赫赤問作止任滅猶是禪那之病如何免
得師云梵僧不袒肩問未問未吞如何商量
師云持鉢不得撲破鉢盂問金烏出海耀天

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云崑崙渡海誇珎寶
波斯門下騁饒多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
不隔於毫端洞山魚鼓聲動延慶白馬嶺得
谷隱師僧盡隊隊入僧堂裏喫飯諸德識得
裝箇對衆道看若向這裏道得即有可良善
不無行脚若道不得閻老徵你草鞋錢有日
在便下座　問超佛超祖人難得請師一
句顯根源師云裁衫錯却領問古寺清幽如
何辯主師云責云作何方便得覩慈悲師云
焚香胡跪問不斷佛種請師一言師云犯著
太白星問遍地黃金便與麼用時如何師云
滿天列宿白日兩下　上堂諸德提將鉢
囊拄杖千鄉萬里行脚盖為生死不明要得
達法悟道到處覩覲尊宿善知識若為
你解粘去縛道眼分明甄別是非堪為師匠
即便拗折拄杖高掛鉢囊取个徹頭其愁不
成辦或若開口動舌說向上向下這邊那邊
玄會妙會道出道入君臣父子明體明用盡
是謗般若埋沒宗風不識好惡屎床鬼子帶
累後人無有了日秋下繩床落於蹤迹出三
門再教行脚與伊為增上緣也與宗門出得
氣更向其中叉手垂脚唱喏振他野狐涎唾
自肯自重云得和尚為我揀為我說得个安
樂處還睡覺也未還洒洒也未喚作病不通

良醫惧服他毒藥認得个驢鞍橋喚作阿爺
下領與你本分事有什麼交涉特知你一生
行脚只是踏破草鞋始終成得个不即湖漢
下去問鼇已求真是修行人之大錯能辯邪
正猶來道體未審如何修證師云六隻骰子
一時赤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
十三
十二
什麼處師云稱衫不蓋體問如何是學人白
已師云親人不答便問万緣俱罷六戶齊牢
時如何師云天晴不肯去云便與麼去時如
何師云須待雨霖頭問盡大地人來如何指
示師云舌頭拄上腭問請師出格師云七顛
八倒問心境未明時如何師云吐舌至頂相
問大藏教是一場是非學人親切請師道師
云有千不禪指問天皇打與座意如何師云
欺酒不謝座問如何是學人究竟事師云就
云未審箇什麼師云泥裏搋揉問如何延
向即得至理無差師云垂鈎水上云與麼則
謬向途中枉施功師云自知較一半問但得
本莫愁末如何是學人本師云草鞋無底問
如何是塵劫不昧底事師云脫衣不洗水問
添一絨一理歸何所師云三年一閏問真修
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世間有什麼過師云
兩人著緋一人著早問烟雲不到處喚作什
麼師云燒錢不及時云與麼則劉地作佛像

去也師云自屎不覺臭問三身中阿那身說法師云親言出親口問如何是說底口師云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撥塵見佛底句師云楚山頭上插紅旗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還有過也無師云知他大小問生死根源請師指个入路師云頭破額裂云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云[十二]天上天下問承古有言天[十三]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治天下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五九四十五太陽來入戶問佛禪道是同是別師云梳頭不洗面問明月當空如何鑒照師云量之不足問久淘砂磧未覩真金請師指示師云入水不濕腳云與麼則學人得用去也師云爭祭腳板潤云一言可以喪邦師云不知是不是即也大奇問諸方盡在紙墨裏未審和尚此問如何師云萬箭射須弥問扶籬摸壁時人盡知諸佛正法眼請師直指師云夢裏打三更問十二時中行住坐卧自省覺時如何師云看人喫飯云爭柰樹彩不斜何云親言出親口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如何即是師云眼裏瞳人築氣毬問森羅及萬象皆從一法所印如何是一法師云要你眼作什麼云還許學人受用也無師云可惜許問金鑰現前請師舞師云兩腳蝦

蟇吞却月問的言無證時如何師云牙疼炙左耳云甘苦常言師云聽響不真喚鍾作甕問如何是不歷巨海獲驪珠底人師云四手八臂問久昧衣珠請師指示師云磁石不插針問霄彎似月廓落三星西土即無此問東如何師云東南西北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去師云枯東摸西問從上宗乘請師舉示師云老鴉線斷問一念未生為什麼不見自己師云劃地成半問盡未來際遍法界中盡此一句時如何師云有錢千里通無錢隔壁聽　上堂還丹一顆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世間法亦復如是洞山且問諸德作麼生是轉凡成聖底道理試對衆道看維然不出頭肚裏道了也作麼生是轉凡成聖底道理且道轉个什麼莫瞌睡作麼生莫是一喝一棒麼如此見解是街頭卷尾打鐵落輪木穗數珠念喝囉怛那行者笇見解在你衲僧家合作麼生須是具眼方能辨邪正莫只與[十三]麼過諸德時不待人切[十四]須努力朦一覺起來看取是什麼道理久立珍重問不與萬法為侶底人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道士頭戴冠問如何是佛師云灼然諦當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醬甕裏蛆兒問一箭便中時如何師云過云過在什麼處師云著

上堂且如禪師者須是己事分明具擇法眼過參知識方辯祖宗法似水乳岐分若不然者何名衲僧行腳不遇師匠眾苦真過於此可惜許大丈夫兒莫悶悶地禰德洞山尋常道待我家兩參熟來持鄂類作个餕餡屈取東西南北善知識同共一筵喫除了盡與伊出却釘拔却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作个灑灑地禪師後代學人有可依倚豈不俊哉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何不問云用者如何師云欽刀子問承古有言諸旋示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意旨如何師云蓋空擲骰子　上堂莫捏目妄想於不如是道本無撥豈留心法諸德且作麼生領會莫錯會好弥重問承古有言其中長者子个个盡無棍如何是長者子師云只你是云是个什麼師云猫兒打筋斗問如何是洞山師云動則傾湫倒岳不動即天黑地暗問李人欲殺父殺母如何下手師云急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十三]是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要道[十五]即道云便請道師云分付不著人却令道者做問久居洞中為什麼一物全無師云腳大木履小云如何領會師云直覷步問如何是室中人云不在外問壁上有一高僧至時還說法也無師云來去不住問洞山鬱茂為什麼無味

師云驗在目前問朗月當空是什麼人境界
師云闇染境界云為什麼日用不知師云非
洞山通問如何是籠中鳥師云在籠中多少
時云只為籠中鳥師云却飛去問學人欲伸
一問為自己不見時如何師云無背面問朗
月當空為什麼不見自己師云近後問如何
是沙門行師云不損人問雲水是人遊是什
麼人能到峯頂師云無足人能行無手人
能執問佛即不問如何是法師云你為什麼
不出家問無佛無人處法從何生師云你在
什麼處出家云現在目前和尚自看師云五
戒也不持問目覩瞿曇猶如黃葉意旨如何
師云袁州土宜不出別物問量闊無邊為什
麼不容自己師云窄問曹溪一句即不問如
何是雲門一句師云天下人喫不著云還當
得生死也無師云是何生死問佛佛相應祖
祖相傳未審相傳底事如何師云此去韶州
八百五十云與麼則有口不如無聲師云速
須懺悔問學破成狼藉渾崙又不成藥病俱
消處便請師商量師云雲生嶺上水出高源
云與麼則師子吼也師云還我師子吼來問
無心道人還有法示人也無師云黑地入漆
覓云既是無法緣何得入師云到老惺惺問
如何動乳坤底人師云須弥山上打筋斗問

作可永劫受沈淪誓不將身求半偈師云官
不容針私通車馬云與麼則和尚容許也師
云且領前話問大蔵教是个切脚如何是字
母師云啞子上刀梯鄒監太保問眼處入正
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師云洞山茶梳裏
有太保太保茶梳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將此
十三 十六
話問尊宿谷隱云不落無言說延慶云喚什
麼作三昧師問僧莫便是新到否僧云是師
云夜來投栖處今朝事如何僧云今朝風較
急青山背上行師云不是更道僧云珎重師
便打問如何趣向即得至理無差師云垂鉤
水上云與麼則謬向途中枉施功師云自知
者少問發聲絕罷大衆雲臻學人與麼來請
師速道師云撥雲看日畢坐水看山行問擇
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猶是中下
之機向上一路請師說破師云玄玄無倚靠
迥迥勿人知問輪王寶劒常露現前輪王即
不問如何是寶劒師云水裏無魚人皆信空
裏行船笑殺人問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
師云樓上打鼓聽声在外問父母非我親誰
是最親者師云瘂子買甜瓜問真即幻幻即
真離此二途如何道師云臨河照影云與麼
則义手當胷退身三步師云若不同床卧焉
知被裏穿問衆魔到來如何支遣師云鉋爐

解舞十八拍云還受厭棵也無師云信邪倒
見死入地獄問自知當作佛未審什麼人證
明師云耆婆賣針筒問雰雰無恠恠時如何
師云波斯不過江問藤蘿高萬丈身與白雲
齊時如何師云昔時東海曾相識却向西山
弄日頭問擬問和尚有煩尋重擬欲不問己
十三 十七
事未明今日上来問即是不問即是師云今
日敗闕云為什麼如此師云虛空坦赫無涯
岸海月圓時無別天問如何是遍法身句師
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孤舟萬里身問學
人擬歸鄉請師指路頭師云楚山頭向東問
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衣衫不整問以字
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云波斯入
市問大海有珠驪龍守護時如何師云困問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楚山頭問心外無
法不可所求法内無心不可所得離此二途
如何是道師云紙上畫鍾馗問真空得之不
空妙有得之不有衲僧得之如何師云拄匙
不把箸云與麼則一切法常也師云只為不
常問承師有言禪子相投西山月落未審露
在什麼處師云手裏把鉤問心外覩法法不
際心心内覩法法源不達如何是本源師云
面上眉長三尺二問停真罷想時如何師云
水底弄傀儡云誰是看戲者師云停真罷想

者云與麼則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也師云你見什麼道理云某甲合與和尚痛摔問知而不悟時如何師云草鞋綟子斷問虛空無口憑何說師云木履背長三尺二問樓塵見佛時如何師云幡竿頭上不插標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和尚意旨如何師云尖斗量不盡云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頭戴天脚履地　上堂洞山普樂無言展托終日現前誰知適真無遮無障不知不覺更有一言乾乾爍爍

歌頌　隨物通真頌并序　至大莫若於道至廣莫若於法無言表而不顯於道無物象而不出於法且夫衆生浩浩窮本末以何歸處處茫茫據生死而何托洞山聊述一頌提舉大綱号隨物通真頌曰　現在目前何易何難將何指陳表法無言物之有物言之有言明明無礙了了無邊見之成道不用再三物物是我河沙體全法法無法言無十三可言眼見耳聞白日青天東西南北坐十八土大仙印之可印燈之燈傳著衣喫飯文殊普賢手提巾子赤脚上船是水是火本絕諸緣揮僧座主庶民大官寬衣大袖窄領布衫接延賓客對答語言高之與下不在詐言上徹天界下透黃泉不是別物古聖皆傳得之可保見之安然今之浪說出自無端更有一言好看好看　明道頌曰　大道坦然廓落無邊了了虛徹穿然何安含容妙用隨物方圓自本心法衆生迷源道無別道玄無別玄向說不信須要藝緣識心是佛了即是安心將何識識者何心心識兩亡見道在先從古至今躰自如然凡聖共有沙界同源前賢後哲悟此而傳著衣喫飯語默言詮不是別物是个癡頑快須提取勿放狂顛巧施妙句廣引多般揚眉瞬目閃爍機關以此為解千山萬山人迷逐物切要自看自看得力諸聖准則行住坐卧皆承恩力成佛作祖越此不得不得伊何要你消磨坐看北斗立覷黃河天南海北於我於何明明了了你何不睹惺惺皎皎於何不照世界根源衆生祖老終日現在名名善巧說之已說聽亦甚好會與不會任自長保　真讚　一巧一拙誰許甄別青山白雲兒孫皆說窮花鄒身頭尖鼻缺斫頰看魚十三焚香祭機　空生幻身滅幻空存十八谷傳其聲鐘受其音取之寫邈号之曰神一言纔發四騾難尋月之有水鏡之有臺不可塗傳洞山之真身不奇兮貞不揚語不異兮法不蔵滿天星宿兮月中月白日金烏兮海岳彰我教不寫又被寫我教不圖又被圖可惜許天青無翳盡了令人笑一場　月兔走入海日烏飛上山只此若不會塵劫漫千年

色空頌　眼病生色空病仍存真空真色日月乾坤白日買賣夜裏屈人東西南北碧眼胡僧

示徒頌　洞山窮寞無可依托禪子相投西山月落

投錙頌　洞山月冷雪浸漫綠竹清風刮骨寒言談語句無滋味擇迦達磨海東邊

投機頌　向你道池天機我不會汝惺惺過法界何不明開眼睹悟即驚好問伊是阿誰共商量莫相悞快道取者衆尖

剪商量　見非言說知真語即是非畫龍頭似馬那个得便宜

指話會頌　洞山語孤孤言淡人難措舉目會宗風喜負西來祖

指通機頌　洞山窮寞一無可有無味之句塞斷人口

明心頌　禪不禪律不往赤脚著鞋水上立大洋海底黑雲生回頭西山口初出

因事頌　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鎚子三个猢猻夜簸錢

牛兒頌　自牧一牛兒出入無擱圈放在芳草中毛色方能脫劫去無人惹路無人喚其力不可當有角無鼻絲不使任從伊使者隨人轉天下無荒田盡是此牛變有人若覓伊去去天涯畔牽來似諸人問汝見不見

隨牛狗兒頌　家有一狗兒駭小人

難見。終日隨牛去。未省使人嗔見。客不作聲。
見人偏能菩。擬議上門來。早是輪他便。好好
報禪師。須着精神看。任汝靈利人。不覺為死
漢。法身頌。法身家遍河沙。萬象森羅
共一家。法法盡含真妙用。莫將眼病見空花。
報身頌。報身具足無窮躰。現用分明勿是
十三
非。悟了始知言無異。休將巧妙用心機。廿
化身頌。化身来往任縱橫。隱顯諸緣應萬
機。只這見。心非不見。剛須見外強生疑。
洞山有一語。道得無用處。對面共商量。脫衫
著卻袴。道本無言詮。言詮非本妙。對面共
商量。誰人能洴了。洞山有一言。對荅須提
舉。睦目若思量。者漢去去去。彭殿直問和
尚年多少師乃有頌　一騰更一騰。相續已
年高。住持無別物。化導力劬勞。勸人常有語。
不用苦切切。只為他不信。佛大脚泥多。
十心頌　心是春普雨山河及大地澁醎
淡甘與苦盡受春功滋助力　心是水任器
方圓與寬窄或直隨人得濁惡諸般皆盡法
王法　心是火熱得衆生煩惱果枝枝葉葉
普皆榮開得心蓮花一朶　心是秤萬户千
門同共用纖毫輕重自低昂便合自知不高
穩　心是尺示與世人生條直莫教指下
有推那地獄三途誰得出　心是斗量盡天
涯是非口堆山積岳在心思死後波吒親自
受　心是燈照見人間黑暗心指教直行不
能行須作欺瞞地獄因　心是鏡照破人間
邪與正對面言談恰似直背後將來黑似漆
心是道凡聖同居月皓皓只於鬧處證菩提
便合如來真正道　心是師係貫六賊不暫
二十一末
離時時呼喚在目前縱使出門不㒒伊
廓書狀上頌　十載學玄微今朝方息機洞
山一句子落處少人知師卻問作麼生是洞
山一句子書云逼塞虛空師云大好少人知
甞卻問作麼生是洞山一句子師云峴山亭
上無字碑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十九　十三

古尊宿語録卷第四十　十四

僧録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智門禪師大瑫下八世嗣香林

智門禪師諱光祚師上堂良久師顧視左右
云莫有作家戰將出來雖然如是風不來樹
不動時有僧問十地菩薩見性如隔羅縠秖
十四
如初地菩薩又隔什麼師云須彌山進云如
何透得師云三生六十劫問一機未發如何
辨其語脉師云大衆可驗僧云學人如何進
向師云退後三步問格外猶提請師舉唱師
云你合作麼生進云與麼則承指示也師云
莫妄想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云六
祖是盧行者因舉僧問香林雲門親的旨今
夜嘱何人林云涅槃經僧云與麼則親的林
云末後品時有僧問師涅槃經意旨如何師
云大喻八百小喻三千進云末後品意旨如
何師云雞足三峯頭倒卓又云會麼僧云不
會師云直待彌勒下生來問師子返擲即不
問虎頭生角時如何師云生得幾箇進云濯
麼則學人退身三步師云龍頭蛇尾問如何
是大乘修行師云擔枷帶鏁問既是龍居未
審龍在什麼處師云眼下一帶青僧云學人
未曉此意如何師云瞎　上堂云汝若進
一步即迷其理若退一步又失其事若也寂

然地又同無性作麼生免得此過所以古人道明知與麼故合不犯正當與麼時切忌傾倒著便下座問古人拈起拄杖意旨如何師云看樓打樓進云放下拄杖意旨如何師云百雜碎問聖僧為什麼被大蟲咬師云不錯問如何是離卻藥忌一句師云口是禍門又云又手當胷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云取死不遲進云卻下碧潭時如何師云鑚泥剌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天寛地窄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地窄天寛　上堂云德山入門便棒臨際入門便喝你且道山僧者裏用箇什麼還有人委悉麼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上堂云三兩日來好春雨可謂霶霈凡夫人見水是水天人見水是琉璃魚龍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是火你衲僧家喚作什麼你若喚作水又同凡夫見若喚作琉璃又同天人見若喚作窟宅又同魚龍見若喚作火又同餓鬼見是你尋常還作麼生所以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不燒口道水不溺身你每日喚飯還少得一粒麼又古人云終日著衣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線雖然如此又須實到者裏始得若未到者田地且莫掠虛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時如何師云好箇問頭進云漝麼則帀地普天

師云更是一堆問威音王已前是什麼人先悟師云何不問露柱僧云便漝麼會時如何師云二頭三手問威音一聲妙色已彰時如何師云兩重公案問既是普眼為什麼不見普賢師云弄巧成拙問學人有龜毛拂子將奉師時如何師云老僧有兎角拄杖與闍黎進云與麼則進貢得賞也師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上堂云諸上座且得秋凉正好進道決擇退有疑情出來對衆大家共你商量理長處就所以道州八十尚自行脚秪是要飽叢林又且不撿板若有作者但請對衆施呈忽有騎墻察辨呈中藏鋒忽棒忽喝或施圓相忽象王廻旋忽獅子返擲忽大作師子吼忽拗折拄杖忽掀倒禪牀但請施設還有麼衆無對又云若是宗門中兒孫須瞻祖師機方可是祖師苗裔不可喫卻祖師飯著卻祖師衣趂讀過日便道我是行脚僧者箇秪喚作名字比丘徒消信施閻羅王久後徵你草鞋錢有日在其道我得便宜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入地獄如箭射又圖箇甚麼各自著便宜又不是愁漢也久立　因歲朝上堂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人人盡加一歲你道露柱年多少還有人道得麼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山僧與你註破也秪是甲子會時有僧

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你為什麼趯破脚指頭問日用而不知常用事如何師云兩重公案進云漝麼則更不運步也師云草鞋底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問底是誰僧云學人請益師云也是作賊人心虛問絶功勲處如何履踐師云更買兩緉草鞋進云漝麼則退步也師云太少在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橫擔拄杖緊繫草鞋問如何是祖師禪師云上大人又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不會且順朱問衆生有難炭庫裏藏身諸佛有難火燄裏藏身衲僧有難甚處藏身師云你不是衲僧問既是龍居為什麼不降甘雨云踈田不貯水進云漝麼則衆生無賴也師云悲龍爭柰何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云憐兒不覺醜進云國師辜負侍者意旨如何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飡進云侍者辜負國師意旨如何師云拗骨碎身未足酬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云闍黎鼻孔塌進云因什麼如此師云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問既是諸法寂滅相為什麼卻有真說師云話墮也進云寂滅相又何在師云不在你口裏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云問取目揵連進云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云舍利弗當知進云未審如何領會師云大似不齋來開作麼生是和

尚歎人一句師云待闍棃不滑麼來即得僧
云紙如滑麼來還得休歇也未師云驢年問
盡大地人各置一問問各別未審和尚如
何祗對師彈指一下進云未審還副得他問
也無師云隋州紙貴問如何是一合相師云
明鏡當臺進云如何是貪著底事師云胡是
胡漢是漢問從上古德以何酬劾於師承師
云驗在日前進云滑麼則心不負人面無慚
色師云你為什麼辜負我僧云和尚也須領
話師云放你三十棒問承教中有言辟如摩
尼寶殿三角常隱一角常現如何是常現底
一角師云險　上堂云數日好雨且道雨
從什麼處來若道從天降那箇是天若道從
地出喚什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
地之前徑時人莫強移箇中生解會眼上更
安雖　上堂云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
兒是丈夫且道男兒與丈夫是同是別所以
古人道佛法無多子其中難得人且道難得
什麼人秪是難得不會佛法底人衆中還有
不會佛法人麼若有吐露箇消息來看所以
黃梅七百衆却被行者傳衣得法去且道行
者還會佛法麼故知爵盈石室童子悟道又
何勞多口衲僧之事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
師云言無再響進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師

云禍不單行進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師云
金屑雖貴進云如何是不得成佛道師云眼
裏著不得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云蘿蔔不
生根進云既是久雨為什麼不生根師云一
任叫皇天問如何是形山寶師云你有幾條
袈裟進云請師指示師云一任亂走問如何
是不變異句師云變也進云畢竟如何師云
鳧脚長鶴脚短　上堂云若欲多求恐妨
於道祇如諸上座還得道業成辦也未若也
未辦千般巧說不益其心萬種思量是何道
理所以古人道你若無心我也休精乾不肯
去須待雨霖頭問三春已去九夏又臨學人
未明乞師直指師云打你頭破作七分僧云
也知師為迷徒切争奈學人未曉何師云非
日月參問經有方便學人上來乞師
直指師云見成公案進云未審學人過在什
麼處師云放你三十棒問未有世界時還有
佛法也無師云少一時不生剩一時不死問
拈槌竪拂揚眉瞬目即不問向上一路請師
舉唱師云你為什麼擔枷過狀進云與麼則
謝師方便師云罪不重科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云重疊關山路進云今日一會
又奚為師云對牛彈琴問真源無朕兆如何
話祖宗師云句裏明人進云滑麼則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師云楊花得腰風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云猢猻繫露柱　上堂云千人
排門不如一人拔關僧便問如何是千人排
門師云守株待兔進云如何是一人拔關師
云你不是者手脚問如何是禪師云最苦是
黃連進云如何是道甜底是甘草　上堂
云鼓聲繞罷罕遇作家僧出禮拜師云打鼓
為三軍僧云長蛇偃月休施展匹馬單鎗護
立功師云氷消瓦解僧云諾師云蘇嚕蘇嚕
問空王殿中以何為侍者師云摟至佛
上堂云南泉道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谿
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谿西放不免
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他怱不見
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
棘林是好手直饒你截斷凡聖及盡有無也
紙是老鼠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便有
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師便打云我早是特
一泥屎驀口抹了你更來咬我手作麼僧擬
議師便趁　上堂云神方秘術子父不傳
山僧有箇藥方黑豆好合醬便下座問如何
是色空師云蘆園裏賣葱問應化非眞佛亦
非說法者未審是什麼人說師云露柱口脣
缺問如何是無底鉢盂師云拄向壁上進云
未審將何喫粥云尾梳竹筋問如何是佛云

抱贓呌屈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山雲野雉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空劫無閑人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火星入牛斗進云如何是然燈後師云衲僧天下走問學人有一問未審師還荅也無師云南地鵠北地狐進云意旨如何師云三月裏看問巻財入樓閣是何時郎師云未後殺勘進云畢竟如何折倒師云不如退後三步僧云恁麼則古人不先今人不後師云秦王擊缶問終日切切秖為庭前殘雪如何得雪消去師云相次春来進云恁麼則紅輪起處底穿盜盡師云雪上更加霜問閉門造車時如何師云還得成就也未進云出門合轍時如何師云般般門下問承教有言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既是虛空云何銷殞師云歸源者合知進云恁麼則一漚生處衆波同師云細看前話

因李都尉奏師紫衣到日上堂僧問皇恩遠降紫服新披未審師今將何報荅師云頭戴天脚踏地進云恁麼則知恩報恩也師云你也是老鼠喫鹽問照日緣綸自天而降皇恩極大師將何報師云大好天凉進云與麼則雲龍會合日月重明師云閑言語師乃云問話且止斯日皇恩且道自何而降老僧本志辭衣遮幻質聊食補飢瘡無何都尉聞天荣須紫服著即又違本志不著又負天心挂不挂且致你道祖師挂什麼衣若也委悉許上座終日著衣未曾挂著一縷絲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若不委悉看老僧今日披衣去也遂乃披衣或云登天不假梯徧地無行路正當恁麼時向什麼處安身立命或云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還有人拔得關麼試對衆道看若道不得且在門外或云日來月往瘔瘓轉多你將什麼醫得你若醫不得作麼生奈者瘔瘓何或云三十年前即不問你三十年後不用將來正當即今還道得麼若道不得一處不通兩處失功或云荆棘叢林則不問你出身一句作麼生道或云頭上霹靂則不問你雲開雨散道將一句來或云天下行脚道我參禪你道禪是什麼義或云日裏來往愡不疑著半夜裏道將一句來或云横擔拄杖則不問你針筒鼻孔裏道將一句來或云鉢盂無底成得箇什麼或云狂象無鈎將何制勒若制勒不住莫教犯他苗稼或云天降時雨為什麼枯木不生花或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作麼生是透脫一句或云出身一句則不問你三家村裏道將一句來或云衲僧須是透得名身句身方可具得衲僧一隻眼還有道得底麼或云茘口道不著底句還道得麼或云仰面看天為什麼不識月或云低頭拾芥為什麼不見地或云初秋夏末遊山翫水且從你蕎劄一問快道將來或云出門一句不問你萬里無雲道將一句來或云險峻路上則不問你平田莊裏道將一句來或云黃巻赤軸則不問你衲僧分上一句作麼生道或云直得凡聖情盡未是衲僧本分事且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試通箇消息来若也道不得莫道龍居相埋没好

綱宗歌

昆明池裏失却鈎曲江池内撈得鋸鱸鱸齖齖且過時莽莽鹵鹵河沙數羈竭部拽路布刹利衲僧通一路師子不捉麒麟兒猛獸那堪牀下顧摩斯吒入水去者廻休吐黑雲霧傍鷹傍鷂摶天飛鈍鳥簸根挫不去佛祖言休更舉直饒格外猶未許見成公案早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夜烏鷄誰捉去天明戴雪遺指注胡綘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

三巴鼻

座主巴鼻休誇不二維摩一默文殊失利衲僧巴鼻高原陸地不生蓮花豈容香氣禪師巴鼻師子遊戲水漲船高猶牢鼎負

示衆

何物苦求而不得何物不求而自來何物識雄打不破何物夜合而晝開若人不會山僧意琉璃寶殿生青苔

因事二首　左轉

彼右轉身被摩訶衍放下挿深泉不論深與
淺猛燄爐中香月輪急須着眼莫因循若未
垂得勞生手如何出得燄光身　世尊陞
座文殊白槌　文殊白槌報衆知法王法令
合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不用眉間毫相輝
汾州莫妄想　馬祖出得一汾州妄想
十四
如雷播九州叅禪若無衲子眼多於海上覔
九
浮漚　雪峯鼈鼻蛇　鼈鼻事難提當陽
薦者迷擧頭錯入草嶺上鵓鴣啼　雪峯
輥毬　象骨輥毬輙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
貶起眉毛千萬里須是吾門師子兒　僧問
雲門如何是吹毛劍門云祖　吹毛寶劍問
雲門來若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也話
人攜首向南奔　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
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　在處叢林有家
風且與雲門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
顏回亦不通　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門云日裏看山　日裏看山也是常西
來祖意讒商量金毛獅子稀逢有多是狐狸
喚作很　雲門抽顧　雲門抽顧笑嘻嘻
擬議遭他顧鑑咦任是張良多計策到頭於
此亦難施　大隨劫火洞然　切忌隨他
不會他大隨此語指天涯眞淨性中絕一念
早是千差與萬差　大隨烏龜　如龜藏

六已彰名休向人前弄眼睛一隻皮鞋都蓋
卻直至如今猶未惺　麻三斤　麻皮三
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於砣一念絕生筋骨
露徒勞更覓定盤星　僧問雲門如何是
沙門行門云會不得僧云為什麼會不得門
云秖守會不得　若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
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趙州石橋
趙州石橋本無星水急游魚不易停橋上秪
覩驢馬跡誰人敢向御街行　離四句絕
百非　離卻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
眺下禪床便歸去從他鷂子摶天飛　中
原一寶　君王之寶寶難酬興化形言下一
籌兩手展開幞頭腳勅書挂在鳳皇樓
南泉齋次自將生盤去首座前云出生杉山
時為首座云無生泉云無生猶是未便過杉
山乃召長老長老泉回首云作麼杉云莫道
是未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
莫道無生猶是未纖毫不了亂縱橫　僧
丁未
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時如
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
心遠瞞自己業河迅速任漂流　衆手淘
金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窒礙豈能為洪
波浩渺黃金遠一事無成空手歸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

古尊宿語録卷第四十一　十五
僧録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雲峯禪師語　大鑑下十世嗣大愚
雲峯禪師諱文悅南昌徐氏子在同安受業
巖請陞座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云新長老不荅話進云恁麼則大愚的子汾
十五
陽親孫師云放你二十棒師乃云山僧今日
平地喫交了也你等諸人還知敗闕麼然官
不容針私通車馬拍禪床下座　次夜小
參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今日意如何
師云〻高誰側首進云恁麼則昔日靈山今
日翠巖也師云地闊少知音學人喝師便打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云不雕琢進云
為什麼不雕琢師云雲從龍風從虎僧問佛
不化本國和尚為什麼歸鄉住持師云放過
一着僧擬議師便打　乃云莫更有作家
禪客本分衲僧何妨出來共相證據有麼布
袋裏盛錐子不出頭來也大好大凡扶竪宗
乘亦須是箇人始得若未有奔流度刃石火
電光底眼不勞拈出臨際大師與德山坐次
德山云今日困濟云老漢寐語作麼山擬拈
棒濟便掀倒禪床師云奇怪諸禪德看此二
員作家一挨一拶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
山然雖如是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
者喝一喝擊禪床下座　雖同安衆請上
堂僧問今離鳳嶺將届龍沙如何是不動尊
師云天寒雨至進云特地上來伸此問師爲
如何不指南師云緊峭草鞋乃云山僧道慚
荒薄德揣無堪豈謂使命遐飛僧徒雲請此
盖堂頭和尚交于情深發揮道廣但勵履氷
之志敢忘報德之誠而又翠巖一行專使術
近四十餘人數日之間頗多喧聒其於感愧
併集山懷蕭此者一行恭隨高德既蘊成人
之美更敢赴志之心共如跋涉長途各希愛
護然出家達士以利人爲已任動若行雲止
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動靜者哉既
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所以紜紜自彼
於我何爲如是則異諸上人高横金錫輕卷
雲袍明日還行胡往弗利　在上監開堂
宣疏罷師指法座云還有不受人謾底麼有
即出來推倒禪床喝散大衆然未是作家也
十五
且救得一半還有麼良久云既無人出來山
二
僧今日不惜眉毛不免指鹿爲馬翻日作月
去也三十年後莫錯怪人好便陞座祝
聖畢又拈香云大衆此一瓣香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塵沙諸佛天下老師未敢正眼覷着
諸人向什麼處摸索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奉爲先翠巖芝禪師乃加趺而坐維那白搥
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祖禰不了
殃及子孫事到如斯寧容分雪所謂出世利
生之事呼爲第一義門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諸人若也委悉山僧出世事畢其或未然有
疑請問僧問承教有言若有聞法者無一不
成佛此日朝盖臨筵如何是法師云劒過遠
矣尓方刻舟進云大愚山上曾施力豫章今
日正宣揚師云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問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識法者懼進
云一言纔出駟馬難追師云放過一著僧撫
掌師云自領出去問朝盖已伸三請禮乞師
一句露尖新師云重言不當吃進云恁麼則
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云斫額望扶桑
問師有衝天之略學人有入地之謀兩陣交
鋒如何即是師云山僧打退鼓僧擬議師便
喝學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師云拖出去乃云問詁且止佛法正論非覩
辨而可求擊揚鋒辯以推異學諸祖之道豈
十五
其然乎所以一大藏教不能自詮十方諸佛
三
不能提唱輝騰今古迥絕見知圓滿十虛寧
有方所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雖終日行
而不自覺是以勞他先聖廻首塵勞曲開方
便方便即有還證明得麼若也證明得便能
隨機利物應化無方出沒卷舒人間天上縱

雖如是即不得向衲僧門下何故突破他口
師入山大衆出接首座問德山宗乘即
不問作麽生是臨濟大用師云你甚處去來
首座擬議師便掌首座云賸王關又作麽生
師喝云領衆歸去入院陞座僧問鼓聲絕名
香爇臨濟德山請師决師云頭戴天脚踏地
進云學人今日失利去也師云錢唐去國三
千里進云真善知識師云放你一頓問知師
久蘊囊中寶今日當機事若何師云何不高
聲問進云恁麽則學人退身去也師云還我
話頭來學云喏師云杜撰衲僧乃云山僧昔
年曾到今日重來非唯人事增歎抑亦林泉
加秀且道不傷物義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
天高東南地傾西北下座　上堂僧問師
登寶座舉唱宗乘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云
楚石不當玉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師云朽木不可雕復云此是普光明殿華藏
師子之座人天普集凡聖共居今日曲順人
情如何剖露若以宗乘舉唱直須大地荒凉
就下平高未免遭他笑怍且道不落化門一
句作麽生道良久云惜取眉毛好便下座
上堂諸佛出世平地陷人祖師西來承虛
接響一大藏教誑諕閭閻明眼衲僧自救不
了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云爲衆竭力

搊出私門擊禪床下座　上堂寶劍巳失
虛舟徒刻買帽相頭江南江北擊禪床下座
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
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翠巖今
日失利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三轉
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毗婆尸佛在
你諸人眉毛眼睫上放光動地轉大法輪看
看見諸人不會却向翠巖拂子頭上般涅槃
去也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名喧宇宙
知師久蘊巖家風略借看師云滑石不打達
底來僧便喝師云作什麽僧擬議師便打問
潙門未踏時如何師云辦進云踏後如何師
云裂進云恁麽則天下歸漢去也師嚧一聲
乃云千人排門不如一人路開一人路開千
人萬人得到無疑安樂之地豈不快哉如今
還有踏開者麽良久云見義不爲何勇之有
擊禪床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金鱗不
現虛勞力收取綫輪歸去來擲拄杖下座
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驀拈
起拄杖云玄沙老子穿過了也會麽復云無
人過價打與三百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在匣裏進云出
匣後如何師云京三汴四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云大木大皮裏進云忽遇客來將何抵

待師云小木小皮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解纜放船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天
長地久進云恁麽則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
九師云釋迦老子爲什麽失却鼻孔僧無語
師云脫空謾語漢復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
現在可驗因是謾人眼不得且作麽生是諸
人眼還驗得麽若也驗得翠嵓無解氷銷
驗不得分付德山和尚便下座　四月八
日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寸釘入木進云
意旨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復云教中道四
月八是佛生之日放大光明照耀十方地湧
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
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
能尊我者後來雲門大師舉了云老僧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且圖天下太平
師曰奇怪諸禪德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
出身之路若也辨得許你頂門具一隻眼便
下座　上堂翠巖今日不惜眉毛向你諸
人道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天下老和尚橫說
竪說並不是衲僧分上事且作麽生是衲僧
分上事驀拈起拄杖云這一隊漆桶便下座
上堂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師云一
言纔出駟馬難追進云迦葉微笑意旨如何
師云口是禍門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

師云有年有德復云沙用愛聖聖是空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若也聖凡情盡妄作體露眞常所以古者道但盡妄緣即如如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止宿草庵且居門外三十年後鼻孔撩天莫錯怪人好擊禪床下座　上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今日不惜身命與大衆舉箇古人話良久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便下座　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楄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　上堂看風使帆諸方共用斬釘截鐵翠巖不然光吞萬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龍頭蛇尾漢下座　上堂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知諸法唯心便捨外塵相諸禪德只如大地山河明暗色空法法現前作麼生說箇捨底道理於此明得正在半途須知向上更有一竅十五六在便下座　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下座　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咬破一粒米未曾挂著一條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下座　解夏上堂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和尚此間以何爲驗云鐵彈子進云學人無用功處也云學語之流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云十字街頭進云豈無方便云千重百匝復云日月易流光陰倏忽始見安居又當自恣此夏喜得大衆各各道體康安然出家之流曠達無礙初秋夏末或東去或西去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忽有人問上座翠巖和尚今夏如何爲人祇他一問如何祇對莫道九九八十一莫道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莫道日出東方夜落西莫道令取狗口莫道下一喝撫一掌坐具驀口摵拂袖便行諸禪德如斯布露深屈翠巖既不然者別作麼生披露試對衆道看還有道得底麼衆無語師云若到諸方莫道我從翠巖來便下座師復云老儒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十五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君子之道鮮七矣肇法師亦謂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諸禪德故知先聖垂範理契必同你等諸人如何委悉良久云穿僧堂入佛殿北斗裏藏身三門頭合掌阿呵呵是什麼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心眼未通乞師方便師云十字街頭石幢子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豈不是洪州人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流沙浪闊進云來後如何師云熊耳山高問如何是禪師云軍期急速進云有什麼交涉師云日馳五百僧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且道衲僧就箇什麼豎起拂子云總在這裏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良久喝一喝云王令稍嚴下座　寒食日上堂諸上座還會麼冬至寒食一百五家家塚上添新土翻思拾得与寒山南北東西太莽鹵南泉不打鹽官鼓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天明平旦萬革成辦北俱盧州長粳米飯下座因入城衆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豫章境師云樹色遠分仙尉宅湖光寒浸昔賢亭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胡看東南蕃看西北問如何是名無翼而長飛師云天上星進云如何是道無根而永固師云地下木有俗弟子問如何是佛師云著衣喫飯量家道進云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胸去也師云辭後添盃不如無復云語不投機承言者喪直饒你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衲僧門下總是喫棒數然事無一向理出多門曲順機緣豈無方便所以古者道闤市裏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拘留孫佛在你諸人脚跟下放光動

地轉大法輪乃竪起拂子云看看見你諸人
不會却向翠嵓拂子頭上入火光三昧去也
擊禪床下座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未出母胎度衆生畢古人與麼道只見錐頭
利不見鑿頭方下座　上堂僧問承教有
言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如何是此一事
十五
八
師云鼻孔大頭向下進云與麼則晨朝有粥
齋時有飯也師云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是無
縫塔師云四稜著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香
風吹萎花更兩新好者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云皮裹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
庵內人不知庵外事見後如何師云水流澗
下任縱橫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橫
三竪四進云院主為什麼眉鬚墮落師云七
通八達復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四十
九年間都來說一夢你等諸人還曾夢見麼
所以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且作麼生是不
睡底眼還驗得麼若也驗得塵沙諸佛天下
祖師總向上座眼裏百雜碎若驗不得翠巖
今日死中得活　上堂道是常道法是常
法汝等諸人切莫枉用身心馳求語句所以
道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遭魔境撓且道
不涉廉纖一句作麼生道薦拈起拄杖云放
過一著便下座　上堂看窟籠著楔罕過

當人過褒貶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不得春
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以拄杖卓一卓
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辭問說訛句請師
不吝訏人撥師云髮長僧皃醜進云恁麼則
日日香煙夜夜燈師云腦後合掌問承教有
言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如何是真
十五
九
月師云瞎驢趁大隊進云恁麼則早知今日
事悔不慎當初師云脚頭脚尾乃拈起拄杖
示衆云我喚這箇作拄杖子你諸人喚作什
麼若喚作拄杖子蝦跳不出斗若不喚作拄
杖子平地上喫交還有道得底麼良久云翠
嵓今日失利擲拄杖下座　上堂有佛處
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
向什麼處行脚良久云東勝身洲持鉢西瞿
耶尼喫飯下座　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
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
云烏龜鑽破壁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諸禪德頭上走天脚下是地口裏有舌面
上有鼻竅在什麼處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
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
瞌忽然須弥山跨跳入鼻孔裏摩竭魚牙你
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云叅堂去

上堂北欝正中宵閻浮即當晝輪廻如未惺
懵懂何曾覩諸上座還會麼有智不假年高
無智徒勞百歲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蛇穿
鼠穴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猢猻上樹如何是
第三要師云村裏草鞋問如何是般若體師
云箭穿楊葉進云如何是般若用師云李廣
陷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紫枝荻樹云
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
事師云風吹日炙僕顧視左右云放憨作什
麼便下座　上堂謹白參玄人是何言歟
光陰莫虛度雪上更加霜下座　歲旦上
堂僧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云花須連夜
發進云與麼則草偃風行也師云萬里望雲
開進云入水見長人師云速禮三拜復云三
十六句竟今朝還從夜刹那不相知諸法何
曾爾尊卑叙禮儀歡感同居止廓哉總持門
而人不能答玉兔金烏藏頭露尾以拂子擊
禪床下座　冬至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
十五
十
至大家知有何勞特地日落三更騎驢入市
參　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
知路錯下名言諸上座翠巖今日將錯就錯
你等諸人見色有眼聞聲有耳齅香有鼻了
味有舌因什麼却不會去良久云武帝求仙
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以拂子擊禪床下

座　上堂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冬行
春令即且置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云渾家送上釣魚船便下座　上堂普賢
行文殊智楠陁巖上清風起駱驝趁隊過新
羅吉獠舌頭三千里　上堂觀色即空成
大智而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而不住
涅槃諸禪德還會麼東勝身洲走馬西瞿耶
尼著樸看看不審維摩老子喝一喝擊禪床
下座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
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早地遺釘以拂
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動容揚古路不墮
悄然機師云古人與麼放開了也還跳得出
麼直饒你跳得出鼻孔也在翠嵓手裏且道
翠巖鼻孔在什麼人處良久云得人一牛還
人一馬下座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
入門便喝看這兩箇老漢一場敗闕然則事
不孤起起必有因翠嵓不著便蓋是爲衆竭
力你等諸人平地喫交過在阿誰良久云當
斷不斷反遭其亂驀拈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摩竭掩室已不及初毗耶杜詞至今話
攝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是什麼熱要當衲僧
門下壁立千仞也是賊過後張弓是你諸人
心憤憤口悱悱皮下還有血麼總在這裏遙
相埋沒有什麼了期以拄杖趁下　上堂

即令休去便休去若覔了時無了時此事若
向言語上作解會意根下卜度天地懸殊大
丈夫一刀兩段猶未相應豈況被人喚去方
丈裏坐糊指注擧楞嚴論根塵色法向上
向下有無得失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
更有一般宗匠二三十年馳聲走譽只管教
人但莫上他言句喚作透聲色便問東荅西
以爲格外之句將此狂解遞相泝襲從此混
傷宗教誑惑後生苦哉苦哉我王庫中無如
是刀總若似與麼行脚清風月下守株人涼
免漸逕芳草綠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與
麼上來大似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大凡
行脚人十二時中也須管帶些子始得豈可
只與麼隨行逐隊虛生浪死看他先聖百般
不柰何了向人道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
虛也你等諸人還信麼直饒向這裏信得及
也是聽事不真喚鐘作甕以拂子擊禪床下
座　到南嶽承天陞座僧問二師相見時
如何師云石橋通大路進云恁麼則千里同
風師云一字兩頭垂進云大衆鑑明學人禮
謝師云鈍置殺人問寶座既登於此日翠巖
家風略借看師云兩來山色暗進云莫便是
和尚家風也無師云鐵山南面三千里師乃
云承天師兄早是瞞你諸人了也翠嵓乍到

不可靈上更加霜然則一言纔出駟馬難追
事到如斯不免塗灰抹土蓋爲祖禰不了殃
及兒孫三十年後鼻孔遼天莫錯怪人好下
座　師住法輪入寺陞座僧問法席久虛
師子吼乞師方便震雷音師云好生聽取進
云與麼則一音纔剖大衆沾恩師云雲綻不
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僧便禮拜師乃
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
然通方之士舉必知歸游涉之徒何妨進步
有麼良久云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
便休　開堂陞座僧問善法堂開於此日
第一義諦請師宣師云何不早問進云學人
未曉師深旨乞師方便再垂慈師云去去西
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如何是法輪境師云峋
嶁峯高雲半出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五
湖來往任縱橫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
云兩來山色暗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
無師云你眼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打乃云
且住且住大象既消希音沓絕旁通實化開
拓權門於是三藏五乘對機設教猶國家兵
器不得已而用之爾後達磨西來單傳心印
一花五葉分布家中大似持聾作啞何故況
你諸人各有一段事雖古勝今通廓等於太
虛明淨同乎皎鏡現在可驗因是瞞人眼不

得且何者是諸人眼還驗得麼若也驗得塵沙諸佛三乘十二分教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向諸人眼裏百雜碎若驗不得前是棗山僕是主山良久復拈香云此日一會固非小緣匝地普天誰不欣慶更不敢祝贊皇風回向諸僚何故古人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十五]聖主賢臣者哉久立大衆伏惟珍重[十三]

上堂一道直如絃衆家當户前有人爭共進至竟怨論先喝一喝擊禪床下座

上堂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驀拈拄杖云豎窮三際横遍十方塵沙諸佛天下祖師盡在拄杖頭上縱横十字輾大法輪見麼見麼見你諸人不會走入新羅國裏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春日雨滋霑溥逐根苗得門户甜者甜兮苦者苦便下座

上堂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也是萬里望鄉關所以保福有言擊石火閃電光透得透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而今還有透得底麼良久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下座

上堂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所以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且道衲僧就箇什麼良久云千箇作圍萬箇作隊困則一處睡夢則各自做便下座

上堂僧問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云誰遣你進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師云誰遣你復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有什麼事但能隨順世緣自然合於正理不見祖師道入得世間出世無餘諸禪德還會麼良久云三邊若得渾無事四海何愁不太平下座

上堂直得地搖六震天雨四花祖師門下白雲千里萬里下座

上堂叮嚀損君德無言最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諸禪德還會麼口是禍門擊繩床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為什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為什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是不交爭底法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又道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音惟[十四]諸禪德古聖與麼說話喚作回首塵勞曲開[十五]方便所以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會麼拂子且將揮世界拄杖權為答話人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浩浩之中如何辨主師云波斯入鬧市進云與麼則不假披沙也師云學語之流僧便禮拜師云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經片雲横谷口述却喪人源下座

上堂拂子吞却須弥山尋常言論德山卓牌鬧市裏作麼生商量良久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下座

上堂僧問金烏未必常當午玉兔半夜不曾昏時如何師云點即不到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到即不點問如何是心地法門師云莫從人覓進云不從人覓如何得師云此去衡陽不遠乃云諸禪德既入叢林善參知識知識非他非他識覓法性偏圓心源湛寂避尚無門求之何益君不見黄檗掩耳百丈卷席直下分明無別消息得失是非一時氷釋喝一喝下座

上堂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員慧速結黒白一十八士靈峯三度上投子智者九句談法筆且道這箇漢是野干鳴師子吼喝一喝擊禪床下座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衆生畢法輪到這裏有口無用處你等諸人還相委悉麼若相委悉天下[十五]老和尚鼻孔總在你手裏若也不會[十五]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下座

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乃豎起拂子云如今舉了也你作麼生顧良久云擬思量何劫悟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

涅槃師便喝云當時若有人出來下得這一喝塞却老胡咽喉豈不天下肅靜四夷蕩蕩而今放開了也是你諸人還皮下有血麼良久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拍禪床下座

上堂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教照心其心自明諸禪德會麼心明諸法朗性昧衆緣昏日月不到處特地好乾坤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古人一期與麼道衲僧家還甘也無若甘去行脚眼在什麼處若不甘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喝一喝拍禪床下座

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離却咽喉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坐却天下人舌頭若道不得法輪門下有粥有飯下座　上堂便與麼會也是雪上加霜更待鼓兩片皮白雲千里萬里擊禪床下座　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横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你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珍重　上堂舉教中道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又道鐘鳴鼓響宜真實水緑山青爲舉揚諸禪德還會麼忽若有箇衲僧出來道話墮也且作麼强道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舉古者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鬬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肯休古人與麼道大似貪觀白浪失却手橈衆中還有淤點得出底麼若撿點得出救取古人若撿點不出法輪今日失利去也擊禪床下座　十五 師住雲峯上堂古者道十六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座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今日事且置作麼生是本來人良久云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珍重

冬日上堂節令届書雲山家何所論一輪纔出海萬類盡沾恩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明教大師示衆云初秋夏末莫道我不向你諸人道大家看火燭師云明教老人憐兒不覺醜蓋由土曠人稀是你諸人今夏在這裏老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便下座　上堂古者道古路若爲登金僊道可憑不勞平有物不物未全稱且道全稱一句作麼生道雲峯打退鼓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堪嗟楚下鐘離末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古人道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還會麼古人與麼和底顢了也有般漢聞之如風過樹有什麼救處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興化問克賓維那汝不久爲唱道之師克賓云我不入這保社化云你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克賓云我總不恁麼化便打遂罰錢五貫設饡飯了趂出院後來却法嗣興化師云還會麼路逢知馬力歲久見人心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十五 上堂古人道言多去道轉十七遠祇如未忘道在什麼處乃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辨圓覺良久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法眼云秋風纔動貧者何依法眼云若能知恩即解報恩師乃云還會麼一葉颼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閑啾啾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務閑寂更脩持閉户疎人怍亦知儂家自有同風事千里無來却肯伊且作麼生是同風事還會麼陶餅蒸作家常茶飯一言半句古人葛藤雲峯與你兩無交涉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還會麼所以道不浪階隨功涉位經有經師

論有論主你道衲僧門下還有這箇消息麼
良久云一言纔出駟馬難追下座　上堂舉
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脣吻
離却咽喉脣吻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
麼若也道得坐却天下老師三寸諸佛舌頭
若道不得但知顛倒喫飯子也得三文買草
鞋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知幻即離不作方
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大衆還會麼須弥跨
跳入你鼻孔裏即且從你道娑竭龍王年多
少肉重千斤智無銖兩下座　十六末

古尊宿語録卷第四十一　二五

古尊宿語録卷第四十二　十六

僧録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雲峯禪師語

舉古

師一日謂侍者曰汝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
麼道理答云不會師云過這邊立侍者便過
師云無端無端　十六　舉僧問雲峯如何是佛峯
云寐語作什麼師云古人與麼道喚作應病
與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你這裏下得什
麼語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　舉法燈禪
師初開堂日示衆云山僧本欲跧棲巖竇隨
衆過時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
出來爲他分拆時有僧問如何是不了底公
案燈便打祖稱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
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云這漢一期與
奪也似光前絶後及乎撥著又却龍頭蛇尾
如今莫有爲清涼作主底麼　舉教中道法
身流轉於五道是故衆生現時法身不現乃
竪起拂子云這箇是拂子那箇是法身又云
這箇是法身那箇是拂子會麼法身吞却拂
子拂子吞却法身於此若不會十月仲陽春
舉黄蘗一日問百丈云從上相承底事和尚
如何指示於人百丈據坐蘗云後代兒孫將
何傳受百丈云我將謂你是箇人便歸方丈

師云怜兒不覺醜然雖如是盡法無民
舉玄沙和尚一日見長生乃作一圓相云一
切人出此不得沙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
計生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沙云一切
人出此不得生云某甲適來與麼道爲什麼
不得和尚便道得沙云我道得你道不得師
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繢裏如今還有
出得底麼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示趙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
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大悟後雲門拈云且
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指示向伊道什麼
若道無指示其僧因什麼悟去師云雲門不
識好悪恁麼説話大似爲蛇畫足與黄門栽
鬚翠巖則不然這僧與麼悟去入地獄如箭
射　舉雪峯示衆云盡乾坤大地摋來如一
粒粟米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師云雖然匹上不足翠嵓更與葛藤拈拄杖
云還見雪峯麼　十六　舉黄蘗在南泉會裏爲首　二
座一日捧鉢盂向南泉位上坐南泉入堂見
乃問長老什麼年中行道蘗云威音王已前
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蘗便過第二
位坐泉便休師云從來叢林極有商量或有
道須知黄蘗有陷虎之機又道須知南泉有
殺虎之威若據與麼説話誠實苦哉殊不知

這般老賊有年無德一箇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若在翠嵓門下說什麽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直須喫棒了趂出　舉雲門大師示衆云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云雲門大師與麼道也是泰州來僧云和尚作麽生師便打　舉祖師道泡幻同無礙云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師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衲僧鼻孔惣在這裏又打香臺一下云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舉汾州和尚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拈起拄杖云這箇豈不是拄杖子阿那箇是你行脚事復云椰標横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舉古者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麽物又云水長船高　舉古者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法師云停囚長智養病喪軀驀拈拄杖云什麽處去也　舉古者道禪十六非意想道絶功勲汝等諸人作麽生糸三　舉祖師道如來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退信得及廢若信得及止宿草庵且居門外若信不及長連床上有粥有飯　舉肇法師道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古人與麽道也

大殺貪力爭如諸上座寒即圍爐向火熱即竹林溪畔坐然雖如是我且問你畢竟事作麽生　舉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你道這漢還自救得也未又道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舉古者道剃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雜事俱爲生死因師云汝等諸人横擔拄杖撥草瞻風遶天下行脚且道還曾踏著田地也無僧無對師云虛生浪死漢　舉瑞巖空寂禪師尋常方丈内自召主人公自云喏又云惺惺著師云鬼窟裏作活計却問傍僧云你還識瑞巖老漢麽僧無對師云蒼天蒼天　舉教中云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師云釋迦老子壓良為賤你還甘麽若甘去行脚眼在什麽處若不甘轉身一句作麽生道　舉智門和尚道何物若求而不得何物不求而自來何物鐵椎打不破何物畫合而夜開若人會得山僧意琉璃殿上長青苔師云會麽穿破你髑髏撥破你鼻孔　師一日僧侍立次師忽召云某甲僧應喏師云過去諸佛也與麽未來諸佛也與麽僧云和尚又作麽生師便打復云來來僧近前師云我早是無端入屎坑裏是你屎臭氣也不知　舉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

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師云這老漢生來莽函學處顢頇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什麽處得這消息來　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祖師亦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師云會麽直饒你向這裏糸見祖師了更買草鞋行脚三千里外也被翠嵓換却眼睛了也十六四還有不甘底麽　舉睦州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師云作賊人心虛　舉古者道虛堂閑寂夏脩持閉户疎人亦知儼家自有同風事千里無來却肯伊師云說什麽千里無來直得萬里無來鼻孔也在翠嵓手裏僧云和尚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師呵呵大笑云道什麽僧擬議師以拄杖趂出　舉盤山道心若無事萬法不生師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賴遇你不會山僧拾得口喫飯　舉睦州示衆云放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師云負入不負出　舉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云作麽生是眼又拈起拄杖打禪床一下云須弥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般若波羅密與覺時是同是別師遂喝云當時若下這一喝免見落三落四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弥勒大士當往問之師云果然舍利弗遂迴首問弥勒弥勒

云誰名弥勒誰是弥勒者師云什麼處去也
舉五洩初叅石頭纔到門便問一言相契即
住一言不契即去石頭擭坐五洩拂袖便行
石頭遂召闍梨闍梨五洩廻首石頭云從生
至死只是這箇廻頭轉腦作什麼五洩因而
有省師云石頭老坐不定把不住似這般擔 十六 五
枝漢教去便休又喚廻頭來却被他塗糊一
上道我向這裏有箇悟處經年未夢見在
舉古德云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
東徒經累劫終難會會得還歸六道中僧云
某甲不會師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舉木平叅洛浦問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
舟諸水脉舉棹別波瀾木平不契後叅盤龍
亦如前問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木
平於是大省師云這漢當初於洛浦言下悟
去猶校些子却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来有
人問如何是木平答云不勞斤斧師云果然
只在這裏諸禪德大凡發足超方也須甄別
邪正識辯真偽帶些眼筋始得然雖如是賊
過後張弓 舉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
麼處去泉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
和尚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師云若不
是南泉泊乎打破蔡州 舉法眼示衆云識
得拄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拄子天地懸

殊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舉僧問葉縣
省和尚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常令施設省云
有你這般漢問僧云恁麼則打鼓弄琵琶去
也省云捺胃放死聲師云然則倚勢欺人條
柰率不孤起葉縣失却一隻眼還有撿點得
出麼若也撿點得出翠巖分坐與你若撿點
不出横案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舉祖師示衆云吾有一物非青黃赤白男女
等相汝等諸人還識麼師云當時忽有箇漢
出來爲衆竭力不惜身命便與掀倒禪床喝
散大衆子孫也未到斷絶却有沙弥出來道
某甲識祖云你旣識喚作什麼云是諸佛之
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便打云吾喚作一物尚
不中你更喚作本源佛性此子已後設有把
茅蓋頭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便喝云祖禰
不了殃及兒孫如今還有不甘底麼 舉僧
問汾州如何是接初機句州云你是行脚僧
如何是驗衲僧句州云西方日出卯如何是 廿六 六
正令行底句州云千里馳來呈舊面如何是
定乾坤底句州云北俱盧洲長粳米飯食者
無貪亦無嗔州云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
師云將此四轉語被天下衲僧勘破 舉保
壽開堂三聖爲請主纔陞座聖推出一僧保
壽便打聖云似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

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云臨濟一
宗掃地而盡因什麼到這裏蕎枯起拄杖云
什麼處去也 舉興化一日與同光帝坐次
帝云朕收下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
興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開幞頭
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云會麼真不
掩偽曲不藏直有眼者辨取 舉睦州問僧
什麼處來僧云那邊劄州云老僧屈僧云和
尚即得州云擔枷過狀擲脊便打師云睦州
何用繁詞那邊劄擲脊便打 舉先地藏問
修山主甚處來主云南方來藏云南方近日
佛法如何主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如我這
裏插田博飯喫師云會麼插田博飯喫言中
誰辨的午後打齋鐘金剛曾失色 舉睦州
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
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你又作麼生
僧云某甲不恁麼道州云盞子落地楪子成 十六 七
七片師云會麼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
水 舉雪竇示衆云要知真實相爲但以上
無攀仰下絶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
千仞師云雪竇與麼爲人入地獄如箭
舉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
是那一通佛召仙人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

你問我師云大小瞿曇被這外道勘破了也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如何是那一通

舉古人道牽牛向水東不免官中徭役牽牛向水西不免官中徭役不如隨分納些子師云說什麼納些子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情惣在翠嵓這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住則逃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　舉僧叅南院纔入方丈以手指云敗也院乃拈起拄杖度與僧僧纔接院便打師云這僧雖然頂上有光爭柰脚下似漆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舉古人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師云手挐日月背負須弥即不問你新羅國裏一句作麼生道　舉古人道鬧市裏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門道蝦蟆入你鼻孔裏毒蛇穿你眼睛中且向葛藤處會取師云雲門大師恁麼道大似和泥脫墼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翠岩今日因行不妨掉臂乃竪起拂子云還見雲門麼　舉世尊一日於涅槃會上人天普集以手摩胷告大衆云汝等善當觀我紫磨黄金身瞻仰令足莫令後悔若言吾滅非吾弟子若言吾不滅亦非吾弟子于時百千萬衆一時悟道師云然則背盲之門不足以發藥翠岩且作死馬醫你等諸人皮下還有血麼　舉南泉一日問黄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是長老見處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致草鞋錢教什麼人還蘗便休師云若不同床卧焉知被裏穿

舉古者道露裸裸赤洒洒四維無遮障上下沒可把師云朝游羅浮暮歸檀特即不問你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觀士云一等無弦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觀士禮拜祖便歸方丈士隨後云今日弄巧成拙師云且道窮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還有人揀得出麼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風卒未休

舉教中云有諍則生死無諍則涅槃師云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不求諸聖不重己靈無纖芥可留猶是爭諍法且作麼生是無諍底法　舉古者道三世諸佛不知有師云如虫蝕木狸奴白牯却知有師云雪上加霜

舉德山問龍潭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山便休師云你識龍潭老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

僧入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便喝僧茫然師却問趙州道什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　舉僧問智門祚和尚如何是佛門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拄杖頭上挑日月師乃問僧會麼僧云不會師乃以頌示之鞋穿赤脚走衲僧休大口日月杖頭挑面南看北斗僧便禮拜出師云來來僧乃廻頭師云莫教撞著露柱

舉潙山祐和尚方丈頌云潙山方丈峭峻難上若人踏著氣如拚將師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僧云和尚作麼生師有頌示之翠岩方丈曾無遮障衲子入來便見和尚僧便禮拜起師云還見翠岩這箇老漢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摵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乃問僧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為什麼設老僧其僧良久云某甲也有箇會處師云香林亦須喫棒　小叅舉先百丈因歲暮示衆云你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也入衆叅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云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遥人心澹薄看却今之叢林更是不得也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旺化也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黄會即惣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寶孰肯知非泊乎換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

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嚴成荷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茶不揀一莖柴不般一束十指不霑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餉快意争柰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是丈夫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也未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甾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陌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珎重　偈頌　原居二首　挂錫西原上。玄徒若問津。千峯銷積雪。萬木自迴春。谷暖泉聲遠。林幽鳥語新。歸思遺婆發。深笑洛陽人。挂錫西原上。誰同振此風。卷簾千嶂日。坐石一枝笻。雪嶺書無說。衡陽信不通。迴觀清景外。雲鳥自憧憧。　三印　一印印泥賢愚共知捩轉鼻孔頂上金槌　一印印水徒張唇觜未步流沙洪濤競起　一印印空明月清風爍迦羅眼齊後之鍾　春日閑居四首　林下春時節灘灘萬物新聰茲和煦力孰不謂通津　林下春時節幽居境偕清曉雲分岳色

流水帶鶯聲　林下春時節遲遲日漸曈不知誰有道泉石自相便　林下春時節誰同狎此心野花開不盡巖檜冷森森　布袋和尚　五首　散誕不拘儀執終日拖泥帶水茫茫竟未知歸教伊從誰雪耻　困來抱囊無語傍觀盡生疑應未免開獻諸人是甚閑家破具　貧道本無遮護擧目知君罔措可憐二月三月是處蜂狂蝶舞　莫訝衣裳破碎入壓且無忌諱橫身要道等人那箇便知圖績日暮變游貧里豈是圖他小利分明報你諸人脈水冰霜滿地　和泥合水　五首　余有一道千聖不到此走南奔相頭買帽是何之道窒橫碧嶠　余有一辨風生嶽面擧目千差知君不薦是何之辨僧堂佛殿　余有一說善知時節若人會得眼裏添楣是何之說春寒秋熱　余有一劒寒光若練虎嘯風生飛霞走電是何之劒灰頭土面　余有一機聖凡共知拈却鼻孔擧起須彌是何之機淵明皺眉　示學者三首　赫日光中誰不了底事堂堂入荒草撐蹬負笈苦勞心從門入者非家寶演宗乘提祖教千年枯骨何堪咬南北東西歸去來拈得鼻孔失却口　經不看禪不會終日擁爐長瞌睡五湖禪子競頭來眨上眉毛三門外　翠嵓不會禪仰面看青

天打破大唐國笑殺老南泉　因雪示衆二首　雪雪片片交飛無暫歇萬里江山一樣平要津把斷底時節文殊印普賢訣杲日當空還漏泄無言童子念摩訶憍梵鉢提長吐舌　宗本義　宗本鏡彰義已除徒將心識話同遊漁人夜唱歸煙島樵父春行踏落花　六相義　成壞總別同異帝網交參六義拈起大地山河透出過現未世文殊夢裏揞眉普賢空中彈指三十年後自看且德和泥合水　頌古十二首　灘水不滿危還雪不填井吁哉碧眼人迢迢涉葱嶺絶粒既無功負春穿有省一花五葉開猿嘯諸峯頂入門何必辨來機潦倒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指注遂令平地下針錐　抱拙少林已九年趙州忽長亭前栢可憐無限守株人寒夢坐對千峯色　平常心是道擧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擷花見後謂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前贓物自家知趙州有語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賺擧不賺擧未相許堪笑禾山解打鼓　杖林山下竹筋鞭頭尾拈來惣一般莫恠玄沙不出嶺他家元是釣漁舡言中辨的老禪和驀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問嶽陽船子洞庭波　踏著秤槌硬

似鐵朦瞳禪和猶未瞥三冬嶺上火雲生六
月長天降大雪　杜禪和杜禪和一箇餬餅
無奈何禮拜任君頭著地海東船子過新羅
洞山有詬麻三觔衲子擘拳要問津因憶舊
年看草字張顛顛後更無人　休問藏身北
斗撩他露柱煩惱跨跳撞入燈籠穿却湖南
長老　因僧舉沩潭頌乃有頌示之　北斗
藏身事不孤韶陽由是喪殘軀而今澤國垂
綸者猶把鰕鱣証惛夫　留僧　侍余函丈
二三秋日損由來道未訓何事解衣輕取別
鉢囊猶挂樹梢頭　數珠　落落循環在手
茫茫未知出跳雖然本自圓成爭奈其中一
簸放行怛搖舒光把住吡沙匿曜有時捉向
手中貴與衲僧取笑　南峯師子山　狀奪
西河類雄雄鎮此峯爪牙終不露狐兔自潛
蹤　雲門上菴　草堂危構若邛西九夏幽
居景物奇簾卷亂峯初雨後白雲流水自相
隨　送化士　化門舒卷豈同時出塞還須
斬萬機道恭却旋林下日卷簾閑看岳雲歸
送文禪者　禪人別我訪南宗吳楚山川去
幾重莫謂臨岐無可贈萬年松在祝融峯
送寧首座　一語通諸審開權涉化門當撓
如有路北斗坐南坤　送兢維那　振錫發
韶石直來欸竹篦當宣祖意溢目太陽輝

送華祿者　一字不出頭十字不挑脚可惜
少林人端坐無斟酌執云錯金錫高擎返故
鄉清風浩浩生寥廓　送聰山主　故國曾
不住他鄉無暫留肩横一枝錫何處問蹤由
寄慧濟大師　凛凛水風臨晚景璨爐獨坐
雙峯頂茫茫六合曾未知月寫千江萬江影
寄福嚴禪師二首　跡遁寒岩雲鳥絶陰崖
流水花微發昨夜天風掃石床寥寥坐對三
生月　一葉落兮天下秋古今人事謾悠悠
皇恩三讓名還大千載眞風詠莫休　寄雲
蓋鵬禪師　惰忘應許道相交肯謂川途有
所遥月皎五峯湘水白雲蒸石麋露偏饒
寄南華慈濟禪師　曹溪何幸示來書忽憶
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無限事甜瓜生得苦
葫蘆　握草爲金未足奇韶陽風骨與誰知
年來老大渾無用應對盧公獨斂眉　寄木
山長老　刋石休誇自點頭武陵決道欲誰
酧年來應是慵開眼獨坐龍門見九州
寄龍王進長老　南北山居道不殊不殊猶
未得通途龍峯地暖花應秀石廩雲寒萬仞
孤　與李君行者　辭家日久慕參禪不憚
崎嶇甚可憐報汝速須歸故里閑冬耕取昔
年田　暮冬疾懷　雪壓惟松枝欲折衰病
長寒長擁爐添薪坐久眼忽瞑偃卧不知山

月晴　脩木平道人　嶽頂雲披。清風兒古。
一泓未形。萬機起緖。道拯致淳。行敎亡矩。稽
首木平。不勞介介。　禪人寫余眞回命余贊
頂高頻奈祖佛之怨昏尖鼻鉄禪庭之孽天
下人憎這箇老漢　十五十六天輪地軸日
面月面神嚎鬼哭少室從風竹馬年而今莫
問胡家曲　自詬一首　壞衲曾披霧雪頂。
遠軒松竹冷相侵。虛堂夜永坐將半。花落岩
前知幾深。　山居四首　片片殘紅隨遠水。
依依煙樹帶斜陽。横筇石上誰相問。猿嘯一
聲天外長。　靜聽涼飈遠洞溪。漸看秋色入
冲微。漁人撥破湘江月。樵父蹤閑松子歸。
攏麥重重翟紫煙。太平時節見豐年。野雲忽
散孤峯出。列派横飛落澗泉。　凍把巖根雪
尚稠。葉雲閑鑠遠峯頭。地爐骨柮高燒起。石
銚烹茶時一甌。　答雲峯正大師二首　溢
目江山雪正深。捸庭寒色尚沉沉。忘忻象外
有良契。時以嘉言慰此心。　竹齋歎抚病方
迴。春餞梅花忽寄來。珍重此恩何以報。楮筇
時上石樓臺。　寄道友　散盡浮雲落盡花。
到頭明月是生涯。天台六幕千山外。何處清
風不舊家。　對菊　澹然金菊映秋光。底事
無人泛玉觴。翻憶陶潛舊池上。肯教和草過
重陽。　退居寄承天偶作五首　道薄常慙

繼祖猷。退居嵩谷任春秋。齋時自有天㚞飯。
六合清風卒未休。 道溥常懃繼祖天。瞬眸
金色已虛傳。而今猶舉僧伽眼。端坐鷄峯誕
後賢。 道溥常懃繼祖燈。老來林下笑盧能。
抱膝持石長三尺。不愧黃梅會裏僧。 道溥
常懃繼祖心。九年何事絕知音。到頭無賴空
迴首。皮髓分筝直至今。 道溥常懃繼祖門。
隨家豐儉且安貧。掌間日月須弥走。把住南
星對北辰。 十二時歌 鷄鳴丑眹兆之前
還乱走。黁裏論量幾萬般。天明無是虛開口
平旦寅山河大地掌中擎。金剛焰裏空彈指
碧眼胡僧來未能 日出卯烜赫威光無剩
少茫茫宇宙未知歸。覷向途中關捩巧 食
時辰南北東西誰是親。鉢裏不逢香積飯深
愁狂作出家人 禺中巳信手拈來無不是
迷却南街走北街。草鞋蹈破因誰置 日南
午鉢出囊中無一縷。銅頭鐵額知未知。草偃
風行立千古 日昳未休話真如論實義官
十五末
家不許夜行人。誰教醉酒街頭睡 晡時申
遊子前來問要滓。鉢去打破渾閑事添鹽少
了却生嗔 日入酉朝參暮請何曾有不如
靜坐念金剛。從他笑破衲僧口 黃昏戌一
點寒燈照幽室。鐘鼓喧轟鬧一場。摩訶般若
波羅密 人定亥啐啄之機遺哂惟自挑朗

亂知幾年不曾少人一丈債 夜半子開眼
張床到如此老胡猶自涉崎嶇石塔空留鎮
熊耳 師嘉祐七年七月將示寂上堂有頌
住世六十五年為僧五十七夏玄徒休問指
歸鼻孔大頭向下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二　十六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三　七七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大鑑下十一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溈聞僧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
十七
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久而得旨其後
化道大行初住瑞州聖壽開堂日白槌罷
師乃召大衆云當須自觀若此觀者名為正
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有疑請問
僧問列祖陞堂賢侯堅請向上宗乘請師舉
唱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常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師云好箇消息進云今日
即中承此善退身三拜謝師恩師云深僧禮
拜問語默二途皆易辯師今得法嗣何人師
云早來向你道了也進云恁麼則黃龍的子
臨際親孫去也師云猶自卜度在進云而今
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師云速禮三
拜問世尊出世梵釋相隨即中請師將何報
荅師云一雨普及萬物咸滋進云一言生筆
下萬古落人間師云人間事又作麼生進云
浪盡還歸水月落不離天師云閑言語行者
問天地以萬物為蒭狗聖人以百姓為蒭狗
未審和尚以何為蒭狗師云點進云禍入僧

門師云老行者擬議師便喝行者禮拜師云得與麼有前無後問此日人天普集太守臨筵祖意西來乞師端的師云的進云一句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向下底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云過進云四衆沾恩學人禮謝師云猶欠一著在進云僧觀眷醜師云放有僧出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云好好問著且莫虛頭問如何是虛頭一句師云這虛頭漢僧無語師便喝僧擬進語師云鈍置煞人進云真善知識師云你是不得已也　師於熙寧八年在洞山受請於法座前拈帖示衆云最初一句子便要衆人知還曾麼良久云符到奉行椎那宣帖罷師乃云大衆諸佛出與於世總秖起箇時節且道貧道今日起箇什麼時節遂指法座召大衆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便陞座乃云還有問話者麼時有僧問承古有言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如何是自在底事師云透七透八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瞎進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云閑言語問施主慈懃仲三請今日當進事若何師云新豐洞裏水潺潺進云若然者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且道聞底事作麼生僧提起坐具師云杜撰禪和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乃噓噓　復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乃喝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爲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唯憍陳如最初悟道貧道今日向新豐洞裏只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禪床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底麼良久云可謂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喝一喝下座　初入院陞座僧問天地亢陽願垂一雨師云自有清涼者進云與麼則群生有賴也師云知恩者少進云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云不易念得來問如何是聖壽境師云參差舊屋宇到者始應知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似不相識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喝僧禮拜師云不消一喝問昔日世尊出世坐斷乾坤今朝和尚出世意旨如何師云四衆圍繞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云何不更問　復云青山渌水不能住白日紅塵却自歸而今避不得也且混俗和光灰頭土面笑他林下人也要笑若解笑甚奇妙十字街頭拈得箇破布衲換抖擻塵埃示衆人好不好曉不曉從他向案頭歌叫唱一唱云回頭轉腦　晚參上堂僧問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見即不問如何是不離底事師云傾心吐膽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云秖如湛然底事又作麼生進云三門佛殿長相對翠竹松風滿院寒師云多虛不如少實進云也須檢點過師便喝　復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拈拄杖云還識麼千箇萬箇似識取這箇擲下拄杖下座　因請首座維那典座上堂問流水下山非有意片雲歸洞本無心如何是無心一句師云你是有心耶無心耶進云壘石峯高喚白雲出故問師云莫道無心好僧禮拜師云三十年後醒去在　復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香積厨中鹽調在手三世諸佛向砧槌上聲聲相應且道相應箇什麼良久云問取堂中第一座　上堂僧問曉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意如何師云你凡麼進云城隍雖淡薄林下道相親師云這裏是什麼處所　復云有進有退有急有緩道在變通事乃成就臨院街擔竭力衙坊善巧化人知客臨時接引長老據款結案還有不涉斯義者麼良久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僧問真則是幻幻則是真真幻既除道歸何處師云若有處所堪作什麼進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孤舟萬里身師云却不如走進云江上漁人空點頭師云適來向你道

什麽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僧又喝師云兩喝後又作麽生僧禮拜云猶爍少在師乃噓噓復云大衆宿來萬福數日人事相煩更不一一陳謝禮繁則亂知是般事便休且道是什麽事驀拈拄杖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堯風蕩蕩行人讓路萬姓歌歡筠陽城中誰家竈裏無煙張公喫酒李公醉挺拄杖云寒山拾得　上堂昨日有僧從潙潭來却往仰山去驀拈拄杖云筠陽城中聖壽院裏打鼓普請喫茶　上堂有化主問承古有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未審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善爲化導進云恁麽則紅塵路上無閑客也師云家家觀世音僧禮拜師云更須著力　復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驀拈拄杖云穿却你諸人鼻孔換却你諸人眼睛還我法王法來乃喝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云百尺播竿尾指天進云學人退身三步去也師云脚跟下七縱八横進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師便喝僧亦喝師云這野狐精　復云宿來大衆萬福方朔首夏已是初秋今朝改旦七月一日嗟乎流光迅速四序推移是事不常人亦漸老遐賓不

渉老少者麽良久云八十翁翁著繡靴因道還長老來上堂僧問一句了然超百億一句即不問如何是百億師云道士繫腰帶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番人頭戴冠進云大衆證明且禮三拜師喝云瞎漢復云青山深處人來我紅塵裏紅塵偶不見白雲與流水耳目何所分孚名與浮利爲是紅塵非爲復青山是是非兩途間幾多殊未已輩過道迸人可述道逯把下座　上堂開雲門門七通八達却須知有開棙子去著若也不知雖活如死現黄龍龍千變萬化更須到伊家宅潜處若不到有眼如盲諸德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有眼者辨取因清涼長老到上堂熱惱既盡清涼現前分別不生虛明自照然後我常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乃喝云三世諸佛一棒打殺填溝塞壑拖東擲西一任諸人看驀拈拄杖云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遂擲下云看　上堂僧問如何是珠師云燦爍光明在日前進云滿城盡是知音者吟出新詩與衆看師云誰是知音者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云虛頭漢　復云一葉落天下秋老僧慵剃雪霜頭風浩浩水潺潺忙者自忙閑者閑終南山

色翠相倚湘岸橘朶紅紛攀諸禪德會即途中受用不會且世諦流傳拈拄杖云不是途中受用又作麽生傳良久乃喝云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謝月化主上堂靈山話月曹溪指月聖壽今朝謝月且道與古人誰親誰踈莫有人辨得麽若也辨得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若辨不得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黄梅笑殺我松道者參　上堂方經七月十五已是八月中秋徒知著住寒來人老區區未休休休看看便是結交頭大衆丹霞老道底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乃喝云無端斷聖僧上室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觀機設教應病與藥驀拈拄杖云馬大師來也看看日面佛月面佛一一爲君重拈出若善服者病瘥藥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不善服者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觸途成滯遂擲下云秖在諸人面前便下座　上堂有時灰頭土面横身荒草衆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其奈飢逢王膳不能飡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德山呵佛罵祖承其言者多見德山者少黄龍佛手驢脚見黄龍者衆識其機者稀驀拈拄杖云欲得見德山麽遂左邊卓云看要知佛手驢脚麽復右邊卓云看乃横云佛手驢脚我宗恢廓

德山拔毛黃龍撥角滿化自前磊磊落落乃
喝云眼空突動鵝子莫誵下座　因等慈
長老到上堂以平等慈與一切生洒一法雨
潤一切物良由根機不等所以不同互有得
失又爭怪老僧下座　上堂因浚中失火
僧問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正當此因安邦為
什麼各生退志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進
云忽遇軍旗急速又作麼生師云自有安邦
者進云與麼則汗馬不施功勞不落也師云
你是什麼人僧便喝師云敗將不斬
後云欻然火起焚燒舍宅及至煙消火滅萬
事成空冷地裏一場懡㦬遂喝云轉凡成聖
又是什麼人　永固長老至上堂幽固深
遠無人能到到則山青水綠別是人間好諸
禪德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却怪
長時杜鵑子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上堂十月十五迎寒送暑唯有這箇不來不
去該天括地亘今亘古雖則全彰要且不露
喝一喝下座　晚參上堂十七十八早是
漏泄若也不會守繫驢橛上堂聖壽有時壁
立千仞欲發人人之大機我與麼來你擬心
早是蹉過了也何故此事非汝思心注意當
情之所能諸禪德盡情說了也合作麼生
上堂十月二十五臨濟太華卤開却雲門門

德山罵佛祖下座
不是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驀拈拄杖云寰中
天子塞外將軍擊禪床下座　晚參上堂
十月二十三天寒下暖蘇黃昏一覺睡南海
出榆甘　上堂聖壽長老不會禪不會道
祇會解粘去縛憑病與藥諸佛子無禪可參
無法可學柰本逐末區區客作不如歸去来
識取自家城郭城中自有法王尊一呼百諾
磬晃明月珠手振黃金鐸還要一切群生自
家省覺来来應是從前佛法知見一時放却
乃得自己毘盧心印明廓乃喝云大丈夫兒
莫錯莫錯　上堂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
後始知松栢操夜深方見把針人參
擡越散藏經請上堂奉佛至孝四郎及孝受
手為先考二郎終七追薦乃請真如聖壽一
禪衆閱轉大藏經一遍供僧一千負斯展閱
郭齋以用表懺上件龍藏琅函靈文聖敎經
律論三藏五乘十二分諸佛之秘詮頓也漸
也半也滿也中也邊也權也實也種種法門
智慧海種種因果德相海種種進脩行願海
種種敎導方便海種種依正究竟海種種互
融攝入海不可說不可說法門功德光明海
為嚴先考二郎超生淨界然異四郎及孝眷
等生生世世獲大善慶居諸佛法會中共諮

菩提乃召大衆全日與諸人在什麼會中慕
拈拄杖敲香卓云大衆還聞麼佛以一音演
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諸佛於此得之成一
切種智具正遍知菩薩於此得之獲無生忍
法眼清淨緣覺於此得之現神通光明出無
佛世聲聞於此得之證寂滅樂永斷後有天
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世人於此得之永盡
三業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阿脩羅餓鬼
畜生於此得之永除癡業四生六類一切有
情於此得之各隨根性一一解脫且道長老
於此得之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聖壽有時戴寶冠挂纓絡出来十人有
九人一時驚怖毀謗罵詈避走遠去見伊不
識遂更著垢弊衣與伊相見百人千人一時
讚歎歡喜信知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衆
生之根鈍著樂癡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
可度以拄杖擊香卓下座　因快山長老
至上堂快然大道秪在目前縱橫十字擬即
留連乃顧大衆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
舉僧問古德云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德云
有進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德云石頭大底
大小底小忽有人問聖壽云十字街頭還有
佛法也無但向伊道無為什麼無貪名逐利
大衆聖壽道無古人道有是同是別試斷看

斷得出也大奇　　在洞山受請眾請小叅
師云新豐古洞萬壑爭構悟本真宗千林黄
蘖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
有時提唱唯有佛菩提是真皈依處復喝一
喝云猶有這箇去就在諸德秪如大師道猶
作者箇去就在且道意作麼生還知落處麼
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
冤家况更有皈依處故遭悟本大師檢點有
底道悟本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秪見
鉢頭利不見鑿頭方似與麼匹配又何曾夢
見他古人既不如是又且如何諸德此箇事
大須子細不可麁心一等叅禪窮教到底宗
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途唯大智方明降益
已性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淨
潔毬子把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夫阿
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
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於一切處不留一切處
成就靈光獨耀烜赫殊分可謂蕩蕩乎落落
乎羨起濟岸帆擬動渡人舟於生死海內白
浪堆中出沒去來逍遥自在乃喝云從他謗
任他非雨中蓑笠簑衣而今暫別海門月
釣魚且向市鄽歸下座
師住洞山在聖壽受請開堂宣疏白槌竟師
良久乃云會麼少室峯前曾示此高安灘上
復誰停會中若有僊陀客莫學神光礙九年
遂喝云有疑請問僧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
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箇在先師云多少人
疑著進云不許夜行師云蚊子雖鐵牛進云長
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師云長
安人已入你合作麼生進云春日華山青師
云者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問新豐勝刹
古佛道場侯伯請師願垂方便師云耀古騰
今進云此莫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將謂
是古佛道中人進云洞山境色重添翠悟本
玄風復振清師云有甚了期　復云問話
且止言多道遠然則通人分上無可不可問
荅縱橫何是何非不二門開一道清淨所以
古人云道無不在觸事而真心若不邪所為
自正正覺之道得在乎心不在乎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非去來今今日一會法法本然
心心本佛官也私也僧也俗也智也愚也凡
也聖也天也地也悟則事同一家迷乃萬別
十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遂拈拂子召大眾
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施主褡法
衣上堂僧問久晴無雨特知何師云點進云
學人有賴也師云赫日爍破閑楶面門僧回
首乃云大眾高著眼師云三十年後有人笑
你　復云諸佛出世咸披此衣說法度人
洞山今日亦披此衣說法度人遂拈起衣角
召大眾云還有不受惡水潑者麼良久云月
到天心向波歸海上清　上堂久晴忽雨
久雨又晴天機莫測吾道可明乃喝云具頂
門眼者看　因請知事上堂至道無難唯
嫌揀擇豈可以親疎好醜揀而然後用之要
用便用入到手中土作黄金拋来擲去滿目
光輝也要眾人見諸德又作麼生不揀擇好
醜而用之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法不順
人情諸方長老大開口盡道我會禪會道且
道伊會也未無端向屎坑裏坐賺神謗鬼似
這般底打殺千萬箇與狗子喫有什麼過又
有一般禪和子大開著眼被伊抓蹉殊不自
知驀頭著屎洗亦不肽惡召云大眾彼此丈
夫爭受與麼自已合作麼生下座　上堂
欲雨不雨使我伸衆半陰半晴要汝惺惺果
惺惺也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乃喝云
切忌拈泥帶水下座　上堂智不到處切
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諸禪德古人一期唱道則
無可不可若是洞山即不然智不到處正好
道道不落聆無所生無生大道閑縱橫縱橫
任運人難測新羅日午打三更參　上堂令
朝八月一漸熱既消漸凉復至調燮人間育
養萬類成就四時無思焉無為焉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祖師門下望跡然哉是以真機無定祖道難思有時熱有時涼生也殺也撈籠萬有提拔四生破妄想塵出大經卷而無心爲而無爲爲緣感乃應並預撥而待襃乎諸禪德且作麽生是各各當人一卷大經會麽垢盡則明現也三千大千世界遐通祇在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乃喝云不信自殊勝甘爲下劣人　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来藏裏親收得既收得不護惜也要衆人見驀拈拄杖擲下云還識麽若識燒沉水香供養諸禪德明月照見夜行人良由不是他家事參　上堂佛法現前僧俗儼然八月初五冷依秋天　晚參上堂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志公和尚欺我等愚迷埿良爲賤然則敢問諸人而今四大五蘊是有相之身那箇是當人無相之躰良久嚏欲報先聖護念恩粉骨碎身又安得上堂擧雪峯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看玄沙云用南山作麽師云奇哉善知出處非父不生其子驀拈拄杖召大衆云南山鼈鼻蛇却在者裏便擲下云擬即喪身失命　上堂昔有五伯羅漢以六神通降一毒龍了不能得忽異方有一尊者至衆謂曰我等盡其神力降不可得尊若可能降之

尊者乃弾指一下共龍便伏諸禪德擬此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五百衆盡其神力皆曰不能此尊者一弾指而毒龍便伏既有優劣如何可明於此明得作箇出格道人動静去来五眼不能覩十力不能知堪受人天供養日消萬兩黄金於此未明山門今日作齋供
十七　十三
養羅漢且随隊長連床上開單展鉢下座　上堂祇知今日明日不知前秋後秋諸禪德休得也未便好休而今更有什麽事見麽四大海水灌入你諸人鼻孔裏須弥山突出額角邊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洞山長老　上堂師子吼無畏説百獸聞之皆腦裂遂拍禪床左邊云不是師子吼又拍禪床右邊云不是無畏説你擬心早是腦裂也更擬如何若何一隊野狐精喝一喝下座　上堂平旦寅狂機中有道人身乃喝云不是狂機又嚏云不是狂機若作狂機會又争得行住坐卧山河大地不是狂機且道作麽生是道人身良久云各自歸堂喫茶　晩參上堂此箇事學不得教不得傳不得須是當人悟始得悟得也可可地閙閙地了了明明地歷歷落落地一切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用外求乃拈拄杖横按云横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遂擲下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擧拳左右顧大衆云歸堂喫茶去曰發化主上堂出家沙門當清淨自活以乞食爲正命食不過分滋憍慢故以乞法爲正念增長智悲不滯非故驀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於此爲你增汝智慧破汝憍慢火焰裏藏身游
十七　十三
泥中出現千手千眼大悲菩薩一任神通變化於此不爲有清泉兮遂汝飲有碧岩兮從汝棲切忌寒猿深夜啼謝主首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拈拄杖云不是一法又捨箇什麽佛事也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受供養則不無還知滋味也無若不知分付與首座後敲香臺云五千餘軸言言異　一一龍宮海藏来遂擲下云實際理地不用安排分付與藏主　上堂九日無白酒飽飡黄栗餻十日有黄菊惟人打禾穀五更鐘未鳴隣鶏已數聲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參　上堂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著力衲子眼皮寬下座　上堂古德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珎又作麽生是家珍驀拈拄杖召大衆云還見麽遂敲香臺復乃嘘嘘釋迦老子棒打不殺文殊普賢喫不回頭休休虛費力且隨流待伊時節至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謝黄檗先

馳云分枝列派共闡宗猷祖令全提各隨機
變洒黃龍之一雨枯木重榮繼斷際之遺蹤
具燃兵焰光我先覺以進後昆不任歎變其
無似之名何承先馳上人遠離鷲嶺深入洞
山得得馳書叙其法乳過沐周勤仰荷弗已
便拈拄杖召大衆云實謂雖與我同條生不
與我同條死阿剌喇剌也大奇穿来彼此丈夫
兒雖則同床各自夢古今此理少人知少人
知什先馳傳歸鷲嶺分明舉向師　上堂
洞山門下要道便道要用便用放得眉毛失
却鼻孔乃喝云久雨不晴參　出縣回上
堂云三日不相見不得故眼相看是何言歟
洞山數日不相見相見秖是舊時人乃合掌
云不當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来諸佛參退
喫茶　謝監院上堂僧問用之則行捨之
則藏時如何師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進云
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且
得天下太平進云與麼則道泰不傳天子令
十七 十四
師云老僧被你鈍置一場　後云身是光
明幢心是神通藏大衆各自照顧抖擻精神
而今現定信也如是俗也如是釋迦也如是彌
勒也如是還有人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不爲
分外若信不及亦不虧欠信與不信光明幢
神通藏各自參堂去下座　上堂舉僧問

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来報
諸俺千聞不如一見又作麼生見良久云秖
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洞山門下
八凹九凸交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嶮
嶮屼屼水雲掩映煙嵐重疊一道直截觀者
避者十人九人舉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
莫有不迷者麼乃喝云且道洞山路頭在什
麼處　上堂舉昔日天台國清寺因炙茄
次有拾得以竹串向維那背上打一下維那
叫直歲你看這風顛漢拾得云蒼天蒼天寒
山問你打伊作什麼拾得云賞却多少鹽醬
諸禪德拾得打維那實謂賞鹽醬多也爲當
別有道理明眼衲僧試出来斷看一爲衆收
疑已曉未悟二表自已參學辨其是非冷地
裏說葛藤貶剥古今不爲好手有麼若無若
僧爲你決疑去也直歲苦苦告退再三留得
寒山拾得總分付却掃地底教掃地燒火底
教燒火諸寮兒子莫令空過饒舌豈干到来
十六 十五
老僧爲伊勸過監院維那典座直歲更須要
知寒山拾得始箇什麼若也不知異日他時
總遭伊把鼻孔領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光剃頭淨洗鉢好便住惡便脫好諸禪
德莫將世俗見埋沒道人心　上堂洞山
深幽且因千年林木生煙霧林間多少葛藤

枝左攀右悲難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
住阿呵呵將謂洞山多葛藤元来却是參同
契乃喝云明眼衲僧莫容易　上堂但知
隨例飡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秖如新婦騎
驢阿家牽又作麼生直饒道得更問祖師鼻
孔長多少在下座　上堂但離虛妄名爲
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作麼生是一切解
脫驀拈拄杖云閑又云雲門大師在拄杖頭
上跨跳還見翠岩眉毛麼若也不見洞山爲
你注破長度来也遂擲下云吹笛打鼓普請
看　上堂謝莊主監收云參玄上士味道
高人於動靜日用間百事成現受用具足一
一要知来處所以古人云譬如大地何物不
從地之所生諸佛唯指一心何法不從心之
所立洞山分野地之所生或麥或麻或豆或
稻然非其人則不能成辦安立既有安立得
不勞乎神用然神用雖勞粒粒不落別處且
道落在什麼處遂拈拄杖擲下召大衆云見
麼阿誰無分知来處麼若知可謂不風流處
也風流　上堂久參先德不在此限後進
初機不用妄想更依倚箇什麼何不撥開自
己心地靈源放出神通光明滔滔流注成辦
佛事豈不快哉驀拈拄杖云不是神通光明
又擊香卓云不是佛事遂擲下良久喝一喝

云夜半烏鷄誰捉去天明常雪遭指註
上堂識情安排工夫造作一句勞緣巳事荒
却不信吾家正遍知論劫莫能成正覺喝一
喝下座　上堂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
即不爲人與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
人師云看者兩箇老古錐竊得臨際些子活 十七
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只 十七
得好笑諸禅德且道笑作什麽還知落處麽
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與化
葛藤裏咬嚼下座　除夜小參云一年将
盡夜萬里未歸人今夜一衆盡是他鄉之子
回何不歸阿呵呵直饒便歸得歸得亦無家
正是諸人歸處歸得麽君不聞龐居士云十
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塲心空及
第歸以拂子敲禅床便起　歳旦上堂不
見一法即如来方得名為觀自在諸禅德今
日人人添一歳還見麽若不見又道人人添
一歳若見在什麽處安著既見著處便見出
處既明方能世出世間於法自在觀自在菩
薩将錢買餬餅放下却是饅頭好諸禅德一
年添一歳一歳一如来拈拄杖云拄杖子亦
成佛也看　上堂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道
著則頭角生古人秖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
道佛法二字一一現成諸禅德欲知佛麽秖

諸人是欲知法麽秖諸人日用者是是不是
是即也大奇不是也大奇殺也活也一處不
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　出州
回上堂山中城裏事不相知有一句子未敢
泄機供過到寮中一一當面分付直是臨時
各自著精彩莫教蹉過　發化主後上堂 十七
丙者月餘朝東裝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一動 十七
一静卑不有勞然則勞動若是道人分上無
非佛事所謂往復無際動静一源苟契神於
動静則無滯於往還心迹不生順逆何紛此
則於心無心於事無事又何妨於動静往還
之勤其或得之者正乎心失之者亂乎性蓋
得失之自殊非動静之有異乃拈拄杖擲下
喝一喝下座　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仲春漸暄景色明媚一衆高人起居輕利莫
有不涉赤緣底麽良久云遠道擊空鉢深山
踏落花　上堂相拋有十日歸来山水中
眼開如夢覺是事半成空喝一喝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人無端
向虛空裏釘橛誑惑後人今日四月一初夏
時節久雨不晴伏惟知事首座大衆道躰萬
福更討什麽佛性義你諸人各自有眼有鼻
有口有耳何不散去莫妨我東行西行下座
上堂舉雲門云劄久雨不晴師云雲門雖善

臨時變豹東劄西劄未免和泥合水和泥合
水即且止秖如雲門云劄是那箇劄字莫有
明眼衲僧識麽若識雲門有甚氣息若不識
衲僧有甚氣息秖者氣息有鼻孔者辨下座
上堂此事如明珠在盤不撥自轉有底撥不
轉按不住又爭怪得老僧要識明珠麽各自
歸堂喫茶　上堂聖僧每日入骨入髓忍
諸人說適来擊皷重爲宣揚更待長老開口
動舌又堪作什麽老僧恁麽道也是爲蛇畫
足　結夏日上堂十方聚會三月一結息
狂妄心除苦惱熱獲勝清涼證大寂滅到波
羅岸出生死轍以此聖制故不虛設聲聞緣
覺不見不聞三世諸佛秖可自知衲僧跳不
出打在繼續裏動即開眼尿床夢中說夢且
向洞山門下九十日討箇活路　上堂舉
昔日鹽官常教僧看見性法門闡大溈亦留
寄遣二僧往探之既至座下凡百提唱俱不
識乃生慢意一日會小釋迦日你莫麁心小 十七
釋迦遂作一圓相以手捧向前二僧又不識 十八
小釋迦云你莫麁心便起去師云小釋迦三
昧二僧不知洞山門下莫有知者麽是什麽
三昧良久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
鄉人　上堂槌鐘復擊皷日輪正當午拾
得語寒山查龍却得虎下座　上堂臘月

二十新豐一衆衲僧巴鼻滴水滴凍
上堂人貧智短馬瘦毛長趙州云我青州做
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有年無德洞山見兎
放鷹知生不知其死大衆欲出生死不涉有
無大用現前勿隨言語請首座典座及逍遙
和尚來上堂不動真際爲諸法立處昨日監
院名今朝首座號緣應百千般立處頭頭妙
典座把杓柄一一臨時料衆口若能調逍遙
同一道諸法立處今已彰作麼生說箇不動
真際底道理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法門
中有縱有奪縱也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
所管絃樓奪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縱不
奪又作麼生良久云長把一聲峰去笛夜深
吹過汨羅灣下座　因華嚴座主到上堂
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躰也乃拈拄杖
云不是法界是諸人無始以來靈明廓徹廣
大虛寂之妙躰故此土他界天堂地獄六凡
四聖情與無情同一無異無壞無雜猶帝網
十七　十九
之明珠互相融通更相涉入可謂無邊剎境
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拄
杖頭上若爾則何啻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
於芥中而今百億日月百億須彌百億世界
都在拄杖子裹許乃擲下云擲在諸人面前
還見麼信得及麼不思議解脫力神通游戲

妙用現前非假於他術皆吾心之常分耳喝
一喝下座　出州回上堂古人道去去實
不去途中好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
古人見不透脫強生節目惑於後人洞山即
不然來但言來去但言去有什麼過老僧入
州途中晚便住晚便行又爲箇什麼歸來
路上困便歇飢便飯又有什麼虧危今後林
下與諸道人相見又有什麼事參退喫茶
上堂季冬極寒伏惟知事首座大衆尊躰萬
福仲冬已過孟春未來季冬現前過去已過
去未來未來見在當無住三世既不留四
時何處去若爾則衲僧門下是是非非長長
短短有什麼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入州
僅十日出縣又兩朝此心苟無爲動靜皆逍
遙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可不逍遙良久云莫
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腰　晚參上堂舉
僧問古德親面來時如何答云分付與典座
又云如何是有漏答云笊籬如何是無漏答
云木杓師云笊籬木杓一時分付與典座更
莫外求一一現成物雖常式妙在乎人有底
抵在面前找不來推不去縱找得來有千疑
萬慮不敢用有底信手拈來超今越古所以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諸禪
德好省力是即是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也

無試斷看斷得出僧堂裏一任橫吹竪吹若
斷不出有煩新舊二典座　上堂舉古有僧
半夜大叫云我悟也傍僧把住云你悟箇什
麼其僧云師姑元是女人做師云善即甚善
賺煞多少人却須知有賺人處洞山也有箇
悟處悟箇什麼化主元是徒弟做美即甚美
十七
笑煞多少人却須知有笑人處賺人笑人兩
語殽陳饒參衲子試辨疎親　二十　後云僧問
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
云今日是臘月二十五若作雲門曲又是臘
月二十五若作臘月二十五又是雲門曲又
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師云雲門云且緩
緩爲不肯這僧也別有道理良久云一般佛
法從人妙兩處請訛試斷看　歲旦上堂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
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師云香嚴與麼道
奇特甚奇特要且只知其貧不知其富洞山
即不然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
富唯有一領黑黲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
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衆實謂風流
出當家諸禪德洞山與麼爲復是不肯古人
耶爲復扶古人耶試辨看　立春日因雪
上堂大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說禪說道易
成佛作祖難洞山則不然而今坐立一一成

佛作祖何更有難有易遂拈拄杖云不可不成佛所以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拄杖子喚作成佛不是空聲釋迦彌勒文殊普賢不是空聲而今觸目遇緣萬別千差不是空聲都無實事佛法到者裏也要人有麽有麽乃擊香臺下座　上堂發化主舉王大王向雪峯會裏請晏監院住鈠山雪峯謂衆曰有一隻聖箭子入九重城裏建立佛事去也有孚上座去中路截住問云承聞聖箭子入九重城裏去是否晏云是孚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晏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孚云與麽則離宮失殿去也晏云何處不稱尊孚遂回謂雪峯云聖箭子途中折了也峯云他道什麽孚舉前話峯云奴奴他語也得孚云和尚肐膊終不向外曲師云雪峯雖為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即不無若是佛法未在洞山則不然云和尚聖箭子途中折了也云他道什麽師云待伊舉了攙拄杖打將出去一使孚上座於後作箇本色衲僧二與聖箭子出其鋒鋩三與禪門作箇真正宗匠為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也不是有眼者辨取良久云洞山也有三隻聖箭子各往一方作大佛事莫有作家戰將向途中截住將聖箭子總與搊折却來洞山手裏請棒喫有

麽有麽若無明日昔許向新豐亭上隨例出茶相送　上堂舉悟本大師云古路坦然誰措足無人解唱還鄉曲清風月下守株人凉兔漸遙春草綠乃拈拄杖云不是古路豈不坦然我措足也海印發光只是少人信得擊香卓云不是還鄉曲且作麽生唱若唱得五音六律應難比步步道還遠本鄉唱未得也守株月下渾閑事却恐蹉跎過一生喝一喝下座　施主捨大藏經函上堂僧問施主入山崇勝事琅函星布意如何師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進云恁麽則佛法得人永鎮龍宮師云日月昭彰進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云若僧却善知時節進云施主沾恩學人禮拜　復云世出世間法立處皆相參舉天便有地舉北便知南舉僧便見俗舉聖便明凡以新當見舊以經方顯函宜哉一一法所立皆雙藥雙照不涉二所立無不堪此大解脫門智者乃深諳故石頭禪師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乃拈拄杖云且道是明是暗跳得出也大奇跳不出且在明暗裏只這明暗也大難明遂擊香卓下座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又教中云未見自作他受他作自受若爾則禪門與教乘

敢躲相違故丹霞自燒木佛傍僧受殃未審此理如何莫有人明得麽良久云若無人唯澄公首座深明此理希諸高德旦暮親而扣之就而明之下座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落乃拈拄杖云不是木佛便擲下云誰敢燒你擬即眉鬚墮落不擬又且如何遂高聲叫行者拈起拄杖下座僧云大衆謹明學人禮謝師云你作麽生會僧便喝師云掠虛漢僧又喝師云一任浡跳僧云也不得放過師却喝　復云五月六月飛霜散雪水中火中鵝白蓮紅參　解夏日小參師云有問話者麽乃以拂子擊禪床云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墾有決明王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云從者裏一時結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云解也七月十五日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云從者裏一時解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云祇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云諸高德此三喝

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檗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你親為的子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攙諸祖道摧邪顯正扶宗立教整頓頽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云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者裏須是具爍迦羅眼向未痾已前薦提得去諸德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因檀越入山小參師云衆中還有具頂門上眼底衲子出來照天照地看問鋪席既開當路畔行人爭忍不相過師云我這裏釣鯊魚跛鼈出來作什麼進云未審招賢事若何師云你不是賢者進云欲觀深閫內更打一重關師云笑煞傍觀問昔日龍女献珠得成佛道未審施主設齋還成佛也無師云菩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却是闍黎會得好

問答了後云還更有問話底麼良久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云直得須彌岌業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見麼若者裏見得釋迦拱手彌勒攢眉文殊普賢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阿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什麼噫我笑昔日雲門臨濟德山岩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佯末後句一人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者一隊掠虛漢總只一期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來一時興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即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峯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峯拈拄杖云在者裏秪如乾峯恁麼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即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擬議便棒却問伊路頭在什麼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䟦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者般和泥合水漢奕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瞌睡好下座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三

七七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四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真淨禪師語

住報寧開堂日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萬歲伏願堯風永扇同日月之盛明湯德彌新共乾坤而久固此一瓣香恭為報寧大檀越主特進相公判府左丞伏願舉族享於百祥小大增乎善慶更異特進相公判府左丞兄兄第第長為佛法之塗墻子子孫孫永作皇家之梁棟此一瓣香奉為提刑大夫運判朝奉洎文武官僚常居祿位然提刑衆官夙承佛記示作王臣佛法長與外護斯在以因向果皆成佛道於是趺坐白椎竟師乃垂一足云大衆為是一耶是二耶良久云上士一訣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有疑請問僧問昔日梵王請佛蓋為群迷今朝相公請師當為何事師云看進云與麼則靈山一會今日親聞師云閑底事作麼生進云大衆證明師云錯問遠離洞山丈室已坐報寧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東西南北進云一言已布王官耳吾道今朝得再昌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相公證明學人禮謝問昔日李公登藥嶠雲在青天水在秖今日臣相請師未審有何言句師云金捥

帶業摘緑李和衣嚼　進云與麽則法不孤起伏境方生師云重疊関山路進云洎乎蹉過師云不少也僧問曹溪一路闔國人聞報寧一路什麽人聞師云天下人聞進云莫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且得你承當進云作家宗師師云一任闍黎小度

復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縁時節既至因縁自會大衆今日一會要知麽是大衆成佛時節淨縁際會大丞相制國公及判府左丞施宅舍園林為佛刹禅門固請大善知識開演西来祖道所以教外別傳直指大衆即心見性成佛大衆信得及麽若自信得及即知自性本来作佛縱有未信亦當成佛但為迷来日久一作聞說誠難取信以至古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禅道一切語言亦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末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傷多棄本逐末皆正投邪但認古人一切言句為禅為道有甚乎涉直是
十八　二
達磨西来亦無禅可傳唯只要大衆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禅道況神通變化衆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蓋根本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人珍寶都是虚妄終不免生死流轉大衆今二相公特建此道場作大佛事出大衆生死流轉復大衆本来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来神通大光明正法眼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即今聖賢大衆言多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衆中莫有明眼道人麽今時佛法渾濫要分邪正使大衆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麽良久云我終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上堂

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乃拈拄杖云釋迦老子又来也只為子孫不了大衆若喚作釋迦又是拄杖子若喚作拄杖子又是釋迦於此莫有人斷得麽若無報慈潑惡水去也良久云容顔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覲遂擲下下座

因請主事上堂祖師門下燈燈相續心心相印一燈滅而一燈然一心隱而一心照故萬般之事須藉心明心若不明是事失準諸禪德要不失準麽僧堂裏大家著力　上堂

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直饒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鄰徹十方
十八　三
自性境界觸事全真若透不過眼不開俱屬勝葦已見愚故菩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所以若論此事實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若聞必不敬信乃喝云向下文長　上堂臘月二十八一年將合煞孟春又到来萬事從頭活遂拈拄杖擲下召大衆云拄杖子已活也見麽爲他無佛法禅道知見所以不被四時八節發色所轉諸禅德莫也要活麽但是事一時放下當人一大事全躰出現自然活鱍鱍磕著齷齷齪齪如虎戴角阿呵呵下座　上堂

好諸禅德若能離諸相定入法王家法王法道恢廓無涯威德自在勝伏群邪一心空寂妙用河沙　上堂

七分八分百億妙門黃龍老漢累及兒孫然則知恩方解報恩莫有解報恩底麽你是箇漢纔聞報寧說汝只道得七八分便好拽倒地上驀面唾搥然擲與狗喫豈不快哉亦未爲分外阿呵呵空將來歸意說向欲行人　上堂

舉臨濟一日與普化在施主家齋際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化便踏倒卓子際云得即得太麁生化云者裏是什麽所在說麁說細至明日又去一家齋際又問昨日供養何似今日化又踏倒卓子際云得即得太麁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麁細師云古人一等參禅悟得脫洒見處明白得用便用不在擬議之間何也爲他無佛法知見爲礙而今莫有無佛法爲礙者麽良久喝云設有又打在無事甲裏　請首座上堂

一番新一番舊新舊相資要成就諸禪德且道成就箇

什麼爲成就佛事耶成就道場耶成就叢林耶若與麼成就豈有教外別傳乃拈拄杖云此爲復是教內教外是新是舊不得喚作拄杖子便成就取好遂擲下下座　上堂好大衆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當明者一竅一竅不明愁煞人動即依他和衆合衆參　上堂法無定旨深淺隨機通一人分上祇可自知莫有通人麼點則不到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一面琴不是凡間木今朝捧上来請師撣一曲師云大衆側耳進云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是何指法僧擬起坐具師云哀哉哀哉汝命何太短進云且喜無交涉師云不是知音進云不如歸去来慈嶺有人憶師云何得忘却焦桐進云在者裏師云放下著　復云適来一曲諸人罔措再爲一彈快須聽取驀拈拄杖橫按良久云一曲兩曲聞不聞悲風流水何方去卓拄杖下座　上堂長安甚鬧我國晏然驀拈拄杖云雲門大師来也劄久雨不晴以拄杖敲香卓云新羅在海東臨際小厮兒秪具一隻眼普化賊漢佯狂詐顛叵耐豐干饒舌指出文殊普賢　上堂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好諸禪德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如

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損菩提好與三十棒下座　上堂僧問聲前薦得未是作家喝下承當猶爲鈍漢學人上来請師相見師云家富小兒嬌進云也是說道理師云與你一文錢進云今日不著便師云養子之緣僧便喝師云不要哭不要哭問昔日相國之家今朝佛僧之舍未審是同是別師云白鷺灘頭月進云不曉師機頹垂方便師云紫峭草鞋僧擬議師云盡盤閑山路　復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好諸禪德古人道處今人行履可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良久云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上堂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爾出得網来即向你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鷂子莫驚著報寃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你出得網来即向你道作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報寃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麼出来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把手拽不住　上堂僧問焚香煙上騰集四衆師座下爲復是神通法爾爲復是総不與麼師

云一時被闍黎道了也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儱侗禪和僧又喝師擲下拂子云何不更打一棒僧擬議師云棒上不成龍河真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是八千年還許學人你真淨之名也無師云許進云若然者永劫飄流無時解脫師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進云恁麼則小出大遇去也師云且莫錯認好僧禮拜師云果然　復云佛法二字也大難明三世諸佛向你諸人脚跟下走過你擬要見他早是眼睛落地驀拈拄杖擲下云你且道三世諸佛與拄杖子相去幾何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雪峯云南山有條鱉鼻蛇你等諸人出入好看師云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如箇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師云爲蛇畫足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師云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寃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上堂舉起拄杖云舉起也靈光洞耀迥脫根塵復斜亞云放下也躰露真常不拘文字不舉不放復名

何物遂擲下云看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拈起黑漆盂却是白羌盌大唐天子笑不休火裏蝍蟟三隻眼參

住歸宗開堂日拈香乃趺坐椅賢長老白槌了便有僧出問草庵孤坐誰知出格家風拄杖橫空未審是何宗旨師云雲開五老水漲雙溪進云若然者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師云一條界破青山色進云忽遇五馬行春日萬家和氣生又且如何師云却被闍黎道著進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師云靈利衲僧問飛錫一聲天地動炉煙起處遍乾坤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皇恩師云耶舍塔前消息在進云皇恩荅處蒙師指朝宰臨筵事若何師云已有隨車雨何須動地雷進云若然者虎出渡河皆此日珠還合浦賀今朝師云知恩有幾人　　俊云諸佛心印祖祖傳授所謂教外別傳者盡取其要妙也其要妙之道在人不在教乘所以歸宗長老得之以明妙心印印僧俗大衆彼我無差同成佛道還信得及麼權郡大夫得之以妙明心印印一郡千里之事則自然殊途同歸一毛頭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然後卷舒自在縱奪臨時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提刑都官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十方華藏世界海秖在一毛頭於中或行或坐或去或來遊山翫水遲勝尋幽法喜禪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衆官得之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王事民事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諸山禪師得之三世諸佛一切法門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法法明了一一無差然後應機接物逼變臨時或日面月面佛手驢脚或豎拂拈槌或呵佛罵祖作大佛事皆吾心之常分也遂拈拂子劃云劃斷葛藤便擲下云是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師在筠州九峯辭衆晚參遂舉拂子云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夜歸宗舉拂大衆寂然爲伊寂然者是微笑者是又是箇什麼只如歸宗舉拂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若言同法無同相若言別豈有兩般久參先德聞舉便了後進初機却須子細良久云法法總歸宗臨機變通靈源明妙處平等主人翁問遠離九峯丈室已屆歸宗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鷓鴣啼處百花香進云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師云今也如是古也如是進云若然者將爲少林消息斷如今蹤跡宛然存師云如何是少林消息僧禮拜師云點即不到師云佛法要妙但歸其宗苟歸宗也自然無可不可一切放現海印發光今與大衆同已歸宗住平等本際敢問何者是宗何者是要妙良久云秖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爲新舊化主云舊者已還新者復作新舊相資放過一著遂拈拂子云不可作新舊會既不作新舊會又落在甚麼處若知落處受用無窮若不知落處亦受用無窮知落處受用無窮則可知不知落處因甚麼受用無窮明眼衲僧試斷看

上堂舉赤眼因見蛇便與斬斷傍僧曰久嚮歸宗元來只是箇麁行沙門眼曰你麁我麁師云大衆只如赤眼斬蛇向其僧道你麁我麁且古人見處作麼生遂舉拂子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箇天真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

上堂今日乃是第二箇四月不見古人道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雖然第二未免秖是前來孟夏漸熱乃呵呵大笑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西川成都府漏籃子一文錢三箇五箇撒在諸人面前一一可以治病又且不知廬陵米作麼價

上堂師乃到法座前顧視大衆便歸方丈

上堂云南泉斬猫兒與歸宗斬蛇叢林中商量還有

優劣也無優劣且止只如趙州滯靸鞋出去
又作麽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呵佛罵祖有
什麽過於此不明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
所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喝一喝下座
上堂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
子奪却你柱杖子大衆見錢買賣莫受人謾
知麽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呵呵呵却憶趙州
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下座
上堂衆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
月二十五忽有人問如何是歸宗一曲
但向伊道五月二十五且道歸宗與雲門意
作麽生今之與古相去幾何又云唱者如何
門云且緩緩忽有人問歸宗唱者如何向他
道莫錯莫錯且道歸宗是雲門非雲門是歸
宗非乃喝一喝云是非總去却是非裹鷹取
上堂擲下拂子云歸宗擲下拂子大衆一時
覩見任是鵰眼龍睛也須遭伊繫絆喝一喝
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二十秋風凉冷相
及一切佛法現前自是常情不入遂舉拂子
云拂子已入也為伊無佛法知見解會汝諸
人見道無佛法知見便道大盡三十日小盡
二十九作箇無事商量喝一喝云瞎屢生
上堂衆僧問悟本大師寒暑到來如何迴避
本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什麽處是無

寒暑處本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師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處
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怒冬
過夏喝一喝下座　上堂八月中秋凉風
雨索衲僧去來如添似鶴山北山南有路通
一條柱杖横擔却是即是覺不覺切忌隨他
老盧脚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日淵上座
設道吾饑飯點趙州茶拈出如來一大經卷
為諸人徹困喬拈柱杖擲下云道吾飯趙州
茶如来一大經卷此三種法門盡在柱杖頭
上撒開也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任變通日
在受用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淵上座若也不
知數日雨寒秋風漸冷喝一喝下座
施主捨法衣上堂大衆諸佛法衣得之者出
三界離五欲成大道度衆生遂舉衣云舉起
也地獄停酸脩羅息戰放下也帝釋摧頭諸
天罷樂不舉不放十方法界情與無情同成
佛道未審捨法衣者成得箇甚麽良久云自
從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　長安
化主歸上堂大衆一兩絲一疋綃一一盡從
蚕口現口中吐出濟人間衲僧如何搆不薦
若也薦家宗門裏合元賊喝一喝下座
開炉日上堂凡夫色礙二乘空礙菩薩色空
無礙目前萬象森羅理事融通自在僧堂又

添煖火十方高人共會不必更分彼此同是
一真法界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今朝十
月二十五須知有法離言句本明本妙不假
脩一隊古佛參堂去　上堂冬後一陽生
乾坤解通變衲僧莫守株彼此丈夫漢日用
天真活人人自可見如何都不顧隨他物所
轉喝一喝下座　啓聖節上堂舜日共佛
日長明堯風與祖風並扇所謂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祝延聖壽今正是時乃呼萬歲
萬萬歲下座　上堂僧問乾坤之内宇宙
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山即不問如何是
寶師云闍黎終日騎牛不識牛進云恁麽則
從今日歸家去也師云如何是那一寶僧佪
喝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麽生進云謝師
指示師却喝云不識雲門閑楔子等閑動著
眼睉睉　復云那一寶非今非古非僧非
俗非男非女十二時中光明烜赫還有人著
得價麽若有人著得價三十年後不得辜負
歸宗莫有人著價麽這一隊漢十二時中是
箇甚麽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半
天上月初圓遂拈拂子云拂子豈不是圓又
敲禪床云何曾偏來大衆只這偏圓道聲色
聞浩浩眼耳但見聞莫問歸宗老　上堂
衲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乃喝一

喝云豈不是過量境界又聲咳一聲云豈不是自在禅定阿呵呵将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上堂好雪大衆米麮柴炭之屬一切成現寒則圍炉向煖火困来找被蓋頭眠好大衆適從僧堂来却向僧堂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休得也無了期共来林下學無為袈裟同肩一佛子相逢能得幾多時喝一喝下座　化城大師来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得火宅未到寳所且在化城今日相逢化城不見寳所何在元来只是舊時俙上座大衆元来一時總是舊時人伏惟珍重　上堂大衆古人道盡大地是箇解脫法門柱作佛法合抑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歸宗則不然盡大地是箇解脫法門不作知見解會有時見山不喚作山有時見水不喚作水大衆彼此丈夫莫受人謾　上堂大衆歸宗不是無禅可談無法可說正值雪寒不宜久立乃喝一喝云歸堂呵々　上堂云今朝正月初五未免為君重舉斬新日月分明禅家且莫恭鹵逐有不恭鹵底麼且道是甚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初十晴暖春風褭褭觸目無礙法門大家一時證入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大衆佛法兩字彼此不著便衆中莫有師子兒麼不敢望你哮吼一聲使大衆一時頂門上眼開且莫辱他古人殘羹餿飯也難得歸宗今日謾你諸人去也乃拈柱杖擲下云南山鱉鼻蛇解弄者收取喝一喝下座　上堂二月仲春漸空時来萬物爭妍莫待桃花悟道出門芳草芊芊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乃喝一喝云有什麼過驀拈柱杖卓云有什麼患復横按云德山捧臨濟喝舉世何人解提掇天高地迥萬象閑松是僧家好時節遂擲下云是什麼時節喝一喝下座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因甚不知只為淺深有異三德六味拈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首座三昧大衆不知曰甚不知對面不相識開單展鉢拈匙放筯大衆三昧各不相知因甚不知阿呵呵復拈柱杖横按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卓柱杖下座　上堂拈柱杖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古人道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奪却你柱杖子歸宗則不然你有柱杖子我奪却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大衆苗蕉與麼歸宗不與麼且道與麼是不與麼是擲下柱杖云是什麼良久云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　上堂山門今日供發羅漢為十方植越酬還心願士者生天見存僕福召云大衆但紙隨倒養健子莫問人間短與長復拈起柱杖云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三界不奈伊何堪受人天供養這一隊少叢林漢總好與二十柱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彼我雖殊根塵有異然則性自平等無平等者平等尚無況有不平等者驀拈柱杖云情與無情共一躰處處皆同真法界遂擲下云撲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麼物喝一喝下座　隆慶長老來上堂大衆教中道佛滅度後為善知識者總是見佛来然則其為善知識者亦不可容易覩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隆慶禅師斯之謂也老僧與知事首座大衆同增歡慶乃喝一喝云虎溪宗派龍山子孫吉州隆慶大啓禅門古人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珎驀拈起柱杖云為是家珎為是外物大衆却請隆慶禅師决斷擲下柱杖下座　因開福專使至上堂近有人從成都来乃得潭州信却說庐陵米價高驀拈起柱杖云風行草偃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日往月来大盡小盡光陰已去生死漸近大衆總是祖師門下客須知生死不相關且道歸宗與麼說話還有過也無良久云父母不聽不得出

家

上堂舉昔日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擬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師云遊臺山者憧憧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被伊謾唯趙州一日謂衆曰臺山下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大衆雖然不受伊謾若點檢來也好喫婆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什麼處若知趙州過方解不受人謾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謾底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知來大師云不能了自心如何知正道又寒山菩薩云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大衆是什麼直下了取拈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知知見分明又擊禪床云阿誰不聞阿誰不了了心平等若此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卓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云船子下揚州大地無寸土虵咬蝦蟆蹉更有衆生若驀拈拄杖擲下云今朝二十五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旦萬物隨特變地肥茄子多十四 雨足甜瓜賤紅桃大似拳緑李圓如彈誰識十八 歸宗大道心拈來一一人難辨驀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又作麼生辨若辨得出不虛在歸宗過夏若辨不出禪床且替他喫棒乃擊禪床下座

上堂大道不假雕鐫人心何須造作但知一切臨時拈來無非妙藥驀拈拄杖云豈不是妙又擲下云拋來擲去有什麼過乃喝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上堂古人有大智慧隨冝自在無可不可故僧問古德如何是古佛心荅云墻壁瓦礫是僧云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德云是僧云無情還解説法否德云常説熾然説無間歇其僧於言下大悟撫無情説法師云古佛身心如飲醍醐渴心永寂奇特甚奇特安樂則不妨安樂若是德山臨濟烜赫兒孫他亦不喫這般茶飯何也不是他所食之物且道德山臨濟兒孫所食何物良久乃喔喔佛法門中可謂刁刁莫辨魚魯難分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二十五莫問趙佛及趙祖但祗粥飯飽便休日月朝昏自回牙驀拈拄杖云回牙不回牙佛殿走出三門僧堂趂過厨庫拄杖子穿却諸人鼻孔迴而更相涉乃擲下良久云不亦依位住喝一喝下座　十八 十五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庐山山北到江州驀拈拄杖擲下云若知撲落非他物須信縱横得自由

解夏日上堂四月十五結夏七月十五解夏世俗諦中有秋有夏有解有結佛法門中無是無非無得無失莫非妙用有時結也九十日內水泄不通聖凡路絶誰敢咳嗽若咳嗽也須是你解咳嗽始得有時解也十方通徹去來自在亦須知有路頭去處始得且道不解不結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昨日撞鐘送法眼入塔今朝擊鼓集禪衆陞堂千般時節萬種因緣總不出這箇大衆且道這箇是什麼乃喝云異生見解我執不同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今朝八月中秋正是月圓當戶所謂盲者不見非日月之咎故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迷者自迷悟者自悟大衆當知不得莽鹵　上堂一切衆生總一般妙明日用更無偏等閑却被邪師指剛道西來別有禪驀拈拄杖云且道是西來是妙明心地復擲下云試斷看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當知門外路一一透長安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州丐士經年去次第歸來復納疏打鼓普請共證明今朝九月二十五大衆證明則不無須知鉢盂飯粒粒皆辛苦鉢裏飯滋味大衆總知歸宗道今朝九月二十五又且如何良久乃呼侍者參退請諸郡化主喫茶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一天下叢林開衲僧頂門眼依舊蒙座埃歲月既已往死生還到來床添新蒸薦一任重成堆遂拈袈裟角云大衆人

人有分須是頂門眼開始得唱一唱下座
上堂古人所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師云不妨簡要只如開單展鉢拈起把筯揚眉瞬目有什麼妨處行住坐臥動靜去来又有何異驀拈拄杖敲香卓云妨箇什麼復擲下云不可喚作忙也敢問大衆那事作麼生良久唱一唱下座
上堂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唯二乘禪定寂滅為樂是為真樂學般若菩薩法喜禪悅為樂是為直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樂是為真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是謂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碍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来也是謂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不爲樂也且道歸宗一衆在三種内三種外良久云今日莊主設饡飯依[illegible]餧參退僧堂内普請喫茶去唱一唱下座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好大衆脩山主見處與大衆見處日用無差七衆見處與歸宗長老見處日用無差歸宗見處與雲峯山主日用無差雲峯見處與派音座日用無差乃唱云莫分彼我彼我無差心光共曉日用堪諳驀拈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曉擊香卓云阿誰不聞復擲下云是什麼唱一唱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總是選佛之人既到歸宗門下須是一箇箇心空及第歸不可作長行粥飯僧彼此出家離世俗誰言祖獨有南能
上堂今朝臘月初五有事為君直舉靈澇禅師到来救濟大開府庫若珎異寶不慳所好臨時揀取雖然一一歸宗不妨却分賓主乃唱云且道是賓是主復唱云賓主歷然久參到此也須券卤
上堂偶樹不成林人人總知有梵剎一纏興大家出隻手驀拈拄杖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復擲下云各自看取唱一唱下座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爲臺衆驢腳佛手總現前明眼衲僧多恭卤唱一唱下座
上堂滿月文殊普賢境界直下分明道無不在驀拈拄杖擲下云拋來擲去有什麼過唱一唱下座
上堂二月仲春漸暖時来萬化可憐到處桃紅柳綠石頭也生暖烟驀拈拄杖擲下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唱一唱下座
上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躰露真常不拘文字此是百丈大智禅師舉揚大衆作麼生良久云在家𡰩是客别國却為親唱一唱下座
上堂南閻浮提衆生以音聲為佛事所謂此方真教躰清淨在音聞是以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一一從音聲演出乃至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拄種禪道莫不皆從音聲演出進前栢樹比斗藏身德山呵佛罵祖臨濟喝豈不從音聲演出何況世間所有一切事法不從音聲成就者然後音聲無盡演說無盡見聞無盡利樂無盡苟入此法門得旋陀羅三昧自在海良久唱云十方羅漢唱一唱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正是清明景序豈獨遊人往来更無蚌狂蝶舞須信自在神通彼此性真如其萬物總非斷滅衲僧别求禅悟弃本逐末唱一唱云驢年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十劉久雨不晴船子下揚州東海鯉魚打一棒洞庭湖裏浪滔天須知大道本無偏唱一唱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又是月圓當户祖意教意同别但看鷄寒上樹驀拈拄杖云春無三日晴夏無十日雨復擲下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唱一唱下座
上堂如来世尊云菩薩覺成就故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撥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究竟覺彼此成佛故如是則僧也如是俗也如是凡也如是聖也如是賢也如是愚也如是驀拈拄杖

云拄杖子亦如是擲下云如是如是
上堂舉西天昔有七女遊屍陁林見一死屍
妹問姉曰屍在這裏人在什麽處姉曰妹妹
妹應喏姉曰在什麽處於是空中散花女曰
空中散花者誰應曰我是帝釋見聖者善說
般若感我天宮特来散花聖者欲何所須我
當供給女曰別無所須只要箇無根樹子帝
釋曰我天宮無種不有若要無根樹子即無
女曰帝釋帝釋應喏女曰這箇是什麽帝釋
遂隱去大衆且道帝釋是會了隱去不會了
隱去又道善說般若感我天宮又道無無根
樹子大衆且作麽生明得不辜負聖女若也
不會不得辜負帝釋埽宗亦有箇無位真人
憨憨癡癡跛跛挈挈且恁麽過時喝一喝下
座　　王主簿到上堂僧問雲門大師欲一
棒打煞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埽堆裏晉鍛
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檢點也無師
云且莫造次學云和尚坐斷廬山為什麽不
識某甲這話師云三十棒學云闍師云點學
云劄師云念汝做街坊　後云憶在報寧
日彼彼各年少而今住山来各各已衰老休
話人間短與長相逢把手呵呵笑呵呵笑道
還自合無為道驀拈拄杖敲香臺云不可不
自在復擲下云不可不道還喝一喝下座

後云一切禪與道瞞目無非妙貴賤但臨時
不妥生機巧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說不到
諸代祖師傳不及遂擲下云是什麽喝一喝
下座
師住寶峯開堂日接得左司手中疏乃示衆
云左司傳授炟爀現前泐潭把呈分明薦取
應與不薦却付與表白表白擬接後扠迴云
不見道權柄在手縱奪臨時非但泐潭如是
左司衆官神通變化各各具足却度與表白
宣罷於是就座問話畢師乃云適来白槌云
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且道何名第一義
如何所觀大衆當知欲得分明現前可以直
截自觀若能自觀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
邪觀而今莫有能自觀者麽既能自觀即能
他觀且道即今左司衆官僧俗大衆一一是
箇什麽憶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可謂一
一圓妙一一本靈一一神通變化總不欠少
了無生死可相關若不能自觀者為迷真嚮
性還却受輪迴然洪州乃江西大都督府古
今已来人傑地靈佛事興盛昔有馬祖以禪
道化人亮座主乃教法救世亮一日来參馬
祖祖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
敢祖云將什麽講亮云將心講祖曰心如工
伎兒意如和伎者又爭講得經亮乃抗聲云

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麽祖曰却是虛空
講得亮不肯便出去祖召云座主亮迴首豁
然大悟師云而今開却是虛空講得多便向
虛空裏釘橛殊不知馬大師神通光明解黏
去縛又龐居士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
是什麽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師云禪門多作奇特商量玄妙解會又
不見馬大師威光自在裁長補短又大楳初
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云如
今往往向即心裏喪身失命須還他馬大師
觀機設法應病與藥一切臨時無可不可其
大楳蒙馬師開示豁悟本心一得永得更不
他觀直入深山庵居岩穴後因有僧遊山見
之問曰庵主住此山多少時楳曰只見四山
青又黃僧又問出山路向甚麽處去楳曰隨
流去祖聞之令一僧去問云和尚見馬師得
箇什麽便住此山楳曰馬師向我道即心是
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
楳云作麽生別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云且
道馬大師還有為人底意也無楳云這老漢
惑乱人未有了日在任汝非心非佛我秖即
心是佛師云知恩方解報恩僧迴舉似祖祖
召大衆云楳子熟也龐居士遂去問楳曰久
嚮楳子熟遂許學人摘喫也無楳云你向什

麼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梅曰還我枝子来師
云且道此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無梅臨遷
化時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善
護持之吾今逝矣師云大衆既非他物是什
麼物後云近有無盡居士曰大都此物非他
物豈有南宗與北宗如今枘子多是爭南宗
北宗雲門臨濟却被箇俗漢子點破雲門臨
濟兒孫不勝慚愧久立諸官伏惟珎重
入院上堂馬祖傳心石門泐潭乾師惣師前
三後三老僧到来如何指南遂拈拄杖云你
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
却你拄杖子良久云我雖與你同條生不與
你同條死乃擲下拄杖喝一喝下座
因雙林下生長老来上堂云寶山不易到既
到莫空迴莫有不空迴者麼遂擲下拄杖云
是什麼良久云不見雙林釋迦老又聞弥勒
下生来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二
十五孟春猶寒人共舉分明佛法不二門甜
者自甜苦者苦喝一喝下座　開馬祖塔
日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有利無利不離
行市家家門外綠楊垂不獨春風折桃李馬
祖堂開二月初二觸目遇緣法門大啓不如
歸去来良久云向什麼處去馬祖堂中燒香
罷僧堂裏喫茶　施主看藏經請上堂云

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含真空而體寂鏡妙色
以圓明蕩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盡
在裏許阿誰不見阿誰不聞聞見分明是箇
什麼喝一喝下座　出外歸上堂歸来閑
二月閑寂寶山中塊隍耳目莊塵勞萬事空
春水綠野花紅須信禪家道莫窮信手拈来
一枝草臨機生煞任西東　上堂舉僧問
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云馬大師
也是看孔著楔煞現前一衆雖不受馬駒所
踏是不可忌古人大慈悲故誰敢從来今日
清明良久云與大衆同到塔上燒香
上堂今朝二月二十五野草閑花相共舉信
手拈来一一玄癡人莫認遶前樹衆中莫有
不受惡水潑者麼遂拈拄杖擲下云秪這拄
杖子亦不辜負大衆喝一喝下座　上堂
時光迅速那事如何雖然如是我不敢輕於
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故先覺云一切障碍即
究竟覺爲拈拄杖云不是究竟覺遂擲下拄
杖云拋来擲去有何障碍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十知事首座大衆尊候萬
福良久云山前大小麥穗也未直歲照顧牛
馬莫教践踏秧苗典座厨中調和衆口監院
庫下坐籌帷幄決勝千里諸寮舍各各照顧
火燭勝上座設饡飯供養馬祖大寂禪師大

衆總飽老僧亦飽蕩拈拄杖云拄杖子亦飽
山河大地亦飽遂卓云參退堂中喫茶
上堂擲下拄杖云撲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麼
物縱横不是塵既不是塵是箇什麼山河及
大地全露法王身山河大地諸人惣見那箇
是法王身良久云只爲分明極都緣日用親
上堂一夏九十日看看將欲畢爲報求佛人
今朝七月一數中道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且
道如何是無爲佛身於此薦得不逐四時之
所遷萬物之所變若也不薦人漸老又經秋
等閑白却少年頭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
朝八月初五禪家安閑國土甜則甘草元甜
苦則黃檗元苦若也得意忘言自然超今越
古　上堂古人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且
道毫釐不差又如何良久云僧堂裏喫茶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又是月圓當户月不照
人人不閑月彼此不相干趙官家國土不如
歸去来田中晚稻近日好雨喝一喝下座
化主迴上堂演上人今日作齋供養雖漢爲
供養過去耶現在耶未来耶若供養過去已
過去未来未至見在無住三世既不有一心
何所依乃召云演上座正好供養過去亦如
是見在亦如是未来亦如是彼亦如是此亦
如是一切諸法亦如是復召云演上座正好

供養供養亦如是如是如是　上堂道德經曰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師云達人到此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十方法界只在目前

上堂一年十二月倏忽又臨頭人漸老水長流世有何人便肯休休休休不如歸去来自有無繩水牯牛喝一喝下座

上堂方上人今日為施主供養羅漢且道羅漢来也無若来在什麼處若不来又供養他作什麼乃顧謂大衆云要識真羅漢麼元来總在這裏侮召云方上座還見麼正好供養来無所從去無所至一一不生一一不滅性真妙明常住世間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若也如是萬兩黃金亦消得若不如是滴水難消老僧隨例答饒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聖節上堂率土之土皆屬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民今朝臘月八日當釋迦如来成道之辰是今上皇帝降誕之日所謂前聖後聖聖德共明人王法王王道同久應千年之慶運繞萬國之歡心伏惟皇帝陛下萬歲萬萬歲復召衆云大殿上念佛祝延聖壽下座

上堂舉佛在之日有一女人禮佛乃於座前入定佛遂勅文殊出之文殊入百千金剛三昧出女子定了不可得時有罔明亦入三昧唯彈指三下女子從定便起師云且道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擊動法鼓大衆齋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為是同是別不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大衆總是祖師門下參玄上士試觀看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世俗塵勞不用闌觀喝一喝下座

上堂數日出入或風或雨或陰或晴或聚或散或鄉或村或縣或邑及至歸来三門依舊向南開復云大衆歸堂喫茶

上堂出家沙門清淨佛子莫於袈裟下失却人身所以古人道了即業障本来空未了還須償夙債且道袈裟下了箇什麼便業障本来空未了箇什麼還須償夙債出家門中也須子細不得莽鹵一等行脚離鄉別井出一叢林入一叢林訪尋善知識决擇生死直須子細假饒了得我更問你只如僧問雲門二祖是了未了雲門云確衆中作麼生商量時中如何受用大衆要會麼良久云昨日化主歸山一年在外化導不易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喝一喝下座

上堂西瞿耶尼北欝單越家家門前長安道到處通徹驀拈柱杖云柱杖頭上千差萬別乃擲下柱杖喝一喝下座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五

僧録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真淨禪師語

上堂今朝欲入室侍者報言參退鍾并擊鼓分明為指南非但鍾鳴鼓響飛禽走獸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昨日仁上人設齋一一為諸人徹困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老僧亦在其間良久云欲知端的意盡在不言中下座

上堂今朝二月二十五金銀琉璃捏成土禪家如意自在心妙用縱橫無不是彼此男兒大丈夫勸君莫咬他人語

上堂三月本不生二月何曾滅不滅與不生人心自分別分別既不生一切皆寂滅山河大地不可不寂滅如今一一現前不可不寂滅大衆還入此境界麼即今又總在何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天地不晴久雨雲門劄意分明衲僧如何伸吐驀拈柱杖云雲門大師来也劄久雨不晴臨時變化不涉途程遂擲下云切忌隨他柱杖子去下座

上堂今日三月十朝衲僧知見雄豪步步直須有主擬議打折驢腰

上堂先上座煑栗黃粥供養禪衆喫了總飽齁齁地掛起鉢盂知恩方解報恩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趙州老直饒當下見得倜儻分明不隨古人言語所轉

各證無生法忍得大解脫須知三年一閏九月重陽是何宗旨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初五佛法未嘗間阻開單心印發光何況上來下去大衆了然生死不相干快樂共住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初十衲僧門風壁立不是宗乘強為欲破禪家法執遂拈拄杖云若喚作拄杖子瞎汝眼睛不喚作拄杖子避色逃聲乃擲下云還我師子兒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十五月色十分顯露人心纔有是非便被浮雲點汚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二十大道本無拘執放開把住自由還要人人悟入喝一喝下座

因施主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僧俗男女平等心一一皆同證法界

上堂今朝十月初十滴水滴凍禪衆上來長老說夢忽然夢裏覺來顯發人人佛之妙用乃垂一足云不是佛之妙用又喝一喝云不是佛之妙用大衆上來二九二下去不是佛之妙用復召云大衆分明是夢

師一日到法座前乃提起數珠復顧視云大衆數珠一百八便歸方丈

上堂茲日夏首衆僧結制之辰泐潭山比丘克文與清淨大衆跽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本際涅槃自性無繫屬故今我敬請不依聲聞當與十方如来及大菩薩三月安居爲修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離諸垢染清淨梵行若能如是所謂如蓮華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

上堂清大師則上人數年在浙中緣化石甃供具等比者迴山不勝欣喜然於道人分上一切所作而無作意既無作意則是無功用大解脫法門所謂無為而無所不為信手拈來不勞心力種種聖像種種經卷種種莊嚴種種供具種種佛事遂拈拄杖云總在拄杖頭上東涌西沒南涌北沒撒開也堂上庫下佛殿僧堂及諸寮舍種種莊嚴種種清淨法喜禪悅遂擲下云撲亦撲不破蕩亦蕩不散来無所從去無所至無成無壞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若信不及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現法界寶光化佛如雲集此是如来刹自在却還清公大師伏惟珍重

上堂今朝四月二十五為報禪家莫莽鹵淥水青山在目前一十九三一分明佛淨土擬心早不淨了也不擬心又作麽生歸堂喫茶

上堂倏忽又是五月時節交參總別同異成壞重重一一融通皎潔舊拈拄杖云一切時分總在拄杖頭上不見有一塵一衆生不成佛者且道泐潭山一衆有不成佛者也無乃擲下云是成是壞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後端午隨衆生心解分布稷子雖然應所知要須一一知来處且道從什麽處来舊拈拄杖云若知拄杖子来處即知一切法来處所以道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只如大衆從甚麽處發現一一分明在日前若知發現不妨奇特若也不知何名出家遂擲下云只者末後一著也大難會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半為衆決定斷普請共成佛不須催老漢下座

出外歸上堂古人所謂有物流動人之常情情若不生則老僧出入動靜無去来之作自然人事周徧又何妨遊戲神通藏法喜禪悅樂則與大衆同住如来寂滅海究竟覺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又初一為報諸人莫自屈日用無非大智門摩訶般若波羅密

上堂般若靈智技二親而歸佛國沙門誠信設一飯以飽禪僧因緣既在功德何窮舊拈拄杖云所謂靈源明皎潔枝派閒流注乃擲下云參同不二心歸堂喫茶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二十却歎時光催急看看解夏到来拂拭拄杖與笠無非妙用神通盡是心心證入不須向外馳求拋却自家城邑

上堂今朝又是七月一夏去秋来自相失各悟自已性無生人人

當下成佛說大衆莫道我不受若悉水潑如今業林多作此解　上堂舉古德問僧云是什麼聲云蛇咬蝦蟆德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又有古德問僧曰是什麼聲曰雨滴芭蕉聲德云莫謗如来正法輪師云有一轉語可以安邦定國主聖臣賢有一轉語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若是辨得出許你於十字路頭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往来真善知識若辨不出炙脂帽子鶻臭布衫且與麼東過西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但以禪門了却心頭入無生知見力薦拈拄杖云不是無生塑著你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是知見誰不明了誰不具足阿誰無分不是頓入閒老子呵呵大笑云溈潭山裏一衆若於者裏薦得去盡作雲門短棳兒孫若薦不得總屬閻羅老子所管遂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昨日有人從袁州来却得洪州信說道長安米價高福建路荔枝熟前三三後三三溈潭山東五日一叅下座上堂今朝又是九月一暑往寒来春復秋須信人人一段事不同時節逐遷流既是人人一段事為什麼有信者有不信者不見世尊云一雨所潤三草二木　上堂舉古人云如珠在盤不撥而自轉只如大衆開單展鉢

拈起把筯一切時中所作所為又何假人撥而後辨乃至雲門糊餅趙州栢樹德山棒臨濟喝又何假人撥而後應自是你諸人不悟後錯會又干他糊餅栢樹棒喝甚麼事豈不見六祖大師云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盡大地是個觧脫門柱作佛法會却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師云大小雲門錯下名言好與三十棒如今既不喚作山不喚作水又喚作什麼若有明眼衲僧辨得出三十棒却還溈潭若辨不出三十棒分付閻祭喝一喝下座上堂舉祖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師云若道是教外別傳又說道即如今況此一心知見為復是諸人即令一心知見為復是諸佛知見若道是諸人即令一心知見有底又不肯說心說性若道是諸佛知見又有何差別試為溈潭定當看若定當不出虛消信施　上堂今朝十一月節候又嚴寒倏忽光陰過死生君自看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須知人人赤肉團上有一物能隨萬事變不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麼喝一喝下座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遊山翫水師云且道雲門荅這僧不荅這僧莫

謗雲門好若道不荅這僧什麼處是不荅處衆中多是師承學解承言者喪縱不在文字語言上又打在無事裏所謂滯句者迷若識得雲門大師即識得自己可謂不見一法即如来方得名為觀自在　上堂祖師西来教外別傳所謂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大衆人各有一頭水牯牛駕個車子即是毛色有異心相不同有赤者白者青者黄者黑者如今莫待下痛鞭各自牽個車子歸堂喫茶去下座　元旦日上堂問話舉師云一問一荅皆是當人各各神通光明清淨妙心一一從自己運將出来烜赫現前自是衆生迷情不覺不知改旦新元伏惟知事首座大衆尊候萬福良久云昨日今朝事不同人人依舊主人翁雖然平等添新歲爭覺元来總是空是空却不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来躰共同喝一喝下座供養羅漢上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未有一法不從心之所生心若滅也一切法滅所以過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三際既不有一心何所生大衆但盡浮想盡證阿羅漢浮想不盡總屬流浪生死喝一喝下座　上堂古人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

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又拈起扇子云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好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佛手驢脚步東西生緣別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日供養羅漢夜來四方高人諷誦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一遍大衆作麼生是安樂行擬心早不安樂了也乃喝一喝云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透法身北斗裏藏身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餬餅豈不是安樂行以至僧俗大衆一一清淨光明任持豈不是安樂行乃至一佛二菩薩一一羅漢一一辟支佛無不清淨實相住持所謂安樂行也大衆唯有髻中寶珠不妄與之雖然不與亦人人具足十二時中光明烜赫阿誰欠少還會麼歸堂喫茶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衲僧門下有賓有主十九有時賓也和其光同其塵七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有時主也奪賊馬然乎賊披毛戴角入鄽來優鉢羅花火裏開大衆只如賓主未分時如何今朝三月十五　章江長老來上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泐潭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伊道逺離洪井深入寶山大衆且道是同是別忽有個衲僧出來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也難得須是賢到這田地始得若未到且不得草草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遊山翫水而今多作自己會承言者喪既不作自己會又作麼生會滯句者迷德山入門便棒其僧擬議山云不得作棒會既不作棒會又作麼生會臨濟一喝不作喝用既是一喝何故不作一喝用宗旨如何其宗旨者諸佛諸祖教外別傳不屬文字言句其文字言句是心外戲論之法既不屬戲論直須自悟若自悟也事同一家苟不然者彼我途轍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四月二十五栽秧漸漸偏南畝半飢半飽淡飯莫泥裏雨裏可憐許惟有高僧總不知各自歸堂喫茶去　上堂衲僧門下有春有冬有秋有夏有陰有陽有晝有夜天地蓋栽日月運行成就四時長養萬物善知識者觀機設教應病與藥成就衆生種種方便亦復如是然則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釋迦老子道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躰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大衆要得生死不相續妄想心滅但直下識取自己常住真心性淨明躰則自然生死不相關共生度快所謂一得永得若信不及不聽受則沉在業識無明海喝一喝下座　供養羅漢上堂大衆一切法即諸佛法一切心即諸佛心一切語即諸佛語一切道即羅漢道法也心也語也道也且道是一也是十九二也是同別也二由一有一八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上堂二月後三月一一應時節擲絲弄春風梨花白如雪門門法界門門法法離言說驀拈拄杖云欲知交參處杖頭諸佛剎乃擲下云不妨拋來擲去總在諸人眼睛裏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普天之下好雨非但百姓歌謠老僧不勝手舞何也豈不見乾闥婆王奏樂迦葉起舞直得須彌岌業海水騰波驀拈拄杖云大衆一波纔動衆波隨萬法皆從一法歸衲子大家同會取七顛八倒總光輝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又是三月半離念身心登彼岸泯其所以歸自然兩個五百作一貫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世尊問波斯匿王曰汝以何相觀佛王曰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觀佛實相觀法亦然法界衆生界根根塵塵一切清淨大衆欲識如來大寂滅汝但盡攀緣喝一喝下座　閑馬祖塔上堂祖宗門下總有關棙子應機接物有開有閉苟閑而不能閉喪

家失計開而不能開誰辨往來或開而能閉也不妨遊戲開而能開也重重善財或不開不閉時又作麼生大衆僧堂裏隨例軟餅餕頭横咬竪咬喝一喝下座　上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喚什麼作釋迦老子蒼拈起拄杖云假名三十二八十也空聲一切人間總強名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天心得自在盛熱後清涼衲僧如薦得珎重法中王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言捨家出家難學道見性難元来捨家出家難學道見性復難如今學道者如恒河沙見性者未有一二佛又言性成無上道永嘉云自性天真佛雲門云如今諸方多是說心說性教裏少哩師云雲門又不許說心說性佛言性成無上道且道佛說底是雲門說底是大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上堂知事首座大衆出入相拋歸来依舊南山對北山忙者自忙閑者閑忙彼此不相關依舊水雲間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法大意門云春来草自青又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忽有人問沕潭如何是佛法大意向伊道久雨不晴此三轉語有一轉語可以作諸佛之法藥治一切衆生病有一轉語可以作諸祖之秘關菩薩直截之要道有一

轉語可以作衲僧解脫大道場是禪者放身命處大衆若擇得出如久客歸家若擇不出若行人失路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佛如來說一切衆生身中有三大何者為三身大相大用大又古德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䴗䴗赤灑灑沒可把既沒可把喚什麼作三大莫有人擇得出麼若擇得出不妨好手若擇不出衆生日用而不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好雨點點不落別處且道落在什麼處莫是落在法堂前麼莫是落在田野中麼莫是落在山林問若是通達底人神通妙用無可不可有一般人更不求妙悟但作平常一路寶頭見解又喚做不走作人此之見解未出常流若妙悟明眼底人他一一知来處一一知落處更不顢預大衆且道落在什麼處久參先德一擧便了後進初機更宜子細　因雪上堂舉龐居士辭藥山因緣師云全禪客當斷不斷返遭其亂且道全禪客當時合下得什麼語免被龐公折挫如今莫有扶持佛事者麼出来開發大衆眼目亦表自己參學身心如無老僧為你說破今日臘月初十山門街坊丐者入寮打哄忽有人問諸丐者已在宗中咋又作麼生良久乃喝云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　上堂今朝又

是三月一大遺何曾有得失拈花慶慶靈雲心却笑玄沙弄不出只這弄不出罕遇知音　上堂今朝七月秋初一時斯循環夏又畢衲僧活計拄杖頭去兮住兮無因必去住自由且道祖意是同是別只如古人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意旨如何喝一喝下座　上堂雲門云久雨不晴劄大衆且道雲門一劄與德山棒臨濟喝是同是別若道別祖宗門下豈有兩般若道同爭奈德山臨濟雲門家風有異衲僧到這裏如何剖判若剖判得出可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一劄今朝二月二十五各自歸堂喫茶去　上堂舉印宗法師問盧行者云仁者在黃梅有何言教旨趣傳授盧曰彼指授者唯論見性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為宗云何故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為盧曰況是二法皆是佛法不二之法宗云如何是不二之法盧曰如仁者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名佛法不二之法師云彼時小巧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今叢林多是唯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為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即是不分即是若分去有逆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乘譬如世間道路有直有迂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行即行可

止即止大衆還識泐潭老僧麽良久云将此
源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喝一喝下座
師首座時在仰山結夏小參云莫有真師子
兒試出来對衆哮吼看麽有僧出禮拜師云
不知是不是即也大奇僧問鐘聲繞動大
衆雲臻禁足已臨如何指示師云大家在這
裏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多是
向言句中轉却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
明師云且莫亂道僧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
而不知未審不知個什麽師云道進云忽然
知後如何師云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云爭
奈者個何師便喝僧云好一喝未有斷在師
云與棒且待别時　　僧云更有問話者麽
良久云洎合放過乃喝便舉拂子云耶耶盡
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草若木盡
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
有不解脫者麽設有命若懸絲又撫掌云知
音者少所以此個事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
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
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
如今人多是得個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
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裏香炉去冷湫湫
地去便為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
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

露或有執個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為極則天
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
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草附木不知
不覺一向迷将去忽然問他我手何似佛手
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
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個是上座生緣處便
道某是某十九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十二凡百
施為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為穩當定将去合
将去更不敢别移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
似瞽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
緊把者憑将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
頓覺前非拋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
縱八横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倚他
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不
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
學解路布葛藤印板上打来摸子裏脫出當
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
師云我者裏是活祖師西来意把来便用立
處皆真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者語得
那語不得那裏是虛者裏是實你與我拈出
絲毫許實底道理来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
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
亙饒與麽說當下忽然見得倜儻分明去也
是棺木裏瞠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

與萬法為侶者烜炼底丈夫漢麟麟斷斷千
發萬化見我恁麽胡言漢語便好近前驀口
摑拽下拂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大衆豈不快
哉還有麽良久云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跳
入你諸人眼睛裏七顛八倒呵佛罵祖去也
喝一喝下座　　師到崇勝衆請小參僧問
本明心十七地印難過趙州關如何是趙州十三關師
云過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你
作麽生會僧作一圓相師云且莫勿交涉進
云也不得聱良為聰師便喝僧云更有問話
者麽良久無人出師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說事亦不妨說理亦無礙為報學道人莫作
理亦會阿呵呵欲求長須入水是非中聲色
裏放一個伏一起是何宗嚨嚨哩驀拈拄杖
豈一證云適來許多葛藤向什麽處去也復
舉拄杖云拄杖子變作觀音菩薩以甘露水
灌入你諸人頂門裏還有眼開心悟神清氣
爽底麽乃喝云莫妄想活落落須弥山把便
撲腳下拄杖云耶耶三十三天不知不覺帝
釋居善法堂為諸天說法勸喻云汝等諸仙
應止閑淨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不殺不
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不食肉布施持戒
脩作善業来生此間受種種勝妙快樂汝等
諸仙不得一向迷於妙樂須知無常念念不

侍念念逐謝速疾速疾便是到來相將墮隨汝等當求不求不去不生不成究竟解脫涅槃之際師乃喝喝今日為衆竭力禍出私門笑破衲僧口然雖如是也不得草草乃撫膝下座　師到九峯山衆請小參僧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前三三即不問如何是後三三師云的進云恁麼進前三步也師云闍進云大衆證明真善知識師云杜撰衲僧師云大衆此步若全提也便須荒却院散却衆參倒須弥山踏翻四大海三世諸佛諸佛祖師天下老和尚十二分教填其溝塞其壑雖然如此蓋法無民且向世諦流布建化門中即不可乃拈拂子云三世諸佛諸大祖師天下老和尚十二分教總在拂子頭上分開也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猪左髆上以拂子左邊敲云太虛為鼓須弥作槌逆喝云琵琶闇市裏識取天子持結就鉗以拂子右邊敲云大地作床長天為被蹶倒打腿百草頭上薦取祖師病爲拙劣噫九年空面壁撫掌不回頭笑殺傍觀如今莫有傍視底麼良久乃弱云汨合停囚長智又舉拂子云穿却你鼻孔却向脚跟下走出來西南北土贌人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阿喇喇逆擲下拂子云是什麼下座　師問僧了也未云未了師云你突說了也未云了師云又道未了後云門外甚麼声云雨声師云又道未了後云面前是甚麼云昇風師云又道未了後云還會麼云不會師云聽取一頌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　師到大愚衆請小參師云二三月來天氣和暖萬物生長百鳥和鳴桃花紅李花白到處園林翠連野色誰家年少貴勝踏青唯有古寺老僧坐對連栢遶以拂子敲禪床云敲枷打鎖出釘拔楔大有旋頑怕吞熱鐵醍醐上味候伊時節趙州不橋衍途守徹百丈野狐為君一決狐疑淨盡眼光電掣南北東西有誰辨別還有辨別底麼試出來撫掌呵呵大笑打個筋斗供養大衆一者慶快平生二與天下人作樣防有麼有麼祇為情生智隔想變躰殊我若裹不免拆東籬補西壁去也以拂子盡云十方世界百雜碎何處更有山河大地耶香香四大海水在諸人面前滔滔地氣象萬端魚龍變化還見麼見則不無忽然有個巡海夜叉出來道禪和子如何是脫生死底句向他道什麼即得若不向他道被他一古條棒打熊族點鑑尖當此之際以何為身以何為心以何為人以何為我以何為佛以何為祖以何為禪以何為道會麽良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乃拂子擊禪床下座

偈頌　僧請問三聖問雪峯云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峯云待你透出網來即向你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以頌示之　滾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怒施網霹靂一聲天地開

雪峯云老僧住持事大　放去收來得自由不堪俊處亦堪優可憐滯句承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　僧請問丹霞騎聖僧意旨如何　千變萬化七顛八倒騎却聖僧踏倒水滾釋迦起身比丘悟道若會此意寒來著襖　僧請問雪峯鼈鼻蛇因緣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沙　僧問南臺圓和尚大隨龜話圓以手都撥示之其僧不肯乃質於師師以頌釋之　少室之妙訣覩根而密付大隨曾泄機南臺亦失護翻手與覆手脫履著龜處明明言外傳信何有今古擲金鎚輥鐵鼓水東流日西去　僧請問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點螢光萬化千變　僧請益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門云普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

在臨時笑分妙不妙　僧請問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
日前有路誰解道方東山水上求者茫茫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日前一彈指偏現然分明日西月西過佛手驢脚呈皆承此個力言外度迷情　僧曰衆中多以無事商
十九
量師復成頌　妄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
十六
有無俱勿念自可剖靈音落落雖殊應寥寥不在矛化戕譌化苔都祇孺于今　僧請問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是自從投子後更無人解道油油　僧舉趙州進前栢樹子話或云有此語或云無此語師以頌决之　進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進前栢樹子趙州有此語為報同道流覷面如何舉　僧舉雲門北斗裏藏身
東涌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非有隣
趙州勘破婆子　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凡或聖人難就是非長短任君裁老婆被伊勘破了　婆子云好箇阿師又與麼去
臨岐有水復有火過賤即貴全可可臺山一路去無差幾個行人脫羈鎖　進前栢樹子
進前栢樹子我道不如松枯枝折落地打著

去年樓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頌黃龍和尚垂示佛手驢脚生緣　我手何似佛手翻覆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謾為問口　我脚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錯欲問金剛眼睛看取目前善惡
十七
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還失路長空雲破日華開東西南北從君去　烏窠和尚吹布毛　烏窠吹布毛〻〻日午方高趙王
十九
因好劍淌國人滯刀　僧問雲門如何是啐啄之機門云響　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轟天夜來山水長　寶壽開堂三聖推出僧　探騎飛來捧下穿瞎人翻淌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石火光中電影分怒雷隨震動乾坤耳聾眼瞎人無數誰是知恩解報恩
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丈林山下竹根
丈林山下竹根迸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　阿難依舊世尊前　靈雲見桃花悟道　奇哉一見拈花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徹子孫幾個是男兒
昔日靈雲見悟時香苞紅萼一枝枝如今到處還問也陌上相逢說向誰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上至諸佛下至蝼蟻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無州云有業識在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僧問雲門如何是吹毛劍門云骼　誰謂吹毛利雲門骼可知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僧問龍牙古人得個什麼道理便休去歇去牙云如賊入空室
買帽相頭量才補職明眼衲僧面前不識
僧問長沙了即業障本来空未了還須償宿債祇如二祖是了不了沙云空　臨機無巧妙得意不勞功其如人不會聞空便謂空
僧問趙州一物不將来時如何州云放下著
移高就下総成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真妙訣動随声色被勾牽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　超佛越祖之談覷面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閑爭餬餅　雲門閑挟子　雲門閑挟子消息少人知有時一撥動大地眼睛瞎　雲門
十九
抽顧　雲門抽顧自有来由一點不到休休
十八
休休　臨濟三度問黄檗佛法大意三度被打　資粮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来依舊宿芦花　臨濟到大愚處悟　便言黄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目乖脇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黄檗付将来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新婦騎驢

阿家牽　張顛不似首山顛不動毫芒百怪
全猶得黃龍再拈出四方明眼若為傳
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拈得一文錢十字街
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　雲門云火裏
蝍蟟吞大虫　秦時轢轢鑽頭通大施門開
妙莫窮火裏蝍蟟依舊活拈来誰解恣英雄
火裏蝍蟟吞大虫去年不似今年窮直得黃
茅瘴氣發雪壓桃花處處紅　臨濟鋤茶園
次見黃檗来遂拄鋤頭而立檗云這漢困那
際云鋤也未鋤困個什麼檗以拄杖便打際
接住一送檗便倒叫云維那相救維那近前
扶云爭容得這風顛漢與麼無禮檗以拄杖
却打維那際乃連鋤地數下云諸方火葬這
裏一時活埋　奪旗擊鼓著精神父子雖親
法不親為報四方禪者道等閑莫作守株人
百丈再參馬祖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
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
面　興化打克賓維那　大夫當断不斷
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從教眼自開棒了罰
錢趂出院　雲門臘月二十五　臘月二十
五一曲超今古鎮州大蘿蔔生長在深土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弥
山　不起一念海裏須弥把来便用休别針
錐　百丈野狐　不落蔵鋒不昧分要伊從
此脫狐身相送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人

古尊宿語卷第四十五　七九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六　七十

僧録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真淨禪師語之餘

偈頌　寄百丈珝首座　百丈雄峯倚碧
崖其間今古道非孤不知一句墮狐事借問
當時有也無　有無聞說笑咍咍不是知音
不問来莫把祖機容易泄侍伊狐眼自醒開
潛能展事客投機落華之說信有之言下罕
逢師子子成群作隊野狐兒　和酬運使蔣
公頌古八絶句　仰山　溈仰法幢摧已久
從頭提起又重新誰知斷臂傳来事光顯須
憑大智人　父子有時揚家意神通變化不
相知喚四業識忙忙者笑倒溈山老古錐
踈山　呵呵大笑意難論樹倒藤枯問有因
縱向明拈言下悟眼開只是舊時人　因茲
自抱無絃琴歸隱踈山烟翠深有箇荊溪蔣
居士曾聞得得訪知音　末山　末山不露
凌雲頂今古岧嶢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相
非君莫辨火中蓮　非色非心非行業成男
成女辭隨緣而今僧俗并群有一一昭然總
不偏　洞山　掩耳重開眼界寬廓然無法
不同觀山林瓦石縱横說若到常情取信難
按部不妨閑訪道新豐一宿話皮膚水聲山
色紅塵外軒蓋重来得也無　宿雲居長老

五頌　絶頂雲居北斗齊雲門知見便高提莫将透脱常情斷須是當機離水泥　絶頂雲居北斗齊蔵身北斗最難提葉林総作平常解無限高僧没在泥　絶頂雲居北斗齊出群消息要人提其中未善宗乘者奇特商量滿眼泥　絶頂雲居北斗齊叅是光裏閙中提擎頭戴角誇能解一一重敎上細泥　絶頂雲居北斗齊横三竪四目前提空中鵠眼殊無碍遶笑獰虵不離泥

雪朝上堂舉龐居士辞薬山因縁復頌其意示諸禪者　龐翁境界滴水滴凍薬山閑黎兩月定動機不發時一場困蒙本自天真阿誰解用　師室中問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師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了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什麼聲僧云雨聲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什麼僧云屏風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乃云聽取一頌随縁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　見僧來以火筯敲火爐僧云不會師乃頌曰　火筯敲火爐日用更無餘問單并展鉢何處有親踈　僧又問達磨西來單傳心印又如何復乃成頌　大筯敲火爐直指更無餘問單并展鉢一一見心珠　師室中問僧如何是無文字一句僧無語僧却問如何是無文字一句師云廬陵米作麼價又云面前是屏風　一一超然一一玄莫将情計自留連從来大道無文字不要安排喚作禪　僧云洞山禪難參師乃有頌　洞山禪也不為難與君時復且閑閑抑標進開天地眼一重山後一重山

示衆二頌　了無一法祇在臨時把来便用更莫遲䟕於法應自由更莫向餘求殺活䦨在手到處得風流　法界三觀六頌　色空無碍如意自在萬像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来此土他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其一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清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其三東涌西沒千差萬怪火裏蝍蟟呑却螃蠏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其四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遍入無邊刹海只在日前或顯或晦其五事事不知空色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咄哉不快横按鏌鎁魔軍膽碎其六讀金剛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意非傳大士頌指南則異說者多矣故水陸同真際䖍行體一如則佛佛道同信斯也因成一頌用示諸禪者　平等群生類。迷為七趣因。悠悠終莫覺。擾擾但隨塵。賴我從凡質。何緣獲法身。神通雖未具。作佛亦天真。　短歌寄端上人　鷲峰深黃蘗苦一来知味便回去去去不回頭大地何曾有寸土廓然胷臆寰宇寛東涌西沒胡為難早言云推道遣山又聞已在袁城閒因思孤坐雪寒夜松風瑟瑟添蕭洒端師端師聽我言玉鑰在手須牢把　寄人　一二三四五清平打鼓道吾舞脚踏金船海月高無根樹下蹲龍虎優鉢羅花火裏開軒轅寶鑑埋糞土為報潁川善女人信受摩耶千佛母　送和禪者南雄作丏　見不見逢不逢千里萬里圓光中左顧右盻華蔵海軽提重按開盲聾此箇妙窮不窮是處園林落花紅乾坤造化有時節莫比仁者無間風忽釋迦慢彌勒彼既丈夫我亦爾都来祇在一毛頭也解分身千百億臨機一一不思量好笑時人識不識

送清禪者石城丏　菩提數珠一百八撅標拄杖六七尺象王蹴踏潤無邊達磨唯留履一隻至今天下重黃金矢鏃寒山與拾得觀音悲布袋慈維摩問疾丈殊堪千奇萬怪狀無盡皎然此理誰相諳石城人物多賢善仁者一到皆和南有人問著新豈老切忌承

言落二三

送生禪者袁州丏

箭穿紅日影山鬼把住麒麟兒寶入破布衫海神捧出珊瑚枝臨際三關透不透雲門一字知不知開忍昔日同參者笑倒新豐老古錐小釋迦大禪佛集雲峯下有窠窟相逢須辨是與非莫順人情剛覓囮鼈鼻虵逆天鵰徧問知音是底物奇哉高步下脣歷好向前途忞輕忽

送從禪者廬陵丏

鼓山頭上雲成蓋石霜霜水清如鏡新豐洞裏伸脚眠開起來天地迫拍手呵呵笑不休堂上老胡俗姓鄭廬陵米價高復低兎角拄杖須親拶砍度門門一切境當知客室爛如泥

送長上人袁州丏

集雲峯下四藤條誰復得道通祝融峯頂萬年松天下名標新豐五位拄杖頭挑橫三竪四東西南北偏中來正中去遇賤即貴逢低且高撞着三家村裏老婆掣斷裙腰十字街頭醉翁子扶起來與伊禁條式是或非胡抄乱抄休話祖師密意莫問世俗塵勞道人活計舉措堪笑咄將此深心奉塵剎諸子不同抱海裏須弥日月高

送雅禪者石城丏

雖不鵠無功之食水長船高物歸乎有道之心泥多佛大德川呵佛罵祖曾遣巖頭僧堂前領過螢山路上老婆有箇趙州不出門勘破獨有雲門古錐有口不妨道火火本無火承言者紛紛自我不然也非言道不通非事理不果理事通達人利生無不可既然也有却解臨時建立又不善逐旋包裏但可以直用好心珠不知返遭惡禍末法衆生知恩者能有幾箇雅禪者為你老婆葛藤會麼寄南康龐處士寄茶南康

有箇龐處士生来心淨開蓮華蓮華妙心空無物能為佛事如塵沙衆生佛種不白發真不覩相生道芽觀音勢至自可仰文殊普賢人共誇豈唯慈悲佛菩薩不獨忿怒惡那吒有時人頭及鬼面有時虎豹背龍虵一一臨時能變化一一所應曾無差當知皆承此箇力不知處士自知耶此也從来最靈物當頭一著輸丹霞雖言僧俗有南北我道靈凡同一家吾通不問識不識逢人便寄趙州茶助我日用作佛事啜者唯嫌苦益加苦也益也益何盡泥也水也興無涯人間萬事即佛事正者自正邪者邪因思昔日洞山老問佛鮮道三斤作

寄吉州清平跨牛庵

庵内不知庵外事跨牛誰識樂生緣式舒驢脚步荒草又把佛手閑人前頭頭應現頭頭別元無跨者曾不倫肥苗嫩稼觸途秀飽亦不飡牛可怜青煙萬户大和邑白雪一曲清平禪客来欲辨牛毛色唯見長光庵中眠世人有牛自可識毛色分明頭角全跨行一一來他力莫問清平別有玄

送淨禪者丏南康

逢人便出有理但伸一錐一劄要兄通人三頭兩面任起情塑道不屬諍法何有因心既無住道乃通津南康教化平等為人富亦不富貧元不貧男之與女佛也天真賢之與愚性也法身孰為彼我誰為疎親一一明妙一一精神臨事活發應機妙陳不自覺悟逐樂因循從頭指出無使漂淪海淨禪者莫憚苦辛

送言陸二禪者之南華禮六祖真

曾聞菩提本無樹又云一花開五葉是非有眼分不分可使吾道生暉曹溪分派共入海寶林人間翠相接其中塔廟居真身同往瞻禮不可輙又聞彼既丈夫我亦尔不應自當生退怯又不見古人已靈尚不重況求諸祖解脫乎大丈夫大丈夫靈光坦赫阿誰無當機大用脫知解舉措何曾涉道途本非文字不屬教亦非禪道莫昧渠明明一一離諸相剛把迷頭頌麵糊二禪者是不是若是不妨南去見老盧

送十一禪者性諸方緣化

身是光明寶幢心是神通法藏多虛不如少實千語終歸一當欲知教外別傳便是西来榜樣神通利物昭昭光明到處晃晃不屬諸方語言豈關森羅萬象

大機大用天真或是或非過量一得永絕攀
緣無法更堪比況唯此一事真實其餘總是
虛妄可使法界有情同悟此心無上十一禪
看化什雄雄法王大將　復又添一人之
爲截緣化　元是十一人添子成十二有
利及無利終不離行市木塔老黄梅河陽新
婦子普化解風顛我今故直指　上高李
居士求頌　李翁李七翁惠性自通知身幻
妄慶世皆空尊卑貴賤暫且相逢共若朝露
總如春紅倏忽變滅誰是我儂唯心即佛靈
妙難窮長生不死人性皆同明明日用不自
信崇悟無彼此迷有西東李翁李翁宿植善
功一家崇祀吉慶常隆兒孫榮耆齋心融融
正信清淨諸佛法中或讚或毀如盲如聾一
切魔惱自然銷熔道心堅固有始有終
送照禪者　齷齪齷齪人謂我惡是是非
非我謂人莫不莫不作不惡不樂法喜禪悅
去粘解縛黄龍家風佛手驢腳後代兒孫須
自開拓大啓三關末後一著雖涉語言不在
稽粘攸潔靈源此彼何若沖適光明圓滿大
覺切忌思量應病與藥　方禪人求師親
書偈送　字要親手書偈不憑人作彼此
有如意應病即與藥鬧裏何妨佛手閑擬蟻
之前出驢腳任是碧眼胡兒也須路頭迷却

不是特地要辨清濁活衮衮明落落本自天
然何須自縛還鄉曲調和者稀千木逢場但
戲樂　送諸郡丐者　諸郡丐者道無
此彼直截根源更何擬議性本一源用無有
二但盡凡情別無勝義觸目遇緣無非佛事
有利無利不離什市千木隨身逢場作戲或
逆或順或非或是一主一賓一坐一起照用
臨時縱奪有以臨際兒孫衲僧巴鼻敎化衆
生成就根器家家觀音門門勢至兒女大小
神通浩計通人不疑法王已矣　送德禪
者丐平江　平江一派東流穿過千門萬
户佛法大意分明自是時人不傾直到大海
方休浩浩無今無古滔滔自有靈源亦似參
禪大悟若也心地洞然正法眼藏發露何妨
運出家珍所在觀機救度明年是日歸來不
亦却依位住　南臺和福嚴長老結夏
今夏南嶽南臺晚飯不過水泄杉松空引寒
風田地蕪苔不費又道禁足九旬人人口中
一古去夏蠟人消盡今後渾鑄成蛾蛛不知
有佛有法豈更解移凹就凸祇待置箇葛杉
准備來年夏熱　送萊道人　一葉落
天下秋夕陽西去水東流黄河澄清聖人出
二千年亦何悠悠稀復稀少復少使我虛生
幾迴老如今共喜居太平何妨學佛聞訪道

歸去來歸去來老盧得不在黄梅普光心印
神通藏日用分明眼自開　送琪道者作
丐　衲僧門下縱奪臨時靈蚍在手猛虎
當騎有鬚便將無尾莫追放去防渴把住知
飢賓主易見照顧難思禪家大道法眼慈悲
送閑上人之黄龍覲老師　閑閑一片樣
雲別海山巷舒出沒自有信豈同薄霧蒙漁
澇閑閑閑休態西南還黄龍久約侍爲雨
我今目送胡高攀　和黄蘗老和尚送李
居士　跳斷秤槌兩截分明爲君直說黄
蘗若口多嬌三冬何處無雪難雞翻憶龐公
與兒女不婚不嫁共頭話　送吉州曾居
士毘季　來從山下來去從山下去什也
曉便什住也晚便住在路同弟兄到家會兒
女莫嫌言語太尋常最是爲君省要處省要
處三四五須踏躓跳迦葉舞　寄福嚴謹
上人時在南臺　白雲籠高峰明月照淺
水誰云與日同方曰爲知己比嶺壞邊人南
臺石上子敎得老盧頭失却少林齒
送一禪者袁州丐　佛子之心絲毫不掛
無底籃子驪珠滿溢袁州城裏任人著價異
日歸來倒騎鐵馬　送儼禪者吉州丐
佛子之心大舍大捨喚龜作鼈指鹿爲馬偃
溪水聲廬陵米價一一法門死蛇活把

送慶揮者崇陽丐　佛子之心無非利樂
衆生界中應病與藥或呈佛手或出驢脚我
宗赫然莫錯莫錯　送泰禪者乞米
佛子之心能施恵澤山前穀熟人間米白十
升一斗大翁二伯但盡凡情錢不露陌
送際修造 十十 佛子之心逢場作戲 九 遇緣即
興常可如意佛殿三門觀音勢至彈指乃成
九峯山寺　過義并莊猛才上人求頌
古佛家風在尋常已自知不勞心力處忽迸
電光時既作韶陽客當爲師子兒目前凡與
聖一一莫存伊　又滿莊主求頌
智者能孤立開花自有春不爲萬法侶肯作
半途人快臆乾坤大威光日月新尋常拋擲
裏誰識是天真　寄饒守鄒幾聖
此身機惡聚無佗又不得智者知是幻飲食
聊滋益中有淨法身精明妙誰識君與我無
差一得即永得　寄葉推官　此心難
是便忘機況屬衣冠富貴時終日素飡甘自
得浮生虛幻許誰知能將悟意唯書偈不把
吟情更作詩一種家居超俗類西天摩詰亦
如斯　近想道彌著前來所得深虛通真
法性皎潔淨名心王事何妨及塵勞已不侵
妙靈居日用誰古復誰今　和宜春張簿
見寄　萬類紛然居有爲一一天真本無

住豈是明公獨妙明我亦從中獲靈悟情與
無情及聖凡鮮脫門開同一路王也臣也自
可知此是如來親付囑　鄉上人禮師乞
頌　有僧近從廬山來慨然問我求禪偈
我既臨時鮮變通神頭鬼面趂言義而況佛
法無定機宗門自有通人至子應久歷叢林
師濟倒所說是也不是　張道人寂庵
離念性虛明居此常寂照萬象圓光中清淨
同一妙開池養白蓮門當市井道我無人事
心人事不相到　寄塘浦張道人
世俗塵勞今已做。如淨琉璃含寶月。鍊磨不
易到如今。寶月身心莫教別。死生倏忽便到
來。幻化身心若春雪。唯有道人明月心。日用
廓然長皎潔。　靖安令程飾推一日遊山
以諸堂寮舊名很冗各隨事易之揭爲熏修
精進廓然證宗性空實際不二了義法忍妙
用和集雲鵠老拙乃一一頌之又作通人偈
共十三首寄呈　熏修　圓滿菩提道。
熏修乃得成。十二 理雖頓悟勝。事要漸除輕。十 鏡藉
重磨瑩。金須再煉精。勸令先自利。然後利群
生。　精進　六種波羅岸。先乘般若舟。
自然無所住。何更有殺由。勇猛能成佛。疎慵
不到頭。棨君共茀力。禪者總精修。　廓然
每來常默坐。卻洞廓然襟。廣大乾坤量。包含

日月心。龐公雖去世。程老復知音。別聽爲霖
雨。當期外護深。　證宗　達佛心宗也。
寸無差乎時。相應存解行。瞻敬見師資。孫王
當成器。磨塼莫問伊。西来諸祖令。一一總如
斯。　性空　佛及衆生性。圓明躰本同。
見聞皆共有。取捨總非空。在塵能潛隱。當機
解變通。談禪并治俗。一一見全功。　實際
妙湛總持際。光明覺性身。在家疑是客。別國
卻爲親。漸誘終難信。高提復倍嗔。如今法末
世。教我若爲人。　不二　平等觀諸子。
家門不二開。客程無是處。浪迹總歸来。法寶
名如意。禪門號善財。共遊華藏界。寰宇一塵
該。　了義　迷頭曾認影。了悟總成非。
唯有道心在。更無禪病依。靜中聞水過。閙裏
見蜂飛。一一天真事。何人共所歸。　法忍
對境心常寂。靈源本不生。事隨高下應。機逐
淺深評。剖判彰神用。觀瞻洞覺明。無非法忍
力。更莫外求榮。　妙用　神通并妙用。
十十 十一
迎送及拳揞。更不假人教。自然隨事来。幻身
同草木。淨性出塵埃。多謝程居士。迷頭總喚
迴。　知集　法門元不二。所到便爲家。
圓頂栴檀樹。方袍薝蔔花。六和儀有伴。四攝
道無涯。豈獨携禪者。俱登大寶車。　雲鵠
旦過晚應宿。山堂任去留。孤雲能自在。隻鶴

更優游。栩栩開青眼。袈裟伴白頭。未明西祖意。萍迹謾悠悠。　寄通人　適人何揀擇。一一道無偏。擬欲分優劣。還應落蓋纏。心心同作佛。法法共談禪。但盡常情也。東流水滿川。　禪定軒十偈。　攝心名淨戒。禪定號波羅。到岸仍留筏。行慈復度他。悟懷生極樂。見性識彌陀。即此明軒下。菩提薩摩訶。其一。　雖然迷悟別。平等一禪心。莫向雲門覔。休從林際尋。瑕銷成白玉。鑛盡得黃金。解比不思議。靈源最甚深。　其二。本來同作佛。妄想共留連。此日不為道。何時能去纏。便宜歸寶所。休更執空拳。一一天真性。花開火裏蓮。　其三。　西来元不二。天下所傳差。佛法無多子。門庭有幾家。主賓分兎馬。棒喝辨龍蛇。學者宜詳審。如今正可嗟。　其四。　諸祖傳心印。何曾別有禪。宗乘迷有異。佛法悟無偏。寶覺人人大。靈機事事圓。莫求奇特就。荒却自家田。　其五。小乘不見性。心外別有禪。妄現涅槃樂。迷遭煩惱纏。豈知潭底月。元在屋頭天。更把古人語。將為奇特傳。　其六。　神通遊戲力。一一本無生。菩薩能親證。如來更妙明。聲聞聞未信。緣覺覺猶驚。唯有大乘器。靈源發便通。　其七。　佛性天真事。誰言別有師。男兒

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其八。　學道先須明有悟。法王法印印無偏。枯來事事皆過量。把出心心總離緣。由是衆生顛倒解。不觀諸祖上來傳。蓮花世界同遊戲。主伴交參影像前。　其九　龍象朝昏禪悅處。幽深難勝此軒窓。七十心為遊戲神通藏。身是光明十二智照幢。倘物高低雖有二。歸源本末且無雙。但能知見同真正。外道天魔稽首降。　大義寮　大義無文字。誰云達磨傳。此心元淨妙。是法本明圓。有揉人人佛。無生念念禪。開單兼展鉢。一一火中蓮。　其一　大義即為寮。包容起一朝。聖凡同寂滅。主伴共逍遙。火語工夫大。多聞慧解饒。禪餘遊覺苑。朋友好相邀。其二照軒。　本性本明妙。如何却妄緣。常光常寂照。淨智淨空圓。舉般皆平等。臨機總見前。唯除不信者。教外豈虛傳。　其一。　西来教外傳。闡悟却遥言。心是神通藏。身為智照軒。法空平等座。善巧總持門。大義靈無盡。禪家各有源。其二。法會寮蘭軒。　晚應清凉候。花苞吐國香。謝庭家世短。孔子教風長。有德更誰並。無人亦自芳。蘭軒禪者衆。佛性戒冰霜。其一。　無人亦自秀。況植梵王家。僧衆共白業。禪庭開素花。對談為法會。長養壓溪沙。正

似僧行者。常將戒定加。其三。春秋皆有蘭。復作偈以原之　贈白燕。烏黑心為造化元。二儀雖有象。一氣本無言。萬物遂其性。四時歸所存。秋花與春艷。香每滿蘭軒。　寄荊南高司戶五偈。　若把心無却。教誰辨主賓。不知妄想性。便是聰明人。秖要自覺了。頓忘能所親但觀佛與祖。廿十一一洞天真。　其一。　十三知見無上力。禪門已了心。不從達磨得。豈向釋迦尋。莫拔無言溺。須妨有語沉。現成常現在。唯悟始知深。　其二。　小乘修小法。妄現寂寥禪。粉靜欣無念。嬈喧怖有緣。不知佛世界。即是己心田。起坐明如日。衆生共依然。　其三。學道多沙數。阿誰能自尋。二人禪悅性。千里月明心。瑩徹同僧俗。靈通共古今。莫將開藝解。可惜枉埋沉。　其四。　男兒丈夫志。開豁自家田。莫逐雲門語。休依臨濟禪。人人元具足。法法本周圓。但作主中主。門門日月天。其五和閑福長老送強禪者七偈。　迷行順行皆青春。或是或非不動神。往往總隨聲色轉。經頭又昧本來人。　一氣絕和萬物春。不勞功力豈勞神。非言非句非文字。快活當機有主人。　多執平常夢裏春。依他妄計自傷神。更傳臨濟雲門語。奇特商量悲殺人。　雲門臨濟百花春。一一靈機總有神。到底不關言語

事。錯傳錯解誤他人。　直截根源敎外春。阿誰不墮不通林。雖然向道離蚖舍。又作無心常醉人。　言句清新便謂春。平常爲實用安神。希望成道不求悟。更把糟糠教授人。　悟来無物不爲春。荊棘林中解養神。常與不常虚對實。眨機提出地由人。　寄浮山巖中淑達二上人。　若是全毛那守窟。奋迅東西警群物。有時踞地吼一聲。突然驚起遼天鶻。所食不食鵰之殘。戲来還是弄活物。翻嗟齐狗一何痴。到處荒園咬枯骨。　送宜上人。　落落空門子。心空法亦空。肩横榔栗杖。南北與西東。　寄招書座時在大愚。　高安灘上古禪関。吾祖曾開徹困頹。經幾百年真迹在。長應留待子孫還。　和荅筠守錢郎中圓相頌送住洞山　未有離名既形可措圓滿現前群迷得路　送榮上人往黄蘗禮積翠庵老和尚　了然通顯皆方便往往宗師昧者多君欲決明心地印鷲峯問取老禪和　到日應須次弟拳入方境界妙堪觀重重無盡重重異一一憑君子細看　和真首座施茶　從苗辨地知音少獨有吾師鑒最靈來出異常還音甚幾人於味得全醒　留真首座　名山靈迹追優游賞勝心應近已休好住新豐古洞裏共揚佛事老春秋　同事

祖師心印鐵牛機直要當鋒決是非掣電未狀轟霹靂相逢誰是丈夫兒　南臺石頭真堂　南臺石上樹樹子今古何人道可齊昔日住庵真斧在夜来明月落前溪　寄信上人時在般若臺　要行便行住便住去住尋常與誰語而今又在般若臺無錢娶妻衣自補　和香菽和尚石磬　乱山深處雲藏久不是知音辨也難一日禪堂高掛著時時響應萬機寒　打瑫報曉會茶𡨁直下無私喚起人各各惺惺烹熾了可怜幽韻又虚陳　送道康沙弥南康丐　步步登高鳥道玄心心開發火中蓮沙彌品格沙門行始觧南康化有緣　送則上人　因魚上漈鳥棲蘆空香雙拳大丈夫一一盡從智臆裏蓋天蓋地洒醍醐　送全禪者廣南作丐　達磨遠下一隻履老盧把住諸祖衣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送文禅人之吉州丐　白心隨色摩尼寶莫問廬陵米價高更欲徧遊華藏界都歸仁者一眉毛　滁州全椒塔院鑒上人邀宿草庵　未能直到覺元妙且向途中息草庵勿謂捱心便休去前三三後三三　庵内不知塵世事此心能有幾人全果龍山寺拼城外路入青林隱翠煙　和酬運判李大夫　同鄉同姓適玄士臨含

群迷後現身時向庵中開普論還隨法界在微塵　扶行雖是江西漕蔡杖分明長者身演信此心能自在爲官作論總非塵詩之是成者之又贈李運判　公道生平爲布施况聞高潔到如今利民利國何人識元是仁慈古佛心　竹炬點來明有盡智燈然去照無窮故知般若靈光妙行震輝華到處通　和湖潭乾長老見寄　湖潭乾老真淨翁白頭彼此雪霜家道人不必重相見千里長同月下風　長愛末山塵世外老来無用更深藏人間是事只如此岩允誰同一炷香　荅新昌蔣求圓通頌　何妨識取主人公妙性雖空用不空王事更繁皆包了未聞裴措獨清通　送昭禅者　馬駒踏處水雲深問道無非特訪尋別我又投三祖去取魚不在一清濤　和揚川秀才見別　詩句清新已出塵西来祖道更能親雖然頓載鳥紗帽心是蓮花社裏人　龍湫　參天四面碧崔嵬中有龍湫偃石堆往往山前爲雨雹正應從此起風雷　別江西漕王正言　滌盡塵勞破盡疑廓然還得本心時荒田不揀枯来草生殺臨風自在施　和人歲旦　剃髮因驚雪滿刀年華須信不相饒逃生脫死勤爲佛莫謂明朝與後朝　送華禅者　此心本是法中王南北

東西豈有方若遇風雲轟霹靂任教群鴈不
成行　守裡承事　老也須知不老身同行
同生有精神雖然無相無容貌能為群生作
主人　筠洪中路有驛名大通其傍精舍
曰竹下因投宿題之　有寺路傍名竹下去
洪一驛大通前偶來投宿滿窻月伴我寥寂
氷夜禪　送曉化主　藤王閣上江山勝洪
井城中萬事閑祖意西來本清淨不須更要
離人間　仙造觀愚溪閣　濟用古今流不
盡閣中誰是不言人此心若似愚溪水天下
悠悠總任真　觀彭學士會黄蘗老宿覺林
院頌遂乃詠之　性覺瑩無垢廓然圓滿心
發生功若地長養行如林居士從元大禪師
復本深相逢一家内僧俗世殊欽　雪朝陞
座僧問雪上蹤由事若何師云片片色無別
高僧因雪問長老今當行片片色無別紛紛
性共明一陽曾告報萬物待生成不獨資禪
悅臨機要盡情　弔黄龍和尚塔　示滅師
何遠空遺塔此中僧闕四海錫誰復九年風
鳥外千峰遠人間一徑通寥寥朝與暮唯有
白雲同　新荷示徒　濁泥終不染況在梵
宫生潔性一池碧幽香滿座清團團初映水
短短漸分莖更待蓮華出禪心妙可明
投老庵示衆　九峯山色裏拙者草庵深投

老送跡懶問禪徒訪尋欲知諸祖道不越衆
人心彼此同成佛聊為直指吟　題清居栢
樹　昔人曾指出今古道傳馨祖意憑君悟
禪心使我惺故知非俗物還長在僧庭凡木
幾回老高標依舊青　呈筠守徐朝議辭九
峯命二首　捨家從學道無用樂天真豈謂
至愚者仍慚老病身不堪為度世止合作閑
人乞放歸山去脩然老百春六十四年期歸
閑已是還一身終有限萬事畢無時學道當
求靜為僧亦合宜蜀江賢太守外護却應知
張丈結再任洪州　洪都王者府復鎮見君
臣不負烽南越唯佳奉老覩江山千里舊宿
主一時新曾對談禪客慚非下榻人　大寧
山堂　禪家能自静住處是深山門外事雖
擾座中人亦閑漁歌聞別浦鴈陣下前灣即
此非他物何妨洪府閒　散珠亭　一一分
龍口當軒號散珠若教收拾得却恐久長無
合浦圓相似隨庭夜不殊豈唯能香利萬物
有工夫　擬王元澤顕鳳凰臺　鳳去臺長
在園林別嶼連因傷故國事頗學老盧禪淨
練澄江地餘霞散綺天六朝人不見極目舊
山川　寄西庵法眼安師　不聞庵外事此
意有誰知林壑路窮處世途心盡時鐘聲來
舊寺月色下新池却笑承風者區區老君為

穿軒　本來心自寂不必更論禪我欲辭多
事誰來共少緣萬杉青靄裏五老碧峰邊第
一幽蔵處廬山小洞天　留題天水居士静
宴閣　收心安養處静不在山中冬暖一爐
火夏凉三面風遣時緣既薄樂道意何窮莫
問人間事勞生總是空　洞山訥庵　寂寂
坐無語何人知此心別傳來自昔密付到如
今切忌回頭上雷家洞府深高僧養舎在誰
為訥相乖　留題東軒　佛子異行藏開軒
亦有方故因迎夜月仍得待朝陽群木煙初
暖幽蘭花正芳坐來禪性淡蜂蝶自輕狂
寄香城順禪師　靈觀拋頭後名山讓有神
道場千古舊法席幾番新廢去何由物興來
故在人況師先達者不與衆同塵　寄程丞
事　七十六七八時來又共新青煙池上柳
白髮鏡中人但逐年華轉焉知佛性真寄言
程老子有酒且歌春　答靖安黄尉問疾二
首　書來蒙慰問外護力何偏椎鼓會雲侶
焚香開雪檻滿池蓮出水迴溪月生天又似
斯哉錦文章少比肩老病連綿發寧忘苦惱
縈百骸雖朽敗一物却精明古屋縱傾倒閑
心亦坦平但知行大道懶更問前程　宿栖
上人房　人事少相干亦由居處偏不隨流
過日常得自安禪野色郊原接雞聲市井連

此身仍老矣風暖杏花天　退洞山上毛大
夫　名山不到處閑欲過追尋擬把新豐月
将還悟本心禪門無著性仙府有知音𠛬輯
八旧廿阝七地七閑設寒巖在天台第一深　遊東
鼓寺　東鼓與西鼓間先瀑布前廬山園不
亟勢更近南邊　遊景福訪省長老　人生
倏忽間春色又東還方丈新宗匠禪門舊竹
閑嶺雲飛片片溪水濕潺潺總是天真物高
僧心共閑　寄續溪蘇子由　遠人居處樂
誰謂續溪荒但得雲山在從教塵世忙文章
三父子德行二賢良却恐新　天子無容老
石房　蘇子由同東軒有頴子酒巷之陋因
而寄之　才淹居亦弊道在不為貧未洒傳
巖雨丘索頻巷塵曠懷隨處樂大器任天真
半夜東軒月勞生屬幾人　訪寶雲長老
相見呵呵笑園林落葉多青松色尚在仁者
道如何世態朝暮風光逐綺羅居山禪寂
子無厭我頻過　經宣梵院延亭　十九 積善一
二十 方人延祥日益新共當千百載長若二三春
塵客心心靜環層物物真院須宣梵號天子
福黎民　寄無為居士　世俗事無盡養高
心自閑蘇園通綠野林塢帶青山冊富慵添
大雲菴懶著閑剔應慘有術七十見朱顏
快亭　門任杉松老悠悠日月閑法王真境

界禪者舊家山祖意傳來久人情自別攀如
何快我聽渦座水聲還　清涼軒　夏閒逃
暑處軒户對嶽阿溪水漱無盡竹風來更多
百骸傾既謝諸祖意知何坐久閑魚戲時時
動漾波　師在燈嶺清旦雅那問訊乃曰安
實師曰粥實僧家事逐成其偈　迥然生計
別鄰向少知音寂寞僧家事誼譁世俗心長
遭兒女累真厭水雲深但樂西來意塵勞久
自沉　途中逢建州三秀才　桃紅熏柳綫
天地雨初澄琴劍三才子航玉一老僧文章
投北闕道業繼南能邂逅征途上生平識未
曾　送周道士　歸去雪溪觀匡廬碧嶂深
澗松多偃蓋宮溜盡鳴琴不死徒飡藥長生
可練心他年如有道飛錫一相尋　送張僉
判遊開先　步入青松裏迢迢一徑通漸分
華藏界深隱法王宮道與神仙別人非世俗
同欲知西祖意庭栢老春風　謝新昌權宰
見訪　秋試舉人迴巖峨將相材過橋分路
處勤馬入山來邑佐閑空望林僧靜可陪何
當布霖雨天下活枯荄　送然上人化導
曾聽新豐曲簷頭雨滴聲迢吹無孔笛用度
有緣生欲破他迷暗當開己悟明春風活萬
物天道是何評　清公然庵　久息遊方念
庵居道可親依依雖有主寂寂似無人池裏

運從老門前事自新此心誰會得庭栢對長
春　留題珸公寂照軒　幽軒名寂照四海
生中閑景物有遙色主人無異顏野泉澄檻
外香靄起簷間涼夜誰相問寥寥月滿山
送人之南嶽　境幽南嶽寺一一碧巖分遠
近松相接高低鍾共聞靈禽時奏樂香石日
十一 龍雲想到經行處趣然趣不群　二十 雷秀才顯
閣　靜攜南池上群芳益我曹蘭仍雲雨靈
松下隱蓬蒿琢坐山川秀閑懷意氣真為儒
斯有業何慮桂枝高　上藍清涼軒　觀機
唯說法一聽一清涼欲盡衆生病當開甘露
場幽深方丈後掩映府門傍有問西來意城
頭角韻長　遊桃源贈劉君實　宛若神仙
府疑無世俗風人間山色裏門徑水聲中抑
線共垂綠桃花相映紅烟光正和暖遊樂竟
何窮　與道士話長生　悠悠人共老誰復
解追尋豈信長生道分明不滅心龜飛瑤闕
遠夢役海山深語此迷方者無勞覓寸陰
書道士壁　仙學遂多說當依柱史評無心
歸大道有德失長生物我同真宰親疏豈可
名良哉眾妙本一一在忘情　留贈香城淳
長老　簫巻西山色禪心共月華香城深處
寺靈觀上人家絕頂壇猶在盈頭乳已除而
今淳道者經誦曰蓮花　題矮雞冠　潔白

異衆於皆前莎草蒔曉來和露看只欠一聲啼　拜遊永固院　悠悠塵世外居者少關心是事有還謝斯門無古今乾坤同永久山水共幽深我愧重來此諸方懶去尋　淨頭端上人求洗滌之說因而成偈　賤食共滋叅皆名有漏身焉知大小事不昧性來人歷

七十

歷隨聞見惺惺應盈仰變通元自在鑒照本天真由逐江湖客耻為堯舜臣所依投旅舍安計因風塵病故燒王膳飢仍預國民既能分皂白須解別疎親朽宅蚖蛇會浮泡屎尿陳向坊觀識惡却要滅貪嗔除垢超凡界誰空入聖因迎文教雖舊釋子道應新草疑排

廿一

朱戶禪衣掛綠鑄擁心彰戒定彈指覺坑神吐嗟防塗壁批籌怕動隣為僧當異俗學佛便行仁伏忍寬憎盡與悲烏獸剛汲湯宜讓伴盥手忘淋垠受用生慚愧供承識苦辛堦甎同鏡面瓦宇若魚鱗很藉欣歡少光明讚歎頻補盆還次弟灰土最精淳塞臭奢紅囊迎寶熾綷脣去驕慈遠害習慢必遣述區器步盈滿曠悵忘賤貧沙門僑慧命菩薩振悉給憋具如蓮性誰偏可妄琢莫迷臭皮袋苦海枉沉淪　石瓮二十韻　帶月眠霜磨復琢南康匠者好規模引廻鹿野靈源水瀉入梵宮香積廚宜作奇祥當聖代永為盛事在

元符戊寅依數里松蘿下住往諸方佛刹無左摺右盤何繚繞高來低去更縈紆屈伸定若蒼虬活裁剪分明碧玉俱解逐方圓稱上善能隨甜苦任殊途既成蔬飯鳴揵椎還奉林僧洗鉢盂及物冷冷雖洞府激湍懸瀑近蕭隅禪堂客悉滋茶味祖席人傳美畫圖泥洪池塘藥菡萏清涼肺腑飲醍醐調和口腹功非小蕩滌塵埃德不孤遐迩溪山同掩映朝昏鳥獸共歡呼屯雲塢裏龍擡首貯雪巖前虎踞舡夾道我杉根漸著傍堤種竹葉微踁橋橫深澗優游也亭起危巖悅望平佛手開時慚潦倒馬蹄踏處愧疎愚賢將世子勤

其力則與清師忘所物（清則實世四大共氏見事）人千載石門遇沃潤萬家檟越頻霑濡輒將長句伽陀讚誰謂江河壯帝都　題雙嶺曇顯法師影堂　雨花臺下真身在便是梁朝顯法師南嶽早傳思大道北齊曾控陸僑詞沙門眛悟神通妙道士休誇呪術奇舉一無人能

七十

舉二至今佛日聖明時　秋夜宿景德院荷滿秋塘菊滿籬淒涼軒檻冷風吹西來祖意堪任處方丈禪心正寂時岸住何妨停棹子車行須是打牛兒通人聞說呵呵笑帶水拖泥老古錐和積翠庵老和尚送李二十歸袁州。深入靈山罷問禪。還家林逐步苔錢。悟

二十二

慎此去須知幸。付偈誰來得有緣。隱俗但忘憎愛見。同塵寧畏是非遷。時時好味庵中旨。若遇如君始可傳。　和揚川秀才。　同是浮泡幻化身。幾番還白髮但驚春。墜星灣裏曾分薦老。筆山中久話新。君把詩篇多適性。我將佛法獨怡神。雖然揮悅吟情別。得意逍遙總要津。　謝毛大夫見留。　山野欣逢太守賢。故伸鄙臆下雲巔。莫嫌苦死辭幽隱。却為勞生屬晚年。多病況慚非道德。疎慵虛占好林泉。片雲飈逸情無限。不用黏留重愛憐。　次韻郡倅李朝散留題洞山。　凌空疊翠嵐光裏。一簇樓臺釋子宮。誰謂道場無事到。自

須蓮社有緣通。曾迎彩旆長松下。得奉冰姿累日同。從此承恩何以報。悠悠心在白雲中。悟本道場三百載。至今香火盛玄關。未遊長謂於人外。及到分明在世間。境屬化風林整靜。僧依勝迹錫瓶閑。訟庭無事民情樂。洞寺何妨一再還。　寄蘇子由。　徧因訪祖叅禪

十七

後。拙直尋常見愛稀。有道却從人事得。無心

廿三

應與世情違。時光易變誰驚老。真趣難窮自覺微。尤荷多才深此意。讀譯聲裏共忘機。興會勝椽老同坐夏。鄉鄉至秋。作偈相別。以敘一時之事。　涼秋時節諸禪子。去去揚朱路任差。到處有山容駐錫。何方無寺不為家。

萬緣脫去輕浮世。一性常来看落花。我亦與
師雖老大。更尋幽隱過年華。送祥長老住
雲門。曾學雲門自在禪。而今歸去豈無緣。
南山下雨機雖妙。北斗藏身語更玄。衣到老
盧長把住。法從少室廣流傳。諸方彼此休分
別。唯佛功深見處圓。　退居彭判官以詩見
留次韻奉荅勝制當年偶重棲老来猶占自
知非欲憑別選僧中德可使重拈石上衣法
付王臣千古根道期高下一心歸何妨免我
羈留事閑為君通佛祖機　和饒守周開祖
見贈休話東西北與南群生佛性妙相參詩
吾未必無夫子道德何妨有老聃不二靈源
誰共覺以三真教白殊探山間老也為遺物
多謝通人頓草庵寫懷寄五峯長老　此寄
欲拋拋未得長思來伴老嵩丘道因無念殊
途會人到有年諸事休閑徑草深方禁足碧
林蟬叫又驚秋世情追逐何時盡覽鏡那堪
更白頭送西安丐者　禪性天真蓮出水苓
蕊及物別藏阿供叔野老門門到飯謁林僧
寺寺過獨木溪橋人戶少孤村草店路頭多
風寒日晚宿歸處猶隔翁園五里坡　別洪
師張左司歸泐潭・自笑年来七十三。餅盂
又汲石門潭。偶迎府帥一時意。拋却雲山幾
處庵。大道也知無固必。通人應亦重相諳。封

思恩德何由報。湊倒扶持強指南。　寄洪師
張天覺。雲賴德風輕衆力。嗯然又寄寶山
中。龍蛇每用春雷覺。草木時將法雨蒙。馬祖
妙心傳不盡。泐潭重派濶無窮。回頭為報張
居士。豈獨今生外護功。開說當年蛇虎穴。法
王居後杳無蹤。庭幽寂寂深深處。山好千千
十一
萬萬重張氏腴田國大嶺。馬師靈塔族長松。
勝遊輸却君先到。還屬南昌一化封。楞嚴
偈寄撫守許朝散。十卷楞嚴萬行林。法門
開闢俗機深。八還四就且除鑛。三漸七徵猶
煉金。見見見時當見性。聞聞聞處要聞心。使
君為物延僧講。付囑無忘佛正音。　留題俠
老庵。勞生唯有僧無事。若悟真乘老更閑。
三徑園林禪性在。一菴風月道心還。傍攔碧
澗長未水。隔岸青峯不買山。却領群情塵土
裏。名牽利役自忘艱。　送僧遊南嶽。住亦
無求去亦閑。飄然到處是家山。偶棲龍嶠重
嵩寺。又憶融峰絕頂閑。禪性誰同秋月皎。吟
情自得古風還。平生聚散三四也。知向何時
更會顏。　送黃州丐者。東西南北齊安道。
舜日高高照不偏。千里江山稱佛國。萬家香
火祝堯天。麻城長者思聞道。栢子真身尚坐
禪。機但大悲千手化。撫人無我智為先。
和偃上人秋夜對月。　香殘火冷漏將沉。孤

坐寂寥對碧岑。萬井共當門有月。幾人同在
道無心。風傳喬木時時雨。泉瀉幽巖夜夜琴。
為報參玄諸子道。西來消息好追尋。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六

十五末

丰

古尊宿語録卷第四十七　士士

傳法司右閣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汾陽昭禪師法嗣

瑯琊廣照禪師諱慧覺西洛人也。示衆云主賓互換坐斷乾坤料簡雙施誰人舉目釋迦聖主示滅雙林達磨大師真歸熊耳琅

士士

邪門下還有具眼衲僧真正道流麼若無應病與藥診候臨時　示衆云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家與我通箇消息豈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須寢息何故髁形國内誇服飾想君太殺不知時

師上堂有僧出打一圓相師便打云道道僧云不道不道師又打僧云三世諸佛不出於此師又打乃云大衆敬中道以手指比丘犯彼逸提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

師一日上堂舉汾陽先師道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據坐但有来者即便咬煞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琅琊者裏也有廿子琅琊有據坐師子若有来者即自喪身失命作何方便入得琅琊門見琅琊人此兩轉語汝等諸人還點檢得出也無若點檢得出方名擇法眼若不如是且無安身立命處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彼我無差色心不二還拈拄杖云你若喚作拄杖子有眼如盲若不喚作拄杖子還同避溺而從火你若脱體會去但知喚作拄杖子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舉釋尊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来遂拈拄杖云山僧喚者箇作拄杖子阿那箇是相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来日以拄杖卓一下便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山僧有時一棒諸佛降生有時一棒轉大法輪有時一棒入般涅槃你且道諸佛降生轉大法輪入般涅槃相去多少良久云莫謗如来正法輪好重　小參有僧問放過一著滿目光生要津萬木凋韓學人上来請師垂示師云退後學云放過怨由和尚去也師云闍黎進前三步學云不入虎口争見兕牙師云十字路頭望空啓告

士十一

又僧問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時如何師云本分作家學家便喝師云老僧失利學云恰是師乃呵呵而笑而乃舉先梁山云南来者與三十棒北来者與三十棒然雖如是不當宗乘師云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即不然南来者與三十棒比来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衲僧貶駁珎重

上堂云夫學般若菩薩須得智觀現前方有少分相應所以先聖道當觀過去猶夢故不可而得當觀未来猶電故不可而定當觀現在猶雲故髣髴而有且學道般若菩薩當如何觀不用思量低頭難得卓拄杖便下座

師因巡寮次舉布袋和尚凢在市鄽中以破帒袋一片乾糞見人便相呈云兜率陀天底兜率陀天底遂令學衆下語竟有云云師末後下語云慈氏菩薩又舉布袋和尚凢見人以手指上便拍一下人緣廻首云與我一文錢遂令學徒下語師末後云但抛一文錢與伊　上堂舉汾陽先師云夫學般若菩薩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今人便道函蓋乾坤是活句截斷衆流是死句恁麽會莫辜負他汾陽也無衆中有一般衲客商量道如何是活句今日好天晴如何是死句萬里淮州若恁麽會學到驢年也即是死句山僧與你一

主十二

時注破了也作麽生是活句遂卓拄杖便卧

上堂云夫參學之人直須真慧現前鑒照無差不見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才有異見名爲異道所以異道有二種見因緣自然以斯爲執故方成於異所謂因而無始緣而無終又先聖道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

無因是故說無生山僧雖然與麼道你且不得與麼會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珎重
上堂舉僧問馬大沠如何是佛大師云即心是佛如何是道云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少大師云佛如展手道似握拳師云古人方便即不可山僧者裹也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何是佛嶷前多瑞草如何是道澗下是靈苗佛與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淥水繞青山珎重
師因小叅僧問言前薦得辜負平生句下承當又成狂見未審和尚如何爲人 師云横拖日月竪括乾坤僧云真學人師師云本分衲僧其僧便喝師黙坐僧云了師笑云不能打得你 師乃舉僧問汾陽先師切急相投時如何汾陽云水中抱鷩子又問急切相投時如何汾陽云裸形見阿難師云有一轉語截斷天下人舌頭有一轉語能開人眼目你若揀得出與你一條拄杖擲下拄杖便下座
上堂舉三聖老人去叅德山纔相見便展坐具德山云不用展不用展者裹無殘羮餿飯三聖云設有向什麼處著德山不語三聖將取坐具叅堂去衆中商量拯有云云不見道若無槃布作爭得見韓光珎重 上堂云諸人者未出僧堂時聖僧已相爲了也未到佛殿上重說偈言来至法堂上三通皷罷一灶香焚便好散去何故不見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撑觸演說苦空山僧與麼道爲是歷良爲賤爲當是攄理而論若不甘者但請對衆出来山僧與你證據若也無十二去蓑衣箬笠從偏側四收取絲綸歸去来珎重 上堂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恰好喫捧你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不是僧繇手徒說會丹青以拄杖卓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與麼来者上間安排不與麼来者下間掛搭向上人来獨自悽悽暗渡江更有一人向什麼處著良久云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珎重 陞座僧問承師有言與麼来者上間安排不與麼来者下間掛搭忽不與麼来者又作麼生師云今日遇著衲僧其僧便喝師云厨前喫飰師乃云先聖道明暗交謝寒暑迭還有物流動人之常情又放光云法無去来無動轉故若然者旋嵐偃岳日月歷天江河競注野馬飄鼓而無流動若如是諦觀且道條然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珎重 上堂舉祖師道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利物方便呼為智師云既是方便呼爲智且道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任徒滄海變終不與君通珎重 上堂云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脩不知吾有三昧汝亦不知師云爲什麼不知不是不知理合如斯若人會得南北東西若不如是更擬何之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你等諸人但自随緣五飲啄任性浮十三沉在聖而不增處凡而非減若能如是方乃皇風蕩蕩觸處閑閑乃云道也太煞道了更須子細始得珎重 上堂舉先聖云若也廣尋文義猶如鏡裏求形更乃息念觀空喻似日中逃影諸禅徳不涉二途作歷生道良久云看看便是春風至氷釋魚行鳥乱飛珍重 上堂舉汾陽先師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旨忘言道易親一句分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乃喝一喝云是第幾玄良久云你也没量罪過我也没量罪過卓拄杖便下座 上堂云君臣道合猶是法身邊事君不見君臣不見臣猶是法身向上事向上向下轉使心地不安且作麼生是法身良久云任是僧繇手難畫志公真珎重 上堂云若論此事說什麼龍樹馬鳴提婆鶖子辦似懸河智如流水莫能知之摩竭掩室衆手難淘淨名黙然如何即是百丈卷席諸方云云祖師面壁藂林浩浩到者衆若辦得出山僧

與你一條柱杖若辯不出山僧有通方句且道作麼生是通方句良久云手携隻履西天去珎重　上堂舉先聖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師云好箇頌却成兩橛若有人黙撿得出許你具一隻眼珎重　上堂云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求道無心是道無心故非法而不生即心故歷刦而常堅若然者法法無差心心不斷所以古德道君但隨緣得似風飛砂走石不乖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声不用聾珎重　上堂云赤風颯颭古佛嘉猷渌水潺潺道人活計若與麼會貶向崖州本色衲僧如何理論良久云果聞猿叫斷腸声珎重　上堂舉世尊云一切衆生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且問諸仁者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知味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亦不喚作衆生亦不喚作佛性你且道喚作什麼良久云香嚴含悲接拄杖仰山撲破六
七十
潙山鏡珎重　上堂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珎重　上堂舉雪峯云若論此事如一面鏡相似胡来胡現漢来漢現有僧云忽遇明鏡来時如何雪峯云胡漢俱隱師云不見道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音珎重　上堂云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廻轉善成門又釋云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像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弥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什麼以拄杖卓一下便下座　上堂舉先德道吾早年来積學問亦曾討䟽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呵責數他珎寶有何益且問諸人作麼生是自家珎寶若也不會拄杖子叫屈去也卓一下歸

上堂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渌水澗中流不住白雲片片嶺頭飛珎重

上堂云先德道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片雲生晚谷孤鶴下遥天岸柳含煙綠溪花帶雨鮮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你且道南泉意作麼生良久云兩眼已隨青嶂合雙眉猶帶野花馨珎重　上堂舉傅大士云
七十一
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境忘心自滅心滅七
境無侵師遂拈起拄杖云山僧喚者箇作拄杖了你等諸人喚作什麼作境你若道得山僧有通方句若道不得與你七百鍬珎重

上堂云若論此事直饒辯似懸河智如流水且與那事沒交涉昔有僧問風穴大師如何是道大師云五鳳樓前如何是道中人大師云問取城隍使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大師云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師云衆中商量揔有云云山僧今日與你頌出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滿堂清淨衆尽是坐禪僧珎重便下座　上堂云如釋尊言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師遂拈起拄杖云山僧喚者箇作拄杖子何者是法相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山僧常向諸人道擬心即差動念即錯不擬不錯一任你諸人貶剥你且道貶剥什麼處良久云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　上堂舉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爲什麼孤峯獨露曹山云須知有異中異進云如何是異中異曹山云不覆千山頂師云曹山慈悲濃厚接引群生要會即不可山僧者裏不然如何是異中異片片梅花飛落地珎重　上堂拈起拄杖云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慢天網打俊鷹俊鷂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撈蝦摝蜆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諸人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珎重　上堂舉曾祖九見僧来便西蹲而坐衆中商量極有多

般梁山受業先師曾有一頌魯祖三昧最省力才見僧来便面壁若是同心達道者不在揚眉便相悉山僧即不然祖師面壁播諸方無限衲人設度量無事晚来江上立數株寒栢倚斜陽珎重　師舉行脚時在衆中與一尊宿談論次因舉僧問長沙和尚南泉遷化向什麽處去長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畢竟如何長沙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其尊宿遂問師云莫是對他語否師云無莫是成他問否師云無莫是點他語否師云無畢竟如何師云磬声断後不許易價因成一頌示衆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磬声断後不許易價　師上堂拈起拄杖示衆云先佛世尊道覩法性空是無上智山僧喚者箇作拄杖子汝諸人作麽生觀有智不假年高無智徒勞百歲卓拄杖下座　上堂示衆云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也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若也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若也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若也照用不同時提獎嬌兒搟憐愛子諸仁者此古德建立法門為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似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合如是若項羽失十里烏騅還有人為瑯瑘出氣也無如無山

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夫參学人須是不滞於性相始得若談於性即滞於相若談於相即滞於性者裏須是性相都泯理事混融方解即事即理即性即相當此之時如拳十指展縮自由乃拈起拄杖云拄杖走入新羅高麗國中大醉報道今年米貴地神惡發生嗔拄杖即今入地便擲下拄杖下座　僧問大事未辦時如何師云金燈連夜照不覺五更鐘進云大事已辦時如何師云跣足踏氷雪方知徹骨寒問談真即逆俗順俗即違真離此二途請師舉唱師云水底石牛吼木裏瑞花開進云若然者不因覩北斗爭得見南星師云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放汝三十棒遂舉大陽和尚示衆云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後有僧請益如何是平常無生句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来如何是體明無尽句手指空時天地轉迴途石馬出紗籠第一句道得師子嚬呻第二句道得師子踞地第三句道得師子返擲縱也周過十方擒也坐在一處正當與麽時作麽生委息若委息不得来朝更向楚王看便下座　上堂云山僧昨日因禪人請益郢州大陽和尚三句語山僧昔

曽奉侍巾瓶来今日不可不報荅他大陽和尚去也山僧亦有三句語如何是平常無生句言前無的旨句後絶追尋如何是妙玄無私句金鳳不棲無影樹玉兎何曾下碧霄如何是體明無尽句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紅將此三轉語供養大陽和尚雖然如是又不可辜負我汾陽先師去也山僧亦有三轉語供養我汾陽先師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啐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啄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好師乃頌云啐啄好林間問三老不濃王母桃自有仙家棗便下座　上堂舉一老宿道林際入門便喝也是齋後打鍾德山入門便棒也是平地陥人諸人者便道是幸然無事向好肉上剜瘡枝條上強生節目似這般見解更買三二十緉草鞋始得有一般老宿云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到者裏凡聖路絶纖毫不立坐断天下人舌頭汝若擬議喪身失命似這般見解滴水也難消所以先師道德山棒臨際喝獨震乾坤橫該瑯瑘即不然臨濟入門便喝且不得蘊心德山入門便棒更須子細且道敎汝諸人子細箇什麽云停囚長智養病喪軀以拄杖卓一下　上堂拈起拄杖云十方諸佛降生也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也在拄杖頭上入般涅槃也

在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作麽生委悉良久云
不可侍緣木求魚見危致命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夫叅學者須是智眼開明始得今時
諸尊宿纔見竪拂敲床揚眉瞬目便作是非
褒貶不見汾陽先師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叅
學事畢又沩潭澄和尚道識得拄杖子入地
獄如箭射聽取山僧一頌　汾陽拄杖子天
下走禪流秋風息似箭春雨潤如油便下座
僧問昔日靈山以桴擊鼓轉大法輪今日師
登法座請師演唱師云白雲冪冪進云大衆
臨筵如何證據師云淥水潺潺進云淮句一
輪月長江萬里清師云罕遇知音僧問如何
是瑯瑘境師云山高海濶進云如何是境中
人師云天長地久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
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速禮三拜僧問談真即
逆俗順俗即違真如何得不相違去師云杖
頭挑日月進云施主臨筵請師再垂方便師
云衲裏貯乾坤進云野花連地發春草徧園
生師云釣人江上立不覺失漁舟　師乃云
只麽地散去亦有少分相應雖然有少分相
應有似鈍鳥棲於枯枝游魚處於涸轍作麽
生是透脫一句卓拄杖下座　僧問承師有
言開口錯擬心差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云
蘇武不入單于帳進云與麽則今日失利去

也師云旁觀塞草乱班班進云早知今日事
悔不慎當初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　師因
出州看陳轉運喫茶次乃問師云佛法惣不
在思量是否師云既不在思量如何道得運
使大笑云争到者裏道不得師云請運使問
待山僧道運使遂將前問問師師答云有過
者且恕十三無罪者莫决八棒運使呵呵大
笑乃就師乞頌師遂與頌云莫於言上覓切
忌意中尋荻燄過風旨思量海岳沉師歸山
陞座擧似大衆頌後續兩句云衹陀親捨樹
長者布黄金　師因雪上堂云雪雪大地山
河一齊說文殊普賢真妙訣拈取拄杖驀頭
擧豐干林下笑呵呵兩箇獼猴探水月
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
賢失其境界正當與麽時還許文殊出頭来
也無師云樓頭吹畫角妄聽五更鍾進云學
人未曉乞師再指師云未到長城不肯休進
云不入洪波裏争見弄潮人師云草上斑斑
衆者看　師乃擧靈樹和尚欲竪行狀碑要
選一轉語上碑如契和尚意者可以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人人下語皆不契雲門爲首
座下語云師方乃契得靈樹師頌云師師師
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雙紅杏換消棃
上堂拈起拄杖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師云滑

南院道壁立千仞師云險林際道石火電光
師云鈍瑯瑘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
著眼卓拄杖下座　僧問承教有言法不在
内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什麽處師云逢
人莫錯擧進云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云啼
得血流無用處其僧禮拜師云猶較些子問
九夏賞勞誰人得薦師云周秦漢魏進云與
麽則昨夜一聲鴈西風萬里秋師云静處薩
婆訶　師乃拈起拄杖云在天則清在地則
濁在人則神在物則靈且道在山僧手裏喚
作什麽良久云拄杖子　上堂擧仰山和
尚見雪師子遂問雲門還有過得此色者麽
雲門遂推倒者雪竇拈云雲門只會推倒不
會扶起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
拄杖子㧞過眉毛鼻孔裏呵呵大笑便擲下
拄杖　僧問雪峯三度上投子九度上洞山
爲什麽却去德山倒戈卸甲師云人平不語
水平不流進云石火電光人不顧隨機設化
有誰聞師云地無三寸土人無隔宿恩進云
霜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師云江
南兩浙水　師乃云見苦斷集取捨難忘
獨契真常悲心未癈三祇五位滯在長途一
念成佛心源未曉諸人者若也薦得去如金
鱗透網游泳波瀾似俊鳥離籠翱翔碧落諸

人者若能如是方有少分相應若也未然且
莫雲居羅漢　僧問古人借問田中事插鍬
叉手意如何師云袈裟浮漉水螺髻拂青雲
進云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師云作麽生
是弄潮人共儞便喝師云七棒對十三問古
人道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離此二途如何即
七十一
十三
是師云逢人莫舉僧應喏師云作什麽僧便
喝師云好箇衲僧僧拊掌便禮拜師云不消
多　師乃舉先聖道法尒不尒俱爲唇齒汝
等諸人作麽生會若會得開眼尿床若也不
曾遠之遠矣便下座師遂持此語遍問諸禪
者云汝作麽生會衆皆下語不契末後有僧
云請和尚下語師便起歸方丈　僧問古人
道問無横竪荅者由師擬伸一問師意如何
師云作試問看進云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
多師云想君不是金牙作進云與麽則爲衆
竭力禍出私門師云教休不肯休　師乃云
諸方盡道拈搥竪拂瞬目揚眉曲爲中下之
流山僧即不然山僧拈起者拄杖子也不爲
上上之人亦不爲中下之者且道尋常用處
作麽生若知得一竅方解穿髏透髓動地搖
天若也未然且向天台看華頂邾来南岳度
石橋便下座　上堂舉先聖道見身無實
是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者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
佛良久云一時吹取入門来　上堂云千
說萬說不如一決諸人若且通決箇什麽良
久云點鐵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歸
堂去　上堂舉永嘉和尚道但得本莫愁
末如淨琉璃含寶月遂拈起拄杖云者箇是
拄杖子阿那箇是本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
應無計避王傜珍重　上堂舉清平有僧
問如何是有漏荅云笊籬如何是無漏荅云
木杓師云古人與麽道實謂奇特山僧爲你
諸人須出　有漏笊籬。無漏木杓。烜赫禪和。
妄生卜度。靈利座主。何處摸摝。金牙解使神
鍜李廣。箭穿雙鵰。歸去　上堂云東湧西
没盡是尋常南北縱横未爲極則透皮徹骨
則不問汝鼻孔遼天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
堪羨一堂無事客。卧雲深處不朝天。珍重
上堂云拄杖若是頭上安頭拄杖不是斬頭
覓活離此二途猶是無依滯鬼透脫一路猶
七十一
十四
是著肉汗衫汝等諸人各具金剛眼睛到者
裏作麽生會若也不會拄杖子透過渤海看
看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盡大地是箇餬
餅徒他江南兩浙河北關西咬嚼著嚼
朦朣禪和被山僧攔頭打一棒走入露柱裏
藏身且道露柱裏明得什麽邊事若也不會

拄杖子爲汝念箇揭諦真言以拄杖卓一下
上堂拈起拄杖云永嘉道心是根法是塵兩
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
性即真者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心卓拄杖
一下　上堂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
一字又同魔說且作麽生得不傷物義去汝
等諸人聽山僧一頌　地凍草枯水寒氷結
借問禪人是何時節林際走過新羅德山愁
眉不悅珍重　上堂舉先梁山云從南来
者與二十棒從北来者與二十棒雖然如此
且不當宗乘師遂拈拄杖云點與不點等盡
末爲微塵卓拄杖一下　上堂舉先聖道
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盡大地是一條拄
杖汝等諸人作麽生會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舉虎溪庵主僧問在者裏多少年主云
只見春生夏長年代惣不記得僧云大好不
記得庵主云你道我在者裏多少年僧云春
生夏長庵主云鬧市裏虎師云聽取山僧一
七十二
十五
頌　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解舞命值木星君
不遇羅睺土便下座　上堂舉先聖道纔
有是非紛然失心到者裏還有商量也無云
心麁者失欺敵者亾珍重　僧問今夜鍾鳴
時道人盡来此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我
到者裏惣開口不得學云退身三步去也師

云言不虛設學云今日失利師云放你三十
棒問拈搥豎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
云趙州曾見南泉來進云學人未曉乞師再
垂指示師云今冬多雨雪貧家爭柰何進云
百花皆競拆冬後一陽春師云真師子兒善
師子吼　師乃舉先韶陽大師道咄咄咄
力韋希禪子話中有垂諸高德韶陽只有先
鋒且無殿後山僧者裏即不然咄咄咄橫該
抹天不長兮地不闊珍重　僧問久欽尊德
今日功明時如何師云山高日出早進云與
麼則白馬敲金鐙朝天萬里歸師云親面龍
顏一句作麼生道學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
上堂師云在舍只言為客易臨岐方覺告人
難　師乃云過去諸佛已般涅槃好與三十
棒見在諸佛轉大法輪好與三十棒未來諸
佛當出於世好與二十棒諸高德若要報佛
之深恩當如是學學則從諸人不得辜負老
僧珍重　上堂云先聖道在有破有居空
破空二幻既除中道不立若然者山僧拄杖
向什麼處著魚躍已隨流水去鶯啼猶送落
花來珍重　上堂云拈起拄杖作靠山猛
虎放下拄杖如入水蛟龍靠山猛虎作麼生
同畳入水蛟龍如何話會若也不知者一簸
拄杖子笑汝去也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洪鍾待扣聲應長空如
寶鏡當軒影臨萬象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當
恁共處其間聖凡出之不得山僧與麼道大
有人笑去在他也笑我也笑誰人知此竅三
十年更笑去在珍重　僧問一塵纔起大地
全收一塵未起時如何師云李廣射落雲中
鴈進云[十一]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也師云[十六]鷲得胡
兒走似煙問開口即錯動舌即乖如何是的
師云摩竭陁國金剛怒學云離咽喉唇吻又
作麼生道師云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音進
云與麼則野花開滿地流水自西東師云者
廻放過後度難逢卓拄杖一下師云拈起拄
杖千花競發放下拄杖萬樹齊凋不拈不放
一月在天衲僧當此之時作麼生道良久云
秋燕不聞梁上語却看鴻鴈過長天珍重
上堂云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
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
三更良久云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珍重
上堂示眾云色即是空非色滅空我喚者箇
作拄杖子你等諸人喚作什麼乃云欲知瀚
海路須是去來人珍重　上堂云句中薦
得遊子返於故鄉意中薦得方解事於尊堂
若然者須是轉身吐氣始得若能如是方解
百尺竿頭進步句中無意意中無句既能如

是且作麼生轉身吐氣若也不會拄杖子為
汝吐氣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示眾云
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
髑髏後即不問汝諸人為鐙裏藏身一句作
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
歸方丈　上堂示眾舉先聖道說法不有
亦不無[十六]山僧不可欺賢罔聖埋[十七]沒諸人去也
何以如此也是湖南人賣疑便下座
上堂舉先百丈檘師示眾云百丈有三訣喫
茶珍重歇直下若承當知君猶未徹　師拈
云百丈與麼道美則美矣善則善矣雖然如
是即有順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山僧即不
然瑯瑯有三訣淥水青山月三冬枯木花九
夏寒巖雪珍重　僧問把斷綱宗則不問通
風一句請師宣師云清風匝地紅霞亘天學
云若然者撒手卧長空攢眉却廻去師云真
師子兒善師子吼學家便喝師卓拄杖一下
學云和尚著忙作什麼師呵呵　僧問昔日
憂闐王刻像蓋為佛在忉利天說法今日施
主刻像未審佛在什麼處說法師云三山鎖
夜月進云大衆側聆學人未曉師云照破萬
家門進云恁麼則日出乾坤耀雲收山岳青
師云驗人端的處進云早知燈是火師云直
待雨淋頭　師乃舉先聖道至道無難唯嫌

摝揮下面注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師云汝諸人到者裏作麼生下得一轉語契古人良久云汝也不着便我也不着便兩箇鑠餅一斗好麩歸堂去

僧問古人對拄杖子爲什麼哭蒼天師云蓬頭跣足進云蒼天蒼天師云瞎漢放你二十棒學云喏喏師云棺木裏瞠眼

僧問無言無說猶屬宗風舉唱談玄埋沒宗旨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云千年田八百主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試對衆驗看僧禮拜師云將謂南番舶主元來此土商人師乃云內空故無眼耳鼻舌身意外空故無色聲香味觸法不是無何故不見石頭大師道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歸堂去

僧問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琅琊門下如何進道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學人未曉乞師再垂方便師云卧雲深處不朝天進云恁麼則雲收山嶽靜春暖百花榮師云靜處薩婆訶

問承教有言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進云莫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此廻放過後度難逢卓拄杖一下師乃云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若然者四生六道承何恩力汝且道著力一句如何道得若道不得拄杖子與弥勒釋迦鬭打去也卓拄杖一下

拈古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白佛外道見何道理讚嘆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拈云依佛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仰山夜夢入五百聖堂爲第二座時有一尊者起來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說法仰山遂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謹白其五百聖衆各各散去師拈云且道五百聖衆散去是肯他仰山不肯他仰山若肯他仰山又辜負仰山若不肯仰山猶如平地上喫交山僧今日不惜兩莖眉毛與汝諸人注破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舉似諸方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舉趙州一日與文遠論義鬭劣不鬭勝勝者輸果子文遠云請和尚立義州云我是一頭驢文遠云某甲是驢糞趙州云將菓子來師拈云趙州大似蕭何制律文遠也似蕭何制律

舉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夾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外鳥啣花落碧岩前法眼云我二十年作境話會師拈云且道如今作麼生會良久云上士游山水中人坐竹林

舉崔禪上堂云出來打出來打時有僧出來云崔禪欝崔禪擲下拄杖下座師拈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旗鎗

舉臨濟示衆云但有問訊不虧欠伊怨識得伊來處與麼來者恰似失却不與麼來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道一任天下人貶剝

師拈云作麼生貶作麼生剝良久云垂鈎四海爲釣驪龍格外玄談蓋尋知己唱一喝

舉順德問僧門外什麼声僧云雨滴聲順德云衆生顛倒迷己逐物師拈云得即得大似平地上陷人

舉鼓山示衆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出來咳嗽一聲鼓山云作什麼僧云傷寒鼓山云傷寒即得師拈云雷声甚大雨點全無

舉寶壽初開堂日三聖爲請主便推出一僧問話其僧纔禮拜寶壽便打三聖云若與麼爲人已後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寶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拈云不是三聖爭到今日然雖如是錯會者多

舉岩頭問德山云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岩頭禮拜後洞山聞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岩頭云洞山老人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拈云巖頭無人問著不妨奇特才被洞山腦後一錐直得瓦解氷消

舉興化道此一炷香擬欲承嗣三聖三聖與我太孤擬欲承嗣大覺大覺與我大賖此一炷香不如承嗣

臨濟先師師拈云且道因甚承嗣臨濟良久
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
擧僧問踈山如何是法身踈山云枯椿僧云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僧云法身
還遍一切處也無山云遍僧云淨缾內還有
也無山云無僧云大好遍山便打又僧問曹
十十二 二十
山云滿月彎弓時如何師云善射不中的學
云爲什麼不中的師云左來左中右來右中
學云大好不中的師便打又僧問雲居明鏡
當臺如何師云不鑒照學云爲什麼不鑒照
師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學云大好不鑒照
師便打　師拈云一轉語賓家有道理主家
無道理一轉語主家有道理賓家無道理一
轉語賓主俱無道理若也揀得出鼻孔在你
那手裏若也揀不出一任草鞋裹踍跳
擧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道山云卓學云
擬向如何山云失卓後僧持此語問徹和尚
未審洞山意旨如何徹云虎鬬龍傷　師拈
云金烏旒海岸玉兔離青霄　擧百丈一
日陞堂大衆集定以拄杖一時趂下法堂却
召大衆大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師拈云若入洪波裏須是弄潮人
擧雲門云釋迦老子初生下時目顧四方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我

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却圖得天下太
平　師拈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即名爲報佛
恩　擧曹山云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
何須更與麼切忌未生時師拈云不傷物義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旌前翠竹禪人掛嶺
上青松野客栽　擧閑禪師示衆云不生
十十一 廿
想念本來無體大用現前不說時節後臨遷
化時問侍者云坐去者誰侍者云僧伽又云
立去者誰侍者云僧會閑禪乃周行七步垂
手而終師拈云生既如是死亦如然
擧趙州行脚時到一鄉院經旬日臨去乃辭
院主院主云何往趙州云臺山禮拜文殊去
院主云某甲有頌相送云何處青山不道場
遇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
時非吉祥趙州乃問作麼生是正眼院主無
語師拈云啼得血流無用處　擧米倉與寶
壽同赴州主齋次州主令客司傳語請二人
長老談論佛法寶壽云請師兄長老荅話米
倉便喝寶壽云未曾奉問喝箇什麼米倉云
猶欠少在寶壽却與一喝師拈云大似點火
夜行　擧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
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
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臨濟下禪床搊
住其僧擬議濟乃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

乾屎橛便歸方丈師拈云臨濟可謂氷凌上
度過九鞠劒刄上拾得全身　擧百丈開
田次問黃蘗運闍黎開田不易蘗云衆僧作
務百丈云有煩道用蘗云爭敢辭勞百丈云
開得多少田也蘗乃將钁頭築地三下百丈
便喝蘗掩耳便出　師拈云百丈一喝可
謂垂絲於萬丈潭中黃蘗掩耳獨犇於千峯
之上　擧雲居上堂云譬如人將三十貫
錢買得一隻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跡忽遇羚
羊挂角時莫道蹤跡氣息也兒不著時有僧
出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雲居云六六三十
六僧無語雲居云會麼僧云不會居云不見
道絕蹤跡師拈云雲居與麼拈提大似八尺
布衫丈二袖　擧趙州到茱萸處執拄
於法堂上從東過西過茱萸便問作什麼
州云探水茱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
麼趙州靠了拄子便出去師拈云世亂奴欺
主年衰鬼弄人　擧僧問藥山平田淺草
十十一 二十二
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主山云看箭僧便
作倒勢山云拖出者死屍著僧跨跳便出山
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　師拈云賊出關
門家中吽屈　擧乾峯上堂云擧一不得
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在座下出來
云昨日一人新到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也

乾峯下座搊住云維那來日不得普請便托開歸方丈師拈云路遥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舉趙州問俗行者勘僧云我有十貫錢若有人下得一轉語即捨此錢前後有人下語並不契趙州遂往行者家行者云若下得一轉語即捨其錢趙州戴笠子便行師拈云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　舉巖頭為渡子時凡見人來舉棹示之忽有一婆子抱一孩子來問云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孩兒甚處得來岩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拈云欺敵者亡　舉百丈見趙州來參百丈云甚處來州云南泉來丈云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州云今時人直教悄然去百丈云悄然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州近前三步百丈咄之州作縮頭勢百丈云大好悄然趙州拂袖便出去師拈云趙州老人向師子窟中換得牙爪　舉小乘毗沙論有一聚落毒龍所居時有五百尊者往彼降他不得後有一尊者彈指一下共龍即降師拈云若據教乘自有科判瑯琊者裏即不然只者彈指也不消得然雖如是且莫因魚止濼病烏棲蘆　舉仰山參嵓頭岩頭終見豎起拂子仰山便展坐具嵓頭放下拂子仰山收坐具嵓頭云我不重你放即重你收師拈云嵓頭與麼道錯批判者多仰山出去切不得錯心　舉黃蘗見僧來乃云諸方老宿盡在我拄杖頭上僧便禮拜僧後到大樹處舉前話大樹云黃蘗與麼道曾夢見諸方也未其僧却回舉似黃蘗黃蘗云我者話已行遍天下師拈云大樹與麼道大似有眼如盲黃蘗一條拄杖天下人咬嚼不碎　舉臨濟上堂有僧出禮拜濟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濟云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便喝僧禮拜濟云你道好喝也無僧云草賊大敗濟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臨濟乃云要會臨濟賓主句請問取適來問話二禪客師拈云真金須入火　舉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師拈云先聖可謂誠實之言然雖如是錯會者如麻似粟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霜云我遍界不曾藏僧又到雪峯處問云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師拈云雪峯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眼未知向上一竅　舉淨名經云諸菩薩各各說不二法門於是文殊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荅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法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言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為真入不二法門師拈云文殊與麼讚嘆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切不得鑽龜打瓦　舉圓明云瘥病不假驢駝藥三角云瘥病須假驢駝藥師拈云圓明可謂小慈妨於大慈三角貪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糧　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向去底人安云寒蟬抱枯木哭盡不回頭又問如何是却來底人安云火裏蓮花秀逢春恰似秋又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安云石羊遇石虎相逢早晚休師拈云古人雖解箭穿鴈要且不解透樹射猿　舉僧問白兆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自小不曾歷他家門戶僧云與麼則笠乳的子白兆兒孫師云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師拈云巧人須得巧人佐拙人須得拙人扶　舉僧問風穴寶塔元無縫金門即日開時如何穴云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如何是塔中人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師拈云風穴若無後語大似紀信詐降　舉大般若經云善現問舍利弗云以何為佛眼舍利荅云以性空為佛眼善現嘆云善哉善哉從上諸佛皆以性空為

佛眼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師拈云望天不見天覷地不見地　舉教中道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師拈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舉肇法師云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師拈云肇法師與麽道也是平地上陷人山僧者裏即不然嵩前淥水嶺上白雲　舉無著到五臺文殊處喫茶次文殊提起琉璃盞子問云南方還有這箇麽無著云無文殊云尋常將什麽喫茶無著便休去師拈云若也是去可謂虎口裏奪飡若也非去移舟看水勢舉棹別波瀾　舉石霜在溈山會下作米頭一日篩米次溈山云施主物不要拋撒石霜云不拋撒溈山於地上拈得一粒米云汝道不拋撒者箇是什麽石霜無語溈山云莫欺者一粒百千粒從者一粒生石霜云百千粒從者一粒生未審者一粒從什麽處生溈山呵呵大笑便歸方丈至晚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虫師拈云溈山一粒米彈破衲僧牙　舉僧問寶壽萬境來侵時如何寶壽云莫管他僧禮拜壽云莫動著動著即打折你驢腰師拈云若無遮蛇手慢殺世間人　舉泰首座到洞山與洞山喫果排果子管顧他洞山便問云首座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麽處首座云過在動用中洞山喚侍者收却果子床不得果子喫師拈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爲能辨得雖然如此洞山老人猶欠一著在　舉水潦參馬大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被馬大師一踏踏倒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當下大悟便承嗣馬大師住後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水潦云自從馬師一踏後直至如今笑不休師拈云大衆你道水潦還曾悟也未　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馬大師五下覷居士云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大師直上看居士便禮拜馬大師便歸方丈居士隨後入方丈內云弄巧得拙師拈云一夜作竊不覺天曉　舉南院見僧來竪起拂子僧云敗闕南院放下拂子僧云猶有者箇在南院便休師拈云狂狗趁塊師子咬人　舉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時有趙州出來便問如何是物外道南泉便打趙州接住拄杖云和尚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南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拈云不見道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舉順德問僧近離什麽處僧云三峯德云夏在什麽處僧云五峯德云放你三十棒僧云未審某甲過在什麽處德云爲你出一藂林入一藂林師拈云割萊鐵子　舉僧問廣德如何是佛德云岳戟門開見陸仙僧馳此語至州中悟空處便問岳戟門開見陸仙意旨如何空云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云不是佛　廣德後聞遙望城中禮拜云悟空古佛豈止羊二十口師拈云廣德腦後添釘悟空眼中按楔雖然善順機宜取保他家未徹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七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八　上十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住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佛照禪師奏對錄
宋淳熙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致恭山呼訖賜坐師奏
云今春伏蒙聖旨令洒掃靈隱三月三十日
又准　降香開堂賓增感激今蒙召對獲覩
清光千載一遇帝問師生何處嗣法何人師
對曰臣生長臨江軍禮南山光化禪院長老
晉吉為師荷陛下天地覆載之恩行脚叅五
十餘員善知識末後於大慧禪師宗杲處打
徹遂法嗣之上曰朕惜不見大慧師云陛下
既留心祖道時時與大慧於大光明藏把手
共行豈在聚頭接耳為相見耶甞蒙賜語錄
入藏作萬世光明種子非獨法門增輝臣與
天下衲子不勝榮幸上曰且喜得晴師云郊
祀在即乃陛下聖德所感上曰朕此心與佛
心適師云直下更無第二人聞陛下萬機之
暇留心祖道游泳撈攄圓覺自古帝王未有
如陛下篤信此道上曰自古帝王英雄者有
之信此道者極少如梁武帝亦未徹師云當
面蹉過達磨上曰隔在泥坑裏師云只爲攜
柄不入手不得受用師云臣山野語言無倫
恐瀆聖聽上曰這裏正要與長老忩懷論道

師云陛下日應萬機直須向一切處著眼看
是什麽道理上曰天下事來即應之師云可
謂明鏡當臺物來斯照上曰步步踏著實地
師云直須恁麽始得上曰臨濟因緣可舉一
二師遂舉臨濟在黃蘗因第一座勉令問黃
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蘗遂與二十棒如
是三次問蒙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去
第一座遂白黃蘗云義玄上座雖是後生却
甚奇特他日為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
他若來辭和尚願垂提誨濟明日力辭黃蘗
蘗指往大愚處必爲汝說濟至大愚愚問甚
處來濟云黃蘗來愚云黃蘗有何言句濟遂
舉前話復云不知過在甚處愚云黃蘗恁麽
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濟於是大
悟乃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云尿床鬼
子適來道我不會而今道甚無多子是多少
搊住云道道濟便向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
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濟返黃蘗蘗問云
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為老婆心切遂
舉前話蘗云這大愚老漢饒舌待見與打一
頓濟云說甚待見即今便打遂與黃蘗一掌
蘗吟吟而笑云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濟
便喝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叅堂去上曰悟
了直是快活師云溈山問仰山云臨濟得大

愚力得黃蘗力仰云非但捋虎鬚亦解坐虎
頭自此臨濟法道大興上曰源流好師云臣
曾有頌上曰舉看師舉云黃蘗山頭遭痛棒
大愚肋下報冤讎當機一喝驚天地直得曹
溪水逆流上曰好箇曹溪水逆流又問興化
打克賓克賓如此荅興化如何便打師云不
可放過臣有頌上曰舉看師舉云罰錢出院
揚家醜興化對頭還克賓父子不傳真秘訣
棒頭敲出玉麒麟師復云昔翠巖可真禪師
頌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因緣曰百萬雄兵出
將軍獵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今晦
堂心禪師看後因荅客問西來意有頌東吳
幾度爲閑客南越曾經作主人可笑年來身
老大得同塵處且同塵真見之云子徹也只
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陛下如何會上曰包
含萬像師云包含萬像底是什麽上曰對面
底是師云認著依前還不是上乃默契上曰
長老且歸觀堂師云謹領聖旨乃辭下殿繼
而遣中使　賜御製頌一首曰大暑流金
石寒風結凍雲梅花香度遠自有一枝春師
荅山頌一首曰當陽一句子平地步青雲踏
翻關捩處便是主家春
初四日復進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一頌即心
即佛無蹊徑非佛非心有變通直下兩頭俱

透脫新羅不在海門東上復荅師頌一首曰歆言心佛難分別俱是精微無礙通跳出千重縛不住天涯海角任西東師再進山頌云一句截流心路絕千差萬別豁然通竿頭更進竿頭步莫問西来及與東復召對賜坐師云夜来與今日兩豪宣示　御頌神思聚發夜来頌好不如今日頌語句尤痛快上曰夜来淂長老開發乃有此頌師云陛下前後宣諸山尊宿論道如何上曰難淂似長老直截師云聞陛下於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淂性無喜亦無憂處淂箇入頭但未曾遇人上曰真箇如此師云如人學射久久自然中的所以五祖演禪師云悟了須是遇人始淂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上曰須要遇人師云正是遂舉羅山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純清絕點去山不契却往巖頭處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喝云是誰起滅山於此大悟上曰長老意謂如何師云巖頭與他本分草料上曰長老見大慧幾年後打徹師云臣癸亥年有箇發明了却被禪道佛法礙又做十五年工夫後到育王一見大慧便打徹慧一日掛牌臣入室慧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你作麼生會荅云大小趙州坐在屎窖裏慧云你甚處見趙州荅云莫瞌睡慧打一竹箆云只恁麼做工夫荅云莫掩彩慧乃喚侍者問這僧名什麼荅云不淂名慧云你看這漆桶亂做荅云未為分外便出又一日入室慧問喚作竹箆則觸不喚作竹箆則背如何荅云請和尚放[二十二]下竹箆與學人相見[四]慧擲下竹箆云如何相見荅云伎倆已盡慧云你看這漢又来老僧頭上行荅云也是尋常行履處禮拜便出又一日入室慧問喚作竹箆則觸不喚作竹箆則背不淂下語不淂無語不淂意根下卜度不淂向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荅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慧云你是第幾箇荅云今日捉敗這老賊慧深肯之上曰如此相投師云禪家當機不讓遂舉靈雲見桃花悟道頌云三十年来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每舉問禪和子那裏是不疑處陛下且道那裏是不疑處上擬議師云只就疑處看驀然看破不疑處便是陛下受用不盡底上曰長老且道那裏是不疑處師云紅爐上一點雪上乃點頭師云昔黑齒梵志淂五神通常在雪山說法感淂梵王帝釋閻羅王洎諸天神常来聽法一日說法畢閻羅王目視梵志而泣志曰大王何淂視吾而泣王曰吾覲於汝善能說法七日後命終當来吾界受諸苦痛梵志惶怖求免無門雪山諸天神謂梵志曰欲免斯難唯有大覺世尊乃能為汝免淂此難梵志曰世尊者何人也天神曰豈不聞淨飯王太子十九出家[二十二]三十成道為人天師其名[五]曰佛諸大菩薩八部龍天常轉法輪度一切衆生梵志聞已復作思惟我去見佛將何供養乃運神力手執合歡梧桐華兩株飛空向世尊前供養世尊召五通梵志梵志應諾世尊云放下著梵志棄左手華於世尊前（世尊又云）放下著梵志又棄右手華於世尊前世尊又云放下著梵志云世尊我秪擎兩株華一時放下了我今空身無可放捨世尊云五通梵志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一時捨却到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乃於言下悟無生法忍上曰只是人不向緊要處做工夫師云欲淂徑捷須離却語言文字真實叅究所以古德道念詩楞嚴圓覺經猶如澗水響泠泠有人問著西来意恰似蚊蜻咬鐵釘上曰直是難入師云正好著力上曰如長老者難淂真可為人師師云陛下過褒初六日復召對上曰覲堂中穩便麼師云椅

陛下聖眷極穩便上曰前日長老云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不疑處朕有一轉語師云那裏是不疑處上曰空手牽鐵牛師云如何見得上擬議師云總入思惟便成剩法上曰若問長老如何祗對師云千聞不如一見上喜曰朕且做工夫師云陛下果位中承願力来示現　帝王身不被富貴聲色籠罩但念念扣己而叅蓦然一念相應如桶底子脫相似直至成佛永無退轉師云若論此事如兩陣對敵進前則有活路若望崖而退不是丈夫漢昔香嚴叅溈山溈山云我問你在百丈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是否嚴云不敢山云試向父母未生已前道一句看嚴無語乃云請和尚為某甲道山云我若為汝說破子他時後日服開罵我去在嚴遂檢尋平日看讀文字討一句祗對了不可得乃云今生不學佛法也且作長行粥飯僧乃辭溈山往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遂歸沐浴遥禮溈山云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更有今日事乃述一頌云一擊亡所知更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師告溈山溈山舉似仰山仰山云待某甲勘

過乃云聞師弟有悟道頌試舉看香嚴舉了仰山云此是閑時計較得底香嚴再舉一頌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山云只會得如來禪未會祖師禪香嚴又舉一頌云吾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也不會別喚沙弥仰山云且喜師弟會祖師禪上曰如來禪與祖師禪一般何故分別師云殺人活人不貶眼上曰莫便是昨日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麼師云陛下須具透關眼始得上曰如長老直截者難得想見為衲子尤切師云臣不避誅所以直言上曰正要如此師云先師大慧與溈山佛性泰禪師同叅圓悟一日持論古今次泰曰香嚴悟道頌云一擊亡所知只消此一句便了大慧云五祖演和尚頌狗子無佛性話云趙州露刃劍一句便了下面都是注脚悟了底人與悟了底人說話如兩鏡相照直是明白如陛下道欲言心佛難分別一句使了下面三句亦是注脚上曰適来道父母未生前一句子朕道得也師云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一句上曰昨夜今朝又明日師云若如此方得古今無間斷上曰何不挨撥師云撈著須是有出身之路上曰長老可謂循循然善誘人師云聖訓謙冲非臣敢當師云臣

不敢久居觀堂乞歸靈隱上曰更要與長老說話在師云謹領聖旨却歸觀堂至初七日中使傳旨且歸靈隱待賜禪師號師遂歸靈隱　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特賜佛照禪師號師領衆門迎　勅黃歸寺次至法堂捧勅黃示衆云天書親自日邊来一道神光遍九垓為瑞為祥恩力大直教枯木觧花開舉起便知不妨慶快苟或未然重宣一遍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祝延兩宮皇帝聖壽無疆乃斂衣就座僧問九重宣對超過南陽忠國師五宿禁闈提持聖諦第一義與二千年前釋迦老子出氣使後五百世比丘增長威光佛照禪師蒙特賜世間出世更無雙是什麽得恁麽奇特師云彼此一時皆感事未必令人嫌古人進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正令已行風凜凜斗間劍氣燭天光進云同光帝問興化朕收中原獲得一寶至今未有人酬價興化云畧借陛下寶看帝引手舒幞頭脚示之意旨如何師云奇特中奇特進云龍袖拂開千聖眼金毛師子現全威師云點進云興化道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又作麽生師云古今牓樣進云普光明殿裏撥轉上頭關師云虎頭虎尾一時收進云只如知恩報恩一句如何話會師云一雨普霑沙界潤群

生何處不承恩進云飛来峰頂踏天關選佛場中謝聖恩師云錦上鋪花僧禮拜又僧問直截根源到日逃帝恩降自九重天中興吾道起今古佛放毫光照大千既沐宸恩請師祝聖師云萬年松在祝融峯進云一言已祝南山壽八表無私賀太平師云當頭道著進云直得九重城畔祥雲起七寶山前瑞氣生師云清風来未休進云君恩師已報祖意又如何師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進云王道與祖道相去多少師云不隔一絲毫進云靈雲見桃花悟道意旨如何師云腦後薦取進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云更參三十年進云只如空手牽鐵牛意旨如何師云非子境界進云未審向什麽處見靈雲師云撞著額頭磕著鼻進云莫謂靈雲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師云逢人不得錯舉僧禮拜師乃云當陽目擊直下知歸左右逢原七通八達著著有出身之路頭頭具透脫之機有時神出鬼沒換斗移星有時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摠得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放去收来有何罣礙直得龍驤虎驟鳳翥鸞翔奇特中奇特殊勝中殊勝正當恁麽時且道知恩報恩一句作麽生道乃舉拂子云唯憑此箇真消息仰祝吾皇萬萬年復舉黄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不著便底恁麽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麽師著語云打草要蛇驚時有僧出衆云只如諸方聚徒領衆又作麽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黄檗眼觀東南意在西北點撿將来未免面皮厚三寸且道靈隱恁麽批判意在什麽處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盖代功下座

師淳熙戊戌十月初二日召對便殿引見致恭即日孟冬薄寒恭惟

皇帝陛下聖躬萬福臣前冬得奉清光繼蒙須賜禪號仰荷聖恩賜坐師就坐上曰朕近看華嚴經至善財入法界品思見善知識如夘在前師云陛下今日召臣僧陛下是主臣僧是伴主伴交參機感相投便是入華嚴法界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此乃不出陛下一念上曰是朕得暇常於損齋靜坐但日用事繁不能純一師云陛下但正心術自然如明鏡當臺物來斯照上曰朕每見臣僚上殿開口便知他肺腑可與者即與不可即不與師云世間事不出一箇公字上曰是如此朕每看方冊自古帝王無悟道者師云古今唯陛下一人更須退步體究方得純一覺得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上曰秀才家多不信佛法師云佛者覺也須是當人見性成佛昔有一官人著無佛論呈仰山和尚山撥得便問云公所述論意謂本来有佛故論謂本来無佛故論官人無對山又云若本来有公爭得云無若本来無今製此論豈不成有官人又無對上曰好一撥師云三教聖人設教只要整頓今人脚手且如孔子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尔此乃八字打開自是時人不會上曰孔子好孟子好辨不及孔子師云老子亦好上曰莊子便不及老子師云陛下聖明見得其親切昔德山和尚道凡有文字語言盡是依草附木竹石精靈所以老僧從頭棒將出去待有獨脫底出来共伊商量陛下須是獨脫始得上曰朕未甞放捨此事師云此事無有窮盡譬如入海轉入轉深上曰是宗門緊要因緣更挙一二師云昔興化和尚一日見同參来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行三兩步化又喝僧亦喝須臾近前化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這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便打直打下法堂却歸方丈侍僧問云適来僧有甚言句觸忤和尚化云是他適来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去不得似這般漢不打更待何時上曰如

此作家師云只却興化道我将手向伊面前横兩遭便去不淂且道那裏是興化将手向伊面前横兩遭處這些子須是着眼向上看得透始得此是臨濟骨髓上曰山中想多有衲子理會得者師云做工夫者極多亦有受得鉗鎚者上曰聞說住持淂甚好師云上感聖恩乃辭下殿

師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進劄乞歸老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奏

聖旨依准至五月三十日召對便殿賜坐上曰禪師何遽思山林而去朕耶師云臣本是山林人今復山林去理當然也既此心契合雖千里對面又安能逃於至化也昔南泉和尚道山僧自小牧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臣今雖歸林下實不出陛下所統上曰然但不得時復論道師云道不可說時有不說時無且諸天天鼓常演苦空彌陀國土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僧正念現前喧寂不間則彈絲吹竹皆譚賛相也上曰造次必於是師云直須如此上曰朕今心意釋然常自怡悅且如尋常所做工夫并所作偈頌語言透徹已否師云陛下乘風願力下生以風熏種智純熟聞擧便知落處既知落處自然身心喜悅此乃初心入道境界暫得如是實未曾啐地折嚗地斷百了千當如臣所見陛下所得正住歡喜地耳上曰何謂歡喜地師云菩薩進脩有十地歡喜乃初地故經云若有菩薩深種善根善脩諸行善集助道乃至立廣大智生廣大解慈悲現前又云菩薩始發如是心即得超凡夫地入菩薩位生如来家乃至決定當得無上菩提住如是法名住歡喜地菩薩住此地成就多歡喜今陛下心意釋然常自怡悅正合此耳上曰餘九地可盡說師云辭繁恐涜聖聽容別具奏聞上曰古来悟得性燥者誰師云臨濟水潦德山巖頭諸大老皆悟得性燥上曰說看師云臨濟因緣向来已曾擧了如水潦参江西馬大師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被馬大師當胷踏倒忽然大悟起来撫掌大笑云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巳後示衆每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又呵呵大笑上曰悟後直得如此快活師云這箇便是啐地折嚗地斷底樣子上曰德山巖頭如何師云德山參龍潭因侍立至夜深潭云子且下去山便珍重揭簾而出却回云外面黑龍潭乃點紙燭度與德山山擬接潭即吹滅山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道理山云某甲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後来保寧勇和尚頌云一條瀑布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口開来張意氣與誰天下共橫行又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洞山聞得乃云若不是奯公也大難承當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上曰祖師也是性燥俗人中還有如此者麽師云有如本朝李駙馬問石門聰和尚云弟子欲學禪得否門云此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李於是契悟乃述頌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上曰俗人能如此也難得師云此事無僧無俗上至佛祖下及蠉動皆悉具足故古人有言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上曰至言朕須到此田地方已師云佛法至妙無有窮已如有窮已則成住著纔成住著便有窠臼如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望陛下卓起脊梁以金剛王寶劒揮除見刺自然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佛祖亦奈何不得也上曰嘗如禪師之言今辭朕去後幾時復來師云臣既歸林下不敢妄動上曰每遇朕生辰可來一次師云謹領聖旨乃辭下殿上賜御製

云禪師所陳菩薩十地乃是脩行漸次從凡入聖夫從何疑方知腳踏實處十二時中曾無間斷以至問雜染純淨俱成障礙任作止滅脫此禪病當如禪師之言常揮劍刃卓起脊梁發心精進猶恐退墮每思到此兢兢業業未嘗敢忽今俗人乃有以禪爲虛空以語爲戲[十二]論其不知道也如此茲事至[十三]大豈在筆下可窮也聊叙所得耳

師淳熙九年十月十一日恭奉
聖旨召對便殿起居非進香畢師云臣恭別
聖顏三載荷陛下恩覆除厚臣與徒衆日夕焚誦仰報萬一上曰聞安衆行道不易師云上感聖恩良久賜坐上曰久思與禪師說話師云陛下聖明天縱道德日新大圓鏡中初無間隔　上曰做工夫如何得徹師云做工夫是有心打徹是無心陛下但於日用應緣處常提撕上曰朕於日用應緣處甚覺得力師云只這得力便是受用處陛下地位中人乘願力而來示現帝王身但正心術於富貴聲色中使得富貴聲色乃見力量正如趙州道時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底道理七月間蒙賜問以物見則慼以目見則著臣嘗對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此語乃體聖意而對上曰善師有語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曰好箇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如向來所荅圓覺經中四病語亦恆朕意且如經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大意如何師云這箇境界須是親證自然世出世間打成一片昔妙喜因讀至此嘗有頌上曰舉看師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上曰好頌別有甚因緣更舉一二師云昔興化在大覺會下每云我在南方二十年腳尖頭未嘗踢著箇會佛法底覺云你據什麼道理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至明日大覺在法堂上見興化乃云我直下疑你昨日兩喝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化云我在三聖處學得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覺云這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化於是大悟上曰古人相見直是痛快[十二]師云臨濟下作用當如此[十四]上曰見禪師舉此胷次豁然師云又如俱胝住菴時有一尼戴笠子繞禪床一匝云道得即放下笠子胝無對尼拂袖便行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即住胝又無對尼去後自嘆云我雖是丈夫漢無丈夫志氣擬棄菴往諸方參學其夜山神告曰不須下山將有肉身大士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菴俱胝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舉起一指示之胝當下大悟後凡有問只舉一指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也舉指祇對有人謂胝曰和尚這童子也會佛法凡有所問也舉一指胝聞得一日潛袖刀子喚童子問云聞你也會佛法是否童子云是胝云如何是佛童子舉起一指頭被胝一刀斫斷童子叫喚走出胝遂喚童子子回首胝云如何是佛童子將手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上曰俱胝爲人如此切師云俱胝自謂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上曰正如彈琴初拘指法已後縱指俱忘自然得妙師云又如惠超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惠超法眼與麼荅聖意以謂如何上曰昨夜三更月正明師云陛下多了這一句上曰曾有人頌麼師云有雪竇頌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十二]猶戽夜塘水又白雲頌云[十五]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放肚裏了當下便不飢上曰古人製頌大能顯理師云昔保寧嘗作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頌云平生踈散無拘檢酒肆茶坊任意游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揚州上曰可謂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師云陛下此語暗

合孫呉昔佛果與妙喜俱受前頌佛果云我
二人各說一頌要勝過亡底時有小兒子於
窓外念鲜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閙来喫三
盞何處得愁来妙喜云某甲頌得了也適来
兒子念底便是圜悟大喜乃云我與你政一
字可作閙来打三盞大底古人發揚先德因
緣所有言句廼借路經過爾其實縱橫妙用
出於言意之外初不在文飾上曰甚善復云
臣不敢久坐謝恩下殿
師紹熙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壽皇召對賜坐師云陛下釋萬機燕御重華
想於此道日有新證　壽皇云朕向
来得禪師開發日用便覺省力師云省力處
得無限力得力處省無限力壽皇云朕於一
切事物亦不著師云陛下視天下如脫敝屣
以寶位授聖子俾太祖丕祚中興的的相承
緜億萬載若非得大自在受用三昧焉能如
是遂舉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
陛下如何會壽皇云放下著師云放下則不
無著在什麽處壽皇云二邊不立師云如何
行履壽皇云中道不安師云正坐在百尺竿
頭陛下如何進步壽皇擬議師喝一聲壽皇
云謝禪師提撕壽皇云世法佛法不出這背
觸兩字師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遂指御案
淨禪云只如淨禪作麽生轉壽皇云去來自
在師云去來自在底是什麽壽皇咳嗽一聲
師云更進一步始得壽皇云朕直是要打徹
師云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壽皇復云禪師所
陳直指因緣甚好其間亦有理會不得處師
云陛下但扣已研窮自然七通八達壽皇云
二十二 十六 因緣更舉一二師舉夾山初住潤州鶴林時
道吾到遇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云法身
無相如何是法眼云法眼無瑕吾不覺失笑
夾山便下座請道吾問某甲適來祗對僧話
必有不是處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
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夾山云
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云某甲終不說
請和尚却往秀州華亭船子處去夾山云此
人如何吾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和尚
若去須易服裝束夾山乃散衆易服直造華
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什麽寺夾山云寺
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云不似又不似箇什
麽夾山云不是目前法船子云甚處學得來
夾山云非耳目之所到船子云一句合頭語
萬刦繫驢橛船子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
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夾山擬開口船子以篙
打落水中纔上船船子又云道道擬開口人
打夾山於此有省乃點頭三下壽皇云他到
此悟也師云可謂慶快平生師又曰船子云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夾山遂
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船子云絲懸渌水浮
定有無之意夾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
而不談船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夾山乃
十七 掩耳船子云如是如是遂囑云汝向去直須
二十二 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
在藥山單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不得住城
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接取一箇半箇
接續無令斷絕夾山乃辭行頻頻回顧船子
遂喚闍梨夾山回首船子舉起橈云汝
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去壽皇云此公案
好禪師曾頌否師云有頌驀口一橈全殺活
點頭三下舜遊天至今千古風流在誰道華
亭覆却船壽皇云好頌師云不敢謝恩下殿
師紹熙四年二月十九日　壽皇聖帝召對
於苑門宣引壽皇望見師曰遠來不易師云
即日仲春謹時恭惟
至尊聖躬萬歲萬萬歲至尊賜坐師云臣昨
自庚子年蒙恩歸老育王今十四年矣幸無
曠敗藉陛下蔭覆去年臘月十六日蒙
聖恩移住徑山臣兩入奏告兩宮辭免至尊
云此南內之意朕亦要與禪師說話遂敕師
速渡江相見師云今日再覩清光不勝榮幸

至尊云朕意師十六七渡江師云臣十四渡江如履平地至尊云聞古有浮笠而渡者師云昔日黃檗和尚路逢異僧同行乃一羅漢至天台值江漲不能濟拄杖久之異僧以笠當舟登之浮去黃檗指而罵曰這自了漢我早知汝定撅折其脛異僧乃嘆曰道人猛利非我所及至尊云可謂神通師云宗門下不貴神通只貴眼明至尊云須是如此始得朕尋常不信幻怪等事師云陛下聖智洞明見得如此至尊云莫也寬住幾日師云臣已選二十五日入院至尊云師所至處緣幾師云上感聖恩至尊云朕每日常誦楞嚴圓覺并儒書終日倏然無一事師云足見陛下聖學日新大抵看經教展卷時便與古人對偶正不在多讀至尊云朕常念茲在茲師云陛下乃菩薩地位中來所以願力堅固然一切語默動靜處直教正念現前莫起第二念只如臣即今與陛下相對臣又安知陛下微細流注處只此微細流注處謂之偷心偷心若無自然不起第二念至尊云朕得禪師提這一念不爲無補師云昔日雪峯和尚出嶺參秀州精嚴靈光禪師值靈光遷化雪峯問其徒曰靈光在日如何指示學者其徒曰但云莫起第二念至尊云這一則語可以指示人做工夫師云所謂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至尊云有甚機緣更舉一二則師云昔紙衣道者參曹山山云如何是紙衣下事道者云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云如何是紙衣下用道者近前應喏便脫去山云汝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道者忽然開眼問云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云未是妙道者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道者珍重復脫去曹山乃有頌云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相鄰。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至尊云參禪到這裏方始得受用師云古人念念無間方得到此真實田地不敢久坐聖躬謝恩下殿三月初五日壽皇諭問札云朕每日止是塊坐別做得箇什麼煩師寫來師答云恭承

至尊垂問每日止是塊坐別做得箇什麼陛下但於塊坐處提撕看是什麼若別有即是剩法。所以南臺和尚有頌云。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此是古德脚踏實地處。陛下於此契詮。非但塊坐。向四威儀中。總是見成受用。安樂法也。謹奏四月初六日

壽皇諭問朕近頗悟佛法無多子一言以蔽之但無妄念而已若起妄念則有生滅未知此說是否師云恭承

聖諭近頗悟佛法無多子見聖心昭徹陛下所謂一言以蔽之但無妄念而已若起妄念則有生滅誠如聖意更能到妄忘起滅處則乾坤獨露應用縱橫方是自受用三昧謹

奏

古尊宿語録卷第四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集序　雞一

奉政大夫承宣使提舉江陵興府王隆萬壽宮武功郡明閒侯侃撰

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後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磨入于中夏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迨今六百餘年獲菩提者不可勝數雖其心以無傳而傳其法以無說而說然機緣偈頌前後寖多王句金章公案具在池州報恩寶鑑大師法應嘗因禪悅餘暇裒集採摭由佛世尊以至古今宗師凡得機緣三百二十五則頌古一百二十二人目之禪宗頌古聯珠集可謂毘盧藏內全收眾珍格種林中莫非香木開悟知見利益後來錄木流通至曰小補以子風慕宗乘樂推法施請為序引不獲固辭淳熙歲在屠維大淵獻冬序

本序法應自昔南遊訪道禪燕之暇集諸頌古皆系知識隨所聞持同學討論去取校定三十餘年採摭機緣三百廿五則頌二千一百首宗師一百廿二人編排成帙命名禪宗頌古聯珠集頒與天下學般若菩薩共之雖佛祖不傳之妙不可得而名言初無字書安有宴語臨機直指更不覆藏徹見當人本來面目故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群聲言詞說法開示欲令眾生悟佛知見豈徒然哉池陽信士裒金刻板以廣見聞為大法先明之施淳熙二年乙未臘八日編次謹書

通集序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時門人又有所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已向第二機矣故有汝得吾皮之記道不在言也審矣于以為何如曰非也道惟不在於言言而當終日言於道庸何傷否則一語猶以為贅也爰自一華數而五葉聯芳六世傳而兩派支衍機緣公案五燈燁如諸祖相繼有拈古有頌古焉拈古則見之於八方珠玉類要等集頌古則有寶鑑大師宗淳熙間居池陽報恩採集佛祖至茶陵機緣凡三百二十有五則頌古宗師一百二十有二人頌二千一百首目之曰禪宗頌古聯珠藂林尚之而板將浸滅因念淳熙至今垂二百載其間負大名尊宿星布林立頌古亦不下先哲惜乎聯繼之作闕如也每慚濫厠宗門且有年矣稗無所悟道無所詣欲作之復止之越趄者亦屢矣元貞乙未叨尸義烏普濟山院事簡輒事續蒐僅得一二萍梗之蹤或出或處隨見隨筆廿三四年間稍成次序機緣先有者頌則續之未有者增之加機緣又四百九十又三則宗師四百二十六人頌三千舟五十首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將梓以行與後學共感者曰道不在是拈華微笑三拜得髓初無一語與之而昭昭於心目之間道播無垠烏有如今日叶音韻事言句贅鼓後人俾其棄本逐末誠可歎哉予咲而不答良久乃歌曰五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已而謂之曰予所論者手中扇也予所集者果在扇邪噫知我罪我其惟此集乎時延祐戊午六月旦前住紹興路天衣萬壽禪寺錢唐沙門普會自序

佛祖葛藤水浸不爛火燒不壞枝聯蔓衍派布無窮禪宗頌古聯珠者寶鑑大師法應集曾菴會公續集錄梓行世久矣近以佗故其板散落人間洪武已巳夏余歷其亡失訖道交收贖度藏于大慈山之幻居實六月廿八日也明日舊置板處火作風烈燎及千數百家吁斯亦異矣然佛祖葛藤其果靈驗如此耶抑神物護持而致然耶敬捐衣資命工補完用廣流通永延慧命因書其得板所由之異用識歲月云洪武二十五年歲在壬申二月十有九日

中天竺住山沙門幻居淨戒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餘一

池州報恩寺沙門法應集　紹興天衣禪寺住持普會續編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佛世尊一十九則　文殊四則　舍利弗一則

賓頭盧一則　殃堀摩羅二則　那吒一則

七賢聖女一則　城東老姥一則　維摩一則

傅大士七則　善財五則　布袋一則

跋陀尊者一則　誌公一則　天台智者一則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瑯琊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頌曰

四月八佛降生日指天指地称第一九龍噴水沐金軀摩訶般若波羅蜜 洞山聰

指天指地語琅琅送語傳言出畫堂使者尚能多裊氣主人應是不尋常 東大遵

寶興龍樓忽降時周行七步豁雙眉開言不是無譏避天上人間更有誰 野軒遵

開基叔葉前王事端拱持盈後帝心劒戟盡為農器用此時誰報太平音 佛印元

纔降王宮示本然周行七步又重宣指天指地無人會獨震雷音遍大千 佛海遠

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絕剖事全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 保寧勇

七步周行手指天衲僧棒下令難全母胎出後成何事争似閻浮未降前 法雲秀

周行七步便称尊家醜那堪放出門只向母胎度人畢也須一棒一條痕 長靈卓

纔生能步便英靈天上人間我獨尊可笑瞎前不顧後那知身後有雲門 草堂清

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團都不會鉗鎚拈來萬仞峰頭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忠久深

無憂樹下誕金身七步周行事斬新相見謂言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南華昺

老胡不免出胞胎也解人前恁麼來指地指天称第一衆生四十九年哭 此山林

老漢曉生便着忙周行七步似顛狂聽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徑山杲

兜羅綿手指天地紺目重瞳顧四維七步周行渾屬我一生費弄小孩兒 佛燈珣

黑白未分全體妙絕彰文彩便成乖同茲漏泄家風甚末代兒孫鼻孔偶 月庵果

絕出胞胎便逸蹤周行七步獨称尊當時若見雲門老不到如今累子孫 瑩山如

老胡種空意氣一手指天兼指地當時孟謂獨称尊今日翻思誰不是人人盡在光明裏臨文不用更加諱 或庵體

千年石虎產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關渾掣斷毘盧界內鼓烟塵 古寶宗

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佛鑑懃

罷敲囮裏喪喜聲分付從勞布忍名決定一文偷不得至今虛作不良人 瞎堂遠

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石窗恭

周行四顧獨稱尊平地無風起浪痕搯及私门猶自可誰知千古累兒孫 懶庵需

掀翻地軸乾坤窄撥轉天輪宇宙寬須向強中呈好手虛空打碎劫初看 正堂辯

奴兒婢子十生九死於裏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便過頭未免渾身粗泥水 月堂昌

無憂樹下浴嬰孩清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檜驢馬出胞胎 天童淨

草木無端枯出來更加註脚轉癡呆西天此土誰知已夜半優曇火裏開 自得暉

走出門風相副孫東西南北更無人看來不得船陽老未免兒孫惹客塵 石溪月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羅要羅鬢封甚巴鼻 月林觀

自謂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條風塊雨非云昔堯舜垂衣萬國賓 運菴巖

未曾撥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脇出來魔境現只堪惆悵不堪看 大川濟

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闌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 無明

七步周行猶彷彿指天指地不分明是非既落傍人耳洗到驢年也不清 虛舟普

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

可怜黄面老螃蠏落湯鍋西岩忠 生来自恨
鍇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遥你獨尊三界内
柰何今日又明朝笑菴真 僧問九峯虔云承
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秖是傳語人是否師
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
下唯吾獨尊和尚為甚麼却喚作傳語人師
曰秖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
人頌曰 妙相聞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懃
懃指天指地稱尊大也是傳言送語人湛堂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
畢頌曰 大衆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末後已
太過面南看北斗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
一貫初無去来掃蹤滅跡除根蒂火裏蓮華
處處開佛國白 是非海裏横身入豺虎群中
自在行莫把是非来辨我平生穿鑿不相干
琅琊山 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
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羅山
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捨
下白拈賊滿眼俱為敗露賊道場堂 垂鈎不
似迷津客張網誠非待兎人半夜烏雞何處
去天明吞却玉麒麟正堂 肌骨當初赫赤
窮面皮今日厚千重擦頭搭尾應更點藏寨
閑勞滯後鐘或菴體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

切衆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
不能證得頌曰 瞿曇失却眼睛時雪裏梅
花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荊棘却咲春風惱亂
吹心聞賁 黃面瞿曇不丈夫明星現處自塗
糊如今好免生蛇弄免使兒孫在半途佛心
一見明星夢便回千年桃核長青梅雖然不
是調羹味曾與將軍止渴来雪竇宗 出得
山来早是遲却於世上討便宜直饒一念起
三界好與拳頭劈面椎佛照 此老從来謾
自誇無端病眼見空華直教當下超三際撿
點將来未到家無用全 六年落草野狐精跳
出渾身是葛藤打失眼睛無處覓誑人剛道
悟明星天淅堂 二千年前黃面老舉頭莫是
見明星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眼有睛
靖堂 雲嶺崎嶇歲月添何曾夜半見明星
可憐業識茫茫者蹉過如來正法輪妙峯
夜半明星出現時分明說盡日前機若言
具如来相也是空拳誑小兒石頭 六載隱
藏在雪山灰頭土面自慚顏今朝忽覩明星
現始覺從前被眼瞞鐵山 六載將身草裏
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
門庭冷似灰介石朋 雪嶺六年修苦行今朝
打失主人公普天匝地無尋處百億分身身
脫空天目 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

生盲至今夜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處行癡
絕沖 明星見處月三更箇箇眉毛眼上横
平地起堆黃面老夢中說夢可憐生大歇謙
明星一見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蓋富乞
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烟無量壽 金鍾
夜擊九重城六載歸来改瘦形待得衆生心
眼活雪山依舊碧崚嶒虛堂愚 輕金輪位
重草座金彈換人泥彈丸末世衆生心眼巧
明星空照雪山寒閑極雲 月滿長空星滿
天瞿曇一見眼皮穿長安市上人無數何似
家家夜莫眠千峯琬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槌云諦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曰
聲振大千龍虎伏無人解和法王才言下便
明猶是鈍頓教千眼一時開明招
文殊白槌報衆知法王法令合如斯會中若
有仙陀客不待眉間毫相輝北塔祚 列聖
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
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雪竇顯 百萬靈山似
葦麻風行寶集已周遮當時不是文殊老狂
性瞿曇更撒沙佛印元 頭角麒龍衆若千當
時一例受欺謾法王真子揮槌直至如今
作咲端正覺逸 未兆之前早二三白槌之後
更那堪當時若有仙陀客不到如今強指南

淨印　七佛之師下一槌穩王成鳴鸞成彙
信　滿庭龍象齊傾耳哭殺靈山老古錐（運新）
巍巍順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
有此時人文殊槌下分針線（協山雲）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玉輪影射珊瑚枝一陣清
風動天地（照化嵩）月在波心徹底寒澄澄應
（頌一）不許龍蟠五湖多少未歸客却被傍人把釣
竿（方）彌盧出海橫天外南北東西不見
邊一幅素縑描不得競將天下與人傳（默泄）
據坐凝眸語未形一槌直下意何明倒行
此令如相委無限清風動地生（靜巻）一段
真風見也麼元元化毋理機梭織成古錦含

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默天寺）一輪明月映
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桂碧
霄重送九秋音（林鵠皓）法王法令若為酬老
到文殊強出頭負累釋迦猶可事至今千古
鬧啾啾（蓮花門）銀繩皎潔豈容摸剛被文殊
強塗糊千古兒孫無覓處三條椽下觜盧都
（劉老）金槌影動寶劍光寒百萬之衆齊著
眼看旋（丈）瞿曇按指文殊據令漏泄天機
一槌打正（函華）正令付全提不存凡聖機
牢關百雜碎石火電光輝（秘雄）古皇前化
超羣撥無事印文明劃劃令時衲子若當陽
往往半千成五百（工宗舞）法王法令沒周

遮一片盧凝絕點瑕槌下不開諸聖眼幾多
麒麟困鹽車（雲巖安）見成活計莫周遮椎下
分踈事轉甚若是咬人師子子何須牙上更
安牙（月林觀）道泰時清才子貴家肥國富小
兒嬌不因紫陌花開早爭見黃鶯下柳條（木
卷）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
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仙人仙人
（頌一）應諾世尊曰那一通你問我頌曰　仙人一（九）
問通皆倫却是瞿曇一物無捉得兎來依舊
放幾多山鬼暗相呼（佛印元）那一通你問我
令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踏紅蓮不覺茫
茫入荒草（正覺逸）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

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
通（保寧勇）問佛如何那一通世尊當面指迷
蹤祥雲密密微微雨大震雷音匝地風（雲溪）
（彬）決問如何此問親嶺梅江柳共芳春抱贓
不用行枚撿已自當堂露賊身（長靈卓）那一
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鎖等閑一掣掣得
開三箇老婆相對坐（此斷橋倫）那一通你問
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王丙
乙丙壬不屬火（寶峯照）世尊因外道問
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曰
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
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

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頌曰　鞭影分
明指似君多聞皆地爽精神汾陽報汝諸禪
侶信手拈來莫厭塵（汾陽昭）機輪曾未轉轉
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
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
影千里追風喚得回（雲竇顯）雙鈴覆轍兩俱
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輕蛭
一振動雲雷（天衣懷）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
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鉤上水面茫茫散
月明（白雲端）經過遇夜宿荒草開得眼來天
大曉空心赤脚唱歌歸路上行人已不少（保
寧勇）特地慈悲問有無因風應不費工夫迷

雲縱得開令入未免區區在半途（淨照禪）雪
屢喬林同一色清光上下含虛碧揉熱人立
渡頭寒極目圓蟾為誰白（成枯木）外道麁心
慣險夷老胡鞭影露針錐行人拾得東門免
誰管娣癱精力疲（長靈卓）世尊恰似青銅鏡一
掛向虛空秋月静表裏無私照膽寒高低一
（頌一）一皆相映（佛鑑懃）杲日連天照有無魏云善
逝坐跏趺如今要見當年事邪正由來在半
途（龍門遠）有無不問語先墮明鏡當臺變照
破迷雲散盡曉天空杲日團團紅似火（佛性
泰）霞影藏身問世尊瞿曇一點不加文迷雲
許卷跣斷入（一）倍精神減八分（佛燈珣）迷悟

髑髏前何勞更舉鞭只持難拘戒不學祖師禪鼓山珪兩處牢關擎不通纖塵不動自乖宗忽然業鏡百雜碎黃面瞿曇失却蹤任山果外道殷勤來問佛希言不問及無言大雄不費纖毫力良馬何曾用舉鞭照堂一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意正濃桃臉笑春光不在柳梢邊雪巢一不問有言無言說甚見影見鞭露柱口掛壁上燈籠倒退三千佶實遠陷虎機關兩處安湍流一截萬源乾脫駒背尔窺鞭影凜凜霜蹄毛骨寒尼無著妙獵涉榮枯未是奇到頭誰是出家兒故鄉漠漠無消息時有孤雲嶺外歸正堂辯亦日輝空照大千佛魔俱盡損蹤然悠悠莫論途中事露出胷襟子細看大洪智不問有無先話墮軒轅古鏡忽臨臺雖然當下分妍醜依舊迷雲撥不開竹堂丸自把碌磚空裏擲必端自打自家頭灼然自痛自難說自著摩挲歸去休斷橋倫不問無言及有言坐觀讚一十一成敗自安然仙陀暫爾知宗匠誰謂世尊曾舉鞭本覺一一疾焰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發振鬣長鳴後萬馬皆瘖一戰收北磵簡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又問今日說何法曰說不定法雲頌曰古鑑從來絕點痕隨其妍醜目前分而今照破無光影風帆長江水色渾塗毒策昨日與今日說定說不定裏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外道當年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高安岳昨日定今日不定正令已行皆遜正卓下靈山乞無孫百萬魔軍皆乞命山雲泮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勅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頌曰　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為寃湛堂準大隱居鄧小隱居山各得其所隨分安閑何必更來論出入人生在處有餘歡別峯雲地獄天堂八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已得三禪樂未免將身自活埋松源岳萬仞崖頭榜得去不知何處覓全身葉風吹起再甦省卽問如今是甚時虛堂愚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然云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以謝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梵志云我義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謂弟子云吾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云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云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數云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麁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云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頌曰讚一十二　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與誰論區攙折兩頭脫一毫頭上現乾坤天衣懷一切不受還家風片言變破兩頭攻赤播奪了回光處始信言前墮己宗本覺一是見受時眼著骨見如不受事猶乖賊身已露徒回首鬼面神頭一處埋無用全世尊因乾闥婆王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迦葉亦復如是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頌曰輕輕撥轉一條弦聲振三千與大千賴得飲光知密意肯將羅袖惹春煙皇泰泉有三尺劍可以謁趙國無千里眼難以見懸絲嵩嶽堂堂三界大師虛堂愚　世尊在忉利天為

母設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頌曰　紫金光聚照山河天上人間意氣多曾勅文殊領徒衆毗耶城裏問維摩居士病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子過這箇是甚麼共人云世尊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要問過頌曰雜一　拾筏懷蕉滿逢明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十三欲行人才良遺荷庵　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頌曰　真佛無為在我身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者塵劫茫茫認識神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入城持鉢難應諾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難應諾佛曰持鉢去佛鑑勤云大小世尊被阿難[illegible]作兜頌曰　從前七佛儀式處昔何曾欠少堪笑黃面瞿曇無端打箇之遶遯菴演　世尊因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

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尒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頌曰　為渠中路惹埃塵致使全機截斷雲佛劍兩忘何處去還鄉曲調一番新象田庵　佛祖由來揔是冤電機掟處直如弦金毛若解和聲拶月裏麒麟笑揭天枯堂遠　文殊當日逼如來五百聾聞眼豁開欲會如劍佛亦爾青蛇匣裏吼風雷本覺一　世尊敲髑髏問耆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曰生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耆罔措頌曰　如來一擊少人知立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去片雲偏向故山歸塗毒策　老胡一擊許誰知大冶紅爐片雪飛青草塚間留不住白雲還望故山歸晧宏遠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佛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云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剎時有賢于長者持雜一十四標於指處挿云建梵剎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庶子有大智矣頌曰　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擺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天童覺　一枝修竹建精藍風捲蟭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

二鋌根蹤過問前三浮無盡　世尊因廣額屠兒日殺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頌曰　昔日為刀今日佛今朝為佛佛能刀能刀能佛無差別便見眉間白玉毫圓悟勤　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退菴休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一若言有智不應二一二之義云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一義二義頌曰　問處奇特荅處殊絕一二義諦驪龍角折真如喆　無聽無說慈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渠真聖諦秋風昨夜到梧桐東谷光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棃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母令斷絕頌曰　密傳分半座正好驀面唾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遭殃禍海印信雜一十五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頌曰　於道無所謂方通萬法路或明或暗行不慎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投子青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

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
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
兩手盡空未審更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教
汝放捨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
識無一可捨是你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頌
曰　梵志誰知有過愆閻王業鏡照無偏因
兹見佛成羅漢方信壺中別有天 南堂興 兩
手攀來教放下空身立地更疑猜根塵識界
無尋處多謝春風爛熳開 心聞賁 截斷千崖
路風前活計新誰知蓆帽下元是昔愁人 無
準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
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
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頌曰　四十
九年打之遶下梢大作師子吼雖然未始轉
法輪畢竟兮蹤成應口 無際派 末上何曾轉
法輪只今再轉謾勞神路行人不知天曉猶
把靈符執夜明 北澗簡 老漢生平太脫空將
無作有誑盲聾臨期一語方真實也是闍黎
飯後鐘 別山智 世尊臨入涅槃以手摩胸普
告人天大衆云汝等諦觀吾紫磨金色之身
瞻仰取足莫令後悔若言吾滅度非吾弟子
若言吾不滅亦非吾弟子頌曰　言吾入滅
非吾子言吾不滅亦非親但見落花隨水去
不知流出洞中春釋迦老苦為隣臨行賣弄

紫金身雙林盡道泥洹也夜夜群星拱北辰
佛鑑懃 老倒瞿曇不識羞臨行猶自逞風流
摩胸示衆歸何處啼鳥一聲山更幽 晦山觀
滅度不滅度總非吾弟子更把雙趺展示人
苦㼜連根苦 雲岫靜 雙林樹下手摩胸說有
談無恣脫空若謂瞿曇曾入滅錯教啼鳥笑
雜一　十六
春風 匡舟慶 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
乃於槨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乃作禮請如來
以三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升
舉繞俱尸羅城七匝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
而自焚之頌曰　慚愧老胡槨示雙趺金色
尊者還會也無目前悟得未離精麁遠七匝
兮成何事個箇男兒是丈夫 地藏恩 未出王
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攢眉
皺慶喜門前倒剎竿 佛鑑懃 文殊師利在靈
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
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
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
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
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
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
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勅出此女定
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
而出頌曰　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

女子黃面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天衣懷 千暇
莫辯来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若力難多女
子隨邪佘榖罔明閑拔有誰知雨過春山如
潑黛 佛慈泉 罔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智
不長因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處百華香 佛
印元 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
雜一　十七
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
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真淨文 百千文殊出不
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 雪居祐 獨坐靈山誰得知罔明
出定破羣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心總
不疑 雲盖智 文殊用盡平生力罔明彈指便
回来不是老胡深有意煲胖未肯為渠開 成
枯木 拂拭瑶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還難五
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看 寶峯照 坐
擁群峯覆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岩前花雨
紛紛落夢覺初回識故人 石門易 一拳拳倒
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罔明彈出定
青山不動水長流 智海清 當機密薦個中玄
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為解碍刻舟求
劒實徒然 禾山方 女子文殊與罔明禪徒畢
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
水 龍牙才 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
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 洪覺範 盡得天

然別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慈受深 出得出不得切不離是定聖者超凡情凡人而乃聖倒用與橫拈扶邪及顯正春雨春風竹戶涼落花啼鳥千峰靜 龍門遠 擾覺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㛹鉤子困明由來著楔歷觀大地眾生不解閉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青山如黛潑 佛燈珣 女子與瞿曇自起還自倒無限傍觀人拔身入荒草 月菴果 二菩薩出定笑殺老禪和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圓覺虎 不假文殊神通休要罔明彈指㸃時靈山會中女子從定而起 鼓山珪 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喪卻窮性命 佳山果 文殊出不得罔明卻出得叵耐這冤家冷地裏作賊 白楊順 文殊彈指罔明出定今日重新打翻舊令女子瞿曇在我心鏡 楚安方 入定出定因邪打正堪咲文殊春行秋令 石巖明 長江輥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恠扁舟難到岸 頌一 十八 行舡由在把梢人 慈受深 大定等虛空靡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迅兮探鳶乾坤象王回旋兮不費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兩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跳從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圓悟勤 抹粉塗灰恰我欸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

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 開福寧 懷藏日月八面玲瓏袖裏金鎚鮮血通紅香風颼颼花雨濛濛兵隨印轉處萬里長虹將逐符行時些子神通 南堂興 四箇沒意智漢做處撥無畔岸一狀領過堦前與伊據款結案 圓悟勤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慈菴華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兩既不成一何有佘罔明文殊靴裏動指 尼無著總 一敵之地三鈍九鼠子細看來是何面嘴 佛照光 苦瓠連根苦同坑無異土二千年已前一火破落戶 妙菴體 出得何如未出時瞎驢成隊喪全機如今四海平如砥蘆笛迎風撩乱吹 密菴傑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瞿曇女子鬼面神頭 肯堂充 出得出不得懶落精靈窟何處不風流祖師無妙訣 松源岳 子不嫌母醜犬不厭家貧舉頭天外看誰是我根人 孤峯深 文殊罔明休卜度瞿曇女子設針錐推倒鐵山歸去也縱橫十字更由誰 頌一 十九 石菴璐 誰在畫樓西相逢語笑低到家春色晚花落鵓鴣啼 笑菴悟 文殊遶三匝罔明輕彈指世尊努眼睛女子從定起 幻菴覺 鶻鵃午夜破雲飛寶印無私孰解提若道罔明能出定是人拔舌入阿鼻 御門分 古老相傳鬼叫坑看來人鬼不多爭早知鬼便是人作夜

半三更也可行 無準範 饒你眼下安眉趙哥口邊著耳驀然狹路相逢兩個是甚面嘴斷橋倫 出得出不得渠儂得自由神頭并鬼面敗闕當風流 無門開 是定出得不得閑挨初無多子文殊神通太過罔明輕輕彈指 橫川珙 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者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殊殊接得示衆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頌曰　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來病甚無醫處殺活還應作者知 佛印元 信手拈來草最靈一枝能殺亦能生曼殊室利開金口直至如今藥道行 正覺逸 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殺活難分辯又是重添眼裏花 保寧勇 藥病相治眼更瞽當機殺活拔吹毛叱盧海閒煙波靜誰把長竿釣巨鰲 心聞賁 歷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甘和苦澁味死活病須療好咲文殊老懞懂不覺蓋 雲溪恭 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文殊老殺活雖然在手中遍界不藏光景景 楚安方 善財採藥不知名度與文殊用得靈便把黃連當甘草等閑殺活幾多人 鐵山仁 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貶眼白玉無瑕却有瑕 石田薰 一莖草上定綱宗

殺活全歸掌握中未舉已前先薦得分明鷂
子過遮東梅堂關文殊問菴提遮女云生以
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如何
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
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
宜以為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
雜一 二十
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
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
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為死義頌曰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應時
超佛祖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鱍鱍
金剛寶劍倚天寒外道天魔皆膽慴圓悟勤
生以不生生為生指天指地四方行死以不
死死為死雙林樹下亦如此生不生死不死
四十九年無一字掣斷金鎖天麒麟突出金
毛師子子南堂興生無所生死無所死風動
塵飛波澄浪止和合離散隨處發現滿月彎
弓雙鵰一箭佛性泰問處分明荅處端當機
覿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
一團簡翁敬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
月在長者家一月在婬坊夏畢却歸世尊會
中解制迦葉欲白槌擯出纔舉此念見會中
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揵椎
迦葉既見世尊云汝擯那箇文殊頌曰

千峯月照楚江秋衲子初開布袋頭聞道淮
南米價賤便隨船子下楊州梧竹秀大象不
遊兔徑燕雀安知鴻鵠擬令宛若成風破的
渾如鑿鏃徧界是文殊徧界是迦葉相對各
儼然畢槌何處罰好一劄金色頭陀曾落節
圓悟勤刹刹塵塵見不難頭陀何苦被他瞞
雜一 廿一
當初若論收籤細莫把瞿曇做佛看心聞賁
天高雲靜月彎彎雨過秋空眼界寬百億文
殊真妙体分明只在一毫端正堂辯三處移
場定是非頑心全不改毫釐胡言漢語憑誰
會鐵額銅頭也皺眉密菴傑錦衣公子春遊
慣白首佳人慎恨多波富尚嫌千口少自貧
無奈一身何月庭忠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
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問曰承聞尊者親見
佛來是不者以手策起眉毛曰會麼王曰不
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是時亦預
其數頌曰　拈起眉毛示育王當時凡聖絕
商量從來對衆難收拾眼上依前兩簇長佛
甲九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狹路相逢難為回
避大王還識老僧無似雪眉毛長窣地佛慧
泉我佛親見賓頭盧眉長髮短雙眉麁阿育
王猶疑忺嗒摩呢嗟哩悉哩蘇嚧似宰身
靈山會上舊家風脫略從茲勢莫窮金斗峯
前重漏泄莫將附子當天雄正堂辯尊者親

曾見佛来雙眉策起笑顏間古今不隔絲毫
許天上人間孰可陪佛照光以手策起眉毛
千聖從来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今朝昨
日月林觀策起眉毛荅問端親曾見佛不
相謾至今應供四天下春在梅梢帶雪寒天
童办尊者當時親見佛眉毛策起有来端頂
門微膽金剛眼恩大難酬雨露恩拙禪頤
眉策起親覲曾見佛元来却不曾南岳天台
相撞著被人喚作挺齋僧巴菴深策起眉毛
示育王分明佛面露堂堂至今阿耨池中水
流落人間潤八荒天目礼君王一語出如綸
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煙浪靜碧天無
際水無垠無準範尊者策眉王不會十方刹
土古風清佛齋勝會親曾預不是尋常張飯
僧橫川珙舍利弗入城遥見月上女出城弗
心口思惟此姉見佛不知得忍不我試問之
纔近便問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
弗云我方入城汝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
雜一 廿三
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云諸佛
弟子當依大涅槃而住女云諸佛弟子既依
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利弗與麼去頌曰
淡籠烟深瑣霧鶖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擡入
涅槃城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
掃青黛畫蛾眉佛慧泉本来正体微根源出

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来大觧脫掌中至寶
權乾坤（圓悟勤）重城曉入肎輕烟鬧市相逢
豈偶然一句等閒相借問平田忽尒浪滔天
月上女實堪憐雲髻高梳何處去借婆相子
拜婆年（佛性泰）涅槃一路同来往寸步寧虧
逹本鄉鶖子黠兒輕借便由如啞子喫生薑
月上女太無良不塗紅粉自風光金瑣玄關
留不住百尺竿頭信脚行（佛燈珣）出入分明
報已知更言何處有狐疑但如鶖子恁麼去
莫管傍人說是非（文殊道）如舍利弗與麼去
千人萬人攔不住優遊自在涅槃城步步蓮
華隨足舉（且庵仁）相逢打皷弄琵琶須是還
他两會家曲罷不知何處去夕陽斜映暮天
霞（石菴玿）有礼有樂能放能收人平不語水
平不流溪地不收泰不管又騎驢子下揚州
（無際派）月上女曾與麼去我今亦依如是住
明明今古不曾藏一點靈光常獨露（月林觀）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嫁雞逐雞飛嫁狗
逐狗走（雪菴瑾）（經一）（廿三）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
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
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
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化身
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
像而荅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

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
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
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弗身還
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
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
復如是無在無不在頌曰　鶖子巳圓無漏
種換却身形揔不知通途一貫非他物午夜
胡僧步雪歸（正堂辯）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
外道受教為憍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
為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
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
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
崛急行追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
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弃
刃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髪披衣頌曰
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
佛當頭劄覆雨翻雲在剎那（疎山如）急行緩
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殃崛回頭知住
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
寧煩費力搖好是移花兼蝶至等閒買石得
雲饒（佛燈珣）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是汝若住
鼻孔相拄不動步而徧界遊師姑畢竟女兒
作（雲居悟）從人求覔枉奔波過在舉生口數
多殺却渾家仍自殺誰能奈得你儂何（野雲

南）殃崛摩羅既出家為沙門因持鉢入城至
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
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
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
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
從賢聖法来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
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頌曰（經一）（廿四）聖法從来不
殺生本無生殺亘精明是諸人我皆空相一
切寃親盡假名甘露纔霑除熱惱王蓮全子
兩敷榮（覺海元）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
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鼓山珪）華陰山前百丈井中有寒泉徹骨冷
誰家女子来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花山果）
不逃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尼無著總）
賢聖劫来未曾殺而今斷這一刀休果然萬
恒胷中落笑殺靈山老比丘（密菴傑）不因一
事不長一智不曾殺生了無忌諱傳言送語
當風流拈得口兮失却鼻（木菴永）賢聖中来
不生殺其家子母自團圓陰陽造化初無迹
春在花枝特地妍（天目礼）緣伏神旗攙曉風
雞人催唱鼓鼕鼕銅壺漏永何時歇如此相
催即老翁（南叟茂）非食不療飢非藥不療病
黃面老瞿曇識盡衆生性（窗崇琳）我瞿曇佛

具正偏知子母分解只在當時懶川瓚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
還大神力為父母說法頌曰　骨還父肉還
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
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
非言語　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
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拈一廿五任山
眾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
水流天地靜籬間黃菊正爭春自得暉折骨
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腳千
峯外萬古長空片月斜丹室胞骨還父肉還
母日西沉水東注良久露北磵簡雨散雲收
後崔嵬數十峯王維難敵手難落筆頭蹤無
準範七賢聖女姊妹同遊屍陀林一姊指屍
曰屍在此人在甚處諸姊妹諦觀皆悉悟道
乃感帝釋雨花讚曰我是帝釋見諸姊悟道
故來供養但諸姊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
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
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
應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
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遂同
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解此義唯有諸菩
薩乃解此義頌曰　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
檀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卻令諸姊皺雙

眉憍尸迦不知更獻天華三兩枝佛慧泉
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雨
散相見時髑髏眼睛放光彩龍牙才帝子遊
春不逐他相邀諸姊入屍陀死人堆裏出身
路撥動煙塵見也麼靈利漢不消多回頭踏
著自家底洞雲深處蹲烟蘿佛燈珣談玄談
妙實堪誇帝釋繞開便雨花臨機須索三般
物看看慈毅憍尸迦歷劫不曾違背面明明
借問卻周遮大洪智無陰陽地無根樹谷呼
不應當頭露羅列七珍森太虛動地雨花無
重數天帝釋七賢女明明指出真金處無生
無法本如如只個如今離言語因悟幽無陰
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攀七賢女太
嬌癡卻將紅粉畫蛾眉憍尸無此三般物那
得天花撩亂飛佛鑒懃無根樹子枝條累山
谷無聲句最親陰陽不到閑田地結子開花
朵朵新正堂辯觀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家
有三般寶富貴壓乾坤月菴果無根樹子一拈一廿六
株山翁不費誅鋤鋸碎千年梔核不須緣木
求魚素菴岳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賣貴賤
死屍無處活埋露出三頭兩面　不應山谷
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清曉一聲杜鵑勸人不
如歸去　無陰陽地有甚巴鼻無根樹子荒
得人死叶不響山谷摩醯亞三目作麼作麼

因禍致福惱得憍尸迦大哭卻成笑退菴奇
七珍八寶任君需三物從來的是無若向無
中拈得出不須見佛問何如天目禮昔城東
有一老姥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
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
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曰
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鬖鬖意氣多與佛同
生嫌見佛惡人無柰惡人何笑翁堪關眼也
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祥麟只有
一隻角掩室開城東聖姥坐蓮臺大地眾生
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佛一身難作二如來
壓堂悉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
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石室輝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升座以
尺揮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陛
下會麼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竟頌曰
不向雙林寄此身卻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
得誌公老也是棲棲去國人雪竇顯遠別雙
林事有因金陵明主慕仁人良哉高座登臨拈一廿七
次一擊大千經出塵正覺逸大士何曾會講
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
梁王努眼睛白雲端大士講經時揮案成註
腳一丸消眾病不假驢駝藥慈受深案上一
聲鳴嗕嗕已是重重添註腳梁王何事不回

頭誌公將錯還就錯佛鑑懃身文龍華三會
主起開鳳閣九重城梁王禁倒金剛佛更問
如何不講經私作道者兩口明明一無舌同
生同死為君決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
流出血東山空大士錯解註誌公錯註解臭
內積層門堪笑無人買無準範雙林大士太

無端又向梁朝露一班經旨未分玄路絕一
揮案上動龍顏萬覆單傳大士見梁武帝不
起群臣曰大士見上為甚不起士曰法地一
動一切不安頌曰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枝
水暗隨流雖然寸土居無動爭奈雙林半樹
秋杖子青傳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

梁武帝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
邪士以手指靸履帝云是俗邪士以手指衲
衣頌曰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
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端坐待龍華泐潭清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靴頂戴冠要使三
宗同一轍揑沙終是不成團笑翁堪涅對三

詔出烟霞直到金陵帝主家自古多能誰得
及道冠儒履釋袈裟寶葉源非儒非道亦非
禪杜撰修行或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
八百有餘年一衲成傳大士頌云夜夜抱佛
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形影相似欲
識佛去處秖者語聲是頌曰誰有算子調換

取假銀城良久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鷓天
衣懷要眠時便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
啜柔湿却嚬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
阿呵呵囉哩哩囉哩保寧勇傳大士頌云空
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
不流頌曰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

雜一　廿六

平不流心聞賁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大士橫
身不受一鑿木菴永狗走抖擻口撥愁摸搜
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斷橋倫傳大士
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水坦然平鼓
冰來羹茶頌曰　須彌納芥不容易芥納須
彌匹似閑長河攪著成酥酪輕輕擊透祖師

閑圓悟勤傳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頌曰　有中
有無中無細中細麁中麁　土面灰頭不染
塵花街柳巷樂天真金雞唱曉瓊樓夢玉樹
花開浩劫春足菴鑒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
問在此何為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曰汝

不是這個人　解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
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箇喚作甚麼或袋
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曰汝不是
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師
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憨睡或起行
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

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叉
手而立僧曰秖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肩
負而去頌曰彌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
金生麗水至寶消袋貴買賤賣若解商量不
勞三拜詮了義註大乘月裏螢光日下燈布
袋拖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野軒遵拈

雜一　廿九

起即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
祖意寧知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
知音歸去來兮一天明月佛燈泉因來抱囊
無語傍觀盡生疑慮未免開獻諸人足甚閑
家破具莫訝衣裳破碎入鄽且無忌諱橫身
要道等人那箇便知團績雲峯悅千般萬樣

有誰能會瞌睡老僧收拾消袋心無諸受觸
處三昧巷尾街頭貴買賤賣圓通秀都盧一
箇布袋裏面討甚奇怪因來且得枕頭攜去
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鬧多是自家買賣白
雲端咄這憨皮袋百醜無眼大終日在街頭
市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與錢還却債保

寧勇分身百億混塵埃氣兒憨憨勿可猜一
條拖犂隨處去千般撒下從拈來人間天上
相呈示市尾街頭睡覺回等得箇時還不是
至今猶是老黃梅佛國白天不能蓋地不能
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大打開般
般拈出隨人愛靈源清三千威儀都不修八

萬細行全不碩只因闍市裏等人被人喚作
破落戸兜率内院乂抛離繼歸忌却來時路
稽首弥勒世尊得與麽寛膓大肚 徑山杲 接
著一箇半箇覔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裏
許多弥勒世尊 雪堂遠 擀背覔錢成漏逗回
頭轉腦眛眞樻可怜闍市無人識空手肩擔

布袋歸 佛照光 長汀汀上風顛子喫杖回頭
等阿誰向道那人元不在汝須知有轉身時
天目禮 轉得頭來已是遲恰如曽未轉頭時
一錢买得無安處猶自區區誑阿誰 北磵簡
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懶佛
不肯作 環溪一 跛陀尊者因生法師論衆微
衆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者云只明得因中
色空未明得果上色空法師問如何是果上
色空者云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
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須曰
靈光消目蔟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
知緣不礙執情還被境消磨 雙泉瓊 色空
雜一
三十
色色空闇却撞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
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天衣懷 東西南北十萬
八千空生回措火裏生蓮 堂堂色裏無空
相皎皎空中絶色形直下色空無一二色號
元來不我名 雲隱本 維摩居士示病毗耶離
城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

其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
殊白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深達實相
善説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
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衆魔遊戲
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
詣彼問疾頌曰 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

臥病毘耶城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字
俱屏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
毛師子無處討 雪竇頌 佛病法病最難醫獨
有維摩也大奇文殊稽首讃居士失却金毛
師子兒 天衣懷 毗耶城裏維摩詰知伊畢竟
徹不徹金毛師子未到來一室屏除先漏泄
及乎四問不二門 誰出一團無孔鐵剛被文
殊下一挺千年萬載成凹凸 大洪遂 冷坐毘
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殺
徑山杲 千人萬人射一鴈箇箇手親并眼辨
刮地西風鴈影高可怜费盡弦中箭猿臂將
軍仰面看弓開秋月影團圓飛星一點天邊
雜一
共一
去 羽翼離披落眼前 廣鑒瑛 究憎會苦愛別
離苦鈍置瞿曇一場莽鹵 咄 正堂辯 示疾毘
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來無藥可醫只是
忌口爲上 淅翁琰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
爲下針錐事猶一喙長三尺問着依前似鼓
椎 無準範 一箇病維摩無風自起波富嫌千

口少貪恨一身多 湖隱濟 善財初詣娑羅林
中參文殊文殊指往南方勝樂國謁德雲比
丘次弟至弥勒樓閣所歸至普門城外思惟
竚立欲得奉覲文殊文殊伸手過百十由旬
與摩其頂即見微塵數知識即受行其教頌
曰 日出升空高下周崐崙源泒入川流春

山雲逗風無盡鴈去四南天地秋 五十三
人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鞋踏破成何
事 皆似歸家罷問程 鉄山卞 茫茫夢裏去遊
南五十三參發指端大士臂長衫袖短善財
脚瘦草鞋寛 大川濟 善財詣妙峰山參德雲
比丘四維尋覔七日方見在別峰上徐步經
行頂禮聞法入佛境界得憶念諸佛普見法
門證發心住頌曰妙高峯頂尋知識南北東
西望何極德雲過自別山來弥亘分身千百
億 延慶志 妙高峯頂草茸茸步步相隨不見
蹤若謂別山親覿面片帆已過海門東 別山
智 滄炯羃羃草茸茸七日徘徊不通一步
竿頭輕踏脚海門波卷白蘋風 棘田心 善財
詣那羅素國叅毗目瞿沙仙人無量仙人同
音讃已下床執手佛刹現前悟真淨智卷舒
自在得無勝幢法門證童眞住頌曰毗目仙
人下寶床摩頭執手看殊祥十方佛境同時
現萬像森羅忽頓彰無勝妙幢騰瑞色遮那

文殊顯靈光却還本座求端的轉覺平生見
處長佛印白坦然古路勿迋蹤霽月涼風動
十虛毗目善財當日事好如潙閻倒騎驢或
菴体善財詣佛會中叅普賢菩薩見乘白象
王處紅蓮座一心親近諮開法要智悲圓滿
行願功成即獲佛德願同果海得一切佛果
雍一
微塵數三昧法門頌曰百一由旬摩頂歸片曹江
心思見普賢師當堂現在紅蓮座落落分明
白象兒沙劫智悲方滿日微塵行願正圓時
佛功德海重宣說愁見波濤轉渺渺佛國白
打鼓弄琵琶還它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
觧煎茶雲散天邊月春来樹上華善財叅遍
處黑豆未生芽延慶忠善財歷百十城叅五
十三位善知識後到毘盧樓閣前曰是解空
無相無作之所住處云云見樓閣門閉善財暫
時斂念曰大慈大悲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
尋時弥勒領諸眷屬至善財前彈指一下樓
閣門開善財得入入已還閉見百千萬億樓
閣一一樓閣有一弥勒領諸眷屬并有一善
財面在前立弥勒彈指云善男子起法性
如是頌曰　妙意童真末後收善財到此羅
南遊豁然頓入毘盧藏悔向他山見比丘飛
無盡妙峰孤頂無知識百十成遊夜善財樓
閣若還彈指現分明有眼不曾開或菴體五

十三人一綫穿小兒雖小膽如天茫茫烟水
無重數覓得風光不用錢北礀簡問嚴分明
荅處端還同雙劒倚天寒一從樓閣門開後
潙面慚惶無處安淅翁琰知識曾叅五十三
精金百鍊罷鎚鉗回頭萬壑烟雲散午夜鐘
光浸碧潭山堂因南方經歷幾雲烟収得弥
雍一
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岸一時拋作大光
餓無準範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岳誦法華經
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来
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
儼然未散頌曰　世尊三昧安詳起師悟藥
王精進時靈鷲山中人未散不因南岳有誰
知楊無為溪山盡處夕陽斜溪上冬風雪滿
沙便是江南舊行路和烟隔水見梅花普月
燈舍盡家財與已財只將真法供如来當初
一路今何在觸目靈山翠作堆天目礼好將
真法供如来花在幽岩險處開一夜狂風吹
欲盡落英無數點莓苔嚴堂恩心迷念念法
華轉心悟時時轉法華誰知百萬靈山客盡
是天台眼裏沙此山應金陵誌公和尚
令人傳語南嶽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
一向目視雲霄作麼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
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頌曰　一口吞
盡三世佛牙如劍樹眼如鈴斷弦不必鸞膠

續只要知音側耳聽虛堂愚佛與衆生一口
吞纖毫不立道方存杖頭日月攙抛起鼓動
三千海岳昏石門林與目視烟霄臥白雲不
知山下有乾神徒何更有衆生度三世如来
一口吞本覺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惟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雞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大乘經偈

經題以字一則　楞嚴經十六則　圓覺經九則
法華經八則　維摩經四則　文殊般若經一則
金剛經十一則　華嚴經六則　楞伽經一則

經首題以字(舉二)　昔有僧問地藏琛和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藏曰看取下註脚又有問披雲霖師荅以頌曰　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泯和不是經　頌曰以八不成只目前經中未識註中看垂慈不為多知解切要叅玄達本源(汾陽昭)　以字不成八不是拈起經題皆擬議下頭註脚任君看却是入門先問諦(佛印元)　以字不是八不成龍門風浪若雷霆多少遊魚迷去路依前和雨落滄溟(佛慧泉)　我佛金言義海深開遮唯要悟真心首標妙在當頭劄寥使泥牛曉夜吟(雪居莊)　拈起題摸不着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然大藏潛通廣畧(地藏恩)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法身聽着無遮閑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萬人前呼不起(覺範洪)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十方諸佛同叅三世如來共執慶喜多聞罔措鷲子神通莫擬若非金色頭陀焉能密傳斯旨(天衣懷)　以字不是八字非滿琅函載絕毫瑩看經到此須開眼玉軸分明兩畔題(眾泯南)　經題滿目執知元點畫分明句義全佐圀欲知功力大着何元是漢朝賢(琅山孝)　以字不是八不成無言童子咲忻忻優曇華現人間世鼻孔通天喚不聞(同神李)　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恣愁那吒失却威(杲徑山)　龍宮海藏不曾收梵語唐言亦謾求剛被祖師輕漏泄當門齒缺乃因由(靈泉因)　鳥跡半露蒼苔科斗並遊春水若不信受奉行未免即從座起(石器明)　不向經題識本真紙堆討甚法王身未開梵夾承當去免作循行數墨人(覺卒相)　問你地藏知不知下頭註脚萬千千箕沙入海徒疲倦不若教他了目前(橫川珙)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頌曰　全象全(舉一)牛意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剎剎塵塵在半途(雪竇顯)　堂堂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拯直取狀元來(白雲端)　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卧綠楊陰(湛堂準)　雲收空闊天如水月載姮娥四海流慚愧牛頭嬾受安一心猶在鶴橋頭(佛心才)說離百非存執則言無一法尚荃罣昆耶默默曾緘口摩竭家寥鎮掩扉(佛鑑懃)　初學貴華日嬌羞掩齒牙及至容顏老䏚然無可遮却咲白雲他自散不知明月落誰家(崇覺空)　及至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門親見了元來只是小兒嬉(簡堂機)　見時不見非見見非見見不見裿非非織女機梭撩亂擲牧童鞭索恣胡揮幽鳥一聲驚宇宙碧潭溪畔綠楊垂(默堂定)　石潤非玉水麗非金大禹決而西浙卞和泣而陸沉美兮湫兮錯古鑿今(虛堂愚)　楞嚴經佛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頌曰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白雲端)　若能轉物即如來處處門開見善財花柳巷中呈舜戲九衢乘醉卧樓臺(真如喆)　如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乾坤大地直下同歸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佛心才)　若(舉二)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謼癡呆(三)(杲徑山)　兩色和煙匝四維眼皮未綻若為窺等閑覷破金剛際坦蕩無因役路岐(佛性泰)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處大都緇素要分明(此山肖)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及頌曰　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擲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江海滔滔豈盈縮佛印　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雪竇山春至自開花秋来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捏三寸舌果徑山　色空明暗本無因見見由来亦誤人見不及時猶未瞥邪知殃祟是家親瀏山卷　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来轉轆轆斷崖流水少知音六六不成三十六妙喜　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寬不知眼界寬多少白鳥去盡青天還絕岸　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搓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經水光中古木清光泣卷　隔墻見角便騎牛騎入紅塵閙市遊遊遍歸来欄裏卧三更半夜失踪由雪竇卷　楞嚴經七處徵心頌曰七處徵心心不遂情懂阿難不瞥地直饒徵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西余　七處徵心款便成推窮尋逐枝分明都緣家賊難防備撥亂乾坤見太平顏卍卷　吹糠著米翻成特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北磵　七處徵他天外天毛光直射阿難肩瞿曇式殺伶兒切逼得鮎魚上竹竿絕岸　楞嚴經八還辯見頌曰八還之教垂来久自古宗師各分剖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鰕跳不出斗西余　明暗

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跡攀夾截虛空戒呼岸一重水隔一重山顏卍卷　色空明暗各不相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北磵　還還還後更還還一箇閑人天地間昨夜大蟲遭虎咬皮毛落盡體元斑絕岸　楞嚴經阿難大衆獲本妙心頌曰東西南北捉虛空海角天涯信不通力盡神疲無處覓萬年松在祝融峯顏卍卷　適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是玉也大奇只恐不是玉北磵　楞嚴經觀世音菩薩成三十二應身獲十四無畏法頌曰良哉觀世音旋聞與聲脫犬吠驢鳴休未休世出世間治鏷鏷雪竇　三十二應不思議十四無畏如流水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起顏卍卷　趙隊選圓通無端立下風當時供死欵錯說在閑中北磵　楞嚴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頌曰一錢為本萬錢利富不足而貧有餘換骨奪胎些子藥輪他瀟閣倒騎驢顏卍卷　金盤不可動轆轆轆難住停待良久間圓明湛如露北磵　楞嚴經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曰日暖風和景更奇華華草草露全機荼蘼一陣香風起引得遊蜂到處飛貴心聞　千山鳥飛滅萬里人跡絕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常空叟　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

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啣将水際飛天目禮　楞嚴經六解一亡頌曰根塵縛脫本同源一處休復六用捐手把一條紅斷貫娘生鼻孔一時穿卍卷顏　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箒炯一縷閑清黃百鳥不來花自紅北磵簡二　結解非殊存亡無據誠問本来宗當初詎縛汝華二　楞嚴經阿難大衆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来徧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體佛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頌曰雙劍峯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卍卷顏　三純九鼠一敵之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北磵簡　楞嚴經佛言阿難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反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婬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頌曰七處精研一妄心更隨三業殺盜婬身心不是閑家具前箭猶輕後箭深卍卷顏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北磵簡　楞嚴經佛告阿難無令心魔自起深孽頌曰瞿曇徹底老婆心見明色發理難任入鄉隨俗那伽定佛魔到此盡平沉卍卷顏　挽弓須挽強用箭須用長射人先

射馬擒賊先擒王 北磵簡 楞嚴經佛言富樓
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 在禪
紘本 頌曰清淨本然徧法界山河大地即皆現
性覺必明認影明眼耳便隨聲色轉 卍菴顒
弥滿清淨中不容他山河大地爲象森羅 北
磵簡 楞嚴經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
爲子頌曰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
魚去骨 天童覺 楞嚴經跋陀婆羅入浴忽悟
水因頌曰了事衲僧消一箇長連床上展脚
卧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驀面唾 雪竇
師 超諸現量即悟水因體明無垢執云洗塵
得無所有了無相身成佛子住妙觸常存 大
淺智 洗塵觸體兩空寂妙證密圓超見思白
辟無瑕空受玷圓通會裏受塗糊 塗毒策 楞
嚴經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
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眞歸元
此十方空皆悉消殞頌曰一人發眞歸元十
雄二 六
方虛空消殞誰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胡餅
左無著 於瞌睡茫茫困思來喫椀濃茶眼便
開四海五湖王化裏更無一物是塵埃 卄翁
鈴 圓覺經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
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
諸衆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

十方不二隨順頌曰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
鐵牛入海藏千眼大悲尋不見倒騎佛殿入
僧堂 冶父川 圓覺經於不二境現諸淨土
與大菩薩摩訶薩十万人俱頌曰明鏡當臺
照不差短長好醜盡歸家山河大地渾如故
不妨隨處翫烟霞 冶父川 圓覺經非幻不
滅頌曰不屬內外與中間纔落思惟入魔境
大丈夫兒不自欺翻身坐斷毗盧頂 月林觀
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頌曰方便門指
頭月誵訛因底多數別冷光霜露登清途匝
地茫茫尋舊究指看盡處眼中肩到此何須
更饒舌 遁王 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頌
曰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蘸
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 雪堂行 早朝
心悶三盃酒午後頭昏一椀茶入夜脫衣伸
脚睡五更走起眼膧麻 戒菴休 圓覺經有
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爲涅槃相頌曰
黑山鬼窟至幽陰認得頑空盡力尋何似天
僧二 七
窓饒一撥頓令大地作黃金 圓覺經棄愛
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爲增上善果皆輪迴
故不成聖道須口偎偪牽絲舞柘枝百般俏
俊百般宜自從舞罷青絲斷塔笑渠儂撒手
歸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
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

辨眞寶頌曰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煖
塞北天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溪山到老
看 晦堂心 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
外看誰是我般人 鼓山珪 巍巍堂堂磊磊落
落闊處剩頭穩處肯脚脚下線斷我自由
端涅盡君休斲莫動着千年故紙中合藥 天
童覺 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
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徑山杲 和
烟釣月是生涯古策風高未足誇款乃一聲
天地闊祖師何處渡流沙 戒菴休 御絲喫毛
虱烏狗上佛殿大地雪漫漫澄江靜如練 開
柏木 生鐵鑄牛頭牽犁還拖耙智者笑忻忻
愚人驚怪老古往今來幾百年更向鬼門重
貼卦 密庵傑 庭前栽萬苣萬苣生火筋火筋
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纏礙破撒出白油
麻參 仰堂仁 昨夜深沙鑄鉢券阿那律陀來
合伴醉來相打見閻王閻王握筆不能判却
相勸彼此事同一家更莫前思後算因你恁
麼斷公事大喫醋 無庵全 張眾老踏破葫蘆
呂洞賓失却貲夠兩箇撒手相逢囊篋更無
一線何仙姑鐵笛橫吹解道長江靜如練 正
堂樹 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流今
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 不庵忍 春
眠不覺曉是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

多少（朴翁銛　無準範）春生夏長波飯蟲茶魚投濁水彩脊歐家三春不是讀書天九夏炎炎直放禪唯有秋冬較些子不如打睡過殘年（杜祠南）圓覺經以大圓覺為我伽藍須曰惡發不留縱橫自由閫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撓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四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倮倮放出溈山水牯牛（圓悟勤）圓覺經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等堅碩皆歸地濕潤膿血等皆歸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頌曰今者妄身當存何不應談水更尋波狂心誤認鑑中影豈異迷頭演若多（本覺一）法華經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頌曰變奴赤腳上皇州會盡奇珍跨白牛貪着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吟珠簾掛玉鉤分明忘却來時路百尺竿頭輥繡毬（圓極岑）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頌曰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先覺琮）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偈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頌曰呪咀毒藥形聲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失（崇勝珙）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毒

害火災衆難非一頌曰蝴蜂休戀舊時窠五百郎君不奈何愁火過來無走路痴心要上白牛車門前羊鹿推為喻室內唯嗤摠是訛從他臭烟相惱處出身不用動干戈（冶父川）法華經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頌曰岣嶁峯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咲喑嘖雲脂脊龍化蒿陂（圓極岑）大虛風鑾水淩根石邊尚有舊苔痕化工肯未隨寒暑又學清香為返魂（閑極雲）法華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頌曰雖然幽邃涉途程到者方知不夜城鼓角聲寒運漏永佛燈猶作向來明（圓極岑）法華經不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頌曰犬子便咲賊牛子便牽犁衲僧若悟麻來曾撲著皮（提）（收）舍世間相常住黃鸝啼綠樹真箇可憐生勤着便飛去（朴翁銛）法華經偈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頌曰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剎塵周無私應物隨滴下抹過僧祇大劫俯（保寧勇）種穀不生豆苗蒸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箇掐板底漢（鼓山珪）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

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宋抹人掉棒擬打天邊月（徑山杲）紅日杲杲切忌尋討拈得便用無非是寶鄭州梨青州棗大抵還他出處好（月林觀）太平時代不論兵路不賣糧戶不為一劫坐來成底事平生所贍一時傾（道場訢）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鐫尚宛然堪笑堪悲人不識却（孏）字畫不完全（環溪一）法華經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頌曰觀音門普門收綫著襴衫便不着昨夜猿啼斷嶺上今朝鶴唳古溪頭惡風飄墮迴光息慈火焚燒當處作瓔珞笑來都不用平生活計冷湫湫（冶父川）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頌曰平生踈逸無拘撿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楊州（保寧勇）而今穩卧深雲裏秦不管兮漢不收（祖印明）鵠白烏本玄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却須入地獄（鼓山珪）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問來打三毒何處得慈來（徑山杲）僧問洞山詮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頌曰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祖猶難望地獄天堂豈可拘（丹霞淳）清淨行

者不涅槃破戒比丘無地獄天台相接到西川摠是自家親眷屬 思堂一 夜来村畝歸徒到三四五摩挲青蓦苜莫嗔驚著汝 自得暉 嘉州石像陝府鐵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屈 無著竹 陪錢弄傀儡拚命打鍬鞭渾家無眼見掩面哭蒼天 丈菴竹 事神者喫神事佛者喫佛神佛俱不事渾家窮徹骨 肯堂充 漢既不管秦亦不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月林觀 把重比丘清淨行平等性中無損益水裏不用覓魚蹤天邊何處覩鳥跡 懶菴樞 國有定亂劒家無白澤圖神仙張果老踏碎藥葫蘆 朴翁銛 清淨行者清淨破戒比丘破戒各自安貼家邦切忌放賊過界 退菴奇 飲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寒山逢拾得撫掌咲哈哈 此山應 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為從来被眼遮三脚驢鑵跳鑊湯爐炭即吾家 高峯妙 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衆魔

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荅置鉢欲出頌曰無邊無際休斟酌潮去潮来本自平清濁淺深并苦淡一般滋味迥分明 保寧勇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鑊湯無冷處合眼跳黃河 鼓山珪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 徑山杲 白日街頭獨自行夜閒星裏獨自卧山高不礙白雲飛竹密不妨流水過 月堂 一邪見飯依外道師與師同墮後何疑惑君消鉢盛香飯午日亭亭腹正飢 張無盡 七七四十九六六三十六是非縱入耳渾家不和睦 肯堂充 獨弄單提單提獨弄劒刃上行穽然不動 月林觀 所生各不同所潤一雨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冰谷衍 青山白雲碧落離月畫虎成狸只得一橛 虛堂愚 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荅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又問維摩摩默然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頌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

法門休更問夜来明月上高峯 雪竇顯 虛空鳥跡謾追尋幽鳥投巢又報春若識東西無異路淨名一室不平沉 慈明圓 毗耶城裏競頭走謾謂南星真北斗還知蚌鷸兩相持須史盡落漁人手 大洪恩 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轉時放在暗窗前明日與君重計算 白雲端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在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訥堂思 毗耶城裏老維摩一默無言詭詐多三萬二千師子座一時撲倒看如何 無用全 言言言兮飄風洒雪默默默兮雷轟霹靂藕絲孔裏騎大鵬等閑換大本邊月 懶菴需 毗耶老子善藏機淵默雷聲徹四維今古競傳真不二豈知黃葉止兒啼 凡無著揔 有無語默謗徒勞居士何曾動一毫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別峯印 深入不二門巧盡文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熾然說拙蓋古清風寒徹骨 松源岳 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頌曰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發四相見面展陣開旗放出来一指動時客戲見 白雲端 僧問投子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曰這箇師僧恁麼後人業頌曰雖然無背面觸處頭頭現吞却太虛空吐出瑠璃殺 佛心才 者箇師僧誑人業貴油老翁諕向人啼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文殊道維摩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頌曰眼空四海恣縱橫鼻孔遼天信脚行挐得電光為火把却來日午打三更 或菴体 維摩經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頌曰或有怖畏或斷疑覺明一句絶針錐於斯切莫生欣厭覷面逆須眼似眉 木山方 說二

十三 金剛般若經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頌曰食訖跏趺坐石床斗間間氣燭天光幾多業識茫茫者衲被蒙頭在醉鄉 水菴一 一字未曾談般若讀天說地儘饒伊祇園乞食歸來後法會因由又是誰 北磵簡 衛城乞食沿門處祇苑收衣洗足時善現無端讚希有斯文安得是如斯 實葉淡 金剛般若經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頌曰希有希有佛妙理極泥洹云何降伏住降伏信為難二儀法中妙三乘教喻竟善哉今諦聽六賊免遮攔 傅大士 七手八脚神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閻浮跳躑幾千回頭頭不離空王殿 治父川 截斷從教來袞袞隨流未必去滔滔音山長顒欲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心聞賁 金剛般若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頌曰有相有求皆是妄無形無相墮偏枯堂堂密密何曾間一道寒光爍太虛 治父川 映林映日一般紅吹落吹開總是風可惜擷芳人不見一時分付與 蜂心聞賁 金剛般若經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頌曰一金成万器皆由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二 覺海元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寒時向火熱時乘涼健即經行困即打睡仰面看天開口取氣 保寧勇 金剛般若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頌曰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此經此經出處還相委便向雲中駕鐵船切忌錯會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客問來因只知洪浪巖巒閑不肯拋絲弄斧斤 投子青 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實相元 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頌曰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寒鴈唳長天 說二

十四 治父川 應無所住諳心空金屑依然著眼中蓋地虛空連地脫大千經卷一時通 孫雲權 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處處真直下頂門開正眼大千沙界現全身 鐵堂之 金剛般若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頌曰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 寶貢顒 水不洗水誰不知毗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算免被巡官掌上推 白雲端 四序炎涼去復還聖凡只在刹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前人罪業山 張無盡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此為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鳥跡虛空有無弥忒思之 法眼益 半夜窓明隣家有火絶老敵門李老打鎖王婆叫船趙婆過渡油盡燈滅一場懡㦬 佛鑑懃 緣功過膠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竈墮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 天童覺 金剛般若經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頌曰菩提無實亦無虛鞭箇男兒是丈夫舟次不歸金鴛鴦碧潭空浸玉蟾蜍 佛慧泉 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絶六親留得一雙清白眼笑他無限往來人 說二

十五 治父川 金剛般若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頌曰過去現在未來心撥土揚塵無處尋坐卧經行無不是承當直下莫沉吟過去心不可得收綺羅約秋江碧扁舟古岸恣閑眼明月蘆花深穩密現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昔謀臣猛將定

封疆說甚隋珠卞趙璧未來心不可得不可
得中只麼得石含玉兮地擎山推鑑乃知難
可測千古流芳誰共知清風匝地有何極（雪
竇宗）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然對兩眼不
須遺劒刻舟尋雲月風花常見面（冶父川）後
念起時前念滅起滅之念何嘗別喚取機關
木人問、徒頭弄盡元無說（佛鑑懃）三清道士
無仙骨八教闍黎野梵書黑漆崐崘舞花鼓
天親無著暗嗟吁（或菴體）去歲春風燕子多
試前先到甚時節今年春色歸將半簾幕蕭
蕭不見揭（寶葉源）金剛般若經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頌曰
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
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虛堂萊）盡却耳
根并眼底不知何處見如來數聲幽鳥啼寒
木一片閑雲鎖斷崖（野菴璇）金剛般若經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頌曰幻化空身即法身箇中無染亦
無塵拈起把筋如明了掃地燒香不倩人（無
受深）水中捉月驀尋頭刻舟求劒騎牛覓
牛空花陽燄夢幻浮漚一筆勾斷要休便休
巴歌杜酒村田樂不風流處也風流（冶父川）
作事存心貴要終是不通霑非逢絕處者
方妙梅到寒時香愈清（閑極雲）暑往寒來總

不知有無名相一時離正如黑漆屏風上醉
寫盧仝月餅詩（雪巖欽） 佛華嚴經世尊因
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
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却
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
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乘六牙
白象住於空中頌曰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
追空覓鴈蹤踢破草鞋跟子斷巍然獨坐大
雄峯（雖女）遙望星幾箇舌頭衆會幾箇眼睛
頭頭物物剎剎塵塵自從徧自可最苦是謾
人（北磵簡） 華嚴經世尊告普眼菩薩頗有人
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普云
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尚不可得何況普
賢菩薩秘密身境界秘密語境界秘密意境
界而入其中能入能見須臾晃晃在心日昭
耶居色塵莫將銀世界喚作假銀城（北磵簡）
華嚴經菩薩以菩提心為家以如理修行為
家法頌曰浪宕樓頭無籍在零丁利帝可憐
生惡又衆是此中入佛子作非他處成（北磵
簡） 華嚴經偈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
於一塵中一切塵亦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
能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衆生頌曰擬破一
微塵分明昧此經如何破經卷出此一微塵
（北磵簡） 華嚴經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頌
曰天蓋地載成團成塊周法界而無邊析隣
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
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天
童覺） 華嚴經法界觀法身流轉五道名曰
衆生故今衆生現時法身不現頌曰佛真法
身抵死謾生自沽村酒自把破瓶卻著衫來
作主人（北磵簡）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
無我頌曰破餅豈復作掛焦種不因生孽
芽如彼癡空櫱大子毛輪垂法翳花開（鼓山
珪） 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像耳聵兩箇病痛
一般咄哉漆桶不快（徑山杲） 般若心經是
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
除一切苦頌曰黯淡灘黯淡灘十度船來九
度翻唯有三山陳上舍擔一柄傘岸上行奈
我何（佛華範）是大神咒四大六根元不有是
大明咒三世十方無透漏是無上咒海印圓
光明已久是無等等咒七農工商各成就何
故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等閑勘破
悟桃花還甚法身藏北斗（或菴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難三

侍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祖師機緣

西天初祖（二則）　第九祖（一則）　第十祖（一則）
第十四祖（一則）　二十四祖（一則）　二十七祖（一則）
東土初祖（六則）　二祖（一則）　三祖（一則）
四祖（一則）　五祖（一則）　六祖（五則）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以青蓮目顧示大衆百萬聖賢悉皆罔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鮮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絕頌曰

仙子持來別是春還將分付與仙人可憐壞衲曾微笑有理傍觀不解伸（佛印元）

霜風刮地埽枯荄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illegible]）

盡試拈花微咲是不知將底辦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白雲端）

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不唯天上與人間（保寧勇）

教外全提猶別傳飲光閉目咲無言可怜十萬靈山衆不薦當頭一着玄（照覺總）

靈山早地紅蓮發白眉老翁咲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瞥（[illegible]）

世尊舉花迦葉微咲殃及兒孫上祖不了（楊無為）

飲光誰謂悟拈花微咲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國傳大事赤眉終不打貧家（祖印明）

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七衆盡埽降枝繁葉茂宗門盛自得兒孫滿大唐（草堂清）

世尊拈花迦葉微咲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長靈卓）

世尊迦葉不相知隔虎楔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張無盡）

舉花示衆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不得又隨流水落人間（南華昺）

聞琴作舞見華破顏一彩兩賽天上人間（[illegible]）

百萬人天普請看頭陀末上獨開顏堪咲衣穿瘦骨露一肩授手搭金襴（佛性泰）

飲光當日咲無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曲至今清韻出人天（[illegible]）

拈花已落微咲後咲出精神拈處先一片銀蟾無盡夜十分光影向人圍（佛心才）

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花時會中不得鷲峯老無限清香付與誰（正覺逸）

兜羅綿手舉花時風遍幽香幾箇知除却雞峯迦葉後誰人眼內有瞳兒（[illegible]）

百萬人天空舉揚拈花微咲太乖張幾多識茫茫者問著勞生沸似湯（龍門遠）

海水誅空家底流魚龍蹴蹡信沉浮可怜金色頭陀子直至如今咲未休（[illegible]）

一華拈起便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枝葉葉盡芬芳（[illegible]）

拈起一枝花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任山主）

靈山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咲展眉動便最初先漏泄兒孫扶取上玄機（楚雲方）

瞿曇拈起花枝迦葉微開咲面要知造物無私更聽黃鶯一囀（石窗明）

拈花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樁搖櫓者竹篙量水辨詵訛（[illegible]）

古塚露枯骨窮源逢斷橋一番新雨過翠色滿林梢（白楊順）

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默然雖是峯前坐猶把金襴誑後人（[illegible]）

末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觜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撈醜拙（湛堂準）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閉目黃河只一跳（[illegible]）

雲壑怪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illegible]）

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兒孫墮黑山（[illegible]）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對鐵錐渾無孔竅（佛照光）

釋尊拈起枝花分明何賊破家致令千古之下兒孫迷惑隨邪（[illegible]）

世尊不會拈花迦葉不會微笑大地揔是兒孫誰明向上一竅（[illegible]）

白日青天開眼放屎黃面瞿曇一場漏逗（木菴永）

拈起花來尾巴

已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白門圓)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剎竿著頌曰 影略門前倒剎竿箇中消息拴傳難玲瓏侍者能相委盤走明珠珠走盤(天童覺)金襴付外有何傳倒却門前舊剎竿不取一時爲上端 百千年後與人看(草堂清)金襴付外別何傳呼應雖勤意未圓迦葉更能施善巧剎竿倒却貴安然(覺海元)花葉聯芳信有期飲光抗召到於披而今莫問當時事路上行人口是碑(正覺元)金襴之外徒何傳弟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剎竿子免教依舊倚墻邊(山雲)

(無)象王行處絕狐蹤象子雄雄繼此風休說二千年後事纖塵沙劫又何窮(什字身)金襴傳外更瞞頂漏泄天機倒剎竿東震西乾扶不起至今殃禍及兒孫(懶覺徹)提起金襴款倒剎竿步步躡着綠水青山(是古佛)變喜門前倒剎竿金襴傳外有何傳天然外道無師證爭奈威音佛已前(很樂實)金襴傳外更何傳背角泥牛痛下鞭孝孔一聲魔膽裂翻身踏破碧潭煙(白牛月)難兄難弟問來端百衲金襴遞代傳弟應兄呼成底事免認剎竿頭指天(仲深四)心心相照始相知金色頭陀別是非五里牌從郭外看當人不肯怎它誰(道)

(場如)琉璃殿上付金襴棣萼聯芳得二難門外剎竿從放倒免教南北問風播(上方益)弟兄相應鶺鴒原相喚相呼豈等閑金襴之外傳何物向道門前倒剎竿(大休道)頭陀飲光多開處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兩相逢裂轉變晴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剎竿大(肆三)夫自有衝天志(志大深)草衣木食道人高(四)傳得金襴意氣豪此外已知無別法剎竿倒處累兒曹(咏山如)金襴傳外役何傳報道門前倒剎竿好笑踏青人爛醉滿川桃李自無言(石窗明)恒薩阿竭二千年密付親承盡浪傳直至如今成露布剎竿依舊倚門前(大洪恩)

風毛麟角一般奇弟應兄呼豈不知堪笑靈源春雨後落花流水自相宜(開先琛)多子塔前衣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騃珠迸出剎竿倒直得寒光徹四鄰(佛性泰)等閑饒舌話金襴便與當頭倒剎竿從此天倫轉無義冷光猶自逼人寒(雪巖欽)弟應兄呼畫不成誰人肯向裏頭行自從家破人亡後直至如今事轉生(月林觀)弟應兄呼有札有義帶咬大蟲蛇吞鱉鼻倒却門前剎竿著庵蘇嚕蘇嚕悉唎悉唎(退庵奇)翡翠羽毛麒麟頭角弟應兄呼振動海嶽路遠夜長休把火倒却門前剎竿著(高原泉)家家門口透長安不見纖毫眼

界寬無法無人誰付囑難兄難弟自相謾(雲巖瑩)倒却門前剎竿全提那涉玄端翻身不坐空王殿月照千峯夜色寒(足庵普)面面相看眼眼廝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擾倒却門前剎竿著風棲不在梧桐樹(無準範)寵弟常常在侍邊傳金襴外問何傳自家兄弟無多事只道門前倒剎竿(肆三)(明極俊)煮豆燃豆萁豆在(五)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雲栖)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八祖以偈答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

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頌曰 關却年光半百春可憐嬾富不嫌貧祖佛非道求何道父母不親誰更親七步豈勞蓮捧足無言須信鑑生壓禪門自古牢關鑰漏泄家風是此人(佛鑑泉)見處孤危立處高急如石火利如刀到家問路家何在掀倒蒸籠脫布袍(明空遠)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踢遍天涯得個冬瓜印子至今目瞪口呿(松源岳)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華發火中春(高原泉)父母非親親是誰樊眸烱烱帶雙眉含元殿上不相識正是岷峨相見時(石溪月)十祖脇尊者本名難生處胎

六十年神珠孕應誕生之日滿室光明出家得道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即與剃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頌曰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清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碎玉凝朝露殘陽送晚霞寒山逢拾得拊掌笑呵呵南堂興　二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纔一頓飽忘百日飢二十拄杖十分槌免教辜負兩莖眉　電捲星飛珠回玉轉打破面皮赤心片[illegible]十四祖龍樹大士見十五祖迦那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椀水致面前提婆見乃取一針投之祖由是大喜頌曰　龍猛盂中水提婆投上針人人爭得失箇箇話踈親不觀雲中鴈爲知沙塞深晨人移片礫礫下獲黃金琅耶覺　漏傳長樂未央靜月瀉甘泉太液秋夜半樂聲回步輦喚回三十六宮愁心聞賁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於前曰師得蘊空不祖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不祖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頌曰　尊者理非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釐水明奇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龍門遠　作家手段天然別不辭辭墮除妖孽万里歌謳賀太平夜夜清光輝靈月大潙智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礼也佛性泰　船子下楊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勵悲愁鼓山珪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擗雖酬劍刃鋒何似秦時轅轢鎖保山杲　君王寶劍不虛施尊者遭逢也大奇從此清風徧寰宇太平消息幾人知[illegible]　吹毛劍音乾坤黑麻墮山河掩日光翅起須彌頭倒卓方知兩兩不成雙[illegible]　事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挖花雨後亂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illegible]　口念木瓜醫脚氣紙畫鍾馗驅鬼祟一生君解和羅拋日日喫酒日日醉懶菴樞　佛法王法更無兩樣宜下一刀未為諦當月林觀　師子頭落罽賓辭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誰家甕裏無明月別峰印　遇者山中人便託山中話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孤峯深　覩面當挨掣電飛當機覩面誰能用一劍分身定死生君王萬古聲名重木菴永　劍下十分真難敵獨露身江流石不轉獨有蘊空名北礀簡　憂中委渡深溪水伎倆多般進不能驀地覺來伎倆盡床頭山月已三更石菴玿　蘊空誰見法中王觀體何曾礙劍光古廟藤蘿穿戶牖斷碑風雨碎文章雪菴瑾　夜闌天際墮金盆滕上焦桐調轉新易水悲風輕按指驚滕難續斷腸人虛堂愚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印土國王請師齋次王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師云貧道出息不涉世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万億卷非但一卷兩卷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大潙智云諸仁者還見二十七祖看經麼行時脚跟不着地坐時心識似風飄乃頌云　秋萬月色連雲白淡薄禪心滋味長歷歷分明今古意何須特地更商量　靈犀玩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摳口轉靈機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歸天童覺　入息未嘗居蘊界出息何曾涉万緣一聲漁笛離南浦依舊蘆華深處眠懶菴需　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即西土二十八祖初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

陛下識此人不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
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
盍國人去它亦不回頌曰　聖諦廓然何當
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
生荊棘盍國人追不再來千古万古空相憶
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顧視左右云這
雜三
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士賓頭八客
從方外來一人也佛識無心得可傳九年空
面壁冷坐寥寂不自安手携隻履歸西國山
少秀几聖縈經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
王疑下無誤畧剗彼胡人亂一場衆大通廓
然一鏃遠天不識重下錐剗梁帝不知何處
去千古万古無消息二覺山廓然絕聖借方
便不識天顏介對面對面不契渡長江北去
少林方春憩見心元一箭亭常落一鵰更加
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
去稻口雲州煉得遍紅打一鏃周遭無數火
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攛向門前賣與誰保
字勇廓然無聖不須微句後通機是眼睛莫
怪相逢不下馬奔緣各自有前程雲溪恭弟
一義廓兮零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
辨春分并夏至達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
青天外上才亞聖諦第一義門廓然無聖誰
葬堪笑江南二月裏鷓鴣啼在百花村太平

古開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衆度
者未呈伎倆暗中曲調少人知成杜木遠泛
鯨濤入大梁廓然無聖對君王可憐寸徑無
人鑑卻與相如依舊藏佛心才不解作客勞
煩主人面無慚色少嵩多嗔長靈卓始鳴阿
閣一聲鐘日暎蒼龍驤正濃再擊鳳凰臺上
雜三
鼓半夜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
九
歷賣平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
狼藉佛鑑懃長陣開旗便要贏誰知御駕不
親征把定辨旗收陣脚直向熊峯不出兵佛
燈珣當時卞璧親持獻未遇徒然更再三折
葦渡江江上水滔滔今古色如藍良老佑西
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
輕一拶果然提起活人刀雪堂行廓然無聖
露全身覿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并魏苑
一花五葉自然春天巖回胡僧對漢主廓然
無聖語復云不識梁神驢捉老鼠捉不著千
里清光渾失卻石溪明黃金鑿白玉推鑿開
混沌竅透出玄元撲上方益老胡元不渡長
江執謂曾將一葉航堪咲普通年遠事兒孫
多是錯商量介堂文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
天關天更高穩泛鐵船歸少室至今天下起
風濤雪巷塵强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
得華若使老蕭皮有血定應趕逐過流沙天

日札一言既出駟難追賴遇梁王放過伊楞
子江頭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朴翁銛五
葉芬敷自一花無人圖葬剪根芽不教着脚
金陵地植根蕭梁未作家北礀簡金烏飛上
玉闌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這些傳不得
落花流水太無端天童淨提起須彌第一槌
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悉悔迴
迴万里來叔頊玉簫吹徹鳳凰臺古殿深
沉曉未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綠陰空鎖舊苺
苔虛堂愚万浪千波一葦橫翩翩隻影可憐
生老蕭若會截流句楊子江頭放你行石溪
月一葦截流深心叵測梁土太平魏邦著賊
雪屋珂達到支那十万餘滄波無路一莖蘆
而今西越之燕者對朕還曾識也無佛巖祐
廓然無聖真實語對朕者誰心未息本光燦
爛照十方無量劫來到今日樵川從西來十
万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睡
穩九霄雲淨鶴飛高雪巖欽達磨大師西來
雜三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頌曰急水波心下直
十
鈎魚龍鮾蝍一時收祖師活計無多子惱亂
春風卒未休松源岳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
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於九年方得二祖傳
法　頌曰　先被梁王勘破卻向少林孤坐
謗言教外別傳爭奈不識這箇白雲端十万

迹窮得到梁，梁王言語不相當。少林不假東君力，五葉花開動地香（佛國白）精進翻成急箭莫守巖禪兀坐少林面壁九年已被梁王勘破（祖印明）六宗調伏向東來五葉芬披震旦開冷坐九年人不識手携隻履又空回（草堂清）泛船來梁自普通一趯擊碎有為功誇言面壁無言說爭奈當門齒露風（佛性泰）航海梯山歷底事游梁歷魏意何傳九年面壁無憑切則被時人喚作禪（太平古）九年熊耳空留隻履一花五葉春風四起（叟古佛）達磨西來未足誇少林祖目強生花得皮得髓徒分別妙性圓明本不差（珠山如）少室山前風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人切須莫入洪波裏（法山北）金鰲一掣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為鉤（徑山杲）祖師面壁九年餘此是西來末上機直至如今天下客強將言句為施為（南山省堂上）千鄉万里尋知已一語臨機不

頌三

十一

契梁面壁九年居少室覓心千古累神光（天童覺）一片虛疑地丹青畫不成聖賢難啟口佛祖强安名（正堂明）祖師遠遠來東土面壁少林坐九年二祖傳心親得髓算來早是已輸先（高庵悟）喪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教人彌天罪過（木菴永）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

年空面壁錯把安心靈一機至今滿地花狼藉（啟山北）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慚惶九年面壁成何事賺卻平人入鑊湯（湖隱濟）九年面壁轉身無策冷地有人奮一臂力（月坡明）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法付衣　神光三拜退後立瀑布嵓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退圓通卻使老盧雙淚泣（天衣懷）少林真嗣擇全才諸子紛紛點額回衣法莫言容易得曾憑三拜作良媒（正覺逸）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越霸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毗盧不可當（保寧勇）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冰壺印碧天無孔笛中藏六律一聲驚起釣魚船（成枯木）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未端的皮毛脫盡執親蹤難言得髓能情息（圓通秀）當門齒缺真堪笑面壁無言半九年皮髓此時分俵了依前懡㦬返西天（地藏恩）誰透少林關三拜仍依位立靈要心安忘形甘斷臂（祖印明）

缺齒胡僧到大唐卻將皮髓強分張九年懡㦬空歸去添得華人笑幾場（佛國白）弟昆各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一語鼻孔纍垂蓋口唇（雪竇宗）一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檜栢風（龍門遠）社舞村歌笑殺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盃酒

頌三

十二

醉歸家去留得猪頭礙塞人（王堂琳）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懶庵樞）担目生花立問端得它皮髓被它瞞逗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簡庵清）死款郤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髓論高下爭見花開五葉紅（高峯妙）

達磨大師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曾移易一絲毫許頌曰　東西縱目乾坤闊玉露澄秋氣宇高山是山兮水是水何曾移易一絲毫（寓廬草）

達磨大師既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祖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啟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頌曰

熊耳宗師葬洛陽龍城天子泣千行迴携隻履葱山上驚殺梁王與魏王（灶竹道者）師眼

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
疊師心兮截手携隻履逐流沙熊耳石塔今
猶在瑯琊覺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
人耳空自肩擔跣足行何曾踏著自家底五
祖演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
年皮髓分張盡隻履空棺更誑人東山空閭
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
光輝虎丘隆梯山航海自西來誰謂梁王眼
未開一句等閑輕勘破九年端坐冷如灰来
時打落當門齒去後空留左竹軒脚鞋到底往
還無箇事依前隻履又空回聞菴嗣航海東
來騃兒落節為法求人自作深孽頼遇梁王
是作家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乎隻履復西歸
葱嶺無端重漏泄分明弄巧反成拙足菴普松
颺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藏兒孫總著脚徧地
是刀鎗妙峯善九年冷坐已敗闕隻履西歸
更脫空後代兒孫空妄想鶺鴒啼不為春風
雪巷理死也不伏埋殯偷携隻履西歸不被
宋雲捉敗官司何處尋屍孤峯深　禾山方
曰此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
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
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
諸人要見麼乃頌曰　濁中清清中濁勿謂
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

呼喚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
師初至少林參承達磨立雪斷臂悲泣求法
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宗初求道為法忘形
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
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
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覔心了
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祖於此悟入頌曰
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顯
安心地法覔心無得始無疑汾陽昭
斷臂難於立雪難覔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
頃蘆花境一二漁翁把釣竿正覺逸　終始
覔心無可得寒參不見少林人滿庭積雪重
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白雲端　覔心不可
得處處逢知識無用一雙眉同眾起百億雪
巷杜從門入者非家寶休𢥞西来老古錐地藏恩
思量何用覔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
深曾立處不知誰是雪中人佛國白　少林
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
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梅無為　覔心不得
已安心看郎嬉坊鬧少林拳奈子孫燃直截
諸方五味苦參尋張無盡　斷臂覔心心不
得覔心無得始安心心安後夜雪庭際滿目
瓊花無處尋草堂清　覔心不有三拜聊施

靈焰益熾肯肯自知四顧法印全彰慶江月
松風盡入徽佛心才　父財子用父用子財
覔心無處心眼自開長靈卓　若有絲毫付
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逢處八
兩元来是半斤徽門道　三拜叨勤雪到
腰覔心無處強相饒神光本地思量著始覺
春來雪自消佛燈珣　二祖當年立少
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叉手當胸無一事不求
不覔不安心鼓山珪　覔心無處更何
安嚙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
不受老胡謾徑山杲　不待七處徵當
下便不見猢孫水上打轂轆新羅王子放一
箭高着眼分明穿破波斯面石菴明　立雪齊
腰寶刀斷臂不動神情十方遊戲白楊順　二
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覔得
心無有未免全身被陸沉雌菴求　屈節從長
也大拚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熊峯下
一吸黃河徹底乾或菴體　達磨九年面壁坐
深雪之中得一箇得一箇森羅萬象平分破
尼無著總　拈刀截臂露全真忘却求安心底
人看是當時知痛痒老胡何處着渾身無際派
長安深夜雪滂滂欲覔心安轉不安縱使言
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息菴觀　平地無
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覔得安心

法還我娘生一臂來(隱山璨)自有覓不得無
端面發紅翻身奐一瓣兩手摸虛空(雪巷堆)
深雪堆中斷一肢老胡抑下十分厥當時便
好撒翻去未到教他死馬醫(石室輝)二祖當
年不丈夫分皮分髓被塗糊可憐要乞安心
法直至而今一臂無(毒巷常)覓心無處覓當
下便心安早知氷是水兩臂定完全(石田薰)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不言名氏為居
士謁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
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
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
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
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
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
也宜名僧璨執侍二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
眼藏說偈寄囑護持無令斷絕後居舒州潛
皖山谷散司空山頌曰　潛溪水急天柱峯
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從來生計平如掌後
世兒孫弄海潮(楊無為)罪已無根性已空正
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派清流
入海中(佛國白)說罪師前請懺除罪忘心滅
兩如如誰知璨是僧中寶來往司空山下居
(草堂清)半醒半醉卧街衢忽悟通身業本無
三昧若徒人處得効顰何異更塗糊(成枯木)
無孔笛子氈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徧時人不
識黃番綽笑道儂家登寶殿(五祖演)風恙纏
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長摩霄翼(叟古佛)
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劈
面來罪花業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功瘥
(錄三)　十六
病不假驪駒藥(佛鑒懃)渾身燥痒倩人搔入
骨搔來身已勞一下披伊搔著了平生痒處
一時消(水巷一)二祖安心三祖懺罪逐惡隨
邪成群作隊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退菴奇)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
稜俱蹋地儘教後代亂針錐(無門開)平生罪
性覓無踪直得乾坤大地空天地依然高突
兀潛溪一派自朝宗(爽絕沖)風恙纏身世莫
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
賊歸空屋時(大歇謙)罪過彌天乞懺除看時
似有覓渾無直饒言下滅胡族尋地尋思不
丈夫(石岦卿)　四祖道信大師初為沙彌
年始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
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
脫乎師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乃付衣法住
蘄州破頭山學侶雲臻攝心不寐脇不至席
一日告眾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
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
會不眾默然弘忍曰莫是和尚它後橫出一
枝佛法不師曰善唐太宗嚮師道三詔不赴
執賜紫服頌曰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
仰之雙峯巍巍懶融不得西天鉢直付黃梅
路上兒(楊無為)島外逢師解縛歸雙峯山下
獨幽奇卻將衣鉢為人事乞與黃梅箇小兒
(佛國白)(錄三)道出乾坤動至尊飛雲三詔不離雲　十七
求人的嗣周家子遥望牛頭紫氣分(草堂清)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
彌莫饒舌百年逆旅要同塵(覺範洪)無縛無
釋脇不至席分開一貫兩箇五百(佛昊古)牛頭
未生梅子熟也既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
到懶開胼白蓮峯頂光相射(雲岩田)堅辭鳳
闕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錐坐斷雙峯無寸
草愛松留得礙人枝(無門開)撒翻解脫脫巢
窠從此纔天布網羅落膺小兒猶自可一枝
橫出轉饒詠(爽絕沖)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
脫未必右軍鵝便是支郎鶴(石田薰)破頭峯
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
處不應分付小孩兒(少室睦)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
祖告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
吾尚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
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為童子四祖一日往

黃梅縣逢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
曰姓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
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俾
侍者往令出家後付衣法居黃梅東山頌曰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
藕花開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楊無咎 二
日出而作栽松為樂昔栽幾何今滿嵓壑白
頭人去小兒歸笑殺林稍千歲鶴 在重權
万世莫評双峯客付豈歷傳前身已老難傳
鉢託陰重來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
報母願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偏只為舂中擇
得能 白雲端 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来換
箇顏人却少年松已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佛
照日 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新陳隣
家莫問去来事吾是昔人非昔人 祖印明 無
父無兄絶是非江心誰辦逆流時西山得法
東山隱此事只教能者知 草堂清 濁港滔滔
岐路絶翻身釘出空中橛白蓮花向半天開

雜三十八

從此天機渾漏泄假 古 黃梅果熟白藕花開
問誰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松老
西山我再来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湛
無埃 天童覺 老大不堪用約去了還来伸脚
縮卿嵩貪程速快哉有娘生面無爺姓逃得
曇華玉業開 佛燈珣 香火綿綿五百年孤猿

野鶴老松嶺人傳妙道回南嶺我礼浮屠向
半天前後真身無覓處古今靈迹尚依然若
人問我東山事峯頂池中有白蓮 白楊順 東
山法門衆盈七百真能者師為世作則濁港
滔滔清有餘黃梅路上人南北 安岡日 一去
一来一老一少兩鏡對懸光影俱服直饒用
盡神通未明向上一竅 几無著 約去栽松
簡老人還来傳法喜臺真有娘生面無爺姓
劫外靈苗不犯春 水菴一 元是黃梅舊日僧
事師年老氣彌增斷身飄下栽松鑁轉步来
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衣盂付與嶺南
能佳聲籍籍能長久雨過淮山碧萬層 淵湖昆
滿頭白髮老嵓隈萬本青松懶更栽皮袋累
他周氏女難尋蹤跡去還来 天目禮 好箇栽
松道者臨老無端打野不識從本爺娘負累
周家小姐濁港漫他不教養大便成姦猾誑
弄黃梅七百僧成群逐隊爭衣鉢 朴翁銛 青
松未種鼻遼天種了青松失半邊拈犀周家

雜三十九

猶自可再来下直半文錢 笑翁堪 栽徧滿山
松暗地翻身轉難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 石
田薰 幾年活計鑁頭邊萬本青松環翠炬萋
破曹溪天地闊再来不直半分錢 少室睦 栽
松幸自可憐生到要隨人入火坑換得皮囊
急回首依前鼻孔不多爭 石室輝

六祖慧能大師本姓盧家貧鬻薪養母因往
五祖求法祖曰汝自何来曰嶺南祖曰欲須
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
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
乃訶曰著槽廠去遂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
勞於杵臼之間因五祖示衆索偈欲付衣法
堂中上座神秀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
曰菩提本無樹心鏡亦非臺本来無一物何
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
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過大庾嶺南歸曹溪
開東山法門頌曰　今古曹溪一派寒師来
因為起波瀾攜笑庾嶺人空逐負石黃梅衆
識難 佛慈本 石墜腰間舂碓響老盧便重不
便輕黃梅衣鉢雖傳得猶去曹溪放十程 楊
無為 七百高僧夢裏時三更月下獨南歸責
莽舂米儂家事底事親傳六代衣 佛國白 一
偈投機一衆降嘲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
来時路半夜傳衣過九江 祖印明 六祖當年
不丈夫倩人書辭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
却受他家一鉢盂 死心新 七百僧中選一人
本来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去鐵樹花
開二月春 牟宗清 蹯紫賣火村裏漢舌本瀾
翻不奈何自道来符元没口卻能平地起風

波（徑山杲）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〻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illegible]塔）饒問書偈言無物，腰石當知力有餘，莫道懶翁無伎倆，糠中舂出走盤珠（水菴一）菩提無樹號非臺，與口分明鬼擘開，幸是賣獃無事猻，剛然惹得一身災（無門開）颺下採樵斧，直入碓坊舂，一脚踏到底，黃梅信息通（佛照光）應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發沉，從此別開窮世界，新州柴把貴如金（昧菴先）四句伽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荆棘，直至如今在半途（妙峯善）箇樣村夫舉世無，擔薪終日奔窮途，黃梅有路何曾到，誰謂衣盂親付渠（少室睦）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悽凄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落，賊身已露更和贓（辛庵儔）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精麁，知他踏着踏不着，和米和糠到鉢盂（西巖惠）癡意貪他破鉢盂，閑言長語倩人書，只知半夜潛身去，祖意還曾夢見無（石室輝）師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壞却少林窮活計，擔擊搖月過滄洲（虎巖伏）六祖受法辭五祖，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届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荅，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共由，祖遂實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聽，祖師直是好知音（屹瑞化）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法昌遇）不是風兮不是幡，斯言形已播人間，要會老盧端的意，天台南岳萬重山（天衣懷）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柰當門荆棘生（保寧勇）不是風兮不是幡，於斯明得悟心難，胡言漢語休尋覓，刹竿頭上等閑看（秀圓通）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分舉，眷屬都來止一身，行盡天涯無伴侶（王祖宗）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古半圓）不是風兮不是幡，清宵何事撼琅玕，明時不用論公道，自有閑人正眼看（圓通僊）不是風幡不是心，迢迢一路絕追尋，白雲本自無蹤跡，飛落斷崖深更深（澣牛）昔時盧老泄天機，直指風幡說向伊，是風是旛便是你，左之右之下曾離（以京）風幡非動乞見得，夢金銀珎寶快活受用（足）（古佛）滄溟直下取蹤作覷面相呈見也無到此不開真正眼，膏肓之病亦難蘇（道場心）不是風旛是汝心，人傳此語徧叢林，若還踏著鄉關路，免礙無妨喚作金（祖印明）不是風兮不是旛，寥寥千古鏡頭看，徹見始知無處所，祖庭誰共夜堂寒（通照逢）指出風旛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月，照破儂家舊翠微（佛心才）不是風旛不是心，幾人求劒刻舟尋，分明寄語諸禪侶，自古真鍮不博金（佛幽然）不是風兮不是旛，認為心者亦顢頇，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珠山常）相爭但見風旛動，不肯回頭識動心，從此老盧露消息，松風江月盡知音（夢菴信）夢遊華頂過丹丘，躡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崖壁，不知身在碧江頭（長靈卓）不是風旛不是心，曹溪深也未為深，那吒忿怒掀騰去，析徧徹塵不可尋（黃龍震）不是風兮不是旛，幾人北斗面南看，祖師直下無窠臼，眼綻皮穿較不難（佛燈珣）不是風兮不是旛，一重山後一重山，青春雨過無餘事，獨倚危樓望刹竿（佛性泰）不是風旛不是心，從來只為少知音，舉頭萬里長空外，唯見白雲流水深（楚安方）不是風兮不是旛，多口闍黎莫可詮，若將巧語求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覺休中）非風旛動唯心動，龍生龍兮鳳生鳳，老盧直下示全機，底事今人見如夢（明石弟）不是風旛是心動，似

倩麻姑痒處搔天外孫鸎誰淂隨何人解合續絃膠崇覺空不是風幡不是心祖師正眼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縱識淂如今海岳沉雪竇宗風幡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朦瞳若將知見巧商量大似夢中加說夢大溈智非風幡動唯心動猶涉廉纖强指陳大地未曾添寸土不知誰是點頭人開福寧直指單傳自祖宗非風幡動出盧公玄徒若具金剛眼剎剎塵塵總是空南堂興是風是幡君莫疑百草叢中信步歸王道太平無忌諱截蝶流鶯遶樹飛自得暉二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强錐針巖房雨過昏烟静卧聽凉風生竹林浪静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寬漁人競把絲綸擲不見冰輪蘸水寒常菴崇不是風幡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溫酒到如今竹堂遠風動幡動心動死蛇要人活弄斯風木馬當途無角鐵牛入洞白楊順非風幡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這新徐三廿三州賣柴漢得便宜是落便宜佛照光不是風幡不是心休將此語播叢林從來一泒天河水透石穿崖古到今笑翁堪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應菴華不是風幡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白如銀雪堂行不是風兮不是幡碧天雲静

月團團幾多乞巧癡男女猶向床頭覓裏看水菴二不是幡兮不是風軒轅寶鑑出懷中森羅萬象難逃影戀窟狐狸失却蹤　張鶱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笑不知天地者至今到道有乾坤肯堂充非風幡動唯心動踏雪貧兒徹骨寒在聖在凡誰改變卿蟾嚌碎鐵圍山無門分不是風兮不是幡入泥入水與人看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下相干月林觀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浮菴淨不是風兮不是幡分明裂破萬重關誰知用盡腕頭力惹得閒名落世間松源岳不是風兮不是幡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北都歸了時復挑燈把劍看天目禮不是風幡也可疑却言心動甚言詞天生不受形容者舉世何人見得伊朴翁銛長安一片月萬户擣衣聲西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孤峯深風幡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墮無門開地神歸地天神歸天怨憋奉送寶馬金鞍癡絕冲育王崇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祖師出氣出来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巴陵出氣出来與雪竇相見師乃頌曰　非風

非幡無處着是風是幡無着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今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者得僧曰和尚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得祖曰我不會佛法頌曰　信手拈来見自珠箇拯三二五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旨半夜曾將付老盧大洪恩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圓悟勤我不會佛法不得黃梅旨本體自圓成畢竟只者是道巳契平生脚巳踏實地無一法當情靈山親授記佛鑑懃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地無金二兩俗人酤酒三升雪菴瑾芭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縣徑山六祖示衆曰吾有一物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還有人識得麼時有沙弥神會出曰某甲識得祖曰你喚作什麼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便打曰我喚作一物尚自不中更喚作本源佛性　頌曰呼為一物早不中那堪指作本源佛應現縱横總不虧動用施為权不得活潑潑黑焠焠借問諸人知不知直待當来見弥勒海印信畫師

五彩畫虛空落筆須知失本蹤更有虞朝吳道子平生紙上枉施功（崇覺深）一時在眼空花亂墜神會沙弥失鏃遺蹤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珊瑚碎（圓悟勤）

六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頌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法雲本）水長船高鳥飛兔走若非林間師子兒三歲便能大哮吼（海印信）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蹤要明葉落歸根旨末後方能達此宗本覺一　祖師底物侍客只是家常茶飯如今後代兒孫須要珍羞異饌（圓悟勤）葉落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真賞好知音（龍門遠）二　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只隨流水遠空留槖槖野雲屯　落葉歸根鐵牛當路來時無口索鹽得醋金槌不動落零機列聖叢中第六祖（雪堂行）霽開空自闊葉落即歸根回首烟波裏漁歌過遠村（佛燈珣）　身在天南天盡頭未行先已到新州來時無口去無伴那更蕭蕭黃葉秋（[illegible]堂）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雜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雜四

傳燈古杭圓教萬寶公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東土初祖旁出　波羅提尊者（一則）
四祖旁出　牛頭融（一則）　鶴林素（一則）　國一（三則）　鳥窠（二則）
五祖旁出　蒙山明（一則）　破竈墮（二則）
六祖旁出　智隍（一則）　忠國師（十一則）　永嘉覺（一則）
六祖下一世　南岳讓（四則）　清源思（六則）
六祖下二世　馬祖一（九則）　石頭遷（三則）
終南政（一則）

波羅提尊者（西天諸祖）因異見王問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者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頌曰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君通一線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illegible]堂）大道無更變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illegible]）在胎為身隨緣托質示天真分明見得當時畢晝夜舒光轉法輪（[illegible]）處世名人我今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埋藏無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虛根一物無始知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何昏瞶消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齊開衆妙門　在鼻辨香旃檀林裏觀開得徹地薰天只自知相逢覿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一點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捏聚總由伊笑他龐老當年道運水搬柴未是奇　在足運奔草鞋踏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不歸歸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即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祖見虎狼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請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師領悟祖曰吾受三祖璨教法門

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後有五人紹汝玄化百鳥不復銜花猊懶融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為什百鳥銜花獻泉曰為渠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又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頌曰古人抱志坐牛頭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尖心靜真正無私是趙州汾陽昭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人雪竇顯　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銜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喧寂同為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菴中老百鳥銜花柄有根明招二印　一桶蘭然修翠陰畫為松户冷沈沈懶融得到平常地百鳥銜花無處尋　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原無作放下許多閑苦辛天童覺　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棹漁蓑寂寞歸張無盡　寂寥風月卧烟霞百鳥從玆不獻花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夢菴甘　六葉牛頭對別裁五天熊耳継雲雷須知四祖乘機接百鳥銜花去不來恕井道者　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為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峯休更問此時難著一絲毫別峯印　雨前不見華開葉雨後渾無蕚底蝴蝶紛紛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孤峯承　着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銜花鳥不飛琅山仁　學者疑心尚未休飽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鑄末世知音有趙州松州洪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嗣牛頭威　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師云真道是僧佛來也不著僧云為甚麼不著師云無棲泊處　頌曰十月清霜重肽風徹骨寒若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松源岳　道箇佛來也不着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勘破了鶴唳空山竹滿林白默本?

杭州徑山國一道欽禪師嗣鶴林素　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畫卻封回　忠國師聞得乃曰欽師猶被馬師惑　頌曰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露客機關無端卻被南陽老平地坑人似等閑佛印元　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誰知解使雲通信我不然芳石點頭照覺總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事南陽老倒令人擾擾匆匆佛鑑懃?　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松山泰　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禮敬一日師在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頌曰法地尖然不動彩振身而立亦相宜匆於起坐經行外別討大唐天子師瞎堂遠?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蓋雪岩息?　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憶黃葉吹風人未歸鐵山?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嗣國一　初詣長安西明寺學華嚴唐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乃謁之得法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以為名有侍者會通乃唐德宗六宮使棄官從師落髮狀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師曰往甚麼通曰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他遊乃居左右後閑法為的嗣或號布毛侍者　頌曰侍者初心學勝緣辭師擬欲去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汾陽昭　鳥窠拈起布毛吹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切悟來由在半途歸石門易　無風匝匝起波痕碧髻羅紋正眼觀恰值黃河三凍鎖那邊逗寓見龍蟠雲居祐?　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劒合國人帶刀真淨文?　顧視鬚眉落二三那堪重把布毛拈承當直下便休去眼裏懸

筋舉世嫌成枯木老倒志機是烏窠西湖湖上控烟蘿布毛吹起無多子識眼網睛不柰何寶峯祖烏窠拈起布毛吹鷲嶺柢圍頓息疑須信化工多少力拈搓生出向東枝佛無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意嶺頭遙指白雲飛真覺添直下無私辯四是烏窠布毛吹起純說訛會通忽旋頂門眼照破山河佛與魔旻古佛眼中難著透金壓五悟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撮來如粟米一毛頭上現全身佛鑑勤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宗師為舉揚山花滿地都狼藉一陣風來一陣香龍門遠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徧地獨露針錐黃安方白鳳烟霞控烏窠驪龍珠耀祖山河當初拾起布毛意體用毘盧些子多虬芥蓮者游騎絲絲驟曉風將軍施令在城東拈來金鐵些兒妙射破花心一點紅雪妄叟兩指介開權操起一毛頭上為吹開這回不在身邊立休說清風遍九垓心聞賁用處天然別更不落思惟山河幷大地全露法王機月林觀烏窠拈起布毛吹萬仞孤峯對落暉未舉已前先瞥地早知不是丈夫兒秀岩晦烏窠佛法無多子只在纖毫一布毛一氣吹來何處去至今天下有誵訛懶菴需八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

三千里枯討枝頭一老僧北山隆佛法有些少言中沒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無準範烏窠因白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頌曰惡無相兒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動鋒鋩輕剔破菩提煩惱等空平無量壽袁州蒙山道明禪師嗣五祖因趁盧行者至大庾嶺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耶願行者開示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不曰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曰辯四六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頌曰正當恁麼時恁麼劫不曾迷步步趁三暑歸家鎮絕疑龍門遠堂堂妙相絕錙銖善惡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界淨海心無浪月輪孤佛性泰平欺佛祖氣如王直趁盧能到嶺傍不得衣盂遣惡水分明雪上更加霜笑

翁堪不思善不思惡千手大悲難摸索難摸索處盡掀翻方知普化搖鈴鐸叔六名解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本來面目無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無門開夜深傳付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趕人休趕上果然落節一番歸雪溪戒嵩岳破竈墮和尚嗣嵩岳安國師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不轍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僧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辯四七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頌曰古廟神竈禪師法要拄子敲來業身動跳楊無為竈破土落不在圖度呼茶喚飯量水煎藥黃泉珠揭搖威嚴不在靈殘盃冷炙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龍門遠二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

無奇妙低頭侍奉歎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
性命　倚寵爲靈自不靈靈蹤斷處一堆壓
野老不来敲祭鼓打正因邪別是春佛燈珣
聖不聖兮靈不靈塼瓦爲堆土合成枕頭擊
着無消息多年妖怪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
着爲他閑事長無明大溈智摩天鷂鳥九頭
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自竹邊流出冷風從
花裏過來香南岩勝破竈墮因僧問如何是
大脩行底人師曰擔枷帶鎖如何是大作業
底人師曰脩禪入定　頌曰帶鎖擔枷招罪
犯安禪入定墮深坑兩頭踢脫無依倚一箇
閑人天地間別山智河北智隍禪師嗣六祖
始參五祖循乎漸行後結菴長坐二十餘載
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激心勤求
法要徃參六祖祖愍其遠来便垂開示師於
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
頌曰禪非出入非行坐坐立經行總是禪若
是守他山鬼窟迢迢特地隔西天本覺一當
年睥睨此山阿欲着紅樓貯綺羅今日重来
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陁　西京光宅寺慧
忠國師嗣六祖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
載不下山唐肅宗詔赴京待以師礼問師得
何法宗曰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
雲麼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着　頌曰無關

口處却閑口有意歸時即便歸趙州不在明
白裏未是拈羊掛角時慈受深忠國師因肅
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
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来　頌曰鵴鵴
鳥宿空池魚從脚下過鵴鵴總不知若也知
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寶本寺帶雪含霜
半倚籬横雄四斜影裏露仙姿前村昨夜八春来了
竹屋老僧猶未知心聞賁國師因肅宗又問
曰如何是無諍三昧是十身調御人訛作如何師曰檀越
踏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
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
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
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　頌曰一國之
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毗盧頂上行雪竇顯二鐵鎚打碎黃
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澄不
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儔金篦曾
握上龍棱良哉撥破毗盧頂直得文殊笑點
頭溈山秀二
寶月含虛列數峯高低誰辨淡烟中須彌擊
碎盤盂故降得毗盧在下風　步步踏着毗
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
師肝膽佛精神佛道陡因師因代宗命試驗
西天大耳三藏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曰不

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
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
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
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孫師良久復
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頌曰
雄四七
他心三藏太顢頇猢孫觀了看划船對面國
師尋不見秖爲從来被眼謾雪父川日應群
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猢孫
後橋上多時不作場無菴据蔽峰避箭路千
差萬古相饒老作家好是鷺鷥無覓處夜深
和月宿蘆花嶽山卞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
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
是汝孤負吾　頌曰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
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
頭爭曹賁雖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吃他耳
又不聾自又無處雪投子青龍吟虎嘯與誰
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老兒孫
叉手賀年豊佛印元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
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千年茯苓南叟二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絶消息平生心
膽向人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侍者何曾喚
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着九
轉還丹化作灰翠宗真老倒南陽太古雄等

閑垂釣泛江湄夜静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
月明歸 海印信 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
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吾負汝寵西鷄鵝能
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欲會南陽端
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 佛鑑懃 國師三喚侍
者侍者三度應諾茫茫亂下針錐誰知可知
礼也 白雲端 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
自能信是與人無着分非干人與我無情 慈
覺賾 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强生麁大
唐國裏揚家醜識問南陽蓄不蓄 白楊順 國師
三喚侍者三應兩箇無孔鐵槌傍觀也須氣
悶彼此無便宜今古誰相信 圓通秀 國師三
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若言負汝負吾真箇
可知礼也 智海清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
無餘只知身强力壯不覺年老心孤 心華林
南陽三喚侍者三酬依稀魯國彷彿揚州回
首寒江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 上方益 國
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鳧彼此無瘡
雖四 十
安樂甚何勞傷損好皮膚 祖印明 雄鎮南陽
傳祖令清風凜凜動寰區老來偏愛晚生子
把手時時教順朱 佛心才 喚處分明應處親
不知誰是負恩人東家涵泄西家事却使傍
人笑轉新 長靈卓 三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
盡老婆心傍人莫謂揚家醜到底真鍮不博

金 古史深 國師侍者共懃懃無事堂前互唱
酬鑽天鷂子穿雲去空使行人指路頭 佛如
慈 實翻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
動五湖寬 高庵悟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
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處洞口桃花別是
春 鼓山珪 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
迷已向人前輸肺腑從教他自覓便宜 徑山
杲 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路斷南陽路馨
香沸道途 玉泉璉 三喚三應更饒貼稱月逗
寒窓水師巨浸負汝負吾全鋒敵勝 麻雲建
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劍總茫然分明好
箇神仙訣父子從來不許傳 訥堂思 南陽三
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為蛇安脚明眼衲僧
知不知萬古清風自屡廊 笑翁 三喚須知意
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否縱
有丹青畫不成 水庵一 一段風光畫不成洞
房深處惕予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
認得聲 雪巖安 全提正令高低普應三應三
紐四 十一
呼諦聽諦聽 月林觀 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
波浪與塵埃不知為石嶺頭路老去相尋能
幾回 頑石空 一箭射雙鵰雙鵰隨手落狀動
岳陽城明滿勝王閣 雪巖理 鐵枷無孔要人
擔累及兒孫不等閑欲得撐門并拄戶更須
赤脚上刀山 無門開 一擲神杯定吉凶再占

運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事却說明年事
不同 無準範 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
商量狀分恩怨無分處吳楚茫茫共一江 叟
卷真 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
殊堂裏萬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頌曰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
得者飽齁齁 佛鑑懃 尋真悟入蓬萊島香風
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
人掃 林心 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
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讒
身符子作麼 頌曰讒身符子最通靈國師
起坐拋將行耽源得用南方去為說令人瞎
眼醒 林郎中 不重已靈猶自可讒身符子更
那堪為君旨外通消息秋月無風落碧潭 海
印信 真正道流行脚去讒身符子不須指國
師實為耽源切不是臨岐作對談 橫川珙 國
師化緣將畢乃辞唐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
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
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師遷化
已後帝詔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曰湘之南
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
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 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

圓圓千古萬古與人看(雪竇顯)無縫塔從誰
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强寫無層級永
向琉璃殿上懸(白雲端)窣堵無縫立逼危穿
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閑鎖
下金槌(昇嶺南)前面是珎珠琉璃後面是瑪
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
(雖口)十二
中間有箇播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五祖)
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輪下手實應難本来成
現何須作到處巍巍然著眼看(本覺一)八面自
玲瓏盤空勢岌嶪表裏鎮巍巍然若為分六鑿
執名匿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清合同
船子開心挩日用如何不現成(因禪勤)無縫
塔兮不見影廓然一片真如境爍迦羅眼電
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佛鑑懃)窣堵古形儀
未舉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對頭輝(光孝卷)
無縫塔兮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
子行踪絕何必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
頭雨露垂(或無為)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簇
極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罅從教千古與人
看(無門開)國師塔樣最尖新覿面拈来不露
文却被躭源添一線至今擔遞乱絲絲(妙高峯)
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
頌曰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
筒萬筒打破只在須臾(雪竇顯)二六時中合

返常經行坐卧好參詳相逢不審人人會問
着依前未厮當(本覺一)忠國師因丹霞来繞
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曰如
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是不是霞繞禪
床一匝而出師曰去聖時遥人多懈怠三十
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頌曰不用不用千
(續口)十三
聖不共如是如是蝮蝎蛇虺不是不是徹骨
徹髓進前退後遶禪床掣電之機落二三(卬)
(空叟)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来曰城南来師
曰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黄色師乃問童子城
南草作何色童曰作黄色師曰秖這童子亦
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頌曰憤使渡頭船
如今不記年先他風浪惡方是趂蘆䑳(明堂)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勸君及
早回頭去莫待春風抑眼青(虛堂愚)永嘉真
覺玄覺禪師(嗣六祖)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
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朗激勵與東
陽策同詣曹溪杪到振錫携瓶繞祖三匝祖
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
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
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
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大衆無不
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礼須臾告辭祖曰返太
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

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
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
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留一宿
時謂一宿覺　頌曰圓悟真心作本心無人
證探自沈吟惱多激發縁當熱一見能師便
得金(斗方朴)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暑
不施却遶禪林三匝後卓然振錫底威儀(本
覺一)撼翻海岳求知己撥動乾坤見太平
二老不知何處去宗風千古播家聲(正法顯)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出試戲漢永
嘉城裏閙宗風江月松風無畔岸(無禪才)
南岳懷讓禪師(嗣六祖)
初住曹溪叅六祖祖問什麼處来師曰嵩山来
曰什麼物恁麼来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
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
亦如是　頌曰　　　因師顧問自何
来報道嵩山意不回修證不無不染污撥雲
(雖口)十四
見日便心開(汾陽昭)　玉在池中蓮
出水污泥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
庭一夜秋風起(佛印元)戴角擎頭與麼来鐵
圍山岳盡衝開閙浮踏殺人無數驀鼻深雲
栈不回(保寧勇)嵩頂来来恁麼来不中一物
早塵埃便歸南岳磨甎片照得追風馬子回

佛國白 是什麽物恁麽來此中何假拂塵埃
瞪目看時還不見謾將明鏡掛高臺 大洪恩
說似一物即不中風從虎兮雲從龍此事由
來非草草休言無法是真宗 什麽堂堂與
麽來當機覿面不迂回經行坐卧非他物自
是時人眼不開 本覺一 當堂古路白雲漫碧
眼黃頭尚未諳無孔笛兒穩拍板輕輕吹破
御街寒 正堂辯 說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
賣柴翁大都模樣無多子歷劫如何用得窮
朴翁銛 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
一物尚無安有似倚天長劍逼人寒 無際派
讓和尚居南岳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
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麽曰圖
作佛師一日乃取一甎於彼菴前磨曰磨此
何為師曰磨作鏡曰磨甎豈得成鏡師曰坐
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車
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於是悟旨於言
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讖馬駒踏殺天下人
燈四 十五
之語南宗闡於江西頌曰 磨甎作鏡慕同
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而指犁牛
耕出古黃金 汾陽昭 磨甎作鏡不為難忽地
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
加鞭 佛印元 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
加鞭皮穿骨綻還知否任重應知角力全 保
寧勇 磨甎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性
命 叉古佛 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甎眼裏
花一掣牢關金鎖斷等閑信步便歸家馬駒
子實堪誇自從胡乱後著處是生涯 佛燈珣
打車即是打牛是鼻孔遼天也被穿已向人
前輸肺腑可憐今古妄加鞭 懶菴需 車牛腦
後痛加鞭棄却黃金抱碌磚逐惡隨邪至今
日即非心佛錯流傳 笑翁堪 平生心膽向人
傾過犯彌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乱後至今
錯認定盤星 松源岳 坐禪成佛生妄見磨甎
成鏡妄尤多打車打牛俱是妄攪得心腸沒
奈何 横川珙 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驀鼻機
將回鏡光一點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香
岩欽 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
向什麽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
在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麽不鑒照師曰雖然
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頌曰 髑髏裏眼見
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盡箇
中別有好商量 慈受深 問處鉤深荅更幽就
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謾處江上數峯
青欲浮 梅空閑 讓和尚因馬大師闡化江西
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
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
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麽生伊道底
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
云自從胡乱後三十年不曾缺鹽醬喚師然
之頌曰 胡乱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江西馬
大師南岳讓和尚 故山班 見得分明識得親
拳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
鎚竪指人 径山杲 家貧連子屈事急不由人
佛印 十六
開口露拴索郎當累近鄰 或菴体 做得些兒
活計成人前賣弄逞才能直饒路殺人無數
也是西川老鬼精 中菴空 自從胡乱後更不
少鹽醬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 月林觀 石
火光中驗正邪等閑拈却眼中沙自從不曾
少鹽醬敢保渠儂未到家 木菴永 昔年高甲
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窄
思量好事不如無 雪菴瑾 老婆心切日忡忡
恐墮他家葛藤中消息得來胡乱後江西宗
派好流通 法堂忠 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因六
祖初參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
汝曾作什麽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
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
之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
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投子
青 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難齊苔封
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棲 丹霞淳 無階
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却向廬陵言

米價百行千市饒相酬佛國白封外相逢那
畔行雪苗囊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岩雪空
界無雲孤月明成枯木一掬澄潭鏡樣磨無
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子細看来
較幾何雲岩欽清源既得法往吉州清源山
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弥希遷即南嶽石頭和尚
頌四
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
十七
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
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座奚爲遷曰
我禀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
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
耳遷聞語便辭祖龕直詣靜居頌曰　尋思
去此地清涼離煩暑暮雨朝雲樂太平青山
綠水人難覩不難覩深林有箇白額蟲元来
却是玄沙虎高菴悟清源因石頭問和尚出
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溪曰
希遷不從曹溪来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
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頌曰　木人来問青
霄路石女年尋似不聞携手相將歸故國萬
山岌岌鎖重雲丹霞淳清源問石頭汝什麼
處来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箇
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

道恐已後無人承當頌曰　白雲藏玉鳳紅
日照無遮隱隱星攢處無私鎮九霄投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閑歌咲罷回首
上扁舟雪巻清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岳讓
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鈯斧子與汝住
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
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
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岳便休頭回至
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
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舉前話了却曰
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頭禮
拜尋辭往南岳頌曰　諸聖不求己靈不重
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音書肯開從
茲盤石上更不過山来佛印元從来祖上作
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識只
應金殿有尊堂佚本身千里迢迢信不通歸
来何事太匆匆白雲鎖斷岩前石掛角羚羊
不見蹤成枯木　鈯斧持来便住山斫開南岳
十八
証四
好峯巒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胡嚧笑會般
佛國白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柂世間稀
雖然好箇擔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海印信
千里覩像事不同須憑鈯斧賞優功相如奪
璧來還趙可擬當時一信通投子舒清源因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意来
却問廬陵米幾價當時心境一時灰汾陽昭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
夜明蘆法昌遇巨宋山河四百州交閑物物
有亦由廬陵米價依然在天下納僧語路綱
正覺逸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
大意不須岐路問高低宜見本来人黄龍南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箇商量不掛唇無限清
風生閒外休將升斗計銖觔白雲端廬陵米
價知不知合下相酬兩莫欺君信入鄽空返
不到頭只是愛便宜三祖宗太平治業無象
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舜德堯
仁天童覺豈儉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妄尋
功廬陵米價誰增減貴賤宜當見祖翁草堂
清廬陵米價揩諸方高唱輕酬力未當覩面
不干外斗事悠悠南北謾猜量長靈卓廬陵
不價若爲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来何
所直大宋山河四百州佛燈珣老清源沒縫
十九
悟四
罅問佛法酬米價納僧一粒若沾唇柱杖橫
挑繞天下高庵悟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
量古到今綉出鴛鴦任人看無端却要覓金
針典山琳老清源沒縫鏬問佛法酬米價差
毫釐成話覇無面目得人怕徑山杲廬陵米
價定禪徒五老峯巍峨太虛堪笑華山圖籍

上又添潘閬到騎驢海印信自古廬陵是吉州至今米價淡人酬青山綠水依前在黃葉西風又一秋佛陀遜清源佛法意如何米價酬來太老婆眼上眉毛行大道莫於平地起風波照堂一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妙峯善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到日從東出又沉西無準範一派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無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張無盡

江西道一禪師時號馬祖嗣南岳讓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有僧問云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一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頌曰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翠嵓真心心即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即佛佛心心佛悟來無一物將軍止渴望梅林佛國白兔角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馨香滿道途草堂清風動葉飄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不見窓外白雲深長靈卓素琴張午月流水落花深深聽希聲徹泠泠太古音神心才韶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處處同碧巖晚煙寒食雨朱蘇晴卷杏花風慈受深鼓之即響聽則無聲殿冬汗濕酷熱冰清試問道途來往客忘安去此幾多程黃龍震江西馬祖撞通津傳桨孫帆度世人不是大梅看得破也

無門

應虛度嶺頭春張無盡無縫鎖子入面玲瓏不櫬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圓悟勤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佛鑑懃即心是佛一家風馬祖擧傳四海中靈利衲僧纔一顧娘生賊性出天聰佛燈均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約爐鞴上雪花飛一點清涼除熱惱徑山杲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源泰人一去無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寶寶宗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晦堂遠即心是佛外忘求心佛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和明月一天秋又菴鑑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巢窟今年樹上胡桃勝似去年柑橘正堂辯一簇人烟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海應須住畢竟何曾別有源鐵山仁金毛師子生鐵糯挺渾侖無縫切忌針錐無準範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頌曰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天不測爲奇特恰是攢鶵捉鳳兒上士瞥然全體現太陽出照岳峰低汾陽昭陞堂馬祖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纏鐸全無未免傍觀拊掌來大道百萬雄師陣相覩

無門

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誤三軍可憐正令無行處佛印元陞堂卷席迴難儔杲日騰輝處處同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撞頭佛海印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師子嚬呻猶似可象王回首更堪驚淨慈昌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峯也是天邊第二月楊無為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狂渤地不知何處去白雲端誰將秦鏡掛高臺妍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溪邊努目瞋相逢對面難回互放牧木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鏌鎁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山上方益潮來潮去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流忽被猛風吹退浪此時伎倆一時休佛鑑懃掛得帆來遇便風須臾千里到家鄉臨門上岸逢妻子懽喜情懷不可當龍門遠卷起堂堂露眼睛拈來覷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覷把手歸來相並行楚安方馬祖陞堂百丈

卷席正今不徑拗曲作直 雪竇顯 馬駒千里
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處處開黃菊 石
溪明 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
練色逼人寒舉棹逗雲端移舟上碧灣聲華
光祖域千載與人看 龍門遠 馬祖繞陛堂雄
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 高菴悟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救不
貫纖毫力萬里家山咫尺通 開善謙 捲席因
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
散直漢從來不受欺 張無盡 百丈捲席馬祖
陞堂作麼作麼驗盡當行 月林觀 一柄無情
霜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掇
血噴千山風怒號 無準範 馬祖因僧問如何
是佛祖云即心即佛頌曰即心是佛鐵牛無
骨戲海擇龍摩天俊鶻西江吸盡未爲奇火
裏生蓮香拂拂 南堂興 即心即佛龍入蛇窟
出將入相安邦定國 石頭回 誰家飯掛空梁
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即是夾囊當下命根便
維四 二十二
斷 開善謙 羨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
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肯堂
充即心是佛顢頇溼湝菽麥不分光陰飄忽
三盃兩盞背爺娘百怪千妖同一窟 幽或菴
休大海波濤闊千峯氣象雄古今無問斷南
北路頭通 寄菴傑 即心便是佛姮娥不畫眉

饒將脂粉污妍好卻成媸 天目禮 即心是佛
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環溪一 馬祖
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頌曰碧海
珠荆山璧耀乾坤誰別識利刀剪却無根樹
萬壑峯巒歛烟霧 圓悟勤 貴盡田園徹骨貧
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撿鐵笛橫
吹過洞庭 開善謙 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
子御街遊銀床踞坐傾盃樂三箇孩童打馬
毬 牧菴忠 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
程憐迦羅眼存機變莫守寒岩異草青 南岩
勝 分明與麽無無無釋迦彌勒是他奴茫茫
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月林觀 路逢
劒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且說三分未
可全拋一片 無門開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
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麽時如何丈曰正好修
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
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頌曰三獸渡河
深淺別不勞精辨迥然分爭如巨浸張帆者
維四 二十三
不顧波濤過海門 海印信 經入藏極歸海唯
有普願獨超物外 幽 只有照壁月且無吹葉
風 照覺總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
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前恁麽來而今去
盡閑光彩 天童覺 馬師曾玩月三子左右侍
吹箇無孔笛清音聒天地 真如喆 皎皎凝虛

碧沉沉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臨寥海像
行供養道圓機聊開便行超方外馬駒兒端
的別萬古定乾坤一言全殺活 晦巖昭 經入藏
禪歸海未是衲僧親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
擊碎皇關門大啓 閑極學 國清才子貴家富
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 徑山杲 張
公養得三箇兒長大不知誰立志浮来月下
問蹤由眼睛箇箇皆相似 佛性泰 大機大用
銀山鐵壁供養修行眼横鼻直拂袖便行萬
象絕跡敢問諸人誰是端的 楷衲秀 一箇窮
翁三箇兒咸音路上偶相逢風前唱起玄中
曲千古同聲和莫齊彼一時此一時指鹿為
馬證龜成鼈雖然弄巧翻成拙免教開卻兩
片皮 雪竇宗 古渡無風下直鉤絲綸意在得
鯨鯢馬師言下揚家醜千古兒孫草裏遊 冰
堂深 諸子營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悲淌
簞盛墨無人買半夜持歸添皂衣 大歇謙 諸
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懽一夜
渾家樂失曉連忙打五更 無準範 馬祖不安
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祖曰日面佛月
面佛頌曰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
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 遯菴 明眼
衲僧莫輕忽 雪竇顯 日面月面左旋右轉大
唐擊鼓新羅發箭流水前溪後溪落花三片

五片聾人不聽忽雷聲空向雲中看閃電佛
悉泉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
八仙娥百般巧眼睛之上繡鴛鴦野軒遶日
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殺天
下人軒轅照破精靈窟栯無為大地山河俱
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草日面月面佛現前閃
雜四　廿四
燃珊瑚光杲杲白雲端蒲團上端坐封眼裏
穿綫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保寧勇日面
月面佛無私誰薦驪龍頷下珠渦握光明耀
牛斗何須按劍立階除照覺恐日面月面胡
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真淨文日面月
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
君不見鉗槌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綃
天童覺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
山桃落盡春歸去猶有子規枝上啼上方益
什抑駒子氣生獰蹴踏毗盧頂上行正惠脾
疼却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張無盡日面佛
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門額頭
汗出明眼衲僧未辨明撞頭好看沖天鶻長
靈卓丫鬟女子盤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
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五祖演東
街柳色拖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
看不足一時分付與春風佛鑑懃近日尊位
復如何日面月面哩來囉自從舜得三臺後

拍拍元來總是歌佛燈珣日面月面空中閃
電頓斷停機織成招箭南華昺日面月面靈
光洞現大地山河南州北縣雖是老婆心切
那知疑殺監院妙山如月面月面頭頭出現
捏聚放開成團成片楚安方金烏繞唱日方
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奈馬駒生太早依前
雜四　廿五
踏殺太虛空正覺逸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失
曉波斯討頭不見翠岩真日面月面突出難
辨繡出巧鴛鴦雙雙誰不羨截月宿蘆花隨
波戲水面驚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素
練雪竇宗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
下衲僧舌頭分明也只道得一半金陵俞道
婆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
得到遼西典牛游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採秋
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安可辨君不見一聲
霹靂兮霧罩長空千眼頓開兮雲收岳面痴
堂遠朱砂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腳眠大
抵人生難得共得團圓處且團圓佛性泰兩
輪梟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
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
我是我兮你是你信相修古殿無人到者稀
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息爭得寒
光萬里輝中際能尊位如何問最親攢簇不
得病源深等閒提起軒轅鏡扁鵲盧醫無處

季退菴奇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
醫院主無端問安好引他貪弄口唇皮鐵山
仁日面佛月面佛西岩樹色含烟東谷花光
映日仰視莫窮俯看已老一時分付主林抽
明眼衲僧無處討天目禮日面月面突出難
辨擬欲撐眸空中兩片無準祿　馬祖因僧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
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去
問藏藏云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
兄僧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回舉
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頌曰藏頭白海
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天下人臨
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
我知雪竇顯不知何所問人覓將寶示渠渠
不識持來持去問商人不別東西徒費力依
舊回自惆悵踏破草鞋多少緉海印信百非
四句絕何言黑白分明定正偏師子窟中無
異獸驪龍行處浪滔天照覺總湘靈二女神
雜四　廿六
仙拈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臙脂透臉紅更
加十分天真色佛鑑懃四句百非皆杜絕陽
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夜誰把吹毛
換寶刀南華昺百非四句絕踪親馬駒踏殺
天下人藏頭白兮海頭黑門外金剛笑又嗔
圓覺演却似暗地箭半夜飛來人不見又似

蔵鋒筆白日堂堂明不出蔵頭白海頭黑瑠
琉殿上加金碧反思違磨見梁王對面者謚
還不識佛鑑懃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徧胡笳
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守遠堂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鬥上機
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足庵鑑
離四句絕百非西來祖意太離披藏頭白海
頭黑尉耐馬師這老賊千古萬古黑漫漫塡
溝塞壑無人識無禪十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一火白拈誰敢侵近藏頭白海頭黑不動刀
鎗斷人性命退菴奇離四句兮絕百非逝相
推過幾曾知這僧擔一擔懵懂換得兩頭沭
涵歸月坡明馬祖示眾云凡有言句是提婆
宗以此箇為主頌曰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
干處沒相干只將此箇以為主喝一喝云一
劔倚天星斗寒石溪月馬祖一日封三甕醬
令僧馳書寄與百丈百丈集眾上堂開書了
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廿七
破眾無語丈打破歸方丈頌曰送醬三瓶通
遠信當時打破眾還驚父慈子孝誰相委莫
道禪家太不情本覺一石頭希遷大師嗣清
源思因清源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
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
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甚然之頌曰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
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蘗明如
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塡溝塞壑無人
識圓悟懃石頭因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
縛汝頌曰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
休承君解脫從誰起直得無生是石頭汾陽
昭曾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訣與慈
旨意應機酬是汝當觀第二月瑯琊石頭曰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
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須曰覿面相呈便
相罵兩箇中有一人嗔要識是非須看取鐵
牛耕出玉麒麟雪源清終南山惟政禪師因
唐文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
張者帝以為異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
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褒以美錦賜興
善寺令眾僧瞻禮因問群臣斯何祥也或言
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
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
啟陛下信心耳契經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即
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
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為常耶非常耶為信耶
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
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
音像以荅殊休頌曰螺螄蚌蛤顛大唐天子

心耆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忠西若合水和泥
底事忙被渠熙破太乖張雖然嘿契君王意
已是全身陷鑊湯北澗心一點悲心擘不開
鑊湯夜熾笑盈腮希奇之事朕深信見與君
王說法來石溪月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
法亦非真補陀大士唐天子橫眼人無隔宿廿八末
恐閒極雲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緇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雜五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百丈海九則　南泉願廿七則　鹽官安三則
歸宗常七則　乳源一則　大梅常四則
五洩默一則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嗣馬祖）師再參馬祖祖於禪床角取拂子示之師曰只者個更別有祖乃放舊處祖曰你已後將什麼為人師卻取拂子呈之祖曰只者個更別有師以拂子掛安舊處方侍立祖振威一喝後檀信請住大雄山岩巒峻極故號之百丈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頌曰

每回無事侍師前　師指繩床角上懸　舉放卻歸本位立　分明一喝至今傳（汾陽昭）

悟了遊方卻再還　全機大用久當權　若無喝下忘知解　良馬何曾離得鞭（佛印元）

大冶雄峯再會時　相將行處草離離　回頭一喝乾坤暗　兩耳俱聵總不知（正覺逸）

一喝藂林攤者稀　耳聾今古強針錐　燈籠掛掌呵呵咲　露柱低頭卻皺眉（佛印清）

一喝分明守死灰　青天赫日起風雷　傍人掛掌呵呵咲　唯有知音吐舌來（鼎需）

放收誰道沒誵訛　漏泄機關見也麼　一喝如雷聞者喪　耳聾三日未為多（佛鑑懃）

未明大智再參尊　相逐相隨用不任　斬浪絕流全體現　一齁三日執知音（無著總）

客情步步隨人轉　有大威光不能現　突然一喝雙耳聾　那吒眼開黃蘗面（真淨文）

顧視拈來事已同　師資相見展家風　因思昔日鼻頭痛　一喝分明三日聾（佛國白）

木馬踏殺閑淨人　泥牛飲竭滄溟水　霹靂滿空山岳搖　看看平地波濤起（保寧勇）

馬祖親傳古佛心　海揮百丈是知音　當時一喝聲三日　無見無聞直至今（瀞海）

雨霽遊雲尚未歸　晴空忽地一聲雷　梅已得春消息　不比山桃一例開（上方益）

放去拈來更有誰　青山時見白雲歸　孤峯坐斷無餘事　翻笑繞輪對落暉（京北府天宇建）

馬駒一喝大雄峯　聲入髑髏三日聾　黃蘗聞之驚吐舌　江西從此立宗風（無盡）

百丈重來參馬祖　相逢便指曹溪路　休言一喝雙耳聾　須知別有親聞處（琳山鄒）

大機大用不虛傳　掛拂遺呵豈偶然　打破畫瓶歸去後　從教千古黑漫漫（駢華）

掛拂遺呵耳便聾　衲僧奚若驗宗風　金剛腦後抽生鐵　華岳三峯倒卓空（龍門遠）

江西一喝動乾坤　大用全機是滅門　三日耳聾風過樹　累他黃蘗喪兒孫（鼓山珪）

馬駒脚下走家風　四海從茲信息通　烈火焰中擡得月　森森猶坐大雄峯（鼓山珪）

掛拂親遭喝　當下舌頭脫　把起便相呈　為君重提掇　要知三日聾　大地如塵末（楚安方）

踏着船頭把釣竿　浪麁風緊得魚難　翻思幾處雲為雨　只見四方爭出山（韓窟）

父子相逢臭味同　龍泉寶劍弄磨礱　要明馬祖當年喝　大地山河盡耳聾（楚父深）

迅雷吼破澄潭月　當下曾經三日聾　去卻青肓必死疾　叢林從此有家風（虎丘隆）

一喝非唯三日聾　龍威虎勢也諳蹤　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訥堂忠）

父子相將草裏遊　人前拈弄幾包羞　迅雷一震驚天地　直得滄溟絕點流（懶菴需）

頂門一擊塗毒鼓　生殺全機振古今　雪後始知松柏操　事難方見丈夫心（無著總）

馬駒跳踏非驢事　要使兒孫脚下行　三日耳聾猶可依　謾勞灼卜聽虛聲（松老忠）

一喝聲絕處怒雷收　喪盡家風一不留　總是戰爭收拾得　卻因歌舞破除休（石庵玿）

真金無變色　因甚聾三日　一字入公門　九牛車不出（肯堂充）

風雲會合又相期　覿面難明第一機　霹靂一聲天地迫　西河師子卻生兒（龍牙言）

世路風波不見君　豁腸暗宮共誰論　迅雷纔震清飈起　白日一天星斗分（木林庵）

疋馬單鎗與歷來鐵連之陣

勢難開忽然一棒鍾聲響不動干戈得勝回（和丹雲）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説亦暗消魂看来豈止聾三日直至如今海岳昏（雪巷瑛）啐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髑髏空偷心死盡難為語忽見金烏出海東（虛堂愚）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竪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潙曰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潙曰如是如是頌曰　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摑未到無兒孫（遠錢門）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搊師鼻頭師負痛失聲曰阿耶耶阿耶耶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此契悟頌曰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祖印付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幾搊綱宗道可增（羽）（陽）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来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雪竇）師資閑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孔搊翻成底事新雞日午打三更（漸海）流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来漁人驚夜唱誰道月明無處尋元来只在秋江上（方）（波）野鴨過前溪千峯曙寒色相顧不知歸

未免賁傍搴搊破疑團葛怛銷梢風直上透（雪）青霄雲山海月渾餘事一語歸宗萬國朝（佛鑑）馬師憫汝無知識借来野鴨通消息直得鼻頭鮮血流費盡老婆多少力（佛鑑）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害閑皮革十字縱橫一任穿（遠錢門）野鴨野鴨（峰五）無来無去飛去飛来本無去住忽然把住鼻頭看大地山河全體露缺（不）野鴨參痛勢莫留瞥然一過巳高秋和聲搊著平生痛短綆毋勞緊鼻頭（獅）（佳）野鴨從空過張三逵李大岸上緊孫舟黃牛解機磨船（杨）心燈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搊得鼻頭穿（啄楼川）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你哭作什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搊得痛不可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契師曰你問取和尚去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某説祖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来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来哭如今笑同事罔然頌曰　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反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遠錢門）　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賭債俱

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是鸞膠續（徑山杲）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天風前誰解聽芳躅（妙峯）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説父子非親知不知搥頭腦後三斤鐵（松源）　百丈因潙山五峯雲嵒侍立次師問潙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潙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五）恐巳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嵒嵒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頌曰　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贊三）　和尚也併却龍頭陣上看謀畧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上空彈指　三箇兒郎盡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兄孃弟也有贏錢弟兄雖（宋）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所不到杲日朦朧海面紅清風凜凜霜天曉（雪竇三頌）　和尚也併却後人要路前人脚其餘利鈍不同途畢竟到頭輸一着　和尚有也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逐青雲千里志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頌曰祖域文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

火存機𤋮堪笑人來捋虎鬚法雲秀　巍巍獨坐鎮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笑人來挨白刃立為虀粉在誰躬正覺　巍巍獨坐大雄山哮吼風生天地寒直下棒頭開正眼隔雲千里望長安野軒　雄峯獨坐鎮巍巍四海歌謠滿路歧任是通身鋒刃者到來無不略降旗印信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是有權稍若錯傳王令者腦門須喫棒三千白雲端　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得縮頭知進退未嘗容易敢相欺保寧勇　獨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難通寶峯祥　清風括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大雄哮吼一聲岩洞裂更無狗迹到門前佛鑑懃　皆裏著鹽雪中送炭縱將虎鬚棒頭有眼怡來獨坐大雄山他家曾踏上頭關圓悟勤　雄峯獨坐不虛藏捉敗分明已見贓設或更求奇特事野狐涎唾洟諸方無際派　百丈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奇特明月難教下碧空石田薰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

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礼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祗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个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靈源和尚觀諸家頌野狐話復為頌曰　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百丈何曾會不會將不錯渾然空妙覺不落與不昧卓尔撥正位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沈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门如何舉似人雄峯撐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璵百丈　老人當日曾祗對五百生來由自悔一言纔出駟難追累他百丈成羣隊落不落昧不昧逃得須弥赴滄海寄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難更改佛印元　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廓爾太虛何處摸索印信　問來荅去盡因緣流落家邑數百年

自古自今諸衲子一人傳了一人傳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大雄曾決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不昧如未曉年華又歷幾秋春照覺　五百生前墮野狐元來用處太心麁一字尚能招是報那堪心地更粗糊　大雄山裏大雄師曾謂言中脫野狐一翎令傳家國靜狼烟無使息亨途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楪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　五百生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大冶紅爐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同指　六合英雄無限𢦏箇能知痛痒臨川羨人取魚不如歸家結網寶峯祥　百丈親曾見野狐為渠參請太心麁而今敢問諸禪客吐得狐涎盡也無枯木成　不落與不昧依前入皮袋不昧與不落皮袋俱拋却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得舒卷縱橫疾似風兜率　臨機只為語偏枯五百生來墮野狐妮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由自守寒爐　韓信收齊客用機食其烹處片慣冠到頭自有榮身計蓋代之功復是誰　入骨恣

難摘背楚復投吳拚詞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雄峯常獨坐寥寥鎮八隅 黃龍 大智處明
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峯極目烟霄黑
列耀分輝拱北辰 雪竇 百丈堂前驗野狐
退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機入便好當
場捋虎鬚 林山 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回昧
落有差殊鴻門一踏開雙扇那箇男兒是丈
夫 上方 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來了乘
見文殊 山 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
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 南 大雄山下古
路縱橫野狐岩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落殘
花獨有清香來撲鼻 佛心 不落分明不昧
親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銳衝牛斗方見
臨危不懐人 鐵山 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
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
千鳴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鑒難逃
太虛寥廓一任退退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
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金色不改
醉眠醒卧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
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不昧
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
對重舉示諸人諸人會不會萍蕪斷處是青
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修行不落與不
昧盡作野狐涎嗑腥挌取娘生窮袒口挍闊

雲路吸雷霆 佛智裕 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
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雨頭忘掃影滅蹤無
摸索無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葉為瀑
瀑 佛性泰 一言纔諦當便脫野狐身早知雨
是水不作兩般聲 佛燈珣 百丈野狐兩耳卓
朔脫兮不昧墮兮不落不昧不落何是何錯
若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步寥廓
百丈野狐塞鴈銜蘆李廣神箭張顛草書
山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
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个憨布袋
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牢關粉碎
明鏡當臺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
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 覺
百丈野狐語至言龍恒薩阿竭吾有吾廬
真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雨西風急
近火轉加寒 道吾真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
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 真淨文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恭
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可
呵會也麼若是你洒洒落落不妨我哆哆和
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共間唱哩囉 天童
覺含血噴人先污其口 東覺 百丈野狐失頭狂走
驀地喚回打个筋斗 諦觀五百生前
事不昧何如不落觀因果虛然殊可怕人人

盡道野狐精 牧菴忠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
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說鶯鋭臺前雲
鬟斜 白楊順 不昧不落作麼會得依前墮
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台
州鴻福文 不昧不落將錯就錯百丈野狐一
坑埋卻 不是翻濤手使濤濤鯨
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 一人道不
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頭
如粉碎 自得暉 乘大火聚燒太虛空達磨不
會眼瞎耳聾 塗毒策 不向東山久蓄藏數度
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正堂辯 世人住
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贏得風流五百生 肯堂充 百丈堂前辨野
狐紫羅帳裏撒真珠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
鴛鴦水上浮 雪岩欽 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
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
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晉化搖鈴鐸 蘇州
定慧信 動口生荊棘移身墮野狐趙州來關
富東辟掛葫蘆 不落不昧誣人之罪
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
自西逐自東 三峯印 不落不昧東倒西擂鐵
辟銀山一時粉碎不昧不落且無造作誠哉
是言不從人學 月林觀 不昧不落錯錯錯
錯不落不昧莫莫莫坐致太平貴難摸索

隨脫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天目禮）隨狐身與脫狐身業落花閒幾度春名利只隨蹄馬客是非不到釣魚人（朴翁銛）大梅山下老狐精千古叢林惱殺人若遇金毛師子子看伊無處著渾身（石菴玿）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四泌下滄海乾枯（率菴琮）不落不昧兩彩一賽不昧不落千錯萬錯（無門開）不落因果突出野狐人心似鐵官法如爐不昧因果得脫野狐頂上無骨頷下有鬚（虛堂愚）百丈昔請鉏地次一僧聞鼓聲舉起鉏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與麼僧曰適來聞鼓聲動歸喫飯去師乃笑頌曰　執云意在钁頭邊一擊圓通徹大千大笑低頭歸去後飢飡且莫與人傳（水菴一）風前一曲動離愁那个行人不擧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無準範）天生个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聖賢收拾了却來空手叙寒溫（簡翁敬）十一　百丈因一女子（竹庵一竪僧缽）哭上法堂師曰作甚麼女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頌曰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嗥咷一時埋向清涼地至孝方能今古超（汾陽昭）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難

道分燈傳正法一時埋却始爲親（延壽慧）百丈因黄蘗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我將謂你是个人便歸方丈頌曰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逢劔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作麼行（本覺一）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嗣馬祖）示衆曰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又恁麼去也頌曰　張公移住向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蝸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梲玩兒孫（保寧勇）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之在後明眼衲僧難緘其口（佛日才）喚作如如已變名䣭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類不有玄暉辨渦清（護國敏）涅槃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則石人夜聽木雞鳴（本覺一）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礼拜而出頌曰　普賢昨夜闘文殊趁出還同兩手祛却道趙州行正令從放王老一時無（佛印元）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無人着眼看仙人却看隨後紅羅扇（佛鑑懃）鴛鴦綉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强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針難把度蕭郎（佛燈珣）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紙使夜行投明未到（月堂昌）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殊普賢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擴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向鐵圍山（圓悟勤）布鼓當軒爲擊來卧龍驚起出岩限千峯（雜五）秀色憑誰寫一帶澄江古鏡開（無菴全）十二　是賊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强惺惺趙州礼拜歸堂去前箭猶輕後箭深（石菴玿）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廠相邀來喫趙州茶（石巖）南泉因到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頌曰　土地堂前一分飯只爲當年圖口辦行年在坎鬼臨身奉勸禪人休贊嘆（大圓智）石上栽花分外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遍界無人躲一任狂風取次吹（伊菴權）南泉曰江西馬祖説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礼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礼拜了便出意作麼生曰汝却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

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頌曰　不是心兮
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珠
從教大地如翻墨　雪竇宗　深深深返古今淺
淺淺渾成現水瑩玉瑩江涵素練跳出桃花
三級浪截角擎頭乘快便黑頭魚馬師口下
空蹄踏　圓悟勤　古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剗地
續五
十三
起說訛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龍門遠　剔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
分明更為從頭舉一任諸方取次傳　鼓山珪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
好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徑山杲　金剛南
際老番王反着襴衫入大唐牛首旃檀都賣
了唯齋鼻孔不衷藏　玉堂琳　心佛物兮俱不
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他活捉
魔羣穿却鼻　南岩勝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
州出蘿蔔　天元祐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
拂子擎禪床為君擊碎精靈窟天上人間知
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　佛鑑懃　不是心佛不
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　無著總　華岳三峯捧天
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手折取峯
頭十丈蓮　開善謙　皴凡鞭死屍仙人礼枯骨
豺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兀六合聲靈競出頭

不知何處為窠窟　或庵體　倒腹傾腸幾个知
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
家第二機　靈岩口　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
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空驚起須弥高突
兀　月林觀　剃頭須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
床眠抓者遍身痒　雪庵瑾　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逕畫野狐涎透又山鬼窟平田淺草裏
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
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
是何物咄咄　遯庵珠　蹤跡海水盡露出珊瑚
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朴庵
幽　慣弄瑶琴與琵琶清音歷歷遍天涯堪嗟
不入驢人耳空使西山月又斜　息庵觀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
千　松源岳　破葉七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
孔笛吹過汨羅灣　妙庵用　不是心佛物開口
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　啟六易舞
不是心兮不是物白頭生得黑頭鶻觀破門
續五
十四
前下馬臺通身冷汗黑如墨　雪庵會　南泉因
黃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長老
甚年中行道曰威音王已前師云也是王老
師兒孫蘗遂過本位頌曰　彼此老來誰記
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見俱埋却幾个
如今眼子青　龍門遠　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

當時開大言黃蘗見機分主伴典刑千古定
宗門　崛山如　明明提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
椅旋許多香氣不曾閑渾身坐在屎缸裏　蒙
庵岳　南泉捧鉢入堂來賓主分明肯自乖要
把威音論戒臘本無位次可差排　天目禮　黃
蘗下座南泉上坐常州紙貴一狀領過　北澗
簡　黃蘗能拖陷虎機祭何王老策猶奇舌頭
反轉聊相問直得抄身背路歸　肯荊世　南泉
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蘗曰十二
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
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鬪何人曉
只解輪鎗逞勢來也失命有多少　淨印信
獼猴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師
子無尋處空使行人說路頭　佛燈泉　昨夜錄
雞蹲箕尾驀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
雲碧空寂寂凝如水　佛鑑懃　問答分明已切
誤幾人於此見說訛少年曾决龍蛇陣老倒
續五
十五
還聽稚子歌　龍門遠　水乳不分菽麥難辨揞
帶病深攻移功改十二時中不依倚明見佛
性有此理漿水錢在草鞋裏　月堂昌　李下不
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藏自要分明免見
傍人說你　懶庵樞　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
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

却火頌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子方後未繫兮鞋未穿面不洗兮頭不裹保寧奴顏婢膝之人間蓋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為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本覺一大至端居無隱乎更何言語可名模失牛遭火分明道還覺眉毛在也無寶葉源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眾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眾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頌曰　兩堂上座未開盲猫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手草鞋留著後人行汾陽昭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雪竇顯二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便即休手把狸奴定死生極人空使口相爭趙州救得成何事恰似天明打五更佛印元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血直得橫屍滿道途白雲端二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迴避了很忙走出恐天光雪刀含光射斗牛不惟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手直下看看兩段休保寧勇二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

去楚山無限說崢嶸　一刀兩段南泉令當頭高著趙州閑勞面若無宗正眼又隨流水落人間真覺無痕烟起處看兵機不是將軍孰辨伊兩段一刀揮下令威風千古霸雄基圓通懷當機不薦眼如癡豈辨鋒鋩未露時日暮草鞋頭帶去暗中拊掌笑嘻嘻或杜木十六雁五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鑑無私燭離匣金刀豈亂揮羅漢南伯牙之絃窮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掬南泉南泉龍象蹴蹋佛印元二草鞋頭戴與誰論四海無風浪自平解道曲終人不見江頭贏得數峯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盲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悲風動地生祖門追二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要得狸奴覿面酬渾如鉗口鎖咽喉一刀兩段徙公新直得悲風動地愁佛鑑勤二堂前飯店重新敗屋裏揚州滕外求頭戴草鞋高跨步晚春江景也風流　斬了猫兒問諗師草鞋頭戴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對只要全提向上機珠山如南泉提起為諸人自是諸人眼不覿付與趙州呈好手拈來覿面便翻身楚安方捕鼠有功人競愛霜刀揮處罷相爭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石窓明縮水酒

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礪草鞋頭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春開投顯石裏藏金誰辨別匹人但見蘚痕斑却被石人窺得破鐵船載入洞庭山雪竇宗放去若雷奔收來如掣電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箭南堂興二趙州牙如劍樹南泉口似血盆兩十七淨五个無孔鐵槌打就一合乾坤釋迦老子不會問取彌勒世尊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胡文定公安國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度佛光孝慈提起分明斬處親落花飛絮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樗李茶青蛇提起血腥臊幾个男兒有膽毛直下血流猫未覺舉頭還見鐵山高簡堂機南泉一刀斬了趙州戴履摩挲雖然子承父業滿地老鼠奈何共牛游當日臨崖看滸眼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草鞋去漁翁腰帶好牽船象牙言克巳堂前開飯店股肱屋裏既揚州頭戴草鞋呈醜拙湊成一段好風流或庵休手按吹毛豈易為兩堂要活死猫兒趙州上樹安身法多少傍人眼搭瞇別峯印南泉揮劍斬猫兒殺活惟憑作者知權柄一朝如在手分明看取令行時尼無著總二

草鞋頭戴有說訛諸老機鋒會得麼道泰不
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一刀兩段絕
說訛天下禪和不柰何頭戴草鞋重漏泄知
恩者少負恩多 木菴永 趙州若在倒行此令
奪却刀子南泉乞命 無門開 盡力提持只一
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藉暗為
春風涤小桃 無準範 一刀成兩段擇得二僧
爭草鞋頭戴出猫兒無再生 横川珙 南泉因
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
師曰太僧生僧無對頌曰 合掌太僧叉手
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換步移身振古風
木人共唱無生的 大洪遂 南北東西無不利
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厮結如相似鼻孔遼
天不著穿 龍門遠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要賣
身阿誰要買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他不作
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頌曰
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傍人可憐天
下爭酬價 請續此句佛印元 貴賤非同價不
錄五 十八
常个中交道没商量趙州布衫應時用一任
閑人說短長 泉大道 南泉鋪席大開張差寶
希跡歷市行䟽買雜多酬價少至今天下錯
商量 野軒遵 賣身王老難為價貴賤俱非不
易酬若使當時無退悔喚來分付與園頭 海
印信 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貴與何人若

無令子輕酬價往往一年空過春 保寧勇 不
作貴兮不作賤翻覆高低隔一線利害分明
說向人憐悯借見不見 默堂定 南泉與歸
宗麻谷同去叅礼南陽國師先於路上畫一
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
人拜師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
師乃相喚曰不去礼國師頌曰 國師欲見
叢多般圓坐端居拜請看不去同音聞便解
父經行陣奪旗據 汾陽昭 由基箭射猿繞樹
何太直千个與萬个是誰 曾中的相呼相喚
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
為什麼休登陟 雪竇顯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
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翠巖
真 三个同人去選官偶值清風明月夜或吟
或詠或彈琴夜靜更闌猶未捨忽覺天明歸
去來他時自有知音者 海印信 漫漫大地盈
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簑月下歸雖
道衣行人路絕 佛手易 三人礼拜南陽去半
錄五 十九
路抽身信已通休論東西與南北此心千里
自同風 草堂清 巧奔蕁枯浪苦辛誰能於此
辨䟽親落花芳草空岐路細雨斜風不兄人
吳古佛 跡重南陽好在哉三人半路不空回
道存目擊猶多事若遇知音請舉來 雲石目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

廢閑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龍門遠 同坑無
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開福寧 南泉麻谷與歸宗道眼元来總不通
去礼國師瞻相好區區只到半途中 蔣山泌
手携花鼓到城根灰著麻鞋過短門笑把柴
須書古字大家来步月黃昏 月堂昌 野店春
餘聊問諱作家竿木鎮隨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尼無著總 氣直語直眼
親手親拳密藏秀紅紫爭春神通妙用施呈
盖要見國師猶隔津 且是仁 金針綉出王嘗
喬石女擊來不覆藏剛被木人偷眼覷至今
兩兩不成雙 高峯泰 各將財本去經營上國
如天好趁晴未出門時先算帳如何得到鳳
凰城 虛堂愚 圓相中間坐底誰更施女拜各
呈機國師道大遍天下不許尋常人得知 横
川珙 南泉訛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恁
麼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只今
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頌曰 斂落寒潭謾刻
舟霜花浪急使人愁若憑言語論高下虛得
南泉一默酬 虎頂上座 趙州捧出葵花鏡王
老親拈白玉椎一擊當陽今瓦碎此心能有
幾人知幾人知兩个分明是赤眉風前月下
揚家醜笑倒靈山老古錐 鳥受珂 皎月團團
霖碧天趙州王老訛階前二人心眼俱相似

光彩從来共究然（本覺一）劒落寒潭設刻舟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罷釣歸深塢一隻鷺鷥落渡頭（上方岳）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頌曰軟纏藏鋒入陣来盡將擒下眼瞠開（[illegible]五）二十光生一决英雄士文武雙行將相才（保寧勇）龍蛇能易辨衲子最難謾性淨秋空闊心清巨海寛天涯毫末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爲侶西江一吸乾（南堂興）南泉住菴時有一僧到菴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床臥師不見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邉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个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頌曰　吹毛劍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人情君征塞北我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平（南堂興）短褐長衫白帯巾咿咿月下急推輪洛陽路上相逢着盡是經商買賣人（虛堂愚）斬猫機用未爲過猶勝廚中打粥鍋纔有此心招此報惡人無奈惡人何（寶葉源）南泉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與某甲說禪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子換銀彈子去頌曰　盤走珠兮珠走盤當

機脫略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價信手拈來也不錯（正堂辯）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啣取一莖草来頌曰　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醒啣取草来方定動頭頭物物（肆五）廿一自真靈（汾陽昭）行履從来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啣水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佛印元）異類中行得自由枕穿鼻孔卒難收草枝啣得相逢處高臥深雲任白頭（佛慧泉）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拈起鐮子曰我這鐮子是三十文錢買曰我不問這个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我用得最快頌曰　茆鐮使得快如風三十青蚨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到到者方知觸處通（照覺總）茆鐮三十文錢買覿面高提第一籌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圓通仙二）撥草瞻風探祖禪誰知草裏有南泉分明一句無私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王老真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通茆鐮舉起神鋒露驚得泥牛過海東（雪巖滿）問路分明指路頭青蚨三十不輕酬用時最快無機巧無味之談塞很流（集如昔）我道鐮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岐通寄語行人

着精彩（天童覺）匆匆禪客問南泉款段徒勞痛下鞭今日爲君重漏泄翻翻孤馬下遼天（道場如）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頌曰　與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大溈智）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稜塌地又團欒八角磨盤空裏走擬推尋勞摸拈得鼻孔失却口爲問晉化一頭驢何似子胡一隻狗（因悟勤）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弥大洋海裏翻筋斗（狸山果二）狸奴白牯却知有漫布不涵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撒箕作熨斗　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通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總合掌那吒撲帝鐘（或菴體）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朴翁銛）五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二十二袂處師揷下柱杖曰道得也被這个礙道不得也被這个礙歸宗便拽柱杖打師一下曰只是者个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魯祖曰只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掌勢頌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

大分離得緣好醜同條生也大家知同條死
也誰知有一句分明播天下無味之談塞人
口 大因會 難兄難弟一二三四同母而生个
个相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莫言碍塞不得
一句播天播地 佛鑑懃 碍與不碍龍吟霧起
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千里萬里俊
我 正覺顯 南泉廻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
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
放在首座前頌曰 等將草料好供看何故
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者翻令頭角不
完全 寶壽閑 南泉訪百丈丈問甚麼來師曰
江西來丈曰還將得馬大師真來麼師曰只
這是丈曰背後底咻師拂袖便出頌曰八
面當風秖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實身
王老師不作賊兮不作賁 龍門遠 兄難兄弟
難弟馬祖真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
無風波自起 石溪月 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
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到僧堂前曰堂頭老
雜五 廿三
溪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
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掌曰這一掌本
是堂頭老漢喫頌曰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
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為誰
喫暗拳 保寧勇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
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

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 如今不
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 溪東去溪
西去難免官家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
牽牛去住 楊無為 垂垂楊柳暗溪頭不問東
西卻自由先醉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
秋 斷橋倫 南泉水牯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
遷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 月林
觀 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兒冷暖只自知分
明說向誰 木菴永 南泉水牯忘鞭索南北東
西共一家王秋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
斜 天目禮 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
毛綠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烟雨屬誰家 鐵牛
印 南泉一日因齋次乃自將生盤去首座前
出生時杉山堅和尚為首座乃曰無生師曰
猶是末師纔行數步座乃召曰長老長老師
回頭曰作麼座曰莫道是末頌曰 古老巡
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
末纖毫不了亂縱橫 智門祚 南泉問座主講
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甚麼時
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
下無彌勒頌曰 禪床驚振被糊塗得兒
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鬚
胡 龍門遠 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衆曰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被人喚

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作賊懽喜則是煩惱
則是元來也不懽喜也不煩惱何故為伊情
著到處乃頌曰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
然言語惡真个好滋味不向如來行處行丈
夫自有衝天志 上天下地無彌勒安名立
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
雜五 廿四
人 文殊道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
師道師下座歸方丈州曰這老和尚每常口
吧吧地及其問著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
尚無語好州便打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
師喫頌曰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
伊跳下禪床便歸去徒他鷂子摶天飛 智門
祚 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
日在莊上喫油糍飽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
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
到莊喫油糍頌曰咄哉王老師赤窮身也肅
喫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惟 典牛游 不出方丈
門已到莊上坐好一釘油糍至今咬不破 萬
菴女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睛
鄒合吽失驢 北菴熱 偷喫油糍費弄口背年
老成魔謾神謊鬼 月菴元 阿魏無真水銀無
假老倒南泉可知札也 復菴封 無業示衆曰
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
腹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湏

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孫胡鬚將
謂赤更有赤鬚胡　南嶽脉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
射鵰人　鼓山珪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嗣馬祖一日
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
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
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
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
尚年尊別請人好頌曰　犀牛扇子用多時
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雲
雨去難追　雪竇顯　可憐一柄犀牛扇誰道當
時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處卓然頭角出寰
區　白雲端　扇子破索犀牛圈樂中字有來由
誰知桂轂千年魄妙在通明一點秋　天童覺
老師底死索犀牛用處其誰得自由侍者不
知頭角具鼻根繩索被他收　祖印明　明月冷相
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　本
覺清　犀牛扇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
不全妝拾取兩餘風月滿長川　佛燈珣　扇上犀
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要元牛幾教戴子重拈
出不是當時那一頭　佛國白　炎暑蒸人汗似
湯鹽官用底豈尋常輕搖休問犀牛在拈出
消風宇宙涼　虎丘隆　犀牛扇子有來由幾度拈
來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皪一番雨過碧潭
頭　開福寧　扇子分明都破了鹽官却又索犀牛
須知侍者難開口無可還他即便休　天目禮
鹽官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
人打得眾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
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頌曰　南泉
王老太無端却逐鹽官作樂官西祖令嚴行
禁上免它禪會錯欣歡　南嶽勝　虛空為鼓須
彌為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　應菴華　國師當
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
手至今天下切聲冤　對牛千　鹽官因僧問
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安了復來
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頌曰　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饒
便具金剛眼也較溈山半月程　上方益　鳥之行
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
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天童覺　廬山
歸宗智常禪師　嗣馬祖　一日剗草次有講僧
來參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
宗元來是箇麁行沙門師曰你麁我麁曰如
何是麁師竪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
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
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頌曰　廬岳宗師接
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於座主驚忙怕殺
道麁心錯是非　崇勝珙　大用縱橫擊電機
迦羅眼尚膠稿迷徒奪裏分唇吻却憶隨他
去一隨　海印信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體還
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南華昺
斬蛇却非小小事直是教他脫苦輪座主
高莽心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　横川珙
歸宗示眾曰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眾
進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
何是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
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
趁呵呵大笑歸方丈頌曰　無學彈指起因
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我觀音行棒頭指
出金剛王㸃惡道中為津梁　圓悟勤　歸宗因
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
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師
師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
否曰不敢師曰秖有過泥分頌曰　堂堂非
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已與過泥殊不
恥更何言外見親疎　寶葉源　歸宗因小師辭
乃問甚麼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
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
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

這來道來僧纔開口師又打頌曰　五味禪一味禪了須嗟氣金輪峯下令行時凜凜清風誠可畏　石君明私臨香醉價又輕至今官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蓮苦踏過叢林我後生　長靈卓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頌曰　三麼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花片點莓苔　老身洲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日菩提師翹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三个見在一任進取頌曰　觸日菩提一振沙示渠三个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笑春鳥喃喃罵落花　海印信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昔聞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李俛首而已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割不回頭滿地生荊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　佛慧泉芥納須彌特地疑琴

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處暫轉神機唯自知唯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　佛心才芥納須彌驗祖風濟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書來處跳出當人智鑑中　禾山方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喝一喝　雪堂行萬卷詩書一時頭含絕疥宗門便施誅暴古歸宗真老作只碩浩弩弓不知誰見雙鵰落絕毫絕塵如山如岳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清風播寥廓　救許夢韶州乳源禪師　嗣馬祖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頌曰　祖意西來豈易量撥眸已是錯承當闍黎不解知時節開眼堂堂入鑊湯　此山應西來的的意何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身佩辟兵符　趙善期通判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　嗣馬祖住山後馬祖令一僧到問曰和尚見馬祖得个什麼便住此山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僧回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也頌曰　只井為祖鉛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洛夜融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一翁清荷衣松食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生心即佛萬年千載不成塵　對雲南郎心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磨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簡翁敬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你向什麼處下口曰百雜碎師曰還我核子來頌曰　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真要相逢拈手歸　松源岳龐公親到竪降旗一般當頭斬萬機不是從前生咬破為他梅子熟多時　辛菴儔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知那个親那个疎師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審那个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來日上方丈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雲峯悅云夾山只知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圓悟云是則兩口金剛王寶劍要且拂拭虛空全山則不然生死為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除絕承當即證六通八解乃頌曰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割時已辨親疎家抱荊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

與換得同歸故殊途作家金鎚當面擲臨攅
後鵠趂不及拚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 赤
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恐下乎待得推衡
來纔手方知斤兩自分明 心聞賁 生死有無
佛虛名如電拂後鵠持天飛不打藤纏瀰墨
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強名模 瞎堂遠 圖
行自古不相肯峯頂老人何足論山回落盡
桃花片流水依前繞竹門 懶菴樞 竹籬茅舍
酒旗斜一个葫蘆欵西家酒後不知天與地
歸來滿地是桃花 雪菴瑾 苦瓠連根苦甜瓜
徹帶甜兩般滋味孰終後入黃泉 息菴觀 偈
之一字強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
舌無骨髓月蓮花火裏栽 雪巖欽 青天白日
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贓叫屈 無門開 大梅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意
鹽官聞之乃曰一个棺材兩个死漢玄沙云
鹽官是作家靈寶云三个也有頌曰 活中
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
到處鹽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離犬關比鄰 二十家
月堂昌 二 因爭長智認衆邊累及身曉行全
家富貴就頭擡薦自埋設逆順是非誰可出
提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犂水過膝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嗣馬祖 遠謁石頭便
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
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
是這个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
柱杖棲止馬頌曰 石頭據坐五洩便去乃
頭喚回却成多事 笑巖芝 在途在舍若為酬
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者未免半
邊無髑髏 息門訊 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
眼一齊開要知不啟修持力生死悠悠任往
來 成枯木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雜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雜六

僧録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盤山積 七則　水潦 二則　麻谷徹 四則
東寺會 二則　西堂藏 一則　大珠海 三則
百丈政 二則　汾潭會 一則　杉山堅 一則
石鞏藏 一則　中邑 二則　汾潭興 一則
無業 二則　鵞湖 一則　三角印 三則
魯祖雲 二則　紫玉通 二則　鄧隱峯 二則
馬頭峯 一則　華林覺 一則　烏臼 二則
石臼 二則　本溪 二則　亮座主 一則
金牛 一則　崧山 二則　則川 三則
打地 一則　椑樹 二則　石林 一則
秀溪 一則　浮盃 一則　龍山 一則
龐居士　龐婆 附共十四則

幽州槃山寶積禪師 嗣馬祖 初叅馬祖作街
坊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
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
哀哀師覩之忽然省悟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歌聲悠颺哭聲悲笑殺槃山老古錐
歷劫無明昏暗蔽一時頓覺發光輝 丈殊道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踏得故
鄉田地穩本來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曾亡

平陀天上非人世須知別有好商量 佛昂有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踊躍自
然全體露始知徧界不曾藏 海印信 未審魂
靈往那方無棲泊處露堂堂水向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月林觀 紅輪決定沈西
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季子盡情宣說了槃山
無處可遯藏藏不得堪與人天為軌則 遯菴
演 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
一天今古在通身是口也難開 淨菴演 薤歌
聲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
畔沒大千無地著淒涼 天目禮 薤露淒涼亦
可憐白楊丹旐去翩翩哀哀聲裏無消息打
著南遊動北邊 光明簡 紅輪決定沈西去未
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避擡頭覷見
本爺娘 無準範 槃山又一日於街市見人在
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叉
手云長史那个不是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
歸以所悟告馬祖祖印可之頌曰 个事分
攝六 二
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南華昌 江邊送客上扁
舟相對漁翁暗擲鉤一擲錦鱗隨手上遠山
疊疊水悠悠 妙峯善 槃山示衆曰三界無法
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
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市亦東頌曰 三
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一曲
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雪竇顯 青青
入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
笑處夜深流水響潺潺 佛鑑懃 三界無法何
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卧無餘
事一任莓苔滿地侵 佛性泰 三界無法何處
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界本因心所現
無心三界自平沈 本覺一 三界無法何處求
心山花似錦綠葉成陰杜宇一聲歸去也歇
即猶自守園林 塗毒策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
終不到孤岑 普權智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
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或菴體 山含無
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
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拙室開 依依楊柳欲藏
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好山南
山北看桑麻 愚谷田 槃山示衆曰心月孤圓
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
嵒六 三
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頌曰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
來春已老落花流水遶江村 月堂昌 光非照
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滿地落花風掃
盡依前流水遶孤村 肯堂充 描不成兮畫不
成卧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
應須暗裏驚 松源岳 槃山示衆曰禪德可中
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頌曰 山
既孤峻遊人罕至玉既無瑕莫辨真偽 死心
新 地厚山高執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
念念常如是堪作人間火裏蓮 本覺一 山忘
孤峻玉忘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
未悟遠從句漏問丹砂 天目禮 槃山曰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楊岐云口上著頌曰 盤山向上路何言罕
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千聖
不能傳 白雲端 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弥頂
上駕起鐵船 佳山來 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
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腳太湖心行人路上空
啾唧 保寧 槃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
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
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
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頌曰 師
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
綠頭意白鼻崑崙賀新正 龍門遠 徹底冰壺
無影像倒翻筋斗撲難成千峯雨歇黃梅後
桂兔還從海上生 雪巷理 清奇古怪娘生面
妙筆丹青作麼施者廝十分傳得似依然畫
虎又成貍 寶葉源

水潦和尚（嗣馬祖）來參馬祖禮拜起欲伸問
次祖一踏踏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可可大笑
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
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頌曰　馬駒一踏驢
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野軒遵）一路倒
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揩
痒萬萬千千出一毫（白雲端）水潦承機徹祖
意馬駒一路曉根源盡空撲落無閑地却向
滄濱駕鐵船（慈覺老）海上追奔天馬駒偶來
騰踏露全軀百千妙義毫端現拊掌可可笑
識渠（吳古佛）鑄管釀來應已熟不辭醉裏帽
欹斜酴醾浪有幽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懶
卷拒）無量妙義皆周匝旋乾轉坤為一合當
陽橫按笑中刀猶犬項門上一路（南君勝）說
道春來忓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
魚船（雪巷理）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肩
上師撥三下却畫圓相指其僧僧禮拜師打
曰這掠虛漢保寧勇別僧拜處但唾之而去
復頌曰　趯去拳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
商依公定奪無偏黨短自短寸長自長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嗣馬祖）持錫到章敬繞
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
持錫到南泉亦如是泉曰不是不是師曰章
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泉曰章敬是是汝不

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雲竇拈兩處云
錯又頌曰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
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
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章敬南泉路
不殊明明道理話親踈多人不用磨金鏡漢
自漢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
却如無（汾陽昭）顏色覩模却似真人前拈弄
越光折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終歸是假銀
（保寧勇）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
失利杖頭突出古蓮花舉世風流出當家（圓
悟勤）昨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
一指我北去南行有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
大路雖然南北不通逢節在中華一國土（
玄思）振錫通風似章敬章敬無私蕎頭釘其
僧尋討到南泉深深一杓更酩酊（叔若來）是
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草堂
清）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依前自死
振錫卓然白日青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浸天
大網生光輝（月堂昌）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
之波透者誰可憐个漢皮無血駕與青能下
解騎（南堂興）是是放下南山真鼈鼻不是不
是勒四千里追風驟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
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掛葫
盧堪笑維摩談不二（翠谷琏）妙轉之機掣電

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價休向
驪邊彈雀兒（木庵永）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
眼那个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
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床却坐濟
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床却坐
師便出去頌曰　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
機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頇也似魚上竹
竿（寂印信）正眼英雄逢正眼勝劣短長徒用
揀那吒現出本來身且非父母能生產（覺海
元）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
單鎗戰數場好是見機開一箭（保寧勇）相逢
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渾
莫辨試問何人得勝還（普融平）胡鬚赤赤鬍
胡珠走盤兮盤走珠狹路相逢誇好手兩邊
齊刀血模糊（石田薰）賊隊相逢午夜時攬旗
奪鼓討便宜驀然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
自歸（別山智）麻谷因良遂座主來參師見來
閉却門將鋤頭去削草遂又來扣門師曰誰
曰某甲師曰鈍根阿師下去凡數四如是遂
忽然有省乃去扣門曰知和尚莫謾良遂良遂
若不來禮拜洎被十二本經論謾過一生師乃
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
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
人不知頌曰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良遂解

思量若非久積同風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佛
昭覺 禪林深邃乍遊盤錮草關門豈易有莫
謂老師渾不是得相謾處且相謾 正覺逸 開
戶携鋤理最幽豁然大悟話元由從來學盡
空努力始信黃河輾底流 淨印信 閑戶携鋤
已太熟更來當面受糊塗光中自覺遭謾久
方信無人共出家 白雲端 龍石汾陽肯話他
便知回首逆風波不登麻谷玄關路十二太
經休得麼 照覺總 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
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己暖烟斜日又黃
昏 佛眼遠 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
歸從前活計都拋下爭奈時人會者稀 楚安
方 尋言逐句謾多端只為從前被眼謾撒手
便能歸故國暗思岐路幾多般 丹霞淳 親到
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
殘日無數紅英逐水流 成枯木 麻谷高聲問
阿誰一言駟馬卒難追遂公打破精靈窟現
出金毛師子兒 真淨文 門門入圓已周遍一
喚回頭便到家良遂知時人不委海山空曠
夕陽斜 懶庵需 為人為徹咬著生鐵逆水之
波虛空釘橛 松源岳 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
知處人不知王雖已死無人知處盡留得青山對
落暉 破菴先 閉戶復携鋤雲深路更迂須知
形影外肝膽向人輸 亦空思 携鋤不顧便好

曰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 月坡明 麻谷一日
在紙帳內坐以手巾蓋卻頭拔雲和尚入見
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遶禪床一匝卻入
撥開帳見師去卻手巾而坐乃曰死中得活
萬中無一師便下床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
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曰甘即甘
師堪作什麼雲推開曰知道你前言不副後
語頌曰 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
牛不須重較多和少歸到家山即便休 虛堂
愚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 嗣馬祖 嘗患門徒
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
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眾曰心
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汝方刻舟頌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携
條柱杖國行切忌回頭轉腦 照堂一 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伶俐
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愚山璉 雨散雲收後崔
嵬數十峯倚欄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佳山果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賣糧戶不扃官路無
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閑菴嵩 青山不
青白雲不白針鋒太寬宇宙太窄寥寥獨坐
有誰知流水消消花片飛浩浩風光人不會
端圍春色鷓鴣啼 妙峯善 昨日因過竹院西
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

鴉上樹棲 虛堂愚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
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無門開 心不是佛
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無縱跡難尋
討笑倒嵩山破竈墮 南叟茂 東寺同仰山甚
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
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月即隱黑
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曰何不
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溈山被索此珠直得
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
吼頌曰 鎮海明珠到處晶從來一顆自圓
明仰山東寺曾遭索又手還將取次呈 本覺
一 善撫太阿鋏決無傷手陀慣編猛虎鬚必
有全身策鎮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
旃檀林裏獒旃檀師子窟中乳師子 圓悟勤
師子窟中師子兒逸群遊戲海珠環溈山呼
索渾無寂有理難伸穿得奇 南户勝 無言可
對口甑開已是和光吐出來東寺不知何實
志深深一丈掘坑埋 雲柏度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嗣馬祖 僧問有問有荅
即且置無問無荅時如何師曰怕爛卻那百
丈曰從來疑著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
曰一合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慶云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頌曰 終日
論文不記年禪心淡泊契幽玄白雲繚繞齊

山在一法無私萬古傳大溈智
越山大珠慧海禪師嗣馬祖因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清淡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
曰是即沒交涉頌曰　偃塞蒼髯十萬本參
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
六月寒石溪月大珠示衆曰身口意清淨是
禪六　九
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頌曰
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弥山撒手到
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黃龍南大珠問
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
有所說則爲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
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對頌曰　百
非四句都枯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
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本覺一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嗣馬祖師問南泉諸
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
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
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
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
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
說了也頌曰　祖佛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
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
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雪竇顯涅
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

人錯聽一時喚作鵓鴣詞白雲端不會誰不
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長
靈卓誰謂宗師有妙旨切切爲人須到底手
按瑤琴徹曉彈其來不入離人耳佛鑑懃倒
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
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徑山杲百丈南泉
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禪老
綉出鴛鴦須是針慈受深鸞膠續斷弦覙血
化驢乳從來不爲人今古叅佛祖箭既離絃
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
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圓悟勤百丈政示衆
曰汝等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普請開田
了泉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令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
頭曾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白雲端大義由
來不可陳休於言下覓睬親而令欲識大雄
老金毛生得玉麒麟佛陀遜開口說大義復
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龍門遠
雜六　十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備梵音清
徹十方聞草樹鋤鍬皆犇起末後雙拳再展
開拖泥帶水爲凝歟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
求劒徒悠哉佛性泰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
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不揀而今到處草
漫漫牧菴忠大義開田剏祖基分明書契示

傳持見孫不肯遺先業乞食年年役路岐雪
巷雲普請開田力已奔紛紛帶水又拖泥展
開兩手人休問昨夜三更月落西此菴淨百
丈說大義全然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溺死在
平地無際派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嗣馬
祖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
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來日
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
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曰
謝大衆證明繞法堂一匝便去頌曰　雞聲
茅店月華明客夢沈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
大曉峯頭掐面便奔程絕象鑒十八佳人嫁
未酬每憑媒妁善搜求一從嫁却潘郎後便
辭人前不識羞竹菴筠池州杉山智堅禪
師嗣馬祖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從邊過
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个甚麼宗曰似个
猫兒復問師師曰似个狗子師却問泉泉曰
似个大虫大溈智曰三个老漢聚頭寐語若
絕六　十一
要徹一時示取這大虫始得復頌曰　一虎
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爲伊途路不
得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
三人那个可爲師頂門未具金剛眼透出纓
損執辨伊開先暹五五二十五大虫元是虎
狗子與猫兒豈可同時語夜閉門早開戶項

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昔透長安盡是舉子
朝天路 佛鑒懃 撫州石鞏山慧藏禪師
向馬祖 初為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令自射無
下手處省悟投出家既得法住山後常張弓
架箭凡見僧来便曰看箭一日三平到師曰
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
又作麼生師彈弓絃三下平乃礼拜師曰三
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个聖人遂拗折弓
箭平後到大顛處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
為什麼向弓絃上辨平無對遂再恭既悟為
顛之嗣頌曰 張弓架箭奐君回不省宗師
特意来个个盡隨迷醉走句中認影影難開
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過九垓 汾陽昭
三十年来事一弓弓挺定家中牢知半
聖雖投欵納雙牽半信不通 正覺逸 架箭張
弓用得際平生猶喜中紅心後来半个人雖
得猛火方成百鍊金 佛印元 浪弓架箭豈徒
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
何必畫凌烟 佛慧泉 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
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處斜陽一鴈落
秋天 佛國白 三十年来握箭弓三平綫到擘
開胷半个聖人今日得大顛絃外幾時逢 宗
勝承 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
知音無一个三平中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

迭思量元伊是箭垛 法燈欽 解擘當胷箭因
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漳州崇
云岳 認得班班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
前子細来觀覷誰把藍田石射穿 心聞賁 張
弓架箭幾何年接得三平擽不全若使當時
能拜射免教落節向弓弦 水菴一
佳广 十二
朗州中邑和尚 嗣馬祖 每見僧拍手鼓香曰
嗚哪嗚哪仰山到叅從東過西立師曰于甚
處學得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来師曰
如是如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
吾從章敬處得来頌曰 鼓香拍手口嗚哪
直引来人辨正邪千萬往来都不薦 何山蛛
見便同家 汾陽昭 曹溪脫印傳来錯章敬師
承受處麁將謂胡鬚天下赤元来更有赤鬚
胡 正覺逸 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来拍
拍是令 慈受深 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
去師曰譬如一室有六窓内有一猶猴外有
獼猴從東邊喚狌狌猕猴即應如是六窓俱
喚俱應山作礼曰適来蒙和尚譬喻無不了
知更有一事只如内猕猴睏睡外獼猴欲相
見時如何師下繩床捉山手作舞曰狌狌我
與汝相見了也頌曰 六窓一一喚猕猴啼
者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省悟當時中邑
謾悠悠 本覺一 凍眠雪屋夜推頹窃宛蘆門

夜不開猶搞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天童覺 人人有个老猕猴暮四朝三卒未休
喚着便能知落處八花磚上輥金毬 慈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窓猕猴留在更無雙忘懷絶
慮猕猴死一國安寧六國降 南堂興 一室蕭
然六窓廓尒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个
非六 十三
獼猻作出千般舉止洸盆洸盆我識得你 欣
山澈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嗣馬祖 因南
泉来見師面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
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頌
曰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邪更問如何道
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西岩惠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嗣馬祖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妄想頌曰 王令威嚴誰敢擬鐵毫
絕動纖輪隨時人只見鋒頭利幾人能見利
頭鋒 懶菴需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 嗣馬
祖 因唐憲宗詔入内論議法師問如何是禪
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
論秖這一點尚不柰何師却舉順宗問尸利
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曰佛性非見
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如何是佛性
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頌曰 因地而
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

親認著依前還不是（枯禪鏡）説理談真面紫
衣爲渤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名邈爭似
君王默契親（天目禮）空中一點是个什麼直
饒講無限經論其奈不識者行貨雖然價重
須彌也被君王識破（尼閑林英）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嗣馬祖）示衆曰若論
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
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
掀倒禪床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頌曰　正
令成嚴斷不容星發斗轉冤無喫將軍勒起
當頭馬殺氣紛紛衮黑風（獸堂定）三角示衆
曰凡説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黄四
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爲什麼滿肚
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
去師曰直待皮穿頌曰　平地安身未肯休
花陰柳逕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閒氣始信源
儂得自由（慈受深）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
師曰禾豆粟曰意旨如何師曰大衆歡喜奉
（縣六）（十四）
行頌曰　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
録空門曾問疎山僧便道如今粥飯足（大洪
逆）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嗣馬祖）師尋
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
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
恁麼驢年去頌曰　入來面壁坐顒顒不話

多端説異同親切不教心外覓免將明暗諍
盲瞬秋霜悖地生寒暑魯祖垂意不用功（汾
陽昭）老倒禪門傳魯祖見僧面壁親垂顧个
中若是丈夫兒剔起眉毛便回去（佛印元）魯
祖三昧最省力才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
達道者不在揚眉便相恣（保山冀）祖師面壁
播諸方無限禪人設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
數株寒柏倚斜陽（來叨覺）坐斷千山與萬山
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
年不自觀（單易真）面壁成言上上機衲僧到
此擬何之直饒截斷千江水也落宗門第二
雄（海印信）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火人
知南泉提起驢年事且道如今是甚時（白雲
端）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迴
上乘同道者（請續此一句負龍析）堪笑池陽
老古錐僧來面壁擬何爲大都端正人男女
清淨不勞紅粉施（草堂清）雖然不是作家好
惡他家自識喫拳還似打人面赤不如語直
（縣六）（十五）
（黄龍震）魯祖山前古路通澌微一逕沒西東
杜鵑聲裏春光老零落桃花藉地紅（普融平）
無絃不弾有曲誰聽飽土華木宮商自正寥
寥千古少林人也道九年傳此令（佛心才）池
陽何處得捫摸後代商量涉異途古人剛
成多事試問如今會也無（健門遠）兎徑龍泉

遶行岩風權羅倚繍和衫誰人會得宗師意
紐轉乾坤好不來（丸符道者）魯祖見僧面壁
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對量抵者不勞心
力中間或開一類強言正是相爲非惟謗他
古人亦乃因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
難逃避（永明壽）南泉黑豆未生時喃喃終至
浸天機休向未生前曉悟日出東方月落西
（樂山丑）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
總見攢眉便回去早知不是丈夫兒（皺卷書）
魯祖逢人面壁老大漆懶退隨後之泰徒罔
測一向打兀鐵鎚（水菴一）撲落江頭一望長
柴荅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
肝也斷腸（尚堂執）背前面後揚家醜揭地洪
首師子孔分付仙陀知不知法身午夜截北
斗（足菴鑒）家財費盡沒絲毫抵个一身猶恨
多却向池陽最深處殺人空手不持刀（石菴
心）無日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
畢竟無人買冷却杓欄攙懶休（雪菴瑾）日暖
佳人刺綉遲紫削枝上特黃鸝欲知無限傷
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南叟茂）人來面壁成
何事爭得心開見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
頭不舉自然圓（横川珙）魯祖因僧問如何是
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某甲無口師
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頌曰　得因失有是

在非逆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何在轉得身来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須知巳遠背 月堂昌 唐州紫王山道通禪師 嗣馬祖 因于頔相公問佛法至理乞師一言師曰若問須去情謂公曰便請師曰但問將来曰如何是佛師召于頔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頌曰 淨六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 十六 相隨来也四大部洲 月林觀 紫王因于公一日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指曰這个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于作礼而謝頌曰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慈色不知何處去珠回王轉透雲袍 南岩勝 五臺山隱峯禪師 嗣馬祖 一日辭祖祖曰甚處去師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遂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語回舉以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頌曰 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苔兩度三四雖蹋倒滿身泥水又歸来 虛堂 愚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過樹頭搖 隱峯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

淨瓶是境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来師將淨瓶傾水於泉面前休去頌曰 南泉特地指瓶隱峯便来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深埋自巳 黙堂 一南泉不指淨瓶隱峯何曾瀉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不在這裏 牧山珪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腳出門 七 行大路 評六 橫擔拄杖唱山歌 徑山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嗣馬祖 上堂謂衆曰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頌曰 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行筭拈指巡文數不出 中菴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嗣馬祖 裴相國訪師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何妨師乃喚曰大空小空惟二虎自菴後出裴見之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哮吼而去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頌曰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何有良哉大士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壽 無門建 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界獨步對境無心則菴有虎忽然提起數珠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敵勝還他師子兒 南堂興 烏曰和尚 嗣馬祖 因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處玄曰江西師

便打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个師僧秋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頌曰 烏曰分明摽有眼這僧直是眼飛筋傲饒打著百千个切莫將伊掛齒唇 愚堂 一赤身換白刃死中還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 牧山珪 烈焰不容蚊蚋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六臂望風無不豎降旗 徑山杲 鏌鋣在握當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拂到頭未免病樓臺 懶菴需 烏曰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个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来有人喫在曰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个漢僧礼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雖六 頌曰 呼即易遣即難 十六 互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来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 烏曰老烏何殷與他杓柄太無端 雪竇顯 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相扶交互為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九衢裏天上人間我惟尒 佛性泰

石曰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曰果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在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曰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回烏曰頌曰　石曰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鐵須是打他拷栳 月堂昌

石曰因僧問如何是地藏手中珠師曰你手中還有麼曰不會師曰莫謾大衆復頌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頌曰　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石曰山下路歸計轉迢遥覿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曾且道笑他个什麼為人不得力 佛燈珣

長晝自家寶何須問外塵萬緣具息彼方見本來人 塗毒策

本溪和尚 嗣馬祖　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緣顧視公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踏却士曰與麼不與麼師亦劃一圓相士亦近前踏却師曰與麼不與麼士抛下拄杖而立師曰來 辨六 十九 時有杖去時無杖曰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曰看路看路頌曰　輒乎來瓦子擲拳頭來脚尖趯子細點撿一場狼藉先豐為模攄介人為法則莫學相似禪青天轟霹靂个中若是惺惺漢餿飯殘羹誰肯喫吐 大圓智

起模畫樣弄精魂拂迹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盡處滿天雲散月華明 川老

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蹤 工覺

頭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抛下拄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豈匆匆者裏若得隻眼許你覷見龐公 了演

月 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曰老老大大見人侵短曰為我與師同叅所以借問師曰若恁麼徒顯舉來共你商量曰老老大大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年老曰罪過罪過頌曰　一對鐵棍如錦團一雙烏騅如白鶴忽然狹路相逢不免將錯就錯 雪鑑覺

亮座主 見馬祖　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礼拜曰這鈍根阿師礼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礼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頌曰 穀 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流驀喚回頭方瞥地西山一去絕蹤由 本覺一

馬師賠却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條寄與山中這擔板 東山空

昨夜月初明紫門猶未閉猫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 懶菴樞

却是虛空解講經驢鳴犬吠一般齊譙樓昨夜鼕鼕鼓不是知音不解聽 白楊順

弓絃難結鸞膠紐御道那裁栗棘蓬堪笑香巖饒舌老 緝六 二十 今年猶勝去年窮 玉堂拜

却是虛空講得經雨花狼藉曉風清賺人深入西山後多少闍黎又錯聽 月林雲

鎮州金牛和尚 嗣馬祖　每日自作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頌曰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見誵訛 雪竇顯

拳中十指長綰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此庵思

金牛作舞也奇哉撫掌相招喫飯來若謂因齋成慶讚都盧笑殺老黄梅 佛國白

菩薩子喫飯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鐵鉢詣天台 長靈卓

長連床上狐屎屎三聖堂前狗吠春豝出金牛窠窟子月明照見夜行人 佛眼遠

襴衫席帽積塵埃柳巷花衢去復來拈得簫時纏拍板逢人偏愛舞三臺 佛心才

然來棕去分明過與君不相諳如何驗炊因齋慶讚和泥土略戲只言呈作舞野狐

猜七星利劒函長鯨 圜悟勤 堂前事事已辦
只大開口喫叡一飽能忘百飢說甚因齋慶
讚識得當面主人猶眉毛决定遮變眼 佛鑑
懃 鐘鼓聲聲已喫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
一鉢充飢因不覺牙生滿口沙 竹庵珪 鵓鳥
落溪魚鼈死毒龍行徑草萊枯坐中若有江
南客休向人前唱鷓鴣 晦堂心 作舞金牛錯 雜六 六二
用心喫人與飯笑忻忻黃金自有黃金價何
必和沙賣與人 天目禮 崧山和尚 嗣馬
祖 因與龐居士喫茶士舉槖子曰人人盡有
分為什麼道不得師曰秖為人人盡有所以
道不得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
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
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更
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崧山幾被个老翁
惑乱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
取未舉槖子時頌曰 未舉槖子已前衲僧
難為下觜識得道个霱苗不向黃泉作鬼不
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搂一踢踢翻大
海水 南堂興 七挑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
惺惺相逢不用輕相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正
覺 崧山與龐公見衆僧擇菜次師曰黃葉
即去青葉即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
曰道取好曰互為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

間強作主宰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
黃就中難道師笑曰也解與麼道士珎重大
衆師曰大衆放你落機處頌曰 跳過處甚
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
陽斜照數峯青 佛鑑懃 不落青黃道取好互
為賓主也大難珎重衆僧便下去後回相見
作何顏 大圓智 膠投漆水和乳一卷一舒全
須全 正 誰言不落青黃就中要人道取誰道
取分付鑊湯熱蒸爛煮 佛住泰
則川和尚 嗣馬祖 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
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
師曰情知久參事慢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
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龐公鮮徙且勝
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秖欠汝个幞頭士拈下
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頌曰 初
見石頭久參事慢阿師老耄龐公鮮徙一項
幞頭擲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 正覺頌
雜六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
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泊答公話曰有 廿三
問有荅盖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
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礼儀
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抛却茶籃
便歸方丈頌曰 相逢相識謾相邀碧水溪
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聽急扃門戶更徒

勞 保寧勇 二老機關誰共委幞頭擲下髮鬖
崧山深不記來時路彷彿稀聞碧澗中 白雲
端 二八佳人巧畫眉穿簾入戶意如癡空勞
笑語相調戲白髮山翁肯采伊 寶峯湛 則川
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
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
三兩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
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
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南堂興拈云好
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
龍玩寶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
動波到這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
麼得恁麼靈驗 良久 復頌曰 衲子懷中寶
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又
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既從龍風亦從虎師
子頻呻象王回顧北斗藏身月宮兔路破
草鞋不移寸步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
貧主趁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却回去 正
覺頌 雜六
忻州打地和尚 嗣馬祖 自江西領 廿三
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
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
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秖如和尚每日
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
柴一片擲在釜中頌曰 請問吾師皆打地

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斯門入早是慈悲曲為渠（義者柔）紫府山前真正事拄杖常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衆惟將打地衆盲聾（汾陽昭）棒棒打着地始信無虛棄秖見鑿頭方失却錐頭利（慈受深）端坐似無為達人却打地赫得虛空神走入汝斯昇（杭州寶寧）

（集）江西椑樹和尚（嗣馬祖）一日因道吾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用歎這兩片皮作麼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曰秖為有所以借頌曰　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嵓無影木白雲深處露横枝（丹霞淳）椑樹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曰莫亂道頌向（圜悟勤）椑樹卧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揪翻路布相逢不相避个裏聊遊戲一（為）反天覆地（大圓智）

石林和尚（嗣馬祖）見龐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竪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頌曰　撩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醜（月堂昌）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搖頭此亦搖尾頭尾相應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一向撥波求水（佛鑑懃）

潭州秀谿和尚（嗣馬祖）因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床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个人下茶也無在師曰（雜六）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二十四）呵大笑頌曰　椑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佛鑑懃）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卓眼生筋溪山雲月誰為侶南北東西絕近鄰（晦堂遠）

浮盃和尚（嗣馬祖）一日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怨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為什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雜六）（廿五）幾喪目前機頌曰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娘生袴浮盃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點污（徑山杲二）電光石火尚猶遲伎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討夕陽已過綠梢西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罅當機覿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休休（中菴空）行婆能擘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怖唯有南泉與趙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呵伎死禪和不柰何（佛性泰）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求只因不入浮盃網對鏡看看白盡頭（默翁）

潭州龍山和尚（嗣馬祖亦云隱山）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曰和尚住此

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曰和尚先住此
山先住師曰不知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
從人天來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
我見兩个泥牛闘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頌
曰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
言春去秋復來步步乘騎得渠力保寧勇撥
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
水窮處果見尨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
風為線明月為鈎一合乾坤作鈎舟孤峯絕
頂垂跏坐不風流處也風流南堂興眼目高
低鼻孔横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虻蓋上換肩
入鷺鷥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
果柄作禾莖隱山赤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
兎走昧堂達　襄州龐蘊居士見馬祖初
詣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
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曰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頌曰
雜六二十六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知儻
理不儻親馬祖可惜口門窄白雲端風吹日
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
老陰陽無處可安排佛字勇吸盡西江向汝
道馬師家風下草草截流一捽破烟寒天水
同秋清渺渺天竟覺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

牡丹新吐蘂鞍土揚塵勿處尋撥眸撞着自
家底玉祖清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
知尾可憐龐老馬大師相逢對面千萬里佛
鑑懃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師也是不得已偶
被龐公借問來盡力道得只如此大殊道借
問乾坤獨步人全提分付太言龜西江吸盡
無消滴誰解惟門鎖要津石門易一口吸盡
西江水鵁鶄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頭
其來不入鶍人耳雪峯悅一口吸盡西江水
領上桃花香撲鼻枝枝蘂蘂盡含春也是因
我得礼你占卷信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深
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鼓山珪一口吸西
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崇
大方一口吸盡西江栗棘蟄殺老龐當陽岩
也吞得管取海内無雙圓悟勤一口吸盡西
江水消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尋常嘶
風弄影斜陽裏白楊順一口吸盡西江馬駒
踏殺老龐不用燒錢引兒自然安貼家邦尼
雜六廿七
無著總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
姓龐典牛游龐公軌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
齒唇吸盡西江禁不住崖句裏笑翻身水
菴一一口吸盡西江水碓觜生花猶未已葉
粟枝枝垂雨露須弥藏在針鋒裏大禪明一
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己爛醉如泥

臍似天筆躲茶瓶三隻箭松源岳寂吧唄孤
悉呾瑩智聞口動舌是甚滋味目你莫疑肖
上抵西江一吸了無餘突出堂堂大丈夫盡
道世間胡鬚赤誰知更有赤鬚胡密庵傑朴
設拗出油閒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
揚州仰堂卞淨躲驟赤灑洒沒可把若可知
礼也退庵休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排
不起碓觜生花春畫長狸奴白牯皆歡喜普
庵玉一着高一着一步闊一步馬駒踏殺人
任住住住住林梓錢居士見丹霞作走勢
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顛呻勢霞便坐
士向前以柱杖畫个七字於下畫个一字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
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
遂哭出去頌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
中央天無四壁十方虛空掃蹤滅跡通身是
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捺抹慢庵空共因七
見一尋蹤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
中因凶得吉掛劒壁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
可失哀哀哀方庵顯居士訪丹霞於霞前立
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却來士前
主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
曰者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暮無些
子意悲曰引得个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麼

引霞拈起居士幞頭曰恰似一个師僧士拈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个俗人霞應喏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幞頭曰大似个烏紗巾士亦應喏三聲師曰昔時氣息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頌曰
一出一入徐行歎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拈論分僧俗礼義 二十七 花孫富是 玉覺逸 二十八

丹霞與龐公終日用神通是處游歷盡全身遍界中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 大圓智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笊籬翁家破人殘相追相逐相激相欺難難侍天長劍兮射斗光寒攪海吞龍兮不顧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南堂興

居士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士便拈起槌子霞曰只與麼別更有在士曰此回見師不似於前曰不妨減人聲價士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則啞却天然口去士曰汝啞却本分猶累我啞却霞擲下拂子便行士召然闍黎霞不顧士曰不為患啞兼亦患聾 頌曰 丹霞初訪龐公日覿面分明竟不言豎拂只因無外物拈槌何別有天然回頭患啞真無賴拂袖如聵外復玄欲行會師相見處石人行處笑嘻嘻 或庵體

古人覿面機相見無可道豎拂有丹霞拈槌是龐老龜毛逐語斜兔角隨意倒患啞仍患聾分明好更好 於陽拙

動鼓斜曲兼落知秋聾富擬拂彼此相酬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雪峯某

掛角羚羊亡氣息倚天長劍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影無限魚龍勝吐吞 正覺頌

居士因辭藥山山令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 廿九 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別云初問但握雪團打復頌曰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瀟灑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龐公全提滴水滴凍藥山闍黎兩眼定動機不發時一場困夢本自天真阿誰解用 真淨文

全神相送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恃 口如啞直饒握得成團鷂過新羅去也解道前路善為免得東打西打也大奇三年留客住莫待去時飢 上方益

三尺寒光射斗牛鏌鋣提處鬼神愁堅爽不識將軍令誤入重圍血頭流 泐文月禪師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在定即易瞥轉還難金剛寶劍逼人寒不墮樣鋒句外看 石溪月

雲居悟曰若有人問雲居落在甚麼處即向伊道落在雪裏大衆會麼頌曰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觜鐵舌也難下口 揮掌雪團劈面來打着金剛腦背後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 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闍黎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兔角杖敲得虛空爆爆聲 石溪月

春至花開秋復葉落父子團欒識甚好惡 枯禪鏡 不說是不說非楊眉瞬目好裏放痴父慈子孝無他事渾家一味討便宜 尼開林英

男兒懶墮女無良多口翁翁快口娘討盡便宜不知是何曾有个會無生 開福書

居士偈曰十方同聚會个个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頌曰 幞頭壓土靴糊破選佛場中無兩个若道心空及第歸項上一推難放過 佛鑑勤

風月山川共一家雜來語下定龍蛇太白不曾登便殿筆頭夜自生花 心聞賁

丧盡生涯賣笊籬白拈大家討便宜看來伎倆只如此也道心空及第歸 佛國白

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 大 讓 婆應聲曰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 三十 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 頌曰 口子喃喃暑不休把却笊籬做大遊有个女兒不肯嫁他年定作老丫頭 湖庵椿

究竟冤家面面相觀品弄沒絃琴清韻播千古 混島 老衲居士

以宋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日持

笊籬鬻於市中頌曰　雪竇堆雲吳慈嬪笊
籬數柄杖頭挑入屋穿可無人問撞著行家
定不饒 月岩杰 爺持活計沈江水累女沿街
賣笊籬不是家貧違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海際以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蛾眉
一家只了一家事那得閑錢買笊籬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與擬女子靈照一見
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
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　擬兒不
覺笑嗄嗄却於中路碾泥沙黃龍老漢當時
見一棒打殺者兇家 黃龍南 居士倒地靈照
扶起乞兒技倆討甚巴鼻 慈受深 孝順籠五
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風世惡冤家 南
堂茂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
猶未已猶未已東海鯉魚千尺紫 已菴深 居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个語話
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
雖六　卅一葉
意士乃笑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
路等閑行阿爺智量世希有女子圓光頂額
生 或菴體 龐老家聲千古在詭辯易互相
酬就中靈照較些子祖意分明百草頭 成言
庵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
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

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
於是更延七日頌曰　家有全棚樂新翻詛
不同分明假離別却是喜相逢 西岩惠 一棚
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擬撥戲衫卸下許
誰知無端笑倒黃番綽 北海心 居士臨示寂
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
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
就枕公膝而化頌曰　欲識窮源處何人為
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蹊 虛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
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頌曰
龐婆發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但
將公道斷維那不用舉頭書 慈受深 維那對
泉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擊轉牙梳重挂
腳相逢猶更錯商量 歡堂定
卅一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雖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雖七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藥山儼十四則　丹霞然六則　大顛通三則
長髭曠三則　佛陀一則　大同濟四則
溈山　雖七　二十五則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嗣石頭 師辭馬祖返石
頭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
師曰一切不為曰恁麼即閑坐也師曰若閑
坐即為也曰汝道不為且不為箇什麼師曰
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
流豈可明頌曰　玄微及盡本脩然若謂渠
閒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見釣人何必更拋
筌 丹霞淳 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音
青綠元來是浮萍 五祖演 擺撥佛祖縛曠然
絕壘外一物亦不為縱橫得自在古鑑臨臺
明辨去來金翹影動樹花開任運相將不可
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佛鑑勤 行行月冷風高
步步山寒水深逢人拔肝露膽見義劈腹剜
心 崔堂達 石頭打草要蛇驚寄讓玄機絕妄
情迅馬追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 晦普
庵 平常閒生與閒行嶺上無心雲片橫照境

俱忘人不立從前日午打三更雪岩欽

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頌曰

鉆不得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家山猶隔一重關揭岩真

四海狼烟靜中原信息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鼓山珪

好箇話端阿誰解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徑山杲

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卻雞東巖琨

重疊峯巒俱鎖斷知誰深入到桃源行人只見一溪水流出桃花片片鮮肯堂充

坐斷千峯路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爾朧前松源岳

恁麼不得總不得脫卻布衫赤骨律劈頭一搭忽翻身便見口開并眼白雪巖理

一重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甚到歸來屋裏坐落花啼鳥一般春虛堂愚

剗盡枯藤夜登揉通身不掛一毫絲清風步步隨身轉明月誰分上下池古亭步

藥山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頌曰

師資會遇意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篾束來成話欛至今錯認定盤星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頌曰

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唯云不諂曲不諂曲傾國相酬未相直瑩立萬仞此心眞不必當來問彌勒圓悟勤

直如絃瑩如玉露勝傾心更無迂曲直饒徧地黃金未免易之不得易不得南海波斯而如墨佛性泰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眾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眾說法為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傳燈錄與此稍異乃曰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眾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為什麼卻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頌曰

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權鍾著一丸不療愈顛狂孤負金仙換骨方野軒遵

家法爾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澗水雲退露寒岩眞機自得妙處誰參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眾疊天童覺

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力水清魚現不吞鉤慈受深

誰云藥嶠不陞堂日日相逢為舉揚獨耀無私常顯露莫將無語錯商量成枯木

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駟追風顧影鞭雲梯長空巢月鶴夜寒入骨不成眠天童覺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絲毫不犯總教賊亡掩室開

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劍只作陶家壁上梭無準範

鐘鳴眾集歸方丈苦救當頭請法人法法本來無一法若言無法法纏身橫川珙

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頌曰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眞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卻無準範

藥山一日因遊布衲浴佛乃曰這箇從汝浴

還俗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
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須在主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蕪帶語且道
盡善不盡善頌曰　雪竇將惡水驀頭澆引得
清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描不得畱松脩竹冷
蕭蕭（雪竇策）一番雨過一番晴雲眼已開桑
眼青鵓鳩樹頭啼不已百舌黃鸝相共鳴（佛
卷柏）
藥山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曰佛字師曰
多口阿師頌曰　道吾怨尔見先師問字開
舉顯妙機對佛是真真是佛藥山為破肚中
疑（汾陽昭）藥山此問實堪嗟碎啄同風不易
誇問佛須知呈妙旨多因於此現空花（天寧
慧）藥山手中書佛字問他端尔要心開只將
佛字為酬對元是曾持五戒來（橫川珙）藥
山夜參次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
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
何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衆
雲岩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卻會秖是不肯禮
拜頌曰　犢牛生子頗相諧兩眼通紅色似
藍把火照來無覓處大家普請一時參（龍門
遠）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
為什麼卻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
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
意不會藥山意頌曰　徹底更何疑覷穿會
者稀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汾陽昭）門前
自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見葉若圖遮
得眼須知淨地亦迷人（成枯木）遮眼誰同藥
嶠自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少字
客行蹤總一般（保寧勇）藥山不許衆看經自
是時人眼不明常持經卷去來者學師遮眼
不惺惺（石門聰）看破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
亦無文問伊遮得何人眼梵語唐言總不分
（天目禮）你若學他看牛皮真箇穿長年橫案
上字義自然圓（橫川珙）
藥山謂雲岩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他來作
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
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頌
曰　藥山道頭雲岩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
且不識羞恥（真如喆）豈要共出一隻手只教
喚著沙彌來鐵鐺無脚又無耳墻下春添薪
葉開（橫川珙）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岩侍立師指案山上
枯榮二樹問吾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榮者是
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岩枯者
是榮者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
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曰

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岩曰
不是不是頌曰　落霜黃葉作金錢瘢駁寺
兒見喜歡提得歡娘俱道好不知誰是傍
觀（海印信）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疎
黃鸝任解千般語兒得傍人彈子無（佛慧泉）
抹粉塗坏便要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鞭皮打
破曲吹徹收拾大家歸去休（保寧勇）說盡榮
枯轉見難沙彌平墜語言端老僧遺指誰會
取雲散千空月色寒（北磵簡）雲岩寂寂無窠
臼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棹知此意閑行
間坐任榮枯（草堂清）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
雲岩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會豈知瀟閑倒
騎驢（楚安方）年老心孤笑藥山團欒諸子坐
忘還從頭細問榮枯事鼻孔元來總一般（雲
岩日）三三兩兩不相同攜手行行入草中（東山光）撥
轉脚頭穿綉履何妨騰月皷香風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
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
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頌曰　麈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
若活成群趂虎正眼從來付獵人師高聲云
看箭（雪竇顯）平地飛鉄騎弓矢不閑張好箇
麈中主穿心向路傍（佛心才）獵人有神箭射
得麈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曹溪路翻身路

著上頭閒敵勝箭拜晉尒問鼠伯彔馬駒出
㡯腰猜默鳳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
去養成金翅九霄飛佛鑑懃
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
堂山便拋下鼓槌曰是第幾和曰第二和師
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㪚一杓飯便去
頌曰　一般打鼓并作舞與你諸方事不同
歷歷正聲霄漢外且非數目落宗中宥傳遜
父子相投氣味同斧盂打鼓展家風雖然百
味飫飫有爭奈風吹別調中成枯木舞鼓拈
槌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
美別岸垂楊弄翠柔雲峯頴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嗣石頭參石頭執役三
載忽一日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
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
水沐頭於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
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頌曰　石頭剗草
驗英豪惺惺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
至今應不累兒曹谷泉道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
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
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
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頌曰　古岩皆
閑冷侵菲雁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焚汀洲

火失燒漁家忙自疑扶千青雲擁出扉來不
眘一尊木佛劈為薪眼睛動處眉毛落為謗
如來正法輪婁具壺老倒丹霞燒木佛院主
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作底當誰道千屢不
傳實佛陁珣覿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為
人施銀山鐵壁重重透賴有丹霞院主知楚
安方横行私路作赴公筵幞頭脚短腰帶夸
圓不是伴郎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氈月堂
昌丹霞燒却木佛院主眉鬚墮落普天匝地
人知院主當頭不覺本是醍醐上味爭奈反
成毒藥果報自家擔當罪因却是他作叢林
浩浩商量未免情識卜度却虧一箇自己直

下不須推托更問如何若何要且無繩自縛
圓悟勤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
昨向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文殊道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憐杜撰珧
官紙管胡卜亂卜惠巷華丹霞燒木佛院主
眉鬚落彎弓射尉遲須是金牙作無相範荒
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對枯床渾身終夜
烘烘睽罪過難救院主當狼川烘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女子取菜次師曰居士
在否女放下菜籃歛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
女便提籃去師回須臾公歸女舉前話公曰
丹霞在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妳頌曰

丹霞一問女子斂手擬議之間鳥飛兔走何
人證明菴中野叟赤土塗牛不談子醜妙高
雲主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
是奴奴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郎從
來門戶恰相當可憐赤土塗牛妳打兔鑽龜
亂度量上方益淡薄衣裳取次粧放籃歛手
白無良老龐猶更多愁在不到奴奴漏泄香
張無盡作者相逢用處親携籃歸去意深深
寒收雨散江天淨一曲漁歌過遠村妙喜善
翁頑賴兒還僙徹底老婆心赤土塗牛妳北
磵脩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鈎無端便上鈎縱
使菜籃提得去奈何覆水已難收笑翁堪放

行把住說周遮一陂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
添捅破爭能撒土又拋沙遠菴會揖問居士
在否放下籃兒歛手咄哉一對冤家獨許龐
公知有退菴演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
得行人走衙爺皺斷眉西岩惠嘮嘈口背是
丹霞欽決携籃已答他要得家私無漏泄歸
來莫說與爺爺朋極雲
丹霞問僧甚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處喫飯
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
眼也無僧無對頌曰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
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
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岳寶願

丹霞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滅
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秖如宗眼還著
得龐公麼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
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
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
中這一句無人道得頌曰　是眼何窄是身 九
顯七 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
寒總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謾
佛鑑懃 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
太平基業分明在溪澗河源總向東 塗毒策
碁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爲龐不
知何處去空山惆悵爛柯人 古巷顧 昨日與
今日同中却不同痒龍攪滄海俊鶻摩青空
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處徧界
覓無蹤 石溪月
丹霞一日手捉數珠居士近前奪却曰二彼
空手即休師曰姑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
公案未著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吽吽曰吾師
得人怕師曰猶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
曰不識痛痒漢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
關在師抛下數珠而去曰賊人物終不敢收
師回首呵呵大笑士曰這賊敗也師近前把
住曰更不諱得士與一掌頌曰　龐老無風
起浪丹霞浪起風生這還雷奔電掣這趯虎

戰龍爭引水插田停飯居山火種刀耕兩散
雲收日出信步東行西行 南堂興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 嗣石頭 韓文公一
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
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
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
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
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
曰是師便打趂出院頌曰　解展機鋒是大
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
歸公始得聞 汾陽昭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
施設為韓公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
狐蹤 黃龍南 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
人出沒如遊戲可憐不是弄潮人往往須向
潮中死 海印信 一步繞行兩步移門前驚起
鳳凰兒栖蹤不在梧桐樹孳鳥東西空繞枝
保寧秀 問來歲數數珠呈百八循環恁甚明 十
題七 底事如何觸風化潮陽從此令嚴行 照覺總
二文公問處無多子大顛直答豈下差首座
若教能返擲當時二老亦離家　佛法無別
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雪
疑殺唐朝侍郎 佛國白 一串摩尼覷面當
撥頭却首座疑殺呂黎弄盞許多窮伎倆春

秋元自不曾知 石門易 牙齒唇皮包不過吾
家客事俗人知首座出院來爲過長老罰油
方合宜 懶可觀
大顛因韓文公且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
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
爲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
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
於侍者邊得箇入處頌曰
徑截之言問大顛文公良爲借窺鞭敏手三
平加智拔中宵雲散月當天 大洪遂
省要之言仲一問宗師據坐不輕酬無端酧
後添兩個惱亂春風卒未休 松柳鼓
將軍塞上碧油幢凜凜威風冷似霜却把機
關輕洩泄至今千古錯商量 北磵簡
事繁來省要省要事繁難得三平老文公
只此惜 丙谷濟
大顛因韓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咨頌曰
羨然如雷霄然如電非青非黃非見不見鬼
題七 角杖龜毛拂為法宗十理胥即處分明千百 十一
億何必釋迦又彌勒 佛鑑懃
潭州長髭曠禪師 嗣石頭 師初住曹溪禮祖
塔回參石頭頭問甚處來師曰嶺南來曰嶺
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秖欠
點眼在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翹一

足師從伴頭曰汝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
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頌曰
一鏃大悲千手眼十分圓轉未開光君看筆
下神仙兒更有空蹤在上方 保寧勇
長髭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欲畫善
財四百處文殊元不下樓臺 智海清
撥草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迢嶺頭功
德圓成久一點紅爐雪未消 華嚴靖
這箇功德自何來垂足清機孰可猜點雪分
明休指注木人心眼自然開 木山方
圓光皎皎礙空虛妙手丹青畫不如當日石
頭輕點破至今赤土亂搽糊 黃龍新 嶺頭功
德眼滿足等閒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底亡依
天童覺 國手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
破純床上閒無足兩道神光夜不收 保寧勇
大庾嶺頭功德成說言點眼訪知音紅爐片
雪明端的象外風光照古今 珠山和
紅爐一點雪知音皆不瞥龜毛角子霸泥牛
一點血 天衣懷 一足踏來親點眼嶺頭功德
已圓成長髭只怕精神露却指紅爐片雪輕
心聞賁 南岳峯前老石頭機兒何事不知羞
為人點眼兵伸脚直至而今懶不收 白雲端
長髭問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
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曰有甚諱處

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曰某甲終不見
哥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婆
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竪拳曰與
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頌曰 長髭李
行婆相見打破鍋從此兩無失是非轉更多
火圍甚見伊掃蕩葛藤窠奉勸參學者休多
嘴嘴嘴 本大圓智 長髭解撥無根樹婆子能
挑水底燈燈燭樹生其可笑佳聲千古播乾
坤誰得似 方菴顯
長髭有僧為點茶三巡後僧問不負挑上諸
踐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
為什麼有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
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
狐疑 良久 又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
師曰兒利志雖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蓋
子曰直下不肯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又作麼生師放下蓋子便歸方丈僧隨
後入師翹一足曰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
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師曰偶你之間又
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巡勢僧
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針何處得這箇來師曰
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看前席不可
當師與一掌排出方丈頌曰 是精識精是
賊識賊猛虎驚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來山

拾得一盞清茶古今規則 南堂興 一句兩句
葛藤路布維摩文殊緘口無處躲箭藏鋒射
中猛虎一掌相酬論事後未 方菴顯 第一句
言不及見利志雖何得何失拈起杖下翹足
而立文殊維摩鈴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
出毗是霹靂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不菴川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 嗣石頭 尋常持一
串數珠念三世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
陀自餘是甚麼碗碟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
事迹異常時人莫測頌曰 三種佳名一箇
過邀君把手上高坡時八自決登山力空負
當年一曲歌 佛燈珣
澧州大同普濟禪師 嗣石頭 因僧問如何是
本來人師曰共住不相識曰恁麼則禮拜去
也師曰暗寫愁腸寄阿誰頌曰 共住同行
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
未免窮寒乞養兒 佛燈珣
大同一日聞龐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
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諾師再舉前話
曰什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
語士作舞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數
誰檢頌曰 慣詠羊腸路相逢莫問岸江山
興今古風物逐時新 方菴顯
大同因龐居士來訪提起笊籬喚曰大同師

大同師師不傾士曰右頭一宗毛解氷消師
曰若不得龐公單灼然如此士拋下笊籬口
卑敕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
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笊籬曰龐公龐公
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
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頌曰　提起笊
籬清風滿寰宇放下笊籬黃金如糞土可憐
兩箇老古錐相見何用同作舞生吾某你愛
我笊籬我愛你木杓主山繞枕高崇山又岌
業居士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兮天地
寬一對鐵槌何處看慈雲海曾淨把定放龐
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俯後隨笊籬
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模畫貓兒定把
黃金鑄子期石溪月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
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
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牛別子丑
寅卯吾今說著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他
鼎七由
拈訣頌曰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
分說東村王老暗嗟吁連磨西來有妙訣傳
息十二時中時時別終日說兮未安說經
行坐臥在其中吾今直下為君訣大圓智子
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夜盡靈臺
一物無佛祖分明為祕訣寶峯榮識得子丑

寅卯句應須繼紹此門風如王仗劍當堂坐
佛魔俱拂一時空石溪月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嗣百丈一日侍立百丈
闇誰師曰靈祐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
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此
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
時岐路耳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
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
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
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
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曰在甚處師乃
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
曰提起那來凡一星豁然騰焰旦天明建延
野外猶難救直得三年草不生佛果勤力士
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共嗟吁傍人為指珠
元在始覺平生用意麤大洪遂撥動寒灰火
便明曉來山外尚熒熒嗟嗟法眼堂前客猶
石七十五
向南方問丙丁上方益大雄山下路遙長父
子相將草裏行拈得枯柴且是大家私秘寄
自對量門前有通津路信脚何妨步夕陽
四海五湖龍心界高梧脩竹風雕鄉佛燈珣
通身是口偏身是舌口欲談而不談舌欲說
而不說說不說皆不皆皎皎光明偏大千坐

從天下紛紜從南堂月拈起枯柴吹兩吹應
時星燄且天邪可擠癡坐圍爐底面面相看
總不知為空泉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
見還難驀然且爆寒灰裏便把柴頭作火看
別山重重何必還風流箇事幾知便合休歇
使見烟非是火也須燒手更燒頭寶葉源根
尋到底得星兒冷焰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
輕點著不知燒殺五須彌雪巖欽
溈山在百丈為典座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
尋得一山名大溈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
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曰彼是肉山和尚
是骨人若居徒不盈千觀典座可住得丈呼
來說與時首座聞得曰合當共去彼何人也
丈乃告眾下語出格者得遂拈淨瓶置地上
設問不得喚作淨瓶喚作什麼座曰不可喚
作木突丈復問典座座乃踢倒淨瓶而去丈
笑曰首座輸却山子也因命典座住持山即
大溈圓祐禪師也果安千眾頌曰　定奪英
雄是淨餅毫釐分處更無情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照覺總正令全提作者
知淨餅拈起定訛須知大智無私鑑解道
溈山却屬伊慈受淨餅踢處有來由自是
行人不到頭須信春風生大野不風流處也
風流光孝偘百丈堂前定大溈金毛師子振

会威淨餅踢倒還元化千里淬風動地路 清不顧山前有信旗單刀一直入壽帷長戈短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 上方益 大用應須作者知當場一踢絕狐疑堪嗟不紹家風只向餅邊定是非 通照逢 淨餅踢倒溈山子體用全彰邁古今洞徹玄關番手處

□七 到頭須是遇知音 昧山如

十六 溈山與仰山摘茶次師謂仰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頌曰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真應物禪流頓覺兩前香 汾陽昭 體用全彰用不難當時溈仰自相謾禪流若具金剛眼互換機鋒子細看 佛印元 龍生龍子鬪全威霹靂小掣電機雨過雲收何處去溈山千古獨巍巍 野軒遠 體用俱非烏飛兔走撼樹默然天長地久三十拄杖令雖嚴也是悔兒不覺醒 佛燈秀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止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衣 保寧勇 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株撼處太分明要知寂子惺惺處便乃徐徐著眼聽 号

受添 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牽子挽猶可子牽父機無良 大溈智 張翁作與李公友侍罰李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杯好手手中無好手 佛鑑懃 溈山得體仰山得用體用俱全夢中說夢 那吗奉一淵 聞聲不見形撼樹却惺惺體用何須論歸家落日明 杖川琳

□七

十七 溈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刈也未曰好刈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起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鵝王擇乳頌曰

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鵝王能擇乳鷂子過新羅 天目禮

溈山冬月問仰山天寒人寒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頌曰

北風送寒威凜凜侵肌骨一句括天寒幾曾容朕迹隨流認得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珎 圓悟勤 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出富貴黃鍾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葡萄酒一鍾 正堂辯 大家在這裏兩手扶不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背 無際派 大家在這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 森岩中 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鮮點頭大家在裏許南山焦尾虎牙爪利如鋒日輪正當午 已庵深

溈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頌曰

取水點茶不失機當時原夢知時如斯始讀仙陀客鶖子神通豈及伊 木庵光 一撥草瞻風孤峯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溈仰香嚴鼎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南堂興 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時現通顯異惑衆 萬庵顏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撥不通身俱是眼半窗疎影轉斜陽 雪岩欽

溈山示眾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甚麼即得頌曰

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芭蕉徹

□七 古德亦應力未酬才聞異相便爭牛聲前句後明玄旨失却溈山見不遇

十八 且與同抱通一線蘆花雪後菊當秋 汾陽昭 千翠萬翠水牯牛不出溈山這一隻無心常帶常現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力一身兩號少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青過晚放來天地黑牧放須得鼻頭繩若不得繩無準

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却這牛賊貴但南二昔日溈山有水牯而今老倒卧荒坵形容卓犖雖無力濯喚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青隨處放千峯雲白早須收若能提舉及時節極目桑田何用憂水牯溈山峭峻機分明人類顯幽奇兩遠語出分明處夜鳥投林曉後飛道吾真山下為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為能當受蓋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海印信不道溈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蹤由絲毫差却來時路萬劫無由得出頭白雲端改却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難呼喚多少傍觀滿面羞保寧勇山上山僧山下牛披毛戴角混同流昔天成佛蕭成祖獨有溈山作水牛佛國白踏角分明觸處周不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苗稼水草隨緣得自由真如喆溈山山上老禪翁山下作牛而已矣是非些子不能消說甚希禪明自已質菴祥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明甚原不是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佛心才野逕蹤迷賺殺人早曾耕徧大田春有時落草無尋處顯現溈山老漢身張無盡千頭萬項只一頭騎去騎來得自由放去高原水草足也須時把鼻繩收佛燈珣異類中行得自由須知千聖亦難收和光日照溪山曉笑指

乾坤那一頭楚安方溈山水牯牛碍人眼頭咬可憐負春人喚作嶺南獠天童覺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龍門遠溈山水牯異常流不是溈山不是牛舉世有誰能道得波聲漁笛釣魚舟南堂興一箇形骸兩姓名入泥入水可憐生回頭掣斷黃金鏁背向毗盧頂上行別峯印百年猶恐沒人知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牧仰山只得半邊騎虛堂愚溈山上堂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荅這話不得却顧香嚴嚴曰某甲偏荅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頌曰　晷運推移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誵訛織成蜀錦千般巧不出當時一隻梭懶菴樞叉手進前孩子不會殺人活人好箇三昧這般阿師叢林殃害白雲盡是青山外行人更在青山外月林觀一竿絲線兩金鱗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拽衣遮蓋後空餘明月滿江湖石溪月一箭暗穿紅日影雙鵰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妙多向弓弦發處看閑極雲溈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頌曰　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

清猶提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雪竇顯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金馬閒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天童覺老牸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音少樵唱漁歌自往還琅無盡主人無德客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得失此心能有幾人知中庵空雲巢斷月華秋玉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隱玄途鳥道未容收足菴基共樂升平道泰時相逢終不展鎗旗隨宜淡飯清茶外困卧閒行幾箇知無準範岸草青青得自由等閒牽著便昂頭通身露出一般白莫是山前水牯牛雪巖欽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陽春同唱罷無雪契冬瓜雲物度溈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床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坐頌曰　百丈鏗奴面溈山鬼眼睛見人空群咲弄物不知名松源岳老婆臨機鋒黑昏人前自提好精神攢眉吟咲渾相似不顧傍邊掩鼻人石帆衍溈山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曾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師資會遇意何深舊地臨機問古今叉手近前還退後曾經

百錬見真金 本覺一 潙山坐次仰山香嚴侍
立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
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
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
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狗口
頌曰 一窟金毛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 雖七
同時哮吼知機變鳳轉龍盤也大奇 卅一 本覺一
潙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絕點瑕 師子窟
中無異獸轟聲動地徧天涯 保寧勇 象王頻
申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
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
清 南堂興 待得郎來月已西寒喧不道醉如
泥五更又欲向何去騎馬出門烏夜啼 密菴
傑 潙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握拳相交
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仰
山自外繞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寂子深深
女人拜謝師特為老婆禪 本覺一 佳人十八
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秖有五郎知雅態
更無人道柳如眉 古愛深 芙蓉月向懷中照
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舞天明羅
袖濕臙脂 心聞賁 潙山方丈內坐次仰山入
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曰大有
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曰慧寂秖管
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

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據慧寂所見秖如此一
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曰自古
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咲汝恁麼秖對
曰解咲者是慧寂同叅師曰出頭事作麼生
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頌曰 宗門
中令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眼
覷兩挑挑得上三蒸蒸不住蒸得住依前輥
向毬門去 石溪月 潙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
作麼生會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秖
得其事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
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妙淨
明心一句全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肝膽
膽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徧界是黃金 宗雷賁
潙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
子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
弟如何商量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
是這箇道理上座快歸潙山去共甲寄一封
書與和尚僧得書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 雖七 二十三
相中書日字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
山侍立乃曰雖然如是也秖是箇俗漢師曰
子又作麼生仰作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
却師乃大咲頌曰 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
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拄天樓至如來脚
踏地 保寧勇 竪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

知己行人莫與路為瞞四海五湖王化裏 別
峯中 潙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
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
不會底師曰秖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
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
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
糞入不名運糞出汚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頌曰 雪中送炭堪為喜醬裏添鹽更是佳 東叟穎
徃徃盡隨言語轉却同結步踏泥沙
潙山問仰山什麼處來曰田中來師曰田中
多少人仰插鍬子叉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
人刈茅仰拔鍬子便行玄沙云當時便踏倒
鍬子頌曰 潙山問處少知音插地酬他佛 投
子青 祖沈踏倒玄沙傍不肯免教荅舉帶春深
淺種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
山茅草多人刈獨是爺兒兩箇知 保寧勇 借
問親從甚處來插鍬叉手口儔間雖然不犯
當頭令爭奈音聲偏九垓 成枯木 盡道潙山
父子和 雖七 插鍬猶白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 廿三
時有無風匝匝波 黃龍震 老覺情多念子孫
而今斷傀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
肌共報恩 天童覺 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拏
雲出海門滚渤吸乾天上去空餘雷電滿山
川 佛心才 數目分明峯即難衲僧無不膽毛

𥥆須知別有金中路但向須彌頂上看 龍門
遠 插鍬叉手異何同要顯全機立大功雖然
有數通呈了留得高傳振祖風 英安方 叉手
當胷鍬插深幾人適飯刻舟尋面前水牯全
頭角田裏生涯自古今雪後始知松栢操事
難方見丈夫心刈茅盡是南山事達磨休言
在少林 佛鑑懃 試問田中有幾人插鍬叉手
意分明可憐不逐南山去撒手歸家罷問程
佛性泰 插鍬叉手事希奇誰識溈山父子機
回首南山山下路刈茅人去已多時 文殊道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贓物不須爭腊中多
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 無準範 一日頻
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瞋改頭換面休疑
著元是尖簷帽下人 此堂惠 溈山坐次仰山
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
師曰一粥一飯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
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
舉頌曰 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
馬棲蘆逡巡不進泥中驟爭得先生一卷書
溈山在百丈曰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
會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太麁生師曰佛
法不是這個道理頌曰 白果雙行孰共
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撞頭撥出初生月便効
張公畫翠眉 佛心才 春至自花開朱顏

安在哉可憐圓裏色不入鏡中來 龍門遠
盲人來與啞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
他抓著沒平生癢處一時消 佛燈珣 溈
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
曰莫只這個便是麼師曰只這個是什麼曰
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頌曰 靚面提來
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曉頭有力千鈞重
誰道通身是木泥 靈岩欽 溈山問仰山
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什麼邊事仰空中畫
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頌曰 畫日
圓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却成寬至今尚有溈
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 佛印元 松直棘曲
烏玄鵠白未後高量空中一畫若言向上玄
關走殺諸方禪客 地藏恩 父子雖親共校
量胷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畫斷偏界
荷藤無後生尚翁教溈山一日見野火乃問
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曰從何處起曰除却
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師便休去頌曰
野火連天誰云不見道吾有準聊通一線坐
臥經行風力所轉妙辯縱橫機輪掣電還會
麼若也擬議事久多變 大圓智 連天野火
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瞖盡
面前偏界絕空華這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
從什麼處起沒水僧歸林下寺侍船人立渡

頭沙 佛燈珣 野火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燄便
燒人須知坐臥經行裏見得無殊用得親 石
溪月 溈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
叱僧云啾鍍何物師曰喫喫頌曰 白牛生
下是白牛現起堂堂莫外求是我不能藏委
曲直下分明是一頭 般若柔 白牛露也沒遮
闌在處横眠在處閑水草恣情甘美足醍醐
純出欄良田 淨慈昭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
天上驀蹤由不同雪嶺時時吼肯若溈山日
日妝冷吸月光無影像遍經塵國任遨遊牧
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乾坤那一頭 溈山喆 露
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欸豕
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天童覺 溈山問僧
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
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
猶在曰殘羹餿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
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
出去頌曰 莫恠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遞
書郵直饒說盡千般事那箇心中得到頭 佛
巷相

六祖下第四世
黃蘗運 六則
大慈中 二則　平田岸 一則　長沙岑 九則　子湖蹤 二則
長慶 二則　白馬照 一則　雲際祖 一則　陸大夫 五則
甘贄 二則　龍潭信 二則　道吾智 六則　雲巖晟 七則
百巖哲 一則　船子誠 二則　高沙彌 二則　李翔 一則
翠微學 一則　性空 一則　仰天 二則　本空 一則
三平忠 一則

黃蘗禪師遊天台。逢一
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
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
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
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
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
不及。言訖不見。頌曰。道人猛利難親近。漾笠
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夜深和月過
平沙。冶父川 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波心穩
稱平。伎倆由來祇如此。放教急急奔前程。石
溪月

黃蘗一日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
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
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
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
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
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曰　象王蹴踏師子
嚬呻。奇哉三掌。分付著人。大唐扶得眞天子。
不動干戈致太平。佛燈珣 黃金殿上顯全機。
爭似揚眉瞬目時。二虎爪牙親弄處。干戈中
立太平基。東山源 曾施三掌驪君王。佛法何
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
惶。北澗心 大機之用誰擔荷。斷際孤風不可
追。濟北少年曾未委。風光太子已先知。石溪
月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攔腮便掌。重賞分明。
前際後際。獨見太平。寶劍拂開龍体現。直至
如今六國清。足庵同林共 膝下黃金貴。掌中干
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濤寒。西岩惠 轟雷
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睡時。忽地夢回春
根斷。曉風吹雨過前溪。開福寧

黃蘗一日辭
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
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
裏許。泉曰。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頌曰。相見
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會嚮還少病。知分不多
愁。龍門遠

黃蘗因裴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
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公
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
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頌
曰。師前跪托請安名。驀地當鋒喚一聲。不是
裴公誰敢應。直教聾替也開聰。分菴曰 裴相
當時忘卻名。被人喚來又惺惺。不知未具胞
胎日。誰敢塗糊此性靈。佛印元 五彩粧來掌
上擎。老胡剛為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祖。須
向金剛頂上行。如庵方 不是心兮不是佛。黃
蘗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名。天下衲僧
跳不出。本堂清 棒來前面請安名。黃蘗高高
喚一聲。劄出從前其面目。從茲佐得國風清。
楚安方 裴公悟處絕疏虧。天水能翻萬丈波。
霹靂機中反活眼。鋒鋩句裏罷干戈。峯頭路
暫經過。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佑堂深 名正字亦正。形端影必端。呼來并諾
去。體屎雜旃檀。同庵惠 土木形骸權佛呼。
果喚去强名雄。要知箇裏難安立。擲國須當
大姓裴。開福寧

黃蘗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
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
衆。為甚麼卻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
無師。頌曰。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
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雪竇
顯 無師充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
閑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妙慧 大唐國
裏無禪師。與君攜手歸家去。拋釣本欲釣鯤
鯨。誰知釣得跛鼈子。如堂 黃蘗山中明示衆。
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叢
林有眼人。佛鑑懃 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
兮祇許知。著肉汗衫如脫了。方知棒喝逞惡

癡龍門遠大唐國裏無禪師檀拜歸空更不鈍塔咲河陽新婦子不如臨濟小廝兒鼓山非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乞婆禪今日為君注破了徑山杲象外横說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雪竇宗有禪無師矣可咲大唐國裏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人噇却酒糟隨路倒佛眼遠荆棘林中宣妙義叢藂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虛退二義從親處斷貪向富邊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或庵体大冶烹金豈一塗無星秤子定錙銖祇這無師成渦逼角

舟已過洞庭湖退庵奇鬼門貼卦危猶驚又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驗正夜深把手御街行中庵空國內無師眼家高分明拈起七星刀衲僧皮下如無血未免依前噇酒糟玄庵基洞門無鑰鎖閣崔嵬風露高寒且非人世是則是天上人間知幾幾者僧一間不將來黃蘗通身是泥水退庵奇大唐國裏無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月林觀大唐國裏無禪師噇酒糟漢難辨注只是無師苦口禪天下無如黃蘗若林泉然黃蘗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闍黎開田不易師云隨衆作務丈云有煩道

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頌曰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閑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見山歸龍門遠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嗣百丈上堂曰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頌曰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業殞時風骨露水邊依舊石斕斑虛堂愚大慈一日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大咲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豎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頌曰

以何為體呵呵笑推倒當頭陷虎機烏帶香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心聞賁台州平田普岸禪師嗣百丈師一日訪茂源源纔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和尚不免諸方檢點頌曰主山高與案山低幾見雲開又合時仿佛慕樓堪對處兩峯相峙絕高低絕像庵厮撲欣逢是對頭拳來踢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處鶻眼鷹睛莫可求竹屋簡平田見僧來便打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適來造次僧奪棒却打師師曰作家

作家僧禮拜師近前作掟勢僧呵呵大笑拂袖出去師曰草賊大敗頌曰祖令初行亦可觀從他互換太無端幸然打着其間誤草賊終來識不難木菴一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嗣南泉師一日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頌曰天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雪竇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離披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向誰上方益

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濛露飾紅日輕烟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沒法王才佛鑑懃無事攜筇閒縱步堂中首座問何未潜奇捷勝皆窮盡不設遊山空生同示發一落花芳草如鋪錦滿目春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親切處也勝秋露滴芙蕖因徑息芳草織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香歸來說似諸禪子蕩蕩風光逸賁深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頌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𡿨之左右張翁醉倒卧官街元是李翁

喫私酒（甲空叟）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頌曰　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絫出聖凡路學縱有絲毫騰蛇遶脚（大為秀）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秖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頌曰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盼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泆膝泥（天童覺）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百尺竿頭進步時築著磕著自家底老長沙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踏著南山鼈鼻蛇驚起面南看北斗（佛鑑懃）一句舉揚宗旨事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話大地山河常放光光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量岑大蟲岑大蟲澧州水朗州峯（宋長岳）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

師曰得閒題取一篇頌曰　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竪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與多才一首詩（死心新）聞名直下驚天地更問所居成自謗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下透長安（靈源清）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讚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曉流鶯是處啼（大洪進）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覿面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禾山方）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慈受深）黃鶴樓中四望賒湘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土風起長江湧浪花（普融平）百千諸佛倒騎牛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更上一層樓（黃龍震）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求覿面若無精徹眼又隨船子下揚州（南華昺）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雪峯明）龍門遠曰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為甚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為甚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乃頌曰　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黃鶴樓前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已訴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天童覺）亦土饒將寔簸箕烏雞何事忽驚飛自從趯入新詩後黃鶴樓前忘却歸（月堂昌）黃鶴樓前鸚鵡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處風葉蕭蕭月滿樓（仙堂忍）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措大失平生長沙一隻眼長長今古何曾有蹤跡（心聞賁）堂堂妙相真難比歷歷梵音措更奇可憐逐句尋言者蹉過長沙覿面機知不知黃鶴樓崔顥題詩（佛性泰）百千諸佛問來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放一杈臨水最風流（懶庵樞）鷓鴣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鷓鴣擲不知（遯庵演）崔顥曾題黃鶴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清香已逐殘春去無限狂蜂恣不休（法堂源）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業諸佛何曾有地頭（混源密）秀才覓火和烟得長沙賣石著雲饒欲知千佛居何土羸得詩禪價轉高（伊庵權）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畫蛾眉百千諸佛真消息覿面分明舉似伊（[illegible]源岳）百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和遠不欲空歸去明月清風也笑人（[illegible]）百千諸佛居何土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會長江千古自東流（天目禮）百千諸佛在何居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取莫躊躇（石田薰）長沙與仲山玩月次山曰人

人盡有這箇秖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
山曰作作麼生用師劈胷與一踏山曰國直
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長慶云
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和法難
扶頌曰泥雲散盡月當空免子懷胎產大蟲
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封曾源作
回一
者提持迥不同廣寒宮裏起清風一朝踏到八
雖然活路已落他家隔窠中閑掩室長沙因僧問
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
自割茅刈草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
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今
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頌曰岑公拂
袖播鴻機開佛人多作佛稀王主割茅親下
手不能土上更加泥吻汾月萋殺重重紫氣深
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閻浮境萱並諸
侯寶印尊龍子藤慢春風曉尚寒歌樓聲咽
愛鷲殘金輿不御人間世休羨臺中日月堂
日宗岩巨岳何曾乏土唐皇豈可刈茅種拜近
前又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即自已自已即
古佛珊瑚瀲灩十洲春鱗餘暎奔驪龍窟圜
悟勤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師曰南泉迁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
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迁化向甚麼
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

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
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
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
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迁化一則
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弥萬
回一
仞磨今古折箭量天枉費工佛印元九長沙似
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費盡
滿園桃李月堂昌長沙老長沙老入理深談
何處討昨夜三更斗柄垂依舊天明日杲杲
南泉迁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奇也大奇
雪裏誰能辯梅大圓智採花蝴蝶舞三臺
啄木擇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蟲元來便
是長沙虎長靈卓離箇頭裡聒噪人霜刀累
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嚼只容衲子鶻崙
吞正堂辯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
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佛鑑勤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
筍抽條盡無處堪尋向上機枚子舒也大奇
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
未免隨人說是非不淡月長沙因僧問如何
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
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
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

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
無歸頌曰　塵剎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
蹤親湖南城裏從來事米賤柴多足四鄰白
守端誰問山河轉身轉身方覺体全真清
淨界中無一物一重山後一重人大圓智一
顆圓明非內外老盧鏡裏絕纖塵山河大地
非他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
道湖南好養民就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
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　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
求恩乞福拋拯枝向道明明自不聽佛字懌
混沌未分便有裾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語
道承恩力試問還曾識也無疎山仁
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嗣南泉師住子湖院
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
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
下二僧參師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
便歸方丈回一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嗥
嗥頌曰　子湖堂上絕人行只為堂前狗子十
獰見影聞聲心膽慄當頭寧免喪殘生正覺
逸子湖狗子最威獰來者按明莫暗行向道
有時如不見當頭咬殺喪平生佛國白老大
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兒戲奪牌揮客如
到來鉛刀爭及吹毛利雲門遠子湖狗子欲

戟牙齒虎豹遭傷象龍被恥外道天魔望風頂標立國安邦不勞弘矢南堂興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頌如如蹉過跨門一機昧却見成公案子湖指處太親直須急著眼看淵首座子湖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真正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銀城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無語頌曰手裏絲綸卷復舒扁舟撥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立收拾歸來一仗絲月牧明鄂州茱萸山和尚因南泉問僧曰闍黎為復是游山翫水為復是問道參禪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雕蚶鏤蛤不涂之泥勞君遠至曰還身是鐵猶被一槌師曰降將不斬頌曰杖藜林下步蒼苔撥撥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隨水綠一時流出洞中來死庵思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晚騎來驢似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峯猿叫白雲鄉保寧勇來時相伴去時相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地邊鳴聽雷

十一

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渾三千年清只一度佛燈恩茱萸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便打虛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頌曰虛空是橛幾人諳獨有靈虛家善參倒

茱萸雖倚勢龍頭蛇尾更何堪本嵩一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嗣南泉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顧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對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頌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顛顛頂頂死也莽莽鹵鹵出池歙易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拈起枕子時新羅夜打鼓寶峯照一生叫快活臨終沒依怙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圓照本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嗣南泉初參南泉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雪竇云草裏漢師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加霜師又問如何是珠雪竇云放泉召師祖師應諾泉云你不會我語師信入雪竇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雙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頌曰　問綠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莫錯舉神鼎諲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力已窮一棹清風明月下不知身在水晶宮佛慧泉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這便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櫨機能伎倆明眼衲僧莫向恭天童覺往來是藏珠何在省去方知不外求問泉得之猶特地回光返照便甘休石門仁替聲逐兔驪龍翫珠透青眼不瞞照物手穿虛往來不往來草裏湯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

十二

明月上長珊瑚圓悟勤收者易見者難見者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閒把一枝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遯菴演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爍太虛大地衆生同受用如來藏裏本來無松源岳一顆玄工不昧歷劫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愚癡日逐伶俜李陳南泉頃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拈來對面一槌打碎普菴玉宣州刺史陸亘大夫或稱侍御或稱中丞見南泉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臥如今擬鐫作一尊佛還得麼泉云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頌曰　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責他王老師天下賊中賊賊大夫急箇曾拈得正堯逸偌與不得天寬地窄坐臥經行無勞疑惑真如喆南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黃龍震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磨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

何物安樂并長壽龍門佔南泉道得拈出片
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有王許無瑕
堪與大夫為贄璧見得不見一絲毫坐卧未
曾離須刻不用雕鐫徒勞揣摸儀相堂堂分
明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彌勒
佛性泉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兩
日一
十三
撩蕭蕭風松瑟瑟隔山人聽鷓鴣詞錯認胡
笳十八拍石菴珉大夫鐫石慈弥高王老無
端散壞化裂破重關行活路一天風月照娑
婆抱空開得得與不得分明露肝膽無人知
此意令我憶南泉尚翔歟坐卧曾經幾度春
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肝
腸說向人開拈空衲手持茅雞蓋穫依前雨
手還分付一枕清風臙正濃烏銜花來嵒前
路鉗竜李陸大夫問南泉口裏亦師也甚奇
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
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
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古賢歎琴則
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栽峨直下蒼龍窟
誰敢覷著晦堂心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借
吾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夢須信壺中別有
天白雲紫大夫作牧見南泉槃古明今理事
圓正好捨身拚命廢不知何故知花然佛字

雪舉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顢頇南泉指
出花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死心新一枝兩
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卻難拔不離拔有誰知
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上方益
山潤石韞玉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
灼然根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
正閑處喚起悠悠陸大夫圓悟勤南泉瀝膽
為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閑待兎
且須騎鶴上青雲佛鑑懃執云天地與同根
爭見爭如理見親一擡遮花渾已物滿天風
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猶來因語識人可
將陸亘大夫對面埋沒家珍佛燈珣若知天
地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卻得南泉親指
似等閑花發夢中春鼓山珪天地同根伸一
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處花重發玉本
無瑕似有瑕徑山杲南泉據令不輕酬曾指
庭花對陸侯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休真淨文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
日一
十四
一體未審南泉庭下花幾人看了夢相似照
堂一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夭艷在芳叢南
泉笑裏移春去留得殘紅醉蜜蜂心聞賁玉
洞玄關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閑芳遽藏不許
人間見只恐春風漏泄香正堂辯堪笑當年
陸大夫獨誇身外更無餘不因指出花如夢

爭得雙眸翳盡除瞎堂遠未曾脚下分泥水
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胡蝶夢不知辜
負洛陽春肯堂充同根一體都如夢長捏
捏眼又花蝴蝶飛來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
家雪巷瑾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
泉庭前指出花如夢幾箇親曾到檻前天目
禮栽書擬欲扣天關往往無人可共論因得
老生輕指撥臨風不覺膽消魂虛堂愚天地
同根已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為賤南
泉老笑指庭花換眼睛無隱誨陸亘回珠轉
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流鶯
一聲南嵓勝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
難描南泉轉步移身處引得黃鸝下柳條蒲
光前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公
曰還有眷屬麼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
曰玉殿苔生公曰王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
正位頌曰　金鴨香消更漏長沉沉玉殿紫
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石
日一
十五
悅行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
衰知是承誰力風後歌聲落野鉏石林宰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
麼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頌曰　大悲
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鎗頭來
快便從教六國絕烟塵野菴璇陸大夫問南

泉第子從六合來彼亇還有身麼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頌曰　馬前相撲入交失脚不來外求當面修削六合彼中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總成就脫略箕曰還滲漏 月堂昌

池州甘贄行者 見南泉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頌曰　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松源岳　拋來撒去互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觀破髑髏肝膽外啞醍頂上復重明 虛堂愚

甘贄又一日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頌曰　一般設粥古今稀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鑊盡穿無炎粒叢林遠近總應知 汾陽昭　甘贄設粥請南泉請師念佛衆僧前貍奴典座言歸去當時鍋鑊一時穿 忠明印　兩頭水牯忽相逢出入平田淺草中狀子犁來何處去悠悠千古永無蹤 保寧勇　槌下分明滲泄多慚常設粥却請貍奴白牯無尋處狂徒廚頭打破鍋 佛國白　異路相逢句已酬閑吹篷管向汀洲漁人貪頓沙頭驚不覺扁舟逐浪流 雪本演　財施無窮法施多為他貍牯念摩訶無端甘贄低頭拜撩撥南泉打破鍋 張無盡　特來設粥誇英俊那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醜拙貍奴白牯一齊收 珠山如　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閬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鳳海門斜去兩三行 湛堂準　貍奴白牯念摩訶爭似南泉打破鍋雖然佛法無多子天下叢林不奈何 鼓山珪　南泉打破閑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為君宣舉過明明歷歷不顛頇 伏山果　甘贄設粥顯家風王老無端贊施功報去始將鍋打破也知賊過後張弓 海印信　甘贄設粥念摩訶致見南泉打破鍋萬事但將公道斷任教四海動干戈 照堂一　甘贄設粥施財南泉將鍋打破輸他白牯貍奴贏得一場因果二人㾮中紅心疑殺廚前典座莫疑好贳粥別無巧只要頻頻攪 白信懸　太平自來不打諸人也須照顧甘贄米裏有蟲南泉鍋是鐵作君看大冶精金終不墮羅鋼鋁 佛燈恕　甘贄設白粥南泉費鹽醋彼此落便宜至今斷來路 或庵體　針鋒相揍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粥鍋莫謂當年輕放過大都有罪不重科 笑翁堪　甘贄設粥南泉打鍋一般病痛徹底誵訛更有些兒好笑明朝做殺禪和 雪菴理　設粥般勤請念誦白槌各為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滿湊去廚頭打破鍋 橫川珙　行者失却眼南泉破却鍋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 南堂靜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嗣天皇　師未出家時為餅鋪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師因有悟入遂投出家頌曰　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因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吞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汾陽昭　十餅每將留一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醍醐到頂門 白雲端　南岳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押沙鷗護分胡餅為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鈎 佛國白　持來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擘破渾崙留與後人看 無準範　受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四出家緣法到當下得心灰 橫川珙

龍潭因天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

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
開觧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遥随緣放
曠但盡凡心别無聖觧頌曰　脱白投師貴
苦辛擎茶問訊盡殷勤無端弄钦三年事矣
倒街頭賣餅人 白雲昞 據欵結案得失過半
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措示汝擎茶行食
處聖觧凡情不過來軒軒頭角起風雷 月堂
昌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 嗣藥山 因僧問如
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下禪床作女人拜曰謝
子遠来無可祇待頌曰　驪龍海卧瑞雲高
四望歸宗萬泒潮木人来問西宫事回息東
圓一顆梔 叔子青 回頭巳落今時路不露鋒
鋩豈得圓撥動少林關捩子誰知别是一室
天 成枯木 草户柴門謝子来躬身下拜笑眉
開深深窖窨親分付莫道寳山空手回 疎山
妙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該此意如不然玉
帛云乎哉 無準範 歲稔時清禮義多相逢陪
酒又陪歌當筵不鮮開懷飲如此一天風月
十八
何 東叟穎 道吾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麽師
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麽生宗師曰切忌
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
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麽
生行後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後

來把針巖曰師弟適来爲甚不祗對和尚師
曰你不妨伶利岩不薦却問南泉適来智頭
陀爲甚不祗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
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岩曰如何是異類中行
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
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岩亦不會頌曰　言
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衆乃淘沙礫真金
無辨别不須疑慮更忉忉 汾陽昭 金剛際下
古髑髏衆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掬
寒松那棄白雲封 叔子青 道吾因石霜問百
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甚麽師喚沙彌
彌應諾師曰添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霜適
來問甚麽霜擬再舉師便歸方丈霜於此有
省頌曰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笑布鎗旗
重詢擬進歸方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丹霞淳
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麽師曰不
識曰爲甚麽不識師曰不識不識頌曰　白
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巳涉功挂角羚羊
十九
無影迹從容還落正偏中 丹霞淳 道吾因溈
山問甚麽處去来師曰看病来山曰有幾人
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
智頭陀麽師曰病與不病揔不干他事速道
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頌曰　妙藥
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

至虚也渠本非有不礙而生不亡而壽全起
威音之前獨步劫空之後成平也天盖地擘
運韓也烏飛兎走 天童覺 道吾因趙州来著
豹皮裩把吉撩棒在三門前等候纔見州来
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祗候著師又唱
喏一聲而去頌曰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究
驟龍驤誰敢定價三千里外見譊訛生鐵一
團無縫罅 尼無著揔 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
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滑巷
光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菴璇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嗣藥山 因道吾
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
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麽生會吾
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
成吾曰師兄作麽生師曰通身是手眼頌曰
遍身是通身是拈来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
六合雲摶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壗兮忽生
那箇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
棒頭手眼從何起 雪竇顯 一竅靈通八面玲瓏
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清淨寳
目功德臂徧身何似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
機大用縱横何忌諱 天童覺 弟應兄呼豈偶然
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會拾得寒
山笑揭天 東 演若眸回鏡裏看那吒還復

瞎時身不知手眼從何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撩心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床頭枕
翻身嫗夜長天字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
耳聞是人知有左握單持右擎楊柳捏聚放
開鳥飛兔走大洪大悲許多手眼如人夜摸
枕子徧身通身起來壺受奴驅婢使君不見
認著牛迹尋失卻大海水轉變未得時依前
有依倚歸去來歸去來柏天洪浪如浮埃月
全昌徧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為一味毫端
湧出須彌盧芥子吸竭滄溟水十霊吞綠正
眼家廓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棒頭喝下錯承
當背手拈來已失卻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
切忌無繩而自縛佛國大悲菩薩千手眼如
人背手摸枕頭翻孫跳出布袋口不妨隨處
逞風流佛國老徧身是通身是淨潔潔身跳卻
矣找來露出狂風吹誰教背手摸枕子復打
三全林老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
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
也師竪起掃帚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玄
沙聞云正是第二月頌曰借來聊爾了門頭
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岩前弄蛇手兒時作
劇老知疊默天童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
師問藥山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
困倦且待別時來師曰某甲特為此事歸山

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在方丈外聞師不薦
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卻下來問師師尼去問
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曰不為某甲說吾便
低頭頌曰鐵渰嫩草退山去渴飲寒泉出澗
迴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淨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
曰便好埋卻頌曰便好埋卻更無依托天上
人間逍遙快樂切忌思量涉路途不勞彈指
開樓閣堆老雲巖因藥山問聞汝解弄獅子
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
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
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溈山溈問承聞
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
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獅子
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頌曰尾想金毛獅
子子搦檀林下青抄囊置也置也威自全一
出六出石趯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雲三
千里天外風清嘹孔侍為君吹盡西江水唯
鑒實放出金毛獅子百獸不見蹤由要得爪
牙全露直須自把繩頭佛慎老雲巖初參百丈
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百丈來曰百丈
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
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
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曰學

參月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丈
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
也不除頌曰　行盡千峯路轉高背歸
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渾忘曲暫踏胡家一
韻長枝子青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
巾缾為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
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賓
王後僧舉問九峯虔禪師大唐天子及賓王
意旨如何虔曰卻憶洞上之言頌曰　玉鞭
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迥古輪王全
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丹霞淳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嗣藥山洞山與密師伯
到參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
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
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
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
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
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
速道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頌
曰　燒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
戶當堂慵正坐出門尤懶下堦行丹霞淳枯
木岩前烟嶂合羚羊掛角覓無門玉杖瞎擲
千峯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蹤痕萬
古寒潭攪不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

我兒孫 自得暉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袖拂諸訛依前還自舉還自舉柏巖堂上雨花雨 月菴果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嗣藥山 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交泊離藥山謂同志曰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秖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 四一 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 廿三 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

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擊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挂分千古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投子青 擒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蘭橈款拄徒開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充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鉤怪哉當面觸驚頭微茫一噴朦朧雨萬壑千溪水迸流 保寧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橈下反身何脫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地昱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鈎三寸無人道笑倚蘭橈自點頭 張無盡 驀口一橈玄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鉤三寸無消息覺海方乘般若船 徑山杲 白雲檻外思悠哉客去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意縱橫無繫去還來 丹霞淳 一葉輕舟泛海隅金鈎釣得錦鱗麤幾多逐浪迷源者誰識清波意自殊 枯木成 離鉤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眼裏沙蓬底月明載歸去劫前風韻落誰家 真歇了 離鉤三寸何不道法眼無瑕瑕轉多若使一橈全腕力朱涇無復水重波 充陵海古座 渺渺煙波一葉舟竿頭絲線幾沉浮離鈎三寸如何道便有金鱗暗點頭 尼無著總 一橈提起定綱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為夾山輕放過至今四海錯流通 別峯印 一橈打著這瞎漢

堪笑令猶行一半竿頭絲線釣龐波煙浪擊雲猶是鈍 圓悟本 一橈劈腦泛逃瀾大海波濤徹底乾盡謂單傳并直指誰知拋棄祖師譏 密菴傑 離釣三寸已周遮只口纔開隔海涯贏得雲山渺秋水至今長映夕陽斜 拙安推 四一 三寸離鈎撼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 廿四 雖然兩手親分付要在渠儂自點頭 無際派 夾嶠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頭三下無言說水闊山遙恨轉深 浙翁琰 了無錐地可容身却泛孤舟據要津不獨夾山遭毒手至今贏殺一船人 笑翁堪 合頭著語酬船子恰如掘地覓青天直饒橈下通明徹也是華亭破漏船 蘇臺辯 無和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柰汝何 南叟茂 朱涇深處泛扁舟伶俐闍黎上立鈎劈口一橈空宇宙遠山疊疊水悠悠 葛廬覃 哭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細思成敗是箇何 木宗本 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耐煩撐破船 清凉微 船子囑夾山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秖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毋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

顧師遂喚聞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頌曰　夾山橈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踏覆舟今古華亭垂釣者煙波江上使人愁　雪竇宗　蓼岸蘆花碧海秋錦鱗躍浪上金鉤目前無法回顧看踏覆船來得自由　丹淡南　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目　四一　瞪尚踟躕漁舟覆却無蹤跡落日秋風戰荻　廿五　蘆　佛陀遜　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竟盡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天關地軸翻　瞎堂遠　驀口一橈全殺活點頭三下鼻撩天至今千古風流在誰道華亭覆却船　佛照光　拶透機先子欲酬迅雷棹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悠悠直入千峯不轉頭　水菴一　藏身無迹更無蹤脫體無依便斷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淡煙和露濕秋光　沒蹤跡處莫藏身看來端是眼中塵全機打破繫驢橛棒頭敲出玉麒麟　回松米　明鏡當臺一椎打破東魯西秦無可不可　肯堂充　一橈劈口靈空破三點驢顯覆却船父子至今俱不了江湖波浪錯流傳　天童淨　機輪元不挂絲頭會有金鱗上直鉤驀口一橈猶未徹踏反船子有來由　松源岳　失口未聞經萬劫絲毫纔把鐵輪隨雨散雲收明月夜又動江波說向誰　木菴永　夾山不在一橈上明月蘆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斷儼然秋色在江山　懶空裕　散席遲遲到海涯點頭橈下喪全機父南子北今何在月冷漁歌落釣磯　天目禮　一下蘭橈驀口鞭大洋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許風滿長空月滿船　東卷政　稱意金鱗一上鉤華亭江水合西流釣船盡底掀翻了惱亂春風卒未休　卄月林　藥貼分明說得親不知裏面偽和真諄諄教誡癡兒女莫把方書誤後人　雪堂愚　一棹縛揚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踏反船　西岩惠　藏身處沒蹤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蹤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拆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欽一任爭拋擲　東谷光

藥山高沙彌　嗣藥山　因藥山問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頌曰

四一　搥破虛空七八片迸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入青霄外多少行人覓路蹤　成枯木　二十六　興亡虛去又虛來為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草不受春風花自開　投子青

高沙彌住菴一日雨中來相看藥山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師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胡笳不犯宮商曲玉笛橫時劫外吹　丹霞淳

鼎州李翱刺史　見藥山嗣　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擬作惺惺汾陽問你幽冤聽如實神通現姓名　汾陽昭　雲在青天水在缾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圓通僊　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霜風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張無盡　隴西賢相登藥嶠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玉女不曾扃　天京學北吐作　四一　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缾中雲在天故國要歸便得離亭雲月渡頭船　廿七　白楊順　制使當年問道時單鎗匹馬到禪扉再四垂慈猶未曉揮毫落紙更明詩　羽山總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君富貴百千般爭似儂家窮的的　大洪恩　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

羅國舟山吁雲在青天水在鉼平生肝膽向
人傾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此
菴心若陳見面太懸殊雲水重新誑諕渠讒
說當時曾省悟却將魚目當明珠天日孔撥
草瞻風不柰何深山有道要經過只因貴耳
而賤目引得全身入草窠姜菴會即今非見
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再
岩恩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嗣丹霞一日在
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
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
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跺
根曰時至根苗自生頌曰曾扣西來問翠微
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重
將更潑誰水菴一師子出窟獰龍入穴撲胖
風生衆獸迸裂更弄爪牙反成滲泄時至須
憑返擲機分明踏破澄潭月佛子升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嗣丹霞因僧參入事
了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甚
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
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
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
茫然走秖有閑稀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　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
僧撫掌笑呵呵此土西天未曾有佛鑑懃入

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
無過若是叅方士須達末後句大圓智畫僂
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兔走於此茫然與悄然
總是蹉跳不出斗石溪月
儒天禪師以作天仙潭州大川嗣披雲和尚來纔入方
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
四一　二十八
曰秖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秖與
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
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
曰死却這漢平生也頌曰　有客訪師纔入
門由來賓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皆無谷善始
全終誠罕聞本覺一眼明慣識陣雲高兩手
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斷將軍歸去合
封侯絶象鑒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
通風要須借取眉毛好免使全身落草中竹
屋簡儒天因僧叅方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
瞎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啞
却即開苦死覓箇臈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
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
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
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頌
曰將軍帳上孰能過不易僧初善切蹉蛇尾
龍頭弓劍折山前三十未為多本覺一
馬頰山本空禪師嗣大顛因僧問去却即今

言問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
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
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　心是性體
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秖
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佛鑑云問不徒
然荅無虛設繞隨語轉覿面千山後偈中雖
曰一
有收有放其柰錯下名言山僧重為別過乃
有偈曰　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
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
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真空
古今妄外迷源者春入園林處處紅史秦某
本空上堂秖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
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
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
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
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
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侍娘曰大衆祈
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
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
負平生行脚眼頌曰　叅禪學道莫匆匆動
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
故難通水中鹽味知相似色裏膠清信不空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解謗宗風南堂興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嗣大顛因問大顛不用

指東劃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
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
那邊討師礼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
圓頌曰　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
扶機無端入荒草（圜悟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田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增集續傳燈錄補　大報國寺住持沙門淨戒　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諗（三十八則）　附清涼益（一則）　葉縣省（一則）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嗣南泉）師初謁南泉
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
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
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一）
（頌二）
頌曰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
頭皆是道眼中童子面前人（頴如如）試問如
何是主人進前叉手叙寒溫但知北極群星
拱不見黃河徹底渾（實葉源）趙州一日問南
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
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
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
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
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頌曰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嗍嗟王老師到底
不能曉不能曉玉兎金烏任飛走（雲峯悅）欲
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
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蓋從緣所得
所得亦非緣（佛燈珣）二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
汲清泉直立頭垂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與麼
會方契祖師禪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
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鼓山珪）勸君不
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
味一回舉著一回新（徑山杲）趙州昔日見南
泉言下投機自廓然要會平常心是道平常
不住道方玄（木菴永）一白日遲遲兮花菲菲白
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人迹稀南泉也
落第二機（慈受深）礙𡨋銅盤不打老鼠所以
抽身入還從屋裏來坂敎臺凳穩耶且勸三
盃兄呼弟應殷勤處留得兒孫辦封灰（月堂
昌）逃飯喫飯逃茶喫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
解却粘去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
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圓悟勤）萬里長空雨
霽時一輪明月瑩清輝浮雲掩斷千人目見
得嫦娥面者稀（龍門遠）向道平常心是道斬
釘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量連累兒孫
入荒草紫識茫茫知不知終日紅塵無價寶
（田二）
大巧若玄迹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二）
無影樹頭春色晚金鷄啼在不萌枝（之菴丕）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只
有九十日爛醉都無一百場（雪巖理）春有百
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無門開）趙州一日問南

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頌曰撥脫鼻頭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驢去又見東山片月生保寧勇出窟金毛奮爪攫聞声哮吼衆狐疑三更窓月如清晝誰欲重來弄唅巇寶峯林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瞞人又久長留得寒窓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鼓山珪度體裁衣量水打碓覓騐不差且居門外征山叟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利慈受深檀越家中作水牛收來放去任優游不曾犯著人苗稼何必南泉對趙州照堂一戴角擊頭笑一場父子家和醜外揚知有底人何處去春來依舊百花香冶父川擊開金殿鎖撞碎玉樓鍾貪程未歸客徒自覓行蹤木菴永趙州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頌曰逐步發蹤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變是迹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任字昴古今難透趙州關行次施爲不等閑拄杖靠來斜倚壁輕如毫髮重如山佛鑑勤茱萸這裏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拄杖至今猶倚壁鼓山珪深淺聊將拄杖探

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地到海方知徹底乾徑山杲趙州有語標途栢今古衆林光熖爀若到茱萸堂上行到底反成箇老賊此菴思趙州探水誰能知委一滴也無涸濩衮沸靠卻拄杖囉囉哩哩文殊道一滴一滴也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典牛游趙州曾探水茱萸無一滴東覷西覷了拄杖便靠壁滄海深處歸何人辨端的楚安方平地鼓波濤青天轟霹靂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佛康沐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子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頌曰　橫胷抱腹藏龍種剖膽刳肝觸鳳胎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冶昭昭咄這老婦得恁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剛門外笑呵呵菩薩堂中聲哽咽瀑印作丫角女子出天真清淨伽藍益得人世俗不知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粧佛鑑白趙州因僧門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祇對師曰鹽貴米賤　頌曰　鹽貴米賤語事成現擬欲商量腦後拔箭徹世需趙州因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

途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頌曰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雪飛佛果禾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保寧勇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縷縷黃花有佛處纖毫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由自摘楊花天童覺三千里外兩重關衲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北路楊花風散雪漫漫吞融平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遍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喚嚟嚟哩吽𠸄吒徑山杲摘楊花摘楊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衲堂云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楊絮無佛處急走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烏鵲去又來因中桃李開還謝聽若多神相太空無日仙人途暗夜白楊順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眼把鴛鴦開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松源岳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外無憑據趙州贏得口皮光却是這僧知落處虛堂愚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頌曰　因問

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鎮州有菜名
蘿蔔濟却飢瘡槃萬年（汾陽昭）鎮州出大蘿
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辯鶴白
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雪竇顯）鎮州蘿
蔔播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說謂當時人獨
愛至今更是好充飢（正覺逸）陶潛彭澤唯栽
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似曉來江上望數峯
蒼翠屬漁家（海印信）衲僧巴鼻徒穿鑿平實
商量紹祖宗多謝張公勤苦力漏困留得過
深冬（佛鑑勤）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
分曉衲僧多是渾淪吞子細得他滋味少（口
雲蓋）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
闡提人不信一枚秤得重三斤（竹庵身）鎮州
出菜名蘿蔔過後思量都難得王老兒孫不
覆藏逢人直露真消息（長靈卓）趙州古佛尚
多言蘿蔔出生鎮府田天下衲僧多咬嚼齒
問蹤過老南泉（大味道）參見南泉王老師鎮
州蘿蔔更無私拈來齊斷是非口雪曲陽春
非楚詞（徑山杲）趙老機關沒淺深鎮州蘿蔔
接叢林過後思量也難得入泥入水老婆心
（大為智）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
觀音寺裏有彌勒東院西邊有趙州（牧山□）
青出於藍氷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玄
□□）此兒活計以皮遮黙著風馳與電旋譚

說鎮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石菴）親見
南泉箇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菜氣不
曾除帶累兒孫咬蘿蔔（□□□）趙州因秀才
問曰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
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
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頌曰
當機轉處不蹉踏琥珀盤裏走明珠趙州老
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舁（石卷玿）趙州因
參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
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須悄然
去曰悄然一句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師
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
然師便出去　頌曰　作家相見彼此難措
忙然悄然進前縮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
行草裏走（佛鑑勤）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
犯牛斗師子吼野干鳴摘出离婁眼裏睛一
手縮一手伸亞陽決定九月九掀反海岳訪
知音亦費力粥露雙肘（□生遠）趙州示衆曰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菴覺拈云諸人切
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
間降大雪陸墓烏盆變白盆　趙州因大衆
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
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

得箇墼子　法眼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
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乃問甚人去得時有
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
也　頌曰　探竿影草設人知正似將軍一
面旗斬將安營都在我倒騎鐵馬上須彌（萬
□□）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
答話拋磚引墼子覺老話端俱如拜將相似
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緇素箇裏高於萬仞峯
不動纖毫擒佛祖（圓悟勤）趙州上堂金佛不
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
頌曰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
休何人不雕偽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胡
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
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雪竇顯）
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鶻東西南
北謗擡頭萬里重雲只一突（白雲端）泥佛不
度水法華前陣曾止止君之退步若參詳不
使縱然波浪起　金佛不度爐海上江山入
畫圖千手大悲徒著力却慚舜若眼眉麤
木佛不度火多口阿師曾議過限刀避箭不
堪論無限英雄又蹉過（大為秀）金佛木佛泥
佛度爐度水度火盡入趙州紅爐烈燄光中
鍛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鼓山珪）
九十七種妙相頓陸冊青難状趙州眼目精

明覰見心肝五臟（佐山杲）木佛不度火甘露
燙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
坽坐　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
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到驢騎　泥佛不度
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
南山鼈鼻（三宜孟）三佛形容總不真眼中
瞳子面前人若能信得家中寶啼鳥山花一
樣春（冶父川）金佛不度爐風光滿帝都少年
花酒客大醉幾人扶　木佛不度火大士無
人我毫釐念不差永封遺覊鎖　泥佛不度
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渾崙
吹不破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真佛屋裏
坐趙州言是禍水牯會耕田黃牛能找磨（常
菴崇）金佛不度爐圓光爍太虛直下便薦得
不用更躊躇木佛不度火院主眉毛墮烈燄
亘天紅舍利無一顆泥佛不度水衲僧難下
觜擬識隔千山迢迢十萬里真佛內裏坐趙
州休話墮覰面便承當捨眸即蹉過金佛木
佛泥佛穿來擲過閻浮更說真佛在內無端
已被塗糊（尼無著總）負佛屋裏坐開口成話
墮辛自可憐生教我說甚麼（月林觀）泥佛金
佛木佛度水度火度爐妙體本來無處所莫
將真佛强塗糊（天目禮）趙州因尼問如何是

密密意師以手指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
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曰
密密深深意復長幾人於地錯商量師姑若
會趙州指鐵打心肝也斷腸（慈受深）梵羅綿
樣硬贅頭河北風流老趙州鹹處著鹽淡添
水軒頭一笑更無休（正堂辯）猛虎深藏淺草
四二　八
窠幾回明月入煙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
當頭蹉過他（高峯妙）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
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迴避始
得曰向甚麼處迴避師曰恰好頌曰　僧去
閩中路不遥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迴避歸
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汾陽昭）閩訛閩中兵
馬多叮嚀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藏身處無
限雄師不柰何（正覺逸）七閩歸路日爭鋒迴
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是青山雲外
萬千重（佛心才）趙州因僧游五臺問一婆子
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
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
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
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
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
破了也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
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會來往草鞋徹底
穿（汾陽昭）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

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慈明圓）靈龜未
兆無凶吉變動臨時在卜人路頭問取誰人
委王老東村怒目嗔（投子青）趙州作者勘婆
婆太平時代用干戈趙州收得龍泉劍掃盡
煙塵摠是他（佛印元）僧問遊臺路婆直指不
誤雖然徑直言奈緣多恁去　趙州勘破歸
四二　九
會者憑何據月色曉堂分雲收山岳露（浮山
遠）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
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黃龍南）撥動
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勘破人
誰委多少禪流錯路頭（海印信）趙州勘破老
婆禪語黙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參學者剛
於岐路走如烟（冲照騃）言中辨的老禪和驀
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問岳陽船子
洞庭波（雲峯悅）昔日趙州爲主將老婆戰罷
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路却被時人取次行
（大潙秀）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遥他古趙州
勘破老婆回首日長江依舊向東流（佛慧泉）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爲
君勘破了趙州脚跡少人知（白雲端）何事趙
州婆子話雄雄今古振嘉聲高空有月千門
閑大道無人獨自行（保寧勇）趙州一勘老婆
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由未薦臺山
從此長荊榛（照覺總）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凢

或聖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裁婆子被伊勘破了（真淨文）趙州問路婆子荅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䨓同道者相共舉（景福順）勘破不勘破婆子能招招直饒千眼補陁人也是大蟲看水磨（雲居祐）趙州勘破事非真言般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指處一回舉音一回新（地藏恩）臺山路上婆往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勘破（雲蓋智）是箇遊臺發問端婆婆指路盡顢頇可憐眼裏無筋骨却把時人一樣看（竹林白）撥動煙塵老古錐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掌自是行人不見歸（圓覺演）婆指臺山路不差游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来後四海五湖同一家（草堂清）驀直臺山路不迂趙州親去定賢愚古今来往何妨礙未透金塵終是蘆（三祖宗）臺山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半途五里牌邊相借問不知驚馬是龍駒（上方益）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過直

四二

十

道玄關人不曉趙州特地斷諸訛（雲溪恭）叢林老作是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鐵關曾粉碎是大難將雨露酬（真如喆）驀直去驀直去不逐指頭不行舊路大丈夫漢乾坤獨步（虎丘隆）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今五湖四海剛被勘婆話迷（圓通仙）臺山有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識趙州親勘破舌頭無骨奈渠何（虎林木）高擡金鞭出禁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来後四海行人賀太平（普融平）五臺山路入嵯峨驀直饒君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漢歸来道我勘婆婆（長靈卓）不勘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卧金牛臺山今古行人口笑殺清風味轉幽（長靈卓）兩垂問否絕誵訛趙老於中却勘婆若不全身𢡟虎穴安能徹底驗仙陁（禾山方）趙州親勘破臺山勿兩岐只道老婆子踪跡少人知（佛心才）𢡟趙當年有一僧千戈叢裏等閑行定亂不携三尺劒至今天下絕攙搶（寶峯准?）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問禹門來變化風雷只在葛洪家（足古佛?）趙州勘破路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空寂寂至今猶未絕誵訛（少林通）臺山路上老婆禪驀直教人好進前賴得趙州親勘破從茲四海路平然（寰直日?）行路難行路難最

四三

十一

難難過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昂頭掉臂總閑閑總閑閑遊府出鉢盂（塔堂中）臺山一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冤智者過人之患（冰山常?）臺山古路是人游箇箇尋婆問路頭堪笑趙州終勘破寥寥千古使人愁（昧山如?）玉笛吹作鳳鸞吟惹動遊人離別心一陣東風捲寨簾四方八面少知音（佛智裕）臺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勘破了清風滿大唐（西巷轉?）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賺過冷地卧（枉山杲?）劈面三拳連腮七掌蓋大地人不知痛痒（虎山璋?）臺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親到来勘破老婆回首處從此行人眼不開（楚安方）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獃一拳打破扶桑國果日當空照九垓（西巖慶?）道者老婆元是魔王脚三軍不動旗閃爍趙州無柄鐵掃箒掃蕩煙塵空索索（石頭回）婆子只知指路雖犬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勘了這回緊閉門戶（濟?）趙州老大大不解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子倒被婆子勘破善緊無繩約著行無轍迹不賊風人兵直面當機疾老婆勘破五臺山有誰參透趙州関（圓悟勤）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招魂喪命因圓象良馬追風累索牽勘破了老婆撣說向人前不直錢（天童覺）賺是小人智過君子大妄語成便白拈去膽大心粗無你會處稽首趙州大法王主（典牛游?）大用全提似海漲魔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勘破婆婆處草偃風行無處尋（南堂興）趙州老子爛泥裏刺勘破老婆擬株受賜　婆婆不在五臺

山平地行人作易難驀直坦然今古路區區
却過趙州關雪竇宗查山路驀直去趙老見
婆無別語勘破四來知不知莫信閑人說是
非屯父川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瑣龍
樓親從宣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覓汴州文殊
道婆子幾年爭餌客趙州勘破有誵訛解使
四一
不由家富苦風流何在著衣多佛堂思一按
十二
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
時逍遙恭淑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
之若無擧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明大
伊四海同一家兩口同一舌趙州勘婆了有
理向誰說北林賢跳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
衲被戈矛趙州提起那羅箭穿過髑髏即便
休尼無著總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
自知勘破却回休借問得便宜是落便宜客
菴佛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勘
破歸來無限平人臨陷妙慧尼淨智趙州勘
破百發百中趂得老鼠打破油甕佛眼光村
婆暴富誵訛關闊趙州賣俏矢上加尖截巷
雄驀直驀直青天白日勘破了也一文不直
月林觀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
風人間恐無價崇岳臺山路上箇婆婆平
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闊更無一滴
到黃河無準範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

漢設我不得文殊宗趙州古勘破心頭打續
頭如何無轉智特地覓冤讎野雲南趙州問
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曰闕頌曰○道著
下若何似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反身筋
斗孤雲野鶴呵呵呵崇岳智趙州一日燒火
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僧無語師
四三
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頌曰二趙州眼放光
十三
爍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欄老衲
笠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
昨夜過消息南海波斯過大唐野老從趙州
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却
下禪床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
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秖為
轉半藏頌曰一老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
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惠嵩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
發箭紅心心裏中紅心謊得須彌頭倒旋正
雪竇趙州一匝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音
為人天開正眼大千沙界一毫收足菴鑑不
知几坐常輪轉空下禪床繞一遭特向却言
厨一半老婆恐藏自家招天目禮趙州劒氣
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扶
好手手中誇好手牧六最禪趙州因僧侍次
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

道了也僧無對復吹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
口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
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来不相契却来其
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
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
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
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
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
也頌曰二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
作甚麼楊無為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我
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月林觀趙州因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
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
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庭前栢樹子頌曰○庭
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牛犂嶺上耕正示西来
千種路鬱密稠林是眼睛汾陽昭庭前栢樹
趙州道廬陵米價吉陽數三歲兒童皆念得
八十翁翁會也無浮山遠趙州庭前栢天下
四二
十四
之禪客蓑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慈明圓七
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来
指庭栢却令天下動干戈雪竇顯千里靈機
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璧
泰主相如總喪身○入門何必辨来機老倒
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指示反令平地下

針錐（密菴傑）趙州有語庭前柏禪林相傳古到今摘葉尋枝雖有解須知獨樹不成林（黄龍南）三庭柏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話播叢林盤根抱節在金地禪者休於格外尋。萬木隨時有彫衰趙州庭柏鎮長榮不獨凌霜抱貞節幾奏清音對月明。趙州全不犯工夫覿面寧存細與麄重叠示君君不見庭前柏樹本来無（大中悦）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節下歛清風何日休（正覺逸）趙州庭前柏三冬刮地寒處處緑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天衣懷）人間遊前柏子是嶺南客反憶臘月又雷裏櫻花拆（禪印信）僧問西来意趙州柏樹開皮下若有血盲差不自由（舉殿真）青青庭柏何年植祖意分明示趙州海變桑田有窮劫靈苗無影不凋秋（鳳覺思）造化無私不忌力一一青青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真淨文）趙州庭柏衲僧苦厄井口轆轤横吞

其二　十五

不得（野竹達）庭前柏樹示禪流幾個親曾見趙州明得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保寧勇）趙州庭下柏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衲僧如覰著西来祖意合平沉（勘田為）哉州庭柏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求盤根萬古終無極（大溈秀）真箇性時

方識性是精靈眼識精靈時人不會西来旨只看青青柏在庭（佛國白）羚羊掛角絶孫疑翠柏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會采天紅日夜長輝（臨浪雨）舌頭無骨趙州老柏樹庭前說向渠好是晚来無限意喧喧啼鳥喚禪居（三祖宗）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映清輝浮雲掩斷千人目得見恒娥面者稀（佛鑑勤）庭前柏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收日月明（無坐準）青青庭柏指西来趙老門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意誰把靈根著處栽（佛燈珣）西来祖意問如何柏樹庭前指似他射虎不真徒沒羽至今天下有誵訛（冰山如）天下禪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柏庭前柏老倒禪和眼赫赤不善東西失本源屈我觀音作胡客（五祖戒）趙州庭前柏衲僧皆罔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瑯琊覺）趙州庭前柏眼裏寃光乎雲外往来多村翁行步劣（道吾真）一兔横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来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承天宗）蘇武不拜翠信臨朝憑歷會得十萬迢迢（瞄卷成）庭前柏樹宿根深葉葉真珠寸寸金佛祖長長出不得千古萬古只如今（的堂興）打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怨水下高灘（杰梵堂）趙州庭柏說向禪客照滌屏風

松蘿亮隔（佛月才）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咒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諦石人半夜失烏一雞（正堂辨）庭前柏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忘千古音（無才言）庭前柏樹子分明向君舉大雪滿長安燈籠吞佛祖（塵岑集）靜聽聲裏篤頭来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

其二　十六

壓香壓何處是靜聽聲裏篤頭来（晦堂沘）西来祖意庭前柏翠孔察察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跳松蘿亮隔笑掀騰（天童淨）庭前柏樹子一二三四五寶八布杉穿禾山解打鼓（石菴玿）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趙州庭柏洗脚上船（退菴奇）清涼法眼禪師舉柏樹子話問覺鐵觜承聞趙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眼曰真師子兒頌曰　庭前柏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佛甲允）僧問西来柏樹酬何必斯言謗趙州今人長憶清涼老一句當年喚轉頭（大溈秀）新羅鷂子刺天飛鈍鳥籬邊懞不去趙州庭柏一何高誰適先師無此語（白雲端）日炙風吹瘦影孤趙州曾指倚遊株纍元大小清涼老未會先師此語無（正覺逸）趙州無語樂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擁花復何在相逢空愛白公詩（大洪遂）庭前柏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来相許（真淨文）誰道

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虫元是虎胡蜂不戀舊
時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却回顧若會
截流那下去匝地清風隨步舉佛通巳趙州
遊前栢樹子𡷰嵪眼睛如點漆笑他法眼謗
先師覺公心苦口如蜜雪堂行行主無人能
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背翻
田二 十七
筋斗工堂澤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遍
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
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
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文殊道一人背手
抽金鏃一人反身控角弓南北東西覓頭看
果然一鴈落寒空己巷琛葉縣省和尚回僧
問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
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
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箇
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
打破乾坤當下心息頌曰一庭前栢樹子簷
頭雨滴聲風來觜析柄千古意分明○簷頭
滴滴分明歷歷碧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
普天匝地成狼籍東山源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
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
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
箇鍬子去頌曰　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

踏趙州關照他一隻破鍬子二百餘年去不
還正覺也石橋一路滑如苔闍嶺風高凍不
開相見盡言游歷去幾人曾到雪峯來佛鑑
来沙門隻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鍬子
何人識趙州放行底草須錦密海印信大地
是眼何處屙天下不奈雪老何趙州寄箇鍬
子去方得此語圓墻墻鼓山珪大地是眼沒
處屙衲僧到此便贊說須知別有安身訣會
得安身事更多州鍬子安著在甚麼處照堂一
雪峯何處得趙州寄鍬手沙門一隻眼狼籍
乃如此阿呵呵大唐國裏鼓声起新羅國裏
舞婆娑別峯印大地一隻眼誰敢向其中鍬
了寄將去那知到雪峯横川珙
趙州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
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頌曰　蒙頭
不覺納鼾聲開眼從教啖啖紅若謂平常便
無事須防豆爆冷灰中心聞賁○無賓主話
意深深流落叢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掛壁
田二 十八
衲僧凍死不知心石田薰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
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
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麼不
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
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
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雪竇顯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
護惜口似椎眼如眉涉語默蚊蛉變堪笑卞
和三獻玉縱榮刖却一雙足園悟勤世間無
物可羅籠獨有巖巖萬仞峯忽若有人猛推
落騰身雲外不留蹤随巻綠至道無難萬水
千山唯嫌揀擇鵲黑鳥白纔有是非還護惜
不曾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腰金猶
頌青麥月堂昌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
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線一串穿来不剩
呈竺卷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
直得五年分疏不下頌曰　象王嚬呻師子
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
走雪竇顯分疏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
唐渺渺茫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山堂
田二 十九
端五年分疏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
商量誰信分明弱價玲瓏底相知恭卤底相
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
話天童覺五年分疏不下往往反成話欛須
知至道無難於此誰知縫罅佛燈勤天雷如
鼓雲騰致雨雨霽雲收新月一鈎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五年分疎太陽脉東海鯉魚多赤稍南山大蟲有白額月堂昌風雨瀟瀟烏雲靉靉贔屭上山狐狸入海隨後退昇龍王不在此獄空叟天高地厚尋常事海濶山重更要論霹靂震摧山鬼窟獨携霜劒定乾坤無庵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厙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紋𧍧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雪竇顯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路却寃天道不平匀白雲端

金毛師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雷轟電奔脩羅喪膽外道亡魂含靈蠢動莫不沾恩佛鑑勤

當門一脉透長安游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措金鎚擊碎萬重關無庵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頌曰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雪竇顯

驪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呈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白雲端

針綫工夫妙入神滔情揆意一何親太平胡越無疆界誰分南人與北人佛鑑勤

繚繞紅錦青絲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紕繆不能無争奈時人見不見黃門定

日暖風和鶯一囀新柳舞金縷繫東君東君不惜無私力一點花紅一點春無庵全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墻外底曰某甲不問這箇道師曰你問那箇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頌曰　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事匆匆關山路遠終須到一徑長通君任通投子青

趙州家風不然說似他大道答長安有誰平步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木庵一

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扵本去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頌曰　作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烏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南堂興

激石泠泠古澗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昂霄操誰信根頭有茯苓白叟茂

道人相見問如何擧手寒温事已多老倒趙州呈漆器岳陽船子洞庭波

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曰争似春風處處閑頌曰　争似春風處處閑花開花落豈相關白雲自在猶難擬飄鼓無心沸世間佛印元

趙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會得祖師意便是教意頌曰　波斯讀梵字實寄人作詩烏頭彷彿附子依佛竹寄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湛堂準

趙州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文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曰公驗分明過頌曰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踏破草鞋歸去後落花啼鳥一般春佛鑑勤

天子居閙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振手御街來往不怕巡火所由鼓山珍

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徑山杲

鑽頭鬧藍遠侍者剃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好手面皮三寸不知羞蒙庵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板齒生毛頌曰　九年面壁自虛淹争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可事石人踏破謝家船投子青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闘劣不闘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頌曰　兩陣交鋒勢莫窮信旗獵獵捲秋風遼庭不用深深入勒馬歸來却有功慈受深

趙州老古錐家風飽盆粟文遠小厮兒盆中師子爲共撫無絃琴同唱還鄉曲花簇簇錦簇簇一片好良田皆尔生荊棘赤脚漢趂兔著靴人喫肉南堂興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頌曰　殿裡燕咪木天然帶葉連枝顆顆圓南贍部洲人未識卷摩羅果信虛傳保寧勇不立孫危機本峻趙州老子主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蒜茫茫眼裏花古壹

僧如何是佛殿裏底世出世間難可比萬国同歌河海清稽首拜手元是你月林觀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應豐尖養聯　趙州因學人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頌曰　床穷先卧粥稀後坐澁澁銷銷滿滿洒洒要會趙州洗鉢盂了事沙弥消一箇東大道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袂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白雲端粥了令教洗鉢盂麁心往往更心麁直饒到此分明了也是平生不丈夫佛陀遜　趙州喫粥話尋常問擇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雲蓋智喫粥了也洗鉢盂家常送日最相於西來何處半零落六祖癡頑不讀書三祖宗二乍入叢林仲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滑人不見歸　乍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擁滯往往靈山受記人未有如斯箇次第王覺

迷粥了尋常洗鉢盂奈何依樣畫葫蘆靈光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爲大丈夫雲居祐喫粥了洗鉢盂何曾指示昔溪路語言隨衆三十年記得展單忘却筋佛印元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淨生準粥了令教洗鉢盂趙州此語不相辜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慈受深粥了令教洗鉢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參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天童覺乍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盂洗了相逢著又得濃烹一椀茶長蘆卓大隱居壓小隱山世人無路得相干五湖禪客朝朝用誰辭四額子細看卓雲清叢林乍入問来由喫粥無過洗鉢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開福寧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淺草處等閑推出玉麒麟佛性泰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貪家桃李也成陰捷庵元開單展鉢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真直下要明端的旨鄮陽句外露全身保寧勇喫粥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盂敢問諸人悟也無趙州老熟爲儔把斷要津水迸流伶俐衲僧纔眨眼釣魚船子下楊州龍門遠趙州指示洗鉢盂衲子奔馳枉費工

日用不知何處覓分明說向似盲聾南堂靜喫粥了也洗鉢盂已是分明說向渠有時冷地思量著點鐵成金與世無月林觀十方通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孤兎潛蹤石谿心粥了令教洗鉢盂鐵船無底要人扶片帆高掛乘風便截海須還大丈夫寄菴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拈出鉢盂令去洗行盡千山與萬山回頭撞著自家底不須指不須洗烜爀靈光照天地而今高掛在虛空長靈室內展脚睡文殊道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我𩢍馳到家中猶罵詈不知醒後又如何凡巷卞只爲分明極反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無門開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息巷觀只將乍入来伸請一到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去宗師不用更切切横川珙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僧録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諗三十四則

附京兆寬一則　芙蓉訓二則大梅佛一則

普化六則　秘魔岩一則　祇林一則　公畿一則

趙州因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彴師曰汝祇見畧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頌曰　趙州石橋本無屋急水游魚不易伴橋上只觀驢馬迹誰人敢向御街行北礀簡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鼇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勞雪竇顯　我愛趙州對揚瀟洒僧問石橋度驢度馬兕眼胡僧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地藏恩　異類混行李心真出語親隨流自得妙到岸不迷津泉北析天寧璉　長鯨已雁浪頭飛跛鼈橋邊尚碾泥度馬度驢難解會緑楊影裏路東西地藏恩　趙州石橋只見畧彴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在富全貧當頭如認著東參問西秦月堂昌

趙州聞沙弥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弥便珎重師曰沙弥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頌曰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鼓山珪　瑟瑟風松蕭蕭雨滴師子咬人韓驢逐塊徑山杲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為什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頌曰　大用全機得自由有無縱放却饒收幾多業識逢人犬從此時時憶趙州佛印元　少年學解昧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感為機智競躊躇圓通秀　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儔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萬派盡東流晉融平　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無故吠虗堂慈受深　道有道無無剩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逐氣隨他去空使流光增度秋成枯木　有佛性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拘折無星秤火熱水面紅槪從空裏釘肯顙盲龜嚙死蛇一對牙關緊咬定正覺逸　趙州古佛言言中的話有話無燕金趙璧更有布衫重七斤天上人間無價直地藏恩　佛性分明脫有無醋酸何用掛葫蘆濮霧輕烟留不住扁舟已過洞庭湖牯堂進　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鏃破雙關業識依前還作狗本覺二　狗子佛性有毘盧惡叉飲弥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倒普賢扶扶到家中全酩酊胡言漢語罵妻奴正堂辨　無直路却縈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掛葫蘆有張公喫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不菴如　狗子佛性無斫額路上逢子胡業識性在遭一口大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千株柳知而故犯可憐生一一面南看北斗自菴全　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纔涉有無喪身失命無門開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頌曰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衣淨文　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數段五祖演　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嗟嗟無限尋聲跡掛角羚羊不見蹤寶峯祥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堂裏坐鼓山珪　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為不丈夫徑山杲　狗子無佛性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疎山如　狗子佛性無寶劍出規模落在將軍手橫按立當途楚安方　問頭既寶答亦堪誇洛陽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口太饒舌儂家信手摘楊花大溈智　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合掌聽須弥岌嵲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南堂興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

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佛鑑懃
乙己大人仁叢林為冠雖利牙如劍戟生殺
有來由白雲昺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趙州關
口露出心肝典牛游連馬連人劈一刀虛空
迸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看誰解分開藍
膽毛中庵安鐵壁銀山一箭穿過遼倒趙州
口能招禍石想著拙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
令絕擬犯鋒鋩喪却窮性命浮菴先舌無所
依兩親相擊旱地雷聲青天霹靂賓菴雄狗
子佛性無老炸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
鵲鵠文殊道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振出森
時鏡光明渾不見星兒上下四維俱微映雄
菴演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苦痛萬千般
回狐却打正谷菴林大食波斯飲百盃停停
把柁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峽不問瞿塘灩
澦堆東山空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圓鏡七九
六十三一切智清淨或菴體狗子無佛性羅
睺星入命不打殺別人被人打殺定肯菴記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桃符千邪俱不入百怪
盡消除松源岳狗子無佛性泥捏活大聖不
是泗州人說著也不信以茅崇狗子無佛性
勸君不用舉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江菴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路無人
踏得著印悲光狗子佛性無逕他大丈夫足

非雖入耳東壁掛葫蘆朴翁銛無之一字殺
人無數多少英雄橫死當路鐵山仁二八佳
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
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判堂仁利刀截斷命根
跳出孤群狗隊拈起萬蝦蟇蒜鐵額銅頭粉
碎石菴瑢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舉先知只
得一振夕堂桂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
藥葫蘆接來醫却人間病大死一回方見渠
其庵草狗子無佛性千將入楚庭一揮三首
落千古浮虛名千峯琬
京兆寬回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
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眾生皆有佛
性和尚為甚麼却無師曰我非眾生曰既非
眾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
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
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竭曰拈
却這僧問去却京兆答浩歌歸去來清風過
六合五祖演裂破須彌鼻孔踏反大海乾坤
面前百千諸佛盡是我家兒孫楚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
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頌曰彎弓直勢射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
是貪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年糧淨印信趙
州筍被婆偷去遭捆如何肯便休合出手時

須出手得抽頭處且抽頭野軒遠趙州老投
箇賊當面勘渠返遭一摑賊不成罪歸已天
下衲僧知幾幾地藏恩趙州挨拶老婆時迦
葉難施盡皺眉却被老婆揮一掌從來多事
落便宜張無不從來柔弱勝剛強捉賊分明
已見贓當下被他揮一掌猶如啞子喫生薑
佛鑑勤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腳人懷疑
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如庵信
道婆去若立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
傾蓋白頭新悟空達一路雄兵犯界河煙塵
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在盡角城頭唱
楚歌雪竇宗騎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
楊州是非長短俱裁了鼠竊終難似狗偷既
準範相見文無相觸忤攔腮便掌不相饒思
量箇樣無滋味莫是趙州身命招用拙聲一
趙州示眾曰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
生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
俱不留時如何師曰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
得生死頌曰看經也在生死裏飯蘸裏坐無
喫底不看經也在生死裏錦衣堆裏無著底
忽然烏鵲叫一聲反身踢翻渾家喜休擬議
如今拋向眾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
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

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頌曰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總到來不是石橋元底滑喚他多少衲僧同汾陽昭見僧被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珎重去青煙時換綠紋苔投子青趙州有語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未相許堪笑禾山解打鼓密菴傑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舊展家風近來王令關防緊從此人情總不容佛印元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閑開口便知音覿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黃龍南一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清香往來者誰諳居止院西東照覺總此間曾到不曾到人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味好却來爭看盞中花佛國白叢林宗匠實難加臨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住般勤只是一甌茶正覺逸三等槃甌禮數全一般平把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珎味且喫油麻一例煎佛慧泉寶匣龍泉發夜光寒霜長掛任虛堂四來而容如相訪茶罷休勞話短長大溈秀趙州喫茶話自古至及今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空益智相逢盡道喫甌茶大抵風流出當家休問曾到未曾到自有行人滿路誇珠山崇驪珠絕類玉無瑕馬載驢駄

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議與君同泛一甌茶畢淡白箇中滋味若為論大展家風說早春三度口行人事了這回莫道不沾唇佛鑑勤趙州一甌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自好爭免事如麻龍門遠趙州滋味最為親覿面承當有幾人三度傳來親切處馨香滿口又全真楚安方三等接人喧海宇一茶驗客播叢林高山流水深深意不是子期誰賞音雪巖因高下來相訪只點一甌茶人情厭踈淡骨肉生寃家　爭似盧仝閑關自煎喫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石梁明趙州喫茶宗門奇特到與不到正白拈賊黃龍新曾到不曾到且喫一盃茶待客只如此冷淡是僧家代菴志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扣口甜心裹苦心裹苦直至如今無雪處甚父冰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寃鬼巷家尚墻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辦龍蛇覃百尺竿頭挂布巾上頭題作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去洞裏桃花笑殺人自得暉人來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更與一甌令醒悟本覺一趙州三度喫茶禾山打鼓難比休於句下尋求識取口中滋味若識得觀音院裏有弥勒佛性泰曲盡周遮禮數頻苦茶何用勸三巡鼻中若有通天竅終不

回頭問別人文殊道曾到未到普請喫茶口甜似蜜心毒如蛇淳菴淨趙州喫茶逆拔毒蛇虛空落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剎弥勒釋迦改頭換面無窮數莫道風流出當家普菴土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著乃知非佛也不堪作松源岳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粗茶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處白蘋紅蓼映斜陽浙翁琰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反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慈智問佛也道三斤麻無準才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頌曰編擗曾挼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雪竇顯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夜落西一轉珊瑚枝粉碎轟轟雷雨滿山溪白雲端獨坐獨行真渴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方八面難拘檢天下誰能奈你何保寧勇問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游皓月當空澄巨浸鯨鯢無奈不吞鉤崇覺空趙州布衫重七斤問處分明答處親大地山河都蓋却誰是當機栽剪人文殊道七斤衫重絕纖埃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伯滿身風雨入門來普融平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徑山杲趙州老對

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衲金銀琉璃硨
磲碼碯崇古夜半墨漆黑提得一箇賊點
火照来看元是王大伯叔山珪等閑提起七
斤衫多少禪流著意介盡向青川作窠窟不
知赤色正江南理菴泉鑊湯無冷池黄河輥
底流金剛難挿膂幽後掛燈毬玄菴瑩擾到
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来暑往渾
內三 八
無川掛在趙州東院西石菴珉當機覿面提
部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逼人上壁北磵
簡趙老七斤衫提来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
去青州討斷橋倫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
者過蕎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
汝說佛法須曰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
法為人說一般采具旃檀香父子之機俱滿
泄笑山壯趙州有級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
藏教功德實難量住山宋東司上不說佛法
喚来與伊劈面踏不用重論報佛恩將此深
心奉塵刹州菴全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
春風一陣来滿徑花狼籍蒙菴聪
趙州因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
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
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
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
来不下禪床今日軍將来為甚麼却下禪床

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禪床上接中等
人来下禪床接末等人来三門外接頌曰
上等接人了無回互據坐堂堂是何謂度師
王用處若軒昂為渠撥倒破禪床天目礼跏
趺迎上客曲录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
樂鄉西巖惠折脚禪床接斷薪猶堪偃首楢
九
四三
高賓明知列土熏天富難闘他家徹骨貧石
溪月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報休
說君臣猶有間入山先要主賓分月坡明趙
州三等見人未舉已先話墮都衙喚得便回
頭也是大蟲看水磨枯禪鏡禪床下下不擡
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飯那知
世有大王尊開極雲 趙州因侍者報大王
来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
来也 頌曰 報客傳言信已通义手低頭便
鞠躬對面一雙清白眼當頭蹉過住山翁楚
安方侍者来言報大王趙州曾楷下禪床一儕
兒不覺傍觀醜爭奈全身在帝鄉天童泉
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下看他拈尾作頭
又道大王来也楷納秀騏子駑駘滿道途皮
毛孰敢辨精麁若無伯樂當時鑒失却追風
千里駒笑父深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
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只在草裏南岩勝来
也宮殿随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

趙州傾蓋如故斗峯曰 趙州到一菴主處
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
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
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頌曰 問荅元來總一般當頭一著莫瞞頇
將軍自有佳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佛燈旦
疋馬單鎗戰祖關死生只在剎那間趙州最
是難容漢菴主當頭换兩拳文殊道無星秤
子兩頭平提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
兩知渠錯認定盤星佛性泰趙州老漢少喜
多嗔不會為客勞煩主人准堂寺虎步龍驤
徧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閑喚出菴中主
便見千江水逆回佛心才老作叢林是趙州
兩拳提起不輕酬無星秤在當人手斤兩都
盧在裏頭楚安方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
僧不厭貧近来世俗多顛倒秪重衣衫不重
人三聖昌上菴竪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
菴竪起拳頭趙州右眼八兩君看陝府鐵牛
四三
何似嘉州大像若謂總涉誵訛露柱燈籠合
十
掌無文可換手搥胷哭老爺拈材未出死屍
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来年喫嫩茄晦堂
遠菴主當年用得親衲僧眼裏要生筋趙州
古有龍泉劍開口等閑疑殺人曰浮傳水淺
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搥擊碎兩

重關填濤悉堅無回互（已庵普融）菴主來頭拳處親趙州話會指西秦知音不在千盃酒一盞空茶也醉人　順水張帆逆風把柁釣盡江波不出者箇（月林觀）菴主拳頭沒兩般趙州平易作艱難叢林多少杜撰衲誰解出頭天外看（休山午）閃爍旌旗驟往來幾人遥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鴻門兩扇開（無準範）　趙州因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頌曰　文遠脩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分破華山千萬重（松山杲）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冤讎如今四海平如掌雲自高飛水自流（與堂一）只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蒙菴聡）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頌曰　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絶纖埃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槌擊不開（百丈恆）四面關閉鎮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崇覺拙）袖裏金槌一擊開東西南北絶纖埃石橋南畔臺山路報你游人歸去來（普融平）谿遠門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游龍樓鳳閣依然

在失却來時好路頭（雪溪南）四門開豁往來游脚下分明到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圓通仙）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路頭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泄通一線為君說元正日太平節（月林觀）僧問趙州趙州呑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受恩深處先宜退得意濃時正好休（枯山杲）南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騎牛清風月下尋歸路夫子門前問孔丘（皆堂述）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頌曰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雪竇顯）初長嬰兒急水毬衲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令何似當時問趙州（大洪恩）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喃急水打毬擱口塑（白雲端）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笑翁受）急水打毬子念念不停留來能全六識先見轉雙眸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向外更尋求（歸佛性）初生孩子始徒然六識聰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毬子出出沒返人不曉既為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趙州恁麼

道（佛鑑勤）　趙州因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須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宣徒然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面南看北斗（雪竇顯）常州有蘇州有乞嚓舌頭師子吼壽山高兮福海深八十一兮九箇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朽（佛鑑勤）常州有福州無江風作惡浪花麁不用刻舟徒記劒片帆已過洞庭湖（靜卷守）蘇州有常州有未到蘇常不知有既到蘇常何處有今人不識古人意空向城中顛倒走（退卷奇）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拶著強分疎（退耕寧）　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趯空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頌曰　一超方令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關講師不識圓陀義空捨前山過後山（主堂居上）揭石從來義不同洪波深處運神通高標不在蘆花岸隊隊雙雙趁曉風（歛堂定）　趙州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

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
如是大遠在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
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管不知閑裏有
誰知 鼓山珪 使得十二時辰呼来却教丑去
何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據 住山果 鍾送
黄昏雞報曉趙州何用閒煩惱裂破虛空作
田三
兩邊古廟香爐出芝草 雲菴偉 安貼邦鄉老
十三
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
日愁来明日愁 好卷瓜 趙州在南泉井樓
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救
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
去禮謝曰適来謝和尚相救頌曰　南泉趙
州用最密後人不了轉尋覓往返之言子細
看二人把手並頭立 汾陽昭 趙州自作自受
南泉外頭相救直饒數目分明也是私路上
走 月堂昌 描不成塑不就樓上懸身吽相救
南泉敲處有来由一段風流如錦繡阿呵呵
一二三四五大蟲咬猛虎 渤堂忠 等閑施設
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下
免教失脚墮黄泉 佛性泰 趙州曰在殿上
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殿功德者無
對頌曰　殿上從来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
或趙州露出赤心肝問著依然墨漆黑 無堂
殿上喚来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

德已成就爭奈當初不放光 鼓山珪 好一殿
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旃檀劃
日日香煙夜夜燈看来當甚乾蘿蔔 住山果
趙州因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
師西来意師曰正值老僧洗脚濟乃近前側
聆師曰若會便會更嚕啄作麼濟拂袖去師
曰三十年行脚今日為人錯下註脚頌曰
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嚕啄趙州臨
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脚 鼓山珪 一人眼
似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
無處安著 林山果 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
相逢恰似撲相撞見今時行脚僧呼為兩箇
閑和尚 雪菴瑾 趙州見僧来便面壁書梵字
僧展坐具禮三拜師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
曰苦苦僧呵呵大笑頌曰　苦苦向誰語發
撲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撲帝鍾大地山河
俱作舞 典牛遊 苦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黄
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輥毬秘魔杈下捉老
田三
鼠 寒巖升 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欠悟
十四
直饒頓徹根源也是泥中洗土 佛鑑元 不昧
當陽第一籌臨機爭趕不輕酬焦磚打著連
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樵室昭
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
師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

興麼即和尚自住取師又到茱萸萸云老老
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萸
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却被驢撲頌曰展陣開旗各運謀箭
鋒相敵未輕休等閑露出反身句直得千江
水逆流 拙堂 閑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
便攢眉寥寥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平巷珠 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
師曰老僧只管看頌曰　風雲頭角黑颼颼
苦死交爭額上珠淨洗眼来閑地看老僧未
免費精神 圓悟勤 珠在浪花深處白拏雲攫
霧志悠哉老僧紙管從邊看得失從渠眼自
開 大巷銀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
意師曰欄中失却牛頌曰　欄中失却牛有
問即有訓更若求玄妙捌孫絲氣毬 慈雲照
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
也無僧舉似洛浦和尚又舉似雲居居曰
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
田二
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
十五
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頌曰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我老趙州白日
眼見鬼 無相範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
真師下禪床立僧曰如何是和尚真師上禪
床坐頌曰　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

禪床坐龍蟠并虎臥一棒打與兩分張拈起
元來是僰㭊(本覺一)　趙州曰一秀才云和
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如來頌曰　廣寒
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卌桂不須零
碎折等閑和樹拔將來(南叟茂)　趙州因僧
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僧去毫
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頌曰　毫釐
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俱端
的但能信手摘楊花須會風生庭前栢趙州
觔好標格曹溪路上沒蹤跡(長靈卓)一道如
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煙
(德宣開)。　趙州因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得
許州信頌曰　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劒
斫無痕雖笑日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大洪行)病饕毒藥訪良醫醫使元饕藥治之
病去藥回滋味別舌頭具眼者方知(佛性泰)
世有逃形畏影人奔程告訴謗神若知形
影元無二坐對高堂秋月輪　趙州因僧問
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頌曰　脫得驢頭戴馬頭東家西家卒
未休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惟茝拙)　趙州示衆曰此問佛法道難即
易道易即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這裏即易

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頌曰　識不識
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松源岳)
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
處得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頌曰
一生受用應無盡這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
王千古在任他南北競頭爭(保寧勇)　趙州
(僧五)(十六)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
生頌曰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開若解知
時節冬至一陽來(圓悟勤)鐵樹開花千萬朵
石頭抽笋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笑明朝冬
至一陽生(佛鑑勤)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龍門遠)冬至一陽
生乾坤通一綫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狂
山呆)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嗣歸宗)師一
日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
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
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
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頌曰
八十婆婆學畫眉癡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
破當臺鏡始信從前萬事非(慈受深)　芙蓉
一日訪同參實性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柱杖
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
委悉便下座頌曰　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
漸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西京忠)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嗣歸宗)師初在歸
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
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
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
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頌曰　悟
來不在苦多端解了都由瞥介問定道師姑
(由三)(十七)
女人作癡人積嚼作銀山(汾陽昭)半夜高聲
似少神箇中明自有蹤親如今隨例傳其響
也道師姑是女人(保寧勇)五月炎威當酷熱
浹背汗流無處說匝地清風劈面來大禪眼
裏重添屑(草堂清)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模黑
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翻成紙上
塗壓墨(黃龍震)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
與人知賊贓敗露無藏處便道師姑是女兒
(大洪遂)鷲嶺連聲叫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投
師姑元是女人作有何佛祖向心頭(延壽慧)
師姑元是女人作百衲禪僧多罔措應回沙
塞口喃蘆燕繞紅梁渾不顧(破菴先)
鎮州普化和尚(嗣盤山)師初於盤山處密受
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
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頭來明頭
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
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
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回

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頌曰　茫
例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喝斜龍蛇混雜
人難辨白日長空下雪花汾陽昭明暗俱打
誇無上擒住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至
今誰解辨真虛崇中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
明珠發異光一擲輸贏誰辨得淵盤骰子不
成雙佛智裕殺羅須要逞聰明金牓何曾得
掛名拼下幞頭歸去好莫騎驢子傍人門鼓
山畦不是風兮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烟院
裏有齋常記得時時掛在口皮邊布巷遠旱
天忽震數聲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
施一點返將風勢卷將回崇峯桂一撈銀山
鐵壁摧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用
乞與伴狂老萬回水菴一水急魚行遊峰高
爲不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松源岳以
此振鈴伸召請旋風連架打將來大悲院裏
趁齋去肘露皮穿可惟哉天目礼擺鐸搖鈴
恣賣乖大悲院裏趕村齋河陽木塔休穿鑿
田三　十八
是甚覺前破草鞋笑翁堪大用全提作者知
煤迦眼活電光迸大悲院裏翻身處臨濟甘
爲小廝兒古岩行明日大悲院裏齋鐵圍山
岳盡衝開借頭象符扇箭魚腮石人撫掌呵
呵笑寒山拾得在天台石菴秋　普化容慕
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

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
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
人開頌曰　十字街頭金鐸鳴蹇驢生菜恣
膨脝狂嘶筋斗盤山推踢倒飯床臨濟驚婁
眼未開真瞎漢兩頭俱打震威聲鎮人何必
揭棺看會得來時即去程野軒遵先師會裏
呈真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栓索
咄這沙臺盤乞兒狂山果草裏相逢兩赤眉
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
人得勝歸上方益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
方爲軌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壅
塞狂山果腰嚨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
渠鐵耳長鳴隨踢踏不知業債債誰除天目
禮　普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
撲勢馬步使令入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
不是須曰　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
風顛雖然大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汾
陽昭機境相投是妄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
四三　十九
屈遣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江陵承晧
頭放下刻初鈴相撲呼他馬使名五棒打來
無雪處却言渠不是官行天目禮　普化一
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
須弥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尒如然師遂
踢倒飯床濟云太麁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

說麁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
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床濟
云太麁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麁細濟乃
吐舌頌曰　要識真金須入火再三煆煉見
精麁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海
印信相逢一瞎一麁生齋主渾家喪膽驚誰
識二尊龍象駕毘盧頂上等閑行野軒遵闍
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床總似這般
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亡上方益掣顛掣狂
普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泄祖
師關捩南山鱉鼻添牙焦尾大蟲揷翅南堂
興入海須是虎齒得珠還他罔象飯牀兩次
翻這漢是甚驢養典牛游臨濟慣白拈普
化慣掣顛一塲好笑具後世作三玄別峯印
普化踢倒飯床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踞地金
毛驚得須弥倒走通身是眼鑑不徹通身是
口只隨後不隨後寶劍出匣風雷吼塗毒策
普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
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
凡是聖師曰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指
河陽木塔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
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
出去頌曰　騏驥駑駘辨者稀淺深毛色混
同之若無伯樂乘精鑑千里追風不易騎海

甲信 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
箇直裰人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
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
舌便受之乃辭眾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
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
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
田三 廿
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
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
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
遠莫測其由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
棺材八箇舁舁出鎮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
分踈 北磵簡 操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
藏身這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 東
山源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 嗣永泰湍 常持
一木杈每見僧來禮拜即杈却頸曰那箇魔
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
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
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
攛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
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頌曰　梨荒老倒眼
祢麻自救無療更持杈嶺南獵獠當時見一
棒打殺這魔家 洞山聡 秘魔巖下坐擎杈來
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為君都不薦失却真杈
提安杈 汾陽昭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

獨髏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覩
玄寶頤 寂寥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獃
回首恐人生怪笑報云千里賺予來 黃龍南
手把長杈坐要津乾坤誰是安游人當時若
遇英雄漢往往反成脚下塵 佛印元 自誇獨
握誅龍劒及遇真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
田三 卌一
戰無功徒枉動干戈 夜印信 祕魔杈子動家
邪来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
項羽到烏江 崇勝珙 道得無言杈下死霍山
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何人透
此宗 玄菴信 杈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拔透
重關雖然賺我三千里瞎却眾生眼萬千 訥
空叟 崖之處無處挿觜去却藥忌露當門
齒杈下放身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
賺吾来捋虎鬚兮按虎尾 惠通且 拈得便用
胡麻廝繳冷地看来知恩者少 月林觀 急水
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
鈎上一吸滄溟徹底乾 率菴琮 祕魔為法力
來人特地擎杈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坐至
今有理不能伸 或菴體 威風凜凜不容攀跳
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海爭知詩膽
大如山 雪菴瑾　湖南祇林和尚 嗣永泰
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劒自謂降
魔纔見僧来參便曰魔来也魔来也以劒亂

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劒無言僧問十
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
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
家頌曰　信手揮来一一親祇林劒下絕煙
塵太平曲調無人會孤負皇家定亂人 心聞
賁 無魔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
鏌鎁無用處也知賊不打貧家 雪菴瑾 劒有
魔盃熾劒無魔自清只頌降魔全失照不知
身是老魔精 鄂山超　河中公畿和尚 嗣章
敬懷 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翁師曰羅漢
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
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
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蹤角在師便打翁便
拍牛走頌曰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
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針芥相投蕩蕩一條
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 如菴用　北二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修補呵右問教無盡藏禪寺住持作成　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

臨濟十七則　睦州十七則　烏石觀一則
衆休四則　嚴陽一則　多福一則
石梯一則　大隨六則　靈樹二則
浮石一則　靈雲五則　供陽二則
末山尼一則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嗣黃蘗初在黃蘗隨衆
參侍時堂中第一座睦州勉令問話師乃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蘗便打如是三問
田四
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惟
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
遂告蘗云義玄雖後生卻甚奇特來辭時願
更垂提誘來日師辭蘗蘗指往大愚師遂參
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師曰黃蘗來愚曰有
何言教師曰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
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
黃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
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搊師衣領曰
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
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三拳愚托開曰汝
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返黃蘗蘗問曰汝回太
速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蘗曰遮大愚老待
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
鼓蘗一掌蘗唫唫大咲林山元作本作并拄杖趁出五作
大燈同會小元異作溈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
得黃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頌曰睦根三番打不開忽然狂蹶吼如雷君
希馬帶紅纓紱只是去年魯秀才野軒遷
一拳拳到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白雲端雪竇
喧轟海岳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
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保寧勇雷雀風行
便合休巨鼇無便上灘頭反身一吸滄溟竭
鍾鼓山河四百州明覺北便言佛法無多
子大丈夫兒肩自非肋下三拳明有信不送
黃蘗付將來真淨文叢林猛烈是黃蘗拈棒
便打途中容四到大愚卻知恩老婆而上與
一搊昔發㕦一拍便當未為奇六十山藤
是太遲至竟不能知痛癢上堂猶通拂蒿枝
佛國白　田四　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灘裡浪如
雷湧身拚向洪波激透出滄溟眼便開雲溪
恭九包之雛千里之駒真風度簷籠機發
相劈而來時飛電卷遠雲破處太陽孫捋虎
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天童覺點額三
回下禹門雙肥膝日赤如梵一朝忽透桃花
浪騰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兮不可留據竪
獵獵歸瀛洲老龍相見還相問吐出明珠更
不藏上方益問的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
有甚巴鼻吳古佛鷲峯痛打不死高安輕撥
便活見楔獨露三拳當鋒誰辨一喝長空卓
臨濟度三夏不參黃蘗禪上來六十棒手腳
遂忙然忽悟婆心切又打肋下拳無人知此
意林下憶三玄張無盡劈開華岳連天色放
出黃河到海聲暗啞死後翁枝折大地如今
有幾人龍門遠資糧更不若些些岐路年深
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
真淨文打破當年山鬼窟豁開正眼耀乾坤
三拳肋下無多子一喝雷轟迸海門佛性泰
黃蘗棒頭曾不顧高安拳下錯商量從茲偏
界生荊棘佛法初無一寸長佛照光棒下承
當早自欺聽人饒舌固非宜縱知佛法無多
子爭似當時未開時遯菴演黃蘗堂前喫棒
去大愚肋下築拳來若言佛法無多子到底
分明眼未開　田四　誰菴岑一頓淨家盡滅門更加
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透而裏無雲宇
宙分密庵傑黃蘗高安老骨撾端為家海定
龍蛇疼麻兒子無巴鼻一箇葫蘆取兩家失
石溪黃蘗山頭喫棒大愚肋下築拳佛法的
的大意猶隔十萬八千此菴淨三度扣關棒

不門赤手返治空往來忽然業鏡百雜碎始覺從前消面厌大圭永禍福無門口自招三遭喫棒打驢腰可憐敗國亡家恨萬古春風吹不消天目禮臨濟師黃檗何曾把手行堂腮併築肋拳頻酬還北礀簡枝樹鳴條浩浩風雨雲交散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地到海方知信不通止堂茂臨濟出世後惟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頌曰臨濟喝霹靂一聲邪腦裂忽然透出金龍究擊碎明珠撤角折海印信入門便喝已是忉怛無限杜禪和由更論該括大洪恩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如今有腦門口宗端一劍定灼塵馮何辨主賓棒山齊入誰識聖明君大洪遂當鋒喝喝震春雷萬蟄龍蛇眼豁開忽若反身無伎倆任從千古卧塵埃佛國白驀然一喝迅雷奔蟄户雖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用路休觀芳草怨王孫道傳如赫日光中轟然霹靂烏門浪急風高無限錦鱗點額普融平一喝當機疾於雷爍迦羅眼頂門開西天四七二三老那箇堪任這一槌佛心才順逆無蹤聖凡泯迹白日青天雷奔電激正法眼藏滅無傳臨濟老漢白拈賊雲岩日驀地如雷喝一聲聖凡從此不留情直饒劫火焚三際此喝常

存性轉明雲蓋智蟄户出扃凍不開虛空忽震一聲雷蟄龍一一舉雲霧蚯蚓頭頭食土塊裴無盡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美粥飯氣徑山杲張公未醉李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途却被金剛開口笑誰能愛你護身符佛燈珣龍控懸何羨月秋烟霞風雨一時收波濤急急人難會截斷千江水不流月神道者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紐綱交轉殺人三角眼叢林千古受灾殃佛照光暗鳴叱咤萬人氣索佛法商量猶欠一著石無著松相逢便喝忉忉怛怛十字街頭打併榼椎典牛游喝下忽雷驚蟄前休領略當鋒嚙鏃時蹉過第一著不在擘立處豈向平地泊野水白蓮天秋空飛一鵠懶菴華之乎者也雪月風花頭面各別事同一家或菴体晴空轟霹靂官路栽荊棘没興遭逢著前面後不吉無準範臨濟因黃檗普請鋤茶因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檗曰莫是困耶師曰纔钁地何言困檗便打師接杖推倒檗呼維那拽起我來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漢檗却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即火葬我這裡活埋頌曰奪旗擊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為報四方禪客道等閑莫作守株人真淨文百頭馬衆一頭騾場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顛

臨濟是却令黃檗打維那佛鑑懃黃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真如喆黃檗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真未免喚鍾作甕月堂昌臨濟栽松次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檗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頌曰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翠岩真手裡钁頭今日用喻已玉石千鈞重直饒八臂大那吒盡力搖來搖不動佛鑑懃風吹雨打節還枯千尺龍蛇挿太虛堪笑兒孫無伎倆一生從此被搽糊懶菴樞臨濟示衆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峰聞乃曰臨濟大似白拈賊頌曰卞璧無瑕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清風消路歸佛印元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烟霧裡無位真人不可尋落花又見隨流水白雲端播土揚塵没處藏面門出入太郎當撒屎撒尿渾閑事浩浩誰分臭與香保寧勇眉橫鼻直眼睛烏擒住元來是鬼奴屎橛抛來渾不管帮人猶

自面模糊上方益蓑林獨步更無雙臨濟機
鋒不可當至今四百年来事亦有兒孫再舉
揚道場如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凡聖不名死
生何立雖然徧界不曾藏恍兮惚兮無處拾
寶益昌無位真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
鳥道無功游者稀百尺竿頭要親到通照逢
聲色不干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岩下忽聞啼
鳥反身又到松門佛心才無位真人赤肉團
興来攤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謀在不得封
侯也是閑珠山常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
来不識真海衍慣游知巳少反身歸臥嶺頭
雲珠山加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
間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鼓山
珪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赴得
老鼠一棒打破油甕松山杲萬法一如不用
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
如来同箇眼長少峯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左
眼八兩右眼半斤貴買賤賣黃金白銀保寧
日也
勇潼泉福蓮頭位如有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方
真淨文切莫當面貼認著被渠使不認貼卷
時納口有牙齒無位真人處處獻新捫胸扭
住不落主賓纔展機乳展拯三人證龜作箇
鼈月堂昌無位真人不隱藏面門出入露堂
堂應機接物頭頭現直得家聲播大唐禾山

方鑄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綱宗不隔一縣
石無著拯春雪滿空来觸處是花開不知國
裏樹那箇是真梅訥堂思棒頭落節来交本
問電光中立信旗殃害蓑林無雪處幾人錯
認口頭肥嵌菴林臨濟問院主甚處去来曰
州中雜貢米来師曰雖得畫麼曰雖得畫師
以拄杖劃一劃曰還雖得這箇麼主便喝師
便打典座至師擧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
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頌曰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
渾吞鹵宗網委地憑誰擧正覺逸院主下喝
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真如喆臨濟
全機格調高捧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兔家
風峻變化魚龍雷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
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
誰遭天童覺寶劍持来分佀霜殺四臨陣斬
堅王有情有理俱三毀一道寒光射斗傍白
雲端推米闍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絕
四四
方落地人皆驚力不禁風當下消佛鑑懃一
七
堆亂龍立晴空不問金銀鐵錫同入裡盡教
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溈山果萬里無雲
青天白日斗轉星移雷奔電激展得勝旗套
運城辟唱太平歌吹無孔笛南堂興吹毛在
握退全威不許依門傍戸癡是聖是凡俱坐

斷直教千古轉光輝瞎堂遠行喝也打禮拜
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巳菴深不問是誰
俱截斷殺人須是上將軍棒頭有眼明如日
要識真金火裡看拙菴才臨濟到京行化至
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
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
頌曰千尺絲綸直下垂錦鱗撥刺上鈎時斜
風細雨歸去醉倒蓬窓百不知別峯印家
常添鉢繞村行爲地一聲無厭生化主分明
嬾少在籬門推却強惺惺天目禮添鉢家常
乞食時紫門掩處莫遲疑白拈手段重拈起
鐵眼銅睛換却伊野牛平蛇見血鵰提鳩拳
來踢翻膠漆相投難提掇處轉風流悟堂愚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
便打又有僧來擧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
有僧來師亦擧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
來參師擧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
門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
濟機在　頌曰大抵宗師語者難得盤桓處
且盤桓儻家自有同風事盧管横吹宇宙寬
笑岩真主賓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
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須彌鼓山珪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緊急
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狂山杲棒頭有

眼眼裡無筋多逢渴罕遇清貧自入洞門
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 雪巷琰 閃電光中
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 杠師 活計只如此
後代兒孫掃地空 松源岳 臨濟上堂次兩堂
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
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
西山 問取堂中二首座 頌曰兩堂上座總作家
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為
點眼中花 汾陽昭 啐啄之機箭拄鋒賓
主當時分宗師惘物盡緇素北地黃河徹底
渾 慈明圓 箭鋒相拄自饒詵李廣雙鵰射得
多堪嗟人來望天際歷然飛鶴過新羅 佛印
元 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裡瞳人帶金屑錐刀
同用不能分黑漆崑崙迷夜月 浮山遠 一喝
須教水逆流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
消息半夜扶桑出日頭 海印信 兩堂齊下喝
歷然分賓主路著此機關南金賤如土 北礀
簡 賓主歷然句下分三玄從此振乾坤如今
多少途中客盡日區區獨自奔 雲溪恭 兩陣
交鋒作者機當人施設在臨時若逢李廣將
軍手定國安邦付與誰 草堂清 雄畫明不到
師噴嚏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 黃
龍宗 以平帳不平王法本無私臨濟雖明眼
也是黃龍精 徑山杲 兩堂齊喝主賓分照用

同時透古今臨濟正宗傳盛化兒孫得旨意
深深 大潙智 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強
跦親叉身師子威獰甚眼裡無筋一世貧 尼
無著總 臨濟因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僧
師下禪牀擒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
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西山 頌曰斷際全機續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 巨 九
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雪竇顯 不
防前後獨超古今喚四千歲夢飛出九年龕
互下一槌光透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天童覺
掣電之機過趙州為人須到結窮頭掌中擎
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佛鑑懃 一棒一
條痕一掴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
打發 南華昺 出頭露角指點方見見處不留
分定鐵線下床扭住緣擬議拓開一掌佛法
意眷背汗派喚得回白蓮卷向半天開月堂
昌 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不識耀州鎮喚
作出山銀 懶菴樞 案頭書勅令行時閫外全
提殺活撥四首華山孤頂墜巨靈神亦豎降
旗 晦堂遠 全收全放不通風點破將来已不
中橙拜起来雖悟去街頭喚倒李三翁 別峯
印 臨濟因麻谷 第二世 到条數坐具問十二
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
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谷

轉身擬坐繩床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
方大 頌曰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
通一線鼠棲葫蘆有底忙兒爭漆桶無人只
此山堆 昧却當陽箇一著牽来救去互施呈
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徑山杲
十二面觀音兩箇都不識把手歸去来形端
而影直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迎谷 雲臨濟示衆曰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
離家舍有一人論劫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
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
聲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窓半夜爐颭井快
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 晏菴印 臨
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
向什麼處去嫂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
這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
去嫂云這畜生養来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
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頌曰 西山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
春光眼底無多子一對鴛鴦逐水流 十 笑翁堪
為藤倒拄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
来經五歲始終只是老婆禪 天目禮 白水田
邊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青山
遠不是愁人也著愁 橫川珙 日前條路平如
砥何不堂堂棹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

拶捺可憐生竹屋簡臨濟因僧問捉象亦全
其力捉兎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師曰
不欺之力　頌曰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
毫忽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碧盡入秋風一
夜蕭屋堂愚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
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
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
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
曰過在甚麼處曰再犯不容師曰大衆要會
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頌曰孔明
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為報將軍莫
輕躁先生誅策必無虞崇覺空臨濟因僧問
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
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
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
光明衣說化身佛　頌曰　法身報身化身
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咲殺無位真
人徑山杲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
四四
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十一
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
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
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
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
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

瞎驢邊滅却　頌曰　正法眼藏何生滅捺
下分明須見面當時正令不曾行瞎驢邊此
爭饒舌佛印元圓寂將歸敘別時叮嚀法眼
好任持喝下不開泥水路瞎驢邊此少人騎
黃龍南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滄溟徹底乾
邊此瞎驢無覓處鐵山歸路黑漫漫佛慧泉
劈破華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
却正法眼直得哀聲振大唐白雲端出門握
手再叮嚀往往事邊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
火大家吹滅暗中行伊庵權叮嚀法眼示將
終一喝玄關絕不通自此瞎驢無覓處幾多
江上問漁翁照覺總決別雌黃辨作家當頭
一喝定龍蛇令行塗毒無能進縱得瞎驢徒
眼沙三祖宗臨濟全機何指的瞎驢親遇
知音宗風要見長無際派水高山意轉深至
源清寥室遺言不再徽臨行何必在叮嚀風
毛一息驚天地水石生光四海清雲淡来忽
雷總霆雨如傾九曲黃河漲四瀆頼得斗門
能下閘淊淊萬里絕派聲普融平信衣半夜
付盧能攪撓黃梅七百僧臨濟一枝正法眼
瞎驢滅却得人憎心心相印祖祖傳燈爽平
海嶽變化鵾鵬只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
解反騰天童覺丕洞玄關道路長蟠桃不是
芽開芳遮藏不許時人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上方益丹鳳引雛栖竹筧羚羊挂角免應難
瞎驢滅却正法眼聲價喧然宇宙寬佛心才
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福大唐須信茫
茫烟浪裡酌然別有好商量佛鑑懃萬派朝
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沉浮瞎驢滅却正法
四四
眼直得黃河却倒流南華昺到老不曾開語十二
路臨行四首却叮嚀深深海底猶燃淺直向
金剛水際行鼓山珪瞎驢一喝衆皆驚正法
那堪付與人三要三玄俱喪盡堂堂撒手出
重城徑山杲叮嚀正法信非虛堪咲臨行拆
虎鬚曾看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閬倒騎驢海
印信三聖一喝少人提撥雖是死蛇解弄也
活来蠅臭肉硬糾糾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
瞎驢君子可八草堂清瞎驢滅却正法眼臨
濟反身便倒騎佛祖位中留不得斷無踪跡
許誰知慈受深萬仞峰前握手時清歌一曲
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宇宙不知法眼付傳誰
雪竇宗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
萬里一條寒澗水蔡州打破幾人知幾人知
咦馬面夜叉牛頭獄卒泚堂非大舜宗風示
後昆金剛寶劍利當門瞎驢滅却正法眼那
箇男兒解出群正堂辯臨行特地揭家醜帶
累傍人滿面慚霹靂一聲雲雨散至今父子
未相諳雖菴演睦州陳尊宿諱道明嗣黃檗

學者扣激隨問遽荅詞語峻險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僕屨開元烋秋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因見講僧乃名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　頌曰　垂範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妄自生擔板直教須放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田口　十三

汾陽昭　睦州喚陸卦斷四不四擔板漢拈無爲二不垂師承垂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數臨濟參黃檗接得雲門嗣雪峯纖毫只知供母飯閑門那更話禪宗裴林到處家聲潤莫測風雷起若龍　腦後與一錐頭顯隨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透過睦州關亂坤一隻眼　長空卓峯　棘棘喳喳喋喋識濟北爲大樹探雲門踏險崖機峻莫偕言如枯柴夫是之謂陳蒲鞋　田悟勤　雷火光中休草草劍輪鋒上莫忉忉等閒放卻全身入終不當頭犯一毫　鼓山珪　睦州擔板那容眨眼關狹短長不須增減　種山杲　睦州擔板幾人扶畏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去迥然心眼頓醒甦　是安方　睦州擔板漢作事休分析衲僧鼻孔撩天言下要知端的　南堂興　朴寔頭禪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搽相來來只是吽擔板不知的當誰擔板　佛燈　睦州擔板漢送衆見一邊淺深三尺水上下兩重天　雲若

瑆山之殺殺水之湯湯冷眼觀著無處惰惶　別峯印　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過風孰敢窺任是三頭并六臂到此休誇第一機　木菴永

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清人罕麼更來石上栽油麻　覺海元　見成公案便相當秤則稱兮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棒至今平步也翱翔　佛燈珣　呼蛇易遣蛇難袖裡金槌不易者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總樂有多般　海印信　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毫便廝當二十烏藤聊放過可憐雪上更加霜　佛際泳　見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廝當日暮碧天鴻雁斷海門斜去兩三行　木菴永　公案已見成放汝捺三十木馬走侶烟泥牛趁不及　復菴封

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

田口　十四

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頌曰　一點曾無異微塵劫不增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鑑明　明招謙　禪師拄杖秀才筆伎倆皆從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明面前一點黑如漆　佛鑑勲　一著機先用得親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處前舊猶輕後箭深　水庵一

睦州上堂舌座咹荅云在又曰寺主咹荅云在又曰維那咹荅云在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頌曰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高伎倆更無隨意說別別南斗七号北斗八　護國元

睦州示衆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頌曰　春去秋來古與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飢渴飲無他事儘聽滿頭霜雪侵　保寧勇　楊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千峯琬

青峰楚曰僧問大事已成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頌曰　家山歸到莫回首竭力賓皆奉二親樣盡忉忘恩義斷便成不孝閑提人　丹霞淳

睦州常示衆曰忽然忽然　大覺璉拈云不然不然　頌曰　忽然不然如鈇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別峯印　忽然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

田口　十五

也無處回避　秋菴深

睦州見僧來恭便喝曰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某甲方來回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贓物現在　頌曰　傾盡寶山窮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松源岳

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

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
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
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
況蓋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
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迷何況言中
曾蓋覆本覺一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
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
後作麽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
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雪
竇師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解箒人前贏得五
百家中著了一貫香嚴王睦州因僧問高揖
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
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師曰拄杖不
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頌曰　出群須是英
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
饒千載亦奚為噁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
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干牛斗洗蕩氛埃見太
平天童覺救人不眨眼救人須出手論定不
論虛合作始為斗高撐釋迦不拜彌勒喚棒
趂出猶費力滴水水生知未知拋塼引玉有
人識月堂昌睦州因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
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餅餤子快下將來
頌曰鈍鑁頭邊得意時閑拈著子不愁饑

人不善根抹者只見杖頭更長杖長更卓睦
州只愛錐頭利這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
百千藏這般供養也尋常鼓山珪一氣轉一
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實無邊妙義炳然敷
元來一字也不識徑山杲等閑一問無千古
洗此叢林共播揚堪嗟睦州無相度餅餤餿
日四
子要先嘗懶菴樞問若傾湫答如倒岳出草
十六
羚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何卜度尺短寸長
一任貶剝投子舒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囚
長智十萬八千木菴永良玉不雕美言不文
烟村三月裡別是一家春息庵觀睦州因僧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頌曰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
外鳥啼聲細碎若花狼藉滿山房自得暉登
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拶拍破開
天地暗紇頭撕落鬼神驚晦堂遠披簑側笠
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難納履
睦州倒退在傍遂南岩勝昨日栽茄子今日
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昧菴佰睦
州問一官人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
不知箇什麽官人云不知道師曰酌然不知
頌曰酌然不知無孔鐵椎當面一擲佛祖
難窺谷宗玘睦州因僧問大衆臨筵合談何

事師曰後園生菜軟水冷淘　頌曰脫略情
塵老睦州虎頭虎尾一時收芳草渡頭韓幹
馬綠楊堤畔戴嵩牛正堂辯睦州因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
僧去　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
睦州關大地無寸土大川濟一隊衲僧來一
田四
十七
隊衲僧去攔得攔不得鐵蛇橫古路雪巖欽
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
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麽道你又作麽生
曰某甲不與麽道師曰蓋子撲落地碟子成
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頌曰溪
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花樹樹紅勿謂東君
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佛性泰睦州因僧
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蚖蛪　頌曰水中
鹽味色裡膠清若人辨得天下橫行草堂清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嗣黃檗時徐來觀曹山
行腳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
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
話頭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甚麽不道曹
山乃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啞却
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舉似洞
山山深肯之　頌曰烏石老古錐門風能峭
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齒有嘛鏃撥天

無第二月軟語若仐劍滬和是生滅南堂興
毘盧師法身主通身是口寔難擧縮却舌頭
啞口時猶許洞山睛和許不相許猫兒偏歸
捉老鼠明堂一烏石回雪峰一日伺便扣門
師開門峰驀胸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
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秪要識老兄
頌曰一不作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磚
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煞頭松源岳㖫硬
門庭古英儔曾郎欲入竟無由為渠八字打
開著嬌綠覆田秧渮疇竹屋簡烏石曰雪峰
扣門師問誰峰云鳳凰兒師曰作麼生峰云
來啗老觀師開門搊住曰道道峰擬議師便
托開掩却門峰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
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雪
竇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
得豈是敎你入今既摸索不著累他雪峰俱
在老觀門下　頌曰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
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債却來別處討
田口　十八
便宜左無菴崇烏石引趂次有僧來參師引
趂示之僧便去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
麼處曰當時便去了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
橛　頌曰草舍柴門僻更幽何期過客也經
由蒿湯倚檻不知愧猶對傍人賣口頭折梅
倫唐相國裴休見黃檗曰兄大安寺辟盡高

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
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
頗似禪者尋請至擧前話黃檗朗聲曰裴休
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
珠　頌曰鄴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
牛不是張華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留蕉叟
深　翰墨場中喚得回桂林昨夜覺花開暗香
漏泄通消息散作人間調鼎才自得暉浮雲
宿霧兩朦朧行徧千峰與萬峰驀地喚回霜
夜夢擧頭親見月當空萬菴柔裴相國問僧
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
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什麼却有兩卷僧無
言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惟兩卷
頌曰曾落石霜機外笏又扶危行到唐天尺
將四海垂綸手緩𩮀魚龍一串穿雁堂思裴
相國入大安寺門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
第一曰以密行為第一公不肎遂問此間有
何禪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
田四　十九
羅以何為第一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褁
真珠　頌曰密行第一精鑑還希具擇法眼
真箇不知黃龍新以何為第一不知家親切
破布褁真珠傾城換不得月坡明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
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曰放下著師曰既

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曰放不下擔取
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山常有一蛇一虎隨從
手中與食　頌曰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
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惡毒既忘懷蛇虎
為知已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黃龍南務
高就下繼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
真妙訣動隨聲色披句牽真淨文不妨行細
輸先手自覺心麤棍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
洗清凡骨共仙游天童覺一物不將來教渠
放下看兩爾悟無生活計俱抛却吳古佛盡
力放不下著力擔不起仔細一物無元是自
家底見得白家底心中大歡喜白蘇家業嵊
一擧九萬里龍門遠一物不將來兩手提不
起直下要承當渾是自家底佛燈珣劈面呈
機不等閑纖毫盡處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
聽泒水悲風不用彈登案莱赤心片片少人
知滿口含霜特地疑來報五湖學道者不須
孤負一雙眉月庵果趙州放下著雄鷟忽生
不雖然無一事險盡當行家空叟行蕎款書
肓打一鍼當時無處著渾身呵呵咲入嚴陽
去蛇虎為隣不可尋谷菴隐嚴陽勢狗頭臭
穢於人怕回何老趙州與酬半肉價野牛平
杭州多福和尚嗣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多福
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

三莖四莖曲　頌曰一莖兩莖斜其意妻如虵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言下若知非心空及第歸恬唉蔣山老無端入荼草惠茉華一莖兩莖斜跡影動龍虵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華三莖四莖曲還我一根竹時引清風來落葉填山谷恁麼會得多福一叢竹若也不會三莖四莖曲無梓才

四一

興化年標山遂福石梯梓師刑菜夫一日見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即得師曰我只問你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寔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為吾侍者　頌曰父子相將草裡行屈馳雷捲迅雷轟他無限英靈漢鉆謎鞍鞽過一生辛巷傳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嗣長慶安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遷化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頌曰切忌隨他不會他大隨此語撐天還真淨性中繞一念早是千差與萬差北塔作懶菴的千大隨師人問隨他師亦隨逐頗不能休駐意更生異見却狐疑汾陽為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道歸汾陽昭封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去萬里區區獨往還雪竇頌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中相往來銅睛鐵眼無尋處正覺逸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壽常面對道吾真隨

田四　廿一

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看問罷不知何處去白楊風送壠頭寒佛慧泉劫火洞然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快肯更隨他去被謗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法雲秀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恩量未免空狂氣何不留將煖肚皮保寧勇壞與不壞舌無骨驀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火中天下熱熱說啾唧白雲端劫火洞然大千壞面前鼻孔鎮長在只為隨他一句言腰間失却箇皮袋地藏恩壞與不壞兩相猜錦間龍舒誤往來何人更有樊公腳一踏鴻門雙扇開薦受源劫火洞然俱敗壞青天白日愈光輝王孫醉寢迷春夢不覺鶯啼柳絮飛佛智裕奧烟蓮峙中迸出鐵蒺藜當陽如未委夜却目前機佛性泰壞與不壞言端語端舌頭咬破自覺心酸大隨投子終無兩般萬里區區獨自往還楚安方陷虎之機總不知便隨流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綱手放去收來要驗伊圓照本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綫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通照達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衲僧蛩寒鳴砌葉飛夜檻龕燈吟罷孤窗外排佪恨不勝肯景遵壞與不壞兩彩一賽本無是非說甚憎愛雲過長空了然星碍君不見衲僧鉢袋子撥得將來日裡晒佛鑑懃壞與隨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覓回頭龍門遠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冤債禪流若問壞不壞昨夜石人閻檀拜南堂興銜錢負鞍無回必牽犁拽耙不辭勞劫生逐日區區去誰管年高白髮饒簡堂機劫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誤悠悠剗盡衷腸人不會草鞋拈取蓋龜休石菴玿才仲封火光中問便解隨他去復回回到悔來坡下路亂山依舊碧崔嵬北磵簡

田四　二十三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裹骨這箇眾生為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頌曰如龜六藏已彰名休向人前弄眼睛一隻草鞋都蓋却直至如今猶未惺北塔祚問處爭如荅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安一路無多地過得潼關有幾人佛慈泉分

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
都蓋了大隨卻被這僧設 白雲端 露些箴頭
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兩傾不辭隨流去
浮木相逢兆發時 保寧勇 皮骨曾將問大隨
當頭一著更狐疑可憐無限尋聲迹不薦羚
羊挂角時 朏覺崧 大隨庵外一龜兒僧問如
何骨裹皮草鞋蓋了無人會白雲流水共依
依 北礀 皮裹骨兮骨裹皮吉凶徒自亂針
錐 普融 草鞋蓋了獨歸去千古何人識大隨
平 千古清標老大隨機鋒壁立自難窺未能
直下超凡聖只道將鞋蓋卻龜 禾山方 懶庵
的子大隨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
蓋了從他衲子下針錐 吳古佛 骨裹皮兮皮
裹骨大隨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笑未休中
流特地生疑惑 龍門遠 皮裹骨兮骨裹皮分
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未委不如別處
且烏龜 佛性泰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
解上竈草鞋隨人腳行 佛燈珣 學道須教正
眼開莫將狂解惑中情脫鞋龜上人難會逐
使攜囊特地來 天童覺 木樟庵畔出光芒兒
非銅非鐵無相無為有擎天之力有接地之
威有射鵰之手有當鎩之機口如大海眼如
百人間天上許誰知 南堂興 骨裹皮兮皮裹
骨大隨放出遮天體東西南北誤撻睜不知

已過新羅國 無準範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
藏時且六藏笑殺盡情遮蓋了這僧無事可
思量 水山彝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卦重重草鞋蓋
卻無頭尾且瞞旁人定吉凶 橫川珙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眉禮普賢去師舉拂
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
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頌曰
榔標杖頭光閃爍錫羅捲暴西鄙鍥者擔背
負出門去好是無人敢駐留 保寧勇 大隨山
下路縱橫光竹藤蘿處處生四海五湖為客
慣二更無月也須行 雋叟深 識法者懼欺敵
者 三水中雜乳認是鵝王 天童覺 一輪明月
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客
任他猿叫斷人腸 上方益 把火入牛欄反身
外面看梨花千點白添雨鬢邊寒 月堂昌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
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
不出 如白 赤土畫簸箕團團無縫罅佛眼
覷不見海神不知價簸土揚塵無處尋山高
海闊白雲深 南堂興 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天
下衲僧赤骷髏更須撥轉上頭開十方世界
黑似漆 莖菴華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

前麥熟也未 頌曰山前麥熟報君知佛祖
端由難著莫學朱涇老祥伯謂舡空載月
明歸 東曰卿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靜中方
圓舉皆成禮樂塔咲鄉村賣卜人徒勞鑽破
烏龜殼 無準範
大隨燒畬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
咄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
得燈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
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
頌曰劫初劫末法弱魔強走光老子鐵作脊
梁文經武緯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
日光輝舜日長 南堂興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洞長慶安 因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
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
頌曰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卻案山重添鐵
線千年田八百主直下承當還莽鹵郎當屋
舍沒人修片瓦根椽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徹
蒂甜苦瓠連根苦 月堂昌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
遷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
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
師 頌曰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遮西
一雙紅杏換消梨 邪卿覺 靈樹當初密對揚

時中文來已全彰後人不見雲門老一字千
般護度量佛日元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寰
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
歸白雲端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
覺話隨智海山僧為伊點破知燈是火數如
麻信火是燈能幾箇智海清師字相酬作者
四四 知能陽下古特光爍茫茫宇宙人無數到底
廿五 誰明一字師見古佛西來祖意若為酬手把
明珠已暗投却枝雲門添一字致令千古闇
啾啾寶峯明靈樹面皮多葛怛韶陽板齒上
生毛[illegible]柏右會得國清才子貴[illegible]柏左不會家富
小兒嬌此庵元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須
透祖關纔使祖關開正眼前頭更有萬重山
佛照光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
不領韶陽提起處且從默處認殘碑天目禮
潭州浮石禪師嗣子湖上堂山僧開卜鋪能
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
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頌曰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箇
中只是休文斷豈有人情踈與親本覺一金
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像
白庵苦苦十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
死懶庵肯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南泉王
老師不打𡍲宜鼓即庵覺金木水火土大蟲

元是虎好咲李將軍登田空沒羽無準範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嗣長慶安初在潙山因
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
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潙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
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
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
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頌曰
分明應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
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笞山念二玄沙
道處少人知密密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
的旨少年多是白頭兒　昔日靈雲自有知
桃花已落布華夷裹中拔劍當鋒者未徹橫
身斬萬機汾陽昭傷嗟尋劍客桃花遇春開
靈雲一見處令我咲哈哈神鼎諲二月桃花
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舊明回本無迷悟數如麻
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參諸劍客不知何
四四 處見桃花雪竇顯春曉桃花樹樹紅靈雲千 三六
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問南北東西路莫
窮正覺逸不是玄沙定紀綱靈雲那得事全
彰桃花覺了咸皆妄未徹何人共躰量師子
離群山岳靜衆王回頭海澄光二師不至歸
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浮山遠桃花見後謂

無疑壮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
前賊物自家知雲峯悅二月三月景和融遠
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来猶未徹至今依舊
咲春風黃龍南二龍象相逢世不群一来一
去顯踈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
座　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
逢相見若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翠岩真二
學劍宗師定不差叢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縱
舉知端的東海東邊萬萬家　春暖桃花帶
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古誰
解唯黃息衆猜淨照森桃花開處忽伸眉未
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似火
萬千枝佛鑑泉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桃紅綻
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見因甚靈雲獨不疑
法雲秀靈雲偶尔見桃花三十年來得到家
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株上別抽芽楊無為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
山山脚下豈知潘閬倒騎驢白雲端萬年松
四四 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咲晚來無覓 三七
處雀兒和雨在雲中保寧勇崑崙捧出無瑕
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別釣魚
船上謝三郎與林木奇哉一見桃花後萬別
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徹子孫幾箇是
男兒真淨文蠢動含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

知音皆人解道黃鶯道似共桃花說舊心(雲居杜)桃花見了休疑盡因甚玄沙却不然今古薮林争浩浩欲驅良馬路揮鞭(三祖宗)靈雲花倒泄生涯消息傳來到謝家未徹根源箇端的從教春力自開花(滿山秀)靈雲聲價傳千古點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畫春色如何唯說悟桃花(地藏恩)堪咲春風漏泄機桃花新發舊年枝縵江有箇釣魚客咲殺靈雲道不疑(佛因白)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雲是作家一見桃花心境絕老胡空自涉流沙(雲盖昌)靈雲眼中絕翳玄沙袖裡藏鋒把手直上峰頂一咲天地手空(佛心才)靈雲見了絕誵訛獨(步寂)中不軟多敢保老兄猶未徹令人疑着倍頭陀(長靈卓)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盡著花叵奈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洪覺範)溪上桃花開爛熳不知誰解見靈雲頭頭總是吾家物一念圓成盡屬君(遜翁逢)靈雲昔日悟桃花十里春風樹樹針敢道老凡渾未徹夢中開眼見玄沙(吳古佛)山鳥分時分外啼桃花如火映前溪明明三十年來再咲靈雲說悟迷(祖甲明)陌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燦太虛豈藉陽和力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家新奇掃除學路刮肌亦格外之機如電拂(回指南)春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人莫聞令人特地咲嘻嘻(龍門遠)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騰躍亘天紅須臾拈出教人看添得行家價轉豐(用祖宇)十分風采露堂堂玉蕊瑤枝未比量到被傍人論好醜因茲難嫁與潘郎(佛杜春)二月桃花爛熳時靈雲一(田四)見更無疑玄沙未徹誰相委鼻孔從來向下(三文)垂(南華昺)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朵已離披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大珠道)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便有遮天網到得牢關即便休(佛燈珣)盡道見桃花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但山采)桃花弄劍客不語咲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東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看陌上桃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東山雄)似錦桃花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當時不遇玄沙老爭得名喧宇宙中(瑯山如)桃花端的悟靈雲添得玄沙刼外春滿地不知何處去塵塵刹刹露全身(覺安才)玄沙未徹呷汁同罪千佛出世不通懺悔(佛照光)學劍難提鋒刃頭艷光花發便心休不疑句擲乾坤內得旨唯憑月滿秋(雙泉璉二)玄沙開拳悟中知當下云言未保伊一擊海濤皆湧沸天光回爍眼眩晦　靈雲桃花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哲星簇孤輪明皎潔和刃精揮用無絕玄沙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生滅新羅打鐵燒脚熱磨礱還用三尺雪(道吾真)滿樹桃花行人競折靈雲悟後了無疑更有玄沙言未徹(田四)(于九)噓(石溪洞)仰面穿針不見天低頭拾芥不見地天地針芥無處安堂堂面目眼中翳君不見諦當未徹在斷人越大彩(月堂昌)桃花春暖盡情開一見無疑傾倒我不是釣魚船上客無人把手上高臺(東山空)靈雲悟桃花玄沙傷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回清結)春風二月半桃花紅爛熳靈雲到處逢衲僧着眼看看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龍牙言)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蜓落了兩片翼堪咲烏梅咬鉄釘(天童華)一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差漢腦後痛錐名高豈在鑄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塗毒策)靈雲一咲見桃花三十餘年始到家從此春風春兩後亂隨名字落天涯(慈航朴)靈雲親說悟桃花端的無疑眼裡沙縱使玄沙言未徹相逢且喫趙州茶(誰庵演)乞兒拾得錫暗地空寳惜撞著明眼人一文也不直(木菴永)不疑

不徹不失片片春風很籍至今江北江南遊
子徒勞外見休外覓明如杲日黑如漆 別峯
印三月桃花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
逐惡玄沙差半是真情半脫空 雲巖君 一見
桃花便深眼鎮圓生陷出無門倚墻傍壁知
多少一度春來一斷魂 少室睦 一見不勞朱
粉施玄沙猶帶畫蛾眉只知掩得靈雲醜落
盡眉毛自不知 卅肴然 紅入芳蹊錦色鮮酌
然一點不相讓物歸元主自投合誰謂靈雲
著眼看 月庵果 靈雲因長生問混沌未
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
如片雲點太清曰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
不荅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荅曰直
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
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曰未審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頌曰　午夜霜凝星
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喫棒人盡知荼
田四　二十
龍退骨誰能覺金鳳銜開玉鎖開麒麟掣斷
黃金索追追趂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迥超卓
文寶宗 金雞啄王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
崩歸家着錦衣 佛鑑懃 靈雲因長慶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事前行馬後來長慶不

明真寔地句中話影影難聞子今報你諸禪
侶九衢杲日照香街 汾陽昭 驢事未了馬事
來鐘聲纔斷鼓聲催祖師愛契和羅飯北有
文殊在五臺 佛眼遠 驢事未了馬事來一花
欲謝一花開安南已得烟塵息塞北將軍唱
凱回 楊无為 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賤北
貴貴橫千竪百筭河沙九九不成八十二 保
寧勇 驢事未了馬事來鐘聲未了鼓聲催春
來縱步園間看無限桃花夾李開 佛鑑懃
端如箭透垣墻頓值靈雲手段長驗馬鞭驢
旨控勒鞦韆戰膝出沙場 南岩勝 松陰行不
盡蹤雨下無時世事幾興廢山中人未知 東
老衲 隨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行
徧天台并雁蕩歸來重看錦江春 心聞賁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局
却不憶塵生　頌曰家破人已何所依無心
無緒話求歸十年忘却來時路暫憶此時總
不知 妝子青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端坐
田四　廿一
念寔相師曰河裡失錢河裡摝　頌曰　河裡
失錢河裡摝枯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
山地淺種深鋤添畜耕 朔心才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 嗣天龍 初住菴時有尼
頂笠携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
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

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嘆
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
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
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說法逾旬果天龍
和尚到師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
大悟自此凡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
唱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
用不盡言訖示滅　頌曰天龍一指悟俱胝
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五千差宰別說直教今
古勿針錐 汾陽昭 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
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
龜 雪竇顯 老倒俱胝一指頭金華山下裝四
秋至今坐石安禪處猶弄精魂未肯休 佛印
元 丈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
頭禪用不盡大悲千手費工夫 芥軒遵 問荅
機關豈易酬無錢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
不得只得忙忙豎指頭 佛國白 損悟天龍一
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儔饒他鷂子懸河辯百
億須弥一芥收 吳古佛 不用將心向外求箇
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達磨西來意只在俱胝
一指頭 佛鑑懃 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
家風派玄沙拗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門 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居院落幽
雨散雲收山岳露珊瑚枝上挂金鈎 息庵觀

俱胝一指頭喫飯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
上揚州(任山呆)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蝶子
捋天飛若無擧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雅琢瑩)俱胝老子指頭禪二十年来用不殘
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
簡施設彌寬大千剎海歡喜端嚇龍無限落
田四
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天童覺)獨脫風塵擧三十三
世無不明兵甲作良國河淸海晏從來事自
是時人不丈夫(塗毒策)俱胝一指禪古今成
話柄打破鬼門關露柱哥無鏬(鐵庵璞)一着
高一着一步闊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
路這條路十聖三賢皆罔措(月林觀)佳人瞎
起懶抓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報恩秀)
俱胝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竪指人謂師
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竪
指師一日潜袖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
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竪指師以刀斷其
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
是佛童擧手不見指忽然大悟　頌曰俱胝
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黄河徹底
派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
底一時休(山堂洵)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
提勘小童巨灵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

重(熙門閒)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嗣大
愚)曰灘溪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
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
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　頌曰
末山不露淺雲頂今古嵬峩在目前又道本
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眞淨文)非男女
田四　三十三末
相獨閒閒正躰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
眼九天風静月彎彎(白楊順)非男女相末山
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兮見也麼清聲
猗蕤播寰宇(月林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田五

[illegible]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

德山鑒(十四則)　洞山价(廿六則)　神山密(三則)
石霜諸(六則)　漸源興(一則)　夾山會(十則)
田五
清平遵(二則)　投子同(十九則)　一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嗣龍潭)簡州周氏子在
蜀常講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青
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
久嚮龍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
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　頌曰浩
渺深坑納衆流設持香餌擲金鈎風雲匼匝
雷霆動應許龍王不出頭(保寧勇)親到龍潭
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興雲雨
千古人同咲葉翁(佛國白)親到龍潭不見龍
秒符先覺證玄宗茆庵盤結孤峰上静對寒
岩挂碧空(眞淨文)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
遭一咕懡然歸去牙如劍棒頭撥出光睒睒
(長靈卓)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
親到龍潭龍不現者囬失却眼中花(心聞賁)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須活葬莫學承虛
接響人守株待兎亡機變知機變鐵子攫落
地攫子成七片(嶓庵顗)潭不見龍不現全身

巳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
花片晦山貝　德山一日侍龍潭祗夜潭曰
更深何不下去師珎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
潭點紙燈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
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
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
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
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
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
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
遂焚之於是禮辭而去　頌曰明暗相陵不
足云纖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
破大唐無一人白雲端　一時瀑布岩前落半
在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氣與誰天下
共橫行保寧勇　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
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東西達本鄉
大洪遂　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
龍潭截斷辭源後佛祖孤峰罵未休照覺總
四五　二
一陣旋風霧靄開千峰突出碧崔嵬驚獰怨
鶴拋來久半夜山前喚得回上方益　吹滅龍
潭火一星當時心眼太精明微塵佛祖絕蹤
跡跋鼈奔騰作麽生旻古佛　黃金爲骨玉爲
稜莫把他家此日尋多少悠長悟心匠盡將
底事細窺音龍門遠　德嶠龍潭啐啄機芥針

投合契玄微孤峰盤結懷頭坐不顧青山雲
自歸京兆府天寧璉　龍潭霧起老龍吟嚇赦
南山白額蟲不觸波瀾拿鼇鼻嶄然頭角氣
如虹南堂興　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
頭空一條白棒掀天地滅却西來達磨宗佛
黑光　百結襴衫破幞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
因一覺穿楊箭臨老來封馬上侯慈月堂　開
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葛藤長
萬丈雪庵瑾　南來本欲破邪說紙燈滅處雖
分雪踏着鉀鎚硬似鐵錯認烏龜喚作鼈玄
泉昌谷建　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御街
遊紙燈吹滅狼烟息坐斷中原四百州天日
相　驀劄相逢不再三纔開臭口見鄉談紙燈
滅處饒端的不許蒼龍臥碧潭朴翁銛
德山禮辭龍潭直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
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
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
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
四五　三
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
喝拂袖而出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
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在雪竇拈兩處云勘破了乃頌曰一勘破二
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

得完全能幾箇奔走過莫放過孤峰頂上草
裡坐虎尤添於人不到到者還須是猛人老
虎睡聲饒專自皆然跳出獲全身治中信　偷
營斫寨入中軍座是樊謀巳十分袖裡金鎚
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上方益　德山老統
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電騎虎頭兮收虎尾將
帥髯兮真可羨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潙山
追一箭佛鑑懃　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蝎
尾平將常髮若非深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
俊處頓脫囊錐高來卷舒方外孤峰頂上浪
淘天正令當行百雜碎心　四偉勤　騎虎頭
把虎尾霹靂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
腦後一槌誰敢攖攖不疑箇箇無祖長者子
懶庵需　爲蠢變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
排關自謂搴旗手未免孤峰沒草窠頑石空
七事隨身一毫不用再展鎗旗乾坤震動孤
峰頂上休更說夢退庵奇　德山凡見僧入
門便棒　頌曰德山棒劃斷聖凡魔瞎衆善
能方便將虎鬚忽怒那咄亦摧蕩淨印信　一
揮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志氣幾箇是
知恩大洪恩　突出雙頭卒辦難曾將一擊碎
渣關自從天下太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白
雲昺　驟雨迅雷擊雲興電影隨將軍雖有令
何似帝堯時大法通　兩手托開無縫塔一脚

陽倒須彌山青天霹靂無遮護阿師猶自覓
棒聞成枯木一條白棒劈頭来血濺星飛痛
可哀祖佛更無回避處妙高峰頂也崩摧無
日白德嶠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絶離微令
行佛祖無空過一似輪王握萬機雲蓋日一
條楖標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
四五
遭八百擬開口處着三千佛鑑勤四當機截斷
聖凡膝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處下何
人有五香融平坐斷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
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乾坤獨露佛心才入
門棒棒沒商量拶出紅流便廝當不是奴奴
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佛燈珣棒下真鍮
不悖金徳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濤湧
不見龍王宮殿深或山琛入門便棒郎當不
少依而行之胡麻斷徑山杲曾透龍潭向
上機便將一棒力橫揮當頭突出何人辯只
許叢林作者知楚安方一條白棒胡揮亂揎
撞着舉頭魂飛膽顫典牛游殺活並行醍醐
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又庵善皎潔晴
天吼怒雷錢山萬疊盡驚開回思魂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来育王深　徳山小參示
衆曰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
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
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

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頌曰徳山自得任
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鈎透網金鱗纔美水岸
邊還把釣絲收佛印元誅龍之劍未可揮蛇
大獵之家豈藉狐兎君不見諸葛亮作軍師
或施擒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醜擒
来又縱之兵歎許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
四五
如是四方英勇将聞名早已竪降旗五法可信
祖令全提孰敢論纖毫纔動陷關津這僧不
辯箇時節為法忘身有幾人成枯木烟塵播
蕩将軍令正勅派行宣徳音公子只知歌既
醉夜深還被活生擒資華熙摸撲鏌鋣居閫
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衲子全機
破敵也光輝吳古佛高提祖印琚宸中執百
當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這衲子爭教千古振
清風大洪恩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
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
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氷輪話作兩橛句中
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着露柱瞎衲僧
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嚓舌
頭三千里回悟勤徳山老人痒痒惺惺法眼
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經新羅衲
子有丙無丁肯堂興　徳山因廓侍者問
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作麼作麼曰勑
點飛龍馬跛鼈出頭来師休去明日師浴出

廓過茶與師師撫廓背曰昨日公案作麼生
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又休去　頌曰
跛鼈飛龍騎形殊理不殊欲明二大士棒下
識真軀汾陽昭正士忠臣氣宗英一言佐國
死猶輕不同諂曲偷安者冒寵貪榮過一生
佛印元袖裡歲鋒逈莫儔任他高作運機籌
若者舉鼎拔山力未到烏江不肯休海印信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蟆剗咄咄大陽忽
轉跳出来千峯萬峯空突兀白雲端轆轆高
聲叫不聞夢中調語自紛紛明朝一下方眠
覺惺惺昏沉不可論保寧勇覿面来時作者
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輸機謀主有深意欺敵
兵家無遠思殺必中更誤誰腦後見腮兮人
難觸犯眉底有眼兮渠得便宜天童覺不問
文班與武班御街侵曉競朝天偷覷莫咲全
吾老駿馬驕多不著鞭上方益商嶺東西路
不分兩問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聵知師意人
是人非不欲聞佛性泰臨機一味放憨癡共
四五
委尤深棒喝時堪唉人来誇敵手得便宜是
六
落便宜別峯印頑皮老虎卧林丘一任偷人
放滴油渦肚只因曾飽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無準範只一箇休去伎倆自然消諸聖在甚
麼脚下路逍逍楨川洪咋日罵詈一番了老
倒踈慵不解聽今日又来由你罵饒人些子

當看經開福寧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峯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峯舉似岩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肎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　頌曰鐘鼓猶未鳴托鉢何處去一拶便回頭會得末後句全峯欣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天童覺澟澟霜風憂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心月收取絲綸上古灘尘峯祥鼓寂鐘沉托鉢回岩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張拙者德山托鉢家為奇好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爪距叢林千古立雄基由空典一搵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四三　七

徑山杲鐘未鳴鼓未響依前托鉢歸方丈德山不會末後句岩頭密意誰相亮只得三年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樣叔山珪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濤惡走入蘆花不敢窺真淨文鐘鼓未鳴先托鉢雪峯平地成饒舌當時一徑入僧堂且看岩頭有何說佛空一雪峯公然喚回岩頭密括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元來是勒典牛游澟澟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撥眸巳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圍明大祥斫却月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迹師子奮金毛密庵傑德山托鉢話低頭得人怕三家村惺人辭後胡廝罵牟庵琮德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頌曰佛是西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戶貫依前百草頭無巷朴德山同臨濟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老賊寐語作甚麼師擬拈棒濟掀倒禪床　頌曰卧龍終奮迅猛虎便咆哮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月出林梢中庵空德山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頌曰單丁自負藝過人小將教詐去似真到彼果然龐小捷回來未免陷全身海印信辟若金籠鸚鵡兒背如紅玉一青衣雖然學得人言語問著元來總不知佛鑑勤德山因僧來參便乃閉卻門僧打門師曰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纔入禮拜師驀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頌曰見兔放鷹回邪打正脚未跨門直須徑省木庵永德山上堂大衆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明成作吾國杖子青云然雖如是德山大似藏畫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頌田王

八

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甦爭似石人眼半夜兔教瘁譲守林居須知老絃非千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闈　収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天童覺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嗣雲岩曰辭雲岩臨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岩良久曰秖這是師沉吟岩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頌曰　躰量非功不隨令星移斗換豈同輪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門玉空聞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頌曰　動靜從來無與俱回頭驀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塘突喚作如如又卻迁本覺一水中影子回身有若定無身影

亦無百尺竿頭纔進步一毫端上現此塵国
悟句 洞山後因供養雲岩真有僧問先師道
只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
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
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
恁麼道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
曉爭肯恁麼道千年鶴與青松老　寶鑑正明
驗正偏王樑轉側看來到門風大振兮規步
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天童覺 洞山辭
雲岩岩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曰不
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頌曰　高
高孤頂雪漾漾刬外行蔵路不通半夜嶺梅
消息轉不聞春色暗香濃 丑五祥 洞山首謁
南泉值馬祖忌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
麼供否衆無對師出云待有伴即來泉曰此
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為賤頌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裡借功看互換無底合
盤轉手擎穿心梳子通身飯 天童覺 千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畫
處漁人披得一簑歸 閩根禪 有伴即來地闊
天闊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森羅吞
合掌須彌岌岌舞三臺 禾山 洞山參溈山
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
未究其微溈曰我這裡亦有秖是罕遇其人

師曰乞師指示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
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
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
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既到雲岩問無情說
法甚麼人得聞岩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
否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
為甚麼不聞岩竪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
曰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
情說法該何典教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
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是有省述偈曰也
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
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頌曰　者箇分明有
情無情者箇家親無處不真一打不着萬劫
沉淪一透不破驢牽鼓磨一朝透徹以楔出
楔臭安西上口裡有舌不借不借東說西說
要休便休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曉有情
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閑虛作解大地山河太
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露柱燈籠向你說 大
溈智 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
珍不識之人即荒草 南堂興 南陽師肌骨好
洞山价也難討溈山翁雲岩老重注破成鼓
倒分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葛藤曰此到而
今業識茫茫何日了 月堂昌 洞山示衆曰秋
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

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
麼生去後有僧到瀏陽舉似石霜霜云出門
便是草僧回舉似師師曰大唐國裡能有幾
人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
圓欲識家山歸去路暮煙輕鎖綠綿綿 永佛慈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腳易
夜明簾外轉身難看看何脫且隨老木同
寒瘁將逐春風入燒痕 天童覺 出門便是草
鬧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鬢髮
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思量望江
呂好好不用更尋討 龍門遠 萬里無寸草但
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
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迷春草綠
作山禾 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隔天涯
四機踏著通霄路何處青山不是家 珠山如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似錦紋戶外任
教荒草綠石人路斷海山雲 淨日成 萬里無
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
辟立萬仞絕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
忽然突出柱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 國悟勤
新豐路坦然豈止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
可向前機不轉隨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瀏陽
端的破中道出門已是草竿綿投機倘若諳
來脉兩岸俱玄一不全 佛性泰 虛玄為道沒

織埃玉殿空然瑛綠苔挂壁梭飛秋蛻骨冷溟先蚪盡懐胎足菴鑒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階雪竇顯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柔涼寒即向火多口阿師一場懡㦬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裡坐東大遺熱時熱殺寒時寒殺寒暑由來揔不干行盡天涯諳世事老君頭戴猪皮冠七宝淨偏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得門前依舊草芊芊丹霞卓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禪人迷處所寒時向火熱乘涼一生免得避寒暑佛燈珣無寒暑處為君通枯木生花又一重堪咲刻舟求劍者至今猶在冷灰中佛性泰裡頭看勿寒暑直下滄溟瀝得乾我道巨鼇能俯首咲君沙際弄釣竿天童覺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蹋之不齊覷之難面誰信崖頹石裂時黃金白銀如糞泥月堂昌盤走珠珠走盤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蹤跡獵犬遶林空踟躕圓悟勤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人知正中來也無回互句裡藏鋒辨者稀殺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闍黎治父川寒時

寒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薑打刀須是郴州鐵洞山老子不瞞人親傳當面藏身訣益山林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擬議辨蹤親區樽摹析兩頭脫舉目長空一咲新松源岳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田五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十二頭便斫去又問雪峰雪峰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頌曰　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作怨讎始終滿面無慚色更有曹山乞作頭保寧勇不入世未循緣劫童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古岸船歸一帶烟天童覺總擧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垂擧綠指斥將軍正令不容存正堂辯三人證龜喚作鼈啞子得夢向誰說電光影裡浪驅馳踏破澄潭一輪月木菴永吾常於此切不是神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曹山窄可截舌切切不是標名虛事撓末了吾今爲君訣林一心洞山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鎖雨難淋旱地紅蓮遶日月無根樹長翠成陰投子青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只見江鷗飛白浪豈知明月在雲霄成枯木香應隨流妙意源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

不是由基眼對面鐃山高萬壽佛心才古人出世底難遭唯有江西路更高人問亡僧遷化事便言火後一莖茆石門易雖然大過一堆灰爭奈人情會見稀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佛燈珣洞山有頌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旛竿頭上煎鎚門五子三箇胡孫夜簸錢頌曰　山猱得十三樹尾連顛咲道階除夜簸錢敲磕髑髏無用處送來千聖不曾傳　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云父母未生時還有這箇麼師曰只今豈是有耶宿搖手頌曰轉位投機覓更難回途復妙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浪一掃須教徹底乾正堂辯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至僧所僧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什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亦從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什麼處去師曰粟畬裡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頌曰只解恁麼去沙含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筍穿開古路苔莫遣鯤鯨翔翼今日親從鳥道回天童覺聖量凡情淨盡時轉身無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畬裡馬腹驢胎一道

歸石頭月 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頌曰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酬西来祖意寔無意妄想任心欺便休橫川珙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鳥入蘆花頌曰打起黄鸎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正堂明 洞山冬夜果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師曰侍者撥退果卓頌曰洞山果子誰無分撥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破牡丹花下睡猫兒明極俊 洞山玷辱家風首座埋没自己雙雙綉出鴛鴦千古扶持不起通庵圭 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何物拈来拋向火坑中火裡紅蓮香撲撲底空盂 洞山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来問話僧出来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来與這個上座其僧拂四五 十四 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秖如這僧辭去幾時却来師曰他秖知一去不解再来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頌曰洞山日午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士

誰人不帶是非行悉安淨 洞山因看病僧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来時無一物去亦任從伊曰爭奈羸瘵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隔山波僧曰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曰雖然黑似漆成立在今時頌曰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黄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寧南堂興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看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看他時則不見有病頌曰 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老醫不見迎来辟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勤絕莫顧頭轉盡無功伊就位探不與汝同盟天童覺 洞山因僧問和尚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四五 十五 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句曰秖如行鳥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来面目師曰不行鳥道頌曰 古路僻然侍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爲妙熟捻將来已觸途丹霞淳 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

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頌曰人生最苦不知休逐浪隨波真可憂一句若能超佛祖蒙頭壞衲更何求咸枯木 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途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顢頇丹霞 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頌曰縣壺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右軍無限風流歸手裡白雲端 洞山赤興平便禮拜興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老朽者興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頌曰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出壺中白日長觸著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不如忌口天童覺 上座莫要禮老朽興平来易揚家醜尊貴從来不出門渠儂豈在威音後自得暉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裙頌曰衲僧孔竅少人知到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裙未繫先教阿母畫蛾眉海印信 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甚麼不得他衣鉢師曰直饒道本来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末後云設使將来他亦不受師深肯之頌曰祖師衣鉢漫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事豈從蔥嶺付將来本覺一 洞山不安令沙彌

得語雲岩乃喝曰他戒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岩路相次絶也汝下此語須達主恐他打汝抄弥領百去得語聲未絶早被雲岩打一棒抄彌無語頌曰　洞山有路透雲岩絶壓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毫端 丝象瑞 年老心孙是洞山引人行路絶 四五 躋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岩更不還 十六 廿 五箇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嗣雲岩 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麽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説話師曰你作麽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頌曰　即日貴人舊家貧漢凡矛相承尊卑互換向晚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牛戴幘異中来百錬真金色不變 天童覺二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忠熟國相如過橋蕭曹謀略能成漢業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真情叅跡混漁樵　白衣拜相喜難如暫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見夜来歸宿五侯家 佛卅泰 衣錦還鄉人盡見長時富貴許誰知無言童子呵呵咲贏得風光滿面歸 伊庵權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麽師曰把針曰把針事作麽生師曰針針相侶曰二十年同行作這個語話豈有與麽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麽生曰如大地火發底道

理頌曰大地火發問不容凝南海崑崙天窠不檢祖祖相傳一頭拈擂 天童覺 逢放順叔将寡教衆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似不外来同行語話要分開自浮大地火發從古廟香爐不著灰 月堂昌 神山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来師喚价闍黎 五 十七 洞乃放下木橋頌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丹霞淳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嗣道吾 抵溈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溈曰施主物莫抛撒師曰不抛撒溈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抛撒這箇是甚麽師無對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處生溈呵呵大咲歸方丈頌曰　萬廩千倉常住物出生来歴要分明不知一粒從何得兩過西山爽氣清 枯禪鏡　石霜在方丈内僧在窓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麽不覩師顔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麽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麽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石霜頌曰千疑萬慮和禪閑徧界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動悞他游子失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久天長自鬪門 拙

湯雄 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酧爭侶釣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瀘洲 佛慈杲 變畔自小患生盲兩耳從来只聽聲指點萬端都不見如何弾指得分明 保寧勇 咫尺之間不覩師顔聿然獨露誰作遮攔老倒石霜曾栢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剛腦後添生鐵 南華昺 咫尺之間問石霜師云徧界不曾藏鬧市交関急着眼塞北牛馬海南番 洞山聰 遍界不曾藏千眼應難見雖然咫尺問欲覓無背面象骨若提撕箇中猶未辦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 投子舒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揺　頌曰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遥苦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心月兎常行 投子青 無髭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揺不動待他麟角衲僧来 保寧勇 石霜示衆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頌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 四五 十八 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長沙岑 瞎却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衆盲 無門開 石霜因裴相國来師奪公手中笏曰在天子手中為圭在官人手中為笏在山僧手裡喚作什麽公無對乃留下笏　頌曰不是圭兮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拏得驪

能照海珠知君大手方拈出 雪竇顯 不是主
兮不是芴祖祖相傳非外物 靈光中著眼
看互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聞
之生怳惚太平恁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 那
堪明眼人前特地一場忉怛 佛鑑懃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嗣道吾 一日隨道吾往
檀越家弔慰拊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
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
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
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
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
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
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
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
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霜見便問前来打
先師因縁會也未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
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禮
四五　十九
拜石霜設六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
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
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
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裡針劄不入
著甚麼力師持鍬肩上便出　頌曰兔馬有
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岳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西歸
曾失却 雪竇顯 終日挨門倚樓幾回明鏡
照掘頭一從事却滄郎後也解人前不識鍳
保寧勇 道吾解語無舌漸添無手行拳打得
魂消魄喪方得此道流傳石霜為父靈耻苦
啞之言難宣鍬子持来四顧茫茫白浪滔天
黃金靈骨今何在留鎮門洋千萬年 妙湛慧
木人把杖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
生休更問從来日午打三更 長靈卓 生也全
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
直下便承當不隔一絲線逼塞太虛空赤心
常片片 月堂昌 無鬚鎖子兩頭搖無瑕璧玉
三回獻又遭刖足太無端誰料正言遲仁逐
佛性泰 當時苦口曾不道悟来靈骨方尋討
練江寒月兩蕭蕭浮雲散盡天如掃 夷庵作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清風開浩浩一時
漏泄道吾機又著擱於心頂帽雙女方本接
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鍬有上便
行時大辯從来還若訥 大庭洊 生前曾弗遇
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覓黃
金鎖子任浮沉 本覺一 明頭落節暗裡喚交
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裏鷺鷥如為飛不見一隻銀
餅挂樹梢 雪寒宗 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若
能唱拍者能拍唱拍和隨秋天月白大鵬飛

翅滄溟浩浩清風生羽翮 南堂興 急水灘
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驀然跳出洪波
裡橫霧拏雲宇宙低 虛庵華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嗣船子 初住京口寺因
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
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時道吾失咲師遂請
四五　二十
益後散衆參船子省發後歸聚徒道吾令僧
往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
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僧回舉似吾吾曰者
漢此回方徹　頌曰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
風吹火借水獻花毫不立萬別千差但看
來年二三月啣泥燕子入人家 慈受深 臭口
開來經萬劫綠毫鏡動鐵輪隨雲收雨散月
明夜叉動江波說向誰 木菴永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
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
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
似師師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
較石霜百步　頌曰當機一句玉珊瑚內外
玲瓏溢目寒照國中曾不住月華影裡見
應難 丹霞淳 不立纖毫已是塵那堪奔走問
他人高揮寶劍無蹤跡月裏姮娥現半身 成
枯木 拂牛劍氣洗兵戈定亂歸功更是誰一
旦氛埃清四海垂衣皇化自無為 天目覺 太

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朶白雲重重天衣懷
璉學佛人人被熱謾撥塵見得幾何般狂風
掃地雲吹散獨立闌干宇宙寬剩峯了隱顯
全該不露纇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
金鎖天曉泥牛過玉關佛雲仁夾山因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甚人
對談師曰文殊與吾勞水去普賢猶未折苍
来　頌曰親言言露鉄人知今古無傳類莫
齊王馬雪行歸夜半羚羊挂角日沉西法子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傷来落二三卓尔混
融無向背西天佛是老瞿曇成枯木大方獨
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圓正坐當軒無位
位圓通無碍應群機昧山如夾山因僧問如
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
落碧岩前後来法眼云我二十年秖作境話
會　頌曰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踈
半岩高聳仞千峰雪石笋生條半夜霜寶枝子
拜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洒空莫向平
田翻巨浪直須點點盡朝東丹霞淳古鏡重
磨又一新一四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
吼先老禪翁把要津宏峯祥二十年前此地
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地樹老
無花僧白頭然山桂境話會来猶未是却問
而今作麼生清凉元自鼻頭直夾山依舊兩

眉横徑山杲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雁聲
天外急遊子夜還家佛燈成月桂寒松碧嶮
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少鶴唳
青霄出鳳林成枯木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
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
行路天目禮夾山示衆云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頌曰九
轉靈丹難却易一鏈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
壷中事重把仙書子細看長靈卓年来萬事
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令
時清休唱太平歌然山桂癡人面前休說夢
生鐵圍上須有縫明明說與却佯聾只管外
邊附打哄徑山杲握不成團撥不開德雲幾
度下崔嵬有時行到海南岸寄寄還從舊路
回承庵印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
日云某甲只為佛法来不為送茶来那云和
尚令請上座日云和尚即得日乃將茶去作
務處見師遂撼茶碗作聲師不顧日云釅茶
三五碗意在钁頭邊師曰缾有傾茶勢籃中
幾箇甌日云缾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
茶大衆俱以目視之日云大衆鶴望乞師一
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日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名大衆已
有人也歸去来乃住普請　頌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須臨下往往事從閑話生
莫將閑話為閑話井谷遠撥杖漢沒拘束餓
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座皇慧夾山在溈山
作典座溈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
溈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頌曰相
逢借問衆僧飡莫比庵園香飯揔紫氣夜隨
丹鳳轉金龍曉經月中枝枚子青變生為熟
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奢意
調和味塞口多人正覺逸雨過龍庭苔蘚潤
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娥雅奏昇平曲禁外靈
勞視聽聡大洪預龍宿鳳巢裡二年同一春
桂花香撲撲平地是青雲大洪恩夾山常請
一小師徧遊禪剎殊無趣向及聞師道巢遠
播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
向某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為着火汝行益
時吾為展鉢甚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因而悟
入　頌曰汝蒸飯時吾着火汝行益時吾展
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儂機不活若
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聒聒
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聞不會處請師一言
師曰戶挂洞林影中辨取　頌曰咸音那畔
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寂殿無人空寂寂
淵窓唯有月虛明丹霞淳鄂州清平山
令遵禪師翠微嗣因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

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又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頌曰有漏笊籬無漏木杓烜赫禪和妄生卜度伶俐座主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錐李廣箭穿雙鵰（琅琊覺）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直下承當鼻孔失却（法雲秀）笊籬木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遣自然心地常安樂（天童覺）二乘諸漏扣空王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漠唐虞鼓敲拱岩廊（張無盡）笊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黃龍南）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學語禪流徒勞卜度江邊有箇釣魚人擲鉤驚起遼天鶴（白底先）笊籬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清平鼻孔塞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金悟去百草皆藥拗折俱胝指頭踏斷趙州略彴平常一句用無窮限量知見徒斟酌（雲竇宗）丈二鋼釘八尺鐵橛揷在眼中猶自不瞥（中竺空）清平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識好惡　頌曰父子相逢意已彰尋常何必叙炎涼叮嚀指處家園事行盡荒郊話短長（大洪遂）土埋處鐵菱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根傷中倒

四五　一十四

方知行過鐵門關（寶峯祥）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嗣翠微）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　頌曰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塵沙（雪竇顯）大死底人同活人三千豪伊又隨塵李陵本是收番將却作降番上將身（佛印元）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下成（白雲端）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闌穿向雪中歸（報雲）趙州解撚無絲線投子能穿沒鼻針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內中紅心（佛鑑懃）大死底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門翁翁八十重年少（鼓山珪）禾黍不陽艷艷（徑山杲）栽桃李春翻令力咁者半作賫苍人我疑千年舊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驚頭一旦忽擘出（正堂辯）棚前在半奚偲偘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量無道理裏頭乖竟有人牽（雲峯悅）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　頌曰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逈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斷凡聖無踪海岳寒（投子青）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

回互　廿五

爭免面模糊強將雲髻高高綰遮得傍人眼也無（白雲昺）投子下禪林雲中迸電光胡僧歸漢土六月下嚴霜（佛鑑懃）投子示全機清風動翠微十身何處是贏得眼如眉（佛心才）笑向江邊弄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釣頭不是無香餌箇底如何釣得渠（長靈卓）捉賊分明要見賊十身調御下繩牀曾經巴峽猿啼夜鐵作心肝也斷腸（佛性泰）投子下禪床通身誰辨的擬議即千差覿面難相識（[illegible]）投子下繩床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徑山杲）玉麟帶角離霄漢金鳳啣花下綠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進（水菴一）投子下繩床終作孟八郎不揣三寸舌未免兒孫賊眼底欲條直臨機爭探囊裂破古今網面目縱橫何處有關防（或庵體）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　頌曰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烏得便顢頇靈光燕

古輝天地隱顯尋常不用搏洞山价圓缺曾
伸問老翁石龜嘶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
過路出金烏半夜紅投子青圓後圓前作者
知四三七八解星機令人長笑善吞吐留與
鑿林作是非正覺遠吞却三四枚吐出七八
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麼保寧勇吞却易
吐還難須弥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晝
不知誰共倚闌觀佛性泰投子投子機輪無
阻要吞即吞要吐即吐若還瑞齒粘牙爭得
超今邁古石庵玿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
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　頌曰山
家世界別塵世罕曾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持贈君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絲正覺
丫角女子白頭絲猛燄堆中雪片飛一等住
山誰可擬閑雲流水不同歸白雲端老等接
前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罷嬌無
力咲倚闌干風曲中懶庵樞住山境界問如
何女子變鬢已皤靚面不逢休更會白雲
田五　二十六
飛過舊山河天目禮投子因僧問春雨淋淋
百草為什麼不抽芽師曰芭蕉只麼長僧問
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端午今年亦然曰
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說前後僧問如
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漸暄曰如何是第一
月師曰孟春猶寒　頌曰投子投子超今邁

古邁人識人頭及西土一月二月寒暄說說
往峰高處見翠微紅道舌上無橫骨龍門遠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暄第二月若無閑
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
寒與秋熱冢庵岳投子因僧問一大藏教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僧又問黃
龍新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新曰演入
大藏教　頌曰頓漸偏圓權實空有釘樁
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亘古今八萬磨盤空
裡走圓悟勤演出大藏教言端語亦端兩頭
都坐斷一般倚天寒治父川一出一入半合
半開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堂要知奇特事
當甚破草鞋木庵永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
指月靈山猶如畫月如何是真月師曰昨夜
三更轉向西　頌曰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
任運落前溪舉頭不礙國樂底無限清風付
與誰癡受深昨夜三更轉向西昏昏宇宙寥
人迷澄潭影轉風初息猿狖微聞嶺外啼無
庵窩昨夜三更轉向西明眼宗師為指迷若
於話下尋端的未免泥中又洗泥已菴深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曰
飲噉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玉角霜毛
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蹤由不同雪嶺時時吼
肯若溈山日日牧洞山聰露地白牛起問端

石五
隨機叱叱益牙寒不知飲啖是何物喫喫直
教滄海乾覺林明慧投子問僧甚麼處來曰東
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
語　頌曰蒼龍帶雨離深洞彩鳳啣花入帝
關一句古今無滲漏祖師不在東西山石窗壹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
分明　頌曰半滿全言王轉環靈山一會受
撥護拈來題日分明也付與兒孫着眼者佛
心才投子因雪峰侍立師指菴前一塊石曰
三世諸佛總在裡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乃歸庵中坐佚一湘下　頌曰說明道白埋
塵混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骨横
抽要在轟轟霹靂手月堂昌有客釣鰲魚區
區走五湖不知泥裏蚌滿腹是驪珠佛鑑懃
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曰寒凜凜
地　頌曰天地為爐萬物焦石人駕浪渡雲
霄風生半夜霜威重月落水寒遍髮凋青抱子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
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添愁腸寄與
誰　頌曰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途
伊縱饒絲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肩伏宇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
和尚莫冢沸椀鳴聲師便打僧又問麤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
二十七

一頭驢得歷師便打　頌曰投子捉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聒聒（雪竇）一條拄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僧若得投子機隨手拈来打投子（同振弘）

四五

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什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其僧有省（言山書）　頌曰輕薄寒蟬殼枯乾吹葉形拈来臨耳畔連噪兩三聲（南堂興）

投子指雨示僧云數日来好雨且道什麼處来僧無語後因看華嚴經方有省　頌曰陌上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来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絕象瑩）　百花香裏鷓鴣啼白面郎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眼福城東際草萋萋（竹屋簡）

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乃彈指　頌曰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開紅日晚夜深人喫碧峰頭（投子青）

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二師曰是二僧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喫茶曰如何是煩惱師曰這僧話嗓人出去　頌曰入草親尋草裏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過大高空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木菴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四六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六祖下第五世　仰山寂二十二則　香嚴閑五則
米胡二則　王常侍三則　三角菴主二則
六祖下第六世　興化獎八則　寶壽沼六則
三聖然三則　大覺二則　灌溪閑二則

四六

崔禪一則　歷村一則　虎溪一則　桐峰一則
米倉一則　雲山一則　陳操尚書二則
大隨佛二則　南塔湧二則　無著喜三則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嗣溈山）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游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来東土禮文殊卻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清風生閫外找来更與四藤條（南華昺）　小釋迦大文殊閑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能用被他諂眼設塗糊（琅山如）　聯日西天此土揚眉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面入息一念萬年攛攛閻浮樹在海南遊（南堂興）　應真来訪仰山翁須信攀間未盡空問著不知關捩子元来只是有神通（本覺一）

仰山住東平時溈山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眾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来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眾無語師遂撲破　頌曰　仰山挨得溈山鏡告眾拈来行正令懵懵禪流眼不開仰山直下碁頭釘（汾陽無德）　提起分明照正邪眾人皆不啓唇牙辟如貴物無人買最後須歸本主家（洞山忠）　古鏡封来擬者難示徒行令眾當觀會中若有仙陀客罕得如今照影寒（佛印信）　師鏡拈来不可呈眾了癡人往往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柔免教燦卻兒孫手（白雲端）　溈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沙月落西撲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索草萋萋（竹牢身）　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揮徒眾失驚此鏡分明分不得到頭分作兩分明（佛日白）　全放全收意亦優溈山送至仰山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智庵清）　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華鏡裏春（佛心才）　八十

四六

婆婆學畫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妍醜盡道不勞紅粉施（上方益）　比謂拈来仲一問如何舉眾盡茫然不門一撲百雜碎定作人間醜婦兒（西禪淨）

仰山隨溈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銜一紅柿落在面前師取柿拭過呈似溈溈云子甚處得来

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云汝也不得無
分即分半與師　頌曰　翹倒柿子落師前
致問何来事忺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不
會更何年 公浩 溈仰分明亙古今父子相
見意轍深果熟馨香鵜衔至扭来擘去似交
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耿禪心 別山
取 仰山因溈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
可據子作麽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
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
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溈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頌曰
父子有時揚家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
識茫茫者笑倒溈山老古錐 琪少 一喚回頭
識我不依倫離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落
漢漢窮途有許愁 天童覺 有本無本學盐
損撇運不時提起却懸師子一滴迸六斛驢
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烏鷄不在
蘆花宿 月堂昌 仰山問溈山大用現前請師
辨白溈下座歸方丈師遂入溈問子適来問
甚麽話師再舉溈曰還記得吾荅語否師曰
記得溈曰你試舉看師珎重出去溈曰錯師
回首曰聞師弟若来莫道某甲無語　頌曰
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携手同歸不
知猶自涉離微 松源嶽 問處分明荅處親縱

擴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璧秦主安然
致太平 木菴永 仰山卧次夢入弥勒内院衆
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一尊
者白椎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椎曰摩
訶衍法離四句絶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
及覺舉似溈溈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擁衲叅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
當仁不讓犍稚鳴説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
海膽量如斗鮫目淚流蚌腸珠剖諸語誰知
泄我機厖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絶百非馬
師父子病休醫 天童覺 夢裏談空也大奇百
非四句若為離當時能舉麽蝎今何必堂中
下一椎 本覺一 白日青天夢中説夢捏恠捏
恠誑諕一衆 無門開 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
仰山到来為什麽却覆師竪起拂子士曰恰
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
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
舉似　頌曰　兩個八文為十六從頭數過
猶不足拏来亂撒向階前滿地囫圇若蘚緑
白雲昞 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
今日併贓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 保寧勇
仰山後叅岩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
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曰我
不肯汝放汝祇肯汝收　頌曰一竪一展一放

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岩頭頻是随風回擼棹
幾乎反却釣魚舡 斷橋倫 仰山一日在法堂
上坐見一僧来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
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師垂右足
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
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騰
空而去　頌曰　草舎蕭蕭寄白雲故人訪
遠意慇懃寒暄禮節皆通罷難免杯茶供養
君 南叟茂 仰山在洪州石亭粥後坐次有僧
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随分僧乃右旋一匝
云是甚麽字師於地上書個十字僧又左旋
一匝云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
相兩手托如脩羅擎日月勢云是甚麽字師
乃畫圓相圍却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師云如
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
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礼拜騰空而去　道環
之歷来盌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
羅武緯文經放開捏聚獨立同行機發玄樞
兮青天澈電眼合紫光兮白日見星 天童書
仰山因僧思鄰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
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
智一聞千悟得大揔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
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還
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

甚麼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麼否曰常
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
林苑人馬騈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
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
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卻這個別更有意
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
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秖得一玄得坐披 四六 五
衣向後自看鄧禮謝　頌曰　得坐應須更
自看涅槃城裏未為安拔毛戴角重相見歷
盡艱難幾許般大洪恩無外而容無礙而冲
門墻岸岸閑鎖重重酒常酣而卧客飯雖飽
而頹震突出虛空兮風搏炒赳踏翻滄海兮
雷送游龍 天童覺 幽州桑梓問來端歷歷山
川在肺肝思底返思都叵得披衣向後更須
看 本覺一 凡聖總無別路岐返思思底幾人
知春風不到桃源洞熊落花開自有時 慈受
深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
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游山　雲
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出草入草隨解疏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
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
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 雪竇 師出草何如入
草時全身入草為慈悲仰山垂手隨他去直
至如今在路岐 本覺一 欲識廬山五老峯個

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熨斗煎茶
銚不同 慈受深 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
慧寂師曰慧寂是我聖曰我名慧然師呵呵
大笑　頌曰　神通游戲不為難互換機鋒
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節呵呵大笑幾何般
本覺一 慧寂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
若將利器比君子大笑欣然滿座春 因告勤
仰山向火次有僧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
地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筋插向炉中又
移向舊處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摩
竭掩重門夕陽影裏風濤急不覺移舟下渡
昏 扶子青 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頌曰
一倒一起雪底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
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
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
梅兮春到寒枝涼飈脫葉兮秋澄潦水 天童
覺 推倒扶起 四六 覿面千里唯小釋迦風前按指 六
直饒海印發光也是雲峯道底偏界是文殊
偏界是慈氏樓閣門開竟日闌誰識善財童
子 最菴印 仰山因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
涅槃師豎起拂子曰只如者個作麼生入曰
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郎

中頌曰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
俱非有獨步大方塵塵正受片片亂飄岩上
梅條條紙舞澗邊柳 石門聰 仰山一日見香
嚴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據某甲見處
無一法可當情師曰你解猶在境曰某甲只
如是師兄又作麼生師曰你豈無能知道無
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舉曰寂子已後疑煞
天下人去在　頌曰　寂子香嚴論見處直教
聞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語那得全拋一
片心 本覺一 仰山卧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
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
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溈山聞曰寂子
用劍刃上事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
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數莖別處春推出枕
子露眠床劍刃上事放毫光 月堂昌 田中插
秧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 龍牙言
仰山因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
前添作一圓相以腳抹卻師展兩手僧拂袖 四六
便去　頌曰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 七
伊家僧添半月反然去卻道親逢小釋迦 本
覺一 仰山夏末問訊溈山溈曰子一夏不見
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
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山曰子今夏不虛
過師卻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溈

日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更亦不
虛過道了乃吐舌溈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頌曰　開一片田密密綿綿兩頓粥飯其道
自辦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屬若也
為成一片是什麼一片看取當門箭雪門達
寂子不虛過钁頭邊有功秖恃一籃菓千載
觀家風大慧杲　翁翁年德兩俱尊家有詩書
留可論飽飯憨眠無個事卻來敲枕弄兒孫
別山智　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籃栗卞和三獻
楚王王設若不遇別實人至今猶在荊門哭
午間一齋早晨一粥斷絃須是鸞膠續陽春
白雪有知音山自青兮水自綠牟安齋　仰山
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如許多師僧為從
是喫粥喫飯僧為復是參禪僧師曰亦不是
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公曰在此作什麼
師曰侍御自問取他頌曰　來問底風顛不
成錢多龍象在雲堂旃檀林裏曾無雜造次
風流豈易量本覺一　仰山因劉侍御問了心
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
了之心是名真了頌曰　口朝鼻孔無空過
眼蓋鬚髮有古風信采骨頭花十八等閑擲
出滿盆紅玄菴雅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嗣溈山　因百丈遷化遂
參溈山溈問我聞汝在百丈處問一荅十問
十荅百此是汝聰明伶俐意解識想生死根
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茫然歸寮將
平日看過底文字尋一句酬對竟不得乃嘆
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溈山說破溈曰我若說
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終不干汝事師
遂焚平昔所看文字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
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泣辭溈山抵南
陽忠國師遺跡憩止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
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
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
說破何有今日之事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
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
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
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慧寂親自勘過頌曰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閑渠無端竪
著菴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玄寶宗　放下身
心如弊帚拈來瓦礫是黃金驀然一下打得
著大地山河一法沉九李丹　香嚴曰仰山見
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
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
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
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
頌曰　無地無錐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
儂家近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瓜山九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腳重千斤愁人莫
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松源岳　當機覿
面提覿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過人上壁
香嚴初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
得便哭蒼天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
曰秖為春行秋令　頌曰拄杖將來便徹心
淚流不覺思沉吟春行秋令人驚怪絕後光
前絕古今汾陽昭　接得拄杖哭蒼天不言絕後
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路破草鞋腳底穿
正覺逸　尊人寄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顛
若有會中真衲子禪床好與即時掀本覺一
家世拄杖佛祖付囑溈山寄來香嚴發哭父
子投機陽春雪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如睞山
香嚴示眾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
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
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
招上座出眾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
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頌曰香嚴銜樹示多
人要引同袍達本真擬議即從言下取喪身
失命數如塵汾陽為你開迷路雲散長天日
月新汾陽昭　呵呵大笑沒針錐上樹何如未
上時任使香嚴多伎倆傍觀不免為擡眉佛

鼎需 曲談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保寧勇 古聖悲心利後人口銜枝上露全身直饒玄路無消息未免家中喪二親 石門易 香嚴垂語眞堪賞口銜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且道渠儂底模樣 地藏恩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閒 上方益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迹嶺種芳草遶池生手不攀枝腳不踏樹口裏啣得當頭蹉路問著西來對不對罰錢依舊有人悔 月堂昌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慈受深 香嚴上樹口啣枝手不攀枝腳縣垂纔開口 咦 不荅也又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剛寶劍頂門揮〻 若類 香嚴上樹住住住擬問如何葛藤露布 月林觀 香嚴真杜撰惡毒無盡限啞卻衲僧口通身是鬼眼 無門開 無地無錐始是貧卻來樹上強懸身雖然扣識滿天

田六　十

下畢竟知心能幾人 無準範 香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師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頌曰枯木龍吟真是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雲居舜

京兆府米和尚 因溈山 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甚麼鄭重曰也無你提掇處師曰非但藥山米胡也甚麼僧近前顧視而立師曰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頌曰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 大溈喆 米胡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 頌曰碧山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垂行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投子青 第二頭邊破悟迷快須撥手撩筌易成未盡成駢拇 雪竇 若雖知覺噬臍兔老冰盤秋露泣烏寒玉樹晚風寒特來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玉圭 天童覺 悟人千箇道無憂肯信遺他第二頭寂寞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龍門遠 襄州王敬初常侍 見溈山 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

田六　十一

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朋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竪起筷

筯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頌曰實主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筯頭垂還四天力千聖齊敎立下風 佛眼遠 常侍舉筆萬事皆吉直下承當急急如律米胡參官忘前失後且告旁人為我相救 癡絕沖 撥輪活眼走珠盤妙處都虛在筆端竪起依然還放下靈鋒寶劍倚天寒 笑光開 王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公曰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頌曰世出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徑山杲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風揵不在梧桐樹 松源岳 事到無心不苟欺烏玄鵠白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老爭敢進人泄漏機 應菴華 王常侍叅睦州一日師問何故入院遲公曰看馬打毬所以來遲州云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打毬州云人困麼公曰困曰馬困麼公曰困曰露柱困麼公茫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有省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事也州云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肯之頌曰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

於言下證無常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
變耳聾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
此道今人棄如糞 龍門遠 看人騎馬打毬子
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好江梅著
意要題詩 懶菴樞
蘄州三角山法遇菴主 嗣潙山 因荒亂魁師
入山執刃 四六 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 十二 曰僧家之
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
悟以刃加之○頌曰師將真寶濟兇人豈謂
行恩反害身真寶與伊元不識而今更是好
訴貪 洞山聦
深山深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蔽饒遇兇
人便分付兇人少鑒逐加傷 正覺逸
菴僧真寶濟兇人一喝分明出差殊莫道賊
魁非別者當頭壓刃用來覩 天目礼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嗣臨濟
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
一遭拄杖頭上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
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
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
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
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
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
過覺云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

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獎於三聖師兄
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
存獎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
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
於黄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
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 四六
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 十三 大覺師兄大
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曰太孤太賒日杲杲璞玉渾金惡種草無
負平生雪此冤不如一陣香風掃 南嵓勝
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南方自
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 雪巖欽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回魏府行宮詔師
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
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
王之寶誰敢酬價
頌曰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等兩
手展開幞頭脚勅書掛在鳳凰樓 北塔祚
北蕃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而看沙上空
餘斜影在翎翮直自入雲端 白雲昺
君王之寶誰解尋討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莊
宗所得未為真精鑑還他興化老 地藏恩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
原無價寶不同趙璧與燕金 天童覺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
為萬世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
氣龍顏悅爭奈胡僧笑點頭 上方益
中原至寶合國不能藏一入相如手佳聲
滿大唐 佛心才 中原
一寶有來由拶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青
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 笑翁堪 幞頭舒起君
王寶司空見慣興化老千古君臣際會時落
花滿地無人掃 北海心 收得中原無價珎幞
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興化重酬價八兩元來
是半斤 林泉 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
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 月
林觀 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
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
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
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
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四六 占 頌曰
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二
喝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 海印信 獰龍出
水虎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正
眼橫身三界背摩天 雪溪亦 單刀直入不須
論擬議之閒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過須知
興化棒頭親 鼓山珪 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

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來路客明明開眼墮
深坑（徑山杲）足德一喝如雷響興化一喝響（傑）
如雷錦袍玉帶真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回
（老從）捏七星刀尋作者倒司晨印對寬餘當
陽一句分賓主九曲黃河水逆流（南若林）一
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歷然未免俱瞎半夜
撲烏龜明月照積雪（古卷理）同時照用不同
時推賓變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
龍脉自交馳（雪巖欽）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
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
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
廟裏躲避得過　頌曰此問非常觸忤人如
倚空承染荆榛須知興化奔馳疾值雨何曾
濕著身（潙山[illegible]）幔浪擎雲勢莫猜滄翁倚棹
（[illegible]）傍巖限江邊依舊空歸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裏啼鶯閑
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保寧[illegible]心）一
陣狂風暴雨來卻於古廟且閑眠雖然打入（四六）（十五）
鬼窟裏吞炭藏身又一回（佛山[illegible]）古廟裏頭
迴避得紙錢堆裏咤呼聞神眾鬼皆驚怕
只為渠儂識梵書（徑山杲）天生白額南山虎
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市過瘋人授
曉覓行蹤（[illegible]）刳心剖腹燃傳燈鬼面神
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匹也知只是趁齋

僧（南岳林）四方八面從邊疆暴雨狂風無處
藏古廟裏頭休躲避移舟別有好商量（[illegible]日）
塞北煙塵終戢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持
地分疆界萬里山河似掌平（虛堂愚）興化謂
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
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
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
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槌曰克賓維那
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頌曰二虎
爭威俱用勢力一陷穽中不能迍擲若迍擲
天下猿人無處覓（海印信）克賓法戰挫英雄
興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忍莫教如
解入虛籠（慈受深）丈夫當斷不斷興化為
人徹底漢巴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
院（[illegible]）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
親有理罰錢無說處太行山下淚霑巾（[illegible]）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放在當人失錢遭
罪尋常事休把條章說故新（[illegible]）克賓與
化令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衲僧青白
眼值教天下競頭爭（佛心才）丹山生鸑鷟師
子產狻猊棒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illegible]山杲）
法戰從來許克賓擊旋弄鼓雨分明直須盡
法方知悟老漢當年要話行（[illegible]山[illegible]）罰錢出
院眾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瀟面直饒興化

全提未免令行一半這一半明眼衲僧點檢
看（冶父川）漢高拜將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
任赤旗高豎化城降呈在盤兮不在秤（無庵全）
赫日轟迅雷六月飄霜雪興化老古錐不妨
太孫（[illegible]）金毛半吼亂峯前百獸聞之皆腦裂
（[illegible]）罰錢出院拗家醜興化當頭遇克賓（十七）
（四六）父子不傳真妙訣棒頭敲出玉麒麟（[illegible]）
興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
典刑存三十年後幾箇知恩（松源岳）興化棒頭
轟霹靂克賓腳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令
那得嘉名四海傳（[illegible]）主賓會合風雲異
醉後添盃複義全棒打自家親骨肉叢林扛
鼓返成冤（或庵體）興化瞎克賓觀音戴冕面
靴象動指頭未免傍人見（[illegible]）棒頭有路
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雪後始知松柏操
夜深方見把針人（[illegible]）興化打克賓猛雨
為腰騎長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illegible]）家
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決商量罰錢打了
趁出院撒攪點茶滋味長（[illegible]）法戰場開
驗克賓解施武略對將軍如何有罪全無當
行長奇謀自策勳（[illegible]）興化打克賓皆親
話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illegible]）
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敗却
須索取這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

愛生索待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
當罰以拄杖一時趕散　頌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曾因罰錢出金甲後来出世法嗣與
化不為家貧賣寶刀興化背健尚嫌弓力軟
雪竇眼明猶識陣雲高悟室造興化示衆曰
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肓
四六
十七
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来
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来向汝道未在何
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
在胡喝亂喝作麼　頌曰紫羅帳裏撒真珠
密意師承會也無撲象報盲旋亂說當堂古
鏡見差珠琴刀佑興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
上撲下紫羅帳裏撒真珠古也今也誰酬價
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無晝夜不見綿綉
銀香囊直至如今成話欛上方益對衆全提
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落走
夢中推倒五須彌佳山果紫羅帳裏撒真珠
衲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笑釋迦彌
勒是他奴鼓山珪興化見同条来纔上法堂
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
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
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来那僧有甚觸忤
和尚師曰他適来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
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

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
禮拜　頌曰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
興化老一辛是人情鼓山珪鏌鎁在握天庭
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徑山杲恰如劊子
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剖出
方知王法不相饒退菴休長松不改四時青
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君帚掃眼中瞳
子面前人鄧門分激劍灩灩水光浮不見孤
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離人今古
愁尹菴權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条相訪作
盡憲雖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雪巷惟驅耕
夫牛照即用奪飢人食用仰照不得同条把
手行安知袖裏有穿窬介菴朋興化因僧問
罕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口料半斤食　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歸風掃曉
牕林木迴夜深汀岸火光微孤子青
鎮州寶壽第一世沼禪師嗣臨濟因僧問萬
四六
十六
境来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老大精
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獄作波
濤直過如飛沒蹤跡海印信萬境来侵莫管
伊千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跕着来時路月下
騰騰信腳歸梅室閒寶壽因趙州来師在
禪床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身入方
丈州收坐具而出　頌曰動絃別曲落葉知

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因腳底無羈絆去
住縱橫得自由瞎堂遠寶壽因僧問訊師曰
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秖如古人道
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
師曰千聖見在曰阿誰證明師擲下拂子僧
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
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頌曰捲則渾崙
無縫舒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轉
機輪於掌握沓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
面前薝蔔馨香佛燈珣寶壽因胡釘鉸參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
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曰和尚莫錯打
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
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曰
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秖這一縫尚無奈何
胡於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　頌曰現出
虛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饒指出當
四六
十九
堂縫分明鷂子過新羅治父川直饒釘得這
一縫檢點將来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
向俗人呈家醜月菴果一縫分明在當頭下
手難饒君鉸釘得終是不完全鼓山珪寶壽
問僧甚處来曰西山来師曰見彌猴麼曰見
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
不得師便打　頌曰驀人相見話衷心借問

西山路徑深對衆直言呈伎倆紅爐鍛鍊要
真金（介庵悟）西山路上有獼猴啼雨哀風動
客愁忽過此林師子子萬般伎倆一時休（十
際能）寶壽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
得崔禪喝來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
不從崔禪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腰
身欲出青雲外力到峯頭一步難（佛鑑懃）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臨濟嗣）住後上堂曰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興化云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頌曰騎驢戴
笠迎南去躍馬揺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晚日高猶聽打三更（佛果勤）反是羅兮還是
繼弟兄同氣從連枝爲人不爲成歌曲祖父
田園要及時（同通佛）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
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地三春同到金
明池（佛鑑懃）山浚由誰卷舒在我揺舌鼓唇
分明話墮（天宗杭法）陽燄何曾止得渴畫餅數
時充得飢勸君不用裁荊棘後代兒孫惹着
衣（徑山杲）湖光瀲灧晴偏好山色溟濛雨亦
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佛燈珣）
人貪多智短馬瘦白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
一炷香（鼓山珪）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
右邊挦一曲兩曲無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無庵全）作雨作晴山裏寺攻來攻去澗中雲
清天星月明如晝此境此時誰欲分（德山涓）
南山鱉鼻蛇禰着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
貧子弄（玄卷昧）黃昏打柴奔城快日午叫舟
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喝不知雖過已多時
（在卷賢）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
（四六）千
斷腸不是因芳草破壞家門落一邊（東無爲）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
來蠅　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頌曰水
母有骨靈龜無殼腊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
意如山岳（王覺無二）靈龜有殼水母無骨破
驢脊上足蒼蠅帶溪古路行人絶　破脊驢
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情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白雲端）匝地風光無問
道因何不信却生疑老婆爲君垂指出臭肉
閙上青蠅飛（黃龍勝）青青掩映蒼龍脩竹
趙然物外物若將脩竹比喬松未及喬松老
風骨（佛世慧）一團臭肉有商量皮下流芳若
薢囊忽若禪人親咬破看來滿口是清香（雪
門庵）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
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
打師接住棒推向禪床上山大笑師哭蒼天
便下參堂中首座號虎溪天泰問行脚高士
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

甚麼座拜問所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
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遊第二座人事
頌曰呼為雲吸為雨能狼清風動寰宇笑哭
下是等閑雖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
不與平人語而今何處見蹤由剔起眉毛看
鷂子（長靈卓）殘羹餿飯無厭妄有換手搥胷
（四六）劈頭蓋却兩箇無孔鐵槌一棟無繩自縛（小許）
（燈內）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絲場障裏
爭見李將軍（木菴永）魏府大覺和尚（臨濟嗣）
（齊）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
踏北岳　頌曰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
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公山琳）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兮上是天
身平太長衫袴短醉任顛得洪豐年（竹寺方）
灌溪志閑禪師（臨濟嗣）因僧問久嚮灌溪到
來秖見漚麻池師曰汝秖見漚麻池且不見
灌溪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頌曰
一派曹溪與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
笞波瀾急撼得毗盧海岳低（石州）灌溪參
臨濟濟搊住師師曰領領濟拓開　頌曰
兩散雲收後崔嵬数十峯倚闌頻顧望回首
與誰同（多之忠）定州善崔禪師（日莊嗣）
（州）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
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

出曰從禪牀下柱杖曰久立令公伏惟
珍重　頌曰鏌鎁橫按寶光寒伏客凄凜敢
正看飛過青霄聲震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保
寧勇　大展家風示衆人垂鉤入海釣金鱗遊
魚弄水騰波浪船棹俱拋出大洋 汪彥章 十
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聲香人言此是
嫁時服含羞刺出與鴛鴦 空叟印　襄州歷
村和尚 嗣臨濟　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秖這便當否師
擲匙向火中　頌曰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
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還收燕手性命難存爭
奈何 枚于青　虎溪菴主 嗣臨濟 因僧問菴
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秖見冬凋夏長年
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
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聻師曰鬧市
裏虎　頌曰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佂
木是君不逃雖猴主 根邪覺 虎溪浩住菴年
深都不記鬧市心中虎叨遊如非沸 卓空清
四六　二十二
桐峯菴主 嗣臨濟 因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
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大笑
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見之
不取思之千里好箇斑斑不才來偷君不見
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
見也無收虎茱捋虎鬚 雪竇頌　滄州米倉

擇師 嗣臨濟 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師
曰闍黎來時太湖向作道甚麼曰知道米倉
路嶮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與衰足時
道路師曰閒稱已孤太湖去在曰禾甲亦不
有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嶮如今路平曰
不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頌曰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遇着嶮峻道途穀
活杖子吳豹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
香到不搽紅粉也風流大抵還他肌骨好 佛
盛均 雲山和尚 嗣臨濟 問僧甚麼來曰西京
來師曰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
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
人肯喫師曰偏有閑狀不肯喫僧便作吐勢
師喚侍者扶出這病僧頌曰　這僧掩耳偷
鈴雲山特錯就錯差是碧眼胡兒別有反身
一著 木菴永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 見睦州
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
四六　十三
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
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
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頌曰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
木折在巖前 雪堂行　奮鼓攙旗驗衲僧便將
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若看見揚花落

也驚 尺無著總　拈得須彌第一槌銅頭鐵
額豈容伊鹽梅舟楫并霖雨不是斯人更是
誰 樵巷封　季咸曾相壺丘子隨變難分亟自
逃輸與高樓凝望者烱然明可察秋毫 隱堂
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麼經州云金剛般若經
公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來悟當時殺須
信枝頭老鳳凰春來翻作黃鶯叫 正堂辯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嗣仰山 初參仰山山閉
目坐師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
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
通亦如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
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頌曰集雲峰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
笑後來稱猛將只知空說霍嫖姚 野軒遵
竺國支那咸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
直雪天下一頻殘羹永不飢 保寧勇　當
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
門下去見機雖是未風流 地成恩 集雲峯下
四藤高打破潼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外
如龍如鳳在烟霄 自足恨 二藤條喫了任閒
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鍾俱是令知機
識變有誰儔　子陵灘水急如絃摸得黃魚

縮項鷂提向市中頫索價他家不直半文錢
佛心才　强盜遭逢惡抵家賊贓純敗別無他
山藤微骨令甘伏反與渠儂貼面花　或菴體
千年萬歲老枯樁鐵杵鋼槌任擊撞且在欄
况堆窠立咄　資壽深　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為甚麼禮俗
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頌曰黃金打
作鍮石筋白玉破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
倆海中拾得夜明珠　應菴深　袁州仰山南塔
光涌禪師　附仰山　因僧問曹溪意旨如何師
曰一鏃入寒空　頌曰寒峯疊仞插寒空塔
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韻萬年溪水
去無蹤　枚子青　南塔涌向火次有僧來參師
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
火筯插向爐邊却收舊處　頌曰一句稱提
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衲子微開眼
撥筯爐邊當火焚　枚子青　杭州無著文喜禪
師　附仰山　往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
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自何來師曰
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
少奉戒律曰多少眾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
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
同居師曰多少眾曰前三三後三三　曰晚矣
問翁擬投一宿得否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

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
久矣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
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
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此為
何處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
者是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
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
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
常言訖均提童子與寺俱隱　頌曰廓周沙
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
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明招謙　顧問南方住若
何對云三五衆非多吉祥自述龍蛇混三三
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為指不
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洛
陽恬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
笑清涼多少眾前三三與後三三　雪竇顯
笑前三與後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回無著
分明見從此清涼沒可參　佛印元二　樓臺雖
有類全無試問頑童起粉初忽指金剛看背
後年衰多被兄挪揄　前後三三問若干應
機召發轉顢頇如今大有如斯者負鉢隨要
到處擽　正覺逸三　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
聖混其中其中凡聖知多少前後三三數莫
窮　寺頌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

從一覷金剛背直至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
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辭空
人滿目白雲卧荒草　退菴奇　聖者由來不可
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渾今古一句
無私振九垓　崇覺空　前三三與後三三算數
筭量卒未諳芳草萋萋烟景裏鷓鴣啼處是
江南　此菴元　文殊前後答三三獨泛輕舟過
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雪
巖欽　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
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龍門遠　三
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針為報禪徒
應諦聽船乃隨流石乃沉　般若柔　前後三三
不失宗迴超千聖敗難窮金剛腦後全軒露
疊疊青山鎖翠空　丹霞淳　無著文殊不易逢
相逢各自問家風清涼海衆知多少前後三
三數莫窮　本覺一　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情
不因遭毒手誰肯夜燒香　月堂昌二　寬鞋著
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逢場還作戲
前三三後三三一時堆在擔頭擔到得家中
重點檢目前包裹露毿毿　前後三三謝師
指南龍蛇踊躍虎視眈眈擬斂看數欲談何
談均提誘有垂鞭意象王蹤跡亦悉堪　枚子
青　陌路相逢眼裏塵低頭禮拜昧天眞起來
不見文殊現打破大唐無一人　秀巖瑞　前三

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恭更問清涼多少衆月移柗影落寒潭 月林觀 佛法初無北與前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儀變前後分蹤落二三 雲卿慶 無著因老翁邀師入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 頌曰文殊大士托玻瓈遂問南方有箇奇無著忽言無這箇誤他多少老闍黎至今猶未知端的擡手拈茶不用疑 汾陽昭 自別南方涉路歧與茶匙匙用玻瓈如何恰到清涼寺問著元來總不知 正覺逸 南方不可雖須迆無著曰何卻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咄茶拈起莫生疎 佛印元 玻瓈寶盞對君藥苾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少衆爭教人不辨輸贏 象田卿 五臺凝坐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瓈盞子喫茶時 象潭泳 無着因參仰山頌了心契令充典座 日六 二十未

文殊常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卻被老僧嫌 頌曰槃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來打落粥鍋休說偈脩行須信禍為胎 嬾曰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田七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六世　大光諲一則　九峯虔十則

風翔石柱一則　湧泉欣二則　雲蓋元一則

覆船萃一則　張拙一則　洛浦安十二則 田七

韶山普五則　天蓋幽一則　大原海湖一則

君頭奯卅三則　雪峯存一三則十　高亭簡一則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為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頌曰 少林纔破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葉昔年曾有語大唐國裏沒禪師 丹霞淳 覿面全提少室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清風樓上逢知己撥動烟塵不奈何 乙庵聖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祖祖相傳傳何事師曰釋迦悭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悭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貧異天然迥出倫家富兒奴偏得力夜分燈火照西隣 丹霞淳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 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溪月 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妄以蠟人為驗多有得道果者未審此間如何師曰頭戴午夜月腳踏黃金地曰此人還轉也無師曰爭得不轉曰如何轉師曰今世巳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墮功勳 自得暉 撥開向上通天竅煙嶂重重不見人 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中求水實堪悲 頌曰 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連背 方庵顯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頌曰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扭得鼻頭辛 石溪月 九峯因石霜遷化衆請首座住持師時為侍者白衆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 四七 二 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不會師遂焚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拊首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頌曰

張家養得數箇兒大者効爺治家橐中有一
男藝最精氣宇如王威德別別別踏翻滄海
兮不顧驪龍喝散白雲兮不羨明月 海印信
石霜滋嗣擇高才上座貪程去不回只愛寒
灰無焰起豈知枯木放花開虔侍者實堪哀
先師大意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草鞋 佛慧泉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鐵鎚爐冶不
能烹得破任教千古與風吹 保寧勇 坐亡立
脫數如麻錢箇於茲路不差翻憶石霜曾有
語不光華處盡光華 智海清 一片虛空亘古
今麟龍頭角競跦親坐亡立脫知多少鐵樹
花開別是春 開福寧 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
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意爭柰眩行一
者親 丹霞淳 枯木坐中第一人坐斷成敗枉
精神可憐明一色塗車直至而今沒眼筋
眞牛岩 雖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
莫道古祠香火斷神前自有酒澆盞 上方益
歷元脫去有生機侍者因何不肯伊若謂石
霜明一色似將揚帚盡蛾眉 北庵思 香煙淡
淡風飄處首座凝坐脫時不是久參虔侍
者石霜巴鼻有誰知 張無盡 本分漁人一釣
舟千波萬浪裏遨遊兒孫不慣風濤惡走入
蘆花不轉頭 慈受深 脫去還如臂屈伸先師
旨趣得來親貪他一粒多年粟失卻家中萬

斛珍義重天倫虔侍者平生肝膽若為論芳
草渡頭輕舉步等閑身在杏花村 佛鑑勤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
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
猶點頡寄移一步看飛龍 天童覺 涅槃城裏
未為親帶角披毛始是眞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 大洪遂 一片虛凝絕謂情
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怪貪程速坐守寒
巖異草青 谷岩同 石人不怕獅子吼須彌頂
上反觔斗滄溟竭盡正三更生鐵崑崙雲外
走 古賁宗 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
稀只知枯木四春早蹉過寒灰再燄時虔侍
者也是痴雖然會得先師意未免全身陷穽
機 圓悟勤 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
冰釣魚要撕金鱗餌撥轉蘆蓬向月明 正堂
辯 九峯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
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麼曰四
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
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
曰突曉途中眼不開　頌曰　寒谷生洪律
全超搖落凋林發花柳何必待春風 方菴
顯 巨岳何曾乏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參夲
喜有得力句突曉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
石溪月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

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
坤眼曰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
不恁麼髑髏前見鬼無數 三楊會元機具 頌曰
識問不亂答識答不亂問問答有來由直下
明知見果然明得破不被髑髏換來勸參學
人子細參詳看 大圓智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
趯趯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
也風流 虛堂愚 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眞立
妄從妄顯眞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眞心師
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
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
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撒功德天誰嫌黑暗
女　頌曰是眞是妄披金揀沙同門出入宿
世冤家 方菴顯 九峯示衆曰常住法身不生
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滅為什麼六道輪迴
師曰為有心故曰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
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師曰任從
三界轉徒跳四生奔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禮拜著　頌曰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回學
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更深秋夜月古廟香
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 南堂興 鳳翔
府石柱禪師 嗣石霜 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
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
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

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
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秖是無
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秖
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秖是函蓋
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
是石女兒搭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麽生
師曰該通分上卓卓穿彰山曰紙如海上明
公秀又作麽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頌曰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
僧懶捧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丹霞淳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嗣石霜因僧問如何是
和尚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
請師挑搭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頌曰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巖昔
日雲巖曾漏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丹霞淳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彊德
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
甚分明爭柰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
相次憩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
坐喫茶師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
曰那邊事作麽生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
是這邊那邊事作麽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
騎牛者不識好　頌曰芳草漫漫豈樊秋牧
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見却訶騎牛

不識牛　丹霞淳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嗣石
霜因僧問石霜萬户俱閉即不問萬户俱開
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麽生僧無對經半年
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大
殺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
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
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
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
言下頓省　頌曰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
露韻無窮星前人卧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
儂　投子青　無人接得渠遺邁馬相如果來橋
上也記得柱頭書無人識得渠棊局醉樵夫
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　天童覺　接得與識
得誰優較錙銖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疎只
如雲蓋悟去又作麽蘇嚕蘇嚕　最菴印　福州
覆船山洪荐禪師嗣石霜因僧問抱璞投師
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
則不無其中事作麽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
頭不出口　頌曰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
筭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　月堂昌　張拙秀才
見石霜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何姓曰
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
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
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
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頌曰老倒石
霜無忌諱當頭一句皆提起只因當日老婆
心千古家家掛唇齒　佛鑑懃　腦傳不羨擔嘉
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
煩惱病重增　笑翁堪　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
懸崖幾萬重張拙老鐵鎚無孔鋒
春風　賞菴源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嗣夾山
久為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
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
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
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
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
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
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
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
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
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
曰住住且莫草草怱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
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與化代云但
知作佛莫愁衆生　頌曰無伴石人夜入山
雲籠紅頂綠衣寒喝開劫外三峯頂捧出金
欄對日看　投子青　喝下承當草已深却來齒

浦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異今古誰人鑑此
心成枯木執侍巾瓶二十年搖頭擺尾出林
泉悠悠直往南方去叢蹇淹來得猛眠雲居
林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鐵斷
舌頭饒有術栈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芳
風月如晝枯木巖前芳花木長春無舌人無
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步寰中明了了任
從天下樂欣欣天童覺洛浦因僧問供養百
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
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
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頌曰拾得蹤
倆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
美物外三山片月輝丹霞淳是佛由來尚添
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事盡屈
無私造化中成枯木百千諸佛眉彎曲無縫
無修眼搭痕路着未消連底凍一時認作碧
琉璃佛鑑懃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
授傳玉女夜尋無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自得暉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
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
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
有偈曰　決志歸鄉去乘船泛五湖舉篙星
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
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頌曰太平鄉國

路空除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
琉璃寶殿鎖空華丹霞淳洛浦因僧問如何
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
玉本來輝　頌曰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
結鷲峯層須知玉像瓶中塔別有輝天照地
燈救子青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
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
恠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恠
頌曰巖前雖有雲千吼戶內殊無半夜燈拯
目危巒今古宿暮天斜照碧層層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
覆處出就嵗鋒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頌曰
野花未發梅先拆萬木凋零栢轉奇雲淡不
彰飾月影烟輕那露引風枝丹霞淳洛浦因
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
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
道熱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
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直下啞却我口分明
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睦州擔板靦
面全提總古今冬寒夏熱過誰揀月堂源清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
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
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頌曰月飾松影高低掛日照池心上下天垪

赫奕空非卓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發孤
峯峯不白雨滋石筍筍初生　頌曰海底龍
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荊
棘況是貧家少送迎丹霞淳洛浦因蛤溪道
者相訪師問自從犁溪相別今得幾年曰和
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
月也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師曰打
即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
緊　頌曰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遠
香昨夜姮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繡鴛鴦丹霞
淳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蠢
中舊實不揀披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
曰莫將鵝唉擬作鶯啼　頌曰淘金豈假披
沙得石綱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
時未審何人識丹霞淳洛浦示衆十二月一
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
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
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
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
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
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
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
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

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揀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彦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彦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只怕見鉢袋子粘着伊　頌曰餌雲鈎月釣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天童覺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樵樵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南堂靜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因僧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頌曰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一聲聲石溪月韶山因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穹弓射蔚遲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咄哩過在甚麼處師曰偶倘之辭時人知有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撥塵師曰魯般

門下徒施巧曰學人則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抛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曰此猶是丈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横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遶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横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劒上來老僧擬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曰為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頌曰趨時逆變隨物窮通鴆鵲之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卷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蒯通方庵顯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頌曰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侍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回新月半鉤作萬戶白楊順獨向滄溟截衆流等閑舞棹擲金鈎白雲不露烟波鬪横笛一條天地秋木庵永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絶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摇頌曰妙峯孤頂倫肥膩天産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摇請香那逐春光媚丹霞淳韶山因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　頌曰叉手

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頑銅若作黄金貨秖可瞞他無眼人丹霞淳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嗣夾山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圞　頌曰雖然荅盡深深意争奈抛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丹霞淳太原海湖禪師嗣夾山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說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秖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床鬼　頌曰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岸虛明地七佛前前總不該丹霞淳鄂州巖頭全奯禪師嗣德山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頌曰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文取箇黑擲波江邊相喚捷鰕蜆法雲秀平川走兎於荅鷹一搦便唔雙眼睛毒手奪來人買去奈何斤兩未分明保寧勇一喝驚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膀喪兎飛也謾道當時手搦擡昧山如好手呈機不露

鋒慣拚雙劒定雌雄忽雷迸出驚天地華岳
三峯倒卓空 法空深 大鵬搏風蒼龍出海手
握手捐且上月下霜雪嚴凝識歲寒 雌又 陸盆
逐須吼來 承庵印 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
人被陸沉篋裏藏開天地眼吹毛拈起任撲
行未卷永巖頭初參德山展坐具禮拜次山
四六 以拄杖挑却坐具於階下師下階拾起搭向 十二
背上便去參堂山曰不肯子放只肯子放
頌曰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只肯子
放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遯菴
演 巖頭示衆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
近聞者悉皆喪身失命時有小嚴上座出問
云如何是塗毒鼓師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
臨朝底 頌曰佛法無情報尒會忽生忽殺
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古木勝 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
後園驢喫草 頌曰槌打不碎火燒不着天
上人間何處安泊呵呵是什麼莫咬破須
爛嚼 海印信 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嶺風高下
直鈎誰見後園驢喫草膔籠卸馱飽齁齁
大洪遂 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出
來鬪湊得恰好 徑山杲 後園驢喫草莫隨言
語討跳上驀膔騎來往長安道 鼓山珪 風信
不來春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

行人野客浪遏歸路早 楚方安 後園驢喫草
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不知身
在長安道 雪竇宗 後園驢喫草塵花輥雪飛
霜前雙白鴈孤影落天池 塗毒策 古帆未掛
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若夜長行人須及早
雪庵瑾 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
四七 魚吞大魚 頌曰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依
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海爭奈鈎頭餌不 二三
齊 分陽昭 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縈紆古帆休
更問處處得逢渠 徑山杲 小魚吞大魚門上
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 鼓山珪
的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李
廣運神箭自古張顛解草書 無塵 一不動蒲
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超唇
吻始信巖頭無腦門 天目禮 巖頭因僧問塵
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滿盛油頌曰塵中
辨主衆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鑼油今
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 汾陽昭 塵中辨主眼
分明特地身方更點睛堪笑杳婆雖喋眩至
今南北絕人行 佛印元 磋泂天將雨雲開月
正明漁翁閒引釣牽動一潭星 淨印信 銅砂
鑼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
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 雲溪恭 銅砂鑼裏油
清淨照見塵中誰主人寄語禪人休錯取莫

教孤負此生身 華堂清 終日塵中走塵中渾
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貧抖擻 大偽智 銅砂
鑼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
月半家家門首掛燈毬 佛鑑懃 頂起砂鑼時
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塗毒
策 村飲夜歸來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
嗔驚著汝 息庵觀 銅砂鑼裏滿盛油澆倒嚴
頭不識羞却向燋螟眼睫上棱頭浪宕逞風
流 空叟印 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
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無究
微 塵中辨主鬪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
眼睛都要見銅砂鑼裏滿盛油 横川珙 巖頭
問欽山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荅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
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退耕寧 巖頭凡
有所問只噓一聲頌曰龍卧碧潭靜雲收皓
月圓七星光燦爛誰為未生前 大洪遂 巖頭
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拨頌曰巖頭
四七 一拨虛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 十四 破菴先
巖頭示衆云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
句只是理論吹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
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頌曰三文買
箇撈波子撓蜆撓鰕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
說誰家屋裏竈無烟 虛堂愚 巖頭值沙汰於

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
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
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来乃曰呈
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来師
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
箇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頌曰買賣交關直
須當價若少分文定遭行罵休行罵遠近聞
之成話欄 海印信 時展家風與衆殊探身虎
穴有功夫拈橈擊碎留無計夜靜同誰泛五
湖 三祖宗 親兒濟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
津呈橈舞棹波中客休向江頭覓渡人 真如
喆 老来無累亦無曰獨寝髙堂只此身除却
江中混波安復誰還是不覊人咄我箇老婆
親兒不柰何冨嬿千口少食恨一身多 猪衲
秀 舞棹呈橈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
擲了獨歸去春水溶溶碧淵湖 台作昔秘千
舞棹呈橈古渡頭婆婆相見問来由何人接
得親生子抛向江心更不收 上方益 鄂陽江
四七 十三
口 擲釣絲抛蜆撈蝦不計時暮被老婆相借
問蒹林千古振椎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擺手
相逢諭棄兒竟在目前如會滯莫信傍人說
是非 佛燈珣 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禰累
兒孫婆婆耐恨江頭棄留得佳藏四海聞 月
菴示 親兒棄了復何言月在波心印碧天獨

有一身無繫累困眠醒坐任隨緣 璉山致 鄂
陽江上垂釣線時節相逢錦鱗現拈来信手
任縱横逐浪隨波無碩戀 大洪智 一子親生
步步隨呈橈舉棹指人歸老婆遭打攙先露
海岳掀翻動四維 簡堂機 一葉扁舟泛渺茫
呈橈舞棹别宮商山雲海月俱抛棄贏得莊
周蝶夢長 足庵鑑 也 相逢把手上高峰四顧
寥寥天宇空一曲漁歌人不會蘆花飛起渡
頭風 無菴全 舞棹呈橈逢賊脚扣舷三下親
擒捉只這一枚都颺却棹歌歸去風濤落朴
翁妙 從来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抛惡浪深義
斷情忘無處覓三千剎海冷沉沉 天目禮 鄂
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别下
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南叟茂 舞棹呈橈
鄂渚逸驗人何若結生冤自從賺了婆抛子
誰敢捋身上渡船 梓庵玉 巖頭在鄂渚湖三
丈夏箇黑撈波每日撈蝦摝蜆且恁麼過時
借衆似雪峯峰云窮鬼子道他快活也不徹
頌曰且於湖畔撈蝦蜆不向滄溟釣巨鼇一
葉扁舟一簑笠閑眠閑泊任風濤 海印信 野
水舟横芳草渡人来舞棹或呈橈撈蝦摝蜆
隨時過却向何時得六鰲 水庵一 巖頭因沙
汰在甘贊家過夏補衣次贊行過師以針作
剳勢贊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什麼贊云說

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此去
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云
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這上座剳將去也
頌曰針頭剳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
凡命脉果何在 楖栗解妙 向此須明上上機
長靈卓 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
四七 十六
可憐一對究家種人人鼻孔大頭無 佛燈珣
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伎倆天然機輪知節知
今分付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
猛提取天上人間爭奈何 已菴深 夜半三更
不討火我罵你兮你罵我相唤相呼歸来歸
也有無衣草裏坐 孟堂息 福州雪峯義存
禪師 嗣德山 初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
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
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頌曰此疾懷来没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
煎一服通神散血汗滂流徹四肢 保寧勇 是
法平等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
輕與人棒下龍蛇從變化 雲峯悅 雪峰與
巖頭欽山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每日打睡
師一向坐禪一日喚頭曰師兄師兄且起来
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
行脚到處被他累今日到此又只打睡頭
曰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

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胷曰我這
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
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
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
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
却師曰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
四七　七
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
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渠今正是
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
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
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
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
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
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
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
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頌曰說盡平生
去住因到頭難遇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業
瓦礫拈來也是珍　成拈木　鼇山成道足人傳
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末徧身紅
爛在漁船　龍門遠　丈夫淩勵志英雄向外馳
求枉用功到得鼇山開眼覷方知屋裏用無
窮　佛陀均　孤村酒店雪絲絲平地無風起浪
痕醍拙只因截不得胷襟流出蓋乾坤鐵山
仁三四九度太顛頂到底須尋舊路還待得

鼇山消積雪至今平地起波瀾困有眠床餓
有飯連聲何事叫師兄明朝雪霽鼇山路依
舊一程還一程　象外起　雪峯住菴時有兩僧
來師以手托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
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
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
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鼇山成道後迄
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頭問
甚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
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
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
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曾
坐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
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要識末後句秖這是　頌曰末後句為君說明
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
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
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雪竇顯　末後句兮
四七　十八
無問處萬仞鐵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奈何
至今雪老難伸吐倒持虎鬚方識虎未解行
人休雜舛透過牢關舉似君把定咽喉渙如
雨　佛印元　雪老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
伊頻有故人千里在同條生死不同時　白雲
端　雪老別鼇山卓菴閩小坐一日見僧來探

頭道什麼末後句少人知却得巖頭重注破
同條生同條死末後句莫錯舉　雪覺持　切瑳
琢磨變態譊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
梭同條生兮有數同條死兮無多末後句秖
這是風舟載月浮秋水　天童覺　雪老大開方
便路低頭却入菴中去者僧有眼恰如盲却
被巖頭行一步若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
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峯意却被巖頭覷破頭
天童覺　龍吟枯木菴中出天上人間無等匹
虎嘯巖頭石上來晴空忽迸一聲雷堪笑春
池猶拾礫空山空到又空回　佛心才　露面出
來猶不識低頭歸去更難知那堪末後一句
子直到于今四海疑　知非子　雙明復雙暗獨立
絕殊方乘機覿面提其鋒安可當同條生兩
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花開亘今古
末後句始到牢關拈却門前大案山　自得勤
末後句為君說踏着秤鎚硬似鐵寒則普天
寒熱則普天熱若是遼磨兒孫各各自知時
四七　十九
節知時節為君說九尾烏龜莫當鼇山石鼈
井松　雪峰贇盡乖生力懵懂禪和意轉疑可
憐末後一句子巖頭土上更加泥　孔門遠　同
條生兮不同死弟既耳指兄目將家門蕩盡
微骨窮却把黃金如糞土末後句休莽鹵甜
者甜兮苦者苦　北海心　雪峯一日陞座衆集

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頌曰雪峯輥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貶起眉毛千萬里須是吾門師子兒北塔祚天兮寬地兮濶雪峯輥毬幾怮怛一輥直上須彌山無量人天眼開豁眼開豁朧卻多年與皮韈步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懶夫本雪老平生好輥毬輥來輥去輥無休一千五百人同戲誰解輪機賽一籌白雲昺收來輥去事方閒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孤鶩共遙天妙喜信象骨木毬一輥出三世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徧參尋只道黃連不是蜜石岩明輥向人前事未休存安舊處有來由一聲斷鴈鳴雲漢兩岸蕭蕭蘆荻秋懶佛乃一作雪峯因玄沙來三箇一時輥出沙便作偃倒勢師問尋常用幾箇曰三即一一即三頌曰團團輥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休三一一三重注腳螺江依舊向東流圓悟溪山寺裏頭纔可作輥出木毬兩三箇不獨玄沙遭一攧雪峯老人亦話墮懶庵掘雪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頌曰象

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兄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知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腳下雪竇顯臨濟喝兮德山棒子胡狗兮誰敢向四七來若南山鱉鼻蛇一千五二十百衲子喪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今曾未有忽然放出若星流象骨禪翁遭一口正覺逸象骨巖蛇當大路稜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覩白雲端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非音律南山鱉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沙真淨文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鱉鼻死無用處雲際會頭角生眾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遣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大覺象骨老人示徒擬議遭他一口韶陽突出驚人未免傷蜂犯手石田薰雪峯示眾曰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頌曰通身是飯通身水銳舌沙彌下口難悟得頓除饑渴念迷時往往更求餐本覺一雪峯示眾曰

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頌曰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為誰開雪竇顯眉毛鮮四七廿一裏迸南岳大洋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謊從他打鼓看無休白雲端疾鯨過風奔流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驀然霹起震天雷百草頭顛春色回圓悟勤打鼓普請看直得眉毛寒拾得寒山鎖笑倒豐干楚安方撒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西山急晚逐扶桑半夜飛石門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通破西門漆桶不會鈍船同駕入滄溟持得驪珠如斗大佛心才雪峯一日登座召眾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道要會取 頌曰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冶父川雪峯與玄沙行次師指面前地曰這一片田地好造一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師上下顧視沙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未夢見在師曰你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 頌曰父子同行相將入草起無縫塔功高策巧帶水拖

泥滴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八知奈有道理好
佛燈珣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難藏
大家從此無餘事渴飲飢餐且度時野巷也
雪峯示衆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
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
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燄為
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頌曰火
燄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
傍觀者鼻孔撩天不喜君白雲端一堆猛燄
亘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
眉毛貶上起清風保寧勇紅燄光中也大奇
明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并韶石燒卻眉
毛總不知普融平阿誰踏着雪峯蹤三世諸
佛火燄中賴有雲門相睚熱火星吹得瀟堂
紅芯史不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
出鬼沒烈燄亘天佛說法亘天烈燄法說佛
風前剪斷葛藤窠　一言勘破維摩詰圜悟勤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
四七　二十三
機正令行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
聞電捲星飛誰與論撥轉那邊關捩子眉毛
留得兩莖存松源岳有是父方有是子同條
生也同條死三世如來烈燄堆互換說法元
如此莫顛言作倒話截斷葛藤須薦取石林
鞏雪峯普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

一人背一面古鏡擒山僧稱禾僧曰曠劫無
名為什麼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曰有什麼
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頌曰人
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磨冬玄上士迷頭
緣線老婆頻證典叔奇堪笑山翁不識羞為
他頭上更安頭巖前跳躑無尋處一片殘雲
晚來收保寧勇大地為爐冶何年鼓鑄功圓
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祖印明鑑覺未萌全
體現纔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長
短青黃總不差白楊順雪峯在洞山作飯頭
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
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卻米盆
頌曰瀉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珠酥日
月盡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投子青乖
龍作雨非意測猛虎狹物不露迹洞山雪老
共相酬參參千古無人識伊菴權雪峯因僧
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
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頌曰達磨
四七　廿三
迷時在少林令人不曉為傳心堪笑迷人逢
達磨三冬過後又新春天木偉裂破古今沒
窠臼宕挨大開血盆口腳尖趯出佛如麻李
四張三無路走太老佐雪峯因僧問寂寂無
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
子下揚州　頌曰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

年痛處針一嗾嗾回春夢破千山渾作木龍
吟自得暉雪峯示衆云此事不從唇吻得不
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
得也須子細　頌曰一滴真珠紅潑醅殷勤
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吞卻臨行上
馬盃皖山狀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
入僧後到趙州舉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
從鼻裏入僧卻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
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
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頌曰古澗寒泉語
渺瀰分明枝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味苦
死令渠話不知雲蓋本瞎瞎雲攢覆雪峯青
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
蓋代功育峯昱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刃
數如麻深深澗裏無人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佛心才鮑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郎當
及乎鮑老出來舞依舊郎當勝郭郎真淨文
趙州象骨巖巒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載
清人耳古澗寒泉瞪目提然不從口入飲者
忘筌重出語若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
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誰是的白鳥入蘆花
圓悟勤雪峯古澗泉深趙州石橋水苦若知
兩水同源飲者不妨疑悟不從鼻孔入白浪

高三級從此不荅話豈免隨高價金剛圈子
栗棘蓬解透橫行四天下 佛性泰 雪峯曰世
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
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鏡闊
沙曰老和尚脚根未點地在　頌曰世界能
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卻成迷白雲起處青山
四七
秀天曉依前月落西 象田卿 十方世界一面
二十四
鏡鏡裏看形未足真撲着翻頭渠是我那時
方見本來人 鐵菴指 雪峯聞一僧在山下卓
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
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恠一日將剃刀同侍者
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曰是
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跪師前
師即與剃頭　頌曰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
避猛火趁手作得冢生到老自能穩坐水深
杓柄長舀水洗頭剃雪峯刀上眼忽開琉璃
殿裏無關閉 月堂昌 雪老垂慈肎訪他一毫
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外脫體風流出
當家 東山源 雪峯因閩帥施銀交床僧問曰
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荅師以手托
地曰少打我　頌曰大王信重送交床備問
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全勝阿
誰詳 羽山熙 因問如何報主恩舉坐全收坐

要准船頭若有風浪動溺日派沙不見人 汾
陽昭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
雅如今大有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 正覺
逸 不知將感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
古帆來與去共誰相逐過天門 作字男 此旨
泝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令輕
四七
二十五
打我認看依前又更顛 破若柔 受旂雨遂皆
丈幻臨機何不惜眉鬚也知此外無長伎咄
這黔州老瞎驢 寶葉源 雪峯因閩王封柑橘
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
厥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
沙將一張紙蓋卻　頌曰柑橘閩王親手封
將來直問擘宗風長人入水分明在更問玄
沙又不通汾陽為汝開天路寶坊金界碧霄
空 汾陽昭 閩主兩枚融獻上雪峯一等倒封
回人情上下俱周羨免把完全更擘開 保寧
勇 柑橘將來不用疑鈍牛蚊子咬應癡閩王
猶未識師旨更請玄沙下一錐 疋壽恩 分明
柑橘勿誵訛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
蓋了免教天下動干戈 冰父川 一般顏色兩
般名紙蓋難謾衆眼晴雪嶺當時便封轉閩
王猶未息疑情 楔川珙 雪峯示衆曰盡大地
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肎入時有一僧出
曰和尚恠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

師便打　頌曰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
一口吞將為雪峯有奇特卻來設我好兒孫
順菴振 雪峯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
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峯向你
道什麼　頌曰雪峯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
踢一踏相奔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
人不知 圓悟勤 無並刧來是箇甚麼覿面全
提幾乎蹉過不蹉過土苴堆頭且高臥　雪
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曰
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櫺中抛入師
便開門　頌曰巨岳塵飛爍焰生兒兒落塵
裹如錐錐泥燒火救火閉門開門抛柴家醜
外頭見萬象森羅一口吞 月堂昌 高燒榾柮
煖通身快活難禁一星春不是謝郎來合火
誰知門外有寒人 石林鞏 雪峯問僧甚麼處
來僧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
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打趂
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曰湖南
四七
二十六
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竪起
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
打趂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
行聞特去訪問凡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
為他遂舉前話被同行咄此與他說破這僧
當時悲泣常向中夜焚香遙禮　頌曰帶角

犀頭去復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得將
軍令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
透牢關未足觀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
火裏看 佛燈珣 見說閩山多蠱毒千方百計
避無由殤中既有催魂鬼一命還他方始休
虛堂愚 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
便拋下僧擬取師一踏踏倒歸舉似長生曰
我適來路得者僧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
僧下涅槃堂始得 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
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踏 頌曰暗拋
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絲綸收
得疾幾乎輸與鷺鷥兒 上方益 偉哉雪老法
中英有上藤新覿面呈目前不為當頭着和
身一踏倒衆傾會知擔重回柴束自然便重
不便輕何山奉報諸禪侶孩兒須是的親生
佛燈珣 雪老擔藤慧歇時一僧纔見便慈悲
近前擬取攔胷踏舉似長生更一椎 石門怡
雪峯踏着僧不殺長生扶者僧不起可憐一
束爛枯藤狼籍至今愁滿地 西巖惠 雪峯與
玄沙夾籬次沙曰夾籬處佛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師撼籬一下沙
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蔑
頭過來 頌曰父子相投入故園蔑頭時過
短籬邊爛泥有刺無人見踏着方知脚底穿

開庵祖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透網之魚不識鈎貪游浪水認浮頭高
灘坐釣垂慈者四棹收綸却上舟 浙翁琰 透
網金鱗休云滯水振蕩乾坤振鬣擺尾千尺
鯨奔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飆起清飆起天上人間知
幾幾 雪竇顯 張三齎物高擡價李四還依市
價酬交易不成猶作鬧李公店鋪一時休 海
印信 老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
空闊饒施經霹靂一聲天地開 真淨文 一放
去收來得自由不堪憂處亦堪憂可憐滯句
承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 透網金鱗掣電
機休云滯水與拖泥雷霆一擊青霄裏頓狹
何處不滂灑 真如喆 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
會處有來由雷霆昨夜聲相應依舊為霖徧
九州 圓通僊 撥浪拏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
盆傾不因放却淮河鬧九曲潮頭卒未平 上
方益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綿仙
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五祖演 鯤
鯨已擗摩霄翼海客猶懸釣月鈎不顧翻空
洪浪惡一帆風信出鼇頭 佛心才 全死中全
活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郎當一箇㩳捷子 徑
山杲 金鱗透網缺吞舟一向衝波逐水流却

被漁翁閒引釣隨波逐浪謾悠悠 鼓山珪 俊
鶻冲天兔雖晚眠脫略窠窟遲速不偏截斷
命根急處放當頭手脚緩時樣滴水氷生不
認渠坐籌帷幄江海量君不見透網金鱗活
計新住持事繁笑殺人 月堂昌 百草頭出沒
三界外逍遙徒布漫天網底下釣鼇鈎捉鱗
振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喝雲
奔有將爭戰定功勳 圓悟勤 張猴白李猴黑
硬如綿軟如鐵驀路相逢兩會家臨濟未是
白拈賊 松源岳 新羅拄杖遂穿鉢衲子家風那
箇無一等看來如墨黑誰能重與較錙銖 虛
堂愚 雪峯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
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
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
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
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
黎事 頌曰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
無生死超然離二邊長如杲日麗中天舒光
照到雪峯前 圓悟勤 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
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鯉迷人直下便
狂惺 無着總 雪峯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為
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遮
箇為中下師打之 雲門曰我不似雪峯打
葛藤恭拈拄杖云我這箇只為中下機人有

僧問忽遇上上人来時如何門便打　頌曰
迅雷不及掩耳下檐要在急水水深捲脚若
長耳畔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為他中下上上
人来放過不打衆人一入桃花源子孫千世
為神仙 月堂昌 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峯雲
門只得一橛畢竟如何不說不說 松源岳 雪
四七
峯曰閻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 廿九下 財
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
師展兩手　雲門云一拳四十九　頌曰空
王殿樣子雪峯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拳四
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 即庵覺 雪峯送南際
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應諾諾師以手
斫額便歸　頌曰送客隨家豈儉施莖情為
餞免生疑却蒙恵重過相贈斂手遙知向慕
峰 牧子青 襄州高亭簡禪師 嗣德山 初隔江
見德山遙合掌呼曰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
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
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頌曰江上相逢問逗
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 大洪遂 德山棺木裏瞠眼高亭
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漢錯認山河作
兆暗 少室睦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赤一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第七世
宗師二十六人　機緣一百二十九則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嗣洞山 因僧在房内念
經師隔窓問闍黎念者是什麽經曰維摩經
赤二
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麽其僧從此得
入 頌曰　不問維摩念甚麽新羅鷂子穿雲
過杖頭擊著沒威靈惆悵嵩山破竈墮 佛鑑懃
念底却是維摩經一回舉著一回精鸚鵡故
鄉歸不得大都言語太分明 鳥傳無 問經不問
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麽欲入塵沙法門海
一言演出不須多 退谷天章和尚 順風將欲到揚
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柂全憑王老力瞥然
到岸不須憂 天道場如 須彌山高不見巔大海
水深不見底撥土揚塵無處尋回頭撞著自
家底 興南堂 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
師曰磨不轉　頌曰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
令君返照看截鐵閉關停妄解百花俱發一
花園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抽條長碧天 聯雲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
見雲居老往往思量落二遂 元佛 印　截水停輪
中此情吾師知道不惺惺微露一言令省覺
不轉何曾更有停 慈受　　雲居示衆云老
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
来問云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老僧當
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為伊置得箇問頭奇特
不敢辜他伊云想菴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
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
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
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秖對不得而今道得也
未化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
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頌曰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欬光透出 道
吾兵 雲居道何必興化道不必眼若不開夢
中叫屈 月堂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
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大慧杲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蜜苦者如蜜二
十年来無處雪屈嘆 別峯印 何必不必方圓
曲直眉目分明若為辨的影草既隨身覿面
當機疾一雙孤鴈忽高飛兩使鴛鴦還獨立
卍菴顏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官馬廝
赤二
踢 無得兆 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
獵狗秖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
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
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　如何師曰六六
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不見
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

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此五燈會元所載與傳燈錄稍異傳燈曰師謂衆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有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十六昭覺　羚羊挂角向甌峯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橋畔老三千里外鮮相逢正覺逸　羚羊挂角六六卅六貧兒得古錢瘦馬餐枯粟報你參玄人聽取無生曲昨夜火燒空跳出水中浴草堂清　獵狗迷蹤還骰髁氣息全無何處逐趙州城裏忽相逢依然六六三十六　雲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與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請師道師曰新羅新羅頌曰新羅僧問荅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鎗來騎賊馬不勞餘刃罷干戈木菴琮　即此拂此雖此全此平步青霄高山仰止目前包裹不爭多森羅萬象眼中花就身打劫新羅新羅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僧你作麼生會僧便拜曰僧家畢竟眼不覩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突兀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皷子　四顧巍巍瑣碧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啣來何處尋成枯木　僧家畢竟歸山好丫角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跡到白雲巖下草寂寂峯前古寺基家家門首長安道相將八月雁南來莫數孤負太平老佛如悲　雲居因僧問六户不明時如何師曰不涉緣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慎者不護頃曰　春到石人機邊山鶯啼花木碧波澗須知雲外巖松瑞千古迎風任歲寒投子青　雲居臨終時問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今日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寂頌曰　瞎漢臨危不識羞問人出氣借咽喉可憐便說初三日沽陷爛泥堆裏頭寶雲璉　雲居因僧問

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何勞師曰不同興化頌曰　首殺烟收紫氣旋拱班宸惺退充年鳳樓不宿桃源客豈並金光曬漢天投子青　雲居因荊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頌曰　迦葉不覆藏橫身獨自當語意分明在今古露堂堂佛眼遠　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兒孫見如土千古萬古黑漫漫繞尾大蟲元是虎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　僧清銳問　清銳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闍黎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　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頌曰　清銳孤貧心太麁曹山携手步亨途白家三盞沾唇酒醉後添盃一似無佛印元　清源白家酒三盞未霑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地藏恩　消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更飲三盃酒醉後郎當笑殺人南華昺　販海波斯入大唐先將珎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人覓爭奈難謾有當行育堂光　清貧三盞便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斫却月中桂惱亂春風卒未休大重仲　張鬼李鬼各有病痛

各有病痛赤眼撞著火柴頭焦磚打著連底
凍 朴翁銛 曹山慣用白家酒摠向人前盡底
傾醉倒十洲雲水客闍黎猶自不惺惺 蛇山
凝 千木逢場探淺深辨龍蛇眼決踈親兩箇
馳子相逢著世上思量無直人 退谷雲 銅公
塘鐵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
蘇州話 無準範
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
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
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
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頌曰 不與麼
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謾如如理事誰相悉
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方庵顯 鴻濛未判絕踪親畢竟難將事理分
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鐵崑崙 雪巖欽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
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生求
死不得死頌曰 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
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一片清秋 雪竇宗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
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
手頌曰 抱璞投師來意濃一條俠路忽相
逢誰知妙手不雕琢分破華山千萬重 澂翁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參師曰莫是紙衣道者
否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
掛體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
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拊其背曰汝秖解恁麼
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
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
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
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體
昧心差不與道為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
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
時人頌曰 麻纏紙裹嬰孩優鉢羅華火
裏開一點靈光千古在月輪孤處借胞胎 南
堂興 勞形苦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不
假胞胎不借借金烏出海月離雲 紙衣下
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襁褓嬰孩涅槃會上
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曹山因僧問朗
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
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頌曰 朗月當空
未入關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凡聖
光境俱忘誰解看 皓月光中立問端上他
階級轉顢頇會須月落來相見別有靈光照
膽寒 左庵賢 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苦生時如何
師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師
曰只知心徑苦生不知向什麼處去頌曰心
徑苦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舡蘆花萬頃
水天濶白鳥深沉任轉於 山拱璉 心徑苦生去
莫知口如鼻孔眼如眉迢迢刦外封疆闊明
月蘆花類不齊 枯堂雨 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
為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
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衆山色頌曰雪覆千
山沒路岐孤峯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雖增
氣野老相逢不展眉 朴翁銛 混不得類不齊六
爻宛轉見重离夜深下視千山白不是其中
人不知 石溪月 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
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 絕
象湘 曹山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
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
志曰俟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運斤成風匠石之奇喬松擬梁棟之姿
宗中辨的量外知機這邊那邊方著著無虧
走盤不定方落落明珠 雲外岫 曹山因僧問
端坐圓圓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曰還假用
也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
海說禪說道方為用也頌曰 團圓莫謂清
虛理若謂清虛總喪身却是眉毛曾問眼烏
睛那自見瞳人 本覺一 曹山辭洞山山云
子歸鄉莫汀飛鳶嶺過麼師曰是山云來時
莫打飛鳶嶺來麼師曰是山云有一人不打
飛鳶嶺過便到此問子還知麼師曰渠無披

往山云子見甚道理便道渠無彼往師曰若不到這田地爭解恁麼道頌曰　不打飛蒼便到來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都令分明也桃李年年二月開

曹山因僧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最貴曰為甚麼死猫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頌曰　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污身何爭者無人著價為伊非是世間珍丹霞淳

曹山辭洞山山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頌曰　家家門掩蟋蟀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劍擬虛空丹霞淳

春時一鉢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故承洗手成變異閑

曹山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頌曰　聞鐘告衆打吾心游子閑言醉更深楞嚴會上圓通者正法明王觀世音

聞鐘便道打吾心語淡分明理事深上流點點點頭笑可謂真鍮不博金

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為什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頌曰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識得家親恩愛斷更無一物獻尊堂

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頌曰　引問當機香起倒僧對師云一時掃曹山索把袈裟來智派功德禪和妙

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一時俱掃却也是枯他第二機汾陽昭

曹山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頌曰　清白門庭四絕鄰長年開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殘月文象分時却建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狂歌任陸中散髮夷猶誰管你太平無事酒顛人天童覺

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東

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頌曰　出路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呵笑嶺上石人側耳聽成枯木

應物現形如水月當時應物不留情如驢覷井終難喻如井覷驢何十成本覺一

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靜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絲不挂梭頭上文彩縱橫意自殊天童覺

驢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來知道得八成無張無盡

驢覷井井覷驢冬瓜葉上長葫蘆會不得莫御瑚定盤星上絕錙銖無盡念

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秖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瑠璃椀丹霞淳

故國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傳金鷄啼破玉人夢曉色依依錦帳前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頌曰　翡翠簾垂絲綸未滑紫羅帳合視聽難通把動毛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天童覺

刀斧斫不開密機絕點埃清風掃殘雪和氣帶春回

曹山因僧問國內按劍者誰頌曰　嵯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雄坐祖關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嗣洞山初參洞山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頌曰　龍牙未息狂心地偏問諸師師不肯休先達慇他親志切

直言洞水逆須流汾陽昭古源無水月何生滿岸西流一派分落嶺龍詢態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投子青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積川北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已要且無祖師意頌曰　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雪竇顯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常遊漢帝儀雪後乃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兒佛性泰西來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既同休把虛空十六一增粉飾他家肯重似盲聾成枯木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刺三度曾施陷虎機瞞菴成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褫明日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掛劍星漢却浮槎不訪草鞋藏香象無底籃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

礙通方津渡有船車天童覺龍牙因僧問二鳳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頌曰　寒月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洲鷺飛入蘆花不見蹤丹霞淳堂堂成現容容難見二鳳雖藏莫縱其便藤枝透出未生前正眼當陽巧回換龍牙光機如電過賊即貴貴即賤日休勿龍牙因韶國師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府如何師曰道若合如是累經十七次問師曰若為你說恐你後罵我去在韶後住通玄峯因澡浴次忽省前話具威儀望龍牙燒拜曰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罵他頌曰　赤骨力寸絲不掛淨倮倮兮赤灑灑浴出低頭漸面慚為我說時定相罵妃翔大海中心泛鐵船隨波逐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東谷光龍牙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頌曰　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聞聲深夜聽天曉便藏無影樹太陽偏照不能尋投子青烏龜誰道不能言妙語浪浪只自宣說盡西來祖師意知音彿遇也空然本覺一龍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人行拳頌曰　如人無手欲行拳誰敢當頭

輙向前二六時中常若此不須更問祖師禪本覺一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頌曰　枯松野鶴叫衡門雪滿寒林入夜聞只箇生涯無所有不妨巖下有溪雲成枯木買帽相頭量才補職明眼衲僧面前不識真淨文綠林強士正心狂心中妄意室中藏不覺投盧入空屋慚愧徒然笑一場本覺一龍牙因僧問師子返擲時如何師曰返擲且止你道還怕文殊麼曰非但文殊佛亦不怕師曰爭柰被文殊騎何曰文殊騎者不是師子師曰返擲事作麼生曰應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者返擲事作麼生僧無語頌曰　衆獸之中師子兒善能哮吼展全威縱橫妙用能返擲爭柰文殊坐著伊子聞國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生疑將謂世界無過者也被六塵吞著時智門克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問洞山聞福州大溈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溈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事而來何得相弄溈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謙和

尚出世徑往禮拜招問甚麼來師曰閩中來
招曰曾到大溈否師曰到曰有何言句師舉
前話招曰溈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
音師亦不省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
却使溈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溈山
元来笑裏有刀遂禮悔過頌曰　樹倒藤枯
十一　十二
伸一問呵呵大笑有来由羚羊掛角無尋處
直至如今笑未休海印信樹倒藤枯呵呵大
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貪程去不歸及
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若不須嗟猶勝當日未
還家佛慧泉江邊閑把直鈎垂也有金鱗上
釣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漁父皺雙眉成
枯木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舉示他笑
裏有刀須錯解正頭正尾却仙陁道場如冷
牙吹毛笑裏來爍迦羅眼不容栽一月金龍
曾舉似髑髏覺痛頂門開大洪預若將此語
定綱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
方知千里共同風徑山杲有句無句藤倚樹
白飯元来用米作高楼吹笛揶如烟滿地春
風落飛絮鼓山珪樹倒藤枯意若何溈山開
口笑呵呵可憐三尺龍泉劍喚作陶家壁上
梭佛性泰索却布單錢了行行意氣轉高不
得明招點破焉知笑裏有刀　樹倒藤枯問
大溈呵呵大笑顯全機布單賣却盤纏了秋

夜寒来怨阿誰文殊道却使溈山笑轉新笑
中有及暗傷人曹溪路上奔馳者由更匝匝
舌問津　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
由堂堂蹉路溈山老空去空来一肚愁楚安
方添淂溈山笑轉新當時覿面已呈君明招
漏泄溈山句無限風光付與人　有句無句
十二　十三
明来暗去沾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
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
名模句歸何所蘇嚧蘇嚧呵呵大笑破鏡不
照大地茫茫一任跨跳黃田敏呵呵大笑不
尋常須淂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叢
林湏合錯商量梁山遠呵呵大笑意難論樹
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悟眼開只是
舊時人真淨文仰之彌高鑽之彌固眙眙明
明如藤倚樹大笑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
尋處保才古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玄沙斫牌
禾山打鼓君不見雪竇有語兮要與人天為
師面前端的是虎石無者挖笑裏懸誰眼豁
開龜毛須向火中拔脚跟有路雲泥隔千里
區區謾往来存空琛尉耐溈山老鬼精垂鈎
便要釣鯤鯨幾多頭角為龍去鰕蟹依前努
眼睛中庵空掀翻海嶽求知己雪刄橫身立
太平對若不知无舜力雙變打皷祭江神木
庵永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回避無門毒蛇當

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明眼衲僧一場罔措
天日荘琅琊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
藤枯好一堆爛柴頌曰　布單酬價見明招
澗水如今未合消不是普通年後事住山爭
得有柴燒張無盡轉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匝
匝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帆無明海裏尋知
已中庵空領得溈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
招元來樹倒藤枯後了得三年五載燒石林
鞏疎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
疎山老漢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
味外人疑欲窮滄海深深處聽取漁家傲莫
迷收子音疎山因主事僧為師造壽塔畢白
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
曰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與匠人
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
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耶羅山嶺曰
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
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
十四
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
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
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
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
如是也是臘月進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
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頌曰　一文兩文與

三文踈山大嶺誤匡分須知無縫元無價獨
露乾坤徘徊雲雲巖留接得風流傳粉郎一
朝三度乃梳粧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東村
季二娘佛鑑懃鑾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
露尻骰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佗山早袖頭打頂無添減脏下剜襟有短長
大庾嶺頭一尊佛踈山兩度放毫光鼓山珪
罕堵波成賢匠人工鐵一二與三丈可憐眼
裏無筋者當面定將數目分佛性泰清風吹
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
水到頭俱被釣綠牽丹霞淳匡三人共爭愛佳
人笑日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
輥波浪無風不掛情雪覺空三　兩大洪匠人惱惱
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来煩君道與西
山月莫照孤燈冷處灰一大典匠人行因感果事
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踈山端的意吾
家宗祖在紛汾　冬瓜蘸雪未為淡匠者三
文淡最幽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本宗觀
十五
鬱閒苔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狐無限落
花隨水去々陽春色滿江湖慈受華臘月蓮花
菡萏香三四尋手不尋常直饒會得鬚眉落
早是龜毛數丈長宏覺佛隨落眉鬚不得塔寺
文使盡兒分踈無端大嶺重饒舌數丈龜毛
舉世無月林觀踈山造塔行令今古藂林揀正

三錢酬酢相應蓦地傳聞大嶺看看臘月逢
華龜毛三尺相慶是則古佛放光非見尋龜
弄影方菴顏　踈山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
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今本作京師頌曰
京師出大黃熱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
謝三郎白雲端京師出大黃不許謾商量賣曾
遞賊黃龍南喫便承當佛鑑勤京中大黃昔冬來
意景日麗天盲人摸地育王元有問冬來事京
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雲蓋儒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贓竹杖化龍去癡人
痒夜塘松源岳京師出大黃直截為君舉冬至
到寒食恰是一百五無際派有問冬來事京師
出大黃漢家勲業在樊噲與張良琢菴先
踈山上堂曰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
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
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
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
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秖
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
不該門指淨瓶曰秖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
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頌曰
法身向上法身事我見枯椿眼中刺多年多
歲易成精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皷弄琵

琵知音相見合如此大洪智眼觀東南意在西
北撥轉天關掀翻地軸法身向上法身邊閒
氣英靈五百年曆添相投箭相拄南山起雲
北山雨圓悟勤青青掩映松蘿窟脩竹超然物
外物莫將脩竹比喬松不及喬松老風骨佛
鑑勤法身向上法身邊會得咸通無後先一箇
十六
烶来一箇跛擔為一擔更無偏石溪月
踈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
曰曹家女頌曰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
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女引得相思病轉
深西叟深我愛曹家女姿質嗔心猛熾火長然
紫羅帳裏深深夜說悟當年四八禪卓覺空
踈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雲峯來師曰我已前
到時是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
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頌曰　一條官路坦然
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處須知
平地有深坑悉受原　踈山到夾山山上堂
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
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
禪床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
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負戰將頌曰
八花毬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凱
歌歸去國英雄贏得作清時典牧寺　踈山
因韶國師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左

提芒絕縛兒子頌曰　百匝千重欲問周疎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衆知誰會直得江西水逆流（杜子针）　疎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頌曰　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盧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中龍遐骨（丹霞淳）　越州乾峯和尚（嗣洞山）上堂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云雲門紙能一手擡不能一手搦頌曰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雪竇宗）聲前一句口如眉佛祖從來摠不知昨夜崑崙閙說夢白頭生得黑頭兒（丹霞淳）黑白分明滿局碁曾無一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摠不知（白雲端）親出形儀已不真二三分數像當人傍邊有箇無端者第一難謾是眼親（保寧勇）天台南岳去無蹤更有何人覿面逢東嶺雲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香林）煑海成鹽終有味敲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擡著波斯子把手相將海底行（慈受深）高樓美女一雙雙各向瓊窗坐玉床綉出鴛鴦呈似了金針深插

錦香囊（佛燈珣）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崑崙與論量買客不諳彈舌語只看兩箇鼻頭長（佛鑑勤）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把手雖同步白雲飛盡月含空（楚安方）莫向乾峯頂上參無言童子却相諳放開一線通消息走徧天台與嶺南（或菴體）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怎誰分髓皮風來鳥已覺露重鶴先知爲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圓悟勤）乾峯撒手懸崖詔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僕白那知更有貍黑（佛性泰）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無準範）明頭暗合緩放急收脚手忽露針線還偷舉一不舉二天台過徑山嚼他桃李核終是損牙關（月堂昌）　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頌曰　鋪主將鍮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真買人拂袖先行去滿面慚惶不敢嗔（白雲端）垂釣四海釣獰龍（川林）玄談知已從相見披衫帶帽不妨把手上高峯（佛性泰）三種病兮二種光法身於此露堂堂時人不會箇中意猶把法身說度量（楚安方）　動絃別曲聞一知十手搦手擡以膠投漆庵內不見菴外無孔鐵鎚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圓悟勤）庵內不知庵外事鐵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上打鞦韆猛虎舌頭書卍字（枯木成）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會麼頌曰　入乎還將死馬醫返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撥出通身汗方信儂家不惜眉（天童覺）　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劃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彰處一一門中見善財（佛心才）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弗已搖落西瞿花正紅（長靈卓）擔破雲門一柄扇拗折乾峯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樓四五百條花柳巷（徑山杲）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帝釋鼻孔（鼓山珪）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錐土宿花遊南贍部泥牛脚下火星飛（雪竇宗）一人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長安其中一箇長尖要（佛鑑勤）當面非暗授應機皆直說乾峯與雲門兩口同一舌若是績貂人弄巧便成拙（[illegible]）　乾峯因雲門到云請和

尚荅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麽那恁麽那師曰特謂猴白更有猴黑頌曰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捏手添意氣為言只有猴白那知更有猴黑 晦堂心 弦筈相啣綱珠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虛攝衆景而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遊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偏圓必如是也縱横自在 天童覺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嗣洞山 巨良禪客恭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麽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床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麽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麽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頌曰 一鏃破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移疆還統土雲凍鴈聲孤愁人皆閉户甜瓜自古甜苦瓠從來苦 欽堂定 欽山因巖頭問如何是真言師曰南無佛陀耶頌曰 隨機村問隨機荅不是禪方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作梵語作唐言 退耕寧 欽山與巖頭雪峯同到德

山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麽道龍潭也恁麽道未審和尚作麽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嶮頭曰汝恁麽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頌曰 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絕纖瑕天皇一脉龍潭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切為欽山猶究動得無言說至今誇 汾陽昭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拂無言說若更非言更是非 佛鑑懃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嗣洞山 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麽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麽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荅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処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橫海月明 丹霞淳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轉塗糊問不荅疑安可名按堂堂圓應汝錙銖巧張爐鞴費分疎爭如棒下無生忍開見春香消道途 圓悟勤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嗣洞山 問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荷便了有甚麽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麽荅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箇

近前師曰秖如老僧恁麽荅過在甚處箇無對師便打頌曰 卓卓的的一荷便息老鼠尋三臺猫兒吹觱篥烏龜舉首唱巴歌一二三四五六七 雪竇宗 天童啓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曰恰如瞎一般頌曰盲聾瘖瘂迥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潛布令黃鶯啼處綠楊春 丹霞淳 京兆府蜆子和尚 嗣洞山 混俗閩川不蓄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充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荅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頌曰 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錢 圓悟勤 神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膊袒肩頭而禮禍從天降不成灾 晦堂建 撩蜆撈鰕昧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擡頭那畔空狼藉討甚多年鬼眼睛 東野敎 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東山源 瑞州九峯普滿禪師 嗣洞山 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麽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中 雪竇欽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嗣洞山 一日欽鍾上堂大衆纔集師乃問甚麽人打鍾僧曰維那師曰近前来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卧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絶處試問傍人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瞎地傷人不為好手這僧雖然失利蓋為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為分外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横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耳道證據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曰蹻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擔救人代終是慚顏瞎地羞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上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麽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話方悟旨却回叅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究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来還有省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麽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光曰汝會也頌曰　不將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

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啄依然錯認定盤星 笑翁堪 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雪巖欽 雲居悟云且作麽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倫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者哮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得麽乃頌曰　子者哮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更君不會雲居拄杖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頌曰　掌中擎日月古上發金鐵壁立争千仞毫光徹梵天 汝山北 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 徑山杲 電光影裏繙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門 木菴永 日月無光殺氣浮揭天鼉鼓戰貔貅捷呼獲下真番將那箇兒郎不舉頭 虛堂愚 南院問僧名什麽僧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撅時如何曰不審師便打頌曰　兩箇屎撅合作一團黑天炙地誰能鞔千古叢林作話端 西山亮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掃簷曰與麽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頌曰　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

生解竇堪悲晚来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四枝 海印信 重興古殿辨来風瓦掃重簷氣象雄惟淨人前多意氣他家無法在胷中 [illegible] 南院因僧問寒暑到来時如何師曰紫羅抹額繡腰裙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爭若何師曰炭庫裏藏身頌曰　紫羅抹額繡腰裙傾國風流究勝秦王箇挿花人不見夜深吹起鳳樓春 雪堂行 鎮州寶壽第二世禪師 嗣寶壽沼 開堂乃先寶壽遺囑三聖為作請主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便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你恁麽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歸方丈頌曰　三聖擔他寶壽錐推僧出衆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令直得盲人滿大唐 汾陽昭 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衆疑棒下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 黃龍南 金棰擲下如星疾好手接来不費力當時擲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白雲端 黑白未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眸頭窺不知除却神仙手更有何人敵得伊 保寧勇 探馬飛来捧下軍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真淨文 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棒瞎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眼更有誰明此話頭 佛國白 法眼傳来付與誰三聖推僧決

衆疑將軍令舉群夫賦直得盲聾儼四寃真如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知打瞎人人眼好向曹溪問老能智海方當鋒更不借全機勁敵須還作者知鐵馬放閑沙塞靜瞎驢千古少人騎上方益寶劔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爲能別是非佛心才卷一舊及開時飛鐵騎電光閃處擲金槌二十四一城瞎却渾閑事直至而今成是非佛性泰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萬里掃烟塵成雄難比並曲中直細中麁瞎却人眼真作略掀倒禪床捋虎鬚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劔去久矣徒勞刻舟推柄在手殺活大丈夫兮得自由南華秀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擬議蹉過箭鋒一劄大京字乢雄甫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曉今古清風匝地生球山如提起須彌第一錐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絕獅子咆哮百獸危徑山杲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捺他寶壽瞋正令只堪提一半一盲引得衆盲行致山淮養得男兒要賭錢渾身無有寸絲纏是非窟裏和身入生滅門中滿口宣正堂辯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菩提窟裏坐總謂是虛傳石菴玿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寶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

不契師曰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什麼面目師覩之忽大悟歸告寶壽壽深可之頌曰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卷一海印信南北東西是處遊二十五更深歸去月如鈎春風一陣花狼籍不把思量暗點頭成枯木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擲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五祖演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蹤由縱饒悟得分明去已落儱家第二頭禾山方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爭有傍人爲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佛性泰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覷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南華昺寶壽作街坊鬧市中薦得父母未生前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圓悟勤春色依依柳色蘘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佛鑑勤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衲僧門下無千涉徒用精金換得鍮南堂靜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嗣寶壽沼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獾兒貉子頌曰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閫外乾坤廓落大方無

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覷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四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躶躶放出溈山水牯牛圓悟勤西院明在許州南院嗣汝州出世元與同叅遂特去相訪纔入寺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院曰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師於院手上搯一搯院曰侍者收取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院曰阿剌剌阿剌剌頌曰南院門前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信針芥相投只自知海印信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嗣灌溪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頌曰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方菴顯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嗣西塔穆因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卷一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頌曰二十六團圞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鼇時下一拳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雪竇顯布漫天網鯨鼇不上水底反身波前雖浪在彼在此千里萬里不著便處却能回閑了方丈依前來雙收雙放半合

半開主賓全體用石女老黃梅月雲昌李公
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 逺圓團休
錯會還家拍手笑哈哈 別峯印 鄧州芭蕉
山慧清禪師 嗣南塔涌 上堂拈拄杖曰你有
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
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頌曰 有無今古兩
重開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
聽崑崙說往還 楚青 芭蕉示衆世無憐與奪
縱橫不易親雨散雲收何處去空令游子淚
沾巾 正覺逸 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
將来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户開 保
寧勇 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擡眸轉
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 成北禾
芭蕉拄杖與奪互要當風眼活刹那緫眛隔
生鼻孔遮他崖槃 佛智裕
有無與奪太誵訛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斜
横禪椅畔免令就上長枝柯 文殊道
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徑 卅一 十七
山杲 舒無蹤卷無跡日午晴空霹靂衲子
驚迷失路頭神號鬼哭知何極 雪竇宗
趂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
拄杖兮與拄杖船中輕蕩更無拄杖兮奪拄
杖佛面巧出和好手芭蕉眼不開塞壑填溝
何處来 月堂昌

赫日光中風雷雨匝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
獸飛禽把崖撲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獰
兕貓折蒼龍角 雨堂興
相馬饒汝拄楷相喚饒汝潑水等閑摸著蛇
頭拍手囉囉哩哩 卍庵顏 芭蕉舉起拄杖驚
動森羅萬象蝦蟆飛過梵天眉毛元在眼上
后無著絃囊之鄉水不可嘗沾他一滴渾
家喪亡 肯堂充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奪將来驀然夜
半化龍去黑雨鳥風裂地雷 靈堂昌
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話請益白雲雲曰
要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
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為本萬
錢為利殊不知人善憐日勝日貧老禪道
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
個葬法極省工夫作諸人要會麼乃頌曰
多添減少休那兒支發析樂加三倍平生有
子不須教一回落賺自然會
芭蕉清曰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
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来
與汝相見頌曰
休問維摩卧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
渡全無難莫聽鶯啼在那林 松子青
一不問兮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釣頭弄三回

首来相見急水波心輥繡毬 傾卷霈
廿八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赤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
瑞岩彥一則　羅山閑五則　玄沙備十九則
長慶稜七則　保福展六則　鏡清怤十則
鼓山晏三則　翠岩參一則　太原孚一則
台州瑞岩師彥禪師（嗣巖頭）師尋居丹丘瑞
岩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應諾
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後有僧參玄
沙沙問近離甚麼曰瑞巖沙曰有何言句示
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
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
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頌曰一生長喚主人
公不受人謾迫不同今日惺惺何處去滿山
松柏起悲風（佛國白）皆譬新月聚三星誰信
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巖方丈夜深呼喚強
惺惺（祖印明）瑞岩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
犀咬大蟲（徑山杲）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
若解弄精魂兩頭皆透脫（此山應）自呼自應
已惺惺不受欺謾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已
簷前山色四時青（白楊順）瑞巖常喚主人公
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
曲畫樓中（天衣懷）不施棒喝喚主人公聽王
揮乳鴨類不同（高原泉）水洗水兮金博金瑞
巖徹底老婆心自勞餅去沽村酒却著衫來
作主人（[illegible]堂寺）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
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旦門明）箬陀溪淡秋蒼苔終日加趺兩鬢搖
縱使不曾呼喚著何曾謾得阿師來（天目禮）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
斟還自飲至今猶自不惺惺（明山）福州羅山
道閑禪師（嗣巖頭）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收
欽僧伽黎乃曰珎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手
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箇俗漢
頌曰　羅山忍後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
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洞山[illegible]）
紛紛雪影擁閑禾閑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
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階前（白雲端）須彌座
上紋伽黎海口潮音闡大機世主大樫能藻
鑑靈山嘉會愈增輝（保山如一）道直如弦千
古憑無對縱有嶮鋨機觸髏成粉碎（柏堂雅）
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白非世
主垂青眼却作閑花野草看（寶葉源）羅山初
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
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
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頭喝曰是誰起
滅師於此大悟頌曰　斫斷老葛藤打破休
狸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起滅
紛紛是何物（天童覺）是誰起滅就窠打劫拏
殺烏龜放浮跛鼈（教大岩輝）起滅不停誰解
看當機一撥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
無拘自往還（無準範）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
口可惜老巖頭慈悲成過咎（石田薰）羅山在
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
一撥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
後有僧舉似禾山山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
三寅頌曰　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
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無
堂）一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
芳草碧連天（北山隆）出門握手話分攜古道
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劍者區區空記刻
舟時（徑山杲）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
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
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
師曰不肯德山即且置只如洞山有什麼虧
欠處頭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禮
拜頌曰　一箇鐵頭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
俱借人鼻孔却與洞山出氣（雨岩勝）不肯宗
師蒲大唐羅山禮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
措懶愧岩頭口放光（卍菴顏）羅山因冊較上
座問秖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秖是無光未審

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幹幹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秖是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無軨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軨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軨舉似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泊錯恠大師頌曰　格外談驚人句憧憧禪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無光言下迷宗空自忙賴有知音指慶在詵訛一夏為雌黃雌黃出脂焉慈腸寄知識(佛性泰)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嗣雪峯)示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鎚竪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珎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僧退後曰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門曰還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瘂其僧於此有省頌曰　盲聾瘖瘂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窓下葉落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麼無孔鐵鎚(雪竇顯)

退後近前衆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驀地撼庭前還見落花千萬片(白雲端)

雲門老子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聾者便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法門(佛鑑懃)

盲聾瘖瘂接不得玄沙枉費閑心力扁鵲盧醫拱手歸三人俱是膏肓疾(鼓山珪)

玄沙三種病人語透出雲門六不收莫待是非来入耳從前知己返為讎(徑山杲)(其二)

擁生聾瘂瘋痲要顧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鐃如泥碎透金纔動失玄沙(汾陽昭)

欲知三種人應用理常新未有纖塵法能為中外壓(承明奇)

一二三兒聞覺更是誰領銷爍花蕤蕤處鷓鴣啼草薰薰時鴛鴦飛玄沙老玄沙老賴遇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問樹子半零落(翠巖真)

玄沙三種接人諸人口耳現在不要開眼尿床持地移山塞海花裏幽禽語不休風光滿地誰人買(塗毒策)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来樹上懸身(北門逸)

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錐河裏失錢河裏摝(或庵體)

盲聾瘖瘂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熱謾一句與君重剖露老君頭戴楮皮冠(晦堂明)

聾盲瘖瘂提敗了也更問如何聾盲瘖瘂(月林觀)

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耳聾口瘂眼睛瞎五濁衆生數以麻(横川珙)

玄沙見僧来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汝頌曰　拜我得禮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沙翁天下人不是(覺海元)

因我得禮你扶倒又扶起要行即便行要止即便止(寶峯明)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徑山杲)

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其二)若有一法與人永入拔舌地獄(鼓山珪)

因我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踏蹄水中觜對觜(高庵悟)

因我得禮你崑崙卧潭底雖然浪拍天身上無滴水(雪堂行)

因我得禮你分明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瞌睡(懶堂一)

說你說我轉見話墮大地衆生元無一箇(與牛遊)

老鼠咬生鐵十分滋味別猫兒左右看噁唔也不徹(正堂辯)

因我得礼你窮源須到底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鬼(已菴顏)

因我得禮你事從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天目禮)

因我得禮你負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蒙菴岳)

玄沙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来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雪竇云要與人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頌曰　前虎後虎烏

須看取凜烈威風生獰爪距今古攖人不回
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
路 佛慈泉 猛虎當途獨振威爪上真箇利如
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收來良可悲 保寧
秀 宗師方便大慈悲是汝之言寔古錐萬里
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爐愚癡 龍門遠 欲識
玄沙虎觀面是誰覷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
祖 禾山方 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已色
聲逼淵太虛有底識毫依倚 靜求明 老玄沙太
饒舌觀面明明重漏泄衲僧於此便承當驗
來未免眼中屑屑屑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
熱 偏峰印 山中有虎人世上有人虎常磨笑裏
刀利牙爪可怖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 慈
受深 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兜苦兜
苦 月堂昌 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
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 不會 峯曰
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於師師曰
遜老和尚蹉過也不知頌曰 故遣馳書通
遠信不千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蹉
過分明理更封 汾陽昭 玄沙封白紙雪老却
同風嗟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 眞如喆 玄沙
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
彌 雲蓋智 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
書千里同風多鍇會一條拄杖兩人扶 慈受

浙 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下地闊
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誰宣 佛心才 白紙
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
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 佛性泰 三番白紙問
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處蟠
蛇口內打鰍鱔 丹霞淳 白紙連封寄雪峯雪
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識齊後江城
打暮鍾 佛陀遜 白紙馳來上雪峯雪峯千里
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會尉手煎茶銚不同
眞淨文 鵓鴣夜夜連聲叫月下同人不忍聞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文殊道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衲子迷踪金
烏飛出海門東風從虎兮雲從龍 野雲南 千
里同風兒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蹉過
如何也莫是玄沙蹉過他 橫川洪 玄沙因雪
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
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頌曰 驀然
趯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游從此七閩江
上月至今空照釣漁舟 佛國白 釣魚船上謝
二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紛
傳旅泊向他邦 本覺一 未離閩底已還家纔
跨飛鳶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毒烏藤輕放
老玄沙 遯庵演 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
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閙向什

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閙法燈別云今日
更好笑頌曰 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魚龍未
知水為命折筯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
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潛藏也老龜巢蓮遊戲
也華鱗弄藻 天童覺 今日靜啾啾昨日閙啾
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 北磵簡 人前提
起袈裟角堪笑無端露醜惡二老風流出當
家未明向上那一著 無際派 玄沙問鏡清教
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
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
麼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
頌曰 雪老門高兒女威又能情重責天倫
把家幹蠱雖相似也有貪盃落草人 虛堂愚
密機深設穿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
蓋代功 東叟穎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
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谿水聲否曰
聞師曰是汝入處頌曰 從這裏入頭上脚下
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 風淅琳
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 佛慈泉 一
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饒玄會得也是弄
精魂 法雲秀 天生碧眼毘崙兒有藝過人自
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閑嬉 白
雲端 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岩花萬國春烘

聽偃溪流水意潺潺終日不聞聞（靈溪南）投老玄沙付鏡清迄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滄浪在誰肯臨流便濯纓（是古佛）滔滔無問說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泄楚（安方）玄沙指示太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關與不聞門外語勸君休向偃溪尋（文殊道）乾坤獨立從這裏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漏（月菴果）一泳寒泉下舉徹玄沙拈出爲真機鏡清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越山仁）玄沙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頌曰　紫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響浪浪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本覺一）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深憶故園春（延壽慧）敍活交馳千聖不共教渴眉毛失却鼻孔（空叟印）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雲門云浸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潺飯喫頌曰　是你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三三秖道早眠晏起（大中德）玄沙驢前雲門馬後更問如何合取狗口（雪菴瑾）玄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頌曰滴滴通身是爛膿鈎無船上顯家風時人只

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天衣懷）膿滴滴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化一葉漁舟泛渺茫（楊無為）清淨法身無可比病後依前滴滴膿燕鴻叫斷秋光老落葉飄來一樣紅（佛巷粗）滴滴通身是爛膿更無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者未免風吹別調中（高峯妙）玄沙因僧侍次以拄杖指面前地上一點白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如是三問其僧三云見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什麼道不會頌曰　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荊棘林方知無背面一點從微徹古今黑白未分何處辨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頌曰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雪竇顯）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後謝家人立月明前（投子青）閩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忽尓踏翻深猛省大家收拾去來休（草堂清）杪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祖印明）蕭蕭蘆葦映江流獨棹孤蓬漾小舟細雨斜風渾不顧一心只在釣竿頭（佚菴瑾）玄沙示衆曰若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止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頌曰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成佛二祖大師償債（鼓山珪）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索何由有中心樹惱亂春風卒未休（徑山杲）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拔要見兒孫意氣豪（懶菴）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關惟有漢朝天子貴彭城坡上信旗還（黃山愛）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頌曰　觸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不易加亡僧面前真心驗後人子細莫周遮（石門聰）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通若更二途斟酌會非但無知熱耳韻（般若柔）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除亡者面前親證驗更無偏黨絕周遮叢林浩浩爭唇吻恰似虛空捏幻花（汾陽昭）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箇甚麼頌曰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爲逢自從打破雲南國直至如今塞北通（本覺一）玄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頌曰　神光頂後照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天夜半髑髏寒（本覺一）玄沙嘗訪三斗菴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

人盡有為什麼菴主無曰且坐喫茶師曰菴主元来有依頌曰　傍菴来往路相通步步相隨隔夫蹤山遠年深人不到一溪流水貿心松（卞安你）玄沙見鼓山来作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曰和尚恁麼道得甚甲為什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頌曰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遭人白拈却（未免一）玄沙見三人新到烏打普請鼓三下郤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郤入僧堂久住来白云新到輕欺和尚師曰打鐘集衆勘迅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僧堂郤於侍者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曰我與你勘了也最菴印云可惜放過這僧乃頌曰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赤二）（十二）不相投投明共到咸陽嚴號令按條章明明四海清如鏡更於何處覓遙疆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嗣雪峯）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

髏偷對白骨連山頌曰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別處游（汾陽昭）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髑髏著地幾人知（雪竇顯）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禪堂）携手相将執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来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佛心才）噁鏤交鋒是作家不孫来問這些些知時及節因什事可惜茲人返嘆嗟（叔者雷）是即是兮可惜許操心早涉三千里竹人舍路客思家達磨杖頭挑隻履（鐵空定）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白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寶葉源）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頌曰頓力山高崖足誇藏身密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曾見誰信稜公更撒沙（寶葉源）長慶曰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頌曰　天高鳴鴈侵雲舉地肅蛩螿入草鳴溜是一秋風景裏客愁幾逐異鄉情（東叟穎）長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頌曰　驀路相逢交臂過眉毛躍起莫蹉跎平生參學明何事悟了寧消一剎那（本覺一）長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

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轉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推枯河無水月無来（赤二）（十三）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杖子青）長慶因僧問有問有荅賓主歷然不問不荅時如何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頌曰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心遠讀自己業河迅速任漂流（智門祚）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頌曰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窒礙豈能為洪波浩渺黃金遠四畢無成空手歸（智門祚）衆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隨侯淂珠聞京西卞和獻玉在河北（卍堂華）漳州保福從展禪師（嗣雪峯）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来有二種語不道如来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来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作麼生是如来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頌曰　頭頭萬

一第二卧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雪竇顯 如來語為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憨癡似向雷門撾布鼓 佛慧泉 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為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狝羨未免還移主 白雲示二瑞 無是無非歸掌握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十三一種如來語不在世人情解間 佛燈珣 弟一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南華昺 撞墻撞壁曲不藏直摘葉拈花與俊穿耆羅漢有三毒如來有二語聾人爭得聞依舊喫茶去保福老保福老俵眼銅睛還失了 月堂昌 便恁喫茶去還知第二頭可憐長慶老特地一場愁 寶葉源

保福因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秖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頌曰 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 冷僧洪 望州烏石常相見何故禪人却背造保福鵝湖雖得意埋兵伸不展作旗 海印信 登山過水幾匝匝特地相逢問道途堪笑華山陳處士長安路上倒騎驢 大洪進 寥寥堂上早二三本来無物更何堪癡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慚 龍門遠 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衲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 徑山杲 藕絲引鯨鼇針鋒輥芥投望州烏石嶺來唱已先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覿面相呈不相覩 圓祖動 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咬人師子子返身不在草頭邊 翁如

保福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頌曰 人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能走雪峯之句羚羊挂角作他弟子沒来由龍蛇陣上看謀畧 月堂昌 雪峯未審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樹繫自然皆率舞不須羌管隔雲吹 正堂辯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人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示二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作甚麼業十四来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頌曰 保福四謾人其中道理覿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新羅打鐵丁 洞山聡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雪竇顯 一箇人謾四箇人四人謾一一謾覿思量一代謾人瀆遍代相謾謾殺人 佛國白 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識展公端的處水闊山高天色寒 東林惣

保福從来不謾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来闊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真 空叟

保福因僧侍立問曰汝恁麼麁心曰甚麼處是某甲麁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来曰甚麼處是某甲麁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麁心頌曰 長朝有粥齋時飯展鉢開單飽便休築著磕著如鷹得不風流處也風流 无示介諶

保福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叅見溈山是否曰是師曰溈山還化向甚麼處鄭起身傍床而立甘口問時試擇口似驢未二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十五作甚麼甘曰不鼓這此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頌曰溈山遷化絕音容趯起眉毛何處去十三娘子側身時救出金毛師子子 東衲堂 禪樺 鄭十三娘握王鞭正法眼更叅三十年 勝巾岩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 嗣雪峯 僧問學

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来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麽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伊其其系保一頌曰
成龍兩處若為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恠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正覺鏡水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保寧勇手把空行未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柰何也且看成龍點下分雪溪泰學人未問指其源句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落處煩他我作賛言端本覺一冰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来一陣風回脩竹裏玉闌干上雪成堆心聞賁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兩處成龍一點墨幾人換却眼睛来賁菴津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己逐物和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頌曰　盧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霶霈少賁顧是甚麼聲雨滴浩浩迷己逐物衆生顛倒楊無為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鳴負他簑笠者失却舊茅亭長靈卓順流游

流轉物物轉良我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自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佃佳明頭便打暗裏問過盡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簷間雨滴聲衆生顛倒逐迷情可憐洎不迷己處出得身来體未明月堂昌簷頭雨滴階前地漏法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長江水急慈受深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使勞側耳聽白楊順門外依然雨滴聲万般巧設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見還同不相識卍菴顏直下全提是鏡清脫難出易語分明這僧更是能親切聽得簷頭雨滴聲寶葉源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齩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頌曰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卍菴顏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鵓鴣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来正法輪頌曰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来正法輪卍菴顏鏡清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秪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来鷹驚起後池秋頌曰　飄風拂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無處著背驚起後池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西施開唇不露背方菴顯鏡清因僧問學人

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恠笑師曰也是草裏漢頌曰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雪竇顯語見人心苗見地　頭痛痒喝如辭諸方開口不同用實印全機繼祖風佛國白啐啄之機不謬傳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緣衰袞泥中土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鎚須煅煉自家爐鞴且磨研相逢莫問叅玄事此去西天萬八千佛鑑懃河目海口釘觜鐵舌鵲宿鳳巢素非其鴨直饒啐啄同時未免當頭一劄佛性泰鏡清因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從這裏流出頌曰　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曰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無準範鏡清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叅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雪竇云洎被打破蔡州圓悟云爛泥裏有硬刺頌曰　鏡清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鉤来幾乎斷竿頭線引得傍觀下釣臺石溪月鏡清問雲峯古人有言峯便倒卧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問峯云虛生浪死漢頌曰　尋常愛客恨無来及至人来懶話陪空卧早知眠不當處勞紅焰落寒灰投子青鏡清因僧問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荅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頌曰　七寶盃酌蒲萄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見間把君王玉笛吹 心聞賁 新年佛法荅云有小盡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勒却向雲中大哮吼 懶菴樞 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為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頌曰新年佛法荅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舟清夜笛月明吹過洞庭湖 懶菴樞

新年佛法播真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高何處去謾將鑁鈎定雌雄 雪堂行 南堂興云鏡清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利且道誵訛在什麼處頌曰
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徒勞問有無得失是非都丧却波斯鼻孔自来麁 黄陸原
穩密田地神通游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槩等虗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行誰云雷霹不停留 圓悟勤
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可笑两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郎當還如

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臏救却劒釣魚船上謝三郎 佛鑑懃　福州鼓山興聖神晏國師 洞雲來 一日叅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頌曰
驀被當胸搊著胷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手輕搖曳笑倒南方大頂峯 竹屋簡 鼓山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曰傷風即得頌曰
遼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覓說禁班宣號令那邉渾不許人行 虗堂愚 鼓

山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賖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向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趂出院頌曰　國師之子太慈悲入草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壘箭子依前特地隔天涯 石溪月 明州翠岩令參禪師 嗣雪峯 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岩眉毛還在麼 此依傳燈所載五燈會元與傳燈異乃曰 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岩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虗翠岩芝云為

衆竭力禍出私門頌曰　翠岩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老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岩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真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雪竇顯 青山岌岌綠水滔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 大洪遂 作賊保福攙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真逐妄掩關雲門秋江月亮老倒翠岩眉在眼上 死心新 金鏈血色透雲袍闔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鬼窟碧潭深處釣鯨鼇 南堂興 天魔謗佛狺犬吠尭巍巍大人聖德可怕 柴菴岳 萬鈞之弩射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盲龜失浮木欲來火裏透金塵 伊菴權 發言先要心無愧為

事應須理勳長莫學里閭無信者從朝至暮錯商量 虗堂愚 太原孚上座 嗣雪峯 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来山與扇子再徵之師黙置山罔測乃毆之一拳頌曰　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何處叢林老作家俱昧藏身句鼓山雖見機未免撑門户搖翁太原孚播弄閙家具山中春色深飛花落無數 佛慈泉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特直下渾如火裏蓮輝今耀古極妙窮玄大可憐清風長消座一念八千年 圓悟勤 高安灘

頭百雜碎象骨峯前眼搭癡敢道鼓山無鼻
孔蒺林千古笑嘻嘻正覺　孚上座參雪峯
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
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
峯曰知是般事便休頌曰　李廣將軍古今
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贏小捷
赤二
至今邊塞嘉聲在海印信　雪峯集衆待孚公
二十
上堂一顧便西東明日却云曾觸忤公案從
来是幾重本覺一針頭削鐵牛背拔毛多將
少使冷作熱燒直上法堂便下去觸忤和尚
重解註知是般事休便休茫茫塞壑與填溝
月堂昌　壯氣如虹上法堂就雛縛犍恰相當
若言觸忤老和尚雪上無端又著霜枬者丞
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
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
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曰
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
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
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
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横亘十方彌綸八
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
主說不是秖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
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
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

室内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
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契
悟扣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
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来為甚麼醉酒卧
街師曰禪德自来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搯
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来日相見
師遂罷講徧歷諸方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孚公聞處是宮商至今夜
夜維揚客空聽樓頭聲斷腸本覺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
醒金鴨冷海棠枝上月猶明懶菴樞
赤二
孚上座掌雪峯浴室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
二十一
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
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
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
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
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
也頌曰
象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踏蹄香草細
餐知飽足歸来不待日頭低虛堂愚
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
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
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
某甲去勘過遂趂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

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
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
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
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
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
猶有鄉情在頌曰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
壇松子脫打叉頭上楮冠斜絶象鑑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半花歸
来花底過金鞭敲落亂紅飛竹屋簡二
九重城裏本非遥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
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赤二　廿二末　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亦三

佐聲司右闡教紫虛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嗣雪峯

師示衆曰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 亦五 一
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頌曰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倒騎牛兮入佛殿 雪竇顯 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厨庫長相對一徑松風滿院寒 白雲端 恍恍惚惚若亡若存築著磕著厨庫三門金烏照不破玉兎又西奔不知是何物能為天地根 佛心才 夜明簾外千峯秀鸑鏡臺前萬象殊掃蹤滅迹不立錙銖誰為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圓悟勤 黑黑無門東西與南北厨庫三門相對高撐天拄地同聚曇雖然好事不如無放保韶陽會不得 正覺逸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三門與厨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蔣山岩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頌曰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雪竇顯 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来低頭却入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 白雲端 看看野草閑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霄飛過瀟湘岸 潙山秀 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處只在乾坤宇宙間 佛心才 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燦地堆山積嶽撑破面門兮蓋色騎聲截斷羅龍兮解粘去縛碾却干戈百草頭萬里秋天飛一鶚 圓悟勤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擬議蹉蹉放過一著 遯庵演 隱隱烟村閙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斷橋倫 雲門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来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頌曰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冪冪空生巖畔花狼藉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雪竇顯 日日是

亦三 二
好日風来樹點頭九江烟霧裏月上謝家樓 海印信 日日是好日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蒂甜未必甜如蜜 大洪恩 冰消河北岸花發樹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 上方益 破二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攀北斗回身觸豁開户牖正當軒玉兎金烏如轉軸傳不傳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條綠 圓悟勤 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同畢不須特地覓幽玄只管鉢盂兩度濕 見無著總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擧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来秖是饅頭　頌曰買得欣欣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非直饒超過毗盧頂也落韶陽第二機 上方益 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闌干斷腸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 慈受深 見色心光現聞聲道已彰雖饒光中分皂白海潮音裏辨宮商韶陽老慈門普發機直用千鈞弩 圓悟勤 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荆棘林中優鉢華 佐山杲 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不知成佛是何時打刀須是幷州鐵 鼓山珪 撲落非他安排不多蓋覆自在隱顯包羅撞頭失却舊時路拈篙便上別人渡轉易作難拔貧成富千人萬人恁麼去 月堂昌 頻翹見色聞

亦三 三
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花落鳥啼巖下寺月明人喚渡頭船 雪庵瑾 一曲風前信是誰調高爭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意又把雲簫特地吹 簡翁敬

雲門每見僧必顧視曰鑒僧擬議乃曰咦後德山圓明大師刪去顧字謂之抽顧叢林目

雲門顱骹突有抽顧頌　頌曰雲門抽顧笑
嘻嘻㩧議遭他顱鑒咦任是張良多計策到
頭於此也難施 北磵簡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
一點不到休休休休 真淨文 部函一鑒生鐵
斂䐗亙下咬破莫惟相賺 鼓山珪 雲門抽顧
頌衲僧眼皮重眼皮重七八量雷車打不動
打不動抽顧頌 將念彌陀三兩聲追薦東村
李鬍子生西天山裏孟八郎強使福田院裏
貧兒叫喚乞與我一文大光錢 五祖戒 部陽
為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巳甄別若於顧鑒裏
承當大棒打落天邊月 兵牛濟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
人讀書　頌曰葉林在處有家風且與雲門
亦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顏回亦不通
北磵簡 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
偏嘱讀書人若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為他若
枕王摩詰愛我高吟落韻詩 覺海元 讀書人
到切須看無䌷難逢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
君没階趨進翼如也 佛慧泉 讀書人報來豈
在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也 天目禮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
看山　頌曰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謾
商量金毛獅子希逢有多是狐狸喚作狼 北
磵簡 日裏看山好清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

燒出古人墳 東京淨因佛日 日裏看山蒲眼
青千巖萬壑闗鏁橫洞門鈔是雲遮斷到若
須知路坦平 揚無為 日裏看山言簡語端後
進枒機切在諦觀 黃檗勝 匡真不惜兩莖眉
日裏看山對祖機朧月火燒春又綠只亙飛
走會相依 三祖宗 其三
雨餘江上兩三峯堆疊烟嵐不記重眼裏看 四
來端的瞎耳根開處出天聰 佛鑑勤
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部陽一句傳 日裏看
山仙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 投子青
日裏看山大難大難重重峭壁疊疊危巒 只
見嵐光拂拂爭知瀑布潺潺 上方益
日裏看山好好在什麼處要見老雲門不落
第二句 晦林 日裏看山酬所問分明開口見心
肝吞於句裏求宗旨墮在巖崖峰間 退耕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
藏身　頌曰藏身北斗最分明只為人多見
不精巧妙妄陳心意解却如平地作深坑 昏
燈 日晝何曾易青竹黃花滿地生 汾陽昭 老
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
垂鉤者隨倒茫茫失釣竿 雲蓋顒 雲門透法
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北塞鴻戀西秦 靈
竹通 南嶽峯高北嶽低行人泣淚兩邊疑火
星昨夜移牛斗照見西疆人不知 投子青 鑒

斷龍門透碧津洪流驟雨豈停塵謫仙筝月
沉江底漁舟笑殺謝家人 天衣懷 要透龍門
特地難却成平地起波瀾凡鱗欲得風雷便
且向桃花浪裏看 佛印元 人問透法身隨宜
為指陳大地如縢漆長江波處翠 法華舉 北
斗藏身句雲門道處看南辰分六角北斗七
其三 星攢春雨霏霏潤秋風颯颯寒崑崙牽白象 五
謌謎入大安 浮山遠 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
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
度量 玉澗林 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
朝東時人欲識藏身處拈起簸箕別處舂 黃
龍南 雲門透法身從此没蹤親盡道和風暖
三春寒更新 道吾真 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橫
身宇宙拶破須彌 甘露天 五陵公子遊花慣
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
奈愽頭何 白雲端 北斗藏身句有由未明南
北起戈矛風清月朗無雲夜莫認文星作斗
牛 照覺總 東湧西没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
非有隣 真淨文 北斗藏身句最玄未明向上
謾勞傳黃河輥底流今古華嶽三峯頭指天
三祖宗 藏身北斗最分明四畔無雲廓太清
猿鳥自啼山自寂水流巖下響泠泠 草堂清
北斗藏身坐不安開軒落日倚危闌雲收月
出空如水剎剎塵塵總一般 佛心才 何事文

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
首留與人間伴月明 五祖演 透出毘盧頂上
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掐天師訣也解
交乾步踏罡 張無盡 北斗藏身句商量奘萬
般貪觀天上月誰覺骨毛寒 珠山如 雲門透
法身分明語露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與月隣
史安方 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
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青雲回
雲門透法身劃斷釋迦音文殊休惆悵普賢
謾況吟 五祖戒 北斗藏身事坦然法身無狀
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意水底撐船捉月天
法華舉 北斗藏身句擬議即差訛鑽天白鷂
子不戀舊時窠 慈受深 飽粥飽飯一味齁齁
早眠晏起何待封侯 典牛游 昨夜東風落萬
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撑明月自與
桃源一派通 開善祖 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
蝦蟆著錦襠多少病猫食死鼠日中擡昔眼
無光 東山空 天地廣無邊何云藏北斗跛脚
老雲門未明三八九 天目禮 北斗裏藏身虛
空中出沒道得一句来日頭東畔出 横川珙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
一說 頌曰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鎚重
下楔閻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
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雪竇顯 對一說遼天鶻

萬重雲只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東西無
處討 王覺逑 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
雪月任流傳金剛腦後添生鐵 五祖演 對一
說何卓絕富塞虛空一團鐵飢來不顧飯如
雷箇箇聚頭爭嚙齧 龍門遠 對一說五教三
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横水底泥牛吞却
月 佛性泰 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還羅觀樸破
關擊節三百餘會根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
阿剌剌對一說諦當之言如鐵錢 圓悟勤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
何師曰倒一說 頌曰 倒一說分一節同
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
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裏月 雪竇顯 倒一說
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
禪翁甘滅舌 正覺逸 倒一說這饒舌無端都
把天機洩四海九州徒蹶蹶飛出龍宮鑽蝗
穴 野軒遵 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迹空雲鏡
像水月教児師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
活鱍鱍倒一說等閑翻却狐狸穴 圓悟勤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
桶裏水 頌曰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
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
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裩長者子 雪竇顯 朝打
三千未爲多暮打八百未爲少鉢裏飯兮桶

裏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白雲端 塵塵三昧彼
彼不外千峯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
來只箇堂堂親自在 天童覺 見之不取思之
千里杓聽將來欲聽無耳二月三月花開時
路岐芳馥春風起直下是休擬擬鉢裏飯桶
裏水 混堂沖 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
己擬思便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
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同匪石之心
兮獨能如是 天童覺 塵塵三昧鉢飯桶水雲
門眼中着僧身裏捏合起來無縫罅著磕
著埋沒你 月堂昌 鉢裏飯桶裏水狗子咬人
不露齒堪笑韶陽老古錐倒地至今猶未起
佩菴全 南頭買貴北頭賣賤只可聞名不可
見面 且菴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
十五 頌曰臘月二十五一曲趁今古鎮州
大蘿蔔生長在深土 佛鑑來 雲門一曲二十
五不涉宮商角徵羽有人問我曲因由南山
起雲北山雨 黃龍南 臘月二十五一曲無人
舉韶陽老古錐屈指從頭數 楊岐為 一曲韶
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爲精廣陵傳去人何
在留得杜鵑啼月明 大洪遂 臘月二十五騎
驢不打鼓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 真淨文
臘月二十五韶陽曲調普欲會箇中意先天

為心祖 通照逢 憶昔雲門老古錐曾將今日
示當機奇哉二百年來事長作胡笳曲調吹
冏通僊 雲門曲調格何高轉使愁人不奈何
明月清風無價數一時分付與仙陀 長靈卓
韶陽一曲二十五不爲五音亘今古剎剎塵
許妙智力塵塵能救世間苦 昊古佛 臘月二
十五雲門一曲 亦三 新一回開舉著矢殺洛陽人 八
訥堂思 臘月二十五雲門沒腸肚一曲盡情
彈淳者超太古明眼衲僧休恭鹵 肯堂充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齊壓千峯寒梅破萼哮
哆公子風流鳴木鐸 松源岳 雲門一曲從來
無譜節出五音調高千古旋中妙旨許誰知
幾撥黃金鑄子期 無準範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 圓悟
云一一不立 頌曰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
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卷衣又說歸西竺
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 雪竇顯
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歌何待繞梁塵和風滿
檻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是春 白雲端 一不立
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蹤由無限青山留不住
落花流水太悠悠 圓悟勤 村歌社舞那伽定
亦向泥猶清淨身透徹根塵無佛法優曇花
現十洲春 方袁州
六不收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

吹葉風掃盡浮雲月照壁 枯宣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
餅頌曰 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
也麼餬餅壁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誵訛 雪
竇顯 天皇陸子孫能渾得一箇三代渾崙吞
無人敢咬破始自韶陽拈出來為貽其福却 二三
貽災當時病本無人削迄至而今成禍胎 正
覺逸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餬餅恣情餐湖 六
南長鉢新羅咬大食波斯常渡船 慈明圓
禪和杜禪和一箇餬餅不奈何禮拜任君頭
著地海東船子過新羅 雲峯悅 雲門餬餅攙
搽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眠誰
問西來開達磨 白雲端 超佛越祖之談觀面
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鬧爭餬餅 真
淨文 韶陽餬餅答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
落言詮休擬議回頭識取自家珍 雲居祐 窮
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類是龍泉
未出匣且施一刮用鈆刀 道場如 堪悲堪笑
老韶陽餬餅拈來撲鼻香端的若知滋味著
不勝滴面負慚惶 大珠道 作家手段不隨流
餬餅拈來答話頭任是衲僧超佛祖到頭不
換飽餉約 黃龍震 雲門餬餅對趙談多少禪
流看不穿若是孔門真弟子自然知道化三
千 佛燈珣 雲門一枚餬餅天下衲僧咬嚼着

非錢作牙關往往嫌圖吞却吞時易吐時難
莫道從來無一般踏着韶陽關捩子方能平
地起波瀾 萬安深 超談餬餅應時機遂塊知
非鄉子兒敗葉霜風都掃盡古松方見歲寒
枝 水菴一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
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頌曰 東山水上
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 佛
慧泉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
變現自分明日面月面迥佛手驢脚呈皆承
此恩力言外度迷情 真淨文 諸佛東山水上
行擡頭舉步落深坑誰知獨足拕泥水不落
回途十萬程 正淡恭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
行促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 大洪預 諸佛出
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
法空淨 東山水上行楊杉不染皂壁上畫枯
松後園驢契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髆抵
沙蜂䗇醉和衣倒 或菴體 諸佛出身處東山
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 覺報清 要 卅三 十
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
雲中拍一曲涼州恰二更 石菴珣 東山水上
行乾元利貞亨說訛一箇字才子競頭爭 率
菴宗 諸佛出身處千般設度量東山行水上
貶眼過扶桑 別峯印 雲門因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乾屎橛頌曰 稽首金容乾屎

樧懸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生凡聖
從教同一舌 佛鑑懃 我佛如來乾屎橛隨機
平等徧塵寰迷頭認影區區者目對慈顏似
等閑 太平古 問佛唯言乾屎橛非獨抽釘兼
拔楔不是韶陽老古錐爭得親言出親舌 佛
燈珣 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醯首羅眼
對面隔西天 北山非 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
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 徑山杲 問處分
明香處新半同含笑半同顰君看陌上二三
月那箇枝頭不帶春 惠田淨 韶陽乾屎橛多
年硬似鐵堪笑猝獷不柰何猜猜悠悵天邊
月 奕牛琳 雲門大作師子吼
剛把衣腸為誰剖眼似流星尚懵然狂夫還
臭爭知有君不見巖頭有語兮咬人屎橛非
好狗 懶庵需 問佛答云乾屎橛明明此理難
分雪金剛寶劍倒殺人鋩鋼止用新羅鐵 象
毛上 雲門小廝兒大作師子吼鼻孔得半邊
不知失却口 松源岳 秪箇乾屎橛雲門太饒
舌良盡目前機虛空迸出血 妻庵壽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
風 頌曰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
鏃遼空大野兮涼飇颯颯長天兮疎雨濛濛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叢叢
少黃石 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

清風樓上當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 東大建
問標答旨徹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
今要識雲門老秋後霜林盡變紅 靈隱清
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如求己面前山子猶
存處處無風浪起一聲鴻鴈忽聞直在愁人
窠裏 大靈卓 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
月天滿目真如人不會一川風月正脩然 佛
鑑懃 涼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
蓼白蘋開兩岸不知誰在釣魚舟 佛性泰
金風體露從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
空天似水臨川人喚渡頭船 白楊順 皮毛脫
落盡惟有真實在全體露金風超然三句外
本覺一 寂寂寥寥空索索遍界紛紛黃葉落
東西南北絕遮攔萬里長天飛一鶚 本菴賢
掛凋葉落聊伸問體露金風錯指蹤帶累兒
孫無豹變等閑落在草窠中 天目禮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
彌山 頌曰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偽分外一
句中箭着眼花棘杜口須彌當面作屏風 洞
山忠 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崎嶮路行難競向
海門遥仰望四溟浩渺七金寒 正覺逸 作者
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
剛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貴息甫 不起一念須
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頳尾平生事剛

被平人把釣竿 佛無為 須彌山塞宇宙千眼
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閒
人後 白雲端 萬仞峯前立太平須臾眨眼落
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不敢埋 保
寧勇 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叢林如
今競逐須彌走無限平人被陸沉 佛化遊 不
起一念海湧須彌把來便用休別針鋒 真淨
文 普對機宜作者難眉毫無際現毫端西來
穿耳攢眉過南海波斯仰面看 照覺總 須彌
山聳見還難烟水漫漫萬像攢欲覓雲門端
的處把住清風一問看 此庵元 一念沉沉過
有無亘空拈出大彌盧直饒玉兔金烏忽宮
殿迴遊落半途 昧庵盡 嵬巍一座大彌盧荷
負非干氣力羸纔使不隨言語會却來當面
受塗糊 徑山杲 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
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立千手大悲擘不開
佛性泰 一波纔動衆波隨汨沒塵寰幾箇知
笑兀須彌撐宇宙縱橫妙用更由誰 昧山如
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欄肉口唇兩片
皮雲門機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 天童
覺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
機湧出須彌山一念不生何處覓金剛寶劍
當頭截 圓悟勤 不起一念須弥山特立當頭
著眼看拈一線絲輕絆倒家家門底透長安

水巻一不起一念突出須彌聖凡莫辯箇老
古錐如浪歟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
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金毛獅子頌曰 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秤
兮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毛獅子大家看
雪竇顯 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
歟 自家田地荒来久只看人間花藥欄承拈木 十三
是殿三春花藥欄五湖禪客不須看尋枝摘
葉應難會牙爪分明子細觀雲溪恭 金谷春
光長沸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
凄徧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
欄邊索金盞上方益 清淨法身花藥欄眉毛
剃倒須彌山誰將玉笛俾淒怨吹過蘆藂明
月擧佛智裕 清淨法身花藥欄分明一點不
相瞞有誰得意春風裏時到堦前子細看還
冊宇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
維那不在頌曰 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
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行踏著草鞋赤
脚走佛慈泉 學人自己遊山翫水只知踏破
草鞋忘却来時年幾非無為 遊山翫水須究
宗旨莫作等閑遊山翫水黄藥瑯 杖藜林下
步蓑苔㩳㩳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緑水
一時流出洞中来地藏恩 遊山翫水事尋常

早晚歸来發欲霜路破草鞋回首看數聲猿
叫白雲鄉開福寧 遊山翫水數如麻誰識韶
陽老作家截斷跛師三寸舌回頭總是舊生
涯育王光 遊山翫水萬萬千千執透韶陽話
中帶玄牧山仁 朝西天暮東土翫水遊山徐
行款步是則不動道場不是亦在裏許誰為
證明石霜角虎鼓堂定 東村王大翁從来不
睹是却將別人田喚作自己地地鼓峯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
甚處懺悔師曰露頌曰 石火流星曽未
急璇璣電轉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出著眼
看時鷂子飛正覺逸 撥土揚塵無避處將門
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来時路下是黄泉上
是天白雲昞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藝迥瑰香
我道伊攙塗毒鼓天童覺 重關金鎖不用鑰
匙舌根不動韶陽已知典牛游 推鎚擂鼓松材
頭席卷波翻喊激流赤脚上船乗快便順風
相送下揚州卍菴顏 雲門露猛如虎逹磨師
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彌為槌虗空為鼓 十四
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莾鹵甜瓜徹蔕甜
苦瓠連根苦喝一喝應菴華 斗換風雷吼星
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退谷雲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頌曰
普之一字豈尋常擡首須看剎千電光擬議思

塁生會解堪嗟劍内作身瘡洞山聰 普之一
字天然別著眼看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
尋秤鎚踏著硬如鐵正覺逸 說佛說法廣鋪
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傍觀見一條
拄杖兩人舁大愚芝 頂上有来真箇瞎輝天
堅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擎手獨自夜行誰
得知白雲端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
在臨時莫分妙不妙真淨文 應機無出老韶
陽法眼咨詢普字當機會為非獅子一場
閑夢過瀟湘圓通仙 正法眼普伶俐衲僧多
錯舉休錯舉冬至寒食一百五為霖旻 明暗雙雙照
用分數人親到玉帝門街頭不識真彌勒却
向靈山問世尊雄堂 雲門因僧問如何
是啐啄之機師曰響頌曰 有問啐啄機
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来山水長真淨文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湫夜来露
滴漫天雨幾處波濤打釣舟圓通仙 白拈問
狸奴虗空酬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響 十五
啐兮啄兮清機歷掌回頭𨍏轢鑽秦時舌上
葛藤長萬丈心聞賁 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毋
不離窠子已出殼絶象鑒 雲門因僧問
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頌曰 吹毛寶劍
問雲門来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也
斲人携手向南奔北塔祚 吹毛寶劍不須拈

迸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字為君酬 雪溪泰 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鋩如今四塞狼烟靜不展紅旗歸故鄉 圓通仙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骼又曰齒頌曰　誰謂吹毛劒雲門骼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 真淨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頌曰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白雲端 徧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關 圓悟勤 盡却命根方可關門一扶一撈電湧雷奔佛法水中月耳裏眼裏說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南北東西知鐵鐵月堂昌 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斫却月中桂清光付與誰 法雲秀 雲門示衆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頌曰　藥忌由來堅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知識赫日光中雷電車 五祖戒 藥病相治事可嗟如何於此墮群邪未語已前誰辨的洎乎開口見萌芽不在思惟休卜度徒勞管見強紛拏世上多有如斯者不知羞恥數如麻

北塔祚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 瞎雪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為君分別 白雲端 被裏出指水中露背屈指眼開搖背身起藥病不相治何須盡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娘生鼻 月堂昌 太譊訛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寂中意氣關外籌畧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劒七星光閃爍 圓悟勤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是師曰話墮也頌曰　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捩轉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禾山方 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月菴果 問來答去無偏黨鐵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機言話墮逐令千古動悲風 珠山如 與奪便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孫危這僧若與金剛眼趙璧連城一道歸 天古佛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鈎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口不知猶被舌頭謾 松源岳 當的帝都丁伊憂乙嘻嬰若教呼吸正慢殺世間人 石鼓夷 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頌曰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累地穿要會衲僧巴鼻

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慈受深 雲門普請搬柴路次見僧遂拋下一片柴曰一大藏教只說者箇頌曰　匙匙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攢足難 慈受深 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大海中鹹淡同一味頂門具眼底衲僧試向其中辨淺深 佛性泰 一大藏教說這箇雲門飄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源眨得眼來還蹉過 斷翁璉 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頌曰針眼魚吞大千界蟭螟蟲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路斷通身黑那知華頂是天台 圓悟勤 飢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中邊離言詮將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角鞭 叔室定 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頌曰　大衆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蒙菴老熟慣風波撓棹不施船放溜 天定嵩 夏末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這僧劒刃翻身疾也被雲門索飯錢 石田薰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

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
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
還解喫飯麼僧無對頌曰　西江一吸竟
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風隨龍肝香積飯蓋
般若過不須論(南堂興二)　韶陽機鋒迅雷霹
靂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卒說不出
山河大地聊充飢四海五湖輕一吸未識雲
門向上機秪尋向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
喫無口從來亦不飢　雲門問新到你是
甚處人曰新羅人師曰將什麼過海曰草賊
大敗師曰為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跨
跳無對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無尾漢
頌曰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略
同可惜為山爭一簣徒勞賓王各無功
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著
也不定僧便問忽然卜著時如何師曰伏惟
頌曰　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
由忽然卜著僧來問生死唯將一句酬(木三)(十六)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
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
也師曰蘇嚕蘇嚕頌曰　舉手攀南斗移
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木菴一)
帶如嚮玉節逞門誰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
將寂寞繡衣猶把麝香熏(虛堂忠)將軍令下

閃旌旗胡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然驍驟者
不知身已陷重圍(斷橋倫)　雲門示衆曰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師曰你
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縚三十文曰
如何是一條縚三十文師曰打與自代前語
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頌曰　南山雲北
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新羅國裏僧上堂大
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
糞土(雪竇顯)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
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當岩花之粉兮
蜂房成蜜野草之滋兮麝臍作香隨類三尺
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天童覺)油然南山
雲沛然北山雨露柱笑呵呵燈籠起佛祖中
涌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盡日閑野老不
知何處去(圓悟勤)古佛頭柱天露柱腳踏地
上古今來成一體頭柱天兮戴帽子腳踏地
兮沒草鞋同赴大悲院裏齋(佛鑑懃)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喫飯底(木三)(十九)
不是你自己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
者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師卻曰來來不是你
道飯是自己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
漢頌曰　終朝喫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
鉢盂多少三家村裏漢忙忙樹上捉鮎魚(無
受派)　雲門示衆曰拆半裂三針筒鼻孔

在甚麼處為我一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
下頌曰　昔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
等閑見說吳音俱變盡語言渾似廣南蠻(虛
堂忠)　雲門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
佛亦是塵田菴頻為廬山圓通西堂為衆入
室舉此公案問慈元菴慈隨聲便喝以手撥
([illegible])
胃曰佛亦是塵後頌曰　撥塵見佛佛亦
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盃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
雲門一路師曰親頌曰　雲門一路親眼
裏不容塵自從五代干戈後得見昇平有幾
人(悟無為)　雲門示衆曰柱杖子化為龍
吞卻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頌曰
柱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
在拏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
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
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雪竇顯)春
就黃龍變化豺蕎然平地一聲雷比國對面
教人見吞卻乾坤吐出來(佛鑑懃)衲僧柱杖
子為龍卻不尋橫拈豎佛祖倒握擒乾坤眼
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
休相笑只今親待絕兒孫(枝子升)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劄頌曰
久雨不晴雲門道劄陽烏杳羽翰蛟龍縮鱗

猶為是時節為是佛法　一箭兩垛設猜量眼裏瞳人眉搭颯 佛智裕　雲門道一劄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月林觀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 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 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頌曰　虎頭虎尾一時收凛凛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大險師云放過一着 雪竇顯　將成之山不進一簣老倒雲門坐而獲利釣鼇釣鯨手段高價曾下海涉波濤後放急收自得便浮家泛宅何飄飄 胡量

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頌曰　掃地潑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掛高臺碧油幢下呵呵笑青眼何妨特地開 慈受深　掃地潑水相公來舞高臨唱續旗開天上玉麟來瑞世堪作人間將相才 水菴一　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潑水相公來覿面當機如激電寒山撫掌笑哈哈 拙菴光

雲門因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頌曰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明豹一斑點鐵化為金即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慈受深　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彎彎把火入牛欄問他以手便斫額猴黑誰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是要見長人過深水 月堂昌

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為甚麼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師曰七里灘頭多蛤子頌曰　七條披向鐘聲上徧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師兄是虛妄 疏山雅　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露狡鶻何曾遂臭來 無菴全　鐘聲披起嚮多疑信手拈來不在多堪笑當年明上座很忙馳逐太奔波 本菴琮　試問鐘聲披七條輕輕擊着無明發買來餬餅是饅頭苦哉觀世音菩薩 笑菴悟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家會則萬別千差 無門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即道或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頌曰有時順水流舟去轉柂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陸山重重又水重重 鑒泉　黃金與瓦礫恣意亂拋擲萬價無人酬一地成狼籍 竹屋簡

雲門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頌曰　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 松源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頌曰七九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曇 本覺一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一榼在手頌曰手中一榼絕痕蹤道聽途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家 默大中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不得曰為甚麼會不得師曰秖守會不得頌曰若問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惟智門

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頌曰等閑垂借問端由不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為人須是徹方知茶味解人愁 報子　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截之才又哲英雲萃堂前凹凸處不勞心力一齊平 正覺逸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老說禪麼曰不聞師拈拄杖曰禪頌曰鵶鳴鵶鵲鳴鵲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一着拈起拄杖口邊吹喧喧猶勝鷓鴣啼三月提壺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

雲門拈起餬餅曰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頌曰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吟地思量愁

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智本華）雲門齋次拈起
匙筯曰我不供養南僧只供養北僧時有僧
問為甚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要鈍置伊曰
為什麼只供養北僧師曰一箭兩垜有僧拈
問只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即同勞頌曰
拈來匙筯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
曾莫傾熱謾都為不惺惺（本覺一）雲門齋時問
僧曰人喫飯飯喫人僧無語師自代曰謝師答話
頌曰老倒雲門強指迷這僧無語顯全機勸君
不用他尋覓一飽自然忘百飢（仁岱山）雲門到江州
陳操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
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
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
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
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
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
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
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
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
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
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
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
書禮拜曰某甲罪過頌曰　作家慣戰不齎
糧奪鼓攙旗勢莫當虎驟龍驤誰辨的反恩

仁義勝剛強（無示著禪）雲門上堂拈起拄杖
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
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
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頌曰　二乘
菩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脫休世事但將公
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紫山宗）擊開金鎖
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仁山）
乘　雲門是箇老闍黎衲僧巴鼻幾時知拄杖
從教不得動春來未免倒抽枝（南叟都）膽逐
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雖灘盡心臍一時
歸（以寧深）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
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
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
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
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
過即不可子細撿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
病頌曰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
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胷次自成情船橫
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
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天童覺）雲門示衆曰
讀經千卷紙上語頌曰　先天後地本寥廓
撥草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
被風吹落（或庵體）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
旨如何師曰念七　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

意旨如何泉曰天寒無被蓋頌曰　一人會
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
識得者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慈受深）雲門
念七開口則失禿却舌頭有甚氣息（東山源）
達磨面壁雲門念七兩箇漆桶多盛少實明
眼衲僧如何委悉當知劍去久矣不用刻舟
尋跡（無相能）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赤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赤四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祖師機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嗣大光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
抱頭歸頌曰瑞霧祥煙鎖玉樓妙年王子恣
優游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輥綉毬丹
霞淳　赤四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嗣大光僧問
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溪　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
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與浮囊丹霞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嗣九峯示衆曰習學謂
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
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
真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
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布毛拈
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宇
宙冰寒千丈忽生蓮投子青　一拽石二搬土
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爭似禾
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
雪竇顯　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
力能救世間苦正覺逸　當陽打動番南鼓萬
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剎難消白日

到黃昏雪巷瑾　草屨為冠松作釵一般瀟灑
眼頭乖清音只在風簷下終日無人不下堦
靈叟思　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那鄒
人切忌學唐步無相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嗣九峯問僧眼
界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
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
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孩嬰擬彰皇簡頌曰
新羅激海南岳天台鐵壓不礙豈涉去來回
頭欲念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游
偏不知回雪竇宗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
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為
什麼卻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
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飣自有傍人
施頌曰　三世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
昏光分頂後千門曉坐看春回入燒痕自得
暉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
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頌曰　祕殿重圍曉
赤四二
尚寒丹墀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烟雲合寂
寞簾垂不露顏丹霞淳　同安因僧問
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麼師曰
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曰恁麼
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窓前猶
點隔年燈頌曰　舊歲新年作問端同安從

此放顏預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
干憫巷梧樓上鳴咿角已吹燈前蝴蝶夢猶
迷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無依
忠　新羅泊巖和尚五燈會元作
新羅國可殷嗣谷山藏僧問如何是禪師曰
古塚不為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
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頌曰
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卻
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古梁不鳥窠丹霞淳二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
句感音外折角泥牛雪裏眠貝葉收不盡
貝葉收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瀰口不
能宣嶺梅漏泄春光信雪竇宗四
古塚不為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
月迥長空撤盡暮天霞
不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
魚磯萬古清風長歷歷
一鏃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
閣快龍舟當年曾把錦標奪
新羅國大嶺禪師嗣谷山藏僧問如何是一
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栴檀片
片皆香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
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
春丹霞淳　杭州佛日和尚嗣雪居夾山一

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
来不為送茶来那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
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擯茶碗作
聲夾山回顧師曰釀茶三五椀意在钁頭邊
山曰𦉪有傾茶意盞中幾箇既師曰𦉪有傾
茶意盞中無一滴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
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
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去從此
住普請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
子須殿下往往事從閒話生莫將閒話為閒
話 朴翁銛　擔板漢沒拘束餓死首陽山
揩不食周粟 虛堂愚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 嗣雲居 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
兒向紫微曰忽遇客来將何祇待師曰金果
朝来猿去摘玉花晚後鳳啣歸　頌曰
日午煙凝山突兀夜炎天淡月嬋娟混然無
照寒宵永明瞭圓駁未兆前 月磵明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 方巷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来
與燕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 雲巖欽
同安丕問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
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掛
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泳孤舟夜深不
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淳

歙州朱谿謙禪師 嗣雲居 韶國師到參
次聞犬咬靈鼠聲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
犬咬靈鼠聲曰既是靈鼠為甚麼却被犬咬
師曰咬殺也曰好箇犬師便打曰莫打某甲
話頭師休去　頌曰
針頭削鐵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月堂昌　鼠既不靈官馬相踏
借使乘風廝挨廝拶千戈中立太平基凜凜
嘉聲振蘭若 佛燈珣
朱谿問僧甚處来曰廣南来師曰彼中還
有奇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並無人說
着只有一人大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師
曰果然無慚愧曰若不是朱谿時人罔措師
以手掩鼻僧近前師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
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師呵呵大笑曰盤
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来到家便亂走挺得玉麒麟咬斷
別人手 月堂昌　問著奇特尊宿指出
無慚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捺乱頭尾兩全始
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病生石上誰親見
佛燈珣　撥草瞻風客機鋒劈箭来盤陀石上
藕一夜鐵花開 方巷顯　奇特光尊宿大無慚
愧人盤陀石上藕喜見一番新 石溪月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 嗣雲居 僧問孤峯
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
教你孤峯獨宿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
常酬吞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道無奈遊人
不肯行 月堂昌　豁開萬仞崖劈面通消息一
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 本覺一　雲居因僧問
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如何
却是你逢頌曰　不揀紅粉色不掛綠羅衣
一般閑態度淡畫蛾眉 本覺一　雲居簡因
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
作麼　高菴悟云這箇便是超宗越格底事
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發蹤始得諸
人還明得麼乃頌曰　朱頂王菩薩元是赤
頭漢矯怯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盧山歸宗懷禪師 嗣雲居 因僧問截水停輪
時如何師云磨不轉頌曰　千尋竿上叉龍
斗大海波心擲釣大體逕他肌骨好不塗
紅粉也風流 白雲昺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
羅眼尚朦朧迷途處裏爭唇吻却恼隨他去

一回 身巷作 新羅雲住和尚 嗣雲居 僧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文殊彈耳頌曰無相
光中未兆身清虛澄邈豈為降一輪明月當
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丹霞淳 撫州衛
玉山光慧禪師 嗣曹山 僧問如何是西來的
的意師曰不撞綵更待何時頌曰虛堂寂寂
夜深寒携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
悲風流水豈相干 丹霞淳 衢州常寧縣
育王山弘通禪師 嗣曹山 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煞貧寒生
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頌曰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更是清貧著
衣喫飯隨豐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丹霞淳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嗣曹山 拈挑子示僧曰
一切人喚作挑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
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挑子曰恁麼則依而行
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挑子師曰落在金峯
窠裏頌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龍
山叟 金峯案裏絕誵訛挑子拈來會也麼回
厯一拶春蔘斷始知身世悟南柯 方菴顯 渾
崙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較遲不落金峯
窠窟裏會須赤手討便宜 石溪月 金峯因僧
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
床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

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梨僧回首師
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
笑金峯老婆心頌曰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
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子海天飛去不
成羣 西岩惠 是身土木無知漢恩痛聲中一
皺眉好是南山射石虎從饒沒羽亦徒為 石
溪月 金峯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
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從饒你
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云今
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從饒十分起手也
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云會
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只得一半頌曰金峯
餬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 方菴顯
金峯見駢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
之駢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
禪曰和尚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頌曰
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石
溪月 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
是階下漢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
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金鞴頓
懶看 丹霞淳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 嗣曹山 僧
問佛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
如何師曰不如曹山頌曰 日隱青山瑞
氣高捂藏丹鳳覷無寥無端石馬潭中過驚

起泥龍翻海潮 牧于青 古木靈巢鶴夢迷崑
崙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岸羊角風生
花落溪 淮堂深 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
山虎體元班江南地暖塞北春寒一把柳絲
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石菴玿 曹山不如
是馬非驢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龍吟霧起虎
嘯風寒達觀之士兮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兮
千山萬山瘥病不假驢馱藥延齡何用九還
丹 車菴傳 曹山霞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
熱曰是師曰秖如熱向甚麼回避曰向鑊湯
爐炭裏回避師曰秖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
回避曰衆苦不能到頌曰 崑崙片玉大
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圓一念翛然無異色任
從滄海變桑田 丹霞淳 衆苦不能到特地好
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 枯禪鏡 賀家
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窗面水開不是閑門防
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 天目禮 瞎卻頂門三
隻眼鑊湯爐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到端
的何曾有地頭 少室睦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
嗣疎山 問疎山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亙塞
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亙塞虛空不如不去
山便休去頌曰 亙塞虛空不如不去前
後際斷今亦無住倒騎佛殿出三門卻把三
門掛露柱 懶菴需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 嗣疎

山因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值慈陞堂次化
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許無化不契逐
請益師師曰汝但問来化理前問師曰誰有
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在衆或住持叢
甲指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護國卿誰目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究
然若是子期聽品弄肯將松韻作秋彈大洪
逐朝三莫四一何少朝莫三四何太多多少未能
知數量有無從此見說訛不說訛唵蘇嚧悉
哩薩婆訶佛性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反
身不唧嚁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壁
斗阿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
後秀康昭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来心師
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頌曰
三腳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乱峰垂崑崙含
玉山光潤凉兎懷胎月未知丹霞淳護國澄
因僧問如是何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
吠頌曰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
見邊誰悟驢鳴并犬吠圓音落落示人天大
洪逐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来父母師曰
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
前不問親頌曰　　出門遍界無知已入戶
盈眸不見親塵室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傾
為隣丹霞淳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

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
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
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
懡㦬頌曰麟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鵝鴨狎鳧
雞遊傷化去無蹤跡靈木迢然鳳不棲大洪
逐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辛時来
天地皆同力究竟還他有道君冰生滴水事
清高日出東方便不牢溪澗豈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壯志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患
不封侯反思清白傳家洗耳溪頭不飲牛天
童覺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嗣龍牙僧問情生
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
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稍郎子未
遇人在頌曰　　古人一隔衲僧命脉欲識
一貫兩箇五百天衣懷情未生時隔金毛多
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橫笑殺叢林老禪客投
無為與情由隔若為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
惜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其宗白雲端報
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来聖凡罔測開福
寧隔青天無雲霹靂叢林衲子如稻麻不
知幾箇儜陀客大中傳江南船海南船把柂
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撒手到家頭
已白大洪遂隔穿耳胡僧眼睛黑東院西邊
是趙州觀音院裏安彌勒石門易襄州萬銅

山廣德延禪師嗣青林虔僧問如何是透法
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絶知音頌曰體
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興中行功忘日用
平懷穩免奉君王寵厲鸞丹霞淳襄州石門
獻蘊禪師嗣青林虔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緊金鐘頌
曰　　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鐘
洪韻上騰三界外聲夫何事聽猶濃丹霞淳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嗣洛浦初参洛浦
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
諳水脉擧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参蟠龍亦如
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
悟入頌曰　　金烏玉兔兩交馳照破威音
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路木人依旧皺雙眉
丹霞淳移舟曾不別澄源擧棹波生豈更堪
要會一漚初未發木人半夜好同参本覺一
滔滔一脉混常流纔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
清澄皓月漁翁撥棹宿汀洲鼎巻庵木平因
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頌曰木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来意若何石
羊頭子向東望月明纔上徧山坡直言不用
多疑慮海澄浪息見森羅汾陽昭老胡萬里
向支那直至而今不柰何堪笑牧童誰問路
一聲長笛過前坡佛印元不勞斤斧弄巧成

拙壞衲通身頭髮若雪著雙破草鞋踏破澄潭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漚前事如何說 法雲秀 木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那堪著灸瘢直指西來親切意石羊頭子向東看 照覺總 石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謾月映寒潭清徹底雲收華岳露嶙峋 野菴璇 石羊頭子向東看祖意明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注今朝九日菊花斑 此山應

汝州風穴沼禪師 嗣南院

師在郢州李史君衙內度夏普請大會請師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浪卻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頌曰十二

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知倒流 雪竇顯 鋒頭壁立鐵牛機十字縱橫實總揮一陣賊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歸 保寧勇 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卻沉吟電轉星飛枝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三玄戈甲振叢林 圓悟勤 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毗盧頂𩕳行卻來化佛舌頭坐風穴當衙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䟦起眉毛還蹉過 天童覺 全鋒敵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遲等閑活捉盧陂老縱饒猛略若為施君不見寰中意氣閫外威權擬議衙前總滅門 懶庵需 一句猶如劈箭機緣生機議犯重圍分明佛法同王法只許當年牧主知 簡翁敬

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卻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瞎卻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頌曰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国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獨自知 雪竇顯 立国仍教野老欣威行閫外不揚塵縱橫莫測文乘武宇宙茫茫有幾人 白雲端 皤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變泰高名勛業兩難泯 天童覺 二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清如鏡水瘦山空一樣秋

五祖演云太平印不然君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頌曰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獦蚤出且看變放更變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雪巖欽 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熱野草從教滿地愁 竹巖賁

風穴參南院十二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一棒一喝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這裏不然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喝如何商量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便省頌曰

有喝端如探竿草無師血脈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一枝箭 南岩勝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頌曰

鷓鴣啼處百花香樹掌呵呵笑一場因憶舊年游歷處送人婆塢入斜陽 海印信 鷓鴣啼處百花鮮江國從來路坦然為報途中未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資壽捫 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深經十萬貫更乘鶴上揚州 鼓山珪 忽你出門先見路絕方下脚便登船神仙祕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佃山求 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神仙手中扇 佛燈珣 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 無門開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
鞭頌曰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
萬千莫怪相逢不下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慈
明圓 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踈古澗邊要
會宗師開正眼滿輪午夜照秋天 海印信 杖
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拏鈎火裏牽拽近不能 亦四
推向後回旋却到使君前 道吾真 十三 杖林山下
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怪玄沙不出嶺
他家元是釣魚舡 雲峯悅 杖林山下竹筋鞭
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
舊世尊前 真淨文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
人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客卧雲深處不朝
天 雲溪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尚帶
烟扶過斷橋曾得力而今不直半分錢 上方
益 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口吐烟曾在
祝融峯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 東山空 杖林
山下竹筋鞭憍梵鉢提舌拄天蚕黨元來諱
空手起家消息在荒田 或菴體 風穴因僧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上馬郎婦頌
曰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
箭穿紅日影孰云斫水不成痕 正覺逸 相逢
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
北斗金鷄早報五更春 浮山遠 截鐵之機安
可測頓開千眼莫能窺擇人到此徒名邈錯

認查梨作乳梨 海印信 何年嫁事馬家郎風
枕同歡碧玉床回首畫橋離別苦落花流水
淚千行 張無盡 十分羨麗誰家女百倍聰明
是馬郎堪笑金沙灘畔約始終姻婭不成雙
或菴體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
是佛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
東扶桑最先照頌曰　眉間一道白毫光歷
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寥寥天未曉更須斫額
望扶桑 保寧勇 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
路番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像擁幢照川
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牽誰知却
被泥牛見吞入紅霞碧浪消 投子青 風穴因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
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頌曰　深宮禁殿隔
重闈簾靜鎖擁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近家
人指路莫遲疑 投子青 風穴因僧問塵塵成
群如何射得塵中主曰鈎舡截到瀟湘岸氣 亦四 十四
咽無家問白鷗頌曰　禁殿重關覩聽危側
思偏立絳綸垂漢鄉雲斷汀洲迥嶺莫猿啼
孤月隨 投子青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
切處師曰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禁皮
毬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
令弄潮須是吳江客別語還他漢地人 投子

青 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
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頌曰　古巖月
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曉帶春昨夜星河隔南
斗金烏隨鳳過天輪 投子青 汝州頴橋安禪
師號鐵湖 嗣南院 向火次因鍾司徒問三界
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
召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速忙撥
火召司徒眼上眉毛渾不顧眉毛落盡入還
生死火寒灰解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莫教
日午打三更 佛鑑懃 高聲撥火召司徒
火燄炎天驀面驅祇向此間能穩坐任教門
外雪盈衢 冶父川 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
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去日出東方夜落
西 因杜雲
六祖下第八世
資福遂　芭蕉徹　吉州資福貞邃禪
師 嗣資福寶 亦四 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〇
相示之　頌曰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 十五
過前山可憐卞玉雖荊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投子青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 嗣芭蕉
清 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
携也無師曰不提携曰為甚麼不提携師曰
林溪粗識好惡　頌曰百歲兒童出戶來滿

身紅爛悉塵埃火中閑步清涼地識者無因
敢近傍 投子青
六祖下第八世
黄龍機一則　明招謙二則　地藏琛二則
大龍洪一則　白馬霜一則
曹洞宗　薦福思一則　同安志一則
廣德義二則　廣德周一則　石門徹三則
太陽堅一則　鄂州黄龍山誨機禪師 因
士來方 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
頭五兩垂 頌曰百尺竿頭五兩垂窮沙絕
漢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客猶把南針定所
歸 石林鞏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因雨山
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
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
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
拄杖一時趁下 頌曰堂上非常凛冽衆人
誰敢當頭只見西風刮地豈知一葉驚秋暖
處去極傳四無人為與塞咽喉須信高皇功
葉大溈潙兩岸一時收 佛慧泉 風頭坐斷進
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曉不
堪回首望長安 同楊卑 風頭稍硬難安立暖
氣綿通瞌睡來却笑明招閑費力無端兩處
强差排 及山非 夜半明星當午現恐夫猶待
曉鷄鳴可憐自樂不知異又欲重新拈似人

住山來 風前露出無瑕璧室內擎將如意珠
兩度獻渠渠不識可憐流落在江湖 佛性泰
偶鴻 鶡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鸕鷀總不知 僧
谷石 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灰
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介石朋 風
頭稍硬無棲泊暖處商量一句無老倒不堪
示四　十六
醫世患誤將毒藥當醍醐 東山源 前頭計較
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人
不落他家圈繢裏 幽谷倫 明招因僧問虎生
七子那箇沒尾巴師曰第七箇沒尾巴 頌
曰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
自解擦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鼓山珪 第七
菸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衆林排排爭
昏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佳山來 第七箇沒尾
巴 不落祥 像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見須
信蓮開火裏花 松源岳 福州地藏桂琛禪
師 別士沙 問僧什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
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似我這
裏種田愽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什麼
作三界 頌曰種田愽飯喫言中誰辨的午
後打齋鐘真金曾失色 雲峯悅 種田愽飯喫
佛法要商量言下超三界靈機發妙先 雲林
川 住田愽飯待方來女妙商量一任猜無影
樹頭懸日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天古佛宗鑑

般般盡强為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愽飯家
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
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
烟水收 天童覺 種田愽飯有來由免見區區
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力大都工拙要全收
雲巖顯 千鈞發重機千古仰遺則雖達十五
示四　十七
城那換相如璧商量浩浩地爭如種田愽飯
喫一片珠勝緣兩段俱奇特要知火裏鉢曇
花天上人間不可加 佛證忠 種田愽飯喫飽
卧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引得龍
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 無準範 地藏琛
月曰雲動有兩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
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
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頌曰 風起心搖
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 龍
濟竹 若教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
信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真 草堂清 雲
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
八兩 上方岳 樹動風搖塵生雲起太上老君
何曾姓李 斷橋倫 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因
白兆嗣 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
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頌曰問曾不知
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達
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驪珠盡擊碎

不擊碎增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雪竇頌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峰月在潭兩箇泥牛鬪入海行人脫袴杖頭擔 北磵思 山花如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去須知別有洞中天 佛鑑勤 色身敗壞世常情一點靈光到處晶潤水如藍花似錦法身何處不分明 南堂興 雲散蟾輪滿烟收岳面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 天寧璉 山花如錦水如藍親見文殊接話談十字街頭輕一撥前三三對後三三 綠堂遠 大龍景物家幽妍澗水山花照眼鮮堅固法身何必問風光長在劫壺先 天目禮 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路洞中春色異人間 無準範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 嗣白兆圓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頌曰 九重深密視聽難王殿瓔樓宿霧攢奘理盡歸臣相事輸王不戴寶花冠 丹霞淳 潁州薦福思禪師 嗣興國澄 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頌曰 古殿苔生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會人天盡聽玉珊瑚 大洪遂 古殿無佛梵音何來麥中喚省樓閣門開寶光一點絕塵埃耀古騰今遍九垓 南堂興 洪州同安志禪師 嗣同安丕 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頌曰 這邊那畔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外空留孤影照溪東 丹霞淳 同安志因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說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迥然不揆標的即乖頌曰 天黑雲深飛莫鶖鷺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會即差 雪岩欽 襄州廣德義禪師 嗣廣德延 僧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釋明猶未降迦維頌曰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

摩竭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 丹霞淳 廣德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扇開人不過陋巷莫能妝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青宵獨步躡金還千華臺上循脩坐弊垢襴衫豈肯穿 丹霞淳 襄州廣德周禪師 嗣廣德延 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頌曰 妝放隨時雖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子君須到莫向深村草裏蹲 虛堂愚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 嗣石門蘊 僧問實際理地如何進步師曰鳥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藏白雀從心樓處隱山迷頌曰 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樓處隔山迷直饒不住棲心處猶落怡山第二機 懶菴需 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 東村王老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拍天家無白澤招禍福窮時相炒餓相煎 洞山悅 三乘教外別流傳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參不到東村王老夜燒錢 楊無爲 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霧口中烟招神引鬼成妖怪三腳蝦蟆飛上天 地藏恩 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閒神滿目前休更逢人覓玄旨謝家人不在漁船 上方益 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磕頭禮慈尊手把名香爇 道吾真 木食草衣隨分過此身贏得樂天真忽咨教外別傳句未免燒錢引鬼神 寶葉源 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畏泥團 退耕寧 石門徹因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襴衫頌曰 瑞草叢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迴脩然披毛戴角人難識為報芒童不用鞭 丹霞淳 郢州太陽慧堅禪師 嗣靈泉仁 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頌曰 輕輕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皺雙眉處石女多言爭柰何 投子青 玄旨玄旨壁

上銘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日招神引鬼
楊無為 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
連珠六貼三千貫不濟飢寒不濟貧 張無盡
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 嗣雲門 上堂大衆
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
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頌曰
二十
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栖蘆暫得甦爭似石人
眠夜半兒教舜護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千木
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先是崑
崙進國圖 投子青 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
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鈎
天童覺 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揔不知

玉兔晝眠雲母地金烏夜宿不萌枝 足庵鑑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鑑禪師 嗣雲門 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頌曰 落井須明
出井機直擡眼動瞻輝於斯倜儻無纖隔
祖道汪洋得盲歸 洞山聰 南北東西苦問人
新開多口接迷津從茲八駿追風急空望悠
悠脚下塵 佛印元 好箇明眼人落井叢林話
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
流 正覺逸 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
崙奴夜過混天嶺 覺海元 秋夜霜天月正明
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驀去何
妨散脱行 保寧勇 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臺

龍門三級浪死水有曝腮 長靈卓 明眼人落
井西方在東嶺捉得箇饅頭開拳是餬餅 海
印信 語不耶笑不來拙鋪設巧安排猢猻將
板拍野老舞三臺 冶父川 巴陵一句子對面
卻相讀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 月菴果 誰
劈當頭領坐斷毗盧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
落井 月林觀 明眼人落井恩深怨亦深海枯
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朴翁銛 巴陵因僧問如
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撑著月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
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
枝枝撑著月 雪竇顯 珊瑚枝枝撑著月射斗

鋒鋩未是觀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同耀寶
光寒 白雲昞 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强
名模長因塞北烟塵息記得江南啼鷓鴣 長
靈卓 脫得邊城戍役身却來偷賞上園春御
街前畔低聲語不覺衝他兒事人 心聞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
雪頌曰 老新開端的別辭道銀椀裏盛雪
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卻問天邊月提婆宗
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雪竇顯 大冶精金
登彈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一
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 海印信 人天會上分
緇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耶魔幷異類好

教齊向此中歸 保寧勇 銀椀裏盛雪氷壺含
寶月縱具四韋陀到此盧搖舌西天令嚴此
土還別 佛性泰 提婆宗銀椀雪泰華摧滄海
竭赤旛之下起清風吹落楊花便如鐵 佛心
才 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
寒上樹鴨寒下水頌曰 同別祖教問端由
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釣曉得金
烏帶月收 投子青 昨夜三更風指輪世間休
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
秦 保寧勇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三百餘會不
能宣九年面壁徒瞌睡休瞌睡上是天兮下
是地 佛性泰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

饒古今自然理寒松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
聲未已 湛堂準 一朵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
笑不語龍宮海藏月明前織女姮娥相對舞
咲者咲舞者舞十方無虛空大地無寸土 南
堂興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鷲嶺費分疎少林
提不起千峰寒色露全機貶上眉毛千萬里
布衲中 雞作蒼鷹鷲鴞鴨為金翅作獰龍
空王以此垂洪範錦上鋪花知幾重 南岳琢
般若啓禪師 嗣雲門 僧問西天以蠟人為
驗未審此土以何為驗師曰新羅人草鞋頌
曰 吹毛拈得失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假
使蠟人似氷結當甚新羅人草鞋 枯禪鏡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嗣雲門）僧問
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
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頌曰　一箇兩箇
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䭾左轉右轉隨後來
子湖要打劉鐵磨（雪竇顯）香林無縫木一一
是旃檀野火忽然發清風天地寬祖意報尒
晢坐久自成勞（斗軒遵）禪家流何太錯只管
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即菩提久坐成勞亦
安樂（佛鑑懃）絕消息處提來有形影中走却
只因懶問兒孫要把欄衫及著坐久成勞位
决已高起時失却人天相無限行人認白毫
月堂（昌）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
臘月火燒山頌曰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
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雪竇顯）
臘月火燒山天遮兩眼還香林曾未會空坐
衲門開（佛印元）僧問衣下事師答火燒山佛
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閑（正覺逸）歲晚年來正
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炎野火無沾水應
是隨風過別山上（力益）老大叢林快說禪不
將褂挂口皮邊谷深山虛空無像何處人呼應
不圓（天童覺）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鄉包特石
鐵叟泥團（四明物）臘月山頭火亘天衲衣下
半若為傳老來不是懶時節國即長伸兩脚
眠（白楊順）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

搖櫓（大珠）臘月燒山對面熱設瞥然悟
去身在長安咄哉無限未歸客沙裏求油實
可憐（石窗恭）香林臘月火燒山錢眼銅睛見
亦難腦後一星輕點著三千里外髑髏乾拙
菴（光）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
賓八布衫穿大可憐把手入黃泉（卍菴顏）衲
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笑連延
曾未息眉毛焦赤面皮乾（天童淨）香林臘月
火燒山冷淡家風退後看閑裏果然輕踏著
方知日午打三更（百拙登）臘月燒山天寬地
寬築著磕著徹骨毛寒（松源岳）臘月火燒山
天寬與地寬常啼菩薩苦　嘔心肝（高原）
臘月燒山有甚相識添柳不快休要胡鑽
（朴翁銛）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
耳裏種田頌曰　耳裏種田滿口含烟鍾馗
歸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九天（無菴全）香林
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為主師曰看看臘月
盡頌曰　紡絲拋出盡堂前妙轉無私體自
圓真箇要行劍刃事更須再見老雲門（石明）
萬頃荒田誰是主須知苦處有來由箇中若
也無人委臘月看看又盡頭（侗敬）看看臘
月盡日用事如何留嬿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雲衲慶）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
人證龜成鱉頌曰　六耳何謀事不成直言

心表赤心人室中鐙焰誰來撲白髮兒童兩
鬢新孩子青皎皎清光徧界莫藏聲拋不出
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鐵刻却古今途轍高
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鱉別別一回喫水
一回噎（國僧勤）三人證龜成鱉井底泥牛氣
噎直饒辯瀉懸河有理亦難分雪耿耿孤光
常皎潔（佛性泰）三人證龜成鱉此嵐一吹吹
斌從茲瞎裏穿針鼻孔七花八裂（木菴一）三
人證龜成鱉剛把天機漏泄木人嶺上唱歌
石女眼中滴血（瀾菴需）室內一盞明燈罕閑一
撲撲滅自然不辯東西兒得證龜成鱉（退菴
奇）洞山守初禪師（參雲門）放三頓棒因緣頌
曰　一鏃三關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
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白雲端）三
頓當時打不四鐵門重擊鑽方開堪嗟不著
一粒米十字街頭接往來（保寧勇）逆來大道
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只知還五里
到頭方覺路岐難（枯木成）去年八月離湖南
行盡千山與萬山不契雲門三頓棒不知虎
體有玄班（慈受深）坐斷部陽老枯于江西湖
外還相酬當時鐵限高撞起未必黃河不倒
流（寶峯祥）吹毛寶劍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
猜不犯鋒鋩全正令法王心印為君開（禾山）
雲門棒頭有眼洞山脚下雲生覷破森羅萬

衆便能海上橫行佛心才問答分明豈偶然
須知逆耳是忠言洞山眼似銅鈴轉剛被雲
門三頓謾文殊道牽君三頓由周遮屈辱雲
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
涯龍門達見兎放鷹因行掉臂共骨律窮方
圓富貴放三頓棒尚遲疑再揆方識錐頭利
廿四　廿五
單提獨脚機關外明眼衲僧猶不會圓悟勤
雲門飯袋子毒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
正眼覷無相範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麻三斤頌曰　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
肯坐於蛆一念纔生筋骨露徒勞更覓定盤
星北塔祚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
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貿新正鈸錢三五百
福嚴琛金烏急玉兎速若應何曾有輕觸屢
事投機見洞山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
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雪竇顯三年一閏大家知也
有顢頇不記時此夜鴈回沙塞冷帶霜楼葉
又披披拄子青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
解辟君更有路行人未到野花含笑舊枝春
汝苗遇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去年一百
五今歲又逐他浮山遠橫眸讀梵字彈舌念
真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濕竈烟大溈之如何
是佛麻三斤世大地茫茫愁殺人平岩真一

片初生月蛾眉畫碧空水中魚避釣雲外鳥
防弓野軒遠問佛三斤麻脣僧怕夜茶春來
寒食後古木噪寒鴉海印信同袍參學問通
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為說三斤麻最好三斤
天下說犬新幾多匠者頻拈掇素緣緇素有
蹤親子令更為重秤過那吒太子析全身道
吾真洞山有語麻三斤衲子聲拳問要津因
憶舊年看草字張顛顛後更無人雲峯悅雲
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
魚舟佛慧泉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
生瞋百年三萬六千日得忻忻處且忻忻白
雲端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不下
爭言空摸索雲居智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
諸峯景物鮮行盡天涯諳世事買鞋須是大
光錢三祖宗尺璧未為重片言不可輕領取
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地藏恩南天地暖北天
寒水陸相通兒不難無限黃花無翠竹任他
千古往來看草堂清洞山的的麻三斤明月
十四　十六
堂前贈若人碧眼厖眉纔舉首又隨雲雨暗
驚神長靈卓三斤是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
里差啼得血沉無用處夜來依舊宿蘆花張
無盡千峯勢到岳邊住萬派聲歸海上消迸
出紅爐金彈子眼睛定動面皮焦南華昺鴻
鵠一舉千里飛鑽天鷂子與天齊風風不是

凡間鳥為瑞為祥自有時龍門遠洞山麻三
斤真鍮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神琅
琊覺洞山麻三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
貌古易傳神慈受深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
泄天機失錢遭罪文殊偕洞山佛話三斤麻
縛殺叢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遠江城五
月落梅華石窗明鐘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
含像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搔待痒點鐵成
金舉直錯枉一箭鵰雙一掴血一掌君不見
蹤而不漏兮恢恢天網圓悟勤矐尾猪頭牛
脚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尺從
來兩下隨頭濕王泉璉洞山老勿蹤親荅佛
法麻三斤無面目得人憎見浮僥賺殺人妙
本普水斷流山夾兀為君放出遼天鶻批欲
風前辟息時撞胖巳是非武泉寵出出出塗毒
東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
無油頌曰　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點
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草
廿四　廿七
堂真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
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
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
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頌曰　只要拔楔抽
釘為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膝蛇
繞脚鼓山珪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

滯句若迷逢人不得錯舉 徑山杲 展事無回
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 南
岳 金陵奉先深禪師 嗣雲門 同明和尚到
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
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
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
中夜方省頌曰　透網金鱗是衲僧鐵壁銀
山勝不驚明老三更方瞥地任教千嶂碧層
嵒 大溈智 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
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 鼓山
珪 俊哉一跳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
龍門燒尾者依然點額在波瀾 徑山杲 師子
咬人狂狗逐塊三十里來方始悟何似當初
莫入去 冶父川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嗣雲門古塔
主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莫又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莫莫頌曰　古人一莫切忌
喃喃臨濟權衡德山頻薦索截斷佛祖機
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
且道欠那一著 雪堂行 莫莫拈出一條斷貫
索任從我佛及衆生捺天鼻孔都穿却 松源
岳 韶州雙峰興福竟欽禪師 嗣雲門 僧問賓
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遍也無師曰如月入
水問如何是川而不離師曰明月堂前垂玉
露水精殿裏撒真珠頌曰　混而不離觸常

盡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罣礙片雲自
在卷還舒 自得暉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嗣風
穴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
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
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
齊明頌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
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總皆然
起坐忪諸沒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
驢阿家牽 神鼎諲 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
復何言憶昔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
黃龍南 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
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道吾真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井底掛
帆風勢惡須彌頂上浪滔天 海印信 新婦騎
驢阿家牽傍觀笑渠顛倒顛歸來舉目暮雲
合嶺上蟾蜍光未圓 天寧琏 七手八脚三頭
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啼得血流無用處
不如緘口過殘春 保寧勇 張顛不似首山顛
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出四方明
眼若為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文
錢十字街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 真淨
文 首山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
醉騎驢子去是人笑道阿家牽 佛國白 新婦
騎驢阿家牽而如漸月目如蓮更將羅袖相

垂挽一段風流遍大千 慈受深 新婦騎驢阿
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笑效顰鄰舍女向
人添醜不成妍 天衣覺 莫問新婦阿家免煩
上路孜吒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同門出入宿世
冤家 五祖演 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頂
上旋搐土揚塵尋不見元來只在舊山前 文
殊道 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鐵船參
差島嶼分諸國彷彿星河共一天 南華昺 阿
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笑騎驢
覓驢者一生錯認馬鞍橋 鼓山珪 新婦騎驢
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畫堂人不識
從今懶更出人前 徑山杲 阿家新婦最相怜
新婦騎驢家便牽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
入畫堂前 護國元 新婦快騎驢阿家引鞭走
石筍夜抽條西南看北斗 洪空深 新婦騎驢
阿家牽草裏尋常万万千誰在後兮誰在先
不須特地苦加鞭 牧庵忠 蹇驢須是阿家牽
媳婦嬌癡懶著鞭在舍只知七十二出門方
見化三千 簡堂機 首山因僧問親到寶山空
手回時如何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頌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鐘
後聽雞鳴失曉朝官不帶帽 石門聰 門前火
把寶山回玄學之徒遍九垓南海岸頭波浪
起西番氈帽標時裁 翠岩真 空手歸時誰肯

信驢馱馬載入門来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
天如白日開白雲端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頌曰　楚
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両岸競垂釣幾人能
直鈎正覺逸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
悦休誰詞謝郎生計寒夜深明月上孤舟佛
禁泉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
是自從投子去更無人解道油油真淨文楚
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隨波
如未息輸他漁父泛孤舟潙山秀楚國城邊
水去東發船便被打頭風蘆花灣裏聽漁唱
煞手煎茶鈍不同三祖宗楚王城畔水東流
日夜波濤去不休巖下忽逢湘水客謂言依
桔注悠悠雲溪恭千波萬浪曾經盡去棹来
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白閑吹一笛渡頭
風普融平楚王成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北地
遊眼目直教從淺辯權衡争奈出常流金鎚
為子挑除翳膜上穿靴背打毬華岩真楚王
赤四　三十
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魈踢氣毬貪著六么花
十八斷頭船子下揚州楮堂遠暑往寒来春
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那
箇親曾到地頭雪岩欽首山因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頌曰　日炙風
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涉三

尺更教誰問箇中玄洞山琛風吹日炙少人
知頂仰先賢對此機饒君曠劫生前會穿耳
胡僧也皺眉法華舉日炙風吹問祖来紅塵
亘野眼難撞忙忙後後知多少二月春深動
地雷翠岩真風吹日炙橫卧荒草觸著毒氣
全身便倒天寧璉日炙風吹也大奇根脚足
馬將家兒皇國自古元無事擾動煙塵更是
誰三祖宗日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
留我今到此堪惆悵葉落花紅經幾秋雲溪
恭風吹日炙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共誰相識
汾陽昭首山拈竹篦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
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諸人且道喚
作甚麼速道速道頌曰　竹篦舉起成生殺
豈可容人亂扎錐劈脊一揮如薦浮銀山鐵
壁也光輝照堂一拈起竹篦子如何便到家
祕魔若不會隨後却擎叉鼓山珪背觸非遙
護明明為舉揚吹毛元不動遍地是刀鎗柾
山果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
三十一　赤四
白雲千萬里此菴元黑漆竹篦非觸背大地
山河俱粉碎咬人獅子急反身莫學韓盧猶
逐塊遯菴演罵他還自罵瞋他還自瞋戒之
慎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卍菴顔辯龍蛇
眼定乾坤緊緊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篦言背
觸明明刺腦入膠盆笑翁堪拈起竹篦行殺

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無門開野千鳴獅
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虚堂愚首山示衆
賓無二賓主無二主公案頌曰　賓主有無
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樓泊處開門戶
月到中霄不敢明虚堂愚首山因僧問如何
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
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頌曰　日暮
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
氷盡争得東山一帶春投子青首山因僧問
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
何師曰来往不易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
程緑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說莫道
常年不指陳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
一問遲也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秖貪進
步求名玉争信靈苗不受春投子青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卌五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第十世
宗師二十五人　機緣七十則
昇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 嗣羅漢琛 行脚
叅五
次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 一
因叅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曰邐迤行脚
去曰行脚事作麽生師曰不知曰不知冣親
切師豁然開悟頌曰　而今飽學似當時脫
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
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
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法眼開堂次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
慶稜和尚偈問曰作麽生是萬象之中獨露
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麽會又爭得曰和尚
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麽作萬象曰古人不撥
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麽撥不撥
子方豁然悟解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
回相見一回親東西南北吾皇化莫向江南
苦問津 芬山進　離龕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
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江練靜春隨草上燒
痕青撥不撥聽丁寧三徑就荒歸便得舊年
松菊尚芳馨 天童覺　法眼因僧惠超問

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惠超僧於是悟入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騁鋒機眞金若
不爐中鍛爭得將金喚作泥 汾陽昭　江國春
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雪竇顯　嘁唸行時問路
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往幾箇
無鈴過得關 投子青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
是惠超禮拜進前叉手思量十萬迢迢 慈受深
逢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衲
僧生異解認他釭釭作仙橋 天衣懷　當臺明
鏡絕精麤誰道胡來便現胡法不相饒人莫
問可怜天下亂名模 佛印元　木人行千里駿
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 正覺逸
妙用不須霜刃紉能彈何必玉絃絲嚴冬午
後夜三點閒坐閒眠雲散時 翠巖真　繞到元
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
客悞聽黃鸝作杜鵑 佛慧泉　一文大光錢買
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 白雲端
叅五 二
擊石乃出火火光終不然碧潭深萬丈直下
見青天 草堂清　一顆靈丹大似拳服來平地
便昇仙塵緣若有絲毫在蹉過蓬萊路八千
慈受深　三千里外望家鄉雲水重重客路長
向道莫行山下去果聞猶叫斷人腸 上方益
望風鳴處困鹽車伯樂回觀價萬珠可笑如

今虞坡上錯將駑馬作龍駒 普融平　問佛如
何答惠超秤錘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鵰
落箭過新羅十萬還 長靈卓　問佛云言是惠
超當揬一句不相饒遲疑更向途中覓重疊
關山十萬遙 雲溪恭　覿面相呈見不難髑髏
鑛覺尚顢頇巨靈擡手擘不破始信從前蹋
突國 南華昺　問佛分明答惠超半斤八兩不
相饒叢林萬古爲殃禍惡語傷人恨不消 真
歇了　病遇良醫飢逢王膳醬裏得鹽雪裏送
炭 圓悟勤　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
超萬古石頭城下水終歸大海作波濤 佛眼遠
問佛還云是惠超和根帶子上枝條春風浩
浩難回避發起乾坤那一苗 楚安方　微酸梅
子始生仁驚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斗
柄明朝烟柳不關春 正堂辯　一字入公門九
牛拔不出咄這野狐精鼻孔都打失 月林觀
惠超問佛佛何遙機就機兮吞惡趣到此直
須揮劍刃不然漁父便棲巢 覺鐵觜
叅五 三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
源一滴水頌曰　曹源一滴水是即波濤起
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宿蘆花裏 楊無爲
曹源一滴是曹源萬派滔滔向海門無限乘
槎人不薦風濤鼓處有龍蟠 照覺總　曹源一
滴久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玩

者茫茫空繞水邊行白雲端守株非得兎罔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灌五湖佛心才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冠九州垂釣幾番波浪嶮未曾聞道失漁舟華堂清一滴曹源立問端清涼答處在言前根流截斷窮源底百川依舊勢朝天佛燈珣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珎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湧濟生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更鄧禪師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袖中三尺龍泉劒落盡髑髏人不知別峯印法眼答此話時天台韶國師聞已豁然開悟平生疑滯渙然冰釋以所悟聞于師師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頌曰　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抪觜鵲雀空啾啾驊騮已千里月窟清　法眼因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頌曰　沒蹤跡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剎塵遂會也處處普賢接閒門開也頭頭彌勒天童覺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頌曰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

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眞淳盤古心天童覺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麽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某甲只與麼師兄作麽生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遂禮拜頌曰　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釐兩路分弄審便能明的的自然清白不從聞汾陽昭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兵修公換得長蛇陣天下人人會死生佛印元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兮因地倒覿面難蔵第一機令人却憶雲門老正覺逸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俙屈曲在烟嵐保寧勇金鱗欲化遭它點額擧頭看湧波瀾横浪拏雲處風高天地寒佛慧泉秤頭繩坐便歆傾萬世權衡照不平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天童覺毫釐有差天地隔龍濟清涼何失得魚魯刀刁孰可分水中有乳鵝王擇本覺一　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推室開　法眼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出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頌曰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皺痕一片古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保寧勇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閑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本曰冲識得凳子四腳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在巷賢　法眼因僧來參次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齊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頌曰　松直棘曲鶴長鳧短羲黃世人俱忘治亂其安也潛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祢西來得失是非相半蓮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伶俐衲僧看取清涼手段天童覺老將高提白玉鞭雙駒一策去翩翩古今得失論量底空看西山暮雨前玉堂辯清涼指出二僧捲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逐水流幾人親到桃源裏肯堂充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麼人先到師曰不動步者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聖驚起依前眼被瞞天衣懷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刦來事師曰盡在于今頌曰　塵刦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沈吟[illegible]　法眼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泗州來師曰大聖今年曾出塔麼曰不出師曰去僧便去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泗州也無僧亦無對頌曰　妙圓金地絕纖塵到者當觀無相真莫道玄門難近向擧頭便是塔中人雪竇宗　法眼聞齋魚問僧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

来不開頌曰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
頭執眞執蹤 石興香嚴 法眼因僧問聲
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大衆曰諸上座且道
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
不難頌曰　親口問来求透路作家直為指
昏朦眼耳忽然春夢覺驚吟燕語盡圓通 大
洪遂 聲色本来惟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
人識得其僧問直透色聲應不難 本覺一 聲
色都来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黄鶴樓前
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慈受深
褒州清谿山洪進禪師 嗣羅漢琛 問修山主
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麽為生之所流修曰
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麽師曰汝
向後自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
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
修禮謝頌曰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眞箇
入閑来維那院主門相對說着令人兩眼開
正覺逸 豁落無依髙閑不羈 六 家邦平帖到人 亦五
稀些些力量分階級蕩蕩身心絶是非是非
絶分立大方無軌轍 天童覺　撫州龍濟
山主紹修禪師 嗣羅漢琛 行脚時同悟空法
眼到地蔵向火舉話次蔵入来乃問山河大
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蔵竪兩
指云兩箇三人因此同叅頌曰　入院髙茅

總不疑都緣未達祖師機妄空學問爭長短
虗記閑詞一肚皮大地山河君可別報云不
別恰如癡當人被息狂迷者見成舉措不揚
眉 汾陽昭 山河大地同無別口中未有娘生
舌多知禪客強分踈覔眞何曾走却鼈 佛印元
地蔵當機竪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瞥天田地
轉却等閑千古萬古兩條鐵 白雲端 商量同
別有多般老倒何曾舉舌端今古不能提得
去一變靈劍倚天寒 保寧勇 休爭自己與山
河撥動干戈不奈何看取將軍施武略兩條
寒劍定龍蛇 冶父川 火爐頭話幾多般自己
同時作麽觀直下起来呈伎倆山河大地黒
漫漫 虗堂愚　龍濟示衆曰具足凡夫法
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
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
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
辨不得莫道不疑頌曰　凡全是聖聖全凡
究實遺名直下叅廓徹逈超凡聖處無言童
亦五 子口喃喃 靈源清 剗除露布 七 葛藤不用之乎
者也饒君句下精通未免喚驢作馬 卍菴顔
融峯強萬丈未詰足先酸若不緣雲去那知
星斗寒 虗堂愚　龍濟因僧問劫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不壞曰為什
麽不壞師曰為同大千頌曰　問若剜心荅

若劈腹句裏叉身何勞迅速劫火俱然同大
千全機不動劒鋒旋龍濟山頭龍退骨缺摩
天上鼓驚湍　龍濟示衆曰是柱不見
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頌
曰　是與不是俱不是亦無不是說勞推函
頭截斷歸家後獨露乾坤更是誰 靈源清 薦
得是移花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
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
島是亦没交涉踏着秤鎚硬似鐵非亦没交
涉金剛寶劒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麽知事少
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金菴己 是是非
非来卻是非非是是去還難是非從此銷磨
盡一顆圓明照膽寒 雪竹慶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嗣同安志 僧問如何是
空劫已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頌曰　虗空為鼓須彌搥擊者
雖多聽者稀半夜髑髏驚夢破滿頭明月不
思歸 丹霞淳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莫亂
道頌曰
國令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鐵輪隨心萌口
應三千里齒露言来苦怨誰 拄子青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
東上人皆貴玉兎西沈佛祖迷

頌曰靈山會上言雖晉少室峯前句未形瑞
草蒙茸含月秀寒松蓊鬱出雲青丹霞淳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
曰碧玉點破瑠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頌曰刦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
覩玉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波瀾豈動
沙丹霞淳紫五八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嗣護國遠成都師
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
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階
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
省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
恠重拈出舀是村歌社舞來笑翁堪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嗣石門徹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烏龜衲僧莫錯會黑豆
未生時洞山秘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
嗣德山密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黃
河九曲頌曰
問法
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

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投子青路窮崖斷進
無門賴有山翁指出來九曲黃河清徹底誰
知別是一乾坤懶菴需九曲那容眨眼看操
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四天手直得朝宗
萬派乾木菴永文殊真因僧問古人垂一足
意旨如何師曰坐久成勞頌曰赤五九馳書繞去
返匆匆一足垂酬繼後蹤坐久成勞誰委悉
紅爐點雪自相通投子青南嶽南臺勤禪師
嗣德山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
寸龜毛重七斤頌曰等閒不語未逢人語
便傷直似太親不顧火中驚風息驚他石虎
暗生嗔投子青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嗣史泉
克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頌
曰踏著秤鎚硬似鐵懞懂禪和猶未瞥三
冬頓上火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雲峯悅路
者秤鎚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
火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熱白雲端信步紅塵
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京
北府天寧悟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
未休踏著秤鎚硬似鐵那知船子下揚州佛
性洪五祖戒因智門問暑往寒來即不問林
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問曰
爭柰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高高峯頂䠞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

金鐘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苟非作
者孰問津孰鞭四首四海良鄰君不見仲
尼溫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圓悟勤五鳳樓
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巨靈擡手無多
子擊破華山千萬重竹菴珪隨州智門光作
禪師先住復州北塔嗣香林遠僧問蓮華未
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荷葉頌曰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
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雪
竇顯蓮華荷葉有由我泥水分時絕點埃堪
憶九龍初沐處東西一步一花開白雲端蓮
華荷葉共池中華葉年年綠間紅春水漣漪
清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張無盡烟籠檻外
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折
雨中留得蓋鴛鴦慈受深蓮華荷葉的須分
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路便能平
地步青雲長靈卓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
搖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取都盧只在一池
中佛鑑懃赤五泥水未分紅菡萏雨餘先十透碧波
香千般意路終難會一着歸根便廝當佛性
均蓮華荷葉非妙非玄碧潭澄徹明月初圓
采好太平無一事儘教撫唱滿江村佛心才
白藕未明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游人莫
用停消息自有清風透遠香丹霞淳荷花荷

莱為君通問荅還同筒拄鋒觀面清香來不
盡須知不在藕池中 木覺一 出水何如未出
水蓮華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 太源益 荷葉團團聳翠蓋蓮花
灼灼鬬紅粧馥香越格無人薦又遂薰風過
野渡 寶祥祥 荷華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
父子不傳 石田薰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
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兔
子懷胎頌曰 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
見空生蚌含明月淵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雪竇顯 蚌含明月兔懷胎無限禪人劈不開
鐵眼銅睛何擬擬三千里外笑咍咍 長靈卓
蚌含明月秋波冷兔子懷胎夜兔寒皎皎清
光成一片直須回首好生觀 佛鑑懃 蚌含玄
兔有何深體用明來絕古今重曲唱高還和
寡不知何處是知音 本覺一 玉兔懷胎蚌含
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玉盤微
底無瑕光皎潔 悲叟深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
赤五 十一
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
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頌曰 路上忙忙
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東西南北忙中畔
拄杖頻挑日月輪 佛國白 踏破草鞋赤脚走
衲僧到此無窠臼拄杖頭邊挑日月九州四
海任遨遊 真如喆 智門真得祖家風放出雲

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用盡工夫倏
不做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撅 天
童覺 拄杖頭上挑日月藏身北斗何殊絕三
千剎海夜沉沉新出紅爐一點雪 竹庵珪 踏
破草鞋赤脚走胷中憤氣衝牛斗須彌頂上
擊金鍾百戰場中師子吼 踏破草鞋赤脚
走堂堂向外揚家醜只知欲扶出人前不覺
衣穿露兩肘 最菴印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 將
承天宗 示寂日拈拄杖示眾曰古人到這裏
為甚麼不肯住眾無對師乃曰為它途路不
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楖栗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頌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
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 雪竇頭 住不住
兮日卓午蓮華菴主誰相許楖栗橫擔不顧
人千峯萬峯是何處 半處真 作者仍甘在半
途半途不住竟何如橫擔楖栗千峯去雲外
何人得見渠 本覺一 石火光中爛熳遊白拈
臨濟未同儔掀反華岳連天黑幾箇知身在
御樓 無準範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嗣首山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
風涼頌曰 叢林傑出鎮汾陽舉走名馳
八方人問西來祖師意解云扇子足風涼 正
覺逸 青絹扇子足風涼斷際全機善舉揚月

明三峽猿啼夜何處人聞不斷腸 佛海遠 青
絹扇子足風涼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圓圓
無縫者人前空自眼如羊 白雲端 青絹扇子
足風涼日用何曾有覆藏堪笑塵中無限客
手遮西日汗如湯 慈受深 汾陽青扇價難酬
為有涼風卒未休不見鹽官多少眾競頭爭 十二
角覓犀牛 上方益 風搖團團妙意深等閒拈
出示知音汗流浹背曾施手氣爽中宵便負
心 佛國白 二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
風涼憐人未曉重相問獨自淒淒過洛陽
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
得真蹤無意涼人人自涼 楚安方 呷醋咬
陳莖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婆是阿爺娘
肯堂充 青絹扇子足風涼標格團團不礙藏
信手拈来隨處用清機元不在汾陽 頊石屯
汾陽示眾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頌曰 平地無端
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
也是封皮作信看 笑翁堪 汗漫學屠龍人言
枉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 虛堂愚 妙
峯善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了云錯老僧則
不然識得拄杖子錯乃頌曰 妙峯三箇錯
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笊籬清平道木杓汾陽
示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

智同真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
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
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
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
赤五　十三
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
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
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
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悋慈悲
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陽末後若無箇
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喝
一喝頌曰　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
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
識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洪覺範　十年
湖海覓寃讎不得寃讎未肯休芍藥花開菩
薩面椶櫚葉長夜叉頭鼓山珪　畫得真如活
花間翅展聞黃鸝偷眼覷不敢下枝來正堂辯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窺一把柳
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風巷雅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嗣首山　僧問如
何是學人容用心處師曰鬧市毬子曰意
旨如何師曰淳請衆人看頌曰　毬毬鬧市
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揮刃紹
活人何必九還丹印巷覺　襄州谷隱山
蘊聰禪師亦曰石門聰亦曰慈照聰嗣首山
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
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
高聳呌曉後精靈轉更多頌曰洞裏無雲別
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夏石
爛松枯是一年無盡居　慈照聰因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頌曰　臘月三
十日開口便為勑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日無準範　臘月三十日真人好消息戴帽空山
行穿靴水上立雲岫要　汝州廣慧院元
璉禪師嗣首山初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
曰漢上山豎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
箇是甚麼椀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
赤五　十四
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
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大悟云某甲不
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
與我說來看師曰秖是地上水碙砂也山曰
汝會也師便禮拜　頌曰空手歸時誰肯信
驢馱馬載入門来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
如白日開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
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
河佛鑑懃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嗣福嚴
雅　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
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煑野菜羹
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
他門戶傍他墻壁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
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
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
皮角師遂将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
下禪床攔胷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
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
時法昌遇為侍者師顧昌曰道公案作麼生
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頌曰　納它皮角
要輸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落
滿家園火掩柴扉白雲端　佛性要當時節踏
北禪除夜啓玄津當筵獨恣庖丁刃直至如
今此話新靈源清　来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
機直萬金帽子擲来如未曉眼前爭免捨花
赤五　十五
針　分皮納角牛何在釵釧瓶盤只一金大
用莫言無執則當機須是芥投針草堂清　白
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閑和野菜羹謂个中
滋味少須知四海飽膨脝香融　北禪分歲
烹白牛官中文字急來勾立地交他納皮角
連忙擲下舊兜鍪文殊道　北禪夜分歲持地

外滿地難収刀斧痕石林鞏　洞山聡曰一大
藏教只是箇之字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
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将軍無限風
流歸手裏白雲端　洞山聡因僧問既是泗州
大聖為什麽在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
之有道頌曰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
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臭孔竅
翁翁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只自慚長恨
貧儒書讀盡老来不得一青衫楷庭水　明州
雪竇山重顯禪師嗣智門祚示衆曰龍泉與刀
斧同質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
異頌曰説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鍮石又如金
巧安排維那出隻手線去又絲来田郎催拍
板飽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埋石
巷元白牛烹了正燃燃皮角官中却要退将
下帽簷輸納了燈前更鼓夜遲遲天目禮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起挑不上頌曰
起挑不上筋撥不開合掌讃言喜我長睛
岩仁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嗣文殊真　常自負柴
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将去師放
柴於地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我要燒頌曰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
殊放光處殷勤為我記歸来虛堂愚　柴火煎
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自慚識性多庸下未有胎胎至鑒心佛鑑懃
雪竇示衆曰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
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咨
云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唱
出我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来汝却不
聽如今有什麽救處乃抽手云歸堂
頌曰　刦外翁五濤聲滿世間十六羣生無處可躋攀寂
寥天外清虛境誰解陵空上帝關虛堂居士
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
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来来僧回
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頌
曰　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来第二頭到
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空買洞庭舟虛堂愚
雪竇改船子漁父頌　曰夜静水寒魚不食滿
船載得月明歸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翫下鈎遲誰知雪
老垂絲慣不犯波濤取得伊白雲端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
色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頌曰　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
多若遇鄒陽吹暖律巖花應不待春和楊無
為　千峯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
問个中端的旨休将鶴唳作鸎聲本覺一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

分上為什麽不會師曰枯木裏膛眼曰恁麽
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
別時頌曰　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
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去清光灼灼避無
由白雲端　雪竇頌草鞋二門曰
刦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怜傅大士處處
失樓閣翁二一德雲閑古錐幾十七下妙峯頂喚它癡
聖人擔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震塗毒
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
真金休百鍊曾却毗耶離無人解看箭四頌
曰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皺眉息耕
斗室危坐半窓凍日燃燃虛堂愚
風卷浮雲盡青天絶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
上高臺萬菴顔
雪竇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
磨區區日逐貪生去喚不回頭争奈何頌曰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我癡漢便恁麽去肯
堂充　鋸解秤鎚油煎石礫兩手擎来有功
者賞且菴仁　無禪才云雪竇老
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叅三十年也未會
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乃
頌曰　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
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雪竇與李駙院坐次有秀才并道士到院李

問云三教中那箇為貴師側身叉手而立李
曰有口何不道取師曰對大子而難言
頌曰擊碎髑髏敲出骨節明眼人前自彰醜
拙 木菴永　相州天平從漪禪師
嗣清溪進 師到西院兩錯公案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
在何故話在頌曰　禪家沉愛輕薄滿肚
叅來用不着堪悲堪笑天平老五老峯前古
觀基老君元是一年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
聰它人說是非 南堂興　雪竇因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頌曰
狂狗趂塊瞎驢趂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
覆青山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淥
水徒長蕖頌曰　雪嶠層層翠瑣滐風生寒
岫結重雲夜來丹鳳沖霄漢聽曉樵人逐鸝
羣 投子青
雪竇問大龍語者默者不是頌曰
赤巳 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 十八
憶李將軍萬里晴空飛一鶚 復菴封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 嗣智門祚 初謁雙泉雅
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
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
話說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摵

所豁然大悟頌曰
與奪縱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亡家驀然鐵
棒如風疾失却從前眼裏花 白雲端
誰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
云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
錯 雪竇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
汲深泉天平老太忽草為兩錯悔行脚大地
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 圓悟勤
彼呼我諾彼啐我啄聞如不聞將錯就錯金
剛眼睛椘子換却會與不會都盧是錯 佛鑑懃
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
後来貴盡分踈語半是恩君半恨君 雲衲奉
郢州太陽警玄禪師 嗣梁山觀 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滿鉼傾不出大地沒飢人頌曰　荊山
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罔象無心黃
帝重卞和有智楚王嫌 丹霞淳　太陽玄問梁
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
東丘 道子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 十九
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
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
語上碑去在頌曰　路窮崖仞問山翁別指
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重回頭忽見太
陽紅 投子青　真空無相絕名模立底精兮畫

底辨道即不辭難上紙西天鬍子沒髭鬚 止
水一　天台山德韶國師 嗣法眼 示衆曰肯誰
寶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
中萬法本閑唯人自鬧頌曰　等是無慈為
你來舌頭拖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剪狼
藉春風又一回 竹菴珪　韶國師示衆曰通玄
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頌曰、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為親若言滿
目青山是認著還生眼裏塵 無隱基　金陵清
涼泰欽法燈禪師 嗣法眼 師問僧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領旨
頌曰　西來祖意不東西猶鳥春深抱樹啼
多少行人空悵望青山猶聳白雲低 保寧勇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軟似生鐵硬如爛泥拔
針未識鉢水刮膜無用金鎞雲瑣家山歸路
絕四頭翻笑杜鵑啼 肯堂充　雲居齊和尚法
燈會中為知藏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
來意荅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
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
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有兒
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
生終是不肯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

平生沽計剎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 大洪恩
人間西来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乜家自
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 本覺一 金陵報
恩院玄則禪師 嗣法眼 初問青峯如何是學
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
問甚處来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
赤五 二十
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
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
爭得師曰某甲秖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
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
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頌曰
末上一四拜八兩又拜恰重半斤来定盤星
在誰人手爭著絲毫可惟武 白雲端 丙丁求
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水窮知盡
處坐看雲起見平生 慈覺賾 丙丁求火問青
峯耐耐藉猛迷塊跳顛得清涼重熙破一聲
雷震化為龍 大洪遂 問處分明答處親青峯
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臨岐更
問漆 佛燈珣 丙丁童子來求火乖問炎炎燎
面門過現未来三世佛不離其中轉法輪 治
父川 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方丙丁又屬火按
劍宗師柰若何是君心下意不過 卍菴顏 一
四醉倒玉樓前鬢亂釵橫語笑顛最是惱人
腸斷處借婆衫子拜婆年 徑山杲 昔見非真

今見非假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寶峯源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 嗣法眼 初叅法眼
眼曰子叅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
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
切法皆具六相曰空具六相不師無對曰何
不問去師却問空具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
赤五 廿一
悟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頌曰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擔向南
昇山角頭千古萬古火人見要見麼 以拂子打圓相云
金烏飛上琉璃殿 斷橋倫
聯珠頌古通集変本加麗句章棘句愈出
而愈多如蜂房釀百花之蜜蟻絲穿九曲
之珠食其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
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過不食蜜不好珠
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又將奚為余曰病
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於是乎書天
童雲岫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赤六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十一世　十二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 嗣汾陽 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自頌曰　水出高原
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句
赤六
燈籠露柱笑嘻嘻慈明為水出高原天下禪
僧走似烟只聽清聲來耳畔不知流落那婆
前 正覺逸 水出高原上風翻浪似銀搗毫聊
一頌夢棗說書紳 笑翁真 衝斷雲根迸石來
冷冷千古下崔嵬未明的的朝宗意聽取春
深動地雷 溈山秀 高原水出曉晴天對答臨
機豈偶然衲子不知流落處一尋寒木破溪
烟 北礀簡 穿雲迸石不辭勞大抵還他出處
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虎丘
欽 水出高原浪拍天四維上下絕塵烟分明
好個真消息未必時人到那邊 高峯妙
慈明室中挿劍一口以草鞋一緉水一盆置
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
師曰嶮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頌曰　晷往
寒来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
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雅堂達 四五百條花
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縱然有搭閑田地不
是栽花戲氣毬 仙堂本 家山指出路非遙萬

伊嵯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水菴一　單鎗足馬出汾陽端的逢他主將强盆水草鞋横室内殺人更不佗鋒鋩琲隊汕　百花叢裏鞭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華傳生倫眼覷蒲懷無柰舊愁何斷橋倫　慈明在衆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問閑合子取香在手中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便放爐中燒師曰斟卽當漢又恁麼去也頌曰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燒斟卽當漢又恁去白雲端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銀塔初出海何處不分明頌曰　銀蟾出海照無私處處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訊從教日炙與風吹高峯妙　慈明冬日牓僧堂作此字罒二二三几畊拙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頌曰　選佛堂前光皎皎分明一柄道士劒果然堂頭放脫參首座之言有神見野雲南　畫下畫上畫短畫長明明揭示浩浩商量何似京師出大黃月遮志　慈明因僧問閙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頌曰　詑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閙啾啾麁衣糲食尤無念誰管扶桑日出頭海印信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頌曰　不

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鮮鷺鷥飛入蘆花裏高峯妙　慈明因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頌曰老倒慈明為指迷釣絲絞水出群機時人貪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石田薰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岐云要悟即易要迷即難頌曰要悟即易要迷即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三三圓悟勤衲僧悟易要迷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鐵成金猶自可點金成鐵太無端別峯印　慈明因李駙馬問伐閩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師曰駙馬甚處得這消息来李喝一喝師曰野干鳴李又喝師曰師子吼頌曰　逆風吹又順風吹鐵眼銅睛孰敢窺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高峯妙　慈明問顒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鑾師曰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先前夏在甚處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勘得你教庫下奴子勘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滌嘴頌曰　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將軍但有嘉戶在何必榮封萬戶侯石田薰　慈明頌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頌曰　八十翁翁著繡靴踏開幽洞笑呵呵傍人指點忘歸路不覺腰間爛斧柯無菴全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頌曰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是定價錢是數卽空叟　徐州瑯瑘山慧覺禪師嗣汾陽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途即便寢息何故蝶形國裏諸眼飾想君太熱不知時頌曰　曲壇踏著兩頭擊啞子得夢自家笑笑到天明說向誰烏鴉解作麒麟叫正堂辯　瑯瑘指出五般病擧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為君俱擊碎延齡何必九還丹少室睦　瑯瑘因長水法師問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山河大地頌曰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當免被傍人來覷見白雲端當明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進古鏡回頭消而負慚惶大洪遂見有不有反手覆手瑯瑘山裏人不落猩曇後天童覺相罵饒接

甞相啗饒潑水塵舉大地收花開世界起一
摸脫出絶功勛句裏挨開大施門 圓悟勤 因
風吹火徒為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然
隨口道忽生大地與山河 佛鑑懃 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瑘禪師借人鼻
孔出氣出得氣有巴臂昨夜那吒生八臂 南
堂興 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過
爭教人少年 松源岳 不鼓陷穽不揮雪刃一
箭穿楊神目不瞬反思昔日李將軍射虎之
機猶是鈍置 瑩愚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 嗣
汾陽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鎚頌曰
鋸解秤鎚無縫罅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
許亂商量一任攝提繞天下 白雲端 鋸解秤
鎚星飛電轉左拽右拽七片八片有時落地
碳人行千眼大悲看不見 佛鑑懃 鋸解秤鎚
渾似鐵大愚老子曾饒舌水流澗下太忙生
雲在嶺頭閑不徹 鼓山珪 問佛如何是宗師
即便酬秤鎚將鋸解言外度遠流 徑山杲 手
把金鞭撃鐵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
相逢著點識無言自點頭 保寧勇 鋸解秤鎚
出老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
枝 懷玉 宜首座 鋸解秤鎚血滴滴地截斷生
死疑根不是等閑兒戲 朴翁銛 大愚老上
堂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 入地
獄如箭頌曰 敘活全機覷面提大家相聚
喫莖虀後生不肯違箇意只管茫茫打野榸
松源岳 苦中樂樂中苦大唐打鼓新羅舞寒
山燒火濕頭灰却笑豐干倒騎虎 石菴玿 硬
如綿軟似鐵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
大愚至今弄巧反成拙 枯禪鏡 舒州法華
院全舉禪師 嗣汾陽 到瑯瑘覺和尚處瑘問
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
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
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
似粟拂袖而出瑘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
舉上座瑘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
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
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瑘
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
解秖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瑘遂作禮曰某甲罪
過頌曰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
恬并浪靜一江明月滿溪舡 大洪恩 奪得驪
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
裏撒手大家歸去來 徑山杲 漁翁瀟洒任東
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
臥入武陵溪 夢菴信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
毛色而得馬麻絲絃而樂琴結繩盡卦有許
事喪盡真淳盤古心 心聞賁 官路無人獨自
行自家公驗甚分明路傍偷販私鹽客草裏
蹲身過一生 鼓山珪 有主有賓有禮有樂得
失是非如何摸索縱橫索無上醍醐成毒藥
君不見大鵬展翼蓋十洲籬邊之物空啾啾
石菴玿 揭天撲皷喙紅塵遍地刀鎗解出身
結角羅紋隨處入銀山鐵壁是通津 伊菴權
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
兩俗人沽酒三升 石鼓夷 法華舉因僧問
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曰洞庭湖裏失却船
頌曰 洞庭湖裏失却舡赤脚波斯水底眠
盡大地人呼不起春風吹入杏花村 雪菴瑾
南岳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 嗣汾陽 省同參
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
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
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
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
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頌曰 問如絲
裏針答似泥中刺咆哮二虎吼生獰各各利
牙爪可怖坐却碧峯頭截斷當陽路直饒擊
出祕魔叉路狹草深難進步相見不相逢回
互不回互四七二三眼相覷雲從龍兮風從
虎 治父川 兩陣交鋒出戰時旗鎗倒卓鼓無
摧絲毫不犯將軍令獨脚攙閑各自提 聡堂
達一文一武偶相逢識盡英雄各不同俱往

長安朝聖主姓名終是違天聰（虛堂愚）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嗣瑯瑘）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頌曰聖僧黑漆實希奇莫把丹青點汙伊合掌燒香人不敬寒山拾得笑攢眉（海印信）　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嗣葉縣省）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頌曰　嫩草踈斜逞山泉帶碧泝文曾要渭水恥任列莊周（投子青）平地起骨堆三春震地雷只聞千萬去不見一人回（本覺一）平地起骨堆金毛師子吼誰知無味談塞斷衆人口（北磵簡）　浮山遠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輥繡毬曰與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投子青云水深魚穩葉落巢踈頌曰　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花雁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投子青）古殿蕪苔滿天河斗柄垂金雞總報曉玉女下階遲（天寧達）師子頻呻開口解把金毛抖擻反身時輥繡毬百獸奔騰潛走（祖印明）　浮山遠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孟春猶寒頌曰　正月孟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非夜虛空落地和風搭在闌干（別峯印）　宋內翰楊文公億（參廣慧璉）公字大年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秖彈指也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岩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秖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頌曰　內翰拳南斗倚北辰廣慧轉天關反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石岩璉）白石鑿鑿齵齵爾美璞君子適腧君子斯樂（虛堂愚）　楊文公問廣慧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寶而況閻浮提衆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於財慧曰旛竿頭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頌曰　夜义頭菩薩面鬼擲殺佛跳牆同門共戶不相識邁古超今無寸長澄心戳破石人腳扁鵲盧醫爭主張（或菴體）一人牙如劒樹一人口似血盆一拳還一踢一踢報一拳啞堅摩醯頂門眼不妨親踏上頭關（石菴玿）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夫是之謂大年翁與廣慧師也（實菴源）　楊文公問慈明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慈曰切公曰長裙婦拖泥走慈曰誰得似學士公曰作家作家慈曰放你三十棒公以手拍膝曰這裏是甚所在慈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呵呵大笑頌曰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重入到桃源舊遊處一層峯鎖一層峯（柏庭永）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嗣洞山聰）號舜老夫自洞山如武昌行乞自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頌曰　黑雲當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畫圖雨過雲收山色淨趙州東壁掛葫蘆（伊菴權）黃鶴樓前鸚鵡洲雲居意不在鉤頭扁舟穩泛長江淥大笑一聲烟雨收（鐵牛印）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時稱皓布裩（嗣北塔廣）冬至上堂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頌曰

矜誇富貴賤貧亦窮祿可恕無禮難容 無準
範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嗣雪竇 赴杉山請
初入院上堂二十年前樂慕此山今日且喜
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
到來杉山却在山僧身內頌曰　移身換步
老天衣不惜眉毛幾個知今日若明當日事
亦六
江南日暖鷓鴣啼 慈受深　天衣因僧問古鏡
七
未磨時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磨後如何師
曰夕陽影裏快藏身頌曰　拄地撐天全體
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峯頂蕭蕭
猶聞落葉頻 松源岳　天衣上堂鴈過長空
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
能如是 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
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来也攣攣拳拳
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来不直半
分錢叅頌曰　鴻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
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本覺一　長空孤鴈一聲秋歇寶波斯鼻似鈎
風捲白雲歸別嶠黄昏月掛柳梢頭 萬菴柔
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来
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来師曰若見諸
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頌曰
諸相非相孰能諳見與不見要須叅兩處負
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覩瞿曇 本覺一　天衣

示衆曰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遣蹉跎歲月深
天地縣遠向甚麼處去頌曰　夏金烏似火
當空掛最高峯捧在青雲霄 南堂興　天衣
示衆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
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頌曰　一物長靈
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刹花無數
貶起眉毛子細覯 南堂興　天衣因僧問如
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
眼頌曰　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星
眼頂門不具迦羅眼莫問西来諸祖禪 本覺
一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嗣北禪賢 垂語曰
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頌曰　要個無
禪底國師終涉毫芒便取誅堪笑這僧垂手
處遍無便見有偏枯 月林觀　舒州投子義青
禪師嗣大陽玄 僧問和尚適来拈香祝延聖
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
遠星拱北辰高頌曰　六國清平賀聖年珠
亦六
簾高捲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座不用丹墀
磬靜鞭 丹霞淳　投子青因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
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曰今因淮地月浔
照郢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師曰秖知
荆玉異那辯楚王心隨後以拂子敲禪床頌
曰　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透清香遍九垓勿

謂乾坤成委曲部陽曾見睦州来 丹霞淳　僧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嗣韶國師 僧
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
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
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来波浪
起頌曰　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託出
来可是永明無剩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象潭
泳　智覺因二僧来叅師問曾到此間
不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曰曾到此間不曰
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頃侍者問適来二
僧未審那個得那個失師曰你曾識這二僧
也無者曰不識師曰同坑無異土頌曰
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
蜜舌端無眼如何契侍者刪要詢端的莫怪
同坑無異土問電未收轟霹靂 癡絶冲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嗣韶國師 僧問
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
如何是此師曰恭著汝鼻孔頌曰　春草碧
亦六　十一
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偃溪聞
隆興府黄龍慧南禪師嗣慈明圓　宗中常問
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
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
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
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

胱有酧者師未嘗可否黙林曰之為黃龍三
關廬山圓通叧古佛云昔見廣辯首座叔南
禪師親筆三關頌諷誦無遺近見諸方傳錄
不全又多訛舛故兹注出　我手佛手兼
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
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
收霍卷方知此道縱横生緣有語人皆識水
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
趙州茶復總頌曰　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
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
將來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
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南海波斯
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還賤或時貴
日到西峯影漸長黃龍老和尚有箇三緣語
山僧承嗣伊令日為君舉為君舉貓兒偏解
捉老鼠 景福順二 佛手皴開古鑑明森羅無
得隱纖形朝朝日日東邊出多少行人問西
丁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擔紅塵唯餘
庭際青青栢一度年來一度春香問生緣何
厤來到家禪客纖埃吐屋刹海周游也休識峨
嵋與五臺 雲兜悟三 我手何似佛手反覆誰
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謾為開口我脚
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
取目前善惡人人盡有生緣處認着依前還

失路長空雲散月華開東西南北從君去 真
淨文三 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
狂走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過苔青雲開日
爍問我生緣處生緣處不起語直心無病誰
論是與非 溈山秀三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
禪師熙寧初至南師法席殆二年師歸圓寂
去六　十二
然入師室問師道而師以平生三轉語示天
下學徒得叩于左右近數見印行語錄者其
間或拈或頌罔測其旨噫去世未三十年謬
妄者傳背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知師者
可同味焉頌曰　主賓相見展家風問荅分
明箭拄鋒伸手問君如佛手鋏開劍刃重偏
叅知識扣玄微偶尒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為
驢脚問平生見處又生疑莫怪相逢不相識
宗師須是辨来端抑閑風月俱掄盡却問生
緣道却難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
直饒總不恁麼也似枷上著杻我脚何似驢
脚奉為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瘥如今又遭
毒藥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隨無為二
途不涉如何也八十婆婆學畫眉 海印信三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衆人夜走我
脚驢脚放過一著龎老休辯清平木杓人人
生緣壯律南俾道吾舞笏華亭撐船 滿堂準三
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鐵兵不用一騎八

壆與四夷太平皆坐致因卧桑陰春日斜騰
騰不識个何世昔無平我手何似佛手從来
有彩無杣有時閒向人前不覺露出雙肘我
脚何似驢脚寒来須要襪著莫教踏著泥水
和鞋一時失却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㴱
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香滿南園 汪方蚤 我
去六　十三
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鎚鍛帚曾烹紫磨金軀
光射七星牛斗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
爍坐斷百戰場中妙明六鎔三界人人有箇
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寰中日月手握閫
外威權 角堂興三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
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遭他一口我脚何
似驢脚趙州石橋畧彴忽若築起皮毬崩倒
三山五岳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
也眼皮迸綻處他桶底別穿 因悟勤三 佛手
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
儂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龍門遠 佛手驢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
無限樓閣彈指入者無門驢脚生緣佛手打
透上頭關捩脫却泥水布襪直下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驢脚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
平猛將設誇謀畧 佛心才三 扣開豈是丈夫
兒驢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
基業各豐滋 道場如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

辰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来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潭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灘白楊順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顢頇至今百拙千醜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却人人有箇生緣從来罪過彌天不是牽犂拽把便是鑊湯油煎正堂辯三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諦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精脒粘著返身直上兠率天已自遭他老鼠藥吐不得人人有箇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張無盡三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著焦尾大蟲性命輸他一口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是遭他毒藥人人盡有生緣且非爽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泰六十四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禪恰似河陽新婦醜石巷昭四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筭到年頭家內一錢無有我脚何似驢脚踏著趙州畧彴驚得迦葉皺眉文殊却打無著人人有箇生緣男兒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喫死如眼佛

手驢脚生緣浩浩叢林盛傳真饒一穿穿却未免十万八千伊卷推四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兔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開笑口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將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番綽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鐵船精金美玉團堆責畢竟何曾直一錢雪卷堆四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横川珙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黃龍南初叅泐潭澄因雲峯悅指見慈明既寓福嚴時賢禪師命堂書記賢歸寂適慈明繼席一日造室明曰書記叅雲門禪必恭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師曰合喫明曰從朝至暮鵶鳴鵲噪皆應喫棒乃使拜之後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勘破了也且阿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荅明日又詣室明嘔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泰六十五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始大悟述頌曰傑出叢林老趙州老婆勘破有来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明領之頌曰錯錯戲海獰龍衝霄避鶴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露拴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石林鞏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

風天數一宴風雲便送出臺山烟雨中有喫棒分無與分當壚一緞來鐵流不因踏斷臺山路千古雲峯恨莫酬竹巖圓二黃龍南因僧問不去不来時如何師曰華岳三峯頭倒卓曰却去却来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輥頌曰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傍人筆力强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本菴觀黃龍南住黃蘗時室中每舉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衆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云猛虎當路坐師乃退黃蘗與勝住頌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俱不會黃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慈布袋照堂一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ゝ急恆山宗猛虎當路坐游魚脚下過不學子湖老便打劉鐵磨鼓山珪黃龍南因禾山普叅普請經論兩川號為義虎問師云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因緣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不普曰曾到師又問曾掛搭不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良久乃理前問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喝頌曰　黃龍一喝絕遐疑笑殺旁觀又可悲姹女已歸胥漢去猷郎猶向火邊摟悲菴演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嗣慈明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曰湖南長老頌曰　三脚驢子弄蹄行奉勸行人著眼睛草裏見他須喪命只緣踏最分明（白雲端）前步高兮後步低動頭搖尾三隻蹄騎過鬧市人東西湖南更有須菩提（保寧勇）　三脚驢子弄蹄行驀驟追風趂不前踏破化城無覓處湖南長老重加鞭（佛鑑懃）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襯足生堪笑草中尋覓者不知芳樹囀春鶯（佛性泰）三脚驢兒弌殺好長袚後園教喫草等閑牽去向人前踢倒湖南睹長老（鼓山珪）楊岐一頭驢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跌殺黃旛綽（徑山杲）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梁山遠）三脚驢子弄蹄行兩浙江南秋復熟西北風霜怯早寒鬧門愁見楊花落（已庵頌）一拽把二牽犂平田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徒來解弄蹄（上方益）蹇驢三脚弄蹄時若不親騎也不知紫磨金容驄不動竹篦端勝冷鉗鎚（典牛游）法出姦生堺生招箭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釋迦老子那吒面（佛照光）三脚驢子弄蹄行鼓動清風入骨寒踏破毗盧光影斷不須平地起波瀾（月菴果）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雪菴慶）一箭射落天邊鴈千人萬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來湖南長老何曾見（中菴空）

楊岐因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不會唐言頌曰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白雲端）西天人不會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派支打齒缺至今有理不能宣（佛性泰）西天人不會唐言旱地雷聲徹大千九年面壁無人會玉兔金烏火裏旋（無菴全）

楊岐因慈明忌辰設齋眾緣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妳（来二生赤如是師迹）前作聽勢座擬議師與一掌曰這漆桶也亂作頌曰　楊岐聽勢印千差今古令人愛作家但握祖師三印在不妨捏怪亂如麻（圭堂居士）一棚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鼓歇時天未曉尚餘寒月掛疎櫺（虛堂愚）

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頌曰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木重霑雨露新（白雲端）

楊岐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雞鬢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頌曰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價把手歸家笑幾場（白雲端）試問人間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日日花前醉一季都來九十場（正堂辯）明張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反身架箭直饒嚙鏃与將軍對面髑髏穿一穿（刑举印）將杖探其水方知水淺深路遠知馬力歲久辨人心子不孝父不慈恭而無禮親而有疎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治父川）猶全食血功虎備起屍殺無奈阿爺何不傳上樹訣（南岩勝）馬轉牛回豈足誇爛泥中剌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氣坐令千載定龍蛇（無菴全）

楊岐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曰天無四壁師曰路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又作麼生曰你看這老和尚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頌曰

高步何來釣象犀反身全不帶纖泥驀然一喝高千丈劫外相看誰得知（圭堂居士）

楊岐因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什麼師曰鉢盂口向天頌曰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
說多年衲僧眼裏重添屑白雲端
衲僧一拶鉢盂口闊天下楊岐望梅止渴松源岳
楊岐問僧栗棘蓬你作麼
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頌曰
楊岐金圈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
来一口吸更無南北與西東照堂一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鞏一張弓直
截為君說新羅在海東桂山果
楊岐老人鎖口訣万里長城一條鐵斫牌禄
客如到来不動金鎚腦門裂鼓山珪
栗蓬吞得有何難更教吐出又心酸吞吐得
来休嚼碎南辰光射北辰寒正堂辯
肘後慕生開絡索風前忽布闌叉撑那吒八
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天童淨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蹋著
迸鮮血或庵體
十六 楊岐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峯勤把住云今日
十九 喜得箇同叅師曰作麼生是同叅底事勤曰
九峯牽犁楊岐拽杷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
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叅元
来不是頌曰
一拽杷二牽犂平田淺草且相隨恰到飢時
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錫溪益

道從来鮮弄蹄上方益一
楊岐左眼半斤九峯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鐵
鎚至今収拾不上無相範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嗣投子青
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
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頌曰
星流水國夜然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
私位不該依俙擬動成偏正竹虎岑

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起終始之
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
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
解家眛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
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
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
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卧如何是法
眼驀便濕處床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
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檢點將
未夾山秖是學處不玄如流俗閭閻裏物不
能捨得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
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 二十

用求真惟須息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 十六 二十
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
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
信孫臏卜龜殻無靈不用鑽丹霞淳
芙蓉楷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籠
岳頂終不露崔嵬頌曰
層層落影團團切忌當陽著眼看直下有
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雪岩欽
芙蓉楷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鎖霧海雲遮頌曰
尋問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露該薄露依
依籠古徑孤峯終不露崔嵬丹霞淳
六祖下第十三世南岳下第十二世臨濟宗
晦堂心嗣白雲端嗣保寧勇二嗣孫比部司
隆興府黃龍祖心禪師嗣黃龍南因黃山谷
太史乞指徑捷處師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
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
論公擬對師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
侍師山行次時岩桂盛放師曰聞木犀花香
麼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
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師笑曰秖要公到家耳
頌曰
十八 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

歸歸未得憩開岩桂遶幽香 石溪月

學般波瀾捲未乾幾頻仙展上林藥天香究落林風老不覺相携到廣寒 石林鞏

水邊林下舊生涯夢裏還家未到家昨夜月明歸與動西風一陣木犀花 雪巖欽

晦堂室中竪拳示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未審喚作甚麼頌曰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道場琳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却面前山 雪巖一

舒州白雲端禪師 嗣楊岐 示衆曰此事如萬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勤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也擲下拄杖頌曰

撥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皺眉不動毫芒親到底眼睛皮綻盡須彌 虛堂愚

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只堪喫飯頌曰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 請禪老莫遲疑一飽自然忘百飢 淮庵演

白雲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麼僕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頌曰

幾回沾水又拖泥年老心孤不自知遊子不歸空悵望一溪流水落花隨 無庵全

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師曰眉毛在眼上頌曰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月庵果二則

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針青山四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嗣楊岐 示衆曰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是後昆誰是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示衆曰且喜天下太平頌曰

烟暖土膏農事動一犂新雨破春耕郊原眇眇青無際野草閑花次第生 虛堂愚

保寧勇示衆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攙外雲生簷前雨滴澗水潺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頌曰

蠢然不涉去來今三界都盧一點心攙外春風春綠舞門前楊柳曉鶯吟 丹霞淳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未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難岐指曰委悉得麼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頌曰

棒下血淋淋真鍮不博金鴛鴦親繡出休更覓金針 雪堂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赤七
仿鉢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四世至二十一世
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嗣白雲端　初謁浮山
遠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
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
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
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
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
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
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頌曰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
中誇富貴覺來那直半分錢　遯菴演　忍死叮
嚀見白雲一盃鴆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沈　竹屋簡　二卒風暴雨忽
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提得出依
然只是買柴翁　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
餘年參數十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
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咬
破一箇鐵餕餡直是百味具足且道餕餡子一
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何人能染紫
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鬬不休　日曦
白雲鐵餕餡衲僧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
師子吼　月菴果　五祖演在白雲端會中作磨
頭一日端下來曰磨頭你還知一件事麼師
曰不知曰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
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
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良久謂師曰磨頭
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心下不安得七
日七夜不成勝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曰既
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忽然
中夜方會得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白端端
起來手舞足蹈佛眼遠云某甲侍先師舉此
因緣謂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方得安
樂大衆還見得不乃頌曰　放得下好脫
洒放不下牛拽杷堪笑諸方老古錐打鼓說
禪無尾橘無尾橘不驚怕可麼訝解踏毘盧
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
箇什麼字師曰鉢囉娘頌曰唇上少斧班豹
剝舌頭當的帝都丁且道是什麼字自古上
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石菴玿　一大藏
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胸中憤氣盤不
得忽作虹霓萬丈長　中菴竟　倒腹傾腸與麼
來華言梵語幾曾該言前句後知端的陸地
蓮花朶朶開　荆山哲　大藏教文為切脚鉢囉
娘義最深幽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暗
點頭　遯菴演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口是禍門頌曰的的當陽句明明前後路若
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兎　徑山杲　口是禍門雹
掣雷奔洪謁出海震動乾坤　牧山珪　如何是
佛口是禍門一錢不直賣与買人　雪堂行　矢
行詭道賊是家親無功受祿有理難伸　或菴
體　坑坑坎坎嶮嶮巇巇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虛堂愚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從
口入又曰露胸跣足頌曰老去屆鬢似雪霜
元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事一度思
量一斷腸　佛鑑懃　牙根爛嚼真彌勒腹裏橫
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飽道回不到負檐
家　心聞賁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
師曰五逆聞雷頌曰從前五逆怕聞雷不似
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行十字街頭還
共坐　牧山珪　五逆聞雷曾条顏回一粒豆子
爆出冷灰　徑山杲　若僧苦下打爺拳霹靂聲
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鳥擘開滄海取龍
吞　東山空　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
處埋　朴翁銛　五逆聞雷憮憮然尋常爭敢
與人寃自從六十輕酬後滿北驢名不浪傳
虛堂愚　五祖演示衆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
且道他是阿誰頌曰老年輕飾臘樂事甚悠
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　雨堂興　他弓莫
挽他馬莫騎他非莫管他事莫知　無門開　釋

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酒好不須懸望子醋酸何必掛葫蘆（野牛千）五祖演問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有云王宙欲娶倩依爲妻倩父母不許倩遂卧病在家王宙行欲遂行月下見倩來同作而去三年復送生一子倩遂歸父母家親判門家中有一倩娘出來相見爲人遂合成一身）頌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普融藏主）只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着便誵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慈受深）兩女合爲一媳婦古寺叅前幢子竪彷彿上有陁羅尼多少行人盡驚怖（正堂辯）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或菴體）涼宵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未歇忽然天曉一時休（且菴仁）憶惜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寂寞無人草自生（萬菴柔）南枝向暖北枝寒何爭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看（雪菴瑾）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福是一是二（無門開）行帀先桃葯夜草後鐵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黃泉（虛堂愚）五祖演垂語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麽對頌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言也弄物不知名（月林觀）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攔腮劈面拳直下會便會（無門開）五

祖演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麽衆皆無語自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頌曰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目慚惶無着處低頭依舊入烟蘿（高峯妙）五祖演曰譬如水牯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麽尾巴過不得頌曰牛過牕櫺錯爲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月林觀）體本真靈物都緣不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如菴用）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高峯妙）五祖演謝監收上堂曰人之性（命）第一須是〇欲得成此〇先須防於〇若是真〇大〇〇頌曰一二三四五六圓心肝撲碎髑髏寒若將方木枝圓竅醜婦爭教得少年（高峯妙）五祖演舉昔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我弊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舉手作鵓鴣觜云谷孤故頌曰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強分疎只消一箇鵓鴣觜百怪千妖盡掃除（此山應）五祖鵓鴣啼當機直下提隔山尋壤跡能有幾人知（石田薰）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頌曰門前石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適既分明免被巡官使（雪堂行）五祖演每遇僧來請益秖曰無這閑工夫頌曰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鈎錐雖然不瞎衆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槌（龍門遠）開口便見膽工夫傲東魯昔於豆子山也解打鼓（南岩勝）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屈僧曰屈作甚麽師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頌曰盡力不柰何按牛頭喫草君無錦繡文難以論嘉藻（龍門遠）鐵餘價難窮誰知屈味濃法憧光祖域正董在胸中（南岩勝）五祖演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你清淨法身頌曰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門前按山子春來秋去泄天機（雪堂行）五祖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頌曰何故喚作手衲僧難開口擬議自瞞頇可憐太蒙斗（佛眼遠）先祖滔滔無固必後人悱悱有雌雄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南岩勝）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嗣真淨文）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麽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麽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麽處去頌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空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晳從敎孝子諱爺名（張無盡三）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閒知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

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驢放三千馬放八百透過重關未為英傑 月林觀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觀破這一念觀破如今觀底人 無門開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 嗣真淨文 師以力叅深到語不入時毎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望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頌曰隔水何人歌竹枝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調月朗風高聽者稀 虛堂愚 六祖下第十五世臨濟宗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 嗣五祖演 先住東京天寧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頌曰盡力當胸一拳幾箇眉鬚墮落更欲如何若何普化空中木鐸 瞎堂遠 圓悟因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以何為驗師曰生鐵鑄就崑崙兒頌曰生鐵鑄就崑崙兒頭輕脚重肚皮大明眼衲僧薩普吒九十日中看不破看不破笑倒嵩山破竈墮 嵩史光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 嗣五祖演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飯咬着砂頌曰喫飯咬着沙隱落第三牙春風繞過後拄杖亦開花 慈受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 嗣五祖演 嘗請益五

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遶圍爐數匝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頌曰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潙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 雪堂行 二我不會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碓觜善財譏到百城游何曾踏着自家底我不會兮不如你旃檀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湘攪動滄溟聲未已 默堂定 龍門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親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

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頌曰寧辨人間是與非生来濕潙眼如眉不因說着當年事萬古千秋那得知 虛堂愚 金陵俞道婆市油餈為業叅瑯琊起和尚起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瑯印可之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

捲門佛燈珣和尚往勘之婆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来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来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屎頌曰柳毅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拋却痛惜深憐乞養兒 笑翁堪 驀劄相逢鐵面皮淵家喪盡喚孩兒翻身獅子施牙爪猶落渠儂第二機噫且道渠是阿誰 塗毒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嗣圓悟 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来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頌曰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藏薰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 石林鞏 諸佛東山水上行鬧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来無已無意涼人人自涼 高原泉 大慧因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頌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客何須向外覓波楂 月坡明 大慧後来留古雲門菴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室中舉竹箆子問學者喚作竹箆則

餉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徒之得法者十有三人頌曰雲門舉起竹篦凡聖潛蹤匿跡金剛門外生嗔木馬廐中面赤尼無著總二雲門舉起竹篦纔涉思惟蹉過只這背觸商量老人已是話墮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屋三門穿過衲僧眼耳福州清涼坦三尺鉄蛇口帶腥魯吞英特十三人壓蒙四壁籠燈黑光尾焦黄眼正瞋竹屋簡平江府立紹隆禪師嗣圜悟初衆死心心問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是何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留過夏頌曰客裏護牢落天涯多故人好懐無處寫舊話得重論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吞徘徊殊有約来此續芳塵歷堂悉雖后何期語笑新秋風松館客邊身恍闌不話平生事到光相逢是別人寶泉泐安吉州道場明辯正堂禪師嗣蟹門達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頌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憶并州是故鄉圓極岑潭州大溈善果月菴禪師嗣開福寧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下下座頌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問光照夜碧眼胡僧笑點頭誰知用處無縫鏵月林觀機輪轉處達者猶迷四維上下南北東西無門開明州天童曇華應菴禪師嗣虎丘隆示衆曰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之在南岳頌曰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驀然摸着蛇頭拍手囉囉哩哩肯堂充眷姿去後無消息病者憧憧日扣門百草自知無識者叢叢蛩泣在籬根匡堂悉應菴示衆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衆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頌曰疾燄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聲振鬣長鳴後萬馬皆瘖一戰收北硐簡明州育王德光佛照禪師號拙菴嗣大慧宋孝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于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鉏牛頌曰万機之暇探禪宗中路寧堪慙六龍空手牽牛過天關紫宸深在妙高峯圭堂居士佛照因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頌曰六年勤苦竟何如為問君王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諦到頭終不受塗糊北硐簡二借婆衫子拜婆年監本起挑不上禪扶起玉龍霹靂明星猶在九重天問處天左旋答處地右轉太平無象眼頭寬雪山高映黄金殿覺圓明大根大器大熏修贊轉

機輪向上頭万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石巖璉臨安府淨慈北礀簡禪師嗣佛照師示衆目前機摩竭令無法商量一印印定頌曰當陽印定發光輝一對鴛鴦各自飛無法商量曾不昧令行摩竭目前機物初觀行摩竭令顯全機無法商量未是奇方象森羅鄰印定此中能有幾人知竹方倫北礀因四僧來參師云一人宗通病在內一人說通病在外一人宗說俱通病在見聞一人觸事不會東倒西擂且道誰是不會底頌曰午惚危坐絕逢迎杵臼徐聞隔竹聲一碗驢茶魔辟易策勳不戰屈人兵物初觀剛道宗通與說通俱通還昧古靈蹤誰知東倒又西擂却解當堂作主翁竹方倫賓中全主主全賓四相同朝舊主人切忌自家分彼此使他容易別踈親淨覺眷臨安府淨慈水菴師一禪師嗣佛智裕室中問僧曰西天鬍子因甚無鬚頌曰癡人面前不可說夢鬍子無鬚惺惺懵懂無門開牧童失却破簑衣流落年深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上引得烏鴉遶樹飛默堂忠臨安府淨慈彥充肯堂禪師嗣卍菴顏示衆曰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帝鄉頌曰孰謂觀方不在方纔開臭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全

身在帝鄉 掩室開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 嗣應菴 應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吞曰破沙盆 庵頌之頌曰平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黄金為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 覺非元 法眼拈來早自誇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遍界難遮掩 錄藪林累子孫 掩室開 直甚破沙盆撒翻海岳昏頂門真箇瞎千古累兒孫 虛堂愚 白玉琢成泥彈子黄金鑄就鉄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 大歇然 常州華藏伊菴有權禪師 嗣無菴全 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隣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崐崘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舡頌曰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隣僧找轉渠方信圓明彈指事元來此語不傳虛主堂居士 鎭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或菴師體禪師 嗣此菴元 因信齋葛知府問曰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師曰小出大遇乃頌曰八臂那吒三隻眼雙槌擂鼓轉舡頭巨鼇一吸滄溟竭宇宙風清四百州生死自憐同室死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得親兒證趣路方知蓋藏難 雪堂行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岳禪師 嗣密菴晉語曰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頌曰沒量

大人擡脚不起眼睛耳聾撒溺撒屎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 朴翁銛 擡脚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渾身無處着請續一句 無門開 力難擡起為君宣神駿何勞更着鞭一躍洞天三十六到時凡骨便成仙 虛堂愚 松源垂語曰開口不在舌頭上頌曰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關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丹命根難斷空惆悵 朴翁銛 含糊一世無分曉開口何嘗在舌頭萬古業風吹不盡又隨月色過羅浮 虛堂愚 松源垂語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下紅絲線不斷頌曰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饒親見松源敢保錯來批判 朴翁銛 脚跟不斷紅絲線棹臂乾坤自在行塞壑填溝無數着歸來依舊兩眉橫 虛堂愚 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〇頌曰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舡 密菴舉 慶元路育王物初觀禪師 嗣北礀 師示衆云過去如是如是見在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幸自可憐生無端黄面老漢拈花金色頭陀微笑漏泄真機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雖然古人得親用親說到行到豈是末流刻楮畫花彫蛛鏤蛤瞎學者眼竪起拂子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舉

頭鷂子過新羅頌曰兜羅綿手舉花枝金色頭陀展笑眉末法師僧能委悉只今那得異當時 竹方倫 拈花付法慶人天西竺真冊紹的傳綿密到今無間斷一枝深秀鄮峰顛 淨覺全 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 嗣松源 因虎維那參次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虎擬議師便歸方丈頌曰白浪堆中下一鈎錦鱗紅尾向悠悠漁翁不計竿頭事笑入芦花万頃秋 石林鞏 臨安府徑山佛智晦機熈禪師 嗣物初 師在仰山示衆云雲門道箇普字尽大地人不奈他何殊不知他已四稜塌地當時若與衆威一喝待渠悉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圖赦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頌曰山河大地非同別蟻子蛾蝉没等差不用干戈更相待本来成現絕安排 竹方倫 正法眼開韶石普字酧最親切三乘五教文毫端上該攝驪龍打失夜明珠金剛腦後抽生鐵 西隱徐 僧來請問正法眼部石阜提 普字將不露是甚底凜凜排清 重字犯戈矛 淨覺全 臨安府靈隱荊叟珏禪師 嗣癡鈍 室中舉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仍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着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如何是佛爛冬瓜鎮額銅頭沒柰何万里鴻溝歸漢後八千人恨

一發䂦 仍木林　金陵集慶龍翔廣智咲隱
訢禪師 嗣晦機熙 師在中天竺室中云踏着
頂顙上一着十方世界无解冰消汝諸人向
甚處與山僧相見頌曰佛祖頂顙上一着不
屬僧祇大刼修卷却娘生三寸舌片帆高掛
海門秋 竹方倫 廣智蒲室示衆云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大海水在你鼻孔裏 十三 須彌山在你
額角上一如底心在甚麼處頌曰心不知心
方合道色前不物始歸宗壓頭日照茶烟碧
山脊風高樹葉紅 竹方倫 蒲室廣智因僧參
次師曰鐘鳴鼓響為汝發機露柱燈籠為汝
作證因甚來這裏聽人處分僧無語師云老
僧罪過頌曰鼓響鐘鳴為發機燈籠露柱咲
掀眉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竹
方倫 壺中別有天莫趂洞中仙本來成現事
鵠白與烏玄 淨覺蔓 蒲室廣智室中舉百丈
野狐話對者多不契自云百丈野狐野狐百
丈埋向一坑伏惟尚享頌曰浩浩叢林話野
狐落他咔處便偏枯禹門一躍成龍去誰從
當機問有無 竹方倫 百丈當時少見機兒孫
多兆乱針錐一坑埋却渾閑事盖代功高更
是誰 了覺蔓 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
禪師 嗣掩室開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
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

矮子看來眉卓竪鐵鏈無孔舞春風 禺庵卓
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淨覺蔓和尚 嗣
廣智 師在天界示衆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
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絶望師云老
胡有望亦須吐却老胡絶望也且罷休畢竟
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有毀却與諸人拈出
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柳揚元屬當行家曾
溪波浪如相似安得兒孫若稻麻 中峯本
徑山虛堂智愚禪師 嗣運菴岩 垂語曰已眼
未明底因甚麼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為牢
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
頭上翹足頌曰維却虛空筭尽沙針頭畫地
是生涯改頭換面無人見幾度春風吹落花
閑極雲 解把虛空作袴單地牢畫出透還難
針鋒頭上翹雙足猶對春風話歲寒 高峯草
未詳承嗣一十一人　機緣一十八則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
少住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便休聊 十四
聞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出長慶嶽禪師
注楞嚴經說文頌曰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
無心我也休打着奴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
啾啾 慈受深 偶聞清唱發高樓你若無心我
也休直下狂心能頓歇從茲演若不迷頭 木
覺一 你既無心我也休此身無喜亦無憂飢

來喫飯困來眠花落從教逐水流 寶峯明 你
若無心我也休驚鴛帳裏懶搖頭家童為問
深深意笑指紗窗月正秋 育王頫 因過花街
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線
你若無心我也休 知堂仁 杜順和尚法身
頌 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覔醫人灸
猪左膊上 頌曰古德法身頌寐語熟家沸若
學唱巴歌須是自伶俐 大溈智 一兩一陰風
未和春從不快裏消磨桃花暗已隨流水空
使劉郎惆悵多 心聞賁 也好咲也堪悲耳朶
元來兩片皮 松源岳 月氏國王聞罽賓國祇
夜多尊者有大名稱與羣臣往彼國礼見問
法王至彼作敬已畢乃請開演者曰大王來
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歎伏頌曰至簡
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顙頭出世出間
不思議彈指圓成八万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圓悟勤 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義集
國王大臣并及四衆俱會論場馬鳴云汝義
以何為宗外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 十五
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
破之外道屈伏頌曰六師不正起干戈白謂
無能柰我何九十六宗今結舌不消一曲太
平歌 木覺一 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為師僧說
話有僧自歎曰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

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曰闍黎莫將迷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和尚曰適來無端與麼道隣壁有老宿聞得乃曰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汚却頌曰一夏調和一釜羹傳嚴猶未許爭衡莫言汚了無人見隣壁梓翁隻眼明 二覺迷 長夏無别趣調和羹一釜滋味煩馨香剛地成點汚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斧憎却三斤鐵只因看鈿鉻 菩受深 冷冷秦淄濁秋壑繞滄溟便洗舟見說許由曾洗耳可憐巢父更牽牛 雲堂悉 深州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謁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噁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因此更不遊方頌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邏哩囉 白雲端 進步竿頭踏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裂斷知多少不似闍黎適一交 北礀簡 失脚溪橋兩眼枯錯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光生也照破山河夢見無 無準範 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轉塵埃若無直下承當分孤負驢兒一顛來 介石朋 百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絕纖塵死中得活珠離蚌甘作驢前馬後人 無門開 溪橋驢子失脚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時都換了依然只是郁闍黎 石溪月 一擲成狼藉茶川路轉迂却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 易庵早

十七 昔二庵主旬日後相見上庵主曰許多時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 十六 一箇甑兒借樣子得麼下庵主曰何不早道恰被借去了頌曰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尋未已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幾 月菴果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隣舍不通容團圓無縫難安筆只抹烟雲一兩重 石林鞏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咸偽腿明手和的 口或作南泉 頌曰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糍喫 鼓山珪 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佺山果 江南江北勿同倫疑了還疑笑殺人誰信一盤油糍底古今塞斷是非門 雪堂行 熱糍盡口成痕跡從冷令人便動脾何似且枯安一處家常茶飯但隨時 照堂一 背衆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潑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 虛菴華 喫了油糍不赴齋莊師特特謝師来千山萬水俱尋偏路破芒鞋眼未開 石無著總 古德何曾動口皮喫油糍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著暗窩愁腸寄與誰 肯堂充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目前無異路信手斫方圓眉毛橫眼上 十七 鼻孔大頭懸 空叟印 年窮王老夜燒錢斷送難逢下水舡憎底不知身到岸隨他寒暑謾推遷 遯庵演 問来答去有来源一句全該過大千歲盡年窮窮底事東村王老夜燒錢 商翁敏 春風陌上即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着恰却子 雪巖欽

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為舟航德曰年盡不燒錢頌曰年盡不燒錢鼠咒被蛇穿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 曹源生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盡看野狐兒頌曰家家盡看野狐兒鐵笛橫拈撩亂吹吹罷不知何處去夕陽已掛柳梢西 松源岳 家家盡看野狐兒者雖多識者稀百怪千妖俱掃跡春風已到萬年枝 晦叟光

古德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人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頌曰袖中寶劒磨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目前關捩子從教天下竟茫茫 笑菴渙 鶴立蛇行勢不休五天梵字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

僧笑點頭 牧六妙禪

宋太宗皇帝因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 雪竇代云實為古今罕聞 別峰印代荅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頌曰善提妙心作麼發曰慜万機元不差回首瞥然輕覷著大千沙界是皇家 松源岳

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碼雨熱耕不因嵩岳三呼後無象誰知真太平 雙杉元

菩提心發不為難只在君王一念間聖聖相傳皆一揆綿綿國祚泰山安 辛巷倚

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卧雲菴帝曰卧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化頌曰試問卧雲深處客不知何以吝昇平蕩然至化難逃避萬里堯天一點雲 北礀簡

太宗因僧朝見奏云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為驗僧無語、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頌曰靈山一別二千年聖世重逢豈偶然細搦清泉揩老眼撥開雲霧見青天 石溪月

十七

十八

太宗一日擎起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慈明圓代云陛下有力頌曰大地收歸掌握間鉢盂擎起有何難箇中消息憑誰委秋水秋雲秋夜寒 雲衲慶

錢塘鎮使在界上為鎮將凡見僧便問著相契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曰江西馬大師處使曰馬大師有什麼方便曰道即心是佛便被撑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曰非心非佛又被撑出頌曰是是非非俱請出魏魏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 無際沫

碧油幢下立功勳韜畧雙全獨兒君一自赤心來報國邊頭刁斗不曾聞 虛堂愚

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菴主曰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放火燒却菴頌曰不見人斑見虎斑算來莫願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見人斑避最難 或菴體

欽壁逆開雲片片黑山輕出月團團就中明暗相陵處天外出頭誰解看 虛堂愚

貧人常妬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 同坡雲

二十年來不具眼節菴燒却是徒為三春暖氣無多子真實之言亦可師 横川珙

十九

青蓮瞬視金色咲微師承纍兹容著少林華數神光印受世係由是弥彰雖枝派之有殊分然機用之無二致或縱擒而破古人之幽鍵或押闔而發後學之靈樞大用現前纖塵不立四句獨超於言外万法俱泯於声先玉振禪宗珠聯祖域派通雖遠選擇未純識者尚譏況於後乎錢塘魯菴會公搜標援俗積行聚心遐扣祖機深漱法味采機緣而補前欽縱頌古而入新刊通集後先洞照今古用心亦開矣謹遣清侶躬索後題慚窺管而見微聊濡毫而塞請延祐戊午季夏徑山希陵題

宗門中有一千七伯則公案名之今古文曰長物言之則污人唇齒置之則迴避無門句句王轉珠迴字字氷銷瓦解歷代宗匠頌之未免畫蛇添足寶鑑師編緝於前魯菴公增收於後賊贓分明不勞再勘中間一處諦訛具眼衲僧必能辨白靈隱淨朋拜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永樂二年甲申夏五月命工補刊謹識

佛祖統紀序　學士某　城一

叅天地之才司萬物之化同功而異位者其唯人道乎故自有生以来蚩蚩蠢氓必立大人為之君牧是以四輪統乎四洲粟散占乎異域而南洲震旦實為東方君子之國伏羲稱皇始畫八卦降及三代文物大明逮吾世尊出興天竺將施化於此方也乃先遣三聖為世良導以禮樂為前驅以真道為後教撲成時至大法可行於是漢皇致夢感之祥摩騰應東来之運魏晉以降盛譯群經矯矯諸師競登講席雖各立義門取名當世而尚昧乎如来一代之化意篤生天台紹隆法運以五時八教四種三昧與夫事理即具境觀不二之旨以為後學入道之本歷代師承寔茲大訓至于今七百年守之弗墜翰林梁子之言曰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則殊塗異論往往退息誠然哉斯論也志磐手抱遺編久從師學每念佛祖傳授之迹不有紀述後將何聞惟昔良渚之著正統雖粗立体法而義乖文蕪鏡菴之撰宗源但列文傳而辭陋事跡至於遺逸而不收者則舉皆此失於是並取二家且刪且補依放史法用成一家之書斷自釋迦大聖訖于法智一佛二十九祖並称本紀所以明化事而繫道統也至若諸祖旁出為世家廣智以下為列傳名言懿行皆入此宗而表志之述非一門義具在通例可以類知既又用編年法起周昭王至我本朝別為法運通塞志儒釋道之立法禪教律之開宗統而會之莫不畢錄目之曰佛祖統紀凡之為五十四卷紀傳世家法太史公通塞志法司馬公書成即負笈詣白雲堂仰求佛光法師為之考校而同志之士共謀鋟版以期流布將令家藏其本人觀此書開人心之性靈資國政之治化豈不曰有大益於世哉自寶祐戊午首事筆削十閱流年五謄成藁夜以繼晝功實倍之仰報佛恩上酬

帝力不負所學其志在茲

宋咸淳五年歲在己巳八月上日四明福泉沙門志磐寓東湖月波山謹序

同校正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首座沙門　必昇

校正前住持華亭先福教寺傳天台宗教沙門　慧舟

校正住持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傳天台宗教沙門　善良

校正住持東湖月波山慈悲普濟教寺傳天台宗教沙門　宗淨

校正特賜佛光法師左右街都僧錄主管教門公事住持上天竺教寺賜金襴衣　法照

佛祖統紀通例（例者喻也驗也事果以知類也）

釋本紀

釋迦如来最初得佛之後大悲利物未来不息以故果後示權數數出世莫可以三際求其始終況於十方國土唱生唱滅處處不同豈當於此南洲一方畢其能事然今所錄但於此方特舉盛教之要會而通之則十方不離當處三世祇在一心尚何有所異同者哉今約如来在凡因行至今出興為大法王明本迹叙聖源列大小八相分頓漸二始經歷五時鋪陳一化作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四卷自大迦葉下至師子尊者皆能仰承佛記傳弘大法謂之金口祖承依付法藏作西土二十四祖紀一卷

自北齊始開龍樹之道至于天台大弘法華章安集為論疏荊溪製記申明禀承教觀實居震旦是謂今師祖承作東土九祖紀二卷

自邃法師嗣荊溪之業師師相承應晚唐五代暨我本朝教法散而復合仰惟四明法智用能中興天台一家教觀之道同功列祖作興道法師下八祖紀一卷上稽釋迦示生之日下距法智息化之年一佛二十九祖起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至宋仁宗天聖六年戊

長合二千二年通為本紀以繫正統如世帝王正寶位而傳大業

釋世家

自南岳旁出照禪師下至慈雲諸師皆傳教明宗分鑑照世與正統諸祖相為輝映作諸祖世家二卷

釋列傳

自四明諸嗣最顯著者十餘師子孫有繼者唯廣智神照南屏三家為光盛守家法禦外侮人能弘道作諸師列傳十一卷背宗破祖失其宗緒者三數人作雜傳一卷有功教門事迹失記者作未詳承嗣傳一卷

釋表

考諸祖之授受叙奕世之稟承欲觀千古必畜今日為明北齊下至法智述正統之有來作歷代傳教表為明釋迦列祖下至今時諸師示傳燈之無盡作佛祖世繫表共二卷

釋志

並陳文藻炎賛佛乘各出義章發揮祖業斯固法門之盛烈作山家教典志一卷

人理教行具足成就由五濁以登九品者唯念佛三昧之道為能尓末代機宜始自廬阜作淨土立教志三卷

達磨賢首慈恩灌頂南山諸師皆一代之偉特雖共明此道而各專一門區別羣宗作諸宗立教志一卷

觀千佛紹隆則知無盡之燈即一洲縱廣則識無邊之土為隘俗無間者作三世出興志三界名体志凡三卷

香鐙供養之具礼誦歌唄之容是蓋緣因加行之正轍為但理之人成就佛事作法門光顯志一卷

大法東流聖賢繼世所以住持三宝不令斷絕然歷年既久或興或廢此蓋世事無常之變於此道何成何虧邪考古及今具列行事用見法運通塞之相至若儒宗道流世間之教雖隨時而抑揚而其事迹莫不昭然可訓可戒作法運通塞志十五卷

法運通塞事変紜紜繫于編年莫明始末為通練古今欲求類知者作歷代會要志四卷

大儒高釋有能以文字鋪張大道為法門之標表者是不可不略錄也作名文光教志二卷

叙古製

微宗政和間吳興穎師始撰宗元錄述天台一宗授受之事自北齊至本朝元祐為之圖以繫道統於是教門宗祖始粲然有所考矣寧宗慶元中鎧菴吳克己因穎錄增廣之名曰釋門正統未及行而亡嘉定間鏡菴遷法師復取穎本及鎧菴新圖重加詮次增立新傳六十餘人名宗源錄理宗嘉熙初錢唐良渚鑑法師取吳本放史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載記諸志仍曰名曰釋門正統然鏡菴則有不立体統之失良渚則有名位顛錯之繆至於文繁語鄙事緩義乖則皆有之而顯称釋門尤為疏闊要之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非可以求備於一人也

明今述

今之所述蓋是用宗源錄釋門正統參對文義且刪且補而復取大藏經典教門疏記儒宗史籍諸家傳錄之辭及琇師隆興統紀脩師釋氏通紀用助援引依史氏法為四佛紀四祖紀二世家十一列傳一雜傳一未詳承嗣傳二表三十志成一家之全書至若一傳文後賛以述德一事之下論以釋疑及文有援古事有餘義則必旁注于下俾覽者之易領云

用三例

近世諸師立傳之法當用三例一曰觀行脩明二曰講訓有旨三曰著書明宗非此三例濫矣至於經理法事參贊教門者又將錄之俾後人有所楷仰若夫搢紳名賢儒生居士之例

能知此道者非有宿熏之功疇克至是以故
時有所取云

釋題義

佛祖者何本教主而繫諸祖也統紀者何通
理佛祖授受之事也（史紀以本紀為紀……）本紀者何始釋迦終法
智一佛二十九祖所以紀傳教之正統也世
家者何世守家業以輔相祖道者也列傳
者何載歷代諸師之言行俾有繼於祖道也表
者所以表示傳教之有時稟法之有緒也志
者所以記其事也若山家教典若諸宗立教
若淨土往生若世界成毀若法門光顯若法
運通塞若會要以通古今若述文以光大教
皆於志有考云

釋師名

列諸師之名考其例有八或從國號如北齊
為魏或從山名如南岳天台或從師號如智
者法智或從生地如章安仙城或從寺名如
法華天宮或從自號如草堂息菴或從郡
鏡庵四明或從著書之名如扶宗寓章近世
多以自號行雖稱名之不一而所以名乎其
人則各得其實也

息衆起

此皆之作或因舊文以刪修或采諸文以補
是或取師友之論著或考碑碣之撰述不復
一一注所出者脩史之法當若是也其間閑
涉稍衆者則必時時有所引證不得已耳又
此書所用藏典教文非有儒生居士之所可易
儻有能字字句句研究其義以所疑難質諸
沙門則精義入神然後可以知佛若輕心疾
讀不究所歸斯何益於人哉又世之為儒者
好樂韓歐排佛之論而不知二公末年終合
於釋氏之道今人有能少抑盛氣盡觀此書
反覆詳味則知韓歐之立言皆陽抑陰助之
意也

釋引文

大藏經典

法華經　瑞應經　普耀經　提謂經　因果經　無量義經　法滅盡經　佛本行經　中本起經　阿育王經　雜阿含經　普賢行法經

華嚴經　梵網經　善權經　楞伽經　大般若經　大方便經　未曾有經　首楞嚴經　八關齋經　妙法華經　菩薩處胎經

維摩經　樓炭經　大權經　大集經　什法藏經　十二遊經　雜寶藏經　法句喻經　長阿含經　菩薩本行經

涅槃經　藥王經　賢愚經　遺教經

優婆塞戒經　思益梵天經　升忉利天經　像法決疑經　仁王般若經　曇無德律　沙彌塞律　大智度論　薩婆多論　佛道論衡　唐高僧傳　釋迦譜

增一阿含經　殃掘摩羅經　觀佛三昧經　佛母泥洹經　文殊般若經　十誦律　善見律　新婆沙論　俱舍論　譯經圖記　宋高僧傳　西域記

分別功德經　淨飯泥洹經　勝鬘師子經　摩耶夫人經　四分律　僧祇律　五分律　大莊嚴論　起信論　梁高僧傳　弘明集

天台教文

法華文句　釋籤　涅槃玄義　四教義　二師口義　寶雲振祖集　草菴遺事

妙樂　心觀論　觀音別行　南岳願文　四教儀　四明教行錄　翻譯名義

法華妙玄　輔行　法界次第　智者別傳　國清百錄　天竺別集　九祖略傳

釋門諸書

閩書異記　玉泉碑　關王祠堂記

廬山集　十八賢傳　淨土往生傳

國清碑　僧鏡錄　法華顯應錄

般若感驗録　觀音感應録　天人感通傳
僧史略　林間録　僧寶傳
護法論　景德傳灯録　普灯録
大慧武庫　湘山野録　歐陽外傳
石門文字禪　育王舍利傳　禪門寶訓
儒宗諸書
孔子家語　論語　禮記　孟子　荀子
揚子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晋書　南北史　唐書
五代史　稽古録　續稽古録
國朝會要　皇朝類苑　皇朝龍飛記
本朝通鑑　皇朝景命録　韓昌黎文
柳子厚文　白氏長慶集　顔氏家訓
酉陽雜俎　宣室志　楊文公談苑
廣陵志　蔡氏叢談　錢氏洞微志
東坡文集　王氏小畜集　魯直文集
太平廣記　東坡指掌圖　六一居士集
夷堅志　洪容齋隨筆　曾氏獨醒志
東都事略
道門諸書
老子　列子　莊子　老子內傳
老君實録　玄妙內篇　漢武內傳
洞真記　十洲記　雲笈七籤
天師家傳　劉向列仙傳　葛洪神仙傳

續仙傳　集仙傳　仙苑遺事
皇甫高士傳　真誥　悟真篇　林灵素傳
修書諸賢
元穎法師吳興人政和間居智者院撰宗
元録　鎧菴吳克己婺女浦江人號鎧菴嘉
定間撰釋門正統　志昭法師鎧菴之
姪居婺女左溪撰釋迦譜歷代宗永圖
景遷法師餘姚人受業東山廣教號鏡菴
嘉定間住天竺靈山撰宗源録增多吳本
六十餘傳
宗鑑法師錢唐良渚人嘉熙初居仁壽張
寺續鎧菴釋門正統為本紀世家列傳諸
志載記
脩書旁引
祖琇隆興初居龍門撰佛運統紀放左氏
寓襃貶法兼述纂弑反叛災異之事永嘉
薛洽叙釋迦譜云琇師統紀多附小説所
見學最上乘者尚深病之
德脩淳熙間居金華撰釋氏通紀其紀釋
迦則附以慈恩三時之教一代化事最為
疎略又以五運圖石柱銘三寶録言佛生
皆不同糅雜於佛紀正文甚失撰述之作
其叙時事與琇本互有出入而徒取乎冗
長之辭也

佛祖統紀通例
佛祖統紀目録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第一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一
明本迹　叙聖源　名釋迦
第二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二
下兜率　託母胎　住胎宮
示降生　出父家　成佛道
第三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三
轉法輪五時
華嚴　鹿苑　方等　般若　法華涅槃
第四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四
入涅槃　分舍利　集三藏
第五卷　西土二十四祖紀二
大迦葉尊者　阿難陀尊者　商那和脩尊者
末田地尊者　毱多尊者　提迦多尊者
弥遮迦尊者　難提尊者　密多尊者
脇比丘尊者　夜奢尊者　馬鳴尊者
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提婆尊者　羅睺尊者　僧佉尊者
耶舍尊者　鳩摩羅尊者　闍夜多尊者
槃馱尊者　摩拏羅尊者　鶴勒那尊者
師子尊者

第六卷
龍樹尊者　東土九祖紀三之一
智者禪師　北齊禪師　南岳禪師
第七卷
章安禪師　東土九祖紀三之二
左溪禪師　法華禪師　天宮禪師
　　　　　荊溪禪師
第八卷
興道法師　興道下八祖紀四
妙說法師　至行法師　正定法師
寶雲法師　高論法師　淨光法師
　　　　　法智法師
第九卷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一
南岳世家（□□禪師下二十一人）　天台世家（真□禪師下六十五人）
第十卷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二
章安世家（弘景禪師下六人）　天宮世家（真覺禪師一人）
左溪世家（神邕禪師下二十八人）　荊溪世家（□□禪師一十一人）
興道世家（□□法師下二人）　至行世家（□□法師下五人）
正定世家（□□法師下四人）　妙說世家（□□法師下五人）
高論世家（志因法師下十九人）　淨光世家（宗昱法師下二十人）
寶雲世家（遵式法師下八人）
第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一
慈雲（下二十九人）　興國（下二人）　錢唐（下二人）

第十二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
法智第二世　廣智（下二十五人）
第十三卷
諸師列傳六之三
法智第三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學浮石廣慈六家（四十人）
第十四卷
諸師列傳六之四
法智第四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十七人）
第十五卷
諸師列傳六之五
法智第五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五十二人）
第十六卷
諸師列傳六之六
法智第六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十五人）
第十七卷
諸師列傳六之七
法智第七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四十人）
第十八卷
諸師列傳六之八
法智第八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十九卷
諸師列傳六之九

法智第九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
法智第十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一
法智第十一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二卷
淨覺　神智　草菴　諸師雜傳七
第二十三卷
東陽大士（下四十一人）　未詳承嗣傳八
第二十四卷
歷代傳教表九
第二十五卷
佛祖世繫表十
第二十六卷
山家教典志十一
第二十七卷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一
淨土七祖　廬山十八賢
第二十八卷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二
蓮社百二十三人　不入社諸賢
第二十九卷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三
往生高僧　往生雜衆
往生高尼　往生公卿
往生士庶　往生女倫　往生惡輩
往生禽魚　往生續遺
第三十卷
諸宗立教志十三

第三十一卷　賢首　慈恩　灌頂　南山
達磨　三世出興志十四
過去莊嚴劫千佛
見在賢劫千佛　小三災
未來星宿劫千佛　大三災
第三十二卷　三界名體志十五之一
華嚴世界圖　萬億須彌圖　九山八海圖
大千三界圖　忉利天宮圖　諸天通論
第三十三卷　三界名体志十五之二
東華地理圖　西域諸國圖　西土五印圖
八熱地獄圖　十六遊增圖　八寒地獄圖
第三十四卷　法門光顯志十六
第三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一
周　秦
第三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二
西漢　東漢　三國
第三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三
晉　宋　齊
第三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四
梁　陳
第三十九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五
北魏　北齊　北周
第四十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六
隋　唐

第四十一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七
唐
第四十二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八
唐
第四十三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唐
第四十四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第四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宋　太祖　太宗
第四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宋　真宗
第四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三
宋　仁宗　神宗　英宗　哲宗　欽宗
第四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四
宋　高宗　孝宗　光宗
第四十九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五
宋　寧宗　理宗
第五十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一
天台禪林寺碑　天台止觀統例
智者大師傳論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無姓和尚碑陰記　龍興寺淨土院記
法智大師行業碑　止觀坐禪法要記

三千有門頌　與明智法師書
南湖淨士院記　仁王般若經疏序
明智法師碑　南湖智者大師像贊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　重刊刪定止觀序
與喻貢元書
第五十一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二
始終心要　四十二章經疏序
與駱御史書　南岳止觀序
書紳　圓頓上觀十法界圖
宗門尊祖議
第五十二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一
君上奉法　天書御製
慶朝拜佛
聖君護法　特恩度僧
試經度僧
進納度僧　沙門封爵
士夫出家
僧職師號　不稱臣僧
不拜君父
崇札高行　沙門著書
第五十三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二
宿命前身　放生禁殺　祈禱災異
國朝典故　諸國朝貢
第五十四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三
北天佛牙　鄮山舍利　鳳翔佛骨
陳留佛指　瑞像歷世　聖賢出化
立壇受戒　設像置經　建寺造塔
西天求法　東土譯經　經日僧數

天台傳教　禪苑傳灯　律宗垂範
神尼異行　名山勝迹　聖教感通
持誦功深　西遊樂國

第五十五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四

三教出興　三教尼達　三教訣偽
三教談論　僧道角法　僧先道後
內律分財　僧制治罰　僧籍免丁
賜謚封塔　褒恤終亡　臨終瑞相
君臣慢法　韓歐排佛　化胡偽經
事魔邪黨　毀法惡報

佛祖統紀通例目錄終　城一

佛祖統紀卷第一　城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一

明本迹

序曰如來聖人之利見於世也則必有降本垂迹開迹顯本之妙存焉夫本者法身之謂也迹者八相之謂也[illegible]由法身以垂八相由八相以顯法身本迹相融俱不思議自非法華開近顯遠開迹顯本之談則不是以深知此旨今故通列八相別叙五時散引群經會歸一實用明一代化事始卒之義則若本若迹無餘蘊矣

妙玄釋本迹有六義謂本者理本即是實相一究竟道[illegible]迹者除諸法實相其餘種種皆名為迹又理之與事皆名為本[illegible]說理說事皆名教[illegible]又理事之教皆名為本稟教脩行名之為迹如人依處則有行迹尋迹可得處也又行能證体體為本依體起用用為迹又實得体用名為本權施体用名為迹又今日所顯者為本先來已說者為迹此之六義通論諸佛本迹也其別論者唯在今佛亦有六義一約理事明本迹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理即是本時實相真諦也一切法即是本時森羅俗諦也[illegible]由實相真本垂於俗迹尋於俗迹即顯真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文云觀一切法空如實相[illegible]二明理次明本迹者即是本時所照二諦俱不可說皆名本也昔佛方便說之即是二諦之教教名為迹[illegible]若無二諦之本則無二種之教若無教迹豈顯諦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illegible]文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illegible]文三教行本迹者最初稟昔佛之教以為本則有脩因致果之行[illegible]由教詮理而得起行由行會教而得顯理本迹雖殊不思議一[illegible]文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illegible]文四約体用明本迹者由昔最初脩行契理證於法身為本初得法身本故即体起應身之用[illegible]由於應身得道法身本迹雖殊不思議一[illegible]文云吾從成佛已來甚大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眾生作如此說[illegible]文五約實權明本迹者實者最初久遠得法應二身皆名為本中間數數唱

生唱滅種種權施法應二身故名為迹（作下迹相）若非初得法應之本則無中間法應之迹由迹顯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相是理融）文云是我方便諸佛亦然（引文釋）六約今已論本迹者前來諸教已說事理乃至權實者皆是迹也（已即是迹即指迹門及諸迹教今即是本即指本門本門已前皆名為已涌出已後方名為今）今經所說久遠事理乃至權實者皆名為本（釋本迹相）非今所明久遠之本無以異於已說之迹非已說之迹豈顯今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於迹知是理融）文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引文）最初之本但本而非迹最後已說但迹而非本中間亦迹亦本（中間相望互為本迹又中間垂迹名為亦迹望本之時名為亦本）若無本時之本不能垂得中間最後之迹若無已說之迹（衆今日迹門）不能顯得今說之本（今日本門）本迹雖殊不思議一（已上出六玄本迹文）若執迹為本者斯不知迹亦不識本有言文殊觀音調達或稱為師或稱弟子或者未了若佛中間無非是迹則迹本可解若執迹疑本則二義俱失（玄文）

理事（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安樂行迹

理教（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方便品迹

教行（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方便品迹

體用（我實成佛已來甚大久遠但以方便教化衆生）壽量品本

實權（是我方便諸佛亦然今當為汝說最實事）藥草喻本

已今（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方便品本

釋籤云第六已今已即是迹即指迹門及諸迹教今即是本即指本門本門已前皆名為已涌出已後方名為今故云已說事理乃至權實名之為迹今說事理乃至權實皆名為本故知若無迹中事理乃至權實何能顯於長遠之本又已今之言雖異前五亦是一往指於壽量名為今本若望初本則應又簡已今不同法華已前諸經已今仍屬於迹今經所明乃是直明久遠之本即是已說已今為迹今說已今為本方是實說所以六門引證之文前三引迹後三引本者何然前三後通本之與迹俱有事理乃至教行體用等三通中復別既云本用本權非迹文能顯況以本門為今灼然不可引迹為是義故三引迹文三引本文又前之三文既在於因本因狹故但以迹例本故但引迹門

讀教記云六重本迹唯體用一重是引本文餘五皆迹籤云前三引迹後三引本者斯蓋記主點經玄意實權已今即指迹文為本門也故云今說已今為本方是實說然則前三不指本何也曰前三既通但以迹例本後三既是通中復別故須指迹為本可觀通別二字此例甚多如文句明本迹初引壽量品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又方便品引我本立誓願普令一切衆生同得此道又五百授記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妙樂釋之云初正引本文次方便下引迹文以迹中密示本意故若顯露說即迹中本迹下文顯已通得引用又妙樂釋方便品十雙權實云然此八中前七迹門第八本門本雖未至權實理徧故下文云是我方便諸佛亦然故方便之名通於本迹文既玄釋不同今諸家商略者或云前三是從本垂迹後三是發迹顯本故云三引迹文或云前三是因為迹後三是果為本或云圓談大旨不分本迹之文或云別含本意故云三引本文

觀音別行玄記云若理事教行體用四重本迹不獨今經諸部容有若塵點劫前最初成佛而為實本中間今日示現成佛皆為權迹此名權實本迹本門開竟此身即本迹門已說及諸部談皆名為迹是名今已本迹此之二重諸經絕議故云諸教不明法華方說　地涌品云佛告諸菩薩娑婆世界有六萬恒河沙等菩薩一一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時娑婆

世界地皆振裂有無量菩薩同時涌出聞佛音聲從下發來各詣虛空七寶妙塔向二世尊頭面礼足時弥勒大衆欲決所疑以偈問佛大衆諸菩薩是從何所來從誰初發心備習何佛道我於此衆中乃不識一人忽然從地出願說其因緣佛告弥勒是諸菩薩我得（城二）菩提已教化示導令發道意（時動聞執近生顯起）遠時弥勒等心生疑惑白佛言如來得阿耨菩提始過四十餘年云何少時大作佛事（道初近成所成）（近化以多執斗太執）此菩薩衆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數不能盡斯等久遠已來常修梵行（化次既疑多所）（執行遠往以深疑妙近此）

壽量品佛告大衆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謂我出釋氏宮去伽耶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細廣武開生近信顯遠）然我實成佛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破故遠近）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阿僧祇國導利衆生（[illegible]）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皆以方便分（引譬告大久居何處故云常 在此土及於七國而作佛事）於是中間我說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皆以方便分別（[illegible]）若有衆生來至

我所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根利鈍隨所應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現非生生）亦復現言當入涅槃（[illegible]）又以種種方便說微妙法（[illegible]）如來見諸衆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為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菩提（生現）然我實成佛以來甚大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衆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illegible]）學無學品云佛言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illegible]）

（[illegible]）常不輕品云往古有佛名威音王滅盡之後復有佛出亦號威音王如是有二萬億佛皆同一號最初威音王如來有一比丘名常不輕凡見四衆皆悉礼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四衆之中有生（城一）（六）瞋恚惡口罵言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經歷多年衆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以其常作是語故增上慢四衆號之為常不輕是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即得六根清淨更

增壽命廣為人說時增上慢四衆為作不輕名者見其得大神通皆信伏隨從是菩薩復化千萬億衆令住菩提命終之後得值二千億佛皆號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復值二千億佛同號雲自在燈王為諸四衆說此經典於後復值千萬億佛亦說是經功德成就當得作佛時常不輕者則我身是（[illegible]）達多品佛言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為欲滿足六波羅蜜勤行布施不惜身命指捨國位委政太子宣令求法時有阿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牀座身心無懈倦普為諸衆生勤求於大法（城二）遂致得成佛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者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七）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化城喻品佛言過去有佛名大通智勝滅度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聞父得成菩提往詣佛所請

轉法輪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弥時佛受請過二萬劫已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經八千劫即入禪定八萬四千劫時十六沙弥各升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眾廣說法華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它恒河沙等眾生令獲菩提心（[illegible]）一一菩薩所化眾生世世所生與菩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附（更加值遇）彼十六沙弥今皆得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一名阿弥陀（云云）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結師古今）我等為沙弥時各各教化無量眾生從我聞法為阿耨菩提（[illegible]）（先明不退者住菩提）此諸眾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常教化阿耨菩提應以是法漸入佛道（次明退轉者今住聲聞）所以者何如來智慧難信難解（[illegible]）時所化無量眾生者汝等諸比丘（正結古今）及我滅後未來聲聞弟子是也（次會未來弟子○文云十六王子弘經[illegible]昔是中間所作非本因也過是已前所行道者名之為本即本因妙也）吾今來此八千返為此娑婆世界坐金剛華光王座（梵網經）（已上大[illegible]所明本迹之大）瑞應經云佛言吾自念宿命無數劫時本為凡人初求佛道以來受形五道生死無量計吾故身不能以數（[illegible]）菩薩本行經云我於無量無邊諸佛所種諸善根為轉輪聖王值無量佛最初值遇三十

億佛同名釋迦（初阿僧祇劫此佛以其在於故云最初大論云如來先世為瓦師名大光明時有佛名釋迦文與弟子俱到瓦師舍宿[illegible]作佛如今佛名）妙玄云迹因多種或言昔為陶師值先釋迦佛三事供養發口得記名字皆如先佛即是初阿僧祇發心既不明斷惑故知藏城二佛行因之相或言昔為摩納值然八燈佛五華奉散布髮掩泥躍身虛空得無生忍佛與授記號釋迦文既云斷惑故知通佛行因之相或言昔為寶海梵志刪提嵐國寶藏佛所行大精進十方佛送花供養既為寶藏佛父又是弥陀之師釋其功德不可思議故知是別圓佛行因之相

次值八億佛同名然燈次值三億佛同名弗沙次值九萬佛同名迦葉次值六萬佛同名燈明次值一萬八千佛同名娑羅王次值一萬七千佛同名度彼岸次值一萬五千佛同名日佛次值二千佛同名憍陳如次值六千佛同名龍佛次值一千佛同名紫幢次值五百佛同名蓮華上次值六十四佛同名螺髻（[illegible]）次值一佛名正行（[illegible]）次值八萬八千億辟支佛次值一佛名善思時弥勒為轉輪聖王名毘盧遮那於彼佛所

最初發心先四十劫次值一佛名示海幢我為轉輪聖王名曰牢弓於彼佛所發菩提心願於未來得成佛果教化眾生（[illegible]此等皆是如來方便說之）次無量劫值帝釋幢等無量諸佛次值一佛名曰然燈（[illegible]值此佛時）我為儒童以青蓮華供養彼佛為我授記過阿僧祇劫九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illegible]）（[illegible]佛事皆以方便分別）時然燈佛住世八百四十萬億歲爾乃滅度我上為四天王下為轉輪王（[illegible]）乃至上為梵王下為聖王（此當金輪）

各三十六返（[illegible]）及其變化隨時而出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不可稱紀（[illegible]）從是之後又值勝一切佛壽八萬億歲彼佛記我過十億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三阿僧祇始於此佛）次值蓮花上佛壽八萬歲彼佛記我過十萬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此後[illegible]）次值最上行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過一千劫當得作佛次值上名称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過五百劫當得作佛次值古釋迦佛壽八萬歲彼佛記我過一百劫當得作佛（[illegible]）次值帝沙佛壽六

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五劫當得作佛次值弗沙佛壽六萬歲我翹一足說偈讚佛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彼佛記我過九十四劫當得作佛(大論云以一偈讚弗沙佛七日七夜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得成菩提○諸經多言超九劫者是毘婆尸佛)次值見真義佛壽四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三劫當得作佛次值毘婆尸佛壽八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一劫當得作佛次值尸棄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過三十一劫當得作佛次值毘舍浮佛壽六萬歲彼佛記我過三十劫當得作佛

述曰世言七佛者准藥王經過去莊嚴劫千佛始自華光終毘舍浮現在賢劫始俱留孫終于樓至是知毘婆尸至毘舍浮三佛皆在過去莊嚴劫拘留孫至釋迦四佛皆現在賢劫七佛前後相繼止隔一劫今諸經多言毘婆尸在九十一劫餘二佛在三十一劫相去遠甚似不在莊嚴劫之數然三祇滿時正值毘婆尸自此百劫種相好則九十一劫於說自合蓋除前讚佛超越九劫故耳如上兩義雖是方便分別然恐此土翻譯部別不同今姑並存以俟文者之證

次值拘留孫佛壽五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次值拘那含牟尼佛壽四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次值迦葉佛壽二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已上四佛在賢劫中住二十於第九減劫相繼出世數此文述指來出)我如是奉事諸佛脩學佛意爾乃生兜率天宮住一生補處位(已上並菩薩本行經○經此天欲界最勝)

(故減劫菩薩皆不生片中爲劫小等生故)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減(合評)釋迦人壽一萬歲時合出爲觀衆生無機可度乃至百歲見苦過迫劫將欲末故出乎世(大論○已上並小機所明本述文)

案因果經云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仙人善慧(經出本行二理出名陽重)時燈照王太子普光(瑞應)(名史犬前名事佛本行蝴經出名佛燈)辭父出家成菩提道善慧初爲五百外道諦論道義各以銀錢上之與外道別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見王家青衣持七莖青蓮花過退問此花賣否荅言當送宮内欲以上佛善慧請以五百銀錢顧五莖花用以供佛青衣從命并寄二花以獻於佛願我後來常爲君妻時王及大臣礼佛散花悉墮於地善慧五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花住佛兩邊佛讚善慧汝過阿僧祇劫當得成號釋迦牟尼(此經與本行經並作阿僧祇不同於瑞應作九十一劫如此作過阿僧祇劫別爲正然則瑞應所出未可爲用見十方一佛分別)善慧見地濁溼心自念言云何令千輻輪足蹈此而過即脱鹿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泥又鮮髮以覆之如來蹊已因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時善惠以偈讚佛(大數)求佛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須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善惠命終之後上生爲四天王爲四天王下生爲轉輪王乃至上生爲第七梵天王下生爲聖王各三十六返或爲仙人或爲外道六師婆羅門小王各盡其壽不可稱數時善惠者即我身是青衣者耶輸陀羅是(因果經瞿夷貴花女者耶弟一夫人爲生也若本紅與法華皆云耶輸者取羅睺所生)

(生母也今○後善爲正)四教儀引大論云如來脩菩薩從古釋迦至尸棄佛位七萬五千佛名初阿僧祇常脩六度次從尸棄至然燈位七萬六千佛名二阿僧祇此時用七莖蓮花供養布髮掩泥受記釋迦文次從然燈至毘婆尸佛值七萬七千佛名三阿僧祇滿經如許時脩六度行更住百劫種相好因脩百福成一相(四教儀云百劫種相好心所緣得之人相一相以一相百福莊嚴)

述曰竊考如來本迹之義以由已今相望不有久近本不可以大小機見爲之分別今約諸部共談之粗法華開顯之妙較而

論之則大小機見不容不審例如紙一八相而有大小之別由機見之不同也

敘聖源

序曰如來之先起自大人厥後轉輪次第承襲夷考典籍略陳氏族之源蓋將以表章吾佛示生奕世聖王尊貴之家也

大劫之始世界初成光音諸天化生為人(云云)十二 於是議立一人有威德者賞善罰惡號平等王衆共供給遂有民主之名(見長阿含經。律三世出異志) 初民主王號大人第二王名珍寶第三王名好味第四王名靜齊第五王名頂生乃至三十三王名善思(長阿含四分律此三十三王皆子孫相承諸王之名備見)

自善思王後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而出 第一真闍王子波延迦(真闍即阿含善思王)有五轉輪王第二多羅業有五轉輪王第三阿波業七轉輪王第四揵陀利八轉輪王第五迦陵迦九轉輪王第六瞻婆十四轉輪王第七拘羅婆三十一轉輪王第八般闍羅三十二轉輪王 第九弥尸利八萬四千轉輪王([illegible]) 第十懿摩弥百轉輪王([illegible])

名釋迦

序曰世人皆知如來為刹帝利之聖種而終莫能委瞿曇釋迦前後立號之義須知言瞿曇者有四義焉或純淑或最勝此從本德以為稱也或甘蔗或日種此就本緣以為言也其稱釋迦者則有三名據德建號則曰能仁依處稱名則云舍夷之與直林然釋迦之起實見於甘蔗王之四子甘蔗梵語既為瞿曇則釋迦之稱實自瞿曇出前瞿曇後釋迦雖有二稱其實一姓前人有以日種甘蔗舍夷並列為五氏者本末紛糅無所取裁今故備論後當毋惑 十三

夫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由出也印度族姓則有四流一曰刹帝利者王種也二曰婆羅門者淨行也三曰吠奢者商賈也(田云民舍)四曰戍陀羅者農人也(如口陀云)凡茲四姓前二是貴後二是賤(此族)(城出此西)隨時所尚佛生其中釋迦出刹強之世託王種以振威迦葉生善順之時居淨行以標德(大論)

昔阿僧祇劫有菩薩為國王父母早喪遜國與弟從婆羅門瞿曇學道受瞿曇姓([illegible])乞食還國人無識者謂之小瞿曇於城外甘蔗園中以為精舍賊盜官物路由園過捕盜尋迹執小瞿曇王令以木貫身射之大瞿曇見悲哀棺斂取血泥團之還置精舍著左右器大瞿曇言是道士若其至誠礩天神有知使血化為人卻後十月左化為男右化為女因名瞿曇氏(純淑)之姓(十二遊經 [illegible])過去有轉輪聖王名大自在(即本)[illegible]子孫相承八萬四千王最後王名大茅草喬老無子委政大臣剃髮出家衆號王仙諸弟子時行乞食王仙老不能行遂以草籠盛懸樹上慮虎狼也獵人望見謂是白鳥乃射殺之血滴於地後生甘蔗二本日炙開剖一生童男一生童女弟子養護以報諸臣衆謂王種命相師占之立名善生號甘蔗王女名善賢立為第一妃又以日炙甘蔗而生亦名日種(本菩薩行)

述曰瞿曇一翻甘蔗則當據本行二本甘蔗之緣一翻泥土則當取十二遊經血泥之事是知諸經梵語則曰瞿曇華言則稱甘蔗泥土華梵互出其實一義

甘蔗王第一妃善賢生子名長壽第二妃生四子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象衆四名別成(本菩薩行) 十五

述曰沙弥塞云欝摩王第四子尼樓本行經尼俱此翻為別成祐律師指懿摩王是釋種之先第四子非嚴是白淨所承南山指懿摩即第十輪王去菩薩一百世第四子莊嚴即白淨所承其說略同(別成云說兩律不同)

(紙是尼但一人)時善賢妃欲立長壽白王擯遣四子出國至雪山北自立城居不數年間鬱為強國(本行集經)(豐山建國城群也尼舉其王名別成達近就服)父王悔憶遣使往召四子辭過不還父王三歎之曰我子釋迦(此云能仁本行經)到雪山邊住直樹林中故名為釋迦(此云直林長阿含經五分律)近雪山北舍夷林築城營舍因名舍夷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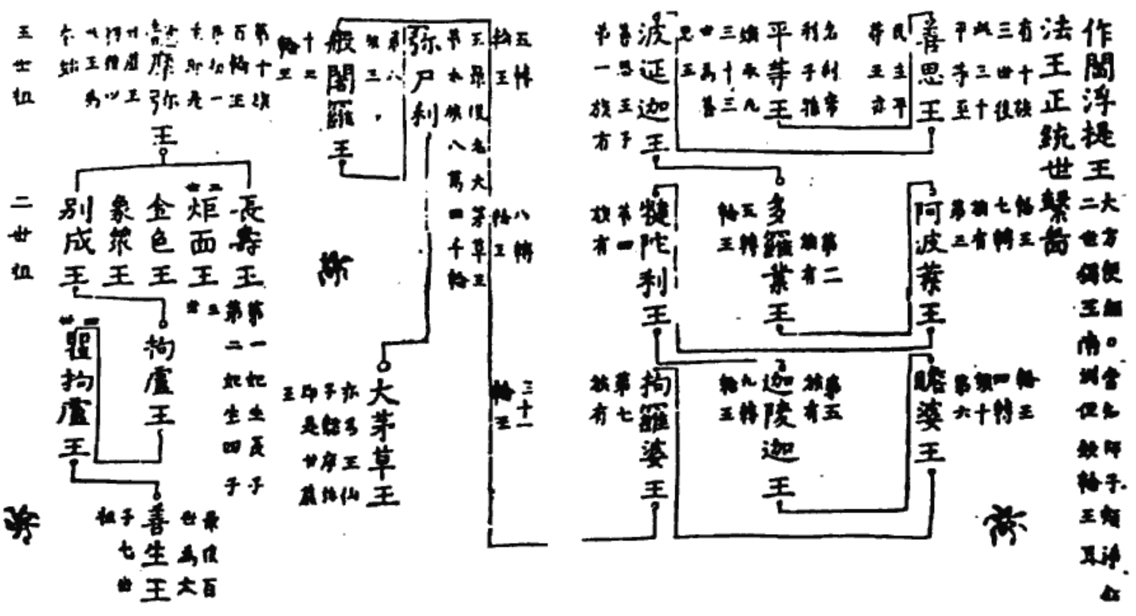
述曰舍夷者林名也既以名國又以名氏竊詳舍夷恐翻為直即前雪山直林之義妙玄云舍夷是西方貴姓此但約義未見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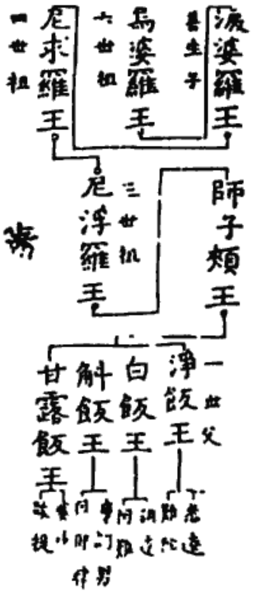
別成王子拘盧拘盧子瞿拘盧(本行集經)懿摩王第四子莊嚴(即懿摩)懿摩百輪王最後王名大善生自百輪王後六世祖烏婆羅王五世祖流婆羅王四世祖尼求羅王三世祖尼浮羅王二世祖師子頰王一世父淨飯王

城二 十九

師子頰四子一淨飯王(諸經云白淨)有二子長悉達(諸經云)次難陀二白飯王二子長調達次摩訶男(諸經云)三斛飯王二子長摩訶男次阿難陀(本行經云阿那律)四甘露飯王(五分律云)二子長婆沙次跋提(五分律云)

劫初以來嫡嫡相承作轉輪王近來二世但





述曰樓炭稱懿摩百輪王阿含四分皆云最後王名大善生言最後者第一百也南山指大善生為七世祖此依長阿含烏婆羅等六王至大子為一百七世可也而又云去昔薩一百世者當是脫去七字自民主至善思三十三世正嫡相承自波延迦

十六丈

十族已降或嫡庶互立或兄弟迭興分為十類必有親疎始終之義存焉然受天明命統王四洲其所以得君道者莫不同也十族揔之凡八萬四千二百十一王并前民主三十三王及六世祖王至太子身共八萬四千二百五十王也

佛祖統紀卷第一

城二

佛祖統紀卷第二　城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二

下兜率

序曰四明法師之言云如來昔於大通之時獲講法華與無邊衆生作一乘之因矣以由中間退大樂五塵如來大悲恐其墮苦於是更以小乘而為救拔或用衍三而為導引如此大小種種成熟堪於今世悟入佛乘是故如來為此一事出現於世然其機發復少差殊故於一代而分五時有機堪能直入於實者（有機但能近入一實者謂此二類熟來一時先）於華嚴頓談別圓被二種機者此機從始即見勝相若其中間習小深者雖於今世入一佛乘而於小先熟故為此機示現劣身初說三藏諸味調熟來至法華方開佛慧此機於始唯見劣身故天台師曰小機則示三藏佛身說法大機應以舍那佛身說法是故降神母胎即示兩相故然華嚴頓後方施小化譬如窮子急追不至徐語方來前頓後漸其義已成今那忽云降神母胎即示兩相須知諸文所論初頓後漸蓋是化緣施設之語今此所說大小雙應終歸一乘方盡鑑機始末之事如方便品思無大機念欲息化諸佛勸諭方施小乘次文卻云無量劫來讚涅槃法生死永盡我常是說是故思機然後施小此等之說皆是儀式不可據此以難今文須鑑群機原始要終度物之意也（並列行記）今觀二聖師所論則知如來出興秖一八相自大機而觀之則始終無改無非華嚴自小機而觀之則遊化鹿苑諸教次第謂之舍那謂之釋迦一体而兩名由機有不同耳然則大小二始頓漸兩說五時施化一乘會歸是皆如來隨順機宜善巧方便令入佛慧之道今故得以述之

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剎微塵數菩薩皆與菩薩同類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類悉皆同等又以神通普現兜率天宮一一宮中悉現十方一切世界閻浮提內受生影像（華嚴經。大機所見下兜率相）

託母胎

序曰如來降神母胎雙垂兩應大機則見乘旃檀樓閣小機則見乘六牙白象大小在機而於如來應本未始有動此託胎之相也

菩薩已從此沒生於人間淨飯王家乘旃檀樓閣處摩耶夫人胎（華嚴經）從兜率下法身眷屬如陰雲龍月共降母胎胎若虛空常宣妙法（妙玄。大機所見託胎相）

住胎宮

序曰華嚴云如來住胎現大宮殿示現住兜率乃至般涅槃或見在兜率乃至或見入涅槃此則於住胎一相之中備見八相此荆溪所謂一一相中皆八相故也

菩薩於母胎中現大宮殿種種嚴飾而令母身安隱無患住母胎已心恒正念示現住兜率天初生為童子處王宮出家苦行成道轉法輪般涅槃或有見佛種種說法或見在兜率天或見來處母胎或見初生或見出家或見成道或見轉法輪或見入涅槃（華嚴經。荆溪云皆依宮或有一一相中皆八相。大機所見住胎相）

示降生

序曰託胎降生皆所以示同於人法耳至於出入右脇周行七步俾大小兩機所見各殊者斯示現降生之相也

夫人攀金園樹枝而生菩薩諸天王衆各持香水共以洗沐（華嚴經）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涅槃經。大機所見降生相）

出父家

序曰華嚴云最後身菩薩欲令著家衆生捨離家法為現自在不屬它故宜揚出家功德勝故此示現出家之意有在於是也

又見出家詣道場成等正覺坐師子座（華嚴經）（大機所見出家相）

成佛道

序曰華嚴云道場始成者且約大始而言既
非本門實成則今此正是迹中之迹耳
菩薩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華嚴菩薩言吾
三十成道號為釋迦牟尼於寐滅道場坐金
剛華王座說法梵網經○實叡極典加三林能坐云三十成道既成
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當為衆生廣開甘
露說無上法如佛經○大集所見成道相續轉
或見菩薩住兜率天入胎出胎成道降魔轉
法輪入涅槃華嚴經報此大乘有降魔今論在成道中
述曰自昔依起信論列大乘八相存住胎
而沒降魔依四教義列小乘八相存降魔
而沒住胎今之所述正稟二文以為綱骨
自下兜率至成道降魔皆先大後小以列
其相而於轉法輪中則有五時頓漸之義
則大小二機又縕乎中矣妙宗之言曰佛
應三土且說同居化有始終須彰八相大
機所見八相難思若麤小機八種皆劣此
之謂也

下兜率

菩薩功行滿足位登一生補處生兜率天名
曰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行期運將至當下
作佛即觀五事觀諸衆生皆是我發心已來
所成熟者堪受妙法觀此大千界閻浮提迦
毘羅國最為處中此云黃色言土處中也觀釋迦弟
一甘蔗聖王之後觀白淨王夫妻真正堪為
父母白淨成云淨飯梵云首歌那本行以六謂財德純備具珠植方見白淨淨仁仗何共謂義觀摩耶夫人懷抱太子滿足十月生七
日已其母命終作此觀已告諸天子我應下
生白淨王家棄輪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城三
智轉大法輪廣利天人汝等是時亦當同會四
諸天子聞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界目
經小樓所見下兜率相託母胎
時菩薩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普曜經云接沸宿鳥下化放大光明普為白象瑞應○云化乘六牙白象貫日之精○沸宿印見宿也
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晚向
宿明放日所星即光宿也時摩耶夫人眠寤之際見六牙
白象騰空而來從右脇入普曜當右者接燒六行所以所不乃也
覺已白王為說瑞相王召婆羅門占之曰今
此夫人胎中之子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
當為輪王夫人日更脩行六波羅密天獻飲
食不樂人間之味時兜率天衆念言菩薩已
生淨飯王宮我等亦當下生人間得先聽法
於是諸天下生數至九十九億又它化自在
天下至四天王上至色界天與其眷屬亦皆
下生不可稱計細目界有一天子名曰速往至
諸地獄大聲唱言菩薩從兜率天下生母胎
汝輩速發誓願求生人間地獄衆生聞此語
已各各相觀復見光明捨地獄身即生人中
所有大千世界往昔已來種善根者皆來於
此迦毘羅城四面託生佛本行經云一心
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無所妨礙晨朝為色
界諸天說法日中為欲界天晡時為諸鬼神城三
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衆生同果經云行住
神足法一日小大乘時住為胎說天見之天說明菩薩謂天人
金園曰往昔補處菩薩託生之家須具六十
種功德三代清淨汝下閻浮為我觀察寶云六明
印受吾

周　昭王元年己巳

周之先后稷名棄好耕農帝堯舉為農師舜時封於邰號后稷別姓姬氏後四世世豐父遷居周稱子季歷在歷為稷州伯以在西故岐西伯季歷子昌姓父為西伯叔紂夫道西伯受命術王律日周昌子發舉兵滅紂即天子位号武王號尊西伯為文王武王子誦為成王成王子釗為康王康王子瑕為昭王昭王子康為稱王

示降生

二十六年甲寅○刻道藏通鑑外紀昭王元下寅巳丑二十六年甲寅今治者

多拉二十四下相永之集夫人懷孕將滿十月其父善覺
遣使白王我女懷藏聖胎威德甚大慮產子
後女命不久欲迎止嵐毘園中盡父子情王
即敕有司備儀礼送至父家佛本行經
昇寶輿前後導從往藍毘尼園中十月滿是
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前言四月八日降胎本吉四月八日出胎並出

(因果經南山云降胎出胎皆言四月八日則是十二月在胎文今此文言十月滿足者且般人閒十月懷妊為吉若佛所行護律別云三月八日生此皆釋人用歷兩土不同然內外典修多吉四月八日)夫人見無憂樹花葉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時樹下生七寶蓮花大如車輪身墮花上自行七步舉右手作師子吼云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按瑞應經云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存佛給云為護之覺故行七步舉丁少相為除外道白華)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置寶几帝釋執寶蓋梵王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兄弟二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以灌太子(按普曜經釋梵雨香九龍下香水浴身)身黃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三千界天龍八部空中作樂歌頌佛德散花亂墜一切天人讚嘆種智述成佛道度脫眾生唯有魔王不安本座于時采女以天繒氎裹抱太子至夫人所青衣還宮說奇瑞相王即嚴駕四兵(車象馬步)導從入園見相殊特喜懼交懷前抱太子置象輿上隨從入城將詣天祠梵釋形像皆起禮足而言曰今此太子天人中尊云何來此欲禮於我群臣歎異即奉太子入王本宮時諸(同宰)日生五百男王家青衣亦生五百蒼頭王廄象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數各五百官中五百伏藏自然而出行諸商人入海采寶而還各貢珍奇王召諸婆羅門當為

太子作何等名答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當名薩婆悉達(此云一切義成又名頓吉)時(八果)王亦同日生太子各懷懽喜共制美名(經日)王家青衣(生亦)蒼頭奴名車匿廄生白駒名犍陟王後常使車匿侍從白馬給乘(紐狀典)王訪五百聰明相師令占太子相師言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轉輪王相師又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此云無比端正亦名阿夷)具足五通在香山中默斷欲惑王思路險非人能到阿私陀遙知王意騰空而來相太子已悲泣而言曰恨我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若有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又不明顯此人尚為轉輪聖王今觀太子諸相得所又極明顯決定必成一切種智王聞仙說慮恐出家起三時殿七寶莊嚴城門開閉聞四十里五百采女宿衛殿宇花果眾鳥流泉浴池光顯心目以悅太子生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依大經六前歲焚中龍后外今十月七日故託神來)時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日果性口小機所見)(作生相)

述曰如來降靈示滅之相記年月若其說紛然今作正義異說兩番以區別之初正義者有六其一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徧於西方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旦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太史扈多曰西方有大聖人終亡之相其二法本內傳摩騰法師對明帝曰佛以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此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其三魏書沙門曇謨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其四南岳願文云佛以甲寅四月八日降生其五輔行云悉達生淨飯王宮當周昭王甲寅之歲其六唐太宗勅尚書劉德威問法琳法師佛降生入滅何故傳述乖亂琳乃論定周昭甲寅生穆王壬申滅次列異說有八石柱銘周桓王乙丑法顯法師傳般武乙甲午像正記平王戊子南山感通傳天人云夏桀世度律師眾聖點記貞定王甲戌開皇三寶錄王簡棲頭陀寺記皆以為周魯二莊甚至孤山亦作此說其所注四十二章經則取淨名疏云昭時佛興星須如兩盖準瑞應經所言沸星下侍之事天台祇言佛典未嘗定指周莊雖云如雨乃是借文左傳孤山誤認此語遂作二莊以擇以致淨覺作記妄称天台正取二莊然

荆溪明言昭王甲寅初無二莊之論是知興說自此可息矣若欲會同左傳如雨之說則如久殊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久殊至雪山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徧照世界入於涅槃自昭王至莊王正當二百五十餘年恒星之驗其在此乎(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十年)又孤山垂裕記依周歷以十一月建子為正言四月即今二月今准因果瑞應本行諸經並云四月八日法本內傳貌書亦皆四月八日三經既非周譯二書亦非周世則知非建子之正明矣蓋自漢武改寅為正至于今日遵而用之則經傳之言四月非為差錯不當遠攙周歷改為二月也此大略出翻譯名義今更增益文證以祛昔人之異見云

二十七年(乙卯)先是太子生時足行七步口称獨尊言已便默如諸嬰孩不行不語諸母養育漸至長大(智論)

二十八年(丙辰)　二十九年(丁巳)　三十年(戊午)

三十一年(己未)王為太子辨象馬牛羊諸車童子玩具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豊熟風雨以時皆是太子福德之力又以青衣所生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因果經)

三十二年(甲申)太子年七歲王令學書訪國中聡明婆羅門名曰選友起大學堂牀榻學具太子問師書有幾種師黙不荅内懐慚愧礼太子足惟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荅言或有梵書(婆羅門書)或佉婁書(仙人書)有如是等六十四書(按佛本行經太子八歲學書卽毗奢多羅六十四書中有提婁書大也邪伽占部也支那國書大唐也此下具有天地八部四洲鳥獸音聲諸書)師白王言太子是天人中師云何欲令我教王聞歡喜凡技藝典籍天文地理筭數射御皆悉自然知之(因果經)時王復令釋種忍天教太子兵戎法式為造一苑名曰勒劬太子與五百釋子入苑遊戲學一切典籍四年之中及諸釋種皆悉通達(佛本行經)

三十三年(辛酉)太子在苑射戲提婆達多射著一鴈墮於苑中太子拔箭以酥蜜封瘡達多遣使来言宜速見還太子報言我已攝受此鴈自我發菩提心来我皆攝受一切衆生況復此鴈而不屬我自此與達多結怨相競(佛本行經)

三十四年(壬戌)

三十五年(癸亥)太子年十歲王訪國中善知射者令教太子師與小弓令射鐵鼓太子更求如是七弓一箭過七鐵鼓射師白王太子自知射藝云何令我為師王大懽喜擊鼓唱令太子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提婆達多最先出城時有大象當城門住達多獨前以手搏頭即便躃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難陀繼至以足指挑象擲著路旁太子出城以手擲象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蘇時諸人民歎未曾有達多至園最先發射徹三金鼓次至難陀亦徹三鼓太子以弓力弱取王庫內祖王良弓即放一箭徹過七鼓然後入地過大鐵圍山時提婆達多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無有勝者太子手執二弟躃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因果經)

三十六年(甲子)　三十七年(乙丑)

三十八年(丙寅)　三十九年(丁卯)

四十年(戊辰)太子年十五歲王會羣臣諸小王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至二月八日以七寶器盛四大海水各各頂戴傳授與王灌大子頂付七寶印立為太子時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因果經)

四十一年(己巳)太子啓王出遊前至王田息閻浮樹下見諸耕人時淨居天作壞蟲烏隨啄之見已悲愍即便思惟得四禪地(因果經)王尋太子見在樹下一切樹影悉移唯此樹陰覆太子身如重雲間忽見明月(普曜經本行經)

四十二年(庚午)太子十七歲(按本行經十九納妃)釋種婆羅門摩訶那摩有女名耶輸陀羅顏色端正

智慧過人王即遣使往迎為太子妃太子常修禪觀未嘗與妃有夫婦道因果經太子有三夫人一瞿夷二耶惟檀耶輸陀羅也三鹿野以有三婦為立三時殿殿有二萬采女十二遊經○文句云未費有及瑞應皆云畢眼是貫夷子來華涅槃皆云是耶輸子二養云何通或可當袋經衆大母此經舉所生釋論瞿毘耶是當女子即是習界故知定是耶輸子○瑞應血云十七歲納妃

四十三年辛未太子白王將遊園林前後導從出城東門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僂見已還宮愁思不樂念吾老至如電我豈獨免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它日復從城南門出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不能自持太子念言如此病苦云何不畏即回車入宮少時復從城西門出淨居天化為死人四人輿行室家哭送太子語臣優陀夷曰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即勅回車最後出城北門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太子問是何人答言我是比丘脩學聖道

城三　十一

永得無為言已騰虛而去太子索馬還宮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常恐為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即思惟方便欲求出家曰我佛弟子沙門也問何名沙門答曰三界号擾擾六趣芍昏昏識心遠本沫故号為沙門因果經○據瑞應經云十四歲遊四門○本行經云太子問何人答

四十四年壬申　四十五年癸酉

四十六年甲戌　四十七年乙亥

四十八年丙子　四十九年丁丑

踰

出父家

五十年戊寅太子年二十五歲妙樂云若十九出家則二十四成道若三十成道則二十五出家○攝實藏經二十五出家三十成道料涅之古有合於此性父王所作礼白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王執其手流淚言曰國未有嗣宜息此意時相師白王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當得轉輪王位王聞益喜於城四門各置千人以為防護王語太子我昔曾聞阿私陀仙說汝畢定不樂處世若生一子不復相遠太子即以右手指其妃腹便覺娠據瑞應經云指妃腹曰後六年汝當生男

卯二月七日思求出家身放光明照諸天宮諸天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来礼足白言無量劫来所脩行願今正成熟太子答言如汝等語然父王敕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即以神力令諸官屬悉皆淳眠使無知者耶輸眠中即得三夢一月墮二牙齒落三失右臂覺已具述太子語云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存當知此夢虛假非實至於後夜諸天白言內外眷屬皆悉睡眠今正是時太子即令車匿被揵陟来車匿流淚而言曰今非遊觀之時云何中夜而忽索馬即舉聲號泣欲令王宮眷屬覺知以天神力昏眠如故車匿牽馬既至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帝釋執蓋從北門出其門無聲自然而開行至天曉已三踰闍那三由旬也諸天事畢忽然不見行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語車匿言我既捨國至閑靜處汝與揵陟俱可還宮車匿悲泣不能自勝揵

城三　十二

陟舐太子足淚落如雨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自剃鬚髮而發願言願共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帝釋接髮而去讚言善哉時淨居天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見已而語之曰汝所著衣是寂靜服云何著此而為罪行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答言善哉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大論云所貿得衣粗布僧伽梨也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升虛空於是車匿即牽揵陟嗚噎悲哽絕路而還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謂是天神與衆請坐即問仙人汝等苦行欲何所求答言為欲生天太子又問汝等脩諸苦因以求苦報終不離苦言論往復明旦辭去車匿牽揵陟還入宮城具白父王王愛念情深即遣王師大臣尋至仙所仙云已過中路遙見樹下端坐思惟大臣具告王意太子答曰豈不知恩但以生老病死四患為苦耳我今終無返步大臣即留憍陳如等五人密令伺察時太子北度據西收之瑞云南度恒河

路經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illegible]）開太子至頓捨國相奉太子荅王今可於外介時修三堅法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送即別去時王告曰若道成日願先見度太子許行至阿羅邏仙人處問說從得初禪乃至入非想非非想處名為解脫太子知非究竟即（成六 十一）與仙別次至迦蘭住處論議問荅亦復如是太子調伏二仙人已至伽闍山苦行林中脩陳如等五人住處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宜應六年苦行以度衆生（經同 果）天神進食一不肯受（天 鈌）左右自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緣精氣端坐六年形体羸瘦寂默一心內思

安般（[illegible]）一（[illegible]）數（[illegible]）四（[illegible]）觀（[illegible]）二（[illegible]）隨（[illegible]）三止（[illegible]）五還（[illegible]）六淨（[illegible]）遊上三四（[illegible]）出入（[illegible]）二門徹妙神通無分散意（[illegible]）息太子日食一肝一米或七日一食陳如五人供奉太子遣人白王具說苦相王與姨母及邪輸各嚴五百車資生之物令車匠領送皆悉不受（經同 果）（已上並出小相 所）述曰按瑞應因果中本起大論並云十九出家十二遊增一中雜長四阿含出曜經

和須彌論並云二十九出家當何所從今以如來八十壽除五十九說法則定取梵網無相三昧寶藏經等三十成道之言若以三十成道除六年苦行則定取荆溪二十五出家上合寶藏之說若約前後義定則有二事可證一者出家之後六年苦行取成道之歲其數正合二者將出家時指妃腹曰卻後六年汝當生子後於成道之年果生羅睺按賢愚經云出家脩道六年苦行得一切智未曾有經云太子逃至山澤勤苦六年得佛還國普曜經云父王聞太子得佛以來六年令優陀邪往請云濶別以来十有二年又云佛還國入宮坐羅雲來問訊群臣皆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有子此等經文並約出家六年成佛又經六年還國遂推之當以二十五為出家之年審矣孤山頌謂五歲遊歷此語無憑神智補注備論異同請以荆溪之言為（成三 十四）正

五十一年（己卯）

穆王（之猶子昭）

元年（庚辰）

降大覺

二年（辛巳）

三年（壬午）

四年（癸未）太子心自念言我今脩於苦行垂滿

六年若以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餓是涅槃因我當受食然後成道即至尼連禪河洗浴身体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名難陀婆羅有淨居天來下勸言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大喜即見地中生千葉蓮上有乳糜即取奉上太子呪願受食氣力充足（[illegible]）（[illegible]）即詣畢鉢羅樹自發願言我坐樹下若道不成要終不起（[illegible]）又思惟過去諸佛以草為座成無上道釋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輭草至菩薩所問汝何名荅名吉祥菩薩喜曰我破不吉以成吉祥乃數以為座結加趺坐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經同 果）佛為太子時出家求道淨飯王父遣釋種五人隨逐給侍憍陳如（[illegible]）十力迦葉（[illegible]）是母親二人執五欲樂見太子初食麻麥心不忍可即便捨去頻鞞（[illegible]）跋提（[illegible]）摩訶男俱利（[illegible]）（[illegible]）此是父親三人執苦行淨大子後知非道捨而受食美飯酥乳三人謂其狂亂失志亦復捨去（[illegible]）（[illegible]）時魔王宮殿自然

動擾魔王念言瞿曇當成正覺及道未成往壞亂之於是手執弓箭與諸眷屬俱往樹下語菩薩言汝應脩轉輪王業捨出家法今若不起我試射汝菩薩怡然不驚不動魔王挽弓放箭停於空中其鏃向下變成蓮華魔王復遣三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願侍左右菩薩答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姥頭白面皺魔王即以軟語誘言汝若不樂人間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先脩少施今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沉溺非我所須魔曰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答言唯此地知于時大地六種震動地神涌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是故汝今不應惱亂魔聞怖懼即自思惟我今當更設方便廣集軍衆以力迫脅時諸軍衆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執戟操劍多頭多目諸惡類形圍遶菩薩四方烟起四海涌沸是諸魔衆各盡威力角目切齒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空中有神隱身而言菩薩歷劫脩習善果欲濟衆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今日決定樹下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之座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應息憍慢意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即還本宮（細目 果）惡魔波旬將八十億衆欲來壞佛語云汝不急去我擲汝海水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澡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時波旬不能令動軍衆壞散（藏經 經寶）波旬長子商主即頂礼菩薩求（成二）乞懺悔白言我父無智觸忤大聖願得恕亮（小乘 彼本 所行 見並 傳○ 魔已 相上）

述曰諸經云魔波旬在六欲頂別有宮殿今因果經乃指為自在天王如此則當第六天有此兩異蓋是譯者用義之不同也

成佛道

二月七日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落日停光澄月映徹衆星螢爛天雨妙花作衆伎樂以用供養菩薩既降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壽命短長一切衆生輪回五道無有真實橫生苦樂明星出時霍然大悟（天即曉入日也）得無上道為最正覺（因果 所見 成口 道相 此小）○佛成道日斛飯王（弟第二）遣使白淨飯王言貴弟生男（斛第白一）（上飯）王心歡喜語來使云今日大吉是男當字為阿難（此云歡喜）因於慶又名慶喜（大論）是歲邪輸夫人生子名羅睺羅（此云障月 阿脩羅食月之時）羅睺羅阿脩羅食月因以為名初太子出家之日指妃腹曰卻後六年汝當生男至是在胎六年而生（瑞應經）

述曰大乘明住胎合降魔於成道小乘開降魔合住胎於託胎住胎見起信降魔見四教義此先達之論也今觀大小皆有住胎降魔之文如華嚴云菩薩住母胎已示（十住）現出家成道等相此大乘住胎也因果經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一日六時為諸天鬼神說法此小乘住胎也花嚴離世間品菩薩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輪等妙樂云四佛各有四降魔相此大乘降魔也因果經既降魔已即便入定明星出時得最正覺此小乘降魔也今欲順八相之言且用起信四教義二文開合為證

佛祖統紀卷第二

城三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城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上
轉法輪
序曰說法度人如來出世之大要人有利鈍
則法有頓漸故聞法之人無不悟入猶夫醫
王應病與藥藥能合宜則病無不愈疏不云
乎今佛始終具轉五味法輪轉此法度入它
心令得悟斯轉法輪之義也
如來轉法輪一代五時則有八教
轉法輪者輪以摧碾為義如來說法化轉
物心於法自在如輪王輪寶運轉無礙又
如來三輪不思議謂身輪現通口輪說法
意輪鑑機能與根生摧碾一切惑累法苑
云輪王有二時輪王者有四等金輪千輻
化被四洲住劫八萬歲時出銀輪七百五
十輻化三天下除北洲銅輪五百輻化東
南二洲鐵輪二百五十輻唯化南洲如阿
育王是也法輪王者若減百年如來出世
是也
一代者通指八相別在五時五時復有通
別妙玄云五味半滿論別別有齊限論通
通於初後若華嚴別但在初通則至後鹿
苑已去例此云今輪一化唯在別義論五
時者義出三經謂華嚴三照涅槃五味法
華信解品四大弟子領解華文故文句云
四大弟子深得佛意採領一代五時之教
始終次第其文出此
八教者妙樂云化儀四教是判教之大綱
化法四教是釋義之綱目是知頓等是判
藏等是釋如判華嚴為頓則以別圓釋之
乃至判法華為非頓非漸以純圓釋之此
今家消經之軌則也妙樂又云若消諸經
但用藏等其文稍通若釋法華無頓等八
眾止失措謂餘經但論當部追機得益故
未須頓等若釋法華須明一代故用頓等
以括始終輔行云藏等四教遍收一切大
小乘經因果顯了各立教主各被機緣始
終備足不過此四頓等四教但是如來不
思議力布措藏等盈縮調停成熟物機破
邪立正引小歸大廢偏顯圓會權入實故
亦諸部五味相生利物無方適時出沒
言五時者一華嚴時
具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人法雙具足立題
別行玄記云大方廣是法佛是舍那果人
華嚴譬諸地因華莊嚴果德文此經拘有
七處九會會處不一故以經標名
二鹿苑時
輔行引大論云如來因地為鹿群主波羅
柰王入山遊獵有母鹿懷子當差次供餧
母告鹿主枉殺其子鹿主詣王求代王說
偈曰我實人頭鹿汝是鹿頭人以理而為
人不以形為人我從今日始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亦可安汝意鹿群所居故名
鹿苑亦名柰苑從對立名亦名仙苑二仙
所住故此以處標名酬昔行因之地
三方等時
四教並談曰方四機俱被曰等此從法得
名依部教立故續遺記云方等之名有二
意若大經從酪出生酥譬修多羅出方等
此約第三時的從部教即被三乘四教機
也若普賢觀此方等經是諸佛眼乃直明
圓理非第三時也文普賢方等乃方廣平
等之義諸部大乘談圓理處並名方等
四般若時
此云智慧五種不翻中尊貴不翻也具云
摩訶般若此從經標名
五法華涅槃時
二經同明開顯並屬醍醐故合為一時此
並從經標名法華具云妙法蓮華經由妙
法有施開廢三者之義故以蓮華為喻涅
槃者具云摩訶般涅槃經此翻大滅度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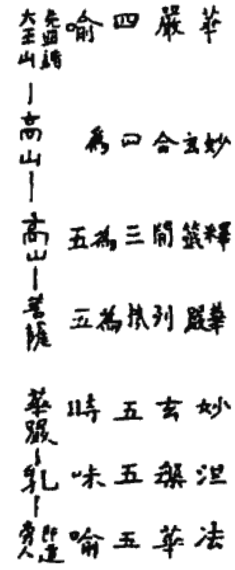
即法身滅即解脫度即般若一經始終純談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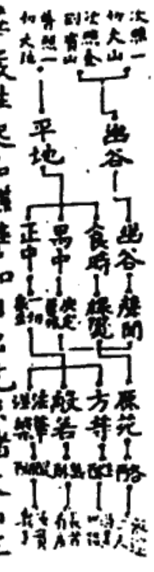
戊 爲五時

五時立名不出三義華嚴從喻鹿苑從處方等般若涅槃從法法華從法喻亦名五味

此有相生濃淡二義言相生者妙玄云初頓之後次開於漸故涅槃云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譬從牛出乳從乳出酪云云次第相生不取濃淡又云呼爲乳者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言濃淡者義例云經中五味唯喻一代五時濃淡濃淡雖殊皆從牛出元草堂云相生喻教濃淡喻機喻教則有次第從頓開漸漸入轉深終歸於圓喻機則有優劣初自聾瘂彈訶淘汰而卒至得記文祇一五味作兩番譬能譬雖通所譬則局今論一化次第唯取相生之義

三照五時五味之圖





華嚴性起品譬如日出先照諸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剛寶山然後普照一切大地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諸大山王次第乃至普照大地但山有高下然有先後如來亦復如是成就無量無邊法界智光先照菩薩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定善根眾生隨應受化(三藏菩薩)然後普照一切眾生云云又云譬如日月出現世間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玄文合大山寶山爲幽谷其文出此)

涅槃經云佛說二十五三昧無垢藏菩薩白佛言如佛所說諸佛菩薩成就智慧功德百千萬億實不可說我意猶謂不如此經能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佛亦如是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九部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典從般若出大涅槃醍醐譬於佛性佛性即是如來釋籤云涅槃五味轉變而祇是一乳華嚴三照不同而祇是一日今演華嚴平地之譬以對涅槃後之三味數雖不等其義究齊云

又云華嚴旧云平地今離彼平地以譬方等般若法華方等如食時般若如禺中法華如正中

言八教者頓漸祕密不定爲化儀藏通別圓爲化法是爲八教化儀如世藥方化法如辨藥味

戊四 言教者詮理化物之義聖人被下之辭化儀四教是如來化物之儀式故喻如藥方化法四教是眾生除病之法度故喻如藥味化儀等四教下義理祇是藏通別圓雖通名爲教其實無別有體

八教文諮者初化儀四教如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妙玄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此如華嚴緣得大益名頓教相無量義經云從一清淨道施出二三四妙玄次照幽谷此如三藏次照平地此如方等般若並漸教相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淨名佛以一音眾生各解此不定教大品我見閻浮提第二法輪轉大論云今轉似初轉此祕密教也次化法四教者妙玄引長阿含云佛說四大教籤云但有四非即藏等也月燈三昧經明四種修多羅其中有四種斷無明智業安私釋以對四教籤云與四教義甚相應然此並是約義以對未見立

名之的今準四教義引法華云貪著小乘
三藏學者成論我今正欲論三藏中實義
此並藏教名義華嚴云爲說圓滿修多羅
大品云欲以一切種智知一切法當學般
若法華以平等大慧爲大衆說如所說者
皆是真實涅槃經後有一行與如來行所
謂大般涅槃大論三智其實一心中得此
並圓教名義
文唯通別兩名遍在諸文非大師之所義
立如四教義引大品云薩婆若智三乘同
得中論諸法實相三人共入此並通教義
通者同也三乘共稟故名爲通
無量義云摩訶般若華嚴海空宣說菩薩
歷劫修行涅槃經明五行大論不共般若
断於別藏此並別教義別者不共之名八
教名義者直說於大時部居初名頓中間
三昧引小向大名漸一音異解互不相知
名秘密聞小證大聞大證小名不定經律
論三含藏法義名三藏三乘共行利根菩
薩通別通圓故名通獨菩薩法次第斷證
別前藏通別後圓教故名別教理智斷行
位因果一切圓融故名圓
八教對會五時圖

妙玄釋如是我聞云若非超八之如是安
爲分經之所聞文此當以部教分之約部
則非無帶之圓故超八教若但約教則今
昔圓義更無有二故籤云八教中圓教帶
偏明圓猶屬於漸今法華圓開偏顯圓圓
外無法
初頓教者即第一華嚴時從部時味得名若
頓此謂如來始成正覺在寂滅道場四十一
位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圓
這如雲籠月是時如來現盧舍那身說圓滿
修多羅故言頓教
頓教者有約部約教二義約部則在華
嚴約教則通於餘時今此正當約部明頓
之教對下三漸化儀爲言也下文云從部
時味得名爲頓是也華嚴爲部先照爲時
乳爲味合此三義爲部時味簡餘時也下
鹿苑時亦可得云從部時味得名爲漸初
此後可例
始成正覺者此約迹中大始而言非本中
初成也
寂滅道場者寂五住煩惱滅二種生死是
惑一住思惑分三塵沙合無明爲一住同
居土分段生死方便實報土變易生死得
道之場如世治教之場除五住標顯實相
果新譯經菩提道場名異義同
四十一位者妙玄云華嚴明三十心十地
佛地爲四十一位以破無明顯中道法性
之理故云法身法身有二義毗盧遮那性
德法身分破無明至究竟者名修德法身
今約在修義兼性德四念處云華嚴前無
十信後無等覺者玉慧覺云不可將部中
談位而難經初列衆蓋華嚴本事缺十故
合等覺在十地如先明記云華嚴不聞等
覺十地即等覺也今言經初列衆故有等
覺若前無十信者華嚴明十梵行即十信
也故四教義云十種梵行與圓十信同分
文唯約法身大士故不列十信
宿世根熟天龍八部者諸經列衆有龍畜
等者當用涅槃四句料簡一乘急戒緩四
趣聞法悟道者二戒急乘緩著樂人天不
聞法者三乘戒俱急天人聞法得道者四
乘戒俱緩四趣不聞法者今此衆皆是宿

世尚聞華嚴或種或熟今當得脫之衆止
觀云以三途身值弥勒佛聞華嚴経正此
義也八部如常論
如雲龍月者妙玄云法身眷屬如陰雲龍
月共降母胎此喻降胎之相今四教儀取
喻轉法輪眷屬之相其義兩可要以喻機
月喻教主仁王經云十五夜月闇盡光圓
以喻如來智德漸圓惑闇究盡乃成斷結
盧舍那者此云淨滿諸惡盡故淨萬德圓
故滿即自報身也亦云光明遍照如大論
云光明無邊色像無邊尊特之身即它報
身也今明教主依四明立義正是對下釋
迦現起尊特如解誘引經云尒時世尊不
離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弥向帝釋殿
說法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所說
修多羅者此云契經能說所說契理契機
亦十二部之總名也文雖兼別部意是圓
若約機約教未免兼權謂初發心時便成正
覺等文為圓機說圓教處處說行布次第則
為機說別教故約部為頓約教名兼[illegible]
從心有三一解行發心五品也二相似[illegible]
心十信也三真證發心初住也今是真證
發心即是發理性三因之心分證三德之
理四教義云華嚴初發心時便成正覺那

是發真無漏斷無明入初品起信論云菩
薩發是心隨其願力能見八相妙樂云華
嚴起信彰灼明文初住八相等文者普賢
普眼三無差別等皆圓文也
行布次第者七處八會故云處處行列布
措階位淺深故云行布此經所說有圓融
行布二門釋籤云華嚴會處所明行位不
出別圓但經意多含義難定判始從住前
至登地來全是圓義從第二住至第七住
文相次第又似別義於七住中又辯一多
相即自在次行向地又是差別次第之善
又一一位皆有普賢行布二門故知兼用

圓文接別
華嚴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妙玄
日喻教主高山喻別圓之機大機當熟故
先蒙如來慧光所照
涅槃云從牛出乳譬從佛出十二部經妙玄
玄文言大機稟教即破無明行如醍醐者
文此指華嚴高山王機也涅槃言從牛出
乳者此約一化指聲聞解痴也故玄文云
三教分別即名頓教亦即醍醐五味分別
即名乳教今言從牛出乳者即初味也
信解品云即遣旁人[illegible]

將還[illegible]窮子驚愕稱怨大喚[illegible]使者執之逾急[illegible]強牽將還[illegible]
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illegible]轉更惶
怖悶絕躄地[illegible]父遙見之[illegible]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強將來[illegible]使者語之我今放
汝[illegible]窮子歡喜[illegible]往至貧里以求衣
食[illegible]此領何義此為如
來說圓頓教門以大擬小小機生悶絕十妙卷上

華嚴三名述曰舊以寂場時長盡未來際
法界列為四種華嚴又分前三屬事後一
屬理此皆積代之謬今篇論其義秖有三
名者寂場妙玄引方便品始坐道場三七
思惟明釋迦最初頓說是也[illegible]
分二者時長妙玄引法性論鈍根三處入
法界是也[illegible]三者盡未來際文
句云華嚴末席始開於漸妙樂云此且寄
始一期說化用通今意應知華嚴盡未
來際即是此經常在靈山何殊十方更互
主伴[illegible]雖有三名而於所說
之經無非華嚴所詮之理無非法界或言

母胎者妙玄云佛從兜率下與法身眷屬共降母胎常宜妙法(文)是時未轉法輪當屬盡未來際實報土相專被大機者所攝(凡言凡迹)有言海空者妙玄引無量義經次說般若華嚴海空文此祇是因般若入法界時長所收然則母胎海空不當別出二名也審矣

時長通後述曰評時長通至三處者謂般若海空法華佛慧涅槃心地法門是也妙玄引無量義經云次說般若歷劫修行華嚴海空法華會入佛慧即是通至二經(以般若亦得名華嚴法華佛果不計故云華又妙徹云當知法界論之無非華嚴佛果)(言非法之無非)此即通般若通法華之證也又引像法決疑經云今日座中各見不同或見如來入涅槃或見報身生蓮華藏海為千百億釋迦說心地法門又妙玄云日若垂淡亦應餘輝峻嶺故蓮華藏海通至涅槃之後此通涅槃之證也又引法性論云鈍根三處入法界此即通後之文也今更論之妙玄云因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由與求學即者今般空智偕入決觀華滿藏海宜畢先全)又云華嚴時節長昔小機未入如聾如瘂今聞般若(凡且界般若得入般法華且分亦合肘六佛入且人致滅此)即能得入(又青至所若不知沉至二段及三每入汝共之大如何滿釋持長得名正此足大)

義云一以法界為華嚴(此即盡未來際攝三乘七料及)(根大機常攝法界華嚴以圓頓為化此名也其得之極鈍佛)二以時長通至於後都(卯至法華三周入法界得入世上)二義並通是故並存大機則華嚴不休(釋之上非)小機則諸教次第是故鈍根猶存小見(時長由根鈍存小見故歷諸教始得入大)又妙樂引入佛境界品(八十三卷)文殊語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決等善能成就十種大心則得佛地自古共云華嚴時長乃是結集後教至般若來方可得云今諸比丘成十大心此乃義當轉教時也結此等意入華嚴中故云時長文有人據轉教時之言便謂華嚴存般若者殊不知荊溪引此經後分有恭聞為時長至般若之證耳初來帝的判但齊般若不然荊溪釋玄大三處入法界何云時長通至於後小機諸教次第耶又有人云([illegible])縱通涅槃不當通法華謂有妨如來調機無功為之難者若能細思會入法華佛慧之言則此意自銷何妨之有

華嚴教主述曰論華嚴教主者準四明解謗之說於尊特身有須現不須現二旨之分故須現則如梵網華嚴及觀經等相多身大不須現即以力加令於劣身不取分齊見三十二相即無有邊以知丈六是法界故今評此說考之經文則有二義一約補處謂菩提樹下初成正覺若非補處豈曰初成又偈云迦葉曾來住此既是故此處最吉祥如是十偈讚過去十佛既佛佛俱有補處則知藏塵相好之佛須是分段生滅之身與同居應更無少異二約上升謂是時世尊不離菩提樹下上升須彌([illegible])向帝釋殿說法([illegible])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所說此身既被別圓之機見是尊特何須獨指華臺受職身耶此即破淨覺指實報土藏塵尊特橫應同居之說蓋大師說三品相海皆稱機而現別教則用別修緣了成就此相即修成之尊特故名報身圓教能了二修即性修德無功乃性具之尊特故名法身據此則知即性而論本名法身取土同居則名應身被機現起則名尊特永異淨覺修成尊特橫應同居之說然則今師約機約教以定身者正是樹下生身現起尊特以應別圓之機正合妙玄釋迦最初頓說([illegible])亦合四教儀如來現盧舍那身說法之言([illegible])世有取月堂之說云境本定身則是釋迦機感見相則是舍那蓋有得於此云

然初頓未必純教法身菩薩亦有凡夫大根性人此有兩義若當體圓頓得悟者即破無明入圓初住此是醍醐若初心之人雖聞大教始入十信是初味名之爲乳呼爲乳者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即圓教十信內凡六根[illegible]）（初信至七信斷見思八信至十信斷塵沙以未破無明故但名爲乳）若小根性人大教擬小如聾如瘂小機未轉不生如乳（妙玄十）

華嚴二味四機述曰自昔教初學者爲時味圓上言高山下對乳味未嘗有論之者今案玄文華嚴之時自有二味四機之別一者純教法身即是今證中道四十一位此名醍醐二者凡夫大根入圓初住證一分中道以去亦名醍醐三者始入十信雖但四住未破無明但名爲乳四者小根聾瘂全生如乳然則名醍醐者有二機名爲乳者亦有二機玄云於小如乳於大如醍醐少分譬喻不可全求如籤云華嚴分喻初味而未得於華嚴之頓及別圓兩教但有五味次第之相文當知謂華嚴爲乳者正約從頓開漸施設化導之意

三七擬機述曰諸文謂三七是擬機若人無異論然玄文云於彼初分永無聲聞後分則有雖復在座如聾如瘂故義神智據此非之曰初分永無何所擬哉今作二義釋之方爲盡理一者三七初分永無此如來擬宜之化意二者後分則有狀如聾瘂此如來擬宜之化事初言化意者如方便品云始坐道場三七思惟籤云初七思惟欲說圓次七思惟欲說別三七思惟欲說通皆無機故但說三藏籤又云約大機則寂場之時約小機則成已思惟未說之時妙樂云小見三七停留大覩始終無改此皆如來擬宜之化意也言化事者如文句云華嚴末席始聞於漸妙樂釋之云前經云佛在逝多林入師子頻申三昧舍利弗從祇園出不見如來自在莊嚴不見諸大菩薩眷屬無智眼能見亦不能讚歎此即如聾如瘂之文於彼末會即當漸初文今考二祖之言皆指聾瘂在後分漸初明知是鹿苑十二年中例如妙玄諸方等彈訶處在十二年前以此推之則知逝多林末會正是如來擬宜之事以由聲聞先習小乘未堪聞大狀如聾瘂故假淨名以激進之是則擬宜彈訶俱在十二年中無可疑者四教儀以聾瘂在華嚴彈訶在方等此但約部中而論其實未爲正義又經云願光明菩薩等各說偈以勸聲聞最初一偈彈斥之曰一切諸緣覺及彼大聲聞皆悉不能知菩薩行境界（此即後分之文）此皆擬宜之化事也昔人不能區別諸文不知如來化意化事混而觀之故多異說

七處八會者是舊經六十卷晉跋陀羅譯天台所引用者若新譯八十卷是唐實叉難陀譯更加普光明一會是爲七處九會三十九品唯阿僧祇隨好光明是佛說餘皆加被諸菩薩說

第一會菩提場說六品○世主妙嚴（[illegible]）如來現相（[illegible]）普賢三昧（[illegible]）世界成就（[illegible]）華藏世界（[illegible]）毘盧遮那（[illegible]）

第二會普光明殿說六品○如來名號（[illegible]）四聖諦 光明覺（[illegible]）菩薩問明（[illegible]）淨行（[illegible]）賢首（[illegible]）

第三會忉利天宮說六品[illegible]

須彌山頂偈讚
十住
梵行
發心功德
明法

第四會夜摩天宮說四品○升夜摩天
夜摩偈讚
十行
十無盡藏

第五會兜率天宮說三品○升兜率天
兜率偈讚
十回向

第六會他化天宮說一品○十地

第七重會普光明殿說十一品○十定
十通
十忍
阿僧祇
壽量
菩薩住
佛不思議

十身相海
如來隨好光明
普賢行
如來出現

第八三會普光明殿說一品○離世間

第九會逝多林說一品○入法界 十六

箴云龍宮所藏三本上本十三世界微塵數品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今但三十九品則知經來未盡

二月九日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樹王而白念言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一切衆生薄福鈍根云何能解我所得法我寧入般涅槃時大梵天王即發天宮至如來所白言世尊始於今者成無上道云何黙然而不說法然有衆生過去世時植衆德本堪任聞法惟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七化自在天亦復如是時梵王等乃至三請滿於七日默然受之二七日以佛眼觀諸衆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三七日思惟今我當開甘露法門誰先得聞阿羅邏登頭道成先度空中有言昨日命終又思迦蘭利根亦應先聞空中又言昨夜命終又思王臣所遣五人過去發願應先聞法即從座起詣波羅柰 十七

二月三十日世尊到文驎盲龍無提水邊坐定七日光除水中龍目得開仍憶前見三佛光明目於得祖乃出水見佛天雨七日龍以身遶七匝七頭羅覆以為障蔽七日雨止佛從定寤龍化少年道人佛所為授三自歸法諸畜生中最先見佛

三月七日封神知佛七日坐定未有奉食適五百賈客從山西過車牛皆蹋不行有兩大人杖詣波利供諸封神請福封神即為言佛在水邊汝曹宜先奉食兩人即和麨蜜上佛四天王取石中自然香鉢各用持上

（[illegible]）佛念取一鉢不快餘王意乃悉受
四鉢累置左手以右手案成一鉢令四際見
（[illegible]）佛為呪願食訖即授賈人三歸一歸依
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將來僧（[illegible]）佛先為說
五行六甲陰陽曆數既信服已令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當來僧時長者得須陀洹（此云[illegible]果耶）
（[illegible]）後為說五戒曰五戒者諸佛之母欲求佛
道讀是經欲求阿羅漢（此云[illegible]聖人生）讀是經時
提謂得不起法忍三百人得信忍二百人得
須陀洹五百賈客四天王得柔順法忍（[illegible]）
（[illegible]）佛為提
謂授記未來成佛號密成如來（[illegible]）
提謂經曰佛說五戒人天之教正是
顯露提謂得忍聞小證大乃是不定是為
頓露不定教也若約時則當華嚴三七從
及水邊七日後是為第五七日如因果經
所云若收經則人天之教三藏所攝如四（十八）
教義所云（誠曰）
文漸教者有三特鹿苑漸初方等漸中般若
漸末總名為漸教
述以此為身子等一類小機華嚴無益從
頓開漸次第引入漸初鹿苑四諦十二因
緣同證小果漸中方等彈偏折小開菩大

法漸末般若轉教付財領知家業故總名
為漸也
第二鹿苑時者佛本以大乘擬度衆生其不
堪者尋思方便趣波羅柰（[illegible]）
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即是開三藏教也非但（[illegible]）
釋迦隱其無量神德作斯漸化過現諸佛亦
復如是當知初頓之後次開於漸漸機於頓
全生如乳三藏中轉華凡成聖喻變乳為酪
次第相生不取濃淡（十妙云）為三乘根性於頓
無益故不動寂場而遊鹿苑脫舍那珍御之
服著丈六弊垢之衣先為五人說四諦十二
因緣事六度等教（[illegible]）
（[illegible]）
若約時則次照幽谷（[illegible]）若約味則從乳出
略此從十二部經出九部修多羅（十妙[illegible]）
信解品云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illegible]）
密遣二人（[illegible]）形色憔悴（[illegible]）（誠曰）
（[illegible]）無威德者（[illegible]）徐語窮子（[illegible]）
顧汝除糞（[illegible]）時二使人即求窮子（[illegible]）既
已得之具陳上事（[illegible]）時窮子先取其價尋
與除糞（[illegible]）其父見子愍而怪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以它日於窓牖中
（[illegible]）遙見子身（[illegible]）羸瘦憔悴（[illegible]）

（[illegible]）糞土塵坌（[illegible]）污
穢不淨（[illegible]）即脫瓔珞細軟上服（[illegible]）
（[illegible]）更著麤弊垢膩之衣（[illegible]）右
手執持除糞之器（[illegible]）語諸作
人（[illegible]）汝等勤作好自安意我如汝父（[illegible]）
汝今已後如所生子（[illegible]）即時窮子雖
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illegible]）二十年
中常令除糞（[illegible]）
（[illegible]）此領何義此為次頓之後隱舍那身作
比丘像說三藏教二十年中常令除糞（[illegible]）一
日之價見思已斷無漏心淨（十妙文）
二十年中述曰信解品二十年中之文凡
三處所以表法各有其意初二十年中常
令除糞（[illegible]）見諦一解脫一無礙思惟九
無礙九解脫故云二十（[illegible]）二經二十
年執作家事（[illegible]）住二乘位轉大乘教
（文句）三自見子來已二十年（[illegible]）有二乘
之機而來感佛故前二十數即是用
八忍八智斷見合為一解脫一無礙用九
無礙九解脫斷思通之為二十也後二十
今二義故妙樂云斷見為一斷思為二十
行云約人則二乘約理則真俗二諦約惑
則見思俱破問云二義可尒十義云何答

二乘各有十智（十智者世智…）此則前後三文皆見二十之義三（細四果）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羅柰國鹿野園中佛自二月八日成道自九日至二十九日為樂場三七滿至三月六日為水邊定四（城四）七日滿三月七日受提謂長者食然後至（二十）鹿野園正五七日內三月八日也涅槃云初生出家成道轉法輪皆以八日初為憍陳如說四聖諦法汝今應當知苦斷（細四果）集證滅修道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

蔵教聲聞人依生滅四諦一苦諦者二十五有依正二報（…）別則二十五有揔則六道生死二集諦者即見思惑（…）三滅諦者滅前苦集顯偏真理四道諦者略則戒定慧廣則三十七道品（…）前二諦為世間因果（…）後二諦為出世間因果（…）三轉者示轉勸轉證轉示謂示其相狀如云此是苦乃至此是道勸謂勸令其修知云此是苦汝應知乃至此是道汝應修證謂引已證彼如云此是苦我已知不復更知輪以推碾為義唯教無

行豈能推惑教行相循共能推惑（…）十二行法輪者有二釋一約四諦教謂三轉四諦為教十二即能轉也二約十六行謂三轉皆生眼智明覺四種之行為行十二即所轉也（…）（城四）時憍陳如得法眼淨（…）地神僮喜唱言如來今日於此轉妙法（…）輪虛空諸天展轉唱聲至阿迦膩吒天（…）世尊知四人心念重為廣說四諦亦得法眼淨時五人白佛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

善來比丘須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佛復為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阿羅漢為佛寶四諦法輪為法寶五阿羅漢為僧寶三寶具足是為人天福田（細四果）五年（…）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於中夜見空中光開門尋光趣鹿野苑佛說四諦成阿羅漢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耶舍父尋子佛所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三自歸為最初優婆塞又耶舍多類五十長者聞耶舍出家共詣佛所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是時始有五十六羅漢佛

告諸比丘汝等宜各遊方教化眾生時諸比丘禮足辭去世尊即發波羅柰趣摩竭提國日暮寄宿優樓頻螺迦葉住處降伏火龍扶三歸依置於鉢中以示迦葉迦葉歎未曾有佛知迦葉根緣漸熟即趣尼連河側時魔王求請入般涅槃至於三請世尊答曰所應度者皆未究竟魔王聞已即還本宮時頻螺迦葉與五百弟子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佛說四諦漸漸乃得阿羅漢果以事火之具捐棄河中時頻螺二弟一名那提一名伽耶在河下流見兄火具逐流而下心大驚愕即往尋兄見兄身披袈裟乃各與二百五十

弟子願求出家佛呼善來比丘即成沙門侍阿羅漢世尊即與頻螺迦葉及千比丘往王舍城詣頻婆娑羅王所（…）王與百官出城迎佛佛為說法王及八萬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民得法眼淨（細四果）國有長者名曰迦陵往詣佛所奉上竹園（…）（城四）可作精舍王敕諸臣施諸堂舍迎佛入城供往竹園諸王見佛頻婆娑羅最為其首諸僧伽藍竹園為始（…）六年佛在象頭山為龍王眾仲說法（…）七年（…）婆羅門舍利弗路逢溲者比丘說偈

得法眼淨。婦與親友目揵連宣說偈言。亦得法眼淨。即各得一百弟子往詣竹園末願出家。佛呼善來比丘。須髮自落。袈裟被身。即成沙門。人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既外門羅漢。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化眾生[illegible] 時有婆羅門名曰迦葉。極為巨富。捨家入山。自剃須髮。空中諸天語令見佛。迦葉即趣竹園。佛為說決得阿羅漢。以有大威德智慧。名之為大迦葉[illegible] 迦葉於多子塔值佛。乃求出家。即以繫長衣。但為座價直十萬。門佘佛。即授商那納衣。[illegible]

八年[illegible]冬。佛在毗舍利國。因須提那子於信出家後還本村。與其故二[illegible]共行不淨。諸比丘舉過白佛。即集眾訶責云。汝所為非威儀非淨行。所不應為。始制婬戒。開初犯未結罪[illegible]

九年[illegible]舍衛國波斯匿王[illegible]大臣須達。家居大富。喜濟貧乏孤老之人。因名為給孤獨[illegible]官往羅閱城[illegible]見世尊。即為說四諦法。成須陀洹。乞如來降臨舍衛。世尊謂彼無精舍。須達曰。還國當立。佛敕舍利弗共往案行諸地。唯太子祇陀園地[illegible]正得其所。須達白太子欲買之。太子言戲以黃金布地。開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能使斯人輕寶如是。乃令止勿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乃自起門屋。共立精舍。為佛作窟。別房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詣王舍城請佛及僧。世尊放光動地至舍衛國。一切大集。各得道迹。以二人同立精舍。號為太子祇樹給孤獨園[illegible]

是年冬。佛在羅閱城。因檀尼迦在閑靜處草屋坐禪。為人持去。乃作全成瓦屋。佛令打破。便詐言王教取彼要材為。王臣人民訶責。無使入村勿復安止。比丘以過白佛。始制盜戒。佛在毗舍離城。為諸比丘說不淨觀習定。已厭患身命。歎死勸死。難提比丘受傾殺人[illegible]遂制殺戒。時因後貴乞食難得。婆求河邊有安居者。便共稱歎得上人法。信心居士減分施之。後往佛所。佛聞訶責。制妄語戒。自此以後。隨犯隨制[illegible]

[illegible]時父王遣問子得佛道已六年。來令見志。優陀耶往迎佛[illegible]別闊以來十有二年[illegible]一見。優陀耶受敕詣佛。願求出家。即得阿羅漢。佛令將還國當度父母。乃先遣優陀耶往至本國。說十八變。王益悲喜。收集臣萬民出四十里紀往迎佛。佛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如晝中月。見諸梵志久在山中。身似黑炭。在佛從侍。如黑烏有彩翕山。王乃擇國中豪族。選五百人出為沙門。侍佛左右。佛如眼見須彌山[illegible]時佛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濟度無邑。耶輸大人攜子羅睺羅來詣問訊[illegible]時王備屬咸疑太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生子。佛告羣僚曰。耶輸守節無瑕。今當見證。於是世尊悉化眾僧皆使如佛。耶輸即以指印信環與羅睺言。是汝父者以此與之。羅睺應時直以印環而授世尊。王及羣臣皆言善哉。真佛子也[illegible]時阿那律、調達、難陀、跋提、難提等八人釋子出家之日。脫寶衣付優波離曰。汝依我等以自存活。今以此衣與汝資生。優波離亦願出家。即以寶衣懸之樹上。共至佛所。耶律乞先度波新。以除憍慢[illegible]難陀次第作禮。至波離所。心不當僧。佛言但以受戒前後。不在貴賤一臈[illegible]佛為提婆達多[illegible]達。汝宜在家分檀惠施。不宜出家。如是行三[illegible]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嫉心。我宜自剃頭[illegible]行。復犯五逆。方大光闡純提婆中化發[illegible]的南無佛。追稱南無。便入地獄。佛語阿難。此婆在地獄經一大劫。命終生四天王。展轉生它化自在。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

無（曾阿含經四比言提婆出家自後法五逆……乃是佛言佛所說事小相如來業大般涅槃）

十年（己巳）佛於拘那尼國為婆陀和菩薩等八人說般舟經明菩行事（注十二）

十一年（庚午）阿難年八歲出家之日得白四羯磨具足戒（注）度一百十阿羅漢受三語戒始以寶刀剃須髮又囑憍陳如等徧三天下為諸沙弥授戒（注）是年佛於柳山為純真陀羅王弟說法（注二十）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下

十二年（辛未）佛遣目連白父王及耶輸曰太子羅睺年已九歲應令出家耶輸答曰如來為太子時娶我為妻未滿三年遁至山澤勤苦六年得佛還國今復欲求我子何酷如之（注）目連方便喻晚絕無聽意世尊即遣化人空中告曰汝頗憶以五百銀錢買五莖蓮華上定光佛時汝求我世世為妻我言菩薩屢劫行願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爾者聽我為妻汝立誓言隨君施與捨無悔心而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耶輸聞已還識宿命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捉羅睺手付囑目連時淨飯王即集國中豪族各遣一子隨從我孫有五十人往到佛所使阿難與其剃頭及五十諸王公子命舍利弗為其和上目連為阿闍梨羅睺不樂聽法佛為說未曾有因緣得受十戒即證四果（注）淨飯王詣佛白曰佛昔出家尚有難陀今難陀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當出家國計永絕佛即為王說法開慰復集諸比丘立制父母不聽不許出家（注）佛往秪洹為陀摑摩說法（注）佛為諸比丘說八關齋戒（注）

（注）佛在羅閱城有十七羣童子大者年十七小者十二以信出家比丘即度受大戒不堪一食夜啼佛覺問知制年滿二十應受大戒（注）佛半月說戒衆集疲勞許僧伽藍各結大界（注）

十三年（壬申）佛還摩竭提國為弗迦沙王說法（注）樓至菩薩請立戒壇為比丘受戒佛令於祇園外院東南建立（注）戒壇從地而立三重為相以表三空帝釋又加覆釜以覆舍利大梵王以無價寶珠置覆釜上是為五重表五分法身梵王寶珠大如五斗瓶大福德者見之光照八百由旬薄福者見之如聚墨（注）

十四年（癸酉）佛往恐懼對下為彌勒菩薩說本起經（注）

十五年（甲戌）佛再還迦毘羅國為父王說法度釋種八萬四千人得須陀洹果（注）佛還本土足升空行與人頭齊使父王接足而已不（注）欲厭身（注）佛為父王大衆說觀佛三（注）非佛身金色光明無量時五百釋子以罪障故見佛身色身猶如灰色羸婆羅門佛為說往昔邪見之罪令稱佛名作禮懺悔即見佛身金色如須弥山求佛出家得阿羅漢（觀佛經三）

初佛還國。大愛道求出家(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不許。佛再還國。復求出家。如前不許。阿難白佛。大愛道至心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令以形壽行八敬法。時大愛道得出家為比丘尼(始起十敬)。比丘尼受八敬法。一者百歲比丘尼禮初夏比丘足。二者不得罵謗比丘。三者不得舉比丘過。比丘得說尼過。四式叉摩那應從衆僧求受大戒。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二部僧中求出罪。六者半月從僧中求教授人。七者不應在無比丘處坐夏安居(四分律)。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正法一千年。由女人出家。滅五百年。後為說八敬法。還得一千年(善見論法住記)。

述曰。如來在十六大國。於十二年中行化度人。說四阿含等經。及七佛略教誡。至是年始說廣戒。即比丘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由夫二衆隨犯隨制。而佛於後時結集條章。以為出家者持奉之本耳。

第三方等時者。示一佛土令淨穢不同。示現一身巨細各異。一音說法隨類各解。神力不共。故見有淨穢。聞有褒貶。嗅有瞻蔔不瞻蔔。華有著身不著身。慧有若干不若干。此如淨名方等([illegible])。次說方等者。即是次小說大。佛本被大。衆生不堪。故抽大出小。令斷結成聖。雖有此益。非佛本懷。次說方等維摩思益殃掘摩羅([illegible])。彈訶小乘保果之癖。淺剌三藏斷滅之非([illegible])。故身子善吉齊教尊小。初不聞大乘威德。善吉茫然失鉢([illegible])。身子佛畏卻華([illegible])。不知是何言。不知以何答([illegible])然。

方等彈訶教在三藏之後。被訶之時應在十二年前([illegible])。何以得知。皆追述昔訶。驗是前事。何者。前已稟教得道。證於無學。荷佛恩深。心相體信。不復恚怒。自甘至今。恣殃掘之譏。任淨名之折。得為恥小慕大之益(玄十)。彈偏折小。歎大褒圓([illegible])。

對半說滿。故言對教([illegible])。四教俱說。藏為半字。通別圓為滿字([illegible])。若約時則食時([illegible])。若約味則從酪出生酥。此從修多羅出方等經(一文)。信解品云。過是以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文)。

之後次說方等。已得道果。心相體信。聞大名([illegible])。然其所止猶在本處([illegible])。此領何義。明三藏([illegible])入任小名出。苦言彈訶名無難。又進至宅內。見群臣豪族大功德力。故名為入。出者止宿草菴二乘境界。故名為出。心相體信者。得羅漢已。聞罵不嗔。內心慚愧。不敢以聲聞支佛法化人也([illegible])。

方等部教立名舊說方等立名但分事理未足以盡其義今依經疏記文以為之委釋光明經云有一比丘讀誦大乘方等經典光明玄云方等之教通於三乘新本經云欲生人天欲得四果支佛欲得佛皆應懺悔滅除罪障安處方等續遺記云方等之名有二義若大經從略出生酥從脩多羅出方等典此約第三時名方等即彼三乘四教機若普賢觀稱方等者乃植明圓理今所引方等恐謂同普賢觀從理立稱故引三乘懺悔之文以定此名的從部教方等不專事理諸文論方等有三說一者從事大經從脩多羅出方等無量義經次說方等釋籤生酥調介方等光明經讀誦大乘方等光明玄方等之教通於三乘此皆指第三時教二者從理普賢觀經凡言方等經是諸佛眼三事理並通上觀云般若有四種方法謂四門入清涼池即方也所舉之理平等大慧即等也今第三時業四明立義的從部教以定此名故不專於事理也

十六年[illegible]佛在毗耶離城菴羅樹園說維摩詰經（[illegible]）

十七年丙午佛說思益梵天所問經（經云東方有佛號日月光有菩薩思益梵天來此問佛名）

十八年丁酉佛在南海濱楞伽山頂說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慧菩薩問世尊言外道尚遮不許食肉何況如來大悲含有而許自他令食肉耶佛答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謂一切眾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眾生聞氣悉生怖畏如旃陀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不成故不應食肉（[illegible]）

又說金光明經楞嚴三昧經勝鬘夫人經（[illegible]）

十九年戊戌佛成道始十六年知諸菩薩任持法藏於欲色天二界中間出大寶階廣集十方諸佛菩薩大眾俱登寶階上升虛空為說大方等大集經諸菩薩欲來入會各隨其德先現其相空藏現空海藏現水並不見有大眾唯見空水（者餘皆菩薩現此相）時諸天龍作如是言我等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鞭打出家持戒毀戒者我等不復護持其國擊閣弟子悉向它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令其國土疾疫饑饉刀兵俱起風雨尤旱傷害苗稼爾時世尊付囑毗首羯磨天子迦毘羅夜叉大將雙嚾目十七天女各及五千眷屬汝等護持振旦國土於彼所有鬪諍言訟兩陣交戰饑饉疾病風雨寒熱悉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住世佛告彌勒諸菩薩我今憐愍諸眾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一分自受一分與我滅）後禪解脫三昧堅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一分與彼破戒誦經聲聞正法像法剃頭著袈裟者令無所乏勿令惡王共相惱害復以彼諸施主寄付汝手（[illegible]）不持戒彼人已為涅槃印之所印若有出家若奪衣缽資生具者是人則壞諸佛報身挑一切人天眼目國王群臣諸斷事者如見出家作大罪業大殺大盜大汙梵行大妄語及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不得鞭打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謫罰者是人遠離人天必歸地獄何況鞭打出家具足持戒者（大集經）

舍利弗等白佛言我等雖獲稱為佛子皆是

如來之咎非我等過何者若使如來誓無三乘我等豈不成於正覺何為如來而不見聽在於聖側時身子等脫衣悲泣大千震動（譬喻經）

述曰瓔珞言舍利弗被訶之後心漸向大然猶有怨佛之言以為若無三乘則我等已成正覺皆如來咎非我等過逮至法華法說周則云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是知瓔珞不解方便則咎佛法華已入法性則咎已

佛在祇洹精舍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諱日營齋請佛宮掖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僧佇佛來應佛敕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唯有阿難遠遊未還不追僧次途中獨歸其日無供即持應器入城循乞遭摩登伽女以先梵天呪攝入婬室如來知彼婬術所加齋畢旋歸頂放百寶光明千葉寶蓮有化佛趺坐宣說神呪敕文殊師利將呪往護提獎阿難及摩登伽來歸佛所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最初方便佛為阿難號法名大佛頂首楞嚴經（林間錄云智者聞天竺有[illegible]）

述曰一化終窮在乎開顯開顯之妙功歸法華自餘諸經有圓說者皆方等四教並談之義而孤山乃欲以楞嚴同法華醍醐之味是不思方等收經而有失法華淳一無雜之旨也

述曰佛說方等經典至此凡八年今但列當途訣經以見四教並談之義

茶門般若時者大人蒙其光用嬰兒喪其指則故文云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為我說斯真要雖三人俱學二人取證具如大品（[illegible]）次說摩訶般若華嚴海空歷劫修行者此是方等之後而明大品大品或說無常無我或說於空或說不生不滅皆歷色心至一切種智句句廻轉明修行法又百千比丘萬億人天得須陀洹及阿羅漢住辟支佛者驗是共般若也而言華嚴海空者（[illegible]）依法性論（[illegible]）根菩薩三處入法界初般若次法華後涅槃門聞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此般若中般若轉教付財融通淘汰（[illegible]）次說不說藏教帶通別二正說圓教（[illegible]）

（[illegible]）若約時則為中（[illegible]）若約味則從生酥出熟酥此從方等出般若（[illegible]）信解品云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illegible]）窮子受教領知衆物而無希取一飡之意（[illegible]）然其所止故在本處此領何義此從方等後次說般若般若觀慧即是家業歷於名色乃至種智即是衆物善吉等轉教即是領知但為菩薩

說不自行證故無希取（文十）
二十四年（癸卯）佛於靈鷲峯給孤獨園宅化自
在天宮竹林園四處十六會說大般若波羅
密經（鷲峯給孤園他化天宮竹林園在王舍城五里竹園在舍衛國並中印土境）
○四處十六會圖

第一會鷲峯山說四百卷（七十九品 單譯）
大品（什譯）放光（晉無羅叉譯）光讚（又竺法護譯）
第二會鷲峯山七十八卷（八十五品 重譯）
第三會鷲峯山五十九卷（三十一品 單譯）
小品（什譯）道行（竺佛朔譯）新道行（支謙譯）大明度
第四會鷲峯山說十八卷（二十九品 重譯）
第五會鷲峯山說十卷（二十四品 單譯）
勝天王
第六會鷲峯山說八卷（十七品 重譯）
第七會給孤獨園說二卷（無品 重譯）
文殊
第八會給孤獨園說一卷（重譯）
金剛（什譯）
第九會給孤獨園說一卷（重譯）
第十會他化天宮說一卷（單譯）
十一會給孤獨園說五卷（單譯）
十二會給孤獨園說戒五卷（單譯）
十三會給孤獨園說忍一卷（單譯）
十四會給孤獨園說勤二卷（單譯）
十五會鷲峯山說定二卷（單譯）
十六會竹林園說慧八卷（單譯）

大品般若四十卷崇福經目錄云摩訶般
若三十卷光讚般若十卷既討用此本作
智度論百卷智者依此論作疏二十卷（在今）

若放光金剛等十經皆是晉宋間譯（高麗未至）
至唐奘法師始譯出大般若經六百卷當
知前十經皆重譯之文智者諸部文所引
正大品中義是晉羅什譯在唐譯大般若
之前也

述曰四教儀所列般若諸經名總別重出
難於分別今但總標大般若經云若大品
小品天王文殊金剛十經皆大般若中重
譯別行之文今故不列蓋摩訶即是大品
又釋籤云古判般若有五時一摩訶二金
剛三天王四光讚五仁王此未可用光讚
秖是大品上帙衆此則又知光讚不當重
出也此未可用之言乃是荊溪總破古師
五時之失

二十五年（甲辰）　二十六年（乙巳）　二十七年（丙午）
二十八年（丁未）　二十九年（戊申）　三十年（己酉）
三十一年（庚戌）　三十二年（辛亥）　三十三年（壬子）

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為舍衛國波斯匿
王說般若波羅密十四正行後囑王曰當國
土欲亂賊來侵國日月星變大火大水五穀
不登大風亢旱應請百法師敷百高座一日二
時講讀此經（今時早晚所講文見加此）百部鬼神樂聞此
經護汝國土萬姓安樂帝王歡喜若王行時
置經七寶案上君前足一百步若王住時置
七寶帳座日日供養如事父母時十六大國
王聞法歡喜即以國事付弟出家修道證一
切行般若波羅密（仁王問般若經〃義仁王云如來說道二十九年已為我說摩訶般若枝知般若在方等伐亦知仁王在大品伐の長阿含經十六入國者舍衛閻摩竭提國波羅柰國民舍難國迦民羅僑閻拘尸那國憍薩羅國罽賓國婆僧國伽羅札國乾陀衛閻沙陀國伽伽羅國拘拏國掘闍國波提國）

三十四年（癸丑）佛成道已過三十年住王舍城
告諸比丘誰能為我受持十二部經供養左
右時憍陳如白言我能供給佛言汝已朽邁
云何為我給使乃至五百阿羅漢皆悉不受
目連入定見如來心在阿難如日初出光照
西壁語憍陳如陳如語阿難曰汝今當為如
來給使阿難言願如來與我三願一者不受
如來故衣二者不隨如來受別請三者聽我
出入無時佛言善哉具足智慧預見譏嫌何
以故若有人言汝為衣食奉給如來是故不
受故衣不隨別請出入有時則不能廣利四
部故求出入無時我為阿難開是三事（涅槃經）

述曰涅槃經云佛告文殊吾弟阿難給盡
我來二十餘年又後分經云阿難偈曰我
為侍者二十載故知此年始為侍者文句
云阿難侍佛時年二十五佛年五十五
佛得二十五年未知出何經

三十五年（甲寅）　三十六年（乙卯）　三十七年（丙辰）

三十八年(丁巳)　三十九年(戊午)　四十年(己未)

四十一年(庚申)

四十二年(辛酉)佛赴王舍城食訖令羅云洗滌失手撲鉢以爲五片佛言我滅後百年諸比丘分毘尼藏以爲五部其後百年毱多尊者有五弟子各執一見曇無德部法名四分(此云法密)薩婆多部法名十誦(此云一切有)迦葉遺部法名五分(此云重空)彌沙塞部法名五分(此云不著有無觀)婆蹉富羅部律本不來(此云犢子)此五部律皆以僧祇律爲根本

四十三年(壬戌)　四十四年(癸亥)　四十五年(甲子)

述曰佛說般若諸經至此凡二十二年

第三秘密教者如來於法得最自在若智若機若時若處三密四門無妨無礙(智謂大聖權智機謂不同次第不擇時處身口意業隨何四門無礙自在適時稱會)此座說頓十方說漸說不定十方說頓此座說漸說不定此座不聞十方十方不聞此座(十方此座相對)或俱頓俱漸俱不定(依儀文義加三俱字亦應作十方此座相對)各不相知於此是顯於彼是密(此即人不相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此約此座十方相對(義科)或爲一人說頓或爲多人說漸說不定或爲一人說漸或爲多人說頓或俱漸俱頓俱不定(如前義加三俱)各不相知互爲顯密(此是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此約一人多人相對(義科○義云一方或作十方亦然)或一座默十方說十方默一座說或俱說俱默各不相知互爲顯密此約此座十方說默相對(義科把上並乾)(玄部義)且寄三法況出其相(義)

秘密得名玄云顯露不定秘密不定籤云爲對秘密須安顯露(云云)由前四味有一類機顯露不解宜秘密入是故如來不思議力隱覆密說要令衆生互不相知得漸頓益耳

秘密立體籤釋玄文云身口意密隨何四門無礙又籤云以秘密不出此七逸堂以三密四門爲當體體真中二理爲所依體石坡以七教爲所用體雖皆有憑要必以七教爲義足

秘密文證此有二義一者義益經論妙玄引涅槃經迦葉菩薩設三十六問如來讚云我初成佛亦有菩薩來問斯義所問句義功德亦皆如是(此佛觀宣)又般若經諸天子唱言我見閻浮提第二法輪轉今轉似初轉(此諸天秘教出)二者名出龍樹大論釋般若經云諸佛法輪有二種一者顯二者密初轉發聞見八萬一人得無生忍(此顯露不定教)諸菩薩見無量阿僧祇人得無生忍(此秘密不定教)

秘密不傳文句云秘密者隱而不傳記云降佛已還非所述故尚非阿難能受豈弘教者所量阿難非不傳秘赴機之密非所傳耳故秘密不用全是顯露是故傳秘秪名傳顯諸師皆云上聖赴機之密互不相知故不可傳若涅槃中如來親宜般若中天子唱出皆結集爲文還成顯露故可傳耳

秘密橫被籤云秘密橫被無時不偏(云云)豈於法華有秘密耶須知顯露豎論雖在四時而有華嚴鹿苑大小之隔若秘密橫論則隱顯在機無時不偏偏前四時非偏法華時也又籤云五味則一道豎進皆有半滿秘密不定此釋玄文破南師但用五味(但得方便)此師偏用半滿(但得真實)今家以五味成半滿半滿成五味故云味味皆有半滿秘密不定此相成釋義一往如此非謂法華中有前四味秘密不定也故玄文云權實俱遊如鳥二翼雖後俱遊(五味半滿俱用)行藏得所(五味半滿相成謂之行謂加成法華眼醐滿字也但偏四味半滿謂之藏謂不)(五法華醍醐滿字也)法華非秘密是秘密玄文法華是顯露非秘密又云法華是秘密般若非秘密籤云前是顯非密者謂非覆隱之密如前教有二乘發心不令未發心者知是故覆密今望彼若爲密者此是秘妙之密般若中無

法華為勝又玄云般若不明二乘作佛故非秘密又玄引大論餘經非秘密法華為秘密籤云非入教中之秘密但是前所未說為秘開已無復為秘（即四十餘年不說也）秘密三義籤云須知密秘語同意別（云云）今列諸文具出三義一者真秘玄云法華是秘密籤云是祕妙之密二者隱秘自有佛弟子二義玄引經云四十餘年秘而不說此昔所未談的如來為秘也妙樂云三周之中自論秘者法說周時密聞大車此謂上周根利預了譬喻因緣之事對中下未悟名之為密此密有所聞約弟子為秘也

三者秘密即妙玄所立秘密教如來隱密赴機互不相知者籤云是隱密之密

第四不定教者由前四味機發不定聞大證小聞小證大於漸說中得頓益於頓說中得漸益此小有部教二義分別初約部豎論者雖高山頓說城五不動寂場而遊化鹿苑（此度不定據云此不）十五（動不雖而升而遊者此指頓教漸物不動於頓而推漸化）雖說四諦生滅而不妨不生不滅（此法不定應先雖說漸化而不起於頓二味既然說此味來）雖為菩薩說佛境界而有二乘智斷雖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天獲無生忍當知即頓而漸（於頂偏且）得即漸而頓（於漸得頓薩舊云雖為菩）（復指方等義為從二時中俱有小眾折得置得如掌行明雖王人觀果不妙八萬益天獲）

（熟生忍此重指漸知對般若為說前久約法此中約人得果不同證法不定）次約教橫論者乳中得別圓相對以辨不定酪中教門雖無二別乃與八萬一人對辨生酥熟酥三四對辨（般若帶通別圓為三方等四教並談為四）故知不定約部約教偏前四時（說妙玄部義）南北地通用三種教相一不定得名玄文南北地通用三種教相一頓二漸三不定又古師立偏方不定謂非次第別為一一緣如金光明勝鬘等是也（云云）知不定之名出於古師天台更加秘密名四教於義方足

不定示體止觀妙玄四教儀引淨名經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此證不定今諸師以一音為當體體真中二理為所依體（一音之義通大小乘偏在集解）不定文證玄引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應問即遍應遍即問（廣應問說問其問與義遍說五其所問問）（置同序故成不定）玄引大經置毒乳中乃至醍醐皆能殺人（云云）止觀引淨名經佛以一音眾生各解或有恐怖（世界）或歡喜（為人）或生厭離（對治）或斷疑（第義）一斯如來神力不共法（云云）籤引大論初轉八萬得無生忍陳如得初果此皆證不定教也置毒不定玄引涅槃五味譬四教位（前三教教）（教皆次五十佛在玄文）故知前三教五味皆粗圓教

一味皆妙（有人云意五味皆妙）云經云譬如有人置毒乳中則能殺人乃至醍醐亦能殺人此譬兩用一通約漸頓明不定教處處皆得見佛性二約行不定行人心行譬之如乳實相譬之以毒此毒有殞命之能此智有破無明之力久遠劫來說實相毒置於凡城五夫心乳毒慧開發不可為定或於初味發十六或於後味發不得次第往判故言置毒乳中乃至醍醐偏五味中悉有殺義（云云）若圓教中發者始聞經即破無明見佛性是乳中殺人六根清淨去是酪生酥熟酥等殺人若初住去是醍醐殺人（大文先判前三教隨何位中名）

（見中道師是乳中殺人乃至醍醐殺人口昔師云毒喻佛性置喻體具五味教五道以一毒置乳生心乳中隨於●道受身之珠毒性不失毒修性頓之時無苟何身若天流得發即服醐中發義旣不定故於不定教明）

一音不定轉行引起信論云圓音一演異類等解又如如來八十好中一音能報眾聲殊方異類莫不獲益如來本非一切音辭而能偏赴一切音辭並與此不定義同籤引華嚴云佛以一妙音周偏十方國眾聲悉具足法雨等充偏又大論云欲得一音偏十方當學般若（此乘等一皆音大也）毘曇論云佛為四王作聖語說四諦二解二不解（梵天）（土音）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作梵輩語說四諦四王俱解以此四王各念不同故佛三說以赴彼念

揔釋秘密不定藏引大論諸佛有二法輪一者顯二者密初轉聲聞見八萬諸天得無生忍陳如得初果[illegible]諸菩薩見無量阿僧祇人得無生忍乃至十地一生補處是名為密[illegible]籤云玄引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等名不定者以由彼此互相知故若秘密者即互不相知不定與秘密並皆不出同聽異聞[illegible]又籤云不定與秘密但有互知[illegible]互不相知[illegible]以辨兩異

揔釋顯密有定不定四句

一顯露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知得益定玄云如前分別但約顯露明漸頓五味之相籤云通論顯露俱播漸頓二顯露不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知得益不定玄云一時一說一念之中備有不定此乃顯露不定三秘密定教自分二自有人不相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定[illegible]自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定[illegible]四秘密不定教自分二自有人不相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illegible]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illegible]今之秘密及不定二教但是秘密不定[illegible]顯露不定[illegible]玄云今法華是顯露非秘密是漸頓非漸漸是合非不合是醍醐非四味是定非不定

第五法華涅槃時

述曰玄云今佛靈山八年說法涅槃臨滅則已同在八年此時同也玄云法華大王饌涅槃醍醐此味同也又玄云二經教意起盡是同此開顯同也四教儀引涅槃云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五時也

言法華者日光普照高下均平若低頭若小音若散亂若微善皆成佛道[illegible]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具如今經[illegible]良以妙法難解假喻易彰為蓮故華喻為實施權[illegible]文云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illegible]華開蓮現喻開權顯實文云開方便門示真實相[illegible]華落蓮成喻廢權立實文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illegible]又蓮譬於本華譬於迹從本垂迹迹依於本[illegible]文云我實成佛久遠若斯[illegible]但教化眾生作如是說我少出家得三菩提[illegible]又華敷譬開迹蓮現譬顯本文云一切世間皆謂今始得道[illegible]我實成佛那由他劫[illegible]華落譬廢迹蓮成譬立本文云諸佛如來法皆如是為度眾生皆實不虛[illegible]又為蓮故華[illegible]華實具足可喻即實而權[illegible]華開蓮現可喻即權而實[illegible]華落蓮成[illegible]成亦落可喻非權非實[illegible]如是等種種義便故以蓮華喻於妙法玄一

言開權顯實者開前頓漸會入非頓非漸[illegible]言權實者名通今昔義意不同[illegible]謂法華已前權實不同大小相隔[illegible]如華嚴時一權一實[illegible]所以者何初頓部一麤一妙一妙則與法華無二無別若是一麤須待法華開會廢了方始稱妙[illegible]次鹿苑但

麤無妙（藏但教一）方等三麤一妙（圓藏教通為別妙麤）般若二麤一妙[illegible]來至法華會上摠開會廢前四味麤[illegible]令成一乘妙[illegible]諸味圓教更不須開本自圓[illegible]融不待開也[illegible]但是部內兼但對帶故不及法華淳一無雜獨得妙名良有以也[illegible]故文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illegible]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illegible]但為菩薩不為小乘[illegible]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illegible]時人來得法華妙旨但見部內有三車窮子化城等譬乃謂不及餘經[illegible]不知

重舉前四時權獨顯大車但付家業唯至寶所故致誹謗之咎[illegible]

戒五

若約時則日輪當午罄無側影[illegible]

干

若約味則從熟酥出醍醐此從摩訶般若出法華[illegible]信解品云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以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illegible]欲終時[illegible]而命其子[illegible]并會親族[illegible]即自宣言此是我子[illegible]捨吾逃走[illegible]五十餘年[illegible]昔在本城懷憂推覓[illegible]我[illegible]忽於此間遇會得之[illegible]此實我子我實其父[illegible]今我所有一切財物[illegible]皆是子有[illegible]

[illegible]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而作是言我本無心有所希求[illegible]今此寶藏自然而至[illegible]此領何義即是般若之後次說法華先已領知庫藏諸物後不須說但付家業而已譬前轉教皆知法

戒五

廿

門不須重演觀法直破草菴賜一大車授記作佛[illegible]四十六年[illegible]佛成道後四十二年說法華經[illegible]

法華教主準四明立義法華所明三十二相名尊特者以即法身故是則生身即法身者便為尊特此就開權即劣顯勝而明尊特龍女欲彰開權妙相故云法身具三十二相此一一相全理顯現法身徧故三十二相相相周徧法具萬德相亦須具此之妙身不名尊特更指何身為尊特耶此則永異淨覺定是生身之義至若即一論三者秖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三藏示有分存名曰生身秖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從通入別機示無分存名為尊特秖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圓教機示一一相即是

本性所具法門名為法身由三種機感於如來即於一身示三種相

四十七年（丙寅）　四十八年（丁卯）　四十九年（戊辰）淨飯王病重念見諸子佛在王舍城去此五十由旬（父王所治迦毗羅國王舍城在摩竭提國並中印土今言五十由旬即初去二千里）告難陀阿難羅云即以神足至王宮所涌身履空放大光明光照王身患得安息復以手著父王額上曰王是淨戒之人心垢已離今應歡喜諦思經法時王於卧合掌心禮忽就後世諸釋棺斂置師子座佛及難陀喪前肅立阿難羅云住在喪足佛為當來世人不孝躬欲擔棺大千世界一切震動欲界諸天諸龍及神俱來赴喪時四天王跪請擔棺各自變身如人形像世尊手執香爐前行出詣墓所千阿羅漢往大海渚取栴檀香舉棺焚之諸王收骨置於金函起塔供養佛告衆會父王淨行生淨居天（淨飯王泥洹經○生五淨居者第三果阿那含人）

初波斯匿王（舍衛國主）娉於釋氏摩訶男以家中婢生女妻之生子名流離年八歲令詣外家學射術時新作講堂欲請佛僧流離即升師子座諸釋嗔罵之云此婢生子敢入中坐撲之著地後紹王位往征釋種目連三反白佛佛言宿緣已熟今當受報流離王既入城取諸釋埋脚地中以象踏殺之凡九千九百九萬人流血成河選五百端正釋女欲與相接一女罵云我今何故與婢生種通乃至五百女皆如此罵王取五百女刖手足擲坑中還至舍衛兄祇陀太子出見流離王曰吾與諸釋戰何不佐我祇陀曰我不堪殺害衆生王即拔劍殺祇陀命終即生忉利五百釋女稱然向佛佛至其處說法得法眼淨命終生天佛還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流離王及此兵衆卻後七日當盡磨滅至七日初王將兵衆詣河嬉樂天大雷震暴風疾雨王及兵衆為水所漂身壞命終入阿鼻獄（此云無間）佛因為諸比丘說釋種宿世捕魚殺害因緣今還受報之事（長阿含經○衆興起行經云過去羅閱城有池多魚村人捕之置岸而飢一食名麩一名多舌相謂曰我等不作人橫見被我後世當報時村人男女今諸釋種是麩魚者毘琉璃王是多舌者今王相師名苦梵志是我是時為小兒見魚跳西東以杖打魚頭三下種種時我得頭痛）流離殺諸釋氏阿難愁惱來佛所言我與如來同一釋種云何如來光顏如常佛言我修空定過三年已還來問我（廿三末）目連取知識四五千人盛著鉢中舉置（此出經）虛空流離軍退佛令取鉢視之人皆死盡佛為說無常法無央數人得須陀洹果（出法句經）

五十年（己巳）　五十一年（庚午）　五十二年（辛未）冬十一月既望佛在毘舍離國大林精舍重閣講堂告諸比丘卻後三月我當般涅槃即為說普賢菩薩行法經

述曰案神照經疏云建子之月既望告衆行法既是結經則知說法華止七年耳今約已經開顯又二經同味故通稱八年也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城五

佛祖統紀卷第四　　城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四

入涅槃

序曰如來所説一代法門其意在乎開顯大事因緣而已及乎人機既得大益則又為之説云所應度者皆已度畢於是唱入滅度以示化儀之有始卒將以起懈怠者之慕心以垂訓未來來之人尒至曰我不滅度常在靈山斯則如來不生不滅大般涅槃之旨

言涅槃者此有二義一者為法華未熟人追説四教具談佛性令知真常入大涅槃名捃拾殘機教(四教儀)謂如來調熟漸機衆生以法華涅槃皆為後教後味譬如田家先種先熟先收後種後熟後收是以八千聲聞無量損生菩薩大德身子等於法華中得受記莂見如來性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即是前番從摩訶般若出法華若鈍根人法華不入更用般若洮汰如五千自起人天被移此等未熟者更論般若入於涅槃而見佛性即是後番從般若出大涅槃故知法華前番如秋成大獲涅槃後番如捃拾餘殘(十玄)

述曰法華開顯已廢方便其未熟者尚勞調停故於臨滅度時重施三教之權用顯一乘之實此追説之意也(義在聖行品)然五千先已結緣略聞開顯即今此會中復為追説既於當座知常故須即施即廢此追泯之意也(義在德王品)追説者重施也追泯者重會也法華已施已廢即是前番涅槃重施重廢即是後番籤之言曰涅槃重施方便又云泯者會合皆此義也

二者為末世比丘畜不淨物(戒失)樂誦外典不教佛經(乘失)於佛法中起斷滅見夭傷慧命亡失法身使乘戒俱失故更扶三藏廣開常宗説三種權扶一圓實故名扶律談常教(並見大經玄義及四教儀)若言不許諸惡比丘畜八不淨是戒門事門(此即扶律涅槃經云八不淨者一田園二種植三穀帛四畜人僕五養禽獸六錢寶七氈釜八象金飾牀及諸重物此之八物觸過不淨)若説如來實不畢竟入於涅槃及遮外典此是乘門理門(此即扶常責據經合云如來實不畢竟涅槃方是非常今藏文云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此脫實不兩字今用經精是)若末代諸惡比丘破戒説如來無常及讀外典則並無乘戒失常住命賴由此經扶律談常則乘戒具足故知此經為贖常住命之重寶(義引大經云若人藏積七寶為未來枉遭賊復值遇惡王急用時中乃當出用讀佛祕藏亦復如是為未來世中惡比丘畜不淨物為四眾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讀誦外典不毀佛戒如是等惡出現世時為波旬惡為故是經是致若滅帝上則安)

述曰法華開顯之後涅槃廣開常宗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於是末代無知安於平等大慧之説忽略戒律不復經懐此戒緩之失也至於不讀佛經唯好外典此乘緩之失也(是知讀誦要在解義行行如可名乘名秖値行教墨但是人天福業善報違四未足以為出世之近果也)乘戒俱緩非三塗之歸而何歸如來久鑑未來唱商行寄金之典重扶三藏圓會真常顧命之言消在於是然則扶律談常之教正被今日凡在為學可不自勉是以止觀方便具五緣中首明持戒以為助道要令行人以圓三觀觀察所持十種戒本相相清淨事理俱持乘戒俱急非同十二年中不知圓常唯明事相之戒故義例有云雖依法華三昧妙行末代鈍根若無扶助則正行傾覆故須扶律談常以顯實相若夫大經所云於戒緩者不名為緩於乘緩者乃名為緩此即偏普大乘格量優劣之文豈當恃此便忽事戒止觀謂乘急戒緩者以三塗身見佛聞經如華嚴涅槃鬼神龍畜皆預列衆如是因果差降亦沉非一云何難言理戒得道何用事戒幸於人天受道何意苦入三塗(大)若但不明此宗未足與議涅槃最後之訓若但弘四分不讀大乘徒知專守鹿苑持犯之章曾未獲聞鶴林開顯之旨此為弘道良

用悲心如智者之滅弟子問誰可宗仰則
答之曰波羅提木叉戒四三昧在焉乘左
溪之逝則顧謂門人曰吾六即道圓萬行
無得乘戒為心本戒汝等師之是又知列
祖弘道未嘗不取本於乘戒俱急扶律談
常之意
若論時味與法華同談其部內純雜小異四教儀句記以十六義辨異二經云判味同時而部有異云云又玄云涅槃獨帶三乘此經純一無雜○然二經教意起盡是同如法華三周
說法斷奠聲聞咸歸一實開迹也，身丁定又莫如字訓次亂後開近顯遠明菩薩事也本依經文則是決了聲聞法之義
涅槃亦是先勝三修○蔵涅槃玄邪三十佛者世斤春三修十仙小益人隨邪師教相續為常遠意為樂動轉為是我苦三修者摩開體半數調三界無常諸有非樂一切空無我無我所勝三修者修佛空教破於劣修以常樂我斥諸比丘易常苦空如我處偽不真法身常悟如有要○槃娛受槃具入自本如是會者入秘密藏闕涅槃經云聞我音那等十外道斷奠聲聞入祕密藏也迹後三
十六門明菩薩事顯本也義大廣辨菩薩五行十功已上釋同又
涅槃臨滅更扶三藏誡約將來使末代鈍根
不於佛法起斷滅見廣開常宗破此顛倒今
佛法久住如此等事其意則別工說初分盡謂正說末分法華玄文已上馬初復一分初則開權斷實廢以本迹二門本門增莫稍生重更辨前開權真化說起明滞後貞工說開為四設初此陀品明急生品三儀二長眷品十口品是二三現沢去五品明怛槃行口部身聞三品於涅槃用錄少初乙部真盡是但明於涅槃義用是故二經起盡是同後出去

經云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
五時四教儀
五十三年壬申佛先往忉利天三月安居遠文
殊詣母所贊屈禮敬三寶摩耶夫人聞之乳
自流出直至佛口即與文殊俱至佛所佛為
說法得須陀洹果三月將盡欲出涅槃帝釋
成大
作三道寶階佛與母別大眾導從下還祇洹四
佛升忉利經
述曰案行法經卻後三月我當涅槃則知
說行法在辛未十一月望案升忉利經三
月安居則知說行法畢即日往忉利案此
經三月將盡欲入涅槃則知此年二月十
四日下閻浮提十五日入涅槃
時優填王拘睒彌國慕世尊鑄金為像聞佛當
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金像上下猶如
生佛雨華放光為佛作禮世尊合掌語像我
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觀佛三昧經增一阿含經帝釋請佛於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思慕如來即以栴檀作如來像高至五尺波斯匿王聞之以紫磨金作像亦高五尺時閻浮提始有二像又西域記優填王請目連以神力接工人上天觀佛好相用栴檀雕像
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此云大愛道不忍見如來滅度與五百除釋女禮佛
退還精舍各在空中作十八變同時泥洹佛
令阿難入城徧告理家優婆塞受戒在家者作五百梓
村閣維畢取舍利造廟供養佛母涅槃經佛躬舉

林一腳阿難舉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冢間四
部大眾各舉五百比丘尼增一阿含經、索智度論四天王李林
佛在前擎爐焚香供養為報恩故
靈芝律師曰姨母之德均為所生是故持
舉之重哭酬勸育將以厲後世無恩之人
也釋迦譜
成六
舍利佛目犍連不忍見佛涅槃遂先入滅七五
萬阿羅漢亦同時入滅時四輩弟子莫不荒
亂如來以神通力化作二弟子在佛左右眾
生歡喜憂惱即除鞞婆沙論
述曰身子不忍見佛涅槃故先入滅而涅
槃跡引大經則云身子見佛涅槃不忍常
住不喜是知開顯之義不同附小之文
今日座中無央數眾或見如來入般涅槃像法決疑經
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此云三角力士生地
娑羅雙樹間臨涅槃時出大音聲普告大眾
今日世尊將欲涅槃一切眾生若有所疑今
悉可問為最後問時世尊晨朝從面門放種
種光徧照十方六趣眾生共相謂言當疾往
詣勸請如來莫般涅槃涅槃經
述曰如來以聲光普告大眾而六趣之中
有能相謂勸請者蓋是大權示現主首之
倫故能次第轉告三塗實報之眾故此經

列衆有稱諸天八部師象鳥獸皆名為王
者此意可知
時弟子四衆諸大菩薩閻浮諸王大臣長者
四天王諸天子八部諸王山海諸王師子象
王諸鳥獸王唯除迦葉阿難二衆及阿闍世
王(佛以集九名五十二衆時迦葉在耆山阿難在娑羅林外為餘魔所惱闍王害父身)(生忍座諸傳使悔即還本宮都不覺知如來涅槃二見涅槃後分經)各持供具
詣佛供養皆默不受是時會中優婆塞純陀
白言我等欲從如來求將來食惟願哀閔受
我微供佛云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
檀波羅密純陀白言雖知如來方便示現涅
槃而我不能不懷苦惱佛讚善哉能知如來
示同衆生方便涅槃時天龍八部勸請如來
唯願久住不入涅槃世尊為說伊字三點如
來之身解脫般若三法如世伊字(梵書∴字三點不縱)
撕時諸比丘請說無常苦空無我佛說出世
常樂我淨世間四顛倒法諸比丘言如來永
無四倒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劫半劫
城六
教誡我等捨離四倒佛言我今所有無上正
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
猶如如來(云云)佛告大衆今以正法付囑國王
大臣及四部衆應當勸厲諸學人令得增上
戒定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
法者大臣四部衆應當苦治(涅槃經)

述曰佛告諸比丘所有正法悉已付囑迦
葉此為正付法以迦葉能繼世傳持也又
云今以正法付囑王臣四衆此是旁付法
以在官能治人護法也
佛告大衆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涅槃經)
述曰梵網制菩薩不應食肉鹿苑之際小
乘病開魚肉楞伽則案應菩薩食肉釋籤
謂在四含後為漸制之始既云菩薩不應
食肉故知小教仍開今涅槃始不聽聲聞
弟子食肉從今日始則知大小俱制正見
扶律之意末代出家可不知奉
阿闍世王既害父已身生惡瘡邪見六臣咸
言六師能治王病耆婆白言唯佛能治王聞
佛欲涅槃悶絕躃地世尊大悲入月愛三昧
放清涼光往照王身身瘡即愈王與夫人國
民五十八萬往拘尸城佛為說法所有重罪
即時微薄王及夫人采女皆同發菩提心遶
城六 七
佛三匝辭退還宮
佛告憍陳如阿難何在陳如答言在娑羅林
外去此大會十二由旬為六萬四千億魔之
所嬈亂是諸魔衆悉自變身為如來像宣說
一切諸法示現神通阿難念言如是神變將
作佛所作邪阿難入魔罥故極受大苦以是

因緣不來至此佛告文殊阿難吾弟給事我
來二十餘年所可聞法具足受持喻如瀉水
置之一瓶是故我今顧問何在欲令受持是
涅槃經今為諸魔所惱汝持是大陀羅尼可
往救護文殊受已至阿難所魔王聞呪悉發
菩提心捨於魔業即放阿難師至佛所(涅槃經)
述曰阿難初為摩登伽女所攝佛敕文殊
將呪往救所以為宣說首楞嚴大定之發
起後於娑羅林外為魔所嬈佛敕文殊將
呪往救所以為魔王發菩提心捨於魔業
之緣起未可以聲聞小果為之籌量至言
侍佛左右唯證三果滅後結集方證四果
此皆阿難用方便道特留殘結耳內祕菩
薩外現聲聞佛為授記山海慧自在通王
佛當約此意以為之論
佛告阿難是娑羅林外有一梵志名須跋陀
羅年百二十雖得五通未捨憍慢汝可往彼
語云如來出世如優曇華於今中夜當般涅
槃若用所作可及時作阿難受勅往作是言
須跋陀羅言善哉即與阿難還至佛所聞佛
說法得阿羅漢(涅槃經)既證果已白言世尊惟
願少住教誡莫般涅槃世尊默然不許須跋
陀羅不忍見如來涅槃即先入滅佛告大衆
自我得道度憍陳如最後須跋陀羅吾事究

覺無復施為(涅槃後分)時阿難以阿泥樓豆語咨啓四問佛告阿難如汝所問六群比丘惡性車匿行汙它家云何共住我涅槃後車匿比丘漸當調伏捨本惡性佛去世後以何為師者尸波羅叉是汝大師佛涅槃後依何住者依四念處嚴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中間名受念處觀心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一切行者應當依此四念處住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安何等語者當安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方某處與諸四衆而說是經(涅槃後分)時阿難請問如來般涅槃後云何殯葬佛言當如轉輪聖王葬法用白氎纏身塗以末香金棺鐵槨持蔵王身灌以酥油香薪燒之火盡收取骨末起塔表剎見者悲喜思王正治我今聖王亦復如是我此國土未來衆生水葬火葬塔冢之葬其事為多閻浮界內有振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冢墓因緣經　止觀)(我遣三聖化彼真丹禮行仁義先開真道後行清淨法行經光淨菩薩彼稱孔子迦葉菩薩彼稱老子月光菩薩彼稱顏回)佛說涅槃時有萬五千億人於是經中不生信心是人於未來亦當得信

述曰此見妙句來知攝何文此等極鈍根

人即是末代出家具正信學佛法者我輩何幸得預此流

如來臨入涅槃諸天大衆皆來供養唯螺髻梵王不來覲省時諸大衆惡其我慢使百千咒仙往彼令取乃見種種不淨而為城塹犯咒而死復策無量金剛持咒而去乃至七日無人取得大衆悲哀說偈如來即以大徧知神力隨左心化出不壞金剛於大衆中顯大神通二千世界六反震動即騰身至梵王所指彼穢物變為大地報梵王言汝大愚癡如來欲入涅槃汝何不去即以金剛不壞之力微以指之梵王發心至如來所(穢迹金剛寶　更門○題傳)(此迹者公略云金剛從見王穢物變為大地内穢以傳通更其稱號故得名之為穢迹金剛出)

世尊將入涅槃是時中夜寂然無聲為諸弟子略說法要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遺教經)

佛告衆曰我雖在此閻浮提中數數示現入於涅槃實不畢竟涅槃是故當知是常住法不變易法(涅槃經)

時世尊於七寶牀右脇而卧頭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後背東方如來中夜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般涅槃娑羅樹林四雙八隻入涅槃已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為一樹垂覆寶牀蓋於如來慘然變白猶如白鶴大衆哀聲普震一切世界(涅槃後分)時一切人民即入城中作七寶金棺栴檀沉水香花幡蓋至如來前而申供養大衆悲哽共扶如來入金棺中遣四力士請棺入城力不能勝乃至遣十六力士亦不能勝時阿泥樓豆語力士言縱使盡城內人共舉佛棺亦不可得當須大衆諸天助汝舉棺乃得入城所言未既帝釋即持寶蓋垂在空中乃至色界諸天皆如帝釋供養聖棺世尊大悲即自舉棺昇空高一多羅樹從西門入從東門出從南門入從北門出如是左右遶城經于七匝徐徐空行至荼毘所下七寶牀時四天王各持天上栴檀沉水各五百根乃至第六諸天世間大衆各持栴檀沉水至荼毘所(涅槃後分)二月二十二日如來涅槃已經七日將欲出棺大衆哀泣共扶如來置七寶牀香水灌洗妙兜羅綿纏頭至足白氎千張次第纏身共扶如來入寶棺中以妙香木成大香樓舉棺樓上大衆各持香炬燒香樓所燃悉滅沒(後分)阿那律升忉利天以告摩耶夫人摩耶白天而下棺自為開世尊起合掌曰遠屈下來後語阿難曰汝當知為後世不孝衆生故從金

棺出問訊於母摩耶夫人經
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
城五十由旬素赴佛泩集姓云迦葉在伊茶數山去會衆二萬六千里難梭
什身子此墓即別不同常以涅槃後分將出為正迦葉於正受中心
驚身顫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來已入
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來大
悲為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紫磨堅固
色身迦葉哀哽即以香水灌洗千𣰽纏身棺
開即閉迦葉說偈讚如來復現雙足千輻輪相
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
心胸中火涌棺外漸漸荼毘經于七日香樓
乃盡後分。衆座臨闍迦葉執火以然香薪此部別不同當以後分爲出爲正
佛滅度已始經七日大迦葉告五百阿羅漢
令詣十方世界盡集六通阿羅漢得八億八
千衆於雙樹間聽受法言處胎經
分舍利
序曰智者有言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
修究其為義則有生法全碎之辯我不滅度 城六
常在靈山此豈非法身全身乎今論涅槃之 十一
後八萬四千則唯示生碎二身亦如來久遠
劫來數數出現蓋將開生身之迹以顯法身
之本即碎身之狹以見全身之偏大權益物
可勝思議者哉
二月二十九日如來荼毘已經七日帝釋開

棺取佛右牙天上起塔有二捷疾羅刹盜取
佛牙一雙時城內大衆收取舍利滿八金壜
入拘尸城七日供養此後分云骨、身舍利
三月六日如來本生眷屬迦毘羅國王父王淨飯
一子一孫泥俱出家父王問佛云國闍永絶別於既前之後無復樂老今此迦毗瞿王去
果問人立生示六子円非為故；六本生眷屬也諸釋種等經三七
日知佛涅槃入拘尸城請求舍利不果所請
阿闍世王詣佛懺悔洗蕩身瘡極重罪滅即
還本宮於涅槃夜夢見月落召問諸臣荅言
是佛涅槃之相王即將臣從至拘尸城請求
舍利不果所請時毘離外道名王阿勒迦羅
王毗耨不畏王遮羅迦羅王波肩羅王各將
臣從入拘尸城請求一分舍利還國供養不
衆所請俱分已上七國拘尸那共為八國并
時八國王共爭舍利有大臣優波吉諫八國
王時帝釋化作人語我等諸天亦應有分阿
耨達龍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
相敵特優波吉告言諸君且止此舍利宜共
分之何須見諍即分舍利而為三分一分諸
天一分龍王一分八王處胎經
八國共分舍利闍王得八萬四千數又別得
口頷還國道逢難頭禾龍王從求舍利闍王
不與龍言我力能壞汝國土闍王怖設即以
佛頷與之龍王於須彌山下起水精塔闍王

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於五恒河
水中作塔藏之阿育王經
八國舉兵爭來舍利姓煙婆羅門高聲唱言
當作八分時拘尸城得第一分乃至闍王得
第八分各還本國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
利瓶還那羅聚落起塔羅延婆羅門得炭還 城六
國起塔是時閻浮提始有十塔十誦律 十二
集三藏
序曰荊溪論結集三藏則有三處一千結集
正當最初佛滅後四月十五日七百結集為滅後百年
跋闍擅行十爭周厲王三十四年見通塞志五百結集為
四百年後因伽眠吒王請僧論道不同未詳所出
然法苑珠林李長者合論並依處胎經以滅
後七日為五百結集今案本文迦葉告五百
正是遣使集衆未為正結集則當以荊溪之
論為正
四月十五日大迦葉如是思惟應當結集三
藏令法久住即往須彌山頂撾銅犍稚音犍地特
鍵鐘為鐘五分律疏有元未缺鐘集旨皆云犍地第律多作犍椎說偈曰佛
諸弟子若念於佛當報佛恩莫入涅槃諸弟
子得神力者皆來集會迦葉選得千人皆阿
羅漢唯除阿難闍王日給千人飲食中夏安
居三月初十五日說戒時迦葉入定以天眼
觀阿難一人煩惱未盡手牽令出阿難慚泣

白言佛法阿羅漢者不得供給左右使令以是留殘結不斷耳大迦葉復言汝更有罪汝勸佛度女人出家使正法減五百年阿難言三世諸佛皆有四部迦葉復言佛欲涅槃背痛臥言須水汝不供給阿難言是時五百乘車截流而度水濁不取迦葉復言佛問汝若（成六）（十二）有人四神足好脩可住壽一劫若減一劫汝應答云佛應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佛三問不答故令世尊早入涅槃阿難言魔蔽我心是故不答迦葉復言汝與佛縫僧伽梨衣（縫衣女從）（東衣即是圭疊之義）以足躡上阿難言我捉衣時大風吹墮腳下非不恭敬迦葉復言佛陰藏相般涅槃後以示女人是何可恥阿難言我思女人見佛陰藏相必羞恥女形欲得男身脩行種種佛之德根非為破戒迦葉令作六種突吉羅罪僧中悔過（又作突吉羅也此云惡作）迦葉復言斷汝漏盡然後來入阿難思惟諸法求盡殘漏之力少故不即得道後夜欲過疲極偃息仰臥就枕霍然得悟入金剛定破一切煩惱得六通後夜到僧堂敲門迦葉語云汝從門鑰孔中入來阿難即以神力從孔中入禮拜懺悔迦葉乃云汝莫嫌恨還汝本座阿難禮僧已升師子林（結集）迦葉告言佛所說法一言一字勿使有闕時阿難最初出經第一胎化藏

第二中陰藏第三摩訶衍方等藏第四戒律藏第五十住菩薩藏第六雜藏第七金剛藏第八佛藏是為經法具足時阿難發聲唱言我聞如是一時佛住所居處迦葉大眾皆悉墮淚嗚嗟老死如幻如化昨日見佛今日已稱我聞（處胎）

阿難身與佛相似短佛三指初登高座眾起三疑或疑世尊重出或疑他方佛來或疑阿難成佛及唱我聞三疑俱遣（妙句）阿難集法藏自云佛初轉法輪我是時不見如是展轉聞（智論引）舊云阿難得佛覺三昧力自能聞（佛說加不）（覺力故名佛覺心舍利弗問阿難佛不忘禪得佛覺三昧力自能聞）又未聞經願佛重說故佛口密為說阿難親承佛旨如仰完器傳以化人以瀉異瓶佛已涅槃從金棺出金臂重為現入胎之相諸經皆聞（付於）胎相尚聞況後諸經（請佛為侍者時二十年已前乃至於此法輪等法相授受付阿難）阿難面於佛前自聞授記即時憶念過去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成六）（十四）所聞亦識本願（法華學記二無）如來在此鐵圍山外十方諸佛並皆雲集說法亦名諸經後時文殊召諸菩薩及大阿羅漢結集大乘法藏各言某經我從佛聞須菩提言金剛般若我從佛聞故知不局阿難然阿難則偏聞諸經餘弟子則偏局當部（淨名引）

（智論）如來滅後於畢鉢羅窟立三座部主結為二藏阿難誦出經藏迦葉誦出論藏優波離誦出律藏此即上座部更有一千賢聖命婆尸迦於窟外結集名大眾部此二部通稱為僧祇律是為根本（僧祇律二部文分三藏為二部主是小乘所出）

阿難從佛請願二十年中所說盡為我說（報恩）（經）

摩得勒伽論說十二部經唯方廣部是菩薩藏卜一部是聲聞藏又佛為菩薩聲聞說出苦道為菩薩藏聲聞藏智論云大迦葉與阿難在香山撰集三藏為聲聞藏文殊與阿難集摩訶衍經為菩薩藏涅槃云十一部經二乘所持方等部為菩薩所持是以經論略唯二種（妙玄）

眾經論明教非一若摩得勒伽有二藏聲聞藏菩薩藏又諸經有三藏十二部是聲聞藏方廣部是菩薩藏合十一部是雜藏又有四藏（十五末）者更開佛藏菩薩處胎經為八藏胎化藏中陰藏未為阿難說時即是祕密教為阿難說後即是不定教摩訶衍方等藏即頓教戒律藏即二藏教十住藏即方等教雜藏即通教金剛藏即別教佛藏即圓教（胎化即是如來此胎所說諸法）（中陰即是如來住胎所說一切諸法）

世尊滅後百年毗舍離城跋闍子比丘擅行十事聽兩指抄食得聚落間得寺內後聽可得常法得受金銀依於布薩日檀越有施金銀而共分之如是簡擇一一檢校乃至十事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故名七百結集（四分律）

贊曰能仁寂默成佛久遠仁賢劫波乘時利見一代施化歸宗顯天人群生咸開宿頛所應度畢示迹泥洹不生不滅常在靈山未來修學盈滿世間非期佛慧奚獨真丹

佛祖統紀卷第四

城六

佛祖統紀卷第五

城七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西土二十四祖紀第二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illegible]）末田地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五祖提迦多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佛馱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

十四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五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六祖僧佉難提尊者

十七祖僧佉耶舍尊者

十八祖鳩摩羅馱尊者

十九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祖婆修槃馱尊者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二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三祖師子尊者

止觀論之辭曰行人若聞付法藏則識宗元付法藏人始迦葉終師子二十三人末田地與商那同時取之則二十四人諸師皆金口所記並是聖人能多利益（[illegible]）輔行云像末四依弘宣佛化傳中既云並是聖人故多共四依亦可通於三二以初依局凡不得名聖也（[illegible]）今論祖承傳大法而總多諸祖云證小果者準荊溪意謂四果是真福田化道易行宜作此像即見四依爲四果像是知金口諸師皆破無明位在四依內弘大法而外示小像爲明付法攝二十四祖紀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此云大飲光古仙人身光[illegible]佛弟子中有十力迦葉三迦葉等於此同爲中最長故[illegible]）名畢鉢羅（[illegible]神而生故從樹立名）羅閱祇國人（此云王舍城即摩伽陀國中城也）父迦毗羅（此云[illegible]仙人之後）世稱大富長者十六大國無以爲鄰千倍勝瓶沙王（即頻婆娑羅王此云顏色端正）有金犁千具最勝於王減一耕犁但用九百九十九雙牛金犁有六十庫金粟庫容三百四十斛昔毗婆尸佛入滅之後（此云勝觀）塔像金色少剥閻浮提有貧女丐得金珠欲補像面時迦葉爲鍛金師既爲補治因共立誓願我二人常爲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以是因緣九十一劫生天人中最後得生第七梵天（[illegible]）時摩伽陀國（此云不害）有婆羅門

巨富無量而無子息舍側有一樹神常往乞子歷年無應瞋忿曰令更七日奉祀若復無驗必當燒樹樹神愁怖即詣梵天梵王天眼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勸其往生滿足十月生一男兒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身具三十相(文句應是闕白毫肉髻二相)相師占云此兒宿福必當出家年至十五欲爲聘妻兒語父母能爲我得紫金色女我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羅門鑄一金女與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見金神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婿女聞悉出唯一女軀體金色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金神婆羅門見即爲聘得夫婦二人了無慾意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室迦葉語曰我若眠時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夫婦節操深厭世間啓求出家即舍家事深入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著壞色納衣自剃須髮空中天神而告之曰釋迦如來今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迦葉聞語即趣竹園佛往迎之至䟦耆聚落值佛奉上寶衣佛即授以糞掃大衣初聞增上戒定慧即得無漏時已百二十歲其婦相續亦得阿羅漢果迦葉受乞食法行十二頭陀至老不舍常曰我受佛衣師想塔想未曾頭枕況以臥時如此大衣大進我行佛語之曰汝年老根弊可舍乞食及受長衣迦葉答曰我當盡壽行蘭若行(比丘能靜處十二頭陀行之)佛言善哉若迦葉行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久住迦葉頭陀既久髮長衣弊來詣佛所諸比丘皆起慢心佛分半座令坐迦葉不肯佛即廣讚迦葉功德與我不異何故不坐諸比丘聞爲之心驚佛復爲說本因昔有文竭陀(羅什云昔頂生王之)高才絕倫天帝欽其德遣千馬車造闕迎之天帝出候命王同坐共相娛樂送王還宮昔迦葉以生死座命吾同坐吾今成佛以正法座報其往勳迦葉共佛坐時天人咸謂佛師即起鳴佛足云佛是我師我是弟子(云大)毗邪離城有長者維摩詰方便示疾饒益衆生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貧里行乞維摩詰來謂我言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爲損是爲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爲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聞說是語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維摩)世尊於法華會上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時舍利弗於此法說領解世尊授記未來作佛號曰華光復告舍利弗令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遂說長者大宅欻然火起長者方便誘諭諸子以羊鹿牛三車玩好之具引之令出然後等賜高廣大白牛車如來亦復如是初說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時大迦葉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遂說窮子之譬謂如窮子捨父逃逝五十餘年後雖遇會志意下劣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結會父子正領家業自言我等昔來但樂小法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令我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於是世尊復告迦葉說藥草喻述成其解而語之曰汝於未來當得成佛名曰光明(法華經○此經付法)佛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涅槃經○比丘引法○阿難問佛我入涅槃大)(迦葉與比丘比丘尼作人小如來)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迦葉於正受中心驚身顫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來大悲爲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紫

磨堅固色身迦葉哀慟即以香水灌洗千𣭲纏身棺門即閉迦葉說偈如來復現雙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心胷中火涌棺外漸漸荼毗經于七日香樓乃盡（涅槃後分云迦葉與弟子向拘尸城[illegible]世尊涅槃已經七日一切人天大眾供養香[illegible]將[illegible]東出赴涅槃所佛）荼毗已始經七日迦葉告五百阿羅漢令皆十方集諸羅漢得八億八千盡集雙樹間聽受法言（菩薩處胎經）至中夏安居初十五日迦葉共千羅漢在王舍城結集三藏闍王日給千人飯食足滿一夏（[illegible]）迦葉弘持正法至二十年（會周穆王壬辰年入）以法藏付爲阿難先禮四塔（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涅槃四處各建七寶塔）次禮八塔（八國王所建舍利塔）次入龍宮禮佛髭塔次升天上禮佛牙塔去辭闍王適值王寢即往雞足山（其山三峯如仰雞足即尊足山）取草敷座而發三願一願此身及所持衣鉢俱不壞持至慈氏下生二願入滅盡定已三峯合一三願阿難闍王若至願山暫開時闍王夢屋梁折王覺已悲歎即往雞足山見迦葉全身儼然在定王發聲哀哭積諸香木欲闍維之阿難爲言迦葉以定住身以待彌勒不可得燒王供養已還歸本國山合如故至慈氏三會之後有無量憍慢衆生將登此山慈氏彈指山峯即開迦葉以所持衣授與慈氏致辭禮敬畢涌身虛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乃入寂滅（[illegible]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illegible]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illegible]破顏微笑[illegible]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illegible]付囑摩訶迦葉）

述曰妙經言世尊開顯大法迦葉領解此付法之通義也涅槃經言佛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後分云迦葉至佛棺所說偈佛現雙足阿難問經佛將涅槃告迦葉言當與四衆作大依止此等諸文皆在涅槃即付法之別義也通則大衆皆獲領解別則迦葉獨任住持令以槃付囑正當別義是以祖祖相傳住持不斷也有欲以法華領解爲付法者但得通意

二祖阿難陀尊者佛叔父白飯王次子以佛成道二月八日生（阿難此云慶喜[illegible]歡喜國欣慶）即調達之弟也面如淨滿月眼若青蓮華年八歲從佛出家得白四羯磨具足戒多聞第一年三十一爲佛侍者聞持法藏至法華會上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復告諸菩薩曰我與阿難於空王佛所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亦護將來諸佛法藏佛滅度後大迦葉結集法藏選千阿羅漢令阿難升師子座宣說諸經迦葉垂入滅時以最勝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往古定光佛爲沙門時畜一沙彌常令誦經若經少闕即便訶責時沙彌爲師乞食若少稽留經不充課益爲其師之所訶罵沙彌愁惱且行且誦時有長者問知其故語沙彌言勿生憂惱從今已後常相供給時此沙彌不復行乞專心讀誦經常充足時沙彌者即世尊是施食長者即阿難是以斯福緣智慧深妙總持多聞（[illegible]）阿難遊行宣化數二十年皆至竹林中（[illegible]竹林寺）聞比丘誦偈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時得覩見之阿難愴然曰此非佛偈當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比丘向其師說師曰阿難老朽言不可信阿難後時聞彼比丘猶誦前偈即自思惟今此比丘不受吾教於世無益宜入涅槃即詣闍王適值其睡王夢蓋莖折即便驚覺門人告言阿難入滅故來相見王發聲哭問何所在答云已向毗舍離國即嚴四兵（[illegible]）追至恒河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稽首白言三界明燈願勿涅槃時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見

阿難將欲涅槃飛空而至求哀出家即化恒河變成金地為諸仙人說法成阿羅漢俱時入滅(即末田地五百仙人)阿難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娑伽龍王一分與毗舍離子一分與阿闍世王四處各起寶塔供養舍利(雜見法華付法藏大論文句妙樂)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王舍城長者也過去世為商主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即為求藥治療見其衣垢弊悉奉妙氎衣辟支佛言此商那衣(或胡草衣西域有九枝秀草若羅漢生則此草生於淨地之上也)以此出家成道故當著此而入滅也即飛空作十八變便取涅槃商主悲哀積諸香木闍維舍利起塔供養願我來世功德威儀及以衣服如今無異由斯願力於五百世身中陰恒服此商那衣最後身衣從胎俱出隨身增長出家變為法服具戒變為九條因名商那和脩(按西域記梵衍那國大雪山東有伽藍藏商那九條衣絳赤色商那入滅留此衣囑謂弟子曰法盡之後方乃壞今已少損矣)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樹林榮茂告阿難曰吾滅度後當有比丘商那和脩於此山中起僧伽藍說法教化後商那入海大獲珍寶往詣竹林設大施會聞佛世尊迦葉目連皆已滅度即便嚴辦為般遮于瑟(此云五年大會)及造門樓阿難告曰汝今已為財施後當作於法施出家學道利益衆生商那答言甚適我願即度出家成阿羅漢乃往叉陀山以慈三昧化二毒龍于誓建禪室徙住罽賓國象白山中安座入定時弟子優波毱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憍慢貢高毱多即入三昧觀此諸人與己無緣唯有吾師乃城七能化度便至心念商那和脩商那神八力從空飛來衆弊惡坐毱多座弟子咸瞋是何怒人處我師座以白毱多毱多至房頭面作禮弟子念言師雖為禮威德勝之商那手指虛空便下香乳如高山泉注毱多不曉是何三昧商那為言此是龍奮迅三昧如是次第五百三昧都不了知一一為說又語毱多如來三昧目連不識目連三昧餘聲聞不識吾師阿難三昧我亦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知我涅槃後七萬七千本生諸經一萬阿毗曇藏八萬清淨毗尼皆隨我滅時諸弟子方自責悔商那復為說法皆得阿羅漢果商那即飛空作十八變而入涅槃毱多積諸香木以火耶旬收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

(付加云十)末田地尊者雪山五百仙人之導首也阿難欲入涅槃至恒河中其地大動諸仙知之飛空而至俱求出家阿難即化河水悉成金地五百仙人俱得出家成阿羅漢(末田地此云日中以日中在河中得度也)時末田地欲先涅槃阿難囑云佛記汝當於罽賓國建立佛法阿難涅槃後末田地乃往罽賓降伏惡龍住持佛法臨涅槃時涌身虛空作十八變然後入滅(付法藏經)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容貌端正聰慧辯才商那初教繫念若起惡心當下黑城七石生善念時當下白石毱多如教攝念初黑九偏多次白黑等至七日滿唯有白石商那即為宣說四聖諦應時速得須陀洹果時城中有婬女名婆須蜜聞毱多端麗遣人延召毱多不許有長者子共婬女宿值賈客遠來大齎珍寶求女交通女貪其寶殺長者子埋置舍內長者之家推求至舍掘地得之具陳國王即取婬女斬截手足劓其耳鼻棄於冢間毱多往化至婬女所婆須蜜云我以妙容相召不顧今既殘毀何用來為答言我為觀汝實相故來不為欲也汝本以色誑惑衆生譬如畫瓶盛滿臭穢智者了之終不樂著令應諦觀此色無常衆苦積聚如癰如瘡宜勤方便而求解脫婬女心開得法眼淨命終生天毱多因觀諸法苦空無常應時速成阿那含果初見商那便求出家商那問汝年幾答云十七商那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毱多曰師髮已白髮白耶心白耶商那知是法器即度

出家受具戒已即得阿羅漢道商那謂曰佛
記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衆生趜多受
教集衆說法魔王波旬化作白象七寶莊嚴
現爲女人端正奇麗舉會觀視無聽法心趜
多知魔所爲以蛇狗人三屍化作華鬘以加
其頸還見死屍蟲蛆臭爛盡其神力去之不
能涌身虛空問諸天衆梵王謂曰十力弟子
所作神力豈能解之汝若歸依尊者容可得
解波旬乃往尊者所五體投地求解三屍尊
者謂言汝於正法更莫嬈害然後乃當爲汝
解之魔言受教尊者乃爲解去三屍趜多毎
以不見佛爲恨因問魔曰汝曾見佛其相如
何汝能現否曰能即於大林前現一佛形相
好奇特如紫金山光照十方梵釋龍從趜多
歡喜不覺致拜魔即復形前捺曰我是凡夫
何當聖禮至第四日魔更下來以大音聲普
告一切欲得富樂生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
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法悉當往詣趜多尊
者聽受妙法至心修行是時城中男女皆共
雲集隨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衆生得須陀
洹萬八千人成阿羅漢時阿恕迦王(即阿育王)聞
尊者在憂陀山爲衆說法遣使白言欲來問
訊尊者以處所隘陋躬自往詣至華氏城爲
王摩頂說偈指示如來往昔遊方行化之處

悉令起塔趜多化度衆生夫婦俱得阿羅漢
者乃下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丈六
縱廣亦爾神通化用與佛無異但無三十二
相衆世號爲無相好佛化緣已畢作十八變
而取滅度以室中籌用爲那旬人民號泣共
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五祖提迦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初趜多化緣
將畢往至其父長者家問言大聖何以獨行
趜多答曰我出家人無有給侍若有人者當
見垂惠長者答言若後生子必相奉給後生
男名提迦多善學經論往從索之將至僧坊
度令出家年滿二十爲受具戒初日斷見諦
結得須陀洹第一羯磨薄婬怒癡獲斯陀含
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羯磨頓
斷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
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無礙趜多告曰我
涅槃時至以此法寶持用付汝汝當流布後
提迦多化度世間於中印度而取涅槃天人
悲慼收取舍利起塔於班荼山中(付法藏經)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八千仙人導首
多聞博達有大辯才往見提迦多曰我昔與
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教授仙法師遇大
善知識修習佛道自此殊途已經六劫彼仙
記曰汝後六劫當遇同學獲證聖果今日得
遇非宿緣耶提迦多即爲說法得證無漏仙
衆不信提迦多爲現神變衆方信服俱得道
果提迦多臨欲入滅以法付囑而告之曰佛
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
付汝宜當流布彌遮迦受敎宣流正法於諸
衆生開涅槃道化緣已畢遂入涅槃衆取舍
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北天竺人慈解善說勝
眼當世初彌遮迦至其國望雉堞上金色祥
雲歎曰此下必有大士可爲法嗣乃往尋之
果於闤闠中見佛陀難提而謂之曰我師提
迦多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曰我滅後
三百年有一聖人名佛陀難提於此弘法難
提答曰我思往劫嘗獻如來寶座彼因記我
當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弘敎法今符師語願
求出家繼闡說法即得四果彌遮迦臨欲入
滅即以正法付囑流布後陀難提化緣將畢
遂入涅槃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提伽國人德力深固善
化羣生初難提行化至其國見一家有白光
謂其徒曰此有聖人有口不言有足不履及
至其舍長者問其何求難提即曰來求弟子
長者曰我有一子年五十歲不言不履安能
給侍師提曰真吾弟子密多遂起禮拜行七

步已口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難提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道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又謂之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履不言長者遽捨出家即(城七)證道果流布正法時有國王宗事異學輕毀(十三)三寶密多將欲調伏躬持赤旛於十二年在王前行王復問曰斯是何人答曰我是智人善能談論王即宜令於正勝殿集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與一沙門共相議論密多升座建無方論淺智之人一言即屈其聰辯者再便辭盡王乃躬與密多以起言端尋亦摧服王即回心為佛弟子時國中有尼乾毀謗正法善知算數(尼乾此云自縛外道)密多往化就受數術尼乾常出惡聲罵辱於佛密多謂曰汝今造罪必墮地獄若不見信可算知之尼乾推算知墮地獄白尊者言我當云何得免斯咎密多告曰如因地倒還從地起汝若歸佛此罪可滅時尼乾即以五百偈讚歎如來改悔先罪密多復告之曰汝此善業必生天上若不見信可算知之尼乾下算自見已身罪滅生天便大歡喜遂與五百人俱共出家密多化緣將畢遂入涅槃弟子為奉全身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九祖脇比丘尊者中印度人由於昔業在母胎六十年既生鬚髮俱白厭惡五欲不樂居家其父携見密多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曾遇相者言是法器願求出家受戒之日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顆便於座上得阿(城七)羅漢精進苦行脇不至席時號脇比丘有外(十三)道見師手放光明暗中取經即捨邪歸正獲證道迹化緣將畢現十八變便入涅槃衆取舍利建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智識深遠多聞博記初脇比丘至其國止一樹下指其地曰此地若變金色當有聖人至矣言已地果成金既而夜奢果至遂納為弟子付以法藏以善方便化度衆生所作已辦便入涅槃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一祖馬鳴尊者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以刀貫杖銘曰天下智士能勝我者截首以謝諸國之人莫有抗者時富那夜奢於閑林中坐馬鳴大慢貢高計實有我聞夜奢說諸法空無我無人往謂之曰一切世間言論我能破壞此言若虛斬首以謝夜奢曰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義諦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馬鳴知義不勝便欲斬首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斬汝首如來記汝後六百年當傳法藏於是度令出家內心猶有媿恨時夜奢有經在闇室令馬鳴往取白言室闇夜奢以五指放光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轉更熾盛即便心服勤苦修行仰受付囑於華氏城遊行發化作妙技樂名賴吒和羅其音清雅宣說苦空無我之法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出家為道時華氏王恐國虛空即便宣令勿令作樂有月氏國王(氏音支)攻華氏城城中凡九億人即從索九億金錢時華氏王即以馬鳴一佛鉢一慈心雞各當三億馬鳴智慧殊勝佛鉢如來功德慈心雞不飲蟲水悉能摧滅怨敵月氏王大喜回兵歸國後安息國來伐月氏交戰獲勝殺安息人凡有九億有一羅漢欲令王悔即以神力示其地獄王見惶怖時馬鳴即語王曰王能聽我說法當令(城七)此罪不入地獄王後欲征北海羣臣怨王貪(十四)虐無道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說法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回注斬截其首續復生頭次第更斬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告言今此劍輪聞揵稚音即便停止苦痛小息惟願大德延令長久羅漢悲閔為長打之過

七日已受苦便畢至今此寺相傳長打馬鳴傳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虛空如日輪相復還本位以取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摩訶衍論過去輪陀王有千白鳥若鳥出聲王則增德如是諸鳥來見白鳥則鳴王後求白馬不得乃作言曰若佛弟子能令此鳥鳴者鄣味外道菩薩神力現千白馬鳴千白馬飢陵正法令不嘶絶是故世尊名曰馬鳴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為外道師有衆三千以神力來嬈馬鳴馬鳴曰汝之神力更能如何摩羅曰我化大海極為小事馬鳴曰汝能化性海否問何謂性海馬鳴曰山河大地依之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摩羅聞之即能信入與三千衆同時悟道受師付囑宣布正法於南天竺大興論並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處魔外摧折時西印度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師道德請入宮中供養摩羅曰佛戒沙門不得親近王臣權勢太子曰城北有一山窟可往居否摩羅即往趣之路見大蟒為其說法授戒其蟒即隱及至石窟有素服老人出迎謝曰我昔為僧持戒好靜新學請益應答之際多起嗔心故報為蟒令居此已千載適聞說法已得脫苦故此拜謝佛戒至此方大石牛比堀庵先也月末才明乃留於三千載摩羅化緣已畢現通入滅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三祖龍樹尊者南天竺國梵志之裔始生之日在於樹下由入龍宮始得成道故號龍樹西域記見云那伽閼樹此翻龍猛佛去世後七百年出天姿聰悟在乳哺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有四萬偈偈各三十二字皆達句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嘗與契友三人議曰世間義理可以開神明發幽旨者吾輩悉達之矣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云人生唯有追求慾色為至樂耳乃俱往術家學隱身法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今以術故屈辱就我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乃各與青藥一丸水磨塗眼形自當隱龍樹聞香便識此藥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大驚即以其法具授四人既得其藥點身遊行相與入王後宮數月美人懷妊者衆王悶智臣臣曰若非鬼魅則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若是方術其迹當見設是鬼魅入必無迹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果四人足迹乃令勇士揮劒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不能加害始悟慾為苦本即自誓曰若免斯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得出宮便入山至一佛塔摩羅來訪龍樹迎之曰深山孤寂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耳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否明道眼不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我已竟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悔謝即求出家於九十日誦通三藏閻浮所有皆悉通達辯才無礙自謂一切智人欲從瞿曇門入門神告曰今汝智慧何異螢火齊於日月以須彌山等亭歷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從此門而入龍樹情屈心自念言世界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當更敷演之開悟後學復欲立師教戒更造衣服令少不同欲除衆情選擇良日便欲成遂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心念即以神力接入大海宮殿開七寶函與諸方等經典九十日中通解甚多龍曰汝今閱經為徧未耶師曰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今所讀足過閻浮十倍龍曰忉利天上諸經復過此中百千萬倍師於宮中修行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法忍龍知悟道送師出宮拊行六龍接入宮予住稱十傳經日一南天竺國王深深邪見師欲化之躬持赤旛在王前行經歷七載王問何人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曰諸天今者何所作為答曰天今正與阿脩羅戰須臾空中刀劒相繼而墜修羅耳鼻從空而下王始驚悟稽首作禮是時殿上萬婆羅門歎其神德除髮出家諸外道衆來共議論一言便屈降伏出家有婆羅門善知

咒術白王求與捔力婆羅門化大池蓮華自坐其上龍樹化白象入池鼻絞蓮華高舉擲地婆羅門傷背白師悔過因求出家龍樹造大悲方便論五千偈大莊嚴論五千偈大無畏論十萬偈(摘行云大悲論明大大比理作賛作乘大乘嚴論明循一切功德法門大無長行明第一義中觀論者是其一品○即大智度論也)優波提舍論十萬偈有小乘法師見師高明常懷忿嫉師所作已辦問小乘言汝令樂我久住世否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忽一日入月輪三昧唯聞法音不見形相唯弟子提婆識之曰師示佛性非聲色也龍樹乃付法提婆復入閒室經日不出弟子破戶視之見入三昧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爲立廟敬事如佛(付法藏經摩訶摩耶經○智者云樹生生身龍生法身故名龍樹孤山慈雲皆稱龍樹爲十三代此即西土正統不收末田地也)

十四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婆羅門也國中有一天神鑄金爲形太高六丈號大自在天有求願者令現徵報提婆入廟稽首爲禮天動眼努視提婆語曰夫爲神者當以精靈假服聚類而假金寶爲飾勞費民物何其鄙哉即登高梯鑿出其目明旦祠天化一肉形其高數丈左眼枯涸就座告曰善哉大士供饌具足汝之左眼宜當垂給提婆即以左手出眼與之索之不已出眼至於萬數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提婆後詣龍樹樹以滿鉢水置座前提婆即以一鍼投之欣然契會即剃髮出家仰受付法時南天竺王信用邪道國法出錢雇人宿衛提婆應募爲將荷戟前驅整肅部曲王嘉其功即召問之答言我是智人善於言論王即爲建論座提婆立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諸法之中佛法無比世間福田僧爲第一八方論士能壞斯語我當斬首以謝時諸外道辯理俱屈悉求出家有一外道恥共師屈心結怨忿提婆於閒林造百論經外道執刀窮之曰汝以空刀破我師義我以鐵刀破汝之腹五藏出外命猶未絕誡外道曰汝可取吾衣鉢於我弟子未得道者必當相執時弟子來見發聲悲哭奔追要路提婆告曰諸法本空無我我所無有能害亦無受者誰親誰怨彼人所害害吾往報非害吾也於是放身蟬蛻而去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五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聰慧異常迦那提婆尊者至迦毗羅國有長者淨德園樹生耳如菌唯長者與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謂之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以道眼未明虛沾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故得享之又問長者年幾少曰七十九尊者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歎服即令其子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即與剃髮仰受付囑大弘正法有婆羅門造鬼名書十萬偈甚爲難解龍樹一聞便曉提婆再聞亦曉羅睺聞提婆亦得解了婆羅門大驚曰沙門似若舊習遂即信服羅睺化緣已畢遂取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六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太子生而能言常讚佛法七歲厭俗父王每止之九歲羅睺至金水河指之曰此去五百里有聖者名難提佛記一千年後當紹聖位即領衆往見之正值入定三七日方出即求出家得道付法羅睺一日手擎金鉢舉至梵天取飯以餉大衆衆忽厭惡羅睺曰非我之咎乃汝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羅睺曰此難提即過去娑羅王如來愍物降迹汝等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但未證無漏耳衆曰我師神力斯則可信彼過去佛竊有疑焉難提曰如來在日地平水美滅八百年人無至信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手持琉璃瓶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持至

衆前衆方悔謝有阿羅漢具諸功德難提以一偈試之云轉輪王種生非佛非羅漢不受後世有亦非辟支佛羅漢不解升天以問彌勒彌勒曰世以泥團置輪成瓦豈同諸聖至後世手羅漢還以語之難提曰此必彌勒爲汝說耳化緣將畢以右手攀樹而入滅度弟子欲移其屍堅不可動大象負之亦不能移乃積香木爲樓龍樹闍維火焚身盡樹更蓊欝衆取舍利建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七祖僧佉邪舍尊者摩提國人母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七日而誕難提行化至其國見一峯紫雲如蓋領衆趣之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曰汝手中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父母聞子語即舍出家亡時聞風吹殿鈴師問鈴鳴風鳴邪舍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嘗遊海邊見七寶宮殿即往乞食說偈曰飢爲第一病行爲第一苦如是知法實可得涅槃道舍主迎入就座取鉢施食邪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飢虛鎖其身首怪而問之舍主答曰此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息婦我昔布施夫妻慳嗔我數教誨不肯信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受惡報時我當見汝故致斯報後至一處堂閣嚴飾衆僧經行鳴鐘作食食欲將訖變成膿血便以鉢器相打流血而相謂曰何爲惜食今受此苦難提前問衆中答曰我等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相嗔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故今此受斯苦報如是周遊大海徧觀五百地獄即生怖畏方便求免後時得阿羅漢見五百仙人林中修道即往其處爲宣三偈讚佛法僧五百仙人俱得道迹化緣將畢便入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戌七 二十

十八祖鳩摩羅馱尊者月氏國婆羅門子邪舍至其國往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邪舍曰答無者誰鳩摩知是異人遽開門延接邪舍謂之曰佛記滅後千年有大士出月氏國紹隆正化遂即出家仰承獨累嘗至一國人不受教即詐之曰汝今可集鐵馬萬騎在吾前過鳩摩一見人名馬色衣服相貌一一分別更無錯繆於是舉國咸皆信服有長者子名闍夜多來問師曰我父母崇信而縈疾失意鄰家屠殺而身健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師曰以造業有先後故論報有不定或仁夭而暴壽或逆吉而義凶夫仁與義今身之現行善也夭與凶前世之惡今身之受報也暴與逆今身之現行惡也壽與吉前世之善今身之受報也善惡因果隨業受報故先後不定也闍夜多聞已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當與諸佛同矣夜多領旨即發宿慧鳩摩乃以爪剺破面門如紅蓮初綻放大光明而入滅度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戌七 二十一

十九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人遊化世間最稱善說有比丘犯欲自悔夜多語曰能順我語罪可消滅即化火阬令投其中比丘念欲滅罪舉身投之火成清流夜多曰汝至誠悔過罪今已滅即爲說法成阿羅漢嘗將弟子入尸羅城條然顰蹙小復前行路見一烏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此緣師曰我至城門見餓鬼子言母生吾已入城求食滿五百年至今未反我常飢虛不能自濟及吾入城果見彼母前曰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始於今日從一人墮欲持與子門下大力鬼神遮其侵奪頗尊者持我出城我即持母出於城外問彼生來爲幾時邪答云我見此城七反成壞深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在世教化我爲長者子常念出家父母不從強爲聘妻生一男子年始六歲後欲出家父母教兒汝父若欲作沙門

者抱足帝法我以愛心不復出家由彼兒故九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察彼鳥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死是以故笑尊者化緣已畢即入涅槃衆取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祖婆修槃馱尊者羅閱國人姓毗舍佉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曰賢衆至其家父光蓋設禮賢衆受之母一出拜賢衆避席曰回禮法身大士謂光蓋曰汝婦懷聖子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槃馱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報爲那提國王佛記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生二子槃馱後遇闍夜多出家之日感毗婆訶菩薩爲作羯磨多聞善解普化羣生臨涅槃時升空半由旬復還就座而取滅度衆收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城七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王次子也二十二槃馱行化至其國謂自在王曰佛記一千有神力大士當紹聖位即王次子也王乃令其家仰受付囑於南天竺興大饒益有三藏夜奢功德齊等夜奢語曰恒河以南二天竺國人多邪見長老善解音聲之論可於彼土自在教化若恒河以北三天竺人可以易化我當於此利益衆生尊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毗羅無我之論(十二祖者出代論)摧伏一切異道邪見後遊行至西印度國王名得度因行路見一小塔衆不能舉王召梵行禪觀咒術三衆以問所因皆不能知以問尊者對曰此塔阿育王造今出現者由王福力王曰至聖難遇世樂非久遂傳位太子依師出家七日之間得證四果師謂得度曰汝居此國度人吾當遊化異國即焚香囑之其香成穗至月氏國其王以問大臣是何祥異有鶴勒那比丘曰此是西印度祖師將至先降信香也王曰神力何如曰遠承佛記當闡大化王與鶴勒那遥伸禮拜師既至鶴勒那問曰我止林間九年有弟子龍子幼時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師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寺撞鐘故受此報師化緣已畢即加趺入滅王與弟子造塔以奉二十三全身(付法藏經)

城七

二十二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年七歲見居民入廟祀神遽斥之曰汝妄興妖福幻惑世人歲費牲牢爲害甚矣其廟與像忽然摧仆年三十八始遇摩拏羅謂之曰汝昔有弟子五百以福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恵故爲鶴衆相隨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摩拏羅爲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勒那行化至中印度有王無畏海請鶴勒那說法忽見緋衣素服二人俱至禮拜良久復沒王問何人師曰日月天子也時師子比丘來聽法師指東北問曰汝見此氣如何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天復有黑氣橫亘其中師曰吾滅五十年北天竺當有難起嬰在汝身遂密示其事現十八變而入滅度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傳)

二十三祖師子尊者中印土人得法遊化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五衆師子化之五衆皆服聲聞迹遐外道摩目多部落遮二人素學幻術乃盜爲僧形潛入王宮婬犯妃后且曰不成則歸罪釋子既而事敗王大怒曰吾素重三寶沙門何多辱我即毁寺害僧自秉劒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邪曰然王曰蘊既空可施與我頭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遂斬師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尋墮七日而亡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有象白山仙人深明因果即爲廣說宿因以尊者報體而建塔焉(付法藏經)

述曰佛所得宿命記未來成道雖累億劫必能前知豈今記祖止二十四竊原佛意當用二義一者以師子遭命難爲傳持佛法之一厄二者此後諸祖雖有其繼恐非四依大聖之比以故金口齊此而言非謂無繼祖也世或謂師子遭難不傳法者癡人之言耳吾宗謂祖承止師子而禪林加四人於是饒和是非連代不息試以大意決之則無所爲礙謂師子雖遭命難非無弟子可以傳法特不在金口預記之數耳然則加以四人至于達磨而始爲東土之來謂之二十八人斯亦何害禪人欲實其事但言四人相承傳之達磨則可矣今乃妄引禪經之證適足以自取其不實也嵩明教作定祖圖謂禪經具載二十八祖今檢經但列九人而名多不同昉法師作止訛以斥之宜矣

佛祖統紀卷第五　　城七

佛祖統紀卷第六　　城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東土九祖第三之一

高祖無畏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大禪師
二祖建立中觀北齊尊者圓悟大禪師
三祖圓證法華南岳尊者止觀大禪師
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寶覺靈慧大禪師
五祖結集宗教章安尊者總持大禪師
六祖傳持教觀法華尊者圓達大禪師
七祖傳持教觀天宮尊者全真大禪師
八祖傳持教觀左溪尊者明覺大禪師
九祖天台記主荊溪尊者圓通大禪師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尚何俟於言說至於當機印可則必資授受以爲傳道之儀是以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親承口訣用顯心傳之妙然則通古今簡邪正明境智辨宗用其可有遺於言說者邪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真丹此土諸師閱世之不能領乃專業講說用通此宗而得其小者亡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心傳之妙終未有以歛物道之將行爲生聖哲北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立爲心觀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淨六根復以授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華乃復開布鴻業以名一家啓作而言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約五時開張八教總括羣籍歸宗法華貫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順觀行之旨須明乃復述以止觀一論說己心中所行先之以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立行二十五法爲方便十乘觀法爲正修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爲天下明教之本時則有章安大禪師夙撫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授執筆載言集爲論疏以淑惠于後學而世之好爲異論者若五教三時莫門偏尚雖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諳法華之宗極當知常住教設滿閻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使天台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章安既纘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講徒七百而天宮實繼其業天宮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溪獨嗣其後左溪盛席學徒更繁遠域鄰封壇門擁室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專事講說而已至荊溪之世遭罹多艱畔人竊發則金錍義例不得不爲之致討學者異言則諸部記述不得不爲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弘贊之勳殆比隆於章安者矣尊祖重道述德記功撰東土九祖紀

高祖龍樹尊者（本紀在西土第十三祖中）入楞伽經云於

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顯我大乘 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養國

贊曰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為曾祖師若以尊上為高則知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為高所謂功德無上謚為高耳今家亦以龍樹為始祖故智者指為高祖也夫傳佛心宗紹隆道統後人尊之通稱為祖故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以祖為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亦此義爾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荊溪功德無上之義非同俗間曾高之稱也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姓高氏當北朝魏齊之際(東魏孝靜北齊文宣)行佛道者第一明師多用七方便(輔行云恐是小乘七方便自智者已前未曾有人以四家七方便)第二最師融心性相諸法無礙第三嵩師用三世本無來去第四就師多用寂心第五鑒師多用了心能觀一如第六慧師多用踏心內外中間心不可得第七文師用覺心重觀三昧滅盡三昧無間三昧於一切法心無分別第八思師多用隨自意安樂行第九顗師用三種止觀雖云相承而於法門改轉文師既依大論則知所前非所承也(此依輔行所傳錄留得南岳悟道事三)

([illegible])師夙稟圓乘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三十卷)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人信般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別說欲令眾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大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數法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使故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忍位師又因讀中論(大智度論中觀一品)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為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師在高齊之世([illegible])聚徒千百專業大乘獨步河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以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岳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聞焉(事見止觀輔行宗元錄九祖傳)

贊曰北齊以上哲之姿獨悟中觀而當時諸師無與競化非明最嵩鑒所能知也既以口訣授之南岳而北地門徒曾無傳者蓋當高氏政亂國癈之日宜此道之不能顯也南山傳僧進而不載亦豈無所考邪慈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津人也(南岳願文自敘云魏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大魏國南豫州武津縣生此當宣武延昌四年梁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也)兒童時夢梵僧勸令入道或見朋類讀法華經樂法情深得借本於空冢獨觀無人教授日夜悲泣復以冢非人居乃移託古城鑿穴棲身晝則乞食夜不寢寐對經流淚頂禮不休久雨濕蒸舉身浮腫忍心向經忽爾消滅又夢普賢乘白象王摩頂而去昔來誦文今自然解所摩頂上

隱起肉髻年十五魏莊帝永安二年出家受具謝絕人事專誦法華日唯一食不受別請所居養宇爲野人所焚即嬰癘疾來求悔過其疾即愈乃再作草舍誦經如初又夢僧曰汝先受戒作法非勝安能開發正道即見四十二僧爲加羯磨圓滿戒法四十二僧即四十二位自初住迄妙覺也此表戒八南岳當獲六根清淨入圓十信以於四十一位大士及妙覺眞僧爲其加法以歷之也既審登屬常業又夢彌陀彌勒佛與之說法又隨彌勒同諸勝友俱會龍華感歎非常倍加精進年二十東魏孝靜天平元年因讀妙勝定經見讚美禪定乃徧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師咨受口訣授以觀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豈禪令從盡淸觀根是爲入關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東魏武定六年年三十四在河南兗州與衆議論爲惡比丘所毒垂死後活齊天保元年年三十六常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觀諸大禪師遊行諸郡是處刺史欲送歸鄴齊文宣所都師意欲南向即舍衆渡淮時敕國內諸禪師入臺供養南北朝當謂明地爲方云師以方便辭避不就四年至郢州爲刺史劉懷寶講摩訶衍義諸惡論師以生金藥置毒食中師命垂盡一心念般若波羅蜜毒即消散五年至光州開岳寺巴子立五百家共刺史請講摩訶衍般若經六年於光州大蘇山講摩訶衍今隸屬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南云山北有寺名淨居寺大師中忍禪師曰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問二山名曰蘇仰香我因三蘇則住遂留歸修西文老有業山神也其復與禪師來歸師遷得法七年於城西觀邑寺講摩訶衍有衆惡論師競欲加害師誓造金字般若經現無量身於十方國講說是經令一切諸惡論師咸得信心住不退轉八年至南定州爲刺史講摩訶衍有衆惡論師競起惡心斷諸檀越不令送食經五十日常遣弟子乞食濟命于時發願決定誓造金字般若爲衆講說九年於大蘇山唱告諸方須造經者忽有比丘名曰僧戒八大合自言我能造經既得經首即教化境內得財買金於光城縣齊光寺造成大品般若及法華經二部盛以寶函復自述願文一篇以記其事願彌勒佛時身及此經一時出現廣化一切又云世間道俗殷勤請講或強勸令講者皆惡知識初似好心後即惱亂所有學士如怨詐親亦不可信諸王刹利亦復如是擇擇擇擇法智慈害皆云朱陵四擇是也遺除勸講者僅勸令講者學士許錄者甘王刹利者如是口說皆須簿之也已上文至見南生胡文師名行遠聞學徒日盛衆雜精粗是非數起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齊祚將傾佛法暫晦齊後爲周所滅周武廢釋道二教當往何方以避此難忽聞空聲曰若欲修定當往武當南岳師裝回光州時往鄴郡爲衆講說凡十四年天保五年至光州陳光大二年入南岳始終十四年光州當陳齊邊境烽火數興衆不遑處乃以陳光大二年入居南岳謂其徒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以後必事遠遊師入南岳至大建九年果十年而終先是有梁朝高僧海禪師居之一見如舊識即以是山俾師行道師一日登祝融峯岳神會棊神謂師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處今福嚴寺是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所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戒八七入岳君懺求物生石鼓上岳神乞戒師乃爲說法要一日師謂岳神曰他日吾有難檀越亦當有難師指巖下曰吾一生曾此坐禪爲賊斷首尋獲枯骨一聚今僧象一生象至西南隅指大石曰吾二生亦曾居此即拾骸骨起塔以報宿昔之恩今二生又至蒙密處曰此古寺也吾三生曾託

居此地因指人掘之果有僧用瓷皿及堂宇之基即築臺爲衆說般若經今三生藏衆患無水師以杖卓崖虎因跑地泉乃涌出今虎跑泉杖去户所扶之杖錄明以杖擔郎是也上户扶持也言盛王左杖貴錢是也大建元年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觀山有勝氣謀於衆曰此氣主褐衣法王彼盛則吾法衰矣乃槃斷岳心釘石爲巫蠱事注見通塞志三卷注埋兵器於山上因詭奏曰北僧受齊募而爲之宣帝遣使考驗初度石橋有兩虎號吼使者驚退次日復進師曰檀越前行貧道當續至越七日度使者尚才至始飛錫而往金陵四門皆見師入使者既至遂同進謁帝坐便殿見師乘空而下梵相異常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罔上令案治之罪當棄市師請曰害人之命非貧道意乞放還山給侍僧衆亦足小懲帝可之敕有司冶鐵爲十四券識道士十四名周回其上封以敕印令隨師還山將行餞以殊禮稱爲大禪師思大之名蓋得於此初敕停栖玄寺嘗往瓦官精舍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暠與諸徒歎曰此神異人何以至此自是舉朝道俗傾心歸仰大都督吳明徹每親道論欲奉以犀枕未敢言師曰欲烈枕便可明徹益大驚異師既復歸山中說法如故道衆以老病告願奉田數頃充香積用贖老身師曰欲留田當從汝願因名留田莊今有遺址贖身莊所賜鐵券悉收藏之勸石記其事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券記時道衆私誓曰令世神通官勢皆所不如後五百年當生汝法中壞滅汝教師亦預記曰此諸道士害我無因異日著我袈裟入我伽藍壞遺體矣皇宋太宗時有大臣出鎮胡南經臨此山歷覽貴殺詞主僧曰異日道士得志必有嶽覆含埋呼石易莊名保集眼時可弄田喚名夫竺莊石以呼券埋於三生院大觀開商士林雷素樊底天麗果佛文物色此事以集造可考丞止乾直物有條止卷未主此山頂象曰二生響塑荒條塔體非便當最合於三生塔盡條擬私其地爲巳峯也即興能事者十四人備斧瞋同石食見靈肯如貧金色有石界刻歐陽正則等名轉根爲今主曾知事行僕此分名不少基衆大實缺是夕每廟一奏石畫州路閑之律稿甚急譯置皆遐散寺衆誤掩藏其骨際後住它山寺作塵成對衆自悔責永免後報○迷曰南岳至此七百年矣而陸師果應弘誓師與岳神果符先此異哉然陸師雖因惡誓路能恃佛由戮爲緣直足以彰南岳嘶物之功也師將順世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乃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即屏衆歛念將入寂弟子靈辯不覺號哭師訶之曰惡魔出去衆聖相迎方論受生處何驚吾邪即端坐唱佛來迎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時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壽六十三夏四十九初在大蘇以法付顗師後常代講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必有疑顗師問所證是十地耶曰吾一生望入銅輪圓十住以領徒太早損己益它但居鐵輪耳師獲六根清淨即圓十信別三十心華嚴十梵行瓔珞鐵輪位也師身相挺特耳有重輪頂有肉髻牛行象步不倚不斜平昔禦寒唯一艾納法華經衲衣在空閑律文謂之五納衣緝以受五糟著作以爲本也俗作衲字失免繒纊之屬一切不受所居之處靈瑞重沓佛物嚴備瓶水自滿有諸天童以爲侍衛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異香奇迹不可勝紀常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它覓覓即不得得亦非真又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見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所著述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出四十二字門無諍行門大乘止觀各二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各一卷并出南岳願文鐵衣終南山續高僧傳

（傳燈云誌公令人謂思呼曰何不下山敎化 [illegible]）

贊曰：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之天台，其爲功業盛大無以尚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行深伊洛（當名行之高爲），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見天台別傳）。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荆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見止觀大意），可不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智顗，字德安，姓陳氏，世居穎川人。晉朝避亂，止于荆州之華容（今江陵府公安縣）。父起祖，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封益陽侯。母徐氏，夢香煙五采縈迴入懷，又嘗夢吞白鼠，因覺體重。卜者曰：白鼠者龍所化也。誕靈之夕，神光發屋（梁武大同四年戊午），鄰人望之以爲火至，則知其生于衆咸驚異。內外胥說，欲陳俎以爲慶，席火滅湯冷，爲事不成。且有二僧扣門曰：此兒道德所鍾，必當出家。言訖而隱。師眉分八采（帝王世紀堯十四月而生眉有八采），目耀重童（[illegible]），有古帝者之相。父母每藏護之，不令人見。在繈褓中，臥即合掌，坐必面西。

歲喜往伽藍，蒙僧口授普門品，一徧成誦。年十七，值梁元帝江陵失守（[illegible]），親屬流徙，從師於長沙佛像前，誓爲沙門（[illegible]）。夜夢瑞像授金色手從窓而入，三摩其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求出家。二親愛之，不復見許，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當拜佛時，恍焉如夢，見高山臨海，山頂有僧舉手招之，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入伽藍，見所造像在焉。即悲泣自陳，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十部論，師說之無礙，用報四事恩德。僧徒指像謂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是年父母相（[illegible]）。年十八，辭兄求去（[illegible]）。時王琳守湘州，往從之。琳以陳侯故舊，即資給法具，依本郡果願寺舅氏法緒出家（[illegible]）。二十進受具戒（[illegible]），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後詣大賢山，誦法華、無量義、普賢觀，歷涉二旬，誦通三部。進修方等，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illegible]），身在高座，足躡繩牀，口誦法華，手正經像（[illegible]）。既精通律藏，常樂禪悅，怏怏湘東（[illegible]），無足可問。陳文帝天嘉元年（[illegible]），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即往質拜。思師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illegible]）。（[illegible]）昏曉苦到，如教研心，切柏代香，柏盡繼之以栗，卷簾進月，月浸燎之以松，經二 七日，誦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illegible]），照了法華，若高暉之臨幽谷（日正午也），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證白師，南岳更爲開演，凡自心所悟及從師否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歎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illegible]）。

文字之師千群萬衆尋法之辯不可窮矣當
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有慧邈禪師謂門人
曰我所歎弘真師子孔它人之說是野干鳴
師引經覈問邈為之屈夜夢三層樓閣已坐
上邈立下一人怒自謂曰何忽邈邪何疑法
邪宜當問我　師設難數關怒人結舌師因誡
之曰除諸法 戒八 實相餘皆魔事南岳造金字般 十二
若命師代講唯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咨審
餘悉自裁南岳手持如意臨席讚之曰可謂
法付法臣法王無事復謂師曰吾久羨南岳
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當傳燈化物莫作
最後斷種人也(最後謂末法也)師既奉訓不獲從往

南岳以陳光大元年與法喜等二十七人初
至金陵(此陳廢帝時師年三十楚曰金陵晉曰建康今為建康府)有法濟
者自矜禪學倚卧而問曰有人入定聞攝山
地動知僧詮練無常此何禪也(攝山在建康七里[illegible]公土
觀寺陳集常文出俘修要經有三十六觀門於北水大風入空觀奈次第書證四果)答
曰邊定不深邪乘閒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礙
濟驚起謝曰老僧嘗得此定向靈曜則公說
因此未失已而朝野聞風咸來請益大建元
年(陳宣帝)儀同沈君理請居瓦官(晉哀帝以官[illegible]文地賜沙
門慧力建寺因名作城西西九號界元年)開法華經題帝敕停朝
一日令群臣往聽時僕射徐陵光祿王固侍
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俱難議論

同聞妙旨仍於一夏開釋大義時白馬敬韶
定林法歲禪衆智令奉誠法安皆金陵上匠
咸盡北面之敬師自此常與衆講大智度論
說次第禪門(法慎私記三十卷章安治定為十卷即禪波羅蜜漸次止觀也)
又為毛喜出六妙門(即不定止觀也)師止瓦官前後
八載 戒八 七年謝遣門人曰吾初年共坐者四十
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得法者不滿十人其後 十三
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吾聞天台幽勝昔人見
稱將息緣茲嶺以展平生之志夏四月宣帝
敕留訓物徐陵泣勸勿往師勉留度夏秋九
月遂入天台(時行蹟此年三十八歲)實宿石橋見一老
僧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用

以仰給三國成一(三國謂南朝陳北朝周齊也成一者隋也)當有
大勢力造此寺(指太子晉王也)寺若成國即清時三
方鼎峙誰開此言何由成寺既出谷見佛隴
南峯(百錄序遊山者多見佛像故得此名)即敬回留意此山先
是神僧定光菴居三十載師至光謂之曰頗
憶招手相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儆夜聞空
中鍾磬之聲光曰此犍稚集僧得住之相(梵語音度此云竹木銅鐵器)
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山銀地
汝宜居焉乃於北峯創立伽藍植松引流究
若昔夢寺北別峯名華頂獨往頭陀忽於後
夜大風雷震魑魅千群狀極可畏安心空寂
自然退散後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

哽流涕深念實相體達本無尋復消殞強敵
二緣所不能動(此皆天子魔所為之狀此土旗師行火有能降天子魔
者)明星出時見一神僧謂之曰制敵勝怨乃
可為勇(此二句出淨名經)復為說法師問曰大聖所
說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
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以後
自行兼人吾當影響八年師安居佛隴儀
失檢衆皆隨意去住師與慧綽種苣拾象(苣巨
勝胡麻也象橡斗子櫟樹子也)安貧無戚九年二月帝下
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
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天台在大[illegible]朝[illegible]名始調從弔反稅賦也)
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於是衆復來

集十年五月左僕射徐陵以禪師創寺啟于
朝賜號修禪(尚書毛喜題額今名大慈)陳郡袁子雄新野
庾崇二人登山值講淨名即專心齋戒連辰
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映徹山陰曲澗跨
以虹橋梵僧數十皆手擎香鑪登橋入堂雄
以告崇崇稱不見雄因發心改造講堂天台顯 戒八
海民業漁捕師以身衣勸人贖簄一所為放 十四
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詡請講光明經漁者
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簄梁六十三所三
百餘里俱成法池詡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
伏法遙想禪師冀垂一救夜夢群魚巨億吐
沫相濡明旦有詔特原詡罪(百[illegible][illegible]生可作計向見滬是字)

師講經竟乘舟出海口望芙蓉山衆峯峭聳
横石孤垂師曰昔夢遊海上正似於此一日
見瑞雲五采狀如月暈遙蓋寺上羣雀嚶嚶
飛集櫚宇師曰江魚化爲黃雀來謝恩耳至
德元年陳少主敕國子祭酒徐孝克樹碑爲銘
以贊功德文集百錄二年永陽王伯智少主陳弟出鎮東
陽州傳作顧越者一路之悅撫耳致書三請師遂往赴躬行
方等懺講王與子諸家人咸稟淨戒少主
問羣臣曰今之釋門誰爲名勝徐陵對曰瓦
官禪師禪德高邁永陽王親承北面願陛下
詔還京都宣弘大法三年正月前後三遣敕
使並辭以疾三敕具年百錄三月更敕州郡爲之勸
請百錄有敕東陽文州大師尚留東陽王勸師曰主上虔已思
敬願師時往若一言有益則四生永賴師不
得已遂行既届金陵暫安靈曜四月詔赴太
極殿開大智度論題及仁王般若經題還寺
就講時百座居左諸高立法師也五等在右五等公侯伯子
男也慧暅互書慧曠樂辯皆奉敕難問天子臨筵
戒八
十五
聽法百僚莫不盡敬時僧尼頗多無業朝議
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師諫之曰調達日
誦萬言未免淪墜兮鍋如建誦得六萬法象與闍王共達五逕生入此
數此大稱設化而此名量方便顯法之大阿覺也羅槃特唯憶一偈乃
獲四果法句譬經鏑意身真化知夫行者待更無終般特精兼傳教一偈中口
心開得阿羅漢篤論爲道豈關多誦少主大悅即停

挾筒師以靈曜偏隘欲更求閒靜忽夢一人
鼻從嚴整自稱冠達請住三橋師曰冠達乃
梁武法名三橋即光宅所在少主聞之即迎
師居之後下詔曰國家舊講仁王一年兩集
仰屈於太極殿再演此經是月帝幸光宅寺
舍身大施聽講仁王躬禮三拜皇后沈氏請
立法名師答以海慧四年正月皇太子請授
菩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南史名深百錄謂戒名文
湖恐因受戒是映此名禎明元年於光宅講法華經時
章安頂聽次文句題丝二十七敏職父金陵六十九於井丘路削二年
正月隋伐陳國破江南皆歸於隋師以時方
喪亂遂杖策荊湘杖上声扶也去声者所扶之杖今換長策者竹杖也
濱郎爲狀東追光大荊州爲湖北湘州爲湖南路次盆城今江州地本湓浦
夢老僧謂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及往憩廬
山見永遠二師圖像方悟其靈徵而潯陽反
叛即江州也寺宇焚毀惟此山免於兵燹益知護像
之驗晉陶侃刺廣州海上往金像文殊造成昌東沙子門江荊州政戒僧什船波遊也
運本寺遠法師從東林戒鑑句方所之飄然梵空而至隋開皇十年正
月是年南北一方爲正統文帝下詔曰皇帝敬問光宅
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惟重往者周武毀棄佛
法朕曾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
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奬進僧
倫用光大道言光宅寺名也時秦孝王出鎮揚州
秦王揚俊文帝子號王弟李起曰江南之文材摘根此義字會陝事致書延屈

師謂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羣句
大風狄賊競發水陸俱阻竟不成行十一年晉
王代爲總管晉王楊廣代秦王爲揚州總管遣使奉迎師曰
我與晉王深有緣契即東衣順流不日而至
王製文請授菩薩戒師三辭不免乃立四願
一者雖好禪學行不稱法願勿以禪法見欺
戒八
十六
二者身闇庠序口拙暄涼願不責其規矩三
者爲法傳燈願勿嫌其去就四者若丘壑念
起願放飲啄以終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
聘王方希淨戒遂允其願以是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於總管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
法師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總持王贊
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受戒後諸書往來皆稱
弟子總持授戒既畢出居城外禪衆寺即欲西上
王固請留師曰先有明約豈當相違王乃遣
柳顧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還
別十二年二月師奉書於王請爲東林峯頂
兩寺檀越王復書許之三月師將啓行王復
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師不許王命有司
具裝發遣師遂至止廬山七月王遣使往廬
山參省八月師往衡山營建功德酬師恩也
十一月王遣書往潭州奉迎十二月師至荊
州旋卿答地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此地
在隋通爲荊州中屬特分置荊門州創立精舍及重修十住寺

遺俗衆戒聽講者至五千餘人初至當陽望沮漳山色堆藍欲卜淸溪以爲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婆娑偃蓋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趺坐入定一日天地晦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長十餘丈張口內向陰魔列陳砲矢如雨經（戊八）一七日了無懼色師愍之曰汝所爲者生死（十七）衆業貪著餘福不自慚悔言訖衆妖俱滅其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髯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前致敬曰予即關羽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願哀閔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蜀先主拜羽前將軍率衆攻曹仁不克孫權已據江陵羽因還走吳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唐書明生侍中興其高孫播相德宗）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旣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爲平阯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師領衆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願洗心易念求受戒永爲菩提之本師即秉鑪授以五戒於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智者上王見國淸錄）

（表國神異啟晉王答書有云當陽建寺既寰由神心理生望來即當具奏嘉院章安撰別傳喝不及關王奉昧所未曉若顯也鼻所關知則奉安既作王泉隱謀矣謂之不超中任叫事頂安評強檢二魔必言之奧關夫關氏事法使令神專賞於害時有所遠送邪令據五衆平以摘其詞用樹香惻之聖商替此王寺別傳叔事之除南多河財今並則咐射存隨實至它所未疑若今生收義兒者宜知）十三年二月晉王入朝行次陝州遣書往荊州奉迎夏四月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云次作江陵奉衆玄義是也）五月遣智邃奉書晉王上玉泉伽藍圖并求撰衡禪師碑因獻萬春樹皮袈裟（梁武帝時外國所貢）王答曰奉留於當陽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詳此二句正當）（國王建寺之事）即當具奏嘉號時自春徂夏天旱不雨百姓咸謂龍怒師至水發之源口咒手擲風雨交集民衆大喜歌詠滿道荊州總管王積入山致拜戰汗不已退謂人曰吾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如今日之怖懼（隋書王世積後為荊州總管又被誅）七月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八月荊州弟子陳子秀致疏請講法華十四年（戊八）夏四月於玉泉說摩訶止觀一夏敷揚二時（十八）慈霔（此早晚兩講之明據）是年過岳州刺史王宣武請受大乘戒法學士曇捷請講金光明其俗專業殺捕及聞法感化於是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殺業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鎮遣使奉迎師乘流東下止揚州禪衆寺六月王奉書求學禪慧其辭曰戒爲基阯昔年受

受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未知可開化否師使書以本懷風在天台舊居禪定一門阻乖深寄更回神慮別俟勝賢後三日王使書云智者昔在陳朝允官大集榮公先被折角兩瓊鏡俊交綏（小朱晃寺先榮答辨陸買如折共角漢書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而喉著彭城實漫之初寶懷並禁朋人服者馬類下纓也戰則雨馬相鋼今兩瓊與智者議論境交綏便往是也左傳交綏而退）前往荊州舊學名僧莫不歸服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止觀引經云非禪不智非智不禪）禪弟子即日而不休請如彼彌勒令當問誰（法華經彌勒作是念今者世尊現神變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今當問誰能答者云云）七月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是月師以荊州主玉泉及所修十住寺請王爲檀越王即貽書達荊州總管令檢校護致書勸留棲霞燕獲答決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遠適天台之路幸毅前懷師復書曰接霞咫尺非關本誓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故每囑弟子一旦無常願歸骨於天台昔願創伽藍故欲遣修葺方乞寺名屆作檀越王答昔許之八月蔣（戊八）（十九）山棲霞寺沙門保恭奉納本寺田園請師來居不赴九月王迎師入城師入謁懇辭東歸王不敢留遂行吳越之民掃巷以迎沿道令牧擔華交侯者久荒蕪已十二載人蹤斷絕竹木成林將至半塗一僧雪頂駐錫當路達迎即沒咸謂聖賢之見迎師雅好林泉負杖

吟詠(歎之歎上聲所歎)嘗遊行而歎曰靜夜深山
澄神自照豈不樂乎十七年四月主御衆劍
法十條付知堂上座慧諫是月王遣使
入山參問期以今秋迎覲江都入月會稽嘉
祥寺沙門吉藏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
宵於一夜皎月映林獨坐說法如人問難侍
者智晞明旦啓曰未審夜來見何因緣師曰
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見梵僧謂我
曰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風三事備矣
化道乃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
助亦息故相告耳又見南岳共喜禪師令吾
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救唯三翔
三智最初面受說竟謂我曰它方華整
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
諾此死相現也吾憶少時之夢當終此地所
以每欣歸山今奉實告勢必不久吾終後當
殯藏於西南峯累石周龕植松覆坎立二白
塔使見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曰商
行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敢狂子可悲乃口
授觀心論隨語疏成十月王遣使入山奉迎
師即日散施什物以與貧乏標杙山下以擬
殿堂畫作圖形以爲模式誡其徒曰
後若造寺一用此法或疑山澗險崎何能成
寺師曰此非小緣乃是王家所辦衆不測

其旨次日隨使出山行次石城乃稱有疾謂
智越曰大王欲使負言吾知命在此故
不須前進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盡
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衣鉢道具一分奉
弥勒一分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臥專念
弥陀觀音及般若名晉王聞師在疾遣醫往
治或請進藥師曰能遣病留殘年年病不與
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
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遺又請進
齋師曰非但步影爲齋不能無緣無觀
即真齋也十一月二十一日
造發願文言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鄮縣阿育
王塔寺剡縣十丈弥勒三處尊儀用表三世
頹毀剥壞願更莊嚴付囑後人使經營修立
是日口授遣書并手書四十六字(唯此四十六字親書)
共書略云蓮華香鑪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
以仰別願德香遠聞長保如意也及以造寺
圖式并石像發願文悉用仰囑書畢命淨掃
室內索三衣缽令侍者唱二部經爲最後聞思
聽法華竟讚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
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
自明了餘人所不能見輒斤絕徹於今日矣
聽無量壽竟讚曰四十八願
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

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
不唐捐當唱經時吳郡侍官張達等五人見
石佛倍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唱經竟索香
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
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一一法
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
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
今我最後策觀談玄最後善寂吾今當入
智朗請
曰不審師入何位沒此何生誰可宗仰師曰
汝等懶種善根問它功德如盲問乳告實何
益吾今當爲破除汝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
爲它損已只五品耳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
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
三昧是汝明導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爲
親傳通佛燈是爲眷屬又誡維那曰人命將
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爲期
云何身冷方復聲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
爲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實此月二十四
日未時也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安坐在外經
歷十日道俗奔赴號泣遶拜入龕之後流汗
徧身將昇歸佛隴連雨不休弟子呪願乞加
神力纔舉擲龕應時開霽乃於寺西南峯起
墳奉葬從先囑也傳法弟子三十二人得法

自行者不可稱數(梁肅撰寺碑釋門書千數得深心者三十二人)師造寺三十六所嘗曰予所造寺棲霞靈巖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絕也又造大藏十五處旃檀金銅畫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人師於三十年唯著一納(非州)冬夏未嘗釋體有所受施一果一縷悉以入衆凡所弘通不滿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有大機感乃觀著述爲晉王著淨名義疏二十八卷爲毛喜著六妙門爲兄陳鍼著小止觀爲學徒著覺意三昧法華三昧行儀各一卷法界次第三卷(觀已集上生)常在高座云若說次第禪門一年一徧若著章疏可五十卷(頂禪師私記爲三十卷章安於定爲十卷)若說法華玄義圓頓止觀半年各一徧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常時講授章安一聞述以爲疏十八年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揚州王遣使答遺旨以不獲親承義疏爲之悔恨所囑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戒八)遵指畫吳郡郢境剋已三處像塔及智者臥(二十二)疾處亦當嚴飾後遣使至佛隴建千僧法會王初覽遺書對淨名疏而立願曰昔親奉師顏未能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願示神通夜夢梵僧集閣王自說義見智者飛空而至寫七寶珊瑚於閣還復飛去四

月十六日佛隴僧衆方就坐禪上座道修見智者常服扶行堂内少時方出工座驚起瞻拜衆共悲歎十一月王遣典籤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衆齋二十年立晉王爲皇太子仁壽元年正月永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特至龕所旋遶千拜一夕龕戶自開光照林木一寺奔馳衆共瞻禮十月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智璪奉啓入京稱賀并謝造寺新成王既鼎創藍宇即登春宮此皇太子寺基是也王既爲寺檀越王弘實任經理此王家造寺是也陳齊俱滅隋方代周此三國成一是也寺成乞名即從先記此乎爲國清是也神僧之言至此俱驗十二月皇太子遣散騎侍郎張乾威送灌頂還山設千僧齋爲文致敬墳龕開視舍利見靈體不動如在定中四年七月皇太子登位十一月寺遣僧使智璪奉啓稱賀煬帝大業元年九月車駕巡幸至揚州寺遣智璪詣行在所十月引(戒八)對大牙殿賜坐宣敕云師等並是行道之衆(二十三)勿容狀僧及私度出家冒死相替璪對曰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置寺有常制不敢容外客及私度代死又敕云師還寺可更開靈龕必當大異弟子欲爲先師造碑宜有行狀璪對曰先師靈異非一灌頂錄成一卷當即貢

上帝敕祕書監柳顧言曰朕欲爲智者製碑非卿文不得朕心碑成敕於寺刻石其要云約仁王瓔珞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其本宗(云云)帝敕揚州五十僧立天台寺名一表爲禪門一表爲五淨居僧使智璪進曰昔陳朝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智者夢其靈曰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當有大力勢人爲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爲國清寺帝曰此先師之靈瑞即用爲名遂取大牙殿榜以雌黃大篆書之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入山奉安寺額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忌辰度四十九僧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是千數臨齋受覿則欲溢一人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人同大衆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而已使者反命帝謂羣臣曰智者是朕戒師先多靈異朕於仁壽元年令張乾威往視龕室儼然令盧正方往則霢髴不可復見既從受化得道非虛天(天)卿寺沙門慧延昔遊光宅習靈法潤忽聞遷化感咽無已欲知智者生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實示潛思屢旬忽夢智者從觀音西來顧謂之曰疑心遣否邑人馬紹宗刈稻百束以供寺衆執役勞疾心念求護夜夢智者趺坐牀上焚香如霧尉紹宗曰家貧能施何疑無福時見及妻母同夕感夢

香氣屢日又張造者年邁足蹶登龕拜祝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以彈指造再請曰願重賜神應即聞如初老婦俞氏年九十患一脚短凡十八年專往龕所殷勤設齋即覺短脚漸申步履平正荊州玉泉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像還至江津像身流汗拭已更出(戊八)識者謂師色身不異於此也(二十四)錢忠懿王時申請於朝追謚法空寶覺尊者(出會稽門世宗朝)本朝寧宗慶元三年以荊門請(高僧傳三玉泉碑因)加謚靈慧大禪師(雜出百錄別傳郡縣記南岳史)(清拜指大及顯王祠金記)

義神智曰吾佛出世雖說諸經而本懷得暢惟在法華自阿難結習之後天親作論雖曰通經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略而已至於斯經大事教化始終則晦而未明暨羅什翻譯東傳此土造疏消釋者異論非一惟我智者靈山親承大蘇證悟發揮妙旨幽贊上乘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而又能以十章宣演明靜法門於是解行俱陳義觀兼舉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豈震旦人師所能跂及(六六)又設問曰輔行引九師相承謂北齊已前非今所承且北齊既用覺心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覺但是一徹

耳辨非智者斥於北齊邪答妙玄開演法華十妙尚云莫以中論相比又云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蓋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之妙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若無生宗旨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稟南岳師資相承宛如宿契(六七)又曰天台所談三觀出乎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三德本乎涅槃大品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為指南(六八)贊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偏弘唯任己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挺出諸賢盛演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訣報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猶夫粟散小王妄自尊大(情注置集鼎中各分)(仕以有群小王也)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為纘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遂光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為萬世法至於盛破光宅則餘者望風偏難四宗則它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為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佛祖統紀卷第六　城八

佛祖統紀卷第七之八　城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其師以此子非凡故以灌頂立名字時)(以地大也十生)姓吳氏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天隋名文字二帝)能隨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子非凡因以為名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不忘陳至德初(上作)詣智者於脩禪寺稟受觀法研繹既久頓蒙印可因為侍者隨所住處所說法門悉能領解禎明元年隨智者止金陵光宅聽講法華(文句記七卷金陵二十)隋開皇十三年(文帝)夏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時年三十三)十四年夏受圓頓止觀於玉泉(仁江淡本宋)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玄義兩本一是說)大小部秩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十八年正月師與普明奉智者遺書自天台至揚州謁晉王并奉淨名義疏二月王遣使王弘送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始用工造國清寺仁壽元年晉王為皇太子師與智璪奉表至長安稱賀并謝造寺右庶子張衡宣令問智(者)後靈異對以五事(百錄備見)皇太子悲喜交至遣散騎常侍張乾威入山設千僧齋二年四月遣揚州參軍張諧入山宣令慧日道場道莊法論二師(在東都)

(僧傳)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文判釋可令寺衆請委法華玄義者齎疏入京衆推師隨使應令八月遣使送師還山煬帝大業十年(時年四十五)著涅槃玄義二卷疏二十卷時隋末兵興寇盜(羣)起師自序云推度聖文凡歷五載何年不見兵火何月不見干戈菜食水齋冰牀雪被其勞若此云疏成烈火焚之不爇師晚年於會稽稱心精舍講說法華時人讚之有跨朗籠基超雲邁印之語(興皇朗師)(齊山陰龜基撰法華疏梁光宅法雲製疏集經並見唐續僧傳印師未詳)郡中有嘉祥吉藏先曾疏解法華聞章安之道廢講散衆投足請業深悔前作之妄唐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于國清壽七十二臘五十二初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世等入滅多奏名香其煙如雲汝令可多焚香吾將去矣因委曲遺誡辭理甚切忽起合掌如有所敬稱淨土佛菩薩名奄然而化先是貞觀元年同學智晞臨終曰吾生兜率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空彼天人曰卻後六年頂法師來升此座計歲論期審晞不謬是月九日定于寺之南山居國清日有老父染疾百藥不瘳其子求救於師即焚香轉法華經病者聞香入鼻其疾遂愈仙居樂安嶺南曰安州奚流湍急歲常溺人師普之曰若此溪坦平當於此講經旬浹之間白沙適涌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惠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羣盜突至見寺門旌旗耀日神兵執仗皆長丈餘賊衆大驚奔走潰散俗因稱爲山兵寺每誦經宴坐常有天華飄墜其側所著八教大意智(者別)傳各一卷觀心論疏二卷國清百錄五卷涅槃玄義二卷涅槃經疏二十卷真觀法師傳南岳記各一卷吳越王請謚爲總持尊者(出百錄入祖帶紀唐高僧傳三記)

讚曰昔在智者爲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辯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徧記之才(昔河南有徧記荊州有)(不能奉)筆爲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姓蔣氏處州縉雲人母朱氏家世業儒年十八爲本郡堂長(郡學之職)父母令歸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日重誓邪因示其五願曰一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生四願童真出家五願不爲流俗之僧盡前身爲徐陵聽智者講經深有詣入對智者親立此願師聞頓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爲師受具之後咨受心要定慧俱發即證法華三昧唐上元元年(高宗)欲卜勝地說法度人執錫而誓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其錫自國清飛至蓋領普通山(自號[illegible])可五百里以險狹不容廣衆陳空飛擲至軒轅鍊丹山師既戾止翦棘刈茅班荊爲座聚石爲徒晝講夜禪手寫藏典於是名其地曰法華既而學者子來習禪者三百人聽講者七百衆常分爲九處安居師身長七尺骨法古秀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鳥雀旁止有同家畜般若池水凌一石井纔三尺深日給千衆冬夏無竭法華至仙居上阪(仙居台州屬邑阪同坡也音反)約八十里師每日往反齋粥禪講未嘗少違咸謂有神足通永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趺坐禪堂而化異香七日不歇(自上元初定至永隆初入滅積七年)是日衆見坐逝于寺而上阪之人見師赴檀越舍至人起滅其不可測識若此傳法雖衆唯天宮威師爲之正嗣師在太宗朝名德升聞召補朝散大夫封四大師([illegible])吳越王請謚玄達學者宋朝皇祐初元仙居令伍扶於傳道處重修燬庭奉安真像是夜有虎繞殿二匝而去元豐五年十三代孫忠法師躬禮舍利

增飾其塔錄行實而記之曰師與天宮同時行化俱受封官繼祖之位若橫論秖成八世竪分則有九代也昔如來涅槃阿難結集出二弟子一名商那一名末田地居國雖異行化則同故付法藏橫列二十三竪分二十四今智者示滅章安結集出二弟子亦同其時阿難結集之際闍王送供一夏章安結集之日煬帝送供十年挹流尋源智者如東土一佛章安有似阿難二威亦猶商那末田地煬帝外護有同闍王可不信哉師平日坐禪舊址至今不生春草

贊曰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身得出家學道證法華三昧嗣承祖位今詳觀穎辭何期心未深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同會咸爲得入故能以自在力用或現宰官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今法華大抵益物隨願出興豈當以世間仕官因福受報者比量之邪此意有權實二義唯明教者知之

七祖天宮尊者慧威姓劉氏婺州東陽人總角之歲深厭勞生遂入空門祝髮受具聞法華大弘天台之道即往受業刻志禪法晝夜惟勤三觀法門頓獲開悟時人見其深入威師之室遂以小威師稱之後歸止東陽深居山谷罕交人事自法華入威之後登門求道者不知其數傳法之的惟左溪耳師於爲宇朝與法華同封朝散大夫四大師吳越王請謚全真尊者

贊曰或見梁氏統例二威緘授其道不行之言則便以爲緘默無言坐證而已然梁氏此言將以張皇荊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權爲之重輕耳要之講經坐禪未嘗不並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衆天宮求道無數爲何事邪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

八祖左溪尊者玄朗(與本朝聖祖諱上下字同)字慧明婺州東陽人姓傅氏雙林大士六世孫也母葛氏感異夢而有娠(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生)既產未嘗作嬰兒啼每見人則欣笑盈面九歲(高宗時揔三年)肄業清泰寺受經日過七紙唐武后如意二年(卅年五十)落髮得戒聞天宮盛弘止觀即往求學未幾一家宗趣解悟無遺常以十八種物行頭陀行依巖穴建立招提面列峯巒左縈碧澗因自號曰左溪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濟身世常獨居一室自以爲法界之寬心不離定口不嘗藥耆耋之歲同於壯齡採紙而衣掬溪而飲洗鉢則羣猿爭捧誦經則衆鳥交翔幽棲林谷深以爲樂一日有旨狗至山長嗥伏地師爲行懺不逾旬日兩目俱明無翹跪祈請願生兜率內院斂念之頃忽感舍利從空而下(天寶中建塔奉安會昌廢毀寺僧燬而閏久乏皇朝開寶六年復建塔藏之本山東南隅)開元十六年州刺史王正容喜屈入城冀覩法喜師不欲往敷辭之以疾與永嘉眞覺爲同門友嘗貽書招覺山居覺獲書千餘言有謂不在塵寂不在山之語(今永嘉集有答友人書述世有左溪住清得利二書於山中反作之曰左溪永嘉同道也左溪之言非不知也誰竹有激云耳永嘉之言非貴也住將有欲去莫此當人所不能知也反大而識者蓋也)師所居蘭若坐非正踐將移殿與像用力實艱杖策指揮工人聽命爲日未久舊制儼然山水頻涸衆以爲患舉杖刺之巖泉涌出嘗累成二塔給事悉煎香汁不用牛膠(此用觀音諸陀羅尼經畫像之法)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呼門人謂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得戒爲心本汝等師之即端坐長別壽八十二夏三十一弟子有夢其居寶閣第四重者寤以告鄰鄰夢亦協時以爲表第四天慈氏內院也荼毗已門人分舍利爲二分一塔左溪之西原遵像法之遺制一塔東陽之東原尉邑人之後思司封李華爲之銘云集法十二人的嗣曰荊溪新羅傳道者法融理應純英撰法華科文二卷及修治法華文句吳越王請謚明覺尊者

贊曰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誨人無倦

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厦非因討丕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禮望容不虛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豪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耋爭趨以前塡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徒堅反年八十也)

九祖荊溪尊者湛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荊溪時人尊其道因以爲號家本習儒故幼學風成在兒童中超然有邁俗志年十七(睿宗景雲二年)(先天玄宗開元十五年當十七歲)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時年二十)溪與之語知爲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中溪曰嘻豈當以止觀二法度群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處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縫掖著僧伽梨(時年三十八受業於宜興君山鄉淨樂寺披儒士布衣)(僧伽梨翻爲大衣二十五條也)尋詣會稽一律師博究律部久之演止觀于吳門開元左溪既沒師挈密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它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啓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著爲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乘初無單輪隻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衣鉢者起於庾嶺談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犖(力角反卓犖超絕也)名播九重爲帝王師範故得侈大其學自名一家然而宗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惟尊我佛讀唯識者不許它經至於教外別傳但任胷臆而已師追援其說辨而論之曰金錍曰義例皆孟子尊孔道闢楊墨之辭識者謂荊溪不生則圓義將永沈矣天寶大歷間(玄肅代三宗)朝廷三詔並辭疾不起師始居蘭陵聲與江淮名僧四十人同禮五臺有不空三藏門人含光白師曰頃從不空遊歷天竺見梵僧云聞大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可能譯之至此土邪師聞之歎曰可謂中國失法求之四維(左傳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後漢東夷傳序中國失禮求之四夷)晚歸台嶺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人者年不倦大兵大饑之際學徒愈蕃瞻望堂室以爲依怙建中三年(德宗)二月五日示疾於佛隴語門人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汝其志之言訖隱几而化壽七十二夏四十三門人奉全身塔于智者塋域之西南隅所著法華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止觀搜玄記各十卷止觀文句一卷爲司封李華說止觀大意一卷釋籤別行十不二門金剛錍止觀義例三觀義涅槃後分疏觀心誦經記授菩薩戒文始終心要各一卷略淨名疏十卷記三卷淨名廣疏記六卷治定涅槃疏十五卷文句科止觀科各六卷華嚴骨目二卷法華三昧補助儀觀心補助儀各一卷方等懺補助儀二卷門人梁肅撰師碑銘而論之曰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自智者以法付灌頂頂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九人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史記孔子世家云弟子蓋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今言受業身通謂通於觀之道有所見身發通者與義)吳越王請謚圓通尊者本朝元祐初永嘉忠法師造門人掃塔荒榛蕪不能辨即宗梁氏碑去大師塋兆百步尋識之其龕已空惟乳香一

塊耳夜夢玄弼山君謂曰咋者天神遣多人取全身去也不須猶豫於是即舊基建石塔以識之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旨義始歸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嚮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荊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惑衆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歸誠然哉寶誥也本記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李三四人耳惜哉

佛祖統紀卷第七

佛祖統紀卷第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興道下八祖紀第四

十祖天台興道尊者大法師

十一祖天台至行尊者大法師

十二祖國清正定尊者大法師

十三祖國清妙說尊者大法師

十四祖國清高論尊者大法師

十五祖螺溪淨光尊者大法師

十六祖四明寶雲尊者大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尊者大法師

昔吳越王詣諡諸祖而龍樹北齊南岳三師未及諡今并取述法師下無師號者即本紀之文摭其行實以爲尊稱是蓋尊祖之大義也它日有能考論德懿上之清朝賜以徽諡者章當用此定名庶乎不失其實也或疑今私諡者漢朱穆門人與蔡邕諡文忠先生晉陶潛門人諡靖節先生見漢書晉史宋唐肅禎士門人諡文元先生日錄續纂元延祖諡大先生七六公結此皆門人私諡元

答

傳聖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觀而已上尊龍樹下逮荊溪九世而祖之宜矣至於邃脩二師相繼講演不墜素業會昌之厄教卷散亡外琇竦三師唯傳止觀之道螺溪之世賴吳越王求遺書於海東而諦觀自高麗持教卷用還于我於是祖道復大振四明中興實有以資之也是諸師者或顯或晦述而不作稱之曰祖蓋傳授有所繼正統有所繫也撰興道下八祖紀

十祖興道尊者道邃不知何許人唐大歷中代宗來依荊溪於佛隴洞悟幽玄無所凝滯荊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觀輔行師爲衆開說發明深旨聽者無不領悟同門元皓一見師大敬服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息盡寫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太守求一言爲據太守陸淳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闍梨身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教之妙道俗所敬觀光於上國復傳於名賢邃公法師抱萬法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秘密不外筌蹄猶慮它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澄既泛舸東還指一山爲天台創一刹爲傳教化風盛播學者曰睿山遂遵尊邃師爲始祖日本傳教實起於此見晁又按明智讚銘云荊溪傳行滿傳廣脩大宋僧傳邃法師傳載脩許傳物外今依宋

(傳以遠師大利爲正見氏紀也明旨吉不知當時何緣傳此誤說)
述曰指要序日本乾淑所錄遠和上止觀
中異義以三界爲無漏摠中三者稱詳述
師親究止觀於荊溪無緣輒剏此說特乾
淑草爲此私義託遠師以行之耳則知日
本別行十不二門題云國清止觀和上者
九 皆其國人之依放也指要又云它既曾附
十一 示珠指往於彼國必是依之勘寫據此又
知國人依奉先所寄之本故并託止觀和
上之名以行其文也四明之言乃乾淑奉
先耳世人不察便謂序遠師請以此誤爲
解

十一祖至行尊者廣脩姓留氏東陽婺邑人
早入遠師之室研精教觀而向心至行日誦
法華淨名光明梵網四分戒本爲常課六時
行懺晚年彌篤每歲行隨自意三昧七七日
未嘗以事廢天台刺史韋珩(音行佩玉)素重教門
請入郡堂講止觀珩於即席深有省發時會
聽者莫不欣慶會昌三年(唐武宗)二月十六日
終于禪林恭全身于金地道場登門弟子甚
衆居上首名物外後二十三年門人良湑啟
文發塔火育之得舍利千餘粒大如菽即舊
址建塔藏之

十二祖正定尊者物外姓楊氏閩之候官人
父從脩師傳止觀且說且行大中末(宣宗)歲歎
加趺一室妙入正定謂弟子曰汝若不死至
五叔登時可擊磬引我出越歲餘弟子如所
教遂從定起中和五年(僖宗)三月十五日終于
國清葬于智者塔院之側上首弟子元琇敬
休慧凝皆傳道于世以紹家學

十三祖妙說尊者元琇(音秀玉石)天台人依國清
外法師學止觀盡其旨妙於講說不以學徒
衆寡二其心一日升座衆集或少有異僧十
人自外而入威儀可觀致敬已坐行末講散
後問訊即出師遣侍者邀之皆淩空舉手笑
謝而去師當僖昭之際天下方亂學教之徒
忽衆忽散以故得定慧之業者鮮其人唯清
竦常操承事日久洞達無遺操師傳義從
傳脩脩傳傳慧贇脩雅皆繼世有聞云

十四祖高論尊者清竦天台人依琇法師精
思止觀旦夜不懈及繼主國清說行兼至時
九 錢氏建國吳越天台一境有同內地師領衆
十二 安處厲其志曰王臣外護得免兵革之憂終
日居安可不進道以答國恩每長日臨座高
談不已衆莫敢有倦色門人世業者義寂志
因覺彌

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字常照永嘉胡氏母
初懷妊不喜葷血及産有物蒙其首若紫帽
然(梁末帝貞明五年己卯生)紉白二親求出家乃入開元
依師誦法華彌月而徹年十九(晉高祖天福二年)祝
髮具戒詣會稽學律深達持犯乃造天台學
止觀於竦法師其所領解猶河南一遍照也
(僧傳云[illegible])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
清上方有僧憧座題曰文殊臺欄楯外隔欲入
不可俄見觀音從堂而出手卻行焉([illegible])
低回相接忽覺自身與觀音體合爲一自
是之後樂說無盡初天台教迹遠自安史挹
亂(天寶末安祿山史思明[illegible])近從會昌焚毀([illegible])
殘編斷簡傳者無憑師每痛念力網
羅之先於金華古藏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
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
伏無明三藏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國師姓陳括州龍泉人至天台覽智者遺蹤宛若舊居又與智者同姓時謂其後身云)
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出
金門建講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
九 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
十二 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
王爲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及
請諡天台諸祖([illegible])一家教學鬱而復
興師之力也([illegible]云吳越王遣使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教文其國令諦觀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不復至據此則知海外之書皆[illegible]則多以高麗諦觀來本疏卷爲正)有興教明

師年方弱冠聽經於會下常自擬云欽光挎
釋迦丈六之衣披彌勒百尺之身正應其量
為衣解長邪身解短邪時韶國師居雲居(天台)
(台)飛衆五百明往問之國師曰座主卻是汝
會明悒色拂袖而退國師曰我若答汝不是
當有因果明回螺溪口即吐血師聞驚曰此
新戒觸忤菩薩人來明舉前話師云汝不會
國師意速去懺悔明具威儀詣前悲泣作禮
首過國師為頌出前話云佛佛道齊究尔爲
低釋迦弥勒如印印泥明自此疾瘥歸謝師
曰非師指敎幾喪此生(二師曰氣云女邪山君言國師是智者起)
(決書中料峰異是收主會首受中偕彭足放放之魚)太平興國五年(本朝
太宗)自山中出居州治寺東樓夢刹柱陷入于
地即徙居西偏其夜春雨驟作山頹樓傾咸
謂師有天眼雍熙元年永安縣請於光明寺
為衆授戒忽佛殿大像臟壞腹中出發願文
乃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為七鄉人施戒勸
造此像願舍報為男子童真出家傳法利生
時會觀者謂是師前身也四年十一月四日
寢疾囑門人不許哭泣祭奠言已即瞑目門
人累小塔窆于方丈壽六十九夏五十傳法
弟子百餘人外國十人義通寶為高第而澄
彧寶翔為之亞焉天台官民先曾傳戒者共
迎師真相於開元寺縞素致祭哀動一城天

為怜色後徒屬謀遷塔見觀君生人髮長餘
寸遂遷葬于國清東南隅澄彧述銘以為識
師講三大部各二十徧維摩光明梵網金剛
錍法界觀永嘉集各數徧述義例不二門等
科節數卷(雜見高僧傳等文)
十六祖寶雲尊者[九]義通字惟遠高麗國族姓
尹氏(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歲生)梵相異常[十四]頂有肉髻眉
豪宛轉伸長五六寸幼從龜山院釋宗為師
受具之後學華嚴起信為國宗仰晉天福時
來遊中國(師於天福末方十六七正安具學華嚴之時來中國歷在二十役以)
(歷推之當在漢開之際今古天福居誠)至天台雲居(國國所居師)忽
有契悟及謁螺溪聞一心三觀之旨乃歎曰
圓頓之學畢茲轍矣遂留受業久之具體之
聲泱聞四遠一日別同學曰吾欲以此道導
諸未聞必從父母之邦始乃括囊東下假道
四明將登海舶郡守太師錢惟治(忠懿王俶之子)聞
師之來加禮延屈咨問心要復請為菩薩戒
師親行授受之禮道俗趨敬同仰師模錢公
固留之曰或尼之或使之(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尼語乙反)非弟
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雞林乎(高麗刹名)師曰
緣既汝合辭不我卻因止其行開寶元年(本朝
太祖)漕使顧承徽舍宅為傳教院
請師居之太平興國四年法智初從師學(師年
五十二法智年二十)六年十二月弟子延德詣京師奏

乞寺額七年四月賜額為寶雲雍熙元年慈
雲始從師學(師年五十八慈雲二十二)師敷揚教觀幾二
十年升堂受業者不可勝紀常呼人為鄉人
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為故鄉諸人皆當往
生皆吾鄉中之人也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
日右脇而化闍維之日舍利盈滿骨中門人[十五]
[九]奉葬于阿育王寺之西北隅(育王未為禪時其徒嘗請寶雲
諸師屢建講實既於田畢骨子此塔)壽六十二治平元年(英宗)
主南湖法孫宗正累為方墳石塔作記以識
之(後七十年)宣和七年(徽宗)主育王昌月堂以地
燕塔壞與寶雲威師徙骨於烏石山其骨晶
熒有光考之琅琅其聲舍利五色滋生骨上
有盈匊得之者其後主者智謙重刊石塔記
於烏石菴中(見根祖集石塔記)
曉石芝曰石塔記謂師著述逸而不傳然
考諸四明章記則嘗秉筆為觀經疏記光
明玄贊釋矣蓋四明稟承其義用之於記
鈔諸文非為無傳贊釋一部尚存但不廣
行耳
螺溪網羅教典去珠復還寶雲二紀數揚家
業有付而世方尊法智為中興者以其有著
書立言開明祖道觝排山外紹隆道統之功
也(觝音抵觸也)故慈雲賛之曰章安既往荆溪亦
亡誕此人師紹彼耿光一家大教鍾此三良

又爲之辭曰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敬繹名言誠爲寶錄(撰書亦抽錄也)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世傳)(所居在郡城白塔巷)父經以枝嗣未生與妻李氏禱于佛夢神僧攜童子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因而有娠既生遂以爲名(太祖受周禪建隆元年庚申也)神宇清粹不與衆倫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求出家遂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五具戒專探律部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從寶雲敎觀(時年二十)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五年其父夢師跪于寶雲之前雲以瓶水注於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六年常代寶雲講雍熙元年慈雲來自天台始學于寶雲之門師待以益友義同手足端拱元年[十六]寶雲歸寂師[九]復夢貫寶雲之首擐于左臂而行(擐音患亦貫十也)即自解曰將非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攝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書貫攝攝表緣本果用去行入觀之說也)序化二年始受請主乾符綿歷四載諸子說隨至道元年以所居偏小院學徒衆止盈十莫容遂徙居城東南隅保恩院二年院主顯通舍爲長講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三年以院宇頹弊與同學異聞始謀經理既而丹丘覺圓來任役事咸平三年(眞宗)郡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無應當然一手供佛懺未竟雨已大決(師誓什霰孔夫約三日不雨當自焚如期果大雨太守蘇爲爲記其事)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門指要鈔成立別理眞如有隨緣義永嘉繼齊立指濫以難之(梵天慶昭門人)謂不變隨緣是今家圓教之理別理豈有隨緣師乃垂二十問以祛其蔽天台元穎復立徵決以代齊師之答而嘉禾子玄亦立隨緣撲以助齊穎時仁岳居座下述法智義立十門析難總破三師人謂淨覺禦務之功居多(侮音務防傳則曰外禦其務)四年遣門人本如會稽什師持十義書觀心二百問諮錢唐昭師室初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錢唐恩師製發揮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不須更[十七]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擅加耳慈光門人奉先清霊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義時寶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爲吉有寄石壁善信上人)(時有會同持比之句楷此則如俱不實實)師函辭之曰夫評是議非近於諍競列二公吾宗先達其可率爾信復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師於是始作扶宗記大明廣本附法觀心之義謂慈師之蠡觀心是爲有教而無觀有梵天昭孤山圓皆奉先門學述辨訛以助略本謂觀有事理今十法始終皆以一法性而貫之豈非純明理觀師作問疑徵之云若謂十法是理觀者應此玄文是上三三昧略本既無揀境且非約行理觀則知昭師反成有觀而無教昭師復述答疑書從容改轉以爲玄文直顯心性義同理觀師復作詰難責之云心性之名釋籤定判在因上人既以十法是果人所證則全非直顯心性又十法既不開揀陰將何義同理觀昭師又述五義云止觀約行觀心乃立陰等爲境附法託事皆不立陰意謂令所立理觀是事法之例不須立陰又被詰之後知心性在因卻潛改云直顯法性(昭師所立謂之約行則無)(撰覺謂之事決則有執爲理述退而久知所懲探是爲無觀理無狀)師復作問疑責之曰詰難本徵直顯心性純明理觀何得將事法之觀答之豈非義窮計盡邪此書既往返年不答師復作擬問以從之昭師徐爲釋問以十乘妙理爲所觀境師復責之云未立三障四魔爲境界今若以十乘妙理爲所觀境即以三障四魔爲能觀智邪自發揮至今釋問四番轉計五回墮負往復各五綿歷七載乃總結前後爲書二卷斥昭師一不

解能觀法二不識所觀境三不分內外二境四不辨事理二造凡十章目爲十義書又設爲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什論辯不可當遽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大中祥符二年重建保恩院成自興役至今凡十載通守石待問爲之記三年乞郡奏于朝十月賜額延慶五年與異聞作成誓辭以授徒弟立誠其略有曰吾始以十方之心受茲住處遠爭攺創安施棟宇元爲聚學何敢自私但吾宗有五德者無擇迩遐吾將授以居之後嗣謀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浮僞三曰戒德有聞正已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何哉兼講則叛吾所囑浮僞則誤於傳戒德則光乎化道遠榮則固其至業然後辯以暢義導以得人五者宰使有加設若不及去辯矣六年二月十五日始建念佛施戒會親爲䟽文以寓勸意自此歲以爲常七年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旨天禧元年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爲法如是吾將指身以警懈怠乃與異聞結十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焚身以供妙經(退身苦行人之所難十僧之志借乎矢好)祕書監楊億(字大年七至物林誠)

(文公)遐仰道風白丞相寇準奏賜紫服復奉書爲賀及聞結懺遺身乃致書勸請住世謂方啚台教復興之時正賴傳持爲世良導往復數四尚執前言楊公乃貽書郡守李夷庚以天竺慈雲俾同勸止太守親率僚屬勸請住世說法利生且崇戒鄰社常保護之會慈雲東下力爲勸諫而駙馬李遵勗亦函書交勸(尚大宗女和國公主遊大和公)師以公私意勤懇沮前志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酬素願是年述消伏三用章對孤山闡義鈔不知性惡是理毒義有咸潤者述籤疑以三種消伏俱約圓論淨覺引䟽義歷四教十法界以除三障述止疑以扶師義四年駙馬李遵勗奏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宣旨住世演教(師宇蹤布行威管院以內鈞楊世馬懇使馬知郎撰其父仲道)(碑不火調筆水奏義四明師欲加節固奏之上召問使問吉真乎事上曰但傳賦書請師住世傳教於是賜號法智除行貴畔衆銘實緣及法智住陵書作古於道易爲爲賜號今評布白之題必當時問諸于借修古之使致態題耳)是年京師譯經院證義簡長行肇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榜制晁說之作午刊丁石)五年上聞師爲道勤至遣內侍俞源清至寺命修法華懺三日爲國祈福源清欲知懺法旨趣爲述修懺要旨是歲撰觀音別行玄記觀經䟽妙宗鈔皆成時梵天門人咸潤述指瑕以非妙宗且固執獨頭之

色不具三千等義蓋昭圓之餘波也淨覺爲述扶膜以示色心不二之旨且評它師昧於究竟蛣蟲六即之義一曰淨覺與廣智辨觀心觀佛求决師師示以約心觀佛之談謂據乎心性觀彼依正淨覺不說而去既而盡背所宗述三身壽量解并別立難辭請潛修前鈔不使外聞師慮其爲後世異說之患乃加料簡十三科以斥之淨覺時在天竺上十諫書謂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師復作解謗謂十諫乃成增減二謗淨覺復述雪謗謂錯用權實以判勝劣師時在疾令門人讀之爲之太息既逼歸寂遂不復辨後有希最即廣慈之子法智之孫述評謗以辨之淨覺時尚無恙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自師時在疾以)(下並頒敎復事)天聖元年(仁宗初元)撰光明玄續遺記成試閑幃四十二章答泰禪師十問時天台凝禪師貽書論指要鈔揀示達磨門下三人得道淺深往復不已太守林請師融會其說師不得已略易數語(住復害僧在教行錄志法師爲復存略述其事)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揚聖化每於佛生日集衆作法縱魚鳥爲放生之業是年郡以事聞敕樞密劉筠撰文以示後人太守曾會立碑於寺(見敎行錄)嘗一夕夢伽藍神曰翌日相公至已而曾公領其子公

亮入寺師以夢告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相忘（下二句頗收後事今敘行錄有曾府抄莊田帖）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關屋歲度其徒（[illegible]）五年製光明文句記以迫歸寂不及終帙其後門人廣智續講佛一品以成之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至五日結跏趺坐召大衆說法畢驟稱阿弥陀佛數百聲奄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十四露龕二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舌根不壞若蓮華然明道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南城崇法院之左嗣法領徒者三十人尚賢本如梵臻則全慧才崇矩覺琛等入室四百八十人升堂千人手度立誠等七十人師自咸平二年從尊務講懺常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謁盡遣講法華玄義七徧文句八徧止觀八徧涅槃疏一徧（九）淨名疏二徧光明玄義十徧別（廿二）行玄七徧觀經疏七徧金剛錍止觀義例大意十不二門始終心要等不復計數修法華懺三七期五徧光明懺七日期二十徧弥陀懺七日期五十徧請觀音懺七七期八徧大悲三七期十徧結十僧修法華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三年然三指供佛造弥陀觀音勢至普賢大悲天台祖師像二十軀印寫教乘滿一萬卷所著續遺記三卷光明文句記六卷妙宗鈔三卷別行玄記四卷指要鈔二卷扶宗記二卷十義書三卷觀心二百問一卷解謗書三卷金光明三昧儀大悲懺儀（并修懺要旨）各一卷自餘如融心解義例境觀起信融會章別理隨緣二十問消伏三用章光明玄當體章問答釋日本源信問釋楊文公三問絳幃問答（並秩紫行孔中）師於起信論大有悟入故平時著述多所援據後人扁其堂曰起信示不忘也初受命服神照以書賀師答之曰三衍寡修致名達朝彥（[illegible]）令被紫服有恥無榮何勞致賀指要初成雪竇顯禪師出山來訪觀其書大加欽讚即爲設齋致慶親揭茶榜具美其事云

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富是時爲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暨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思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後齊潤以它黨而外務（倫同）淨覺以吾子而內畔（叛同）皆足以汩亂法門壅塞祖道（淨曰固又）（酒之）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中行）（牛又當也）東征西伐弄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其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蛣蜣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廿三本）三變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爲駕御羣雄之策付託諸子之計自荊溪而來凡世二百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衆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除正統者惟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攄爲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令溯河來西（湖浙江也人者引見在子）號爲教贊者（言學諸舍）莫不一遵四明之道回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噍類矣（[illegible]）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佛祖統紀卷第八

佛祖統紀卷第九　城十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祖旁出世家第五之一

南岳旁出世家

廿二 南岳僧照禪師　南岳大善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城十 一
巴立慧耀禪師　雲峯慧涌禪師
江陵慧咸禪師　鍾山智璀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枝江慧璀禪師 此下二人見南岳紀
南岳靈辯禪師　南岳淨人方合
郢州刺史劉懷寶 此下三人南岳紀
光州五百家巴子立　南岳府君
影堂二十八人 見光師傳　業高四百 此下見昔師傳
信重三千
廿三 南澗慧旻禪師 此下四人嗣光師
升堂受莂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衡陽令陳正業 見昔師傳

廿二 智者旁出世家

天竺眞觀禪師　瓦官法喜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瓦官法慎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國清智璪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國清法彥禪師
廬山智鍇禪師　廬山大智禪師
玉泉道悅禪師　天台等觀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棲霞法嚮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興皇慧奘禪師　南岳慧稠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佛隴慧辯禪師　玉泉道勢禪師
天台慧瑫禪師　天台惠普禪師
玉泉法盛禪師　玉泉法論禪師
會稽智果禪師　終南法琳禪師
國清智寂禪師　白馬敬韶禪師
定林法歲禪師 此下十一人天台紀
禪衆智令禪師　奉誠法安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國清道脩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玉泉義邃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天鄉法延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城十
玉泉法才禪師 此下四人見百錄　玉泉法璨禪師 二
王泉道慧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陳少帝 天台紀　陳皇太子
陳永陽王　隋煬帝 天台紀
玉泉開王 天台紀　中兵參軍陳鍼
太中大夫蔣添致　開府儀同沈君理
尚書左僕射徐陵　光祿大夫王固
開府儀同柳顧言　五兵尚書毛喜
儒士梁方茂
開府儀同吳明徹 此下二人天台紀
岳州刺史王宣武　侍中孔奐 此下二人見沈傳
僕射周弘正　得門千數 梁氏釋林寺碑

諸祖前列所以明正統也至若旁出法嗣自南岳照禪師之下皆足以光昭法運力扶宗門誘掖來機扞禦外務 扞音汗執也隻音即上也摭作同 摭言行之要考師弟之緣撰歷代諸祖旁出世家

廿二 南岳旁出世家

禪師僧照聞南岳妙善心觀特往參謁凡所指授無不領解後以南岳命行法華三昧用銷宿障妙行將圓親普賢大士乘白象王放光證明又感觀音為其說法於是頓悟玄旨辯才無礙師於衆中告行禪定皆為第一嘗用衆一撮鹽作齋飲以所用無幾不以為慮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急賣衣買鹽償衆其相方滅南岳入寂師領衆行道不異於昔 城十 三

禪師大善幼棲林野常誦法華從參南岳得開觀慧躬行法華三昧所入最深常於山中講釋論時衆推服大都督吳明徹問南岳曰信重三千業高四

百僧煦得定最深智顗說法無礙兼之者大善也後於禪堂趺坐而逝七日之內天常雨華異香凝結衡陽令陳正業聞師道德之盛每往禮敬蒙示法要內心歡喜後見內史鄭僧杲數稱師德嘗同獵圍鹿一羣謂正業曰君嘗稱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今日其如此鹿何正業即率左右同聲念南無大善禪師愿時羣鹿騰空而出僧杲為之馘服涅槃五百力士舉石不能移擲置虛空令力士貢高心息今時實不舉石當知慈善根力令見此事

禪師慧成陸氏澧陽人初受業於十住寺誦法華淨名勝天王經二十餘卷日為常課既受具遊建業學成實論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歸本邑聞南岳開化之盛即往依之岳以師依文生解激之曰汝一生學問與吾夾手猶不得熱歷喪功夫豈不惜哉師承訓法惜取章疏盡焚之閉眼坐禪夜以達旦如此五年岳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三昧歷試諸行以銷宿障行之三年得解衆生語言三昧彼閉目坐禪者觀道雖明開眼或失岳歎之曰智顗先發三昧後證摠持慧成今又及之二子行解亦且齊矣續於荊州枝江紀創造藍寺殿缺巨梁忽六月江漲夢有木可中梁用往江視之果然信士陸弘為精舍主忽氣絕召師至舍弘乃省曰初被執至王所見師上殿曰我與此人共立功業未辯言師具也月造以辯民出陸俗頑宥之王起禮足許之陳後主聞師名召之毅然不往帝又令江摠往迎且戒之曰師若不允不勞返也使人兩淚強邀上船師奮身入水大江中使更請曰若不蒙往摠等粉身無地矣師聞其意從至闕下帝躬請戒法賜所居曰禪慧寺有常禪師過師同寢夜擲蝨於地明將告別師曰夜來一檀越被凍可閔常大慙永以為戒一日語門人急梵殿階吾當講涅槃及事成建講適智者自玉泉來共談玄理良久入定示寂

禪師慧超丹陽沈氏幼入道誦法華聞光州思禪師妙明三觀與天台仙城命禪師同往請業思師對衆稱之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後入嵩高餌藥坐禪隋太子勇召集名德摠會京師以師行業不羣獨留供養有淨業法師隱居藍谷欽師高道躬事邀迎共止八年倍隆三慧大業初屢詔入宮說法師所居常有數虎以任役使平時誦經五十餘年幾一萬部京邑名匠慧因保恭等咸就棲止以事請益後因卧疾示門人曰生不忻死不慼吾之常也第一義空清淨正觀吾之侁杖也乃面西正坐入定遺旨露骸松下以施禽獸弟子如教停月餘顏色不變夜有霞光自身而發時秦王世民聞之唐太宗遣人就視深歎希有衆乃造塔奉藏全身

禪師慧耀姓岐襄陽人初從南岳居數年尽得心觀之妙岳印之曰子於實相理觀所造既深宜隨方行化以酬本志及南岳入滅師至巴丘歎曰此地禪法罕聞宜可開示有近懿禪師遨居道因寺專尚禪寂不交人事十有四年未嘗出門一日謂人曰吾不欲惱衆欲往內華寺閑居衆留不從閑三年示疾見南岳與仙城來迎謂言可同遊淨土即趺坐入寂葬全身於內華

禪師慧涌受法華三昧行法於南岳行之既久遂獲證入乃隱迹雲峯不與世接六十餘年一志禪定當出定之頃心無它務唯誦法華既而又證火光三昧不知所終

禪師慧威江陵人依南岳行法華三昧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聞人畜禽鳥聲必知其意後又發證神通飛空履水如步平地

禪師智璀早親南岳修法華三昧證入甚深隱居鍾山未嘗越閫煬帝屢詔勉為一赴帝請問法要禮為國師

禪師慧命天台仙城人來參南岳聞說三觀深悟玄旨得無礙辯說法如瀉將終誡門人精進淨行衆忽見阿彌陀佛與大士來迎即

隨佛向西升空而去

禪師玄光海東新羅人遠越滄溟求法中夏肯造南岳授法華安樂行門稟受勤行微證法華三昧南岳謂之曰汝還鄉國當以善權而行化度若負螟蛉以成蜾蠃者也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精子螟蛉之子空而逮螺蠃祝之曰類我類我螟蛉桑上青蟲蜾蠃細腰蜂師即禮辭南岳返錫江南值本國海舶遂獲附載方及大洋忽覩彩雲亂目雅樂盈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師拱手遜避即見青衣恭敬前少選入大宮闕見羽衛陳列鱗介繁錯間以鬼神咸仰敬曰天帝降我龍宮請法師說已證法門吾曹受益不少矣既升殿請陟高臺天帝和問師為開演經七日而畢帝躬送別向所乘舟泛泛不進師復登舟舟人謂始半日耳天觀上生兜率一遠殊勝座下根無若已六月矣此言天境時分嘗長今光師龍宮七日經法四王海船始半日耳此蓋龍宮晝夜常如睒睒歲於以比半而品六十小知頃如食頃者種琥記大十非虛佛成所加念其為火則加本龍宮能舟佛隨又非佛加應以龍宮自謂七日船人自謂半日各執情謂以之為實如剎那謂六十食頃但是情謂耳實故也師既歸國於熊州翁山結茅為居集眾欽法久之遂成寶坊受道之眾咸蒙開悟升堂受莂者一人文句受記本云受莂受莂得義莂是別了入火光三昧者一人入水光三昧者二人南岳影堂如圖二十八人師居一焉

淨人方合常止南岳般若臺為衆僧執役究脩禪觀既獲證悟復得神通每伸臂長丈餘

新羅光禪師法嗣 卅二

禪師慧史河東人九歲出家誦妙經朞月便過年十五請法於光禪師英偉秀發宿士稱之復十五年還嘉禾海鹽主光興寺講演法華衆聞空中諸天彈指異香滿堂後止通玄寺結徒行道十七年閑足不踰閾將末天下崩離吳中饑饉四衆逃難唯師守死禪誦庵室之初遷居南澗寺在建康有兩兔一彪相馴同止一日衆聞異香天樂競以問師師曰吾役日當往也寄世若浮雲須臾求度及期果順化而逝

智者大禪師旁出世家 卅二

禪師真觀字聖達錢唐范氏其母誦藥王觀音品以求嗣遂生師舌羅紫文手有異相幼聰寤博通經史過善相者謂之曰年少當成大器何滯塵網師始欲出家二親未見許常天神告曰汝子法中英傑何得攏檻於此父母自是從其志初讀成實十誦始閑一卷神夢語曰汝是大乘法器勿守小道陳永陽王伯智鳳事師遣使造師謁智者致書為資智者以齒相若待之以兄弟高談致照金石相宣時人為之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

大忍禪師見而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時朝廷征周失律陳宣帝大建十年命吳明徹伐周兵敗為周人所執議括僧無名者令休道師致書左僕射徐陵半遂寢隋文帝朝三教勞問秦孝王總管維揚兩加延請並辭疾不赴與道安禪師頭陀於靈隱山中開皇十四年郡大旱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義方竟驟雨霈然十五年始太精舍號南天竺常講法華用為要業受持讀誦躬自書寫五種法師於茲為備每盥洗遺滴地為不濡有一老人日至聽經師延問之對曰弟子即此山龍王也師曰久旱何不降雨老人曰山民無知鑿斷山脉諸龍不安使之若爾師能為諸龍授戒勸其向道則雨可即致師許之即作法召諸龍與授菩薩戒即時降雨是夜有戴冠朱服頂禮作謝師因問曰近年多旱何邪龍曰人無正信多行惡行以故惡天將地肥流入深土雖結五穀食無肥膚旱涸不常固有由也大業十年夏四月郡司馬李子深請出衆善寺講涅槃經出山之日手標菲處講至現病品夢二人作禮告曰淨居天遣迎禪師六月六日始臥病夢與天台同輦翼佛還山覺已歎曰昔六十二當終講法華力得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必矣乃集衆訓曰欲出生死

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慧學弘通正法勿令虛度至七月一日衆聞空中技樂之聲即趺座示滅道俗獻供日致千輩至二十六日容色儼然眉毫增長乃自衆善還定於所標之地四部大衆亘一由旬香蓋成陰幢播蔽野道德之感有若此云（師即天竺靈山始祖章安嘗撰別傳其本）（不住雲之世重修其塔作六詩以爲哉其序略曰今土門自開一㽞遺骸不知全身隨多寶以證經乎作佛龕以化往乎）

禪師法喜力學無倦參知識十七人得大開悟年登六十始於大蘇山值遇智者一聞法音頓獲深證於是盡舍舊莅專心禪慧陳光大元年與同學二十七人從智者至金陵遊化尚書毛喜朝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智卅）（三者十年）師答曰所事者德豈論其年又問何以爲德答曰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得道即今日優波毱喜善其對常稱之朝列師行方等三昧有難來索命神王訶之曰禪師當往淨土即生得道豈償汝命邪後於瓦官趺坐入定不起于座而終

禪師智越南陽鄧氏與求婚師極辭以拒即出家游方至金陵遇智者比面受業五門六妙莫不深達誦法華經至滿萬部智者晚歸台嶺付以四衆二十年間循循善誘德量寬曠學者歸心所居之處瓶水自滿自晉王造寺及登帝位山中每遣僧使奉啓致賀必以師名居首上處已加敬若智者在日無異每獲嚫施用爲功德未嘗有所畜也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告衆爲別右脇而逝風悽雲慘地動山頹天雨異花一境冥晦

禪師法慎初居金陵大莊嚴寺從智者稟受三觀豁然深證因定發持一聞能記陳大建三年智者於瓦官說次第禪門師於聽次私記爲三十卷尚未修治不幸入滅其後章安治定爲十卷即禪波羅蜜漸次止觀也

禪師普明會稽朱氏少有異志嘗聚沙爲塔刈蒿爲殿有僧乞食見之曰郎子有善根可向天台出家彼有初依菩薩現身說法陳大建十四年來天台值智者講次座衆初散禮足歸依智者笑曰宿世願力今復相遇於是服勤左右卑習禪法行方等般若諸三昧誦通法華後隨智者止廬山於陶侃瑞像閣行請觀音三昧隆冬身不衣絮正行道間見一異僧謂之曰汝名法京未爲嘉稱可改爲普明此言明者謂能照了三世也智者聞之曰既是冥示宜從新名智者住玉泉令造大鐘死佛龕用勸江陵道俗競爲經營偶盲人米視師知相不吉模開果缺乃倍工再治誠不具者莫至其聲遠聞七十里既居國請以取水爲艱指其石曰此石出水不亦快乎泉即涌出日給千衆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爲助國清講堂狹小師欲廣之章安勸勿改俄而括州都督周壽郎（三州在陳隋爲括州）施杉柱泛海而至章安在赤城忽見師身十餘丈高出林表翼從數十人語章安勿苦諫吾所作當有成章安感其神異望林合掌致敬曰當依仁者區畫創堂之日感山神隱形而至勢若雷震推樹傾枝闊一步許自佛龕下至於寺日暮還返聲如初至比房聞師與之共語多勸神爲善建堂既畢忽看破衣與衆言別奄然坐逝信宿屈左三指師不畜私財以所得施造金銅像十軀閱大藏二遍每作利益事一運其心金帛自至

禪師智璪臨海張氏父懷仕陳爲中兵參軍年十七二親俱亡服游染病久醫無效乃力疾出庭向月而卧至心念月光菩薩繫念旬日夜中夢人以口就身嘘吸如此三夕疾遂瘳因投安靜寺出家聞智者爲世良導即往請業行法華三昧至二七日初夜懺罪就牀欲坐見九頭龍從地而起上升虛空智者釋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嘗往寶林寺行懺初夜有人來撼戶扇師問何人答曰我看燈耳有成禪師聞

之曰此堂有惡鬼今此聲者鬼也即啓永陽王遣十人執仗爲護師謝遣之曰命由業耳是夜鬼入堂槌壁擊柱周徧東西師行道框誦坦然無懼三七日內事常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稱讚善哉言已不見又因往會稽路由剡縣乞食主人誤進毒草食訖前講主人共者皆吐利委頓鄉人追師十里語之師笑曰貧道奉無乞大業元年煬帝巡幸揚州師自國清御使命至行在所引見內殿賜坐尉勞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還山爲智者設千僧齋度一百人師前後八入參覲主上委加異禮唐貞觀十二年無疾正坐入滅壽八十三

禪師智晞陳氏潁川人先世遊宦寓家於越年二十往投智者剃度稟受禪訣旦夕研心不見倦色智者入滅受命居佛隴時衆行三昧者頗盛殿堂展闢制度嚴整唯香臺未架當香鑪峯多櫪柏木師欲伐用衆疑神所護夜夢神送疏舍木遂遣伐之寺衆法雲欲往峯頂禪坐師止之曰汝道力微弱山神剛猛不宜往雲不從而留一夕神現形驅令還初智者勸沿江居民舍筌罘爲放生池歷年未久後行漁捕師與章安禮智者塔焚香咒願有漁人見僧立筌上意謂墮水者乗舟往救忽不見居人覩驗遂停採捕時羣獸悲鳴衆烏翔集屢日不止東山銅鐘忽響震山谷師曰此召吾也乃香湯沐浴趺坐執如意說法良久寂然無聲衆方號泣復啓目戒之曰有生必滅寧足爲悲或問生處曰據吾夢驗當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涅槃然以光率天常變青色用青色三昧以照此天之有見吾先師侍左右者皆坐寶座唯一座空吾詢所以荅云卻後六年頂法師當升此座說法師常往阿育王寶塔禮八萬四千拜感紫文印手方整明瑩臨終告弟子曰衆聖印我吾今往生內院矣忽聞弦管之聲即趺坐而化時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也

禪師法彥清河張氏陳大建七年侍智者於天台授禪那之旨寂坐林間不居房舍常入定七日方起智者證之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山神數嬈試之恬不爲動專修禪法三十餘年常坐不臥隋大業七年二月晦於國清趺坐而化

禪師智鍇鍇豫章夏侯氏博通三論著名當世及見智者稟受禪法深有開悟晚入廬山造大林精舍專志修禪莫測其證二十餘年影不入俗隋文帝名入京辭疾不赴豫章郡守請講法華力拒之曰吾當棲山舍既而道俗懇請不已勉爲之行講經未竟果終於州治之寺人始悟其先知時炎暑正盛端坐如生異香滿城數日方歇衆舉禪龕還葬廬阜

禪師大志會稽顧氏依智者出家以其志趣高放爲立此名每誦法華音聲清轉聽者忘疲既獲聞禪要乃於廬山甘露峯行杜多行投身猛虎虎輒避去山粒或絕終日忘餐或得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福林會大業中屏除佛教師索服哭於佛像前者三日誓舍身申明正道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報國上許之遂集七衆設大齋絕糧三日升大棚布裹其臂灌蠟作炬度火然之光耀巖岫見者莫不心痛師面色不變讚佛誦經爲衆說法聲未嘗絕燒畢下棚入定七日跏趺而終撰願文七十紙廬山諸寺除夜衆集讀誦比文爲之酸結

禪師道悅胳丘張氏十二投玉泉依智者出家誦大品般若及妙經日爲常課時造寺之初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怪石縣之每誦經卷通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徒屢獲祥感偶患水脹腹急如鼓唯念般若求勝應一夕腹水迸流洪腫消退隋末寇賊求粟率徒入山師端坐不動曰吾沙門也浮幻形骸任加白刃賊異之不敢犯師身衣麻

紵日止一食常分共半以資飛走或翔集肩上或掐來掌中慈善所熏忘懷無畏衣雖弊壞絕無委亟常於隣居乞丞養之勸其莫殺居山五十年操行若一臨終預與人別即端坐合掌而逝後有人見僧跪足擎鉢於清泫之上自稱為般若師蓋師常誦是經人以是為稱也 城十 十三

禪師等觀富陽孫氏受心觀於智者居天台常誦法華貞觀九年冬餘杭法忍寺請師講演明年正旦有王服者至稱皐亭廟神來謁師曰禪師昨過廟庭適弟子巡遊不及奉迎今故遠來專求戒法師即索鑪然香為授菩薩大戒禮謝而退明日夜半沐浴更衣面西趺坐稱三聖尊號及智者號各百餘聲復為惠法師說三觀法門且云此吾親承大師口說言畢而終

禪師般若高麗人開皇十六年來詣佛隴求禪法未久有所證悟智者謂之曰汝於此有緣須閑居靜處成辦妙行華頂峯去此六七里是吾昔日頭陀之所住彼進道必有深益師即遵奉明誨宴坐十六年未嘗下山忽一日往佛隴上寺有三人侍行須臾不見次至國清下寺告別同志居數日無疾而化龕出寺門開眼示別至山閉目如故

禪師禮宗宋氏會稽人初參長壽通達禪觀許曰良玉徑尺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後往見智者學三觀法門大有契悟嘗注涅槃經疏為時所重景龍三年 韓十 御史馮忠忽暴亡有二童子領師庭對判官案覆罪籍見亡男張恩義曰彼不合后宮中亂越致此冥追可發願造涅槃疏并鑄鐘應消往過蹤是禮宗禪師所述者此師親見智者傳授每有天神守護忠依勇誠遂獲放回尋疏未獲再被冥譴忠乞三日尋寬後俾其返誠意搜求果得其本遂急為經理後以壽終

禪師法獨揚州人年十六辭親入道從智者學誦通法華乃於棲霞寺側立法華堂行三昧既獲證悟默而不言山中猛虎日害數人衆設大齋以為禳禬忽一虎入衆中攫一人去師高聲呼云今日專為汝設齋可放此人虎即置人而退頃之羣虎數十大集齋所舉衆驚避師至虎前以杖扣羣虎頭為其說法自此之後遠適無跡 城十 十四

禪師行簡親承智者剃度稟受禪法常坐不卧智者在玉泉令往澧州教化耕牛四至中路忽逢羣盜斬師之首奪牛而去師之屍形即從地起以手捧頭安項上健步如飛來追賊黨賊皆驚異遂還其牛誓終身為奴以求謝過今莊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後 [illegible]

禪師慧成依智者學心觀頓獲開悟後受遺託造國清寺凡所建立效力為多密行殊常人不能測

禪師法俊初於金陵見智者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後弘法於碧澗學者歸仰入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大衆望其隱隱西去

禪師慧契初居興皇寺謁智者學深禪定每誦法華人聞天香滿室非世所有

禪師慧稱參智者學三觀後居南岳背誦法華華嚴日為常課外人嘗見天神冀衛左右

禪師德抱當陽人從智者學禪法久而獲辯誦法華多瑞應數十里咸聞異香煬帝敬異錫號大覺禪師

禪師大忍撞得梁代養道蔣山時與智者義集山中頓悟禪慧乃歎服曰此非文字所出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機豈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 [illegible] 十五 城十 [illegible]

禪師慧辯稟姿聰寤聞智者開演觀道默記無遺如水傳瓶一滴不漏後於佛隴會別大衆架木成樓舉火焚軀用報佛德煙籠林表舍利交凝

禪師道勢幼負材器偏參知識凡所入室莫

役其機及見智者於玉泉開說止觀頓獲妙悟
禪師慧璪聞智者說法即入深定一坐旬日
乎以爲常所居之室神光夜照
禪師慧普早親智者聞深禪法常行法華三
昧感普賢乘大白象放光照身忽然悟入
禪師法盛初於玉泉見智者稟受法要旦夜
不離禪定後親受觀心論深悟玄旨智者既
往乃於玉泉大敷教化唐初入京師每說法
口出光明四衆戴仰同於真佛朝廷尊其道
賜號悟真禪師
禪師法論依玉泉學與會稽智果終南龍田
法琳皆同學智者並與智者作傳皆不復存
章安所撰別傳用國清智寂禪師本稍加增益
遂行於世此四師雖無事迹可尋亦皆當時
得道英器見百論序又別傳注
禪師敬韶會稽上虞顧氏初於白馬寺弘化
十年智者居瓦官躬諮求學深入定慧陳至
德元年十月卒於鍾山開善寺
禪師僧珍師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師勝
光寺唐武德四年續高僧傳簡取名勝住同華兩
州朝廷衆師住住慧日時唐論是之佛道論衡
陳皇太子淵後主子也至德四年正月十五
日於崇正殿設千僧齋請大師授菩薩戒百錄
請代大名淵南史名冴忌曰請戒收此名其請戒文云重道尊師

由來尚矣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授戒之曰
傳香在手臉下垂淚師爲立名善萌 及後爲
隋所破方悟垂淚者識自傷也善萌者不成材
幹也禎明三年正月隋破陳兵士扣閤而入
時太子年方十五安坐勞之曰戎士在路不
致勞乎三月隨後主入隋不知其終
城十
陳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八子十六至德初
出爲東陽刺史請大師出鎮開講致書至三
師遂往王與子湛家人同稟菩薩戒執弟子
禮晝聆講說夜習坐禪講事將解左法名曰
靜智製疏文設大會度人出家鑄大士像其
疏有云願生生世世與天台闍梨及講衆果
白恒結善友俱向一乘師謂門人智越曰吾
欲勸王修福禳禍越曰府僚非舊或有爽涼
遂止其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爲率衆行觀
音懺法遂覺微醒凭几而坐見一梵僧手擎
香鑪逕王一匝香氣衰四痛惱頓釋
陳鍼智者之兄爲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
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非月師令行方等
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
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
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起死竟延十五
年而終智者嘗爲其撰小止觀咨受修習夙
夜不怠

蔣添玫官太中大夫吳明徹仕儀同公皆陳
朝貴重同稟息法久習不懈神明契寂雖舊
若脚疾亦爲之愈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
公主位儀同受大師菩薩戒製疏請住瓦官
開法華經題宣帝敕侍朝一日令羣臣往聽
城十
時光祿王固侍中孔奐尚書毛喜十七僕射周弘
正俱服戒香同餐妙法仍請一夏剖釋玄義
道俗俱會開悟爲多妙玄云九旬談抄即此時也
徐陵字孝穆東刻人諱姓母臧氏夢五色雲化
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
候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
雲法師見陵歎曰顏回之倫也八歲善屬文
少仕於梁陳大建中官至尚書左僕射嘗著
其先人曰禪師是吾夙世宗範汝宜一志事
之陵奉實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拜不避濕
每索書疏則洗手焚香冠帶三禮屏氣啓封
對文伏讀儀同沈君理請開法華陵預聽席
以爲餘年得逢妙說致書自慶後對大師立
疏發五願云弟子忍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
根微弱冀頼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
願不更三塗三願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
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
誓心以策西暮二書見百錄陵後身果爲法華第

六祖嗣章安之佐陳後主在東宮召陵講大品義學名僧自遠雲集陳既破嘗隨智者研楞法要晉王求淨名義疏大師續為撰成二十八卷陵與柳顧言並應奉文義

王固字子堅陳光大初為侍中進金紫光祿大夫𢘤身不茹葷夜則坐禪晝誦佛典嘗騁魏因宴饗請停殺一羊羊至固前跪拜若謝又宴昆明池魏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佛法禁之一鱗不獲大師講法華於瓦官固預法會即坐開悟究同宿學

柳顧言法名正善河東人晉王初受菩薩戒遣顧言送智者施物及屢奉王教往留智者頻聞法要深有省發智者四自江陵晉王重乞稟受禪法師為著淨名義疏初卷顧言與徐陵奉酬文義後智者贖成玄義十卷顧言報曰持往仁壽宮服讀八徧粗疑略盡細間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軸為莊治未竟少十八本日鑽研今遣使人蕭通國參承書意自當仰城十簡顧言頻被顧問每荅以大師必來頗在更覓便事舟楫莫此殘年盡心聽受懺悔往日懈惰之咎大業元年冬煬帝敕顧言為智者廷碑於天台國清主文尚理人服其工官至儀同三司

毛喜字伯父陽武人少好學善草隸陳宣帝時為五兵尚書瓦官法會獲預聽衆懇求禪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旦夜研習不因事廢大師在石像欲往天台營道場喜致書勸留謂鍾嶺攝山亦足棲心而大師志頗有素不復可挽

佛祖統紀卷第九

城十

佛祖統紀卷第十　城十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旁出世家之二

章安旁出世家

廿二 龍興弘景禪師　南岳大慧禪師

嘉祥吉藏禪師　天台明曠禪師

城十二 五泉道素禪師

廿三 書閣智拔禪師 嗣藏

天宮旁出世家

廿二 永嘉真覺禪師

左溪旁出世家

廿二 焦山神邕禪師　支硎道遵禪師

佛隴大義禪師　紫金元宗禪師

四明道源禪師　婺女清辯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婺女圓淨禪師

婺女法開禪師　三衢道賓禪師

三衢慧從禪師　毗陵守真禪師

錢唐法燈禪師　錢唐法真禪師

會稽法源禪師　新羅法融禪師 下三人左溪孫

新羅理應禪師　新羅純英禪師

居士傅禮　居士王元福

廿三 焦山智昂禪師 下四人邕師嗣　焦山進明禪師

焦山靈澈禪師　支硎靈輸禪師 下四人遵師嗣

焦山慧照禪師　支硎道忻禪師

支硎法盛禪師

支硎靈源禪師

廿二 荆溪旁出世家
南岳普門禪師
華頂行滿禪師
建安法顯禪師
無姓法劒法師
吏部郎中李華
諫議大夫田敦
廿三 曇瑑禪師（嗣門）
仲儀禪師
道如禪師
龍興重巽法師
廿四 中丞柳公綽
中書鄭絪
興道旁出世家
興善守素禪師
至行旁出世家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維蠲法師（域十二）
正定旁出世家
廿二 天台敬休法師
廿三 天台處原法師（嗣…）
妙說旁出世家
廿二 國寧常操法師
廿四 國寧德儔法師（嗣…從）

龍興元皓禪師
天台智度禪師
雲峯法證法師
翰林學士梁肅
散騎常侍崔恭（下二人皓門俗人）
身通三十九人（大師大論 此下五人嗣皓師）
智淨禪師
子瑜禪師
仲良禪師
刺史柳宗元
刺史孟簡
日本最澄禪師
天台良湑禪師（下二人至行知）
天台光韶法師
天台刺史常衍（至行…）
二
天台慧凝法師
廿四 天台玄廣法師
廿三 國寧義從法師

廿五 定水慧贇法師（下二明…）
高論旁出世家
廿二 慈光志因法師
廿三 慈光悟恩法師（此下嗣因）
雍熙可榮法師（姑蘇）
錢唐義清法師
廿四 奉先源清法師
慈光可嚴法師
廿五 梵天慶昭法師（此下四人嗣清）
孤山智圓法師
開元德聰法師（會稽）
廿六 永福咸潤法師（此下三人…）
報恩智仁法師（會稽）
孤山惟雅法師（嗣圓）
廿七 永福善朋法師（會稽…）
淨光旁出世家
廿二 慧光宗昱法師（四清）
廣教寶翔法師（錢唐）
石壁行紹法師（二代）
通鑑知廉法師
高麗諦觀法師
常寧契能法師（此下…）
通照覺明法師（千代…）
寶山懷慶法師

法性修雅法師（錢唐）
演教覺彌法師（錢唐）
瀛南懷贄法師
靈光洪敏法師
慈光文備法師
崇福慶紹法師（錢唐）
廣慧蘊常法師（錢唐）
永嘉繼齊法師
廣教澄彧法師（錢唐）
石壁行靖法師（錢唐）
三
勝光瑞先法師（天台）
崇法碩齊法師
吳越錢忠懿王
安國玄臻法師（下並…）
明教晓乘法師

寶藏悟真法師　頂山懷至法師（姑蘇）
靈鷲志倫法師（下二 錢唐）　安國肅閑法師
慈惠慶文法師（會稽）
寶雲旁出世家
廿二 天竺蓮式法師　延慶興閒法師
興國有基法師（四明）　廣慧體源法師（…）
承天清曉法師（錢唐）　錢唐善信法師（四明…）
章安旁出世家

禪師弘景當陽文氏貞觀二十二年於玉泉奉敕得度依章安禀受止觀常誦法華蒙賢示身證明天童奉侍左右後於寺南十里別立精舍曰龍興天后證聖元年詔同實叉難陀等譯華嚴自天后至中宗凡三詔入宮供養為受戒師後乞還山帝敕於林光宮同天下名僧二十人餞福置齋帝親賦詩令中書令李嶠等應和以為贈師捧詩長揖振錫而行天下榮之

禪師吉藏金陵人七歲依興皇朗法師出家咨決大義後遊會稽止嘉祥寺講演法華自者章疏智者再歸天台師與禪眾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暨章安弘法稱心因求法華玄義發卷一覽即便感悟乃焚棄舊疏深悔前作來投章安咨受觀法煬帝時敕住京師日嚴寺開演妙經四部雲擁唐高祖詔居

延興寺一日晨起沐浴焚香稱佛名安坐而化平時寫造妙經二千部講法華三百徧大品華嚴維摩大論各數十徧並著章疏行世臨終之日製死不怖論投筆而化

禪師明曠天台人依章安禀教觀廣化四衆舉誦法華章安撰八教大意師首於三童寺錄受平時著述甚多今所存心經疏耳

禪師大慧唐太宗賜號而忘其名初聞章安說止觀即得妙悟隱居南岳專事修禪鳥獸馴于座隅人服慈化

禪師智拔襄陽張氏六歲依常濟寺出家日誦法華五紙經中理義畧有規繩常曰斯經乃諸佛出世大事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周覽既畢入京師值吉藏禪師命令覆述師曰一乘爲雲遂分爲三亦可一乘爲雨分爲三否衆無對藏師曰拔公此問深得經旨遂唱以大法後住荅闍山寺常講法華一年五徧貞觀十四年九月於信士張英家開法華題竟與衆言別即於座上加趺而化

天宮旁出世家

禪師玄覺永嘉戴氏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因左溪朗公激厲遂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見六祖振錫攜瓶遶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至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之一宿覺翌日下山復回溫江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睿宗先天元年安坐示寂塔于西山賜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慶州刺史魏靖緝所著文為十卷號永嘉集

因草菴曰魏靖狀遺文·揔十篇為一集荅友人書尚附其中而不收證道歌者何耶抑有說焉以證道名歌而如來設敎惟證之法不出藏通別圓今所謂道者藏通修證乎別圓修證乎若舍此而別有修證者得非永明所謂不依地位天魔外道者乎義神智曰討疏尋經分別名相自不達耳非經論過不知討誰疏邪若慈悲等疏則可耳若天台疏皆有方軌攝法入心觀與經合非數它寶豈可謂之分別名相而已哉

洪覺範曰梵僧覺稱謂西竺目此歌為東土大乘經若以義天跋別傳識例之此歌特未遣有識者焚之耳

論曰左溪本紀稱為真覺為同門友真覺傳中稱左溪激厲遂謁曹溪而又言精於天台止觀之道是知同學于天宮無可疑者況永嘉集中全用止觀遮照之旨至此當益信是宜繫之天宮用見師授之意但世傳證道歌辭旨乖戾昔人謂非真作豈不然乎

左溪旁出世家

禪師神邕字道恭晉太尉蔡謨之後世居越之諸暨在繈褓中聞唱經聲必凝神靜聽年十三入道依法華俊師開元二十六年奉敕得度從儼師學四分律儼曰此子必為學者司南既而去依左溪學止觀法華玄義五夏敷演聽者悅服天寶中遊長安居安國寺公卿問道結轍而至適安史繼亂振錫東歸道出襄漢有著作郎甯子春學贍氣剛與之酬酢子春墮負滿座驚服中書舍人范咸歎曰師可謂塵外摩尼（珠若珠之明堅不藥奉七）論中師子（乳其論說若師子乳）既返故鄉居法華寺自至德訖大歷頻受衆請登壇授戒自丹陽以南金華以北稱為敎授師建伽藍于焦山賜額大歷初中

岳道士吳筠造論毀佛觀察使陳少遊請決之師約吳筠面論邪正旗鼓纔臨筠已敗北遂著翻邪論三卷以攻餘黨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依學有年咸明禪慧爲當時聞人焉

禪師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年二十受具戒學毘尼復叅左溪習止觀及法華三昧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欲若不至民何叙焉乃廣寫法華置經院於姑蘇支硎山舉高行沙門二七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大雄之慈聲大歷元年郡刺史韋元甫尚書劉晏等尊慕大乘相與表奏賜名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七所皆法於師也師於山中鑄像寫經講演妙法臨壇度人歲無虛景天寶元年於雲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明上燭于天身在光中以問荊溪溪釋之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將以顯發第一義天者也又嘗見此身在空中坐先達謂是垢盡理明洞達無礙之相興元元年七月晦無疾告終寺衆同夢大殿忽傾咸知法匠將亡之兆傳教門人靈輸法丞道忻靈源皆善弘禪法云

禪師大義蕭山徐氏七歲授經傳日誦數千言年十二入道于山陰靈隱寺中宗登位策恩度人試誦法華中選第一開元中因說觀入佛隴閱大藏以益冥報遂詣左溪稟受止觀大悟玄旨常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爲正業臨終之日衆聞絃管之聲識者謂天帝迎請誦經之相

禪師元宗永嘉吳氏遊學至江陵詣左溪稟安禪要後於紫金山專修禪觀初是山中多虎暴自師卜居絕不見跡一日學徒感集忽一老人趨拜座前自言弟子乃虎在此噬人多矣因師開化得脫業軀今將生天上特來報謝言訖不見大歷二年端坐示滅

禪師道源四明人受業大寶寺今爲永明演父依左溪咨受止觀之法洞達奧旨學衆心服李華左溪碑云明州湛源挹左溪之道味

禪師法源受業趣之法華學左溪得其道顏真卿撫州寶應寺戒壇記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同住真覺時大歷六年也荊溪爲出世家

禪師普門岳陽何氏父玢爲常州儀興尉因家焉師幼勤學問登進士第入仕于朝一旦悟世虛偽抽簪去髮居南岳寺左右唯儒釋典籍麻衣葛屨而已既而去詣荊溪學止觀法華之旨深有造詣善屬文尚古意荊溪敘之作以文道爲釋籤輔行兩序自稱普門子其辭簡徒歷指習禪者之弊梁肅稱之曰其而高僧普門元皓予甚源之矣也 [illegible] 貞元八年季冬六日示寂于君山之偏室春秋八十四傳教門人畫琛集遺文二百篇行於世

義興縣福山鄉淨樂寺荊溪之受業相去數里有南岳寺

禪師元皓字廣成吳門秦氏初於龍興寺從荊溪受法華止觀之道宴處山林居心三昧後住開元寺梁田二君勸其著述乃注解涅槃於首序中自錄所證著跡之時感庭階產異華人世莫識五采靈禽飛翔往來元和十二年仲冬示寂塔于虎丘之南原師之同學知名者百餘人不列僧數者翰林梁肅諫議田敦常侍崔恭三人也門人稟教名世者智淨仲儀子瑜道如仲良輩

禪師行滿萬州南浦人首造石霜學禪法後往天台聽荊溪說止觀頓悟妙旨因接止華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夜卧土牀燒糞掃以煖其下脫衣就牀蚤蝨唼或捫其衣寂無有也所居檻外大松上有寄生小樹過師出坐必婀娜低俯時謂此樹爲茶頭作禮樹而酌反妹長師於四十年間未嘗便溺或謂大士現身受食而實不食故致此也開寶中預告人曰我且行矣即請衆誦文殊號泊然而化年八十八嘗著涅槃疏

禪師法顒於毘陵建安寺築止觀堂請荊溪

講說其中梁肅為作止觀堂記
梁肅字敬之安定人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唯肅最稱淵與郁子厚杞先史亦稱其最善為文嘗學天台之道於荊溪深得心要執弟子禮甚恭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為六卷(居雲有云大歸晏石佛柳關尉)簡又述統例以繫于後謂止觀是救世明道之書又為大(師有論情叔傳教之)大統世謂論其文則雄深雅健語其理則明白洞達御史崔恭論之曰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禪林寺碑達教源用境智作荊溪大師碑(觀崔恭作梁氏集序)又曰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為史館修撰發號令數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胥著則公之官於朝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宗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彼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年從右補闕安祿山亂屏居江南李峴表置幕府擢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山陽勒子弟耕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唯士大夫家傳墓版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強為應嘗從荊溪受止觀為述大意一篇大歷初卒于家

興道旁出世家

法師守素初從遠師受觀心之法既悟玄旨入居京師大興善寺足不越閫長誦法華至三萬七千餘部夜則虎狼侍座聽經食則鳥鵲就掌取粒沙門幽玄贈之詩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時以為實錄

尚論旁出世家

法師晤恩字脩己路氏常熟人年十三聞誦彌陀經心有所感遂投破山興福寺求度初學毘尼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深得其意晉開運初造錢塘慈光因師室因講次獲述剖析幽微時稱義虎及繼踵開法道名大播初是一家教典自會昌毀廢文義殘闕師尋繹十妙研覈五重講演大部二十餘遍法華大意昭著于世師之力也與人言不問賢愚悉示一乘圓意或疑不善逗機師曰與作毒鼓之緣耳平時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貨臥必右脇坐必加趺晨粥親視明相每布薩(此云淨住)必大衆雲集潸然淚下蓋思大集有無戒滿閻浮之言也每以淨業誨人往生者多感瑞相雍熙三年八月朔中夜有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報緣盡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忽夢擁納沙門執金鑪焚香三遶其室自稱灌頂吾已生淨土嘉汝所修故來相迎夢覺語其徒猶聞異香二十五日為衆說止觀指歸及觀心大義即端坐面西而逝寺衆文偃聞空中絲竹鈴鐸之音久而漸遠荼毘得舍利無算後三十一年法孫智圓獲遺骨於學衆乃甃石為塔葬于馬腦坡

法師文備字昭本福之侯官鄭氏誦法華維摩圓覺十六觀小般若等轉讀不忘晉天福間至會稽傳百法論聞天台(三觀)為學者指南遂來謁因師晝夜研心凡法華淨名光明疏句止觀諸文悉洞其旨與同門思師慶述觀法莫逆於心思謂人曰備雖後進已與吾並驅於義解之途矣因師既沒復北面事思以卒其業師氣度深靖終日如愚或勸其誨人師曰講授淵門祖風未墜抗迹閒居從吾所好於是陶神妙觀坐忘一室者三十餘秋雍熙二年八月微疾凭几三出圓相謂侍人曰此吾所見淨土事也言訖累足而逝

法師慶昭字子文錢唐胡氏幼依開化院出家十三受具戒學天台之道於奉先清師用力十七年奉先謝世衆請師嗣講宛有父師之風未幾徙居石壁蜀城南梵天遇明舍所居為講院師徇請來居講風大振天禧元年四月無疾而化平時講說法華止觀諸部共百餘周傳教弟子自成洞而下九十七人先是光明玄義有廣略二本恩師製發揮記解

釋暑本弟子清敏二師共結難辭輔成師義
於是法智大師撰扶宗釋難力救廣本十種
觀心師與孤山亦撰辨訛以救發揮之說法
智乃復俗引前後之文詳而論之號十義書
而四明之學者始指恩清昭圓之學稱為山
外蓋貶之之辭云
法師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或名潛夫錢
唐徐氏學語即知孝悌稍長常析木濡水就
石會宇列花卉若緜蕝（上彌延反下子悅反叔孫通治禮綿蕝野外
習之法云綿蕝束茅表位也）戲為講訓之狀父母異之令
入空門八歲即受具戒二十一聞奉先清師
傳天台三觀之道負笈造焉摳衣問辨凡二
年而清亡遂往居西湖孤山學者如市杜門
樂道與處士林逋為隣友王欽若出撫錢唐
慈雲遣使邀師同往迓之師笑謂使人曰錢
唐境上且駐卻一僧師早嬰瘵疾故又號病
夫講道吟哦未嘗少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
毋厚葬以罪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求
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
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斂以陶器
斲所居巖以藏之不屋而壙時乾興元年二
月也得年四十有七後十五年積雨山頹門
人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脣微開露
齒若珂玉乃更裂衲衣屑眾香散其上而瘞

瘞之（皇音再也）仲崇寧三年賜謚法慧大師其所
撰述文殊般若經疏遺教經疏各二卷（撰外目錄）
（宜記）般若心經疏瑞應經疏四十二章經注不
思議法門經疏無量義經疏（玉帖覺記）（撰）普賢
行法經疏彌陀經疏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
卷世號十本疏主又撰闡義鈔三卷（釋請觀經疏）
十二
索隱記四卷（釋光明句）刊正記二卷（釋觀經疏）表微記
一卷（釋光明玄）垂裕記十卷（釋淨名疏）發源機要記
二卷（釋涅槃玄）百非鈔一卷（釋涅槃百非品）（釋金剛之義）三德
指歸二十卷（釋涅槃疏）顯性錄四卷（釋金剛錍）摭華鈔
二卷（釋觀音玄義）西資鈔一卷（釋彌陀疏自造）詒謀鈔一
卷（釋心經疏自造）谷響鈔五卷（釋楞嚴疏自造）析重鈔一卷
（釋自造文殊般若疏大論文析重）正義一卷（釋十不二門）閑居
編五十一卷（雜著詩文）皆假道適情為法行化之
旁贊云嘗謂楞嚴一經劇談常住真心的示
一乘修證為最後垂範之典門人有以撰疏
為請曰此經解者已二三家學者未安其說
師胡不以三觀四教約文申義以啟後人師
從之研覈大義以為智者三止之說與經懸
契淨覺謂其得經之深非諸師所可及也（錄天台國西天有首楞嚴以世主秘重不林
釋天台常遠天禮頂平至北土又清象云此
吾不得西見之矣當有寶官皆法以文章
御經佛護又數百年當育力身北五以吾教
經行此）其疏四十二章經云佛教東傳與仲尼
伯陽之說為三然孔老之訓談性命未極於

唯心言報應未臻於三世至於治天下安國
家不可一日無也至若釋氏之為教指虛空
界悉我自心非止言太極生兩儀玄牝為天
地根而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非止言上
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已有以見仲尼伯陽雖
廣大悉備其於齊神明研至理者略指其趣
戚十二
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氏之教歟又曰復
十三
性有淺深言事有遠近不得不異也至於遷
善遠惡勝殘去殺不得不同也
梵天昭法師法嗣
法師咸潤字巨源越上虞鄭氏七歲事等慈
子明進受具戒精究毗尼因入天台讀智者
三觀文有所省遂詣錢唐開化昭師學博通
法華淨名涅槃楞嚴之旨昭師敬其夙成俾
之分座及昭師赴梵天復令自代景德四年
上虞宰裴煥與里中緇素迎還等慈宣演大
教天禧初徙講郡之隆教述籤疑以三種消
伏俱約圓論為淨覺所破昭師示寂復授以
經拂嗣居梵天講演無虛日天聖三年徙居
會稽永福聚徒五百日遣眾行化以供二時
齋造普賢像率眾行道大士放光證明時人
尊之曰懺主謂可亞慈雲也門人述其德曰
師踞猊床揮麈柄時漸三紀五舍百講業成
名立無愧古人乃請李敉撰傳教弟子題名

記善月爲之首云

孤山圓法師法嗣

法師惟雅久依孤山悉得其旨孤山製西資鈔以解彌陀疏扶病隱几口占其文使雅師筆之劫日午後衆竟翌日初夜絕筆云

繞卷曰孤山以高世之才㢢天之筆著十疏以通經述諸鈔以解疏其於翼贊教門厥功茂矣但其相承所說法門言境觀則以真心爲境論總別則以理性爲總判事法二觀不許脩證歷光明廣本不用觀心唯論心具心造不許色具色造如是等義布諸簡策於是義學之士有習其說者世必指爲山外諸師之見惜哉夫獅宗師者須具三眼一曰教眼明識權實大小之法也二曰道眼親踐諸行修證之門也三曰宗眼深窮圓頓即具之旨也往往山外諸師宗眼未明以故所見未臻圓極耳別教菩薩神通智慧豈容思議以由未證圓位（戒十一）被斥爲權又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十戒）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然則議山外者請以此意恕之

淨光法師旁出世家

法師行靖與行紹皆錢唐人同依壽禪師出家通練律部同居石壁寺（去杭二十里在龍山之西）時紹國師法道大振初往從之國師觀其法器即使往學三觀於螺溪之席二師既偕往講求大義旦夜不息未幾所學已成乃俟四石壁爲衆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操未嘗出遊閭里吳中宿學皆服其高潔篤明教論之曰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韶公三皆奇節異行不測人也二師皆得以親事之豈不偉歟

法師知廉賜號通鑑久學螺溪以其師崇建教宇將永歲寒之績爲請彭城公錢儼琥鵠作傳教院碑於螺溪時太宗雍熙三年也

法師頌齊錢唐人吳越國時賜號崇法初傳淨光之道精研止觀後參韶國師發明玄奧周顧德初螺溪居民張孝安詣淨光曰家居東南里所陰晦之夕必有鬼神吟嘯考擊鐘鼓之聲又嘗夢龍遊其地非愚民所居願以奉師師往視之見山水秀異謂衆曰此伽藍地也夢龍遊者豈龍樹之道將興此地耶因（戒十二）（圭）納之碩齊初爲法華紹巖弟子聞其事以白師誘衆施三萬爲建法堂廚屋覆苫累塊悉尚朴素蓋稟師之誠也既成淨光與學徒二十人俱往既而雲居韶禪師（天台寺作）爲疏于灌南王（忠懿王子具越亦嘗改元稱帝有寶正實泰之號其諱子多引王有號南郡許泰味誤王之細兒此文志）即施財架懺堂諸屋以廣之（觀）

（儼撰傳教院平及傳授）法師諦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可問天台義寂即召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妙玄既散失不存末書行錄如之少依師先曾元戒鴻可）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諦觀來奉教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禁不令傳且戒觀師於中國求師問難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觀師既至聞螺溪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爲師嘗以所製四教儀藏於篋人無知者師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後人見故篋放光開視之唯此書而已由是盛傳諸方大爲初學發蒙之助

述曰吳越王杭海求教實基於同除四住之語及觀師製四教儀至明圓教中故特標永嘉云者所以寓當時之意俾後人無忘發起也此書即荊溪入教大意觀師略加修治易以今名沒前人之功源所不可

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字文明世爲杭之臨安人祖武肅王鏐（諱）唐僖宗時率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昭宗府昌以越叛鏐貽書切責不聽乃悉兵誅之自是盡有浙東

西之地乾寧四年始封吳越王梁開平初加封尚父淮海節度使傳子文穆王元瓘瓘子忠獻王仁佐忠獻破李景兵取福州既卒弟倧嗣位明敎嚴毅為大將胡進思所忌逐之（子孫弘謚 為遜王）乃迎立俶即文穆第九子俶始於晉開運中為台州刺史　本朝大祖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乾德元年冬郊禮遣子惟濬入貢開寶八年隨王師克金陵（擒唐李煜）九年二月入朝詔賜劒履上殿詔書不名封其妻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四月歸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入朝乞以所管十三州版籍歸天府詔許之改封淮海國王賜玉冊金印居京師禮賢宅子惟濬惟治皆以節度領郡事忠懿居京師十二年而薨富貴榮盛莫與為比忠懿天性誠厚夙知敬佛慕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金銅精鋼冶鑄甚工中藏寶篋印心呪經亦及八萬四千數布散部內以為墳寶（始錄）錢塘諸邑西湖南北山諸剎相望皆忠懿之創立也尊事沙門若天台韶國師永明壽禪師皆待以師禮又嘗召螺溪寂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與籍不全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一家教卷復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雲寶雲得以傳之四明而法智遂稱中興之名推

原其自實忠懿護教之功為多也王嘗造金字法華經二十部散施名山（今國清所藏是其一）

述曰清獻趙公有言錢氏五王三世凡百年當天下大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其衆獨吳越奉屢朝之正朔不絶貢獻不失臣節暨　皇宋受命又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上仁足以保民智足以全族唯錢氏一門耳歐陽公五代史則曰錢氏崛起非有功德百年之際虐用其民嘻何二公立論之相戾邪當五季時崛起而僭號者曾何有乎功德重斂以困民窮兵以殺民天下皆是也豈能若錢氏全民土而歸聖朝邪至哉清獻之評仁以保民智以全族歐陽亦太過論矣

國清昱法師法嗣

法師契能永嘉人神悟謙公之師得教台於昱法師主天台常宴講道不倦自智者而來以鑪拂傳授為信至師嫡承為十四代晚年以授扶宗忠師扶宗曰吾得法廣智矣敢辭師乃藏之天台道場遂不復傳

述曰螺溪門弟子以百數而本傳指寶雲為高第不載昱師名疑昱師見螺溪在最先故早傳鑪拂寶雲後至而其道大振故傳中推為上首以此言之在道不在鑪拂也夫鑪拂祖師之信器傳之久不能無弊或以情得或以力取於道何預焉能師欲傳之扶宗而辭不受固也藏之祖師行道之場而去宜也向使扶宗妄受復妄傳道足以起後人之紛諍於道何在焉

寶雲旁出世家

法師遵式字知白葉氏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生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太祖乾德元年生）稍長不樂隨兄為賈潛往東山依義全師出家全先夢有童子踞佛像之首已而師至年二十（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住禪林受具戒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師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道雍熙元年來學四明（十二年）道中夢老僧謂曰吾文殊和上也及見寶雲正所夢僧即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端拱元年寶雲入寂師乃反天台以苦學感疾至於嘔血發然入大悲佛室用消伏呪法自誓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疾有瘳不爾則畢命于此至三七日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師益不懈五七日見死屍盈室師踐之而行其屍即沒滿七七日空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寐見一巨人持金剛杵以擬其口又嘗親見觀音垂手

於師口引出數蟲復舒指注甘露於口身心清涼宿疾頓愈既而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若洪鐘肌如白玉淳化元年(年二十八)衆請居寶雲講法華維摩涅槃光明未嘗間歇有施氏懷胎體日伏座下若聽法狀如是四旬産已不復至嘗往見法智聞門外聲欵呼侍者曰通聞外聲有若聖人然侍者亟出視反報言慈雲至法智大驚曰吾兄轉報矣至道二年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又自幸觀音幽贊命匠刻旃檀像及自身頂戴之相撰十四誓願納其腹工有誤折所執楊枝者師大懼即手接之(此像今在天竺懺殿)不膠漆而合咸平三年(真宗)四明大旱郡人請祈雨師同法智異聞師率衆行請觀音三昧冥約三日不雨當焚其軀如期雨大至太守蘇為建碑以述靈異四年寓慈溪大雷山治定請觀音消伏毒害懺儀五年(師年四十自淳化庚寅至咸平四年辛丑凡十二年居四明)歸天台主東掖以徒屬之繁即西隅益建精舍率衆修念佛三昧有白鶴廟居民甚神之師與神授戒改祭為齋神與民俱聽命乃為著野廟誌以戒之祥符四年章郇公(得象)領郡事夏制之始延師入景德講止觀垂畢有三沙門披納而至請預盂蘭盆講席揖其坐忽不見道經黃巖有豕奔伏于前推其來乃逸

戊十一　九

於居肆者償其直而養于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赤山寺瀕海而高師遣謂人曰此宜建塔先是山巔有異光中有七層浮圖之形光照海上周四十里皆漁人之笓梁或以語師師喜其有先兆遂建塔焉於是居人感化不復為漁時東山結懺會天大旱師卓錫石纔泉即激涌(今石眼泉)七年杭昭慶齊一率衆致請初杭人屢請西度未之許至是始見從師嘗夢居母胎十二年及出台入杭果應其數師至昭慶大揚講說杭俗好以酒肴會葬師為說佛事之勝卒變葷為齋因為著戒酒肉慈慧法門嘗夜施摶食於水濱漁者聞衆鬼曰今夜雪甚師不至矣一鬼曰師慈悲人必不忘我須臾師籠燈踏雪而至八年蘇人以郡符迓師於開元建講緇素畢集不葷飲者傾市邑屠酤不售官監有失課之言師辭其徒曰智者遺晉王書有言六恨其一謂以法集動衆妨官為人所忌余今德薄安可久留遂幡然復杭(智者遺書云荊州法集聽衆一千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衆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五恨也)刺史薛顏始以靈山命師居之即隋真觀師所營天竺寺也寺西有陳時所植檜巢冠燎毀僅存枯枿是年冬枝葉復生因名重榮檜陳詩刻石以兆道場重建之瑞治定往生淨土懺儀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詣京師因盛稱師之道始賜紫服三月天台郡人以郡符請赴石梁壽昌講法華八月過東掖十月復歸天竺天禧元年侍郎馬亮守錢塘雅尚淨業造師問道師為撰淨土行頌法門淨土略傳職方郎中崔育才問施食之道師為觀想一篇(見別集)三年丞相王文穆公撫杭(名欽若)首率僚屬訪師山中請講法華及心佛衆生三法妙義才辯清發衣冠為之屬目公對衆嗟賞曰此道未始聞此人未始見也(別集中有讚題)師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陳於公四年公為奏錫天竺舊名復其寺為教而親為書額復與秦國夫人施財六百萬以建大殿公嘗致書問天台立教及解經義旨與今古孰為優劣師先答立教大義次出諸子索車之文録古義一二及慈恩破天台義對智者正釋並決是非以為古今諸師無一可取公覽文識義益加信喜(文見別集)師以智者昔於天台江上護生事白於公因奏請西湖為放生池為主上祝壽後文穆尹應天府因徵疾夢與師會疾即除念遂奏書道其事及移鎮江寧([illegible])迓師府舍朝夕問法一留三月因為著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心要偈會乾元節公以共道聞于上乃賜慈雲之號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仁宗生母李氏)

戊十二　二十

真父仁獻以師熏修精至遣使齎白金百兩命於
山中為國行懺師為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
上之因奏天台教文乞入大藏事未行而公
薨天聖元年仁宗內臣楊懷古降香入山敬師
道德復為奏之明年始得旨入藏賜白金百
兩飯千僧以為慶師乃撰教藏隨函目錄略
述諸部大義謂玄義統明五時廣辨八教出
世大意蘊乎其中文句者謂以疏句分節經
文荊溪各有記釋猶五經之有正義也唐孔穎達
為五經作正義止觀者定慧之異名即法華之行門
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
有託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
是智者說己心中所行法門自行因果化它
能所無不具焉又於普門品加別譯重頌緇
素皆遵誦之天聖四年諫議胡則守郡變入
山問道欣領法要為施金造山門廊宇五年
中秋月望之夕望作堂非桂子降于殿庭師取其
實播種林下乃作桂子之詩六年正月遣學
徒往四明致祭于法智有祭文悼詩之作始
於寺東建日觀菴送想西方為往生之業九
年講淨名經忽謂其徒曰昔在東掖講此經
夢荊溪授我經卷及出室視日已沒今吾殆
終此講乎因與衆訣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
十年長用十方為意今付講席宜從吾志命

弟子祖韶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鑪拂勿為
最後斷佛種人遂作謝三緣詩謂謝徒屬絕
賓友焚筆硯也是年八月徙居東領之草堂
明道元年十月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
以勉徒衆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門人
尚欲有禱以觀音至師炷香瞻像祝之曰我
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
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或扣其
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坐逝師嘗製
龕銘曰遐榻既入斂越七日形貌如生壽六
十九夏五十逝之夕山中人見大星殞于靈
鷲峯紅光赫然禀法者文昌等二十五人登
門學者以千數度弟子若盧龍垂百人明年
仲春四日奉遐榻葬于寺東月桂峯下與隋
觀法師為之隣馬師幼善詞翰有詩人之風
其詩集曰采遺曰靈苑其雜著曰金園曰天
竺別集皆行於世有貴官注楞嚴求師印可
師烹烈燄謂之曰閣下留心佛法誠為希有
今先申三問若荅之契理當為流通若其不
合當付此火官許之師曰真精妙元性淨明
心不知如何注釋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
三疊一十百千為是何義昔師注者云切變一為十以三世四方互成十二次變十為百三世四方互成百二十三變百為千三世四方互成千二百足乃一根為德六根總六根為七千二百除眼鼻身三根各虧四百實得六千為六數功德也一為變主十百千為三疊凡二番成成共數二十五聖所證圓通
既云實無優劣文殊何得獨取觀音其人因
指師即舉付火中於是楞嚴三關自救而出
仁宗閱師所進光明護國儀至聖帝仁王慈
臨無際之文撫几歎曰朕得此人足以致治
亟令宣召則已入寂矣師始出家郡校諸生
慕師才俊勉回業儒為詩荅曰積中有真空
是選場大覺為官位之句人多誦之常行三
昧以九十日為期於行道四隅置鐵熾炭遇
困倦則清手于鐵十指唯存其三共建光明
懺殿每架一椽甃一甓輒誦大悲呪七徧以
示聖法加被不可沮壞之意故建炎虜寇稍
薪以焚其屋儼然壁方臘陳通之亂三經寇
火皆不能熱至今異國相傳目為燒不著寺
茲豈獨顯教門之神迹誠有以彰國家之有
道也崇寧三年賜號法寶大師紹興三十年
特諡懺主禪慧法師塔曰瑞光行業曲記於三昧記天生諸事宗源記

鏡菴曰道藉人弘人必依處此三者不可
不畢備也吾道始行於陳隋盛於唐而替
於五代逮我　聖朝此道復興螺溪寶雲
振於前四明慈雲大其後是以法智之創
南湖慈雲之建靈山皆忘軀為法以固其
願而繼之以神照啓白蓮辯才兆上竺於

是潮河東西並開講席卒能藉此諸剎安廣衆以行大道孰謂傳弘之任不在於處耶然靈山之剎三罹冦火而不能壞此豈非至人誦咒加功願力堅固之驗也哉

江州太守許端夫序其詩曰慈雲之詩文貫於道言切於理酷似陶彭澤蓋合於情動形言止乎禮義之意昔貫休作禪月集初不聞道而才情俊逸有失輔教之義中庸子作閒居編言雖鳴道而文句閒冗有失詩人之體慈雲則不然文既清麗理亦昭顯雅正簡淡有晉宋之風蓋其道業宏大故詩名不行也

法師異聞餘杭人潛心天台之學每謂但解未足以展志故汲汲以修諸三昧為要務及來叅寶雲盡通其旨至道三年法智弘道於延慶輔贊之功為多以寺宇頹毀乃同丹丘覺圓并力經理不逾三載衆工畢就法智立誠誓之石示十方之規必聯次師名稱二師云後同法智結十僧行長懺三年誓焚軀以報佛恩時楊文公屢貽書勸止事竟不行師居延慶四十年凡法智所修三昧未嘗不預

法師有基字及賢錢唐王氏母夢梵僧授以舍利吞之遂有娠生五歲從天台壽昌法超為師十歲受具聞四明寶雲傳智者教往事之授以法華止觀隨言解義由盡其妙端拱元年郡人請演教於太平興國寺學者常數百人每白黑月必集衆自升高座誦菩薩戒法勸道俗念佛四十年至萬人凶年持鉢以供聽衆祥符八年六月示疾弟子令祥請曰和上西歸寧無留訓師乃廣談圓旨經時不已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樂奏師曰西方三聖人來也即右脇西向而化茶毗舍利莫數門人悟持結塔於慈溪之靈龜山有夢師感儀迎往西方者有夢師坐青蓮華對佛說法者有夢三身如來入靈塔者有夢彌陀授記為超壯如來者法智聞其逝歎曰吾病說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內翰楊億致敬真相為之作贊（參全三學拾行評佐録源）

佛祖統紀卷第十

佛祖統紀卷第十一之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諸師列傳第六之一

天竺式法師法嗣

二世 妙果文昌法師　明智祖韶法師
法喜清鑑法師　真淨思永懺主
保慶法潤法師　天竺本融法師
天竺思悟侍者　丞相王欽若
諫議大夫胡則　職方郎中崔育才
侍郎馬亮

三世 妙果天授法師（嗣昌師）　海月慧辯法師（嗣明智五人）
淨慈思義法師　辯才元淨法師
神智鑒昇法師　廣慧居白法師
四世 法寶從雅法師（嗣海月二人）　慈行智深法師
圓應佛賢法師（嗣淨慈五人）　神智仲元法師
慈覺永堪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圓悟思尚法師　法鑑有愚法師（嗣辯才二人）
靈山則章法師

五世 指源如界法師（嗣法寶）　慈明慧觀法師（嗣神智）
慈受子琳法師（嗣界覺）

興國基法師法嗣

二世 興國令祥法師　福源悟持法師

錢唐晚法師法嗣

二世 法顯遇成法師

[illegible]光奉守仁法師
四明法智之作興也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嗣
其業而大其家者則廣智神照南屏三家爲
有傳明佛意示衆法用廣垂裕無窮之誅中
興教觀逮今爲有賴此諸師列傳之所由作
也若夫慈雲一家昌郎諸師之後五世而淺
聞今備叙列傳而先慈雲之派者猶以順其
承襲而不使紊雜乎四明三家之子孫也
天竺式法師法嗣
法師文昌永嘉人久依慈雲克盡其道時衆
推爲前列復往南湖見法智所詣益達既而
於郡爲妙果第一世妙宗新成寄寫本箋其
講授且戒之曰或有異處可削取附來慈雲
門弟授講者二十餘人師爲之首見慈雲行業記四明與師書
法師祖韶天台劉氏賜號明智十九通法華
得度入東掖參慈雲得其奥旨既而侍師遷
靈山居第一座慈雲將居草堂謂師曰汝當
往代本如居能仁而俾之來繼此山師即着
卷十二　二
草橋欣然而行至江濱呼其回曰吾試汝耳
汝當竟住此山師既奉命一遵成規講訓之
外行四三昧爲常課棟宇未具力爲經理一
日告衆曰吾受慈雲之寄今老矣亦將有東
嶺之事慈辯爲吾上首其善繼我乎遂入草
堂以自娛晚未幾示疾趺坐而逝年七十二

臘五十二師昔於東掖行光明三昧百晝夜
至期方半忽見旌幢滿前導者呼曰大辯尊
天師即作揖天曰師所住處傳通大乘利益
尊品言訖而隱常往京師道出淮泗夢僧摩
頂曰吾文殊和上也示汝五無生義既覺五
藏豁然如咀冰雪又夢入古寺見僧踞坐謂
曰吾爲汝說第一義諦聞畢如甘露灌頂即
見依正皆如雲影有人問曰人見和上何因
歡喜曰視人常若佛想
法師清鑑雲間人賜號禪慧爲慈雲撰熾盛
光念誦儀序其略云慈雲尊者以行光教門
弟子清鑑以所稟四種三昧行法遺編獨熾
盛光未廣流布遂因其舊五章補助始末加
示法釋疑之二以爲七科
熾主思永號真淨入道于秀之勝果久親慈
雲勤修淨行時衆高之謂足上僥其師亦稱
熾主
侍者思悟錢唐人侍慈雲請最久故能深達
卷十二　三
觀道善持呪法加水以愈人疾求者如市嘗
課誦脇身及奉像俱出舍利天聖三年慈雲
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移王公將聞之朝
悟曰此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千手
大悲像課呪以誓曰事果遂當焚軀爲報會
公薨悟誦呪益精明年得旨師喜甚積薪爲

樓白慈雲求火種雲於鑪中舉紅炭與之引
手以承了無難色即入薪樓火息之後聚姿
偃體儼如其生慈雲乃加香木行呪頓以焚
之隨殺而化五色舍利無論其數三歲之後
求者尚積慈雲爲讚以刻石曰悟也吾徒莂
法捐軀其焰赫赫其樂愉愉達火將滅儼如
加趺遺骨後碎粲如圓珠信古應有今也則
無芬年三十真哉丈夫
明智韶法師法嗣
法師慧辯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普
照初遊學天竺至合潤有老人冠帶逾梁迎
揖入門而失明智一見大奇之即盡心學教
觀明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一夕夢吉
安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誨人當得辯慧寤
若脾疾夢天神以金篦戚水使之瞋目引其
勝流之後八年明智俾繼主席翰林沈遘治
杭任滿見者多惶懼失據師從容如平生議
異之任以都僧正蘇子瞻時爲通守爲序以
貽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智
之士與夫脩巧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治
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牘
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
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既莅職凡管内
寺院度席者即所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聞

問義科㧞放辣囲翔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爲
中選不及三者爲降等然後隨陀等差以次
補名內是諸山仰之成以爲則𢍰授二十五
年學者常及千人夜有盜入其室戲衣與之
令從支徑去晚年德硎昕以六事隨身歸隱
草堂（衣缽坐具拄杖拂子千幅爲六）吳越大旱禱天竺觀音
像久不應師時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
告曰明日午中必雨如期果驗遠近咸師誠
致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
別合掌加趺而化初師遺言須東坡至方闔
龕四日坡至見趺坐如生其頂尚溫坡盡敬
而退

東坡集云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惠州師
之弟思義嗚參寥求作讚因序之曰余在
杭夢至西湖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故人
海月辯才之流皆行道於其間乃作三絕
以弔之云欲尋遺迹強沾裳本自無生可
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一其其後參寥往䫉水謁子由曰辯才旣以
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乎子由
亦爲銘其塔

法師思義字和甫湖之武康凌氏試法華中
第一得度依明智學㬋聞悟常開惰出十
雖師答之孫契旨明稍退居草堂送進入室
既散師猶侍右智曰汝適何見答曰見大衆
拜而退智曰吾示汝將來義當住此山紹隆
大教後從亦來居此室也師歷修四三昧行
忽頸上生一肉瘻夜夢功德天食之以桃其
疾即消熙寧四年賜紫服號淨慧丞相蘇頌
帥杭請居天竺大根法道住山二十三年退
閒草堂皆如明智之記元祐三年二月十八
日中夜趺坐別衆而逝大衆誦念久之忽傻
語云侍觀音大士行見一沙門金色長身垂
髣謂我曰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二十
五日復趺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如
引導之狀向西而隱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
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
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
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壽數及師
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講座輒曰吾
須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就學於慈雲不數年
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
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
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
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
無非法界神宗熙寧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
閣嚴護戒律非徒畏發臻爲請賜紫衣辯才
之號七年翰林沈遘撫杭（仁宗□□）請上竺本觀
音道場以音聲爲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
居之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苑之盛冠於二
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鵲李
（惜音辯也名介秀州）師以歸鐘例被追辦卒而得釋寓
止真如蘭若擬金鉀設問答述圓宰理説聲
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施資之厚
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
朝廷復畀師衆復大集清獻趙公與師爲世
外友爲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
歸道場重輝（東坡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云）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爲
葺室遂成藍宇六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
越明年復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
祖道場俯就衆請及月餘於禪定中見金甲
神跪前曰法師於此㣲無緣不宜久住既奉
寘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每問師
曰北山如師道行者幾人師曰沙門多密行
非可盡識㧞子追生四歲不能行請師落髮
摩頂數日即善步（坡詩云師來爲□□□□□□）將示寂乃入
方圓庵（秦觀記□□□）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抱參
寥告之曰（參寥道潛）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疾吾願
遂矣至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吉祥臥奄然
順寂時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成弟子懷

楚詣汝陰請誌于東坡坡命予由爲之銘師
講說不間晝夜嘗曰鬼神威德不具者晝不
得至夜中人靜庶幾能聽梵指供佛左三右
二有欲效之者師止之曰如我乃可脩西方
淨業未嘗須臾癈咸稱大士求放光光即隨
現沙門熙仲對食視師眉間有光遷起攬之
得舍利數粒後人常於卧處得之嘉興令陶
象有子得魅疾祝之即愈諸暨陳氏父患心
疾浸不知人聲以微言醒然而悟布衣李生
父君擇觀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東坡爲之
請未言其名力拒不許若先知然秀州狂僧
刖四頭以左道惑衆宣言欲建大塔爲吳人
植福施者雲委以師不可欺憚於入杭先遣
使願以錢十萬供僧師荅曰衆以建塔淨財
欲飯僧教有明文不許互用狂人大慚而止(彼公遣書大略云向追杭而見五公滿有得舉權有健當復二十年稱餘此前今又去吳後生歟東)
號卷四道大德尊智高辯富作大法主爲
世所宗而於出處飲啄之緣猶未得其白
在住上竺幾二十年居靈山僅及一月然
則結緣之論雖大賢有所未免
法師載昇會稽人號神智久參明智時輩推
其善說先是錢武肅王師杭日常患目告夜
夢素衣仙人言自永嘉來明旦永嘉僧投牒

願以觀音像獻言得之海潮諸山迎之不能
舉既而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迎至
一見像已目即還明乃創寺名興福以奉之
像坐高六尺光相奇偉燈夜仰望猶若生人
元祐間師來居興福時清獻公爲帥亢旱大
叛父禱不應遂罷遣群祀請師迎像入府懇
得一夕甘雨如注疫亦以息公爲奏于朝賜
師神智卷名圓通
海月辯法師法嗣
法師從雅錄唐人賜號法寶始從海月學通
止觀乃自謂曰言清行濁賢聖所訶遂入南
山天王院誦法華至五歲(言歲者且以五千口十八爲數)
金剛般若四歲彌陀經十歲禮舍利塔十稱
(書佛者以八萬日千拜爲數)禮釋迦三十萬拜彌陀百萬
稱佛號五千萬拜禮法華一字三拜者三遍心
期淨土一生坐不背西寢使無爲揚傑爲製
安樂國讚三十章以美之其一云淨土周沙
界何勞獨指西但能從一入處處是菩提師
以廣化世俗遂於受業淨住寺剏九品三聖
刻其讚于石觀者皆知感化一日無病趺坐
而亡有天樂鳴空異香入室之瑞
法師智深賜號慈行嘉禾沈氏初依海月學
教觀既成歸受業崇福西寺閒長堂雲水供
建光明期懺會二十年如一日專念淨土勸

人稱佛號從化者不知數政和乙未六月坐
亡留龕七日色不變茶毗之日異香襲人人
收舍利與骨俱盡
淨慧義法師法嗣
法師德賢臨安人賜號圓應爲兒時相者曰
它日當有官阨唯出家可免父信之令依
叔父海月月弃之日我翁孫相繼家業始成
汝欲來此作主人邪師遂去暨落髮復往天
竺參淨慧大明教觀之道久之遂居第一座
有俗士謁淨慧言室女爲祟所娆乍啼乍哭
願師慈救慈曰我首座可以治此士往扣之
師乃令女所居閣上設一榻既至即就榻賬
少時竟去女白父曰適蒙法師開悟於我今
永去矣自是神識安定淨慧閒居草堂師繼
其席果符海月主人之記居五年無疾而終
語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恐不能
進門人造像入祖堂乃用鐵護其項建炎中
金虜真珠王子領兵犯浙入天竺升祖殿衆
像皆避席而拜獨師像不爲動王怒令斬之
以項有鐵不可傷乃令揹薪盈門縱火焚之
薪盡而屋如故虜大驚讚禮而退
法師仲元號神智妙年納戒仰學教於天竺
淨慧及繼主祖父道場道風大振六年將遷
別阜堂請首座永塔以自繼且謂之曰首座

眾中什物並留後人方丈所用亦自足師止
攜三衣一鉢香合拂子尼師壇紙被浴具世
稱為七事隨身過草堂及觀首座寮止一紙
衾了無餘物人莫不高二師之風
法師永堪賜號慈覺高介特立平時不履足
寺徒淨慧學克肖其道後繼神智居天竺二
十一年四海學者推為宗主嘗訓於眾曰明
道而不充行是猶見飯而不肯食終為飢人
也別日又謂眾曰汝輩一向忍飢何為眾媿
其言一時學士皆相率進行為世英俊云
法師慧日賜號妙照學淨慧得其旨淹貫三
藏樂習禪定虛懷待人不別愚智有辱之者
未嘗有色人皆稱之為得大忍佛繼慈覺居
天竺十餘年講道精進有光父兄之業
法師思尚早從淨慧妙盡其道政和元年詔
居上竺賜號圓悟講說簡明學者所仰嘗曰
吾宗義學也不旁通儒典而專講業者吾恐
未盡其義若義有未盡其意何所在得意亡
言自是學成之人若初心向學須先尋文義
可也
辯才淨法師法嗣
法師若愚海鹽人馬氏賜號法鑑學教于辯
才號稱風底郡以南屏興教延之不就奉辯
才杖履閑居龍井將六年後於湖之仙潭營

長堂接待建大閣造西方像結道族念佛嘗
數百人三十年中預會者多感佛接之瑞靖
康丙午九月謂其徒曰吾夢神人告曰汝同
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方持
汝名可淹留即命眾諷觀經甫畢乃云聖相
現前吾其往矣即留偈曰空裏千華羅網遍
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闍維得舍利數百粒塔于東廡初入道夢白
衣女授七卜二爻後壽果及其數
慈覺堪法師法嗣
法師子琳賜號慈受幼學于慈覺深悟圓旨
復謁佛智裕禪師重研心要時天竺以慈柄
六后請為功德師被旨住山二十八年諸流
之際唯提大義禪侶聞風而來者咸服其辯
大慧杲禪師過之相與劇談不覺達旦謂師
曰時人秖知老師有教往山卻許老師有禪
為題其真云悟得旋陀羅尼三昧於一切法
得大自在舌端之上海波翻第一義諦無違
件孝宗乾道元年春召師問道上曰朕欲請
經以何為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為要道曰參
禪如何師曰禪須口悟上口何以為功師曰
發窮身心久當自契上說後因召問當世有
道之士師以上竺慈光對上欣納之一日謂
門人曰吾為首座十八年日課經一部每
於禪定夢寐得見普賢住持以來無復夢見
信知領徒損己其言有實遂屏跡草堂經半
載忽書偈趺坐而化停龕踰旬時當建雪而
身常溫煖
法寶雅法師法嗣
法師如杲錢唐人學于法寶唐後從法師問
學者傳云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
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則無末有終應有始
無始而無終長懷懵茲理願為開玄妙析之
出生死師謂此問有二意初四句問真法本
靜妄何由生既生妄已云何止妄而能即真
此識從真起妄反妄歸真之義次四句問始
終有無既云無始云何有終若無於終何有
於始後二句爲請答自古涉法師清涼圭峯
各有偈答而洪覺範所錄　謂皆未副問
意彼問真法本淨妄何由起而今但云迷真
不覺此答人誰不能師乃別爲之答云真不
守自性隨分能所起隨緣染淨熏復性方可
止真妄一體即故說無終始迷悟自情分始
終究然理達此真妄源誰復受生死識者謂
此答始可以盡問意師所述教義名指源集
興國基法師法嗣
法師悟持慈溪人受業于興國誦法華試中

得度傳受基法師之道悉達源旨每倂代講綽有父風邑西永安林泉尤勝衆請爲起廢壁十八年殿宇像設無不畢備寶元初(宋仁)聞于朝賜名福源安衆講道爲法席爲人寬和接賓客有加禮雅尚清談終日不倦所居多植嘉果築塘治田凶歲無歉法食俱運人皆樂依(四明教行錄有三書與特姪永安山主者是也事見福源開山記)

佛祖統紀卷第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二

四明法智法師法嗣(之一)

廣智尚賢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南屏梵臻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浮石崇矩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廣嚴合瑩法師　慧因擇交法師
圓智覺琮法師　崇法嗣端法師
四明文粲法師　丹丘嗣讜法師
四明頤彬法師　廣印智環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用卿法師　四明居永法師
四明自仁法師　崇慶本圓法師
天台慧舟法師　三衢懷襲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內侍俞源清　嗣法二十七人(四明)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如言)升堂一千人(象無)

法智法師法嗣

法師尚賢四明人賜號廣智依法智學教觀聞講淨名頓悟性相之旨歷事既久遂居高第天聖六年(宋仁)繼法智主延慶道化盛行雪竇顯禪師聞其名出山來訪標榜煎茶以申賀禮人傳以爲盛事嘗晨入懺堂見一虎伏几前師直進毗尼師壇於背綵無所覩日本國師遣紹良等齎金字法華爲贄請學輪下三年學成辭還日本大弘斯道明道中(宋仁)淨覺居靈芝致書於師謂指要解三千之義祇是心性所具俗諦之法未是中道之本請師同反師承師援荊溪三千即空假中之文謂何必尊在於假以輔四明三千俱體俱用之義學者賴之(往復二書去見責智嶠)所著遺編及釋金錍(本仁)釋十類(印共宗志師蘇原智傳法智二師口義)翼讚大教至爲有功經體一章尤善發明續遺妙宗之旨又嘗著闡幽誌以七種二諦消光明諸經之王(四教之正三接之旁)法智是其說及後作光明記遂采用之(如口智口言夷)

草菴錄言曾魯公爲廣智撰塔銘而後世無傳當是與寺俱燬于建炎之冦惜哉

法師本如四明句章人受業本郡國寧初依法智於千衆中有少俊擇使典詞翰有法則爲世所愛嘗請益經王義法智曰爲我作知事三年却向汝道暨畢事復以爲請法智厲聲一喝復呼云本如師豁然有悟爲之頌曰處處逢歸路頭頭復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法智肯之曰向去皆爲汝說豈有今日祥符四年慈雲遷靈山說往法智會下求可爲繼法智曰當於衆中自擇之慈雲閱視至師即云斯人可也師至承天(東山能仁)大振法道歷三十年衆常五六百法華涅槃光明觀無量壽觀音別行玄止觀金錍觀心論等皆講說六七過嘗集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瑞驗屢見寶歷二年七月駙馬李遵勗爲請于朝賜神照法師紫方袍及賜智者教文四千五百卷以資講說嘗於寺西南隅見一虎睡以杖擊之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於(蓮寺虎)後於虎臥處結壓爲菴歸問其中先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師每禪坐必連牀并行空中師未嘗問一日五神請曰師既踞吾居乞於此向山岡北祠塑像已備泥在山矣師

往視岡上有新泥一堆以之塑像無所餘師
張廬山之風與丞相章郇公諸賢結白蓮社
六七年來遂成巨剎乃以能仁山林三之一
指嶺為界以供樵薪仁宗欽其道遂賜名為
白蓮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說
法與衆訣別其文法堂廠閣方丈棟梁皆折
鐘鼓擊之無聲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向
而去詰旦右脇安庠而逝時天氣盛熱異香
非常明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門人啓龕視
尊容如生爪髮俱長有大蓮華座于塔前葬
七十臘五十三嗣法處咸等其衆師嘗於天
台邑中為衆施戒方秉羯磨忽有光明自空
者塔國清寺赤城山交射於法座之上又因
供千佛飯一千貧人置華於席下佛座華應
不萎而反萎貧人座華應萎而反不萎舉衆
為之歎異嘗著仁王懺儀撰行法經疏至十
種境界而止後咸法師續而全之
問宣子記曰嘉定四年春住山鑑堂謂師　城十二
塔當方丈後狃於風水非宜之說將遷之　十四
破土數寸香氣襲人揎上座蓮華一莖光
明奕奕暨發函慈顏儼然須髮長垂衣袂
不壞舍利滿龕一衆驚歎於是亟掩藏之
鏡菴論之曰法師血肉之身衣被之飾在
土二百年而不壞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

所持曷能若是人或以輕發祖塔欲鑑堂
者非夫假此日之啓視之曷是以知法師
正報親依堅固不壞之瑞為此舉者其祖
冥使之乎(觀證雖以事皇觀為疑依今以不依例之)
法師梵臻(初名有嫌真宗諱改)錢唐人具戒之後即問
道四明見法智晁為晚暮聞講妙玄文句大
有啓發又還鄉邑以不親授止觀為之恨乃
焚香禮像閱讀二十過以表師承皇祐三年
初居上竺明年有旨遷金山熙寧五年杭守
吳侍讀聞師名以南屏興教延之每當講次
綜括衍理貫穿始終舉一義則衆義洽然爾
一文則諸文兌會當時強記者因傳以成類
初集類之作由法智講授散引諸文有仁首
座者錄為五類既而淨覺增其二括蒼聰師
加其三佛慧才師重撿諸文節為十類四明
吉師隨諸部帙各為詮次廣智見之曰類集
之行得失相半得在知其綱要失在昧其起
盡暨師興教之席群峯泰初詮為高座緒餘　城十二
超果會賢別立懸敘消文一一文下開示來　十五
意正釋觀心號為南屏一家(天竺都師口神剃法身杭詠復)
(學去也檢春書與叔和精力魁勾傳有散聯化情拍表東變思大之語)吳公嘗
休沐必往聽法冕紳正笏立于閣外師未登
座終不入師夜赴請見婦人在前閣之則曰
妾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

挽此婦置牀上舉大刀斫之如泥沙少時復
活泣曰妾生前嘗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
故敢仰屈師為授戒遂不復見每與淨覺辦
論教門陳辭有司乞築高臺竪赤幟放西竺
聖師與外道捔勝義墮者斷首截舌懸之幡
上郡侯觀師法戰之銳就辭解之曰行文製
作臻不及岳強記博聞岳不及臻師雖自此
弭兵閒者莫不懍懍東坡初來杭與師最厚
後為郡而師已逝見其行狀曰此文雖工未
道此老大過人處吾嘗與語凡經史群籍有
遺忘即應聲誦之崇寧中諡實相法師
法師則全字叔平四明施氏依報國出家即
造法智學教觀時南湖競推十大弟子師為
之冠為秀通書史尤善著述性直氣剛敢言
人失人以是長之住三學三十年郡守郎簡
尤加敬嘗謂人曰叔平才氣凜然若以儒冠
職諫諍豈下漢汲黯唐魏徵我朝王元之邪
慶曆五年冬別衆坐亡弟子若水立碣於庭
慶師所述四明實錄人謂蔡邕作郭有道碑
也(後漢郭林宗舉有道不應辟卒蔡邕為碑文謂盧植曰吾為碑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述曰廣智趙清獻為撰碑三學亡弟子水
師為立碣此二文必大有可記者今二石
既無存於是二師行業不可知後人立傳

祇彷彿耳吁可惜也
法師崇矩三衢人來學法智妙達教觀之道
居第一座法智坐聽其講曰吾道有寄矣初
赴黃巖東禪講法智寄書勉之曰立身行道
世之大務譏為德柄汝當堅執此外更宜博
究五經雅言俾於筆削之間不墮凡鄙當效
咸十二 圓闍梨之作也未幾返三衢受本十六業景德講
浮石主者元勲問徒真起妄義一言有契頓
四禪居永為傳教之地郡為敷奏有旨俞其
請乃大開齋堂以安學衆日誅上觀夜講光
明復於一時率衆念佛嘗以法智融心解於義
未盡廣致難問法智乃收及三業以免相濫
真廟時遊方至京師上聞其名召至内殿講
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悅賜紫方袍
金幣香藥既而四天竺衆留貳講久之復歸
故里慈雲授以香鑪如意手書誡辭獎之曰
汝將轉說于觀里也勉之哉被忍為衣入慈
為室履空為座身遠衆惱口寡言論意防輕
慢慈心授人是曰三軌是為四行名安隱說
述曰浮石先學于法智及赴東禪乃遺以
書當是時已定師資之分矣後自京回天
竺慈雲以猶子待之故其歸里亦授以綵
此見二尊者法門之情無所間然而古今
圖譜置之慈雲之下其不審也若是今依

鑑師録系之四明覺圓孝母以為厭
法師慧才永嘉樂清王氏師白鶴山怡芳桂
符章思得度（真宗卄春山紹赦僧合度一人）年十三進受具
戒往學于四明性識昏鈍常持大悲呪願學
通祖道忽於夢中見梵僧長數丈脫袈裟與
被之呼曰慧才盡生記吾翌日臨講豁然開
咸十三 悟前後所聞一時洞曉未幾首十七衆四座推服
便謁慈雲北面服勤旦夜不替治平初杭守
沈遘請住法慧寶閣二十年始終一節太尉
盧公奏賜廣慈之號浮石來請勉徇衆意未
久退居雷峯塔下每翹足誦大悲百八為課
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號一夕夢至寶樓宮
闕有告之者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元
年春緇素萬指求授大戒至羯磨時觀音像
頂放光輝映講堂淨慈守一禪師為作戒光
記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更衣就座書偈讚佛
曰吾生淨土決矣泊然而化塔于菴之右壽
八十六臘七十三繼其業者法宗戒珠十人
師貌古而性恬少言寡欲時教門異論諠動
江浙師獨循循講訓未嘗有所臧否清獻趙
公道交最密及鎮越寄以詩曰乞得鄉邦樂
矣哉雷峯菴靜此裴回浙江莫謂音書隔一
日潮聲兩度來
法師舍埜受業四明之廣嚴稟法智教觀深

有造詣時人推為教主嘗以銀書法華經遍
佛菩薩名則用金字世稱為法門至寶建炎
金兵院宇焚蕩於兵燹中尋獲此經不損一
字淳熙間住山蓮止庵夜聞萬人謳讚驚起
視之則別室遺火其經藏柱間上師冒火取
之得無損人言兩遭烈燄皆不燬壞者適由
大乘功德之力近見教主行願之所持云
法師擇交台之黃巖人學法智得其道天聖
二年章安慧因始易為講院請師主其席法
智作授辭與之其略云今授汝香鑪如意用
為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馨謁乎自己四悉
巧意適彼物宜汝其懋之勿妄揮秉
法師覺琮受業會稽之圓智依南湖學成言
歸法智寄帖勉之曰既學山家必當異於常
流理事合修自他兼濟如此是為智者之子
孫也
法師嗣端四明人受業崇法久親法智世稱
教主王咸十二荊公字鄞與師為方外交十八（判公有宗法留意示）
（小本四未同實是如都縣事有地音性頭非人觀此境盡特頻出作清凉泉十夫收）
法師文璣四明薛氏初依興國令祥師久之
遣入法智室孜孜教觀綿歷多載天聖四年
祥師以經理塔寺有妨示徒乃付講於師法
智作授辭以勉之曰吾觀汝為傳法之器故
授汝手鑪塵拂多羅僧欲汝一秉一拔使歷

香芳郁寐忍成就
法師嗣講晝居法智輪下因有人謂三千是
假法以之爲難時廣智謂三千不離實相當
相即是三諦則三諦皆三千也師服其說後
著修性辨訛首明二千不專俗諦及廣智答
淨覺書乃引師以爲證
法師顒彬四明人依法智得旨唱道有美譽
法智垂終遺書囑其陰法
法師智環學于法智揚文公勸法智止其焚
軀作書與慈雲令師往勸住世法智建放生
會請樞密劉筠撰碑記述師嘗書催之遂得
成文
法師自仁聰法智講録所引諸部名言以爲
五類類集之興自師始祥符七年夏法智出
教門雜問七章及四教四諦義師所答最勝
學者盛傳之後舉以首衆講演不偽謙沖不
務名世以此敬之
法師慧舟丹丘人二親既殁即棄家入道投
四明爲學數載而業成乃曰法智有訓佛道
甚夷行之惟艱謂四三昧也天聖初結同學
十人行大悲行法者三年結十四人行普賢
行法者又三年初入期誓於像曰倘此三昧
有成當焚軀以致供養行法既周回故里求
證神照照欲全其重願諭道俗輸香木成大

積仲夏晦日神照囑之曰法華尊施爾克修
之梵網明晦爾克遵之惟繫心法界身如火
如則一聚之燼乃三昧之驗喜見精進以奉
淨明真供惟予行焉師奉教致謝四衆端坐
薪塔火光屬天了無傾側舍利晶耀求者咸
如其願乃瘞餘骨於山西衢之祥符懺聚與
師爲同學又同修三昧云
法師源信日本國十大禪師也咸平六年遣
其徒寂照持教義二十七問詣南湖求決法
智爲其一一答釋照欣領歸國信大服其說
西向禮謝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之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三
廣智法師法嗣第二
神智鑑文法師　扶宗繼忠法師
超果惟湛法師　四明如吉法師
淨社全教法師　括蒼義詢法師
四明蘊恭法師　僉文沖霄法師
法昌本誠法師　日本紹良法師
神照法師法嗣第四
法真處咸法師　神悟處謙法師
樝菴有嚴法師　能仁法實法師
天台寶織法師　承天懷雅法師
承天元操法師　錢塘義全法師
天台左仲居士
南屏法師法嗣第二
慈辯從諫法師　辯峯恭初法師
法照用文法師　超果會賢法師
法慧宗正法師　東安景初法師
南屏靈玩法師　東吳文諝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三學法師法嗣
三學若水法師
浮石法師法嗣

景雲溫其法師　天柱守玫法師
浮石懷月法師　婺女日東法師
廣忍法師法嗣
妙悟希最法師　滅主法宗法師
妙果子良法師　餘慶思辯法師
浮石惟清法師　龍泉覃巽法師
雷峯戒珠法師

廣智法師法嗣世第二

法師鑒文四明人賜號神智為廣智得法上首繼席南湖大揚祖父之化嘗曰我由釋迦佛得出家聞道由智者大師得依師學教乃日課佛祖號千聲夜禮千拜用為報恩未嘗以事廢

法師繼忠字法臣永嘉丘氏父母求嗣佛祠同夢一僧授以好子云螺溪尊者寄汝養之母娠即厭葷血幼見佛像必致敬八歲入開元素恩得度即詣南湖依廣智學勞苦得疾乃行請觀音三昧崇大士放光以水灌頂其疾即愈既而洞悟教觀無所疑滯廣智深器之時令代講雪竇顯禪師見而歎曰四明之道為有傳矣永嘉士庶請居開元東閣遷妙果慧安退隱江心研精禪觀出主西湖法明學者騷集有欲革大其居者師曰施者方受其福吾忍毀之乎每歲正月上八於郡中授菩薩戒行放生事士庶嘗至數萬人嘗誓於衆曰入吾道場而歸命三寶者縱未得道願生生世世不失人身正見出家求無上道行法華光明彌陀觀音三昧日不虛過誦呪救疾神應莫測每入市坐者避席行者避路舉首加敬稱為戒師元豐五年十月八日沐浴更衣集衆說法結印坐亡人見赤光徹照空表淨社全教夢金甲士告曰今夜得道人入滅慶恩希妙夢神人告曰忠法師已生兜率師久行施食後雖有繼鳥雀悲鳴三日不下師于瑞鹿山傳法者及百人著扶宗集五十卷集十諫指迷抉膜十門析難及十義書等用昭四明獨得祖道之正至於所錄二師口義後人頗惜其冗雜

法師惟湛義烏宋氏父母遇異僧謂之曰汝當生子六人第五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尋恩得度首謁神照未久復往依廣智嘗白智曰大師所授我所不疑若圓頓絕待之旨當須自得後忽於廣智言下豁然有悟與上謙文論莫不推服初敷講于雲間超果大揚化道天台一宗盛于三吳自師始熙寧六年三月八日建光明會邀請來曰吾今報緣止此即舉涅槃遺教殷勤為衆跌生而逝大洽之頃舍利繫然塔于西余山海慧若圖為門第上首

法師如吉四明人學廣智得其旨是前輩編類集初無詮次於是參以三部之文節略成類以行於世嘗注金錍言簡而義正學者宗之住鎮唐因果

法師中實久學廣智號稱具體初開實中藏

法師全曉舍于大梅之山吳越忠懿王仰其德鑄帑金改建為院及賜經卷一藏院成乃名金文曉亡高第正和嗣之實又和之嗣也師以其居稍隘始與其徒遷築于栢巖峯下大開廣智之道始平四年上于朝賜額慧照郡誌作紅 廣智立石

法師本誠四明奉化人依南湖學廣智志尚靜退乃閑居于法昌禪誦並進人欽隱德院主更建衆宇久不克就師慨然自誓曰昔智者造三十六寺像八十萬軀今吾徒豈於一剎而不能成耶即率同志化邑人得錢二百萬并力以營殿與像俱畢事著作郎俞充為之記謂師有得於畢竟空中儼然建立之義云

神照法師法嗣二世下

法師處咸天台工氏母夢白雲自天西來入室內化為白馬因而有娠七歲入國清依師十四受具戒即自歎曰佛法廣大若不力學

何能見道乃入天封閱藏經三年而扉及往謁神照深悟教旨恭黙自遜人莫能測神照嘗託疾命師代講衆纔一聞心容俱服初往赤城崇善姑蘇李庭芝將守台夢神人曰公典天台五祖藁下有龍頭九九和上宜就見之到郡諮詢莫知其說聞士陳白悟曰天台五祖昔居赤城今成師住此生於丙辰九月九日其龍頭九九之謂乎庭芝大愕即往謁見師爲議出世道深有契會以寺宇隘陋謀遷之庭芝首捐金帛乃卜杭東南地開基之日獲銅簝于土中少師李公克尊敬請主白蓮奏賜法真之號居山五十年登門受道者萬數元祐元年正月法鼓擊之不鳴者七日至七月告衆曰二十三日吾將行矣遂唱衣盂飯衆爲別戒侍者屆鐘鳴嘗告我至時徐起趺坐寂然而化著三慧論光明十頌王贊神照行法經疏行於世

法師處謙永嘉潘氏母感夢見瑞雲入懷娠三年而生九歲依當寺契能出家章聖在御覃恩得度（宋祥符元年封泰山天下寺觀各度一人）即往學于天竺慈雲異之曰是能棟梁吾道者後謁神照大明圓頓之旨然三指供佛祖析妙悟未幾振居第一座神照以止觀一數授之曰汝當建大法幢恨吾不之見耳既而言歸鄉邑繼能師之席遷慈雲妙果赤城講道益振少師李端愨請主白蓮北海郡王爲請神悟之號丞相王安石作一時朝賢競爲歌詩以贊其德郡大旱守師祈雨師至龍湫語曰汝受智者大師付囑遇旱當施甘澤何不憶耶忽大風黑雲從湫起驟雨如注閱十七年特賜永嘉郡侯士庶固留演教乃於巾子山華林精舍講小般若後時杭師既無擇以寶閣請道欽以淨住請內翰楊繪以南屏請梁陵令人以天竺請十坐道場凡四十年講唱不倦登門三千人稟法者三十人熙寧乙卯四月丙寅晨興沐浴更衣集衆誦普賢行法阿彌陀經乃曰吾得無生日用久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即入定寂然塔全身于南屏之右弟子良淵請無爲楊傑銘其塔云師嘗解十不二門題曰顯妙於色心不二云分色心者不二而二妄之境也其體一者二即不二妙之門也故以總別斷爲十門二不二相使粗妙昭然門旨不墜是知境妙不二之門在乎一念色心得此之門寶乘即來道場可到

法師有嚴台之臨海胡氏母將孕號痛頓仆其兄沙門宗本曰是必有異若生男當出家母聞之合掌以許既而痛止果生男六歲依靈鷲從師十四受具戒聞孝悌師心賦若有所悟即往東山學于神照一心三觀之道法華三昧之行莫不神解而影行之時法真曰居會中謂之曰子雖晚出當大成器嘗讀止觀至不思議境曰萬法唯一心心外無一法心法不可得故名妙三千法具發嘉歎之初主無相慈因法真自赤城遷東掖舉師以代常謂去佛久遠人迷自性凡宜演之際必近指一心使之易領聞者皆能有入紹聖中郡請主東掖師曰智者年未五十已撒徒衆吾老矣可堪此耶卒不赴隱居故山東峯廬于樝木之旁因自號曰樝菴（[illegible]）一鉢無長物躬拾薪汲水食唯三白此足傺章輕重等護二十年專事淨業以安養爲故鄉作懷淨土詩八章辭情悽切人多樂誦嘗時所修三昧多獲瑞應施鬼神食除病却祟驅蛇去蟻水旱禳禬一爲課誦如谷答響母病日師對觀音想日精摩足手母即夢師摩日當前覺而目明建中靖國元年孟夏定中見天神告曰師淨業成矣又夢池中生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能歸淨土之詩越七日趺坐而化以陶器塔于菴北有光在塔如月三夕乃沒師淹貫藏經該通書史註安樂行空品及法印經跋玄義備檢文句箋難止觀助覽阿彌陀懺文又撰戒對一編辯論古今拾

誦為要
左仲臨海人從東掖神照授菩薩戒及爲說
大乘法要豁然開悟有如夙習神照對衆摩
頂與記自是發奉戒律遇事不苟其節割西
方三聖像旦夜虔事誦法華三千四百部金
剛般若二萬遍紹聖二年秋臥疾命子僧淨圓
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尋夢三偉人立于
江岸召仲登舟皆然西邁仲知往生有期乃
爲僧諷阿彌陀經未徹即云我已見佛光金
遂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逼吾前稱佛結
印而化

南屏法師法嗣

法師從諫處之松陽毛氏幼見佛經輒能自
誦父曰再來人也年十九試法華經得度即
謁上竺辯才夙夜聽習復往依南屏于金山
問辯如流南屏歎曰吾道由子而行也熙寧
中諸子明慶徒衆日善乃遷淨住元豐初處
人老壽聖迎居之越三年辯才主南屏因以
年老居師首衆嗣歲舉以自代元祐五年上
竺虛席辯才囑郡守蒲宗孟曰靈感勝迹非
從諫不足當郡用其說復爲春風慈辯之號
義天僧統自高麗來求法郡以師應命義天
泉侯留滯中國朝廷以其國母思憶促其歸
師詢之曰高僧道紀負經進學以母不可捨
遂荷與俱誦經母有不可背以爲模荷今僧
統賢於紀遠甚豈爲經背母使憂憶乎義天
於是有歸志乃求鑪拂傳衣及諸著者攜歸
之曰已傳慈辯法師教觀還國流通乞賜冥
護既歸乃建刹立像尊爲始祖六觀二年辭
歸壽聖文之門學車溪晉明等十人請師者
候師曰諸子遠至後會無期老僧不如棄與
便行遂沐浴更衣升座說法書偈安坐而亡
葬全身于受業

法師會賢早爲南屏高第初弘教於華亭超
果學者如市將行化外邑必得老成素講者
乃擊鼓集衆其人對衆答曰必欲代講於老
師凡所說義許恣破之師忻然曰幸蒙被主
祖道之光也

述曰南屏晚見法智其所立義有聞而遠
今賢師所說不爲戴講之見取較此師一
宗南屏之言故戴講得以破之然世無圖
其名可謂烈士乃師忻然許其破不以爲
忌真賢乎哉

三學法師法嗣

法師若水三衢人久依三學號爲有成欲當
廣詢乃易名若水外現未學屢遊歷初住
天柱崇福講演不倦探密語有神功祖忌將
臨戒庖人備羊筍庖以非時日暮渠盂水於
後園夜聞爆烈聲明旦視之筍戢戢布地矣
民人以疾告咒水飲之愈者莫紀其數

浮石法師法嗣

法師温其金華人依浮石學教爲成才紹平
初於城北華景雲舊宇以開講席夏大旱日
演光明經處和諸天已而甘澤徧給郡守王
蕃爲奏其地永爲天台演教之所賜師法雲
之號嘗造九祖像極爲精麗東陽教學之行
師之力也弟子七十二人普月大師善萬主
慈覺化成一境居式主景德有虎子之稱

廣慈法師法嗣

法師若愚雲川施氏賜號妙悟四歲出家以
天禧覃恩得度年十五傳教觀於廣慈同門
畏愛號爲義虎治平中始數講於嘉禾除平
繼徙居于勝果有空室崇所棲師咒土擲之
得片紙書令被法來遣若法力沒當復來此
數日聲物颶火突怪百出師訶之曰不聞惱
法師者頭破作七分乃爲廣說輪轉因緣衆
僧聲之爲其破除忽空中轟然擲木書云謹
朝烈士沈光大略懺過且云蒙師說法之力
嘗住先它化天自此遂絕師因淨覺背宗上
十諫書法智作解謗淨覺復作雪謗時法智
在疾不復答淨覺在靈芝對衆詆曰只因難
殺四明師誰向靈芝敢開口師不甘之乃作

評謗以極辨之其略有云近觀雪謗所謂披生法二身雪增減二謗者也然此書一往可觀再言有失解謗雖已煥然雪謗猶自冰執今據吾祖之格言以評開揉之謬解淨覺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元祐庚午秋集衆書偈安生而化闍維之日得舍利數百

述曰淨覺既屢起破師論及雪謗之出而法智已在疾不復辨於是淨覺自謂己勝無忌憚矣不有妙悟誰能評之起四明之宗以信後世者於妙悟功最高

法師法宗蛟唐顧氏十歲依廣慈為師十二受具戒專研教觀十九往從廣慈初師服勤十年廣慈閒居師陪侍左右日親法誨依止觀修大悲三昧綿歷九戴人自之為懺主凡禱事祈疾悉獲聖應建淨土道場刻西方三像燃五指供佛每月集四十八人同修淨業名鄉賢士多預其會政和丁酉春微疾夢彌陀聖衆授手接引後三日浴身易衣與口趺坐怡然而逝師素聞天竺光明懺期之勝因預同修至五日於禪觀中見慈雲法師侍僧數十師作禮問曰自昔同修者皆得往生否慈雲曰後之元照已得往生擇瑛尚欲三塗弘經（資暉暎□果有咸頤）汝宜勤修以成本願言訖而隱

法師草異餘姚杜氏師龍泉清序遇皇祐昔度恩得剃髮習教觀於天竺明智後入雷峯廣慈之室孜孜扣擊二十年無倦志學成歸里數講故山專勤淨業誦法華至五千部晉賢彌陀誦各萬卷崇寧元年秋示疾集衆告曰吾生淨土時至當乘金臺隨佛西邁即瀲身端坐結印而逝火餘舌根舍利如綴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四

神智文法師法嗣（廣智下第三世）

明智中立法師　文慧宗正法師

空相思恭法師

扶宗忠法師法嗣

草堂處元法師　永嘉法詮法師

超果遵法師法嗣

海慧老圓法師

法真成法師法嗣（神照下第三世）

白蓮道卿法師　安國元惠法師

四明淨果法師

神悟䖍法師法嗣

北禪淨梵法師　白蓮善珠法師

德藏擇瑛法師　金華子方法師

壽安良弼法師　淨住思照法師

一相宗利行人

樝菴嚴法師法嗣

天台法鱗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慈辯諫法師法嗣（南屏下第三世）

車溪擇卿法師　慧覺齊玉法師

圓覺蘊慈法師　普明如靖法師

天竺應如法師　法雲宗敏法師

佛智慈雲法師　佛照智堅法師

慧覺清月法師　圓明普賢法師

上竺明義法師　高麗義天僧統

群峯初法師法嗣

梵慈智普法師

南屏文法師法嗣

憲章仲閔法師

超果賢法師法嗣

精微齊倫法師　清辯蘊齊法師

實積彥端法師

景雲其法師法嗣

覺慈善嵩法師　景德歷式法師

神智文法師法嗣（法智下三世）
法師中立鄞之陳氏賜號明智母夢日輪入
懷遂有娠在不三浴則啼號不止九歲出家
于月東之棲心受經一誦永憶不忘治平中
試經開封府中選得度初依廣智學教觀及
神智繼主南湖復依之熙寧中神智闢懺院
問答者二百人無出師右乃舉居座元久之
去謁扶宗於永嘉將歸宗曰子行必紹法智
之席及神智謝事乃俾師為繼元祐初高麗
僧統義天遠來問道肩濟岸謁師升堂數日
果有人焉遂以師禮見傾所學折其鋒竟不
可得師令門徒介然始作十六觀室以延淨
業之士已而辭去曰吾年六十當再來即退
處東湖之隱學數年郡太守王公勉主寶雲
一新棟宇於伽藍神腹得碩文云後百年當
有肉身菩薩重興此地聞者異之後退隱白
雲菴日宣止觀至不思議境歎曰吾道盡此
極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乃作不思
議辯正又指五章裂大綱目寄果明因以成
解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網指歸
釋疑文為正師七郡請再主延慶果符六十
再來之言嘗升座說法慈霔無盡下座問侍
者曰吾適道何語侍者答以所聞師曰吾嘗
身心同太虛空殊不知語之所出也歲儀行
江湖徙廣為最盛擇其徒雖法華倫若七年
行法將圓禪觀中見一大舟衆欲乘不可唯
師坐其中以行自是辯慧泉涌超勝於昔政
和五年四月辛亥謂門人法雄曰吾聞異香
心甚適悅謂觀堂行人曰吾言與汝畢長別
即面西坐逝塔于宗法祖塔之東諸三大部
淨名光明數十過誦法華踰萬部與人除病
郁鬼救炎旱不能畢紀其驗孔老之書無不
遍讀其對儒士譚說則反質之曰此道在孔
聖如何在詩書如何儒士不知對則援引委
解之曰無乃若是乎閱書心服而退師在永
嘉扶宗謂曰吾常見摩利支尊獸於叢中求
護法它日幸於南湖懺室置其位及師主席
乃立像自師始陳瑩中嘗讚師曰發奉木叉
堅持靜慮以身為舌說百億事（言成忠慧皆偽妄也）
法師宗正賜號文慧依神智學教觀深造閫
域治平初繼主南湖大弘宗教先是寶雲祖
藏骨於育王山西北隅後七十七載師自南
湖往權攸顧梵宮有以將遂無沒乃鳩工集
石埏甓繪以錮其處且復為石塔記以識其
事時謂淑師此文寶雲之藏幾不可考
法師思恭湖之烏程人賜號體真年十九剃
髮詣神智學教觀及歸里時空相廢于積潦
師克志興復為屋三百楹從容無求而施者
自趨功成修長懺三載以答志願及老歸吳
山辭空建炎元年九月別衆坐逝茶毘烟所
至皆凝舍利塔于院東南隅弟子戒深等四
十三人皆傳道有成分化浙水
扶宗忠法師法嗣
法師處元永嘉人久參扶宗遂繼法明之席
郡伏仰其道化任以僧正澄清品流莫不厭
服所著輔貴記三卷具論經體則推本法智
廣智源流之說論無住本三種觀法答扶宗
通相三觀其說明正學者宗之崇寧二年開
居東溪草堂述義例隨釋六卷初荊溪以止
觀大意例為七科名為義例使學者知解行
之大旨繼法智製述之多不暇為記師因義
神智為纂要以初乘觀法性德之境為真如
理觀修德之境為唯識事觀師謂狂妄徒疑
後學乃決志注釋以作纂要之非
法真咸法師法嗣（神智下三世）
法師淨果四明人學法真為高第撰金剛經
疏欲講即講不俟衆集有臣律師者入冥府
司名者曰誤追也臣潛窺其籍有云明州淨
果闍黎講金剛般若經一百徧既反詣師以
問師曰但十徧耳恐以義勝務為百徧
神悟謙法師法嗣
法志淨覺嘉禾人姓箟母龔氏夢佛光滿室

遂有娠及生因名佛護十歲從勝果師承懺主出家常念阿彌陀佛或問年少何為念佛答曰我欲往它方丈求掛搭去年十八受具戒即依勝果湛師學未久復往謁神悟慶親講說大契夙心元祐初主姑蘇大慈講三大部十餘過餘文稱是受業門生殆徧吳地信

人稟戒幾滿城邑嘗率二十七人修法華三昧以二十八日為期如此三會感普賢大士授戒羯磨至稱淨梵比丘則洪音震響如撞巨鐘三昧將闌有二僧作禮曰今春到石橋禮聖迹忽見空中散華焚香非常一僧遽曰姑蘇梵法主期懺散華至此語畢不見因來瞻禮長洲令黃公彥刻記于石云異哉師之道力其與北京進法師夢釋迦授戒南嶽夢四十二人加羯磨法與世同致師製期懺規式二浙至今行之嘗依識譯光明別製懺儀與衆同修感格屢見神觀之處衆見金甲神王跪於座前後於一處期懺見常天按行懺室行人有違其默察者輒障起而退夜居西院時暑酷熱衆不安卧師方披三衣坐水閣上忍風雪飛集涼氣逼人旦謂衆曰見行冬令衆皆歎仰知為神龍翊衛變熱為涼也元符中夢黃衣請至冥府王者迎就座令吏檢祿簿云淨梵比丘當經多劫長誦法華王即起頂禮遣使送還政和中太守應公娉為祟所嬈耿笑不休請師施戒即刻神定葛氏請師為亡夫施戒即見夫恭敬於師遶座三匝稱已得解脫宣和初郡守賈公敬師高行補為管內法主建炎元年十月坐亡闍維得舍利甚多藏塔于橫塘般若

法師擇瑛嚴之桐江俞氏母娠二日貫懷後二歲散二男俱出家皆試經得度長名子欽受業從唐淨住次即師也入道于杭之壽寧熙寧中參神悟於施水寶閣深悟止觀之道閱不爾金錍不暇者數月以所得師神悟曰法華妙旨歸乎自心宜務讀持勿自輕也嘗湖曾氏於德藏創一院以迎師大開法施又之遨遊杭秀蘇湖閒元符二年奉於杭祥符示疾識奮身凭几西向諷彌陀經卷終而逝嘗述淨土修證儀其讚云阿彌陀佛真金色之偈至今人皆誦之又辯西方此土二種觀門之相以勸專修淨業者

行人宗利會稽高氏七歲受業於天華既具戒往姑蘇依神悟即入普賢懺室要期三載忽夢亡母謝曰兼汝懺功已獲生處又見普賢從空過前懺畢復往靈芝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夢大智在座呼宗利名口吐白珠令吞之又於靜定中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實林境界尋詣新城碧沼專修念佛三昧經歷十年復遊天台鴈蕩天封皆建淨土道場晚歸受業天華建無量壽佛閣接待雲水政和元年大旱詣日鑄山帝舜祠祈雨感龍王現金色身甘雨沾足建炎末入道休山題所居曰一相菴會稽道俗請師主繫念至第三夜禮像頂珠忽放光明大如箕預會者孟堅國紹興十四年正月晦告弟子曰佛來也吾將歸安養矣書頌為別曰吾年九十頭已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莖生斷乾坤窄端坐即逝是日近山人見異僧滿山谷莫知所從來瘞全身於菴居之後

法師思照錢唐陽氏十四歲從淨住從雅聽法華方等於南屏復往東掖參神悟大有所入既而刺血書法華七軸專修念佛三昧築小菴曰德安後遷小門為觀落日之所刻三聖像每夜過午即起念佛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繫念終其身三十年一旦語其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請僧七日以助念佛屈指作印奄從坐化時宣和元年春也闍維之際頂骨牙齒皆瑩明如玉石師於淨土七經一字一禮華嚴首楞嚴金光明無量壽普賢行法遺教梵網無量義略教誡四分戒本皆然唯法華十過摠得二百七十卷誦

法華下部無量壽佛經五藏阿彌陀經十藏

云

慈辯諫法師法嗣　學　實

法師擇卿天台人天資敏敏學強記受教於上竺慈辯嘗曰四明旨意吾已得之唯趣教觀信之未及然不敢不信也初主車溪壽聖未嘗出閫節槩貫衆徒三百拖首自至年三十後即發卷禪坐晩居車溪每遇講演但令侍者日供講奏辯說如流聽者說服懸解曇應領徒三十人至車溪值說無量義經聞衆難云妙樂有云能生一實法華異名所生無量為法華序不知能生一實是隔偏之圓即偏之圓所生無量是同體之權異體之權應語同行曰此師言有典刑之堪問道即求依止有不循規者悅衆以問詢其名則指言朋觀二師師曰此二人教門大才也弗之問嘗夜坐方丈聞廡有天樂聲遣人迹之聲出朋師房師附壁隙窺之見朋觀數輩於燈前戲衆手作無葉樂師益異之平時喜茶臨終之頃謂門人曰辰鐘鳴即來報至時啜茶一甌書偈而化昨大觀二年仲冬也塔于院南吳𧦬浦

法師齊玉　字　姓　婁　潛川人向禁其公文子也法號法先學經釋學日記數千言始從祥符仲智復依慈辯一日北禪次慈辯之戒開其故答曰誠不欲五十之利而喪一日之功慈辯得通相三觀之旨秘不肯說師嘗扣不已乃於密室跪鐘以授初出居苕溪資藏每於歲終大興淨業之社遶横山立丈六像率道俗修行中夜告衆曰我輩未念佛時心隨塵境作諸不善犯一吉羅尚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況犯篤聚重罪乎今若念佛則可一念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況又父母生我令我出家理當度脫以報重恩今若破戒墮陷則父母豈不失望大衆聞之無不傾誠懺悔舉身自撲至損額失聲者宣和六年還居上竺先是慈辯之去繼之者或不振學徒謀曰得五公乃與郡守積彥國聞之乃具禮以迎講道敷化不異慈辯嘗中夜頂像行道一僧失規責之曰汝無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雖不肖罵為畜生有玷三寶自是三年對佛悔過歲大旱井竭師運心密禱夢水出西坡旦掘之清流涌出因名夢泉建炎元年秋謂首座修慈曰吾昧前多寶塔現慈曰和上流通法華之瑞證也師曰所頭見阿彌陀佛耳即集衆念佛頃之舉手加敬曰佛已來接也端坐合掌而化葬十山西草堂之側謚妙辯塔曰慧寂門弟傳教者密印大師修慧等二十人所著普賢行法經疏及自釋疏祖源記無量義經疏雜珠記　安般守意法門尊勝懺法

法師蘊慈四明慈溪人賜號圓覺初依壽安獨師既而復謁慈辯其學大成時門下十高第師為說法第一初居西湖菩提遷會稽圓通崇寧初能仁虛席以師為請有文首座能行人各然二指禱佛冥彼師既至一衆說服嘗因暑熱講散偃息臥循遶首座至白曰此山師席講退之頃不入懺室則居禪堂未有高枕自安者師媿謝曰敢不承教自此祈寒盛暑不敢少懈每當如廁則沐浴更衣雖行道遇雪必手物以為淨著十類說權實指迷世行其文

法師如靖賜號普明早入慈辯室杭人有以私憾害其兄者後深知悔以問一律師答之曰殺人償命何足為問其人即投西湖而死欲償兄命死為役鬼既不見兄反悔投水因服人入需峯受戒鬼隨以入聞戒師說人造罪許懺悔其鬼乃怨律師蚤知可悔必不投水日夜隨律師索命語以修薦百方皆辭久而言曰為我請靖佛子施大乘戒則可脫及為授戒法乃見形致謝而去後生覺悟學徒

雲旛唯一室空閑云有惡鬼居之師中夜入
室坐禪忽聞哮吼見一人頭飛走地上餓化
為人師謂之曰汝何得擾人鬼曰凡出見人
本欲求度人見自畏非擾之也師乃為說法
授戒語之曰汝可入吾神鬼即如教覺重甚
捣至林中放之化成天人殷勤謝師飛空而
沒建炎二年還上竺初是有為鴨童卦者或
以上竺住持為問童云待問土地良久曰今
早天符已下請請法師矣閱月而師至三年
十一月金虜破杭師預感夢知此山尼運不
可免語其徒令避去及虜至或謂可以禮迓
即擊鐘集眾虜疑其將抗已放兵大掠火其
屋而去

述曰靖師之德可以脫索命之鬼可以度
空室之祟可以感上竺之符而不能卻兀
朮之兇止上竺之焚蓋當群生同分業感
兵厄火焚所不得而幸免也

十九

法師應如婺之浦江胡氏默記多聞尤善持
論來學上竺慈辯深器之嘗往靈山訪同世
出六能義反覆辯詰彼義墮負師即揭筆緊
帛謂之曰西竺破敵則豎勝幡道場降魔亦
表勝相今法戰既勝當揭一竿人畏其瞋目
之虎子初慈辯得南屏通相三觀之旨秘不
授人玉慧覺祈請尤力許中夜為密說師知
之防梯揭尾伏身竊聽飛雪翻空背若被鎧
旦白慈辯曰我於通相三觀若有冥授即錄
其言以示一眾爲辯愁曰應如盜法解聖知
主越之圓通嘗因講散謂侍者曰今日東風
吹教法過浙西去使眼中有耳者得以有聞師
三十歲便亡卷舒臨座侍者供講義以俟紹
興三年還上竺兀朮焚蕩之餘唯存藏室有
勸化人營建者師曰我但流通大法耳它日
自有修造者至及師亡普覺惟日累以繼席
與土木事五年九月車駕幸大士殿師奏對
如流上喜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師不嘗罄
述常以偈示人曰吾傳智者一性之宗三千
實相妙空假中一念法界生佛體同凡聖一
如善惡理融毗盧身土湛若虛空達斯旨者
法法圓通左之右之受用無窮山家稱如虎
者三人神照本如曰明道如林[illegible]及師也一
夕別大眾歸寢而終塔於寺西北隅嗣法學
先懷志白蓮慧仙皆是世其業師有教叢名
指難集

法師宗敏秀當湖魯氏名族也賜號法雲年
十五具戒徧參講席如趙果照廣化明南屏
玩無不歷事後入慈辯室頗有發明辯諸首
座非其才乃請與之抗論座為之屈紹聖初
主杭之菩提元符中遷孤山樞密蔣之奇時
來謁問楞嚴大旨為談心要之妙之奇言下
有契敬以師禮久之退處報恩六一泉之上（[illegible]）
宴坐三十年世高其風兀朮陷杭寺為煨燼乃還止當湖巷居
紹聖七年冬示寂介以衣盂修報恩塔即山
撤而葬焉後十八年有司以其地為延祥觀
還其塔于山北烏窠之側弟子慧靜取全身
闍維之視容貌如生薪盡火滅收舍利百
粒如菽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子
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問道
至四明郡以明智慧照館接之義天上表乞
傳賢首教敕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
誠禪師對誠舉錢唐慧因淨源以自代乃敕
主客楊傑送至慈因受法諸剎迎餞如行人
禮初至京師朝畢敕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
宗本禪師示以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
楊傑驚問印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
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
聞之以為知體至慧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
疑聞徹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
又見天竺慈辯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
隴禮智者塔為之誓曰已傳慈辯教觀歸國
敷揚願賜冥護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得

所著文既還國乃建剎號天台來慈辯所傳教文立其像為初祖歲遣使通音問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慧因建閣藏之（高麗帖）見飛山別傳議為疏曰甚矣古禪之與今禪名實相違也古之所謂禪者藉教入禪者也今之所以禪者離教說禪者也離教者執其名而

為一

廿一

遺其實藉教者因其詮而得其旨救今人矯詐之敝復古聖精純之道珠公論辯斯其至為近者達國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再定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與焚棄而比世中國禪宗章句多涉異端此所以海東人師疑華夏為無人今見飛山高議乃知有識法開士百世之下住持末法者豈不賴珠公力乎（書成時作別傳議於師教之臣深發明壽九十三壽書處山）

述曰助師辨祖謂智炬撰寶林傳說百端知達磨隻履西歸立雪斷臂等事與南山續高僧傳多不同（故）世又謂壇經說性不異吾宗而於念佛求往西方有似貶斥義天言達國焚棄二書者蓋以此也

南屏文法師法嗣

法師仲閔三衢人受業祥符來依南屏文師以雄辯見稱義虎政和初還郡主浮石學者驟至嘗放言曰吾座下不五百衆不講大部故一生唯講光明觀音顯宗之日集眾升堂登師子座趺足而坐忽見銀臺自西至師曰吾平生解第一義普承金臺今乃若此瞑目而化所著富董集五卷其自序曰釋氏子有所述必求公卿為之序其首題其名冀其說俾行於世且衣冠之士豈知吾之是識吾之非儒是而繇乎天能喪乎哉或非而有序人能篤乎哉

超果賢法師法嗣

法師彥倫學超果賢師為有成大觀元年主仙潭撰教義名精微集四卷賜號妙慧又撰金剛經疏二卷

法師慧齊錢唐周氏號湛然幼歲試經得度傳教觀于法明會賢師嘗患疾百藥不治遂力誦觀音尊號夢一婦人以錐開其胸易其心手捫摩之患即愈晤昔所覽靡不通記走筆成章率歸典雅咸謂辯才之證主錢唐遺林雷峰上方姑蘇東靈鐵唐南屏姑蘇廣化三衢浮石政和復歸上方開居于方丈述楞山記釋天台戒疏凡三卷建炎四年正月（廿三末）集衆誦彌陀經稱佛號畢即剋而化塔舍利于上方門人法清及景德法雲克傳其道嘗編翻譯名義七卷大為梵學檢討之助頗亦附以教義云

景雲其法師法嗣（淨石下第三世）

法師居式金華人嗣景雲住景德撰圓覺疏四卷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昆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五

明智立法師法嗣

澄照覺先法師　慧照法鄰法師

圓證智謙法師　四明法維法師

定慧介然法師　待制晁說之

諫議忠肅公陳瓘

草堂元法師法嗣

息菴道淵法師

安國慧法師法嗣

智涌了然法師　真教智仮法師

白蓮梵章首座

白蓮鄉法師法嗣

天台淨佺法師

北禪梵法主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　飛英智怳法師

頂山子文法師　通照慧明法師

超果惠道法師

德藏瑛法師法嗣

北關思淨法師

齊安綱法師法師

教藏有全法師

東溪鄉法師法嗣

竹菴可觀法師　牧菴有朋法師

祥符道忻法師

慧覺玉法師法嗣

清修法久法師　澄覺神煥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密印修慧法師

慧解曇應法師　慧照道倫法師

北禪法榮法師　北禪文俊法師

圓覺淨圭法師

圓覺慈法師法嗣

法照中皎法師　神慧敏齊法師

能仁文首座　能仁能行人

普明靖法師法

圓通思梵法師　普圓善朋法師

天竺如法師法嗣

崇先懷志法師　宣祕慧儀法師

音圓普詮法師　法燈道通法師

餘姚行詮法師

法雲敏法師法嗣

樞密符之奇

佛智雲法師法嗣

法照淨通法師

佛照堅法師法嗣

沖禪覺深法師　華藏慧序法師

梵光音法師法嗣

圓照梵光法師　東靈智欽法主

慈室聞法師法嗣

餘慶道存法師

清辯齊法師法嗣

景德法雲法師　上方法清法師

明智立法師法嗣

法師覺先明之慈溪陳氏號澄照七歲受經
一讀成誦初稟教于明智既得其傳復請益
於慈辯清辯所諧益深靖康初主奉化之寶
林會來旱邑請講金光明終卷而雨三日因
勉邑人建光明懺誦經萬部為邑境之護還
主延慶大弘宗教久之復歸寶林築室曰妙
蓮復誦滿萬部作淨土佛號四十八藏摘經
疏名言以資觀行目曰心要紹興十六年正
月十四日說法安坐而逝塔于寢室之側它
日有夜聞誦經聲迹所自出塔中後月堂居
雨湖謂師於延慶有傳持之功而塔在草莽
乃令遷之祖塋及開土見棺索不朽骨若青
銅
法師法鄰號慈照早為明智高弟屢居座
端道業詞章衆所推服高麗義天至首入南
湖師明智而友慈照請疏所受教乘歸國所
撰筆立成有古史風義天嘉歎不已
郡命主三學講演之盛亞于南湖學謂門人

曰余耆勤人以二箴三十已前未可念阿彌
陀七十已後不得持盾史呪誦少不知進老
不知止也時人然之
以師智諦號闡潛學于明智紹興庚辰主
寶雲每念寶雲為四明傳道師自丞胥烏石
其迹寢晦乃力搜訪得止法師所撰石塔記
重刻于烏石菴又於寺門室設像表示後世
法師介然四明鄞人受業福泉山之延壽明
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元豐初葬
修淨業一載期滿誦同修忌觀仲章宗悅曰
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乃然三指誓建十六
觀室中下為方三聖殿環以池蓮功成復然
三指以報佛恩於是修觀之士有所依託焉
建炎以年正月七日金虜犯明州寺衆奔散
師獨不去虜權至詞之曰不畏死邪師曰貧
道一生願力建此觀堂今老矣不忍舍去以
求生也虜皆義之謂曰為我歸北地作觀堂
以此規制遂迫師以行後人悲思乃以去日
為之忌（相傳正月五日去世本郡志作則五十六日）而尊之曰定慧尊者立
像陪位于觀室之隅（石壁受業白泉安草堂必擇有所付去矣為五世孫）一
晁說之字以道自號景迂官至待制文元公
迥四世孫也監明州船場常往南湖訪明智
聞三千境觀之說欣然願學逈其旨晚年日
誦法華自號天台教僧或曰洧上老法華明
智從為撰碑而論之時稱為作（見名文本教志）
陳瓘字瑩中南劍人自號了翁幼登甲科官
至正言親亡之日廬墓三年天降甘露有芝
草生於冢上嘗留意禪宗頗有省發觀華嚴
了法界之旨因上疏論章惇謫四明日
與明智會因問天台宗旨明智舉止觀不思
議境示以性具作成無作行之義公曰乃知
此宗性本現成人問現前色身如何趣寂明
智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公曰世人言其死
如歸不知如歸乃失家者自是深達境智之
妙作三千有門頌以示明智智可之（文見名文本教志）
晚年刻意西歸為明智作觀堂淨土院記發
揮宏光淨土之旨宗門雖其說（昭著續附）公既歿
諸子皆白衣未葬懷不滿意宣和六年冬無
疾別家人而逝紹興山贈諫議大夫諡忠肅
述曰智者之為道也廣大悉備為其徒者
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
而學焉則其道斯為可信也智者之世有
徐陵柳顧言荊溪之世有梁肅李華慈雲
之時有王文穆馬亮明智之時有晁以道
陳瑩中是數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
贊之智者之道於是愈有光焉
草堂元法師法嗣
法師道淵永嘉人自號息菴又作扶宗深達
觀道居西湖永明講授有法述謂修性離合
之旨指要雖示其妙後人或戒與說師收束
出文立為二義一者約修三法三與修性對
論三以明離合二者約修九性九與修性對
論三以明離合初修三性三者如不二門性
指三障是故具三修從性成成三法爾又云
一念心因既具三軌此因成果名三涅槃又
金錍云本有三種三理元遍達性成修修三
亦遍此皆性三修三六法明離合也言修性
對論三者以修為能對性為所對如不二門
云為對性明修故合為二則修二性一三法
明合也次義言修九者如不二門云是則修
雖具九則法身般若解脫各各具三此乃修
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然法身中三雖本屬
性指要判云雖居性三成為所發故皆屬修
言性九者如光明句釋金鼓具滿圓空鳴三
法即是一境三諦人於聞空鳴中各各自具
彼大等三遂有九法既得鼓體性德中論未
涉起修此則就性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修
性對論九者如涅槃疏明體宗用合有三義
體有種成遵宗有本要明用有本當自在此
約修六性三以明離也云云師示寂當夜學侍
龕旬日體色不變白乳流涌香若蓮華人取
乳可塗面行葬路經一菴拂斷不進異香徹

菴中易歸重不能舉菴主遂有微憾乃悔謝已而有小化故蒙見試乃隨衆舁之遂行葬及三年忽大風折木壞其塔菴龕舍利若天彰其德云

安國慧法師法嗣神照下一世

法師了然臨海薛氏母禱山與寺石像兩夢至佛殿見僧持蓮華令食之且曰汝生子當出家後十三月師生四歲母令出家則誰當爲嗣夢神人叱之曰何爲前悔遂聽之十六具戒從安國學教觀悉解脫發嘗夢坐盤石泛大海望大士坐山上竹林間師曰平生持尊號今得見之遂正立說百偈以讚發憤其半自是頴發辯才侍安國遷白蓮未幾去謁明智問華嚴十法界大論三世間法華十如是三處文義共成三千荊溪何云指的妙境出自法華師曰華嚴大論是死法門法華十如是活法門智首肯之特是說之虛語明智因與師論此道待之如同學見二四明講者道如辯氣毅然時號如虎六與師難問必爲之屈明智歿主廣嚴師曰吾不當負所得卒爲安國嗣六年遷白蓮居山二十四年學者常五六百人紹興戊午寧海建大會請師說法有使者持牒來曰兜率天請師說法師曰此間法會未散使曰符不可緩當先其次者即毀師名而去紹興辛酉五月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爲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師唯唯既寤集衆說法復大書曰因念佛力得歸極樂凡在吾徒宜當力學即沐浴更衣與衆同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而逝能仁行人聞天樂音祥光屬天衆謂師報居淨土而先赴兜率之請也八月葬東岡錫號智涌鄞祈雨于五溪衆苦路險師咒龍使移之是夜風雨大作旦見潭在所指處坦庭述宗圓記五卷釋南岳止觀根要二卷釋十不二門虎溪集八卷

法師智仙仙居李氏號真教幼不樂世俗嘗曰世間榮官何能況我一生清志邪遂服方袍遊學至天竺得觀道于明義首座還鄉依白蓮慧師聽止觀大有發明久之竟嗣其席常時繫念唯在淨土或曰法華三昧一土一切土一身一切身一佛一切佛何不依止觀修法華三昧而爲往生之因師曰荊溪云分見二別功德品中直觀此土四土具足故此佛身七即三佛身此大衆即一切衆以惑未斷故安樂行是同居淨土行之氣分故不離同居穢見同居淨問者曰同居類多何必極樂師曰教說多故宿緣厚故令專注故是攝生故師嘗結制稍嚴微意乃詣辭郡縣還寺杜門絕跡衆請用醫令厚贐識去之即易林西向設彌陀像請行人誦經終卷而化時能仁閣公佛聲沸天仙樂盈耳塔于院東北隅首座梵章學慧法師悉通其旨屢居白蓮虛端講唱有法學者宗尚謙抑不肯出世人高其風著圓覺經疏一卷時稱簡正

北禪梵法主法嗣　卍

法師慧深幼徧歷講席及見北禪洞悟奧旨後法主歸寂師繼蹤行化當虔炎兵燬之餘極力土木卒遂舊制領徒說法未嘗一日以事廢將建大殿衆勉見巨室師曰若使出門干施主不如閉戶禱諸天精誠所感施者自至師正席二十九年有僧善居爲知事亦加之清儉勤力輔贊有理人或與錢即屢縫手挑自攜以歸慮費腳金損施福也

德藏瑛法師法嗣

法師思淨錢唐喻氏受法華於瑛師既悟厥旨復深研淨土之說專志念佛日誦觀經大願初於郡城北關創精舍扁曰妙行領徒乞食期飯僧百萬不二十年竟踰八倍建十遵寺藏規制巧妙爲天下輪藏之冠尤精畫佛每運筆先於靜室念佛觀想一日宜丈六像見佛光良久衆皆瞻禮師於是時頓悟筆法之妙於是人間咸稱爲喻彌陀至於西湖北

山壑石作彌勒像露半軀於巖識者以爲深谷爲陵之日必有繼成全身如三生石像者宜和初盗起清溪犯錢唐師告衆願以身代一城人命賊義之姘爲戒紹興庚申冬端坐想佛七日不寐忽起焚香供佛歸座趺坐而化仍日頂上温煖面體紅潤見者謂其猶生葬于法堂之右

車溪卿法師法嗣南屏下六世

法師可觀字宜翁華亭戚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溪擇卿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衆唱曰般若波羅忽有悟入如服一杯漬氣沙六非覺有拙山命師代講指要至若不謂實鐵牀非苦熨斗非憂歎曰語言文字皆穅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藏居闓世堂爲楞嚴補注雲以祥符延聞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拈座云留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及得所遺法語謂口當口卷卷斯道不敢恭負竹菴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淳熙七年門月堂道昌之席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請曰王吉如生豈當有絲逃行至南湖飛見行李寂寂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菴九年二月十九無疾而逝壽九十一荼毘舌根不壞舍利莫知其算楞嚴之觀堂師五住當湖皆退隱于竹菴因以爲日界大悲自徑山行化來訪當湖對語終日歎之曰教海老龍也師見齋房安僚即謝之曰汝起居無禮說無益語少時焚香之敬不補終日媟嫚之罪也著楞嚴說題集解補注共四卷蘭盆補注二卷金剛通論事說各一卷圓覺手鑑竹菴錄各一卷山家義苑二卷

法師有朋金華人自號牧菴一家教文背誦幾半初學于慈圓覺復往謁車溪晝夜扣請盡得其道主仙潭訓止觀天衣持師分衛至境入寺就聽至破法徧橫破九種禪那皆非圓頓行人入道之門持誦然曰我所未聞之說也設禮而去湖人薛氏婦早喪不得脫其家齋千僧誦金剛般若請師演說經旨婦憑語曰謝翁婆一卷經今得解脫翁問千僧同誦何言一卷答曰朋法師所誦者蓋師誦時不接世語兼解義爲勝也徒能仁講道日盛晚主延慶初升座叙謝云　有朋自遠方來聞者莫不心說於方丈扁一室曰六經堂中設一几而初無文字士夫作其誕衆至寺欲屈之師令侍者先語之曰諸賢欲何相見若賓禮則對坐商略若請益則侍立發問若索難則容先伸三問或曰已從賓禮及對語摸引不已乃知六經在胸中也每臨講不預覘文嘗曰我七番講止觀於正修中未嘗道著一字又曰大部中欲作一雜如片紙大亦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故令教從界無義目唯十不二門口義樣露一班耳或問十境十乘方成觀法荆溪何云不待觀境方名修觀師曰向伊道攝事成理了也又問圓頓教中爲立陰否師劈一喝云陰入重擔常自現前何更問立不立一日講調御丈夫數士人至師曰若在儒教論大夫事如忠臣事君不顧身勇士赴難不畏死立天下之大事成百世之顯名不爲聲色名利之所惑溺皆名丈夫若在吾教則一心三觀爲舟航六時五悔爲艤棹降伏諸魔制外道不爲分段變易生死之所籠檻者方名大夫耳士人爲之畏服師御衆嚴而簡左右或欲師白堂整衆者師曰我所以不數數告衆者是有意也不見道頓雷天夫咸乾道四年十二月三日坐青王軒請行人諷觀經至眞法身觀集大衆念佛留偈坐亡葬于崇法之祖塔禀法者顧菴法昌月溪法輝等甚衆師自作強記

小言科衆甞謂同學竹菴曰天下秖一个半座主老兄秖半个問何爲半个師曰不合多發个紙衆也在嶮潭日竹菴来訪爲上講師讀大科竟即收褰曰宗師在座不敢入文其對尊宿之禮尚謙若此

慈覺玉法師法嗣

法師法久餘姚邵氏受業龍泉十五試蓮經中選得度初依智涌於廣巖後去從慈覺赴天竺師隨侍旦夜爲學卒成其業大慧居徑山往咨心要甞令師舉境觀之旨忽擊節歎賞有王侍御女早喪每附語令請高僧誦法華大慧令師往方外座演經侍御忽有感悟夜中亡女夢於父曰承法師講經力已得生廣侍御因作一乘感應記大慧一日謂師曰教苑人稱宜勉力弘傳以光祖道師遂歸既而慈溪羅氏以圓湛菴延之學者四集共仰師法紹興十三年郡命居清修泉清石潔人境俱勝常患後生單寮多弊乃闢衆堂作建宗諸務如禪林之規以身率先衆莫敢怠說法機辯有大慧之風有不能領者謂師談禪於教苑寺左曰師子巖創一堂名無畏日住其中誦法華楞嚴七經十九年不輟一日忽告衆無疾而化塔于寺西雪溪椑顛嵩撰銘門人妙雲繼主其席

法師神煥胡之安吉人早學慈覺時稱出類紹興中主慈溪覺悟自昔教門諸師立義未盡者悉辨論之得百篇世號煥百章嘗論諸天位次不正乃考尋藏典撰爲天傳其序云蜜百錄安功德天座在佛左道場若寬更安大辯及四天王在右則知世人或十二或十六或十八皆準鬼神品增減無拘也今欲定尊卑亦良爲難如鬼子母羅刹也豈當與大梵同列有女名功德男名散脂今以功德居上梵釋次之後列散脂鬼母豈非失序因檢討大藏作諸天傳隨位釋之蓋天有主客有男女有本迹有顯晦大梵爲三界主帝釋爲忉利主四王爲八部主若功德大辯但客寄耳功德寄北天大辯寄山澤初無主領故所謂主客也功德大辯樹神地神鬼母並女質餘則男身所謂男女也金剛密迹王百徒衆皆大菩薩本也規居神像迹也所謂本迹也大辯對佛宣揚王法雖位處寄寄身示女質而言行則顯或但作影響不事執捕縱權有統王現丈夫形而言行則晦所謂顯晦也知此四端可與言天矣竹菴見之曰大略數百字舉括殆盡[illegible]嘗著圓覺疏二卷安樂記一卷

法師如湛永嘉胡氏母夢寶塔而生幼年試經得度肯詣東靈敎師及晉慈暉師所學未就乃從揚尖淵空相勸之東溪依佛師時衆已多無所容唯小室如斗不以爲陋劇暑埋大甕貯以寒泉與四友挂蹇環坐以抱其爽如此數載衆戲目爲五瘟堂後參慈覺於横山晝夜潛心盡得教觀之妙初主東溪壽聖講餘課法華一部佛號二萬聲有求爲知事者以非器不見用撫之夜懷刃入室則見官客滿座次夜復入則昏暗失路又一夕往得入室見十數人皆同師形其人媿恐而遁平時少眠夏月坐草菴中口誦法華紅身施蚊門人謂師年高宜息苦行師曰羽飛之類安得妙乘所冀啖我血聞我經以此爲緣耳後人因表其處爲餧蚊臺晩歲謝事閑居小菴日專淨業紹興庚申七月端坐念佛結印而逝闍維得五色舍利著淨業記釋觀經疏護國記釋光明疏又述金剛會解假名集建炎初述升聞會畏其末題云幼奴去抗入秀兵火沿捺劫掠烽起命在不測聊書此爲記時弟人以爲與東安當冠盜縱横而著涅槃玄義其事相類

述曰法智之記觀經光明也當時同宗之學說失之徒如孤山淨覺錯綜抗辯卒莫能勝謂之陽擠陰助猶可爲說至於假名

以天資之高德業之美爲四明四世孫嘗
教觀中興後不思光贊乃祖之功而反事
筆削丞爲淨業讃國之記白晝操戈背宗
破祖自隆山外之倡可悲也夫

圓覺慈法師法嗣

法師中皎明之慈溪張氏賜號法照母夢月
民二
十三
隆懐而生受業永明初依南湖明智未幾去
謁圓覺于天竺久之盡得法與靖康初能仁
虗席郡太守劉光嘱智涌舉所知以師應命
圓音一演學徒四集以粥飯不給闢海田爲
二十頃香積乃裕紹興乙卯夏旱郡守以祀
淑昔受智者戒遺像踢風師臨洪施以戒法
即日雨洽以年老退處蔵密菴紹興乙丑沐
浴易新衣書偈别衆正生西向而化
行人能師嘉禾人少學能仁入懺室四十載
六時行道雖病不廢唯不食數日其病自愈
行人之名遂聞江浙年既老讀文如初學草
菴戚之曰未忘鑒耶師曰鑒何所忘菴大慚
嘗暑中曬衣歎曰懺悔丈夫反同臧獲於是
散去餘長唯留一衲褻袍夏則束渠招閙夏
日入林施蚊一日遂二虎以身就之虎俛首
而去山神與供一方嘗與交接香積有乏知
事來告則力拒之明旦施自至皆曰昨夜行
人巡門相報始知山神荷師以往圓覺有能

仁之命師與文首座然指以請及其至晝夜
誦益大有開悟

晋明靖法師法嗣

法師思梵杭之臨平潘氏賜號圓通依淨社
晋明學教觀盡通其旨久之擢居座首晋明
遷覺悟師與偕行及再遷上竺請師曰覺悟
之席無以易子行道十年大振法道後退庵
西山歸雲菴杜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録商摧
禪教之旨名曰會宗侍郎晁公武一見契心
爲之序曰予聞世父景迂先生之言曰景迂說之
浙江東西有天台之學通其說者無禪教之
病可以爲人天眼目小子識之自予聞此三
終屋矣今見會宗之所述其有合於世父景
迂之言乎師平生以戒法力夢寐與聖賢
接凡捨襆㚒函驅逐祆厲一爲說戒無不通
感乾道四年五月有日者謂師曰六月之望
師其亡乎師笑曰造物焉能制我邪汝謂六
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更衣趺坐龕中
民二
召衆誦佛瞑目而化塔于方丈之室

梵慈普法師法嗣

法師梵光四明鄞之陽氏賜號圓照母夢異
僧入其室十二月乃生異香盈室十六具戒
始學律于湖心通照復習教於南湖神智慨
然進方㝠四西浙乃之白牛見海慧普師聞
誦法華壽量品廣談三身言下大悟將還鄉
海慧撫其背曰汝必大振法智之席及歸郡
守王資深命主廣壽政和四年春太守呂淙
以南湖請時廣壽之衆願從者百二十人自
是南湖衆及五百法智之世未若是之盛也
宣和四年大旱郡請講雲雨經依法結壇纔
素畢集披軸則雲興下席而雨注靖康初高
麗貢使及境來謁云國王問訊法師翹仰道
德無從瞻禮謹遣使獻法衣一襲及本國所
法師所著華嚴疏論二百卷建炎三年以老
謝去寓奉化之福聖南湖自罹兵燬積年未
復郡守仇悆謂非師不能振遂迎師再還群
條畢集佇聞講演仇公臨筵讃之曰微言發
覆吾生何幸紹興十二年擧門人道琛自代
遂退處于擇陽與漕使陸寘鄰居往來結方
外友明年春與陸君辭曰老病既久將以後
事託延慶乃舟行至南湖沐浴更衣集衆諷
觀經書遺訓付悟真義誠諷安樂行至深入
禪定見十方佛寂然而逝時十三年二月八日
也壽八十葬崇法之祖塔師天資朴素待貲
賤以均禮或問其故則曰吾法以平等爲心
不輕爲行呂闵莊氏爲鬼物所擾請師誦咒
及門而祟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增戒法有鄭
氏子附語曰吾汝之先也久處幽冥聞人聞

光法師為宗施戒此日宾中異類多得解脫
故吾得以暫歸
法主智欽姑蘇常熟人才辯超卓舉世知敬
王東靈聚徒至五百行梵慈之道不少異恪
勤講懺日未嘗怠時人尊稱法主以比壯禪
死云

淸辯齊法師法嗣

法師法雲受業姑蘇景德賜號普潤學教觀
十淸辯爲得旨紹興十三年撰翻譯名義七
卷以釋藏典之梵語援引跡記有所論辯甚
為學者之益成澤山嘉其作爲贊化刻梓云

佛祖統紀卷第十五　民二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民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六

息菴淵法師法嗣（東智下第五世）
淨社慶廉法師　圓辯道琛法師

智涌然法師法嗣（仲賦下第五世）　民三
覺雲智連法師　澤山與咸法師
赤城中益法師　白蓮智圓法師
山堂元性法師　白蓮妙璘法師
白蓮清悟法師　白蓮子伴法師
廬堂本空法師

具教仙法師法嗣
證悟圓智法師

超果道法師法嗣
依藏從進法師

通照明法師法嗣
報慈蓋堯法師

竹菴觀法師法嗣（南屏下第五世）
北峯宗印法師　智行守旻法師
神辯淸一法師

牧菴朋法師法嗣
顯菴法昌法師　月溪法輝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浮石子悲法師
永福智亨法師　天王道明法師

能仁懷寶法師

梓行忻法師法嗣
悟空善崇法師

淸修久法師法嗣
慈室妙雲法師　雲溪勝穎首座

澄覺廣法師法嗣
覺菴簡言法師

假名若法師法嗣
東孚智訥法師

法照皎法師法嗣
則菴明哲法師　能仁道山法師
醴泉行環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圓照光法師法嗣
超果宗肇法師

東靈欽法主法嗣
楊尖利淵法師

息菴淵法師法嗣（東智下第五世）

法師道琛溫之樂清彭氏賜號圓辯母夢紫　民三
氣繞身而生年十八具戒初學律儀未幾去
從息菴於法明微言妙旨一聞便領後至南
湖依圓照既歸鄉出主廣濟十二年遷廣慈
建炎三年車駕幸永嘉有旨以林靈素故居
爲資福院丞相呂頤浩以師應詔寄以僧伽
梵貿來於市夜見流光熠熠旦即捧迎山苦

無水茄工鑿井得古碑有天慶字南朝僖宗年號大泉
涌其下縈清江岸每以顛倒爲患咸謂思物
所禦吏民請爲授戒神附語致謝門人清頓
夢延慶諸祖來謁侍者持位圖於夢而開其
第八順指問之對曰汝師將補其處及後居
南湖果第八世壽寺修念佛三昧忽感悟曰
唯心淨土一而已矣良由彌陀悟我心之寶
刹我心具彌陀之樂邦雖遠而近不逾一念
雖近而遠過十萬億譬如青天皓月影臨萬
水水不上升月不下降水月一際自然然映
一日於禪定中見一老宿坐禪榻上顧謂師
曰吾四明也師驚喜作禮問曰道班於一家
習氣法相未能通達乞與指教南湖首肯之
及覺心地豁然自是山家宗教觀者皆稟師
爲正紹興十二年圓照告老舉師以代寺經
房寇焚蕩之餘師誠心所感施者自歸歲月
之間棟宇悉備因行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
慧辯愈加郡大旱請禱雨師以郡政苛猛言見三二
守感禱出囚徒數百人是夕大雨有久病者
爲說法施食多愈肯王請禪師疾性視之師
語衆曰大言無當終不得力乃於月二十三
日造淨土繫念會道族至萬人與雪竇大圓
禪師爲道交常請說六即義聞而歎曰師如
此說應曾悟邪答曰若不因悟何敢對老師

說一日講至六羅漢義學者請說斥之曰小
乘法相說之何益當爲說經王義聽翻三日
一語無重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集
衆諷觀經晝夜不絕衆問其旨盈室師曰佛
來接我即沐浴更衣晝倡口唯心淨土本無
述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今諷安樂行未終
嗒然坐亡留龕彌月顏體如生葬全身于崇
法祖塔之側
智涌然法師法嗣廿卿丁第五世
法師智連字文秀錫號覺雲四明鄞邑杜氏
受業棲心崇壽年十八受具戒古貌修幹有
長松野鶴之態明智見之曰僧中鳳雛也初
從圓照學于南湖晚依白蓮智涌頓悟圓旨
及歸鄉代講延慶延炎後歷住五剎皆兵燬
之餘化危礫爲金碧出於指顧昨圓辯重興
延慶未就而逝師適訪宏智同登千佛閣智
曰聞四明談空中有相是否師曰然智以手
指云太虛本無一物師指山川樓閣曰此諸
物象從是何物智大服其言歎曰南湖之任
非師而誰即薦於郡領事十年講無虛日而
衆宇畢成太師史真隱侯老于鄉每過從問
法要真隱曰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水岸
雪消圓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太支離師
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勝亍何緣之文緣離四已商己易己支離真

隱肅然服郡師丞相沈公屈居僧職以老病
辭公手札勸之曰師行業清修力荷宗教自
宜表正一方紀綱諸剎幸勿固辭自絜其志
師即領命諸方服其清整一日感疾謂侍人
曰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華嚴偈復撫掌大
笑曰我自金至此鍾鳴吾逝矣時隆興元年
十二月十八日見三大浴得舍利葬骨于崇法祖四
塔之旁得法上首月波則約
太師真隱居士贊曰聰彼連師色粹而溫
禮義是習詩書是敦繼精止觀實祖儒門
鶴飛寥廓蟬蛻塵氛遂令聽者去縛解紛
五住大剎籍籍有聞晚居延慶其道彌尊
伊惟台教垂裕後昆前有法智後有覺雲
意此幻影與法常存右刻在月波山
論曰聖賢應世之迹非世情所能測識也
夫覺雲一代明教之師其於亡日如知所
歸出生入死固非常人所可擬倫然則託
形儒相之家居相位二十七考中外請安
其勲業盛大矣而又能大護佛法尊於僧
寶是蓋大權施化示現宰官者之所爲也
釋迦未時或爲儒林之宗或居輪王之位
聖寺沙彌爲森文宣四向寺僧爲唐明皇
近則五祖戒師爲蘇文忠瑯邪山藏僧爲
張文定膚距知四機轉位不爲佛不爲祖

邪良渚詡撫掌自笑宜得所歸而復來此土位極人臣以故爲疑者其未著論事者此

法師與咸字虛中黃巖章氏賜號明極母夢故白蓮惠師道出相令食之及寤覺頰猶香生七歲依香積出家首謁智涌涌奇之曰祖位再來也學成以妙年居第一座涌沒證柄爲繼已而悟遷上竺乃舉師以代衆徒駭之歲後大歡及分衛吳中施者唯恐日後信安王孟公問十六觀兵師曰佛國在十萬億刹外而捉封不越方寸若之僧觀道則住彼非遠也資政鄭公問楞嚴八還師曰達心爲境八法皆亂達大觀者一念自亥二公皆感悟歲歲爲遣供(日下刊昔晉守)郡太守入山見池中紅蓮問曰既是白蓮因其御開紅華師曰山中異齊君俟至化是無情亦改容又指看經羅漢曰既是無學如何看經師撫羅漢背云何不祗對師俗於酬應歸開受業舍赤城益師亡郡以爲請萬年一行師來訪見牀上小冊記同買常作物一錢不遺歎曰我於道經媿行不及師當於法恰寺施戒當請聖師衆觀寶光下燭有龍俗止哭表禪安之餘常誦生品至本性空寂則入定數日忘生死無際則大悟沢已其體決真切若此隆興元年五月別衆端坐念佛而亡塔于寺之東岡乾道三年夏復從茶毗五色舍利無算所著菩薩戒疏注三卷金剛排武一卷復宗二卷法華撮要一卷素精於易折衷諸解以自名本取諸氏因號澤山叟

法師中益早親智涌涌境觀篤辯說人以是敬服爲主上虞等慈遷赤城講貫之餘即入禪懺旦夜以繼未嘗少間錄智涌教義號屁溪集

法師元性白號山堂從智涌得教觀之旨居白蓮日講次至天主義有學者新至作論破之有取其論白師曰此新學逆路之見也請擯之師笑曰汝但學得乜作論我盍客得著山堂集五卷法華文句科十卷

法師子倖宇海盧氏號圓淨父從智涌學有聲當世晚主白蓮學徒如市以供給屢乏將陞海爲田歸以告其母母以白金一笥與之曰爲衆辦事佛必鑒之母患其不成也卒從從得田千畝衆賴以濟

法師本空四明奉化人自號盧堂父姓徐爲晨每高僧過門必款接加禮母夜見神光滿室因而有娠爲兒異倫等蔬食誦經志在出家年十四依尊勝法存剃髮初從智涌受教觀自白蓮首衆出主明之永明遷治平淳熙初皇子魏王牧四明尊其道製疏請主演教夏中首座將開妙玄師止之曰自有講席以來諸老立法謂首座之職未出世者止講小部若已出世已講小部者方可開發大部事存講遐此舊章也若爾邪則然請曰教儀類集可以次而進無自遲也後遷白蓮大揚宗教久之歸閒受業日以往生爲正念紹興三年三月三日別衆說座書偈而化東掖學徒來迎全身奉化州素投牒止之乃翦須髮分塔東山而葬全身于尊勝師行不回顧坐不倚物盛暑不持箑祈寒不附火高座講唱辯析精微使利鈍皆有所入人以是尊慕之

真教仙法師法嗣

法師圓智黃巖林氏母夢老儒寄宿而生幼耶敏不好弄書史經目悉能開說醫方卜筮無不精究嘗往隣寺聞講觀經歎曰落日之觀故鄉在焉今日得聞如獲家信暨出家受戒即依真教于白蓮學通教觀嘗問具變之義真教指蘊經曰如此經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但冬日具如味具實即理具三千變也乃而夏即事具又千如皆顯隱異)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豁然有悟以白真教教曰法華止觀此爲喉襟汝今有悟大事斯畢自是遊心道妙五日輙一

聽或遊縱步則曰吾之遊異於是明窓淨几舒卷函褰參五佛歷三周若問止觀則十境十乘見祖師於塵劫之表居東山十有四年兩刹千衆推爲前列每患學者囿於名相勉同人曰是真精進便是向上機關每半月必行布薩或曰圓頓之宗何必如是師曰圓家事理一念具足所謂圓頓者豈撥事求理耶吾於常時未嘗不以波羅提木叉爲之師扶律談常正在茲日郡請主祥符殿撰劉公閣教中一句如何舉揚師曰即事而真公領其旨自撰疏請主鴻祐士夫欲其近城請居日山歷進白蓮赤城慶善化道日起紹興二十三年奉詔主上竺災燼之餘僅存大士殿有裒金爲造門廊者歷家言主星不利師曰佛與天星同一造化苟實坊輸與吾亡何慽未幾果微恙夢仙人飲以天漿所患頓愈神衆加異於前二十七年夏旱詔於明慶講經席散而雨洽嘗抵寺莊閒用牲祭曰何可違佛禁耶即爲神說戒易以素饌二十八年督土木甚遠至冬衆宇咸備十二月十二日示疾預爲書別道俗賫偈坐亡塔于寺東初是將覺日住山之末年夢羅漢來自天台踞坐主位已而師至住無相日夢賓頭盧衆揖授山茶一器人如師爲五百人中爲桐江瑛句侍知解迅荆溪留意辨明邪斥爲穿鑿至云妙樂可以設十難問學者莫敢與抗師作攻瑛焦追破之讀者一快恨二師不並世也

趣果道法師法嗣

法師從進妙年聰辯爲學早成久依趣果具得其道出主海藏講訓有法學者歸之多述教義發明所得作揚嚴解尤稱高妙示寂之日留龕月餘容色不變及燬火浴舌根不壞岩紅蓮華

竹菴觀法師法嗣

法師宗印字元實鹽官陳氏號北峯師肄力於郡年十五具戒首謁當湖竹菴得教觀之旨凡諸祖格言必誦滿千徧入南湖修長懺周氏延以菴居以祖量非法勸筆之歲五百斛往謁象田圓悟淡叉質而來意師答曰有屋無吽甌演肯之智者忌夜炷香殿爐悲泣失聲演感其意以厚禮送歸南湖嘗思寂光有相之義聞空聲云寂光土體如水中月質教空歷堂延居座首堂著宗極論扶智涌第理各立一性之旨師設九難宗極爲之義屈通中蘇玭觀不二門以文難簡而昧其說師撮示機要玭即領會白師座請居正覺颶風飄落（颶音具海洋中多作颶風具四方之風也東坡有颶風賦）僅存藏殿師守死不去風爲之止有請爲廟神授戒去血食者先感夢往赴亡廟尸祝神語求易祭者十數祠遷主茂學未久玭亦召還要師偕行曰盍西還相與弘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反潮右貳上竺講止觀深砭學者支離名相之病囿座揀策主者以得士爲忌去隱雪峯毛氏菴問道者沓至杜氏建普光一區具禮迎之輝講並行法道益盛適徳藏來請師曰肄業之地思報久矣歷還超果圓通北禪道場之興既行土木之績亦就海空英辭靈山舉以自代詔可之學徒五百咸服其道宿彝舊習爲之一革寧宗素聞師名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旨語簡理明上大敬說錫賚甚渥賜號佛行法師嘉定六年以營觀室行化吳中至松江弟子行一菴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即右脇安庠而化時十二月八日也藏舍利慈雲塔考師三衣準律五辛剛制道力純至幽明俱感格邪拯滯除瘵息癘一有祈叩輒不得愈常謂講者須備三法肅威儀以臨大衆提大綱以盡文義具宗眼以示境觀備此三者依佛駕說所著金剛新解釋彌勒偈頌示天親羅什同異之意考正此經諸本即則之文嚴爲有據述教義百餘章尤爲學者傳錄嗣法有聞者古雲元粹十餘人日本傳教者俊芿一人仕官儒生受道者三數人猶佛

光法照繼世盛大有光祖父之道
牧菴朋法師法嗣
法師法輝字明叟號月溪台之臨海徐氏依
多福西茶院真悟誥師落髮從牧菴于能仁
學通教觀歷遷南湖即俾為內知客平心實
助內外以和與印元實暨聖巖月光連為同
志友日以此道相期辨及師能仁延座首說
照初出主吳山香積淨化赤城紹熙二年遷
聖水森定門亦於有上也師為如向久之聖
水復來迎師亦不知為乞己卯日無疾而亡
塔于西隩師嘗以心法華以斜祖意從明正義
酷似牧菴謝克家錄家祖二卿相貴所尊敬
而師執心謙請未嘗許其進人以是高之
祥符忻法師法嗣
法師善榮烏程潘氏賜號悟空母初妊娠即
屏葷血臨產之夕有光二道自天下燭其庭
已而產二男歲餘皆病亡其一相者謂其母
曰若不出家恐亦未保乃舍入法慈寺七歲
受戒學教於清辯忻師紹興末自祥符座元
出主太湖之寶林歷悲通車溪講道大播淳
熙癸卯越帥李彥政請主圓通親為疏云佛
菩薩本自無心有緣即應士大夫何緣與發
惟道是從人皆喜誦其語一日微恙謝人事
坐榻上問病進藥皆不答越七日沐浴易衣

趺坐方丈寂然而化開維之時求舍利者如
其願必得之著大部決疑集四卷行於世在
車溪日入疏圃見菜葉小蟲無數歎曰哀哉
一餐何多殺命於是一夏唯白湯下飯嗣法
紫金法通
清修久法師法嗣
闕　傳
法師妙雲四明楊氏自號慈室徧詢教席津
發妙解從久無畏詣玉几參大慧益有省悟
無畏主清修師與逸堂諸賢旦暮請益及同
受通相三觀之旨紹興十九年無畏沒衆請
師為繼淳熙初遷慈溪永明以所得悟意述
圓覺直解其序有云巨儒老衲讀此必曰既
云直解何用是曲科為開者設一笑當開居
東湖二靈以詩遣丐村市云山環湖水水環
山短艇白鷗窓几間野外更將供給至飽餐
菁得十僧閑時人誦為實錄郡請尸南湖日
事講貫學者如市居二年以疾辭居溪口吳
氏菴一日往別吳君歸越三日濯身易衣趺
坐室中語侍人曰吾有瓣香藏之三十年將
臨終供佛仲報大恩今其時吾將有行及香
煙正熾起白佛陳請求歸安養就座合掌而
化師為學得旨尤善篇詠詩頌翰墨妙絕一
時南湖祖堂以師居位日溪不立像耆老評
之曰昔竹菴牧菴居此皆二年識者以道大

名重不得不立今慈室何慊於二老哉於是
亦立位祠其法嗣者廣壽正皎比湖人
苫座師頻字聖徒自號雪溪四明奉化人幼
試經得度教贊禪府無不咨詢三教百家無
不綜練嘗從久無畏親受觀法自謂造師筆
華及無畏亡撰祭文以寄得法之意師志氣
剛正廣衆畏服文藻高妙後進愛慕於是聖
徒之名播天下不惑之前所寫必居記室知
命之後所至必踞座端諸方屢舉出世皆固
辭不就嘗步菜畦見糞蛆毯聚以發物之多
不復茹蔬唯買海苔三百六十片日取其一
以供粥飯晚歲自省謂文字餘習無補於道
乃住桃源厲氏菴專志念佛一坐十年精進
不懈謂友人張溪卿曰淨土之道豈有一法
可得珍臺寶網迦陵頻伽此吾佛方便誘掖
之法耳但於際中不見一法則寂光上品無
證而證溪卿曰予固已信解媿未能勇進耳
扁所居小軒曰憶佛作詩以見志有云隨波
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
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臨終預別親友沐浴
更衣西向觀想忽稱佛來合掌而化師隱居
之日有司以免丁追慈室訴之曰天下豈有
讀萬卷書為高士行猶欲以丁錢責之邪主
司嘉其言得不問
闕

澄覺焕法師法嗣

法師簡言自號覺菴依澄覺學通其旨博覽強記獨擅一時嘗講妙玄升座高拱瘖然本文不失科節圓詮妙法旁敷教相事理精實莫不粲然嘗謂新學曰人若於窮學若深歷歲月熟覽典誥自然左右逢源了達祖意不爲一文一義之所滯礙尼三可從事於講說之際聞者心化十二

法照皎法師法嗣

法師明哲明之鄞邑周氏自號則菴母夢吞寶珠而生十八具戒即遊學諸方依能仁法照受教觀一時會中同名者有十哲之稱而師最顯著復徧參禪林見天童宏智育王大慧國清愚谷無不期以大器嘗曰叢林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吾宗介爾有心三千具足也宏智聞之曰觀子妙解宜歸弘教初主昌國超果遷覺海隱學永明篤志講訓無虛日學者不敢以假告郡帥范成大請主南湖一時聽徒皆四方英秀來者唯恐其後咸相謂曰登龍門者正在今日師日誦小般若經稍涉人語便即重誦謂不當以凡言雜聖典也六如十

圓照光法師法嗣

法師宗舉四明人初之南湖見明智旣入圓照室佴之貳講出主興教遷壽聖自羅建炎之虎僅存大殿茅茨數百椽殘僧十餘輩廩之裕如常曰諸佛大士徧法界建佛事而雲溪咫尺之地不能有爲亦緣力不足耳縱我能爲之何足爲道祇陀給孤所施無慮億數而雲溪咫尺之地不能有成亦緣力不足耳縱我能成之何足爲多但知服勤講導篤志皆進以報佛恩可亦旣而來學日臻擅施日至抹宇爲之鼎新十三末

東靈欽法師法嗣

法師利淵博通三藏旁貫五經學富道高世稱爲淵教藏晏傳東靈之道弘法楊尖聚衆三百日事講演出入經論莫測涯涘由是後學多尚淺辯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昆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七之二十　昆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七

淨社鼎法師未副事廣六甲下

休菴法午法師

寶積法宏法師

水陸文炳法師

福爲文倚法師

法明文英法師

妙果師楷法師

常明道深法師

圓辯琛法師法嗣

月堂慧詢法師

雪堂戒應法師

指南仲韶法師

一春妙舒法師

止菴法蓮法師

慈雲文統法師

餘姚清湛法師

覺雲連法師法嗣見神照下大師

月波則約法師

朴菴清岳首座

緊悟智法師法嗣

澹光若訥法師

北峯印法師法嗣

古雲元粹法師

梅峯覺杢法師

石鏡清杲法師

蒙泉了源法師

剡源覺先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石溪思壽法師

慈感文言法師

東海道深法師

桐洲懷坦法師

竹本傳芳法師

雪堂如寶法師
寂陵趙彥肅

能仁實法師法嗣

南澗行果法師
鐘菴吳克己
草堂如寶法師

卓峯榮法師法嗣

紫金法通法師

慈室雲法師法嗣

悟真正放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覺菴旨法師法嗣

鐵堂思義法師
慈菴妙心法師
常寧法欣法師

能仁山法師法嗣

畢菴法希法師
南巖法雄法師

楊尖嗣法師法嗣

崇先了生法師
楊尖法欽法師

圓辯琛法師法嗣

法師慧詢，字謀道，號月堂。其先永嘉陳氏，寓居四明昌國之朐山。母夢異僧至門求化，既而妊娠。八歲出家祖印院，初授法華數偈，即能成誦。番師省祖母，諭之曰：汝已去家，當學吾州忠佛子。初謁南湖澄照，以卓立稱。至東掖見故法照，奇之。有忌之者聳誘之，師曰：佛法大義有疑即問，何必見嫉。乃西遊浙左，徧參名匠。來回南湖，依圓辯。正所學，聞性惡即具之旨、名體不轉之妙，一家圓頓，原有悟入。紹興末年，出主法昌，遷淨名、晉和。常持鉢海岸，遇盜，師正色曰：汝輩所欲者財耳。盡與之，因諭以善惡業報，盜爲感動，歸物悔過而去。淨名無徒，每對海山爲鬼神講維摩經，憂感神應。乾道五年，遷主南湖，負笈之士自遠而至，數莫能容。丞相魏杞與師爲道契，嘗問世間相常住之旨。師曰：得非以四時代謝爲疑乎。曰：然。師曰：窮過去，極未來，雖有代謝，而此理常住。魏公曰：屢以問人，未若今日之可曉。淳熙六年冬十月二十七日，忽告衆示疾。慰問者舉至，見門學則勉其進德，士官則囑其護法，聞其言者愴然有感。既而別衆，書偈命佛，結印趺坐而化。停龕彌月，膚臉鮮紅，儼容若笑。遺言分骨爲二，一祔親塔，一塔祖原。衆以歷代塔全身，唯荊溪以酬師志。逾月視其髮，舍利可掬。師坐必端直，行不背示，寂室靜處，必拔衆衆高座宣揚。不事著述，學者多於聽次筆以記之。誦經坐禪，日有常課，未嘗以事廢。制學者未二十夏不許出世，躁進之風爲之一戢。

法師處躬，永嘉人，號一菴。久從圓辯，得其旨。晚主南湖，有辯才，善說之，兼脫略窠臼，不滯節目。有求指示者，執筆便書，中明祖意，獨出衆說，遠近學者推爲宗師。正旦結七，明期湖心律居亦行此懺，主者正竹溪素重師德，每初夜必領徒過南湖聽說法要。竹溪臨造盡服，曰：吾徒何幸得聞大乘。四分所明，檢身寡要，若明心見性，其在茲乎。一衆爲之竦躍。

法師戒應，四明人，自號雪堂。才識英敏，襟度豁如。久學南湖，爲時偉望。郡以南湖請圓辯，師奉命之東掖，以檀奉迎。及圓辯至，大開法施，妙旨雄談，唯師可企。一日叩函丈，問指要中未了義。圓辯曰：汝能背誦，吾許爲說。數日誦通，暨上請，辯曰：此中爲汝說得徹也。師忽有省，自是機辯奮發，莫有敵者。出主白蓮，學徒雲會。寧海歲有大會，請師一月講經，道俗驚服，仰聽肅肅，鴻音一震，莫不警悟。一日無疾，別衆歸寢，右脇而亡。塔全身於寺山之靈源。

法師法蓮，字寶中，自號止菴，四明象山人。幼年勤學，一時講席知名者無不徧歷。晚造南湖，侍圓辯，朝問夕咨，越六載如一日，疇昔疑晦爲之豁然。初主辯利，遷廣嚴、永明、悟真。接物以慈，撫事以寬。或問日用，則酬酢應接；叩以佛法，則默而不答。人有測識其意者，爲炷香拱立，諦辭發問，方隨問委釋，幽盡其理。其爲重法不失師體若此。

鏡菴曰：先賢有云，四明中興天台之道，圓

辯中興四明之宗盖謂四明之後有派盛知解之學近似山外者而圓辯者出獨能發揮祖意以起四明盛矣哉或謂月堂得觀行止菴得宗旨一菴雪堂得辯說皆有師家之一體云

法師仲韶四明人久參圓辯學解卓異紹興中主布金以雲川神智假名諸師破四明乃作三千正說以追攻之名指南集凡三卷

覺雲連法師法嗣

法師則約號元菴鄞之姚氏親受度於覺雲旦夜爲學深明教旨覺雲來南湖師爲侍右擁爭和謹內外以說雲逝去依上竺慧光分座講經衆服其辯乾道九年春太師越王親製疏辭請爲月波第一師寺占東湖之勝而師以講才見稱於世故一時名德咸樂來依越王屢親講說手書贊曰師教門義龍爲吾家師又作此山主願奉此地長講天台宗教長修水陸普度上報君親勿事改革既而奏于朝賜智海之號自師作祖此山繼之者梓菴隱堂而栢庭徑升南湖自是地望爲之益重

澄悟智法師法嗣

法師若訥字希言嘉興孫氏初依竹菴於德藏克志苦學久而嬰病心叩大士口誦秘呪夢大士灌以靈液寤而失其疾乃往赤城誦證悟遷上竺命師首衆既沒詔師嗣居之乾道三年春二月駕幸上竺展敬大士問光明懺法之旨師荅曰梵釋天帝四大天王下臨土宇護國護人故佛爲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後世祖師立爲懺法以資諸天之威德故帝王士庶皆可修持上說授右街僧錄既而詔於山中建十六觀堂仍放其制作堂於大內四年夏召師內宿觀堂論道四月八日召師領徒五十人入內觀堂修金光護國法上問曰佛法闡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然之進左街僧錄慧光法師九年召對選德殿問大士累代靈迹及法華經旨上曰最初得師發明此事遂於圓覺悟得法門譬如著棊勝子既分不但拈去棊子棊槃亦須一時并去師曰并去者亦不可得上曰宗說俱通此師之謂有詔令講圓覺至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塵滅心滅真心湛然上手書其語以賜又宣問金剛之旨師曰此乃六百卷般若中一分與前所說特於金剛故無著論云此金剛波羅蜜以如是名顯示勢力體是般若皆有是力此既詮般若之精說是故金剛二字文能出此義實相詮般若作譬喻詮說者稱重功深上曰朕日讀此經今更命衆合誦三萬卷乃降劄云平昔以來所食禽魚之類傷害爲多今仗般若爲除此過庶使羣生俱承解脫時沂王尚幼上召師入禁中爲王說法摩頂資以疾丐閒上曰且賜地築室更數年彼此作閒人水邊石上共說無生十一年退處興福特授兩街都僧錄時　光宗在東宮書歸隱之扁以賜之仍製讚以褒稱其德　孝宗退養重華宮召注金剛經肩輿登殿止宿殿廬注成以進上披覽益有省發紹熙二年十月旦謂侍人曰吾宗通法華宜以此終乃集衆修法華懺取道具進兩宮端坐而化壽八十二塔于正寢紹熙二年謚宗教廣慈法師普照之塔

法師俊芿日本國人先傳瑜伽密教久之抗海來中國登靈山謁北峯學天台一宗執經受教盡通其旨開禧初北虜犯邊芿啓北峯欲結壇誦呪如不空解安西圍時論委靡竟不克行北峯乃令遣徒歸國取中華先所傳五部之法而其徒淪于海

趙者甫字子敬嚴陵人登慶元龍飛第洛學之魁楚也來謁北峯論佛法大意嘗問師曰

如來出世先說何法師曰示生同居先若諦也又問諸大乘經多奇詭駭人來至法華何其平易師曰群機未熟必先動之機熟會入衢路何爲自是深識時教大旨每稱師爲南山內身大士從受則定止觀數曰回天下外見復於實際者此書也初彥肅好詆佛道嘗與僧抗議理左語屈及僧沒爲行喪服門人怪問之答曰法恩逾於父母非小子所知也

吳克己字復之自號鎧菴建安節使之後曾大父進學四方因居婺之浦江幼穎悟爲學無所不通嘗讀周官慨然以封建井田爲可復淳熙中四魁待補數曰射日中眉市與時違乃去隱于左溪忽苦目疾或勉禱圓通輒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有告以朱太醫答杜祈公未讀佛書何以知其不及孔孟試持大士號目疾良已於是遂深信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豁如發蒙觀山谷詩讚黃宗鏡有從此永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鑪香因閱及兩函寶積實云此書無規矩不若看止觀令悟境觀二字以爲几杖服味既而果有悟入因曰至哉規矩之說所謂至方以方天下之不方至圓以圓天下之不圓識者取二書以究之則規矩有無自有可見曾爲妙經作註自言取明非拍掌謂彼弘燕祖之典我釋獨妙之經嘉定七年冬終于寶山遺言以僧撞茶毗壽七十五所著法華撅鍵楞嚴集解科四教儀止觀大科蛻綿釋門正統未就而亡良渚宗鑑爲續成之始家人夢湛假名求寄宿泊學教議論多暗合又喜其故人以謂後身云

慈室雲法師法嗣

法師正皎字元晝鄞萬江朱氏受業多寶初從辯利止菴學因同人商略光明定題便能感歎諸師得失慈室居清修遣焉久之盡得慈室之道慈室遷南湖令居座端講才宏闊衆所景慕出主慈溪觀音六遷法席終于攝陽悟真攻媿樓公鑰每從師問佛法大意師號月窗居廣壽之日於窗間作半月攻媿爲作記賦以詩云不要作圓月才圓便有虧不如作一半卻有向圓時此詩或播人口而師之名德於是益重

行人了宣四明奉化潘氏初受經寶林慈臣居清修往依焉每謂解必有行乃入南湖光嚴室閱藏經修法華三昧前後二十七期過午不食未嘗違日聚與同修養恭爲心友每閱經有疑必造恭室決之一日默坐甚久恭曰今日何爲師曰歸期已近道義難忘不覺如此請君專心進道當於淨土重會恭笑曰正欲見君作略師自此示疾將終請衆諷彌陀經稱唱佛號遽起端坐索筆書偈云性相情忘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即合掌瞑目暑中留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微涎有以帛拭之者異香襲人闍維舍利盈掬心與數珠不壞嘉泰元年五月十日也後三年榮示疾臨終前一日與衆訣別沐浴更衣請衆念佛趺坐而化人謂赴宣師之約云

能仁山法師法嗣

法師法莃號畢菴法雄號南巖皆天台人同入山法師室服勤受道齊名當世及相繼居白蓮道望若一具正眼以定宗發辯才以駕說鈐襟量以容衆攄文藻以應機白蓮宗風之盛實二師振起之也

揭尖淵法師法嗣

法師了生越之諸暨人年十二出家慧解如成人初謁東靈欽師時放禪林羣居僧堂當元夕衆往觀燈欽師行香見其危坐牀上問曰汝何不隨衆去答曰蒙師見誠專心爲學勿市嬉遊欽師大喜撫其背曰三十年後振吾宗者非汝而誰既壯深研教觀時輩厭服出主頂山講唱無廢日臥搦虔上安蓮經韋天像身披五條吉祥而臥謹身敬法不以闇室易其節

佛祖統紀卷第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八

休菴舟法師法嗣（[illegible]下第七世）

鎔菴淨悟法師

法明節法師法嗣

開林子真法師

月堂詢法師法嗣

逸堂法登法師

悅菴與惠法師

柏庭善月法師

隱堂正榮法師

石芝宗曉法師

一菴躬法師法嗣

正菴端信法師

癡菴乘拱法師

止菴進法師法嗣

鏡菴景遷法師

琛菴䆫樞法師

慧光韵法師法嗣（仲湖下第七世）

岑菴士衡法師

復菴妙珪法師

上竺師覺法師

晦菴慧明法師

南湖善榮行人

叔實良玹法師

契菴如晦法師

虛菴有常法師

中菴師安法師

石澗從戒法師

桂堂如坦法師

佛光照法師法嗣（南屏下第七世）

子庭師訓法師

東陂智迥法師

碧溪德聞法師

菊庭信碤法師

海翁時學法師

梅澗太炎法師

少愚育才法師

行古忘新法師

鼎山時舉法師

若州景荃法師

古巖正因法師

毒皷妙聲法師

應菴法言法師

梓山思恭法師

西山文拱法師

靈岑行海法師

無極可度法師

東屏正吾法師

石林文人法師

東山慧日法師

自閒如碩法師

此山志在書記

方溪文琢知客

桐洲坦法師法嗣

古源永清法師

瀞山大珣法師

剡元先法師法嗣（海慧下第七世）

雲夢允澤法師

紫泉源法師法嗣

靈源允憲法師

桐溪若濟法師

螺溪元悟法師

梅峯奎法師法嗣

具城妙銛法師

孤巖知月法師

鑑堂義法師法嗣

百川如海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石帆宗禮法師

栢巖文昇法師

佳菴淨悆法師

聖水從堯法師

絕卷心法師法嗣

古鏡文昺法師

亭菴希法師法嗣

海空決英法師

雨巖焦法師法嗣

康靜祖意法師

休菴舟法師法嗣（廣智下第七世）

法師淨悟，字機先，溫之樂清李氏。幼知厭俗，往依鴈山飛泉圓覺。十九具戒，初謁完菴統學教，覲時休菴居壽昌，篤於講說，往求受業

菴問定菴何以示人師曰演索車乘菴曰宿
光丑索車否師不領畜疑在膺幾廢寢食菴
感其用心撫其背曰疑端發露實所非遠居
無何忽有契會自是宗門疑難迎刃而解昊
越講席無不縱觀志氣高卓少有許與每日
詩曰折鐺麦飯偃息中林借虛空口對萬象
說余亦何媿至若所學不充因人成事執數
行紙上語聚百十輩道人大廈廣居食前方
丈吾弗為也師始於飛泉作興棟宇既而勉
徇衆請出主天台淨土日勤講說百廢具舉
晚歸飛字故居課佛爲業及屬疾大書以示
衆曰求醫問藥撓吾化也吾將默觀其變明
旦危坐而逝時開禧丁卯九月二十六日也
闍維之日耳與齒儼然門人文虎塔于寺之
西麓北澗居簡爲之銘曰是爲豁菴雖識抱
持而種不壞之種道德所宣雖隱而彰吾知
夫異代而同心者隣次於孤山之陽

法明御法師法嗣

法師子真永嘉人號閑林初從御公學用心
勤至盡通其道遇教義未安輒與諸友終日
誠論既得意已乃生悔中躁辭演說或自問
自答以自研覈後繼主法明大弘乃父之業
辯才異等老學畏服

月堂詢法師法嗣

法師法登字聖道號逸堂四明瀞浦林氏受
業寧波初爲僧婁塞學于梓菴天性慧悟凡
諸部要文無所不記講文要義無所不解既
具戒入南湖依月堂堂以其宿學素成宜待
以異禮踰年命以職首晉與論修性善惡之
旨師資道合益用親敬守志齋居二十二年
繼異命教門義旨悉有撰述世號傳錄稱爲
逸堂科云出主在城天封遷資教晚居清修
一時學者以不預聞講席者爲之愧恥

法師善月字光遠四明定海方氏父偉爲邑
中名儒母夢月輪隨懷已而有娠生之夕白
光滿室初學語常合掌道法界字甫成童父
授六經授之以次誦習如溫故業十二通春
秋大義母攜往正覺寺設供備殷繞數匝寺
主道并詢其母曰吾夜夢白龍繞此柱其徵
此兒乎於是父母始令出家命名善月特先
夢也（年月光遠廿古佛名）十五具戒越三月而并師亡
乃往南湖依草菴常以科目繁冗爲勞草菴
誨之曰白日看家書有何難解師爲一省來
菴來維趣隅日勤菴曰異時鼓吹吾宗者其
在子乎梓菴講道月波往謁焉聞世相常住
之旨益有省發乃復歸南湖見月堂問如來
不斷性惡之說身心豁然如卻關鑰見府庫
以所悟白堂更爲演其義師拜領而退堂示
寂師爲專使往當湖請竹菴越明年命師分
講風儀清溫談辯雅正竹菴讚之曰吾於首
座可謂得人但恨無繼之者所居古柏獨秀
因自號柏庭淳熙庚子初主東湖辯利遷慈
溪寶嚴居無何太師史真隱請居月波學士
朱希廩食不足真隱聞之喜使使白師曰師
爲道延衆欲食來取予不奇也紹熙二年郡
守何公澹以南湖虛席親裁疏勸請講道有
方御風有法十三年不易節淄素以是信之
嘉泰四年退隱衍慶精舍一息十載婁老叟
耳語曰六十五七十一嘉定六年郡將陳卿
以南湖有去思爲更屈致辭弗克雨華更新
藹徒再擁未逾月上竺以敕書召師謂丞往
有以於徇名堅不爲動衆謂上命不可不恭
始憣然而往是年正六十五之驗也八年丞
早詔迎大士於明慶車駕親幸致拜命師恭
掎朝注暮洽上大說特補左街僧錄十二年
秋拂衣東歸偃息于城南祖關是年七十一
又知所以驗前夢也明年秋郡以西山資教
界師俠老紹定五年春有旨再領上竺人皆
以坡仙師去忽復來爲語山容開之句爲之
賀瑞平三年得目告請老東菴一旦示疾坐
牀上若相酬酢者法孫秀林問何爲曰吾與
荊溪尊者對談祖道耳將入寂顧左右曰人

恐無實德為後世稱若但崇虛譽我則不暇千載之下謂吾為栢庭叟則吾枯骨為無愧幸勿為請謚以汙我素業言已累足而化寶祐元年正月十九日也留龕七日顏色鮮白心頂俱煖奉全身塔于寺東為壽九十三得戒七十八先是首座智覺論請于朝言師

道充而哲四衆依仰年登九秩將適歸真請建塔山中以祇肆藏上有化之故今用此成命所遺衣髮及四經解合藏于南湖祖塔之側師所著述楞嚴玄覽金剛會解圓覺略說楞伽通義因革論簡境十策三部格言金錍顯宗教玄述仁王疏記附鈔箋要皆行於

世自餘雜製名紹餘講餘對客表奏及世間疏唯論前人往行及典誥之辭或問何以安心曰心本不動問法華經義曰當處全彰其警策類此嗣其道者香林清賜爲上首

法師淨忠字敏中號恍菴鄞陸氏父母禱佛而生幼年夢登寶閣見異人為摩頂及覺異香盈室以語隱學俊師勉其學釋遂依定海正覺出家既具戒往見月堂因春期入懺聞聲導頓悟同旨堂由是器之有度律師用大智新疏講觀經于湖心月堂遣師與之辯至談觀心觀佛之旨發難數四度竟屈服晳則菴主南湖始開講席師掩卷危坐忍而指其瑕玼晳共敬畏榮隱堂居隱學偲師分坐講風大揚初主郡城法華或以為小師曰此法智師講經之地其可鄙乎遷治平每臨講見疏記援引儒典則止而不讀謂其徒曰此外書也宜自觀之夏將闌對衆自誌曰今夏講席諸方所無繼或及之亦祇雜以外書誘掖

之餘無事所不積年弊陋易而為新每預公舉或非其人輒面斥諸山曰所謂講院者以欲傳講爾今此人能任此責乎卒不許闍君泉口拱秀叢學士裹襆衣從及遷寶嚴化道日起閱八年忽天風吹華拄香蒲院識者知為嘉瑞未幾果領南湖之命時嘉定六年也自栢庭樂育人材之繁後生尚文辭好異議生者稍不厭衆心必羣起而譁逐之師至以沈毅御物持成規嚴人望風不敢犯向之好譁者俗為華居丈室未嘗為請益者雖入夜不距行兩廡聞讀誦聲必忻然就之因所隸為點示法華懺期日一開說初終參貫人皆樂聽心感嘉定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集大衆諷觀經趺坐榻上奄忽如蛻塔全身于祖關門人乞銘于司令樓扶淨無住見而歎曰恍菴不喜外書而梅莊作銘全用妙經句豈非有以冥使之乎宗法者栁悦了彬大蓮了因六七人云

行人善榮字仁甫四明小溪周氏初從月堂學教觀既通其旨即入觀堂修長懺閱藏經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五經以施諸方彫造彌陀佛像拈施衆會素善水墨畫大士像以與人前後莫計以音聲佛事轉接諸人今城社經呪皆用師節度也臨終往生之相見宣行人傳弟子黙容海印以高行為鄉城所歸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九

諮菴悟法師法嗣

嵩巖文虎法師（廣智下第八世）

閑林真法師法嗣

法明師祖法師

逸堂登法師法嗣

同菴允憲法師　石坡元啓法師
竹坡如約法師　石屋正已法師
可堂若參法師　化翁師贇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柏庭月法師法嗣
香林清賜法師　伊堂了圓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岸雲行儒法師
比室大方法師　壓中元具法師
遁山士光法師　孤巖如啓法師
寂菴大慧法師　採菴文節法師
巽中道謙法師　無謀善應法師
北林與俱法師　石門士寧法師
悅菴惠法師法嗣
桴悅了彬法師　實化道英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化翁正巳法師
大蓬了冏法師　茅壓了巳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石洞戒法師法嗣
古泉正宗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十　昆四
嘯巖虎法師法嗣（廣智下　南七世）十六
訥堂慧辯法師　頑空智覺法師
松洞善助法師　寒谷妙暉法師
東山夔公首座　東山皎公法師
東山義問書記
法明祖法師法嗣
法明行依法師　寶蓮智尚法師
同菴宏法師法嗣
圓菴行果法師　東林覺先法師
香山唯一法師　海翁惠川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柯山本悟法師
虎巖行珪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安道清定法師　無聞若訥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照菴普聞行人
退若可昇法師
石坡啓法師法嗣
無住宗淨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昆四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昆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雜傳第七
淨覺仁岳法師
二世吳興子昉法師　錢塘可久法師
錢塘處勤法師　霅川慧覺法師
霅川瑩珂法師　永嘉乃仁法師
越果蘊照法師　樞密使胡宿
神智從義法師
二世慧月了存法師
草菴道因法師　廣壽法因法師
二世梓菴有倫法師
四明道詩法師　儒士述菴薛澄
雜傳之作將以錄諸師之未醇正者故淨覺以背宗錄神智以破祖錄草菴以失緒錄或曰法智之世先後爲異說者有之矣豈當盡以雜傳處之乎然照闕之於四明無師資世系之相攝後人槩以山外指之亦足稱之矣王若法智子孫時爲荒路之說者未若淨覺神智之爲甚也彼視之而不類我且指二人爲首云（報見曾子聚叛孩）
法師仁岳霅川姜氏自號潛夫問法智南湖之化往依爲學至水月齋排笠水中曰吾所學不成不復過此橋法智器之居以京原白

發焚行尊事紬繹辭寢至忘投帳閣未嘗啓視因出境分衛乘冰行偃臥舒足豁然自得若拓虛空倚爲之析每請益函丈攝大縣閑大綸衆望風長之時昭師畧光明玄不用觀心師輔四明撰問疑書以徵之四明製妙宗并消伏三用濶師作指瑕以爲難師退止

疑扶膜以正之四明箴別理隨緣書師作指濫以爲非師作十難以扶之所以替四明爲有力後復與十同志修請觀音三昧因疾有開宴坐靜室恍如夢覺自謂向之所學皆非乃述三身壽量解以難妙宗道既不合遂辭浙陽靈山棠慈雲攝以法裔四明乃加十三料簡以斥之師復上十諫雪謗往復不已(詳見日明本紀)會昭慶有請慈雲爲詩以送之學徒從往者半雲弗之止既還石壁復徙靈芝時法智已歸寂師臨衆自訖日只因難殺四明師誰向靈芝敢開口有仁行人自永嘉請居淨社一住十年大弘法化以年老還鄉霅守請主祥符觀察使劉從廣爲奏命服樞密使胡宿爲請淨覺之號晚年專修淨業然三指以供佛持律至嚴不以事易師創闍維堂休室以爲燕居治平元年春謂門人曰我翌日午刻當行果留偈安坐而亡時三月二十五日也塔全身于何山之西嗣法者覺慈乃仁輩皆能表表模範一世師於楞嚴用意尤至會諸說爲會解十卷熏聞記五卷(自釋會解)楞嚴文句三卷張五重玄義則有楞嚴說題明修證深旨則有楞嚴懺儀復於咒章調節聲曲以爲諷演之法所著金剛般若疏二卷發軫鈔五卷(金剛自造釋)彌陀經疏二卷指歸記二卷(彌陀自造釋疏)文心解二卷(不二門釋)雜錄名義十二卷義學雜編六卷如意輪課法涅槃禮讚文羅漢禮讚文南山禮讚文施食須知毘曇七賢七聖圖起信梨耶生法圖各一卷禪門樞要淨名精英大論樞(大論節文)苕溪講外集忍窠記諸子雜言史髓

記曰何山更爲禪居而塔地轉爲菜圃厥後寺衆有夢師謂塔近灌穢非便求遷之及開龕色身不壞舍利盈滿遂具禮易葬焉此與東山神照遷塔事極相類皆於當時藏全身而待示靈瑞於二百年之後也異哉

論曰天台家謂學華嚴唯識者爲它宗蓋指其不受時教規矩之說耳淨覺初爲山家之學甚偶爲止疑扶膜十門析難以排四師甚力一旦師資小不合而遂爲雜者之異說甚至於十諫雪謗抗辯不已前輩之而後評之其爲道也與學它宗者何異号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開法置之雜傳亦足爲懲然此亦是護宗綱辨法莭爲之說耳若鑒之以佛眼則聖賢弘道互有抑揚豈當定其優劣如調達旋旬皆以大權示現邪見亦可以偕情裁量之邪是知議淨覺者當以此意究之

法師子昉吳興人賜號普照早依淨覺爲明教據禪經作定祖圖以付法藏斥爲可焚師作祖說以救之又三年嵩知禪經有不通輒云傳寫有誤師復作止訛以折之其畧有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據禪經熒惑天下斥付法藏爲謬書此由唐智炬作寶林傳因禪經有九人其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般若密多羅故智炬見達摩兩字語音相近遂改爲達磨而增菩提二字移居於般若多羅之後又取它處二名婆舍斯多不如密多以繼二十四人總之爲二十八炬妄陳於前嵩謬附於後瀆亂正教瑕玷禪宗余甞面折之而嵩莫知媿又據僧祐三藏記傳律祖承五十三人最後名達摩多羅而智炬取爲梁朝達磨殊不知僧祐所記乃載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禪爲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爲之祖邪況禪經且無二十八祖之名與三藏記并明聲聞小乘禪耳炬嵩既無教眼纔見禪字

認爲已宗是則反販梁劉逵席但傳小乘禪
法卑訕先聖其道非小
法師可久錢塘錢氏天聖初落髮得度學教
觀于淨覺無出世志喜爲古律詩蘇軾監郡
日常與師及惠勤清順爲詩友所居西湖祥
符蕭然一室清介守貧未嘗有憂色軾來寺
見五
四
錢塘當元夕九曲觀燈夫從者獨行入師室
了無燈火但聞檐蔔餘香歎仰留詩有不把
琉璃閒照佛世如無盡本非燈之句蒲宗孟
集錢塘古今詩求策於師師日隨得隨去未
始留也聞者高之晚年杜門送客不踰閫閾
終安坐觀練熏修如此十餘年寤外唯紅蕉
數本翠竹百箇淡如也一日謂人曰吾死蕉
竹亦死擇瑛公亦死未幾皆驗人嗟異之
法師曇照關溪盧氏幼失怙恃白兄求出家
兄取三藤示之曰使此藤祭汝俱碎可從汝
意師欣然入林取藤成束置前曰果容入道
用此學我俱碎無恨兄不能奪遂入寶藏寺
誓去枕席香燈禮誦未朞月誦通法華光明
弱冠投試有司嘉之獎以別榜既具戒即往
錢塘依香嚴湛師學教觀數歲復往吳興依
淨覺一家戶牖無不通達初主吳山解空繼
遷景德熙寧中徒雲同趨果自元豐以來於
每歲春首結淨業社七日期時預者二萬人
念佛後驗不可紀錄嘗夢三聖假相前曉作
禮曰靈照一生誦大乘經期生安養爲果願
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又誦經深
夜忽夢普賢示身遂發心造其像誦經萬部
以嚴淨報元豐五年冬感疾謂侍者曰吾安
養之期已至遂北首而西累足而化闍維異
見五
五
香襲人舍利流迸結塔院東南隅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學問文章當世推
重治平三年由樞密副使出鎮杭州每來謁
岳師諮詢妙道躬執弟子禮師安坐不少遜
法師從義溫之平陽人姓葉氏十七通誦法
華得度學扶宗主大雲五峯資福寶慶它宗
但任胸臆於所著補注集解處處辨明如論
賢首妄判華嚴議慈恩專用唯識辨祖承無
二十八祖判道家當擯入儒宗辭理切直爲
世所信（事詳見諸宗立教志）晚居秀之壽聖大振宗教
元祐六年春示疾就榻吉祥右脇而逝瘞舍
利于錢唐寶藏謚曰神智意使劉發記行業
云端介清白不妄遊從寢寐三觀眈味著述
過午不食非法不言非右脇不臥非漉水不
飲行步有常坐立如植未嘗求公卿之知可
謂賢也已矣所著大部補注十四卷廣正記
三卷（釋光明玄）新記七卷（釋光明文句）往生記四卷（釋觀
經疏）圓通記三卷（釋不二門）纂要六卷（釋義例）集解三
卷（釋四教儀）寓言四卷（釋金錍）淨名容記十卷搜玄
三卷（釋玄法義）
論曰神智之從扶宗觀四明爲曾祖而於
有所立義極力詆排之去乃翁已五十年
其說已定而倚爲之異破壞祖業不肖爲
甚非同當時孤山淨覺一抑一揚之比也
猶系扶宗今故黜之置之雜傳以示家法
之在
法師了府縣與人號慧月學教有聲久依神
智於壽聖秀有士族請神智講疾師與俱往
及歸神智責之曰汝爲純厚吾故攜汝往何
爲俗舍左顧右眄師深謝過而已智曰汝豈
有所見邪師密白曰有一女祟在病床上見
師入即下走入既擁門乃從壁隙而出不覺
顧視如此智曰吾亦見之已而病者愈智既
沒師乃繼其席思溪王氏有女卒請施食河
冰船不可渡乃邀人報令設座於舟前即船
見五
上遙爲咒願中夜一女至船上曰謝師戒法
六
已得超度留鞋一雙忽不見父曰王君至船
驚曰此亡女入殮時鞋也
法師道因自號草菴四明薛氏視法智座下
榮宗師爲叔祖其孕也母夢梵披衲而入寤
而生明發而赴至（福訃）咸知其爲後身云字有
圓相擲之如環足下奇文雙照究示十七具

戒坐夏南湖有問以歆發者徐爲釋之正與文合識者知其宿習明智居寶雲往學焉已而徧歷教庠屢參禪室因識指要妙深有悟入初主禪悅直閱四明草菴錄嗣法文云三人摩室五竪謙全始終現近八善知識皆光明顯大有儒有言條不在後如水投石此一瓣香奉爲延慶第一代法智者明顯法恩恭存所人云時君旁不肯者無否學師大遐永明寶雲齊治平晚主延慶學徒滿堂乾道三年四月十七日別徒衆曰華嚴世界洞徹湛明甚適我懷今將行矣乃今舉所述彌陀讚曰無邊刹海海涵空海空全是蓮華宮蓮宮周徧徧空海空海獨露彌陀容阿彌陀佛不生滅難覓難枯水中月絕非離句如是身如是感通如是說我與彌陀本不二妄覺背生忍成異從今掃盡空有塵父子天然兩相値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業無限玷我今以此念彌陀不見彌陀終不厭讚畢隨衆唱佛數百聲觀經至上品上生即歛念坐亡越三日頂足皆煖葬全身于祖塔 師道貌嚴毅辭辯如流有攖其鋒者輒登龍門皆著閑政論以正禪人之弊指行在投字相秦檜三上書俱不報遂渡江而歸後秦相閱其書大驚將見之而師已行居南湖已述輔正解以斥律人妄評觀經之失其強志爲法若此嘗居城南草菴因以自號

論曰草菴初學于明智一旦諳指要有得後而又自謂文殊後身故以辦香祭四明然四明者羅睺羅也示開祭佛爲嗣若草菴之所承則祈兄廣智而孫明智矣從北而師事之而反孫之可乎西土二十四祖金口所宣悉有先後若謂北齊遠宗龍樹此則立觀之始非草菴所當上跂攷續菴論之曰一家教觀必有傳授豈可紊亂使失先緒況當時已有高擧九祖遠嗣四明之誚舊見系於明智終非草菴之本心斯圖系之四明未免有違於公論今故置之雖偉亦足以爲失緒者之戒云

法師有倫四明王氏受業于小溪壽聖自號擇菴久依草菴學分座南湖講導有旨晚主月波學徒悅服有庶草行皆北面受業所居一室未嘗見其便溺人皆異之或問其故拒而不答

法師法因自號判以四明慈溪顏氏學於菴首其旨以與師同名時稱爲小因主慶壽二十年晝夜誦呪未嘗一日走揖門無往者至貶謙愧自歎曰比丘之法丐食活命我何人哉坐奪勤苦之利御而遂之不得已受其少分所居軒陋將新之曰此軀尚緣常何存外物爲一日集諸侍者根衆赴檀門來而歸日虛空諸天正欲聞法何必衆集即擊鼓升座淳熙四年八月示疾於定中見淨土二菩薩侍左右曰吾觀出華道場與平時所見異甚吾將行矣即集衆諷觀經稱佛號留偈端坐結印而化塟全身于寺東

薛澄字清卿自號擇菴視草菴爲叔嘗從其學大明境智之道草菴歿爲文祭之其略云嗚呼吾佛明心禪必用教教必用禪如江如湖流雖不同所鍾一源如日如月時或云殊所麗一天譬以二藥治疾人病所期者差奈何末流兩宗彼魔學者涯偏私立位號互爲矛盾其門必專教而視禪了不相安如鍼者症禪而視教欲割不能如瘻附咽不求其論教曰我是執明漸圓惟性欲聞禪曰我是但禪別傳兩宗既孫又於其宗派別星懸或本四明或本雪川或出白蓮天台微旨洋談淺語如漂流船或參溈仰或歸雲門或嗣曹川如來心印上推下墮如顛倒狼持此勝心敵彼勝心以燕伐燕堂堂我翁能於兩宗洞達妙玄又作草菴忌疏云諸法本空即空成賢聖人不死雖死如生安住尊者閒氣所鍾前因不昧探微珠於驪頷飛楚翮於龍門早遊乃於儒林擬奮不讀晚乘桴於教海有感皆通於道最高裂衣冠而固恤有

統不決拋固固以須爭知六見人知識緊半語之相投將一辭奪爲四明而拈出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未詳承嗣傳第八

東陽善慧大士 齊梁之間

景明道房禪師 與印傳

北齊僧稠禪師

北齊李與侍郎 與稠傳

天台智琰法師

金華方巖法師

西京楚金法師

千福乘錫法師

錢南法善法師

玉泉真公法師 下五人見律七法

南岳承遠法師

南岳法照國師

無進法劬法師 下二人見也亡亡

長沙依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五臺元堪法師 並同

天台道邃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國清文舉法師

建業敬雲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四明子麟法師 五代唐

十祖玄燭法師

嘉禾皓端法師

會稽什法師 宋下三人見法智記

嘉禾子玄法師

天台元穎法師

括蒼聰法師 希最傳

無相普勤法師

寶藏利賢法師 並附傳

菩慈擇法師 下二人以明名賢

空相融法師

超果照法師 下二人教法實傳

廣化明法師

宗元錄顯法師

寶雲咸法師 二文異傳

方巖景照法師

普照因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如七上傳

寶積實法師 人見四明

淨慈威法師 本晉傳

左溪志彤法師

無功居士王闐

有為天台之道而無聞於後世者因亦多矣非以其迹晦而位卑身亡而嗣絕乎至若皆雖有傳而無所師附見它傳而無所著凡於法門有旁資之一益者豈不樂書作未詳承嗣傳

東陽大士傅翕字玄風義烏人齊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幼與里人漁以籠盛魚沉水中祝曰欲去者去止者止人以為愚年十六娶劉氏生二子普建普成二十四漁於稽停塘梵僧嵩頭陀謂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所發願度衆生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當還邪令視水見圓光寶蓋環覆其身乃悟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方急度生何

毀思兜率乃結菴於松山雙檮樹間自稱當來解脫菩薩大士種植菽米任人來取爲人傭工晝作夜歸與妻妙光敷演佛法苦行七年宴坐之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東來放光如日空聲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道場已而四衆咨至作證郡守王烋謂是妖妄囚之兼旬不食衆而釋之還山愈精進曰我從兜率宮來爲說無上菩提昔爲此事今不墾發大通六年遣弟子傅暀奉書詣闕稱帝爲國主救世菩薩詔報曰菩薩欲度衆生狀未識意帝預敕鎖門以觀其異大士袖出木椎一扣諸門豁開見帝於壽光殿習者三讚下拜立上御禪對語異常敕食竟出鍾山坐定林松下縣官資給大同元年請講三慧般若於重雲殿公卿畢集天子至衆皆迎大士不動御史問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帝善之至日獨延於壽光殿夜漏上乃出梁末喪亂日與其徒拾橡栗採草作齋以活閭里盜不忍犯皆曰我賢劫千佛中一佛弟子懸梁欲建龍華會大士曰龍華是我事汝可建請佛傳光會若從吾言定見龍華又曰吾悟道四十劫釋迦方始發心由釋迦能捨身所以先我成佛陳天嘉二年山中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維摩從後顧弟子曰七佛中但釋

迦[illegible]與我語光大二年冬大士曰嵩公已還兜率天我不得久住作還元詩十二章大建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示寂七日縣令陳鍾耆來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手受香衆益驚歎葬松山之陽敕僕射徐陵撰碑

荊溪止觀義例曰東陽大士位居等覺尚以三觀四運而爲心要故獨自詩曰獨自精（[illegible]）其實離聲名（[illegible]）三觀一心融萬品（[illegible]）荊棘叢林何處生（[illegible]）獨自作（[illegible]）問我心中何所著（[illegible]）推檢四運并無生（[illegible]）千端萬累何能縛（[illegible]）況復三觀本宗瓔珞補處大士金口親承故知一家教門遠稟佛經復與大士宛如符契（[illegible]）

述曰過去諸佛由三觀道安住祕藏現在釋迦由三觀道果後示權是知自行化他攝實因果之法無非三觀之道瓔珞宣之於前智論申之於後北齊心悟而立爲法東陽旁贊而示以詩皆所以明此道也東陽顯於梁而終於陳當北齊南岳智者以此道相傳之際尚無恙也昔承佛口之親宣今值諸師之授受於是作而言曰大哉三觀之道行於震旦其在斯時乎乃述昌二詩從旁而讚之宜也世人不考爲同時遂指東陽爲前人而謂其能預談三觀故晁景迂爲明智碑亦謂前乎智者以導其教者曰梁傅大士斯言未的也今當易之云與文禪師同時旁贊其道者曰傅大士以大士無授受之迹今但附見於傳首云

禪師僧稠鉅鹿孫氏從景明寺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攝心旬日即得入定復修涅槃聖行四念處法安居五夏日唯一食嘗九日修死想觀以所詣白跋陀三藏藏曰葱嶺以東習禪定者汝爲最矣復詣王屋山修習前法遇兩虎鬭師以錫杖中解虎即散去黃門侍郎李獎求學禪要爲說止觀兩卷北齊文宣詔師出山說法師爲說三界本空萬法如幻禁華世相不可常保帝爲之毛豎汗流於鄴城給雲門寺以禮奉之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弟子或以爲諫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令失國吾雖德不逮古而儀相是同不敢自欺冀

致禍於帝耳帝戒左右左右謂師不敬欲殺往加害師已冥知且乘牛車往谷口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身血不淨恐汙伽藍帝視悔謝侍至揚邸帝曰若此真人何可毀謗欲負師還寺師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偏天下未足謝愆從同輦還宮問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剎王今猶好殺祝金水使視之即見羅剎形又欲見佛法靈異師投袈裟于地帝遣人舉之增至數十人不能動師令沙彌取之如舉一羽帝益欽信請受菩薩戒留禁中四旬而出乾明元年四月示寂敕建塔以藏舍利

述曰案稠禪師行道於北齊天保中與思禪師爲同時述而推之則知受止觀於房禪師當天保之初復更推之則天保已前盡東魏孝靜之世時文禪師始以已悟一心三智之道以授思禪師則知房師所受止觀亦應稟自文師蓋文師悟由中論猶疑河淮時無競化非小乘禪師之所能知然則房師上受文師下傳稠師上下推之爲可信矣

法師智琰母夢升通玄塔相輪坐而誕十二誦通法華時稱神童祝髮之後即參講席曾隱虎丘山講懺餘日

誦法華至二千部齊鎮未爇自起煙芬夕滿瞿空潛加溢水蓋天童給持之驗焉行三淨業依十六觀平五百人月建齋講十年不替講法華淨名皆三十徧觀音玄三十徧貞觀八年冬示疾見梵僧手執寶瓶曰吾無邊光部從淨土移功德寶王即我是也師謂門人曰無邊光大勢至也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由因言果以此勉余余其西歸乎即入定不反

金華方巖和尚荊溪來入僧時曾從之受止觀

法師楚金廣平程氏七歲出家禮藏探經法華任于九歲依西京龍興寺具戒習智者教常誦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釋迦分身滿虛空界禪坐六年志造斯塔誠像一孫檀信自來於茲基從誦經行道衆聞天樂異香玄宗夢空中楚金二字詰朝訪問咸以師對乃親製多寶塔額賜繒綵爲助功畢之日五色瑞雲凝於塔上謂同學曰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見煙得火可詣凡我七人幸成一志晝夜誦經香煙不斷乃於春秋二時集七七僧行法華三昧奉旨許爲常式師後感獲舍利七百粒書法華菩薩戒經以祝九重寫法華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鎮寶塔後寫千部散施信人化緣既畢右脇而逝焉變火滅雪顏如生天子遣塔于城西貞元十三年左街功德使寶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爲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今僧衆禮念六十餘年經聲不絕乞加旌表詔諡大圓法師

法師飛錫與楚金精研三觀天寶初遊京師止於南紫閣草堂後有詔住千福法華道場不空翻譯新經頻當筆受潤文之任永泰初詔於大明宮同良賁等參譯仁王護國及密嚴經與三藏不空學士柳伉重加詳定充證義正員嘗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明淨土三世通修之義

禪師法善習天台教學唐天寶間遊京師常誦法華所居之處瓶水自滿晚歸見金蓮從空下迎天樂競鳴隱隱向西去

法師志遠汝南宋氏初依荷澤閑天台一宗該通妙理力學稍歲居五臺華嚴食非別請臥不解衣四種三昧用爲常課會昌四年忽絕食數朝誡門人曰天台之道妙在法華文句本迹二門開近顯遠玄文五義判釋止觀境觀雙修行解圓明遮照平等將躋聖階降茲罕及權識方等必假猜試求懷于茲宜副吾意時學者如林唯元堪達其旨武宗澄汰佛法堪稟遺言以諸文藏之壁宣宗即位

至輝佛日燼弃其舊居取其藏本置之影堂傳唱當時絕而復續

法師道邃天台人大歷中入京傳敎咸有著述能於虛空遊行往來時謂有神足之證

法師清觀臨海屈氏久居閑清妙洞三觀禪定神異清介自守不畜衣鉢嘗曰恨未能舍己頭目從而有請供者夜雨水漲人不能渡師頃刻即赴身衣無濕人知其有神足通焉

法師文舉東陽張氏入國清習天台之道悉通要妙其形如山其貌如玉動若浮雲靜若止水目不旁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以爲法先是國清爲煬帝建光明道場歲以爲期人競食少師竭力營建成莊田十二頃衆賴以濟

法師敬雲建業人風學天台之道光化二年於永嘉寺講經依俱舍論述小乘入道五位作折玄記二卷

法師妙行初學天台敎既入居泰山結草爲衣拾果爲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證明後專持彌陀經於一夕見流離地佛與二菩薩涌立空中僖宗聞其名詔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日再見寶地謂左右曰吾無觀想而寶地復見安養之期至矣即日右脇安臥而化

法師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二年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敎高麗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吳越王鏐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法師玄燭戒德定品穆業法門講唱宗乘當世特立大順初傳法帝京學徒數百左右悅隨時請其可緇削淺蒋稱爲十祖云

法師皓端嘉禾張氏聞玄燭時稱十祖遂往參學即悟一心三觀之旨誓心山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絕異味坐唯一榻門不設關本朝建隆初無疾坐亡火浴舍利不知其算得法者八十人

法師晤勤天台人無相以主席請于郡時以師高行爲之舉及遷淨名衆楼菴礙其席拾卷還赤城衆舉利賛贊處寶藏部使者復以無相畀師以衆不足容乃別選勝地增建棟宇時謂安清淨衆講妙敎觀宜天人之交歸也

法師元穎吳興人政和二年於郡城聞元建智者院日居慈雲閣秉筆著書自正像紀終教藏目錄凡百卷名天台宗元錄序次古令諸師行事爲山家之盛典云又述法華靈瑞集爲十科始於普賢證明終至香光表相郡補爲都師有括權者誣以事民其衣閭著決濟而師不爲怪悟中布招邀遊人間隨時升沈既在堂播卷畫誦經課佛一夕面西老坐欣然神化焚龕之日舍利布地

法師景照四明人受業方廣宣和初走天台則傳法最爲詳要學者趨之

法師有因賜號普照少學天台之道嗜淨土行五十年法服未嘗去體嘗因冠攫入山遊亂唯攜師服方欲登閣冠已逼近師另衣石上從容洗漱冠不敢犯識者歎仰謂之遊行那長其斯人乎

法師志盤居左溪述釋迦譜釋氏衆叔父銘甞撰甘及略水歷代宗系圖後學於是有考

土聞四明慈溪人自號無功叟家世名儒再舉進士不得志布衣蔬食偏詢講席晚年惟專念佛以所得旨意述淨土自信錄其序略云衆生本心具四淨土如同居者在具縛凡夫即可依之其餘三土至斷惑聖人始從證入焉且往生一門有二淨業曰正觀默照本心也曰助行備修萬善也正觀與助行並進則了達四淨土矣止有願等事善者近生凡聖同居而遠作上三土之因也以此論之則淨土者正是究理菩薩所登境界而最容悟怒衆生回向漸修耳又云圓機體道是最上乎業苟加願以導之即預優品懸朴之葉但

稱佛號者亦莫不生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也彼但守頑空之人以無礙爲僭廼自障心絕他學路乃高其言曰淨土末事何足道哉發是言者可哀也矣紹興十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沙門思齊曰此吾所修淨業有感也乃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歷代傳教表第九

北齊悟一心三智之旨以授南岳南岳傳之以授智者智者始以五時八教開張一化而歸宗於法華本迹之妙既發其緊必立之行於是說已心中所行以示一心三智之證藏之文字用以印心以被後世自北齊上法龍猛下逮法智爲十七世作歷代傳教表

梁

武帝（姓蕭名衍受齊禪都建康）

天監元年（壬午十八年盡）

普通元年（庚子七年盡）

大通元年（丁未二年盡）

大同元年（乙卯十二年盡）

大同中二祖文禪師於北朝河南爲思禪師說三觀當東魏孝靜帝天平間

太清元年（丁卯三年盡）

簡文帝（武帝第三子）

大寶元年（庚午二年盡）

元帝（武帝第七子）

承聖元年（壬申三年盡）

敬帝（元帝第九子方智）

紹泰元年（乙亥）

太平元年（丙子二年盡）

陳

武帝（姓陳名霸先受梁禪都建康）

永定元年（丁丑三年盡）

文帝（武帝兄始興王子）

天嘉元年（庚辰六年盡）三祖思禪師於北朝光州大蘇山爲顗禪師說四安樂行示普賢道場當北齊廢帝乾明元年

天康元年（丙戌）

廢帝（文帝太子伯宗）

光大元年（丁亥二年盡）二年思禪師爲南岳帝君授戒法

宣帝（文帝弟始興王頊）

大建元年（己丑十四年盡）四祖顗禪師於金陵瓦官寺爲儀同沈君理僕射徐陵等開法華經題一夏開釋大衣白馬敬韶等咸北面受業自此後常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及爲尚書毛喜說六妙門

大建中南岳思禪師爲海東玄光法師說法華安樂行歸國演教爲高麗東國傳教之始

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南岳禪師示寂

少帝（宣帝長子叔寶）

至德元年（癸卯四年盡）

至德三年詔瓦官顗禪師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仁王般若經題還靈曜寺就講時百座居左五等居右悉曉慧辯皆奉敕難問天子臨莚聽法百僚盡敬

至德四年詔迎顗禪師於光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躬禮三拜

禎明元年（丁未）顗禪師於光宅講法華
經章安預聽

隋

文帝

開皇十年

開皇十一年晉王揔管揚州迎顗禪師於
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師名晉王
爲揔持王上師號稱智者

開皇十二年智者禪師於荊州當陽玉泉
山爲開王父子授戒

開皇十三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法華玄
義章安預聽

開皇十四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摩訶止
觀章安預聽是年遊岳陽爲刺史王宜
武授大乘戒法爲學士曇捷等誦金光
明經

開皇十五年七月智者禪師至揚州禪衆
寺以所著淨名義疏奉上晉王九月辭
歸天台

開皇十七年九月智者禪師於天台佛隴
爲諸弟子口授觀心論十一月於石城
寺爲弟子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
四無量心四悲四諦十二因緣六波
羅密一一法門是月二十四日示寂於
石城彌勒石佛像前

煬帝

仁壽元年（辛酉）　大業元年（乙丑）

恭帝

義寧元年（丁丑）五祖章安禪師於天台
國清寺爲法華感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

高祖

武德元年（戊寅）

太宗

貞觀元年（丁亥）

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章安禪師於國清示
寂

貞觀二十年召法華威禪師授朝散大夫
引駕四大師

高宗

永徽元年（庚戌）

永徽六年召天宮威禪師授朝散大夫引
駕四大師與法華同職位

顯慶元年（丙辰）　龍朔元年（辛酉）

麟德元年（甲子）　乾封元年（丙寅）

總章元年（戊辰）　咸亨元年（庚午）

上元元年（甲戌）　儀鳳元年（丙子）

調露元年（己卯）

永隆元年（庚辰）十一月二十八日法華禪
師示寂

開耀元年（辛巳）　永淳元年（壬午）

弘道元年（癸未）

則天高后

光宅元年（甲申）　垂拱元年（乙酉）

永昌元年（己丑）　載初元年（庚寅）

如意元年（壬辰）

如意二年七祖天宮禪師於東陽天宮爲
左溪朗禪師說止觀

延載元年（甲午）　證聖元年（乙未）

萬歲通天元年（丙申）　神功元年（丁酉）

聖歷元年（戊戌）　久視元年（庚子）

長安元年（辛丑）

中宗

神龍元年（乙巳）　景龍元年（丁未）

睿宗

景雲元年（庚戌）　先天元年（壬子）

玄宗

開元元年（癸丑）

開元十八年八祖左溪禪師於東陽左溪
爲荊溪然禪師說止觀是年新羅法融
等傳教歸國

天寶元年（壬午）

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左溪禪師示寂

肅宗

至德元年（丙申）　乾元元年（戊戌）

上元元年(庚子 二年盡)　寶應元年(壬寅 一年)

代宗(豫 肅宗長子)　永泰元年(乙巳 一年)　廣德元年(癸卯 二年盡)

大歷中九祖荊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爲巡法師說止觀　大歷元年(丙午 十四年盡)

德宗(适 代宗長子)　建中元年(庚申 四年盡)

建中三年二月五日荊溪禪師於佛隴示寂　興元元年(甲子 一年)

順宗(誦 德宗長子)　貞元元年(乙丑 二十年盡)

貞元中十祖邃法師於國清爲脩法師說止觀

永貞元年邃法師於國清爲日本最澄說止觀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爲日本傳教之始

憲宗(純 順宗長子)　元和元年(丙戌 十五年盡)

穆宗(恒 憲宗三子)　長慶元年(辛丑 四年盡)

敬宗(湛 穆宗長子)　寶歷元年(乙巳 二年盡)

文宗(昂 穆宗子)　大和元年(丁未 九年盡)

大和中十一祖脩法師於禪林爲外法師說止觀

開成元年(丙辰 五年盡)

武宗(炎 穆宗五子)　會昌元年(辛酉 六年盡)

會昌六年詔毀天下佛寺沙汰僧尼

宣宗(忱 憲宗十三子 武宗忌之 遂遁入沙門 依齊安作禪 武宗崩 迎立爲帝)

大中元年(丁卯 十三年盡)　詔復會昌所廢寺院

懿宗(漼 宣宗長子)　咸通元年(庚辰 十四年盡)

僖宗(儇 懿宗五子)　乾符元年(甲午 六年盡)

乾符中十二祖外法師於國清爲琇法師說止觀

廣明元年(庚子 一年)　中和元年(辛丑 四年盡)

昭宗(曄 懿宗七子)　光啓元年(乙巳 三年盡)　文德元年(戊申 一年)

龍紀元年(己酉)　十二祖琇法師於國清爲竦法師說止觀法門

大順元年(庚戌 二年盡)　景福元年(壬子 二年盡)

乾寧元年(甲寅 四年盡)　光化元年(戊午 三年盡)

天復元年(辛酉 三年盡)

景宗(祝 昭宗九子)　天祐元年(甲子 三年盡)

梁 五代

太祖(朱溫 受唐禪 都汴)　開平元年(丁卯 四年盡)　乾化元年(辛未 二年盡)

末帝(友貞 太祖四子)　乾化三年(癸酉 二年盡)　貞明元年(乙亥 六年盡)　龍德元年(辛巳 二年盡)

唐

莊宗(李存勗 破梁都洛)　同光元年(癸未 三年盡)

明宗(李嗣源 本夷狄人 爲莊宗部將 ……)

天成元年(丙戌 四年盡)　長興元年(庚寅 四年盡)

末帝(從珂 明宗養子 本姓王)　清泰元年(甲午 二年盡)

晉

高祖(石敬瑭 都汴 代唐)　天福元年(丙申 六年盡)

天福中十四祖竦法師於國清爲寂法師說止觀

少帝(重貴 高祖兄子)　天福七年(壬寅 二年盡)　開運元年(甲辰 三年盡)

漢

高祖(劉知遠)　天福十二年(丁未)

隱帝(承祐 高祖子)　乾祐元年(戊申 三年盡)

周

太祖(郭威 受漢禪 都汴)　廣順元年(辛亥 三年盡)

世宗(柴榮 太祖養子)　顯德元年(甲寅 五年盡)

恭帝(宗訓 世宗子)　顯德六年(己未)

宋

太祖(趙匡胤 受周禪 都汴)　建隆元年(庚申 三年盡)

建隆元年吳越王錢俶遣使往高麗日本求遺逸教乘論疏

建隆二年高麗國遣沙門諦觀持天台論疏至螺溪

乾德元年(癸亥 五年盡)　十五祖螺溪寂法師爲通法師說止觀法門

開寶元年(戊辰八年盡)

太宗

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八年盡)

太平興國四年十六祖寶雲通法師為四明禮法師說止觀諸大乘法

雍熙元年(甲申四年盡)

雍熙四年十一月四日螺溪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戊子二年盡)十月二十一日寶雲法師示寂

淳化元年(庚寅五年盡)

至道元年(乙未三年盡)

咸平元年(戊戌六年盡)

真宗

咸平六年十七祖法智法師於南湖保恩答日本源信僧問目二十七條

景德元年(甲辰四年盡)撰指要鈔成出別理隨緣二十問以攻繼齊指濫之失

景德四年遣本如持十義書二百問上錢唐昭師以救光明玄不立觀心之失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九年盡)

大中祥符三年賜保恩改額延慶同異聞師作誠誓辭二篇俾為長講天台宗教之所

大中祥符七年撰觀經融心解

天禧元年(丁巳五年盡)與十僧修法華懺期滿三年焚身供法以公私勸止不獲如願述消伏三用以破孤山闡義鈔之非

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勗奏賜法智大師宣旨令住世演教不許遺身

天禧五年主上遣內侍俞源清宣旨就寺修法華懺三日為述修懺要旨以荅聖意是歲撰觀音別行玄記觀經妙宗鈔皆成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

天聖元年(癸亥九年盡)撰光明文句記成

天聖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始於佛生日縱魚鳥為放生事自述放生文是年郡守曾會以事聞敕樞密劉均撰文刻石仰宣聖化

天聖五年撰光明文句記其後廣智續讚佛一品

天聖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為順寂之期至五日趺坐說法唱佛而化闍維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若紅蓮華

明道元年(壬申二年盡)

明道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南城崇法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佛祖世繫表第十

佛祖傳道以心不以迹固也至論祖祖授受之際必使術迹而後可知心何必去迹然則何為其迹邪豈不曰術教以為之說有觀以為之行行必傾說說必顧行說與行如其迹始妙故曰說己心中所行此傳道之迹也知迹必知心知心必知道由知道故然後可以論祖祖授受之際作佛祖世繫表

西土佛祖

教主釋迦牟尼佛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脩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五祖迦提多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祖富那奢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

末田地與商那同稟阿難非正所承今故不列此土既尊龍樹為高祖則視十四祖已下反同旁出西土十四祖亦視吾北齊已下為旁出各論所承非互為是非也若北齊悟智論一心三觀以授

南岳遠繼龍樹位列二祖云

東土十七祖

高祖龍樹無畏論主

二祖北齊大禪師

三祖南岳大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南岳大善禪師

縣令陳正業

南岳僧照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監谷慧超禪師

巴丘慧曜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南澗慧旻禪師

升堂受莂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沛人方合

南岳府君

雲峯慧涌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鍾山智璀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枝江慧璀禪師

南岳靈辯禪師

刺史劉懷寶

光州巴子立

影堂二十八人

業高四百

信重三千

今家欲尊四明為正祖則當自龍樹已下通為十七代以垂尊其位或謂興道至高論功德稍微者夫時有通塞則道有汙隆然於道何傷烏不有其父焉得其子茲但取傳教之迹耳欲審其由當求諸宗門尊祖議見名文太

四祖天台智者大禪師

章安灌頂禪師

天竺真觀禪師

瓦官法喜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瓦官法慎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國清智璪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國清法彥禪師

廬山智錯禪師

靈山大志禪師

玉泉道悅禪師

天台等觀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棲霞法響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興皇慧莫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南岳慧綱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稱無智令禪師

來誠法安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國清道修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玉泉義邃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天鄉法延禪師

玉泉法才禪師

王泉法璨禪師

玉泉道慧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陳少帝

陳皇太子

陳永陽王

隋煬帝

玉泉關王

參軍陳鍼

儒士梁方從

太中蔣述玫

佛隴慧辯禪師

玉泉道勢禪師

天台慧瑫禪師

天台慧普禪師

玉泉法藏禪師

玉泉法論禪師

會稽智果禪師

終南法琳禪師

國清智鉌禪師

白馬敬韶禪師

定林法歲禪師

儀同吳明徹

刺史王宣武

儀同沈君理

僕射徐陵

光祿王固

侍中孔奐

儀同周弘正

開府柳顧言

尚書毛喜

得門千數

五祖章安大禪師

普山智拔禪師

法華智威禪師

龍興弘景禪師

南岳大慧禪師

天台明曠禪師

嘉祥吉藏禪師

玉泉道素禪師

荊溪湛然禪師

焦山神邕禪師

支硎道遵禪師

佛隴大義禪師

紫金元宗禪師

四明道源禪師

六祖法華大禪師

天宮慧威禪師

婺女清辯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七祖天宮大禪師

左溪玄朗禪師

永嘉真覺禪師

婺女同淨禪師

婺女法開禪師

八祖左溪大禪師

三衢道密禪師

三衢慧從禪師

焦山智昇禪師
焦山靈徹禪師
焦山進明禪師
焦山慧顗禪師
支硎靈輪禪師
支硎法咸禪師
支硎道忻禪師
支硎靈源禪師
九祖荊溪大禪師
興道道邃法師
南岳普門法師
龍興元皓法師
華頂行滿法師
天台智度法師
雲峯法證法師
無姓法劍法師
翰林學士梁肅
散騎常侍田敦
吏部員外李華
散騎常侍崔恭
身通三十九人
十祖興道法師
十一祖至行法師

毗陵守眞禪師
錢唐法燈禪師
會稽法源禪師
新羅法融禪師
新羅理應禪師
新羅純英禪師
居士傅禮
居士王元福
南岳曇璀法師
龍興智淨法師
龍興仲儀法師
龍興子瑜法師
龍興道如法師
龍興仲良法師
龍興重顒法師
中丞柳公綽
刺史柳宗元
中書鄭絪
刺史孟簡
至行廣脩法師
與善守恭法師
日本最澄法師
上定物外法師

十二祖止定法師
妙說元琇法師
天台敬休法師
天台慧凝法師
天台紹泵法師
十三祖妙說法師
高論清竦法師
國寧常操法師
國寧義從法師
十四祖高論法師
淨光義寂法師

天台良湑法師
天台光韶法師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維𥳑法師
刺史常術
天台玄廣法師
國寧德傳法師
定水慧贊法師
法性脩雅法師
慈光晤恩法師
姑蘇可朵法師

慈光志因法師
演教覺弥法師
奉先源清法師
靈光洪敏法師
慈光可嚴法師
慈光文備法師
廣慈巖常法師
十五祖淨光法師
寶雲義通法師
國清宗昱法師
廣教澄彧法師
齊敏寶翔法師

海南懷贇法師
錢唐義清法師
梵天慶昭法師
孤山智圓法師
崇福慶寶法師
開元德聰法師
永福咸潤法師
報恩智仁法師
永嘉繼齊法師
永福善朋法師
常寧契能法師
通照覺明法師

石壁行靖法師
石壁行紹法師
勝光瑞先法師
通鑑知嚴法師
崇法頤齊法師
十六祖寶雲法師
法智知禮法師
慈雲遵式法師
南湖異聞法師
興國有基法師
興國令梓法師

安國智𤀹法師
寶山懷慶法師
明教曉朱法師
寶藏悟眞法師
頂山懷玉法師
靈鷲志倫法師
妙果文昌法師
妙果天授法師
明智祖韶法師
法喜清鑑法師
眞淨思永法師
保慶法潤法師

福源悟持法師
廣慈體源法師
錢唐清曉法師
寶雲延德法師
寶山善信法師
太師錢惟治
運使顧承徽
海月慧辯法師
法寶從雅法師
指源如杲法師
慈淨思義法師
辯才元淨法師

天竺本融法師
天竺思悟侍者
丞相王欽若
侍郎馬亮
諫議胡則
職方崔育才
法顒遇成法師
梵臻守仁法師
圓應德賢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慈明慧觀法師
慈覺永堪法師

神智載升法師
廣慧居白法師
法鑑若愚法師
霅山則章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法師
廣智尚賢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南屏梵臻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淨石崇矩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廣嚴含瑩法師

慈受子琳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圓悟思尚法師
慈行智深法師
三衢懷葉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永天文湖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內侍俞源清
嗣法二十七人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

慈因擇交法師
圓智覺琮法師
崇法祖端法師
四明文繁法師
丹丘嗣讓法師
四明頤彬法師
元六
廣印智環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用御法師
四明居永法師
崇法自仁法師

升堂一千人
三學若水法師
天柱守玫法師
景雲溫其法師
淨石懷月法師
婺女日東法師
圭
覺慈善嵩法師
景德居式法師
永天義聪法師
承天義榮法師
妙悟希最法師
懺主法宗法師

崇慶本圓法師
天台慧舟法師
南湖廣智法師
神智鑑文法師
明智中立法師
文慧宗正法師
空相思恭法師
扶宗繼忠法師
超果繼湛法師
海慧若圓法師
因果如吉法師
淨社全教法師

妙果子良法師
餘慶思辯法師
淨石惟清法師
龍泉覃異法師
霅峯戒珠法師
[illegible]
澄照覺先法師

指菴義詢法師
金文沖霄法師
四明蘊恭法師
法昌本誠法師
休菴法舟法師
法明文節法師
寶積法雲法師
妙果師楷法師
水陸文炳法師
常明道深法師
福昌文价法師
開林子真法師

慧照法鄰法師
圓澄智據法師
定慧介然法師
四明法維法師
諫議陳瓘
待制晁說之
草堂處元法師
永嘉法詮法師
息菴道淵法師
淨社處廉法師
圓辯道琛法師
密菴淨悟法師

瓶堂師昶法師
寶壇智尚法師
法明行依法師
法明可圭法師
圓辯法師
月堂慧詢法師
元六
逸堂法登法師
柏庭善月法師
悅菴淨慧法師
隱堂正榮法師
石芝宗曉法師
南湖善榮行人

古巖文虎法師
訥堂慧辯法師
頑空智覺法師
松澗善助法師
寒谷妙輝法師
東山燮公首座
上六
東山皎公首座
東山義問書記
同菴克憲法師
石坡元善法師
竹坡如谷法師
石谷慧州法師
竹屋善先法師
石屋正巳法師

一菴處躬法師
正菴端信法師
寂實良瑛法師
癡菴岳拱法師
贊菴惟定法師
訟菴宗岳法師
雪堂戒應法師
止菴法蓮法師
指南仲韶法師
慈雲文統法師
餘姚清浩法師
鏡菴景遷法師

潙山智孝法師
懷古可尚法師
可堂善夢法師
化翁師贊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無住宗淨法師
大石志堅法師
香林清賜法師
伊堂了圓法師
晦雲崇敬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半雲行儒法師
北室大方法師
虛中元其法師
遁山士充法師

契菴如梅法師
環菴戒樞法師
禪悅可術法師
寶化道英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化翁正巳法師
凡六
大還了因法師
茅屋了巳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東山神照法師
法真處咸法師
安國元惠法師

白蓮道卿法師
天台淨佛法師
四明淨果法師
郡守李庭芝
神悟處謙法師
櫨菴有嚴法師
天台法麟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永天法寶法師
永天懷雅法師
天台寶織法師
永嘉元操法師

孤岩如喙法師
古雲文異法師
木岩覺全法師
子高久明法師
擇菴文郁法師
巽中道謙法師
無諍善應法師
閑菴行果法師
十七
東林覺先法師
香山惟一法師
浩翁惠川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柯山本悟法師
虎巖行珪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安道清穿法師
無聞若訥法師
白牧子廼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南湖普聞行人
智涌了然法師
真教智仙法師
白蓮梵章首座
證悟圓智法師
慈光若訥法師
覺雲智連法師
元菴則約法師

錢唐義全法師
永天擇仁行人
天台左仲居士
北禪淨梵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
項山子文法師
飛英智悅法師
超果惠道法師
通照慧明法師
報慈蘊兖法師
德藏從進法師
白蓮善珪法師

德藏擇瑛法師
北關思淨法師
僉華子方法師
壽安良弼法師
教藏有全法師
淨住思照法師
凡六
一行宗利法師
東山之裔至月潭雪溪而五傳由擬之者道其私揆于斯乎夫可以有所感焉也夫也夫
用屏興教法師
慈辯從諫法師
車溪擇卿法師

朴菴清哲首座
澤山與咸法師
山堂元性法師
虛堂本空法師
集長妙琮法師
赤城中益法師
白蓮智圓法師
白蓮清悟法師
白蓮子倬法師
芳菴士衡法師
遮菴有宏法師
復菴妙珪法師

中菴師安法師
上竺師覺法師
石澗從戒法師
晦菴慧明法師
古泉正宗法師
月潭道巒法師
十八
雪溪思益法師
法照中吒法師
神悲欽喬法師
能仁文公首座

慧覺齊玉法師
因覺蘊慈法師
普明如靖法師
天竺應如法師
法雲宗敏法師
慧覺清月法師
佛智蕊雲法師
佛照智䛕法師
圓明智賢法師
高麗義天僧統
明義首座
群峯太初法師

梵慈智普法師
龍華道方法師
圓照梵光法師
慈果宗肇法師
東靈智欽法師
楊尖利淵法師
凡六
楊尖法欽法師
崇先了生法師
南屏用文法師
憲章仲閔法師
餘慶道存法師
超果會賢法師

能仁祖公行人
因菴明哲法師
能仁道山法師
醒泉行環法師
竹谷覺先法師
舉菴法希法師
南嶽法雄法師
東山祖意法師
垍菴法英法師
正堂如理法師
崇先懷志法師
精英從智法師

宜秋悲仙法師
普圓普證法師
法燈道遵法師
餘姚行澄法師
樞密蔣之奇
法照淨通法師
十九
圓通思梵法師
忠溪景浩法師
普聞善期法師
神辯覺空法師
竹慈思序法師
崇德法雲法師

精微彥倫法師
寶積彥端法師
清辯蘊齊法師
法慧正宗法師
東安丕初法師
南屏雲玩法師
東吳文詡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車溪卿法師
竹菴可觀法師
牧菴有朋法師
頤菴法昌法師
月溪法輝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浮石子嵩法師
永福志亨法師
天王道用法師
能仁懷寶法師
祥符道忻法師
草堂如寶法師
車溪善榮法師
紫金法通法師
慈覺玉法師
清修法久法師

上方法清法師
北峯宗印法師
智竹守旻法師
神辯清一法師
自得慧欽法師
古雲元粹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梅峯梵登法師
石溪思壽法師
石鏡清杲法師
慈感文圭法師
蒙泉了源法師
壽海道源法師
桐洲懷坦法師
剡源覺先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日本俊芿法師
嚴陵趙彥肅
鎧菴吳克己
具城妙銛法師
孤岩如月法師
慈室妙雲法師
雪溪晞顏法師
悟真正皎法師

澄覺神煥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密印修慧法師
慧辯曇應法師
慧照道倫法師
北禪法榮法師
北禪文俊法師
圓覺淨圭法師
車溪智欽法師
子進師訓法師
東陵智迥法師
北溪德開法師
菊逸信程法師
海翁時學法師
柳塘可權法師
沃洲光燁法師
梅澗太度法師
少愚育才法師
行古忠新法師
鼎山時舉法師
古洲景岱法師
古岩汇日法師
南翁妙智法師
性善法言法師
梓山思恭法師
西山文珙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覺菴蘊言法師
鐵堂思義法師
松菴妙心法師
常稽法開法師
古鏡文杲法師
遯谷從慧法師
東溟湛日法師
千江一印法師
靜山慶仁法師
魯山季文法師
虛堂可明法師
松林宗淨法師
宗周子文法師
四窗子思法師
想周尹輔法師
松逸可月法師
雲海普度法師
雲海至賢法師
渭濱惟清法師
大山道悅法師
岷堂道怡法師
竹堂文煥法師
芝田德瑞法師
石泉普洽法師

雪峯行海法師
太虛普容行人
無極可度法師
雙溪道弘法師
東岸正吾法師
石然之全法師
東山慧日法師
白閒如頤法師
此山志在書記
方溪文琇知客
剡源先法師
雲夢允澤法師
湛堂性澄法師
如菴淨真法師
秋岩宗舉法師
方岩懷則法師
子蒙省初法師
桐洲坦法師
古源永清法師
蒼山久昫法師
玉岡蒙潤法師
西屏惠衍法師
松壑正序法師
春洲紹澤法師

太模師楷法師
高峯淨弥法師
大明圓照法師
子元義深法師
西杲一宰法師
性翁之智法師
南叟元凱法師
竺隱弘道法師
元璞如璋法師
竹山大隱法師
時菴允中法師
我菴本無法師
天岸弘濟法師
絕宗善繼法師
仰溪允若法師
行之大安法師
息菴允茲法師
大璞如玘法師
大卓足無法師
大徵淨呈法師
獨善自朋法師
信元永手法師
天岩普昭法師

大用必才法師
雪林廷瑞法師
印海子實法師
鉅堂義法師
百川如海法師
性菴淨岳法師
栢岩文果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石庭宗嘩法師
聖水從覺法師
碩空覺法師
愚山從古法師
同源省初法師
月溪善良法師
竹溪元良法師
新溪了融法師
空叟妙解法師
具城銛法師
雜傳世繫十六人 已六
○淨覺仁岳法師
吳興子昉法師
錢唐可久法師
錢唐慈勤法師
雪川梵慈法師

靜巷原德法師
桃古宗方法師
荊山炎玉法師
東谷智照法師
喜巷守仁法師
一原紹宗法師
靜翁祖明法師
竹堂師正法師
北山文勝法師
一山懷慈法師
竹屋元淨法師
日章祖稱法師
九皋妙祭法師
適岩子賢法師
行己允恭法師
闡通如開法師
盤谷祖訓法師
竹野丈奎法師
治堂守慎法師 六三
楓山子儀法師
仁叟義靜法師
岳山應方法師
古庵慈新法師
道夫必弘法師

永嘉乃仁法師
超果靈照法師
桓宏胡宿 子別
○草菴道因法師
拜菴有令法師
廣壽法因法師
四明道昉法師
述菴居士餘登
未詳承嗣四十一人
景明道房禪師
北齊李奘侍郎
金華方岩禪師
終南法善法師
南岳承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天台道進法師
國清文舉法師
建業敬雲法師 五六
十祖玄燭法師 六
會稽什公法師
天台元穎法師
寶藏利娥法師
空相融公法師
廣化明公法師

一之如字法師
北田如主法師
北溪惠識法師
七章惠琮法師
神智從義法師
慧月可安法師
衡岳佛慧育師之作井南嶽青陽……次第二祖
東陽善慧大士 梁
北齊僧稠禪師
天台智琰禪師 唐
千福西金（兩）禪師
玉泉真公法師
南岳法照法師
五臺元堪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四明子麟法師
嘉禾皓端法師 七三
嘉禾子玄法師
無相義勤法師
普照仰公法師
超果照公法師
宗元元穎法師

寶雲威公法師
四明曇照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淨悲威公法師
無功居士王闐
慈川照公法師
普照用公法師
寶積實公法師
左溪志昭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山家教典志第十一

智者高座以縱辯章安直筆以載書所謂以文字廣第一義諦是猶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荊谿有云文即門也即文以通其理豈非門乎至若後世發揮祖道粲然有述雖各出義章互彰廢立所以歸宗之誠則無乎不同也今故並陳篇目以貽好古者之求述山家教典志

南岳

大乘止觀二卷

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本國寂照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得之為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

四十二字門（卷二）

大品四十二字初阿後荼南岳用對四十二位

安樂行義（卷一）

四明行皎進方至南岳福嚴於藏中得此本歸以示圓辯其後北峯石芝始獲開板

南岳顯文（卷一）　無諍行門（卷二）　三智觀門（卷四）

次第禪要（已六）　釋論玄（一卷 已上各）

右止觀安樂行義顯文有見本餘不獲見惜哉

天台

法華玄義（卷十）　法華文句（卷十）

摩訶止觀（十卷 名圓頓止觀）　禪波羅蜜（十卷 名漸次止觀）

修禪六妙門（一卷 名不定止觀 智者為陳尚書令毛喜撰）

光明玄義（一卷）

光明文句（卷三）

觀音別行玄義（二卷 釋法華普門品別行部外）　菩薩戒疏（卷二）

觀音別行義疏（卷五）　請觀音經疏（卷一）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一）　觀心論（卷一）

金剛般若經疏（一卷）

四念處（卷四）

彌陀經義疏（一卷）

禪門口訣（卷一）　覺意三昧（一卷）

方等三昧儀（卷一）　法華三昧儀（卷一）

法界次第（三卷）

四教義　維摩玄疏（卷六）

維摩文疏（二十八卷）

右七十六卷天聖二年慈雲奏入大藏

淨土十疑論　觀心食法

觀心誦經法　觀心十二部經義

小止觀

右共三十三卷未入藏

智度論疏（卷二十）　彌勒成佛經疏（卷五）

觀心釋一切經義（卷一）　彌勒上生經疏（卷一）

釋一經玄義（卷一）　坐禪止觀（卷一）

仁王般若經疏（二卷）云

禪門章　般舟行法　維觀行

入道大旨　五方便門　七方便義

七學人義　一二三四身義

法門儀　禪門要略（已上各一卷）

右四十一卷闕本

慧雲臨函錄云法華玄義者惟解首題統明五時廣辯入教出世大意蓋在其中文句者以疏句分節經文判決云以由釋題大義委悉故至經文祖分章段臨部（各有）荊溪之記備五經之有正義也止觀者出慧

之異名法華之行門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有托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是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法道自行因果化他能所無不具焉荊溪以輔行釋之○同錄云今家有三種止觀一曰漸次謂解頓行漸即禪波羅蜜是也二曰不定謂解頓行或頓或漸即六妙門是也三曰圓頓謂解行俱頓即摩訶止觀是也此三止觀對根不同行相雖殊俱依圓理而為宗本唐於肅荊止觀為六卷文雖簡要而修相多闕覽者宜知除智者觀筆餘皆章安於法輪之下述為疏論也○唐書藝文志云灌頂私記智者詞旨一卷義記一卷今未詳何文○釋籤云止觀禪門淨名疏等各有餘分說未終若文。案止觀云智者於玉泉寺一夏敷揚二時慈霔雖樂說不窮纔至見境法輪停轉後分弗宣輔行云大章第七開為十境至

第七境餘不復宣後三大章及餘三境略
逗夏終於茲歷唱止此次第禪門即禪波
羅蜜亦列十大章於第六方便文中法云
若論初禪已後發諸禪定深妙境界在
第七修證中說此文皆悉不流通也
淨名經十四品大師疏解止佛道品第八
後諸品疏乃是章安述而續之

章安
涅槃玄義二卷
觀心論疏
智者別傳一卷
涅槃經疏
國清百錄
八教大意一卷

南岳記一卷
真觀法師傳

荊溪
玄義釋籤十卷
文句記十卷
止觀輔行
止觀義例
止觀大意
維摩略疏
維摩廣疏記六卷
金錍論
十不二門
始終心要
涅槃後分疏
止觀搜要記十卷
三觀義
觀心誦經記
止觀文句
授菩薩戒文

華嚴骨目二卷
法華補助儀
方等補闕儀
龍興
涅槃經注
天台
心經疏
華頂
涅槃記
靈光
光明玄義記

廣教
光明玄金鼓記
十疑論注
石壁
觀經疏記
奉先
發揮記
示珠指
孤山

首楞嚴經疏
文殊般若經疏
不思議法門經疏
阿彌陀經疏
四十二章經疏
無量義經疏
普賢行法經疏
遺教經疏二卷
般若心經疏
索隱記
闡義鈔
刊正記二卷
表微記
垂裕記十卷
發源機要記
百非鈔
三德指歸
顯性錄
正義
攝華鈔
西資鈔
谷響鈔

詒謀鈔一卷
析重鈔一卷
閒居編
孤山年二十一始學于奉先清師及二年
奉先亡遂往孤山杜門著疏年四十七而
化於二十四年著書百二十卷勤矣

寶雲
觀經疏記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四明
觀音別行玄記二卷
觀音別行疏記二卷
光明玄拾遺記
光明文句記
觀經疏妙宗鈔
十不二門指要鈔二卷
扶宗記二卷
十義書三卷
觀心二百問一卷
解謗書三卷
修懺要旨一卷
光明懺儀一卷
大悲懺儀一卷
石芝撰四明教行錄備載別理隨緣融心
解消伏三用起信論融會章義例境觀及
問答等文

慈雲
金光明護國儀
請觀音懺儀
往生淨土懺儀
熾盛光懺儀

小彌陀懺儀　法華三昧懺儀
天竺別集　金園集
辯才師　圓覺記
天竺師　指源集
淨覺師
金剛般若疏卷二　發軫鈔二卷
彌陀經新疏卷二　指歸記
楞嚴大句卷三　熏聞記
楞嚴集解卷十　楞嚴說題
還源記二卷
功宜記二十二卷　大心解二卷
智論[illegible]　淨名精英
禪門樞要　維錄名義卷二
義學雜編卷六　毗曇賢聖圖
起信梨耶生法圖　扶膜書
止疑書　十諫書
雪謗書　施食須知
諸經義題　如意輪課法
涅槃禮讚文　楞嚴禮懺儀
羅漢禮讚文　南山禮讚文
苕溪論外集卷二
廣智師　追銘卷一　開幽志
神照師　普賢行法經疏
仁王懺儀

扶宗師　扶宗集卷三十　二[illegible]義卷十
法真師　光明十願三　[illegible]
[illegible]卷師　龍王法印經疏　安樂行注
空品注　心經注
古敬備檢卷四　文句笑難卷四
止觀助覺卷四　戒對
慈辯師　議方便品題
神智師　順正記
新記　往生記
圓通記　寓言記
集解三卷　纂要六卷
三部補注卷十四　搜玄
車溪師　秘密五[illegible]
慧覺師　行法經疏卷二　祖源記
雜珠記　孝勝懺法
智涌師　宗圓記　樞要記
虎溪集卷八　功德天懺儀
假名師　淨業記　護國記
金剛集解卷二　假名集卷十

思溪師　百辛[illegible]　圓覺疏卷二　諸天傳卷一　安樂記卷一
竹菴師　楞嚴集解　楞嚴補注
蘭盆補注　圓覺手鑑
金剛通論　金剛事苑
山家義苑　竹菴草錄
清辯師　頂山記
澤山師　菩薩戒疏注卷二
金剛辯惑卷一　法華搜要
後宗集卷二
山堂師　山堂集卷五
高菴師　門狀[illegible]
四明師　金錍注
神悟師　顯妙解
妙悟師　評謗
桐江師　注心經　三珠論
淨土警　證儀
圓通師　會宗集
景德師　翻譯名義卷十
諸悟師　攻瑰集　十種境界義
車溪師　大部妙疑卷四
仙源師
獨徹[illegible]卷四　金剛經疏卷四

浮石(本訥) 憲章集
佛照(師之) 大雲說所派流
草堂(師元) 義例隨釋
輔贊記
吳興(師淑) 宗元錄
月堂(師詢) 圓宗解
四明(師煇) 注天台別傳
梓菴(師倫) 教義
崖堂(師宏) 宗極論
南湖(師囙) 草菴錄
止庵(師蓮) 扶義
寶巖(師詢) 指南集
鏡菴(師遷) 隨錄 宗源錄
桂菴(師括) 教義
慈室(師主) 圓覺直解(卷三)
北峯(師印) 金剛新解
釋金剛彌勒偈 教義
逸堂(師介) 圓頓宗眼
金錍十義 教義
柏庭(師月) 仁王疏記 楞嚴玄覽
金剛會解 圓覺略釋 楞伽通義
簡境十策 四部格言 金錍義解
宗教玄述 十類因革論 緒餘
附鈔箋要
統紀卷第二十五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昆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一
蓮社七祖
始祖廬山辯覺正覺圓悟法師(慧遠師道安法師)
二祖長安光明法師(善導云是彌陀化身)
三祖南岳般舟法師(承遠)
四祖長安五會法師(法照當代宗朝嘗師承遠師)
五祖新定臺岩法師(少康)
六祖永明智覺法師(延壽)
七祖昭慶圓淨法師(省常)
(四明石芝曉法師取異代同修淨業功德高盛者立為七祖今故遵之以為淨土教門之師法焉)

在凡具惑而能用三觀智顯本性佛如四明師之言曰心境叵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唯色唯心故當處顯現斯觀佛三昧之正訣唯明宗得意者能行之至若稱唱嘉號瞻禮尊容讀誦大乘持奉淨戒皆淨業之正因正觀之助行而但修十善行世仁慈者亦可以成回向莊嚴之績然則若定若散若智若愚無一機之或遺雖登臺之有金銀入品之有上下至於越無生而階不退則一橤云耳悠悠末代馮頑行而升安養自廬山而來傳往生者纔三百人意遐方外域不及知者奚若河沙之多是知此方學佛道者根疎障重未聞有成而獨於念佛之法無間僧俗皆足以形一生之證信矣哉撰淨土立教志

法師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太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秕糠不成米也)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務沙門乘㮶(此自是北人非廬山入社者)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弥增疑昧師為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為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耆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即跪請曰獨無訓勑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晉孝武帝)至尋陽見廬山閒曠

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浸衆永乃謁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闢素沙布地梗楠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剎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孱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鑪峯傍帶瀑布清泉環階白雲生棟（廬山記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即巖成館人作神仙之廬因名廬山尋陽記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亞陳九晉包歲仙遊）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覽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跡欣感于懷後因邪舍律士敘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淡彩圖寫望如烟霧復製五銘刻于石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觀（山集）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綱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弥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呆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制楚為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先既而謀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同門安公先居西林）慧持（遠師弟）道生曇順（事羅什）僧叡曇恒道昞曇詵道敬（遠門人）佛駄耶舍（此云覺明罽賓國人）佛駄跋陀羅（此云覺賢迦衛國人也）名儒劉程之（號遺民）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後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膚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嘗至山值師講法華欲致難輒內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此流泉（時人名其泉曰聰明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遠致敬禮（王謐有書存又）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嘏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為國寇得不為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來侍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行迹未嘗傷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上方峯頂患去水遠它日有虎跑其石水為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譯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

鄙致禮獻心廬岳及佛䭾跋陀羅至師即請
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經典出自廬山幾至
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
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
理豈有窮邪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
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闇與理合泰主欽風以
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
抄其要為二十卷而為之序（羅什譯智論凡百卷）桓玄
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
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玄曰
仲堪死人耳及玄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
不復敢發及語二征討師即不荅玄復以震
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荅玄不能強既
而欲沙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
申述經誥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
有違於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
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
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
禮及玄在姑熟復申冰議師荅書曰袈裟非
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
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
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
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
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

（泥洹即涅槃謂不生不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
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
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
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並御於
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
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
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
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
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
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
頃玄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
推奉主之情故令與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
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玄西奔安帝自江
陵還京師輔國何无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
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荅
師嘗講喪服經（當是儀禮記本記大記一樣等著）雷次宗宗炳
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
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上今
便稱雷氏邪（法傳明毛詩書義云周續之雷次宗同受詩義於遠法師朱此也）
釋慧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
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
節謂之蓮華漏僧澈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
而嘯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

退諸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哭可
得為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澈怡而止
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
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覩聖相沉厚不言
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
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
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
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
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
日當生我國又見佛䭾邪舍慧持（義熙八年先逝）慧
永（義熙十年先逝）劉遺民（義熙六年先逝）在佛之側前揖師
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寶曰吾
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
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
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
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
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
感不覺形與運頹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
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
往疾之深今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
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
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衆世尊亦當祐之以
道門徒號惱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割
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

六日世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表全軀舉葬于西嶺累石爲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于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耆德請以豉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樹樹在趙州自佛齒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爲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辯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南唐李先主年號即晉高祖天福一年也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凝寂之塔

法師善導不知何處人唐太宗正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續至京師擊發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侍寒冰亦須流汗出則爲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臥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廚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䞋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脩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邪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于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七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老病任八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後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自絕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舍身精至賜號其寺曰光明

慈雲淨土略傳阿彌陀佛化身至長安聞滻水聲曰可教念佛三年滿長安城皆念佛後有法照法師即善導和上也

法師承遠始學于成都唐公至荊州進學于玉泉真公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萬計有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爲國師乃言其師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虔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槱以爲僕從而媟之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溪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七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至德九宗朝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正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壽九十一柳宗元爲述碑刻于寺門

國師法照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峯寺慈恐戒定爲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額曰大聖竹林寺它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西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鄒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昔是五日爲一會耳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覲大聖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

難陁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師子座爲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脩何法門文殊告曰諸脩行門無如念佛阿弥陁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陁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陁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十邑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爲畫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七皆軼大嶇）師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

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于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林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柳子厚集南岳碑云代宗時法照爲國師）法師少康縉雲周氏母羅夢遊鼎湖峯有玉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生青光滿室作芙蕖香七歲未語相者奇之母携至靈山寺指殿佛謂之曰汝敬佛不遽荅曰我佛釋迦誰不爲敬父母愈敬異遂舍令出家年十五誦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唐貞元年初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籍放光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化導文師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上影堂大陳薦獻倏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它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邑欲化人當往新定（州今嚴）言訖十一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弥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見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弥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

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忿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焉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臺岩漢乾祐三年天台韶國師勸人重修其塔後人多指師為後善導云法師延壽字沖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吳越錢氏時為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鰕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舍之已而色不变遂貸命因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它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天台智者岩九旬習定有烏尺鷃（音晏上某）巢于衣祴（古得切木角也）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上智者岩作二闍（書梵書火手水）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闍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

實建隆元年(本朝太祖受禪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今淨慈)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切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昆七一千七百人常與眾授菩薩戒施鬼神食十二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加趺而化賜號智覺禪師師道播海外高麗國王致書敘弟子禮師以天台賢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聖賢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又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最得其要師既亡起塔山中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崇寧中追諡宗照禪師(見本傳良渚文昭安南)

法師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遯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淨行之名士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而王文正公旦為之社首一時公卿伯牧三十餘年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若此比丘同志代千大眾有以見西湖之操昆七十三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孤山作白蓮社主碑以紀成翰林承旨宋白撰蓮社碑淨良孫何為之記)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眾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壽六十二弟子奉全身塔于烏窠禪師之墳側

蓮社十八賢

東林慧遠法師(安法師門人)
西林慧永法師(安法師門人)
慧持法師(遠師弟安法師門人)
曇順法師(羅什門人)
僧叡法師(以下五人並遠師門人)
道昺法師
道敬法師
覺賢法師(梵僧佛陀跋陀羅)
劉程之(以下六人並遠師門人)
周續之
宗炳
道生法師(羅什門人)
曇恒法師
曇詵法師
覺明法師(梵僧佛陀耶舍)
張野
張詮
雷次宗

蓮社百二十三人(紀其可見者三十七人)

曇翼法師(以下五人有傳)
僧濟法師
法安法師
法淨法師(以下五人見東林傳)
慧寶法師
僧敫法師
慧然法師(以下二人見廬山集)
道泓法師(以下二人見高僧傳)
法業法師(以下四人雖作羅傳見)
慧嚴法師
曇果法師(見寶師傳)
僧光法師(以下三人見恭師傳)
曇詧法師
惠恭法師
法領法師
慧要法師
曇威法師
曇蘭法師
慧義法師
慧觀法師
元弼法師(見濟師傳)
慧堪法師
慧蘭法師
畢穎之(見劉傳)
孟懷玉(江州刺史此下十一人並見廬山集)
王喬之(臨賀太守)
毛脩之(黃門侍郎)
王穆夜(參軍)昆七
范悅之(孝廉)
孟常侍(二人失名)
陸脩靜(簡寂先生有傳)
闕公則(有傳)
殷隱(晉安太守)
殷蔚主(簿)
何孝之(參軍)
上四張文逸(處士)
孟司馬

不入社諸賢

陶潛(彭澤令)
范寧(豫章太守)
謝靈運(康樂公)

十八賢傳
東林法師慧永（見贊蓮社七紙傳）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
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
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爲安公所留師乃欲
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
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爲西林以奉師布衣蔬
食清心克己容常含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
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
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來之龍泉桓
伊爲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
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
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馬驚
走營主仆地師挾慰之遂還營主病往寺悔
罪師曰非貧道意爲構之尋愈鎮南將軍何
无忌鎮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
望徒從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納衣半
脛（脚骨文切）荷錫捉鉢松下飄然而至无忌謂
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操誠
植順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斂衣求屐
欲起衆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
日方歇葬于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玄宗
翔詔重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法師慧持遠公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
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偏學衆經
游刃三藏及安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
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納衣垂膝徒屬三百
師爲上首豫章太守范甯請師講法華經阿
毘曇論四方雲聚瑯琊王珣與范甯書問遠
持二公孰愈甯曰誠副賢兄賢弟珣復書曰
但令如弟誠未之有況復賢邪羅什在關中
遥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
遠公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
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
方爲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郫縣居龍淵
寺大弘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
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
淨業以東間經籍付道泓西間法典付曇蘭
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條執師蹤
焉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
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
明辯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
之要慧解爲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
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
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
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
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
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
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
守文之徒嫉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
泥洹經本先至此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
性師云夫禀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闡提含
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
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
發舊學僧黨以爲背經遂顯大衆擯而遣之
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癘疾若
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
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
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爲媿服師被擯
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
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
石皆爲點頭旬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
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罽賓
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
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園寺宋文帝大會
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
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
中遂舉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嘆其樞辯時
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
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
畢衆見麈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

諸師聞之益信前揩有証翌日葬于廬山之
西阜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詰經世咸翫味之
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
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
得佛之義於是述其頓悟不受報等論
法師曇順黃龍人幼出家事羅什講釋群經
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 十七
來廬山同修淨業宋驃校尉劉遵考於江陵
立寺要師經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
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
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贖是沙門及
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五
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
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
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
什喜遂用其文乂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
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
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
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
敷坐王密令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
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
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
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訓梵漢昭

然元嘉十六年寢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即面
西合掌而亡衆見卧內一金蓮華倏尒而隱
春秋八十五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齔依遠公出家年甫十
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
物情推服常有群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
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
化春秋七十二
法師道昞穎川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
該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
佛三昧究心然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
虔入山諮從請為山中未用紹遠公之席衆
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
佛就座而化春秋七十一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
兼善講說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
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
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 十八
盡其理人知其有窮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
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
在其後即加趺念佛百聲闃然遂絕春秋八
十
法師道敬琅邪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
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

律終身難全類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
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
替遠公歸寂乃入若耶山宋永初元年謂衆
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
見光明滿室弥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法師佛馱耶舍（晉言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有沙
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攣
躄（音[illegible]壁手拘足跛也）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
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耶舍出家時年十三
隨師行曠野與虎遇耶舍曰虎已飽必不傷
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
言以分衛廢業為憂（梵語分衛晉言乞食）一羅漢來代
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
為諸人重至三十猶為沙弥後從舅氏學五
明論世間法術（內衆外道皆有五明內五明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咒術明四工巧明五因明外五明有四五內後一足符印明明者）至沙勒國侍
遇隆學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毗曇論十誦
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苻堅遣呂
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 十九
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
茲盛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
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
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迨之不及
問弟子何所覺耶荅曰唯聞疾風流響兩目

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縛何可使入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坐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能赤善解毘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十卷長阿含經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法師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姓釋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裔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年十六博學群經深達禪律常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達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異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覩法眾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于眾孰能遂我祈請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哀懇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于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眾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秖說得果中色空不說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微空中無一微往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與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舶俱發眾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谷茇舍而居（[illegible]）時會蓮社遠公謂師被擯過由門人懸記五舶於律無犯即遣弟子曇邕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為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惠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于廬山北嶺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為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鐫石為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集）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難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舉揚推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它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illegible]）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徧後時庭卑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卧床上面西合手氣絕勅子雍積土為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illegible]）

張野字萊民居尋陽柴桑與淵明有昏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

第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郡秀才南中郎府
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
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
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
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
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
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研
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
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
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掾辟太學博
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
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
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
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開館東郭
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
於矍圃三義辯析精周上甚說或問身為處
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
晁七　北二
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時號通
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
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墳
典雖耕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
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

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為榮乃入廬山
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
疾西向念佛安卧而卒甯妹六十五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辯富於學識教
授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
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荊州復
辟為主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
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為南平守逼
與俱還江陵閒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
二兄卒累甚眾頗營稼穡武帝勑南郡長時
致餼賚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
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屢先生以重祿可乎
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廢宋受禪徵為太子
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太子建徵為中庶
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歿炳哀之
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
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
往必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
晁七　大三
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
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
履悉畫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
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
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

至京師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
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
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
釋和上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
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
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
大小一勿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
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
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
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
至豫章郡丞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起自昔出於廬
山耳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俞)粗加刊
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迹疏略復為詳
補今歷考廬山集高僧傳及晉宋史依悟
本再為補治一事不遺自茲可為定本矣
百二十三人傳
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關中見
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
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
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上來服五采也)
(粉俗下采鹹來耶也作樸仍)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
致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
草床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

戒不應手觸女騎呼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遥為案之翌日女以采服化袢雲豕變白象蒜化變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于朝勅建法華寺天今

禪林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于菴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即為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觧衣視掖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掖有毳因名以翼

曇邕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未廬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邕忽見一人著袷衣音夾風神端雅徑者三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鉏為䞋檀謝而去師後往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諷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覺白衆一燭俘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偏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觧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叩頭兩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衆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奄迅而滅時義熙十二年也[illegible]

法安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為說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覩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舍為寺常畫欲畫像須銅青處不可致忽夢一人跪床前云此下有銅鍾寤即掘之果得二鍾取青成像而以銅助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闕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寺夜中為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闕公則所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觧所見

陸脩靜吳興人蚤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過此輙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與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宋泰始三年羽化於京師賜諡簡寂以故居為觀雲笈七籤本傳云九[illegible]五

紀年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潛字淵明元亮字一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以為實錄初為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觧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鮮音宮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甞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靈運祖玄有功晉室靈運為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文章為江左第一（廬為江右指女陵也）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伏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成云為京西二地）靈運常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寧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起學臺功用彌廣刺史王凝之上言抵罪免官歸家遠公五七招之入社而寧竟不能往九七

廬山法師碑

法師諱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弱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書生二十一欲度江就范宣子于時王路尚鯁有志不遂於關右遇釋道安一面定撽以為真吾師也遂抽簪落髮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安公曰道士誠知人法師藉曠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鑒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徹宜宗與深心等至安公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太元初襄陽既沒振錫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岩同契不命而景響聞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順足不越山桓氏以震主之威力為屈致法師確然貞固辭以老疾俄而制使沙門盡散王者法師獨大法之將淪抗言萬乘玄知不可強俯而順為既道漸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東向禮非夫道深德廣焉能使題默同歸異域致敬且新經未表晉邦律藏歷年莫正禪法甘露罔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深存廣崙大援群生乃命弟子迎請禪師究尋經本踰歷葱嶺跨越沙漠彌曠年稔並皆歸還既得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卷又以心本二無即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深辭婉獨拔懷抱羅什見論而歎曰漢人未見新經便闇與理會若夫溫心善誘蔬必遠言栖寄林嶺遊與能徹雖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化之域遊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發行斯可樂矣自杖石激派始終一槩恬智交養三十餘載春秋八十三命盡絕嶺遺言露骸松林同之草木達生神期既於此矣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語晤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其辭曰

九流乖真三乘歸佛道往絕迹慈還接物執是發蒙昭五七我慧日攝亂以定閑邪以九八律妙法常存悠悠莫往若人乘生皎皎遠賞鑒我鑒物知狹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壑秦皇雄威藏理通情王孫偏滯死達生夫子之悟憂劫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惟清惟峻若隔近絕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積今也明哲嗣之有人寶隆廢缺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範拂故法性增新凡厥有道日知好仁景薄命盡宗傾理湮寒暑遞易悲欣阜壞秋蓮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元熙二年春二月朔康樂公謝靈運撰

廬山法師影堂碑

天之高哉日星垂其曜地之厚哉山岳鎮其維稟兩間之氣分五行之秀而得預稱於三才者其為人道之最靈者乎至若邁德宏域融神慧境焯迦維之絕照挹甘露之玄津並名岳而永崇聯扶桑而不息則慧遠法師其

人也法師鴈門樓煩人賈氏釋道安之門人
英姿雅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
以杳映前秀鏁鑠令聞者矣夾心土骰而神
機天發金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取無舍而
律儀氷澈不生不滅而禪性暉如抱德陽和
而浩類洗心潜靈淵照而遠方翹首修不共
法而恒幹大悲熏般若智而富諸梵行故能
誘納衆善泠汰群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雨
施物而咸潤識所謂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
陀利華性非外染之為義也自晉氏太元九
年法師始飛錫南嶺宅勝東林世更七代年
垂四百流風遺澤逮于今而人知懷仰故虎
溪為釋氏龍門廬阜即搢紳闕里也皇唐貞
元十有一年江州剌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
德以分符宣中和而述職上賛緝熙之化下
臨擊壤之人以無為為政政克用乂逌矯外
野指途中林敷衽禪關式瞻遺像喟然歎曰
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海無以
臻其極彼瑣行纖節尚崇植極㢋正位居室
豈尊美若茲而寫形在壁乃與寺之上首熙
怡律師䖍建勝宇用昭真相旌美樹善二誄
同心說徒勒工成之匪石繢梵雲從睟容是
彰觀至道者存妙像於鏡中味微言者得玄
珠於意表豈止惠義偕英姿而雨汗仲堪仰

素風而心醉哉故非夫遠公之至德不能暉
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澈識不能立清祀
揚妙範纂芳金石敬賛二美乃為之銘曰粹
靈純綺寔惟至人含德搆曜界陽發春道光
海域幽遯岳濱六髭棄歡八士辭巾緣徂物
謝跡晉事往百憶神遊恒沙化廣昭昭遐一
泠泠末馨慧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仰
味芳風思覩遺像求之列據爰建棟宇式是
道宗旌休垂美地廣山崇唐大中八年七月
望日隴西李演撰三綱徒衆立

東林影堂六事

法師事迹誠多矣學者鮮能發其義使世不
昭昭知先賢之德予竊閔之予讀高僧傳蓮
社記及九江新舊錄眾愛法師六事謂可以
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影堂以示來者陸脩
靜異教者而與語必過溪是不以人而棄其
言也陶淵明湎于酒而招之令入社蓋簡小
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異說被擯而反廷
𦎘之蓋重有道而矜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
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知其終也盧
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於義也桓玄振
威而抗對不屈蓋自固於節也凡人之情莫
不畏威而苟合忘義而避嫌好名而昧實黨
勢而欺孤飭行而惡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

為世師肯進異學之人乎孰有德為人尊肯
交醉鄉之徒乎孰有自屈已學禮斥逐之客
而推其為大賢乎孰有發明風鑒拒盛名之
士而識其不令終乎孰有不避禍患睠故舊
而信其義乎（信仲同上　自信同）孰有不懼威武抗僭
逆而全其節乎此故法師德量宏大獨出於
古今之人者矣若其抉擇至教張皇聖道垂
裕於天人之際者非蒙所能盡之其聖與其
賢與偉乎哉大地噫氣六合生風公之大名
也遊龍翔鳳下揖巢許公之高道也四海秋
色神山中貸公之風儀也白雲冊瑩玉樹瑤
草公之攄履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敬瞻
遺像超然遐思聊以蕪文書于屋壁大宋慶
曆元年仲春鐔津沙門契嵩書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七　昆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二

往生高僧傳

晉嘉祥慧虔法師
宋江陵道海法師
宋東林道廣法師
宋交趾曇弘法師
梁廬山道珍法師
北齊洛陽慧光法師
北齊鄴都僧柔法師
北周長沙慧命法師（附法音法師）
北周多寶僧崖法師
隋河東智通法師
隋南岳慧思禪師
隋枝江慧成禪師
隋章安灌頂禪師
隋天台等觀禪師
隋開覺道喻法師
隋國清法智法師
唐揚都洪祥法師
唐壁谷道綽法師（附道撫法師）
唐魏州道昂法師
唐蒲州神素法師

宋江陵曇鑒法師
宋淮南曇泓法師
宋弘農道光法師
齊高座慧進法師
北魏壁谷曇鸞法師
北齊晉原法琳法師
隋廬山智舜法師
隋麻谷真慧法師
隋天台智顗禪師
隋仙城慧命禪師
隋王官法喜禪師
隋碧澗法俊禪師
隋汾陽壽洪法師
唐博野善胄法師
唐興善明曤法師
唐虎丘智琰法師
唐浚儀功迥法師

唐并州惟岸法師（附僧竟）
唐慈愍慧日三藏
唐并州僧衒法師
唐悟真圓果法師
唐重林自覺法師
唐虎丘齊翰法師
唐西河僧藏法師
唐荊州惟恭法師
唐長安寶相法師
唐終南法順法師
唐會昌德美法師
宋錢唐紹岩法師
宋慈光晤恩法師
宋法智知禮法師
宋興國有基法師
宋廣慈慧才法師
宋辯才元淨法師
宋仙潭若愚法師（附羽章法師）
宋神悟處謙法師
宋明智中立法師
宋淨住思照法師
宋慧覺齊玉法師
宋雪川瑩珂法師
宋四明可久法師（□之六世孫）

唐江陵法持禪師
唐成都雄俊法師
唐悟真啓芳法師
唐襄陽辯才法師
唐丹丘懷玉法師
唐吳都神皓法師
唐泰山大行法師
唐臨淄春道法師
唐鄭州智欽禪師
唐千福懷感法師
唐扶風志通法師
宋永興守真法師
宋寶雲義通法師
宋慈雲遵式法師
宋神照本如法師
宋淨慧思義法師
宋淨住從雅法師
宋慈行智深法師
宋據菴有嚴法師
宋桐江擇瑛法師
宋一行宗利法師
宋憲章仲閔法師
宋超果靈照法師
宋淨慈宗本禪師

宋大通善本禪師
宋會稽道言律師
宋化城惟月律師
宋明慶行詵律師
宋延壽慧亨律師
宋會稽妙生律師
宋報恩仲明法師
宋雷峯法宗法師
宋淨住曇懿法師
宋法安思聰法師
宋資聖慧誠法師
宋廣壽法因法師
宋真教智仙法師
宋北關思淨法師（附簡竹菴）
宋西山思梵法師
宋法慧利先法師
宋普靜師安法師（附處弘）
宋永壽顯超法師
宋興福道生法師
宋龍泉尊異法師
宋湖心元肇律師（四明）
宋圓辯道琛法師（四明）
宋慈室妙雲法師（四明）
宋雪溪聽穎首座（四明）

宋靈芝元照律師
宋長蘆宗賾禪師
宋靈芝思敏律師
宋化度法持律師
宋七寶用欽律師
宋錢唐惟湛法師
宋淨光沖益法師
宋阮社晞湛法師
宋法安太微法師
宋木訥了義首座
宋南岳祖南法師
宋智涌了然法師
宋假石如湛法師
宋嫏光淨觀法師
宋覺華如寶法師
宋千步有開法師
宋嘉會若觀法師
宋祇園智印法師
宋極樂戒度律師
宋牧菴有朋法師
宋南湖了宣行人

宋南湖善榮行人　宋明心祖輝法師
宋塔山如鑑法師　宋福源祖新法師
往生高尼傳
宋道場法威法師　宋丹陽道旻法師
宋金陵法藏法師
唐積善淨真法師 長安　唐廬山悟性法師
宋錢唐能奉法師　宋四明慧安法師
往生雜衆傳
隋汶水二沙弥　宋雍州童行師贊
宋錢唐童行曇遠　宋會稽大善童行
宋仁和倪道者
往生公卿傳
唐太傅白居易　唐觀察使韋文晉
唐翰林學士張抗 晉石 前兄附
宋少師鍾離瑾 母任夫人附
宋朝請鍾離景融 瑾之子
宋崇道鍾離松 景融之孫
宋侍郎馬亮
宋朝奉馬玗 亮之子妻王氏附
宋宣義馬永逸 玗之子
宋朝散葛繁
宋司諫江公望
宋助教張迪
宋縣令梅汝能
宋主客楊傑
宋宣義胡闓
宋侍郎王古
宋朝散王袞
宋通判貫純仁
宋給事中馮檝

宋侍郎吳秉信　宋丞相錢象祖
宋司士王仲回　宋處士虞詵
宋龍舒王日休　宋居士房翥
宋儒士孫抃　宋居士王闐 四明
宋居士孫忠 四明
宋學諭晉定國 四明　宋晝錦樓汾 四明
往生士庶傳
隋恒州宋滿　梁東平高浩象
唐法忍山老人　唐滎陽鄭牧卿
唐長安張元祥　唐長安李知遙
唐京口元子平　宋天台左伸
宋武林范儼　宋錢唐沈銓 妻施氏附
宋錢唐孫良　宋仙潭姚約 景淑法師附
宋松江梅福　宋雲川胡暠
宋會稽唐世良　宋錢唐陸偉
宋會稽李彥通　宋錢唐陸浚
宋上虞馮珉　宋潭州黃打鐵
宋四明計打鐵　宋嘉興徐六公
宋臨安沈三郎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
宋荊王夫人王氏 侍妾附
宋馬朝奉妻王氏 見馬玗傳　宋呂都官妻吳氏
宋武林縣君蔡氏

宋陳承宣夫人馮氏　宋王朝請妻陸氏
宋欽成后姪朱氏　宋周寺簿妻樓氏
晝錦樓君妻周氏　宋松江秦氏
宋錢唐鄭氏　宋錢塘于佛子
宋四明黃氏　宋錢唐袁氏
宋錢唐陳媼　宋武林王氏
宋四明孫氏　宋上虞胡長安
宋安吉王氏　宋錢唐盛氏
宋錢唐沈氏　宋長安姚婆
宋汾陽約山婆　宋汾陽裴氏
宋汾陽溫氏妻　宋醴泉孟氏
宋汾陽梁氏
宋念佛道者陳氏 瓘璞師母　宋吳興陳氏
宋會稽胡氏　宋錢唐孫氏
宋仁和郭氏　宋太平周行婆
宋錢唐龔氏 作妻于氏附　宋嘉禾鍾婆
宋湖山黃婆　宋雲川朱氏
宋四明淨心女　宋嘉禾周氏
宋常熟陶氏　宋四明項氏
宋慈溪沈氏
往生惡業傳
唐長安京姓 屠業　唐長安張鍾馗 殺雞
唐長安張善和 殺牛　宋會稽金奭 屠獵
宋仁和吳瓊 [illegible]

往生禽魚傳

唐裴氏鸚鵡

宋觀師鸜鵒　宋長沙鸜鵒

宋劉成魚

本朝飛山戒珠始集往生傳厥後侍郎王古加以續傳南渡以來錢唐陸師壽又增續之四明默容海印復為續于後凡二儒二釋繼成此書今並刪削繁文獨著平時念佛臨終往生之驗俾修淨業者有所慕焉

往生續遺

隋江都慧海法師

往生高僧傳

慧虔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歎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衆曰願乘諸蓮用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虔公耳虔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歇

曇鑒宋時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旦趺坐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泓東轅道廣弘農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曇弘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崦聚薪焚身得舍利數百人見弘身金色乘金鹿向西去

慧進齊永明初於揚州高座寺發願誦法華用嚴淨土執卷病生乃復造經百部以悔宿障部帙既滿病亦隨愈聞空中聲曰汝事已辦汝願已遂欲生淨土非汝而誰一日無病念佛而化

道珍梁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標心淨土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艤浮海問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荅曰一口之修功超永劫予未誦彌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銀臺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柰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旦則知珍遷化

曇鸞初為術學就陶隱居得仙經還洛下遇菩提流支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即授以觀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遂焚毀仙經晝夜專誦觀經修三福業觀想九品比魏主嘉之號神鸞敕住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同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慧光北齊時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謦欬言氣俱盡

法琳晉原人常誦觀經輒見一僧大身在前北齊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鐘聲衆就視之即席而化

僧柔學方等諸經齊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慧命北周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繞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笑曰時至不行為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衆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或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僧崖北周益州多寶寺發心燒五指萬人擬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共養病患醜陋人此皆佛菩薩權化也坐亡之時衆見寶華紛紛

師披納執錫口唱佛號與數十僧乘空而去
智舜入廬山踐遠公淨業誦觀經才終即示
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
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還化時隋大業初
智通隋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
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淒切聞者悲之大
業七年與門人項蓋同聲念佛忽見光明勝
異寶幢華幔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
坐亡于懺堂眾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猶雲
霧然
真慧隋大業初居蒲坂麻谷餌黃精絕粒篤
淨地設四柱寶幢以表三聖每依像作觀提
身整念必肅肅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華
載開載合將承吾足頃之聞鐘天香西來異
光驟發已而悲亡
慧思陳時來居南岳專誦法華嘗夢阿彌陀
佛彌勒佛與之說法夏竟受歲豁然大悟法
華三昧所未聞經不疑自解後將順世即集
門學連日說法端坐唱佛來也即合掌而逝
智顗居天台初往大蘇山禮思禪師思曰昔
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授
法華三昧三七日法誦經至是真精進是名
真法供養如來豁然見靈山一席儼然未散
後於石城石像前將示寂令唱無量壽佛及

觀經首題合掌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
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
往生況戒定熏修行道力故寶不唐捐又曰
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加趺唱
三寶名如入三昧
智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
常坐不臥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
夕人有夢成乘蓮華上隱隱西沒
慧命天台仙城人臨終誡門人精進淨行眾
忽見阿彌陀佛領眾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
去
灌頂章安人臨終示疾室有異香因誡諸弟
子舉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
而化
法喜嘗行方等懺有一雉來責命神人斥
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
發願以一生所修行業回向淨土至心念佛
即見佛菩薩眾來迎端坐而化
等觀居天台常誦法華一夕澡浴面西趺坐
念佛菩薩及智者名復說三觀法門言畢而
終
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
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眾見凌空西向而
去

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其
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
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
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
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滿室
寶洪汾陽人常念往西方將亡見兜率天童
子來迎師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眾
念佛遂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
法智居國清寺一心念佛常感觀音勢至來
下光映其身謂所親曰吾生淨土有日矣誰
能具食餞我眾為具之食訖無它異眾疑其
悔宿房以候之夜未央忽安坐牀上念佛而
化有金光自西來江上漁人誤謂天曉已上並指詳
善胄博野人勤篤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
照身一夕疾中倏起合掌祝曰佛以四十八
願攝我有情必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眾
曰佛光照我所願無失言訖而亡
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
凡有饒益必用回向因在疾弟子聞師稱佛
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
頻伽皷翼祥倏然而化
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譔其遲暮瞻曰十念
功成猶得見佛吾何廢焉後因疾於興善寺
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元齡杜如晦皆會焉

日過午整威儀還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道綽入壁谷玄中寺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為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為勢來生朝慶會俄見靈空中乘七寶舡謂綽曰汝淨土堂宇以成照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皆忻仰歎異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

道昂平時修淨土業一日升高座誡飭徒衆還揖曰彼天衆何雜沓而來天道由來非吾願若淨土相迎即聞命矣因瞑目久之曰阿弥陀佛光明照我諸化菩薩又來會此於是捧爐叩首陳慶忽爐墮而化

智琰居武丘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称功德寶王乃我尒琰與寺衆論曰無邊光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亡

神素居蒲州講阿毘曇成實論願早登安養後病中令弟子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大士號始終數沓至中夜安坐而化

功迴淡儀人行普賢懺身不倚者三十年一日普賢來乘六牙象地皆銀色晚年專講法華每至藥草喻品天輒降雨又撰佛地論疏願回所詮之蓋得生淨土疏成五色異光照其室迴曰得於此時乘光見佛頂足矣乃緊念西想不食而化

惟岸并州人常修十六觀門曾因出觀見觀音勢至現於空中岸頂禮涕淚曰幸由肉眼得覩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倏有二人稱善畫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趺坐而化岸撫其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寂然無聲

法持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常繫念淨土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露骸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其旨見神旛數十西來遶山播出異光以燭其室

慧日汎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閱歲踰至健陀羅國山有觀音像祈請者或現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請七日之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達長安進佛真容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著淨土文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

雄俊成都人善講說得財幣必非法而用又罷僧入軍尋因逃難復入僧中衆多畏避之俊聞經云十念佛滅八十億劫重罪喜曰賴有此耳自後嘗造非口輒念佛然若存而亡猶伶倫之為戲一夕暴亡冥王曰誤追汝也然汝積惡多矣宜略經塗炭即令牛頭驅入地獄俊大呼曰十念阿弥陀佛能滅八十億劫重罪況我未犯五逆十惡又多念佛豈當至此獄卒不敢陵逼即以其語雜王王召至謂曰汝念佛本無深信可且回世上更厲切心俊又以語人時謂之地獄漏網俊乃入西山專意念佛後四年同業訪之俊喜曰汝見親知嘗言雄俊以念佛力得生淨土毋以為地獄漏網人也語頃即坐脫

僧衒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綽禪師聞淨土之法始回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弥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去矣既絡七日異香不散時啓芳同果二師目擊斯

乖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嘗
曰芳華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
枝益茂芳果慶抃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
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
臺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我
名皆生我國又見寶幡珠網有梵僧御寶車
中謂曰吾法藏也故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
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
淨土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
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唯是僧輩佛指
謂芳曰此皆閻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
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鐘聲芳果曰鍾聲我
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辯才襄陽人潛修
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猶與箴戒任公善
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令弟子報
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
去矣趺坐而化眾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滿
自覺居平山重林院為兒神琳說者三年屢
有祥感嘗發四十八願願因觀音大悲接見
阿彌陀佛乃率眾建刹鑄大悲像四十九尺
俯伏像前陳其願曰聖相已就梵字已成願
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
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按覺首曰守願
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
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
即於像前加趺而化
懷玉丹丘人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
五萬誦淨土諸經通三百萬一日見西方聖
眾有擎銀臺而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
言訖而臺隱師弥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從
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越三日
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為父母
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閻浮厭眾苦一生苦
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
共御金臺西下迎玉而去
齊翰居武丘入流水念佛道場一念之頃即
見淨土境相忽作歌曰流水動兮波漣漪芙
蕖輝映兮寶光隨乘光西邁兮偕者誰初師
十年在疾弟子問曰和上舍生何乃抱病師
曰必謝之軀雖聖未免即回瞻聖像而亡
神皓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
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旃檀林中常才自枯後
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
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室
僧藏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餧蚊念阿弥陀佛
二十許年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
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
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華召我乃整衣西向而
終
大行入泰山行普賢懺三年成大士現身晚
歲入藏室陳意隨手取卷得弥陀經乃日夜
誦詠至三七日覩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
身其前僖宗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
薩封開國公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右脇
而終異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惟恭荊州人常事酒博暫暇則誦經祈生安
養同寺靈巋跡頗類之荊人謂之曰靈巋作
盡業惟恭繼其跡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
恭聞之曰我佛閔我造惡拔我塗炭豈有地
獄之入一日恭病蹐出寺有所往逢少年七
人手執樂器如寺之樂佛狀曰我來自西方
惟恭上人寺何在巋指之即於懷出金瓶取
蓮華如拳漸開葉葉出異光望寺而馳巋大
驚不敢回顧次日回寺則恭已夕亡巋因感
悟卒守名節為高德云
善道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
佛經乃專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
蹤豁然增思後遍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
覩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後往晉陽從綽禪師
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
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常安佛像在
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

軍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
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
生前懺綽靜思徃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
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
徃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
捲室怡然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寶相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弥陀
經七過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衆自西
來迎爲諸徒曰念佛爲業西方相待
智欽專習禪業又禮一萬五千佛名一百徧
仪於鄭州阿育王塔所燒一臂願生淨土弟
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乘
小凡三問空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推
心觀之即見佛身光明旛華寶蓋騰空飛下
欽應時化去
法順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弥陀佛著五
悔文讚詠淨土弟子至五臺見老人謂曰文
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歸則順亡
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
毫得入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
迎合掌而化
德美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年別般舟一
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
衆或節衣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

誦弥陀終于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稱佛倏然
而化（已上並）
志通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
招手岩因陳大願念阿弥陀佛四十八願誦
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楚心
登岩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海衆菩薩同
五六
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叢背草上久之復蘇 十六
寺衆舁歸身心無損後遊越之法華山一夕
見白鶴孔雀行列西下蓮華開合光相現前
乃起禮佛趺坐而化（石晉）
紹岩居錢唐湖心寺專誦法華期滿萬部得
生淨土一旦有蓮華生于陸地岩誓焚身供
養西方三聖吳越王俶力勸止之又往投身
曹娥江中如有物扶其足漁者救之得不溺
吳越王於寶塔寺建淨土院以居之一旦見
蓮華光照其身越三日欣然坐化
守真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嘗於中夜輪
結無量壽佛往生祕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
登淨土衆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
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殿供養就座而化
晤恩姑蘇人住慈光講法華諸經後於中
見白光出乃絕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爐
三遶之曰吾灌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
從淨土來迎次日恩升座說止觀指歸即座

面西而化衆聞空中絲竹之音依佛西去
義通高麗人居四明寶雲敷揚教觀幾二十
年嘗呼人爲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爲
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人也後右脇
念佛而化
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
五八
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歲二月望日 十七
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
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
至五日召大衆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
坐逝
遵式初居天台東山徧行四種三昧後住四
明寶雲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又
居天竺靈山於寺東建日觀菴爲送想西方
之法依無量壽經述往生淨土懺儀爲杭守
馬亮述淨土行願法門往生略傳後居草堂
示疾弟子問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
坐逝
有基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一日示疾爲
弟子廣談圓旨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
師曰阿弥陀佛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脇
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弥陀佛授記爲越壯如
來或夢師坐青蓮華執如意對佛說法者
智歎曰臥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講經之餘
集百人修法華懺一年與郡守章郇公結白
蓮社一日升座說法與衆訣別江上漁人見
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啓塔荅容如生有蓮華
産于擴前
懸才號廣慈晚居雷峯塔課佛不輟忽夢入
一廣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
生後見一殿勝麗殊絶人曰上品之生以待
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衆審偈面西趺坐而
化
思義號淨慈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
日別衆而逝衆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
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
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趺坐而化塔
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
元淨號辯才住上竺謝去居南山龍井焚指
供佛左三右二專修淨土觀臨終告其友道
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右脇吉
凡八
祥而逝
從雅學于天竺海月誦法華經五藏弥陀經
十藏金剛經四藏每字三拜禮法華三過自
餘誦經禮拜無虛日勞生安養主客揚傑述
安樂國讚三十首以贈之此文五月又台十歲始中之甚後
於四月八日面西趺坐而化空中奏樂室内
聞香
若愚居雲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建無量
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顧
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
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衆
諷十六觀經端坐黙聽寂忽云淨土現前吾
當行矣遽書偈而化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遊
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
斷時又於辛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
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
疑
智深號慈行學于淨月歸嘉禾開長壽供二
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
者甚衆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
方出門師即還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
處謙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誦香華讃
普賢觀經阿弥陀經端坐稱讃淨土功德復
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
凡八
生淨土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有嚴受業天台靈鷲依神照傳教晚居樝菴
專事淨業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爲時所傳
居山十年夢池中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戀
歸淨土詩後七日加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
三夕乃隱
中立號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
然創十六觀堂爲東州之冠實師勉之也一
夕謂侍者曰今聞異香吾意甚適即召觀堂
行人俱集含笑言曰吾往生期至即面西坐
逝
擇瑛桐江人依經論輯淨業二修以示往生
之易又述淨土修證儀二卷行於世今人称
阿弥陀佛其金色一偈即師所撰也一夕有
疾面西凭几念佛而化
思照受業錢唐淨住剌血書法華經一字一
禮如是十過誦十六觀經五藏弥陀經十藏
法華一千部唱禮華嚴梵網淨土七經等凡
二百七十卷每夜四更即起念佛懺悔之人
聞聲悚愧又於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繫念三
晝常及千衆終師之世凡三十年一夕語其
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豈非往生有兆乎乃
日請七僧以助念佛至七日晚涌身合掌厲
聲念佛趺坐結印而化
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
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
而過復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
白珠令呑之嘗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行樹
之相尋詣新城碧沼修念佛三昧者十年後
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

吾見白蓮華徧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乔玉號慈覺初於雪川寶藏建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聚後住上竺夜半頂弥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弥陀佛也可為我集僧念佛座鳴鍾擊念將百餘人須之曰今己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仲閔所著教義寫章集三衢人於受業祥符外師子座見銀臺西方而至師曰吾一生解第一義誓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瑩珂受業雪川瑠山徧參教席禪門以疾歸受業酒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關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弃安養承事衆聖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衆誦弥陀經師曰佛大衆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靈照住華亭超果每歲開淨土會七日道俗常二萬人夢中見三聖跪問之曰靈照一生期生安養可呆願不觀音指之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一日卧疾謂侍者曰吾往生有期矣即面西趺坐而化

可久居四明闢化常誦法華因坐化三日復蘇語淨土事與十六觀境不異見蓮華臺皆標合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標云大宋成都廣教院熏法華當生此中次一金臺云明州久法華生此又一金臺云明州孫十二居士合生此中又銀臺標云明州徐道姑當生此中語訖復逝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二十年孫居士化天樂盈空感一郡人皆來送葬

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有契悟後住淨慈奉詔入住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寄修淨土之業臨終安坐而逝雷峯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義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定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華無數稱是以待受度人或有妻者云是退墮之人也

善本試華嚴經得度自淨慈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專修淨業有僧定中見方丈弥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面西而化

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一日會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加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道言會稽人靈芝之高第專修淨業臨終歎日前見二神人長丈餘報言何不繫念於是大集道俗念佛三晝夜將畢自弃座說法為衆懺悔至曉即座而化

宗賾住長蘆作蓮華勝會錄勸人預名念佛忽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弥陀會師秉筆問其名曰普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以聖賢幽贊乃更以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修淨土頌有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他年淨土花開處記取娑婆念佛時此頌最在人口（土蓮曉走十林大會頌拜悟大並及見序）（斷所諸著著）住普會時迎母居方丈東室勸念佛臨終前一日師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惟月居諸暨化城明律學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阿弥陀佛可高八尺脇立空中言訖而化

思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淨業二十年一日偶疾請衆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室臨終念佛聲出衆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

異香郁然
行誌誦四分戒本三日通徹學律于大智住明慶二十年偶寢疾即設像命徒擊念數日忽起索三衣自唱弥陀經厲聲念佛加趺而化
法持居化度寺依弥陀懺三年燼二指增受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弥陀經如意輪咒願促閻浮之壽登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哭慟懇告領乘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慧亨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殆六十年每接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称殊特貴官江自任每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作違即在家作印而化師性炷香回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當行即請眾念佛復云弥陀口口稱白豪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脫去
用欽居錢唐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眾曰生弘毘尼死歸安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宵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眾念佛称明合掌西望加趺而化
妙生會稽人習律學日踐淨土之業與大通本禪師居潮山象塢共明此道一夕會門人諷弥陀經就榻端坐取臨終香焚之合掌迎顧咨然而化
惟暹錢唐人杜門謝事閱大藏三過華嚴法華諸經計之总二萬卷晚年誦弥陀經二十藏一夕偶疾西向端坐作印而化
仲明居山陰報恩素無疾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沖益居錢唐淨兆剌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法華刻西方三聖像依止觀坐禪法念阿弥陀佛一日感疾不服藥拈香對佛懺悔請大眾助念佛諷弥陀經至西方世界奄然而化
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懺至九載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修淨土懺久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合掌西望而逝
晞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人於阮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誦經正坐作印而化
曇鉉居錢唐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華其大如屋又一日梵僧到床問訊夜半眾聞念佛聲低泊然長往
太微兒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弥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頗扁門念佛為不退僧常縱步後山忽聞划舡笛聲豁然開悟因畜一笛以自嬉有凌監簿者亦修淨業称微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明旦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完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已焚卻加趺地上而化
思聰居錢唐法安日誦蓮經二部餘刻念佛未嘗談及世事忽謂弟子曰夜來見佛菩薩同來接引弟子曰恐是魔境不可便隨聰曰終時胸間有蓮華可驗越二夕命等念佛喜曰佛來矣即奄然而化視胸前一掌許有文紅潤若開數蓮華之狀
了義號木訥鍾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璣公聞法開悟即從剃落隨所至處扁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

赴黄蘗挽其偕行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後見佛菩薩揆以金臺越三日炷香宴坐含笑而化嘗諳五臺忽覺隨衆菩薩後行道有紫紱金章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

慧誠長居錢唐資聖誦金剛經禮西方佛嘗神遊淨土親覩佛容潛於山岫積薪為大五龕入中念佛縱火自焚

祖南居南岳刺血書阿弥陀經五百卷金剛經一百卷法華經十部終二十七年皆用血書常時念佛期生安養末年瘠骨立念佛之聲不絶一日至方丈相對無別語即坐而化看聞逆出舍利隨取隨生

法因住四明廣壽三十年寔心淨業偶在疾集衆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弥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弥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

了然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衆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衆誦阿弥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屬天表

智仙號真教住白蓮誦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弥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衆樂和鳴黎明始知師亡

思淨居錢唐北關姓喻常誦觀經念佛不輟善畫佛必先靜室觀想一日畫丈六弥陀佛先見佛光遂悟筆法之妙人因號喻弥陀建菴院名妙行飯雲水終其身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臨終索香供佛加趺而化異香經旬

如湛試法華得度遍歷教席住烏鎮塔院日誦蓮經二部佛號二萬聲一夕念佛端坐而化所著教義號假名集

思梵居西山日者謂之曰六月望師其終乎師曰造物焉能制修道之人汝言六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坐龕中集衆端坐而化

淨觀居嘉禾寂光菴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昆八紅華次日黃華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七六仙帶結束及期入龕坐命衆誦經念佛頃之即脫去

利先居新城法慧日誦法華課呪念佛至中夜其聲氣切仰訴娑婆極苦願佛早垂接引得遂往生如是十年晚歲屢感祥夢忽示疾命衆念佛西向凝望端坐而逝

師安受業烏鎮普靜通華嚴宗旨修弥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昕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即端坐而化

如寶受業雲川覺華因聞自昔珍禪師夢設浴往生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及建立佛像願求往生年八十一請衆啜茶言別遽聞鐘鳴一聲衆皆驚異即向西加趺合掌凝望而化

顯超博州人親授金總持三藏織逝持呪之法濟病鮮寬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花徧滿技樂雜奏弟子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日天樂異香佛及衆聖如前迎接即面西加趺而化

有開居雲川千歩寺專修淨業旦暮不忘於歲旦請衆念佛諷經至西方世界即瞑目長逝

道生九八居常熟興福造丈六弥陀像七四得縣令梅汝能施財秫米即集衆諷經念佛陳白慟哭辭佛歸卧房書偈坐亡

若觀居烏鎮嘉會結十萬人念佛人各十萬聲期先得生者次第汲引師誦法華光明二經日滿百部二十年中誦滿六十萬部誓與

群生莊嚴淨業一日空相來訪相陪啗食訖
索筆書偈趺坐而化
覃異居餘姚龍泉誦法華五千部普賢行法
彌陀經各萬卷静室禮佛不舍晝夜忽微疾
集衆告曰吾安養有期即面西累足而逝
智印居霅川祇園常想念淨土旦夜無間病
中集衆諷彌陀經肅畢加趺合掌而化
元學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登嚴習律聞
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書蓮經一部律宗
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
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
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
佛而化
戒度習律受業擇心晚住餘姚極樂病中作
遺書別士夫道曰令衆誦觀經至法身觀厲
聲念佛加趺而化
道琛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彌陀懺室坐
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普賢放光每
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
一日示疾頤平日一衆之善同向淨土集衆
諷觀經不絕七日謂首座曰吾已見佛身聞
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
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諷安樂行至深
入禪定見十方佛嗒然而化

有朋號牧菴住南湖一日坐青王軒請行人
諷觀經至真法身觀復令大衆唱佛留偈坐
亡
妙雲四明楊氏號寫室自南湖退處漢口吴
氏菴一旦沐浴趺坐謂侍人曰吾有辦香藏
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
時及香光正熾起白佛陳意就座而化
聯頴字聖徒四明人一生不肯住山晚年居
桃源厲氏菴專心念佛十餘年嘗扁小軒曰
憶佛作偈有云隨波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
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
自悚憶佛暮年深除佛無能寫我心誰道萬
金為客好終非一飯在家林臨終沐浴更衣
端坐念佛而化
了宣四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
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
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萱
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
衆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
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息利合掌而化
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
以帊裹之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裹香
涎愈溢闍維之處舍利無筭
尋榮四明小溪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閱

誐經修期懺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
諸經造彌陀像還法會則拈施自畫水墨觀
音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
親故請衆諷普賢行法經彌陀經念佛聲中
加趺而化時以為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
印高行似之
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
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上目之鄞尉
王用亨夫婦素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
我明日行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
瓜喫盡一枚念佛而化
如鑑四明塔山兩閱大藏長誦蓮經專志念
佛晝夜不懈晚年菴居忽示疾請鄰菴諸僧
聲念面西加趺合唉而化
祖新受業四明福源布衣糲食為行清苦去
寺不遠有大姓方氏以菴延之乃於福源創
淨土院造像栽蓮月三八集道俗繫念一日
往別方丈曰二月十五日將西歸特來拜辭
枯腸欲得索麪一椀主人如共欲食訖竟往
淨土院像前作禮云祖新將行奉別尊像即
歸菴集衆念佛遶出衆問訊曰祖新已拜辭
如來尊像已拜別福源方丈今別衆道友十
五日畢定歸去願諸仁者勤心念佛蚤得相
會即趺坐念佛遽云佛已至此合掌而化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八　臣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三

往生高尼傳

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適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欵門問疾咸見光明逆溢咸曰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絶

道爰丹陽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嚴又冶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舍此身必生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慰問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淨真居長安積善寺納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徧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内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加趺而化祥光滿寺

悟性居廬山念佛碩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華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能奉錢唐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或聞諸尼善言聞從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衆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而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慧安居四明下水大姓姚顏之屬也住小溪楊氏菴專業西方誦金剛般若寒暑不易節常於室中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以手招叟戒衆人勿諠移時曰佛至矣令衆念佛倏然脫去壽九十六

往生雜衆傳

隋汶水二沙弥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弥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不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二沙弥一時俱化

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絶遇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弥陀佛來此見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

何曇遠錢唐人持菩薩戒修淨土業夜中念佛忽謂師曰見佛身金色旛華滿空異香盈室俄忽化去

趙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穿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投汝念佛

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
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送人即訖我七日
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
化
侁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
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養諸佛久之
有朱藤三棄生卧榻而謂衆曰此藤若焦我
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念佛至于萬人焚身
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
掬之隨淨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有紫
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
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往生公卿傳 居士附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官太子太傅初勸一百
四十八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
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遂專志西
方祈生安養畫西方變相一軸爲之願曰極
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
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榻上
悠然而逝 唐
韋文晉仕觀察使建西方道場念佛發願一
日正念佛中忽面西加趺而化異香滿室 唐
張抗仕石晉爲翰林學士課大悲呪十萬徧
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
西方淨土秖在堂屋西邊阿弥陀佛坐蓮華
上見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
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
鍾離瑾會稽人位至少師幼事母任夫人夫
人精修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
人人有箇弥陀柰何拋去念念無非極樂不
解歸來翌日子將行矣及晨起焚香誦佛過
於常課合掌而化瑾日課利益二十事後寧
吉水置一妾從其女嫁審之則舊令之女報
所親犆納采擬先遣前令女所親復書曰公
安得獨爲高誼予有猶子詩平分匳具俾同
親迎公從之忽夢舊令來謝曰賤息荷收録
巳告之上帝當十世有土然公更一紀應生
淨土尋爲浙西憲與慈雲懺主論往生指要
清修弥篤自夫人有栴檀佛像常頂戴行道
公憐其志像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知
開封府忽夜半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
之期至矣即加趺而逝前一日舉家夢公乘
青蓮華座仙樂異香海衆迎之西去計其年
正一紀 宋
鍾離景融少師第七子官朝請大夫常誦觀
經念佛不輟挂冠棄仕結茅儀真東園側嘗
曰識得弥陀弥陀弥陀不識弥陀柰何柰何
不識弥陀弥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弥陀弥陀
秖在自己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
炷香敬聽畢兩手作印而化自任氏少師大
夫三世得生淨土曾孫松居于婺乾道中奉
祠吴郡與寶積實師東平呂洎等結社念佛
無所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官尚書主客徧歷禪林
參尋知識晚年畫西方佛像隨行觀念舍壽
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馬亮官侍郎守杭詣靈山學淨土業慈雲爲
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往生略傳臨終念佛
而逝子玗朝奉又依十疑論用心在官閱教
藏誦經念佛皆有常課忽一日易衣念佛端
坐而化有氣如青蓋出尸勝空西去几蓮時
現瑞光玗之子永爲官宣義每習十六觀歷
三十年忽見三聖來迎結印而化頂熱有異
香玗之妻王氏修十念法持破地獄真言嘗
夢地獄主者謝以持呪之賜後因寢疾念
佛而亡親戚侍妾咸夢王氏言得生淨土
胡闉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晚年致仕笑傲
西湖與清照律師相善一日有疾問律師曰
一稱佛名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
曰佛大威德衆生一稱其名罪垢自消如赫
日正中霜露何有闉大感悟一心念佛請僧
爲之助一日律師至闉曰荷二大士降臨甚

又師為懺悔發願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繁與王古侍郎同遊寶池行樹之間俄聞繁無疾而化
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夢古乘蓮華西去者
江公望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蚤亡託夢舅氏曰欲覓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將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脩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生關身必歸於淨土宜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王衷居錢唐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推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弥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面西加趺而化

張迪居錢唐官助教從圓淨律師授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嬰孩趺坐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賈純仁霅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弥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妝飾設齋慶懺數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朵其花百葉當年冬汝能無疾而終未幾道生亦亡
馮檝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弥陀懺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檝積奉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栴檀像弥陀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檝柱杖於膝上而化
吳秉信四明人築菴城南禪坐製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禪誦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後拔召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
鍾象祖天台居號止菴守金陵日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為念嘗於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送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訖加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官為慈濟菩薩
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再拜而去已而訃至
庾詵新野人蔬食布衣不事產業少與梁武

帝善詔為黃門侍郎不赴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忽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顏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病驚覺曰顏公復來不可久住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土詔謚貞節處士

王日休龍舒人為國學進士著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即布衣蔬食惟佛是念日課千拜夜分乃寢嘗為淨土文十卷簡易明白覽者無不信服一夕厲聲念佛久之忽曰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夢二青童引之西去

房翥暴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乘此福亦合得生翥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僧其頤臨終異相不進先報

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母賈氏別有傳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抃深契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彌陀經崇寧至蓮池與清照亨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抃曰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開導往生淨土之旨即加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龕歸葬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讖

王闐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加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孫忠四明人蔬食持戒發慕西方於郡城東築菴鑿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道俗念佛期以三日後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繫念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變印怡然而化闔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溟二子相繼念佛坐化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言惟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同獲瞻禮即走外尋二子歸佛為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佛巷又有事迹見大法華傳

昝定國號省齋為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藏骨之所印施念佛齋月三八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以為常鼎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今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樓汾四明豐錦名門也因兄寶州究明佛理每與沙門談道汾必從旁樂聽年二十二忽得疾乃一志西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佛此道最高仍令請僧說法開導諷觀經設像懺對臥床喜曰真我師也復請僧念佛千聲即曰吾已身在西方乃瞑目面西念佛而化

往生庶士傳

宋滿隋時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讚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花異香乘空而行未久滿遂而西坐化

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汎紅蓮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遂睹佛之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眾菩薩來迎奄忽而化

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大光徧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鄭牧卿榮陽人舉家念佛唐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求願往生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甥尚書蘇頲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

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加趺面西而化

李知遙長安人率衆為五會念佛(唐大曆中法照師於并州開五會念佛今李知遙大五會處是師在於法勝五會普會是五日為一會也)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床端坐而化天香郁然

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左仲天台人從神照授菩薩戒刻三聖像誦法華三千四百部念金剛二萬過後臥疾命男沙門淨聞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夢三像人立江皐召仲登舟復請僧誦彌陀經還曰我已見佛光即端坐作印而逝

范儼家武林讀法華經念彌陀佛常日不懈忽見普賢菩薩來報當生淨土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家人聞其讚謝云儼是何人實為難當就座合掌而化

元七 沈銓家錢唐同妻施氏專心淨土十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剎皆建大殿像平時誦善惡用四句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

孫良家錢唐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常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姚約家霅川仙潭潛心內典有僧來謁必遜居東道謂不當以俗先僧也覺海友師勸里人結淨業社約實主其事忽告友曰久厭浮生不日西去師可助我繫念友遂日與持誦一日就座而化既而夢於友曰約已往生師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可乎約曰師世壽未盡寺中景懿行當先至閱月果終懿蓋同社友也

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

胡嵩家霅川平時多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屋迎我嵩乃往明日建彌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元九 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如素念佛禮拜年老疾十一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欲別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播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陸偉錢唐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衆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常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李彥通家會稽為鍛師因閑元繫念往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扃鐍甚固逡巡之際見剎行人開門引入見蓮池樓閣佛菩薩衆遂請睎經道果二行人至臥榻前說法策遵舉家念佛西向坐逝

陸淡家錢唐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歎惟恐此生不發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讚曰此時好去淡曰衆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坐頃刻化去

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持槊往從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應蛇為怨對乃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諷彌陀經念佛號次誦

晉賢懺罪偈頌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病託隣人書偈云日夜丁丁當當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座而化
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里中昝學諭以壁宗番印施勸人念佛計公(汇九)初受一番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番兩目(七二)豁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番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番與昝學諭是勸導之首分一番與李二公此是俵番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媼蔬食誤傑繫念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屨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泊然而化
沈三郎家臨安兩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誦彌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見衣而終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曳脛令直經半日欲歛忽舉手出帛被嬰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曳脛以肘節抵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茶毘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異香滿宮時尼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著淨衣口含沈香忽氣聞沉香氣滿室異常唄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荊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甚精恪獨一妾懈慢夫人(汇九)將逐之其妾悲悔(十三)極加精進一夕異香偏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叙瑚因夫人訓責今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修西方人也人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花隨其勤墮榮悴各異中有一花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消散即見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花朝服坐上其華稍悴曰此馬玕也復前導數里遙望金壇光明炎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巳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秉爐焚香望觀音閣佇立而化([illegible])
吳氏縣君都官呂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佛理吳氏閱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迹三雙皆金蓮花數日又見其膝又數日見其身數日見其面目即佛菩薩三聖人也又見殿閣境界清淨男子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天耳如是三年一夕微恙自言吾將西歸言訖而逝常事觀音列瓶貯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呪必見觀音放光灑諸瓶中病者飲之必愈世因號觀音縣君
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旦禮傑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花現空中遽索平時修行課目卷而懷中安坐而逝
馮氏少師琦之女永宜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誦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丈郎綠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覆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脇安眠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璵妻常誦法華晚年尤篤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而化兩手結印續淨土傳陸師壽者即其姪也
朱氏如一欽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緒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至化城喻針鋒經舍利如粟連獲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通刻壁宗番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十萬人獨朱氏旦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

年為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變談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加趺辭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彩雲向西而去

樓氏慧靖四明揚師樓璹之孫適寺簿周元卿嘗披味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脩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臺往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目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虛日最昏修彌陀懺日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鄭氏淨安家錢唐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疾擣之于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急又見佛身金色即斂身起而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諷阿彌陀經儵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詭修師令知

見九

十五

于佛子秦氏淨樂家錢唐其夫姓于賣魚為業有男販私商常遭官事秦氏愁苦幾欲沉身于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宿世怨家枉自沉江不如念佛秦氏醒然回心即燼一指誓長齋三白念佛十年不息見一切人皆稱佛子一日請戒行人諷觀經每一觀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

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稱佛結印儼然立化家歸灰於地以人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於灰中

錢唐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脩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眾現前端坐而化

錢唐陳氏媪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常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武林王氏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旦見菩薩大身住立空中遂連聲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足穢雜亦花亭語畢而化

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裓鞋襪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遶行懺室身挂縵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眾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舌如紅蓮睛如葡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

見九

十六

災處生一花如白罌粟然

安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斂惡血流滴女發誓曰若我爭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臥手攬觀音手中幡寂然不動繼母飾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朵

錢唐戚氏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聞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眾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錢唐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大授我金雁遂座前方執錦將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眾更為念佛眾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同矣即瞑目而逝

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臨終見佛菩薩
來迎婆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
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勝異執手而化
汾陽紵山翁婆每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
樂月晦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至旦設齋婆
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羅
於庭上婆忽遷化
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爲數積滿十
三石粮畫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
我今當往生
汾陽温靜文妻病在床上夫勸令念佛二年
不絶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
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
聊泉孟氏女久經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三年
謂夫曰可急報諸親令來相送暨畢集女焚
香與衆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
已而佛菩薩至幡華排空忽然遷化
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
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
日命絲
念佛道者陳氏贖櫟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
迎侍方丈東室剪髮爲出家相朝夕念佛四
衆稱爲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高聲念佛兩日
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温面色鮮白

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
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吉已坐滅面色變白
至是果然
吳興陳氏受持齋戒誦法華五千部金剛弥
陀諸經各一藏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
人問欲何所須荅云欲求沁佛言訖右脇而足
會稽胡氏淨安禮阿弥陀佛八萬四千相好
者四會偈微疾見佛來迎安庠坐逝路人聞
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錢唐孫氏女常念佛持咒因病請清照律師
至謂曰久病厭世須求往生師爲談淨土曰
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盃服之流汗身心
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念
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弥陀經及
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
妙圓決生淨土清照亨律師即其兄嘗住寺
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莊嚴淨土臨終之際
請亨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不動
周行婆家太平州蚤年念佛專注一夕丑踞
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凌
騰空而去
錢唐龔氏晝夜念佛誦弥陀經偶得疾請亨
律師指示西歸諦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妻子

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
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嘉禾鍾婆日誦弥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
年爲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花無數
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衆僧在此何以
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得身而化
潮山黄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
痢疾但飲水不食鄰菴沙門善修常建念佛
會婆病中欲請修脩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
修未以爲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
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霅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爲靈
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
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爲
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衆
念佛爲助即就座而化
四明淨心女不知姓刺血自画佛菩薩三聖
像於羅木板凡一千片普散與人上有正信
女淨心願云願所修淨業速獲成就不入母
胎化生蓮沼後不知所終
嘉禾周氏適蔣氏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
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華或現佛菩薩
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誦經聲
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

蓮華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弥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悵恍光明有弥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此上之人生府仁相若此既以得付出治仁能奏如可）

項氏妙智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菴見人唯勸念佛晚歲偶疾謂女尼曰多有尼僧相待西歸乃請人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全棺無嫌也母喜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紹定六年）

沈氏妙智四明慈溪居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弥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灯光千點累累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端平二年）

往生惡輩傳

長安京姓本為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項門而出（[illegible]）

長安張鍾馗殺雞為業命終見緋衣人驅雞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端坐化云

長安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汝殺我善和告妻急請僧即為說觀經若有眾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弥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大叫云便入地獄也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去訖而終

金奭家會稽業網魚因天華寺利行人結生蓮社眾勸念佛怕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來迎我矣即坐竹林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吳瓊家仁和先為僧因家務還俗兩娶生二子屠沽危膾無所不為遇造食殺雞鵝以手提起唱云阿弥陀佛子好脫此身去每切肉時口常念佛及教村人念經修懺忽眼上生瘤如雞子大常切憂怖乃造草菴獨居旦夜繫念依普賢行法發露懺悔一日無病往諸家言別來日去也次日請道友念佛相助將布衫換酒飲訖大叫云佛來也即便舍終

往生禽魚傳

裴氏鸚鵡唐成都尹韋皐記曰人有獻嬰武者河東裴氏謂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當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輒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號仰首奮翼若承聽每清晨求夜發和雅音阿弥陀佛聲相續一日有憔悴容訓養者鳴磬而告之曰將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捨然而絕案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沒有舍利遂命火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貞元十九年九月記

長沙鸜鵒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鸜鵒俗呼八八兒者偶見僧念阿弥陀佛即隨口稱念旦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人為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弥死埋平地蓮華發我輩為人豈不知

天台鸜鵒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鸜鵒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弥陀佛不待教導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以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華大智律師為頌之有立亡籠閉渾開華化紫蓮花也大奇之句

劉成魚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泊舟浦中李它往劉獨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弥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捉魚于

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莜中得錢萬五千（十么下乜）題云還汝魚直

往生續遺

慧海隋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礼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佛而化

馬子雲唐時樂䓁廉為涇縣尉押佩綱赴京遇風舡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軻遂精持内教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沒（紀聞）

于昶唐天后朝任并州録事叅決曹務從判冥司每知冥吝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至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遍謂右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即念佛而沒（新異記）

廿二

魏世子宋時梁郡人奉佛精進唯婦不信女病死七日再省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啓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兒及父兄池中已有芙蓉大花當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自是亦信法教（冥祥）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孫故世事神仙妻紀氏存誠佛法旦夜不替方織之次見雲日開明投梭仰望見西方如來真形幡蓋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今得睹見便頭面作禮及引濟之同睹尚見半身俄而隱沒厥後夫婦念佛相繼而化（冥祥記）

釋文慧居嘉禾青龍詩律高古與北峯印公為友北峯亦好吟慈雲筆貴之曰吾兄大法柱石何必為此北峯感之遂折節為學卒為聞人慧專志淨業至老益厲臨終聞空聲云中品中生

釋慧明號晦巷學于慧光僧録晚依菁山常照寺與至叶僃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弥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荼毗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釋智蕪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歸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書偈别衆曰我夢中見阿弥陀佛大衆圍遶而說法（廿三未）云諸上善人當須專脩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回身西向作印坐逝

李東紹興中官世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輝自得有省發晚聞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閎長元羨殿長林師文等致十人結淨業會于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弥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羅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閭邦榮池州人因僧勸脩西方持決定往生咒每旦向西一誦千徧或率衆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弥陀放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故日面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八　　昆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宗立教志第十三

達磨禪宗

初祖達磨圓覺禪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鑑禪師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至矣哉。斯吾宗觀心之妙旨也。謂之教外別傳者。豈果外此為教哉。誠由此道以心為宗。離言說相。故強為此方便之談耳。不然何以出示楞伽。令覽教照心耶。何以言大乘入道藉教悟宗耶。為問此宗。撰達磨禪宗志([illegible])。

初祖菩提達磨。南天竺香至王子。出家之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謂曰。吾滅後六十年。當往震旦行化。多羅既亡。師演道國中。久之思震旦緣熟。即泛海寄載商舟。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illegible])。刺史蕭昂表聞。詔入見。上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師曰。人天小果耳。上曰。何謂大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上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上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上不契。師遂渡江。上後以問誌公。公曰。陛下還識此人不。上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上欲遣使召之。公曰。闔國人去。它亦不回([illegible])。師既入魏。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illegible])。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師各面壁九年。將示滅。命其徒曰。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道副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慧可禮三拜依位立。師曰。汝得吾髓。復顧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為法信。曰。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去周沙界。聽吾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是如來心地要門。可以照心。乃往禹門千聖寺。端坐示寂。即大統元年十月五日也。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域回。遇師手攜隻履翩翩獨邁。雲為言。門人開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師每以大乘入道理行二門以誨學者(二門見傳燈)。唐代宗朝。謚圓覺禪師。塔曰空觀([illegible])。

二祖慧可。武牢姬氏。事達磨六年。一日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否。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師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初達磨以楞伽四卷授之曰。仁者依行。自可得度。師告弟子曰。此經四世後轉成名相。一何可悲。師既得法。僧璨請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遂往鄴都行化。隋開皇十二年。於管城匡救寺談無上道。有和法師先講涅槃經。學徒稍稍引去。和不勝憤。譖于邑令。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而終。年一百七。塔磁州滏陽縣。唐德宗朝追謚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初以白衣見二祖。問曰。弟子身纏風疾。請師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師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師曰。今見和上。已知是僧。未審何以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祖大器之。即為剃髮。具戒已畢。復告之曰。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及以信衣。汝當護持。屬周武廢

教性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居皖公山傳法道信優游江國大業二年復還舊山為衆說法合掌儼立而逝葬于山谷寺唐玄宗朝追謚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蘄州司馬氏初為沙弥遇三祖問曰願和上與解脫法門祖曰是誰縛汝曰無縛祖曰何為更求解脫師言下大悟既具戒三祖授以衣法武德中居破頭山正觀中太宗三詔令赴京師並以疾辭帝命使者曰若果不起即取其首使諭旨師引頸受刃使回以聞帝弥加敬重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師已傳法弘忍永徽二年九月安坐而化塔于東山黄梅寺唐代宗朝追謚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蘄州黄梅人母周氏栽松道者託胎周氏女事已備載通塞志師為童子於道上遇四祖問之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耶荅曰性空故無祖默然識之即詣其母語令出家既傳法嗣居東山咸亨中傳衣法與慧能後四年示寂塔于東山代宗朝追謚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新州盧氏采薪養母常入市聞客誦金剛經問曰從誰受曰黄梅忍大師云誦此可以見性成佛能遂辭母至韶州與劉志略為友志略姑為尼常讀涅槃師暫聽即說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則任問尼曰字尚不識何能達義師曰諸佛解脫非關文字尼異之號為行者居人瞻禮詣住寶林咸亨中至黄梅祖問何來荅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實符則傳衣授法時衆七百上座神秀乃於廊壁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命童子寫偈壁間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召師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以信衣昔達磨初至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諍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之師禮足持衣而出過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即率人追至大庾嶺明先至師擲衣石上曰此衣表信豈當力爭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師曰我今所說即非密若反照自己密在汝邊明禮謝而回儀鳳元年至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集在風颺刹旛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師云非風旛動心自動耳印宗聞之請受祖要因出信衣令衆瞻禮印宗即為鬀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摩所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來此受戒梁真諦於壇側手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師乃坐樹下大開東山法道宛如宿契明年歸韶州寶林御咭神龍元年詔師入見師上表辭疾先天二年復歸新州國恩寺既而示寂弟子奉靈體反葬于曹溪師化韶陽秀化洛下南能北秀自此而分上元元年肅宗遣使請衣鉢入內供養永泰元年代宗夢師請衣鉢還山乃遣劉崇景頂戴而送憲宗朝謚大鑑禪師

述曰六祖之後為二派一曰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其下為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讓讓傳馬祖其下為臨濟溈仰是為五家宗派道一而已而言五其宗者由人世心病益多故治法更為之變一棒一喝一唱一和機用縱橫殆不可以一律齊僧俛病與藥之義汾陽作廣智歌明十五宗宗風是益示後人以適參之意可不知乎

嘤首宗教川李玉名

初祖終南法順法師
二祖雲華智儼法師
三祖賢首法藏法師
四祖清涼澄觀法師
五祖圭峯宗密法師
長水子璿法師
慧因淨源法師
能仁義和法師

鎧菴之評謂法界觀別為一緣謂五教無斷伏分齊然則若教若觀徒張虛文應無修證之道至若清涼之立頓頓浪言超勝法華(判華嚴為頓頓以天台判華別失如來意又師觀　謂華嚴是菩薩頓頓勝於法華也)圭峯之作修門未免妄談止觀(宗師法法界　觀修字文止　觀生冒造詣佳毛貧大不不知是付止觀若　次裕者判何出斯何惑顯何理皆一心者何)自餘著述矛盾尤多(...)欲別其源撰賢首宗教志(...)

法師法順萬年杜氏十八出家師因聖僧道珍受學定法凡世間聾瘂遇之者必能聞語至於聖園蟲識惡性馬依及異類所不能測唐太宗詔問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頒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師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路逢神樹鬼廟即焚毀之正觀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坐亡於南郊義善寺雙鳥入房異香留室塔肉身于樊川北原有弟子謁五臺抵山麓見老人語曰文殊今往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至今關中以是日作文殊忌齋師著法界觀門一卷妄盡還源觀一卷專弘華嚴以授雲華智儼儼授賢首法藏其教遂行

法師法藏其祖康居國(此在…)人來居長安藏年十六詣四明阿育王舍利塔鍊一指誓學華嚴則天朝為沙彌策名宮禁通天元年詔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萬衆歡呼都講奏其事則天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授滿分戒賜號賢首戒師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聖歷二年十月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京師地皆震動即日名對長生殿師乃指殿隅金師子譬大經理深弟廣文博義幽非入理聖人無以達其奧是以立見邊之喻曉無涯之法以況法界體師子喻法界用其中立為五教一愚法聲聞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乘圓教則天豁然領解乃著其說為金師子章齊宗受內禪請師授菩薩大戒師糞衣糲食講華嚴三十餘徧楞伽密嚴梵網經起信論等十部皆為義疏先天元年十一月終于大薦福寺贈鴻臚卿葬神和原師既亡弟子慧苑悉叛其說滅後百年而得澄觀

鎧菴曰愚法小乘不說轉小成行又無別圓被接及法華開顯則將畢世愚矣始終圓頓四教皆無斷伏修證分齊至說起信論觀法則云修之次第如天台摩訶止觀豈非有教而無觀邪

法師澄觀會稽人夏侯氏出家於應天寺誦法華經十四得度乾元中學律於棲霞澧師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玄壁江表三論之盛始於此大曆初於九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界觀法藏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十年從荊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咨決南宗禪法謁慧雲明了北宗玄理此土儒墨竺乾梵書諸部異計四韋五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巡禮五臺峨眉俱瞻瑞相還居京師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仍講華嚴大經造新疏二十軸德宗誕節召講經內殿以妙法清涼帝心遂賜

號清涼法師紫納方袍禮為教授和上勅禮部尚書李詵備禮奉迎與罽賓般若三藏譯烏茶國所進華嚴經帝親預譯塲一日不至即差僧如比丘法詵欲於皇帝國事因緣如法衆事與欲清淨元和五年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印加號大統

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一百二歲臘八十三葬終南石室塔曰妙覺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瞬才供二筆日記萬言盡形一食宿不離衣歷九朝為七帝門師荊溪與江淮四十僧禮覲五臺師領徒萬指出郊遠迎奘其尊師之有禮師去賢首百餘年遙稟其旨所著疏記四百餘卷講華嚴至五十徧建無遮大齋十五會弘法弟子三十八人宰相裴休奉勅撰碑

法師宗密何氏果州人初得法於荷澤五世孫道圓傳圓覺於漢上得華嚴句義於病僧即為它講清涼語之曰毗盧華嚴能隨我游者其汝乎又嘗荅其書云子之所能備吾之心轉輪真子誠所謂也(師所言圓覺本云講故當於本且師安切)(汴納香之納印)(念身于心印)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蘭盆法界觀行願品等疏鈔及修證科儀凡九十餘卷太和九年文宗詔問佛法大意賜紫方服號大德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

于興福塔院謚定慧塔青蓮

義神智曰華嚴諸師不知衆生因理本具諸法但說果上諸法相即而已若不談具何能相即故知果上依正融通並由衆生理本者矣然則一家所談法門一曰性體此當正因二曰性量此當了因三曰性具此當緣因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祇一法性有茲三義舍之彌分淡之常合雖一一偏亦無所在當知它宗談乎法性亦同今家性體性量以彼皆云法性真如與虛空等但闕第三性具之義

法師子睿嘉禾人初依洪敎師學楞嚴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琅邪慧覺道重當世趨至其門值其上堂即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喝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俯伏流汗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以報佛恩師如教辭去後住長水衆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法師淨源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師遷注金師子章)學合論於橫海明覃還南聽長水楞嚴圓覺起信時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于泉請主清涼後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後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晉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航海問道中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悅其苦志奏以慧因易禪為教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晉覺賢法師譯六十卷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唐般若譯四十卷)有烏茶進本(罽賓同翻二目)以遺師為主上祝壽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北汴寺高麗寺書之)元祐三年十一月示寂塔舍利于寺西北

法師義和錫號圓澄紹道中住慧因還平江能仁閱淨土傳錄以華嚴部中未有顯揚念佛法門者乃著無盡燈以此經宗旨偏讚西方為念佛往生之法(師上之見稱)

長者李通玄唐開元七年用新譯華嚴經造釋論四十卷其六論以十處十會試決衆與藏師疏旨不同又以教主請主等十別對勝去華而不知去華是開權顯實之談不識果報是無別說圓之典故多為吾宗所斥教(異說)

(通字法達大六祖紀)

慈恩宗教

承

初祖西天戒賢法師

稟

二祖三藏玄奘法師

嗣

三祖慈恩窺基法師

賢師三特之教立義疏開顯是以收一代之

經慈恩玄賛之作觀心鶴閱豈足以通一貫之典恕之者則曰此別為一機也當天台之興南三北七為之掃迹奧豈容慈恩崛起於四海永清之後是不得不議也撰慈恩宗教志

法師玄奘洛陽陳氏年十一誦通維摩法華時道基法師化行長安師負笈西遊從受阿毗曇婆沙雜心論等基賛之曰予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此武德中在京師講雜心論以不泥文相為世所服僕射蕭瑀奏住大莊嚴寺正觀二年上表遊西竺上允之杖策西征遠逾葱嶺飄風切肌飛沙塞路過淩澗懸絕則以繩為梁梯空而進及登雪山磴立千仞人持四棧手足更互著崖孔中猿臂而過張騫甘延壽所未至也過沙河逢惡鬼異類出沒前後師一心念觀音及般若心經倏然退散稜山冰雪春夏不解徒侶凍死者十之四入鐵門峯壁皆鐵即突厥關塞也所歷百三十國凡如來所化之地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申禮敬獲寶像舍利貝葉七十五部香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馬鳴龍樹諸所著述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途之致收羅研究悉得其文雖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之句無不盡其微妙既而祇羅國王賜青氎白馬以助馱載十九年正月歸長安留守房元齡備幢旛鼓吹釋部咸儀道俗數萬衆以寶輦迎師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中帝行轉洛京）慰勞勤至問西域事述詔撰西域記山川風俗前史未聞詔就弘福寺與沙門道宣靈潤等同翻譯二十年上新譯菩薩藏經願揚聖教詔請上製聖教序二十二年進瑜伽地師論上親覽歎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測高深九流典籍若汀瀅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齊致此妄談也詔寫新譯經論宣賜九道總管（時天下分為九道）展轉流布詔於京師紫微殿西別創弘法院延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自從對上論道之餘則與泉隨時翻譯上令翻老子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聞之適足見薄遂止永徽三年表請創塔於慈恩寺以奉藏梵本及兩朝御製聖教序上許之仍哀七宮亡人衣財以助其費顯慶元年皇子生神光滿室上賜號佛光王越月表請佛光王出家詔落髮挹歸戒進金字心經法衣鉢具二年帝幸洛陽詔師陪駕便道陳留改葬二親勑供給葬具四年以玉華宮為寺追崇先帝詔師居之譯大般若經又四年成六百卷麟德元年二月四日告衆曰幻泡之質何得久停令衆稱彌勒願與含識速奉慈顏遂右脇累足以手支頤凝然不動帝哭之慟廢朝五日五詔褒恤用佛故事以金棺銀槨葬于滻東初臥病明藏禪師問疾見二長人捧白蓮至前曰師從無始損惱有情因今小疾並得消殄師顧大衆合掌而聽得非譯般若力轉重罪為輕受乎初遊天竺手摩門逢松曰吾西求法可枝向西吾若言歸枝可東指既往枝果西一日忽東指弟子曰教主歸矣因號摩頂松師至天竺過龍樹宗欲從其學其徒令服藥求長生方可窮研宗旨師自念本欲求經恐仙術不就有負宿願遂學法相於戒賢傳唯識宗賢時年一百三歲蒙文殊付託忍死以遲奘賢用三時教一有二空三不空不有起信論雖出馬鳴久而無傳師譯唐為梵俾流布五天從開要道師之功也

法師窺基代郡人金吾衛將軍尉遲敬宗之子母裴氏夢吞月而孕六歲聰慧過人眞有玉[illegible]指文如印未成童便能著書初奘三藏得童子於西域聰悟絕倫嘗攜詣敬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數千言奘數日童子基誦畢奘曰此古書也令童子覆之不差

一字宗大怒以基罔已將發之奘就丐出家
因念最在天竺趣歸與之興卜者謂曰師可
東歸弟子生矣識既寘符舉以告宗宗曰此
子悍暴豈堪受訓奘曰郎君器度非將軍不
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諾之基怫然曰得不斷
欲茹葷血過中食聽此三事乃可尔奘佥先
以欲鉤牽逆矯許之正觀二十一年奉勅落
髮時年十七住廣福寺稟受奘師瑜伽師地
唯識宗旨撰述疏鈔及於百部時號百部論
師東行博陵或請講法華造玄贊大疏十卷
永淳元年十一月示滅於慈恩翻經院御製
像讚勅諸寺圖形以祀祔葬于奘師之塋

義神智曰慈恩玄贊之釋法華也都無立
行攝法入心成觀等義專用唯識論定性
滅種以通此經茲乃徒援權文用證實教
然其談八識緣境廣挾及轉識成智東智
成身與夫造業受報等說厥功為多

瑜伽密教

初祖金剛智灌頂國師
二祖不空灌頂國師
三祖慧朗灌頂法師
龍門無畏法師
大慧一行法師

述

持密語以希顯驗者非與夫群第一義皆妙
心一悟當座而決是以絜齋三業精明執儀
誦尊數言課充億萬積月累歲而用成無間
重精疊思而始獲一感維茲瑜伽五部之教
一切行果廣大悉備而於護國救出尤為至
要斯蓋佛道顯仁藏用所以樂外務而回不
信也撰瑜伽密教志（梵語瑜伽此云相應翻一切乘竟行果所有難）

國師金剛智（梵音伽奄也）西土人親傳龍智阿闍梨法唐
開元七年抵南海廣州以聞詔入見館大慈
恩寺夏旱詔禱雨結壇圖七俱胝像約像開
目即雨閱三日像目果開有物自壇布雲弥
空須臾霈雨詔褒之明年辭遊鴈門不允還
居薦福所至結壇作灌頂道場二十年八月
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其逝矣至期右遶毗
盧遮那佛像頂安貝葉趺坐而化謚灌頂國
師塔于伊川

國師不空西域人幼隨叔父觀光上國值金
剛智從之傳瑜伽義智授梵本聲明論句日
成誦奇之引入金剛道場驗以擲華謂為勝
已師初求法夢京師像皆東行寤以問智智
曰汝有受道之資吾何斬哉即授五部及蘇
悉地儀軌智沒奉遺教西遊天竺至師子國
遇龍智受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
壇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二十九年自師
子國歸至廣州採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
法成文殊見身度人千萬天寶元年西域大
石康居五國入冦安西名師入內上親秉香
鑪師誦仁王護國密語方二七徧上忽見神
兵可五百人帶甲荷戈立於殿庭師曰此毗
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意往救安西
請設食以遣之至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
城東北黑雲中見金甲人丈餘空中鼓角大
鳴聲震天地冦人帳幕間有金鼠齧斷弓弦
五國即時奔潰須臾城樓上見天王形謹圖
其像以進驗之即誦呪日也乃勅諸道於城
西北隅置天王像（今成像軍生立天王堂者即其故事）師每禱
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呪鄉之神自立于座
四衆環視兩目瞬動感格至肅代兩朝尊
為灌頂國師每以至理開發君上加試鴻臚
卿晚年示疾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
邑三千戶辭不受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歷九
年六月示寂于大興善寺上廢朝三日賜祭
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塔舍利于舊居師譯
經七十七部諸弟子得誦呪之法者慧朗為
最故東夏以金剛智為始祖不空為二祖慧
朗為三祖云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
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

鎧菴曰華嚴頓教別圓則無俟乎宏旄拖

卑說小乘則求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衍及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有顯密二輪之用若夫法華開顯無小無大俱入一乘殆猶日輪當午罄無昃影所謂密者尚何施耶自金剛智諸師為末代機緣有宜密教者故東傳此道以名一家然祠其後者功效寖微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而吾邦所謂瑜伽者但存法事耳

法師無畏者甘露飯王之後也避國遺榮出家學道所至說法必有異相至烏茶國演遮那經衆見毗盧遮那四金字於空中其徑尋丈（毗是梵西土字書成形也）及過龍河駝負經竟入水無畏隨之龍王請入宮講法三日開元四年至長安帝先夢梵僧來謁及寤命工肖形于壁洎師入對即夢所見者館之西明寺稱為教主秋旱詔祈雨師以數定為辭曰必欲致雨恐龍暴物使諭曰民苦旱久矣暴風疾雨適足快意即持鉢握小刀攪之誦咒言百過俄有物若蚪蟜首出鉢白氣盈空語使人遠避使回視見密雲如練自講堂盤空而上已而震雷風雨飄蕩廬舍彌日方息又以積雨不止即捏泥為五媼作梵語向之若叱詈者即到而霽詳毗盧遮那蘇悉地揭羅等經十餘部弟子寶月一行皆是受道數求還西上安慰不許二十三年示滅真體不壞塔于龍門之西山（林勅太祖從熙九年上幸香為龍門 山賓凡寺開為只二年發皆其體）

法師一行張公謹之孫也初從普寂落髮盧鴻一見奇之謂寂曰此子非君所能模範當從其東請南詢可也師所至倒屣迎之凡西竺貝葉陰陽緯識靡不窮究傳密教於金剛無畏結集毗盧遮那經疏登壇灌頂受瑜伽五部法至國清學歷於老僧初至僧布筭謂侍者曰當有弟子求吾筭法除一筭曰門前溪水西流乃至師突入稽首受訣早水復東注自是筭法卓詭開元三年詔入見咨出世法及安國撫民之道所號天師帝以國祚為問答曰鑾輿有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上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讖泫然忘是終吉者至昭宗而絕昭曾封吉王也里媼王氏子坐罪當死求救於師令捕七豨牝日蔽其一於甕封以六一泥咒之七日北斗盡沒太史奏有大變師勸帝大赦媼子遂得免乃日出一豨七日而北斗盡復師未新奕於燕公座觀王積薪一局遂為敵手謂燕公曰此爭先法耳若誦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手耶和璞謂尹愔曰洛下閎造歷時云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大衍歷出閎言皆驗十五年陪駕幸新豐道病詔京師十大德結壇祈福十月八日示寂于華嚴寺停龕三七日顏貌如生塔銅人原諡大慧禪師所著易論大衍歷其目在唐書藝文志

南山律學（依顯律師立九祖）

始祖曇無德尊者（法正雅書尊者弟子四分作主南山所宗）

二祖曇摩迦羅尊者（四分十人受戒遠承法時西於沙門始依）

正法

三祖北臺法聰律師（元魏孝文時本學僧祇別考受闡首傳四）

四祖雲中道覆律師（聰之弟子長初教疏疏作六卷以釋四分）

五祖大覺慧光律師（[illegible]）

六祖高齊道雲律師（[illegible]）

七祖河北道洪律師（[illegible]）

八祖弘福智首律師（[illegible]）

九祖南山道宣律師（[illegible]）

鹿園初會多士來純以故漸制諸戒用清三業既妻被彈訶復成開顯則世之為學將有乘急戒緩之過故於泥洹之夜扶律談常發飭末機毋忽學戒是為以知常之心扶奉律儀非同十二年中偏弘三藏之學也雖南

山師違受佛寄專典毗尼咸述條章深明持犯所以正為末代之機宜也入道之士何莫由斯三學相仍茲為初步撰南山律學志

法師道宣京兆錢氏母夢梵僧語之曰仁者所懷梁僧祐律師也厥胎彌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羣書十二善冒文墨十五師日嚴顧公度於曾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毗那期將正定顧曰戒淨定明慧方有寄始聽未閒持犯焉識七年從石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減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禮覲聽法沙彌淼心顧聊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之其井涌沸又於淨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為之給侍十九年值奘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為上首永徽元年復居紵麻心勞疾發忽毗沙門天王授以補心之方（今和劑局方有天王補心丹）後告師曰時當像末不修禪誦但起伽藍恐非比丘之正業後在西明寺深夜行道足跌前階聖者扶足師問何人答曰北天王子那吒奉命衛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者願為致之太子即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抜行道晝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師與天神往來言此土靈縱西天聖迹計三千八百事隨問隨錄為感通傳坐夏有功庭生芝草隱居之地水涌白泉操脉續傳則鴻儒服膺封土築壇則梵僧稱贊捷疾送哥華異果非人獻甘露名香若此之事不能畢記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十月三日衆見空中播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請師歸覲彌勒上閒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祀懿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兒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爲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懿宗

明諡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本（一卷今析成行）刪定比丘尼戒本（一卷）注僧戒本（二卷）戒本疏（四卷）注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三卷）尼戒本（一卷）比丘尼鈔（三卷）拾毗尼義鈔（三卷）亡物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正行懺悔儀新學教誡儀（各一卷）法華義苑（三十卷）釋迦方誌（二卷）佛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三寶感通記（三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唐內典錄（十卷）

鎧菴曰澄照晝感天神揚搉律相參諸異部以四分為宗撰述疏鈔破斥諸家但據成實論師之說以五義分通大乘立為圓宗戒體（冂日以本卯所為）又立三種懺法不依方等普賢乃取唯識別教以為末世初心識重觀法判位太高不無可議

律師允堪錫號智圓慶歷間主錢唐西湖菩提寺撰會正記以釋南山之鈔厥後照律師出因爭論遠佛左右衣制短長遂別撰資持記於是會正資持遂分二家

律師元照餘杭唐氏初依祥符鑒律師十八通誦妙經試中得度專學毗尼後與擇瑛從神悟謙師悟曰近世律學中微汝當明法華以弘四方復從廣慈才法師受菩薩戒戒光發見（法寶師見佛十）乃博究南山一宗頓漸律儀常布衣持鉢乞食于市主靈芝三十年衆至三百義天遠來求法為授大要授菩薩戒會幾滿萬增戒度僧及六十會施食設實應若谷響所至伽藍必為結界每曰生弘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政和六年秋九月一日集衆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湖上漁人皆聞天樂葬于寺之西北諡大智塔曰戒光常謂其徒曰化當世無如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乃述資持記（釋事鈔）濟緣記（釋羯磨疏）行宗記（釋戒疏）住法記（釋遺教）報恩記（釋盂蘭盆）觀無量壽佛經小本彌陀皆有義疏刪定尼戒本凡百餘卷雜著芝園集二十卷

鎧菴曰律師以英才偉識紹承神悟弘四分

之記斯可矣而乃別為概經述新疏抗分事理專接鈍機廢棄格言唯任臆說此草卷輔正不得已而條攻之也至於律家扶新之出適足以扶不義以抗義戒之哉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二十末

畢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三世出興志第十四

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已粗陳於釋迦本紀之前矣今約三千如來用明七佛繼興及今佛像末法滅之相承之以彌勒下生終之以樓至成佛乃至星宿未來莫不略錄茲蓋克論此方一須彌山南州之化事而十方剎土正可以會通云耳荊溪師云必有一人最初先覺遂以斯道轉覺後覺相續不已覺者滋多乃有十方三世諸佛為明此義撰三世出興志

梵語劫波此云分別時節(智論)以人壽八萬四千歲百年命減一年(減至)十歲百年增一年(或云千歲)復增至八萬四千歲如是一減一增為一小劫二十增減為一中劫總成住壞空四中為一大劫(涉獵論)今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各一大劫

過去莊嚴劫(此劫有成住壞空各二十小劫每一小劫各一增一減故此)

成二十小劫

住二十小劫有千佛次第出世始自華光佛終至毗舍浮佛(經云七佛前三佛在莊嚴劫後四佛在賢劫)

九百九十八尊毗婆尸佛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子方膺侍者無憂人壽八萬歲出世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

九百九十九尊尸棄佛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子無量侍者忍行人壽七萬歲出世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二十五萬人

毗舍浮佛第一千尊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子妙覺侍者寂滅人壽六萬歲出世居無喻城坐娑羅樹下說法度十三萬人(長阿含經云扶普僅本三昧和上劫賢旋達似今言七佛者多來藥王經阿含經三出三千佛之行世自此要戶等衣不同在在藏劫中)

壞二十小劫

空二十小劫(成住壞四者之相出於淺影則中見)

見在賢劫以多賢人故名賢劫(智論)

成二十小劫自過去莊嚴劫壞空之後至今賢劫初成時光音天空中布金色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猶如車軸積風輪上結為水輪增長至天住界雨斷水退有大風起吹水生沫擲置空中作梵天宮殿七寶間成水復退下如前風起吹擲水沫成魔羅波旬宮殿次造它化自在天展轉至夜摩天宮殿水復退下大風吹沫造須彌山四寶所成復吹水沫造三十三天七寶宮殿

復於山腹造四天王宮及日月宮天七寶
宮殿及造空居夜叉頗梨宮殿又於須彌
四面作脩羅城七寶莊嚴又吹水沫作七
金山四大洲八萬小洲周匝安置小輪圍
山金剛所成如是大風吹搖大地漸漸深
入置大水聚成七香水海及大鹹水海又
於地下造閻摩羅宮殿地獄住處如是三
千世界一時同成此外更造大輪圍山包
裹此大千界其中六欲須弥日月四洲乃
至小鐵圍山各有萬億此約經歷二十增
減次第而成(起世經)
第一小劫(增減)過去劫壞一切有情父集光音
天中天衆既多居處迫窄諸福盡者應下居
世間最初有一天子從光音沒來生大梵
空殿之中是為梵王經一減一增念言無
有梵子來生我處(壽 梵王先生住沒四成住 壩空六十小劫以此成)
第二小劫(增減)時光音諸天來生梵世者為梵
輔天(已上十二)(壽四十小劫即是自成劫第二 增成劫至第一增減劫時沒三)
第三小劫光音諸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
梵衆天(身二十小劫即是自成劫第三增 增王住劫第一增減時沒成出此)(亦來前生住者不前文儿也不安則沒時)漸漸下生六欲
諸天人趣以惡業力漸漸下生餓鬼傍生
地獄後成先壞法爾如斯時光音諸天福

盡來下化生為人或樂觀新地者光明遠
照飛行自在無有男女之相衆共生故故
名衆生地涌甘泉味如酥蜜以指試嘗遂
生味著失其神足及以身光世間大闇黑
風吹海漂出日月置須弥山腹照四天下
時諸人舉見出則喜見入則懼自茲之後
乃有晝夜晦朔春秋歲數終而復始由貌
地味頹色粗悴地味既隱乃生林藤(經 云泉)
(翻而 翻彼)無有糠稽備衆美味此食稍粗殘穢在身
復共耽食朴藤復隱便生自然秔稻
為欲蠲除便在二道成男女根情慾多著
便為女人宿習力故便生婬欲夫妻共住
光音諸天後來生者入母胎中遂有胎生
是時先造贍婆大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
秔稻朝刈暮熟刈後隨生來長四寸時衆
生并取二日糧乃至取五日糧漸生稗稽
刈已不生衆懷憂惱各封田宅造作田種
其後多有盜它田稻便相拳鬪無能決者
議立一平等王賞善罰惡便有刀杖殺戮
衆共供給號刹帝利(此云田主)自後諸王以此
為首時閻浮提天下富樂安隱八萬那國
人民聚落鷄鳴相聞無有病患大寒大熱
正行十善正法治國人民愛敬壽極大久
(諸經多言壽極八萬四千 以此增減之如不言也久)後王不行正法

其壽漸減至八萬四千歲時身長八丈百
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減至十歲身
長一尺名為減劫之極自此之後百年增
一年(有經言子倍父壽壽 睛有此尊增減不齊)增至八萬四千
歲名為增劫之極一減一增終而後始增
至八萬(孕二)四千歲時有金輪王出(四)七寶千子
治四天下國土豐樂女年五百歲方嫁此
後凡過增劫之初皆有金輪王出世(會長 經阿)
第四小劫(增減)乃至第二十小劫(增減)
住二十小劫
第一小劫(增減)口(劫初 殁於 光音諸天來生是世最初為 此衆天書王此壽滿二十小)
第二小劫(增減)
第三小劫(增減)
第四小劫(增減)
第五小劫(增減)
第六小劫(增減)
第七小劫(增減)
第八小劫(增減)
第九小劫(增減)人壽減至五萬歲時第一拘留
孫佛出世姓迦葉父禮德母善枝侍者善
覺子上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
一會度四萬人
減至四萬歲時第二俱那含牟尼佛出世

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侍者安和子導師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三萬人

滅至二萬歲時第三迦葉佛出世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侍者善友子集軍居波羅奈城坐尼俱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二萬人

滅至一百歲時第四釋迦牟尼佛出世本在一萬歲時為觀衆生無機可度至百歲劫末苦逼故出乎世長阿含經大智度論

滅至八十六歲時盡正法一千四百年來法住記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正法一千年由女人出家減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善見論云佛初不度女人後為說八敬法還得一千年法苑云天人答南山曰佛錫杖在龍宮中四十年住為如來去後有飛行羅剎能說十二部經詐為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日別四百為斷此惡故鎮龍宮中後今正法增住四百年像法增千五百年末法增二萬年

滅至七十八歲入像法八百年是為今時正得壽以佛滅二千二百年為劫今猶二十二歲至理宗靖紹十一年矣夫

滅至六十一歲盡像法二千五百年即見前文

滅至三十歲入末法三千一百年人長三尺時饑饉災起由人民皆行十惡草菜米穀五種上味悉皆隱沒唯煎朽骨共為燕會若遇一粒粟稗藏護如寶六七年來天不降雨尚不得水何況飲食人多餓死郡邑空荒七年七月七日其災方息時有一人合集男女有福德者凡得萬人留為人種人能行善所須飲食天即雨下推出下此是經精加針法輪中阿含經律增錄等文

滅至二十歲入末法四千一百年人長二尺時疾疫災起由人行惡復感俱遭病死無人送埋郡邑空荒唯少家在經七月七日其災方息唯留萬人為種人持善行飲食衣服天即雨下

滅至十歲入末法五千一百年人長一尺女人五月便嫁時刀兵災起由人行惡轉盛各起殺害之心能行惡者為人所敬隨執草木瓦石皆成刀劍更相殘害橫死無數亦有厭惡入山隱藏七日七夜其災方息唯留萬人為種人從隱處而出更互相見起慈愍心共行善法衣食所須天即雨下由能行善壽復增長復從百年命增一年已上頌之小三災出當正報並住大三大則住正俱舍也

南洲人壽至十歲時刀兵劫起互相誅戮佛法是時當暫滅沒此法住

增至四十九歲時入末法一萬年月光菩薩出真丹國即東土號日也說法滿五十二年廣度衆生入涅槃後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先滅不現餘經次第而滅無量壽經後住百年大度衆生然後滅去本起經曰東氣景壽經云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其有衆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南岳願文云我今誓願持令此經不滅至彌勒佛出世

增至一百歲時入末法一萬五千一百年南洲人後修善時十六阿羅漢與諸弟子復來人中顯說無上正法度無量衆令其出家虔成書經法住記

增至二百四十四歲入末法二萬九千五百年法將滅時尚五百歲一心修此法華三昧即得六根清淨故知末代亦有入大乘之機出名疏引普賢觀經

增至二百四十九歲時盡末法三萬年

增至七百歲時十六羅漢弘法已畢白下人世年至今盡化五千以一切經典舍利收聚起塔結加趺坐圍遶此塔俱沒於地是為佛法滅盡之相自此有千佛辟支佛出世說法利益衆生法成玄經囗法住記人壽七為處時十六既禮用七有從實塔來作迦遺身馱都皆集其內香華供養作如是言佛來受勑護持正法及與天人作諸饒益法藏已沒有緣已周今辭滅度先定願力火起焚身時窣堵波便陷入地住金剛際爾時釋迦正法永滅從此世間有七十俱胝歲後一時出現人壽八萬之時

（彌覺聖衆復皆滅度次後彌勒如來出現世間○記言七萬歲去來法太遠今以數云七百歲五五）

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獨治南洲（俱舍當舍）

（銀銅鐵輪一二三四洲輪王一洲金輪王四洲）

增至四萬歲時銅輪王出治東南二洲

增至六萬歲時銀輪王出治東西南三洲

增至八萬四千歲時金輪王出治四天下輪王成就七寶一金輪寶者若聖王出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天匠所造輪徑丈四聖王見之手摩輪曰可向東方如法而轉輪即東轉王將四兵隨其後行東方諸小王來詣拜云善哉大王願於此治時聖王言汝等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諸王聞之即從聖王廵行諸國至東海表南西北方隨輪所至亦復如是二白象寶者王坐殿上忽現在前即試習乘其上淸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三紺馬寶者忽然現前淸旦乘行食時即返四神珠寶者忽現在前置高幢上光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務謂是晝日五玉女寶者忽然出現顏色端正冬温夏涼六居士寶若（謂典財臣）寶忽然出現地中寶藏皆悉知見七主兵寶者忽然出現智謀雄猛堪任討伐是為輪王七寶成就（長阿含引）

第十小劫（增減）滅至八萬歲時第五弥勒佛出世時閻浮提其地平正如琉璃境叢林茂盛高三十里八萬四千衆寶小城周徧天下其中大城名翅頭末七寶樓閣七重行樹園林浴池八功德水街巷道陌廣十二里其土安隱無有怨賊刧竊水火刀兵飢饉之難有明珠柱高十二里光明逾日晝八
夜常照香風時來吹珠柱上雨寶瓔珞衆人取之以為服用衆寶羅網弥覆城上風吹寶鈴演說歸依佛法僧人身長十六丈壽命滿八萬歲無有中夭女人五百歲方嫁日受妙樂深遊禪定如三禪天人常懷心恭敬和順皆由弥勒慈心訓導持不殺故唯有三病一者飲食二者便利三者衰老有香美稻一種七穫百味具足入口消化便利之時地裂生赤蓮華以蔽穢氣人民既老自然行詣樹下念佛待盡生大梵天及諸佛前有轉輪聖王名曰儴佉七寶千子四大寶藏滿中珍寶衆人見之心不貪著各各謂言釋迦佛時昔衆生為此寶故更相偷刧造生死釋時弥勒菩薩於兜率天宮當下作佛生大婆羅門家父名脩梵摩母名梵摩跋提下生託胎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坐寶蓮華光明無量身長三十二丈如黃金山正念觀察苦空無常不樂在家時儴佉王持七寶臺奉上彌勒受已施諸婆羅門即便毀壞各共分之弥勒見此寶臺須臾無常知有為法皆悉磨滅修無常想讃過去佛無常之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說此偈已出家學道詣翅頭末城外金剛莊嚴道場九
龍華菩提樹下（枝如寶龍吐百寶華故名龍華）即於是日初夜降魔成道釋梵四天請轉法輪時儴佉王與八萬大臣俱求出家須髮自落即成沙門時彌勒佛與儴佉王等諸比丘僧天龍八部入翅頭末城中央其地過去諸佛所坐金剛寶座自然涌出佛於此座轉正法輪時諸婆羅門長者須達郍今須達長者是轉輪王寶女（印王姉寶）舍弥婆帝今毗舍佉母是弥勒親族須摩提今善賢比丘尼是各與八萬四千人出家學道時儴佉王千子俱求出家唯留一子用嗣王位弥勒世尊初會於金剛座上說法九十六億人得阿羅漢二會於城外華林園說法九十四億人得阿羅漢三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西域記波羅奈因弥勒史記國）（佛最傳告弥勒三會訖決遺法法猶家生在家出衣化尊紹界出戒會之依刀代同於息文）（其行度者皆我作戒化戒皆衆）是時弥勒與無

發人登耆闍崛山頂手擘山峯摩訶迦葉
即從定起持佛僧伽梨衣授與弥勒涌身
歷空作十八變入般涅槃收身舍利山頂
起塔弥勒佛住世六萬歲入滅之後諸天
世人收取舍利於四天下各起八萬四千
寶塔正法住世六萬歲像法亦六萬歲（出雜）
（作勒下生經作勒來時經彌勒成佛經賢品經口菩薩發時解未除勒世有五十六後七千萬歲穢當經五十億七千六十劫成錯勒下生經上生住出云五十六億劫歲莊持分有彌成取孫勒生有八百八十萬九千二百年劫說不同未曾後第）
十一小劫（增減）
十二小劫（增減）
十三小劫（增減）
十四小劫（增減）
十五小劫（增減）此減劫中自第六師子佛下至
欲樂佛凡九百九十四佛相継出興說法
度人（佛像舍王出經）
佛告須婆娑羅曰過去然燈佛滅後有一
獼猴見羅漢入定仰取坐具披作袈裟遶
比丘行比丘定起為說三歸五戒求菩提
法獼猴依教受已踊躍歡喜緣樹墜死生
兜率天值一生補處菩薩為說無上道從
是以後值佛無數於最後身次弥勒後當
成菩提號師子月佛今婆須密多是也（師子）
月（佛出）
十六小劫（增減）
十七小劫（增減）
十八小劫（增減）
十九小劫（增減）

二十小劫（增減）最後增劫中第一千樓至佛以
本願力故出增劫早出葉滅是時人多厭
世修諸禪定住劫已極易可化度但使性
是沙門汁沙門行形似沙門被著袈裟於
弥勒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錯（大集遇合經論）
述曰釋迦遺教不了之徒寄諸弥勒弥
勒遺教寄諸九百九十四佛此諸遺教
次第相寄最後以寄樓至樓至之世易
可化度苟或不了可謂極鈍極鈍之機
不免有待星宿之劫悲夫佛佛世世得
逮遺教縱未得出猶以為幸倘因中間
造極重惡長劫無間則與佛相背此為
可痛如目連入地獄問訊調達獄卒報
云此有迦葉佛時調達釋迦佛時調達
欲問何者此雖大權難以情測推必引
實寧無窮報之業但據末代此土修行
有教無證欲祈易了莫若專修淨土往
生之行則一登無生永不退從佛化
化正可乘願來矣影響之衆寄言有志
當思務進
拘留孫佛人壽四萬歲時出拘那含牟尼
佛三萬歲時出迦葉佛二萬歲時出釋迦
佛百歲時弥勒佛八萬四千歲時師子佛
七萬歲時光炎佛九萬歲時柔仁佛六萬
歲時華氏佛五十萬歲時次復有華氏九
億歲時蓮月佛七萬歲時現義佛百歲時
出（六十）第一千燕業佛（之印樓至）人壽八萬歲
時出賢劫千佛過已六十五劫無佛（一九）
論（之中小劫）然後有劫名曰大稱往昔擇明
輪王千子於此皆同斯劫成最正覺過是
劫已竟八十劫都無佛興然後有劫名喻
星宿往昔擇明輪王八萬大臣於斯劫中
成最正覺過是劫已竟三百劫亦無佛與
然後有劫名重清淨擇明輪王聖后釆女
成最正覺（出…經）
述曰俱舍論約三世增減論三千佛出
興之漸賢劫經明諸佛出興有久有近
不定劫數此有三意一者佛赴機所說
不同二者結集部別不同三者傳譯前
後不同雖以和會（此）例然祖論次第取
證增減則必以俱舍為本慈恩劫章正
取此論
壞二十小劫（增減）火災壞至初禪（風災二大劫三有大水）
（不貿劫始貿中劫上中論後一當香則大釋文三索初水）始從
地獄終至梵天有情世間經十九增減次
第壞器唯器世間空曠而住乃至三千世
界一切有情都盡最後一增減劫方壞器
世間（百世器間多知）有七日從海底出大海盡竭

須弥崩壊風吹猛焰焼上梵天悉成灰燼
乃至三千世界一時焼盡此爲依正俱壊
名爲壊劫（双明依正）

空二十小劫（増減）自初禪梵世已下世界空虚
猶如墨穴無晝夜日月唯有大冥如是二
十増減之久名爲空劫（俱舍）

未来星宿劫（千佛出興名星宿）

成二十小劫（増減）

住二十小劫（増減）此劫中有千佛次第出始自
日光佛終至須弥相佛（賢劫王）佛言我滅度
後若有勤修功德行衆三昧稱弥勒名行
六事法（缺六）必定得生兜率天上亦随弥
勒下生閻浮第一聞法於未来世値遇賢
劫一切諸佛於星宿劫亦値諸佛受菩提
記（弥勒上生經）

壊二十小劫（増減）

空二十小劫（増減）○（初成二住三壊四空七劫之相）

有能一日夜持不殺戒決定不逢刀兵災
起能以一訶梨勒果起慈悲心奉施僧衆
決定不逢疾疫災起能以一摶食施諸有
情決定不逢飢饉災起東西二洲無根本
三災而有相似三災謂瞋増盛似刀兵身
瘵劣似疾疫數加飢渇似飢饉北洲根本
相似俱無（故非其數）三災起時復有三種大災

衰損一壽量謂極至十歲二依止謂身量
極至一撰手三資具謂以衆稗爲食中第
一以髮爲衣中第一以鵄爲雉展第一（俱舍）
大三災者一大劫終必一火災起（成住壊空如前賢劫）
（八十小劫）如是經七大劫七火災凡七壊初
禪後經一大劫有一水災起壊至二禪如是
七七火災相間七水災後經七火災凡五十
六番火壊初禪七番水壊二禪後經一大劫
有一風災起揔之爲六十四大劫爲大三災
始終之相（出法數出俱舍）
初火災壊初禪者災欲起時地獄罪畢来生
人中有定業者轉生它方地獄乃至無有一
情名爲地獄已壊畜生餓鬼阿修羅亦次第
壊是時世間皆行十善人身之内無有諸蟲
與佛身同以由是時旁生壊故時此南洲一
人無師法然得初靜慮（禪也）從靜慮起唱言
離生喜樂甚樂甚靜餘人聞已皆入靜慮命
終並得生梵世中東西二洲例此應説北洲
根鈍無離欲念命終生欲界天靜慮現前方
能離欲乃至人趣無有一情名爲人趣已壊
時欲界六天一人法然得初靜慮乃至並得
生梵世中名爲欲界已壊時梵世中一人法
然得二靜慮（七二禪）唱言定生喜樂甚樂甚靜

餘天聞之皆入靜慮命終並得生光音天乃
至梵世（大梵天也）已壊始從地獄終至梵天經十
九増減有情世間次第壊盡唯器世間空曠
而住乃至三千世界一切有情同業壊盡最
後一増減劫方壊器世間於此漸有七日輪
出有大黒風吹海水爲雨披初取一日置須
弥腹日道中行草木彫落次取二日河渠皆
竭海水漸涸七百由旬三日出時恒河俱竭
四日出時阿耨池竭五日出時四大海水七
千由旬一時竭盡六日出時大地火起靡不
焼壊七日出時須弥山壊衆山洞然風吹猛
燄焼上天宮乃至梵天無遺灰燼自地火燄
焼自宮殿非它地灾能壊它地由相引起故
戝焼上始從地獄至于梵天於一増減劫次
第壊盡乃至三千世界一時俱壊是爲火災
壊初禪火災過後世界空曠猶如黒穴經二
十増減之久大雲降雨水長至天吹風水沫
作梵天宮如是下至地獄如前建立（如在前成劫中）
（出長阿含經正理論因本經瑜伽論對法論雜心論頌疏宗）
次水災壊二禪者當災起時地獄餓鬼旁生
四洲人趣六欲諸天次第得生二禪於二禪
中時有一天自然得三禪定餘天聞之皆入
此定得生三禪是時二禪中有俱生水界起
壊器世間猶水消盡一時俱沒（[illegible]）

後如前空二十小劫如前大雲降雨風吹水沫（間熱灰水有說從下水粘渦水上塵）是為水災壞二禪水災過
成光音天宮下至地獄後成
三風災壞三禪者當災起時下地諸趣有情
及六欲二禪次第得生三禪時有一天自然
得四禪定餘天聞之皆入此定得生四禪是
時三禪中有俱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吹諸天
宮相拍粉碎諸大山王亦皆拍碎如風乾肢
節悉皆消盡是為風災壞三禪（有說從四禪準諸於風起）（○頻學有說從下風陰學風上嚐　出領正理出痛如對味出）如是東方無
量世界或有將壞或有將成或有正壞或壞
已空或有正成或成已住乃至十方亦尒若
有情世間若器世間業煩惱力所生故業焰
惱增上力所起故（悔如討）初禪內有覺觀火
擾亂故外為火災所燒二禪內有喜水擾亂
故外為水災所漂三禪內有出入息風擾亂
故外為風災所壞四禪不定相續隨彼天生
宮殿俱起若天命終宮殿亦沒（如如心）四禪內
（十五末）
外過患一切皆無（經經像）劫初劫皆壞初禪者為
順初禪一劫壽故次經八劫方壞二禪為順
二禪八劫壽故次經六十四劫方壞三禪為
順三禪六十四劫壽故（輔行）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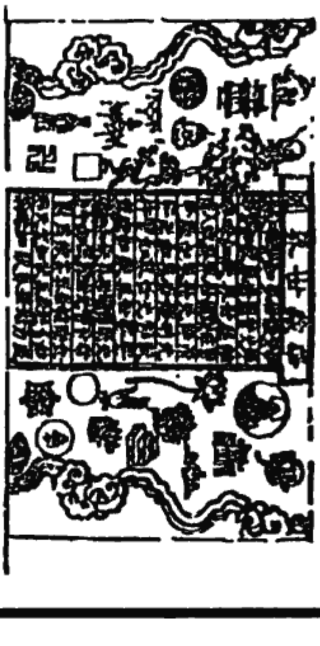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一　池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世界名體志第十五之一

上窮實録下徹風輪此華嚴所明一世界種
堅高則且約二十重周圍則略得十一數作
由此數隨方各十則總之為百十一如天帝
珠網分布而住斯但舉其一分云耳若推而
廣之則十不可說微塵世界遍相連接周徧
建立各各佛出現各各滿衆生是為華藏莊
嚴世界海也若夫娑婆大千須彌四天下南
洲五竺東華震旦若名若體有說有圖雖自
廣以至狹實舉別而會總既明三世須辨方
界此學者所宜知也撰世界名體志

華藏世界海圖　大千萬億須彌圖
四洲九山八海圖　三千大千世界圖
須彌忉利天宮圖
諸天通論
身量　壽量　衣量　身光　業因
報果　廣狹　凡聖　論無色身
論天主　論四禪四地
東華震旦地理圖　漢隋西域諸國圖
西土五印諸國圖　八熱地獄圖
十六遊增地獄圖　八寒地獄圖



華藏世界品云（一切）此華藏莊嚴世界有須彌
山微塵數風輪所持最在上者名殊勝威光
藏能持普光摩尼香水海此海有大蓮華名
種種光明蘂香幢華藏莊嚴世界住在其中
金剛輪山周匝圍遶○此中復有不可說微
塵數香水海一切世界所有莊嚴悉於中現
芬陀利華十寶階陛欄楯十寶尸羅幢寶衣
鈴網幢寶華樓閣寶蓮華城采寶樹林悉共

圍遶〇一一香水海各有微塵數香水河右旋圍遶常現寶色光雲十方化佛及諸菩薩於中涌出其中央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出大蓮華名一切香摩尼王莊嚴有世界種而住其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有不可說佛剎於中布列〇最下第一重名最勝光徧照狀如摩尼寶一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淨眼離垢燈第二重名種種香蓮華妙莊嚴世界狀如師子座二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師子光勝照第三重名寶莊嚴普照光世界其形八隅三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淨光智勝幢第四重名種種光明華莊嚴世界狀如摩尼蓮華四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金剛光明無量精進力善出現第五重名普放妙華光世界其形普方而多隅角五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香光喜力海第六重名淨妙光明世界其形四方六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普光自在幢第七重名眾華燄莊嚴世界狀如樓閣七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歡喜海功德名稱自在光第八重名出生威力地世界狀如因陀羅網八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廣大名稱智海幢第九重名出妙音聲世界狀如梵天身九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清淨光明相無能摧伏第十重名金剛幢世界其狀周圓十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一切法海最勝王第十一重名恒出現帝青寶光明世界狀如半月十一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無量功德法第十二重名光明照耀世界狀如華旋十二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超釋梵第十三重名娑婆世界狀如虛空以普圓滿天宮而覆其上十三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毗盧遮那（此卽十蓮華藏微塵數相千葉盧舍那一針百億國中一葉十三世界也）第十四重名寂靜離塵光世界狀如執金剛形十四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遍法界勝音第十五重名眾妙光明燈世界狀如卍字十五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清淨日功德眼第十六重名清淨光徧照世界狀如龜甲十六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不可摧伏力普照幢第十七重名寶莊嚴藏世界其形八隅十七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無礙智光明徧照十方第十八重名離塵世界狀如珠瓔十八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無量方便最勝幢第十九重名清淨光普照世界十九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普照法界虛空光第二十重名妙寶燄世界狀如寶莊嚴具二十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福德相光明此二十重上闊下狹如倒安浮圖〇若廣說世界種所依形狀數有剎塵或名回轉形（清涼疏所窮此未之形）乃至江河形旋流形輪網形壇墠形樹木形樓觀形尸羅形幢形普方形胎藏形蓮華形佉勒迦形（此云廿計）衆生形佛相形圓光形網形門闥形須彌山形諸莊嚴具如上世界皆在無邊妙華光香水海中遍相連接成世界網周徧建立〇都有十个二十重世界種繞此中心世界種捴十一个二十重世界種（經第九卷）〇此十一个世界種周圍至輪圍山復有一百个世界種各隨方各十於中布列近山周匝十个世界種各各上下四重餘九十个世界種不言重數共有一百十一个世界種如天帝網分布而住（經第十卷）〇如是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中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種皆依現一切菩薩形摩尼王幢莊嚴蓮華住各各莊嚴際無有間斷各各放寶色光明各各光明雲而覆其上各各莊嚴具各各劫差別各各佛出現（各各演法）海各各眾生徧充滿各各十方普趣入各各佛神力所加持此一一世界種中一切世界依種種莊嚴住遞相接連成世界網於華藏莊嚴世界海種種差別周徧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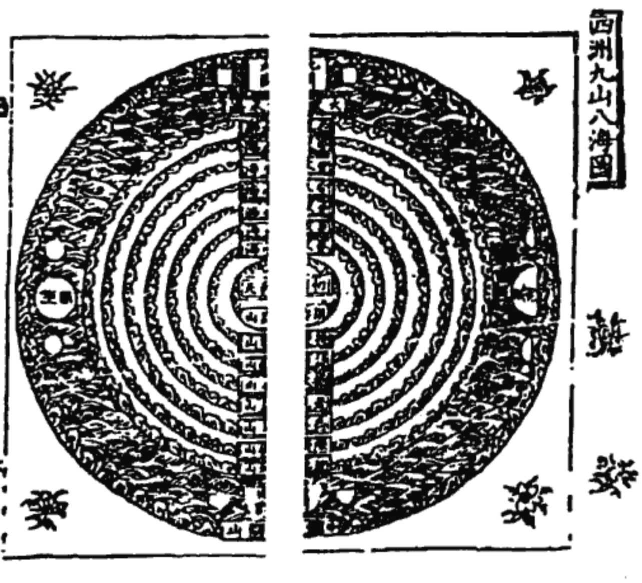
吳鎧菴曰此圖卽華嚴蓮華藏世界海乃實報無障礙土也昔海禪師雖出其相而說義未周止禪師說義頗悉而未顯其相今參攷二家且考之經目曰法華常在靈

山盖依智者所指說也

長阿含云三千大千世界復有大金剛山繞大海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中間窈窈冥冥有八大地獄日月神天所不能照

○瑞應經云迦維羅衛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

○顯揚論一日月之照臨名一世界如是千日月千六欲千初禪名小千界復以千小千名中千其中有一三禪一千二禪百萬初禪復以千中千爲大千其中有一四禪一千三禪百萬二禪億萬初禪○阿毗曇論云從此須彌頂逆至彼須彌頂逆十二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須彌中心至彼須彌中心十二億八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山根至彼山根十二億三千十五由旬此佛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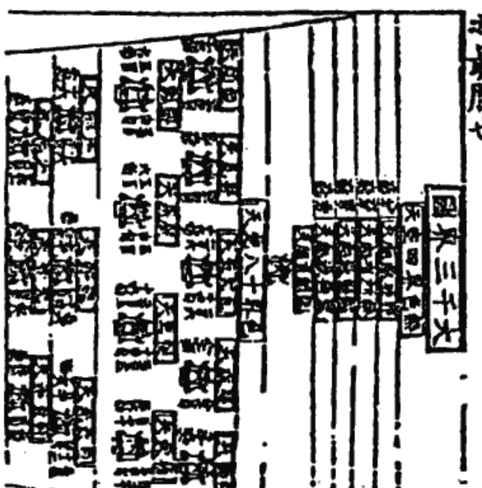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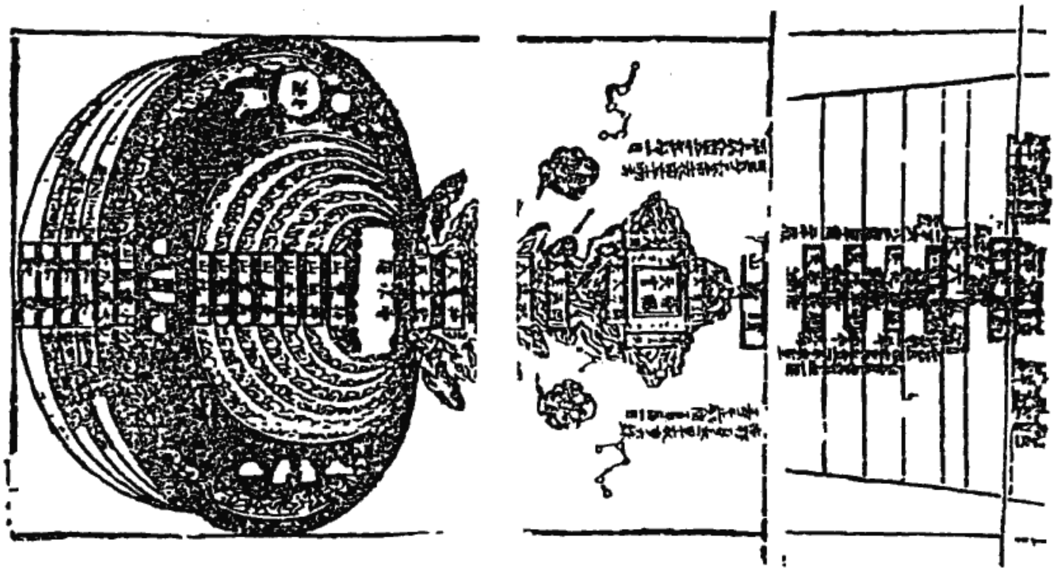
俱舍論云第一須彌山高廣各八萬由旬第一香水海橫廣八萬由旬第二持雙山高廣各四萬由旬第二香水海橫廣四萬由旬第三持軸山高廣各二萬由旬第四擔木山高廣各一萬由旬第五善見山高廣各五千由旬第六馬耳山高廣各二千五百由旬第七障礙山高廣各一千二百五十由旬第七香水海一千二百五十由旬第八持地山高廣各六百二十五由旬第八大鹹水海橫闊三十二萬二千由旬中有四洲第九小鐵圍山高廣各三百十二由旬諸山入水皆八萬由旬住金輪上諸海皆深八萬由旬○長阿含云須彌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其土南狹北廣縱廣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樹名閻浮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人壽百歲中夭者多○阿毗曇云南洲衣服莊飾種種不同一生欲事無數亦有修行至死無欲○起世云大海北有閻浮樹此樹下有閻浮那檀金聚高二十由旬○順正理論有二十中洲一遮末羅二筏羅遮羅皆有人住○長阿含云須彌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其土東狹西廣形如半月縱廣九千由旬人面像之有大樹王名伽藍浮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人壽二百歲

飯食魚肉以穀帛珠璣共相市易有嫁娶禮○立世阿毗曇論云東弗提婆人多欲者一生數至六七亦有修行至死無欲食自死魚肉自不殺生頭髮剪前披後著下衣竟上衣繞○順正理論云有二中洲一提訶二毗提訶皆有人住○長阿含云須彌山西有天下名俱邪尼（此云牛貨勝婆沙云瞿陀尼）其土形如滿月人面像之縱廣八千由旬有樹王名斤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布散五十由旬人壽三百歲以牛馬珠玉共相市易○阿毗曇云彼土食肉殺生人死燒屍或置水埋土嫁娶同南洲人多欲者至十或十二亦有至死無欲者莊飾皆披髮上下著衣○順正理云有二中洲一舍拔（古拔反）二怛里拏皆有人住○起世論云斤提樹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因名瞿陀尼（因以名洲）○長阿含云須彌山北有天下名鬱單越（此云勝處新婆沙論名俱盧洲）其土正方人面像縱廣一萬由旬有大樹王名菴婆羅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布散五十由旬諸山浴池華果豐茂衆鳥和鳴四面有阿耨達池出四大河無有濬阬荊棘蚊蟲毒蟲自然粇米衆味具足有摩尼珠名曰燄光置自然釜鍑下（自然粇米者自生也自然釜鑊者自成熟之鍑方富反似釜而大）飯熟光滅有樹名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

止宿其下有諸香樹果熟之時自然裂出種種身衣或器或食河中實船乘載娛樂入中浴時脫衣岸上乘船度水過衣便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手取樂器並以妙聲和絃而行其人無有衆病顏貌同等髮紺青色齊眉而止人起欲時熟視女人彼女隨詣園林若是父親母親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至七日亦乃捨去彼人懷妊七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有諸行人出指含吮指出甘乳充徧見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衆女向女衆彼人命終不相哭泣（以人定千歲故不弔死）莊嚴死屍置四衢道有鳥名憂尉禪伽接置它方（阿毗曇云其鳥呀銜至山外去食之）其地柔輭隨足隱起大小便時地爲開拆利已還合其人前世修十善行來生此洲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命終之後生天善處○阿毗曇云北洲人多欲者一生數至四五亦有修行至死無欲○順正理論有二中洲一矩拉婆二憍拉婆皆有人住○阿毗曇云南洲人長三肘半或四肘東洲八肘西洲十六肘北洲三十二肘（起世云南洲三肘半東西洲同量北洲七肘○一肘半會婦閻又八）○長阿含云南洲有三事勝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勤修梵行三者佛出其土○新婆沙論四大洲八中洲人形短小有說遮末羅洲唯羅刹住復有五百小洲或有人住或非人住或有空者○菩薩藏經佛言我觀世間衆生常爲十苦逼迫一生二老三病四死五愁六怨七苦受八憂九痛惱十生死流轉衆生爲得菩提出離如是逼迫○四教儀在因之時行五常五戒中品十善感人道身

述曰北洲人定千歲故死不哭吊佛不出生故不聞佛法此所以爲八難之一也昔人謂列子載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者即北洲也未知其可南洲有佛法可學故大乘根器多生其中以壽命短促衆苦逼迫故佛長發心勉修道行此其所以爲四洲之最勝也





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

大地依於水輪風輪空輪空無所依衆生業
感世界安住
新菩薩藏經諸佛成就不思議智故能行知
諸風雨相知世有大風名烏盧博迦衆生諸
有覺受皆由此風之所動搖此風輪量高三
拘盧舍(拘盧舍此云一鼓聲聞律雜寶藏經五里爲一拘盧舍俱舍論八拘盧舍)
(爲一由旬即智論中品由旬合四十里也)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
有風起名贍薄迦此風輪量高十由旬(云)如
是次第輪上六萬八千拘胝風輪之相悉能
了知最上風輪名周徧上界爲水輪之所依
止其水量高六十八百千由旬爲大地之所
依止其地量高六十八千由旬是地量表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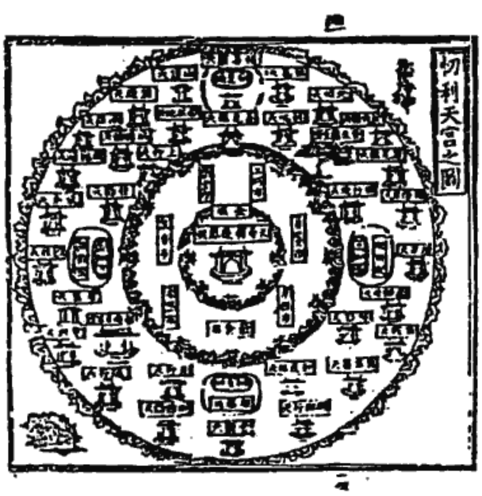
一三千大千世界
土水風輪會異
○土輪金輪
(俱舍共三十二万由旬〇起世共四十八万由旬〇新菩薩藏六十八千由旬〇律楚上二十住萬羅金系金剛合二十依万里〇五世共三十二万由旬〇光明經土深十八万由旬下有金沙今擾起世四十八万此然成刂字〇起世)
○水輪
○風輪
(月半郡水上有風大轉此水於上成金如熟乳生青是名金輪〇增一阿含地深六十八千由旬〇量無減光明經地深十六万八千由旬十万由旬說占八十万由旬起世六十万由旬〇等舊藏六十八方千由旬〇根更八十院万里占世四各依以根王業力水不流散如食未輪不墮執成俱合百六十万由旬〇起世三十大万由旬善薩藏六万八千俱舍風輪〇律是五百二十億万里〇有論大千世界皆依風輪爲基)

須彌山根上昇一萬由旬遶山縱廣一萬由
旬是堅首天住復上一倍(日本二万)遶山八千由
旬是華鬘天住復上一倍(日本二万)遶山四千由
旬是常放逸天住復上一倍(三天皆云一倍者皆以一万增)
(述曰經論所以當下捷一中俱舍众邑事月佛所說較下爲有異要是解主臨受機見有別而辭師令古昔辭之下月也)
(依王四大王高四万由旬〇四本云山半四万二千由旬四王天住)遶山四千
由旬是日月星宿天四天王天住(婆沙論)〇須
彌山下別有三級諸神住處皆有七重牆院
皆夜叉住(起世經)此三天皆藥叉住四天王
之所部(俱舍論)〇日天宮殿天金頗梨所成縱
廣五十一由旬正方如宅遙看似圓(智論日月方明)
(五百里)有五種風吹轉而行閻浮檀金以爲妙
華高十六由旬方八由旬日天子及眷屬居
中受天五欲日天子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
於彼治宮殿住持滿足一劫(歷成住壞空八十小劫爲一大)
劫日天身光妙華宮殿光明相照有一千光
五百旁照五百下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
月北行六月南行月天宮殿天銀青琉璃成
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月天子與諸天女在
此輦中受天五欲月天壽五百歲子孫相承
宮殿住於一劫月天身光宮殿成千光明五
百旁照五百下照何因緣故月天宮殿漸漸
現邪由日天有六十光障彼月輪去日漸遠

故漸漸現復何因緣圓淨滿足當十五日月
宮去日最遠光不能障復何因緣黑月十五
一切不現此時月宮最近於日月光隱覆一
切不現復何因緣月宮影現此大洲有閻浮
樹高故影現月輪(起世因本經)過去有兔行菩薩行
天帝試之索肉欲食捨身火中天帝愍之取
其焦兔置於月內令衆生瞻之知是菩薩行
慈之身(西域記)南洲日正中東洲日始沒西洲
日初出北洲當半夜日天宮牆
地薄如華葩爲五風所持日月方圓五
百由旬而今所見不過如扇大星宮宅周
七百二十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百二十
里過去娑伽婆仙分布諸宿護
國養人各有所主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
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七宿
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七宿井鬼柳星
張翼軫佛在
淨居天宮告諸宿曜遊空天衆九執大天二
十八宿十二宮辰說過去娑羅王如來所說
熾盛光大威德陀羅尼除災難法若有國王
及諸大臣所居之處及諸國界或被五星陵
逼羅睺彗孛妖星照臨所屬本命宮宿及諸
星位或臨帝座於國於家及分野處陵逼之
時或退或入作諸障難者但於清淨處置立

道場念此陀羅尼一百八徧或一千徧
有九種執曜能令晝夜時分增減世間豐儉
其名曰日月熒惑(火)辰(水)歲(木)太白(金)鎮(土)
羅睺彗孛娑婆世界有八萬
四千災變惡星沙門爲星宿之主
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
四天王居東方城
名上賢南方城名善見西方名周羅北方名
天敬東方治國天王領乾闥婆
護東洲人南方增長天王領鳩槃茶
薜荔多護南洲人西
方雜語天王領龍
及富單那護西洲人北方多聞
天王領夜叉羅刹
護北洲人爾時沙門天王
提頭賴吒天王
留勒叉天王留博叉天王
俱從座起而
白佛言是金光明衆經之王我等四王二
十八部百千鬼神以淨天眼常觀擁護此閻
浮提是故我等名護世王
地菩薩多作四天王四天皆有昏嫁行

欲如人化生小兒在膝上如二歲小兒未久
自然寶器盛百味食天甘露飯餡多者色白
中者色青下者色赤食訖便與諸天等量初
生憶昔往業戲已忘念(長阿含經)四天男女生時
若於女處膝上眠處生者天女作意此是我
兒天男亦言此是我兒若於父膝眠處生者
唯有一父諸妻皆得爲母四天欲事無數亦
有婬行至死無欲一切欲界諸天亦爾
護世四王各有九十一子有大威力皆名曰
帝能護十方(大集經)一切山河樹木土地城郭
一切鬼神皆屬四天王○一王下有八將
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護助出家人常
將軍於三十二將中最存弘護比丘道力微
者爲魔所惑將軍慄惶奔赴應機除剪(天人感通傳)



忉利天宮之圖

昔婆羅門姓憍尸迦與知友三十二人共修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憍尸迦為天主三十二人為輔臣(智論)○昔迦葉佛滅後有一女人發心修塔報為天主有三十二人助修報為輔臣君臣合之為三十三(梵名[illegible]忉利此翻三十三天)○帝釋住首楞嚴定未來成佛號曰無著(法華文句)須彌山四角各有一峯(廣少為高廣五百由旬)金剛手藥叉於中住守護諸天山頂善見大城周萬由句(婆沙論山頂縱廣八萬四千由旬其中平可居者止四萬由旬)重門高一由旬半城有千門各有五百青衣藥叉嚴仗防守城中殊勝殿周千由旬其地真金雜寶嚴飾柔輭如妬羅綿隨足高下(順正理論)帝釋住處中央金城周千由旬(即殊勝殿)有五百門中有樓閣名皮禪延四遊窮樓一百一所一萬七千房一一房有七天女一一女有七采女其諸天女皆是帝釋正妃帝釋與阿脩羅女舍脂共住化身與諸妃共住(阿世出含)目揵連尊者遊歷小千界無有端嚴如毗閣延堂者(雜阿含經即毗禪延也)○城內衢巷天人隨其福德屋舍多少城路五百中有七市穀米衣服眾香飲食華鬘工巧婬女並有市官天子天女往來貿易商量貴賤具市廛法雖作是事無取無與脫欲所需便可提去是善見城復有天州天縣天村周匝徧布(起世因本經)城外四面有四苑一眾車苑(起世因本云雜色車苑雜阿含云東門外)隨天福德種種車現二粗惡苑(起世云粗澁苑雜阿含云南門外)天欲戰時甲仗自現三雜林苑(起世雜亂苑月八十四十五日三十三天被宮內采女入此園中與天集合雜娛戲受天五欲雜阿含云在西門外)諸天入中極妙欲塵雜類俱至四喜林苑(起世云入中歡喜雜阿含在北門外)諸天所玩皆生歡喜四苑各千由旬各有一如意池周五十由旬八功德水城外西南有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辨論制伏阿素洛如法不如法事東北有圓生樹華開之日順風香聞百由旬逆風猶及五十里(順正理論)善法堂最中有師子座(毗耶仙人經善法堂有八萬四千柱入此堂者無貪瞋恚癡等過患惡)帝釋升座左右各十六天王隨坐有二太子是二大將軍坐諸天王左右持國天王與大臣軍旅恭敬諸天依東門坐增長天王依南門坐廣目天王依西門坐多聞天王依北門坐是四天王以世間善惡奏聞帝釋諸天王月八日四王大臣徧行世間十四日四王太子行十五日四王自行觀察善惡若無多人受戒布施帝釋聞奏憂惱說言天眾減損脩羅日增(阿世含論)第一善法堂天(即帝釋)第二住峯天三山頂天四善見城天五鉢私地天六住俱吒天七雜殿天八歡喜園天九光明天十波利樹園天(即圓生樹)十一險岸天十二雜險岸天十三摩尼藏天十四旋行地天十五密殿天十六鬘影天十七柔輭地天十八雜莊嚴天十九如意地天二十微細行天二十一歌音樂天二十二威德輪天二十三月行天二十四娑利天二十五速行天二十六影照天二十七智慧天二十八眾分天二十九住輪天三十上行天三十一威德顏天三十二威德輪天三十三清淨天(正法念經)○本為人時施飲食燈明錢財故名釋提桓因(此云能天主)本為人時姓故名憍尸迦舍脂為第一后故名舍脂鉢伍於一座間思千種義故名千眼於三十三天為主故名因提利(中阿含經[illegible])有帝釋有金剛杵力(孔雀經)○三十三天生時天女手中華生自知有兒即以授夫七日天生善知天法行宮殿中見無主天女來言聖子善來此汝宮殿我無夫主今相供養(毗耶仙人經)天初生時如十二歲兒於父母生處或兩膝兩股忽然而生即有寶器盛天須陀味及以天酒隨福上中下有白赤黑色飲食既訖身量即與舊男女等(起世因本經)畢修上品十善生忉利天(四教儀)

諸天通論

身量（俱舍論）衣量（長阿含經）壽量（阿毗曇論 俱舍阿含）
身光（智論）飲食 業因（三界別）
報果 境量（婆沙論）凡聖
論無色身處 論天主 論四禪四地

四天王身長半里衣重半兩人間五十歲爲四王一日夜即用四王壽命五百歲計人間九百萬歲爲等活地獄一日夜如是數等活壽五百歲（人間三百二十四年依[illegible]爲等活一）忉利天身長一里衣重六銖人間一百歲爲忉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命一千歲計人間三億六十萬歲爲黑繩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千歲夜摩天身長一里半衣重三銖人間二百歲爲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一千歲計人間十四億四百萬歲爲衆合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二千歲兜率天身長二里衣重一銖半人間四百歲爲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四千歲計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歲爲叫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四千歲化樂天身長二里半衣重一銖人間八百歲爲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八千歲計人間二百三十億萬歲爲大叫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八千歲它化自在天身長三里衣重半銖人間一千六百歲爲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一萬六千歲計人間九百二十一億六百萬

歲爲熱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一萬六千歲摩羅波旬天壽三萬二千歲（俱舍論長阿含經毗曇）○色界壽命即用劫爲量梵衆天半劫（十二小劫）身半由旬梵輔天一劫（以四十小劫爲一劫）身一由旬（四十里）大梵天一劫半（六十小劫）身一由旬半少光天二大劫（此下並云大劫即是據成住壞空八十小劫也）身二由旬（此下身量並隨俱舍）無量光天四大劫身四由旬光音天八大劫身八由旬少淨天十六大劫身十六由旬無量淨天三十二大劫身三十二由旬徧淨天六十四大劫身六十四由旬無雲天百二十五大劫身百二十五由旬（此天身俱舍三劫三由旬）福生天二百五十大劫身二百五十由旬無想天廣果天皆五百大劫身五百由旬無煩天一千大劫身一千由旬無熱天二千大劫身二千由旬善見天四千大劫身四千由旬善現天八千大劫身八千由旬色究竟天一萬六千大劫身一萬六千由旬（俱舍阿含）（此云）化樂它化二天所著衣服隨心大小輕重色界天不著衣服如著不異頭雖無髻如著天冠無男女相形唯一種（此世四本）○無色界壽命者空處二萬劫識處四萬無所有處六萬劫非非想處八萬大劫三界皆有中夭唯北洲兜率大最後身菩薩無想天皆定壽命不說中夭（阿含）空處定行慧行名得一萬劫識

處定慧二行各得二萬劫上二地但有定行相倍故唯六萬八萬（婆沙論）○諸天業報生身光者欲界諸天以燈燭明珠等施及持戒禪定等清淨故身常光明色界諸天行禪離欲修火光三昧故身常光明勝於欲界若釋迦常光面各一丈諸天光明大者雖無量由旬於丈光邊蔽而不現四天王有四種色紺赤黃白欲界諸天色皆如是如初生時見紺華則身紺色（智論）法苑云色界諸天以喜爲食無色界以意業爲食又云色無色界並以禪悅法喜爲食欲界諸天福厚者甘露盈杯百味俱至福薄者雖有飲食常不稱心故經云譬如諸天共飲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依正法念經云夜摩已上盡色界天貧富皆等忉利已下報有厚薄故經云有薄福天患飢下剎浮人中摘酸棗食又云四天王天食天須陀味園林池苑並自然生一切味欲界諸天食亦如此○衆生具修十善得欲界天報修有漏十善與定相應得色界天報復有修四空定得無色界天報（別三界經）○四王忉利單修上品十善得生若夜摩天已上兼修未到定未入根本定故（未到定亦名欲界定其法偏見止觀）夜摩此云善時時唱快樂故兜率此云知足於五欲境生喜

足故化樂者於境變化而自樂故它化者於自它境皆能自在化用故已上四天悉是空居(四教依業前)梵身天下有魔羅波旬諸宮殿(起世)(因經本)欲色二界中別有魔宮其魔懷嫉辟如石磨磨壞功德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叢據)(經口大諂鬼羅翻年命女句鬼王名置什云此翻殺者常欲斷人慧命涅槃城依於諦法)(西僊番利不令豚懇反欲加殃禍行魔字使石界或以來說能惱人易之為名淨名經云)(多是不思議解脫菩薩為魔王攝天子云第六天上別有魔羅所居它化天攝即天子)(魔也)○大梵此云離欲除下地繫上升色界(法華)(疏)梵王無別處但於天中有高樓閣者是(俱舍)(論)大梵是君梵輔是臣梵眾是民(法苑珠林)少光天光明最少無量光光明勝前光音天無覺觀語言以光當語又此天語時口出淨光少淨天離喜受樂為淨未及上位為少無量淨天清淨勝前徧淨天清淨周徧無有過患無雲天下三禪皆依雲住至此四禪方是空居(福愛作福生天)福生天有勝福力者生(亦作福愛天)無想天外道所居但受一期心想不行受五百劫無心之報報畢必起邪見來生地獄廣果天果報最勝無雲福生廣果此三天凡夫住處修上品十善修禪者得生無煩天無見思煩惱雜故無熱天離熱惱故善見天定障漸微見極明徹善現天形色轉勝善能變化色究竟天色法最極是究竟處此五天名五那含

(此云不來三果聖人居亦名五淨居五不還天)處○無色界空處天者行人厭患色籠心欲出離修觀破三種色(可見可對色眼見色塵也不可見可對色即塵味觸也不可見不可對色無)(表色也)識處天者厭患虛空無邊修觀捨前外空更緣內識無所有處者外境名空內境名心捨此二境入無所有非非想處者非識處之有想非無所有之無想捨有無二邊而入上定也一切天眾皆作聖言為彼言辭同中印度然不由學自解與言(順理正論)○殺盜婬妄業若生人中身色憔悴無有威德若有餘業得天中身(應切利天)形貌減劣寶莊嚴具光明微少天女皆捨餘天輕笑若與修羅戰為它所殺(正法念經)諸天命終五衰相現一者衣服穢染二者冠上華萎三者兩腋汗流四者體生臭氣五者不樂本座(婆沙論)○此三十二天二唯凡住謂大梵天王不達業因說我能造化一切天地人物恃此高慢聖人不與共居無想天唯是外道修無想定受五百劫無心之報受畢必起邪見墮於地獄以故聖人不生其中五唯聖住謂五淨居天凡生彼者要是進向那含身得四禪發於無漏起熏禪業或起一品乃至九品方乃得生凡夫無此熏禪業故不得生餘二十五天凡聖共住(婆沙論)

述曰論無色界身處初言無處者婆沙云四空離形報無別處但在欲色二界成就四空無色業者言無身者俱舍云無色無身楞云無業果色非異熟身楞嚴云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孫山釋云非業果色顯有定果色也次言有處者起世云倍色究竟有空處乃至非非想處皆名諸天住處華嚴云菩薩鼻根聞無色界宮殿之香言有身者阿含云舍利弗滅時無色天淚下如春細雨仁王經列無色天眾中陰經云如來至無色界中諸天禮拜大眾部云但無粗色非無細色淨名疏云若不了義教明無色界無色若了義教明無色界有色涅槃云無色界色非聲聞緣覺所知今此所明當從後義

述曰論天主有通別二義通論者魔梵欲色各有主義釋籤云四天王主四天下(此訖)([illegible])大論云帝釋為二處天主(四王忉利)魔王為欲界主([illegible])大梵王為三界天主淨名疏云帝釋是地居天主梵王是娑婆世界主統御大千(上統下御)天人感通傳荅南山云魔王雖欲界主帝釋四王若行佛法魔不能制妙樂云梵即色主亦三界主魔為欲主輔行云梵王為三界主餘皆臣屬別論者於此又三初獨論梵王文句云梵王

住禪中間內有覺觀外有言說得主領為王單修禪為梵氏加四無量心為王又云梵王號令總上冠下別行疏梵即色主名為尸棄毗曇論云二禪已上無語言法故不立王禪門云初禪有覺觀心則有語言法主領下地眾生為便二獨論摩醯大論云摩醯首羅八臂三眼騎白牛又云過淨居天有十住菩薩號大自在大千界主灌頂經字威靈帝華嚴經云大千世界主摩醯首羅涅槃疏云若言世界主正是摩醯首羅輔行云摩醯首羅能覆大千舉世尊之以為化本三摩梵對論涅槃疏云摩醯首羅居色界頂主大千界若法華中列世界主梵天王者其實秖領小千經家美之故言主耳私謂(章安判不)此是大千之中得為大千之主降此不得大千界有萬億梵王此處梵王尸棄居大千之中故稱為主自餘諸梵所居既偏故不得為主也今故斷之曰摩醯處無色頂以報勝為主梵王居大千之中以統御為主述曰自昔談人者未知四禪四地之義以由諸文森列不能區別耳據因本經阿毗曇婆沙論等皆以天名次第豎高相去倍遠皆有住地此等大義未足可憑今依俱舍論云梵天無別處所但於梵輔中有高樓閣者是法苑亦云大梵是梵輔是臣梵眾是民據此則三天同在初禪秖一地耳若薩婆多部以無想廣果身壽不殊同為一處楞嚴經云從福愛天有二岐路福德圓明名廣果天身心俱滅名無想天(岐二)(則是分二類耳此與廣安義間同一處也)又經云此中復有五不還天(此中者指四禪)四禪四位天王但有欽聞不能知見如世間深山道場阿羅漢世間麤人所不能見據此則知秖一廣果稱王而於此中具有五那含一外道同居四禪秖一地耳次第禪門云佛於仁王經說十八梵亦應有民主之異又云四禪中有大靜王瓔珞經明禪禪皆有梵王楞嚴亦云四禪四位天王華嚴列眾三十九位其間欲界則天天稱王色界則禪禪稱王餘天不列今詳初禪既以大梵為王而三經皆說四禪有王(仁王瓔珞華嚴)則知光音遍淨廣果三天皆王自餘皆一臣一民之義今故依此等大乘經句自初禪至四禪各為四地云廣果為王福愛為臣無雲為民五那含一外道則寄居廣果天中己上九天同居四禪一地也(一禪三行則之)或以天天身壽不同須各分處如諸小乘經論者然梵王之與梵輔梵眾若身若壽皆長短不齊又廣果無想雖五百劫廣果則有中夭無想定滿其報以此論之雖身壽不同不妨同處亦猶閻浮之人有壽有夭也又華嚴謂諸天王皆十地菩薩者此等皆是權來引實在於天中化諸實報之天使求脫天縈故得稱王若謂王者更居一處與餘天隔異則將焉用彼王餘天何所依仰不作此論豈不大乖引實之義或謂二禪已上無語言法(阿毗曇云)何以為化者然光音既以光為語則知上地諸天威儀進止無非言教以是義推無不可者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池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世界名体志第十五之二

東土震旦地里圖

區域之興帝嚳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舜十二州(以冀青之地廣分幷州幽州營州三州增)夏禹平水土分別九州周大封建蓋千八百國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百二十有四國下至戰國七雄并而爲秦懲周封建之弊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及南平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兩漢以十三州統治(漢武帝置十三部刺史)晉爲十九州唐爲十道後又爲十五採訪使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宋朝元豐頒行李德芻等所撰九域志分爲二十三路(見下說)郡凡二百九十有五縣千一百三十有一化外羈縻之州不與焉

漢盛時四履之地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鴈門東西九千里南北萬三千里

古長城戰國時趙築之自代並陰山至高闕(二州名)以備胡燕亦築嬀州之北至遼東秦始皇令蒙恬築長城起臨洮入高麗

四瀆河出積石江出岷山(松州嶺)淮出桐柏(唐州)濟出王屋山(河陽府今孟州)

三江自豫章而下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九江彭蠡以入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匯于彭蠡以入海爲北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下而至于秣陵京口以入海則不復三矣

九河禹津徒駭在今瀛州鉤盤太史胡蘇在今滄州馬頰在今濟州覆釜簡潔沒不可考富在東光成平鬲縣之間以漢許商之言考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齊小白塞之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并歸於徒駭也(九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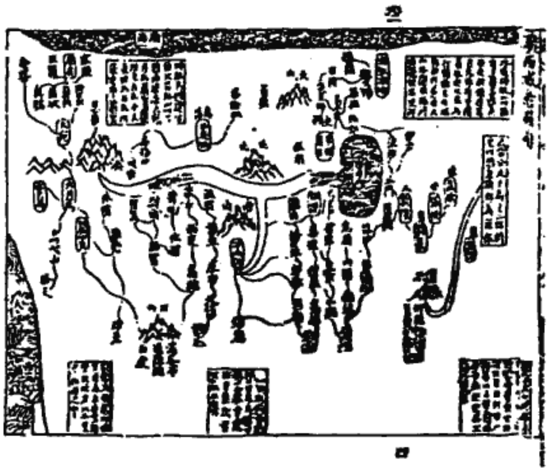
五岳中岳嵩山在洛州東岳泰山在兗州南岳衡山在潭州西岳華山在華州北岳常山在真定府

東夷初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漢滅之置玄菟郡○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本濊地○高句麗其始王朱蒙出自夫餘居紇骨城號高句驪因以高爲氏在遼東千里南接朝鮮濊貊東接沃沮北接夫餘人皆隨山而居○三韓者一馬韓在西五十四國北接樂浪南接倭國二辰韓在東十二國北接濊貊亦曰秦韓言秦人避役適韓國三矣韓在辰韓之南十二國南接倭馬韓最大盡王三韓之地○新羅辰韓種也在高麗東南居漢樂浪地多山險文字甲兵同於中國○百濟馬韓之屬國於帶方故地初以百家濟故名東接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有僧尼寺塔愛墳史頗解屬文○挹婁古肅愼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其北不知所極人多勇力矢用楛(戶音)青石爲鏃土氣極寒常穴居○遼東郡大遼水出塞外南入海行千二百里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故伯夷國○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依山島而居漢魏譯通中國者三十餘國皆称王大倭王居邪摩堆其地在會稽東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自倭國東千里名拘奴國南四千里名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倭國始於百濟求得佛經隋大業十三年遣使朝貢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煬帝遣陳稜至其國虜男女載軍實而還。蝦蛦唐太宗時倭國遣使偕蝦蛦人來朝高宗平高麗倭國遣使來賀始改日本言其國在東近日所出也　○扶桑國在東海中齊永元初僧慧深來建康言其國在大漢東三萬里宋大明五年罽賓沙門至其國傳佛法

北狄周有山戎玁狁秦漢有匈奴桓靈時有

鮮卑後魏蠕蠕(柔音)西魏突厥唐回紇皆匈奴故地唐契丹居松漠間至宋朝並盛稱大遼後有女真稱大金韃靼稱蒙古ㄱ西羌三代為患至秦漢逐之河塞之外漢宣帝時趙充國破先零(羌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東漢屢為患段熲擊破之魏晉多亂關隴永嘉後有谷渾唐初吐蕃并吐谷渾党項諸羌遂為強國

海南諸國扶南丹丹交趾真臘故臨大食白達大秦盧眉勿斯里([illegible])宋朝來貢石占城三佛齊勃尼闍婆注輦丹流眉蒲端



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裴矩掌其事撰西域圖記云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illegible])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鏺汗蘇勒沙那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葱嶺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總湊敦煌(云云)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四十餘國(隋書裴矩傳)

高昌即車師前王庭(交河也)有貪汗山夏有積雪山北即鐵勒界也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illegible])茫然無蹤徑欲往者尋人畜骸骨而去或聞歌哭聲蓋魑魅所為也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北史西域傳)

述曰談天地之極際者無若佛經其言須彌四洲猶太倉一粟耳至如閻浮提者則又四洲之南境經言縱廣七千由旬周圍之可得二十八方里以一由旬四十里計之也從遼東西行出陽關踰葱嶺經五竺盡西海際從南海北行出鴈門踰沙漠極北至瀚海縱橫皆可九万里而世人之通識見漢時四履之盛不出万里以故作聞此說莫之能信須知此方居東天竺居中自此方西至天竺為四万五千里自天竺西向盡西海亦四万五千里如此則此地為閻浮之東方信矣世儒謂之中國且據

此地自論四方之中耳儒家談地止及萬里則不知五竺之殷盛西海之有截也道家談天上及三境則不知六欲四禪四空之高遠無色之無極也況欲知華藏世界周三千大千之天地耶況欲知萬億須彌徧建立如帝網耶是則談天地之極際者非馮佛經不足以盡其致也

贍部洲中心名阿耨達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十地菩薩化為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以給贍部洲之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遶池一帀入東南海池之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遶一帀入西南海池之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遶池一帀入西北海池之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遶池一帀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為東華河源（[illegible]）自高昌近者曰阿耆尼國（[illegible]）西南九百里曰屈支（[illegible]）

西南六百里曰跋祿迦（[illegible]）西北六百里至凌山蔥嶺之北原行四百里至清池北行五百里素葉水城西四百里千泉南西雪山三垂平陸突厥來此避暑西至呾羅私西南白水西南恭御城南筱赤建西石國西窣堵利西北康國南至米國北至曹國西至何國西東安西中安西至西安西南貨利○自康國西南至史國東南入鐵門南出至覩貨邏（[illegible]）東拒蔥嶺西接波剌斯南面雪山北據鐵門○順縛芻河北流至怛蜜東至赤鄂衍又東至忽路摩又東至愉漫西南臨河至鞠和衍又東至鍈沙又東至珂咄羅東接蔥嶺至拘謎陀南至尸棄陀渡河至達摩帝○自活國東南至闊悉多西至縛伽浪南至紇利健西南忽懍東至縛喝北臨河伽藍百所人謂之小王舍城從此西南入雪山阿至銚末陀西南至從縛喝南至揭職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illegible]）東喻黑嶺

至迦畢試（[illegible]）東入北印度境至濫波東至健馱羅（[illegible]）南至那揭曷（[illegible]）北至烏仗那（[illegible]）東至鉢路羅（[illegible]）南度信度河至怛又羅東南至僧訶補東南至烏剌尸東南至迦濕弥羅（[illegible]）東南至曷闍羅南至

礫迦東至那僕底東北至闍爛達東北至屈路多北至洛護羅又北至末羅娑○自屈路多南至設多盧（[illegible]）西南至波理怛（[illegible]）東至末菟羅（[illegible]）東北至湿伐羅東北至窣祿那（[illegible]）東度河至末底羅北至婆羅補（[illegible]）北雪山中有金氏國（[illegible]）○自末底羅東至瞿毗霜東南至醯呾（[illegible]）南度殑伽河至毘羅刪東南至劫比它（[illegible]）西北至曲女城東南度殑伽河至阿踰陀東至阿那穆東南至鉢羅那西南至拘睒弥北至鞞索迦東北至舍衛國（[illegible]）

東南至迦毘羅衛
東北
至拘尸那西南至波羅柰
○順殑伽河東北
至毘邪離東北至弗栗恃
西北至尼波羅
○自毘邪離南度殑伽
河至摩竭提
東至瞻波東至揭朱祇東
度殑伽河至奔那伐東至迦摩縷

南至三
摩怛東北大海濱至室利羅東南大海隅
至迦摩浪東至墮羅鉢又東至伊賞補又東
至摩訶瞻波又西南至閻摩那
○自三摩呾西至耽摩立底西
北至揭羅剌西南至烏荼南
西南至恭御陀
西南至揭稜伽西北至憍
薩羅
南至案達羅南至馱那揭西南至朱利
邪南至達羅毘南至末羅矩

東南至執師子國
○自達羅毘北至恭建補
西北至摩訶剌西至跋祿婆西
北至摩臈婆
西北至阿釐○自摩臈婆西北至契
吒北至伐臈毘西北至補羅○自
伐臈毘北至瞿折羅東南至鄔闍衍東北
至擲织陀北至摩醯補○自瞿折羅北
度信度河至信度國東度河東岸至茂羅
部東北至鉢伐多○自信度國西南至
阿默翅西至狼揭羅西北至

波斯西北至佛懍西南至海島西
女國○自阿默翅北至臂
多勢東北至阿荼東北至伐剌拏
西至稽薑那西北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北
至弗栗那東北至大雪山犀那大嶺瞻部之
中斯嶺特高下嶺至安呾羅西北至闊
悉多西北至活國從此
東入葱嶺此嶺當瞻部中南接大雪山北至
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熱國四方各數
千里崖嶺數百重氷雪風寒山阜葱翠故此
為名東至番健北至阿利尼東至曷羅
胡○從帯健東至訖栗瑟東北至鉢利曷從

訖栗瑟東至咽摩呾西至鉢鐸那東南至淫
薄健東南至屈浪拏東北至鐵帝北至尸棄
陀越鐵帝大山南至商弥東北至波謎川
南至鉢露羅自川登山至竭盤陀下葱嶺
米罔至烏熱西北至佉沙東南至沮渠
東至于闐東入沙磧至尼壌城為東境
之關又東入大流沙其沙隨風飛散人多迷
路性來飛遺骸以記東至且末東北至樓蘭
故地○印度者天竺之正名北背
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俠如月上弦川平地
廣周九萬里七千餘城依止其中盎三海際
同一王命

光明經八萬四千城邑聚落仁王經十六大
國五百中國十萬小國楞嚴經此閻浮提大
國二千三百
樓炭經葱河以東名為震旦唐齊琮法師云
葱嶺已西並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脩
唐義淨三藏於咸
亨二年自番禺附舶西至訶陵次室
利佛逝次末羅瑜次揭荼北行十日至裸人
西北半行至耽摩立底
正西至莫訶菩提國那爛陀寺有
七十驛那爛陀礼根本塔香閣
崛山覩歷衣雲大覺寺禮真儀

拘尸方丈應圍雖頹偏礼聖迹往那爛陀十年求經還耽摩立底升舶過羯茶將梵本寄佛逝作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永昌元年秋回廣府至冬復附舶至佛逝住三載證聖元年回洛京譯經

述曰贍部一洲在西為五印度飛行輪王之所治是為梵天之種東則震旦皇王周孔之所化是為君子之國北為狄種獫狁匈奴胡人之鄉封域分殊不當指梵為胡以自混濫如舊稱胡跪胡經胡漢老胡皆無稽之言不足用也諸經言國城數不定者古今離合不同也如此方周千八百國春秋七十餘國秦七國魏三國晉十六國或離或合為國不一要不出此一境也又諸經華梵不同者羅什洹河奘師琉伽什云須弥奘云蘇迷盧並指什譯為訛此訛未可為定蓋由求法沙門所聞土音中邊不同古今有異而詮其實則一也如此方（注三）南北音轉名废名物其語各殊又如此方同一震旦而周秦漢晉為號不同豈當定是非於古今之際能識此意則華梵不同自可心會也

新婆沙論南洲下至無間共四萬由旬上光下闊猶如穀聚○薩婆多論南洲下土泥五百由旬白墡五百由旬等活至極熱七獄共高一萬九千由旬各廣萬由旬無間高廣二萬由旬阿毘曇論等活壽五百歲黑繩千歲眾合二千歲號叫四千歲大叫八千歲炎熱一萬六千歲極熱半劫無間一劫俱舍論等活一晝夜當四天王五百歲次第至炎熱一晝夜當他化一萬六千歲（餘獄次第倍例）成實論五無間者一趣果無間捨身即生彼故二苦無間中無樂故三時無間究一劫故四命無間中不絕故五形無間此獄縱廣八萬由旬一人亦滿多人亦滿（多滿二萬由句）

新婆沙論八熱獄一一獄有四門一一門外有四遊增有情遊彼共苦增故地獄有情其形如人正法念經阿鼻苦千倍過前七大地獄形

八寒地獄圖（注二）

一頞浮陀　二尼賴浮陀　三阿吒吒　四阿波波
五嘔侯　六欝波羅　七波頭摩　八分陀利

此八獄在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受寒凍苦頞浮陀壽如憍薩羅國斛量胡麻滿二十斛有一丈夫滿百年取一胡麻如是取盡復以二十頞浮陀壽為一泥頼陀壽餘次第準此

起世本經曰泥犁耶此名非道欲界最下劣故毀捺落迦此云惡人（婆沙論云）人所作善惡隨人如形影隨身人死但亡其身不亡其行譬如然火夜書火滅字存火至復成今世作行後世成之（那先比丘問經）

地獄有三一熱二寒三邊一熱地獄者有八一名等活罪人手生鐵爪相搯肉墮或獄卒唱生或冷風吹活兩緣雖異令活一等久受苦已復至黑沙獄乃至沸屎獄次第至寒氷獄然後命終由身口意造不善業墮此獄中一一大獄各有十六小獄周帀圍遶（婆沙名十六遊增）二名黑繩以熱鐵繩絣量肢体後方斬鋸

父受苦已至黑沙獄乃至寒氷獄然後命終準前受苦加重由惡意向父母及聲聞墮此獄中三名衆合衆多苦具熾然猛熱合來逼怙(前作怙後作苦)由造三惡業隨此獄中四名叫喚獄卒捉人擲鐵鑊中涌沸叫喚由瞋恚懷毒墮此獄中五名大叫喚置鐵鍑中號咷大叫(法二)(十二)由習邪見惡行隨此獄中六名炎熱置鐵城中火然焦爛由燒炙衆生隨此獄中八名無間(觀佛作阿鼻 藏經作阿鼻)獄卒捉彼罪人剝皮纏身著火車上萬毒並至無不苦時爲極重罪隨此獄中(十八地獄名 五逆已上 此含受地獄文)此八地獄在閻浮洲下重累而住受熱怙苦前二有主治次三少主治後三無主治二寒地獄者有八一名頞浮陀寒苦所切肉生細泡二名尼賴浮陀寒風所吹通身成泡此二從身相受名三名阿吒吒唇動不得舌作此聲四名阿波波舌不得動唇作此聲五名嘔喉喉內振氣作聲此三從聲相受名六名欝波羅此是青蓮花肉色細拆似此華七名波頭摩此是赤蓮花肉色大拆似此華開八名分陀利此是白蓮花由披骨拆似此花開此三從瘡相受名此八獄在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受寒凍苦三邊地獄者有三山間水間曠野受別業報此應寒熱雜受(三法度經 方有 切大釜)

閻浮洲南二鐵圍山外有閻摩羅王宮縱廣正等六千由旬七重欄楯七重行樹園苑花池種種奇異衆香風遠薰衆鳥和鳴王以惡業晝夜六時自然有赤融銅汁在前出生宮殿即變爲鐵獄卒取王撲熱鐵地以銅汁寫置口中時王怖畏作念願我捨身於人間受生(如來法中正信出家)(起世經)蔎是善念宮殿還成七寶五欲具足閻羅王昔爲毘沙國王與維陀始生王戰兵力不敵因立誓願爲地獄主臣佐十八人領百萬衆同立誓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毘沙王者今閻羅王是十八臣者今諸小王是百萬衆者諸阿旁是(問地獄經云無問阿)琰摩羅此言雙王兄主男獄妹主女獄(正法念經 兄妹皆作獄主故云雙王又苦樂並受故)(音義)阿鼻地獄縱廣八千由旬七重鐵城七重鐵網有十八鬲子(鬲郎的切)周帀七重皆是刀林四大銅狗十八獄卒八頭六十四角六十四眼有七鐵幢火涌如沸若有罪逆命終之時(法三)(上白手)銅狗化十八車狀如寶蓋一切火焰化爲玉女罪人遙見心喜欲往風刀解体寒急作聲寧得好火安在車上即便火然罪人命終來坐火車屈申臂頃直入阿鼻從上鬲下如旋火輪至於下鬲化閻羅王大聲告敕癡人獄種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見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獄如是大苦一日一夜如人間六十小劫如是壽命盡一大劫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婬逸無道此人罪報經八萬四千大劫復入東方十八鬲子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復如是阿鼻即無救也(觀佛三昧海經 如是曾說阿鼻地獄邊時依擬當 阿鼻自云無救者智阿鼻大獄在無間之外 自是爲集)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佛祖統紀卷三十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門光顯志第十六

佛法不思議且將兩實於眞俗不二之際至若示之以建化之門則必憑藉佛事以助明住持三寶之相即事而眞撰法門光顯志

雕像　帝釋請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塡王(拘睒弥國王)思覩如來即以栴檀作如來像高五尺(增一阿含○來西域記優塡王請目連以神力接工人上天親覩妙相用栴檀雕像高至五尺)

鑄像　波斯匿王聞優塡王雕像乃以紫磨黃金鑄作佛像亦高五尺時閻浮提內始有二像(增一阿含○觀佛三昧經云優塡王鑄金像)

畫像　漢明帝使秦景往月氏國得優塡王雕像師第四畫様(此西土畫像始)敷圖於洛陽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供養(東土畫始)

舍利塔　佛入滅帝釋於善見大城起四塔城東照明園髮塔城南粗澀園衣塔城西歡喜園鉢塔城北駕御園牙塔名忉利四塔又迦維衛國生處塔摩竭提成道塔波羅柰鹿野轉法輪塔拘尸那城雙樹間涅槃塔謂之人中四塔(增一阿含)佛滅度後百年阿育王取佛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尊者耶舍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羽飛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立一塔於一日中徧贍部界在震旦國者一十九所(阿育王傳○十无林可知者有五起洛陽白馬寺東聖家足康長于寺塔四明門宣王塔臨循成都去有阿育王塔劃薩訶於夢中閣龍青坑)

浴佛　四月八日是佛生日人民念佛浴佛形像(摩訶剎頭經)浴像時誦偈云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令離垢願證如來淨法身(浴像經)

浴僧　首陀會天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佛告阿難此天由此福行未來得佛號曰淨身(賢愚經○首陀會天子名也凡轉天而非六欲十八梵之名者皆天子也如者嘆毗首羯摩等習如付天子也)許數數浴生世善故(四分律)

輪藏　梁傅大士愍世人多故不暇誦經及不識字乃於雙林道場創轉輪藏以奉經卷其誓有曰有登吾藏門者生生不失人身有有能信心推之一匝則與誦經其功正等有能旋轉不計數者所獲功德即與讀誦一大藏經正等緣異藏前相承列大士像備儒道釋冠服之相者以大士常作此狀也(佛甲名王刹公漢其像曰道冠學履釋髮裳和會三支作一東志卻車陀天上路焚林疾坐持龍李)列八大神將者八部天神也保境將軍者在日爲傷宰發誓護藏者也(長烏照舊名烏筒半見傳大士傳)

大士籤　天竺百籤越圓通百三十籤以決吉凶其應如響相傳是大士化身所述(釋門正統)

供燈　佛告舍利弗有人於塔廟形像奉施燈明乃至以少燈炬如此福德唯佛能知(施燈經)

身燈　佛言我昔於閻浮提作國王剜身出肉深如大錢以蘇油灌中作千燈炷語婆羅門請說經法求無上道(菩薩本行經)菩薩爲法因緣剜身爲燈(涅槃經)

無盡燈　賢首法藏師爲則天以十鏡置八隅中安佛像然燈照之則鏡鏡現像以表剎海重重無盡之意(諸宗立教志)

放燈　佛教初來與道士角試燒經放光而卷帙無損時當正月十五日明帝乃令每於此日燒燈以表佛法大明自是歷朝每當上元必放燈本朝太平興國六年敕下元亦放燈三夜爲軍民祈福(僧史略)

無盡財　供養佛華多聰轉貿香油猶多者轉貿無盡財中(僧祇律○釋氏要覽云世言長生錢者是也子母無生故無盡稱)

講懺儀　僧傳稱漢魏以來請僧設供同於祠祀起坐威儀略無規矩至晉朝安法師始依經律作赴請禮讚等儀立爲三例一行香定座上講二六時禮懺三布薩等法其後遠法師復立法社節度(有文在廬山集)唐宣律師立分五衆物儀章服儀歸敬儀鳴鍾揵度照律師作落髮儀皆附時傍敎以爲法也(釋門正統)

諸經行法　智者製法華三昧儀（國清百錄經藏）荊溪述補助儀以資觀想法智撰大悲心咒行法金光明懺法慈雲撰金光明護國儀作百錄述補助及撰淨土懺儀弥陀懺儀請觀音懺儀熾盛光懺儀神照撰仁王懺儀淨覺撰楞嚴懺儀如意輪課法智涌撰功德天懺儀皆諸祖依四三昧自行化它之法也

供佛　諸如來者皆是法身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福無有異（寶積經）供養佛者得大福德速成菩提（不思議境界經）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萬倍報乃至施佛得無量報我今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優婆塞戒經　此言敬田勝）若人供養十方佛諸菩薩聲聞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乃至施餓狗蟻子悲田最勝（像法決疑經　此言悲田勝）一分施難勝如來一分與最下乞人福田無二（維摩經　此言悲敬不二）世言供三千佛者過去莊嚴劫始華光佛終毗合浮佛一千佛現在賢劫始拘留孫佛終樓至佛一千佛未來星宿劫始日光佛終須弥相佛一千佛（三劫各有一千佛）言供千佛者現在賢劫千尊也

供知識　文殊南遊至福城東際為善財童子說法令求菩提近善知識從此經歷一百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入普賢道場得微塵數三昧門（華嚴經入法界品）

供羅漢　佛滅時付囑十六阿羅漢與諸施主作眞福田時阿羅漢咸承佛敕以神通力延自壽量若請四方僧設無遮施或所住處或諸寺中此諸尊者及諸眷屬分散往赴蔽隱聖儀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法住記）（賓度羅跋羅　迦凡十六位）除四大羅漢十六羅漢餘皆入滅四大羅漢者弥勒下生經云迦葉賓頭盧羅云軍徒鉢歎十六羅漢出寶雲經然賓頭盧羅云已在十六之數今有言十八者即加迦葉軍徒（妙染○賓頭盧此云不動有於　十六加賓頭盧者即是賓度羅）（和度支者自是傳藏百年遠法住記述十　六羅漢受囑住世刹知度支不住住世之列）

佛祖忌齋（留淨覺讚禮讚之未攝妙樂　不安海十八作者雪收夢高）如來於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入滅凡在伽藍必修供設禮謂之佛忌（淨覺法師禪讚主　此祠篇禪儀師石建）○南岳禪師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忌（述忌智者忌名湖南）○智者禪師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忌（孤山居寺忌文北　淵岩宗供怡嗣文）○章安禪師唐正觀二年八月七日忌○法華禪師唐求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忌○天宮禪師唐高宗朝（結忌）（不知成月　根寬志建）○左溪禪師唐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忌（齋忌忌僧）○荊溪禪師唐建中三年二月五日忌（齋忌忌第報根）○螺溪法師宋雍熙四年十一月四日忌（資志忌也建慶）○寶雲法師宋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忌（禮士忌嵩）○法智法師宋天聖元年正月五日忌（齋奇名几賢山陳靜肖去）○慈雲法師宋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忌○神照法師宋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忌○廬山法師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忌（東林萬壽天竺述忌）（文信崇）○達磨禪師北魏大統元年十月五日忌○南山律師唐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忌（覺寺）（師師報達僑寺大大頻刻）○大智律師宋政和六年九月一日忌（聖作使師報撰齋載忌撰齋文）

僧齋　佛言持食施僧有五種福德色力命安辯上座施食應誦偈曰施者受者俱獲五常色力命安得無礙辯（五福施經）佛言施食有五福施命施色施力施安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七日壽終智者施食則爲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財富無量何謂施色人不得食顏色顦顇智者施食則爲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顏色暐曄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所作不能智者施食則爲施力其施力者生天人閒力無等雙何謂施安人不得食心愁身危不能自安智者施食則爲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不遇衆殃何謂施辯人不得食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智者施食則爲施辯其施辯者慧辯通達聞者歡喜是爲五福（施食五福經）五施

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遣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增一阿含經)若檀越設食召請眾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老病貧乞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像法決疑經)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其福最多(諸經廣)檀越來請眾僧客僧有利養分僧坊主應次第差(又)世人別請五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梵網經)佛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以佛數數到其家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曰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數數修福業數數受果報婆羅門聞已慚愧取鉢盛食奉佛懺悔出家得阿羅漢(大智度論)若人能日日立要先施僧食然後自食如是施中最上(長汝家戒紀口今城市林飯主者事如於此)

設粥　舍衛國難陀母作釜飯遍上汁自飲覺身中風除食消便作念闍梨是一食人應當食粥乃取(注三)多水少米煎去二分(六)入胡椒蓽茇持詣佛所白言願世尊聽諸比丘食粥佛許之為說偈曰持戒清淨人所奉恭敬隨時以粥施十利饒益於行者色力壽樂辭清辯宿食風除飢渴消是名為藥佛所說欲得人天長受樂應當以粥施眾僧(僧祇律○辯是二義)粥出釜盡不成字名不正食(僧祇)明相出始得食粥餘皆非時(四分)日照剡部樹天作白色舒手見掌文分明是為明相(毘婆沙論)粥名小食(增輝記)

乞食　梵語分衛此云乞食(善見)凡乞食為四分一奉同梵行一與窮乞一與鬼神一分自食(寶雲經)行乞食者破一一憍慢(寶集)食有三種一受請食二眾僧食三常乞食前二食起諸陋因緣若得請便言我有德若不請則嫌恨彼或自鄙薄是貪法則能遮道若僧食者當隨眾法斷事擯人料理僧事心則散亂妨廢行道有如是惱亂應受乞食法(十二頭陀經)

持齋　佛言日中三世佛食(此羅三味經今言中食足也)時食若午時日影過一髮一瞬即是非時(律)若比丘非時食者波逸提(四分戒本十誦律疏)(煮為地望俶貫在)齋者以過中不食為體(毘婆沙論)佛言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復有五福少病身安少睡少婬得生天識宿命(辨諦經)齋者(注三)也齊身口業也齊者祇是中道後(七)不得食者表中道法界外更無別法也(請觀音疏)

出生飯　此有二緣一者涅槃經令施曠野鬼毗柰耶律令施鬼子母等此曹本食肉啖人佛化之受戒不殺乃囑弟子隨處施食令齋堂各各出眾生食是也此唯出家人行之二者陀口經託阿難為緣令施餓鬼食今齋堂別具小斛於食畢眾作法施之或各具小生斛夜間咒施此通道族行之

三長齋　佛謂提謂長者曰四時交代歲終三覆以校一月六奏諸天帝釋太子使者閻羅鬼神俱用正月五月九月旦日案行王民龍鬼為善惡者與四王一月六奏使無枉錯覆校眾生罪福多少福多者救司命下閻羅五官除罪增祿故使持是三長齋(提謂經)若佛子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破齋犯戒者犯輕垢罪(梵網戒經此三月忌上世人以任者進○行刊故周)

六齋　帝釋敕四王各治一方白月八日遣使者案察眾生善惡十四日遣太子十五日王親臨黑月三日亦如是若王親下星宿鬼神俱時隨從如遇修行齋戒諸天相慶即為注祿增算(四天王經)若國王大臣於六齋日敕諸境內令行不殺(觀普賢經)

十齋　每月十齋日持佛菩薩號乞福滅罪(一齋經於六齋日加月旦十八二十四二十八四日也今國作令諸州十直日不得行刑此正最扰)

七七齋　人死中有身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如是展轉生死至七七日決定得生若有生緣即不定今尋經旨極善惡無

中有(瑜伽論○中有亦名中陰極善即生淨土其次生人天極惡即入地獄或生三途過即日死亡不經中陰)今人亡每七日必營齋追福謂之齋七者令中有種子不轉生惡趣也(釋氏要覽)

述曰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報以三年之喪佛經云人死七七然後免於中陰之趣故備乎齋七之法至於

七三

今人百日小祥大祥有舉行佛事者雖因儒家喪制之文而能修釋門奉嚴之福可不信哉

八

預修齋

普廣菩薩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逆修生七然燈懸旛請僧(即僧次請供也)轉經(略舉此四引刪)得福多否佛言其福無量又言父母親族命終受苦為其修福得福多否佛言七分獲一緣前生不信道德故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屋宅園林以施三寶可拔地獄之苦(隨願往生經)

述曰宋夷堅志載鄂渚王媼常買紙錢作寄庫令僕李大代書押媼亡李忽得疾仆地三日蘇云為陰府逮捕至庫所令認押字李曰此我代主母所書也引見金紫官問答如初官曰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出媼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有歸也今人好營預修寄庫者當以往生經為據以夷堅志為驗

毘婆尸佛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上施座置鉢作是言曰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雜寶藏經)

供天

煥法師以天位失序嘗述天傳謂梵釋四王皆有君主號令之權功德則寄於北天大辯則寄於山澤此為有主客義也功德大辯為女梵釋之天為男此有男女義也密

九

池三

迹眷屬皆大菩薩是為本現居神像是為迹此有本迹義也功德大辯處客天示女質而能對揚佛化則謂之顯餘雖影響而言行不揚則謂之晦此有顯晦義也知此四端可與言天矣

述曰碧霅棠煥師義述供天禮文(板在東湖尊教寺塔局)定十六位先梵釋次北天法智謂經家先標北方者西土以北方為上次東西天次功德大辯若摩利支韋馱二天是明智住南湖日加入之(事見本傳)次密迹散脂樹神地神鬼子母二十八部共十六位以此為定訶利帝此翻惡賊蓋是鬼子母未受戒時食王城男女居人怨之故作此目今既講法須當削太煥師天傳曉石芝光明助解並云經中雙舉紙目一人(淨梵住居月波日安當哉旦修儀必於天位刪去訶利帝南一匀不全稱留須細師但順經文失於刪削然哉)舊立十二位者依懺儀也十四位者後人加樹神地神也十六位者加摩利支韋馱也或加日月娑竭羅龍等或為十八或為二十雖據經文實為汎濫世有霅師天傳者正隨此弊也(詳見洽天孔文)

盂蘭盆供

經言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以百味飲食安盂蘭盆中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盂蘭盆經○此胡語則華言奉盆供於三寶福田用以解飢虛倒懸之急)

述曰目連託救母以興緣如來示奉盆以垂法所以教人道以報重恩也自大教東流古今帝王所以奉盆供者為多矣(事見台要志)然今之寺舍多於此日施斛供亡如常法者雖無奉盆之儀而不失盂蘭之意

水陸齋

梁武帝夢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帝以問諸沙門無知之者唯誌公勸帝廣尋經論必有因緣帝即遣迎大藏積日披覽創立儀文三年而後成

池三

乃建道場於夜分時親捧儀

十

文悉停燈燭而白佛曰若此儀文理協聖凡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燭暗如故言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天上雨華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當時靈響

不能備錄周隋之際此儀不行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禪師夢泰山府君召往說法後獨坐方丈見一異人前告之曰向於泰山府君處竊覩尊容聞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其文是梁武所集今大覺寺吳僧義濟得之願師往求如法脩設師尋詣大覺果得其文遂於月望修齋已畢復見向異人與徒屬十數前致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在史）（是秦莊襄又王秦此亨九百四十年）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昔梁武金山設會前代紂王之臣皆得脫免弟子是時亦暫息苦但以獄情未決故未獲脫今蒙脩懺弟子與此輩并列國君臣皆承法力得生人間言訖而隱自是英公常設此齋流行天下（東川鍔何水陸儀○冊中有鍔推宣像文盛行世子）

述曰昔真隱史越王奇遇金山慕水陸齋法之盛（淹三）乃施田百畮於月波山專建四時水陸以為報天地君親之舉且親製疏辭（十二）刻石殿壁撰集儀文刊板于寺既而孝廟聞而嘉之賜以水陸無礙道場宸翰扁于殿遠今百年脩供惟謹去月波里所有梵苑曰尊教師徒濟濟率沙門族姓三千人施財置田一遵月波四時普度之法先是尊教同人有謂越王疏旨之辭專為平昔仕宦報效君親之舉美則美矣而於貴賤貧富未見平等修供之意乃力挽志磐續成新儀六卷推廣齋法之盛而刻其板復依準名位繪像二十六軸及今創立其事齋會於是儀文像軸皆得其用時主其事者寺沙門奧謙清節文學師訪以法施者月波住山宗淨也以文字施者則志磐也當願十方伽藍視此為法大興普度之道

六道斛　淨名經云以一食施一切（言一切則全收）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南岳隨自意三昧云凡得食應云此食色香味上供十方佛中奉諸賢聖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楚宜反不齊也）別天台觀心食法鳴鐘後斂手供養一體三寶次出生飯稱施六道此皆等供十界即是今人施六道修水陸供之明證也

述曰妙樂云世人設六道者是梁武見江東多淫祀（殺生令祭邪名）乃以相似佛法權宜替之此蓋荊溪一往以祭祀惡法對佛法論之將以止天下之殺故未論十界等供之義誒口經令供養三寶即是四聖供婆羅門仙即是人道供誒口眾即是鬼道餘四道雖不備蓋是當時赴機未普故經文隱略耳若大乘行人圓觀法界則當依淨名經中義若慈雲謂鬼道得食餘五道不得者此等意亦是用婆沙論云若因祭祀唯鬼神得之餘趣不可盡得此是約人世祭祀言之耳若依出世法用平等心修無礙供則當仰觀淨名南岳天台三處之文則理無不在今有營小斛曰散灑者或一（淹三）巨斛者或至四十九斛者皆所以等供六道（十二）輩品也可不信哉

十王供　世傳唐道明和上神遊地府見十王分治亡人因傳名世間人終多設此供十王名字藏典傳記可考者六閻羅五官（二名見三）（長壽引設請經）平等（季最成慈傳郭神亮為使昔遠王平等王所同值若人欲了知）（曰句偈得教回）泰山（評經國紀沙門法定釋金實泰山積界經孝經授神契泰山天）（帝珠主召人竟）初江（炙聖志池州郭生夢入实府王拜坐謂曰我是四門王御实司）（鈺我忘李正直不害物得作初江王一紀）泰廣（老罡忘面舶限生既死其弟之大見）（二鬼事至字殿日秦責王也工頒女曰秋秋偷苦可轉八即經女痛衣人木得經請僧諂）（千偏凡夢弟來鬧曰巳辟生天）歐陽脩夢十王（見通塞忘占祐六年）

無常鐘　智者臨終語維那言人命終時得聞鐘磬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為期（記昌此本言之功德終）南山事鈔云病者將終打無常磬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本經有出續法更）付法藏經云罽賓王以好殺死作千頭魚劍輪遶身隨斫隨生有羅漢充維那依時打鐘聞聲之時劍輪住空遂皆白

令長打過七日已受苦即止(此言咸使之取)南唐先
主因殺降人囚陰獄唯聞鐘聲則暫息苦入
冥者見之以報後主乃為造一鐘於清涼寺
鐫其上云薦孝高皇帝脫幽出厄(道生志少中時事)
斯為近證
抂據 若四輩弟子男女命終造作黃旛懸
著剎上離八難(堂)雖若得生十方淨土隨風一轉(十三)
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至
成菩提十大(藏經十一卷○出佛書集師如來二善根若此又別根乘經本事)
寓錢 事祖云唐明皇使王璵為祠祭使自
漢世葬者有瘞錢後世稍以紙寓錢為鬼事
至璵乃用之以褫楮冥報記云鬼所用錢即
紙錢也若緣縮者亦紙為之鍛即錫塗金即
黃塗也
述曰唐以前無紙錢為用者自王璵盛行
此法於是冥中藏積婚鍛金銀繪綵與世
間所用無少異由心法之能變造故天府
冥關亦隨人心而轉世有用紙錢寄庫者
有鬼神用紙錢入人間買物者有見泰山
堆積紙錢無用云人間化財用油炷度火
為汙者此等顯驗不一心生則種種法生
不特紙錢一法而已也
放生 光明經述流水長者救魚十千天子
報德此緣起也智者買斷扈梁悉罷江上採

捕此立法也赴計謂獄中之難報修禪堂上
之恩此顯驗也(此三事並見智者紀)唐肅宗乾元二年
詔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為碑)本朝
真宗天禧元年詔復天下放生池沿江淮州
郡上下水五里並禁採捕(二事詳見通塞志)慈雲奏
西湖為放生池以四月八日會郡人縱魚鳥
法智於南湖以佛生日放魚鳥祝聖人壽樞
密劉均奉敕撰碑此皆放生之梗槩也
改祭 佛為曠野鬼神鬼子母等改棄血食
而受僧衆出生之食此緣起也(二事並見石走然食通)
(覺具引戕紀)梁武皇魏獻文敕郊廟不用牲牷唯
薦蔬麪此人主立法也(二事見通塞志)智者為開王
授戒 慈雲為白鶴授戒皆令禁斷葷血專事
蔬食此沙門立法也(慈雲有敗祭文并決杖十頂備引經驗)
戒五辛 佛戒五辛以其臭穢能障聖道食
之者必招無間之業耳今人不能戒是不欲
見聖道而甘為無間之罪輩可不哀哉茲用
備錄經律為世告勸槩然五章辛思遵奉(十四)
一名體會異夫言葷辛是為二義(葷臭辛辣)葷而(廿二)
非辛如臭菜阿魏是也辛而非葷芥薑是也
是葷是辛五辛是也梵網云大蒜(天台地云荊芙身韻)
(作胡姜)茖葱(廣七香除賣築山蔥)慈葱(正之名)蘭葱(如蒜小)興渠(經青)
雜阿含云革葱慈葱木葱蒜

大蒜興渠(此五出梵網也)涅槃經葱韭薤(但列三名)楞伽經
葱韭薤蒜(但列四名不出興渠而加以垂若蒜分大小別的有五名)此方
言五辛當云葱韭薤大蒜小蒜如楞伽所列
云
二大乘戒制楞伽經云臭穢不淨能障聖道
亦障人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梵網云
若佛子不得食五辛故食者犯輕垢罪(石芝曾四)
(作重為故輕照小行名垢)楞嚴云熟食發婬生啖增恚
十方天仙嫌臭遠離諸餓鬼等舐其脣吻常
與鬼住福德日銷長無利益大力魔王現作
佛身來為說法非毀禁戒讚婬怒癡命終為
魔眷屬求墮無間涅槃云食者當生苦處汙
穢不淨金棺敬福經云飲酒食肉五辛之人
雖造經像勞而少功主匠無益諸天不祐
三小乘病開報應經云七衆不得食肉葷辛
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滿四十九日香
湯澡浴然後讀誦不犯罪雜阿含云食五辛
人觸穢三寶死墮屎糞地獄出作野狐豬狗(廿三)
若得人身其體腥臭僧祇律開病比丘服蒜(十五)
聽七日在一邊小房不得臥僧牀褥講堂處
大小便處皆不得到不得僧中食不得就佛
禮拜得下風遙禮七日滿澡浴熏衣方得入
衆
四方便故遇楞嚴云持此咒時衆破戒罪根

問輕重一時銷滅縱經飲酒食啖五辛佛菩薩天仙不將爲過觀世音陀羅尼經灌頂印呪二大母指屈掌中捻無名指以無名指相背二小指頭相拄二中指直竪頭相拄二頭指屈各捻中指背上呪曰唵步三末囉蘇摩盟莎訶誦二十一徧自灌其頂毎旦於盆上

結印誦之持呪之人犯欲及五辛誦此呪解之(云云)此二呪法以備誤犯之用若恃此術數犯數解則是重增瀆法之罪呪部神王反生嗔譴適足以速無間之業也可不謹哉

五三教事證竺曇猷禮天台石梁過聖僧謂曰汝母懷妊時行經葱園胎氣犯穢不可住寺(僧傳敘)天竺沙門覺稱云吾國食肉五辛者驅出城外故國中無貨此道藏云誦黃庭經忌食五辛又云道士受法忌淹穢五辛仙傳云樂子長舉家飲仙酒升天獨從子墜地天神言此人茹蒜故不得往司馬公祭儀云凡祭雖得飲酒而不至亂(柳本叔良)食肉不茹葷(蒜謂)(蓋蒜有臭氣之物)

述曰爲不急之物而自招無間之報者世人啖五辛是也今諸師家多忽此事豈不痛哉昔樝菴食三白正避此過耳非故爲是矯世之行也因撰述斯文忿今時知法者遂發其願曰願十方諸佛菩薩天仙聞我祈請咸起加護願使禪林教寺律苑三宗法門若主若伴咸知思護淨戒不於清淨伽藍種葱薤之臭草不於清淨齋供而和葱薤之臭味不以清淨身器而啖葱薤之穢食當知其人與境若不清淨則凡齋戒禪誦法事之所豈復可得感佛天而降神祇乎豈復可得郤災殃而來嘉祥乎豈復可得動幽冥而拔沈滯乎當願普天之下凡僧藍道觀齋廚之內不用葱薤調和衆食及私自黃啖凡官府第宅齋醮之際於十日前嚴行禁斷不蹈非法僧道赴請受齋俗舍常須自檢不得故食誤食自取穢染庶乎人心交勸共隆聖道將俾事佛事天清淨謹嚴自行化它二俱有益毋忘今日立願之本伏惟佛眼照之天心監之決意禁斷用逃苦報

喪服　釋氏之論喪服涅槃諸律並無其制智者臨終誡曰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爲今案遠師喪儀云受業和上同於父母皆三年服若依止師隨喪暫爲服應師五衫集云師服但用布稍粗純染黃褐(據此未嘗許用白布)

述曰今人無識多用白布爲直掇坐具違失僧儀最爲非法今請於黑布偏衫之下著白布衫袴以表制服二師父母皆同此制若義家父母亦可例此隨俗稍用紵布上不違涅槃諸律之無文下不乖遠應二師之義開隨方護法當用中道

戒焚亡僧不搭袈裟　律明三衣唯許傳授未聞佛祖被亡軀而從火焚也末代無知多行非法有識之士尚須辦明若坐逝不壞結塔以葬者猶可以被於眞體若從茶毗火化之法者則不當披搭自取燒衣違律之過或謂亡僧無衣者則當如寔祥記僧妙施衣之法云南宋江陵龍華寺僧妙既亡之後一夕歸房靈語弟子可宗問和上今生何處妙曰粗可耳但應受小謫二年得免欲詐所司爲無袈裟可急爲製請僧設供以衣施之我可得也宗如教飯僧嚫衣既畢比丘道猛即見妙身披衣入堂依僧次坐聽經至散乃不復見

述曰嘗自聞此適子姪眞視眞誥眞亢不幸早世焚龕之日皆不披袈裟唯用布偏衫裙而已設齋之前以平時所服七條作闍梏法於僧中施且復囑後人當力行於自身必壞之際也敢告知識共崇此法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三　　迣一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四　池一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一

序曰。佛之道本常而未始離乎世相推遷之際。自釋迦鶴林諸祖繼出所以傳持此道東流震旦逮于今而不息。大較聖主賢臣宿受佛囑常為尊事。而儒宗道流之信不具者時有排毀。然終莫能為之泯沒。以此道本常也。夫世稱三教謂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時使之然耳。列三教之迹。究一理之歸。繫以編年。用觀通塞之相。

欲知如來出興大意。必先明乎本迹。而終至結集三藏以垂範於天下後世。中間八相次第以論。所謂下兜率託母胎住胎出胎示降生出父家成佛道轉法輪入涅槃。於是一代化事為之大備。始昭王甲寅終穆王壬申以為大綱云。

明本迹

佛告大眾。一切世間天人謂我出釋氏宮去伽耶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我實成佛以來甚大久遠若斯(法事經明大指)。(亦見本迹文)我於無量壽佛所種諸善根為轉輪聖王。最初值遇三十億佛同名釋迦(云云)。最後值迦葉佛。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如是本事諸佛修學佛意。爾乃生兜率天宮住一生補處(菩薩本行延明小　攜此見來任文○)(梵語佛陀此云覺者佛上世獨論欲作生淨　飯王宮故名淨飯宮知那此云山域淨飲王　靜城也○阿稱王言親此無上正等正覺　佛之住補也迦牟此云飲光言身光數兵徹　光釋地此云能仁來正斗云衛勝傳之刹為　兜率七六如是天復身集蕪轉處將時先上　生與本處後下生南閻中天竺國日光宗來　種佛盡數日一生)

下兜率

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刹微塵數菩薩皆與菩薩同願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願悉皆同等(華嚴經)。菩薩生兜率天名曰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行。期運將至當下作佛。觀此大千界閻浮提迦毗羅國最為處中。觀淨飯王夫妻真正堪為父母。告諸天子。我應下生淨飯王家。棄輪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轉大法輪廣利天人。汝等是時亦當同會(因果經○大千即三千界義見三界)(光聞昇兜又補處南閻迦此羅此云黃色土　德尚貴居中也淨飯迦毗羅國王一切種智　佛於傳三時一切智真謂也道種智悟等一　切種智中等也精夫尊)

託母胎(起信論有住胎等采經住母胎已示　現出衣因果經本起經依坐臥為說)(天菩法知大　小皆有住胎)菩薩已從此沒生於人間淨飯王家。乘栴檀樓閣處摩耶夫人胎(華嚴經○栴檀香木)(此云與象摩耶此云　大幻降肖生母也)菩薩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從右脇入(因果經)。

示降生

周(異記)昭王(瑕白武王受命　王邪王五四世)二十六年(甲○周道泵外紀二十六年甲寅　寅第書表云二十一年者誤)夫人攀無憂樹枝而生。菩薩諸天王眾各持香水共以洗沐(華嚴經)。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須紀如)。夫人住藍毗尼園中。四月八日日初出時。舉右手牽無憂樹華。菩薩從右脇出墮七寶華上。自行七凡。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王召諸婆羅門當作何名。答言太子生時多有吉祥。當名薩婆悉達(此云一切義成　因果瑞應二經出)。

胎王甲寅四月八日。江河池井泛漲。宮殿大地震動。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若何祥乎。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王命鐫石置之南郊天祠前(周書異記對他外記柏王相　有五色光有賦井水溢)。四十年二月八日。淨飯王大會群臣小王婆羅門。以七寶器盛四大海水灌悉達頂。立為太子(因果經婆羅門此云　淨行外道之設名)。四十二年王為太子迎娶羅門女耶輸陀羅為妃。太子常修禪觀未嘗有夫婦道(因果經耶輸陀　羅此云華色女)。

出父家

菩薩欲令著家衆生捨離家法故宣揚出家功德示現出家(華嚴)

五十年太子白父王言唯願聽我出家學道王曰國未有嗣太子即以右手指妃腹曰卻後六年汝當生男二月七日太子身放光明照諸天宮諸天皆知太子出家時至皆來禮足

太子乘馬夜出城門至苦行林中自剃鬚髮淨居天化作獵師身披袈裟太子以七寶衣與之貿易天明至尼連禪河靜坐思惟宜應六年苦行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麥(因果經瑞應天)(五淨居五那含聖人所生究竟色本 三大也名尼連禪河名此云不樂著)

穆王(滿昭王子)

成佛道

四年

菩薩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華嚴)三十成道號釋迦牟尼(佛)既成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當為衆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般涅槃)

太子念言我今修於苦行垂滿六年我當受食然後成道時牧牛女難陀奉乳糜以上菩薩如意飽食即趣菩提樹下釋提桓因化為凡人施吉祥草敷以為座結跏趺坐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因果經佛本行經)(名釋提桓因此云能天主即忉利天帝釋 畢鉢樹此云道樹佛於此樹下成道)

降天魔(華嚴經世間二處見菩薩住兜率天 入胎出胎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輪入)

(此集此事大 示序魔之文)時魔王宮殿自然動搖魔王波旬怖懼廣集軍衆執戟振劒角目切齒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波旬語菩薩云汝不急去我擲汝海水菩薩語云汝今先能動此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波旬不能令動軍衆壞散波旬長子商主頂禮懺悔我父無池門智偭竹大聖願得恕亮(因果經瑞應佛本行 又經魔事此大集經)(今波旬魔王 名此云殺者)既降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壽命短長一切衆生輪回五道無有真實(因果經)

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天向曉)霍然大悟得無上道成最正覺(因果經四因果經先降魔後成 道一教義所列本末事承起先)

(成道後降魔 今與作爲義)是歲耶輸夫人生子名羅睺羅(此云覆障以在胎六年為障也)

轉法輪

如來既成道已轉正法輪初頓後漸則有五時華嚴名頓教鹿苑方等般若名三漸法華涅槃為非頓非漸

第一華嚴時於菩提道場初說華嚴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此請如來最初說頓約部為頓約教為兼別說圓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又為從牛出乳(三七日說 華嚴名)

五年第二鹿苑時為如來說頓獨被大機聲聞在坐狀若聾瘂於是隱大施小不動宗場而遊鹿苑為憍陳如五人但說三藏教四阿含等經(憍陳如火名阿含此云無 此云有長中增一雜四之名)約時則照幽谷約味則從乳出酪(鹿苑說十二年)

十六年第三方等時彈偏折小歎大褒圓四教俱說藏為半字通別圓為滿字對半說滿故言對教說淨名金光明等經約時則食時約味則從酪出生酥(方等八年)

二十四年第四般若時轉教付財融通淘汰此不說藏教帶通別二正說圓教說摩訶般若諸般若經約時則禺中約味則從生酥出熟酥(般若二十二年)

四十六年第五法華涅槃時開前一頓三漸會入非頓非漸以不同聾瘂故非頓不約三時故非漸諸部圓教並不須開但是部內兼但對帶故不及法華淳一無雜約時則日輪當午覆無側影約味則從熟酥出醍醐(法華八年)入涅槃

言涅槃有二義一為法華未熟人追說四教具談佛性令知真常入大涅槃名捃拾殘機教二為末代乘戒俱失故更扶三藏廣開常宗設三種權扶一圓實名扶律談常教著論時味與法華同(涅槃是化滅特氣作前文句 亦醍醐道已時工未輪收下)(詳見傳本紀中)

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此云)

(三角)力士生地娑羅雙樹間(此云堅固)臨涅槃時(此云寂滅)
出大音聲普告大眾今日世尊將欲涅槃
復從面門放種種光徧照十方大眾集已而
為說法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
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復告大
眾今以正法付囑國王大臣及四部眾應當
勸囑諸學人令得增上戒定慧尒時世尊於
七寶牀右脇而臥中夜寂然無聲是時娑羅
雙樹垂覆寶牀慘然變白猶如白鶴大眾哀
聲音振世界時大眾共扶如來入金棺中世
尊大悲即自舉棺遶城七匝至荼毗所大眾
以妙香木成大香樓舉棺樓上佛為迦葉復
現雙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
雙足還自入棺從心胸中火涌棺外漸漸荼
毗經于七日香樓乃盡(已上出涅槃經茶毗又國葬亦自營莫儀)
分舍利
帝釋開棺取佛右牙天上起塔大眾收取舍
利(此云身骨)滿八金罌入俱尸城七日供養(涅槃)
池四
八國共分舍利闍王得八萬四千數以紫金(六)
函盛於恆河中作塔藏之(阿育王經)
結集三藏
四月十五日大迦葉升須彌山(此云妙高)撾銅犍
椎(鳴陟人及擊也犍椎音及地聲召云 又隨有金木可擊者皆通)集千
阿羅漢(此云無生)結集法藏(等說法義集以成文經律論三通稱法藏)

阿難登僧外座唱言我聞如是一時佛在所
居處(一切經首皆安此言)佛今日已稱我聞(智論)迦葉大眾皆悉墮淚昨日見
佛今日已稱我聞
述曰佛道幽遠非可約說茲但為導吾宗
之初學與夫搢紳先生之欲知此道者耳
年少氣盛疾讀此書文雖無壅義則未解
有能用此約說推尋佛紀四卷之文以未
解義質之沙門之知教者字字研詳條為
見理欲不之悟未之有也
穆王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發屋折
木山川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
王問太史扈多對曰西方大聖人終亡之相(周書異記)
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反山川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事之為
君臨終南之上築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列子)
穆王時文殊目連(文殊菩薩此云妙德 目連尊者此云采菽)西來
池四
化王示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七)(姓高足著四人旅道)
因造三會道場於終南山築中天之臺高千
尺(列子化人序文殊等)王之第二子於沁水北山石窟
(經七佛叉水出上書)造迦葉佛像王又於鼓山迦葉獅
寺重建竹林寺山神從佛請五百阿羅漢居
之(天人感道傳)
述曰佛法東流蓋已舉於穆王之世造像
建寺崇遵先佛之舊制信過去佛皆化及
此地及室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謫遣
出境蓋時未至機未熟耳至漢明感夢三
寶並興君臣民庶翕然歸命此蓋由所謂
一千年外聲教及此之嘉應也

懿王(瑞書王子)[illegible]
八年初祖摩訶迦葉(此云飲光)大先於法華會上
聞佛說火宅喻迦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佛
為授記名光明佛(此通付法)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
為汝等作大依止(此別付法末代住持當用別義)姨母所獻
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與傳付迦葉弘持至
二十年以法藏付阿難陀即持佛衣往雞足
山入滅盡定以待彌勒下生(此云慈氏姨母摩訶波闍波提)
(此云大安道場之處雞山三峯如仰雞足)
孝王(降方悲王弟)[illegible]
三年二祖阿難陀(是書佛侍者)持法至二十年於
摩突羅國以法藏付商那和脩([illegible])復於恆
河中流化成金地為末田地(此云河中)五百仙人
說法授記
三十二年三祖商那和脩於摩突羅國以法
藏付優波毱多(此云大護)
厲王(胡孫王子)[illegible]
三十三年佛滅後百年中天竺華氏城(王宮)

阿育王(此云無憂)遣使白毱多欲来問訊毱多往至王所摩頂說偈指示如来往昔行住之處悉令起塔復於洹河龍宮取闍王所藏釋迦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敕諸鬼神於閻浮提城邑滿一億家為立一塔(云云)初佛在王舍城乞食有童子遥見世尊心念我當施以麦麨即手捧細沙著世尊鉢願以功德令得一天下織蓋王(取蓋覆長)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世尊微笑告阿難曰我滅百年此童子統領一方為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廣布我舍利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

述曰摩騰謂漢明帝曰阿育王塔震旦有十九處大士告劉薩訶洛陽(聖寺)建鄴(長干)鄮陰(九王)臨淄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今十九處不可備知而考之五處獨鄮陰之塔顧示世間可獲瞻禮信乎海瀕羣生末代值佛之幸也

三十四年佛滅後百年毗舍離城中跋闍子(此云)比丘擅行十事佛聽兩指抄食乃至得受金銀一一檢校非法非毗尼(此云律)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第二七百結集)

五十一年四祖毱多於摩突羅國以法蔵付提迦多

平王(宜臼幽王子東遷洛陽)

三十二年五祖提迦多於中天竺以法蔵付彌遮迦

莊王(佗桓王子)

七年佛滅後二百五十年文殊師利菩薩至雪山化五百仙人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徧照世界入於涅槃　○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僧曰夜明也(恒常也 辛卯四月五日)

述曰天台淨名疏言佛生時星隕如雨此因瑞應經有沸星下侍之言故借佐傳之文以形容耳孤山淨覺不能別乃稱天台正取二莊為佛生之年然傳言辛卯自是四月五日可見不合若欲實大傳夜明之事正當以文殊放光涅槃為之驗也

襄王(鄭惠王子)

三年六祖彌遮迦於北天竺以法蔵付佛馱難提　○秦繆公時扶風獲一石像公不識棄馬坊中護像神怒令公病又夢天帝責誡以問侍臣由余往視像曰佛神也公即取像澡浴置淨室像忽放光公大異之召匠造一銅像

靈王四年七祖難提於提伽國以法蔵付佛馱密多

元王(仁敬王子)

元年八祖密多於中天竺以法蔵付脇比丘

貞定王(介元王子)

元年鄭列禦寇隱居鄭圃著書稱孔子嘗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書八篇名列子

張無盡論曰列子學孔子者孔子聖人也尚知尊西方之教而學者未讀其書便以排佛為務者何也

考王(嵬貞定王子)

四年佛滅後五百年天竺國無著出世闡教其弟天親初造小乘論五百部後因無著開悟復造大乘論五百部世稱千部論師

威烈王(午考王子)

九年九祖脇比丘於華氏城以法蔵付富那夜奢

顯聖王(驕威)

三十五年十祖夜奢於華氏城以法蔵付馬鳴初馬鳴以刀貫杖銘曰天下智士能勝我者截首以謝時夜奢坐閑林中說諸法空無我無人謂馬鳴曰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義諦我何可得馬鳴知義不勝欲斬首以謝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斬汝首如来記汝後六百年當傳法蔵於是度令出家

烈王(喜顯王子)

三十一年十一祖馬鳴於南天竺以法藏付
迦毗摩羅摩羅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
處魔外無不摧折
秦(帝紀)
始皇(嬴政 莊襄王子)
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齎佛經來
化帝以其異俗因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戶出
之帝驚稽首稱謝以厚禮遣出境(朱士行經錄)
十三年十二祖摩羅於南天竺以法藏付龍
樹樹於佛滅後七百年出九十日中誦通三
藏造大無畏論十萬偈明第一義(一名大智度論)一十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制曰
可 ○衛宏古文序(說)秦改古文以篆為隸
國人誹謗時諸生為郎者七百人始皇密令
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溫處瓜實乃使人上
書瓜冬有實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
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
機填之以土(漢書注)
述曰李斯勸秦焚書阬儒其為逆天道絕
人理為甚矣崔浩勸太武廢佛焚其經阬
其徒此用秦舊法也韓愈之言曰人其人
火其書此用崔浩遺法特不過其君耳雖
空言無禍使後世有人師用其語豈不為
盛德之累戒之哉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四 池四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五 池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二
西漢(帝紀 長安)
武帝(自高祖至此為四世 安命)
元光二年十三祖龍樹於南天竺以法藏付
迦那提婆(池五)入月輪三昧蟬蛻而去壽三百歲
元狩元年初博望侯張騫自月氏還(西域國名)言
臣在大夏時(音下 國名)見卭竹杖蜀布問安得此
國人曰吾賈人市之身毒(即天竺 音乾篤)身毒在大
夏東南可數千里此其去蜀不遠乃令騫因
蜀犍為(犍音虔 今嘉州)發間使王然于等指之身毒
國(問使之義 又問遣使者不一)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四年驃騎將軍霍去病討匈奴過焉耆山(焉音煙)
千餘里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休屠音朽除)
(王也)○霍去病獲金人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
於甘泉宮焚香禮敬(魏書釋老志)
成帝(諱驁 元帝子)
建始元年十四祖提婆至迦毗羅國以法藏
付羅睺羅多
河平三年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鴻嘉二年光祿大夫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
見有佛經向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

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檢定虛實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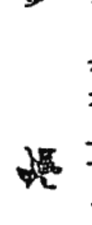
述曰洪興祖有云梁孝標注新語引列仙傳序言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今書肆板行者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經蓋是道流擅改之耳然天祿有佛經此語可證

哀帝(欣元帝孫)元壽元年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圖經還當時精(有行)齋戒者(魏書佛老志浮圖亦佛陀此云覺者)

述曰蘇由對昭王扈多對穆孔子答商大宰皆言西方聖人而不明言為佛霍去病獲金人亦不知為佛化人勸穆王造迦葉佛像由余對秦繆公則曰佛神室利房齋佛經化始皇劉向校書天祿見有佛經景憲使月氏得浮圖經此則已言佛而未行其教皆在漢明帝感夢求佛之前天人答南山(法苑五)蘇由扈多傅毅皆佛所使也至言劉向見有佛經者意張騫使大夏去(二)病獲金人必有佛經與之俱至特時人弗行國史弗錄耳不然則不應天祿有其書也

東漢(都洛陽)

明帝(名莊光子)



永平元年十五祖羅多至室羅伐城以法蓋付僧佉難提當佛滅一千年出

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項佩日光飛行殿庭旦問群臣莫能對太史傅毅進曰臣聞周昭之時西方有聖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訪求佛道

十年蔡愔等於中天竺大月氏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得佛像梵本經六十萬言(肯乃文也)載以白馬達雒陽(火德王故改洛為雒)騰蘭以沙門服謁見館于鴻臚寺(切廣韻曰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唐改為司賓寺)

十一年敕雒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

摩騰始譯四十二章經(譯經圖紀其經元出大部以大法初傳故撮引要義以導特作)藏於蘭臺石室圖佛像於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明帝陵)帝問摩騰曰佛出世後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於此出天人龍鬼有願力者皆來生彼受化悟道餘處佛雖不往然光相及(三)處千年五(法苑五)百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帝大說

十四年正月十一日五嶽八山道士褚善信六百九十人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角試優劣帝設教尚書令宋庠以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立三壇道士於東壇置經子行聚于寺南門立三壇道士於東壇置經子符籙摩騰於道西置壇安經像舍利中壇奉饌食奠祀百神道士遶壇泣曰主上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於壇以火取驗即縱火焚經悉成灰燼道士相顧愧赧所試咒術入火履水皆不得行及焚佛經光明五色上徹天表烈火既息經像儼然摩騰涌身飛空現諸神變法蘭出大梵音宣明佛法天雨寶華大眾欣說太傅張衍謂道士曰卿等無驗宜從佛教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司空劉峻等二百六十人京師士庶張子尚等三百九十人後宮陰夫人王倢伃宮人等一百九十人五嶽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並求出家帝可之敕於雒陽創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安尼並給供物帝嘗幸白馬寺摩騰適曰寺東何館也帝曰昔有阜夷之後起有光怪民呼聖冢騰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震旦又真丹又支那此云漢地東方文物之國也)帝大驚即與俱往禮拜見圓光涌冢上光中有三佛侍衛雕呼皆稱萬歲帝大說曰不有二士焉知大聖遺祐哉乃詔造塔其上高九層二百尺明年有光見丁塔有金色手出塔頂天香郁然帝駕幸瞻恒光隨步武(法本內傳塔婆此云高顯處又云方墳)

宗鑑譯名義云唐道士尹文操謂法本內傳是羅什門人逞意欲所述漢明夢金人

道家焚經事悉是歷偽殊不思明帝感夢出自漢書闞澤對吳主亦言釋道焚經角試費叔才自感而死見之吳志以此推之則内傳真是漢時非晉人造文操之妄論敗矣此與夫列仙傳加化胡字同一謬詐是亦文操之所加乎

摩騰既卒竺法蘭譯佛本行經等五部

述曰或言内傳無作者名為疑者今觀此傳備錄騰蘭角法之事豈後人所能知必法蘭譯經時諸弟子之所記耳

楚王英奉黃白紈詣相國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奉送縑帛以贖罪愆相國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梵語伊蒲塞即優婆塞此云清信男今史五戒稱僧者桑門即沙門此云息心今史具足戒稱僧者世人未學相傳若習舊便為供食其習俗不知莫若此）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氐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通燃引西戎傳見續王吳傳遊）

范曄西域傳論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西漢方志莫有稱焉（禮記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注方版出冀商世漢張者）（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又云謂建其事於左方皆木今言方志志於木方也）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唯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子聞之後說其國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豈非道閉往運而教開叔葉乎云云

袁宏漢紀云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尊務清淨其精者號沙門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慾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身黃金色項佩日光變化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明帝感夢乃遣使天竺問道圖其像而還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視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

述曰袁氏漢紀言天竺有佛道佛身丈六金色日光化通萬物大濟羣生明帝感夢遣使問道得其經像此佛法來東之時與法本内傳相為表裏蘇子瞻為之跋云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雖淺近大略具足矣

安帝（祜章帝孫）

永初元年十六祖難提至摩提國以法藏付僧佉耶舍

順帝（保安帝子）

永和元年十七祖耶舍至月氏國以法藏付鳩摩羅馱佛記滅後一千年出

桓帝（志章帝曾孫）

建和元年月氏國沙門支讖至雒陽譯般舟三昧阿閦佛經等二十一部

一年安息國沙門安世高至雒陽譯五十授計等百七十六部

三年十八祖羅馱至北天竺以法藏付闍夜多

九年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圖者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於禁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神像與老子像）親於濯龍宮設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華呼人反主座同）

靈帝（宏章帝玄孫）

三年安息沙門安世高有同學死為共亭湖

神(宮亭湖神。即南康。)能使過船分風上下世高至
廟神謂之曰我家此湖千里以昔布施今大
有珍寶以多瞋今受蟒身幸取我縑寶為造
一塔祈生善處世高遂於豫章建寺造塔後
蟒死山中首尾數里(今大安寺)
熹平元年十九祖闍夜多至羅閱國以法藏
付婆修槃馱
光和三年西天沙門竺佛朔至雒陽譯道行
般若經
中平五年清信士嚴佛調譯古維摩經等
六年宦者張讓詐以太后詔大將軍何進斬
之中軍校尉袁紹引兵捕諸宦者殺二千人
張讓投河死
述曰儒學之亢時常有之其始自秦李斯
斯阬諸生為郎者七百人漢宦官禁錮寔
范滂等二百人殺天下儒賢延中宰輔陳
蕃竇武李膺及鈎黨死者百餘人廢徙禁
錮者七百人及矯詔斬大臣何進而袁紹
乘怨殺宦者二千人雖為一快然君子小
人俱於死玉石俱焚亦何足為儒門幸大
氐天有定命運有通塞危會之來所不容
免唐朱溫殺朝賢三十人投是于河亦一
厄也悲夫如釋氏之厄三武皆此類也
獻帝(協。靈帝中子)

初平元年二十祖槃馱至那提國以法藏付
摩拏羅
二年蒼梧儒生牟子因世亂無仕宦意銳志
佛道而世多非之乃製理惑論以為勸其辭
有云佛者覺也猶三皇神五帝聖也(文見大藏弘明集)
述曰牟子不得其名當佛道未大行之日
而能為論援三家之事義比決優劣以袪
世惑以禦外侮是殆大士示迹如來之使也
興平二年下邳相笮融(丹陽人)起佛祠課人誦
經浴佛設齋時會者五千餘人
述曰漢世人間建佛祠行佛事者始見之
笮氏嘗與一儒老共觀此文笑之曰為士
夫而使後世書為學佛豈不恥哉磐應之
曰學佛者豈不是為善之人乎為士夫而
使作史者指為姦佞貪酷甚至於不忠不
孝者斯可為恥學佛為善尚何恥哉儒老
笑頷之
建安元年二十一祖摩拏羅至月氏國以法
藏付鶴勒那
十四年二十二祖鶴勒那於月氏國以法藏
付師子尊者先是鶴勒那弟子竺大力等來
雒陽與康猛同譯興起本行經忽於館所有
白光見大力斂容有間曰此我師入滅之相
大力康猛支曜康巨等皆善方言終漢之世
譯經三百餘部

魏(都洛陽。時天下三國)
文帝(丕。太祖子。受漢禪)
黃初元年○吳主孫權於武昌建昌樂寺
五年月氏國優婆塞支謙來雒陽謙受業於
支亮亮受業於支讖世稱天下博知無出三
支謙細長黑瘦眼白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
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後避地歸○吳拜為
博士　○西天沙門維祇難同竺律炎來○
吳譯經五部
六年陳思王曹植(文帝弟。字子建)每讀佛經輒留連
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嘗遊漁山聞空中梵
天之響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唄(唄匿此云讚歎)撰文
制音凡六契(經音義云梵一節也)傳為後式
明帝(叡。文帝子)
太和三年吳潘夫人於武昌建慧寶寺
齊王(芳。明帝養子)
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康居國沙門康僧會
來吳國人初見咸驚異之吳主曰是漢明所
夢佛神之遺風乎乃召問之會曰如來遷化
已逾千載靈骨舍利神應無方吳主曰舍利
可得當為立塔若其無驗國有常刑會請其
徒曰大法廢興在此一舉當潔齋以懇求七
日無驗展至三七日暮且惺忽聞鏗然有聲視

餅中舍利五色吳主自執餅瀉銅盤中盤即
破裂火燒鎚擊一無所損因起浮圖置建初
寺名其地曰佛陀里
三年吳尚書令闞澤捨宅為德潤寺(在四明慈溪縣)
(今名普濟寺字蒲鋼叙名)吳主問曰孔子教化世俗老莊
放蕩山林何事佛為澤對曰孔老法天制用
不敢違天諸天奉行佛教不敢違佛以此言
之實非比對吳主曰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
東方澤曰永明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費
叔才等與西僧角法費叔才自感而死至今
百七十年離亂歲深方至於此
述曰三國之時各務戰守而於此道未之
能弘然吳之君臣稍有知者故建寺譯經
奉舍利論佛教班班可見魏之境獨陳思
王能知之蜀則蔑聞意戰國迥阻未便能
至耳
嘉平二年中天竺三藏曇摩迦羅至洛陽譯
僧祇戒立大僧羯磨受戒先是比丘出家特
翦髮而已未有作儀凡齋懺法事如祠祀狀
及迦羅至始出戒本遂為日用
四年中天竺沙門康僧鎧至洛陽譯郁伽長者
高貴鄉公(髦文帝孫)
正元元年漢魏以來二眾唯受三歸大僧沙
彌曾無區別曇摩迦羅乃上書乞行受戒法

與安息國沙門曇諦同在洛出曇無德部四
分戒本十人受戒羯磨法沙門朱士行為受
戒之始(迦羅此六卢時受羯此云法正今賞持作宗用法正為四分部上華為)
(始祖朱時至七宗傳口分行十人受戒法為二仙丞南山廣述隨鈔行於世為九祖)
甘露元年天竺沙門白延至洛陽譯無量清
淨平等覺經等六部無畏三藏至交州譯法
華三昧經 ○吳主孫皓不敬佛法毀廢寺
宇詰康僧會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
曰明主以孝道治天下則赤烏翔老人見(耆伏)
(南極老人星見則治安)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涌嘉禾
生善既有徵惡亦如之它日宿衛治園得金
像皓使置猥處灌以不潔俄得腫疾占者云
坐祀大神皓悟迎像供事請會說法禮拜悔
罪受五戒疾便愈奉會為師後營立塔寺
四年二十三祖師子尊者遊化至罽賓國有
外道詐為僧形以幻術入王宮奸犯妃后王
怒曰吾信事三寶而沙門何多辱我即毀寺
害僧自東劍至尊者所斬師白乳涌高數尺
王臂尋墮七日暴死(自迦六廿祖至師子並之付傳法西土二十)
(四祖紀)
五年穎川朱士行(晉時姓朱)講道行般若經(之書名經)
每歎譯理未周乃發迹長安至于闐國(沙門西道)
(之始)得梵本般若國禁不傳東土士行請驗以
火無損王信異乃許其傳士行即寄經東歸
因名放光般若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五

地五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卷二

西晉

晉(都洛陽)

武帝(司馬炎受魏禪)

泰始二年。侍中荀勗於洛陽造金像佛菩薩十二身。放大光明。都人競集瞻禮

四年。沙門竺法崇至湘州麓山廟神請授淨戒。舍廟為寺

○荊州都督羊祜。日供給武當山寺。有問其故。祜曰。前身多有諸過。賴造此寺。故獲中濟。所以供養之情偏重於此

述曰。晉書。祜識前身是李氏兒。能取所弄金環。今此言前身造此寺者。蓋前身之前身也。世世間罪福果報不差。可不知鑑。祜能知前身者。佛教謂之宿命通。祜蓋學佛有得現身世間者

太康二年。并州劉薩訶業弋獵暴卒。兩人執向西北行至地獄。見金色聖人左右言是觀音大士。謂訶曰。汝罪應入地獄。可往洛陽臨淄建鄴鄮陰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處頂禮懺悔。又吳中二石像。阿育王使鬼神所造。能往禮拜不墮地獄。又云。凡為亡人設福。七月望日沙門受臘此時設供。彌勝若制供養物具。須器器標題言為某人奉上三寶。福施彌多。沙門白衣見罪宿過能自發露不失事條。懃誠懺悔。罪即消滅。如恥於眾前陳列。可對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遺漏。非故隱蔽。受報猶輕。若善人誦經其地皆為金剛。但肉眼人所不能見(僧傳所載極多此不備錄)

既蘇。乃出家。名慧達。至會稽山澤處處尋求。及鄮縣烏石山。夜聞地下鐘聲。越三日有梵僧七人行道空中。地涌方壇。因斸土求之。得舍利寶塔。六僧騰空而沒。一僧化為烏石。因以名山。塔色如青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四角挾然。五層露盤。中懸寶磬。安佛舍利。既而其塔飛至一山(凡三上)。其處遂乃即其地建精舍以奉塔(今四明鄮山阿育王寺上下三殿是)

二年。西竺沙門婁至來廣州。譯十二遊經

七年。月氏沙門竺法護來長安青門。譯正法華經及涅槃寶藏經等二百十部(護月支氏)

九年。洛陽大疫。西竺沙門可羅竭持咒法加水以治之。所遇者皆差(楚懈反。愈也)

惠帝(衷武帝次子)

元康元年。巴陵顧安寺生異木。西天僧見曰。此佛娑羅樹也。于闐沙門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即朱士行所寄歸本也

永康元年。會稽諸葛氏鑿自井出。乃舍宅為靈寶寺(今大慶寺)。○永康中。沙門義興廬于山上。有童子來給薪水。久而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遣侍左右。言訖不見(今四明天童山是)

永寧元年。扶南國王遣使同西竺沙門那伽仙進獻金龍座佛象牙塔。○西天沙門世叔蘭白法祖支法度法立法炬共譯經百六十五部。炬譯有金貢太山贖罪經

永興元年。西竺沙門祇域至洛陽。指沙門竺法淵曰。此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此菩薩天中來。又云。比丘衣服華麗大違戒律。望帝所宮闕曰。大略似忉利天。疲民之力不亦傒乎。未幾洛陽亂

懷帝(熾武帝二十五子)

永嘉四年。西竺沙門佛圖澄至洛陽。時石勒屯兵葛陂。沙門多遇害。澄試術咒鉢水生青蓮華。由是神敬。及與劉曜戰。以訪澄。澄曰。塔鈴音云。秀支替戾剛。僕谷劬禿當。秀支軍也。替戾剛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禿劬當捉也。此皆羯語。言軍出捉得劉曜也([illegible])([illegible])一人乘馬朱絲縛肘。澄曰。此劉曜也。遂出戰。果生禽曜。勒遂即王位。國號趙。勒愛子斌暴卒。數日。吾聞扁鵲起虢太子。乃令告澄。取楊

杖呪水洒之遂蘇勒翅弟季龍立傾心事澄每乘輿升殿唱大和上至晉兵入淮季龍怒曰吾奉佛反致寇佛無神矣澄曰王前身為商經罽賓僧寺設會有六應真吾其一也時聖者記曰此檀越報盡當王晉地今為天子豈非奉佛而致邊疆侵擾有國之常何為興怨謗乎季龍乃悔謝澄將去入辭曰國家存心佛理而布政苛猛致國祚不延也即安坐而逝後有沙門自雍州還見澄入關季龍發冢視唯塊石焉季龍惡之曰石吾姓也葬吾而去其能久乎未幾果亡（述符倫反烏補典反名晉螢人罽賓西土國名應真者阿羅漢為得真道也言青康茨用反）

六年武邑太守盧歆請道安法師於郡講經傾城人士來聽讃歎諠席○西域優婆塞聶道真譯十住經等五十四部

愍帝（諱鄴武帝之孫）

建興元年吳縣居士朱膺於松江瀆口見二石像浮江而至背有銘曰維衛佛迦葉佛遂迎至通玄寺後八年漁者得青石鉢二於江上歸以盛葷俄見佛像在鉢際識者謂前二像鉢遂送寺中

元帝（諱睿宣帝曾孫都建康）

太興元年詔沙門竺潛入内殿講經以方外重德令著屐登殿

永昌元年西竺沙門吉友至建康丞相王導見之曰我輩人也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每見王導解帶自若尚書令卞壼至（閫音）則正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執度格物吾正當以此處之耳廷尉桓彝欲為友作目交曰吉友可謂卓朗嶷絕數服以謂盡品目之極友善持呪所向多驗時號高座法師譯灌頂經等三部

明帝（諱紹元帝之子）

太寧元年帝手御丹青圖釋迦佛于大内樂賢堂又往興皇寺集義學沙門百員講論佛道

三年漁人見海上有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焉陶侃刺廣州得其像以送寒溪寺主（者僧）珍嘗往夏口夢寺火而此像屋獨有神護珍馳還寺果焚唯像屋存焉侃移督江州遣舟迎之至江上溺（乃歷反沒也）水中不可獲

成帝（諱衍明帝之子）

咸和元年西天沙門竺慧理至錢唐武林山驚曰中天竺靈鷲小嶺何年飛來此地耶因名天竺山飛來峯建寺曰靈隱仙翁葛洪書額（寰宇記此山名稽留以許由葛居于此故易名靈隱）

三年蘇峻為亂焚燒宮室獨樂賢堂明帝所畫釋迦像不壞帝敕著作製頌以彰聖德

四年丹楊尹高悝（吉也）旦行張侯橋望浦中五色光遣檢之得金像而無光趺迎置長干寺（在建康城外長干者五里也寺云也楗于迹之地多反亂也）後一年臨海郡人網得銅華趺上有梵書云阿育王第四女造敕置長干像又四十年合浦人采珠海中得金光趺安像上宛然如故

五年許詢以會稽永興新居為崇化寺建塔四層物產既罄猶乏相輪一朝風雨輪盤自備當時訪知剡縣飛來○詔會稽寶山法義法師入禁中傳授五戒

咸康元年沙門支道林譯方等法華經

二年尚書令李充舍句容宅為靈耀寺

六年右將軍王羲之為西天達摩多羅於廬山建歸宗寺　○庾冰輔政議沙門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曰武皇以盛明革命明帝以聰聖玄覽當此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脩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耳躋三上冰議遂寢○沙門白法祖與道士王符議論符屢屈乃偽作老子化胡經後法祖亡有李通者暴死見祖法師在冥府為閻王講楞嚴三昧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講經又見道士王符身被杻械求祖法師懺悔閻王訶之曰汝造言謗佛待世間偽經盡毀汝罪方脫

(相注云其文本一卷其後增為十一卷當一卷侯化稱實明王第二卷俱薩羅國降伏外道第三卷化胡明王第四卷化罽賓王凡弟七人第五卷化胡王經十二年皆倚闕佛經安自)

康帝(諱岳成帝之母弟)建元元年中書令何充舍宅為建福寺以居比丘尼有尼淨檢於本法得戒一旦有天女乘光下庭中忻然攜手揖別弟子瞻光上升充性好釋典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阮裕戚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曰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穆帝(諱聃康帝之子)升平元年敦煌沙門單道開至建康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日行七百里後入羅浮山石室坐亡

五年上有疾召高僧法開視脈知不起不肯進藥后怒囚之俄上崩獲免或問曰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師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疾(泡六)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病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孫綽曰才辯縱橫以數術通大教其開公乎(六)

哀帝(諱丕成帝之子)興寧元年詔以瓦官寺地賜沙門慧力建瓦官寺時朝賢注疏者不過十萬(貫一百)顧長康素貧注錢百万人皆笑之一日於殿壁畫維摩像將點眸子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見者五萬第三日開見者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塞果得錢百萬

二年詔法師竺潛講般若于禁中後辭還剡山詔支遁相繼講法一時名士與結方外之友劉系談莊子以適性為逍遙遁曰桀跖以殘虐為性豈亦逍遙乎王濛極思作數百語遁曰與君別久而所見不長何邪郗超問謝安曰遁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盡力道才得半耳遁嘗寓書於潛求買沃洲山小嶺潛曰欲來便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廢帝(諱奕哀帝之弟)太和二年支遁表求還山詔建沃洲寺以居之遁每講多會宗遺文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歎曰此九方歅之相馬略玄黃而取神駿也嘗講維摩於山陰處士許詢為都講詢無發一問眾謂遁不能通遁通一義眾謂詢無以難(泡六七)

三年洛陽東寺尼道馨為眾說法華維摩聽者如市(七)

簡文帝(諱昱元帝子成)咸安元年有烏來巢太極殿帝召曲安遠筮之曰西南有女人師能除此怪時尼道容住歷陽烏江寺召至都以華置席下驗凡聖容所坐華不萎謂帝曰陛下當奉行八關齋戒自然消弭災怪帝如言行之羣烏運巢而去敕建新林寺以居之○沙門竺法曠入京師行齋懺禳祓星既而星從

二年敕長干寺造三級塔畢功之日光照欄宇○帝嘗幸瓦官寺聽竺法汰講放光般若每讀佛經以為陶鍊神明則聖人可至

孝武帝(諱曜簡文帝第三子)寧康元年大司馬桓溫卒初溫在姑孰有異尼來見因求浴溫竊窺之見尼倮身以刀破腹斷兩足出謂溫曰卿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溫每有異志故尼見戒及簡文崩諷朝廷加九錫謝安王坦之閒溫病篤密緩其事文未成而死其後子玄遷安帝而自立為義兵見殺

述曰桓彝守宣城死於蘇峻之難忠矣子溫握兵以窺朝廷亂矣溫子玄指父之資終為僭逆身死家亡賊矣後世修史置彝列傳溫玄四裔傳厚先世為多矣玄南面八十日其迹似王莽而不能久世為權臣而卒自陷於亂賊其可為後世戒

王坦之為中書令與沙門竺法汰甚厚每共論幽冥報應要先死者報其事後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道安法師於襄陽檀溪寺建

浮圖銅像梵言浮圖又云窣堵波又塔婆此云高顯處能自起行至
方山光明燭天傾都瞻拜高士習鑿齒詣安
自稱四海習鑿齒安答曰彌天釋道安時以
為名對上聞安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
人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奉給
二年竺潛法師亡詔曰潛法師捐宰相之塋
襲緇衣之行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從遷謝
用痛于懷可賜錢五十萬助建塋塔
太元元年西天沙門淡公至長安秦主符堅
尊奉之常呪龍致雨以濟時旱國人賴之○
慧永法師至廬山居西林香谷潯陽刺史陶
範舍所居以為寺
四年秦人攻拔襄陽獲道安習鑿齒送往長
安秦主符堅喜曰晉平吳會利在二陸今破
襄陽獲士裁一人半堅出東苑命安同載僕
射權翼諫曰道安毀形不可參乘堅怒曰安
公道德所尊乃令翼扶安登輦安入關沙門
皆隨師姓安曰師莫如佛應沙門宜以釋為
姓及增一阿含經至有云四河入海無復異
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藍田得古鼎腹有篆
文朝無識之者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也
秦主敕三館學士有所疑皆以問安國人為
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安貌陋而姿黑
喜談論故諺曰漆道人驚四鄰左臂有肉方

寸隆起如印世號印手菩薩
六年帝於內殿立精舍來佛召沙門名德者
居中行道○慧遠法師安公門人自襄陽至廬山
立龍泉精舍初師至山夢神告曰此山足可
棲神頓毋它往夕大雨雷電見林壑廣開素
沙布地梗楠文梓縱橫充斥九江刺史桓伊
乃為建寺曰東林殿曰神運師於江上請
陶侃文殊像忽浮出水乃迎置殿造重閣以
奉安之○沙門法正譯千佛名經等百十一部
十六年罽賓沙門衆至江左凡水自西而東即以東為面西為背北為左今南為右手則江南當號江右可也自古以隨江左者不知皆西左右之義也今儲則西其所右者問全此疑此說得之儲宗先生云
譯三法度經等三部
十九年江陵城北有五色光沙門曇翼得金
像于土中光相有梵書云阿育王造乃迎置
長沙寺智者發願於長州佛像前即此像也寺殊天人感通傳長沙寺在荊州北
岸財府姓猶為渾州者啟二十年荊州牧桓沖命曇翼
法師渡江造東西二寺自晉宋齊梁陳氏常
及萬僧隋初名僧三千五百當逵講說者五
十三人別院大小十所般舟方等二院夏別
千人寺屋各及萬間○處士戴逵欲造丈
六無量壽佛像以古製朴拙乃密采衆說精
思三年刻雕方就迎置山陰靈寶寺郗超見
而作禮方撮香在手忽勃然煙上極目雲表

郡皆歎其神感○罽賓國沙門僧伽跋澄
至長安譯雜毗曇婆沙論○龜茲國音丘慈沙
門鳩摩羅什至長安秦主姚興館于逍遙園
譯大品般若經
安帝烈宗孝武帝子
隆安二年長安沙門法顯往天竺求經○
桓玄輔政勸上沙汰僧尼詔曰有能伸述經
誥演說義理律行修正者並聽依所習餘悉
令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遠法師
以書力辨事遂寢
五年秦羅什法師於逍遙園譯妙法蓮華經
秦主於草堂寺與三千僧手執舊經重加參
定敕僧䂮等諮受什旨以僧尼多濫令僧
䂮為國僧正秩同侍中給車輿吏力法欽為
僧錄僧遷為悅衆班秩有差楚宜反不齊年也世人多作初
加反者誤僧各給親信白從三十人謂白身從人非[illegible]○
戴顒造之子才巧如其父江夷嘗託顒造觀
音像積年未成夜夢人曰江夷於觀音無緣
可改為彌勒顒即馳報而夷書已至與此
夕感夢及改造彌勒觸手成妙其像在會稽法華寺
元興元年秦羅什法師自弘始四年以來譯
遺教經維摩詰經大智度論成實論等九十
八部秦國譯經沙門佛馱邪舍功德華無垢
眼法稱法海童覺竺佛念衆現法喜衆天十

師譯經二十三部
二年桓玄欲重申庾冰之議令沙門盡敬者
遠法師致書云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玄得書即
下令不行師復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以誓當
世(論見廬山集敬者拜也不敬者不升也重書仲存也)〇西竺曇摩流
支至秦與什法師同譯十誦律　〇初東土
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遠法師
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
哉乃著法性論其要有曰至極以不變為性
得性以體極為宗後羅什見論歎曰晉人未
見經闇與理會師聞羅什入關通書申好什
答書并偈秦安城侯姚嵩寄羅什新譯智論
祈師為序師以文廣鈔二十卷而別序之〇
羅什弟子有生肇融叡時號關中四聖道生
者初入廬山蓮社後至長安從羅什見法顯
譯泥洹經云(六卷者)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曰
阿闡提人(此云信不具)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
此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當成佛衆
以為邪說背經於律當擯生對衆誓曰若所
說契合佛心願舍報日踞師子座於是束身
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
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
皆為點頭後還廬山聞曇無讖重譯涅槃至

聖行品果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
尉喜不勝嘗謂聖教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
文鮮通回義於是檢閱真俗精練空有乃著
善不受報論頓悟成佛論佛性常有論法身
無色論佛無淨土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
守文之徒嫌嫉競起一日升座說法俄見塵
尾墮地隱几而化　〇僧肇初見什什曰法
中龍象也著般若無知論物不遷論不真空
論涅槃無名論(總名肇論)什曰吾解不謝子文當
相揖也(天台宗補什肇多附通義)　〇道融從羅什久之
師子國婆羅門默其書至關中乞辨論什令
融當之融先閱外道經書使人錄其目秦主
大集以能博覩為誇融數其書并秦地經史
十倍之乘勝嘲曰卿乃未聞大秦有博學者
乎婆羅門媿服再拜而去　〇僧叡初遊外
歷諸國後入廬山遠師社來京師止烏衣寺
講說久之入關中從羅什風神明澈見者畏
敬秦主因朝會指師謂姚嵩曰四海僧望也
義熙二年師子國獻白玉佛像高四尺二寸
〇遠法師所居東林流泉匝寺下入於溪師
每送客過此有虎號鳴因號虎溪後送客未
嘗過獨陶潛道士陸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
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
〇罽賓沙門佛陀耶舍(此云覺明)至涼州誦出四

分律與竺佛念同譯
四年遠法師以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
藏殘闕乃令弟子支法領等往天竺尋訪獲
梵本於于闐遇佛陀跋陀羅乃要與東還
六年初劉程之入廬山依遠法師念佛師曰
官祿巍巍何以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吾何
以為居山十五年專志念佛是年八月見阿
彌陀佛放光摩頂即對像焚香祝曰我以釋
迦遺教知有西方淨土傾持此香先當上奉
釋迦世尊次用供養阿彌陀佛願賜攝取第
三奉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由持此經言
已卧床西向而逝程之有隱德謝安劉裕相
推薦甚力辭不屈乃旌之曰遺民
〇周續之幼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公
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預遠公社布衣蔬食
終身不娶世稱通隱　〇雷次宗入廬
山蓮社立館東林之側及遠公亡與子姪書
曰吾託業廬山事釋和上二十年淵匠既傾
良朋亦喪及今未老尚可厲志成四歸之津
梁自今以往勿以家務相聞
七年初沙門法顯西遊經三十餘國至中天
竺登闍崛山見老僧揖之不顧有年少來問
之對曰大迦葉尊者也追之不復見顯以經
像附商人至師子國泛南海達青州而還至

揚都譯大般泥洹經五部大藏有題法師傳
述曰此土沙門西遊者始於朱士行而唯
及於西域于闐實葱河之東境耳至顯師
則西踰葱嶺遠屆五天復能取道南海東
還晉地求法之勤以此師為始也
八年罽賓國佛馱邪舍至廬山頂蓮社先於
法大
十三
秦國譯四分律長阿含又與羅什對譯十住
婆沙論以毘赤髭為赤髭論主　龜茲國
曇無讖至姑臧涼王沮渠蒙遜留之譯大般
涅槃經四十卷後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
遣人刺於路初讖出閑謂送者曰業期至矣
既西逝悔白日見神人以劍刺之遂卒讖在
涼與道龔諸師譯悲華經等
述曰罽賓害師子而臂墮命終沮渠刺無
讖而神人加刄或謂聖師通達宿業方圖
償債豈當使之受報若是意者護法之神
怒其干犯尊境而前人熾惡之心自足以
召之非同常人互相責報之比也
九年迦維衛國沙門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至廬
山入社遠法師請譯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
耽禪悅　十年廬山西林永法師示疾忽合
掌西向曰佛來也安坐而化異香七日方歇
遠法師居東林三十年師居西林亦如之鎮
南將軍何无忌至虎溪召之遠師久持名望

從徒百人高言華論衆止可觀而永公納衣
半脛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來神氣自若无
忌歎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公也歷死事見
廬以下肯
十二年遠法師久修淨業三覩佛相以是年
八月六日感佛來迎翛然神化遺言露尸林
下弟子不忍乃奉全軀葬于西嶺　謝靈運
製碑張野作序宗炳復立碑于寺門初師在
山行道名儒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
野張詮沙門永法師慧持遠師之弟道生曇
順從羅什來慧叡曇恒道丙曇詵道敬遠公弟
子佛馱邪舍罽賓國人佛馱跋陀羅迦維衛人
常同遊止世號廬山十八賢　復與僧俗百
二十三人結社念佛令劉遺民著誓辭共期
西升謝靈運負才傲物一見師肅然心服為
鑿東西二池種白蓮因名白蓮社靈運嘗求
入社師以其心雜止之嘗以書招陶潛潛曰
許飲即往師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所著
法七
十四
法性論不拜王者論等及詩序銘讚凡十卷
號廬山集東晉上過經律師與之傳其間板照師為序有云王謝公言晉人為文無如遠公白雲堀禪師白蓮山釋本
述曰佛法起於漢至晉而益盛懲競演經
論各事專門獨東林法師始以念佛三昧
之道開先一時貽則千古蓋知其為此土

人根為道之要故能結社招賢來名儒而
致高釋臨終神化感佛迎以獲往生斯為
一生取證永居不退之至道也師之言曰
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凡在修門請事斯語
云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
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夫生天當在靈
運前成佛必居靈運後顗憾之
十三年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
翔集座隅如聽受狀越七年雉殞志瘞之夜
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
氏家志詣朝遣問之如其言王氏一日設齋
志方躡門兒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此我
雉兒也解衣視腋下果有雉毳三莖七歲令
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曇翼初
詣廬山依遠法師續往關中見羅什後東遊
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越十二年有女子
身披彩服攜筠籠盛一白豕兩根大蒜至師
卅六
十五
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夕矣豺狼當道歸無
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甚堅女哀鳴不已遂
以草牀居之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案摩師乃
以布裹錫杖遙為案之翌旦女以彩服化祥
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
賢菩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衆特來相試觀

汝心中如水中月不可染污既而天上雨華地皆震動鄉人聞見莫不稱歎是日太守孟顗方晨起視事忽見南方祥雲光射庭際隱然金石絲竹之音訪知普賢示化遂以師道行上聞于朝敕建法華寺(今天永寺)師既亡漆真身留山中(唐武宗廢法像寺南嶽中吳越武肅王詔飛雲大師)

沙門法莊為遠法師弟子誦法華為常業鄰人夜聞見師房前有兵仗翊衛之狀道俗傳聞莫不尊敬 ○沙門曇邃止河陰白馬寺日誦正法華兼通講說夜夢一人叩戶請法師九旬講經邃不允固請乃赴忽見身在白馬塢神祠弟子一人亦預自是每日密往一旦寺僧過祠下聞讚說之聲見對設二高座異香郁然夏竟神施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五十疋用充講䞋師即咒願受之

十四年吳內史孟顗請佛馱跋陀羅於建業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時慧嚴慧觀為筆受

恭帝(德文安帝弟)

元熙元年帝深敬佛道詔於瓦官寺鑄釋迦佛丈六金像畢功之日放光佛寺傾都人士咸致供養

宋(劉裕建)　高祖(劉裕受晉禪)

永初元年帝設齋內殿令沙門道照陳詞至百年迅速苦樂倚伏之句帝(善之)別賜䞋金三萬 ○帝始生有神光之異既長遊下邳遇異沙門於逆旅曰天下喪亂拯之者其君乎時患手瘡沙門以黃散藥留之忽不見以藥傳瘡一治而愈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有五色龍章(僧傳)驚以白帝帝曰上人無妄言冀州沙門法稱謂其弟子曰嵩嶽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之苗裔應天受命吾以璧三十二枚鎮金一鉼為信帝聞之令釋慧義往嵩山求之俄夢長須翁以杖指石下來日詣廟所石壇求之果獲因得獻上帝夢異僧語之曰君前世曾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報斯位 ○司徒王謐見東腋門地有光掘之得金佛一軀高七尺二寸置臺中供養 ○車騎范泰於宅西建祇洹寺謝靈運於石壁山建招提寺 ○黃龍國沙門曇無竭與僧猛等二十五人往西天求經越二十年唯無竭還揚都譯經

少帝(義符高祖長子)

景平元年罽賓沙門佛陀什於揚都龍光寺譯五分律(南山云四部之文無越斯律但弘道蓋寡良可長歎)

文帝(義隆高祖三子)

元嘉元年罽賓國沙門曇摩蜜多至(建康)譯禪經觀普賢行法經等十部自表皇后皇子以下傾都禮敬 ○西天沙門畺良耶舍譯觀無量壽佛經

述曰文帝嗣位之初觀普賢無量壽二經同時而至至今持誦者為尤盛是知元嘉之際尊敬大乘五國來貢咸贊奉法自渡江以來未有此時之光大也

二年詔於京師為高祖建報恩寺○敕沙門道祐往鄮縣修阿育王寺掘地得金合盛三舍利佛爪佛髮郄建浮圖三級

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杯渡行荷蘆圌(求遠以蓋為開如圌也)廣陵李氏飯僧渡以圌置庭中坐席上食畢提其圌呼曰四天王時有童子見中四小兒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已失所在 ○西天沙門伊葉波羅來彭城譯經 ○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宋王寺造丈六金佛每有寇難則驟流汗

四年涼州沙門智嚴譯瓔珞本業經等十四部 ○沙門慧琳以學得幸與顏延之同議朝政琳著高屐披貂裘孔顗戲之曰何用此黑衣宰相嘗著黑白論與佛理違戾衆論排之(見弘明集)琳後感膚肉糜爛歷年竟死時以為叛教之報

五年迦毗羅國月愛王師子國剎利摩訶王皆遣使入貢帝答摩訶王曰此小乘經甚少國中所有幸皆寫送

六年帝幸祇洹寺觀度童子慧基

七年訶羅陀國入貢其表曰伏承聖上信重

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表此微心〇初帝聞罽賓三藏求那跋摩名(此云功德鎧)詔文州遣沙門道敏杭海邀之跋摩忻然附舶至廣州上遣使迎至金陵命居祇洹寺僕射何尚之等並師事之請講華嚴([illegible])以未通華言禱於觀音夜夢力士易其首旦起猶覺微疼遂徧曉東語帝嘗問曰朕欲齋戒不殺迫於徇物不獲于志對曰帝王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將何以濟帝王以四海(家萬)地民為子出一嘉言士民咸說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則風雨應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德亦大矣寧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弘濟邪帝歎曰俗述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謂盡天人際師在祇洹講(譯)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門稱榮　十年訶羅單國入貢表稱常勝天子陛下〇西天僧伽跋摩至建康敕住平陸寺為京師沙門慧照三百七十人渡蔡洲岸於舡中再受具戒或問其意照曰以疑先受若中若下更求增勝故須重受依本臘次(反重並直明也)

述曰此由照等先受戒不如法故於舡上結界攝僧以便行事耳今人年少輕心受戒不知方便不能有所感發尚未沾於下品則於再受誠得其宜薩婆多論云重受增為(上上)本夏不失若此則中下尚須增受況未能感發者乎或問先已問羯磨今若再受則先閒成流聽若然於當時輕心無知既不能領聖法尚何益聞之欲明律高德更須一評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為僧尼受戒為震旦戒壇之始時師子國比丘尼八人來未幾復有尼鐵索羅三人至是為十衆乃請僧伽跋摩為師為景福寺尼慧果等於南林戒壇依二衆重受具戒度三百餘人(直重羯磨也反)

述曰僧史略之言云漢度阿潘受三歸也晉度淨檢從一衆也二衆得戒自此年慧果始也

十二年闍婆國入貢表曰宋國大主大吉祥天子教化一切降伏四魔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等在遠亦霑靈潤　〇慧詢律師善僧祇十誦律製文敷演此解十誦之始也　〇敕尼寶賢為京邑尼僧正　〇帝謂侍中何尚之曰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本在濟俗若求性靈真要則必以佛理為指南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論並見弘明集)並明達至理開獎人意若率土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尚之曰渡江已來王導周顗庾亮謝安戴逵許詢臣高祖兄弟(納化兄也)莫不稟志歸依夫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旨所謂坐致太平者也故罽濱適趙二石滅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至土木之功雖若糜費然植福報恩不可頓絕尚之又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銷以孫吳為志動期吞并則將無取乎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說曰釋門之有卿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　〇沙門功德鎧功德賢諸師譯經九十部　〇竺道生卒於廬山立佛性義為帝所重王弘范泰與之為友帝設御齋親臨地坐食至衆疑非時(律以過午非時食)帝曰始可中矣(日晡午時中)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取筯便食一衆歎其機辯　〇曇摩密多於鄮縣建阿育王寺塔　十三年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頓悟義者庚登之以法瑗聞(瑗音)召見瑗申辨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沒微言永絕今復聞象外之談湘宮寺成召師居之帝每臨幸聽法　〇簡靜寺尼智道羅道適梁羣甫生子七歲家貧無衣思為尼時有素綃所書法華經即浣擣為衣著兒體忽遍

身生瘡白癩周匝號叫旬餘而死聞空中告
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
十四年初都人孫彥曾家世奉佛有妾王惠
稱常誦法華忽見江浦有光掘之得金佛一
軀光有銘曰建武六年庚子官寺道人法新造
(前稱史武者晉元帝而上更元年)尼道壽誦法華滿三千 二十
遍每見光瑞空中有寶蓋垂覆頂上
二十年沙門慧嚴卒帝詔慰曰嚴法師氣識
淵遠道學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
五萬布五十匹
一十二年初范曄(蔚宗)負才不得志與孔熙(先謀)
廢立事敗死獄中祇洹寺沙門曇遷素與曄
友責衣孟為營葬具
魏世祖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無遺
此事　二十三年魏世祖與司徒崔浩奉道
士寇謙之詔天下焚毀經像塔廟誅戮沙門
(詳見通塞志第一卷)　二十七年王玄謨北征失律蕭
斌欲誅之沈慶之諫曰佛貍(世祖小字)威震天
下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徒自弱耳乃止初
玄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可免
仍口授其經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
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
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念不離心既覺誦之
不輟忽唱停刑後官至開府年八十二○二

十九年魏文成即位大復佛法
孝武帝(文帝太子)
○敕沙門慧琳為京邑都維那
○文帝諱日上於中興寺建八關齋中食竟
從臣表敏孫等更進魚肉帝怒並與免官
○召沙門道猷入內殿說法上稱善敕為新 二十一
安寺法主　○吳興沙門僧瑜初於廬山建
招提寺常持法華是年六月謂友人曰結累
三塗情形之故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
徹獨何遠哉遂別眾入柴龕端坐誦藥王品
發炬以焚眾見紫氣騰空旬日所居生雙桐
樹識者謂是娑羅雙樹之兆
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像設齋
忽有異僧見于座眾驚問之對曰慧明自天
安來言訖不見因詔改為天安寺勑沙門道
温為都邑僧正○西天沙門功德直至荊州
同玄暢譯經直每舒手出香掌中流水
五年廣陵太守周淇進金像高九尺三寸言
僧法均夢中獲之因尋訪至三曲江光浮水
面求之果得獲既而長沙郡進金光趺云漁
人得之水上安其像如一　○魏使李道
固來朝帝以中興寺僧鐘有才辯召為館伴
與語不已過中不食道固曰無乃為辟開邪
鐘曰應以辟開身得度者即現辟開身而為

說法時稱名對
六年四月八日帝於內殿灌佛齋僧　○沙
門惠簡等譯經二十六部
七年竹林寺沙門慧益誦法華誓焚身帝遣
使諫不聽以佛生日詣闕辭帝囑以佛法往
鍾山入油鑊以吉布纏身焚之帝駕往勸止
不從眾聞誦藥王品忽聞絲管之聲異香分
馥夜帝夢師囑付護法翌日設大會詔於焚
身處建藥王寺
八年十月制沙門盡敬君上沙門僧遠聞而
歎曰我自出家為僧何關帝王事耶即日拂
衣歸鍾山
前廢帝(孝武太子)　景和元年正月制停沙門
致敬　○沙門法益等乞泛海往天竺請未
來經法至廣州值海寇作難不果往
沙門覺壽譯沙彌塞律一部
明帝(文帝子)　泰始元年詔於建陽門置興
皇寺敕沙門道猛為綱領帝曰人能弘道今 二十二
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乃有光世望乃下
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所賓友可月給錢
三万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各
一乘又詔僧瑾為天下僧主賜法技一部(妓作
者女樂作技者技藝今用法技則是法門僧據技藝之名或稱釋邪威儀)親信
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及車輿吏力

二年寶誌大士往來皖山（户板反舒州）徒跣著錦袍以剪尺鏡拂拄杖頭負之而行兒童見者譁逐之或徵索酒或屢日不食嘗遇食鱠者從求之食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歌吟如讖記初金陵朱氏聞兒啼鷹巢中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俗呼為誌公（李白讚刀齊尺梁扇迷陳蕭是誌語）　三年帝幸莊嚴寺觀三教談論　○周顒遷直殿省時帝好玄理而遇人慘毒不敢顯諫輒舉佛經罪福事帝為之遷善顒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道人智林遺書以贊美之　○敕尼淨秀所居為禪林院秀有神異感娑伽羅龍王兄弟來護常有三十二童子功德天善女天以任驅役（三十二童是三十二應大士）所服袈裟色如熱椹見諸尼不如法即行摩那埵懺悔之法（秦言意喜由懺悔致自意歡喜亦使衆僧歡喜也）自是京師二部莫不精持嘗遊兜率天（持天）波利難請其師曰可齋堂中坐禪沙門　○逸士顧歡作夷夏論以佛道二教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沙門通公為論以駮之謂孔老數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常侍何鎮之亦以書詆歡言道家經籍簡陋如靈寶妙真之類（摹）法華制用尤拙上清黃庭餐霞咀石非徒法不可效道

亦難同雖五千之文精長終不若三乘共引九流俱接之為得也（出南史弘明集及顧歡傳）○沙門竺法眷等譯無盡意經等十二部　○帝聞廬山陸脩靜有道築崇虛館以禮致之順風問道朝野歸心

後廢帝（明帝太子昱）

元徽三年定林寺法獻往天竺求經至于闐國得佛牙舍利法華提婆品以歸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

昇明元年敕沙門法持為天下僧正

齊（蕭姓）

高帝（蕭道）

建元元年帝幸莊嚴寺聽僧達法師講維摩經　御座稍遠中書令張緒請遷講席以鄰帝座　二年益州刺史傅琰言沙門玄暢建齊隆寺　感青衣神人遠山守衛敕蠲百戶用充資給　帝幸鍾山僧遠所居遠牀坐辭以老病不出迎以房門狹不容車遣使特勞問三年中天竺沙門曇摩耶舍譯無量義經四年詔沙門法穎為京邑僧主　詔迎皖山誌公入京公務其面為十二面觀音　帝以其惑衆惡之

武帝（賾高帝太子）

永明元年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戒帝微時避難揭陽山中累石為浮圖忽有一樹生其側狀如華蓋　○西天沙門達摩提來譯提婆達多品　鍾山僧遠居山五十年天下仰其高德及亡帝致書尉弟子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中夜已自冥知還上此去甚嘉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遠上者遠上仁也）○敕長干寺玄暢同法獻為僧主分任江南北事時號黑衣二傑

二年詔沙門僧鍾見于乾和殿但稱貧道帝問僕射王儉曰古之沙門何所稱對曰漢魏此道未盛無所傳聞晉宋以來多稱貧道而使預座晉之中世庾冰桓玄欲使盡敬事竟不行帝曰獻暢二師道行如此尚乃稱名況復餘者揖拜則非制稱名亦無嫌

四年沙門僧護於剡縣石城山見崖間光（如佛）現乃鐫石為彌勒佛纔成面像初是晉世有沙門曇光至剡山石室宴坐有雕雷丹蟒造前依之與授三歸並即引去已而山祇盛飾來見光為說法神奉山以結伽藍名曰隱岳同學干蘭復創寺於旁曰玄化護既造像乃即像所建剎名石城與兩寺鼎足而居齊末沙門僧淑來繼其功至梁武帝舉兵東下用度不足建安王偉（文帝弟八子）取襄陽銅佛毀以為錢冒僧藏緡（擧兩反讀毒藏緡十萬非錢貫也）多知毒害後刺江州感惡疾有始豐縣令陸咸（今天台縣）夢

沙門三人謂曰建安王濟患由於宿障剡縣僧護造彌勒石像若能成濟必獲康復咸還都經年出門遇僧謂曰建安王事猶能憶否忽然不見咸大感悟遂以白王即召定林寺僧祐律師因舊功鐫入五丈(雖梵限及千木 幽苗又去舉)至天監十五年畢功像身光趺通高十丈王疾既愈遂留神釋學益悟佛理唐道宣律師見天神謂曰師即僧護僧淑僧祐後身故世稱為三生石佛云(出南史及劉勰石像碑天人感通傳說僧見三生事述故并緣子州) 五年文州進真珠佛像 ○司徒竟陵王王子良居西邸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數營齋戒躬為僧倫賦食行水甞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說淨住淨行法門因著淨住子二十卷及三寶記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誦觀音數萬徧夜夢僧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為申延後六十日乃亡霽廬墓哀慟常有白鶴雙翔廬前(南史)劉歊隱居求志事母兄以孝悌母每病歊進藥翌日有問弟劉訏精意釋典歊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東澗訏常著穀皮冠披納每遊山澤輒留連忘反(南史)

六年僧伽跋摩於廣州竹林寺譯善見毗婆沙律　七年平原居士明僧紹舍攝山宅為棲霞寺　帝以誌公幻惑俗衆收付建康獄是日國人咸見大士遊行市井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為我取之既而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以聞帝悔謝奉迎至禁中館于華林園　竟陵王於弘濟寺講成實三論夢中作維摩一契命僧辯傳詠之羣鶴飛舞于階詠畢而去 ○西天沙門摩訶乘德進等譯諸經律

八年帝不豫詔諸沙門祈佛聖僧至七日感天香滿殿聖僧影迹堂內金錫振響已而康復 ○晉安王蕭子懋年七歲母阮淑媛病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漬銅甖中王流涕禮佛曰若阿姨因此和勝願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須母疾遂愈當世稱其孝感

十一年誌公在華林園忽重著三布帽未幾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

明帝嶮搆瑋玩　建武二年召劉虯為國子博士不起虯隱居江陵沙洲衣麻辟穀六時禮佛注華嚴經以頓漸二門判教又注法華經躬自講說是年冬有白雲徘徊棟宇異香入戶聞磬聲而卒　四年誌公於平旦出宮門忽曰門上血汙及帝遇害果以犢車載屍出此門頸血流隨門限徐陵兒時父攜之以候公公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永泰元年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豫章土俗不產曇恭歷訪俄遇一僧我有兩瓜分一相遺忽失所在及父母卒曇恭蔬食終身並夜哀慟門外有二冬生樹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侍衛之儀家人咸共瞻拜久之乃滅時人號為滕曾子

東昏侯(寶卷明帝子)

永元元年扶桑國僧慧深來京師言其國在大漢東(海外夷指中國為漢者存舊稱也)三萬里宋大明五年(宋孝武)罽賓國沙門五人至其國流通佛法按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去東岸一萬里海水碧色甘香扶桑在碧海中地方萬里大帝太真所治林木如桑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故名扶桑仙人食其椹體作金色今慧深言去東三萬里當是遠人不測此中地里故言若此

尾官寺有師子國玉像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顧長康維摩畫圖世謂之三絕東昏侯取玉像為潘貴妃毀作釵釧都人為之歎恨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池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四

梁(蕭衍)

武帝

天監元年。帝夢釋迦栴檀像入國(天竺優填王所造者)。乃遣郝騫等[illegible]往西竺求之。池七于陀利國入貢云。其王夢異僧曰。東土有聖王出。十年之後佛法大興。制僧尼犯過並依佛律行罰。○庾詵少與帝善。及起兵署為記室不就。山居蔬食。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頭公。呼詵為上行先生。後寢食驚覺曰。頭公復來。吾其去矣。舉眾聞上行先生已生淨土。詔謚貞節處士。

二年。帝問誌公。國有難否。誌指喉及頭(謂侯景也)。享國幾何。曰元嘉元嘉(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太子劭弒逆元嘉)。帝臨政苛急。誌假帝神力見先君受苦地下。由是卹刑。嘗詔張僧繇寫誌真。誌以指剺破面門。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時法雲雲光二師每講法華。天華飛集。帝以其證聖。於便殿夜焚書請誌公及光雲齋。翌日誌公獨至。○扶南國沙門曼陀羅來進珊瑚佛像。詔譯經於揚都。○四月八日。帝於重雲殿親製文。率群臣士庶二萬人發菩提心。求乘道教。其文云。願使未來生世童真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成佛道。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十一月。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並棄道教。舍邪歸正。

三年。帝御重雲殿講經。以枳園寺法彪為都講。彪先一問。帝方酬答。載索載徵。並通玄妙。○帝嘗夢神僧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普濟群靈。帝乃披覽藏經。創製儀文。三年乃成。遂於金山寺修供。命沙門僧祐宣文。大彰感驗(見本傳)。○敕於舊宅建光宅寺。因宅七日放光(光顯志)。故以為名。敕法雲法師為光宅寺主。創立僧制。為後世法。○沙門智稜善涅槃淨名。尤通莊老。後值冠還俗。道士孟悉達勸為黃冠。見道家諸經略無宗旨。遂引佛教為之潤色。解西昇妙真諸經義。皆自稜始。武帝未捨道教。時引稜於五明殿豎義。暮年為諸道士講西池七昇經。忽失音舌卷。於座上委頓而死。眾以為二叛教之報(僧傳)。

五年。扶南國沙門僧伽波羅來。

六年。御注大品般若經。詔光宅雲法師為百僚講說。

十年。中天竺釋迦檀像至。帝率百僚迎入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絓是弓刀並作蓮華塔形([illegible])。初郝騫等八十人應詔西行求像。至舍衛國(此云聞物中天竺國)。從王請像。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邊。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午時已就。頂放光明。降雨香雨。騫負像東還。及渡大海。嘗聞甲冑之聲在後。忽異僧禮像而言曰。毗舍羅神王護像至彼。廣作佛事。言訖而隱。其後元帝於荊州城北造大明寺奉安其像。○詔僧旻法師入殿講勝鬘經。公卿畢集。劉業問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多申儒旨。旻曰。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為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有沙門道超慕旻講業。誓欲齊之。夢天神告曰。旻公於毘婆尸佛時預宣法化。君新發意。何可類及。○何胤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通其旨。後隱居若邪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從棲遁。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何氏三高。○謝舉池七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守。與三義學沙門互講經論。徵士何胤自武丘出赴([illegible])。○光宅雲法師講法華經感天華滿空下如飛雪([illegible])。帝以亢陽問誌公。公曰。雲能致雨。帝因請講法華。至其澤普洽。即大霔。儀同袁昂邪來有常供養僧。發願欲如師慧解。夢一僧

詔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及。上集諸沙門製文立誓永斷酒食其略云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若飲酒放逸啖食衆生乃至乳蜜酥酪願一切鬼神先當苦治弟子將付地獄衆生成佛猶在阿鼻僧尼飲酒食肉亦應如此加治是時復集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於華林殿請雲法師講涅槃經中食肉斷大慈悲種子之文上親席地與衆同聽

十一年敕寶亮法師撰涅槃經疏上親為製序

十二年特進沈約著中食論謂勢利榮名妖妍靡曼甘旨肥醲皆使心神昏或不能得道故聖人禁此三事(云云)

十三年初誌公嘗與帝登鍾山指獨龍岡曰此為陰宅先行者得之是年順化於華林園佛堂帝悼其言詔有司具葬此地建浮圖五級其上車駕臨葬致奠忽見大士涌身雲間乃為立開善寺

十五年西天沙門自圖其形于吳中瑩巖寺像遇夜起行道祈禱神應後有梵僧曰此智積菩薩也。華陽真人陶弘景建菩提白塔于三茅山嘗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臨終不用沐浴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弟子遵之(梁書)

十六年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宗廟薦羞始用蔬果([illegible])

述曰祭天地祀宗社必殺牲以備物皇王以來用以為法有國家者寧之為故且不敢有所議也夫司天地之化所以稱上帝稱皇天(治七)后土者至聖至神也烏有神聖而(四)好殺牲牢之命肯歆腥臊之食哉由夫上古之俗茹毛飲血以是養己必以是事(神祇)之見曾不知牲牢腥臭之為瀆也葢民既狃俗不能變聖賢教世師古法以著之禮經於是後王遵而行之莫或敢議其可不者以養已猶古不思事神之不當瀆也夫果於殺命不仁也爲以腥臭不義也以不仁不義爲養已之舊習尚當思有以節以求全好之心豈於事天地祖宗之神靈而欲以牲牢腥臭之物以瀆之哉自佛法東漸勸修齋戒天帝尚知事佛豈人事天而不知事佛乎知所以事佛則不當以牲牢瀆天爲可信矣惟梁有武皇魏有獻文敕郊廟祭祀不用牲牷而易之以蔬麪酒果可謂違古而道奉粢稷薦明水是亦三代之祀法也烏在乎牲牢腥臭之物哉

慈雲法師於天台勸民俗祀神改祭爲齋其文有曰天子七廟下至庶人皆同祭祀圓丘方澤上下神祇國之常典勸令斷祭無乃太傷國風乎釋曰祭祀出俗典改祭援佛經俗典則未逃殺害佛經則唯重慈悲殺害則報在三途慈悲則果成萬德以善改惡無不可者

敕廢天下道觀(治七)道士皆反俗。敕沙門慧超(五)為壽光殿學士召衆僧法集講論注解經文並居禁中([illegible])

十八年會稽沙門慧皎謂寶唱名僧傳頗多浮濫因著高僧傳始漢永平開德業為十科其自序云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爲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出以爲確論

普通元年沙門泉養於揚都譯文殊般若經等十一部帝親筆受令寶唱繼之。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稟歸戒妙選賢明朝議以草堂慧約法師應詔四月八日帝服田衣比面敬禮受具足戒方行羯磨甘露降於庭有三足烏孔雀二歷階馴伏錫師號曰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而帝座其側自太子諸王公卿僧俗從約受戒著錄者四萬八千人沙門者艾(五慧老也)又亦從師重稟(重香乃也)仲法雲獨曰吾

既受戒矣其可以法為人事邪議者高之（約也）

（婁出縛婁約法師）普通二年詔雲光法師於內殿講法華經天雨寶華

三年詔修鄮縣阿育王寺

六年敕光宅寺法雲為大僧正官給吏力（僧正）（始外姚秦令如七宇）

大通元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背云普通背誤）南天竺菩提達磨泛海至廣州詔入見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國悟明太子昔云二諦立其義約法師）（非有俗以明作一義真師因悟云二諦立其義也法明師）師云廓然無聖（非有下二長聖作一義云因悟云帝下云達悟）帝曰對朕者誰（磨曳宅一刀截斷卻因作人我見解師）師云不識（因悟太悲云達磨）帝不契（因悟不知落處云帝）師遂渡江入魏（因悟後人傳江來詳所出）。駕幸同泰寺舍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歸宮

二年槃槃國進佛牙

中大通元年京城大疫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捘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披法衣行清淨大舍素牀瓦器乘小車親升法座為眾開涅槃經題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設道俗大齋五萬人

二年帝幸同泰寺設平等大齋。丹丹國進象牙佛像

三年十月帝幸同泰寺講涅槃經十一月講

金字般若經

五年帝幸同泰寺發金字般若經題自太子已下聽法者三十萬九千六百人。吏部尚書到溉家居蔬食朝夕從僧禮誦帝為月三致淨饌所得奉祿（悉付普光寺官風竹株宇許書嘗）（令今即山埋也）皆充蔣山二寺及卒顏色如生（事見前梁書）

手屈二指

六年烏傷居士傅翕至松山結菴雙檮樹間自號雙林當來下生善慧大士令弟子奉書詣闕稱帝為國主救世菩薩詔報曰大士為度眾生欲來隨意帝預敕鎖門以觀其異大士袖出木鎚一扣諸門盡闢見帝於善言殿謂者三贊不拜直上御榻對語設齋食竟出鍾山坐定林松下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見上上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是道邪以手指履是俗邪以手指衲衣（大士傍多能代云）。剡川丘法宜誦通法華坐臥見帳蓋覆其上父母令就齊明寺出家是日帳蓋即不見自是博覽經論深探奧理衡王元簡為郡守請為越城毋師。槃槃國進佛舍利

大同元年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智者約法師云帝㲉朝三日素服哭之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緦麻哭送塔于誌公之左。敕於重雲殿為善慧大士別設一攝講三慧般若經公卿畢集天子至眾皆起迎大士不動御史問其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帝善之。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律師弘度得眾聖點記云佛滅後優波離結集律藏以其年七月十五日自恣竟於律藏子便下一點年年如是波離以後師師相付至僧伽跋陀羅將律藏至廣州當齊永明七年庚午七月十五日自恣竟即下一點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伯休問曰永明七年後云何不點度曰已前皆得道人手自下點吾徒凡夫止可奉持耳伯休因點記推至大同初凡一千二十年與傳記參合世尊生滅之年皆不同蓋其宗承有異也

二年帝幸同泰寺設無尋大會（出斗梵典同）是年凡三設大會。華陽真人陶弘景告化香氣積日不散詔貞白先生所撰書曰真誥有云消虛裴真人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學仙道紫陽周真人弟子十五人四人解佛法桐栢真人王子喬弟子二十五人八人學佛法對會稽東去四千七萬里其西小方諸山多有來佛道有浮圖高百丈金玉鏤之（釋此佛通比丘明作不）。栢閭為陶隱居執役十餘年一旦有青童白鶴自天而下曰太上名栢先生隱居問何道致此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

哭即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隱居之室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蝱蟲水蛭輩爲藥害於物命。一紀之後但解形去世爲蓬萊都水監耳。隱居乃以草木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過

三年詔修長干塔。掘基得石函。內有金罌流離瓶盛舍利爪髮。敕分入二塔同放光明。帝幸同泰寺鑄十方佛金銅像。復往阿育王寺(在建康都城內)設無𭼅法食。大赦天下。昭明太子統薨。太子天性好佛。於東宮別立慧義殿爲法集之所。招延名僧立三諦義。當世美之。岳陽王蕭詧(統第三明之子)鎮越州。重修甎木二塔。先是沙門曇彥與許詢同造此塔。未就而詢亡。彥至是年百二十歲。詢後身爲蕭詧。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玄度詢字)。時詧先承誌公密示。才入州便詣寺訪塔。彥出門名之曰。許玄度來何莫昔日浮圖今如故。遂以三昧力加之。即悟前身造塔事(今越城應天塔)

四年帝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梵語盂蘭此云解倒懸是目連尊者設此盆供拯其母氏餓鬼之苦)。通事舍人劉勰(音協)雅爲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共所述(石城石像碑是)存。是年表求出家。賜名慧地

五年敕沙門寶雲往扶南國迎佛髮

六年詔越州守臣蕭詧重修鄮縣阿育王寺。〇扶南國王遣使朝貢。請釋迦像及經論。敕賜制止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〇北齊慧文禪師於河南爲慧思禪師說三觀口訣

七年百濟國遣使朝貢。請經論數賜涅槃疏

十年于闐國遣使貢玉刻佛像

中大同元年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般若經。行清淨大舍。皇太子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是夜寺浮圖災。上曰。此魔所爲也。乃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遂更起十二層浮圖

太清元年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行清淨大舍。升妙嚴殿講金字三慧般若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〇西天竺三藏眞諦來獻。於寶雲殿譯金光明經等十部。〇時釋子多縱逸。主僧不能制。帝欲以律行僧正事。諮下藏法師。執不可。帝[illegible]奪藏謂衆曰。衣冠子弟十輩豈能俱稱父意。今縣雜五方之衆。而欲以一已好惡繩之可乎。帝自受具戒。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亦恣僧遊覽。一日藏師乾登御座。左右訶之。藏曰。貧道定光金輪之孫孛媿。此座尚欲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特令不問

二年侯景反於壽陽。初景在東魏以河南畔歸西魏。既而遣使至梁求內附。上納之。封河南王

三年侯景至建康陷臺城。入見上於太極殿。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劍上殿。拜訖上神色自若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使引就三公榻。景惶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踞鞍臨敵矢石交下未嘗怖畏。今見蕭公使人畏懼無已([illegible])。景既自稱丞相。帝憂憤寢疾。齋戒不衰。口苦索蜜未至。舉手曰荷荷。遂崩。帝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光。日中無景。右手成文曰武。晚奉佛道。日止一食。唯豆羹糲飯([illegible])。([illegible])布衣皂帳。一冠三載。五十便絕房室。不飲酒聽樂。製涅槃大品般若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〇江陵居士陸法和隱居奉佛。及侯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與弟子八百人役神祠陰兵擊敗之。復於江夏聚兵欲伐侯景。王慮其爲亂止之。和曰。貧道求佛者尚不希釋梵坐處。況人王位乎。但以空王佛所有香火緣。今知王宿報欲救之耳。既已見疑。當是定業不可移也。元帝既即位(即湘東)以爲郢州刺史。帝爲魏所執。和與弟子俱入於齊(齊書)

簡文帝(綱武帝三子)

大寶元年四月八日詔度人出家。親制願文

云弟子蕭綱以此建齋度人功德普度六道四生出離愛欲永拔無明修習般若爲眞佛子

二年侯景廢帝幽于永福省進土囊殞之武帝初革命張齊殺東昏侯送其首於帝除及宗屬後數年簡文生誌公謂帝曰此子與怨家同生蓋侯景以是年生於鴈門及景破建康帝崩簡文繼及於禍梁子弟多見殘故世稱侯景是東昏後身○北齊慧文禪師因閱大論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乃遠承龍樹依論立觀以授慧思禪師

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

承聖元年眞諦三藏以侯景之亂汎舶西歸至陳朝共得五十部○帝嘗著書曰金樓子云余於僧中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眞白(弘景號貞白先生)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北周)。招提寺琰法師少時相者曰童子聰明而壽不永師即發願入山誦般若經久之見僧長丈餘語之曰此經功德不可思議後二十年逢前相者驚曰得何妙藥而獲延年琰曰持經耳。劉敬躬爲亂焚望蔡縣令寄近寺民將牛酒爲禮令以牛繫柱解除佛像於堂上接賓客牛忽自解來階下拜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啖既飽醉臥堂下便覺徧體痒痛搔成白癩年終而死(顏氏家訓)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

紹泰元年北齊文宣廢道教(詳北齊志)。補闕宗殆以學行知名梁亡棄官出家號無名北周誘以美官無名自陳反俗有五不可晚年爲息心銘悔少日克意文章(續僧直書此銘與少門智海判之盡林又爲楷學者之模)江陵天皇寺有柏堂明帝之所建張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問釋門何爲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名畫記)

陳(都建)

武帝(陳霸先受梁禪)

永定元年詔迎佛牙於杜姥宅(姥莫補反)設四部無遮大會(比丘等四衆名爲四部)

二年五月帝幸大莊嚴寺捨身翌日群臣表請還宮十一月復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十二月幸莊嚴寺設無㝵六會行淸淨大捨翌日群臣表請還宮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蕩幾盡自帝登極悉令修復翻經講道不替前朝

三年敕大內設仁王大齋詔沙門寶瓊於重雲殿講大品般若經時群臣請以重雲殿佛像寶幔珠玉珩佩(珩音行佩上玉所以節行止)以造車輿俄見雲氣籠殿雷電火起須臾焚盡月餘有從東州來者言是日見殿飛浮海上而去○高郵有尼誦妙法華不舍晝夜十八二掌皆生華上名見內殿觀其華大嘉敬之世號華手尼

文帝(蒨高祖兄始興王子)

天嘉元年敕寶瓊爲京邑大僧統梁魏以來僧統盛飾杖直擬於官府至是瓊奏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海東十二國聞瓊道德遣使奉金帛求畫像以歸○思禪師於光州大蘇山爲顗禪師說安樂行示普賢道場

二年善慧大士於山中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維摩從後唯釋迦常與大士語

四年帝於太極殿設無㝵大會行捨身法復集僧行方等陀羅尼法法華懺金光明懺並別製願辭稱菩薩戒弟子皇帝

六年西竺王子月婆首那來遊廬山譯勝天王般若經

廢帝(伯宗文帝太子)

光大二年思禪師入居南岳是歲爲岳君授戒(事見南岳自序記)

宣帝(頊始興王第二子)

大建元年四月善慧大士示寂七日縣令陳鍾耆來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掌受香舉衆驚異敕徐陵撰碑山中

良渚曰傳燈言武帝請大士講金剛般若執拍板唱四十九頌觀竹菴云多用三性義語恐北方相宗人託大士名或云秖以拍板揮案一下誌公云大士講經竟然大士入朝誌公已去世二十年何從有此問荅樓穎編大士言行錄甚詳亦不載此事

顗禪師於瓦官寺為儀同沈君理等講法華經後常與衆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

○思禪師居南岳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詭奏師為巫蠱事(虎丘記云大千為巫蠱事巫有蠱也詔女者左道或惑衆)帝遣使名之則見師自空中來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罪當棄市師請貸之令給事僧衆乃敕有司治十四鐵券識十四姓名其上令隨師還山服役舂米(今衡岳寺米叔)久之贖以田充香積贖老身因名留田莊於是藏其鐵券勒石為記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券記(詳見南岳本記)

四年勅沙門慧暅(暅音亘)於樂遊園為七廟講大品般若

齊使崔武子來朝上以沙門洪偃才德兩優命為館伴武子每與語輒大歎服朝議欲加偃冠師絕食自誓帝乃止

五年海東玄光沙門受法華安樂行義於南岳禪師歸國演教為海東諸國傳教之始

六年周武帝罷佛道二教沙門靖嵩靈侶(侶同)三百人皆相率歸南朝帝令駙馬蔡凝宣勅曰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序宜於都郭大寺安居所司供給○沙門智周十一人往西天求經

七年顗禪師入天台佛隴

九年二月詔曰顗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使弔反斂也)以充衆費○淮淝之戰轉輸不繼敕所在僧侶任其役律師智文上書曰君子為國必以禮義主上誠知宇文(周武宇文氏)廢滅之過豈宜以勝上福田為胥下之事非止微人輕訾(紫毀也)亦恐國家受殃帝大感悔亟下寢之一時建議主役者皆寘重罰○六月二十二日南岳思大禪師唱佛坐逝

十年左僕射徐陵以顗禪師創寺請于朝賜號脩禪(今大慈也)師為兄陳鍼述小止觀若受僧習初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朞月師及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果後見鍼驚問君服何神藥荅曰但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延死竟延十五年而終

十二年周宣帝復佛道二教

十三年詔國內初受戒者參律五夏勅曇瑗律師(瑗音怨)總知監檢有司給其衣食勿使經管致虧功績不踰數載道器大成乃以瑗為國僧正

十四年皇太子即位設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大赦

後主(叔寶宣帝太子)

至德元年勅慧恒為京邑大僧正○永陽王伯智(文帝第八子)出鎮東陽請顗禪師赴鎮開講王與子湛及家人同禀菩薩戒法

二年詔虎丘智聚法師赴太極殿講金光明經

三年詔顗禪師入京居靈曜寺四月赴太極殿講大智度論題般若經題之遷居光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經躬禮三拜○朝議以僧尼類多無業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顗禪師諫帝曰調達日誦萬言未免淪墜槃特唯憶一偈乃證四果(二事並見天台本紀注)篤論為道豈關多誦帝大說即停搜簡

四年正月詔顗禪師赴崇正殿為皇太子授菩薩戒設千僧齋

禎明元年顗禪師於光宅寺講法華經時章

安預聽。都官尚書徐孝克性好惠施不免飢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初居錢唐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旦講法華經晚講禮傳受業者常數百人蔬食長齋持菩薩戒陳亡入長安時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講金剛般若上下敬讃臨終正坐念佛。姚察讀藏經畢日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陳亡入隋終於東鄙其身柔輭顏色如生遺命松板薄棺爲葬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七　十五末　梁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五

自周秦至于六朝世以爲得正統若北魏齊周雖非相承而世居中原威行典禮謂之北朝者不鄙夷之如晉五胡也隋氏雖受周禪而實能統一區宇繼陳正朔此敘史者之微旨也別北史之於二教盈虛消息所繫良多故茲並陳用爲照映

北魏

太祖

皇始二年詔趙郡法果爲沙門統帝生知信佛初平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毋得有犯

天興元年詔於京城建五級浮圖須彌殿皆闍山禪房講堂悉務壯麗

明元

永興元年詔封法果爲輔國宜城子

神瑞元年加封法果爲忠信侯

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經戒謂曰自張道陵去世地上曠職今授汝天師之任清整道教删化群生除删三張租米稅錢之弊男女合氣之術後一年老君遣玄孫上師真人李普文授太平素經圖籙百六十卷輔佐北方太平真君

泰常元年加封法果爲安城公壽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謚靈公

太武

始光元年勅天下寺改名招提十方四月八日與諸寺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散華致禮

書以獻朝廷未之信獨司徒崔浩上書贊其事帝忻然納之遣使建玄都壇起靜輪天宮敕謙之及門弟子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大家子弟百二十人爲道士

二年帝誕節詔於佛寺建祝壽道場

神䴥元年帝誕節詔天下佛寺並建道場

延和元年初涼土沙門玄高妙善禪觀上遣使迎入平城甚加敬重命太子晃師事之

太延五年太子晃被讒求哀於沙門玄高高爲作金光明懺帝夢先祖讓之不當以讒疑太子帝以語崔浩浩曰太子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帝怒收玄高慧崇縊殺之高弟子玄暢在雲中聞師遇害馳至泣曰和上神力當爲我起高開眸曰大法盛衰在於迹耳

但惜汝等行當如我唯玄暢得南渡汝等元後法當更興法進號呼曰聖人去矣我何爲生即見高於空中進罔和上與崇公當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以順本願崇公已歸安養

太平真君元年寇謙之於嵩山立壇爲帝祈福老君復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謙之以奏遂改元大赦

述曰子不語怪神言誠可以爲教世之法也夫老子聖人也或在天爲君主或分形下教隨時闡化則有之矣而寇謙之妄言於其虜其處老君下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媚以輔佐太平之說託崔浩以其書獻誑惑當世之君何其悖哉厥後崔浩以釋教虛誕之說勸於上遂起滅僧之禍此其法運之一厄也既而崔浩族誅太武被弒不令而終君臣俱遭冥罰寧不遺恨於謙之乎

太平真君七年帝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浩每言於帝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帝討蓋吳(蓋音閤)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見其室有兵器以白帝乃命有司案誅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守牧富人所寄藏物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詔征鎮諸軍有浮圖形像胡經皆悉焚毀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諫不聽乃密令緩宜詔書使遠近豫聞得自爲計沙門多亡匿收藏經像唯塔廟無復孑遺(孑古列反單也孟子靡有孑遺)

八年天大雷電殿室震傾帝所居被壓幾致於死

十一年白足沙門曇始(足白於面故號白足)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帝命延斬之(延音俱)無所傷大怒自以佩刀擊之不死又令捕投虎檻虎皆怖伏帝大驚名登殿拜謝忽身感癘疾(厲癘同癘疾也)痛不可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所致帝懼其時崔浩刻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帝惡其恭揚國惡乃令載浩露車使十人推於車上溺其口(溺乃弔反小便)腰斬之誅及五族僚屬百二十人即下詔復佛法初浩除釋氏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屍無收者人競溺浩屍至糜潰乃止

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弒帝于永安宮

文成(濬太武孫)

興安元年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風烈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擯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往往成林而今舍之中致有凶黨先朝案治戮其有罪而已所司失旨一切禁斷(切音[illegible]如刀[illegible])朕承鴻緒志隆聖道其令天下郡縣各建浮圖一區欲爲沙門者聽初劉賓沙門師賢五人來京值罷佛法假醫術以守道復教之日帝親爲五人下髮以師賢爲沙門統

和平元年詔沙門曇曜爲昭玄沙門都統待以師禮(隋百官志昭玄寺掌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置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沙門)

六年疏勒國遣使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試之以示靈異終日不然

獻文(弘文成長子)

興皇元年敕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三年昭玄都統曇曜言平齊戶及民間能歲輸粟入僧曹號僧祇粟遇凶年則出賑饑民又諸民犯重罪者爲佛圖戶供諸寺掃洒帝許之於是僧祇粟徧天下(平齊戶注家本當青戓大平民安民)(七義僧祇此云大衆佛圖亦佛陀此云覺者寺戶者佛寺之民戶也)

五年帝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玄理有遺世之心是年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

上皇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

孝文（宏獻文子改姓元氏遷都洛陽）延興二年詔西天三藏吉迦夜譯雜寶藏經寺五部劉孝標筆受。上皇敕自令祭天地宗社勿復用牲唯薦以酒脯歲活七萬五千牲命

。五臺北寺法聰律師為眾專講四分律門人道覆錄為義疏（此解四分律始）

。敕思遠寺主僧顯為沙門都統

十七年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餐稟道味飾光朝廷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論佛道

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令道登法師講成實論謂左右曰朕每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僧史云大此論最多羅什所宗以欽嵩師高授翻疏設證此解為之倚）。京兆王太子興久病祈佛獲愈願舍王爵求出家表十上乃許賜名僧懿敕皇太子以四月八日為落髮于嵩岳寺

二十年太后馮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二十一年詔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於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詔四月八日迎洛京諸寺佛像入閶闔宮受皇帝散華禮敬歲以為常。詔諸郡僧寺長夏安居令清眾數勵講說以僧祇粟供備

宣武（恪孝文次子）

景明二年詔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都統以內律僧制判之時崔暹好佛法以僧尼猥濫奏設科條一篇事密而法平敕付昭玄都統法上以為檢約

四年南天竺國遣使貢辟支佛牙

永平元年詔中天竺國勒那摩提於太極殿譯經北天竺國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預筆受

二年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南方歌榮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菩提跋陀來詔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

延昌四年太后高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洛陽段暉所居聞地下鐘聲掘之得金佛一菩薩像二趺上銘曰晉泰始二年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為寺後有盜欲竊此像像高聲唱賊賊人至被獲。裴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自施三寶為婢供寺掃灑三子瑜粲衍並奴服泣涕以從各以布帛贖免之其後竟出家為尼入嵩高山積歲乃還植官度支尚書瑜等皆至刺史母臨終遣令以沙門禮葬祭深好釋學每升座講說聽者服其理辯

孝明（詡宣武第二子）

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於洛陽建永寧寺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作丈金像高丈六浮圖九層高九十丈上剎高十丈每夜靜鈴鐸之聲聞於十里

神龜元年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正光二年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

四年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禁中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道士姜斌曰開天經云老子定王三年生年八十五西入化胡以佛為侍者沙門曇謨最曰吾佛以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二年滅自滅後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而言化胡無乃謬甚帝令群臣詳定真偽太尉蕭綜等劾奏開天偽經罪當惑眾詔流斌于馬邑

武泰元年（梁大通元年也）十月達磨自梁入魏止嵩高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就賜磨納袈裟金鉢銀水瓶繒帛

孝莊（子攸彭城王勰子）

永安元年太后胡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冀州沙門法慶為行無賴為其徒所擯乃去為祆術說渤海李歸伯率鄉人為亂眾推慶為主自號大乘佛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王屠滅寺舍斬害僧尼焚燒經卷云新佛

出世除去衆魔詔元遜使持節討破之禽法
慶歸伯傳首京師餘黨悉平
三年宗玄先生孟仲暉造夾紵佛其像每夜
從座行道足跡成文士庶瞻敬咸仰神異後
五年像忽隱去
節閔（廣陵王羽子恭）
普泰元年國子博士盧景裕通達佛法人稱
居士帝亦待以不臣從兄仲禮作亂累及景
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帝聞其
異貸出之
孝武（廣平王懷之子）
永熙元年洛京平等寺建浮圖成帝設萬僧
齋石像俯首終日大衆感其神應
二年永寧寺大浮圖災火三月不息後東萊
人咸見浮圖在海中俄爲雲霧所蔽
文帝（寶炬孝文之孫都長安號西魏）
大統元年敕沙門道臻爲沙門大統。初祖
達磨坐少林九年先傳法及衣於慧可乃
往禹門千聖寺十月　五日端坐示滅門人
葬全身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
域還遇師手攜隻履翩翩獨邁雲歸爲言門
人啓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宋雲使西域至孝明正光四年還自距今十三年矣今稱其還遇達磨者紀書毋使不然則別一使人誤書爲來云乎）
孝靜（善見清河王亶之子即位於鄴號東魏）

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
有漢明帝時經函時放光明世藏爲寶賢往
寺斫破之未幾州人韓木蘭作亂一賊自屍
中起以刀斫賢脛斷而死人謂毀函之報若
是其速
述曰經函放光佛道之彰化也世之昧者
則斥爲怪誕故惡之斫破之由其本心素
無信耳一賊忽起斫其脛如斫其函感報
之速自心之名也世人見佛經說地獄果
報必曰佛設此等語以怖人佛聖智通三
世見人造善惡者能預告以禍福使人知
所勸懲耳非故設此語以怖人也作不善
降之百殃豈亦怖人之語耶
興和四年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
人。魏書佛老志云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常
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
鄙（及粗不者精明）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至無生而
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
君子之三畏也（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有
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
信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真應
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爲深
宏（北齊魏收撰魏書）
述曰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記

諸言動法不法也堯舜之德必書跖蹻之
行必書天時人事善惡臧否莫不畢録有
可誠謂之信史若是其可也自佛法來東
舉世知所宗上真文秘要盈滿天下明心
見性之道可坐以進益物救世正在仁義
久久弊詐日起之後通人勝士欽挹風規
歷代修史之家未嘗不列敘其事故范曄
之論西域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音乾篤即天竺也）
西漢方志莫有稱焉豈道閉往運而數
開叔業乎袁宏之著漢紀曰天竺有佛道
焉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唐正觀稱制
晉書摩什圖澄皆列於傳而贊之曰吾文
闡教通幽洞實魏收撰魏書其志佛老曰
佛言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
應漸積勝業乃至無生此皆諸史敘佛之
明義知佛道果可以益物救世云耳異哉
歐陽氏之修唐書也凡釋氏之事有裨國
政開人心者悉刪去之適足以存舊史之
該贍其之通學守隘見有若是謂之信史
未信也
北齊（都鄴）
文宣（高洋受東魏禪）
天保元年詔高僧法常入內講涅槃經拜爲
國師（國師始此）。法師曇延長九尺六寸帝每召

入問道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梁師接伴弘正恃才任氣及見延悠然意消求師書良所著經疏以歸帝益加重進位昭玄上統。嵩山寶公向白鹿山行忽聞鍾聲見一門題曰霊隱之寺有梵僧自外來寶隨入寺坐法堂牀上仰視屋間開孔如井有僧從孔飛下至六十餘人坐已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章成都嶺南薊北五天竺動千萬里最後一僧至衆問何遲答曰相州彼岸寺鑑禪師講會各各竪義有一小僧難問蜂起殊爲可觀不覺日暮寶起曰鑒禪師是我和上諸僧五視寶頃之遽失其寺乃獨坐柞木上(柞音作櫟也)出山問大統法上上曰此寺佛圖澄所造賢聖居之或隱或見至今山行猶聞鍾聲

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致福於帝耳帝或左右以師慢己欲躬加害師旦出寺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恠問之師曰恐血汙伽藍耳帝即悔謝請僕射楊遵彦曰如此眞人何可謗邪遂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剎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群羅剎在後帝大敬信請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詔置昭玄上統以沙門法上爲大統令史員置五十餘人所部僧尼四百餘萬四萬餘寺咸禀風教帝築壇具禮尊爲國師布髮于地令上統踐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薩戒。帝在晉陽使人乘一駝敕曰可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然如夢至山腹有寺群沙彌見之曰高洋駝來便引見老僧僧問高洋作天子何如使曰聖明僧曰汝來何爲使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於北行取之使者反命

六年初道士陸脩靜以梁武棄老子教遂奔入魏暨文宣事佛靜等忌之詣闕自陳請與釋子角法帝許之靜以呪術令僧衣鉢皆飛宮殿梁柱皆震帝顧謂大統法上曰佛門曾無人哉上統舉曇顯顯時被酒出曰汝曹聞若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衣置地道流并力不能動顯自取置梁間使呪梁柱亦不動靜曰釋自標爲內教內即小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乎靜氣咽無對群臣皆怍躍帝乃下詔令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其不能者宜詣昭玄上統剃度有不從者殺四人遂下詔曰祭酒道者世中假妄麴蘖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述曰脩靜生於晉末與遠公遊廬解於宋之泰始則說簡寂自泰始至梁天監已四十年不應今日復有脩靜當曰因梁棄道自梁奔魏當云陸脩靜之門徒斯爲可信也矣

梁荊州居士陸法和以元帝爲魏所破遂歸於齊帝以爲太尉賜甲第和乞爲佛寺其徒七百人悉脩禪法一朝禮佛坐牀上而終將斂縮身止三尺斂畢帝更令開視唯一空棺嘗題壁云十年天子(文宣在位十年)猶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廢帝在位百日)周年天子遞代坐(孝昭在位下及二年)人懼塗削之終不能滅

七年帝以內藏梵經千夾命三藏那連耶舍於天平寺翻譯敕大統法上沙門都法順監譯帝躬禮梵文謂群臣曰此三寶之端基禮宜偏敬(偏猶事也)。沙門尊稱居士萬天懿優婆塞智希並於鄴城譯經

十年帝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敕非軍國大事不得聞

述曰世謂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欲比之桀紂然觀其譯經脩禪受戒禁殺尊禮國師斥黜道教其敬佛爲甚至蓋由前身爲

聖寺沙彌以智願力出現世間居人王位行佛法事而初年好殺特其殘習之所爲耳非如桀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之比也

武成（湛高祖第九子）

河清二年詔慧藏法師於太極殿講華嚴經（晉譯六十卷者）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可免既覺誦滿千徧臨刑刀二折主者以聞詔赦之還家見像項上有三刀痕此經遂行目爲高王觀世音經

述曰此經止十句即宋朝王玄謨夢中所授之文今市肆刊行孫敬德所誦者是後人妄相增益其文猥雜遂使識者疑其非真又本朝嘉祐中龍學梅摯妻失目使禱于上竺一夕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遂誦之不輟雙目復明清獻趙公刊行其事大士以玆至簡經法救人於危厄之中古今可紀者三驗矣可不信乎

後主（緯武成長子）

武平六年沙門寶暹十人往西天求經還得梵本二百六十部

隆化元年詔脩鄴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得舍利三盛以寶瓶廣武王邕置水晶鉢行道祈請舍利忽浮水面右轉七匝

北周（都長安）

閔帝（宇文覺大祖第三子受西魏禪）

元年（即西魏大統二十四年受禪不改元）詔僧實禪師爲周國三藏。詔以舍利藏蒲州常念寺大放光明自瓶而出乃建浮圖以表祥異。帝獵於檀山遙指山上問群臣有所見乎掌書記盧光稱曰見一沙門帝曰是矣即解圍而還乃令光於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錫杖瓦鉢

武帝（邕太祖第四子）

保定三年詔曰歲在昭陽（[illegible]）龍集天井（[illegible]）（[illegible]）當今所司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云云）

天和四年沙門識稱於長安譯經沙門至德譯法華經普門重頌偈。詔名儒僧道申述三教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以儒道九流爲外教釋氏爲內教帝信道士張賓衛元嵩之譖以讖緯黑衣當王心忌釋氏張賓說帝曰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但利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以大慈爲本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蒼生不立曲見伽藍偏安大乘五典以平延者無間道俗罔擇怨親以城隍爲塔寺即皇帝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尊耆年爲上座選仁智充知事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紂之心八方有歌周之詠

四年二月集百僚僧道於文德殿討論釋老同異

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自升座講說公卿僧道互爲難問。時長安有李練者神異不測每夜於街上大哭釋迦佛如此屢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事

二年二月集百僚僧道論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次之釋居後。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殿博議三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凡三十六篇用笑道家三十六部以釋教有十二部今三倍勝之（弘明）。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爲宜真佛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像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爲悖逆之甚國法豈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遠法師出衆抗荅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佛經外國之法故當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爲然將同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廢則五經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與秦晉封域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

嘗同一王化震旦天竺同在閻浮輪王一化
何不同邊帝興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
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賓飾詭
辭以挫釋子法師知玄抗酬精壯帝意賓不能
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叱玄聽制玄安
庠應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難獨帝
不說明日下詔并賑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
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及賑者二百
餘萬。六月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通道觀
置學士百二十員著衣冠笏履以孝慈等為
學士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號
慟不食而終(安嘗作二教論一卷)。法師靜藹聞詔下詣
闕奉表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敎報應之事帝
改容謝遣之遂遁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
石引刀自條其肉掛腸胃于松枝捧心而卒
白乳旁流凝於石上聞者莫不流涕
述曰佛道本常有時而阨者世人之業感
耳以故大小三灾業感之大三武滅僧業
感之小然每當滅則必有聖賢者出魏武
有曇始周武有知玄道安靜藹皆為法忘
身求復大教而藹之條肉捧心世或謂其
徒自苦辛殊不知縱無益於當朝猶足以
感動世人俾知為法之切有若此者武帝
廢之宣帝復之皆不數年其道復振嗚知
非藹師誠感之應乎
六年伐齊滅之并毀齊境佛教經像時僧尼
反服者二百餘萬
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癘疾身瘡大發遂殂
宣帝(武帝子)
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
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還許
以復教會帝殂至是道林申請尤力上許之
遂下詔曰先帝感於異論以釋道為無益故
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詎宜頓黜今簡耆舊
有道者二百二十人勿翦鬚髮於東西二
京陟岵寺為國行道乃敕智藏等長髮為菩
薩僧充寺主華冠瓔珞作菩薩大士相。詔
曰三寶尊重特宜修敬其今舊沙門有德行
者於政成殿西安居行道。追封孔子為鄒
國公
靜帝(宣帝子)
大定元年詔天下并復釋道二教復立佛天
尊像丞相楊堅與陟岵寺智藏靈幹等再落
髮度僧二百二十人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六

隋

文帝

開皇元年帝初受禪沙門曇延謁見勸興復
佛法乃下詔周朝廢寺咸與修營境內之人
任聽出家仍令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
間佛經多於六藝之籍。初同州般若寺尼
智仙通禪觀言人吉凶皆驗文帝始生於寺
尼謂太祖曰此兒佛天所祐因呼為那羅延
(此云金剛力士)太祖妻仙視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
成龍形驚墮于地尼失聲曰驚吾兒致令晚
得天下及長密告之曰像教將滅一切鬼神
皆西向汝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及周
武罷教此尼竟隱帝家。詔於相州戰地為
戰士死亡者建寺薦福。勅僧猛法師住大
興善寺為隋國大統。南朝陳國沙門智周
等自西竺還齎梵經二百六十部詣闕上進
上召見慰勞賜以繒錢
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不得殺生命
。唐公李淵以長安宅居施沙門曇
崇帝為製清禪寺名。海陵沙門忠茲六時
禮三千佛救民饑苦之厄一日講法華經有

神擁從稱五道大神請授戒法云往東海巡行盈為設食授戒而去

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為布衣交及即位建大興善寺以居之敕左右僕射兩旦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敕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為善朕禁人為惡意則一也

五年詔法經法師於大興殿授菩薩戒

六年亢旱詔曇延法師於正殿升御座南面授法帝及群臣咸席地受八關齋戒俄而雲興大雨霑霔

七年詔曇遷法師為昭玄大沙門統

八年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敕王公已下往臨弔(法)內史薛道衡白帝文曰聖皇啓運像法載興卓爾緇衣翻為稱首屈宸極之威重申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弘通二諦由其宣暢以誘人為善之德為助國行仁之方豈謂法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酸感一人○京兆杜祈暴亡至冥府王審其名曰誤矣問祈識周武帝否荅曾任左武侯司法常在殿陛王顧吏引至大鐵屋從窻中望一人瘦身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荅曰我信衛元嵩毀滅佛法故此受罪祈曰臣誤追當還大家有說否曰汝若還為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我滅法受大苦望為我作福相救及還以事聞帝乃敕天下人出一錢為武帝追福(見唐高僧傳法苑珠林作趙文昌入冥錄當時有此二事皆可為證)

九年李士謙雅好佛學善玄談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時以為至論([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正月詔曰光宅顯禪師昔周武毀教朕曾發心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倫用光大道○敕臣僚士庶有欲出家聽之是歲度僧至五十萬

十一年詔相州靈裕法師至京為國統裕表辭三上帝留之不可謂僕射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不可屈乃厚賜還山御書靈泉為寺名○十一月晉王廣以持總管揚州迎顗禪師至鎮設千僧會受菩薩戒上師號曰智者

述曰世謂煬帝稟戒學慧而弒父代立何智者之不知預鑑邪然能借闍王之事以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釋之則有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彼宿怨來為父子故阿闍世此云未生怨二者大權現逆非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闍王昔於毘婆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獄(涅槃經)又佛為授記卻後作佛號淨身(闍王受決經)又普超記闍王未受果而求懺令無量人發菩提心有能熟思此等文意則知智者之於煬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與晉王深有緣契今觀其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則創國清保龕壟而章安結集十年送供以是比知則煬帝之事亦應有前因現逆二者之義孫山云菩薩住首楞嚴定者或現無道所以為百王之監也(事見智者本紀)

潞州刺史辛身之立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暴死復蘇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

十二年二祖慧可禪師先傳法於舒州僧粲以是年往管城正救寺說法有和法師先於寺講涅槃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乃謗于邑宰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壽一百七先謂粲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十二月智者禪師至荊州玉泉山安禪七日感關王父子神力開基造寺乞授五戒師入居玉泉道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人(蜀先主將關羽見智者本紀)

十三年帝幸岐州蒐于南山([illegible])逐獸入古寺中忽失所在但見滿寺損佛像沙門曇遷曰比周武毀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

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者所在官檢送寺莊嚴。○四月智者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頂法師預聽。○七月賜智者玉泉寺額

十四年詔建禪定寺名曇遷法師集海內名德百二十人以居之。○智者於玉泉說摩訶止觀聽衆千人章安預聽。○冬十月智者過 池九 岳州爲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門曇捷等請 四 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漁捕

十五年真觀法師(智者門人)於杭州虎林山建天竺寺(唐時改虎爲武)。○二月晉王遣使迎智者至揚州禪衆寺上所著淨名義疏九月辭歸天台

○北天竺闍那崛多於大興善寺譯佛本行經等三十三部翻經學士費長房等筆受

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將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遣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絹百疋驢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是靈巖檀越爲奏得額不費一錢迴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十疋絹乃市然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已當入衆壓地獄迴開即首服陪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梳材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梳直八十錢當隨火燒地獄郭聞說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爲衆作餛飩先盜食一鉢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爲衆設一供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罪相以語諸人即各陪償併榜隨滅(僧譯鎧)

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長房先爲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入 池九 預譯經。○十月晉王遣使迎智者師至石 五 城乃稱有疾謂門人智越曰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乃右脇西向專念彌陀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爲衆說法即入三昧門人奉靈龕歸佛隴藏之西南峯

十八年故智者弟子僧使灌頂晉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至揚州王答書所囑天台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遵指畫

二十年立晉王爲皇太子敕天下名藩有毀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論

仁壽元年詔天下名藩建靈塔遣沙門淨業真玉等分送舍利奉藏諸郡百十一塔靈瑞之跡偏見僧傳(南山撰唐高僧傳)。○南天竺三藏達磨笈多(此云法密)北天竺闍那崛多(此云至德)於大興善寺重譯法華爲八卷名曰添品。○十月天台僧使灌頂智璪至京師奉啓謝皇太子造寺

二年西天竺沙門闍提斯那來上言天竺彼石碑說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

三年洛陽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歸而教授河汾之間續六經以見志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以漢統天下除殘穢與民更始起漢高止晉武(凡百五十篇)吾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以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故始晉惠訖隋開皇寫褒貶以代賞罰(春秋義包五始故令別名元紀凡五十篇元紀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至東晉末繼綫孝文元和元年以缺遷都洛陽得中國以文赦周隋收皆稱正統以森梁陳同四夷也南共二夫夷有但得乡暎丘缺以斷其傳也)續詩以辨晉宋後魏齊周隋六代之俗(凡三百六十篇)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後王不台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贊易道以申先王之旨(贊易七十篇申明孔子十翼之旨意)世稱王氏六經(阮逸作中說謂房杜諸公不肅綠所之具故疾微不振)朝廷三徵皆不至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溫彥博竇威杜淹溫大雅陳叔達 池九 王珪皆北面受道爲世卿相 六 弟子薛收等集對問之言名曰中說其言三才五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阮逸序曰大業中之爲知在號)(爲二五在春秋爲獲麟在占爲皇極在世爲十虐)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

方之教也守國則涅乃訂多不連也子讀謹議曰三
教於是乎可一矢子之但代公走皇極讀議謂江說五呈極義貴中道
人位天地之中則知教班有三人所一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
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矣為長生
揚帝户之帝失了極來逃夫書民日煬左傳帝曾煬公隋然時後主曰皆今亦然煬如有於也步欲余而反暴也
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璪詣
行在所引對大牙殿敕為天台寺立名智璪
啓曰昔陳世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
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當有大
力勢人為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宜名國清
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即用為名乃遣通事
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敕秘書監柳顧言為
智者造碑立之寺門十一月二十四忌辰設
千僧齋有司案名溢足千數臨齋受䞋數溢
一人梵語達嚫此云施財今人說言嚫字者非咸謂智者化身來
受國供是日午後使者大衆開視靈龕唯空
牀靈帳而已如傳王泉戒坐一日指鞋開王門人諸曰我師肉身在此不得
沈九
勒帝精其上曰是知閣王仲力自天台移義北北
七
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贍等抗
詔不從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
不敢不奉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
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三祖僧粲禪師云
師初以白衣詣可禪師既傳法授衣屬周武

毀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居皖
公山舒州戶板反傳法於沙彌道信優遊江國以
凡十年後還隱止為衆說法儼立而逝塔于山
谷寺○相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
野間忽見伽藍往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
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明起謂緒曰此非
常處謹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唱施粥皆
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然如一食久維
那打靜無復苦相緒惶還所止明至緒問之
答曰此是地獄吾為取僧一束柴煮漆忘不
陪償當一年然足受罪袈衣見膝下並焦黑
因曰公幸為我買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
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歸寺依言為辦
重往尋寺寂無所見僧傳錄
三年正月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總度千僧
上親製願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楊總持稽
首和南十方諸佛願以度人出家功德普為
有頂無間天宮地獄清淨罪垢同至菩提云云
四年
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寺院
準僧量留餘並毀折廬山福林大志禪師智者
門人表服哭於佛前三日誓舍身明道乃詣東
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以
報國恩上敬而許之遂以布縲纏升大棚端

坐度火然之焚畢入定七日加趺而終自是
詔下而不行
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帝幸維揚名神
僧法喜入見一日逃宮中索羊頭帝惡之以
付廷尉禁衛甚嚴而有司見其日丐于市上
命案之見袈裟覆黃金鎖骨詔以香泥塑其
沈九
形是夕涅像起行言笑如故上異之詔釋其
八
禁未幾示疾而終葬之香山後數歲自海南
歸者見師殊無恙發其冢視之唯空棺焉及
煬帝遇害江都方悟索羊頭之先識
恭帝侑煬孝子
義寧元年祖五章安灌頂禪師於天台國清寺
為智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都長安
高祖李淵受隋禪
武德元年詔為太祖已下造栴檀等身佛三
軀以沙門景暉嘗記帝當承天命為立勝業
寺以沙門曇獻於隋末設粥救饑民為立慈
悲寺以義師起於太原為立太原寺又詔并
州立義興寺以旌起義方之功
二年詔依佛制正五九月及月十齋日不得
行刑屠釣永為國式
三年
四年釋智嚴初仕隋為虎賁中郎將安撫引

晉桂瀧水衆不飲蟲水至是棄官入皖山學道見異僧丈餘謂之曰卿巳八十一生出家矣同軍問丘胤至山尋之見山崖峻立為獸悲鳴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為住此荅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同軍嗟歎而退

六年漢澤縣李録事云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共人言議師問之曰令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巳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聰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唯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敕沙門玄奘三藏住大莊嚴寺

七年上幸國學釋奠命博士徐曠講孝經沙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博士陸德明（本名元朗）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說曰三人者誠辯矣然德明一舉輙蔽

八年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祆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窳食易服以逃租賦夫生死壽夭出於自然刑德威福關於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歎書奏不報

鎧菴曰傅奕以小人之資一旦上書謗佛毀教當時群臣皆所不取猶高祖薄信迷其說令觀傅奕之疏沙汰之詔不過謂遊手窳食苟避征徭而已嗜學聖道以求出世間敷慈化以贊理天下明善惡之應以警昏俗窮性命之旨以悟真修斯學佛者之大效其與儒家者流將並行而不悖豈當以征夫徭卒之賤而望之者哉或曰學佛之士多自農出反而止之所以厚農俗也不然令夫田家之子致身科第者豈得而止之邪矧夫佛道多容不間愚智若指其庸鄙以蔽諸賢使此子厚誚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今名為儒而資小人者固多矣未聞以為者不善而遂欲廢周孔之教然則出家而廢邪者人排之未至非佛道之咎也

九年傅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宰相蕭瑀（後梁明帝之子）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畔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謂之曰地獄正為此人設（瑀音禹見蕭唐史）帝一日問群臣曰傅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如何左僕射裴寂曰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言登九

元吉謀不利於秦王秦王世民討殺之以秦王為皇太子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僧道詔○八月詔傳位於皇太子既即位嘗問傅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之事顯然卿獨不悟其理何邪對曰佛乃西方之桀黠無補國家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深惡其言云云後傅奕得惡病徧身糜爛號叫而死少府監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因問傅奕毀佛惡病而死今受何報答曰已聞付越州為泥犁矣當時識者謂是泥犁地獄也（昔報此）

太宗（世民高祖次子）

正觀元年正月

結繩之政飲血茹毛之飫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可隆貝經晚至而宜替又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說釋氏之所明黃老之未喻也又慧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十異九迷之謬上覽諸沙門論議寢奕譽道毀佛遂有蕭汰二教之意○五月下詔以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而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酤非所以為垂教其僧道戒行虧闕者並令罷道精勤練行者並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六月庚申皇太子建成齊王

五登啓玄門令六合歸仁富有四海而欲納
奘言豈不虧往德而彰令過乎帝後以疏頒
示諸傳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邪
論謂佛教徽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時域中
之治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
蒙利國非淺時秦王府記室虞世南為序以
贊之明槩法師作決對論責奕謗佛僧八事
有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勸善進
德之廣六經所未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
之比但寤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絶
塵厭執清邈而難蹈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
人闡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橧巢之居文字代
詔京城德行沙門並令入內殿行道七日度
天下僧尼三千人詔以皇家舊宅通義宮為
興聖寺
○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等五
部左僕射房元齡等監護
二年三月詔曰朕自創義以來手所誅翦將
及千人可皆建齋行道竭誠禮懺冀三途之
難因斯得脫
述曰或謂太宗手自誅殺真忍人也殊不
知隋為不道天將興唐太宗方闢關於軍
伍之中當梗化害政適在目擊不亟翦去
則有妨於撥亂奉天命以除殘賊非如桀
紂無辜殺人貫盈罪惡之比天下既定仁
心自存唯知佛法可為拯濟建齋行懺悲
及幽關蓋所以拔沈苦以還有生冥仁恕
之君也
五月敕先朝忌辰並於章敬寺設齋行香永
為定式。池九 七月詔京城諸郡僧道七日七夜
轉經行道為民祈福以保秋成每歲正月七 十二
月視此為式
三年正月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
轉仁王經為國祈福官給齋供。三月詔密
州師淨禪師至京祈雨師結齋坐禪感天西
北白虹晝見大雨通濟。八月沙門玄奘上
表乞往天竺求經。十二月詔曰有隋失道
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可於建義
以來交兵之處凡義士凶徒隕身戎陳者各
建寺刹招延勝侶樹立福田濟其營魄（魄者登于上己）
（息注惷息也登山僕心法者仲時之昔息也並見唐書史歐陽猶書刪去不存）以釋朕矜閔之意
四年正月敕上宮繡釋迦佛丈六像來安興
光寺設千僧齋。五月戰場建寺成敕群臣
撰碑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
破宋老生於呂州立普濟寺許敬宗撰破薛
舉於豳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破宋金剛於
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撰破王世充於邙山
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竇建德於汜水立等
慈寺顏師古撰破劉黑闥於洺州立昭福寺
岑文本撰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三錢外戶不
閉行旅不齎糧斷刑纔二十九人天下大治
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行仁義既效矣因
追念初平天下手誅千餘人不值太平即以 池九 十三
御服施諸寺命僧行懺（事見舊文歐陽唐書並削去之）
鎧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
時失得之迹也以故惡如紂君必書醜如
恭母必書豈以其醜惡而不之記邪是知
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惡之事斯可為信
史也昔范曄著漢書西域傳始論佛法陳
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錄唐太宗修晉書於
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
志李延壽於南史作顏樵傳凡帝王公卿
毀讚佛老者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
優劣當年今日未嘗不明識所歸歐陽氏
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之事則刪之
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也借
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己所不好而
悉刪之邪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
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
惡韓歐司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詆
訶及退之問道於大顛永叔問法於圓通

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禪頌言爲百世
師行爲天下法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
禪頌六章見司馬公文集是三賢者始惡而終好之惜
乎聞道之晚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
佛法之取舍果在於人之好惡可不審乎
哉
五年正月
詔僧尼道士致敬父母正觀改尋[illegible]○詔以
慶善宮爲穆太后建慈德寺爲皇太子承乾
建晉光寺敕沙門法常居之爲太子授菩薩
戒○十一月化度寺僧邕禪師亡上敬悼賜
帛敕右庶子李百藥撰碑更令歐陽詢書今有
收不本者文字發閥藏以爲實初波斯國蘇魯支立末尼
火祆教祆火煙反胡神即外道梵志也敕於京師建大秦寺
波斯國在西海此云大秦
六年詔以東都洛陽龍潛舊宅爲天宮寺　詔
杜順和上入見錫號帝心○八月七日章安
禪師示寂池九于國清異香滿室
七年中天竺三藏明友來譯大乘莊嚴論李古
百藥序之云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爲本於此
不通未可弘法○敕僧道停致敬父母○寒
山子者隱居天台之寒巖時入國清寺有拾
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得之可十歲
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常收

菜滓於竹筩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
喚快活寺僧逐罵輒撫掌大笑閭丘胤初爲
台州刺史臨途頭痛遇豐干言從天台國清
來爲噀水治疾須臾即愈胤問天台有何賢
士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
取相寒山文殊遁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
子胤至郡即詣國清問豐干院僧道翹引至
空房多見虎迹云禪師在日唯舂米供衆夜
則唱歌自樂又問寒山拾得引至竈前見二
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饒
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二人即把手而笑走
向寒巖更不返寺胤乃令道翹於村墅人家
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餘首傳於世云
八年詔爲穆大后建弘福寺車駕親臨自開
佛眼○尚書虞世南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
重患當時運心造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
於道場供千僧蔬會以斯微力希生生世世
常無疾惱池九七世久遠六道怨親並同今願法帖
○敕普光寺常法師入內殿爲皇后授戒○十七
萊州奏高麗三國僧[illegible]新羅百[illegible]爲三國願入中國學
佛法欲覩虛實耳魏徵曰陛下所爲善足爲
夷狄法所爲不善雖距夷狄何益於國詔許
之
九年十月玄琬法師終于延興寺遺表有云

聖帝方尊事三寶不應使沙門與百姓同科
乞令僧有過者並付所屬以內律治之帝嘉
納焉乃遣皇太子臨弔敕有司給葬具敕墳沙門
自琬師始○十一月詔曰比綠衰亂僧徒減少華
臺寶塔窺戶無人其令天下度僧尼三千人
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者以聞僧徒有假
託醫巫左道惑衆造詣官曹囑致贓賄者朕
在情持護必無寬貸諸犯過者宜令所司依
準內律明爲條制　○詔曰老子
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沙門智
實法琳等詣闕申理詔不許駕幸洛陽實等
復抗辭固爭以道士雖冒宗老子其實蹲三
張符水醮籙之事後漢張陵父子教民悔過令輸米五斗其後有張脩
張角收其法用符水以治病扶世稱五斗米道不宜居釋氏上敕宰
相岑文本諭旨實等固不奉詔帝怒杖實于
朝堂褫其服流之嶺表而終有識其不量進
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復回所以力
爭者使後世知有僧耳聞者媿服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既卒上夢見之因詔曰
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
傷昨因夜夢忽覩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
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
冥福以中朕思舊之意唐書史
十三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沙門慧淨道士

菍晃入弘文殿談論三教淨講法華菍晃問
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
入定放光雨華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
漸故曰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
故稱第一晃曰師言不出㲉何所可領師曰
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晃
池九 十六
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
猕蹤道士神㬎謂人爲畜天情大說合座歡
踊○方士秦世英譖法琳所著破邪論訕毀
皇宗教流益州而亡○有西域僧來善咒術
令人死復蘇帝令咒飛騎皆驗傅奕曰此邪
術也請使咒臣咒之無所覺僧忽仆地若爲
物所擊者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得佛齒
所擊前無堅物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者
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及往見齒出角
扣之應手而碎
述曰夫咒以中道爲體持善遮惡爲用此
大聖祕密化物之法而持是法者必惟其
人故蘇婆呼童子等經云諸咒皆有部主
明王諸威德鬼神以爲之護(部主如釋迦佛及觀音菩
薩明王即竹明仙王救世神鬼神即金剛神熱文持諸說咒神)然明王部主
慈悲發護於彼咒師不見其過至於諸惡
毒鬼見有爲利養詐解持誦者見彼癡人
繫執金剛杵便生其怒即害彼命(云云)令觀

西僧不知持善遮惡之義而欲以區區咒
術遠來東土咒死爲功邀名人主有利欲
之心無沙門之行是宜護咒鬼神乘怒以
斃之耳咒騎兵死咒傅奕不死奕小人謗
法罪在泥犁非奕能拒咒也此事至祕惟
探索咒部者能知之佛舍利齒骨一切物
池九 十七
不能壞彼婆羅門所攜之齒恐非佛真用
羚角以碎之或金剛石僞爲之物雖足以
成傅奕博物之名而終不能知吾佛金剛
不壞之體世好黨奕而不知義故爲辨之
庶幾乎免謗法之辠而救淪墜之苦也
詔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誡勅弟
子甚爲詳要末俗緇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
用思弘闡宜令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
各一卷若見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
勉必使遵行(文帖句林)
述曰太宗知務僧之本在於遺教故能戒
有司寫經本令公(私相)勸俾免於過其有得
於仁王護法之心也
十月杜順和上坐亡于義善寺有弟子詣五
臺禮文殊方抵山麓見老人語之曰文殊今
在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
往
十五年善導法師至西河見綽禪師九品道

場講誦觀經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餘行
業迂闊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至京師擊
發四部三十餘年般舟行道造彌陀經十萬
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
其化有終身誦彌陀經十萬至三五十萬卷
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聲者師念佛時有光
明從口出後高宗朝賜寺名曰光明云
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爲穆太后追福自製疏
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
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
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詎敢有怨上曰
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即以爲勝
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
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
佛初未嘗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
十七年蘄州黃梅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
乃就賜珍繒以旌其道○勅衛尉丞李義表
貢水令王元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
池九 十八
邪城東北維摩室元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
十笏因號方丈復登耆闍崛山刻碑紀唐威
德○八月京州奏昌松縣鴻池谷有五石青
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多子太平天子李世民
千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佛(果)田天子文
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云云)十一月遣使以玉

帝詔鴻池谷祭謝靈貺舊史在本紀新書雜入五行志素緣異言府月判史李暴學癸肩紟有遠石自然成文凡一石十字天時去高豆海兩于李九五八千太平天子事世王十朱太子沿吉施山人土岡主南王好與文逗千古大丈五五七五十五鳳今才子式文貞叡貝大置四方上下萬法忠李為香故禮部卽中勿退訖罪懺羅旦岡於典

述曰高祖之順承天命也以沙門景暉有預記乃立像造寺建齋禁殺遮遮然無敢後一旦惑傅奕之袄言遽欲以佛法爲無用而沙汰之既而內難卒發詔已下而不行太宗臨朝大弘斯化鴻池瑞石識文昭然觀其屢朝譯經列聖製序建仁王之高座注般若之真乘受戒講經問道聽法鑄像建剎試經度人斯皆天性與能超於倫稟識知此道有助國敎世之功爲脩身治心之法故能與孔孟之學並行而不悖也至言其歷代尊僧之禮則於古爲尤異故崇其位則不使稱臣重其德則加之爵秩分亡物則悉依僧律罰有過則唯寡內科十九自非石識所謂七佛八菩薩之出應世間池九爲能相繼崇尚之不絕乎

十八年岑文本爲中書令文本少時常念法華普門品曾乘舟吳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沒水中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既而隨波湧出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去謂之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須安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食椀得舍利二

十九年正月玄奘三藏自西天還長安留守房玄齡備釋部威儀迎置弘福寺是日有五色雲覆經像上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記所歷百國山川風俗前史所未聞也詔就弘福寺同沙門道宣等翻譯

二十年七月奘法師表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等凡五部請帝製序○詔法華智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前身是陳僕射徐陵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不墜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真出家五不墮流俗之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將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五願師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爲師咨受心要即證法華三昧

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既至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清悚見法師故遣相屈比日所翻何經奘曰近譯彌勒瑜伽地師論帝宣論觀覽謂侍臣曰佛敎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猶汀瀅方淙渤耳瀅清瑩汀小水也世言三教齊致者此妄談也因敕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總管特分天下爲九道其首今特石本行其文書云畫閣二有康願度我以含主印此字也僞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二序與在咸經之請上自是平章法義不輟於口敬待法師覩於家人嘗問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爲最帝說○九月詔京城諸郡各度僧每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池九○十月車駕還京二下師敕於北闕大內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奘法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從晝則陪御談玄暮則歸院翻譯上令翻道德經爲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用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觀之適足見薄遂止○四祖信禪師居破頭山有老僧號栽松道者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老矣使有所聞何能廣化能再來吾尚可待乃去行水邊見周氏女浣衣揖求寄宿歸而孕父母逐之日傭紡里中夕宿衆館及生一子棄水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體鮮潔遂舉之常隨母乞食見四祖于黃梅道中祖語其母令出家是爲弘忍禪師嗣居東山大行其道衆館後爲佛母寺東禪有佛母冢縣林岡四祖登廬山絕頂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以問大衆弘忍曰莫是和上它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如是傳燈○十二月皇太

于爲文德皇后建慈恩寺。譯京城六德五十
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敕太常九部樂奉
迎梵本諸經瑞像舍利五十大德入寺。帝御
安福門樓執鑪致敬。
二十三年四月上幸翠微宮。召奘法師陪從。
上歎曰。與法師相見恨晚。未盡弘法之意。五(沈九)(干一)
月上崩。
高宗(治太宗第九子)永徽元年。詔天宮慧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
大夫。
二年九月。四祖信禪師安坐而逝。塔于東山
黃梅寺。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
門人不復敢閉。○法華威禪師爲天宮慧威
禪師說止觀法門。○常州安國寺沙門善伏
每爲衆說法。嘗云。行慈不殺。佛教之都門。若
奉教而不能行。是猶講禮而爲倨傲也。又嘗
勸人修六道供。以人先亡者無慾此途(高僧傳)
三年。奘法師請於慈恩寺建浮圖。藏西天舍
利經像。○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譯陀
羅尼集經。時那提於慈恩寺譯。阤地婆訶羅
於弘福寺譯經。一時宣譯。皆極其選。法門榮
之。
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
傳法。

六年。初奘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呂才作解頌
毀之。法師慧立致書于左僕射于志寧以斥
呂才。太常博士柳宣劾才妄舉。有旨令公卿
學士領才詣慈恩寺。就法師禮悔。○罽賓國
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會稽永欣
寺有異僧來。碧眸清瘦。自稱我即康僧會。言
訖立化。寺衆驚異。乃漆其軀而事之。祈禱立
應。
顯慶元年正月。左代王弘爲皇太子。敕爲建
僧齋五千員於慈恩寺。○敕左僕射于志寧
吏部尚書來濟兼譯經潤文使。○三月上御
製大慈恩寺碑成。奘法師上表稱謝。○五月
奘法師疾。上遣御醫蔣孝璋蔡之師因附奏
二事。一者正觀以老子名位在佛先。嘗面陳
先帝許從改正。二者永徽初敕僧道有過情
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遠官司動行枷杖
虧辱法門。上曰。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當平
章。若僧用俗法。即遣停罷。○十一月。武后生(沈九)
皇子。神光滿室。賜名佛光王(印中求乞)。踰月詔於(干三)
奘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師依三寶及授五戒)。
二年。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
千區。詔道宣律師爲上座。神泰法師爲寺主。
懷素爲維那。宣律師居西明。作續高僧傳三
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敕僧道無得受

父母尊長拜。○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示寂。
師得法於五祖。爲牛頭第一世。應橫出一枝
佛法之記。○西天寶掌禪師坐亡於婺州浦
江寺。計其壽一千七十二歲(書同咸羽王十九年生在七國)(北七)
三年。詔沙門義褒道士黃頤等入宮談論。道
士李榮立本際義。往復數四。理屈語塞。帝令
黃門引榮退席。賜褒帛以賞之。○日本國遣
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
四年。詔僧道入合璧宮論議。法師會隱立五
蘊義。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茫然不知。
乃更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慧立反覆詰之。榮
語屈而退。○詔以坊州玉華宮爲寺。命奘法
師居之。師譯大般若經。歷四年而成。凡六百
卷。又般若心經及諸經論。共七十五部。
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眞身釋迦佛指
骨至洛陽大內供養。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宣
律師送還法門寺。○西京勝光寺沙門孝整(沈九)
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噉之。未幾得嘔血之疾。(九三)
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
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
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姻。言
已而失。贄偃即計直償衆僧。月餘乃免。
述曰。佛立禁戒。凡僧藍錢穀蔬果器具屋

盧田山是爲十方僧衆常住之物非己可得私用苟掩以爲私雖四錢已上則便成盜罪終不免淪墜之報今於孝贄果唉親姻之責表而出之則於盜用錢穀盜伐林木之罪爲可見矣可不警之

龍朔元年王元策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

二年敕會昌沙門會賾詣五臺山禮文殊箕容衆見金光蒲殿空聲讚云善哉。西蜀沙門會寧自南海附舶至訶陵國遇沙門智賢齋涅槃後分自師子國來即與對譯成文二卷

三年中印度沙門福生於慈恩寺譯莊嚴王經等三部

麟德元年二月奘法師令衆念彌勒佛右脇而逝是夕有白虹四道貫井宿直慈恩寺塔帝哭之慟廢朝五日顧左右曰國寶永失可爲痛心敕用佛故事金棺銀椁五部寢怡恭于滻水之東四方會葬者百萬人

乾封元年封岱嶽車駕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幸魯祠孔子追封太師

二年十月三日宣律師於終南山順寂衆聞天人同聲請歸彌勒內院嘗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爲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有長眉僧來謁之曰昔迦葉佛曾此立壇師乃撰壇經行於世師初在西明寺中夜行道足跌前階有聖者扶其足師問爲誰答曰北天王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願爲致之太子乃以所寶佛牙授之師衣捧行道盡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又與天人廣問律相及西天聖迹凡三千八百事號天人感通傳天人費氏曰四王各有八將護出家人北洲少有佛法餘三洲佛法大弘東西洲煩惱難化南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囑四天王若不護破戒誰當行我之法故四王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計

總章元年詔百僚僧道會百福殿議老子化胡經沙門法明排衆而出曰此經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僞造舉衆愕然無能應者乃敕令搜聚僞本悉從焚棄

咸亨二年沙門義淨自南海附舶往西竺求經。西京法海寺神英禪師獲吳僧義濬所藏梁武水陸齋儀依法修設感秦莊襄王張儀陳軫列國君臣見形致謝

三年勅洛陽龍門山鐫石龕盧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五祖弘忍禪師以法傳行者慧能能初至祖問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衆神秀居第一座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倩童子至壁間書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用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召能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幷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追至大庾嶺能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能曰我今說者即非密也返照自己密在汝邊明乃禮謝而回

四年詔萬回禪師入宮供養萬回閿鄉人姓張年十歲其兄萬年戍遼東母程氏憶之飯僧祈福回裹齋餘出門際晚持兄書歸母方知其神異以往回萬里人因呼爲萬回哥哥後剃髮著褐衣爲沙門

上元元年名隱士孫思邈入見拜諫議大夫

固辭上問佛經以何爲大思邈曰無若華嚴上曰近奘法師譯般若六百卷何不爲大思邈曰華嚴法界是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乃華嚴中一門耳於是帝始持華嚴是歲思邈求還山乃入終南隱居篤志佛典前後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此經是晉譯六十卷若先生既長壽若一年手書十部則八十年中可足七百五十部矣）復舍華原舊居玉山宅爲佛寺年一百五十歲盧照鄰稱邈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見華嚴感應傳及唐本傳）思邈居終南與宣律師善時大旱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祈雨七日水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師求救自稱池中龍師曰可往求孫先生老人至其室思邈曰吾聞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汝能傳之吾當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事急矣俄捧方至前思邈曰汝還無慮自是池水漲溢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置一方世不得而別（酉陽雜俎）

衆湘山野錄云國初成都有僧誦法華有功一日山僕來請入溪嶺見跨溪一閣僕入報出謂僧曰先生請師誦經至寶塔品先生野服藜杖兩眉垂肩焚香拱聽而入設秫飯杞菊若甘露覩一鍰（音還虞書其罰百鍰一日金六兩爲鍰○今言一鍰音且約百錢也）僕送至中途問先生何姓名僕曰姓孫從於僧掌書思邈字僧方嗟駭僕忽不見復四尋索三日竟迷路歸視視乃金錢一百由玆一餼身輕無疾唐史言百五十歲野錄請誦經時在國初則又三百年矣

儀鳳元年中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譯方廣大莊嚴經等十八部。初罽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禮文殊遇老人曰此土人多造惡佛頂尊勝咒爲除罪秘方可還西取經流傳忽不見波利遂還至是取經來上帝令杜行顗與日照共譯留經於內波利泣曰志在流布何得自秘帝乃以梵本還之波利遂於西明寺與沙門順貞重譯畢持梵本入五臺不復出。行者盧慧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禪師爲其落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摩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眞諦於壇側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及師於此樹下大闡東山法門寃符先記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

二年初杜行顗所譯尊勝經遇國諱皆避之以世尊爲聖尊救治爲救除（高宗諱治太宗諱世民）上曰佛經之言豈當避諱乃敕令改正。國清寺僧智璪爲直歲將常住布十端與始豐縣丞李意及（天台縣在隋唐時爲始豐）久而不還璪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璪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家奴背亦有李意及字（見某作如）

述曰今時勢家多以恩倒冒占寺院子弟幹僕並緣爲姦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於不義之地而伐殺竹木四時誅求視以爲常不思它日地獄酬償之苦爲儒爲官不幸而負此見識以是敎其子以是責其僕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爲寺家奴特其報之輕者今故表出之以爲好作重過者之戒

三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廟勅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令貢舉人兼通老子道德經

述曰自有佛以來世稱佛老立文爲次吳闞澤稱道事天天事佛隋李士謙論三敎優劣謂佛日道月儒五星魏收撰北魏佛老志皆先僧而後道其數已定太宗謂老子李姓是國之祖遂令居佛上違理失禮豈老子意耶太宗明君亦有時而惑乎至高宗以道士隸宗正違理失禮其惑尤甚爲厭後武宗尚道廢佛皆二君啟其惑也

調露元年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染患牛孔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顦顇云爲互用

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差輕唯用伽藍物爲
至重頻賜救濟寧即爲誦經懺罪月餘復來
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
之日
述曰爲沙門而不明因果私取常住之物
以適已用用者受者均被其苦經則爲牛 注九
畜奴役重則受鑊湯鑪炭的論其報可不 廿八
痛哉至於權門要路復不知果報之爲何
義以故甘受愚僧之餌而不悟其非占山
爲墳貴帖住院若主若客皆入罪門若此
之流深足鄙耻
永
隆元年沙門智運於洛陽龍門山鐫石爲
一萬五千佛
永淳元年十一月慈恩法師窺基示寂勅諸
寺圖形以祀師稟奘法師瑜伽師地唯識宗
旨號百部論主世宗爲慈恩教(奘師傳戒賢三時教二有二空二不有不空教)
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宣律師之弟也嘗以
教藏淵情學者難窺因撰法苑珠林一百卷
分門類事覽者便之
則天武后(嘗初入宮爲才人太宗崩出爲尼業寺尼高宗詣寺行香見之納後宮拜昭儀狀年將爲后弘道元年高宗崩皇太子即位是爲中宗光宅元年廢中宗爲廬陵王武后自臨政○曌[illegible]門武后自製此字)
垂拱三年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來

永昌元年義淨三藏將梵本寄室利佛逝國
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以是年回廣州
冬復往佛逝國○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
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
曳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叫乞命官厲聲言
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言不 注九
敢違命即擊鐘集衆盡捨衣物造像設齋寘 二十九
官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納不言而去昶自
是進修卒成明行
載初元年勅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並
封縣公賜紫袈裟銀龜袋(賜紫始此)
二年勅僧尼依舊立在道士女冠之上○勅
荊州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爲國
師(五祖寺出)○于闐國沙門天智譯造像功德等
六部
如意元年勅斷天下屠釣
二年天宮威禪師爲左溪朗禪師說止觀法
門○北印度沙門寶思惟譯文殊一字呪經
等七部南印度沙門法希譯寶雨經等十部
○絳州二童女依尼師出家尼誦華嚴一日
生亡二女失望旦旦詣墳號泣三年忽生蓮
華五莖于土郡以上聞則天勅捨華根出自
舌上乃召二女入內覲爲落髮令居天女寺
○始令佛經製卍字爲如來吉祥萬德之所

卍音之爲萬(華嚴音義作大周長壽者蓋武后嘗改唐稱周年號長壽故改爲如志)
宋翻譯名義引華嚴要云如來胸臆有大人
相形如卍字名吉祥海雲又作曾是吉祥
勝德之相由髮右旋而生似卍字卍曾是
西土字卍乃萬方是此土字同呼爲萬
延載元年勅天下僧尼舊隸司賓(即鴻臚寺)今改
隸祠部(以佛教自外國故人稱謝元之)○波斯國人拂多誕(西海大秦國人)
持二宗經僞教來朝
述曰太宗時波斯揆讚進火祆教勅建大
秦寺武后時波斯拂多誕進二宗經厥後
大歷間荊揚洪越等州各建摩尼寺此魔
教邪法愚民易於漸染由屢朝君臣當世
名德不能簡邪正以別同異故其法行於
世而弗禁噓是蓋西上九十五外道之類
歟
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
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 注九 二十
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
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
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
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茹
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爲信陰相交結稱
爲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鴉猍作亂如

方臘呂昻輩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虛行者十二部飯禪若吾徒即是眞禪有云菩提子達磨栽心地種透靈臺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不求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爲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爲至嚴沙門有爲行佛謹反遺其譏出家守法不可自勉

京師有女人自稱聖善菩薩太后召見之所言皆驗時大安禪師至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大安曰聞汝善觀心我心安在答曰在塔頭相輪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乃復問之女不知答安斥之曰我心暫置阿羅漢地汝已不知若至菩薩諸佛地何由可知女辭屈慚懼變作牝狐下階而走(廣異記)

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往于闐國(池九)迎實叉難陀於東都大徧空寺與(二十一)菩提流志重譯(晉譯六十卷七處八會新譯八十卷七處九會)沙門復禮綴文法藏筆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御製經序譯場初啓甘露天降內沼生蓮一莖百葉(華嚴感傳云人間華十葉天華百葉中上華千葉)

萬歲通天元年遣使賜六祖能禪師水精鉢摩納衣白氎香茶勅韶州守臣安撫山門○洛陽弘道觀主杜義乞爲僧賜名玄嶷賜夏三十臘勅住佛授記寺嶷撰甄正論以尊佛教

述曰佛制受戒以先後爲次序今玄嶷以新戒而居三十夏僧之上雖曰國恩實違佛制厥後劉總賜五十夏梁令因加三十臘皆本於此日之非法也

福先寺沙門慧澄乞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勅秋官侍郎劉如睿八學士議之皆言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

述曰唐藝文志有八學士議狀一卷雖據漢隋諸書存化胡之說而不知王符僞造之爲非詳論在中宗神龍初元

詔嵩岳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五祖出)○詔沙彌法藏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都講以聞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叉難陀參譯華嚴

聖曆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御上東門迎勞詔以所奉金剛座佛眞容舍利梵經置佛授記寺道場集衆翻譯

二年十月勅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地皆爲震動即日引對長生殿敷宣玄義指殿隅金師子爲譬后豁然領解封師爲賢首菩薩戒師集其言曰金師子章學者尊稱爲賢首教云○華陰鄧元英有親故暴亡七日復蘇報元英驚見冥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救之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嚴經一部元英遽買紙向鄰寺多名經生未(卌二末)逾旬日經已寫畢竟免斯厄後於丹墳地產一華於冬月枯莖中后異之勅賜立孝門以加旌表

久視元年四月詔敘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像于白司馬坂(天書)○詔義淨三藏於東都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天后製聖敎序

大足元年成州言有佛跡見甚大詔改號大足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池九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七

中宗(顯高宗第七子)

神龍元年。詔韶州慧能禪師入京。不就。○詔
天下試經度人。山陰靈隱僧童大義年十二
誦法華經。試中第一。義學止觀于左溪。臨終
坐士天樂來迎。○勅遣使迎韶州慧能禪師
入京行道。師表辭以疾。因就賜袈裟缽以
諭主上欽慕之意。○詔義淨三藏於內道場
譯孔雀呪王經。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上昔
居房陵。祈命藥師如來。遂蒙降祉。因命師譯
藥師七佛經。上自筆受。師譯經凡五十六部。
○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廷高州。至南海遇
印度沙門般剌密諦。遂止制止寺。譯大佛頂
首楞嚴經。融為筆受。○九月。祀明堂。大赦。詔
曰。如聞道觀皆畫化胡成佛之相。諸寺亦畫
老君之形。兩教尊容。互有毀辱。深為不然。自
今並須毀除。其化胡經。屢朝禁斷。今後有留
此偽經及諸記錄有言化胡者。並與削除。違
者準勑科罪。弘道觀者桓彥道表留化胡經。
勑曰。朕志在還淳。情存去偽。頃以萬幾之暇。
尋三教道德二篇之說。空有二諦之談。莫不
敦暢玄門。闡揚妙理。何假化胡之偽。方盛老
子之宗。義有乖違。事須除削。

述曰。永嘉謝守灝述老君實錄。引諸書言
老子數數下生。商高宗時生於亳州。衆應
升天一也。商紂時降於岐山。至周武王為柱
史。昭王二十二年度關。授尹令道德經。西
遊不反也二。昭王二十五年。復降於蜀李太
官家。二十七年。與尹子會于成都青羊肆(上太上巳下太上中引)
往西域化胡於于闐國升天(三為巳上太實錄引中額)
(本宗時人林靈素著於也)史記定王三年生於楚苦縣
為柱下史。孔子朝周問禮。敬王元年入關
為尹令說道德五千言。與尹子西之流沙
(四也)此前後降生事跡。不可言無。昭定兩時
皆說為尹令說道德經。若取孔子同時。則
且以後文為正。

議曰。駮化胡之偽有九說焉。史記老子傳
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本傳注引列
仙傳云。尹喜老子俱之流沙。莫知所終。今
刊行列仙傳。乃於流沙下增化胡二字。一
繆也。尹子作老子西昇經云。聞竺乾有古
皇先生。吾之師也。今實錄不欲師佛。乃改
為吾之身也。二繆也。化胡經說老子至罽
賓化胡剃髮。當昭王二十七年。是時佛生
方二歲。世間未聞有佛。不應罽賓有剃髮
事。三繆也。偽經又言老君勅尹子化丈六
金身。名曰佛陀。為胡王授五戒。本云化胡
今乃化尹子成佛。四繆也。偽經言淨圓寂
滅。永為陰靈神仙。飛升長生不滅。本云化
胡成佛。不應讚仙毀佛。五繆也。偽經言老
君命梵天頗陀王以二莊時下生為佛。釋
迦本降自兜率天。當昭王甲寅歲。既無頗
陀之稱。又非梵天而降。六繆也。偽經言尹
子化舍利弗。賓頭盧。菩女天九十五種等
此諸人自是釋迦弟子。不應云尹子所化
造偽經者亦不知舍利弗為何義。七繆也
實錄妄謂弟子守佛冢者為喪門。羅什改
作桑門沙門。老君遣比丘降魔。故稱職迹

金剛。又謂仙道為教外別傳。此皆假竊佛
經。妄立議論。八繆也。實錄不識佛壽長遠。見
明經壽命短促。方八十年。不知何義。便取
此言譏佛滅之速。九繆也。老子下為法師
上為天主。一切諸天無不事佛。今道家雖
欲尊道重天而立論失理。反成謗佛之甚
可不畏哉。昔王符偽造此經。死墮地獄。閻
王訶云。世間偽經毀盡。汝罪方脫。今人擬
實錄者方盛引偽文。甘與王符同一受罪
可不悲哉。(偽經諸說唯見所引更不別詳)北朝魏孝明唐
高宗中宗屢朝毀除。顯是偽說。猶武后朝
八學士議不能區別。尚須細評。故世欲存

老子化胡者當作二說一審其時二據其文何謂審其時須知佛生於昭王時老子生於定王時至景王時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此時在佛後三伯年可言有佛可言化胡何謂據其文列仙傳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古本無化胡字)漢襄楷傳云老子入夷狄為浮圖之化晉高士傳魏典略西戎傳皆言老子化戎俗為浮圖隋史西域傳魏宋雲西行記唐太子實錄皆言于闐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處唐則天時沙門慧澄乞毀化胡經敕劉如睿八學士各為議狀皆言漢隋諸書所載化胡是實不當除削本詳諸書言老子入西域止在于闐葱嶺之東正是胡鄉無可疑者若欲實其事則當為之語曰老子本迦葉尊者釋迦遺化東土先說世間道德五千言以熟機緣(義見大叡)(西昇四緣出并精行)後反西域以佛道勸化胡俗令成佛道如此言之方為合理昔王符撰諸書造經若獨引于闐胡地之國猶可取信至廣說罽賓維衛不識此是梵種胡梵相去二萬里豈當混濫如此偽說敗績不少前列九繆有能立難者吾當截舌以謝

二年敕萬回禪師賜號法雲公圓通大士○北宗神秀國師示寂於東都天宮寺諡大通禪師師得法於五祖自武后朝召居內道場至帝禮以國師宰相張說問法執弟子禮○

二月敕造聖善寺沙門慧範補正議大夫封上庸郡公法藏慧珍九人並朝大夫封縣公官給奉祿一同正員(來吉風兼佐)敕菩提流志於佛光殿譯經上御法筵親臨筆受百僚侍坐妃后同瞻(注十)○五月賜嵩嶽慧安國師(四)紫摩納衣度弟子十四人後三年亡壽百二十八歲○詔七朝忌辰於內殿設齋行香○聖善寺成敕上庸公慧範如銀青光祿大夫充寺主沙門萬歲加朝散大夫封縣公充都維那沙門廣清檢校殿中監充功德使

三年敕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師師西域何國人高宗時來洛陽行化至泗州城民賀跋捨宅為寺師令掘地得碑云齊李龍捨宅建香積寺又獲金佛師曰普照王佛也因名普照王上以天后諱改普光王師既至尊為國師出居薦福寺帝及百僚皆稱弟子度弟子慧儼慧岸木叉御書寺額○敕文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敕菩提流志於西崇福寺譯寶積經修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盧藏用等潤文○詔律師道岸入宮為妃主授歸戒帝至諸師皆避席岸獨長揖帝高其操命圖形于林光宮為之御讚

四年三月三日僧伽大師坐亡敕於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詔令送歸泗州俄芬芳帝里上問萬回僧伽何人曰觀音化身也○五月大旱敕菩提流志於崇福寺結壇祈雨三日大澍(暑止時雨)○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菩提流志進新譯經帝於林光殿賜齋(注十)觀沙門議論敕畫工張訓圖翻經大德及衆(五)學士千餘壁觀製讚辭

睿宗(高宗第八子)景雲元年高祖舊第興聖宮有柿樹枯瘁歲久至是重榮乃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道三萬人帝初受內禪請法藏法師從受菩薩戒

二年敕菩提流志同法藏塵外寺於北苑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宰相張說右丞盧藏用侍士賀知章中書侍郎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侍中魏知古潤文監護○敕貴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法雲公萬回坐亡贈司徒虢國公敕葬京西香積寺回當則天朝延入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生則天抱示之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安樂公主怙寵后將謀逆回過之途望塵唾之曰腥氣不可近後安樂果被誅玄宗在藩邸之回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出回

告市人曰天子來矣

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延熹門臨觀燈輪高二十丈然金銀燈五萬盞望之若華樹○菩提流志等進新譯寶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十一月賢首法師法藏士贈鴻臚卿葬神和原

二年敕採訪使王志愔應諸郡無敕寺院並令毀拆初沙門慧雲望隋河北有異氣乃入汴州至司馬園池見水中有上天宮闕欲謀延寺乃化緣鑄丈六彌勒像買鄭景宅為院掘地獲碑云北齊天保六年立建國寺因名曰建國志愔至寺撤像泣告像忽放光志愔以事聞帝亦預有瑞夢與所奏實符以自相王龍飛因賜名大相國寺○八月能禪師於新州國恩寺坐亡反葬于韶州曹溪而建塔馬世稱六祖

玄宗(隆基睿宗三子)

開元元年敕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彌勒佛殿

二年正月自中宗以來貴戚奏度人為僧冒戶避丁多削髮以避徭役紫微令姚崇上書請禁度僧言佛不在外悟之由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僧尼偽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俗敕百官毋得創寺民間毋得鑄佛寫經須者就寺贖取

○二月敕僧道致敬父母四月罷致敬

述曰自晉成帝至隋煬凡四詔沙門致敬王者遠法師謂袈裟非朝宗之服瞻法師謂僧無敬俗之典遂寢其事自唐太宗明皇凡二詔僧道致敬父母既時停罷然不聞當時以何為議豈不曰若稽之佛典出家之士尊居三寶為世福田尚使父母反拜豈當違佛制而徇一時之立法停罷之議不出此義自明皇至我朝無復為此非議者矣

三年詔一行禪師入見帝咨以安國撫民之道及出世法要稱為天師(天子之師)帝問國作何如對曰昔與(万)有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帝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讖洗然忘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絕以曾封吉王也

四年西天無畏三藏來先是睿宗開師名遣將軍史獻出王門迎候至是帝夢異僧來謁命圖其容于壁及師入見與壁像不異帝說飾內道場居之尊為教主師譯出毗盧遮那等經密教一宗於茲為盛○日本國遣沙門元昉入中國求法

七年西天三藏金剛智循南海至廣州來京師名見敕居慈恩寺智傳龍樹瑜伽密教所至必結壇灌頂度人禱雨禳災尤彰感驗○長安罔極寺沙門慧日遊西天還進佛真容梵夾名見內殿說法開悟帝心賜號慈愍三藏法師所經七十國往返二十年○三月長者李通玄以華嚴大經諸家疏義繁衍乃持新譯經往太原高山奴宅造論經三年日食十棗柏葉餅一枚世號棗柏大士將齎經往韓莊忽見一虎當道長者以經置其背引登方山土龕處共中室無燈燭口出白光炳照製作有兩女子日供食一盤及紙墨坐亡之日白光自頂上徹太微所造論四十卷(康中有秋)一(卷書述)

八年北天竺不空三藏循南海至京師於慈恩寺傳瑜伽大法于金剛智○五月京師人多疫病醫王善生師施藥以救無不瘥師每存心發願人觀之者病為上聞之名愈見禮為藥王菩薩生師者厭勒國人(西域)常衣氈袍腰懸數百胡盧頂紗巾持藜杖一黑犬同行自云已五百年堯舜殷湯周秦漢唐凡七度化身來救貧病其犬一日化為黑龍背負生師沖天而去

九年詔一行禪師造大衍歷邢和璞謂尹愔曰漢洛下閎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有又紀也)必有聖人出而正之今一行造歷正其差譯洛

下之言信矣後六年亡謚大慧禪師○于闐沙門智嚴來譯經四部○姚崇疾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効無知子追薦冥福

述曰佛道何在必於伽藍經像沙門奉法之徒以寓見之而後可以行清淨慈悲之化崇不知此道而且獨任虗理以飾區見故其當軸也則禁度僧創寺鑄佛寫經其爲續也則遺令戒兒曹勿舉佛事使得君如魏太武以逞其堅僻之志則亦當時一崔浩不令之終也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睿普照至揚州奉國主命以僧伽梨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鑒真受其衣感外國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船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毘盧遮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群臣以次稟授日本律教始行於此

十五年勅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勅下豫州新息令李虗方醉而州符至大怒約胥正敢毀拆者斬虗行事多違戾非有意全佛屋也洎病死既斂聞棺中指爪聲毋促開之乃生時暑月身始瘡爛月餘方愈自言初為兩吏拘至王庭見前新息吏士經年矣謂虗曰長官毀寺為心今當受報虗聞大懼請救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天不合此間追攝王若問但以此對頃之見王有人持一通案吏讀曰李虗尊學剖羊脚合杖一百仍割身肉虗曰去歲敕毀佛堂虗界內獨存之頃此功德以折前罪王驚曰審有此不吏白有福簿在天堂王令撿之吏讀曰去年毀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存合折一生無數罪惡延年三十言畢罪簿火出焚之略盡乃敕兩吏送還(冥報記)○菩提流志亡年百五十六歲謚一切徧知三藏贈鴻臚卿○房琯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與之出遊過廢口入廢寺坐古松下使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畫謂琯曰頗憶此耶琯怳然悟前身為永師也○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徧即令放還又遽水趨壁入京舉避路遇亡妻言今在冥司受罪不可言我衣裝在阿家處可取貨造金剛經一部盛如言始及半卷因過墓所見老人稱是地主曰汝妻昨日已得生天(金剛感應)

十七年敕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出法運通塞志)

述曰出家學道要在從師受戒為之制初未嘗掛名於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則天延載始令二衆隸祠部而明皇正觀始令三歲造籍肅宗至德復令鬻牒謂之香水錢遠我本朝南渡則又創免丁之賦謂之清閑錢嘻律言非我所制餘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豈如來以佛眼觀末世為吾徒者當勉順國法乎噫

十八年左溪朗禪師為荊溪湛然禪師說止觀法門○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進所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以五千四十八卷為定數敕附入大藏○武功縣丞蘇珪常誦金剛經合家五十口皆蔬食妻崔氏以瘦悴竊食肉變為骨髏氣絕欲十日復蘇言見閻王責曰汝夫是肉身菩薩何為盜食肉賴有誦經之功延壽二十年可歸以語諸人時帝聞之亦發心持經從化者甚衆　○沙門海通於嘉州大江之濱鑿石為彌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層之閣扁其寺曰陵雲

二十年金剛智三藏亡謚灌頂國師弟子不空三藏奉遺教復回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樹受十八會灌頂之法及經論五百餘部○初是西晉時有僧義興於郿縣東南三十里山谷間立佛祠於巖上至是高僧法睿棄故迹

造精舍於山之東號妙喜萬齊融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師居其處日誦法華感太白化天童送供夜遶塔行道人見師身與塔齊因號太白禪師名其山曰天童(世傳嗐禪師開山者誤)○敕末尼本是邪見妄託佛教既是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述曰佛言九十六種外道佛道為正是知餘皆邪法無足議者末尼既是邪見朝廷便須禁止今乃縱其自行不加科罰曾不思此立有染其習者邪以傳邪適足為佛法之混濫嗟不知當時君臣何其不能區別邪

二十一年南山道宣律師出刪定四分戒本出家之士得以誦習

二十三年無畏三藏示寂塔于龍門之西山

二十四年敕頒御註金剛般若經于天下○中書奏令天下僧尼隸鴻臚寺○吳道玄字道子妙窮丹青大略宗張僧繇上名入供奉於景公寺畫地獄變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不售(今世有石本道子畫)

二十五年敕僧尼仍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以李宗屬皇籍也

二十六年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沙門法秀奏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寺及覺異之遂丐人造及其數忽一日遇僧曰吾導汝入回向寺隨之入終南山見崖半朱門高聳榜曰回向趨入見上方老宿諸僧相勞問秀出袈裟徧寺施之老宿引入空房謂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至曰向居此好聲樂謫為人間主久當復歸囑秀曰汝持玉簫袈裟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上之帝取簫調弄宛如宿御(高僧傳)

二十七年敕天下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千秋節祝壽就開元寺○

二十八年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坐亡師得法於六祖僖宗朝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二十九年河南采訪使齊澣言至道可尊當從宗仰未免鞭撻有辱形儀其僧道有過者欲望一準僧道格律處分(音問反)所由州縣不得擅行決罪奏可○不空三藏自師子國後來廣州采訪使劉巨鱗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現身度人至千萬數

天寶元年西域康居(音作)大石五國入寇安西(唐朝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府)帝名不空三藏入內持誦仁王護國密語上親秉香鑪方二七徧上見神人可五百餘立於殿廷師曰此北天毗沙門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往救安西請設食發遣四月安西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黑雲中見金甲人身丈餘空中鼓角聲振天地冦人帳幕間有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須臾見城樓上天王見形上令驗之即誦呪日也(今城樓軍營立天王堂者因此)

二年敕羅浮山佛經所載是菩薩住處可特立延祥寺華首臺明月戒壇○初沙門楚金於京師千福寺誦法華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乃禪坐六年誓建斯塔下基之日衆聞天樂異香帝於禁夢虛空有楚金二字以問群臣咸以師對乃親書多寶塔額賜錢絹以助役

三載千福寺建多寶塔成感五色雲籠塔上萬衆瞻禮楚金復集大德於塔下行法華三昧感獲舍利三千七十粒○敕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佛像○名司空山本淨禪師至闕問禪宗要旨敕住白蓮寺○南岳懷讓禪師示寂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師得法於六祖

四載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其兩京波斯寺宜改大秦○名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仙治鍊之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時內侍高力士素事佛嫉於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斥遂論以毀釋

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邕決之邕
約面論邪正旗鼓纔臨筠竟敗北邕遂著翻
邪論以攻餘黨少遊聞于朝命邕為僧統黜
斌
五載師子國遣使來朝獻貝葉大般若經瓔
珞白氎五(李平)勅不空三藏居鴻臚寺(十三)入內為帝
行灌頂法時久不雨師立壇作法大雨徧洽
俟禁止大風風即隨止
六載勅天下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
給牒用綾素勅天下寺院擇眞行童子每郡
度三人
十四載上以北方稟氣剛毅列刹多習騎射
詔沙門辯才為臨壇教授用加訓導
肅宗(玄宗第三子)
至德元載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五月
玄宗太子百官發長安將幸蜀至馬嵬百姓
數千人請太子留東破賊室金城沙門道平
力勸議兵靈武以圖恢復遂以平為金吾大
將軍至臨皐屢與賊戰大破之事定行封平
固辭乃勅住崇福興慶二寺賜紫衣金帛七
月太子即位于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帝
在靈武以軍須不足宰相裴冕請鬻僧道度
牒謂之香水錢(城濟此牒)○時寇難方威或勸帝
宜憑佛祐詔沙門百人入行宮朝夕諷唄帝

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如来以問左右
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漏常誦此
名台見行在既而不空至遂并留之託以祈
福○杜鴻漸奏辯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
內教授○上皇駐蹕成都內侍高力士奏城
南市有僧英幹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餒願國
運再清克復疆土欲於府東立寺為國崇福
上皇說御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勅新
羅全禪師為立規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
區全禪師沒徃池州九華山坐逝全身不壞
骨如金鎖壽九十九○十二月上皇自成都
還京師○詔沙門元皎於鳳翔開元寺建藥
師道場忽會中生李樹四十九莖皎等表賀
勅荅曰瑞李滋繁國興之兆生䕅伽藍之內
亦知覺樹之榮咸此殊祥與師同慶○詔迎
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立道場命沙門朝
夕讚禮勅五岳各建寺妙選高行為之主白
衣誦經○百紙賜明經出身為僧時僧標中
(沈十)首選或納錢百緡者許請牒剃度(十四)○羅浮山
沙門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
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
乾元元年(復稱)勅不空三藏入內為帝灌頂
授戒法感大樂說菩薩放光證戒
二年三月詔天下州軍臨江帶郭上下五里

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昇州刺使顏眞卿撰
碑云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𧜟
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
生死之津○詔南陽慧忠禪師入見勅居千
福寺號稱國師上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
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上曰見師云釘釘著
懸挂著(五祖戒師代云妙事不如無)上問如何是十身調
御師起去云還會麼上云不會師顧左右云
喚老僧過淨瓶来
上元元年勅中使徃韶州曹溪迎六祖衣鉢
入內供養○吳興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
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翌旦師入關關
吏問何来荅曰善誦法華遠来受戒關令以
聞帝名見果夢中所見者賜坐誦經至隨喜
品口角放光五色帝大說令別築香壇特為
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勅僧尼朝會
母得稱臣
洪覺範曰(沈十)嵩明教每歎沙門高尚見天子(主)
無臣禮自唐令瑫首壞其端(此事未見所出)歷世
因之於是不疑彼山林遯士天子猶不得
臣之況沙門之道尊居三寶為世歸依者
乎故正宗記之表首尾言臣某以存故事
其間自敘則止稱名當時公卿莫不重其
高識

述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漢王儒仲披徵見光武稱名不臣有司問其故對曰天子有所不臣夫儒生隱士尚知以道自高況世外學佛名居福田豈當臣事世主自取汙辱若肅宗者可謂知尊釋氏深識大體者矣

名沙門子鄰入禁中講經賜紫服充供奉初師遊學歸寧以母亡三載詣泰山祠誦蓮經誓見天齊王王見形曰師生時母多食雞卵取白傳頑瘡坐是之由在獄受苦鄰悲號求免王曰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即到山寺哀訴禮至四萬拜聞空中聲仰視見亡母乘雲氣謝之曰承汝之力已得生忉利天今寺後峯翠微菴即師掩止處○尚書左丞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素衣蔬食別墅在輞川嘗吟遊其間母喪表請以輞川第為佛寺

寶應元年河南尼真如屬祿山之亂避地楚州月夜二皂衣引東行升天至大城見天帝(當是帝釋天主)諸天王(當是三十二天王及四門天王)相謂曰下方喪亂殺戮過多請以第二藏寶鎮其國乃具以寶名及鎮法授真如令前二吏導其歸如以狀白之州其寶十三枚皆白玉寶珠置日中白光屬天夜則如月其名曰玄黃天符穀璧如意珠玉印碧色寶等刺史崔侁表上之帝謂太子曰上天眷祐有德者乃克當之汝以楚王入為太子今楚州獻寶天將以祚汝也乃悉以寶授之改元寶應賜真如寶和大師勅長安大寶應金輪寺

述曰自肅宗至昭宗凡十三帝而唐亡是知十三寶之賜所以昭其祚也史雖載之不知其為天降之讖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　　池十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池十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八

代宗(肅宗子豫)

永泰元年九月鑄金銅佛像成於光順門迎百僚致拜○十月吐蕃冦逼京師命內出仁王經二輩送西明諸寺詔不空三藏置百高座講經帝臨御行香禮敬已而冦平詔曰仁王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融通乃勅不空三藏沙門飛錫良賁等於大明宮南桃園重譯帝親對讀謂新舊二經理雖符順所譯新本文義甚周乃御製序文加不空特進鴻臚卿○詔出家沙門奪居三寶其令天下官司毋得捶辱僧尼○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立臨壇大德十人○帝夢六祖請衣鉢還山乃令劉崇景頂戴送還勅韶州刺史楊瑊以禮奉安○勅沙門百人於禁中行念誦法謂之內道場出入乘馬度支廩給○章敬沙門崇惠與道士角法告勝勅賜紫衣○勅於金剛智諸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為國長誦佛頂呪○鎮國純陀三藏亡年六百歲大曆元年勅沙門良賁於桃園撰仁王經疏進上姑蘇支硎山沙門道遵(左撰弟子)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

大雄之慈悲郡刺史常元甫尚書劉晏奏賜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七所皆取法於師也○衢州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見光中有梵僧自稱須菩提曰汝誦經數年何為不斷肉食伯達悚懼即蔬素精加勤誦祥感屢見

二年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杜鴻漸初撫巴蜀遣使詣白崖請無住禪師入城問道師曰國目皆如鴻漸由是棲心禪悅晚年入相以疾辭退臨終沐浴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須髮別衆而逝依沙門法火焚其軀○法照法師於南岳雲峯寺食鉢中覩五色雲見山洞石門有寺榜曰大聖竹林寺遂與同志往詣五臺見金門樓觀一如鉢中所見入寺至講堂見文殊普賢分座說法菩薩萬數師前作禮問曰末代修行以何為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師辭退作禮舉頭俱失乃於見處建寺號竹林云（池十二）

三年詔慧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師曰汝蘊何能山人曰識山識地識字善算師曰山人所居是雄山雌山茫然不知對師曰殿上此是何地荅曰容弟子算師於地上一畫問何字荅曰是一字師曰土上一畫豈不是王字師曰三七是多少荅曰二十一師曰三七豈不是十字師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真實陛下何以得此人帝顧山人曰師國寶也帝在便殿指宦者魚朝恩謂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曰何謂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後朝廷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精由我帝聞不樂貴其異圖縊殺之○詔徑山法欽禪師入見上待以師禮嘗在內廷見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大說所賜一不受布衣瓦鉢與弟子日唯乞食相國楊綰歎曰真方外士也平章崔渙問曰弟子可出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為晉公裴度三十餘人皆問道行門人禮滄乞歸山賜號國一禪師勑杭州守臣於山中重建寺宇長吏月至候問師初依素禪師素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抵臨安見東北一山逢樵子問其地曰徑山也乃駐錫焉（池十一）（七四世祖下）○七月詔建盂蘭盆會設高祖下七廟神座自太廟迎入內道場具幡華鼓吹迎行衢道百僚迎拜歲以為常里日產靈芝于太廟二室○詔南岳沙門法照為國師師言其師南岳承遠有異德上南向而禮為度其道不可致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焉○荊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為道邃法師說止觀法門○勑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

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主近侍諸臣並覩光相自子夜至雞鳴宰相裴冕上表稱賀

五年孛星見于東方詔不空三藏行法既而星殞時春夏不雨詔建壇祈禱越二日大雨霑足○初沙門自覺居平山為鬼神講經當陽節度使張昭躬入山致請曰昭無政術致三年亢陽引咎無補聞龍神依師聽法忘其行雨願起大悲師焚香遙望潭洞而祝須臾雲起甘澤遍下歲乃有秋

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琛於琅琊山建佛刹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及覽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回紇請於荊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八年勑天下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度

九年帝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勑太子詹事古侁於山中建七級浮圖○六月不空三藏告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

邑三千户及示寂帝輟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三藏

十年勅大興善寺建不空三藏塔

十一年勅問崇聖寺三綱老宿寺主知事維那爲三如閑文綱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舍利宜詣右銀臺門進上以副朕瞻禮之心

滄十一 口

十二年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爲佛經坊賜名寶應一切經坊

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圓照等十四人集安國寺定四分律新舊兩疏爲定一本

十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于禁中謂帝曰州將太守兼戎兵者今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傳者傳張戀反可免此役帝即遣使傳旨賜絹綵黃金漆罐勅寫真容入內供養○五月帝崩太子即位詔自今毋得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

德宗代宗子

建中元年沙門圓照進新定四分律疏勅賜紫衣充內供奉檢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户

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帝令良琇文素往赴說法教化歲一更之○四明無生居士胡幽貞修華嚴感應傳一卷備載歷代弘經之迹言龍樹龍宮所傳下本十萬偈今東土譯成八十卷者唯四萬五千偈其餘尚秘天竺故今發願哀請下本經偈具足流傳此土○信州南巖草衣禪衣宴坐三十年足不踰地口不嘗味萬有蓋然屋倚及拄此身不動侍郎權德輿爲之記曰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獨立者又爲知此地之宴坐不爲它方之說法者乎

滄十一 五

三年勅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唐俱符告者具品官告身月本時但注毀在京者於祠部納告樓皮牒

興元元年勅亡僧尼資財舊係寺中檢收送終之餘分及一衆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今並停納仰三綱通知一依律文分財法西山事妙表法篇反亡五鬼雖重儀備述分財法○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中宮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乃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荊溪禪師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爲六卷行於世吏部郎中李華嘗從荊溪學止觀荊溪爲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若指諸掌時士夫同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於荊溪云○梁肅記云晉陵黃氏二女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解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實相之旨後入京師安國寺爲尼長名持法次名慧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號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宿每至中夜身光赫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爲普賢也

貞元元年韋皐爲西川節度使初皐生一月有梵僧見之別久得無恙乎兒爲一笑衆問其故僧曰此諸葛武侯後身也其政治後當在蜀及是而驗皐在蜀二十一年功烈爲西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鄉落廢寺爲學舍材勅曰奉佛之宮轉爲儒館此侵毀三寶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觧歸○李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瓚禪師居南岳上封人號懶殘泌往謁之聞誦經聲先悲愴而後悅豫知爲隱者候之良久瓚撥火出芋食之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爲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旨瓚寒涕垂頤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帝益嗟敬

滄十一 六

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亡師得法於南岳讓禪師其後五世派爲二家潙仰曰臨濟孔子反四漬之一世祺作去华

五年勅曰釋道二教福利羣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今後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破壞之處隨宜修葺

六年正月詔迎鳳翔法門寺釋迦佛骨入禁中供養傳至諸寺瞻禮二月迎佛骨歸寺○衡山石頭希遷禪師亡師得法於清源思禪師其後派為三家五世而為洞山七世而為雲門九世而為法眼

十年勅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于御書殿○遂法師於國清寺為廣脩法師說止觀法門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茶國師子王貢華嚴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獲宿命智瞻見便識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賜號清涼法師敎授和上

十二年正月勅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四月誕節御麟德殿勅給事中徐岱等與沙門覃延道士葛參成講論三教

注十二

詔罽賓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茶所進華嚴經圓照鑒虛靈邃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令左右街功德使霍仙鳴竇文場專領監護

十三年勅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令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帝敬之若兄

○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為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令僧眾經聲不絕者六十餘年乞加旌表勅謚大圓法師

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illegible]今并普賢行願品一卷

十五年七月帝幸安國寺設盂蘭盆供宰輔皆從

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其學者橘免勢沙門空海入中國學祕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新定沙門少康放光而逝初師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書放光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禮文遂至長安光明寺影堂大陳薦獻倏見導師遺像升空中而言曰汝奉吾教以利有生則汝之功必生安養又南適江陵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州名）言訖而隱師乃往郡中乞錢誘小兒念佛月餘孩孺念佛求錢者眾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乃建道場集眾升座高聲唱佛一聲眾見一佛從口出唱十聲則有十佛若貫珠然

順宗（德宗長子）

永貞元年詔尸利禪師入內殿咨問禪理帝曰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法如水中月月可見不可取帝說（[illegible]）○日本國沙門最澄來學敎於天台遂法師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敎之始也

憲宗（純順宗長子）

元和元年勅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掌內殿法儀沙門靈邃錄右街僧事（[illegible]）○

注十一

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十四講涅槃經李商隱贈詩有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秖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回紇遣使同摩尼偽人來朝

二年以吐突承璀為左右街功德使僧道隷焉（[illegible]）○三月詔曰男丁女工耕織之本其百姓有苟避徭役冒為僧道而實無出家之事業者所在有司科奏之○詔鵝湖大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法師議論法師問曰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有問如何是禪道師以指點空法師罔措帝曰法師一點尚不柰何帝問何謂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尚書李翺問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illegible]）○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勅入大藏賜紫衣絹帛茶藥

三年詔章敬懷惲禪師至京名見內殿咨問

禪法
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勅住安國寺白
居易問師曰既云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
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
禪律即是法法不離禪○馬郎婦者出陝右
初是此地俗習騎射蔑聞三寶之名忽一少 八
婦至謂人曰有人一夕通普門品者則吾歸
之明旦誦徹者二十輩復授以般若經旦通
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約三日通徹獨馬氏
子得通乃具禮迎之婦至以疾求止它房客
未散而婦死須臾壞爛遂葬之數日有紫衣
老僧至葬所以錫撥其屍挑金鎖骨謂衆曰

此普賢聖者閔汝輩障重故垂方便即隱空
而去○吳郡齊君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竺
寺飢不能前一梵僧頳而笑曰法師不記講
法華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即出囊中一
棗與食佐即悟前身是講經僧僧曰當時五
人唯我得度由汝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
者生疑戒缺質陋報應宜然言已不見佐即
投靈隱出家更名鑑空立行高邁
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
界者衆生之性體也世尊稱法界性說華嚴
經事理王融無不周徧帝豁然有得勅有司
鑄金印封為大統清涼國師○翰林學士白

居易問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為八偈謂
覺觀定慧明通濟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
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起觀之又觀則辨真
妄（八偈[illegible]）居易受於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
關齋戒者九度○歸宗智常禪師得法於馬
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
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曰人傳使君讀萬
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
萬卷書何處著師以目有重瞳以藥手按摩
目眥俱赤世號赤眼歸宗○居士龐蘊參馬
祖問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

玄要元和中北遊襄漢居郭西小舍一女靈
照常製竹漉籬賣以供朝夕將逝令靈照出
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曰日已中矣而有
蝕也居士出戶視之女即登父座合掌坐亡
居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留七日州牧于
頔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
所無言訖枕公膝而化○勅諫議孟簡補闕 十
蕭俛於醴泉寺監護譯經潤文○無著禪師
入五臺求見文殊至金剛窟見山翁牽牛臨
谿著曰願見大士翁牽牛歸著隨入一寺翁
呼均提童子出迎翁引著升堂坐童子進
玻璃對飲酥酪頓覺心神爽朗翁問曰近自

何來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
代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
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
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及暮呼童子引著出著問童子何寺曰般若
寺也著愴然悟此翁即文殊即稽首童子乞
下求一言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
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
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後頗與文殊會（州文殊翁賦偈曰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為塵一念淨心成正覺）
六年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

脩潤文帝御製序
九年百丈懷海禪師亡師得法於馬祖自少
林以來多居律寺說法師始創禪居稱長老
上堂升座主賓問酬激揚宗要學者依臘次
入僧堂設長連牀施椸（音移）架挂搭道具置十 十二
務寮舍以營衆事後世從而廣之名禪苑清
規○法師智晉多所著述而聽徒絕少因棄 十一
講居衡岳寺一日有耆宿至閱師所著曰汝
所述頗符佛意而闕人緣可辦食施飛走（[illegible]）
卻後二十年衆當自集晉遂鬻衣易米
日炊飯撒郊外感羣鳥來集晉祝之曰食吾飯
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往郡城開講座下千

跟昔年少
十年南海經略使馬摠上疏請謚曹溪六祖
勅謚大鑑禪師靈照之塔抑宗元為撰碑
十一年隱峯禪師至淮右屬吳元濟阻兵官
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振錫飛空兩軍仰
觀歎異既而官軍得捷
十四年正月勅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
敬禮三日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
開開則歲豐人安王公士庶瞻禮舍施百姓
煉頂灼臂以為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
上古無佛而治漢明佛法至其後亂亡晉魏
以下年代尤促梁武奉之為侯景所逼餓死
臺城奉佛求福乃反得禍上古修事效治提世佛尊故亂用孔以仁義為用福佛以真德為教世皆所以為常修也回於錯如佛之史令非佛法之可說梁武實住世四梁聖人心於尚但秦戒當時史人不足以知味古未家符持而肩也大封為鐵化亞蝦之古昔為聚讀後世君子勿用此論
佛本夷狄之人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大聖人降生中天竺國如此方乃天豈孝東植進方皇令以中天為臭一大若救皆典佛之道皇作地害懷色領染出世坏搖豈作法服行決王輿橄君不得面日馬去家士於五不得而子豺孝如本先道所以楓母奴觀者作世佛區臣以佛北
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
之餘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
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
臣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賴裴度等勸貶

潮州刺史佛示現生知實未審誠旨許令料有僧手令為世枚福所安之不是身讀場何塔以水大業金閉聖回一切物不在諸何能神白能降佛道寺殉降發之不在他俾法大大百數勝升今奉為枝死對不以俾契復損是亦佛舊力牡舜不詩邪也
○初舍利入大內夜放光明早朝羣臣皆賀
曰陛下聖德所感韓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
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
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曹
代云法下高岩天國古僧云許急暇佛元○二月勅翰林學士
張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岐陽法門寺鳴鑾
早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
宇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
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之內殿德宗禮之法
宮擬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玉燭調金鏡朗
氣候減稔穡豐云云二十四日奉佛骨還于岐陽
舊塔○韓愈至潮州聞大顛師之名請入郡
問道留旬日後祀神至海上登靈山造其居
顧得法於石顧是師問師如何是道師良久愈罔措時
三平義忠為侍者乃擊禪牀三下師云作麼
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愈大喜曰和尚
門風高峻愈於侍者邊得箇入處一日問師
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答云不會師
云晝夜一百八愈罔措明日再造門首逢首
座擧前話座云侍郎如何會愈云晝夜一百
八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愈至方丈道前語

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扣齒三下愈云
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甚道理愈云適來首
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云適來祇對侍郎佛
法是麼座云是師便打趁出院作受云首座知前于知後
大師師不畢行今入月遷袁州刺史復造其廬施衣
二襲以為別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遊以書
嘉之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
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來及祭神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
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夫積善積
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
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者哉云云
孟簡復服之曰彼楊墨老氏之書於理偏屋
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教則不然大明善惡之
異路覈天下神道報應之徵為廣其道非求
餙糜觀施作活計利妻子柰何韓君以愚人
下俚翁嫗之情見待之邪且其法行於世使
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與云云
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性復云云則知
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而世人妄撰
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題其末
云歐陽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求
壯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詆退之又作

永叔跋云使退之後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述曰退之與大顛三書具存本集退之見大顛既其有實則往來書尺不應無之一時信筆何能句句精到謂之妄撰恐成過論至若別傳之辭誠為凡鄙是不能逃東坡之鑒也

浩翁曰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亦為之少沮云

韓退之原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音）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云云）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

柳宗元送沙門浩初序曰儒者韓退之與予善嘗病予嗜浮圖言訾予與浮圖遊（退之取言與遊兩端為相音之本子孚作兩節辭釋皆有闕徒於貸）近隴西李生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皇述退之青斥月圖之息不）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先立此句為少并圖書書之本）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大毋其言與儒書合奧先聖不異此而義有）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又責退之下及揚子体子尚不斥莊墨之任陰退之自當斥亦斷之廣大）曰以其夷也（腠退之指為夫之言）佛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柰之先生來生焉來又子佚以材力車猶材風史記駁之石反泰大亟見華于二皆中國人吳公子送使季札非賢臣由余自西戎入秦二人皆出於戎夷）所謂去名求實者矣（貴退之限以其法為戎則名典實俟夫之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釋佚浮圖之吉儒書合不害行貞）退之所罪者其跡也（先土叱句貴退之但觀述而不知心）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人乎（出退之執逃之者欲以世間之俗務貴學出世間者）若是雖吾亦不樂也（皆同退之觀述之見）退之念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玉也（退之觀迹不知心夫少門之法為削髮之宗往習覺行故無夫出家學道所以并齊父謂之神淨土之聯者如比操馬高王絕但往於生事死替馬事之而巳參三實世所拳殺皇後貴之以野人箕養馬子請信此義退之進者之心是不如石中有玉也）

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此一節解釋與浮圖言者老在此於）與其人遊者（圖太遊此書句之為本與浮）非必能通其道（足俗并俗圖不之樂妙畫）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為多（不但與知俗喜士共同清數）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沉止名俗為士當谁合以利）則舍是其焉從（所不墓墓合淨捨圖同使為何書煙）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浮一圖節遊解者釋在與以）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正精遊與）通易論語（僧孝合言）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之以以在書為世閑生本宮）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有信所其師所法李）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李此所子之以言與）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此子學所以與之遊）

述曰退之不知佛所以斥佛後世士夫見韓原道及答孟簡書則便以能距楊墨者為比楊墨之僻誠足距者至於佛道廣大則凡世間九流悉為所容未有一法出乎佛道之外豈當以楊墨比之哉或曰柳子謂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易語世間言教豈足以知佛道之極際曰浩初以子厚儒生未可語以深妙故以易論語要義比況之俾其易領耳柳子既有所發故復欲以此警退之之不逮非從易論語中說則儒人未易領也然子厚自此卒能優入此宗

故其送元舉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無姓碑云絡承本統以順中道送重巽師序云吾自幼學佛求其道三十年吾獨有得焉此未可以易論語栽量之也嗚呼退之之斥佛非柳子不足以貴今於浩初序章句以釋之將以廣柳子之能言也

韓愈斥注十一潮州第四女拏年十二死十六于道瘞商南山下及後為京兆歸其骨于河陽韓氏墓為擴文曰愈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去不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揭陽之地

述曰退之鄙佛為夷專責梁武事佛及禍以警當年之君上而退之終罹斥逐之禍何其速哉梁武住世應真示現君主誌公傳大士共相施化豈世儒所能測識哉

韓愈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說如是哉予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得為孔墨

藏六祖秀禪師作歐陽外傳記祖印與永林論道因錄古人非韓者略出王荊公蘇東坡龍先生嵩明教之說荊公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佛老為已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特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閑道矣云云東坡曰退之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子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云云於理注十二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十二其說而不知云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其略有云孟郊失三子退之與詩曰失子將何尤吾將尤上天汝實主下土與奪一何偏彼於汝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三百下以風刺上刺於至不仁也其辭不怒孰有怨天而傲訕之者其勇於毀佛老盡可見矣今錄十許條云佛老大聖斥為夷狄道原孔墨異道今云本同反孟玷孔子損墨道本同教常異儒教經世佛老教出世退之主經世以廢出世未足知道道原性本一今言三品五性未焉知性性原人為責今以夷狄禽獸同人乎人原先朝迎佛骨而非遐近於幸災表立練左遷潮陽而勸封禪近於獻諂求入號賀表表非畏修史之禍而勇於排佛答劉秀才書為駮雜之說而好為博塞最雜如毛穎傳送窮文之類傳塞見張籍書嵩明教非韓三十篇其言曰舊唐史謂韓子性褊僻剛訐於道不弘考其書觀其行誠然耳欲韓如古人從容中道固不遠也宜乎識者謂韓第文辭人耳夫文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學者不能考而徒效其文以識沮二教聖人為已能故為書以辨之以正夫天下之好跌者云云其條攻之非大略如龍先生

東坡曰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十六末論其才也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賈島初為浮圖名無本來東都時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因教其為文遂去

浮圖衆進士有李洞者慕島爲詩鑄像以事
之嘗稱賈島佛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碣一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穆宗 諱恒 憲宗子
長慶元年上親製南山律師讃曰代有覺人
爲如來使龍鬼歸降天人奉事聲飛五天辭
驚萬里金烏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
宗主 之五日今律宗用以稱讃 ○幽州節度使劉總上
表請出家帝不許總乃以印付留後自剃髮
爲僧以私第爲寺帝乃從其志封爲大覺師
賜僧服五十寺名報恩○河東節度使裴度
奏五臺佛光寺慶雲見文殊大士乘師子於
空中從者萬衆上遣使供萬菩薩是日復有
慶雲見於寺中○勅龍興寺沙門惟英充翰
林待詔兩街僧統
二年汾陽無業禪師覘 馬 凡學者致問必答
之曰莫妄想憲宗屢遣使名皆辭以疾上即
位思一瞻禮至是遣兩街靈阜齎詔迎請師
笑謂衆曰吾從別道去矣中夜集衆說法端
坐而逝勅謚大達國師○中書舍人白居易
知杭州往問道於鳥窠禪師師曰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恁麼道師曰
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居易服
其言作禮而退 林道師欲山名 林禪師 見

四年沙門惠皎於杭州西湖孤山鑱石壁法
華經刺史白居易九人助其功宰相元稹嘗
爲之記有云佛法之與妙僧當爲余言余不
當爲僧言○白居易至廬山見歸宗常禪師
值師泥壁問曰君子儒小人儒居易曰君子
儒師打泥抒一下居易遂過泥師接得便用
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麽居易云不
敢師云秖有過泥分○中書令王智興請於
泗州建方等戒壇遇聖誕之日許以度僧制
可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書以爲所度甚禁
江淮失丁男數十萬帝不納
敬宗 諱湛 長子 穆宗
寶歷元年勅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
石街興福寺以中護軍劉規充左右街功德
使擇戒行者爲大德令試童子能背誦經百
五十紙女童誦百紙若許剃度
二年勅沙門道士四百餘人於大明宮談論
設齋○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叙講經上幡 碣一 二
吾○白居易述華嚴經社記云杭州龍興寺
沙門南操因靈隱道峰法師講華嚴世界品
乃發願勸黑白十萬人持華嚴經一部十萬
人復勸千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衆會
具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於未來世華嚴
威世界大香海水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

佛前與十萬人俱乃於衆中率財置田千頃以給齋用來求記於予曰予即十萬人中一也

文宗諱昂穆宗子

大和元年十月誕節詔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六師義林上清宮道士楊弘元於麟德殿談論三教樂天文集具有問答○沙門善信大師學于馬祖悟佛法大意後住五臺修無礙供久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在隨洪師依教至大洪山適居人以牲物禱雨于山之龍池師止之曰勿殺而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安坐廿兩霈然有張武陵父子率衆禮謝為建道場至是年忽示衆曰種種供養不若以身供養乃以利刃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涌門人哀號奔去其刃師不起于座遂入涅槃張氏父子侍立左右脫然解化人服靈相謂之大聖二聖云山南節度使崔公遣官僧供以金泥傅其身上聞之賜所居號幽濟院自是諸郡有禱靈響如答

二年江西觀察使沈傳師請於洪州建方等戒壇以聖誕度僧制答曰比因國家暫免度僧勅命已下而傳師遠禁中請宜遵奉一月以示不允

三年沙門清晃等於姑蘇法華院刻石壁法華經等八部郡刺史白居易為之記

四年祠部請令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許具名申省給牒時入申者七十萬人○引駕大師義林奏修慈恩塔開冢之日異香襲人真身側臥執臺具四十齒容相如生氣上金色舌厚二寸如瑞芝狀○脩法師於天台禪林寺為物外法師說止觀法門

五年勅天下州郡造僧尼籍

八年十二月池州南泉普願禪師亡嗣馬師居南泉三十年觀察使陸亘請入郡伸弟子禮亘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曰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亘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階下漢陸亘見人變陸拈起殼子云恁麼不恁麼祆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云臭骨頭花十八亘曰肇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澧州藥山惟儼禪師亡諡弘道大師嗣石

九年岐山法門寺佛骨塔慶雲見○四月翰林學士李訓請罷長生殿內道場沙汰僧尼偽濫者是日大內靈像夜大風含元殿四鴟吻皆震墜拔殿前樹者三壞金吾仗館舍內外樓觀城門數十所光化門西城俱壞士民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下勅停前沙汰從立大內像儀像風始息肯史行名五七月李訓請令天下僧尼試經業不中格者罷之十一月李訓坐謀誅宦官斬首於昆明池勅免僧尼試經○八月詔沙門宗密語訓出主歸寺大六世祖入內殿問佛法賜紫方服

開成元年正月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師悟達法師端甫右脇而滅茶毗得舍利三百粒師表率清衆十有一年弟子傳業者千餘人史館修撰裴休撰碑銘○勅沙門雲端充左右街僧錄○上嘗謂近臣曰天下有無補教化而蠹食於國者卿等可悉言之有對者曰祖宗已來廣行佛教緇徒益多故為蠹物耳上即勅中外罷緇徒講說佛經會尚食廚蓋御膳烹雞子忽聞釜中有聲極微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悽愴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雞子又一日食蛤蜊有擘不開者焚香禱之俄變為大士形帝召終南山惟政禪師問之師曰夫物無虛應此蓋廣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大士以現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為非常為信為非信帝曰希有之事爲得不信師曰已說法竟帝大悅即詔天下寺院立觀音像勅師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乃入終南山隱居人問

其故荅曰吾避仇耳
三年三月清凉國師澄觀示寂上輟朝三日
重臣縞素勅葬終南山石室師歷九朝為七
帝門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才供二筆
日記萬言宿不離衣盡形一食宰相裴休奉
勅撰碑
四年中書奏誕節令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
齋詔許之時名僧俱會士民縱觀莫不傾敬
五年正月圭峯禪師宗密亡宰相裴休撰碑
武宗
會昌上欲芟夷釋氏詔令兩街述有佛以來
興廢之際有何徵應法寶大師文暢撰三寶
五運圖以上○勅天下末尼寺並令廢罷京
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
死者太半
四年正月上以齋月斷屠出自釋教始之勅
今後唯禁歲旦三元日國忌日
五年正月趙歸真請與釋氏辨論詔僧道會
麟德殿上手付老子論治大國若烹小鮮義
知玄法師登論座大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
辯說精壯道流不能屈因為上言神仙羽化
山林匹夫獨善之事非帝王所宜留神帝色
不平故退衆梓帝作望仙臺於南郊歸真乘
寵排毀佛道非中國所當奉宜從除削臣僚

皆言歸真姦邪不宜親信歸真自以已涉物
論乃薦引羅浮鄧元起等同力曆圍誅毀佛
法四月詔檢校天下寺院僧尼數五月勅兩
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
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八月勅諸寺立期毀拆括天下寺四千六百
所蘭若四萬所寺材以葺廨驛金銀像以付
度支錢像以鑄農器銅像鍾磬以鑄錢收良
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歸俗者二
十六萬五百人穫護火祆並勅還俗凡二千
餘人宰相李德裕率百官上表稱賀○五臺
諸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謂進奏官曰歸白
本使毋聽遊僧入境節度使張仲武奉其命
主客郎中韋博謂德裕曰沙汰之法不宜太
過德裕怒出博武陵判官
六年長安有人夜行經周穆王陵見人從空
中下朱衣執版宣言冢尉何在二吏從墓出
曰在此朱衣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
曰計程可十八日朱衣曰何稽留君此吏曰
李炎坐毀佛教奪壽去位當與西海君同錄
其冤有賓客鈴聲東來朱衣二吏忽不見後
數日上果病崩○太子賓客盧貞有子
寄為僧因沙汰授充王府參軍一夕夢前師
至其家盧告曰早官骨骨非所願也痛思披

緇未知何日師曰興復在即汝宜堅志俟見
旌旆萬騎傳呼而至云迎光王為天子○見
五月勅楊欽義充兩街功德使令兩街各增
八寺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勅列聖忌
辰並詣僧寺行香一如舊典以道士亂先朝
政除佛教勅功德使楊欽義捕趙歸真劉元
清鄧元起等十二人並集朝堂誅之陳其罪
首
宣宗
大中元年三月勅會昌季年并省寺院釐革
過當其靈山聖境如有廢舊名僧能修創者
所司不得禁止○李德裕專權日久帝惡之
貶潮州司馬頃之再貶崖州司戶惡疾而卒
初是有僧通宿世事謂德裕曰公當萬里南
行生食萬羊今九千五百矣羊未盡猶有還
日德裕曰吾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
牧人曰此公平生所食也後旬日振武節度
使李璧饋羊四百僧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
後果卒於朱崖
述曰自古人君之毀佛者必有臣佐以濟
其事故魏太武以崔浩周武以張賓衛元
嵩唐武以李德裕趙歸真卒使大法被辱
君臣俱蒙惡報何彼此之不幸歟至若挫
行沙汰如桓玄之在晉世傅奕之在唐朝

姚崇之在明皇李訓之在文宗總皆牽於時事旣行而復尼以故一時小危不若三武爲禍之酷也若周世宗天性聦佛而不得其佐韓愈歐陽脩天性排佛而不逢其君使世宗得崔浩則帝誅沙門當有甚於太武之虐使韓歐逢三武則毀像殘僧當不殘於崔李之酷崔浩腰斬衛裕寘死不令之終亦足爲報魯直謂退之見大顚排佛爲沮祖秀謂永叔見圓通排斥內銷總韓與歐獲善于後亦由知識道力有以回之耳

詔左禁軍楊漢公以策定功請復佛教乞訪求知玄法師於是復僧入居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讚署三教首座帝以舊邸造法乾寺命師居之○白居易卒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葷施所居爲香山寺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巍巍堂堂爲人天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扃鑰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爲詩曰吾學眞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須歸兜率天樂天嘗立願曰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爲一志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痹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爲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儼然而化

二年勅上都東都荊揚汴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壇爲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五臺山建五寺各度僧五十人

述曰業僧史略云取大乘方等不拘根闕緣差但發大心並皆得受會昌沙汰僧尼在俗寧無謗讟先令懺罪後增戒品白非方等豈容重受

宣州刺史裴休言天下寺觀多爲官僚寄客蹂踐今後不得在寺居止違者重罰制可○安國寺沙門修會以能詩應制寄從上乞紫衣上曰不於汝吝但汝相有闕故耳及賜一夕暴亡

三年正月齋日四明道俗八千人於阿育王寺供養佛舍利塔感天華紛墜有如雪色至手卽融入夜放五色光明大衆喜躍明年有新羅僧夜盜塔手擧造亭而行不離本處爲衆所覺勅沙門靈晏爲左右街僧錄○壽昌誕節勅諫議李貽孫法師知玄同道士於麟德殿談論三教玄奏宜大復天下廢寺帝素重師德命圖形置禁中

四年勅杭州鹽官齊安禪師院賜名齊豐寺初帝爲光王武宗忌之拘於後苑將見殺中官仇士良詐稱光王墜馬死因脫身遁去至香嚴閑禪師會下剃髮作沙彌同遊廬山閑師題瀑布云穿雲透石不辭勞遠地方知出處高閑方俾思沙彌續之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聞始知非常人後至鹽官海昌見齊安禪師自稱有光安奇之卽命爲書記時黃檗運禪師爲首座一日拜佛光問之曰不著佛求用禮何爲運便掌又問不著佛求常作如是事運又掌光曰太粗生運又掌曰若處說恁麼粗細安師一朝謂之曰時節至矣毋滯蟠泥乃以佛法爲囑未幾武宗崩百官迎王卽位慶遣使以師禮名安安力辭及終勅謚悟空禪師上賜黃檗爲麤行禪師裴休奏改爲斷際禪師（雪竇謂黃檗云大中天子曾相國三度粗禮達是弄心下）○日本國遣沙門常曉入中國求瑜迦密教

五年勅天下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攜酒肉入寺○名京兆薦福寺弘辯入見上問曰何爲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因一口便飽帝說賜號圓智禪師

○六月京城進士孫樵上書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食有餘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二十七萬僧則天下二百七十萬人始得蘇息陛下然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與之於已廢之後乎願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帝

怒不納○九月婺州女子曾志碩開雙林大士塔見項足連環齒牙不壞迎出塔供養四十九日復藏于塔

六年詔重建廬山東林寺追謚遠法師曰辯覺會昌毀寺二僧負文殊像藏之錦繡谷之峯項至是寺復訪之不獲二僧相疑以為匿

去忽見圓光瑞相涌於空表向是峯項佛手林三十里夜間見光相云天池者嵩峻尤甚去東一炬頃之至百千萬鐙或雲中見文殊大士出沒無常至心禮叩必見聖相○宰臣言度僧不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費財過多

乞今從勝地名山許令修建仍擇官度僧尼仰本州偉師精擇有道性者制可

七年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示寂謚大圓禪師

八年勅三教首座辯章充左街僧錄神門僧徹充右街僧錄○潭州岳麓寺沙門疏言

往太原求大藏經河東節度使司空盧鈞副使韋宙以經旌之節度怒官李節為之記曰儒學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為湯文武周孔之代皆無有釋氏之興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此衰世之所奉也宜一掃絕之使不得滋論者之言粗矣吾請

精而言之昔有一夫胥腑而色和神清而氣烈怡然保順醫與禱無用也（[illegible]）後一夫而有風痳之病背癃而足躄耳聵而目瞶於是用攻熨為事禳禱為是二夫者胡相反邪病異耳（[illegible]）嗚呼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

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微猶有漸漬以故詐不勝信而邪知避善也暨三代之季風俗大敗詐力相衆廢井田則唯務兼并貪土宅則日事戰爭姦邪於是肆其志賢士不能容其身以故上下相仇而激為然俗也釋氏之教以清淨自居

柔和自抑則忿爭可得而息也以因果為言窮達為分則貴賤可得而安也忿爭息則干戈盜賊之不興貴賤安則君臣民庶之有別此佛聖人所以救衰世之道也不有釋氏尚安救之哉今論者不責衰世之俗為難移而尤釋氏之徒為無用是不備拖病之夫而詬

醫持之為何人也不思釋氏救世行化之為大益而且疾其宮墻之麗徒衆之蕃摘其很屑無撿者為口實而欲一築以廢棄之是見其末而遺其本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剪釋氏巾其徒徹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論於紙素者投諸火分命御史衆驅走天下察

敢隱匿者罪之於是天下名藍真宇毀去若掃今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不當廢也亟下詔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體朝廷之嚴旨焚撤經像殆無遺餘吹今明命雖頒莫能得其經籍道林寺者湘西之勝遊有釋疏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佛祠為最多大師司

空盧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遺書或可得也既上謁軍門公欣諾之四馳以求逸文月未幾得經律論五千四十八卷輦而歸嗒釋氏救世之道既言之矣向非我明君洞鑒理源何能復行其道非司空公克崇大法何能復全其書非沙門疏言深識法運何能不憚遠

求以遂茲盛典奉聖上之今興釋氏之宗恩

及後人其功用有不可勝言者可無記焉

述曰此文立言建理足以曉世之不知佛者使退之見之當媿服下股子厚浩初序之徒云與易論語合而不能如此明言救世之功然則此記殆過之矣李節名微唐史

無聞
九年洪州黃蘗希運禪師示寂諡斷際禪師師得法於百丈相國裴休守新安請師入郡咨問禪法執弟子禮以所聞述傳心法要行於世(南嶽下第四世)
十年勅每歲度僧依本教於戒定慧三學中擇有道性通法門者度之此外雜藝十三一切禁止
十二年勅天下諸寺修治諸祖師塔○日本國沙門慧鍔禮五臺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眾疑懼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鍔哀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之(今山側有新羅礁)鄞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今人或稱五臺寺又作不肯去觀音)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倣其製刻之扃戶施功彌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至補陀山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即華嚴所謂南海岸孤絕處有山名補怛落迦觀音菩薩住其中也即大悲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是為對釋迦佛說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吞吐晝夜砰訇洞前石橋瞻禮者至此懇禱或見大士宴坐或見善財俯仰將迎或但見碧玉淨瓶或唯見頻伽飛舞去洞六七里有大蘭若是為海東諸國朝覲商賈往來致敬投誠莫不獲濟(寶慶[illegible])
十三年上餌道士丹疽發於背八月帝崩
述曰武宗毀佛信道餌丹發背而殂世方以之為戒宣宗避仇為僧卒登寶位繼會昌之沙汰誅竄李趙立方等戒壇令僧尼十三重受戒法其意甚至至末年復用道士服餌金丹疽發於背其過在於好求長年而不達世相無常之義故終蹈其禍為後人笑云
懿宗(宣宗子)
咸通三年勅兩街四寺各建戒壇度僧帝於禁中設講座自唱經題手錄梵文歛幸諸寺行施
六年朗州德山宣鑒禪師示寂諡見性禪師([illegible])
七年臨濟義玄禪師示寂諡慧照禪師學者稱臨濟宗([illegible])
八年正月永州湘山全真禪師端坐示寂師郴人遊方至湘山創梵宇曰淨土四方禪眾雲集受教會昌初忽謂其徒曰僧當罹難宜易衣冠一夕髭髮俱長被紫霞衣曰無量壽衣頂青空冠曰真空法冠既而武宗果去浮圖宣宗復佛法師不復去衣冠世稱無量壽佛化現至此
十年瑞州洞山良价禪師示寂諡悟本禪師([illegible])○勅追諡南山道宣律師曰澄照
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學于黃蘗得其旨平居不御酒肉作勸發菩提心文以激發世人著釋氏文若圓覺經法界觀禪源詮諸序世服其精要○十一月延慶節勅兩街入麟德殿講論佛法賜左街僧錄清蘭慧照大師右街僧錄彥楚明徹大師○上素聞雪峯義存禪師名勅賜真覺大師師居山四十年法席冠天下眾至一千五百閩王王氏事以師禮([illegible])
十二年上幸安國寺賜知玄國師沈香寶座○上於禁中設萬僧齋自升座為讚唄有長眉梵僧來應供受親畢陵空而去([illegible])
十四年三月遣淨圖寶帳綵旛華蓋勅兩街往鳳翔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群臣諫者至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上曰朕生得見之死無所恨四月八日佛骨至導以禁兵公私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郊帝御安福門降樓迎拜賜沙門及耆老曾見元和奉迎者金帛有差佛骨留禁中三日供養迎置安國崇化二寺令士庶得瞻禮十二月如前禮迎佛骨還鳳翔

傳宗（從仁伏宗王子）
乾符三年外法師於國清為元琇法師説止
觀法門○泉州龜洋無了禪師塔全身二十
載為山泉淹沒門人發視不壞閩王聞之遣
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
可送龜洋舊址建塔即異香普熏傾城瞻禮
本道奏上賜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弟子慧
忠遇澄汰終於白衣葬師塔東今龜洋二真
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
中和元年黄巢犯長安自號大齊上幸成都
詔知玄國師赴行在所引對大説上自製號
悟達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九隴定中見昔
隆摩頂説法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
隆起痛甚上有晁錯二字玄知夙業即右股
安臥而逝世言玄之前身乃漢川三學山知
銘法師臨終感病與今正類（[illegible]）
（[illegible]）
隆典琇師曰世稱知玄是袁盎後身自讚文

至僖宗七百餘年盎償錯亦應畢矣今尚豪
恩報石雄何哉蓋盎與錯始有私（[illegible]）則七
國而七國叛盎因此時請遂斬錯景帝畏而
從之終非本意及錯誅而七國之兵不退則
是盎假叛人以報私憾耳是豈歷十生而宿
對相尋不已可不畏哉

述曰周武廢佛法師知玄抗辨精壯帝不
能屈唐武沙汰法師知玄登論座道流不
能屈兩世俱名知玄俱遇廢教俱在朝為
法師俱當辨論之席意師有宿誓使之然
爭至為三學山知銘亦不異此名也觀其
三世為有道沙門而酬償宿報未已者當
是晁錯趨東廂以避盎時此心已深恨而
載赴東市以就誅時此心必大恨意臨刑
之際必起惡願為世世之報故安當法師
舍壽之日必見此相者亦玄師道力轉為
輕受之報也夫殊者誅也昔盎請誅錯令
錯亦誅盎玄袁也寓名以見本年之姓異
哉

三年泰山沙門大行誦彌陀經至三七日忽
於夜中見流離寶地寶瑩之上佛及二大士
無數化佛咸現其前上聞異詔入內問所
見賜號常精進菩薩爵開國
四年泗州刺史劉讓言修僧伽弟子木义塔

得舍利八百粒進上詔以其骨塑為像謚曰
真相
昭宗（[illegible]）
龍紀元年聖誕勅兩街僧道入內殿談論○
琇法師於國清為清竦法師説止觀法門○
大順二年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入寂師稟法
於溈山世稱溈仰宗初領徒住王莽山一日
禪林陷于地山神者以不堪居止東南有大
仰山為世福地遂遷居焉久之衆盛居溈山
神一夕移廟於堵田三十里以避之（[illegible]）
景福元年吳越王錢鏐於剡縣石城山建瑞
相寺以奉彌勒三生石像

乾寧二年文矩禪師謁西院大安禪師進見
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即入時五伯僧俱
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隨點而起閩王敬
異創國歡院以居之
三年勅於羅什法師譯經處重建草堂寺○
四年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示寂壽百二十
謚真際禪師（[illegible]）○趙帥王公入院瞻
禮趙州坐而問之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
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林王尤
加禮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林接侍者問
其意師曰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第二等人
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山門外接○勅沙門

覺暉為左右街副僧錄
光化二年撫州言曹山有梵僧登棲山頂
民追之皆飛行而去遺其笠製甚奇古勅於
其地建荷玉禪寺
天復元年山賊許思作亂至撫州徑山發國
一禪師塔見二甕合藏內身髮長覆面賊兵
皆驚走吳越王命重瘞之
二年洪州雲居道膺禪師示寂謚弘覺（見洞山法）
三年撫州曹山本寂禪師示寂謚元證師得
法於洞山世稱曹洞宗云○京兆蜆子和上
自印心於洞山混迹閩中日沿岸拾蝦蜆以
充食暮臥白馬廟紙錢中華嚴靜禪師夜入
紙錢伺之師至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云神前酒臺盤靜禮謝而退後入京
師佯狂人間神異莫測○韶州雲門文偃禪
師聚徒千人漢主劉氏名入內殿咨問
法要奉以師禮師得法於雪峯號雲門宗
[illegible]
景宗
天祐元年誕節勅天下寺觀設齋民間禁屠
釣○呂洞賓遊華山遇鐘離權授金丹及劍
法後過鄂州黃龍山值機禪師上堂毅
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

此意何如師曰守屍鬼洞賓曰爭柰囊中有
不死丹師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賓不
服夜飛劍以脅之師已前知以法衣蒙頭坐
方丈劍遶數匝師手指之即墮地賓前謝過
師詰之曰半升鐺內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
中藏世界賓忽有省乃述偈以為謝曰自從
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
五代梁
太祖
[illegible]
開平元年勅僧尼改屬祠部○泉州沙門智
宣往西竺求經回詣闕進辟支佛骨貝葉梵
經
一年二月雪峯義存禪師示寂十一月玄沙
師備禪師示寂師得法於雪峯晚居玄沙學
徒千人應機接物垂二十年閩王待以師禮
及終賜謚宗一
三年大明節勅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四年吳越王錢鏐幼子令因為僧勅賜紫衣（傳一）
繼相大師加同三十臘
[illegible]
末帝
貞明元年東塔院沙門歸序進經論合要詔
編入大藏賜演教大師
二年吳越王錢鏐遣沙門清外同弟錢鏵往四
明阿育王山迎釋迦舍利塔船泊西陵塔夜

放光浙江如畫王躬迎至羅漢寺廣陳供養
○四明奉化布袋和上於岳林寺東廊坐盤
石上而化葬於封山既葬復有人見之東陽
道中者囑云我誤持隻履來可與持歸而
知師亡衆視其穴唯隻履在焉師初至不知
所從自稱名曰契此蹙頞皤腹言人吉凶皆
驗常以杖荷布袋遊化廛市見物則乞所
得之物悉入袋中有十六群兒譁逐之爭掣
其袋或於人中打開袋出鉢盂木屐魚飯菜
肉瓦石等物撒下云看看又一一拈起云者
个是甚麼又以紙包便燃云者个是彌勒內
院底嘗在路上立僧問作麼師云等个人來
曰來也師於懷取一橘與之僧擬接復縮手
云汝不是者个人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師放下布袋叉手立僧云莫別有在師拈起
布袋肩上行因僧前行撫其背僧回首師云
與我一錢來嘗於滬所示衆云化緣遊到不
得於此大小二事郡人蔣摩訶每與之遊一（傳一）（十九）
日同浴于長汀蔣見師背一眼撫之曰汝是
佛師止之曰勿說與人師常教蔣念摩訶般
若波羅蜜故人問呼為摩訶居士云師昔遊
閩中有陳居士者供奉甚勤問師年幾曰我
此布袋與虛空齊年又問其故曰我姓李二
月八日生晉天福初莆田令王仁於閩中見

之遣一偈云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億是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後人有於墳塔之側得青瓷淨瓶六環錫杖藏之於寺

四年西天三藏鉢怛羅至蜀自言從摩伽陀國至益州途經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里時蜀主王建光天元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歲

述曰此方往五天者有二道焉奘一爲西北路自敦煌陽關經西域諸國過葱嶺雪山入北天竺境自昔漢騰蘭西來唐奘師等東往之所經由是也其二爲西南路自南海發舶至佛逝國羯茶國西北至䟽摩國東天竺境（是東竺南界即指口赤船歸吉之所）自昔梁達磨西來淨三藏會寧東往之所遊歷者是也今鉢怛羅至蜀之路乃當正西即張騫所謂大夏東南去蜀不遠之說比之兩路宜應稍近而今所經歷約十萬里者當是山川盤折風俗不通取道紆回故十有餘年方得至蜀以故來者從一鉢怛羅而此方絕無一人取此路也

六年陳州末尼衆反立母乙為天子朝廷發兵擒母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婬穢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若此

龍德元年勑天下毋得私度僧尼願出家者入京城比試經業

唐（都洛陽）莊宗（姓李名存勗）

同光元年誕節勑僧錄慧江道士程紫霄入內殿談論設千僧齋○鳳翔沙門道賢夢遊五竺見佛指示此蔡國共聚落暨旦頓解五竺言音傳梵壇法于世人稱鳳翔阿闍梨法清泰初隨末帝入洛而終塔于龍門

二年勑三聖慧然禪師入內殿咨問禪法上曰朕下大梁收得一顆無價寶珠未有人酬價然曰請陛下寶看上以手舒幞頭角然曰帝王之寶誰敢酬價帝說然亡勑謚廣濟大師通寂之塔

三年衙將史銀鎗有戰功隨駕入洛忽悟禪道乞出家名契澄賜號無學大師以其居為立德院

明宗（諱亶 姓李家）

天成元年誕節勑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殿談論

二年二月帝每夕於中宮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三年閩主王延鈞素敬佛是年度僧二萬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示寂師得法於玄沙末帝朝謚真應禪師

末帝（諱從珂明宗養子）

清泰元年二月功德使奏每遇誕節乞令州郡奏薦僧尼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議論為四科試其能否制可（洪容齋三筆引舊五代史）○建州崇安縣扣冰古佛名藻先初見雪峯擕皀此一包醬一罐以為獻峯曰包中何物曰皀此何處得來泥中泥深多少無丈數還更有麼轉深轉有又問罐中何物師曰醬何處得來自合得還熟也未不較多峯曰汝異日必為王侯師常夏月衣楮而坐冬月扣冰而浴因號扣冰閩王延鈞請居瑞巖經臨建州刺史陳誨飯僧千人問師曰今日會中有異人乎師曰無有明當為公致一大士誨翌日具齋以俟有老姥自外至延居上席飯訖竟去師曰此水藏菩薩也有頃姥復來指師曰呼支古佛何為饒舌言訖不見

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傳授天台教法高麗遣使李仁日送麟還吳越王錢鏐令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晉（都汴）

高祖（姓石名敬瑭）

天福二年洛陽宣徽將朱崇摇屋地得大石佛十軀有碑云唐垂拱六年造景福寺崇大

感寤即舍所居以為寺。誄法師於國清為
義寂法師說止觀法門
三年以楊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院皆隸
焉
四年勑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永以
為式。漢中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
八十卷勑入大藏。杭州天竺山沙門道翊
獲奇木造觀音大士像有沙門從勲自洛陽
持古佛舍利置衆相中其後舍利常見于頂
寵肉髻白光煥發大著靈感
少帝（重貴高祖兄子）
開運元年勑為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
以資冥福。六月吳越王錢弘佐遣僧慧龜
往雙林開善慧大士塔得靈骨十六片如紫
金色舍利無數紫芝生于雙林雙虎伏于壙
下祥雲蔽山甘雨灑地乃奉迎舍利靈骨并
淨瓶香爐扣門椎諸物至錢唐安光冊殿供
養建龍華寺以其骨塑大士像
三年金陵上元縣人暴死誤追入冥府見唐
先主被五木甚嚴民大駭問主何以如此主
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人以冤
被訴民曰臣誤追當還主泣曰吾因此聞鐘
聲則苦暫息汝歸語嗣君凡寺院鳴鐘令延
緩之更能為造一鐘尤為濟苦民曰下人何
以取驗主曰吾曾受于闐瑞玉天王於冥官
寺佛左膝以香泥藏之時無知者民既還而
白後主親詣冥官剔膝果得玉像感泣懺悔
即造一鐘於清涼寺鐫其上云薦烈祖孝高
皇帝脫幽出冥以玉像建塔於蔣山
漢（劉知暠）
高祖（名暠本名知遠）
天福十二年上柱國郭令威立金剛般若經
碑于壽春
隱帝（承祐高祖子）
乾祐元年吳越王錢俶奉天台沙門德韶為
國師申弟子之禮
二年雲門文偃禪師坐逝塔全身于丈室
周（都汴）
太祖（郭威）
廣順元年李守正叛河中太祖親征麻衣道
者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城下有三天子
氣未幾城陷時世宗與本朝太祖俱侍行
二年勑誕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世宗（柴榮太祖養子）
顯德元年齊州開元寺義楚法師進所撰釋
氏六帖勑付史館頒行賜紫方袍
二年四月詔曰釋氏貞宗助世為善將隆教
法須辨否臧自今不許私度僧尼及親無侍
養者不許出家無勑寺舍並須停廢。九月
以久不鑄錢勑令除縣官法物軍器寺觀鐘
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
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不輸五斤以
上其罪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
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
像豈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
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是歲廢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以所毀像鑄
周通錢。帝既并省寺院勑男年十五已上
誦經百紙或讀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誦經
七十紙或讀三百紙陳狀出家本郡考試以
聞祠部給牒方得剃度（此見大宋僧史略歐陽新史刪去弗存）
三年帝召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
術對曰天子以治安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
遣還山詔州縣常存問
四年七月金陵清涼文益禪師示寂江南唐
後主待以師禮及終謚大法眼學者號法眼
宗（見華嚴環師法流九世）。隱士譚景升居終南山與
陳摶為之友著化書百十篇窮括化原久之
仙去嘗遊三茅山至建業見宋齊丘謂其有
仙風道骨出書示之偽為序以傳世齊丘乃
竊以自名然未嘗悟道蘊也（[illegible]）
述曰曾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譚

景升作化書又云齋丘竊取以為名世人不能知妄此殆與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以自名二事蓋相類不幾於盜乎

六年初帝之毀像也鎮州大悲極有靈應詔下人莫敢近帝聞之自往其寺持斧鑱破面胷觀者為之慄慓及帝北征疽發於胷歸京師遂殂(紀表公)〇汴都將士周百勝年老家居蔬食念佛一夕夢黃衣吏追入大城至官府主者今引覩地獄見一人黑色臥大鐵牀獄卒持鑿破其胷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百勝懼念佛求退追者曰汝已是佛弟子不必懼百勝問囚者何人答曰此柴帝也因毀像致此(百勝)百勝曰我故君王也何時得脫追者曰初錄其人至時王責曰世間周通錢盡時方脫此罪追者引從故道出城門聞寺鐘鳴遂覺百勝常以語人聞者為之悲悅(紀神靈應)

述曰自昔佛法遭毀有四時焉魏太武因司徒崔浩焚毀經像阬戮沙門既而崔浩要斬太武身感癘疾竟為常侍宗愛所弒文成嗣位復大興佛法(一共)周武因衛元嵩毀經像塔寺毆沙門反俗厥後杜祈入冥見周武地獄受苦求救之事宣帝嗣興佛法復盛(二共)唐武宗因趙歸真毀像廢寺僧尼還俗帝後疽發背而殂時弢陵尉稱天竺以李炎毀佛有奪壽去位之報歸真等皆杖誅戮宣宗即位佛法大興(三共)周世宗毀像鑄錢廢折寺院疽發胷而殂人見在獄受苦有司通錢盡方得脫罪之語(四共)越五年我

太祖皇帝飛龍在天首詔天下復寺立像遣沙門求法西天館梵僧翻傳貝葉建精藍濟戰士之冤造經板壽大藏之傳當國家多事而於弘贊佛道無所不舉及

太宗繼體度童子十七萬人建譯經院製聖教序賜天下無名伽藍之額建開寶大塔舍利之藏瘞

真宗在朝聖德遐被五天咸貢梵典昭陳天禧度僧二十四萬

仁宗踐作光贊上乘謹翻譯之功廣藏宮之卷詞臣國(此段僧文)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碍一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三　碍二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

宋(都汴)

太祖(宣祖第二子母杜氏二月十六日為長春節葬永昌陵)

建隆元年(庚申)正月甲辰周恭帝遜于位初上受詔北征宿陳橋驛將士推戴擁入京師時太夫人杜氏(太祖母昭憲皇后)同王夫人(太祖后明皇后)方設齋于定力寺為祈福聞變王夫人懼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多奇異人言當極貴何憂也(楊文公談苑)初是後唐明宗於禁中焚香禱天曰臣本夷狄不足以王中原願早生聖人以安天下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上降生于洛陽太內甲馬營神光滿室異香不散體被金色三日而變人知其為應明宗禱云(皇朝類苑)

讚曰神光金體佛大士之瑞相也開嘉運於五季久阬之年踐大位於四海望治之日而又知興教護法慈臨民物以為社稷靈長之福非佛大士之示生其孰能與於此哉

上未仕時過涇州長壽鎮寺沙門知非凡人陰使人圖上容於寺壁後以其寺有御容遂為官所護及在洛陽嘗過長壽寺梳殿砥晝寢僧守嚴見赤蛇出入上鼻上寤嚴問所向

上曰欲往澶州見柴太尉未有齎(周世宗)嚴曰貧道有驢可乘以往復贈之錢及見太尉奇之遂留幕府晉開運間宋城有異僧狀如豪俠挾銅彈走革華上指州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此建號(恆文公諱花○太祖在周朝為歸德軍節度使歸德在唐為宋州及受禪應以宋建國)○先是民間有得梁誌公銅牌記云有一真人起冀州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保永年江南李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王諸子皆連弘字(弘佐弘俶弘倧)期應讖及上受禪而宣祖之諱正當之(太祖皇考上弘下殷)(宣何晉皂朝扣乘記)○周世宗之廢佛像也(世宗自持鑿破鎮州大悲像)疽發于胸而殂時太祖太宗目見之嘗訪神僧麻衣和上曰今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麻衣曰豈不聞三武之禍乎又問天下何時定乎曰赤氣已兆辰申間當有真主出興佛法亦大興矣(夫後太祖受禪於庚申年正月甲辰其應在此也)○處士陳摶隱居華山閉門臥屢月不起顯德末乘白騾將入東都中道聞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上始受命黜計釋氏何道而歸敬若是其感嘗微行至相國寺見一僧醉嘔戶外惡罵不可聞上怒之適從旁過為醉僧所抱曰莫惡發將暮矣宜亟歸內上心動乃還家令小璫往覘(都郎切宦官者冠加金璫充耳也)令取所吐物至則醉僧不見收遺吐至上前視之則真乳香也上嗟歎不已益知敬佛(上已四事蔡氏舊錄)○詔以二月十六日聖誕為長春節賜百官宴于相國寺宰相范質製祝聖齋疏云素虹紀瑞表覺帝之下生(佛下生有白象寶日燕夜有白)(紅十一週金蓮公用年正州有附其會貉土土時七叟自至紺馬買即其一也)紺馬效靈應輪王之出世非夫威震四天則不足感自然之寶(金輪王統土四天下)非夫位尊三界則孰能致希有之祥(佛為三界大師)壽命同百億須彌德澤被三千世界恒沙可筭天祿難窮墨海雖乾皇基益固(云云)是日以慶誕恩詔普度童行八千人(國朝會要)

讚曰范公以名儒感德為佐命首相當慶誕祝讚之辭能用佛典以寓歸美其為敬佛重君有見於此論者謂明良際會海宇統一皆佛大士應世之祥也

六月詔諸路寺院經顯德二年當廢未毀者聽存其已毀寺所有佛像許移置存留於是人間所藏銅像稍稍得出

讚曰自有佛法以來有道之國未嘗不隆篤佛教以勵天下太祖初見周朝毀像傷之曰今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及登大寶亟下興復之詔可謂有道之君必隆佛教

十月親征揚州李重進十二月城隴上以其固拒欲盡阬之俄有異僧詣行宮門自稱龍興寺清範表乞恩宥上許之翌日駕幸寺開見殿上一羅漢手擎草表上大驚勅建別殿安其像(見主)○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呪經(此經以切云造像造出書末安此呪者印成七寶篋是與來三世如來全身舍利)布散部內凡十年而訖功(分佉寺佶合有年外若谷)○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殘毀不全吳越王俶遣使之高麗日本以求之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論疏諸文至螺溪謁寂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觀之名(吳越王傳)

二年　○詔前征李重進凡死於兵者以揚州行宮置建隆寺為薦冥福如唐太宗正觀四年故事(見上第二卷)○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漁捕彈射著于令○四月上幸相國寺祈雨出內帑設千僧齋已而大雨○吳越王俶請延壽禪師主永明寺(今淨慈寺)師日課一百八事學者參問以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人聞山中天樂聲吳越王感其專至為作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師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有同異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

十部西土賢聖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
爲書百卷名曰宗鏡傳於世師傳僧傳
三年五月旱上幸相國寺祈雨詔徵樂太官
進蔬食已而雨大霈○西域于闐國沙門善
名七人來詔館于相國寺○楚王周行逢據
潭州果於殺戮然知事佛度僧齋懺未嘗輟
見沙門輒蜀二作禮親手行食謂左右四曰吾殺人
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怨○十一月高昌國
遣僧法淵獻辟支佛牙玉器
乾德元年螺溪寂法師爲義通法師說止觀
法門
三年滄州沙門道圓遊五天竺往反十八年
及還偕于闐使者至京師獻佛舍利貝葉梵
經上召見便殿問西土風俗賜紫方袍器幣
○特進李託奏雄武推官阮紹莊夢雲門禪
師令上奏乞開塔有旨韶州守臣開視見師
眞身如生乃迎赴闕供養逾月遣送還山中
敕諡大慈元眞宏明禪師此僅不治片臣者大紹多同朝會要
四年詔秦涼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時沙
門行勤一百五十七人應詔所歷焉耆龜茲
迦彌羅等國並賜詔書諭令遣人前導仍各
賜裝錢三萬什等錢三十貫大○上初詔西川轉運
使沈義倫於益州以金銀字寫金剛經進上
至是召天清寺沙門崇蕰入內講演○栢容

使沈義倫事佛長齋夏中危坐以飼蚊或以
爲苦者曰餓蚊相投豈忍拂去時執政多白
陳起弟獨義倫乞爲母修寺上嗟嘆許之
敕內侍張重進往峨眉山普賢寺莊嚴佛像
因嘉州奏白水寺普賢相見也峨眉志云
昔有蒲翁因采藥入山望峯頂五色雲放白
光忽一鹿前導至岩上見普賢大士眞相自蜀二五
茲顯迹○河南府進士李藹造滅邪集以毀
釋教竊藏經以爲衾事聞上以爲非毀聖道
誹惑百姓勑刺配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舊制以流罪配居人者
一人投之海神宇明爲禁亦郵也
今復沿錄者於心登州上拯上之
述曰儒家有排佛者以不嘗讀佛經耳使
稍知觀覽必能服其爲道之妙李藹造論
指佛爲邪蓋傳奕韓退之誣佛爲夷之餘
波也不有明主孰能鑒其妄作流之海島
非不幸也
五年詔曰禁錮以來天下多輦佛像赴京師
惟像教世許華瞻忽從銷毀甚乖歸敬應諸
郡有銅像處依舊存留但不許鑄造新像○
右街應制沙門文勝奉勑編修大藏經隨函
索隱凡六百六十卷○勅萊州道士劉若拙
充右街道錄集京師道士試學業未至者
皆罷斥之
開寶二年長春節詔天下沙門殿試經律論

義十條全中者賜紫衣
四年三月上親征太原劉繼元道由潞州麻
衣和上院躬祝於佛曰此行以弔伐爲事誓
不濫殺一人繼元聞之極力祇拒車駕至城
下諸軍進攻時太原城守尚堅博士李光贊
勸上回鑾昔委身出天子大錄上金鄰口所勃日臺附宰相趙普
以爲然遂班師○處士陳搏受易於麻衣道
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極天人歷
詆先儒之失搏始爲之註及受河圖洛書之
訣發易道之祕漢晉諸儒如鄭康成京房王
弼韓康伯皆所未知也其訣曰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
五居其室此圖縱横倒正回合交錯隨意數
之皆得十五劉牧謂非人智所能偽爲始搏
以傳种放放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
諤昌傳劉牧始爲鉤隱圖以述之
述曰繫辭云河出圖示其名也參伍以變
錯綜其數示其體也此夫子顯示河圖之
文也漢世蜀二有書其論河圖云太一六取之以
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有五此易緯詳陳
河圖之數也五季之際有方服而衣麻者
妙達易道始發河圖之祕以授希夷希夷
始著訣傳世然世人徒能述希夷之言而
不知其義本出於繫辭易緯今以著訣上

合易緯九宮十五之文又以易緯仰參鑿
辭參伍以變之說無不脗合繫緯之文略
而陋故常人不能明獨麻衣悟此妙於二
千年之後殆天授也(河洛文今見易緯之前)
陳摶居華山錢若水未第去謁之摶邀入山
齋見老僧擁納附火若水揖之僧開目而已
坐久摶問何如僧曰無此骨法若水退摶戒
之曰三日後可復來如期而往摶曰始吾見
子神觀清粹謂可以學仙故請決於老僧僧
言乜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於急流中勇退
耳問僧何人摶曰吾師麻衣道者也(湘山野錄)
(據志中大僧是日開道書衆貴)○沙門建盛自西竺還詣闕
進貝葉梵經同梵僧曼殊室利來室利者
中天竺王子也詔館于相國寺持律甚精都
人施財盈屋並無所用○敕高品張從信往
益州雕大藏經板
五年詔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
僧東道西間雜副職若遇郊天道左僧右(僧史略)

北
○君位　僧先道後○殿廷　郊天　南
僧東　道西
道左　僧右

述曰左右即東西也郊天之日道居左者
以道士繼朝班之後便於設拜故權令居
左非常用之法也此說聞之頴空云得之

禮部職事人
詔京城名德玄趙等入大內誦金字大藏經
車駕臨幸並賜紫方袍○詔曰僧尼無問實
系教法自今於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主之
述曰廷議但欲分別僧尼而不知尼女受
戒須依大僧無置壇自受之律此一時敕
弊不可為法今則無復用此法也
詔曰釋門之本貴在清虛梵剎之中豈宜汙
雜適當崇闡尤在精嚴如聞道場齋會夜集
士女深為褻瀆無益修持宜令功德司祠部
告諭諸路並加禁止○敕僧道並隸功德使
出家求度策試經業關祠部給牒○西天竺沙
門可智法見真理三人來朝賜紫方袍○西
天竺沙門蘇葛陀來貢舍利文殊華賜紫服
金幣○六月天台德韶國師示寂有大星殞
于峯頂天降大雪師得法於清涼法眼(清涼下十世)
西天竺沙門彌羅等十四人來朝並賜紫
服
六年八月汝州風穴禪師延昭示寂師得法
於南院(南岳下)入知郢州(郢音逞)郡王龜從表稱
中天竺三藏法天至譯聖無量壽經七佛讚
河中府梵學沙門法進執筆綴文龜從潤色
詔法天赴闕名見慰問賜紫方袍
七年二月永明壽禪師示寂賜謚智覺師得
法於韶國師高麗國王遣三十六僧來受道
法於是法眼一宗盛行海外而中國遂絕
八年三月上幸洛陽至龍門山廣化寺開無
畏三藏塔瞻敬真體四月上將郊天而雨不
止遣使禱無畏塔及期而霽(無畏三藏唐開元四年自西天來長安壽九十九葬于洛陽之龍門)○上自洛陽回京師
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宰相趙普因奏事見
之上曰不欲甲胄之士知之但言常讀兵書
可也
讚曰漢高帝與韓彭取天下論功行封王
數十城相繼反畔卒取誅戮光武封功臣
鄧禹輩大者不過數縣以其易制故上下
無異意智矣哉我太祖之善駕馭英雄也
俾石守信等義社十弟釋兵權於杯酒笑
談之頃享祿私第全其餘生上不失國恩
下不失臣節過二漢君臣遠矣至於深居
禁中常誦佛典而欲使甲士知讀兵書是
又重威保國之仁術也智矣哉
太宗(宣祖第三子太祖同母弟也母夢神人捧日寘于懷遂娠十月十七日而誕明)(葬永熙陵)
太平興國元年詔普度天下童子九十七萬
人(僧國翻)○真君傳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為
國家上曰順天興國壇星位三千六百為普
天大醮中曰延祚保生壇星位二千四百為

周天大醮下曰祈穀福時壇星位一千二百爲羅天大醮中三壇爲臣寮上曰黃籙延壽壇星位六百四十中曰黃籙臻慶壇星位四百九十下曰黃籙去邪壇星位三百六十下三壇爲士庶上曰續命壇星位二百四十中曰集福壇星位百二十下曰卻災壇星位八十一旌旗鎧劒弓矢法物具列儀範各有差降誥真君曰諸天萬靈仙衆梵佛悉朝上帝於通明殿又曰佛在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如九卿奉天子也

述曰凡釋道二家之言天名可不同而體不可不同也如來聖人如實知見三界不可謂不盡也而道家諸書淺謬無識故名與體皆不同如度人經諸道書或云三十六天謂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此二十八爲三界內有生死其上更有四梵天爲三界外斷生死一災又其上有三清天最上爲大羅天此等雖欲比同佛經三界之語殊不知四梵三清竟無實位蓋凡言界外斷生死者即三乘與佛耳豈當復指三清諸天輪轉之徒妄張無盡述息諍論引黃帝內書云太一者元一之氣始生於太虛之上有玉京山四方各有八天三十二帝玉京之上有玉清上清太清三清之上有虛皇十天元老元君元尊天真九皇居之天皇真人降天真九氣分六元而爲混沌之象云無盡斷之曰夫言玉京山三十二帝者即佛之所謂須彌山頂忉利天也虛皇天者即佛所謂大梵天也三清天者即佛所謂空居天也大梵天爲世界主不知上有光音諸天而言我能有所生有所生則氣有所降此天真九皇所以降氣而造世界也氣有陰陽則人有男女如道家三清侍以金童玉女此欲界空居爲三清天也空居即夜摩爲太清兜率爲上清樂變化爲玉清他化自在爲大羅天然道果言天子居自多難以定一又王欽若奏詔撰翊聖真君傳其間論佛最爲失義如翊聖云諸天萬靈仙衆梵佛悉來朝上帝夫佛爲三界師爲天中尊佛所住處梵天帝釋皆來衛從明知天帝所以奉佛也今傳言佛來朝帝甚爲無狀翊聖既自言帝輔其位高矣未應有此失理之言欽若稍稱知佛作傳之辭亦未必有此語特恐道流不知天位妄撰此言入于傳中雖欲尊天而卑佛適所以誣天而慢佛也戒之哉

初周世宗廢龍興寺以爲官倉國初寺僧擊鼓求復至是不已上遣使持勑詰之曰前朝爲倉日久何爲煩瀆天廷且寄戒懼即斬之僧辭自若曰前朝不道毀像廢寺正賴今日聖明興復之耳貴道何畏一死中使以聞上大感歎勑復以爲寺類苑

一年使玠龍興寺爲太平興國寺立開先殿以奉太祖御容○西天沙門言祥來進貝葉梵經

三年三月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乾明○開寶寺沙門繼從等自西天還獻梵經佛舍利塔菩提樹葉孔雀尾拂並賜紫方袍○四月詔謚廬山遠法師曰圓悟塔曰凝寂來法師曰覺寂塔曰實智○中天竺沙門鉢納摩來獻佛舍利塔犛牛尾拂○西天王子曼殊室利求歸本國詔從之開寶四年至此○翰林學士李昉徐鉉等進太平廣記其閒錄佛法者三十卷上自漢明終于五代古今悟心得道之衆神僧經論定慧之學君臣信毀休咎之徵靡所不載○敕供奉官趙鎔往吳越迎明州阿育王佛舍利塔○吳越王俶奉版圖歸朝令僧統贊寧奉釋迦舍利塔入見于滋福殿上素聞其名一日七宣賜號通慧大師寧在日爲兩街僧錄號明義宗文大師除翰林學士陶穀同列或譏之曰青瑣未極安容此物及與之語師援據經史袞袞不已譏者爲之屈服學士王禹偁徐鉉每有疑則就質之皆爲下拜

事以師禮滋福殿者安佛像經藏云利聲鐘即內道場也（國朝會要）五年正月敕內侍張廷訓往代州五臺山造金銅文殊萬菩薩像奉安于真容院詔重修五臺十寺以沙門芳潤爲十寺僧正十寺者真容華嚴壽寧興國竹林金閣法華祕密靈境大賢五臺山記云山形五峙周五百里崇巖疊嶂飛泉吐霧中臺高四十里頂上平地周六里西北有太華池石精舍文殊弥勒石像東南有大孚寺魏文帝造東西二堂聖所居處又東北有王子寺阿育王塔東北三臺間有金剛窟三世佛法藏中臺東南有清涼寺其最深處文殊所居人不敢近西巖有秘魔巖巖西有佛光寺○勅內侍張仁贊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詔重修峨眉五寺即白水普賢黑水華嚴中峯乾明光相也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歲和上曰此震旦國第一山也○河中府沙門法進請三藏法天譯經于蒲津（蒲州河中府）守臣表進上覽之大說召入京師始興譯事○二月北天竺迦濕弥羅國三藏天息災烏填曩國三藏施護來召見賜紫衣勅二師同閱梵夾時上盛意翻譯乃詔中使鄭守均於太平興國

寺西建譯經院爲三堂中爲譯經東序爲潤文西序爲證義○五月中天竺沙門護羅來獻貝葉梵經勅賜紫服○沙門知則進所著聖無量壽經疏賜號演教大師○詔建開聖禪寺於誕生之地奉優填王旃檀瑞像（梁武帝遣郝騫往天竺迎至）釋迦佛牙太祖親緘銀塔中（唐宣律師天人所獻）梁誌公真身錫杖刀尺○十二勅內侍衛欽往泗州修僧伽大師塔凡十三層改普照王寺爲太平興國

七年正月感虜軍奏言禁城穿土得石函鐵函銅函銀函金函凡五重中有流離瓶盛佛舍利有刻石記云貞觀二十一年藏佛舍利謹遣予吏以聞○嘉州通判王衮奏近往峨眉提點白水寺修造見瓦屋山皆變金色中有丈六金身普賢次日午中見羅漢二尊紫雲行空中

深州奏陸澤縣人王緒牧牛田中見一白兔逐之入土穴中探穴得石佛五十軀制度奇古長皆尺餘勑就邑寺奉安供養放白光○六月譯經院成詔天息災等居之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顯教大師令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詔梵學僧法進常謹清沼等筆受綴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護天息災述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作壇以粉爲之事在藏經）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祕密呪七日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壇形正圓層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環遶其上如車輪之狀）目曰大法曼拏羅（此云大會）請聖賢阿伽沐浴（阿伽此云器凡供養之器皆稱曰阿伽今言阿伽乃是沐浴之器）設香華燈水肴果之供禮拜遶旋祈請冥祐以殄魔障十三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初翻爲紇哩第野素怛覽）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紇哩第野翻爲心素怛覽翻爲經）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如筆受云照見五蘊彼自性空見此今云照見五蘊皆空大率梵音多先能後所如念佛爲佛念打鐘爲鐘打故須回綴字句以順此土之文）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如無無明無明剩兩字如上正遍知上闕一字）第九潤文官於僧衆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如心經度一切苦厄一句元無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句是故兩字元無梵本）僧衆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天息災言譯文有與御名廟諱同者前代不避若變文回避恐妨經旨今欲依國學九經但闕點畫詔答佛經用字宜從正文廟諱御名不須回避○七月天息災上新譯聖佛母經法天上吉祥持世經施護上如來莊嚴經各一卷詔兩街僧

選義學沙門百人梓史經義時左街僧錄神曜等言譯場久廢傳譯至艱天息灾等即持梵文先翻梵義以華文證之曜衆乃服○詔新經入藏開板流行車駕親幸譯經院名僧衆賜坐尉諭賜卧具繒帛什物度其院童子十人悉取禁中所藏梵本令其翻譯○十二月詔選梵學沙門為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為證義自是每歲誕節必獻新經皆名坐賜齋以經付藏○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其內外諸郡童行並與剃度○成都沙門光遠遊西天還詣闕進西天竺王子沒徙曩表佛頂印貝多葉菩提樹葉詔三藏施護譯其表曰伏聞支那國(西竺指大唐為支那今日譯以為稱也)有大天子至聖至神富貴自在慚福薄無由朝謁遠蒙皇恩賜金剛座釋迦如來袈裟一領即已披挂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一切有情度諸沈溺謹以釋迦舍利附沙門光遠以進(奉金剛傳袈裟兩朝未見遣遠之實今昔所罕行也)(昔鹿野西天求法詣國並屬部書應以此年附獻也)

八年

六月詔翰林贊寧修大宋高僧傳寧乞歸錢唐撰述詔許之○詔譯經院賜名傳法於西偏建印經院(今臨安傳法院即東都譯經院今但供奉入內道場法事)○成都先奉太祖勅造大藏經板成進上○勅太原成都鑄銅鍾賜五臺峨眉名山遺挂之日兩山皆有梵僧十餘空中奉迎其鍾聲聞百里○天息灾等言歷朝翻譯並藉梵僧若遐阻不來則譯經廢絕欲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習學梵字詔令高品王文壽選惟淨等十人引見便殿詔送譯經院受學惟淨者江南李煜之姪口受梵章即曉其義歲餘度為僧升梵學筆受賜紫衣光梵大師○沙門法遇自西天來獻佛頂舍利貝葉梵經法遇化衆造龍寶蓋金襴袈裟將再往中天竺金剛座所供養乞給所經諸國書詔賜三佛齊葛古羅柯蘭諸國勅書以遣之○泗州奏僧伽塔白晝放光士民然頂臂香供養者日千餘人勅內侍來釋迦舍利藏之塔下○上以新譯經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羣生達者自悟淵源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識其宗凡為君而正心無私即自利行也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它行也如梁武捨身為奴此小乘偏見非後代所宜法也趙普對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非臣下所能知也○詔以御製蓮華心回文偈秘藏詮逍遙詠宣示近臣○勅內侍張承貴往天台山重建壽昌寺從沙門自珣請也

雍熙元年三月日本國沙門奝(丁了切)然來朝然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天皇始傳中國文字至欽明天皇壬申歲始傳佛教於百濟當梁承聖元年至用明立有太子名聖德年七歲便悟佛法於菩提寺講勝鬘經感天雨華始遣使入中國求法華經當隋開皇中也至孝德立白雉四年遣僧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當唐永徽四年也次足姬立令僧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當顯慶三年也次文武立寶龜二年令僧玄昉入中國求法當開元四年也次孝明立天平勝寶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內外教典當天寶中也次元武立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當元和年中也([illegible])次文德立令僧常曉入中國求釋迦密教當大中年也上聞其正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謂宰臣曰島夷君臣乃能世祚求久若是奝然求詣五臺及回京師乞賜印本大藏經詔有司給與之

宋唐書日本漢倭人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其俗多女少男有文

字尚淨圖其王姓阿每氏初主號天御中主孝欽五十二世皆以尊為號居筑紫城彥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為號徙治大和州又十六世至應神又十四世至欽明又二世至用明當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又四世至皇極當正觀五年遣使入朝拯子孝德立始改元白雉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又二世至天智遣使與蝦蛦人偕朝又二世號總持遣使賀平高麗當咸亨元年也至是始改號日本言其國在東近日所出也長安元年持子文武立改元大寶遣使粟田貢方物武后授司膳卿還國又二世聖武立改元白龜開元初粟田復來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悉賞物貿書歸聖武女孝明立改元天平勝寶四世元武立當貞元末年遣使者朝朝學者橘免勢浮圖空海留肄業二十年乃還又五世文德立又三世光孝立當光啓元年也

初遣羅漢像五百十六身來安天台壽昌寺

二年上覽新譯經語宰臣曰天息災等妙得翻譯之體乃詔天息災除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除朝奉大夫試鴻臚卿法天改名法賢並月給酥酪錢有差新譯經論並刊板印行天息災等言開陝西諸路頗有道俗收藏梵經乞下尋訪以資翻譯詔從之

述曰自古人君重沙門之德者必尊其位異其稱曰僧錄僧統法師國師入對不稱臣登殿賜高座如是為得其宜至若封官加爵稱卿稱公混濫朝端輕招物論上失尊僧之禮下貽失節之誚釋氏清風幾於不競彼徽君處士不事王侯者吾輩寧無愧乎若不空開府於唐朝息災光祿於吾宋皆由翻譯功高特承天澤益將答主上重法之心非所以為榮也

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為民祈福歲以為常○詔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者悉館于傳法院○詔嶺南粵俗殺人祭鬼僧置妻孥所在長吏誡厲以順正教

述曰磐少時客南海見鄉落僧居畜妻養子皆能執鉞鼓從事於赴請問其有度牒否則曰但於本郡給帖耳此等皆因守郡者規微利而不知恩瀆三寶之為過也今此詔旨專戒長吏可謂得護法之心焉吾聞蜀僧在鄉多畜妻子平時習熟公私不以為非今之四蜀遊學東南者真成出家之士也

三年詔天下係帳童行並與剃度自今後讀經及三百紙所業精熟者方許係帳○詔以御製三藏聖教序賜天息災等令冠新譯經首

四年敕內侍送寶冠瓔珞袈裟往峨眉普賢寺是日眾見普賢大士乘紫雲行空中久之方沒○十一月四日螺溪義寂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翰林通慧大師贊寧上表進高僧傳三十卷璽書褒美令徧入大藏敕住京師天壽寺僧傳之作始於梁嘉祥慧皎為高僧傳十四卷起漢明終梁武天監十八年唐西明道宣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十九年今宋傳起唐正觀至宋端拱元年依梁唐二傳分十科一譯經二解義三禪定四戒律五護法六感通七遺身八讀誦九興福十雜學

述曰洪覺範謂宣律師作僧史文辭非所長作禪者傳如戶昏案檢寧僧統雖博學然其識暗聚眾碣為傳非一體覺範之論何其至耶昔魯直見僧傳文鄙義淺欲刪修之而不果惜哉如有用我者吾其能成魯直志乎

兩街僧錄可朝等請箋釋御製佛乘文集詔
許之○日本國法濟大師奝然遣弟子嘉因
祈乾來朝○十月二十一日寶雲通法師示
寂
二年開寶寺建寶塔成八隅十一層三十六
丈上安千佛萬菩薩塔下作天宮奉安阿育
王佛舍利塔皆杭州塔工喻浩所造凡八年
而畢賜名福勝塔院安舍利日上肩輿微行
自手奉藏有白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
照天地士庶焚香獻供者盈路內侍數十人
求出家掃塔上謂近臣曰我宿世曾親佛座
但未通宿命耳詔直學士院朱昂撰塔銘謂
曰儒人多譏佛向中竺僧法遇乞為本國佛
金剛座立碑(卽菩提樹下金剛坐處也)學士蘇易簡為之
指佛為夷人朕恐其不遜遂別命製之卿宜
體此意
述曰人無通識不足以知佛故韓愈斥其
佛歐陽脩亦夷其佛太宗以蘇易簡指佛
為夷而惡之自古人君莫知太宗之有通
識也佛聖人也五天中土也此方即五天
之東境也今稱中國者此方自稱尊也稱
四夷者且約此方四境之外論之也儒家
乏通識即目睫以言之故多失言若蘇黃
諸公則知之復能言之也

勅內侍謝保意領將作匠賜黃金三百兩往
峨眉飾普賢像并修寺宇并賜御製文集令
直院徐鉉撰記
淳化元年詔參政蘇易簡撰三教聖賢錄乞
遍慧贊寧太一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寧
撰儒嶺聖賢錄五十卷以進勅充左街講經
首座○通利軍(後廢隸真定府)建城掘地於古寺基
得巨石佛十軀詔建淳化寺以奉其像○詔
漣水軍沙門道堅赴闕名見賜偈堅姓龔神
異不測知人休咎時潤州有沙門號四世界
佯狂市廛說禍福立應潤商人欲往漣水四
世界曰彼有專道者走蹈寶華佛化身汝如
見之必獲厚利商至漣水見而拜之師曰四
世界教汝來耶汝不識日光菩薩見我何為
商退果得利異常時歸訪四世界不復見矣
○詔赤腳道者入見上曰南方禪律如何化
物對曰究之一理上起遶龍牀一帀云是禪
是律對曰究之一理上說○高麗國王治遣
使乞賜大藏經并御製佛乘文集詔給之
二年太原沙門重遂自西天還往反十年進
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服住西京廣愛寺○
勅翰林贊寧充史館編修○中天竺那爛陀
寺沙門補陀吃多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賜紫
服○杭州西湖昭慶寺沙門省常刺血書華

嚴淨行品結社修西方淨業宰相王旦為之
首參政蘇易簡百三十二人一時士夫皆稱
淨行社弟子比丘預者千眾人謂廬山蓮社
莫如此日之盛○申公呂蒙正微時寠甚(鉅羽反貧也)
常干謁人有僧憐之給其食彌月又幫
乃令就居房廊隨眾粥飯遂得安心讀書是
年擢第僧復備裝遣之竟魁多士後十年執
政郊祀奉給皆不請上問其故對以私恩未
報上歎曰僧中有若人耶乃牒西京令寺僧
取奉資修寺以為報公嘗晨興禮佛祝之曰
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
護持佛法公之子公著猶子夷簡並封申公
皆知敬佛每於元旦出所事諸禪老書疏拜
而誦之蒙正居政府日焚疏請言法華齋堂
且言至坐堂上公將出僉當拜不當拜言大
呼曰呂老子快出來拜亦得不拜亦得公大
驚遽出拜之齋畢問未來休咎言索筆書亳
州二字及後罷相知亳始悟前讖(大[illegible])
○南海占城國沙門淨戒詣闕獻如意金頭
鈴杵龍腦香詔國忌日宰相巳下詣寺觀行
香禁不得事屠酒
四年詔西域譯郎梵僧西來中國僧西遊而還
者所持梵經並先具奏封題進上○高麗國
王治遣使謝賜藏經御製文集○上幸開寶

塔院問僧仰是何人僧云塔主上曰朕塔曰何仰作主僧無對(曹寶代云只如)因僧朝見上曰甚處來對云廬山臥雲菴上曰臥雲深處不朝天僧無對(曹寶代云越祖至艇)上嘗夢天人云請陛下發菩提心翌旦宣問西街菩提心如何發僧無對(曹寶代云窮郝今古子開)

五年中闐國沙門吉祥進大乘祕藏經詔五教法賢等詳定賢奏此經是于闐書體非梵文其中無請問人及聽法衆前後六十五處文義不正帝召賢諭之曰使邪偽得行非所以崇佛教也宜焚棄此本以絕後惑　蜀民李順反陷成都上遣昭宣使王繼恩攻破之授命參知政事趙昌言充川陝路兵馬都使既行時峨眉高僧茂貞赴召謂上曰昌言額紋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及昌言至鳳翔時寇準為守密上書言昌言有重名無子息不可授以兵柄上得疏憶茂貞言大驚乃以昌言知鳳翔而召寇準參政事

至道元年中天竺沙門迦羅扇帝來朝進佛頂舍利貝葉梵經。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為合格。詔兩街僧錄省才進盂蘭盆儀

二年詔以御製祕藏詮二十卷緣識五卷逍遙詠十卷命兩街箋注入大藏頒行

藏六秀師曰秀嘗恭覽祕藏詮等三文知旨義與契經相為表裏所謂現在佛以梵王帝釋身稱性而說法也

勅史館編修贊寧知西京教門事　三年九月。西天竺沙門羅護那來朝進貝葉梵經賜紫服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真宗(太宗第三子母元德皇后李氏十二月二日為承天節永定陵)

咸平元年御製三藏聖教序賜明教大師法賢等今置先帝聖教序後沙門可升注序進上。詔知制誥朱昂兼譯經潤文官。御製崇釋論其略云奉乃十力(佛有十力)輔茲五常上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壽也又曰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盜則廉矣不惑則信矣不妄則正矣不醉則莊矣。中天竺沙門你尾抳等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菩提樹葉菩提子數珠賜紫衣。西天竺沙門佛護來朝進梵經賜紫衣。勅史館編修贊寧充右街僧錄

二年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勅史館編修贊寧遷左街僧錄

三年八月試光祿卿天息灾亡謚慧辯法師勅有司具禮送終。慈照聰禪師(見首山)住襄州石門郡守以事笞之暨歸首座問訊曰守無故屈辱和上師以手指地曰教它平地起骨堆即見隨指起一堆土守全家以病死(大)

賜四年五月試鴻臚卿法賢亡諡玄覺法師勅迭終如慧辯禮○史館修撰左右街僧録贊寧亡學士王禹偁序其文曰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紀綱用之福慶淨圖具瞻之地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師所述內典録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師嘗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邕非史通等禹偁見之大服其說作書與師曰辰借通論日殆三復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致於迷復自周秦以降作者衆矣至於斥楊墨而尊姬孔不無其人如此歷詆諸家丕顯聖道者吾未之見也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與不然天下冠章甫而衣逢掖者豈遂無其人也(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去儒大也大袂行衣章甫設冠宋殷後孔子祖於宋也逢如宗掖音亦扶弥掖反袖也得第同)僕雖不佞亦嘗從事於斯矣每欲厲壘兵而討百氏俾于儒宮且取其小道亂常之甚者摯戮之俾乎祖述憲章之道與天比崇然後知夫子之尊也區區此懷爲日斯久今茲覩師通論之作所謂時雨降矣日月出矣漑灌爝火使何爲哉(莊子日月出矣爝火不息音爵大炬也見王氏小畜集)師述僧史略三卷凡法門事始曰革莫不畢録蓋闡之士欲通練內外典故者皆於此觀之

述曰道法師序僧史略稱內翰王公厭排釋氏過於韓子而獨於寧通慧推服之不暇蓋其學行才識有可取也今觀小畜集其修僧史則贈以七言撰聖賢録則賀以五言歸葬錢唐則誌其墓所著內外集則冠以序而於通論之作贊之以書且嘅稱其駁董難王斥顏非史歷詆諸家自周秦已來未之見是知王公之於通慧不敢排以佛而獨有取於學識之高可謂能誠服矣至於通慧道德之感則王公未學不足以知非如梁敬之之知荆溪柳子厚之知重巽也

六年知開封府陳恕言僧徒往西天取經者臣嘗召問皆罕習經業而質狀庸陋或往諸藩必招輕慢自今宜試經業察人材擇其可者令往詔可○二月詔隋智者禪師科教類次刊續凡百五十四部賜名天台銘録譯館請繫開元東土集傳例曰可

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西天三藏法護來進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衣束帛館于譯經院○北天沙門戒賢來進梵經賜紫服○七月亢旱召西天梵僧於金明池水心立壇咒龍有雲霧自池中出須臾雨至目後歲旱必作咒法多驗○東吳沙門道原進禪宗傳燈録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裁定頒行

二年三月迦濕彌羅國沙門目羅失稽來進梵經菩提樹葉○七月西天沙門達磨波來進梵經賜紫服○九月上幸譯經院三藏諸僧坐賜香茶繒綵有差○上以諸寺住持先是僧職遴補或非其才至是召見便殿閱試行業

三年詔王府侍讀孫奭奏請減省修寺度僧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訾假使僧道時有不檢安可即廢○詔釋道歲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試經業○婺州沙門志蒙徐氏衣錦衣喜食豬頭言人災祥無不驗呼人爲小舅自稱曰徐姊夫一日坐化于三衢吉祥寺遺言吾是定光佛至是奉真身祈禱神應不歇世曰之豬頭和上

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並去寺觀百步之外有以酒肉五辛酤市於僧道者許人糾告重論其罪

述曰真宗可謂仁聖之君矣初踐作製聖教序(謂繼譯藏敘為聖教也為聖教製序始於唐朝)遂崇釋論陳

恕論罷譯經則不許孫奭請減度僧則不聽而又能下詔誡酒肉於僧道者論其罪意此機業不當瀆聖境也厥後沙門覺稱自天竺來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天竺食肉五辛者驅出城故無貨者是知東華郡邑習於食肉故見之者無嫌心獨無媿於釋乎嘗曰同人楊億推此事欲乞濟朝推廣祖宗之法不令在城中殺畜不許懸肉街市(今屠戶只於本城外特設不通人處居止販者用竹簍遮蔽入城往往然後趁街而賣)庶與人居消滌目不習見所以去殺氣以養仁心移惡習以趨善道豈不有益於國家之政化者哉

初諸暨縣令潘華依晉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是年十月奉詔還闕夜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輩不免烹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囑後來宰邑者(四明法智法師為放戲數行錄)○臣寮言愚民無知佞佛過度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罪蠱害國政宜加禁止上謂宰臣曰佛教使人遷善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廣蠻貊諸國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旦對曰頃歲虜使登開寶塔瞻禮甚虔誓當戒殺及至上清宮不復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

述曰道事天天事佛故為國者必兩存之而於尊卑小大之分較然久已自明恭惟真宗皇帝聖心虛融并包法界敬天命宗佛乘發於性真不俟為學既免梁武永棄道教之偏且無唐宗上躋老聃之失(臨梁工天)(年詔道教度正觀十一年升老子居佛上)深距臣僚佞佛邀福之說肯顧陳恕譯經費財之言上法祖宗下喬成憲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

詔遣使送金襴袈裟往忠州羅浮山中閣寺羅釋迦瑞像仍為國建祈福道場感五色祥禽集于齋所此像高八尺來自西天隋開皇中釋慧喜失龍華寺會昌廢毀像靈不可壞道士藏於都盧觀咸通中海南節度使韋宙迎至中閣寺

七月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民袒露坐卧違者以不敬論○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五上表請封禪十月在京民庶相繼上表詔許之十一月車駕幸曲阜(兗州[illegible])謁先聖廟有司定儀肅揖上特再拜遂為定制加諡玄聖文宣王祝文進名封其父叔梁紇為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官氏鄆國夫人給十戶奉塋域賜田百頃及御製讚封齊太公昭烈武成王

述曰自古尊先聖者漢高祖過魯行祀封其後平帝始封褒成公梁武始令天下建廟北魏孝文改謚文宣公唐太宗用房元齡議太學釋奠始尊為先聖而以顏子陪享明皇始進號文宣王南面坐用王者宮縣之樂皇朝真宗加謚至聖文宣而祝文進名定儀特拜自古尊先聖莫若此日也韓昌黎謂天下通得祀孔子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祀事之盛未有如孔子者蓋孔子以德雖不得位而得常祀(見廬州孔子廟碑)是知自明皇尊以王禮故世世天子拜而祭之今真宗特拜有合於古不知當時禮官何為不知而定肅揖之儀恥哉

詔修飾泰山衆像凡三千二身御製重修佛像記○鴈蕩山自古圖諜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為鴈蕩下二潭為龍湫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前臨大海宋西竺書諾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華名唐貫休有讚云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祥符中伐木者始見之自是著名(山在溫州樂清諾矩羅十六住世羅漢之一梵語震旦此云東方君子之國)○鴈山瑞鹿本先禪師結印坐已彌月肉體不變常聞異香詔取所著竹林集藏之祕閣[illegible]

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寺觀各度一

人朝覲泰山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詔
昇州崇勝寺賜名承天甘露戒壇○勅先梵
大師惟淨試光祿卿同預譯經○九月吳國
大長公主出家法名清裕賜號報慈正覺大
師即太宗第七女幼不茹葷血上幸延聖寺
抱對佛願舍為尼至是乞落髮詔遣資聖院
以居之勅釋門威儀[illegible]教坊樂部以
為迎導時密王女曹五女及後宮三十餘人
皆隨出家詔於是日普度天下童子十人度
一人○詔於洛陽甲馬營太祖誕聖之地建
應天寺以奉神御
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
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
別立大乘戒壇
述曰宋寧通慧僧史略云甘露以喻涅槃
戒為入涅槃之初門故從果以彰名也今
言別立大乘戒壇者謂先於諸方受聲聞
具足戒後至此地增受菩薩戒以順開顯
之後末代出家乘戒俱急之義也
詔天下州郡應僧道有犯公罪者聽用贖法
勅品官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勒停見
任庶民流千里○詔知制誥李維出經論題
目考試沙門以為選補左右街之序左街相
國寺右街開寶寺○詔吉州西峯雲臥禪師

館于北御園入定月餘求歸故山詔許之師
每入定或經歲方出
○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菩提印
○中天竺沙門覺稱來朝進舍利梵夾金
剛座真容菩提樹葉召見便殿尉勞甚厚館
于譯經院稱進讚聖頌詔惟淨譯之稱謂學
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豬羊市肆懸肉籍
不忍觀西竺食肉五辛者驅出城故無覺者
心不欲久居此願至五臺禮文殊即還本土
晉公丁謂問之曰數萬里遠來更何所為稱
曰弄破禮宣律師塔耳及還詔賜金襴袈裟
奉安金剛座及賜裝鍍茶器○四明知禮法
師初與沙門異聞於南湖保恩聚徒講道是
年賜額延慶乃作誡誓辭二篇俾長為講貫
天台宗教之所其言吾宗有五德者吾將授
以居之後後之誅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舊
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浮偽
三曰戒德有聞正己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
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
四年三月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瞻無畏
三藏塔製讚刻石置之塔所復幸白馬寺瞻
摩騰三藏真身上謂近臣曰摩騰至今千年
而全身不壞良可尊敬宜嚴諭寺僧用心守
護曰御製以褒之○詔賜黃金三千兩增修

峨眉山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人○
詔漣水軍守堅道者入見令宮女皆出焚香
每一女至前上紿之曰后也師皆言非如是
數十人師忽起曰陛下好養此人它日必作
家主即章獻太后也[illegible]
[illegible]師乞歸山詔許之在山常紙衣閉
戶不見人有置食庭前者人退自取之
五月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菩提印賜
紫服○十一月益州守臣李士衡進大慈寺
沙門仁贊編修釋氏會要四十卷
五年二月詔嘉州峨眉山沙門茂貞入見上
賜以詩館于景德寺舒王元偁夢青衣童持
書以授中使足蹈黃雲隱隱而沒王以問師
答曰將有儲嗣降孕之慶未幾仁宗生○初
樂史留守西京夢天帝召謂曰世主求嗣吾
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
辭遂唯而去旁侍者曰此南岳赤腳李仙也
明年仁宗生[illegible]
日本國遣使稱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
原天子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
額神光勅詞臣為撰寺記
六年二月詔天下官吏試童行經業方許剃
度○五月開寶寺福勝塔有金色光見相輪
上又有聖僧遶塔翌日得五色舍利上親幸

敬覩見舍利于塔表大如月色同水晶往来飛動於鈴索之上士庶同瞻於地輒上獲舍利五千餘粒詔賜號靈感之塔時京師天清寺興慈塔亦有舍利見相輪上上曰像教嘉祥生民之福也○八月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官趙安仁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太平興國以来凡譯成經律論四百十三卷秘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惟淨等編次又請以兩朝御製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褒許○詔諡泗州僧伽大士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得指斥其名○九月西天竺沙門知賢等来進舍利梵經賜紫服○十一月舍利見于玉清昭應宮聖祖明慶殿或以爲道門無舍利事上謂宰臣王旦曰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氐皆勸人爲善唯識達之士能一貫之滯情偏執於道益遠

述曰法身舍利無乎不在當大感通之際雖頑空朽壞尚可得之何有間於道家之宮館哉惟我真宗敬天奉佛德動幽顯間者塔寺屢獲舍利而今復見之聖祖之殿誠所以彰聖君慶事二教之心由精誠感格有以致之也

西天波羅柰沙門蒲賢進梵經無憂樹葉○浮石崇矩法師(四明法智弟子)至京師上聞其名召入內殿講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說賜紫服金幣香藥

八年正月臣僚言每歲上元車駕詣寺觀三十餘處百拜已上望自今諸殿令近臣分拜上謂王旦曰朕祈福中外處恭拜起未嘗懈怠卿等欲中裁減非朕之意(四朝國史)

述曰宋歸田錄太祖入寺問贊寧通慧佛當拜否荅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寧於太宗朝隨吳越王初歸京師未嘗及見太祖歐陽氏所錄妄也今觀真宗百拜已上不欲分任近臣蓋習熟於祖宗之家法也其後如徽宗拜佛牙南渡懋朝拜大士則知有國以来無不拜佛之理歐陽慢佛不欲人主致敬故特創此說見在過去無義之談所以上誣君主下誣寧師也甚矣

詔於大內西地建景靈宮以奉聖祖○勑汀州南安巖名均慶院賜太宗御書百二十軸先是釋自誠居巖上神異不測云是定光佛化身見懷仁江有蛟害人書偈投潭中水擁沙漲塞潭爲洲其怪遂絕過梅州黃楊峽民乏水飲誠以杖指溪移於近道每歲有旱書偈禱之風雨隨至其偈後每書贈以之中四字人世莫曉其旨○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五卷付傳法院編入大藏

述曰道家者流其所學則道德陰符是爲治心修身之本至言內丹外丹火候口訣則不傳於非人其餘旁門如胎息之法草不之方皆上聖下教用度人世非可謂之虛無也若夫置壇傳籙起自天師是又上天護國護人治鬼攝邪之法俱可以助教化於天下者是故此道列在國家與儒釋均爲三教者以此至於小大優劣內外之義則較然可知故闞澤對吳王曰道事天天事佛李士謙論三教曰儒五星也道月也佛日也能達此意則三教之位定世言儒道釋蓋本乎此儒生道士不別本末欲輕陵於釋氏皆未學之過若道流有輔成舊僞言老子化胡以佛爲侍者之言謗老子瀆世尊其咎當如何耶

南海注輦國遣使来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四十年以来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

九年二月北天竺僂填曩國沙門天覺南天竺師子國沙門妙德西天竺迦毘國沙門等来各進舍利梵經各賜紫服金幣○四月中天竺薩縛羅國沙門童壽来進梵經賜紫服○五月東天竺鉢郝捺國沙門普積来進梵經賜紫服

述曰西土梵僧絕絕而来者多矣至於五竺沙門競集闕下則無若兹時之為盛豈法運之興隆亦帝德之感通也五竺國名校以西域記唯師子國可見餘不可考蓋今古事變猶昔漢唐而今為宋其實一區宇耳

沙門繼全自西天遝得佛舍利建塔于揚州○西京龍門山石龕佛歲久廢壞上命沙門栖演給工修飾凡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尊○九月不雨詔泗州龜山沙門智悟入京止開寶寺祈雨悟先在泗州祈雨有感曾斷一臂至是又曰若七日得雨更舍一臂五日大雨乃截一臂上遣使賜藥悟曰無害人見所截臂無血甚異之泗守與郡人皆夢僧伽謂之曰悟是五百羅漢中一来此救世

天禧元年四月詔曰金仙垂教實利含生貝葉騰文當資傳譯苟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相參既失精詳變成訛謬而況葷血之祀甚瀆於真乘厭詛之辭尤乖於妙理其新譯耶夜迦經四卷不許入藏自今後似此經文不得翻譯○七月詔賜台州東掖山智者教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住山本如勸郡人遵教藏閣以奉之○九月宰相王旦薨先一日謂翰學楊億曰吾深厭勞生願来世為僧宴坐林間觀心為樂幸為我請大德施戒剃須髮著三衣火葬勿以金寶置棺內億與諸孫議曰公三公也斂贈公衮豈可加於僧體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玉（野史湘山錄）○宰相王欽若兼譯經潤文使○十一月詔天下州郡復放生池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上下水五里並禁漁捕（唐肅宗立放生池八十所顏真卿作碑如徒）十二○四明延慶禮法師結十僧修法華懺期三年焚身供法秘書監楊億素仰道風貽書勸請住世謂方當台教中興之時正賴傳持為世良導復修書郡守李夷庚及天竺慈雲俾同勸止既而駙馬李遵勗亦奉書交勸師以公私意勤竟沮前志乃從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年以酬至願

二年勅江寧府（州是）長干寺改賜天禧塔名聖感即東土所藏阿育王舍利塔十九所之一也（城外在華）

二年八月恭謝聖祖大赦天下御文云虛皇妙道西竺真乘咸助化源敢忘崇奉應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係帳童行並與普度尚書右丞林特提舉祠部文牒是歲度僧二十三萬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詔於天安殿建道場答謝天地大會沙門道士萬三千八十六人上親以藥錄大錢面賜之（錢水樂錄即）（在世未詳於之）

恩普度撰釋氏要覽三卷為出家者衆法之須知行於世○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以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入藏領行詔可○宰相王欽若出鎮錢唐率僚屬詣天竺靈山十二謁慈雲法師遵式請講法華歎曰此道所未聞此人所未見也即為奏錫天竺舊名師奏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為主上祝壽○十一月東女真國入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

四年正月右街講經秘演等請以御製釋典法音集命僧箋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初是楊億提舉其事集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箋之將三百字晦碎不可觀億削去自注云地體本靜必有動人服其簡○西天沙門普善来進梵經賜紫服○駙馬都尉李遵勗奏四明知禮法師高行遵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之號仍宣旨住世演教不許遺身時譯經院證義簡長等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詩一明教行錄見凡石刻斷）○十二月翰林學士楊億卒億留心禪觀自屬疾即屏葷茹臨終之日為空門偈以見志識者知其有得佛氏之學

五年詔遣內侍俞源淸往四明延慶稱法智法師領衆修法華懺爲國祈禱師爲述懺要旨上之　○詔於并州建資聖禪院爲將士戰亡者追福○門下侍郞平章事丁謂兼譯經潤文使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

述曰眞廟之在御也並隆三教而敬佛重法過於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則有聖敎序崇釋論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遺敎二經皆深達於至理一歲度僧至二十三萬而僧衆有過者止從贖法上元幸諸寺禮像百拜帝辭援唐家天下放生池以廣好生皆本於宿願而發於聖性非徼於勸也至於繼世譯經大開梵學五天三藏雲會帝廷而專用宰輔詞臣兼潤文之職其萬重譯事有若是者當時儒賢如王旦王欽若楊億晁迥輩皆能上贊聖謨共致平世君臣慶會允在斯時揩之前古未有比對古未

是歲天下僧數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

乾興元年章懿太后幷仁宗 遣使詣錢唐天竺請遵式法師爲國行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奏天台敎卷乞入大藏○龜玆國僧華嚴來進佛骨舍利梵經賜紫服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碼三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碼四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仁宗（眞宗第六子母宸妃李氏夢二日[illegible]天 其一名[illegible]以[illegible]承之進[illegible]四月十四日 [illegible]元[illegible]）

天聖元年上常頂玉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爲言上曰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鄉郎[illegible]）○勅內侍楊懷古降香入天竺靈山爲國祈福慈雲式法師復以天台敎文入藏爲請懷古爲奏上之○南海駐輦國遣使進金葉天竺梵經詔三藏法護譯之○四明延慶法智法師出敎義策試生徒名開幃四十二章至今以爲法

二年詔賜天台敎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靈山千衆慈雲撰敎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作大義○四明名儒衛開遊學至洛陽遇道人李士寧於逆旅謂開曰君鄉城戒香有庭女者過去維衛佛也若歸可往禮拜問其狀則曰縮臂掃地者是也開既歸亟往寺訪之一老尼曰聖姑坐化年餘矣因示以畫像炷香作禮自以不覩尊容爲之媿恨明年過錢唐客舍吏陳式家忽見小兒十數擁一尼童

入門譯傳云瘂女瘂女開方櫳顧運索紙書
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夜
来處處鳴鐘鼓敲破髑髏人不知復於偈後
書無去来開前禮足略述戒香得聽遺像之
意復書偈云須弥山上振鐸大洋海底揺鈴
若問瘂女姓字秖此便是真名出門竟去追
問小兒瘂女何人兒曰維衛佛也問兒何人
曰問取瘂女忽俱不見
志磐頃過甬東棲心元妙得舊文於書篋
念瘂女古佛世無知者因爲述戒香維衛
古佛記既而元妙以遺寺王師亮俾刻石
寺中以顯名勝案藏經維衛或稱毗婆尸
此翻勝觀所謂以勝妙三觀觀一切諸法
無非三諦之理也
蜀人李士寧有道之士得軒轅古鏡洞見遠
近學士蔡君謨聞而惡之一夕夢爲鹿逼有
人救之謂君謨曰公貴人也但頭骨未正乃
以手按之夢覺頭尚痛明日士寧往謁焉即
夢中所見者後出守閩中士寧復往見君謨
告曰夂患目疾夜夢龍樹菩薩何也士寧即
袖中出畫像宛如夢中兩目明視如故觀游
閩公詩士寧神異甚多蔡公歐陽公皆有歌詩以紀述其事○西天沙門
愛賢譯賢來進貝葉梵經賜紫服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復放生池四明南
湖法智法師每於佛生日集衆行法放魚鳥
以祝聖是年郡以事聞勅樞密劉均撰文以
紀郡守曾會立碑寺門敕文札光師一夕夢伽
藍神告曰明日相公至已而曾會領子公亮
入寺師告以夢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忘及
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市曾相公梅田估貲
敕行錄○翰林學士夏竦同三藏惟淨等進新
詳經音義七十卷○判都省馬亮言佛道皆
重人天所師請無得收度曾犯真刑及文身
者詔從之
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錄二帙賜名天
聖釋教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杭州天
竺寺七月八月望日之夕天雨桂子慈雲詠
師播種於土作詩以記
六年御製三寶讚以賜宰輔及譯經院○四
明南湖法智法師於元旦建光明懺期至五
日趺坐說法脈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
化露龕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闍維之日
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若蓮華然
七年勅於京師大建慈化寺謂宰臣曰此寺
為先帝薦福之舉今後毋得無故擅興力役
九年勅韶州守臣詣寶林山南華寺迎六祖
衣鉢入京闕供養及至奉安大內清淨堂勅
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鉢記○傳法院言
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為真宗皇帝建塔于佛
金剛座之側今欲再往為皇太后今上更建
二塔已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發願文聖上
三寶讚刊石塔下及製袈裟奉釋迦像詔可
仍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初太
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烈火煅
之色不變心敬神異遂製發願文太宗朝權
取驗以火製偈讚以申敬見三朝御製曰奉安大
相國寺法華院真宗嘗迎供開寶寺靈感塔
下聽拜之夕神光洞發遂製偈讚見三朝御製上
以三朝敬事遂迎置禁中以薔薇水灌之南出
海三佛齊國香太若相其常忽於宍中得舍利一五色映
人曰為製讚以金疊二重藏之奉以還寺其
讚云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
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祇見
空遺冢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
曾經百鍊色長新
述曰佛道大道也佛身真身也言大道則
法界無遺不同孔老之有方域言真身則
常住不滅不同孔老之有生死其所謂佛
牙舍利者此蓋真身應物示化之一法也
豈世間水火所能沮壞之邪仁宗以三朝
歸敬特製讚文而且歷詆帝皇儒道之宗
祖者誠以仁義之道清淨之化所以救域

中之人致人天之福耳非如佛道有化人出世之能然則在儒在道不離此身皆可以從事釋學以為未來出世之本恭覽宸製知言近而指遠

明道元年十月一日天竺慈雲法師說法坐逝人見大星殞於鷲峯紅光赫然師於前朝進金光明護國儀上曰閱視至發願文有諸天威神護持我國聖帝仁王慈臨無際撫几歎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治亟宣召之則師入滅矣

二年七月四明南湖奉法智法師舍利葬于南城崇法院之祖關

景祐元年參知政事王隨刪景德傳燈錄為十五卷傳法院編錄入藏○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命參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過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閔之約歸各取經誦綴十日竦七日不遺一字(緣辭)○是歲天下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二年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是書即法護惟淨以華梵對翻為七卷繙明之學實於茲其所序云翻宣衆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天四人天息災施護法賢法護東土一人則惟淨)筆受綴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十九人五竺貢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辯游至栖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十一月詔孔宗愿襲封文宣公

三年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錄三十卷進上賜名天聖廣燈錄御製序○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參知政事潤文官宋綬言奉詔續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今景祐三年編成一百六十一卷乞依舊式賜序

四年御製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賜入大藏

寶元二年五月三往西天懷問同沙門得濟永安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國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尉勞賜號顯教大師紫衣金幣

慶歷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費廩祿(鴻臚卿主四方賓客設世業猶如存)悅欽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舊模焉敢即廢且珠貢之稽非鴻臚則不可識未幾中丞孔輔道上疏請罷譯經上出淨疏示之諭以先朝盛典不可輒廢(湘山野錄)○范仲淹宣撫河東寓宿保德傳舍搜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遂為之序云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也余讀之一頌一悟方知塵世有無邊聖法大藏有遺落真文因以傳江陵沙門慧詰俾行於世○諫議大夫歐陽脩慕韓愈斥佛老著本論三篇其略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去矣而後大集遂至於無可奈何(云云)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世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云云)禮義者勝佛之本也蒐狩昏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教民之具無不備則佛無由而入(歐陽氏以禮義為本采辭於佛故曰本論)又曰今佛之法可謂吾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並見六一居士集)○

二年初東掖山本如法師結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是年七月駙馬都尉李遵勗以聞于朝賜號神照紫方袍嘗於山西南見一虎卧以杖擊之曰非汝住處也虎俛首而去後於虎卧處結屋為菴以是年歸閒此中慕廬山之風與郡公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六七年間遂成巨剎主上素聞道風因賜白蓮之額

三年六月久旱詔迎相國寺佛牙入內設粥禱須臾雨大注乃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宮用

以奉藏後製發願文以見歸徹○寧相章得象兼譯經潤文使

四年

○六月開寶寺靈感塔災勅中使取塔基所藏舍利塔入內供養將尋再建諫臣余靖力諫上不說○諫議歐陽脩為言事者所中下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江因託意進廬山入東林圓通謁祖印禪師居訥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史記孔子世家折衷於夫子注折斷也衷當也鄭音漢揚雄傳折衷中聖華顏師古注竹仲反)脩肅然心服聳聽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時排佛為之內銷遲回踰旬不忍去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正相類脩初至師揖就座曰足下遠臨豈以西竺聖人之道有合於心乎脩盛氣以荅曰脩學孔孟之道竊有慕於韓子之擯斥佛老者西竺之法何所取焉師正色而詰曰退之排佛老自比孟子之距楊墨佛老大聖非楊墨比退之尚不可排況今欲棊之者昔者文中子之言佛聖人也而退之斥為夷鬼此大慢之言也脩曰學者廢中說史家不立傳退之絕口而弗稱今師援之謂佛聖人者天下孰從之乎師曰文中子醇儒也其得佐太宗當不媿三代之治其職居脩史必能列佛老於聖人昔陳叔達擇隋史遊嫌於當世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之退之蔽賢而弗稱豈天下之公心皮日休謂孟子荀卿翼傳孔道至于文中子司空圖謂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故房杜之徒恢張文武以濟正觀之治此皆足以知文中子也荀卿之徒韓非尚刑名以害世李斯焚詩書以亡秦楊墨之禍未至是也文中子之門人能以仁義之道輔成唐家以致治乎若子雲退之徒立空言不闕其徒有佐漢興唐之效者然則文中子之道豈不愈於荀楊韓子而後世學者顧不之知邪(文中子之弟王績東皋子集無君事建長孫無忌叔達避嫌故弗與立傳)

脩曰韓子之道文中子不合者鮮矣使其遇太宗必大發所蘊師曰憲宗中興之君也退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乃以排佛老為己功欲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若是之甚且退之斥佛為夷鬼者請略辨之佛聖人降自兜率天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何以夷稱佛聖人不生不滅曠劫常存人天之宗仰何以鬼稱此非退之大慢語乎退之七世祖韓耆當後魏永興自赫連屈丐來降拓跋(赫連氏匈奴左賢王後據朔方號大夏後魏道武拓跋氏起自北方)由西戎歸北狄獨不為祖諱而反敢訕佛聖人乎退之畏修史褒貶之禍(答劉秀才書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而不思既佛之過為尤可畏排老子為已任而兄事毛仙服其丹卒疽發而殂(退之言韓無名月娃)子昶校書不材(收漢書改金根車為金銀車)卒黜歸未數世而絕滅其亦天刑人禍之不能免乎退之倡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襲韓氏歐陽氏以為法豈不為盛德之累諺言善罵者人亦善罵之足下猶著本論孜孜以毀佛為務安得眾口不毀公於天聽之前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射之禮為勝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未知道也脩大驚報為之謝曰脩胷中已釋然將何以見教師曰佛道以悟心為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念生東華為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祛我慢悉悔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死生於一致則淨念當明天真獨露始可問津於此道耳脩自此頗有省發及後入參大政每譽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為沙門紀秀紀歐陽子見詢譯印事作歐圖外傳衰)

述曰(淨居士泰序叢書觀公張長為序秀作譯禪上封佛法於貴記新譯所自跋藏大卷)述曰孔子文中子皆謂佛為聖人韓氏則曰佛者夷狄歐陽作本論曰佛法為中國患二子不知佛為聖不知天地之廣大故下知奚為夷奚為中國不知佛法之妙故不知奚為本奚為患儒宗有欲排佛者倘

未能覺其典藉貿諸學者敷儇其義理之所歸則吾恐輕肆慢易如韓歐一時之失言也然退之問道於大顛自云得入處故魯直有云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亦少沮歐陽見祖印肅然心服故東坡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今人徒知誦前時之說排而不能察後來之信服以故二子終受斥佛之名其不幸乎

九

勅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仙源縣差廟户五十人充灑掃

五年眉山蘇洵赴汴京舉進士不中泝江至潯陽登廬山謁祖印訥禪師問法睞（懷云感了真生）（君問佛法器圖道勃公傳究旨）

六年丙戌江寧府正覺禪院住持守遜重建泗洲大聖磚塔天禧寺住持普莊撰葬舍利記

七年春不雨遣使往隨州大洪山祈雨使人晨興叩殿遇紫服神僧以目視之翌日大雨詔封慈忍靈濟大師○太子太保張方平尋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楞伽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宿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蘇軾爲題經後云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軾遊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七十九幻滅都盡慧光渾圓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三十萬錢使印施江淮間金山佛印元禪師謂印施有限書而刻之則無盡乃爲書而刻之板以爲金山常住云○御製譯經頌賜三藏法護

八年諫臣司馬光屢疏乞立儲嗣上閱開寶寺言法華有異行夜焚香默祝翌日請法華大士於化成殿齋暨旦上道衣凝佇俄內侍奏言法華自右掖門趨入將至寢殿訶不能止上笑曰朕召之耳至則徑升御榻趺坐受齋上問儲嗣事索紙連書十三十三字後英宗繼統乃濮王第十三子（濮王讓卜安見）○知制誥

十

曾公亮丁母夫人憂告歸鄉僧元達附舟至饒唐入天竺禮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僧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戶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而達以曾公恩補大師公亮前身爲青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許厭其意及婦人生子

青正坐化○參知政事歐陽脩知揚州廬山祖印訥禪師遣僧問訊脩與對食偶曰高麗遣使問魏武注孫子三處要義無注說廷中諸賢無敢荅者有詔問脩亦未知其荅僧曰山中老師必知此義脩欣然飭郡庭儀從乘急傳往迓之師謂使者曰兵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即以其言應詔（家林）脩後爲注孫子作序有云孫武以不窮爲奇其文略而意深又爲饒忠肅王贊曰中有擩里不以示人皆有得於祖印之意也

述曰髫兒時侍師表先生（名幾高郵學錄槩齋正獻公姪）見與鄉士閱孫吳兵書聞其論曰儒者之兵合於常道愛養士卒不妄戮一人仁也救時赴難不忘君主義也兩陳相抗遣使往來禮也保境息民各守盟約信也至於曲在彼直在我以正出師以奇制勝智也夫智者不滯一隅有先事預算而勝者有臨機制變而勝者智用不定通於神明父

十一

子至親不能以告然則紙上之語豈足以盡其意耶聞此語四十五年今觀東林錄所載益信表公之言與祖印同其旨（歐陽外傳云公至固道文正公以皇私）（本曲問禪子願遊叙不莊許挑賓季印）（事精禪之）（公異汴來夕）

九年歐陽脩知穎州官妓盧媚善談笑口作

遲華香有句沙門知人前事僧以問之僧曰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僧問妓曰曾讀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此何能讀經僧令左右教之一聞即誦它經則不能（[illegible]）
皇祐元年詔再建靈感塔奉藏舍利（[illegible]）
秋建重八勅中使往陳留入開寺迎佛指舍利或以為僞上命試以烈火擊以金椎了無所損俄而舍利流迸光照西方上曰功德欲歸開教乎乃以水晶寶函盛之御製發願文奉迎歸寺初是陳留邑人為沙門義津建寺請額為開教俄有梵僧至曰我自天竺擕佛指舍利欲求吉祥處舉安非師不能護施之而去既而瑞光屢發祈禱頻應（[illegible]）○自周朝毀寺建隆興復京師兩街唯南山律部賢首慈恩義學而已士夫聰明超軼者皆厭聞名相之談而天台止觀達磨禪宗未之能行淳化以來四明天竺行道東南禪心宗眼照映天下楊億晁迥有以發之貞宗嘉獎錫以法智慈雲之號雖一時朝野為之景慕而終未能行其說於京邑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汴京第宅創興禪席因賜額為十方淨因上方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歐陽脩奏請以圓通居訥應命訥以疾辭因舉懷璉以為代

二年（[illegible]）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彥博在京師與淨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佛為往生淨土之願○詔左街淨因禪師懷璉禪師入對化成殿升座右街僧錄智林等問話奏對稱旨賜號大覺○初舜老夫住廬山棲賢南康守以私忿民其衣（[illegible]）大覺迎至淨因居以正室上每召師入內未嘗言之一日嘉王至寺見大覺侍立舜旁甚恭怪問左右知大覺曾入舜室歸以奏上上召對便殿道貌奇偉敬之曰山林之高人也即於扇上書賜曉舜依舊為僧再住棲賢寺賜紫衣銀鉢（上二）
五年西天沙門智吉祥等來朝進梵經賜紫服○詔歐陽脩同宋祈范鎮修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及方技傳乃至正觀為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去之有淨因自覺禪師初學于司馬光嘗聞其言曰永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駕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也泯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言乃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illegible]）○司馬光嘗讀文中子謂佛為聖人乃曰審如是則佛之心可見矣乃作禪偈六首其卒章云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

名佛菩薩服日遊洛陽諸寺廓然宴寂忽發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方進匕箸光欣然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
至和元年勅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六字師號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上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上驚而寤遣使往視之見一僧卧門外（[illegible]）其名道隆明日召見奏對詳敏（十三）賜號明悟禪師勅曹門外建華嚴院以居之
二年淨因大覺禪師懷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師乃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上嘗賜龍腦鉢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益嘉歎
嘉祐元年乾元節勅開寶寺福聖塔院建大齋施僧架裟○相州太守李僕圭發龍興寺塔基得佛髮舍利旋轉如螺引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宰相韓琦即其地建殿藏之
三年譯經三藏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普明慈覺傳梵大師法護亡壽九十六○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
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兼譯經潤文使○富鄭公請顒華嚴住洛陽招提邀司馬溫公往延之忽見數十擔過溫公問之曰新

招提長老行李也溫公即命歸謂鄭公曰已見之矣

述曰學道之士以貧為德此世人之常所知敬也招提數十擔卒為溫公見薄一眚掩大德可不戒之哉

六年文彥博以使相鎮魏府請文慧禪師重元居天鉢寺一日來別曰入滅去彥博遣子往候之果坐脫暑中香風襲人焚龕之時煙色正白舍利如雨彥博親臨視手執流離瓶祝之煙入瓶中舍利填滿

○杭州智圓律師允堪示寂塔于西湖菩提寺嘗述會正記以消釋南山律宗諸文行於世

七年藤州沙門契嵩初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至錢唐靈隱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見內翰王素進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上讀其書至為法不為身嘉歎其誠勒以其書入大藏賜明教大師及送中書宰相韓琦以視參政歐陽脩脩覽文歎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明同琦往淨因見之語終日自宰相以下莫不爭延致名振海內及東下吳門大覺璉禪師作白雲謠以送之（拓欄文）

述曰覓以道言子寄怪韓文公歐陽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夫至今喜稱道之者二公之力也

洛陽沙門鑒聿深於易述韻總五篇歐陽脩為之序曰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儒之學者莫能難也

述曰夫人在珁提時便知學字師不知字故所學多非及長又以是教人非傳非故皆不疑不知字而為文文欲學古而字不知古何文哉漢先君中郎尚書（後漢蔡邕字伯喈至蔡已身為三十二世備見宋詳）嘗上書乞正五經文字有云古文近實而流俗降在小學此傷之也

（班固漢書列字書為小學）磐幼從師學年五十始悟字多非因發憤取諸字書訂正之監知世人書字訛謬為尤多如陳陣華花歷曆奉俸反主俗字而遺失經史之正（[illegible]）巖岩嵒嵓嵒嵓船舡此造作不典而正通俗三者之所不收罔崗㠑曝𡹓蓊然燃是為山山火火垂加之繆（[illegible]）況况宜冝羇覊場塲是為增減點畫之不成字也至於正月之音征昭稱之音韶異代不必諱而述音義者諱之何也（[illegible]）佛與禪出釋典而不收僧與梵亦釋典而置之篇韻何也（[illegible]）是知孫強之增玉篇（[illegible]）孫愐之增廣韻（[illegible]）與夫本朝丁度之撰集韻皆泛引俗書雜揉正體俾經史古意黯然不明此字書之大阨而有待於志士以矯正之乎今觀歐陽序韻總謂能正五方之訛儒者莫能難於私心竊有感焉特無由見此書耳（見六一居士集）黃太史曰魏晉人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橋槁直直皆不成字思陵翰墨志有云書字之弊無如本朝至我聖學之深識也（高宗號思陵）

英宗（仁宗兄濮王第十三子正月二日為壽聖節葬永厚陵）治平二年勅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翰林學士臣王珪撰文左僕射魏國公臣賈昌朝書右僕射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臣

韓琦立石太宗御製曰功成積劫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難眼覩數重金色潤手擎一片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藏處千年瑩彩完定果熏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閑看真宗御製曰西方大聖號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願進修增妙果庶期饒益在黎元仁宗御製三（唱）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十六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紙見空遺冢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三年淨因璉禪師乞歸四明阿育王山上賜手詔曰天下寺院任性住持師遂建宸奎閣以奉先朝聖製（作懷讚頌十七篇）學士蘇軾為作記移書問手詔中語師荅以無此後示寂得之笥中軾聞之曰有道之士也

四年勅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者並賜壽聖之額

神宗（英宗長子母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四月十日為同天節 葬永裕陵）

熙寧元年

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乞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損鬻牒自此始

述曰古者出家之士自漢明以來並從國恩而為得度如隋文一歲至五十萬唐太宗感奘三藏弘法須人之言即度僧至萬七千人睿宗度三萬人本朝太宗普度十七萬人至二十四萬人此特恩泰度之大略也唐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是猶漢家以科舉取士最可尚也我太宗真宗仁宗並舉試經之科於茲為盛未聞貨取於（唱）山林高尚之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十七之請以時方用兵始鬻度牒猶漢世納粟助邊以得爵也從恩猶可擇人試經是為得才至於納訾為僧則富者可以遲欲（法台門皆）長汙雜廁精進法門之不幸也公輔以時艱始勸上裁恩賜以就貢利源一開速今不可復塞律言餘方有清淨雖非我制不得不行蓋此義也

是歲天下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三十人

四年明教大師契嵩終于錢唐之靈隱火浴之舌眼睛耳豪數珠五物不壞時衆欲驗之烈火再鍛五物愈堅

五年勅錢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僧以奉香火（上竺記勝）○七月歐陽永叔自致仕居潁上日與沙門遊因自號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歐公自作傳云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身老此五物）息心危坐屏御酒肴臨終數日令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倏然而逝（見外傳）永叔初登政府苦於多病嘗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永叔問曰公等非釋氏所謂冥府十王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果有益否曰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益知敬佛（樞密副使其參相行）（歟云此事傳於父之孫曰恕）

述曰居士者西竺學佛道者之稱永叔見祖印排佛之心已消故心會其旨而能以居士自號又以名其文集信道之篤於茲可見然其傳六一謂以一身老五物之間五物者身外之餘物豈足以寓諸道則知居士之稱或近於濫蓋好名而失其實者也良渚曰歐陽氏號稱大儒而無通識以故立論時有乖戾而為當時君子之所見攻如議追尊濮王為皇考謀英宗承大統無人子禮（英宗本生父濮王凡諡仁宗王璇議宜稱皇伯陵勝續請如濮（唱）定書先武陽皇考為韓琦歐考仁宗又考濮王奉足工侯珠議胃馬允奏歐陽脩乃十八記誤殿工使蹕鐵呂誨十一兵乙脹王詣不祁乃與感紘臣呂大防今奏歐陽脩首閑作議韓琦禪奉陟會乙下旗子邸王其華上竟從會國英奠神宗以進華事典談賓奉吳以問具基州曰此臧本外權易木神家日當時為殿臨稱所誤奎日特時之此事存失車心）謂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誣太祖真宗不為佛敬（歐陽脩田錄載太祖入寺問贊寧佛前拜否答曰見在佛不阡遐夫師分時贊享酒吳越王錢來師㐬太宗朝來會及見太祖蹕曰所我妻之）

（會要闕史也獨眞宗每上元謁寺觀三十麻百拜以上歐陽皇不好之而委義歸田錄中上誣丙勅下誣贊寧其爲爲不少矣）削唐太宗戰士建刹之詔失史官記事之實（太宗正觀三年詔建義以來隕身戎陣者爲建寺薦福四年戰場七處建寺成命虞世南岑文本七人爲七寺撰碑事載舊史歐陽脩刪去之本朝建隆二年詔於揚州置建隆寺爲死事者薦福如唐正觀四年故事其後王禹偁撰碑建隆之鄧叛報唐朝故事孝之新書則無所可採使後世有歐陽子皆宋史則者并徐建隨之部矣）謂河圖洛書爲怪妄不足信與易繫辭論語相反（見居士集爲易萬）至若著本論斥佛法爲中國患而晚年敬明教服圓通稱居士讀華嚴竟自畔其前說猶韓退之始排佛而終信服至我子瞻之論曰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好其名而不樂其實也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自畔其說而不知今觀歐陽之始卒當亦不逃子瞻之論

詔衢州迎常寧資福寺玉塔入京師塔高一尋累以玉石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或夜中騰光明旦往瞻敬者必獲舍利○日本國沙門寂成來朝（寂照）

六年七月天竺靈山海月大師慧辯合掌坐亡遺言須東坡至方閤龕四日坡至見趺坐如生乃作三詩以弔之（欲尋遺跡強霑裳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餘十任佛其一）初是學士沈遘治杭以師有重德補爲都僧正通守蘇軾爲之序

曰較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智之士興妄庸巧偽之人雜廁其間號爲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既涖職凡管內寺院虛席者消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問義科場闕名考校十問五中爲中選不及三者爲降等然後隨院等差（楚宜反不齊也）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爲則

八年七月公卿朝士建盂蘭盆會于開寶寺自月五日始至十五日畢主客楊傑爲之記

九年勅開寶寺靈感塔建慶壽崇因之閣中建木塔御篆滿福圓成之塔

十年夏旱上於禁中齋禱甚虔夜夢神僧馳馬空中口吐雲霧覺而雨大霔勅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漢詔迎入內供養宰相王珪以詩稱賀曰良弼爲霖孫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東軒筆錄）

元豐元年三月杭州雷峯慧才法師爲靈芝元照道俗千人授菩薩戒羯磨之際見觀音像放光講堂大明淨慈法真禪師守一作戒光記米芾書辯才法師立石于龍井

二年初駕部郎中朱壽昌七歲時不知母所在乃刺血寫佛經行四方求之五十年後喜官入秦得母於同州年已七十蘇軾時謫居黃州寄詩以爲賀時稱壽昌孝感所致

三年正月敕大內設千僧齋施架裟金剛經爲慈聖太后追福○詔詳定官制朝議以自晉至本朝譯經僧官皆授試光祿鴻臚卿今後改賜譯經三藏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洪安奇三軰）○詔革江州東林律院爲禪席命常總禪師居之寺人相謂曰遠公識記吾滅七百年當有肉身大士革居道場今總公實應之矣東坡過東林贈以詩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今日如何舉似人○荊公王安石問文定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爲無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峯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撫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祁公杜衍以張方平佞佛常笑怪之有醫者朱生遊二公間一日祁公呼朱生胗脉生謂使者曰往白公但言看楞嚴未了及至揖坐謂曰老夫以君蹟通不意近亦聞其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所謂楞嚴者何等語邪生曰公未讀此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祁公觀

之不覺終軸大驚曰安道知之而不以告我即命駕就見之于安遣曰辟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張商英初仕因入僧寺見藏經嚴整怫然曰吾孔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邪夜坐長思滿紙閣筆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著無佛論向曰既言無佛何論之有當著有佛論可耳商英默而止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詰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條然會心因借歸細讀向曰讀此經始可著無佛論商英聞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後為漕於江西謁東林總禪師遂蒙印可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最後見兜率悅公商英見其短小易之遷曰聞公聰明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何至失言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商英內慚佯不領曰師是臨濟九世邪是夜宿兜率語及宗門事至更深悅焚香請十方諸佛作證謂商英曰東林既印可明公公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商英曰香林獨腳頌德山托鉢話未能無疑悅曰祇如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商英曰豈不是有悅大笑歸丈室閉門而寢商英展轉無寐五更下榻觸翻踏林忽然有省為之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紙得三年活莫是遭它授記來送扣門曰商英已捉得賊悅曰賊在甚處商英無語翌日復舉前頌悅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悅後作頌證之云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疏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覺界轉腳邪塗了非逆順不犯功夫商英邀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酬以十頌法門傳提以為成事

庠商英既達禪道嘗謂人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杭州淨慈宗本禪師晏中定起有道人卉衣至堂上本視之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其人笑曰錢大安用饒舌遽御風疾去卉衣者呂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八月館職文同沐浴冠帶正坐而化同館僚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曰明日復來乎及垂往與可徐曰經言人不妄語者舌覆面上即吐舌引至眉上三疊之如餅狀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與可梓潼人文行高潔書竹得妙趣四年蘇軾在黃州作趙先生舍利記言南滄有潘晁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蓋俚人謂心風為盎也盎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即日光佛也有趙棠者初為幕官因棄仕從盎游盎謂盡得我道盎既隱去棠亦坐化焚其屍得舍利數升軾與棠子昶遊得四十八粒

五年詔相國寺闢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以東西序為慧林智海二巨剎詔淨慈宗本禪師住慧林東林常總禪師住智海總固辭許之本入對延和殿山呼即就榻加趺侍衛驚顧師方自若賜茶舉盞撼蕩之上問受業對曰承天永安寺上大喜語論久之既退上目之曰僧中寶也侍者問主上何語曰契茶問話耳

七年太子少師趙抃舊與法泉禪師為方外友及知青州從重元禪師問心要嘗隱几公堂心如止水忽聞霹靂驚豁大省舉頭觀空剎剎塵塵無處不是後致政歸衢築高齋以自居與高僧逸民遊是年八月有大星隕于庭公晨起與子屼語如平時忽趺坐而化○荊公王安石請以江寧府園廣為僧寺賜額報寧禪院初安石子雱資性陰險父居政府凡誤國害人之政雱實使之既亡安石恍惚見荷鐵枷告父

求佛爲救安石大慳亟爲建寺以祈般若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別　竭四

[illegible]　慳　[illegible]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竭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三

哲宗（神宗第六子母欽成皇后朱氏十二月七日爲興龍節即[illegible]）

元祐元年高麗王子祐世僧統義天來朝敕禮部蘇軾館伴有司共張甚設（共張作供帳時見漢書疏）竭五（麗僧）義天四上表乞傳華嚴教乃救主客楊傑送至錢唐受法於慧因淨源法師復往天竺謁慈辯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芝照律師請戒法及資持記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其故元師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何以示華夏師法朝廷聞之以師爲知大體義天旣還國乃建刹傳教奉慈辯爲始祖復寄金書華嚴經新舊三譯於慧因建閣以藏（今呼爲高麗寺）

二年七月張商英遊五臺中夜於祕魔巖見文殊大士身在金色光中九月自太原出按壽陽至方山昭化院即李長者造論之所於破屋下得華嚴決疑論疾讀之疑情頓釋即移縣爲長者立像有圓光白色見於山南於是父老并請新其院商英乃爲之記

三年敕內侍齋黃金往東林莊飾神運五殿佛像。主客楊傑詣東林撞大士輪藏瞻仰之次輪忽自轉大衆歎異傑爲贊以記其事傑嘗以淨土之道爲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壽終之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四年翰林學士蘇軾知杭州道過金山謁佛印禪師值師撰衆入室軾竟造之師曰此無坐處內翰何來軾曰暫借和上四大作禪牀師曰有一轉語若荅得當如所請若擬議即留所繫玉帶軾許之置玉帶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軾果擬議師急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遂取納裙爲報（師有偈公和韻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與）子追四歲不能行及衆抗請辯才法師爲落髮摩頂數日即善步軾賦詩爲謝有師來爲摩頂起步趣奔鹿之句

五年神智昇法師（[illegible]下）來居越之興福時清獻趙公抃爲帥適亢旱大疫久檮不應遂請師迎大士入府治懇檮一夕雨如霔疫病亦息抃奏于朝賜所居曰圓通錫師號曰神智初是吳越王錢鏐鎮越患目告夢素衣仙人　竭五　二言來自永嘉明旦有永嘉僧授牒以大士像獻言得之海潮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迎之一見像即目明乃創菴曰興福以奉之

七年潁川守臣蘇軾言佛陀波利塔院祈禱屢驗乞降敕額詔賜光梵之院波利在唐儀鳳初投回西竺取尊勝呪經再來譯傳後至

頌而亡聖人藏其身遷塔以嚴事之(前台州為言)(梵本入五臺不發身)〇軾弟轍謫高安(州酒)時洞山雲菴與聰禪師一夕同夢與子由出城迓五祖戒禪師已而子瞻至三人出城候之語所夢軾曰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陜右又先妣孕時夢眇目僧求託宿雲菴驚曰戒公陜右人一目眇逆數其終已五十年而子瞻時四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〇四明延慶中立法師令門人介然(鄉福泉延)創十六觀堂以延專修淨業之士延平陳瓘為之記(唯字塗中與見疏之)(同書院於五沐禪)八年知定州蘇軾繪水陸法像作贊十六篇世謂辭理俱妙(今人多據眉山水陸者由此)

紹聖二年蘇軾謫惠州韶陽南華寺重辯請軾書柳宗元六祖碑從題其後曰釋迦以文設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重辯師謂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〇子瞻在惠州被命遷儋耳(今瓊州)惠守方子容來弔曰吾妻沈氏事僧伽謹甚一夕夢來別問何往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過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答曰此軾往生西方公據也及在儋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為之贊復題其後曰佛滅度後閻浮提眾生剛很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現獨以設像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見神變倘其然乎今以授子由使以時脩敬

三年袁州仰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高二十丈〇黃庭堅謫居黔南制酒絕慾讀大藏經凡三年嘗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之八風於四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乎非學道不知也(大智云若經所)附(於利於衰於毀於譽於稱於譏於苦於樂不動)〇法雲秀禪師謂魯直曰君作艷歌蕩人婬心使逾禮越禁其罪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此不復作李伯時善畫馬師戒之曰為士夫以畫行已可恥況又作馬伯時曰無乃墮惡道乎師曰君思其神駿念之不忘異日必入馬腹伯時愕然乃多畫觀音以洗其過

四年四明大梅山法英禪師等十八人列狀于郡稱杭州僧元照至郡分淨土集云是唐慈愍三藏作雖以勸修淨業為名意實毀謗禪宗指為異見著空之人英等今撿藏經即無此文遂作解謗一通以詰之乞取問元照窮覈真偽照無以為答乃稱古藏有本州司知其理窮而敬其持律但令收毀元本以和解之(解謗書封在持山此書理最為作正)

述曰大智以英才偉器受弘律之任資持之記與會正並行而獨盛於今時其為名世有足重者及觀其偏贊淨土述新疏以反智者假慈愍集以毀六祖何為其若是也邪大氐此師捨身之學為有餘而明心之道未盡善也慈愍集已毀律家猶存新疏識者必能別之

五年二月錢唐律師元照於四明開元寺建戒壇準律如法為東南受戒之勝

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夜放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二年袁州東山石崖有羅漢等像出見〇夏四月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于木平山聖塔巖中放光見白衣大士身金瓔珞獲舍利五色大如菽中有臺觀之狀復往仰山塔所

見泗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左右已而大雨霑足郡聞于朝詔賜木平塔曰會慶仰山塔曰瑞麥

三年詔泊泰陵（哲宗帝陵）登封令（洛陽西京）樓异（四明貫文民祖官至尚書）請因餘力修嵩高少林道場官民同役一朝而具名曰面壁蘭若（碑立）既而林中產芝草十二本雨甘露于池上夜有光屬于天〔五〕役山陳无已為之記

徽宗（神宗第十子母宋具書夢蝶　欽慈太后陳氏長物陵）

建中靖國元年法雲寺佛國禪師惟白撰續燈錄三十卷進上賜御製序○七月東坡蘇軾卒於毗陵時錢濟明侍旁曰公平生學佛此日如何軾曰此語亦不受遂化

崇寧元年敕青州文憑天下名德僧道為衆師法未有謚號者仰所屬勘會以聞

二年賜終南山唐澄照律師道宣謚法慧大師天竺山慈雲大師遵式謚法寶大師南屏梵臻謚實相大師孤山智圓謚法海大師

三年敕迎相國寺三朝御讚釋迦佛牙入內供養隔木晶匣舍利出如雨點因製讚曰大聖釋迦丈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剎不分身玉瑩千輪在金剛百鍊新我今恭敬禮晉顧清塵倫○詔謚白馬寺摩騰三藏啓道圓通法師竺法蘭開教揔持法師雙林傅大士等空紹覺大士方山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揚州奏泗州大聖屢見于普慧塔

四年金州奏清湘有豪光見獲石羅漢賜名感應瑞像迎至精舍大放光明○尚書王古因閱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其法於每經之下錄出因緣事迹所說法門使覽題便能知旨沙門梵真為對校刻其板於永嘉

五年十月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敢有弗度而釋氏之教乃以天帝置於鬼神之列瀆神逾分莫此之甚有司其除削之又敕水陸道場內設三清等位元豐降詔止絕務在檢衆施行舊來僧居多設三教像遂為院額殿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天真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學舍以正其名洛京沙門永道讀詔泣曰域中孔老法天制教故不違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違佛自古明王奉佛以事上帝者為知此理也佛法平等故其爲教雖聖凡俱會而君臣等平之分（碑五）莫不自殊祖宗以來奉法已定〔六〕一但除削吾恐毀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為之憮然

大觀元年詔將作監李遇往啓聖院移釋迦栴檀像置御容殿與像已至而殊殿橫梁低不可度衆方懼像忽斂肩俛首與竟度無礙上下為之鼓舞上嘗閱太后禮像於足下度線翌旦上幸寺焚香令小璫持紙度像足衆失聲曰過矣上益嘉歎○敕道士位居僧上○敕左街淨因寺道楷遷主法雲賜紫衣定照禪師楷表辭曰貧道幼別父母為之誓曰出家之後期不以利名為求當一意學道報罔極度生靈答君恩有渝此心永棄身命今若竊冒寵榮則上負親心下違本誓敢辭上遣開封尹李孝壽齋敕書諭之楷確執不回上怒收付獄有司問長老有疾法應免罪楷曰平生不妄語豈敢稱疾罔上遂受罰著淄州都城道俗莫不流涕（音體涕淚）

二年正月上受八寶大赦天下敕淄州道楷自便師歸隱芙蓉湖之菴居學者益至朝廷聞之賜額華嚴○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杭之白雲菴依倣佛經立四果十地分大小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之者稱白雲和上名其徒曰白雲菜其說專斥禪宗覺海愚〔七〕禪師力論其偽坐流恩州（碑五）

述曰白雲之徒幾與白蓮相混特以無妻子為異耳人見其晨夕持誦躬耕自活為似可敬然察其愚癡誕言妄干正道則識者所當深嫉而力排之也

三年敕勳臣戚里應功德墳寺自造屋置田

止賜名額蠲免科敷從本家請僧住持不許
指占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許御史臺內侍
省彈劾施行
致和元年敕先聖廟用二十四歲曾參等所
封侯爵犯先聖諱甚失弟子尊師之禮別擬
封者七人（曾子先封瑕丘伯司馬牛楚丘子琴張宛丘石處楚丘宋閔損頓丘南宮子容龔丘已上六人在七十弟子數左丘明瑕丘叔梁亦襲丘戴聖楚丘已上三名在祀典敘祀）
述曰世之爲儒者知尊夫子爲先聖而不
知避其諱如唐宋詩人好以先聖名爲戲
其不知禮若是退之詩云乘桴追聖丘歐
陽詩云仁義丘與軻又丘門安敢輒論詩
二儒排佛老尊孔孟常切切然而反侮聖
人之名韓歐尚不知禮餘不足責也大哉
祐陵之知尊先聖也謂曾子等封邑犯諱
爲失弟子之禮而別擬其封後世爲儒者
有能推此意義達之中朝乞行回避之條
豈不爲儒門之有師法
筠州沙門惠洪（字覺範）坐交宰相張商英節使
郭天信流崖州靈源清禪師聞之歎曰蘭植
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
丹古人謂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
也在覺範有之矣
二年侍郎建知白自京師至臨川觸暑成病
忽夢白衣天人以水灑之頂踵清寒覺而頓
爽於是集古今靈驗作觀音感應集四卷行
於世（上竺刻板）○嘉州奏風雷折古樹中有定僧
爪髮被體詔輿至禁中譯經三藏金總持令
擊金磬以覺之（詩七字）詢其名曰我遠法師弟
慧持也因遊峨眉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
樹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來
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
生死何勞木作皮（其凡一三出傳本普林）
述曰持師本傳謂在郫縣龍淵寂有臨
終遺命今乃云將峨眉至此意者聖師神化
不可以生死之迹爲之拘也
三年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總持
同譯語仁義筆受宗王南遊江浙至秀州車
溪密印寺沙門澄鑑問三衣右會及旋遶左
右總持荅曰聖教但言以衣覆身不曾挂於
肩上西天遶旋自北至東耳
述曰自昔議右遶（者遶圍也作旋非）如因草菴
之立言有二句自佛之右自我之右蓋與
然草菴誤執自我之右謂右袒（儀禮作於右此）右膊（是吉釋外袒裸頸北天竺向西行東）
右回詮善（文左句四云）（以左見右回知考右回知以東光聖）
聖髮右旋（凡人旋左）皆是自我義遂於涅槃金棺右遶自
東而南謂是譯人之誤而不知其自誤也
夫自我之右自用也自佛之右遶佛也今
所立義是遶佛而戀慕也何關自我之用
邪大經右遶拘尸正是此義令人右遶多
用自佛其事已定尚恐惑於草菴之言故
不得不辨金總持自北至東正自佛之右
也若南山東回北轉自是說戒集衆之義
此自我之右也毋惑
崖州惠洪得旨自便
四年方士言陳留八關寺佛指乃海狗指耳
有詔取驗火焚鐵擣十餘日色不變敕加禮
遂之
六年九月一日杭州靈芝元照律師趺坐遷
化謚曰大智毘尼之學親自佛制文殊已下
不措一辭如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大法
東度律學未明至唐正觀南山律師始作戒
疏業疏事鈔以弘四分流傳四百載釋義六十家
唯允堪師會正記獨爲藍理至照律師始約
法華開顯作資持記以明南山之宗於是會
正資持疏爲二派
七年初永嘉道士林靈素挾妖術遊淮泗乞
食於僧寺是年至楚州與僧忿世抗言相毆
辦于官郡倅石仲喜其口辯脫之挈入京師
謁太師蔡京以爲異人引見上即誕言曰上
即天上長生帝君居神霄玉清府弟曰青華

帝君皆玉帝子也蔡京即玉清左相仙伯雷
素乃書司仙吏褚慧也上大喜賜號金門羽
客築通真宮以居之因自號教主道君皇帝
建寶籙宮設長生青華二帝像詔改天下天
寧觀為神霄玉清宮靈素既得幸念焚州之
辱日夜以毀佛為事引方士劉楝為己助上
益安其說云云初是上嘗夢赴青華帝君召遊
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
或告曰太一宮道堂林道士累言神霄嘗作
詩題于壁知常以聞召入見上問曰朕昔見
東華帝君聞改除魔髡之語何謂也靈素遂
縱言曰佛教害道久矣今雖不可滅宜與改
正以佛剎為宮觀釋迦為天尊菩薩為大士
僧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笏詔可耿延禧作林靈素傳
趙氏賓退錄云東坡守揚州夢行山間一
虎來噬有道士叱虎去明旦一道士投謁
曰夜出不至驚否坡咄曰鼠子未欲杖汝
背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駭而退
十
碭王
徽宗夢神霄蓋此類也
述曰明皇夢空中梵金字為書多寶塔額肅
宗夢僧誦寶勝如來代宗夢遊山寺本朝
仁宗夢景德寺門龍蟠神宗夢神僧馳馬
空中此皆佛力法力諸師慈善根力自然
感化之所致耳非同神霄子夜妖術之比

忍棄人妄引自證故不得不區別之
詔法燈禪師住襄陽鹿門郡將諷諸山辦金
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曰畫牙事佛且非風
狂豈當用十方檀施千里以媚道士郡將媿
而止叢林聞而壯之西蜀寶梵大師昭符嘗
直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也其嗣圓明
大師敏行子瞻稱之曰讀內外教傳通其義
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者也燈父事圓明大
父事寶梵有自來矣石門文字禪
重和元年七月詔建壽山艮岳時大旱靈素
禱雨無驗蔡京始言其姦偽上不聽通真宮
一靜室常封鑰京遣人窺之有黃羅帳朱漆
倚卓京具以奏隨駕往視之但粉壁明窗而
已京惶恐待罪
宣和元年正月詔曰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
始行於中國雖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為一
教雖不可廢而猶為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
列文
革其以佛為大覺金仙服天尊服菩薩為大
十一
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服巾冠執木笏寺
為宮院為觀住持為知宮觀事禁毋得留銅
鈸塔像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
尹盛章為姦人㵒以利害始為之從乃以上
旨諭蔡京京曰國家安平日久英雄無所用
多隱於此徒一旦毀其居而奪之衣食是將

安所歸乎必大起怨咨爭而為變諸君它日
盍使誰任其咎上聞之怒曰是輩欲懼我耳
京家人勸之曰上怒矣京曰吾以身當之以
報佛會僧徒將投牒於京求辯論盛章廉得
之捕其首高僧日華嚴朋覺二律師凡七人
杖殺之左街寶覺大師永道上書曰自古佛
法未嘗不與國運同為盛衰魏太武崔浩滅
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文成大興之周武
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貶死隋文帝
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真李德裕滅佛法不一
年歸真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　國家
太祖太宗列聖相承譯經試僧大興佛法成
憲具在雖萬世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姦
人之言為驚世之舉陛下不思太武見弑於
閹人之手乎周武為鐵獄之囚乎唐武受奪
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鑒可觀者陛下何為
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
放流道州上以京執不肯行遂罷輔相之職
專決於左右盛章通僧錄洪炳上表奉旨於
是盡改僧為德士悉從冠服不則毀之京敕
懸列於上前曰天下佛像非諸僧自為之皆
子為其父臣為其君以祈福報恩耳今大毀
之適足以動人心念非社稷之利也上意為
之少回

述曰蔡京初見靈素以為異人引而進之將結知於上以固其寵耳及靈素得君而橫罷佛興道京始懼物論亟言其妄無及矣亦猶京初為童貫以為能事及專主北伐不悉棄廟堂京始大疾之屢言其過無及矣大氐蔡京以姦人之資欲引黨助己以專國政而童貫靈素亦姦人之流故不能相容而反相疾然則蔡京之進二姦不能無罪矣或謂京能言二姦之罪者知悔舉也則將應之曰京以二姦專擅不與已協言其過者疾之之辭非同中正君子之清議也 十二

泗州浮圖僧伽像將加以冠忽風雨晦冥裂其冠墮門外太守聞之大驚遽詣像前謝曰僧伽有靈安敢再瀆 統紀 ○敕廢乾明寺為五寺三監揚㦲議廢太平興國寺為邸肆民舍初拆正殿塵佛像於殿基之下肢體破裂已而㦲病胷腹潰裂而死 統紀 ○詔天下建神霄宮州郡擇貲多以巨刹易其額太平州將拆承天寺一之日董役兵官墜馬死二之日都匠墜屋死三之日兵官墜馬折臂主其議者石儀曹一子十歲為金甲神褫去其衣納于洛室大僉中聞神言曰石某絕嗣是年子亡石客死京師○永道至道州郡守佛屬同時夢佛像荷枷入城翌旦詣靈守知其異令善待之城中軍民多患寒疾或求救於師師素受西天真言法病者飲所呪水及為摩頂無不愈求者既多乃為湯於營內以呪之○三月京師大水龜鼉出於院舍宮廟危甚詔靈素率道士治水屢日無驗役夫數千爭舉梃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免上聞之不樂俄而泗州大聖見于大內凝立空中旁侍慧岸木义上焚香拜禱大聖振錫登城誦密語頃之一白衣裹巾跪于前若受誡諭者萬眾咸覩疑龍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詔加僧伽大聖六字師號靈素徒勤上削去之以舍人許翰制辭太衮罷其職○九月臺臣率僚屬奏林靈素姦邪小人妄議遷都改除佛教罪當誅戮不報○十月靈素與官官分黨交諍又於道上冒太子鄆上始惡之榜于神霄宮曰諸惡罪惡不使帝命削其仙籍永為下鬼十一月放靈素歸溫州賜死于道觜門人歸葬為數歷冢 高士幸江心改其姓也為幸道人妻其家所加我為以不知矣甚遂止 於是內外俱以廢佛教之罪歸之○餘姚法性行持禪師初受請過上虞邑令王君請說法要師登座云頭戴烏巾身披鶴氅分明好个神仙鮮弄曹溪技倆令與大眾皆擊節長歎時會中有垂泣不能已者 明眾教卷得法代果回錄如上其哀爲四明靈民扩志晏爲高僧粗

歷住寺皆雲門雪竇護至名列祖圖 ○石門惠洪禪師寓湘西谷山取雲門臨濟兩宗自嘉祐至政和凡八十一人為禪林僧寶傳三十卷自寧通慧之後傳僧史者唯師而已○昔雲居祐禪師於宏覺禪師塔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無舍利者皆以骨石塡於此其西作卵塔曰凡僧眾遷化者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之力也 百丈懷大智 祖堂當設達磨像於中大智像西向開山像東向不當止設開山而略其祖宗也黨範論之曰白雲雲居識度高遠斯可為天下法也○八月下詔曰向緣姦人建議改釋氏之名稱深為未允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依舊稱為僧尼○九月詔天下僧尼道州永道量移近郡 已上並見國朝會要本紀佛運統紀林靈素傳

述曰佛法危運故少有姦人為之亂法而主上竟受其蔽及運當泰來故衆人交攻主上一竄於是降詔自洗指靈素為姦人而且大復佛法初蔽後明皆法運使之而然也 十四

七年四月四明東湖二靈山知和菴主亡師晚事南岳辯師 名知辯象山人 因遊方至四明郡以名剎邀之力距不受問其故曰近世住山者多以賄得吾恥之弗為也正言陳禾與之遊自

雲竇招居二靈山金襴巷三十年不出山門道者以未至其居爲之恥嘗有一虎爲侍師既亡虎臥死于墖餘之地三年有僧自蜀來問海筭者何在人言此但和公耳蜀僧曰正其人也見其墖曰此非吉地歲餘勸土人爲結石龕易葬之見骨身舍利盈溢光曜林表

○六月道州永道得旨放回教住昭光禪院賜名法道以旌護法○八月詔罷黃老學

八年七月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教品官庶民如有毀辱僧尼罵稱免字者照祥符三年指揮治罪○十二月上遜位于皇太子居龍德宮稱太上皇

述曰恭惟　道君上皇以聰明神武之姿當天下之無事其於法　祖宗之崇佛可謂至矣賜續燈錄製序追謚漢唐諸祖師恭禮釋迦佛牙爲之製讚此十六年之良心也一旦惑人用事尚道而毀佛於是上心始惑而宣和廢釋之詔行矣既而天降滿水役夫舉梃以逐靈素怍宦者之黨罪儲君之節上始大悟之務罪于門放死于路亟下詔罪己大復佛法罷黃老學然則上之良心猶故不失是蓋大法之危運而魔外得以肆其毒也何傷乎道君之聰明神武哉

欽宗（諱桓徽宗長子母恭顯皇后王氏四月十三日生於宮中初名亶字）

靖康元年正月金虜犯闕二月金虜退

○詔曰比自大觀初聖節行香許就道觀令從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與追毀○十一月金虜再犯闕詔皇弟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二年正月上幸虜營四月虜遷二帝北狩于歸州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宋州

述曰太祖始封宋其後遂以建國暨汴京失守而高宗即位于宋所以上合建國之符下昭中興之祚也

十月上幸揚州遣使入草召金山克勤禪師詣行在所演說禪法賜號圓悟○東京留守宗澤（公汝霖）承制命法道法師住左街天清寺補宣教郎總管司參謀軍事爲國行法護佑軍旅師往淮潁勸化豪右出糧助國軍賴以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碣五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碣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四

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母韋賢妃韋氏諡顯仁皇后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永應）

建炎元年上駐蹕維揚○初隆祐太后孟氏將去國南渡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有教以奉摩利支天母者及定都吳門念天母冥護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于西湖中天竺刻石以紀事案不空三藏譯摩利支天經念誦法云南無釋迦牟尼佛卅南無摩利支天菩薩卅我弟子某甲歸命三寶摩利支天菩薩願護我身無人能見我無人能知我無人能捉縛加害我無人能欺誑責罰我無人能債我財物不爲怨家能得其便即說最上心真言曰唵摩利支娑縛賀（誦千百）声王難中護我賊難中護我失道曠野中護我水火刀兵中護我鬼神毒藥難中護我惡獸毒蟲難中護我一切怨家惡人難中護我佛實語護我法實語護我僧實語護我天實語護我仙實語護我一切處一切時願常護我弟子某娑縛賀誦時想菩薩作天女形瓔珞莊嚴坐蓮華上左手執天扇右手垂掌向外作與願勢若欲見天真身求勝願者誦滿十萬徧佛言此天常行日月前日月所不能見我因知此天名隱

免一切危難
二年三月唐州泌陽尉李珏過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珏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珏避寇至此　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天曹史籍汝是李珏亦其數也珏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徧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危珏方拜謝驚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贖儲行卞〕

述曰摩利支天經藏中凡三譯唯　本朝天息灾本呪法最多　仁宗親製聖教序以冠其首雖未聞行其法者而菩薩之緣已開先於此時矣當　高宗之南渡也隆祐受敕大德獲奉像之應李珏請命神人致稱名之功至矣哉威德悲願殆與圓通大士俱不思議釋迦自云我因知此天名得免一切危難信菩薩迹本又在釋迦之先也今茲中原多故兵革未銷士夫民庶有能若終身若全家行此解危至簡之法吾見天母之能大濟於人也
十一月敕賣四字師號價二百千

三年正月金虜入淮上幸建康八月上發建康十一月虜酋兀朮宗弼陷杭州錢唐令朱畢率弓兵與之戰力不敵走天竺山虜奄至遂遇害初是圓應法師德賢〔睦嫫〕下為兒時相者曰它日有官危唯出家可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于慧淨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酋頁珠王者至靈山祖殿衆像皆立獨師像不起酋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千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衆大驚而退初如靖法師主上竺兀朮入境師預感夢知此山災運不可免戒衆令避之及虜至或謂可以賂迓即聲鐘集衆虜疑其抗已縱兵大掠火其寺。十二月己卯日六上幸明州壬午日九次定海御樓船癸巳日二十虜陷越州癸卯日三十浙東制置使張俊與虜戰于明之西門俊見民間多織席遣兵斂取之以重席覆于路虜騎踐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擊之斬首甚衆〔紀〕〔宋釋存異聞史籍載不同〕
四年正月甲辰日旦上次崎頭入白峯菴僧歲朝禮懺上前立其旁聞保國安民之辭喜甚為排䌫若欽而行〔今釋寶特旨戒石首在巷〕帙丙午日三次白州章安鎮入金鰲山寺有老僧持佛前皆晏時保國之辭上問何典答曰護國金光明懺上因宿于寺後駐蹕臨安嶽賜章下諸寺金帛修舉此法初上在京邸有異人授一詩云牝驢離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共君不須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及幸海登金鼇坐榻上見壁間題此詩始悟異人示先識也。庚戌吐虜陷明州其酋奄至南湖寺衆先已奔散獨介然不肯去酋訶之曰不畏死耶然曰貧道一生以願力建此十六觀堂今老矣不忍捨去以求生也酋義之曰師幸為我歸北朝建觀堂一如此規制遂虜以行實兵至湖心逼律主元肇行師忻然無難色至京口謂左右曰吾將西歸即闔笙歌之音一時軍民咸見師念佛西望而化〔師印如印之象孫致〕。初宏智禪師正覺主天童開拓衆宇聚衆至千二百人虜之入境也衆將散師止之曰虜不至此無用避及虜登塔嶺見神兵滿山谷大懼而退。育王山月堂禪師道昌聞虜且至就山後掘一窖捧釋迦舍利塔坐其中以陶器覆於上虜酋至不得塔大怒將火其屋忽壁間觀音畫像放光出水滿地輪藏自轉酋大怖畏拜禱而去越七日開窖取塔水至頸不沒。丙寅日二十上次溫州館頭日十。

二月乙亥上次江心寺。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爲資福教院。丞相呂頤浩奉圓辯法師道琛主之。丙子虜兵過。初杭人以時方兵畢。迎上竺大士于郡中法慧寺。侍香大者道元應至求索。舉藏于井。取它像置行殿。虜還自四明再犯杭州。果詰問大士所在。徑取之去。井䘏道元行元默哀禱。夜至許村。若有人導之者。遂得逸歸。告于郡。時虜焚其城。不知井所在。忽聞金石聲。訖求之獲井出像。三月巳未上發江心。詔法道法師隨駕。陪議軍國事。上欲加以冠冕。師力辭。詔加圓通法濟大師。四月上駐蹕于會稽。天旱。詔道法師禱于圓通。特旗即日雨至。上大說。七月道君二帝自韶州遷于五國城。

紹興二年正月上駐蹕于錢唐。升爲臨安府。上每於禁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偈。暇日常自披讀以發聖解。又御書阿育王山舍利塔曰佛頂光明之塔。二月詔再建天竺觀音大士殿。四月詔孔子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召法道法師入見。上從容謂之曰。上皇爲妖人所惑。毀師形服。朕爲師去此黥涅。道對曰。上皇御墨不忍毀除。上笑曰。此僧到老倔强。乃放住廬山太平禪寺。

三年二月。廬山道法師中劄都省。辨崇觀之後。辯道士叨冒資品。林靈素王冲道輩擅兩府者甚衆。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國忌行香寺院會聚。猶敢攙然居上。其蔑視國法有若此者。今欲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右。昇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華禮乾德元年宜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祐編敕并紹興新書。並以僧道立文爲次。其政和條內道僧觀僧及道士位在僧上。並已刪去不行。尋奉朝旨依奏改正。以僧居上。十一月太常寺稱。得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

八月自治平末始鬻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僞爲者多。戶部朱異始奏。今僧道用綾牒。

述曰。唐明皇天寶中度牒已用綾素。本朝太宗初年普度十七萬。真宗天禧普度二十三萬。應此時但用紙牒。使之易辨。今既斥賣。欲重其價。故用數綾。比同品官之告身。亦見朝廷之重僧也。

吳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學于梵法主。依放台宗出圓融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歌四句。佛念五聲。勸諸男女同修淨業。自稱白蓮導師。坐受衆拜。謹葱乳不殺不飲酒。號白蓮菜。受其邪教者謂之傳道。與之通婬者謂之佛法相見。傲僧慢人無所不至。愚夫愚婦轉相誑誘。聚落田里皆樂其妄。有論于有司者。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然其餘黨效習。至今爲盛。

議曰。嗟夫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如禹湯而有桀紂。相天下如周召而有斯莽。道本老莊而有歸真靈素。釋本能仁而有清覺子元。信三教皆有其弊也。所謂四土圖者。則竊取台宗格言。附以雜偈。率皆鄙薄言辭。晨朝懺者。則採略慈雲七懺。別爲一本。不識依何行法。偈吟四句則有類於樵歌。佛念五聲則何關於十念。號白蓮妄託于祖。稱謨師僧同於佛。假名淨業而專爲姦穢之行。很褻不良何能具道。嗟夫。

四年僞齊劉豫同金虜入寇。上下詔親征。九月上觀諸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曰平北虜。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于承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戰沒之人乞加贈恤。上愍然曰。死於鋒鏑誠爲可閔。即敕直學士院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爲濟度。是夕也有見鬼神來會甚衆。有夢戰死者咸忻然

相慶以為自此傳金善趣者上聞之大說
五年弥月大旱詔道法師入內祈雨豁壇作
法以四金瓶各盛鮮鯽要水默祝遣四急足
投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說特賜金鉢
○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住山慧知奏
對如流上說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及度牒
銀幣之類
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乞照祖宗成法不
許執政指射有額寺院應臣僚前曾陳乞有
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者並令改正許與無額
小院詔可初是知院李綱占常州普利及邵
武興聖臺臣論奏以兩處俱為有額有所違
礙詔令別占無額小院士論為快又樞密沈
與求奏稱墳寺妙嚴院雖本家建造既元有
敕額不當援賜上以為自造之屋不必改正
時諫臣謂與求能體祖宗法意革今日之弊
宜從所請有旨許之
九年敕天下州郡立報恩光孝禪寺為徽
宗專建追嚴之所
十一年五月宰相秦檜以徑山宗杲為張九
成黨毀衣牒竄衡州○上謂輔臣曰自
佛法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上者信於清
淨之說下者信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
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權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清淨之化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與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
氏禍福之報乎
十二年左修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
度牒朝廷從之時臨安府乞度牒修天竺大
士殿敕給錢五萬緡謂侍臣曰朕觀古者人
主欲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
及久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則自可漸銷而
制勝
十三年右司諫詹大方奏曰頃者故倡浮言
張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宗杲從而和之今宗
杲已竄為之首者豈可不問詔張九成南安
軍居住○臨安府道正劉若謙申省乞道士
序位在僧上妄稱別得指揮僧正善達陳狀
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乞從
祖宗舊法經敬朝旨批下依條改正應行香
立班諸處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
委狀後有妄詞以違制論○敕西湖北山建
天申萬壽圓覺寺○敕再修西湖壽星院主
事者乞撥度牒上曰言者皆欲賣牒以資國
用朕謂不然一牒所得不過二百緡而一夫
不耕矣若住撥十年則其徒自少矣
十五年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
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
及殘疾者聽免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大
比東措千有餘萬其間汙隆隨時暫尼終奮
特未有如今日抑沮卑下之甚也自紹興中
年僧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三百
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道舊籍仕版而得
與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
祖大聖人而垂化為善故耳至若天災流行
兩暘不時命其徒以禱之則天地應鬼神順
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也夫苟為國家禦
留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庶之等夷可也若
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倍令天下民丁之賦
多止緡錢三百或土瘠民勞而得額免者為
僧反不獲齒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
於世也夫耕而食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
人耕且蠶也
述曰目僧道同丁夫而出征賦以免之豈
獨僧道之恥亦國家不知尊尚二教之恥
也今州家征免丁則必舉常年多額以責
之而不顧僧之存亡去住既又欲以虧額
均賦諸寺者其為患皆此類嘗考郡志云
僧道免丁歲無定額官吏曾不省此王荊
公創新法當年後世誰不知為民患然今
之為政者語安石則目之小人追民賦則

仍用其立法蓋利源一開雖有聖人之治
所不能革以人心好利者同然耳然則爲
利創法者未嘗不爲後世患悲夫
十七年七月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趺坐
說法合掌而化建塔于北山九里松
二十一年初太后韋氏北還之日以道家四
聖有神助四六至是改孤山爲延祥觀九以奉之遷
法師全身于馬腦坡見陶器中舍利無筭○
十一月謫衡州宗杲量移梅州
述曰自古公卿與釋氏遊者重其道敬其
其人耳　本朝公卿交釋氏者尤爲多未
聞以語言之過交相爲累者洪覺範之竄
朱崖坐交張無盡杲大慧之流衡陽坐交
張子韶而皆以語言爲其罪夫儒釋之交
遊不過於倡和以詩談論以道否則爲廬
山結社之舉耳豈當暱賢者於姦佞而鉤
黨於林間之人哉其爲法門不幸有若二
師者言事之過論九重之不察也
二十三年十月給事中知瀘州馮楫字濟川號不動
請委漕使攝郡事別僚佐具衣冠望闕再拜
著僧衣升座橫柱杖膝上說偈言而化始楫
問道於杲佛日頓悟心旨南渡之後所在經
藏殘闕楫以奉資[illegible]造大藏經四十八
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illegible]

大軼所至興高僧逸民續蓮社時賢咸從其化
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爲御前道場特免科
數等事○寓衢州衍聖公孔玠卒詔其子搢
襲封衍聖公是爲五十代
二十五年初是治平初飛山戒珠禪師依高
僧三傳采修行淨業臨終往生者作淨土傳
三卷元豐間尚書王古增補新聞通爲四卷
是年錢唐陸師壽續集往生淨土者爲八卷
易名寶珠集
二十六年張九成知溫州九成謫南安軍十
四年寓橫浦僧舍日談經著書以自適嘗曰
六經皆妙法也○九月禮部侍郎吳秉信卒
紹興初時相諱言兵事斥秉信爲黨人乃歸
四明城南築菴褌坐龕一榻夜臥其中至五
更令童子扣榻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
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
即起禪誦久之檜相亡召爲禮部侍郎時國
用匱乏秉信四六請賣度牒以裕國十因言及秦黨
壽被論以佞佛邀福出知常州既而復彼召
至蕭山驛舍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即
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
言訖而逝○十月敕量移梅州宗杲復形服
放還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山
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上問

天下僧道幾何答曰僧二十萬道士萬人上
曰朕見士大夫奉佛者多乞放度牒令田業
多荒不耕而食者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
驅農爲僧也佛法自漢明入中國其道廣大
終不可廢朕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
耕者衆故暫停度僧耳雅文
述曰　高宗聰明而達於權道故不放度
牒將抑僧以助農如古人排佛正以不耕
爲國蠹可謂知政本矣然嘗論之今之爲
僧者未暇以學道言之或迫於兄弟之衆
多或因無田而不耕皆天下之閒民也深
山蛇虎之鄉遺海斥鹵之地非田也出家
之士率衆力爲志願幸而可闢爲畝皆天
下之閒田也以閒民食閒田未嘗爲農病
也矧今爲農者常自多常苦於天下之田
少而寺院之產常自定不令閒民爲僧則
農益多農多而常田少農始病矣去而爲商
賈爲百工爲遊乞爲倡優趣末者紛紛然
又不能爲四六則盜於海劫於陸十一無所而不爲
矣然則驅閒民而僧之是亦爲政之權道
也可不講明乎
十月六日住天童山正覺禪師沐浴更衣正
坐而化齒髮道具自然生出舍利葬全身於
東谷諡曰宏智禪師妙光之塔有禮塔求舍

利者皆如其意
二十八年二月詔佛日禪師宗杲尋住徑山○七月起居舍人洪遵請鑄錢未及類上論大臣令民間銅器以它物代之乃出御府銅器送鑄錢司大歛民間銅器寺觀佛像鐘磬並令置籍每斤收算二十

述曰紹興之際住蜀牒不以此爲利而且征僧道免丁算寺觀鐘磬所得無多而徒使後世指爲作古蓋小臣唐叔義以財賦之税根人主之心而當時輔相不能開陳爲利之輕重耳

三十年十一月住靈隱道昌禪師上表乞頒行度牒不報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吳子才奏乞頒行度牒言事者以倭佛斥之罷歸田里○七月金勇主元顏亮徙居汴京九月自將入冠兵號百萬中竺寺沙門曇瑩學禪悟易屢對禁中至是策以易數謂亮當斃於江北十月下詔親征浙西總管李寶舟師敗之密州中書舍人虞允文叔都統王權散卒敗之采石亮欲渡瓜洲令於衆曰三日不渡江當盡殺諸將衆苦其虐夜半諸酋射帳中殺之而遁

三十二年正月上歸自建康五月詔禪位于皇太子○十月淫雨不止上遣內侍禱于上竺燎煙始升晚日開霽上喜出內府玉器三品以施大士殿壽成太后施七寶冠○賜徑山宗杲大慧禪師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紀元二
隆興元年初是太祖後七世子偁爲嘉興丞娶張氏夢神人稱崔府君擁一羊與之孕娠初封普安郡王○上初在王邸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杲禪師答以偈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檐大事不尋常後在建邸遣內知客至山賜妙喜菴三字及真讚至是愿取向賜識以御寶是年八月十日師示寂上傷悼不已賜謚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大藏右相湯思退參政李邴內翰汪藻禮部侍郎張九成給事中馮楫皆問道有悟入

乾道元年二月召靈山子琳法師入見問曰朕欲讀經以何爲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爲要道又問參禪之法師曰直須自悟上說賜號慈受○二月以鄭國公主出家敕品官庶民有疑厚僧尼爲稱先字者依祥符宣和敕旨品官勅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軍徧榜曉諭仍許僧尼録白指揮與度牒隨身永同公據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私理須奏聞取旨施行

三年二月駕幸上天竺禮敬大士問住山於訥曰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訥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迭相恭敬上欣然致拜又問歲旦修光明懺之意訥曰佛爲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勸其護國讓人後世祖師立爲懺儀於歲旦奉行其法爲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說授右街僧録後賜號即道翊法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三月敕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三日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名僧對使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緇衣皆畏縮莫敢應命樓心維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與中國同文何足爲疑即擇太守襯封奏讀以仍指其疵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文不無疎謬遂一一爲析之使慚懼而退守踴躍大喜曰天下維那也

四年四月八日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說法上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說進授左街僧録慈光法師自是歲歲佛生日賜入內僧帛五十疋修舉佛事○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燾曰科舉之文不可用佛老語若自修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之科場恐妨政事

述曰儒家用老莊語其來已久故不可一

旦超去至若窮理之妙盡性之奧高出世表而無所不容者則無越乎釋氏之書然儒家欲明理於天人之際易共範中庸大學語孟求之自足倘涉乎佛經語意則自違其宗而放肆無歸矣大哉 孝廟之戒其有旨乎

六年四月上與羣臣論東都治亂消長之數上曰朕每念治平已前國家無事自王安石首亂成法繼之以章子厚(惇)蔡京之徒至靖康輔臣率皆庸鄙以致大壞蔡京謫死湖湘四十二年遷葬之日皮肉腐盡獨於胷上隱起卍字若鐫刻然案佛經如來具三十二相胷題卍字是其一由戒定慧積修所成其相明妙魔王亦有三十二相其相稍瘦令京相如此豈非魔乎又豈非天地大數產此魔物為生民之禍乎(稍輯詳輯)○十一月選德殿觀靈感觀音之寺及靈感觀音寶殿以賜上竺[illegible]

七年二月靈隱慧遠禪師入對選德(古)殿上曰如何(脫)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免上曰如何得悟對曰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得悟上曰悟後如何對曰悟後始知今日問答皆非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對曰觀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有省首肯之

八年正月車駕幸靈隱賜賚有加。八月召天竺訥法師徑山印禪師淨慈靈隱遠禪師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後令遠禪師獨對東閣賜坐問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不知夢覺是同是別對曰夢覺無殊教誰分別上曰鐘聲從何處起對曰從陛下問處起十月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號)

九年正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賜坐問大士歷代靈跡及法華經旨(賜號)○魏公史浩佚老于四明自號真隱居士每從南湖智連法師問法要([illegible])嘗曰師於禪衍亦貫通邪師曰冰泮霙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何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公欣然有省及帥閩歸里乃於東湖創月波山放補陀巖結洞室以安大士奉 德壽殿書潮音洞以為額首延覺雲高第則約法師專講智者教([illegible])切是公捐昌國鹽監借鄮陽程林甫沉海泊補陀山忽一僧指巖頂有寶可以下瞰方瞻佇間公與眾見大士金色身相而公後見雙齒出脣際如珂玉書尉作程而退暨歸寺日己暮一長身僧來訪語公歷官至太師且云公是善終文潞公也它日入相主上欲用兵須力諫之後二十年當與公會於越語畢遽去乾道初以故相鎮越有道人自稱蒼水先生與公有舊五命延之索紙大書曰鼎頭踏相重增高里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情話[illegible]見幽公大驚因追思補陀事知長身僧及道人皆大士示現相距正二十年云([illegible])

述曰越王出仕之初登補陀親見大士聞長身僧之言許七日為師相且囑其諫君上勿用兵其後張魏公(浚)果勸 孝宗北征越王諫之不從及符離兵敗浚歸見上上追謂浚曰此行甚快史浩意蓋大士預知時機知南北勢分未可以合故囑公與達以免生靈之塗炭也

史魏公過金山覽梁武帝水陸儀軌之盛詔報恩度世之道在是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界像與名僧講究製儀文四卷以四時修供為普度大齋[illegible]俎豆之器繁約折衷([illegible])讚唄之音抑揚有節鄉城諸剎莫不視此為法。國學生王日休龍舒人為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乎自是一志念佛日課千拜一夕厲聲念佛忽云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有夢二青衣引之西行日休為淨土文行於世嘗為之說云儒者或以釋氏之徒無戒行故輕其教者豈可以道流不肖而輕老

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釋氏之教有世間法
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戒殺盜婬儒釋未安
不同其不同者釋氏之出世間法也儒家止
於世間故獨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知屢
世而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其不同耳
述曰王龍舒之爲儒也固嘗爲六經作訓
傳矣潛心學古非世儒之常流也及盡棄 十六
其學而學佛必有一定之見令人爲儒未
及於龍舒而欲以汎汎口舌效韓歐排佛
之失言是皆未足以知兩家之道本不悖
也至若世間出世間之說雖未盡理謂佛
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得之矣蘇黃諸
公誠知此伊洛先輩徒能以道自任以故
時有排斥然不足以知此義也
淳熙元年二月賜内帑於上竺建藏殿及賜
大藏經皇太子爲書殿榜○四月召鴈山靈
峯中仁禪師入對禁中[illegible]○五月召靈
隱遠禪師入對便殿
二年三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
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學諸
宗並諸白雲堂公舉用印中明有司○六月
召上竺訥法師獨對内觀堂○十二月遣中
使至阿育王山迎佛舍利塔上瞻禮之頃見
塔上有如月輪化月復見如水晶者敕迎往

東宮皇太子見相輪上靈寶若水晶貫珠
三年正月迎舍利於碧琳堂上見塔角有光
若金珠者敕内侍奉塔還山具齋以謝靈貺
○敕福州依天聖二年已降聖旨天台一宗
教部付開元東禪鏤版入藏先是慈雲式法
師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詔可之○二月詔台
州報恩德光禪師入住靈隱十一月入對選 十七
德殿上問曰釋迦靈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師
曰將謂陛下忘卻上說賜號佛照禪師[illegible]
四年八月參政錢端禮微疾請平田行機禪
師入臥内趺坐諒笑忽謂機曰地水火風暫
時湊泊昧者認爲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在
令吾如是豈不快哉遂斂目而逝公與機同
參護國元禪師世知其有悟入[illegible]○召靈
隱光禪師[illegible]入内殿進宗門直指上問浙東名
山太白玉几之外以何爲勝師曰保國護聖
國清萬年上說當時侍臣咸皆歎賞以爲名
對○唐奘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有風
城雪月大師大隱用難信解品一百三卷行
通閑之法以授後人　本朝淳熙間有沙門
不知所從來車載此經至四明甬東行道中口
浪浪誦不輟里人沃承璋遇諸塗問之曰我
早上經皆能背誦承璋初不信試抽數卷對
誦之頃刻即度始大異之徐叩其故沙門曰

是有關法焉能通其關則百三卷之文皆可
背誦承璋欣然願受教旣通復教其妻子奴
婢闔門皆能通誦乃刻板行閑法以化世人[illegible]
述曰嘗考經閑盡百三卷凡八十四科今
教卷諸文僅八十一科名色者當是相承
之誤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
能背通般若然不知回向淨土其沒也生
日本爲國主背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
人說若此[illegible]
五年御書太白名山賜達山了朴禪師[illegible]
七年召明州雪竇寶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
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
上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
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
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秖觀文
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 十八
子爲具體秖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
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
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有
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
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出佛門

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說即日詔住徑山孫錄文集

心詔佛照禪師德光住阿育王山十一月召對內殿賜妙勝之殿四字爲釋迦舍利殿額

八年上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論謂佛法相混三教相絀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煩而理迂耳若揆之以聖人之用心則無不脗然矣何則釋氏窮性命外形骸於世事了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立戒曰不殺不婬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婬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與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所爲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耳亦猶仁義禮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楊雄謂老氏棄仁義絕禮樂今迹老氏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老氏之所謂儉豈非愛人之大者邪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豈非讓之大者邪孔子曰惟仁爲大老氏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邪至其會道則互見偏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爲修身而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稽攷

十年上親注圓覺經成賜徑山寶印禪師刋行於世

十一年上竺左街僧錄若訥劄子洪惟聖朝遵用唐制立試經度僧之科竊詳大宋高僧傳洪覺範僧寶傳所載自建隆開國至于南渡名德高行皆先策試法華然後得度以由此經是如來出世一化之妙唱羣生之宗趣爰唯七卷繁簡適中故學者誦習無過與不及之患自唐至今五百年永此令典雖下及萬世可舉而行唐世之式遠矣及我朝而甚詳如文瑩湘山錄載　國初潭州僧童試經比州郡比試也歐陽歸田錄載執政宋敍夏竦同試童行此朝廷開試也若僧史略載朱梁時不許私度願出家者入京比試竊詳三書之意當是天下童行先就州郡試中然後入京執政開場親監覆試第名奏上乃下祠部給牒若特詔賜恩如建隆八千僧太平普度十七萬則又不在試經之限或謂有司國用者則將謂之曰但於每歲以千牒爲試經之數即以千牒之資均於餘牒俾不能誦經而捨於財者亦得求度厭令天下僧冗矣試經以行古道貴牒以限常人誠是以後　祖宗之成法救末流之冗弊也上可其奏付執政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明竟爲中書所沮○建興福院成先是上竺訥法師屢以疾求閒上曰且賜地築室一二年後放此作閒人水邊石上共說無生至是以賜師爲佚老投西街都僧錄東宮爲書歸隱扁其室

十六年上遜位于皇太子退養重華宮稱壽皇○壽皇召慈光若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般若經書成上積日披覽益有省發

光宗惇[illegible]

紹熙二年十月慈光法師入寂諡宗教廣慈法師塔曰普照

五年四月刑部都官陸沉休沐冠服就寢石

化將殮忽聞蓮華香氣自口鼻噴出沉號岩菴居四明鄞之橫溪每晨起誦法華日一遍者三十載年登八秩增至三部爲詩見志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閱大藏誦佛號凡天台教門少林宗旨無不博究（新舊釋門正統）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八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

寧宗（光宗子母慈懿皇后李氏十月十九日誕於藩邸承慶度）

慶元三年荊門軍申忠翊郎趙善瑩狀當陽縣玉泉山景德禪寺爲隋智者禪師開山道場蜀將軍關王奉智者爲師祈禱屢應乞賜加封敕宜賜靈惠大師

嘉泰二年餘杭南山白雲菴道民沈智元乞賜敕額臣寮言道民者遊墮不逞之民專事魔所謂奸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爲羣挾持妖教聾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爲名或效誦經焚香爲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魁相統遇有詞訟合謀并力厚啖胥吏志在必勝僞名與造自豐囊橐創置私菴以爲逋逃淵藪智元僞民之魁左道惑衆揆之國法罪不勝誅張杓師京之日屢與鄞寺互論已判道人私菴合毀前降指揮拆除今智元又敢妄叩天閽玩侮朝廷若此爲甚昔傳五斗米道者始託黃老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其後數十萬衆同日竊發漢室遂微今此曹若不防閑何所不至欲下臨安府將智元等重行編竄籍其物業以爲傳習魔法玩視典憲者之戒寄居勢家認爲已產蓋庇執占者臺諫指名以奏制可

述曰嘗考夷堅志云喫菜事魔三山尤熾爲首者紫帽寬衫婦人黑冠白服稱爲明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取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爲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玉宮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見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覽蘇鄰傳摩尼道可

二十二　四六

驚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爲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齋絜志釋子好齊名以此八句表於經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屍以葬以七時作禮蓋黃巾之遺習也（嘉泰天臺志魔事此近類不附錄一）

嘉定四年閏二月丞相史彌遠祖葬於天台里渠彌遠祖之守金陵嘗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後於鄮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爲僧寮爲談道之處自左相辭歸益修淨業是月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郡人子殿夢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爲慈齋善薩

理宗（諱昀太祖十世孫父希瓐追封榮王母全氏紹熙五年正月五日生於邑中虹橋里太子□□□□□□）

寶慶二年敕天申萬壽圓覺寺改爲天台教以師贊法師主之

淳祐六年十一月臨安明慶聞思律師奏南山澄照律師戒疏業疏事鈔等并大智律師述三部諸記共七十三卷乞附入大藏制可續據省部下諸郡經坊鏤板須行

淳祐十年三月臣寮上言國家優禮元勳大臣近貴戚里聽陳乞守墳寺額蓋謂自造屋

四六　廿三

宇自置田產欲以資薦祖父因與之額故大
觀降旨不許近臣指射有額寺院充守墳功
德及紹興新書不許指射有額寺院著在令
甲凡勳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賜額蠲免科
敷之類聽從本家請僧住持初非以國家有
額寺院與之逐年士夫一登政府便萌規利
指射名刹改充功德侵奪田產如置一莊子
弟無狀多受庸僧財賄用為住持米鹽薪炭
隨時供納以一寺而養一家其為污辱祖宗
多矣況宰執之家所在為多若人占數寺則
國家名刹所餘無幾官中一有科需則必均
諸人户豈不重為民害臣愚欲望睿旨申嚴
舊制應指占教額寺院並與追正仍從官司
請僧庶以杜絕私家交通寺院賄貨之弊制
可
天台沙門思廉致書於杜清獻公曰佛囑
國君大臣護持佛法而反破壞佛法者有
一事最為要朝廷立法許大臣為祖父以
家財造寺乞額所以薦福為先亡也今昧
者為之則不然以祖父玉體之重不能捐
財買山既已奪取僧藍之地以為墳而又
欲影占數寺稱為功德舉寺中所有諸物
而有之今日發米明日發茶筍又明日發
柴炭又明日發竹木甚至於月奉水陸之
珍一有亡僧則必掩取其物歸之私帑嘗
聞時貴之言曰請過功德一緘一草皆我
家之物哀哉彼誠不知常住物業亡僧財
物皆屬三寶侵奪之者若主若僕必招苦
報其於安厝祖父之體鬼寧不貽三塗之
惡報乎占奪伽藍獄君也葬父僧地陷
父也自為不法賊已也以不法教子弟累
人也欺君者不忠陷父者不孝賊已者不
智累人者不仁如此以為人是誠何人哉
今名勝道場敗亡而奪取者徧諸郡一
屬功德則使庸繆之輩以居之方竭力奉
承之不暇又寧能辦清供以安廣衆乎以
故尋師問道者翱翔南北但能嗟時事之
不然而已區區愚衷欲望大丞相明察積
弊檢準舊法凡宰執之家除四明大慈七
山史氏自造請額合格外自餘占奪有額
舊寺者專令臺部直司行下諸郡從實供
析悉與拘回並從所屬州郡給帖住持仍
釐正在前侵占山林屋宇歸還各寺子弟
有敢與住持交通如前侵占者許雜人寄
告臺部追捕幹吏斷刺娩令住持動令羅
道清整法門申明朝憲誠有在於大丞相
奉行之力不為物論動搖為可耳
端平元年臺山守愚法師奏四明延慶法智
大師中興天台一家教觀所著記鈔二百餘
卷乞入大藏頒行制可
端平三年四明沙門海印刪僧陸師壽寶珠
集續集淨業有驗者名淨土往生傳十二卷
[illegible]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八
磶　碣六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碍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一

維智者以斯道盛行當世古今名賢贊德之文如柳顧言國清碑皇甫毗玉泉碑(二文見國清百錄)云名玉泉實錄(有是乃則之文曾侯量本)唐梁肅荆溪大師碑宋張商英關王祠堂記胡昉法智法師碑晁說之明智法師碑皆摭取要事參入紀傳不復別錄全文至若自唐迄今鋪觀大教碑記論序何其多乎今錄其尤著者為名文光教志

天台禪林寺碑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梁陳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創國清廢修禪號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大比丘(元浩)先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禪林乃銘勸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顗(字德安)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荆州之華容咸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彰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旨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脩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舍開闔默語高步海宇為兩國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緜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而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緜離化成示滅茲山是歲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濶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句者以引而信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勝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歷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修持塔廟莊嚴佛土回向之徒有所依歸賢衆人是賴汝吾徒也盍記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与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秘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騰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寘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閒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天台止觀統例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

多而攝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窺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祕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

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弥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遺兼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寫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乎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如者)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我九者非它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識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徧無所破妄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離也如懸鏡不可奔也如通川不可遏也義家多門非辯論也宗經證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各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尊用章句文字

從而釋之又何疎漏邪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天生滅心行三藏治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臨雞而訴大鵬夏蟲之議曾冰其下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脂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闊遠負與凡境天絕歟所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辨同異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致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塗顛踣墜落可勝紀哉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阱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游蕩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竊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機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寫廣者有罕言而為寄者有齒舌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亙經非聖昧者不覺仲

凡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
夫隋開皇十七年大師去世皇朝建中垂二
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
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威又其次曰左
溪朗公其五曰荊溪然公頂公於同門中慧
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
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
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
知者蓋寡荊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
法勤矣備矣荊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
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
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
學而知之者天機淺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
雖學而不能知斯為下矣令夫學者內病於
蔽外役於煩淺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
其益則業文為之穫校括足也
㮋句為之數琭眛目也以不
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
於時也予常感慨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
理之所存救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
義之迂其辭之鄙或薙除之或潤色之凡浮
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是袪
鄙滯遵蒙童貽諸它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
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
甲子首事筆削三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
耳

智者大師傳論
唐安定梁肅敬之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
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
於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
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
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槃
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
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喻之以眾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它兩
得同詣祕寄此教之所由作也暨鵠林滅而
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據矛盾更
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
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
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
風益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桎足械梏手械)莫
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
者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
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
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慧文慧思或
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
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
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
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物於一心開
十乘於八教成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於是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
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
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下為帝
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蓋
舒於普門示現降德於如來所使階位境智
蓋無德而稱焉於戲應迹雖往微言不墜習
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況聞而
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而不已者歟斯
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
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佛法何罪何善之
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
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
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
殊不知坐致燋爛而不能自出雖欲益之而
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
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侔
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
道為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一名天台法門議)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

維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
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

族所詮施者有間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邪無姓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慧爲之門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防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恭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响明供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從我師無忘真宅竊是昭銘刻茲真石

無姓碑陰記　龍城柳　宗元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聞嵩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擧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筭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興寺淨土院記　龍城柳　宗元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身音捐毒音篤即天竺也）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實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吾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音至大也）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三十年廢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illegible]）始復理焉上人若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illegible]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其具爲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繪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矣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法智大師行業碑　宋淸獻公趙抃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初是父母禱佛求息夜

旁神僧攜一童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師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戒二十從本郡寶雲通法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受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得有次第耶座無語栽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常代通師講入文釣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遷延慶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師荅之咸臻其妙真宗皇帝久知師名遣中使者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同修金光明懺以爲禱三日雨未降懺席伏地自誓以告曰致會佛事儻未應禱當各然一手以供佛已而雨大洽嘗與奉先清源梵天慶昭孤山智圓爲書設問往復辨析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卒能取勝其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悉傳於世嘗偕十僧修法華懺三年約共焚身以趣精進翰林學士楊億駙馬都尉李遵勗薦以紫服師號心尤欽仰知欲自焚致書勸止復委天竺式師自杭至明面沮之皆不聽郡守李夷庚密戒鄰社常察之師顧既莫逆乃復集十僧修大悲懺三年

從於歲且結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方五日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其亡經月發龕以視顏貌如生爪髮俱長既飲荼毗舌根不壞舍利不可勝數三主法席專事講懺四十餘年臨不至席授教唱道者則全覺琮尚賢本如崇矩仁岳慧才梵臻之徒三十餘人當時從化以千計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者罔不傳師之道其於開人之功亦既博矣元豐三年冬十月余謝事多暇自衢抵溫法明院忠法師者頃嘗遊衢余未第時曾與之接忽欽械而前曰四明法智大師釋門之木鐸也繼忠實爲其孫其示寂六十三年矣達官之士言可信於世者乃無述焉吾徒竊自羞之既而狀其行請碑於余余乃歎曰人生之初虛一而靜本無凡聖之別逮交戰於事物之境而莫之能返此佛祖不得已而來震旦繁其名相以化之豈苟而已哉設之以法而可行示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有華亡人莫得見耳之有響亡人莫得聞欲其自降乃心而求復初本也其後導師繼繼而興騁智慧之辯談真實之理不離當念以趣最上乘不離文字以示解脫相其究竟則無一法之可說無一字以與人法智師已達乎此則何假於人

言而後傳者哉姑閱其所紀衆所共聞者爲之實錄將以答忠師之勤懇也復讚之以文曰

大雄覺世垂摛言磅礴日月周乾坤智者才辯窮化元時爲演說開迷昏河沙佛法雖紜紜俱入天台止觀門法智遠出揚清芬志堅氣真貌且溫少而敏悟老益勤或懺或講志睎昕中興教觀真軼羣縱横言論妙入神遺文縈若可計論辭淳理正道不煩迹遐學徒日駸奔冀茲正覺消波旬佛祖之道彌加尊如流欲清必濬源如葉欲茂必培根行高名重上國聞天子遣使來中闕賢蒙敕褒固所忻命服錫號回天恩知身變滅如浮雲誓勇棄舍甘趣焚素願其遵仍修熏衆生嗜好隨貪嗔三塗轉徙如車輪有能頻悟報施因罪福苦樂岐以分說本無說誰其人師心了了所風教言能觀忘寧非真身雖云亡寧非存江浙蕃蕃其子孫詔傳萬世觀斯文

止觀坐禪法要記　宋忠肅公陳瓘瑩中

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即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以大悲故無

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爲作也然其文義深廣汪洋無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際以大悲故復作方便使嘗一滴知百川味使由一派見全潮體故於大經之外又爲此書詞簡旨要讀之易曉應病之藥盡在是矣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觀而未昏未散也如鳥雙翼如車兩輪窮遠極高無往不可及其至也不出於此嗚呼不知則止知之觀之可以入者可不勉哉此書智者親造而未行於世明智大師中去鏤版以傳師之高行人所尊敬此書流傳其必廣矣

三千有門頌　　陳瓘

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具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不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一二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唯一空門門一一爲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聞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秪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彼迷一心具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色心絕觀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着不圓則不具唯一具字顯令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與明智法師書　　陳瓘

瓘頓首再拜上啓南湖延慶堂上講主明智法師人回伏奉書教獲審道體安隱無惱下懷良慰向承寄示觀音玄義并記且荷開發妙旨以祛愚蔽深佩提獎之意感德無已有門頌但隨順古意遇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自在來論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慮然智者以有門爲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爲法界攝一切法況復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法則見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一義亦因緣也故此妙門以有名之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前書妙假之意也有未領者亦當以妙假之義開曉之耳智者解大經之語云因滅無明則得熾然三菩提燈即有門也有門即是妙假妙假即是有門其或未領則於此有門不能無惑然而前病後藥無兩有也病去惑亡則有門豁矣一指二指三指不待更說然則有之一門絕妙無麤具足爲善豈非三千之性乎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有無自爾茲乃古師論具之微言也自非深領其旨未易解此夫三千者世間之數也若三千性則離世間矣融而復即即而復離不一不異非有非無三千而一一而三千此不可思議數即是不可思議境若觀若智俱不思議此數即是止觀故云千性即中理此境即是此數故中理即三千性若但三千則是一切一切法耳一切法但有名字何能具乎若一切法性則本具矣故三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性即是三千性也此性不當有無有無自爾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爾者開離執之一妙也於有爲妙有於無爲眞無眞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無自爾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絕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絕令乃設有待之言讚歎妙假之說豈免爲巧度之所訶乎且一念心起則有三千國土一千則山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眾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

念外無一豪法可得法外無一毫念可得此乃本住不還不還者中理圓明之體此體如理爲念其聲無量非得命根亦無連持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土曰極樂國名其身曰阿弥陀身土交參融乎一妙故能使說法之音不離彼土而廣長舌相具足周徧共具如是是體具乎是性具乎是佛具乎是衆生具乎若有能知具彼之樂者其有不願往生者乎向實際之中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內何妨去已還來機熟緣深定須成辦此璀文有得於祖意者也璀屏迹丹丘老病待盡千里相望淨顧不隔更祈爲蔭以師法見攝而終教之未由會面以究盡此旨臨風但極瞻僊之切璀頓首再拜上答

鑰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有二沙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具續及與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悶天台教觀之說始知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門一曰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秪如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深入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實愷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羅百謫視生死如旦晝平時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之人璐七謹書諸後以歸之妙珦了十六恰二沙門之名云慶元二年中秋四明樓鑰題

士大夫當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夷之說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於佛有所得歟攻媿其知之者歟景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爲四明學子可登題于月桂峯下

南湖淨土院記

陳璀

明州延慶寺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爲宗自法智大師行學俱高聽徒心僊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間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生而不臥以三年爲期期滿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我輩各據一室成此勝緣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寺之西隅尚有際地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孫內爲禪觀之所然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觀等同辭以答之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爲利益之事四明多檀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璐七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十七所欲爲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然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然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己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踴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心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敘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忘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以情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它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遶中然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境名隨相立西不自西

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茲思有言曰凡夫業重既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讚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爲最勝乃知通人無吝吝則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濕薪如山豆火能爇千年闇室日照頓明釋迦文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閒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執轡安可不遵幻境虛無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覲無量光親覲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自然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推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

十八七下

碣七

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跡于殺刹棲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爲勝利豈有窮哉比丘介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慮若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不記其事乎今教主明智大師法智之曾孫也行業淳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於介然之事有助爲多故并記之大觀元年八月一日延平陳瓘記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碣七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碣八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二

仁王般若經疏序　待制晁說之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之世有新羅來學者曰法融理應純英故此教播於海外諸國與中原並盛矣唐室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爲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果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眞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復杭入秦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眞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眾咸斥其僞昔法師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荅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援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意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誦文以歸既而二僧喪乎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疏二卷來四明有沙門如詢因緣得之云云智者慈雲盡法性爲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今方盛於越中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大抵吾宗所以永異它家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

明智法師碑論　晁說之

世尊鶴林法付迦葉二十四傳至于師子咸
曰二十八傳至于達磨磨在梁時始來東土
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雖云頻示豈無方便雖
云不立文字初傳則有楞伽後五六葉則尚
般若覽教照心不在茲乎自迦葉十三傳曰
龍樹著大智度論譯傳震旦則有北齊文禪
師一聞斯文即悟中觀之旨以傳南岳岳傳
之天台天台悟法華三昧始開拓義門定而
三止慧而三觀曰具曰即曰一念三千其所
歸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攝六度
融萬行開而顯之無非法華佛慧之道暨傳
之章安縉雲東陽左溪至于荊溪於是智者
之教悉[illegible]載於[illegible]書而一歸於正矣荊溪傳滿滿
傳脩[illegible]脩傳外外傳琇琇傳竦竦
傳寂寂傳通通傳禮是爲四明子時此教特
盛異同亦多能象重空未易柔服一言之辨
動乎十返如不觀眞心唯觀陰妄至今稱之
爲是後世何爲而欲異其說乎仰惟智者之
爲智也大矣哉三觀單複之旨實著乎圓覺
十境互發之論方見乎楞嚴智者先言之於
隋此經後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illegible]
[illegible]
所謂靈山親聞者此亦其獨歟故其教東

及日本西返天竺來之與抗也或曰教外別
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別
之有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眞非妄乃
以何者爲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導
其教者曰梁傅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惟尊
而贊之者曰南山律師韶壽諸師[illegible]客
弘而取證者永嘉眞覺雖異途而不敢不贊
者賢首藏師或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
師公爲異同而自立己意者慈恩基師唯圭
峯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
何異兒戲以侮耆德蕃乎孫敬之之言曰佛
法以天台爲司南柳子厚曰佛道愈遠異端
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曰傳道益微言禪最
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
其教冒乎闇昏放乎淫荒吾將合馬鳴龍樹
之道焉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
於解無辨於彼將自屈服我言則光顧予何
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
言曰它日勉讀經教後三十年晁遇明智獲
聞一家性具之旨視彼暗誕禪師文字法師
乘壞驢車無力以止之則不敢不自勉

南湖法智大師像贊　眞隱居士史浩

靈山一席儼在天台後十三葉復生奇才唱
道四明講肆宏開滄海學聞欲欲雲雷章聖

在御中使鼎來得法大旨皇皇怏怏錫號法
智宸章昭回抃令後學咸仰崑嵐馨菊芳
本一根莖嗚呼是爲法宇之柱石教鼎之鹽
梅宜茲幻影歷千古而無壞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　水心先生葉適

茲寺是昔忠法師之所居師行業至高願力
強果矢言以致道故雖焚蕩草萊百年間冠
蓋常走一郡至子眞師建兩序師狍師崇殿
堂於是院落始成祖師尤精苦衣穭穿損食
不累合諸生雲赴應吞泉涌東振天竺之盛
誠足相捋初天台立止觀二義承而爲說者
益以蔓衍而忠祖二師尤多論述今其徒妙
眞譽濟欲集諸家學爲教藏院中率道俗修
命佛三昧以旌祖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
志甚遠也夫浮圖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
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
不解嘗以問祖祖亦不知所以然也

重刊刪定止觀序　錢唐吳克己

奇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於今也使王
公大人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讒以廢毀使搢
紳先生知有此書必不至立論以詆排使啓
禪關者能讀此書其肯以教外別傳自欺乎
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其肯以分別名相自
囚乎矧欲使淸海内外家藏此書長轉開道

了達此義又執肯貪於粗弊五欲而不早求解脫者乎是皆內教弟子護持教法之大略也子貢好辨孔道以明孟子巖巖功堪繼禹斯言繇之誰曰不信

與喻貢元書　鎧庵吳克己

佛道來東華幾二千載矣吾儒攘斥甚力者無若韓氏歐陽氏然皆未究其言與其道唯知堅執周孔之教者以詆之故雖攻之而愈堅終無以大服天下之心獨關洛諸賢與胡氏父子頗嘗出入釋氏而不信之然考其所與辨明而謂之詖淫邪遁者亦不過指禪宗單傳之學而已夫釋氏之有禪宗猶吾儒之有老莊也苟以拈椎竪拂謗誕之談而疑釋氏一代正教是猶以王何所學之浮虛而疑六經語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豈可哉去佛愈遠異端並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正傳此唐之深敬之柳子厚我朝晁以道陳瑩中諸公所服膺而深造者也僕雖不敏嘗研究有年覩其發揮一性範圍法界俾六凡四聖各迪厥德而咸底于極誠未易遽為足下言性足下它日考其書而訂其道方知僕昨者鄙詩所謂大道不可私與夫孔釋俱援世之句果非自欺而又以欺天下也然則孔釋之道果同乎果異乎異則不可得而一同則不應異其施曰有世法有出世法以世法而疑出世法固不可以出世法而外世法亦不可故天台所傳亦有真俗相即之諦其察乎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亦審矣世有足跡未抵乎泰山之麓而輒談其廣狹高下欲欺乎未見泰山者且不可況乃見者乎今足下未讀佛之書而遽議佛之道何怪乎言之誖誖而僕避然不聽也

始終心要　荊溪大師　湛然

始終心要[illegible]

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illegible]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illegible]舉一即三非前後也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illegible]悲夫祕藏不顯蓋三惑之所覆也[illegible]故無明翳乎法性塵沙障乎化導見思阻乎空寂[illegible]然茲三惑乃體上之虛妄也[illegible]於是大覺慈尊喟然歎曰[illegible]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形相[illegible]但以眾生妄想不自證得莫之能返也由是立乎三觀破乎三惑證乎三智成乎三德[illegible]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illegible]然茲三惑三觀三智三德非各別也非異時也天然之理具諸法故[illegible]

[illegible]然此三諦性之自尓[illegible]迷茲三諦轉成三惑惑破藉乎三觀觀成證乎三智智成成乎三德[illegible]從因至果非漸修也[illegible]說之次第理非次第[illegible]大綱如此網目可尋矣[illegible]

[illegible]

四十二章經序　孤山法師　智圓

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無象之象言無言之言以從羣生之性由是佛教生焉教之高下視根之利鈍是故有頓焉有漸焉然後混而爲一是謂開顯而皆皆羣彙卒其化復其性蹈乎大方安乎秘藏者可勝言哉逮乎後漢其道東傳時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訓乃與仲尼伯陽之說三焉原夫仲尼之爲訓也揚唐虞三王之道尊仁而尚義俾復其王而企於帝也伯陽之爲訓也揚三皇朴略之道而絕聖棄智俾復其皇而企於結繩也矧茲二者談性命則未極於唯心乎言報應則未臻於三世乎然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而無之矣美乎哉其可教乎域中也明矣若夫釋尊之爲訓也指虛空世界悉我自心焉非止言其太極生兩儀玄牝爲天地根而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焉非止言其上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已有以見伯陽仲尼雖欲謂之廣大悉備至於濟神明研至理者略指其趣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尊之訓歟其可教乎域外也又已明矣域內則詳乎治身而尚略乎治心故謂之外教域外則善乎治身而極乎治心故謂之內教昔阮孝緒正以內外之名爲不誣矣世人有謂三者能混同焉或殺乎失或謂三者碩異焉亦未爲得也何哉復性有淺深言事有遠近則不得不異也至於遷善而遠罪勝殘則去殺則不得不同也[illegible]

與駱御史書　名偃　孤山法師

浮圖之法非古也其來於東漢乎其爲體也清淨其爲用也仁恕由是七六家十九流焉爲利於上下敗斡於孔老甚亦至矣請揚榷而陳之夫秦火六經漢興雜霸民流俗漓乎奪方熾禮讓寖微則仲尼之仁義伯陽之道德或幾乎息矣頼我浮圖之爲訓也既以三世報應制其事復明一心空寂窮其理民有聞報應之說者雖貪殘鄙吝之夫亦庶乎振之周急矣民有聞空寂之說者雖矜功用壯之夫亦庶乎守雌保弱矣能周振則博濟之道行善保守則朴素之風還博濟行則禮讓著朴素還則刑罰措以斯而[illegible]失其旨則節制不行違其道則寂默不守乃以厥峻輪奐而奢夸乃以輕肥溫飽而煒燁徒以多爲貴則壞其道者衆矣言以怪爲美則惑其聽庶矣適相沿襲寖以成俗使夫清淨仁恕之風無乃蕩盡於是饕食蠹韓之誚自茲而生斯乃好之者事之者之不善耳非教之罪也而往世君民不察其所由視其徒之不肖而遷怒於善人教法者有焉往往造毀佛之律行挾釋之誅亦何異乎以丹朱而罪堯因商均而咎舜服藥過度而歸過於神農縱火致焚而反怨於燧人也邪

南岳止觀後序　慈雲大師　遵式

止觀用也本乎明靜明靜德也本乎一性性體本覺朗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二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則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二而常二秖分而不分秖一而不一耳體德無故強名爲萬法之性性德無住強名爲萬法之本萬法者從何謂也謂衆體明靜之所爲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強照照生

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住之本隨緣緣起而自亂謂之動昏動既作萬法生焉桯目空華豈是亡物故云不變隨緣名之為心隨緣不變名之為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始即明而為昏故可了今即動而為靜於是聖人見其昏動可即也明靜可復也故因靜以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教觀觀其昏也使其究一念即動而靜即昏而明昏動既息萬法自亡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為圓頓是為無作是如來行是照性成修修成而用廢誰論止觀體顯而性泯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所名焉為示物指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之般若體顯謂之法身是三即一是一即三如伊三點如天三目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謂不思議三德是為大般涅槃也嗚呼此法自鶴林韜光授大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而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鳴授龍樹樹以此法寄言于中觀論論度東夏獨淮河慧文禪師解之授南嶽大師南嶽從而照心即復于性獲六根清淨住鄰乎聖斯止觀之用驗矣我大師借之無閒後代從大悲心出此數萬言目為大乘止觀亦名一乘亦名曲示心要分為二卷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解行備矣猶目足焉俾我安安不違而運到清涼之池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于海外道將復行也果於成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皆扶桑杯汎諸夏既登鄮嶺解篋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illegible]冠首序出於錢[illegible]模板而廣行之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升素景圓暉終壞四於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紀顯勝耳

書紳[illegible]　慈雲法師

知白汝知[illegible]日之所為寔善之法偏宜遠之[illegible]惟惡之道益其用之[illegible]口無自伐心無自欺勿抱內蠹[illegible]勿揚外儀[illegible]欲人之學畜己之私殺義之始陷禍之基[illegible]自恃其德必有餘詐自務其違必有餘非[illegible]眷屬集樹汝宜去之利養毛纓女宮[illegible]畏之[illegible]自行之際擇而思之懲惡之餘何則是宜[illegible]清香一炷紅蓮數枝口勿輟誦意勿它思[illegible]安禪禮像其則勿虧[illegible]量衣節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章如佛流之說人長短如法謹之從對賓侶口勿多辭頻驚光景坐勿銷時[illegible]芭蕉虛質非汝久[illegible]

觀心十法界圖

[illegible]所依作畫勸而行之

蓮華淨土是汝真歸[illegible]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

一切惟心造

修觀之道曰從行曰附法曰託事唯三而已今觀心圖者從行之正軌也淮夫止觀二十五法為方便十乘十境為正修者固非於此能備若其日用之際以十界德過升沉鑑我心由雖絲髮不能自遁其遷善改過之要乎慈雲法師示我以觀心之圖研味法喜心乎不忘置諸座隅足以自警而未見兼人之益乃復命工形諸篆刻用廣流行庶幾乎仰承於師志也　皇宋天聖元年九月既望太原王欽若序

其廣不可涯高不可益長不可尋將盈而虛將勝而明雖邈而中微妙深絕叵得而思議

者惟心也天台師聞之於靈山證之於三昧知其寂默非數所求而強以數數於非數依法華作十界百界三千權實以明諸性非合也非散也自然而然曰諸法實相使人易領也然後示之一念空三千皆空一念假三千皆假一念中三千皆中成圓三觀觀圓三諦以明諸修大智也大行也不遷而遠曰白牛大車使人頓入也故得自因至果不移一念坐道場成正覺降魔說法度衆生入涅槃而能事畢矣用龍樹偈因緣即空即假即中會而同之十法界者何也十統諸法也三諦為界也何者謂佛以中為法界者也菩薩以俗為法界者也緣覺聲聞同以空為法界者也地獄鬼畜修羅人天同以因緣生法為法界者也空假中者雖三而一也十界者亦一而十也故使互含一復具九如帝珠交映成百法界也一因緣一切因緣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良由於此三千者復何謂也成界之法者也有其十謂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斯總也十法在佛為中為實為常為三智為五眼為十力為四無畏為不共法在菩薩為假為權為榮為常為萬行為四攝在二乘為空為權為三脫為四枯為無陋為涅槃在凡夫為倒為惑為陋為蓋為纏為集惱為生死斯別也統彼百界乃成千法復播諸百界為三世間成三千法耳百界三千一也與夫一念非前後也非相合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必歸乎不思議三諦無量三法三德密藏矣噫一念心法

頌八　十二

既然引而同之彼彼佛法彼彼衆生法咸然也經曰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斯之謂歟既知是已當觀日用凡起一念必屬一界即照此界為九為佛九則隨情偏起謂之無明佛則稱理圓觀謂之大慧九界之念并俗并非佛界之心方是是非鑑失非則照之令是是則護令成行經曰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行於非道能達佛道斯之謂也然則目雖在面反臨鑑以正容心實由中要藉緣以熏慮神靈潛密照之或難識想紛馳撿之非易故今引心千外繪彼昇沉之像存志於中觀我是非之變然復兼心內照正道由明題為圓頓觀心十法界圖於一心牢派出十界復引墨迭貫方之照珠表一法界展轉具九成百法界仍以日起行相書之左右覽者欲深於性請詳諸序欲熟於修當觀諸圖狀

佛界若人因請圓滿修多羅及聞善知識所說起淨信心信已一念三道之性即三德性苦道即法身煩惱即般若結業即解脫法身究竟般若清淨解脫自在一究竟一切究竟般若解脫亦究竟一清淨一切清淨法身解脫亦清淨一自在一切自在法身般若亦自在即一而三即三而一非縱非橫亦非一異

頌九　十三

法身常住餘亦常住樂我淨亦如是是則常樂四德祕密之藏偏一切處一切諸法悉是佛法既信是已以境繫心以心繫境境念念相續不斷必見法性設未相應當依一實無作四諦起四大誓無可求中吾故求之依前苦道即苦諦發一誓願未度者令度煩惱及業即集諦發一誓願未解者令解苦道即法身即是滅諦發一誓願未涅槃者令得涅槃煩惱即菩提即是道諦發一誓願未安者令安四弘不入當巧安心如是次第具修十法必入五品六根及分證位名佛法界 ○

菩薩界若觀根塵一念為迷解本迷故則有十界苦集悟故則有四聖道滅緣此無量四諸起無量誓願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善巧度生慧眼視物所集福業與衆生共如是起一念者名菩薩法界○緣覺界若根塵念起則了之從無明生生故有行行招名色乃至老死三

世相續如舞大輪因緣本空幻化不實求自然慧樂獨善寂觀空心重躭住寂定雖得道果不慕化人雖有觀物榮落悟世非常闡空得道名爲獨覺如是行者名緣覺法界○聲聞界若觀塵因緣隨有一念依色心故苦由煩惱故集厭苦斷集非對治如何遂依四諦修十六觀三十七道品如救頭然由四善根得入無漏四沙門果證二涅槃會偏眞理不得佛法不慕化人如麞獨跳不顧後群如此一念名聲聞法界○天界若其念起多忻天樂篤其善心希於來報齋戒純淨飯食沙門造立塔寺及佛形像書寫大乘濟恤貧病於十善法止作具修自然成性或開禁六根使六情不落六塵不入得欲界禪及色無色定身心寂靜三業調良如此一念名天法界○人界若其念念以五常立脩五戒脩身於國惟忠於家惟孝謙損居衆中正存誠推德於人引卑向已尊上恤下給孤濟貧衛憫是懷惡和爲性深信因果崇重三寶精修齋戒建立塔寺但希世樂無升出心貪惜自身愛著眷屬如此一念名人法界○阿修羅界若其念念雖好修善布施齋戒而多猜嫉狐疑進退所修福業多爲勝他見人修善情多嫉忌貢高我慢珍已輕人欲彼歸從不耐謙損如鴟高飛下視外揚仁義內無實德衆前談論引長於我不循理正不媿賢能如此行心是阿脩羅法界○餓鬼界若其念念無慚無愧貪求無足慳悋鄙惜不施一毛尅削於人哀歸於我見人布施傍起遮障見人得利心生熱惱性多諂曲常起邪見人前正容屏處放逸破齋犯戒恣貪飲食不信罪福不信因果不信三寶不孝所親是名餓鬼法界○畜生界若其念念躭酒五欲貪多眷屬日增月甚而無厭足曲理枉物斷不以公非法取財動不由義秖圖利已不恤孤貧明負他財曾庖抵突市易負直公行劫奪不忠不孝無賢無愚不信因果不信三寶癡騃無恥現同畜生是名畜生法界○地獄界若人親近邪惡友及性自作惡起增上心念念相續造上品十惡謂殺盜婬妄言綺語兩舌惡罵貪嗔邪見及五逆罪犯四重禁汙梵行人沽酒醉亂不思君父師長恩德橫生熱惱挫抑賢能黨比不肯破塔壞寺燒毀經像謗毀大乘斷學般若謗無諸佛破戒受施用三寶物偷僧祇物起於外道斷常諸見破正因果三世之法習十二種惡律儀法（[illegible]）如上等業死墮阿鼻大熱大寒諸大地獄是名地獄界

宗門尊祖議　沙門　志磐

如來聖人以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之道化天下後世者謂之佛佛弟子以次傳道爲世宗主者謂之祖其實一道尒故如來之將息化也以無上大法付之飲光飲光任持二十年以付慶喜慶喜持法宣化亦二十年以付商那下而至於十三世曰龍樹始以文字般若著所證三觀之道曰中觀論暨譯傳東夏於是北齊以宿悟巳證立爲觀法以授南岳南岳承其旨悟法華淨六根以授天台天台始立五時張八教用明法華開顯之妙而大暢乎境觀之旨時則有章安執筆載爲疏論其道遂大明法華天宮纖世講演嗣其法者唯左溪左溪門學獨荊溪能承正統述諸記以贊祖誤則清涼異議爲之寢息以文字廣第一義諦則莫若玆時之盛以故世之學者取龍樹至例爲九祖以奉清祀其有由矣自荊溪以來用此道以傳授者則有興道（[illegible]）至行（[illegible]）講道不絕會昌多難教卷散亡正定妙說高論（[illegible]）三世唯傳止觀之論迨乎螺溪法運將泰天假吳越（[illegible]）求遺書于海東於是教籍復還寶雲嗣興教揚二紀而四明法智以佛所生子乘迹海隅一家教部毗陵師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

行之斯慈雲之極言也當是時有爲異說者
如昭圓諸師世方指爲山外而法智獨擅中
興教觀之名自興道訖四明凡八世所以紹
隆正統而顯揚之教者有在於是是宜等而
上之用陪位於九祖以尊大其道爲可尒然
則今之宗門列刹凡所以講天台四明之道
者有能起龍樹至法智通祀爲十七祖以並
爲之位誠有見於後學等祖重道之心也謹
議

䇿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

碣八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一之五十三　碣九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志磐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一

自有佛法以來所以知三教之並興諸宗之
互立與夫世變之不常固已繫之編年至欲
考一事之本末則歲月散漫莫之可尋今故
開張衆目會其事要俾討論典故者識其事
於其朝其年之下茲但舉略以指廣云耳

碣九

君上奉法　褒朝拜佛　天書御製

聖君護法　試經度僧　特恩度僧

進納度僧　士夫出家　沙門封爵

僧職師號　不拜君父　不稱臣僧

崇禮高行　沙門著書

君上奉法

漢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出世何不及此答
曰佛雖不往然光明及處千年五百皆有聖
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

吳主皓問佛法於闞澤答曰孔老法天諸天
奉佛

晉元帝召潛法師講經著屐登殿○明帝幸
興皇寺集義學沙門講道○成帝召義法師
入禁中授五戒○召潛法師講般若經○召
支遁法師入禁中講經○簡文幸瓦官聽汰
法師講放光般若經

宋高祖設齋內殿沙門道照陳詞帝稱善
文帝率公卿日集祇洹寺聽求那跋摩講華
嚴十地品○帝與侍中何尚之論佛理○帝
聞生法師佛性義詔求沙門述生法師頓悟
義　孝武召猷法師內殿說法　四月八日
內殿灌佛齋僧

齊高帝幸莊嚴寺聽遠法師講維摩經○武
帝延林園受八關齋戒○帝不豫詔諸沙門
祈佛七日天香滿殿

梁武帝重雲殿講經沙門法彪爲都講○召
旻法師入殿講勝鬘經公卿畢集○帝集諸
沙門製文永斷酒肉○帝服田衣禮婁約法
師受具足戒公卿道俗受戒者四萬八千人
○召雲光法師內殿講經天雨寶華○帝幸
同泰寺捨身○京城大疫爲百姓設救苦齋
幸同泰寺行清淨大捨開涅槃經題設道俗
大齋五萬人○帝幸同泰寺講涅槃經○帝
幸同泰寺發金字般若經題聽法者三十萬
人○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簡文帝四月　碣九
八日建齋度人親爲願文　二

陳武帝迎佛牙於杜姥宅設四部無遮大會
○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幸大
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敕大內設仁王齋
○召璵法師於重雲殿講大品般若經○太

極殿設無礙大會行捨身法。集沙門行方
等懺法華懺金光明懺。宣帝召睡法師為
七廟講大品般若經。後主召聚法師赴太
極殿講金光明經。詔顗禪師赴太極殿講
大智度論題般若經題。詔顗禪師居光宅寺
帝幸寺聽講仁王經躬禮三拜。詔顗禪師
赴崇正殿為皇太子授菩薩戒
北魏孝文詔德法師一月三入殿說法帝數
幸王園寺與沙門談論佛法。幸白塔寺聽
登法師講成實論。詔四月八日迎洛京諸
寺佛像入閶闔宮受散花禮敬。宣武御式
乾殿講維摩經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
北齊文宣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惟非軍
國大事不得聞。武成詔藏法師赴太極殿
講法華經
隋文帝詔興法師太興殿授菩薩戒。晉王
迎顗禪師至揚州設千僧齋授菩薩戒
唐太宗詔常法師入內殿為皇后太子授菩
薩戒。奘法師譯瑜伽師地論敕寫新譯經
論頒賜九道總管。武后詔藏法師講新譯
華嚴經師指殿隅金師子為譬集其言為金
師子章。中宗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
召藏法師入殿授菩薩戒。召北宗秀禪師
居內道場禮為國師。玄宗召淨禪師至闕

問道。肅宗召不空三藏灌頂授戒　詔南
陽忠禪師問道。召鄴法師入禁中講經
代宗詔建盂蘭盆會設七廟神座迎行衢道
。詔徑山欽禪師入見賜號國一禪師　德
宗幸安國寺設盂蘭盆供。順宗詔尸利禪
師咨問禪理。憲宗問觀法師華嚴法界豁
然有得封大統清涼國師。召鵝湖義禪師
問佛性。召章敬暉禪師咨問禪法。召寬
禪師咨問禪要。穆宗遣兩街迎請汾陽業
禪師中夜說法端坐而逝。敬宗幸興福寺
觀叙法師講經
文宗詔圭峰密禪師問佛法。宣宗遣使以
師禮召鹽官安禪師力辭勅所居為齊豐寺
。召辯禪師入見問道。懿宗於禁中延名
僧設講座自唱經題手錄梵文。設萬僧齋
自升座為讚唄長眉僧求應供凌空而去
五代唐莊宗召三聖然禪師問法
大宋太祖詔沈義倫以金銀字寫金剛經召
蘊法師講演。詔超法師等入內誦金字大
藏經。上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謂趙普曰不
欲甲冑之士知之但言讀兵書。太宗召赤
腳道者入見問南方禪律如何化物云云。幸
開寶塔問僧何人曰塔主上曰朕塔因何爾
作主。上問僧何來答曰廬山臥雲庵上曰

臥雲深處不朝天。詔兩街僧錄省才進盂
蘭盆儀。真宗召浮石矩法師講四十二章
經。仁宗頂王冠觀音像以朝百官。勅韶
州迎六祖衣鉢入京供養。詔左街璉禪師
入對化成殿。召舜禪師入對便殿賜紫衣
銀鉢。乾元節勅福聖塔院建大齋施袈裟
神宗勅大內設千僧齋施金剛經袈裟。
詔淨慈本禪師住京師慧林入對延和殿。
徽宗嘉州奏古樹有定僧詔與至禁中曰我
遠法師弟慧持也上令圖形製讚。欽宗高
宗即位遣八發召金山勤禪師詣行在說法
。高宗幸上竺大士殿炷香賜萬歲香山為
大士供。孝宗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杲
禪師。召靈山琳法師入見問道。幸上竺問
訥法師哉且光明懺之旨賜錢建十六觀堂
內翰樓鑰作記。勅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
竺制度。佛生日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
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賜帛五十匹
歲以為常。召靈隱遠禪師入對選德殿。
召天竺靈隱徑山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
齋。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問大士靈
迹法華經旨。召廬山中仁禪師入對禁中
。幸上竺禮大士賜白雲堂印令三學諸宗
並諸白雲堂公舉用印。召靈隱光禪師入

對賜號佛鑑〇召靈隱光禪師入對進宗門
直指〇召雪竇印禪師入見奏對大說即日
住徑山〇上稱壽皇召訥法師入內殿注金
剛經

屢朝拜佛

漢武帝幸甘泉宮禮祭天金人(其人長丈餘故謂之金人)
明帝拜洛陽聖冢佛舍利塔〇吳王孫皓拜
沙門僧康會受戒〇梁武帝北面禮遺約法
師受戒〇陳武帝率群臣拜佛牙〇後主三
命智者請講仁王經〇北魏太祖所經郡國
見沙門皆致敬〇孝文迎洛京諸像入宮禮
敬〇北齊文宣命三藏譯經帝躬證梵文
隋文帝詔延法師升御座拜跪受戒〇唐高
宗迎鳳翔佛骨入內禮敬〇肅宗禁中立道
場禮敬講讚〇代宗鑄金像成率百僚致拜
〇德宗迎鳳翔佛骨入禁中禮敬〇憲宗迎
佛骨入禁中禮敬〇懿宗迎拜佛骨
大宋真宗上元幸寺觀百拜已上〇徽宗迎
佛牙入內敬禮製讚〇孝宗幸上竺大士殿
問訥法師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稱
尊拜則遞相恭敬上忻然致拜

天書御製

梁武帝製水陸儀文於金山修供〇亮法師
撰涅槃疏帝親製序〇帝親製涅槃大品淨
名三慧諸經義記〇唐太宗奘法師新譯經
論御製聖教序〇高宗御製慈恩寺碑〇武
后御製華嚴經序〇中宗淨三藏譯經御製
聖教序〇睿宗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御製聖
教序〇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〇代宗不空
三藏重譯仁王經御製序〇憲宗般若三藏
譯本生心地經御製序〇穆宗御製南山律
師讚(王令齊用此讚)
宋太宗天息災三藏譯經御製聖教序〇詔
以御製秘藏詮緣識論消搖詠命兩街箋注
入藏頒行〇真宗法賢三藏譯經御製聖教
序〇御製崇釋論〇登封泰山御製重修佛
像記〇詔趙安仁編修太平祥符法寶錄御
製序〇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入大藏〇御
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〇右街秘演請
以御製法音集箋注入藏〇仁宗御製三寶
讚賜宰輔譯經院〇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
經院〇御製景祐法寶錄序〇高宗幸太學
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弟子讚〇孝宗御書靈
感觀音之寺賜上竺山〇御書太白名山賜
天童朴禪師〇佛照光禪師住阿育王山賜
御書妙勝之殿爲舍利殿額〇御製原道論
〇御注圓覺經賜徑山印禪師

聖君護法

隋文帝勅有毀佛天尊像者大逆不道論〇
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所在官檢送寺莊嚴
(明帝周武毀法之後)
唐德宗京兆尹宇文炫乞以廢寺爲學舍材
勅不許〇勅寺觀殿宇不作容外客居住〇
宣宗裴休言寺觀多爲官僚寓客蹂踐詔令
後不得在寺居止
宋太祖詔寺院經周朝未毀者聽存已毀寺
佛像許移置存留〇詔諸郡銅像依舊存〇
詔如聞道場夜集士女無禁修持並加禁止
〇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向稱中竺佛
金剛座今蘇易簡作碑指佛爲夷遂別命爲
之〇詔嶺南僧置妻孥所在長吏深宜戒勵
〇真宗侍讀孫奭請省修寺度僧上曰釋道
二門有助世教安可卽廢〇詔京城僧酒肉
者去寺觀百步外酤市於僧者重論其罪〇
臣僚言愚民侫佛蠹害國政上曰佛教使人
遷善安可禁止〇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
民袒露坐臥〇詔新譯頻那夜迦經輦血爲
祀不許入藏〇祥符勅品官毀辱僧尼口稱
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流千里〇徽宗宣和
勅吳國公主敬重空門品官庶民有毀辱僧
尼者照祥符三年指揮〇孝宗御國公主出
家勅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者照祥符宣和

勅旨僧尼犯官司不得理行須奏聞取旨

試經度僧

唐中宗景龍初詔天下試經度僧山陰靈隱僧童大義誦法華試中第一　肅宗勅白衣誦經五百紙賜明經出身爲僧時僧標試中第一○代宗勅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度○敬宗勅僧背經百五十紙尼百紙許剃度　宣宗勅每歲度僧依戒定慧三學擢有道性通法門者

梁末帝勅天下僧尼入京城比試經業

唐末帝誕節度僧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議論爲四科

周世宗勅男子十五誦經百紙女子七十紙郡考試聞祠部給牒

宋太祖詔沙門殿試經律論義十條全中者賜紫服○太宗雍熙詔天下係帳童行並與剃度今後讀經及三百紙方許係帳　至道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爲合格　眞宗詔釋道歲度十人特放一人不試經業○詔天下童行試經業剃度○仁宗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參政宋綬夏竦監試○孝宗上竺訥僧錄乞行試經度僧特恩度僧

漢明帝五岳道士角法不勝司空劉峻士庶張子尚後宮陰夫人道士呂惠通等並求出家

隋文帝勅士庶出家是歲度僧五十萬○煬帝詔七日行道總度千僧

唐太宗正觀元年度天下僧尼三千人○九年詔度僧尼三千人務取德業精明者○二十二年奘法師請弘法須人度僧爲要乃詔每寺度五人凡一萬七千人○玄宗不空三藏建灌頂壇度人千萬數○勅每郡度異行童子三人○睿宗普度僧道三萬人○文宗勅僧尼非正度許具名申省給牒時入申七十萬人

後唐明宗聞王度僧二萬人

宋太祖長春節度童行八千人○太宗普度童子十七萬人○眞宗登封泰山詔天下寺觀各度一人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以吳國大長公主出家詔童子十人度一人○詔僧道係帳童行普與剃度是歲度僧尼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七十人道士女冠七千一百七十人○仁宗判都省馬亮請無得收度與刑文身者○神宗勑錢塘天竺觀音院歲度一人以奉香火

進納度僧

唐肅宗至德初宰相裴冕請鬻度牒謂之香水錢○聽白衣誦經賜出身或納錢百緡請牒剃度

宋神宗司諫錢公輔言鬻牒以救饑河決乞濟度牒○高宗勅賣四字師號　自治平末始賣度牒舊以黃紙僞爲者多至是戶部朱異奏令僧道用勅綾牒○唐叔義上表乞住賣度牒○勅僧道始令納免丁錢謂之淸閑錢

士夫出家

漢明帝司空劉峻陰夫人等皆出家

梁武帝通事舍人劉勰表求出家賜名慧地○敬帝補闕宗殆棄官出家號無名有息心銘行於世

北魏孝文京兆王太子興表求出家賜名僧懿○太后馮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宣武太后高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度支尚書裴植母夏侯氏年七十出家爲尼入嵩高山○孝莊太后胡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

唐太祖釋智岩初爲中郎將棄官爲僧異僧謂之曰卿八十世出家矣○高宗武后生皇子賜名佛光王踰月詔於奘法師寺出家落髮○武后初爲宮人出家業感寺爲尼高宗見之納後宮○代宗宰相杜鴻漸臨終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鬚髮別衆而逝依沙門法焚

號〇穆宗幽州節度劉總剃髮為僧封大覺師賜臘五十〇宣宗初封光王武宗忌之遁去作沙彌至鹽官為書記武宗崩百官迎王即位

梁太祖吳越王幼子令因為僧倣同三十臘

唐莊宗騎將史銀鎗悟禪道出家名契澄

宋與宗吳國長公主出家法名清裕〇宰相王旦臨遺令請大德施戒剃髮著三衣火葬假使與其子議但以三衣置棺中〇高宗給事中知濾州馮檝別僚佐著僧衣升座說偈而化

沙門封爵　卍

梁武帝勅沙門惠超為壽先殿學士

北魏明元封沙門法果為宜城子加封安城公謚靈公

唐太宗勅沙門智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〇高宗時勅惠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法師華嚴法師天宮二〇武后封法朗九人為縣公賜袈裟銀龜袋〇中宗封萬回法雲公〇勅慧範封正議大夫上庸郡公惠珍九人並朝散大夫封縣公　勅惠苑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朝散大夫封縣公廣清殿中監充功德使〇府宗萬回卒贈司徒虢國公〇法藏法師卒贈鴻臚卿〇玄宗善提流志卒贈鴻臚卿〇諡宗沙門通平為金吾大將軍破安祿山反賊〇代宗沙門不空封特進鴻臚卿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卒贈司空〇德宗沙門圓照充內供奉鴻臚卿〇僖宗沙門妙行誦經見佛大士爵號常精進菩薩爵開國公

宋太宗譯經三藏天息災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試鴻臚卿月給酥酪錢〇仁宗譯經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法護卒〇欽宗東京留守宗澤承制命沙門法道補宣教郎參謀軍事

師號僧職

晉安帝秦主以僧䂮為國僧正法欽為僧錄

宋文帝勅尼寶賢為京邑尼僧正〇孝武敕道猷為新安寺法主〇敕道溫為都邑僧正〇順帝勅法持為天下僧正

齊高帝詔法穎為京邑僧主〇武帝敕玄暢法獻為僧主分任江南北事

梁武帝詔雲光法師為大僧正

陳文帝勅寶瓊為京邑大僧統〇宣帝敕曇瑗為國僧正〇後主勅惠暅為京邑大僧正

北魏文成勅師賢為沙門統〇勅曇曜為昭玄沙門都統

北齊文宣詔高僧法常為國師〇敕曇延法師為昭玄上統〇置昭玄十統以沙門法上為大統尊為國師

隋文帝勅僧猛為隋國大統〇詔曇遷為昭玄大沙門統

唐太宗詔杜順和尚入見錫號帝心〇武后敕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為國師〇玄宗沙門一行號稱天師〇敕辯才為朔方管內教授〇肅宗召南陽惠忠禪師入見號稱國師〇代宗詔南岳法照為國師〇德宗賜澄觀清涼法師教授和上〇憲宗賜沙門知玄悟達國師〇朴澄觀大統清涼國師〇敕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靈邃錄右街僧事〇穆宗敕沙門惟英充兩街僧統〇文宗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師大達法師端甫右脇而滅〇敕沙門雲端充左右街僧錄〇宣宗敕靈晏充左右街僧錄〇敕知玄法師充三教首座〇敕三教首座辯章充左街僧錄僧澈充右街僧錄〇懿宗延慶節敕左街僧錄惠照大師清蘭右街僧錄明徹大師彥楚講論佛法〇敕沙門覺暉充左右街副僧錄〇

漢吳越王錢俶奉沙門德韶為國師

宋太宗吳越國僧統贊寧入見賜號通惠大師〇真宗史館編修贊寧兼右街僧錄〇賜

四明延慶知禮法智大師。賜天台東山忩如神照大師○仁宗賜三藏法護普明慈覺傳梵大師○神宗天竺海月大師惠辯補都師○高宗賜法道寶覺圓通法濟大師○賜徑山宗杲大慧禪師○孝宗賜靈山子琳慈受大師○賜上竺若訥右街僧錄○賜上竺若訥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賜靈隱惠遠佛海禪師○賜靈隱德光佛照禪師

不拜君父

晉成帝相國庾冰議令沙門盡敬三者何充抗論不行○安帝桓玄議令沙門盡敬三者廬山遠法師抗辯不行

宋孝武制沙門盡敬君上前廢帝制停致敬

隋煬帝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抗詔讚僧無敬俗之典遂寢

唐太宗詔僧道致敬父母逾年停致敬○高宗勅僧道無得受父母尊長拜○玄宗勅僧道致敬父母逾月罷致敬

不稱臣僧

齊武帝沙門僧鍾見上稱貧道上以問王儉對曰晉宋以來多稱貧道而使預坐

唐肅宗勅僧尼朝會表奏毋得稱臣

臣天子下不事諸侯王 備仲見光武帝不臣

崇禮高行

宋明帝詔猛法師月給錢三萬車輿吏力僧瑾賜法杖一部

梁武帝惠約法師每入朝必設特榻帝座居其側○敕法雲法師為大僧正官給吏力

陳宣帝詔劉始豐縣調以奉顗禪師

隋文帝靈藏律師居大興善寺敕左右僕射兩旦參問起居○曇延法師升御座南面授法

唐太宗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就賜珍繒以旌其道○代宗詔徑山欽禪師入見賜號國一教杭州長吏月至候問

宋太宗吳越僧統贊寧入見一日七宣賜號通慧

沙門著書

梁武帝沙門慧皎撰高僧傳十四卷起漢永平盡梁天監開德業為十科

隋文帝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

唐高宗沙門道宣撰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盡唐正觀○沙門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卷總括大藏分門類事○德宗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于御書院

梁末帝沙門明歸序進經論會要詔入大藏賜演教大師

晉天福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卷

周世宗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勅付史館賜紫衣繼號

宋太祖吳越壽禪師著宗鏡錄一百卷○沙門文勝奉敕脩大藏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太宗翰林李昉等進太平廣記其間錄佛法者三十卷○通慧大師贊寧進續高僧傳三十卷起唐正觀勅入大藏又撰鷲嶺聖賢錄五十卷僧史略三卷○真宗沙門道原進景德傳燈錄三十卷○譯經潤文官趙安仁脩藏經錄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沙門道誠著釋氏要覽三卷○益州進沙門仁贊釋氏會要四十卷○仁宗三藏惟淨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三藏惟淨進新譯大藏目錄二帙賜名天聖釋教錄賜光梵大師紫衣○參政王隨進刪脩景德傳燈錄十五卷○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錄為三十卷賜名天聖廣燈錄○沙門契嵩進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教入大藏賜明教大師紫衣繼號○徽宗沙門惟白進續燈錄勅入大藏賜佛國禪師金襴衣○尚書王古閱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石門惠洪撰禪林僧寶傳三十卷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二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磐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二

宿命前身　放生禁殺　祈禱災異

國朝典故　諸國朝貢

宿命前身

晉武帝羊祜前身造武當山寺今供給倫重云云

梁武帝岳陽王蕭詧鎮越知前身是許詢與曇彥造塔云云

北齊文宣使人乘馳出城奄然如夢至山勝寺取經函群沙弥曰高洋馳來引見老僧問曰高洋作天子何如云云

唐太宗威禪師前身是陳徐陵聽智者講經立五願後生縉雲朱氏投章安為師○栽松道者託生周氏女過四祖出家是為五祖忍○玄宗房琯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入廢寺使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悅然悟前身四九為永○沙門法秀有異僧十五引入終南山見朱門榜曰回向老宿指宮房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曰向吾此好聲樂謫為人間主

○德宗西川節度韋皐初生有梵僧曰此諸葛武侯後身

○憲宗齊君佐梵僧與一束食之即悟前身是講經僧乃投靈隱出家名鑑空

○僖宗知玄國師見一珠入左股痛甚上有晁錯二字玄知宿業即右臚而逝世称玄是袁盎後身云云

宋仁宗參政張方平出知滁州至僧舍見楞伽經手迹宛然知前身為書經僧○宰相曾公亮前身是禪門青草堂○潁州官妓口作蓮華香蜀僧曰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

○哲宗蘇軾前身五祖戒禪師

放生禁殺

隋文帝詔天下正五九月及六齋日不得殺生命○智者禪師至岳州講金光明經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捨漁捕

梁武帝勅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宗廟用蔬果

北魏獻文敕祭天地宗社勿用牲犧活七萬五千性命

北齊文宣受戒不食肉禁境內屠殺

唐高祖詔正五九及月十齋日不得行刑屠釣○武后敕斷天下屠釣○肅宗詔天下立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撰碑

宋太祖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採捕彈射著于令○真宗詔天下州郡放生池悉與興復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五里並禁漁捕○諸暨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捕江湖間魚及奉詔還闕夢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輩不免烹矣云云○天竺慈雲法師奏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為主上祝壽

仁宗四明四九延慶法智法師每歲佛生日放魚鳥祝聖壽郡以上聞敕樞密劉筠撰碑立于十六寺門

祈禱災異

晉簡文有烏巢太極殿召尼道容授八關齋戒烏遷巢而去○妖星為變召沙門法曠行懺星為之沒○孝武西天涉公至長安常呪龍致雨秦主尊事之

齊武帝不豫召諸沙門祈佛感天香滿殿聖僧振錫

北魏節閔國子博士盧景祐通佛法從兄作亂累及景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隋文帝亢旱並延法師升御座帝及群臣受八關齋戒俄而雨注

唐太宗詔京城諸郡僧道轉經行道七日夜祈保秋成每歲正七月為式○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經為國祈福

詔淨禪師至京祈雨感白虹晝見大雨逼濟

〇中宗詔菩提流志結壇祈雨三日大澍
玄宗虜居入寇安西詔不空誦仁王呪感北
天王子神兵現五國奔潰〇代宗吐蕃逼京
師內出仁王經詔不空置百高座講經寇平
〇敕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為國長誦佛
頂咒　彗星見于東方詔不空行法星為殞
唐九　十七
春夏不雨建壇祈禱大雨沾足〇當陽節度
張昭請沙門自覺曰聞龍神依師聽經忘其
行雨願起大悲師焚香遙祝雲起大雨
宋太祖幸相國寺祈雨設千僧齋〇上幸相
國寺祈雨進蔬食雨大濟〇將郊天雨不止
遣使禱無畏真身塔及期雨霽〇真宗亢旱
梵僧於金明池立壇呪龍須臾雨至〇神宗
夏旱上於禁中齋禱夢神僧空中吐霧覺而
大雨敕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
漢〇哲宗昇法師居興福鎮清獻公師越亢
旱大疫迎大士懇禱一夕雨注疫病亦息因
奏所居曰圓通〇高宗孟后去國南向奉摩
利支天像以護身〇李珏避虜遇乘車人教
持摩利支天尊獲免兵厄〇金虜入寇上
親詣上竺大士殿恭禱為戰沒者修水陸供
有夢戰死者相慶得生善趣〇大旱詔道法
師祈雨師咒四鮮鄉投諸江雨大洽〇淫雨
不止遣內侍禱上竺大士施玉琵七寶冠

國朝典故　聖節　內道場　功德院　國忌
北魏太武誕生之節始詔天下佛寺建祝壽
道場
唐玄宗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
敕僧道過千秋節開元寺行道散齋〇德宗
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〇文宗詔聖
節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齋〇昭宗聖節敕兩
街僧道入內殿談論〇景宗聖節敕寺觀設
齋禁屠釣
梁太祖大明節敕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唐莊宗聖節勅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談論
周太祖聖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宋太祖長春節宰相范質製祝壽齋疏云云
長春節詔沙門殿試經律論義十條〇欽宗
詔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
一依祖宗舊法
晉孝武內殿奉佛召沙門居中行道
唐七
唐代宗敕百沙門於禁中念誦謂之內道場
十八
〇敕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
宋太宗賛寧僧統入見滋福殿其慶安佛像
經藏立剎贊鐘即內道場〇詔兩街供奉僧
於內殿建道場為民祈福〇孝宗建內觀堂
詔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修金光明懺歲
以為常

唐睿宗敕貴妃公主始建功德院〇代宗詔
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
宋徽宗敕照祖宗舊法應勳臣戚里功德墳
寺自造屋置田止賜額蠲免科敷聽本家請
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〇高宗司諫陳公
輔上疏應臣僚前曾陳乞有額寺院充墳寺
功德者乞照祖宗成法並與改正〇理宗臣
僚言乞將軍執指占有額寺院並與追正
宋孝武敕文帝忌日於中興寺建八關齋從
臣袁敬孫更進魚肉帝怒免官
唐太宗敕先朝忌辰於章敬寺行香設齋
中宗詔七朝忌辰於內殿設齋行香〇玄宗
敕僧道過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〇宣宗
敕列聖忌辰並詣僧寺行香如曰與誦沙彌戒
復之〇敕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携酒肉入寺
晉天福敕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
宋太宗詔國忌宰相已下詣寺觀行香禁屠
酒
唐九　十九
諸國朝貢
晉武帝扶南國遣使進金佛象牙塔〇安帝
師子國進玉佛像高四尺二寸
宋文帝迦毗羅國師子國訶羅陀國訶羅單
國闍婆國五國咸遣使入貢
齊東昏侯扶南國僧惠深來京師

梁武帝于陁利國入貢云東土有聖王出扶南國沙門進珊瑚佛像。盤盤國遣使進佛牙。丹丹國遣使進佛像。扶南國遣使朝貢請佛像經論。百濟國遣使朝貢請經論。于闐國遣使貢玉佛像

唐太宗高麗三國沙門僧頴入中國學佛法

○德宗吐蕃遣使乞賜沙門善講佛理者上令良琇往赴

宋太祖高麗沙門諦觀持天台論疏至中國詔螺溪法師。高麗國君遣三十六僧來中國學永明壽禪師至今法眼一宗盛行海外

○西天沙門可智等來朝。西天沙門蘇葛陁來貢佛舍利文殊華。西天沙門弥羅來貢梵經。于闐國沙門善名七人來。高呂國遣僧法淵貢辟支佛牙。太宗西天沙門吉祥來進梵經。沙門繼從自西天還貢梵經舍利塔。中天竺沙門鉢納摩來貢舍利塔。天竺沙門護羅來貢梵經。沙門光遠遊西天還進西竺王子表貢釋迦舍利。沙門法遇自西天還貢佛頂舍利梵經。沙門重達自西天還進佛舍利梵經。中天竺沙門補陁來進舍利梵經。占城國沙門淨戒詣闕貢金銅鈴杵。高麗國王遣使乞賜大藏經御製佛乘文集詔給。日本國沙門奝然來朝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隋開皇中遣使入中國求法華經唐永徽四年遣僧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illegible]奝然歸國乞賜藏經詔給。日本國法濟大師奝然遣弟子嘉因祈乾來朝。真宗祥符九年北天竺沙門天覺南天竺沙門妙德西天竺沙門等各進舍利梵經[49]中天竺沙門童壽[20]來進梵經東天竺沙門普積來進梵經一歲之中五竺咸貢。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經。中天竺沙門你尾抳來進舍利梵經。西天竺沙門佛護來進梵經西天三藏法護來進舍利梵經。北天沙門戒賢來進梵經。迦濕弥羅國沙門目羅失稽來進梵經。西天沙門達磨波來進梵經。中天竺沙門覺稱法戒來進舍利梵經金剛座真容。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西天沙門知賢來進舍利梵經。東女真國入貢乞賜藏經。西天沙門愛賢進舍利梵經。西夏國乞賜藏經。西天沙門智吉祥來進梵經。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藏經。神宗日本國沙門誠尋來朝。哲宗高麗王子僧統義天來朝蘇軾館伴敕楊傑送往錢唐受法於源法師傳天台教於天竺諫法師傳律於靈芝照律師

○孝宗日本國遣使致書四明郡庭捿心維那對使宣讀斥其文義繆者凡七處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二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磐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三

北天佛牙　鄮山舍利　鳳翔佛骨
陳留佛指　瑞像應世　聖賢出化
立壇受戒　設像置經　建寺造塔
西天求法　東土譯經　經目僧數
天台傳教　禪苑傳燈　律宗善範
神尼異行　名山勝迹　聖教感通
持誦功深　西遊樂國

北天佛牙

唐高宗宣律師在西明寺行道北天王太子以佛牙上於師。代宗敕問文綱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宜詣右門進上副朕瞻禮

宋太宗建啓聖禪寺奉優填聖瑞像釋迦佛牙大祖親緘銀塔中初太祖疑佛牙非真取自洛以火煅之色不變遂製發願文太宗復驗以火親製偈讚真宗迎供瞻禮神光洞發遂製讚仁宗以三朝敬事迎置禁中於穴中得一舍利因為製讚慶歷三年久旱迎佛牙入內祈禱須臾雨大注復製發願文。英宗敕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學士王珪撰文。徽宗敕迎三朝御讚佛牙入內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雨因為製讚

鄮山舍利

周厲王佛滅後百年中天竺阿育王取釋迦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勅鬼神於閻浮提城邑滿一億家為立一塔

漢明帝問摩騰曰白馬寺東有阜隆民呼聖冢騰曰昔阿育王藏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帝俱往禮拜詔造塔其上九層二百尺

晉武帝劉薩訶入地獄見觀音大士謂曰可往洛陽(聖果舍利)臨淄建鄮(縣長)鄮陰嶺(育王舍利)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頂禮懺罪既蘇出家名惠達至鄮縣烏石山聞鍾聲斷土求之得舍利寶塔飛至一山乃即其地建剎奉塔(育王山舍利殿即其家也)。安帝敕鄮山造塔亭禪室度二七僧住持守護

宋文帝遣僧道祐廣興創建鑿基得大石函顯擊鐘金合銀罌安三法身舍利

梁武帝敕造木浮圖堂殿房廊賜額阿育王寺。岳陽王蕭詧修木浮圖為五層鑄金銅像五百軀

陳宣帝進敬寶塔度二七僧

唐中宗敬仰寶塔敕送供施麥沙門揀嗾如法香火。國清智晞至寺禮八萬四千拜忽感紫文印右臂終身不沒。肅宗內供奉子璘母亡岳神令往鄮山禮塔可免母罪璘至寺禮至四萬拜母現身塔前曰吾承汝力已生忉利。宣宗四明道俗八千人於育王寺供舍利塔天花紛墜放五色光。懿宗觀察使楊嚴奏舍利寶塔靈異敕度三七僧嚴奉香火

梁末帝吳越王錢鏐遣弟鏵往迎育王山舍利塔夜放光明浙江如晝

周世宗勅翰林承旨陶穀入寺禮敬見舍利紅色

宋太宗吳越王入朝僧統贊寧奉釋迦舍利塔入見滋福殿。高宗親洒宸翰賜佛頂光明之塔。孝宗遣內侍李裕文至育王山迎佛舍利塔詣行在所奉安觀堂焚香瞻禮見塔上有月輪相及水晶珠皇太子請至東宮瞻禮見相輪纍纍然如水晶珠上書妙勝之殿以安塔所。皇子魏王來鎮四明往寺瞻禮寶塔見紫光青赤交眩因造金塔奉安舍利塔於中作贊四章刻于塔之四旁。寺東一里有聖井靈鰻欲出則有二紅蟹若前驅者錢武肅王迎塔至錢唐夢一菩薩首戴結縵華冠兩掖挾蟹云是育王聖井靈鰻來護塔耳(已上出見宋僧傳所作金利塔傳大鏤傳)

鳳翔佛骨
唐高宗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塔釋迦
佛指骨至洛陽大內供養皇后以金函九重
命宣律師送還岐山○肅宗詔迎法門寺佛
骨至禁中禮敬傳至諸寺瞻禮○德宗詔迎
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禮敬歷送京城十寺世
傳三十年當一開則歲豐人安韓愈上表諫
貶潮州○文宗岐山法門寺佛骨塔慶雲見
○懿宗詔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公私
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郊上降樓迎拜
陳留佛指
宋仁宗敕迎陳留佛指入內試以烈火擊以
金鎚了無所損俄而舍利派出乃製發願文
送還本寺初是有梵僧來陳留開教寺施天
竺佛指燭光晏殺○徽宗方士盛言陳留佛
指乃海狗骨詔取驗之火焚鐵搥十餘日色
不変乃加禮送還
瑞像應世
晉愍帝吳朱膺於松江得二石像銘曰維衛
佛迦葉佛迎至通玄後漁者得二石鉢見佛
像在鉢際送寺中○明帝海上網得文殊
金像陶侃迎至江州溺水中後遠法師起東
林神運閣至江禱之得其像○成帝高悝望
江浦五色光得金像置長干寺後網得銅趺
梵書云阿育王第四女造○孝武沙門曇
翼見江陵城北五色光得一銅像題云阿育
王造
宋高祖司徒王謐見東掖門地有光得金佛
高七尺二寸○文帝都人孫彥曾妻王惠称
見江滄有光得金佛一軀○孝武廬陵太守
周譓造金像高九尺三寸言僧法均至三曲
江見光浮水西因獲此像
梁武帝夢釋迦禮像入國乃遣郝騫等西行
求像至舍衛國天監十年負像東還帝率百
僚迎入太極殿○西天沙門自畫形于異中
靈岩寺像夜起行道梵僧云是智積菩薩
唐宣宗會昌毀寺二僧負東林文殊像藏錦
繡谷峯頂寺後訪像不獲忽圓光涌於空表
自是峯頂天池常見聖灯百千文殊出沒
宋太宗陸澤人王緒見白兔逐之入穴見石
佛五十身敕就邑寺奉之○通利軍建城掘
地得大石佛十身詔建淳化寺奉其像○真
宗詔送金欄加沙往羅浮中閣寺奉釋迦瑞
像此像來自西天○神宗詔迎衛州玉塔入
京師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哲宗袁州仰
山舍利石塔自然出現○袁州木平山舍利
石塔出現夏旱太守王古禱于木平塔白衣
大士出現後往仰山塔泗州大士維摩居士
出現○袁州東山羅漢像出現○徽宗金州
奏獲石羅漢大放光明
聖賢出化
室利房泰始皇時自西域齎佛經來化帝以
異俗囚之云○摩騰竺法蘭漢明帝時以白
馬馱經自天竺來白馬寺之始○宋真宗賸
摩騰真身製讚○康僧會魏齊王時自西域
至吳建寺之始云○唐高宗時云○祇域晉武
帝自西域至洛陽○佛圖澄晉懷帝時自西
竺至洛陽石勒奉之○单道開晉穆帝時
杯渡宋文帝時○誌公觀音化身始宋明帝
十一年終梁武天監十三年○達磨觀音化
身梁武大通元年自南天竺來○北魏文帝
大統元年自梁入魏○傅大士弥勒化身出
婺州烏傷縣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云大同元
年云○陳文帝天嘉二年云○宣帝大建年
間云○陸法和梁武太清云○北齊天保云
○稠禪師北齊天保云○法喜隋煬帝云
豐干弥陀化現寒山文殊化現拾得普賢化
現唐太宗正觀七年云○杜順文殊化現唐
正觀年云○寶掌高宗顯慶○萬回觀音化
身高宗咸亨○中宗神龍○睿宗景雲○泗
州觀音化身中宗神龍○代宗大歷○僖宗
四年○宋太宗僧伽塔放光○真宗謚普照

明覺大師。徽宗京師大水僧伽立空中李
侍慈岸木又一白衣跪于前既而水退。一
行玄宗開元三年九年。方山李長者玄宗
開元七年。宋哲宗張商英至方山昭化院
得華嚴決疑論。無畏玄宗開元四年。宋
眞宗賸無畏塔製讚。金剛智玄宗開元七
年。不空玄宗開元八年。弃老師玄宗開
元八年。馬郎婦憲宗元和普賢化身。隋
洪大聖文宗太和。宋仁宗祈雨加封。草
衣德宗建中。嬾殘德宗貞元。傳大士宣
宗曾志頤開塔。晉少帝吳越王開塔。湘
山無量壽懿宗八年湘山全眞禪師阿彌陀
佛化身。龜洋二眞身僖宗三年泉州無了
禪師及弟子惠忠二塔。賜子昭宗天復。
岳林布袋彌勒化現五代梁。道賢五代唐
。扣冰古佛五代唐。麻衣周太祖廣順。
宋太祖建隆。婁道者宋太宗淳化蹈寶華
佛化身。眞宗召見。四世界婁道者云是
日光菩薩化身言法華宋太宗。仁宗默祝
請齋。峨眉茂貞眞宗召見。南安岩主眞
宗時定光佛化身。龜山智悟眞宗時祈雨
斷臂云是五百羅漢中一。戒香疵女仁宗
時四明戒香維衛古佛。李士寧仁宗時於
洛陽謂衛開曰戒香疵女是維衛佛。蔡君

謨病目夢龍樹。潘盎神宗時言法華云是
日光佛。趙棠神宗時從潘盎遊。佛陀波
利哲宗時穎州太守蘇軾乞賜塔院額曰光
梵

立壇受戒

漢明帝司空劉峻等並求出家[illegible]
魏齊王西天曇摩迦羅至洛陽譯僧祇律立
大僧羯磨受戒。高貴鄉公曇摩迦羅乞行
受戒法沙門朱士行為受戒之始[illegible]
晉康帝尼淨檢於本法得戒[illegible]
宋文帝僧伽跋摩至建康為沙門惠照等於
舡中再受具戒(此戒開重)。求那跋摩於南林
寺立戒壇為僧尼受戒尼惠溪等於戒壇依
二衆重受具戒[illegible]
寧僧統僧史略云漢度阿潘受三歸也晉
度淨檢從一衆也二衆得戒慧果始也
梁武帝從約法師受具足戒太子公卿道俗
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illegible]沙門著艾
亦重受戒法(此受具之戒)
唐高宗宣律師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為乞沱
沙門再受具戒撰壇經。代宗敕大興善寺
建方等戒壇[illegible]穆宗中尚令王智興於泗州
建方等戒壇請過聖誕度僧。敬宗敕兩街
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宣
宗以會昌沙汰敕上都荊揚汴益立方等戒
壇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懿宗敕兩街
四寺各建戒壇度僧
宋太祖以僧尼無間敕尼寺置壇受戒尼大
德主之。眞宗昇州崇勝寺賜名甘露戒壇
。詔京師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
戒壇元七十二所京師別立大乘戒壇

設像置經

周穆王子於泓水石窟造迦葉佛像
秦繆公造佛銅像
漢桓帝鑄黃金浮圖老子像
晉武帝侍中荀勗於洛陽造金像十二。孝
武安法師於檀溪寺造銅像能自起行放光
燭天。處士戴逵自造無量壽佛像置靈寶
寺郗超操香作禮勃然炯上。安帝江夷託
戴顒造觀音夜夢人令改造彌勒腡手成妙
。恭帝詔瓦官寺鑄丈六金像放光滿寺
宋文帝徐州造丈六金佛有冠難則像身流
汗。孝武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像
梁武帝章同泰寺鑄十方佛金銅像
北魏獻文敕為太祖下五帝鑄丈六釋迦佛
五軀。孝明為太后胡氏建永寧寺丈六金
像浮圖九層高九十丈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孝莊孟仲暉造夾紵佛每夜遶座行道。

孝武於平等寺建浮圖設萬僧齋石佛偷首
終日
唐高祖為太祖下造等身佛三身○太宗恭
爲世南敕造佛像一軀以資冥福○高宗敕
洛陽龍門山鐫石龕盧舍那佛高八十五尺
沙門智運於龍門山鑿石佛一萬五千身
武后敕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像于白司馬
坂○玄宗敕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
佛像○沙門海通於嘉州大江鑿石為彌勒
佛高三百六十尺覆閣九層
晉天福天竺沙門道㛰獲奇木造觀音像持
古佛舍利置像相中白光煥發○宣徽將朱
崇掘地得大石佛舍家為寺○開運初敕為
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
漢高祖上柱國郭令威立石碑金剛經于壽
普
宋太祖敕益州雕大藏經板○敕往峨眉山
粧飾佛像○真宗封泰山詔修衆像三十二
身御製修像記○敕沙門栖演脩龍門山石
龕佛一萬七千身○哲宗敕往東林妝神運
五殿佛像○蘇軾繪水陸像作贊十六篇○
蘇軾得張氏畫十八羅漢為贊以投弟轍○
高宗紹興中 馮檝造大藏經四十八所
建寺造塔

周穆王子於皷山建竹林寺
漢明帝始造白馬寺雒陽京城內外十寺白
馬寺東造佛舍利塔
魏吳王孫權武昌造昌樂寺潘夫人造惠寶
寺尚書令闞澤舍宅為德潤寺今普寧寺是
晉惠帝會稽諸葛氏造靈寶寺○成帝尚書
令李邈以句容宅靈耀寺王羲之廬山寺為
歸宗寺○許詢建塔四層之相輪一朝風雨
輪盤自備○康帝中書令何充舍宅為建福
寺○哀帝詔建元官寺○廢帝詔為支遁法
師建沃州寺○簡文帝詔為尼道容建新林
寺敕長干寺造三級塔○孝武帝潯陽刺史
陶範舍所居為永法師建西林寺九江刺史
桓伊為遠法師建東林寺○荊州牧桓沖為
曇翼法師建東西二寺常及萬僧
宋高祖范泰建祇洹寺謝靈運建招提寺○
文帝為高祖建報恩寺○敕沙門道祐往鄮
縣建浮圖三級○沙門曇摩密多於鄮縣建
阿育王塔
齊高帝沙門玄暢建齊隆寺感青衣神人適
山守護○武帝居士明僧紹以攝山宅為棲
霞寺
梁武帝以宅七夜放光敕建光宅寺○詔修
長干塔得琉璃瓶盛舍利爪髮○同泰寺浮

圖災更建十二層浮圖○華陽真人陶弘景
於三茅山建浮圖白塔○岳陽王蕭詧鎮越
州重修執木二塔知前身是許詢
北魏文成大復佛法詔郡縣各建浮圖一區
○敕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孝
文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曰居草堂
建三級浮圖○宣武洛陽陡輝闓地下鍾聲
得金佛一菩薩二遂舍宅為寺
北周常念寺藏舍利光明自瓶出建浮圖奉
安之
隋文帝詔相州戰地為軍士死事者建寺薦
福○辛孝之立十五層浮圖張元神遊天上
見一堂天人曰辛刺史當居此○詔天下名
藩建靈塔奉藏舍利凡百十一塔靈瑞之迹
備在僧傳○唐公李淵舍宅為清禪寺○詔
建禪定寺召曇遷法師集名德百二十人居
之○智者禪師至玉泉感關土役神兵造寺
○真觀禪師於虎林山建天竺寺○煬帝智
者遺言於天台山造國清寺
唐高祖為沙門景暉立勝業寺為沙門曇獻
立慈悲寺為并州起義立義興寺○太宗詔
以皇家舊宅為興聖寺○詔於建義以來交
兵之處各建寺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李百藥撰碑卅六年○詔以慶善宮為穆太

后建慈德寺爲皇太子承乾建普光寺。詔以洛陽曰宅爲天宮寺。詔爲穆太后建弘福寺。皇太子爲文德皇后建慈恩寺。高宗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睿宗詔以沙門惠雲所造汴州建國寺爲大相國寺(帝從相王即位故以爲名)。玄宗敕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弥勒殿。敕天下諸郡建開元寺龍興寺。肅宗上皇幸成都沙門英幹施粥救貧餒願國運再清。敕建大聖慈寺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尚書右丞王維與弟縉奉佛母喪以輞川第爲寺。代宗夢遊山寺翌日瑯邪山建刹進畫賜名寶應寺。帝夢牛首山辟支佛來見敕山中建七級浮啚。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爲佛經坊賜名寶應。宣宗敕天下諸寺脩治諸祖師塔。昭宗敕羅什譯經處重建草堂寺

晉曹山有梵僧群集山頂飛行而去敕建荷玉禪寺

宋太祖吳越王倂造金銅八萬四千塔布散國內。太宗周廢龍興寺爲官倉寺僧擊鼓求復。敕復爲寺。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乾明。敕往五臺造金銅文殊萬菩薩像。詔建開聖禪寺奉天竺栴檀瑞像釋迦佛牙誌公真身。敕往天台山重建壽昌寺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開寶寺建塔十一層三十六丈上手藏舍利塔放光照天地。真宗詔賜金脩峨眉普賢寺。沙門緘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揚州。敕江寧府長干寺塔賜名聖感。詔并州建資聖院爲將士戰亡追福。仁宗勅京師建慈化寺爲先帝薦福。勅再建靈感塔。內侍李允寧奏以第宅創十方淨因寺詔璉禪師居之英宗敕天下私造寺院並賜壽聖之額。神宗勅開寶寺靈感塔御篆鴻福園成之塔哲宗四明延慶沙門介然創十六觀堂陳瓘爲記。徽宗雲居祐禪師作三塔白雲端禪師建祖堂洪覺範論之曰雲居白雲識度高遠斯可爲天下法。高宗敕天下州郡立報恩寺爲徽宗追嚴。敕西湖北山建天申萬壽圓覺寺。孝宗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敕賜錢於上竺建十六觀堂內輪樸鈴記。勅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

西天求法

魏高貴鄉公沙門朱士行西遊于闐得放光般若

晉安帝沙門法顯自西域往五天竺得經像泛南海而還

宋高祖曇無竭往西竺二十年還揚都譯經。後廢帝沙門法獻西遊于闐得揵婆品

梁沙門智宣往西竺得梵經還

陳宣帝沙門智圓往西竺隋文帝時得梵經還

北魏孝明遣使者宋雲沙門法力往西天得梵經百七十部還

北齊後主沙門寶暹等往西天得梵本還

隋文帝陳朝沙門智周等西竺求經還

唐太宗勅李義表王元策使西竺登耆山刻碑紀唐威德。玄奘三藏自西天求經還召見詔撰西域記。武后初義淨三藏自南海附舶往西竺求法至是將梵本寄佛逝國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玄宗沙門惠日往西天還召見說法賜號慈愍三藏法師

梁太祖沙門智宣往西竺求經還進佛骨梵經

宋太祖沙門道圓遊五天竺還進舍利梵經。沙門行勤等應詔往西竺求法所經諸國並賜詔書令逹人前導。沙門建盛自西竺還進貝葉梵經。真宗開封府陳恕言沙門往西天取經者宜察人材。仁宗沙門懷問乞往西竺爲今上建塔于佛金剛座側。沙門懷問得濟永定等自中天竺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西天碑十九本

東土譯經

漢明帝摩騰竺法蘭至始譯四十二章經法蘭又譯佛本行經五部○桓帝支讖譯般舟三昧經等二十一部○靈帝竺佛朔譯道行般若經終漢之世譯經三百餘部○信士嚴佛調譯古維摩經

四十

魏齊王曇摩迦羅譯僧祇律曇無德譯四分戒本○康僧鎧譯無量壽經○高貴鄉公沙門帛延至洛陽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沙門朱士行至于闐得放光般若經

十三

晉武帝竺法護譯正法華涅槃經等○孝武鳩摩羅什至秦譯大品般若經○安帝羅什在秦譯妙法華經遺教經維摩經大智度論○曇無讖至涼譯悲華經大般涅槃經卷四十

佛陀耶舍在秦譯四分律○佛陀跋陀羅於建康譯華嚴經卷六十惠嚴惠觀筆受

宋少帝佛陀什譯五分律○文帝曇摩密多譯普賢行法經畺良耶舍譯無量壽佛經

齊高帝曇摩耶舍譯無量義經

梁武帝沙門衆善譯文殊般若經帝親筆受○真諦譯金光明經○簡文帝真諦譯起信論俱舍論

北魏宣武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筆受

陳文帝闍那崛多譯佛本行經三十二部學士費長房筆受

隋文帝笈多崛多重譯法華經八卷

唐太宗玄奘三藏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等○奘法師譯瑜伽地師論敕頒賜九道總管御製聖教序○高宗佛陀多羅譯圓覺經勅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燕譯經潤文○詔玄奘三藏譯大般若經六百卷○沙門會寧延海至訶陵國遇智賢對譯涅槃後分經二卷○敕三藏日照杜行顗共譯佛頂尊勝呪勅不避國諱○武后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至東都重譯華嚴經八十卷此字二○中宗宰相房融至南海遇般剌密諦譯首楞嚴經融親筆受○詔義淨三藏譯藥師七佛經上親筆受○詔菩提流志於佛光殿譯經上親筆受百僚侍坐○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借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盧藏用等潤文○菩提流志進新譯經賜齋

四十

林光殿敕畫工畫翻經大德于殿壁○睿宗

十四

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宰相張說侍郎陸象先博士賀知章等潤文○德宗菩提流志進寶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般若三藏譯烏荼國進本華嚴淨行品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般若三藏澄觀法師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此經三○憲宗勅諫議孟簡等於醴泉宮監護譯經潤文

宋太祖天竺沙門法天譯聖無量壽經王龜從潤文○太宗召法天入京師始興譯事○三藏天息災施護至敕赴闕召見○詔建譯經院令天息災等居之述譯經儀式自譯主至潤文凡九位車駕親幸賜坐慰諭○真宗上幸譯經院觀譯經○知制誥朱子昂兼譯經潤文官○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宰相王欽若兼譯經潤文使○宰相丁謂兼譯經潤文使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仁宗三藏惟淨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曰典焉敢即廢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宰相章得象兼譯經潤文使○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翰林夏竦等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參知政事潤文官宋綬奉詔備法寶錄○宰相富弼兼譯經潤文使○徽宗譯經三藏金總持南遊江浙

十五

經目僧數

唐玄宗沙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凡五千四十八卷

宋仁宗三藏惟淨進天聖釋教錄凡六千一

百九十七卷
北魏孝靜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所
北齊文宣僧尼四百萬人寺四萬所
宋真宗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仁宗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神宗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三十人○高宗僧二十萬

天台傳教

北齊河南文禪師悟龍樹一心三智之旨爲思禪師說三觀口決
陳文帝思禪師於大蘇山爲顗禪師說四安樂行示普賢道場○廢帝思禪師來居南岳爲岳君授戒法○宣帝顗禪師於金陵瓦官寺爲儀同沈君理等開法華經題○少帝詔瓦官禪師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仁王般若經題○詔瓦官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經○光宅禪師講法華經章安頂禪師預聽
隋文帝晉王廣於揚州迎禪師授菩薩戒師號曰智者○智者禪師於玉泉山爲關王父子授菩薩戒○智者於玉泉山說法華玄義章安預聽○智者於玉泉山說摩訶止觀章安預聽○煬帝章安於天台國清爲法華威

禪師說止觀
唐高宗法華爲天宮威禪師說止觀○武后天宮爲左溪朗禪師說止觀○玄宗左溪爲荊溪然禪師說止觀○代宗荊溪於佛隴爲邃法師說止觀○德宗邃法師於國清爲脩法師說止觀○文宗脩法師於禪林爲外法師說止觀○僖宗外法師於國清爲琇法師說心觀○昭宗琇法師於國清爲竦法師說止觀
晉高祖竦法師於國清爲寂法師說止觀
宋太祖寂法師於螺溪爲通法師說止觀諸法門○太宗通法師於寶雲爲禮法師說止觀諸法門○真宗禮法師於南湖保恩荅日本源信法師問目賜保恩額爲延慶同異聞師作誠誓辭二篇俾爲長講天台教法之地○禮法師結十僧脩法華懺三年焚身供法翰林楊億貽書勸請住世○詔賜東掖山智者教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都尉李遵勗奏四明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賜號法智○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領衆修懺祈福爲述修懺要旨○章懿太后還使詣天竺請式法師爲國行懺師上金光明護國儀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仁宗敕內侍楊懷古詣天竺爲國祈福式法師復乞天台教文入藏○延慶法智於佛生日縱魚爲述放生文郡守曾會以聞敕樞密劉筠撰文立石寺門○延慶法智策試生徒名開幃四十二章至今爲法○詔賜天台教文入藏飯靈山千衆○東掖山如法師集百僧脩長懺都尉馬遵爲聞于朝賜號神照與郡守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神宗海月大師惠辨居天竺靈山郡補都僧正凡管內寺院虛席會諸剎英俊開問義科場餬名考校○孝宗勅福州東禪依天聖二年降旨天台教部鏤板入藏○寧宗判門軍乞加封玉泉智者勅賜靈惠大師○理宗靈山守愚奏法智大師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藏制可

禪苑傳燈

梁武帝大通元年菩提達磨汎海至廣州詔入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云不識帝不契師渡江入魏
北魏孝明武泰元年達磨自梁入魏止嵩高山少林面壁三詔不至○文帝大統元年達磨傳法及袈裟於惠可端坐示滅葬熊耳山定林寺
隋文帝二祖惠可先傳法於僧粲往正救寺說法有和法師謗于邑加以非法先謂粲曰

吾有宿累今當償之○煬帝三祖僧粲居皖
公山傳法於沙弥道信儼立而化
唐太宗四祖道信居黃梅山四徵不起○四
祖居破頭山有老僧號栽松道者寄生周氏
女見四祖令出家是為弘忍○四祖望破頭
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忍曰莫是
和上它日橫出一枝佛法不祖曰如是○高
宗五祖弘忍見行者惠能壁間書偈夜召能
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
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通夕南邁明上座
追至庾嶺能擲衣鉢於石上明舉之不動云云
○高宗牛頭融禪師得法於五祖應橫出一
枝佛法之記○慧能至廣州值印宗禪師為
其落髮受戒大開東山法門明年歸曹溪○肅
中宗遣使迎六祖入京行道表辭以疾○代
宗敕使往韶州迎六祖衣鉢入內供養○代
宗夢六祖請衣鉢還山敕劉崇頂戴送還○
詔忠國師入見問太白山人識山識地識字
養笑云云○憲宗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常禪
師如何是芥子納須弥云云○居士龐蘊問馬
祖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云云○龐公謂
州牧于頔曰但願空諸所有說勿實諸所無
○百丈海禪師始創禪居称長老上堂升座
主賓問酬云云後世廣之名禪苑清規○穆宗

侍郎白居易見歸宗值師泥壁云云○白居易
知杭州問道鳥窠禪師云云○文宗觀察使陸
亘請南泉入郡問道云云○宣宗敕鹽官齊安
禪師以師禮召力辭○召弘辯禪師入見問
道○懿宗雪峯存禪師居山四十年法席冠
天下云云○昭宗仰山寂禪師稟法於潙山世
称潙仰宗○趙王見趙州諗禪師云云
梁太祖玄沙備禪師閩王待以師礼云云
唐莊宗召三聖惠然禪師入內殿問禪法云云
周世宗江南唐後主以師礼待益禪師謚大
法眼
宋太祖敕韶州開視雲門塔真身如生迎赴
闕供養○仁宗眉山蘇洵謁祖印訥禪師問
法○大覺璉禪師乞歸老山中進頌云云○英
宗璉禪師乞歸育王山建宸奎閣奉先朝聖
製蘇軾作記○神宗詔革廬山東林為禪席
命揔禪師居之應遠公七百年之讖○哲宗
韶陽南華重辯請蘇軾書柳宗元六祖碑云云
○四明大梅山英禪師称照律師分慈慧三
藏集諸禪宗為異見著空作解諸以詰之
徽宗知和禪師至四明正言陳禾招居東湖
二靈山一庵為侍者云云
律宗垂範
梁武帝度律師 梁聖賢記

陳宣帝文律師上書免僧侶轉輸之役○瑗
律師勅總知國內初受戒者參律五夏
北魏孝文法聰律師專講四分律門人道覆
録為義疏
隋文帝靈藏律師帝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
子律師是道人天子由是度人至數萬
唐高宗宣律師在西明寺行道足趺有聖者
扶其足曰北天王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及獻
佛師與天人廣問律相西天勝迹作天人感
通傳○智光律師於廣州與行者惠能授滿
分戒○中宗敕文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
○詔道岸律師入宮為妃主授歸戒命畫形
林光宮製御讚○玄宗日本國沙門榮叡至
揚州律師鑒真與叡附舶而去王迎勞之館
毘盧殿請授歸戒日本律學始此
宋仁宗杭州允堪律師述會正記釋南山律
文○徽宗杭州元照律師約法華開顯作資
持記釋南山律文○理宗明慶思律師奏南
山大智律文乞入藏制可
神尼異行
晉康帝比丘尼淨撿於本法得戒有天女下
庭忻然攜手躡光升天○廢帝洛陽東寺尼
道馨說法華維摩聽者如市○簡文帝召烏
江寺尼道容授入關齋戒○孝武帝桓溫在

始熱有異尼來見求浴以刀破腹斷兩足謂
溫曰卿若作天子亦當如是(云云)
宋文帝尼道壽誦法華有寶蓋垂覆頂上
明帝尼淨秀感龍王諸天驅使
梁武帝剡川尼法宣誦法華見帳蓋覆其上
郡守請為越城母師
碼十　一十
陳武帝高郵尼誦法華十朩生華號華手尼
隋文帝始生般若寺尼智仙視育之及長容
告之曰汝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
唐武后絳州二女亡旦詣墳號哭忽生蓮花
五莖后聞召一女親為落髮〇德宗安國寺
二尼持法惠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號空
姑來止宿中夜身光赫然人謂是普賢
名山勝迹
阿育王山晉武帝時劉薩訶至鄮山求舍利
塔始建精舍因號阿育王山〇太白山晉惠
帝沙門義興廬於山中太白化童子給侍因
號天童太白山〇唐玄宗高僧法廉案故迹
立精舍誦法華太白化童子送供因號太白
禪師名其山曰天童〇天竺山晉成帝沙門
篁惠理至虎林山(唐時避諱改為武林)驚曰中天竺靈
鷲小嶺何年飛來因名天竺山飛來峯靈隱
寺〇石城山齊武帝沙門僧護於剡縣石城
山鑿石造弥勒佛後有僧淑僧祐相繼鑿成

高十一丈天神謂宣律師即護洲祐後身世
称為三生石佛〇唐昭宗吳越王建瑞相寺
以奉石像〇羅浮山唐玄宗勑羅浮山其華
首菩薩住處特立延祥寺〇五臺山記云山
形五峙周五百里中臺高四十里上有文殊
弥勒石像東南有清涼寺文殊所居(宋太宗大平五)
碼十　廿
(年丙引)唐高宗敕沙門會賾詣五臺見金光滿
殿空聲善哉〇罽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
遇老人令還西土取佛頂尊勝咒(云云)〇代宗
沙門法照謁五臺見金門樓觀文殊普賢分
座說法因建竹林寺〇憲宗無著禪師入五
臺見山翁牽牛隨入一寺呼均提童子進玳
瑁盃對飲酥酪〇穆宗裴度奏五臺文殊見
從者萬衆〇宋太宗敕內侍往五臺造金銅
文殊萬菩薩像重脩真容華嚴十寺〇大洪
山唐文宗善信大師斷足而化張武陵父子
侍立亦觧化人称大聖二聖云〇峨眉山志
云普蒲翁入山見普賢大士真相自茲顯迹
宋太祖敕往峨眉山莊嚴佛像因嘉州奏普
賢見相〇太宗勑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安
峨眉山白水寺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為
震旦第一山〇通判王衮往峨眉見瓦屋山
皆變金色中有普賢〇敕送寶冠袈裟往峨
眉普賢寺見大士乘紫雲行空中〇鴈蕩山

山頂大池相傳為鴈蕩下二潭為龍湫諾矩
羅尊者所居(見真宗佛祖初)〇補陀山唐宣宗補陀
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大悲
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山有潮音
洞洞前石橋瞻禮者或見大士善財淨瓶頻
伽(云云天下名山不止於此今云佛經所載所引故爾)
聖教感通
魏正始康居沙門康僧會入吳吳主令求舍
利潔齋懇求三七日鏗然有声(云云)
晉成帝蘇峻亂焚燒宮室獨樂賢堂所畫釋
迦像不壞
宋文帝將軍王玄謨將形夢人教念十句觀
音經遂得免北齊武成孫敬德有罪當死夢
僧教誦經千徧臨刑刀三折宋嘉祐龍學梅
摯妻失目夢白衣教誦十句觀音經雙目復
明(此經高往三觀)
齊武帝劉齊母疾誦觀音數萬夢僧曰夫人
算盡當為申延六十日〇竟陵王夢中作維
碼十　廿二
摩一契詠之群鶴飛舞〇晉安王七歲母病
請僧行道銅器蓮花鮮紅七日〇明帝勝曇
恭五歲母病思瓜餓有僧遺一瓜
北魏文成跳勒國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
試終日不然〇孝莊永寧寺浮圖災東萊人
見在海中

隋煬帝爲智者設千僧齋觀逵一人咸讚化
身來受國供開視靈塔唯空牀虛帳
唐高祖李錄事亡往餘法師處聽法與人言
曰人頭以上便是鬼神諸天充滿○高宗英
禪師脩設梁武水陸藏齋莊襄王張儀等致
謝云云○憲宗法師智晉炊飯散郊外祝之曰
食吾飯者願爲法侶後二十年往鄴城開講
座下千衆皆年少○官軍與吳元濟戰鄧隱
峯振錫飛空兩軍仰觀歎異○懿宗禁中設
萬僧齋有長眉僧來應供受襯畢陵空而去
○昭宗文矩禪師謁西院時五百僧俱染時
疾師以杖點之隨杖而起

宋太祖至相國寺見僧醉嘔穢令小璫取吐
物則真乳香○上親征揚州以固拒欲阬之
有沙門稱清範來乞恩宥翌日幸龍興寺見
殿上羅漢手擎草表○真宗開寶寺金色光
見上幸敬觀地上獲舍利五千粒○仁宗夢
龍蟠景德寺地遣使視之僧道隆卧門外名
見爲建院云云○相州發塔基得佛髮舍利引
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神宗留峯才
法師爲靈芝元照等授菩薩戒見觀音像放
光○朱壽昌刺血書經求母五十年得於同
州○哲宗張商英遊五臺見文殊在金光中
○楊傑詣焚林禮大士輪藏自轉○登封令

樓异修少林道場産芝草十二本雨甘露夜
有光屬天○徽宗揚州泰泗州大聖見于普
慈塔○詔移釋迦像至御容殿像俛首過橫
梁又持紙度像足○道法師流道州郡守募
佛像荷枷入城守知其異令善待之○孝宗
魏公史浩初攝昌國鹽監謁補陀山見大士
金色雙齒有長身僧來見語公歷官至太師
持誦功深
晉安帝沙門曇翼誦法華感普賢來試云云○
沙門法莊誦法華房門神兵衛護○沙門曇
邃赴日塢神祠請講法華九十日
宋孝武沙門僧瑜常持法華是年入柴龕焚
身所居生雙桐樹○沙門惠益誦法華焚身
帝駕往勸止不從詔焚處建藥王寺
梁武帝庾詵誦法華舉家聞上行先生已生
淨土○元帝玦法師誦般若經獲延年
北魏博士盧景祐繫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隋文帝沙門惠盈講法華五道大神請授戒
法
唐高祖書生苟倩空中書金剛經曰擬諸天
讀誦後大雨其地丈餘不濕異僧曰此地空
中有經諸天以寶蓋覆之○太宗岑文本常
念普門品乘舟吳江舟覆隨波至岸後於家
設齋一僧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災終至富

貴太宗朝爲中書令○玄宗沙門楚金誦法
華經至寶塔品塔忽現前○遂州任善病亡
同一僧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忽有五
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即令
放還邃水趙璧路逢亡妻言今受苦可取衣
裝造金剛經一部將畢因過墓所老人云汝
妻已生天○蘇珪合家常誦金剛經妻崔氏
以瘦悴病食肉爲骨髮氣絶見閻王責曰汝
夫是肉身菩薩汝何爲食肉賴有誦經功延
壽二十年遂蘇○肅宗沙門抱玉入京受戒
帝夢吳僧誦法華口出五色光云云○代宗沙
門道遵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人常持法
華以燭繼晝○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
見梵僧自稱須菩提謂曰汝誦經何不斷肉
佑達悚懼即蔬素祥感發見○文宗尚食廚
烹雞子忽群卵呼觀音菩薩救不得用雞子
又一日食蛤蜊有擘不開者俄變爲大士形
因詔天下寺院皆立觀音像
宋太祖詔沈義倫以金銀字寫金剛經召沙
門崇蘊入內講演○孝宗四明沃承璋行雪
月大師般若經閱云云○光宗都官陸沅日誦
法華三部及捨蓮華香氣自口鼻而出
西遊樂國
晉廬山東林遠法師與西林永法師劉遺民

宗炳雷次宗十八賢結社念佛
梁武帝庾詵家人聞空聲云上行先生已生
淨土
北魏太武燒沙門玄高惠崇殺之弟子法進
號呼即見高於空中與和上崇公當生何
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崇公已歸淨土
唐太宗善導法師至京師造彌陀經十餘萬
卷晝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
化云云○德宗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
念佛帝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
乃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沙門
少康往新定化郡人念佛每升座唱佛衆見
一佛從口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後放異光
數道而逝○宣宗白居易晝西方淨土一郎
晝夜供養一夕念佛而化○懿宗湘山全真
禪師生亡世称無量壽佛化現
宋太祖吳越王錢氏請壽禪師居永明日暮
往別峯念佛後焚香告衆加趺而化○仁宗
文彥博在京師與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
佛○哲宗楊傑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
感佛來迎○蘇軾賫擕阿彌陀佛一軸曰此
軾往生西方公據也○高宗金虜破四明遁
湖心寧律師北行至京口謂人曰吾西歸矣
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佛
而化○侍郎吳秉信被召至蕭山驛舍聞天
樂聲即曰金臺已至言訖而化○孝宗龍舒
王日休念佛日千拜一夕云佛來接我也屹
然立化為淨土文行於世(事見若林蓋知古弗今佛往本生土立)(云云書觀七四)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癸　丙十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磐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四
三教出興　三教充運　三教訛偽
三教談論　僧道角法　僧先道後
內律分財　僧制治罰　僧籍免丁
賜謚封塔(唱亡)　褒恤終亡　臨終瑞相
君臣慢法　韓歐排佛　化胡偽經
事魔邪黨　毀法惡報
三教出興　釋　道　儒
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佛從母夫人
右脇而出自行七步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四月八日五色光氣入貫紫
微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老佛孫莊)
(三千五百四十年)○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佛
在俱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二月
十五日西方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山川震
動太史扈多曰西方聖人終亡之相○穆王
時文殊目連西來化王於終南山造三會道
場王子造迦葉佛像○襄王三年秦繆公獲
石像由余曰佛神也
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持
經至帝囚之有丈六金神破戶出之
漢武帝元狩四年霍去病討匈奴得祭天金

人長丈餘帝列於甘泉宮焚香禮敬○成帝
鴻嘉二年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
○哀帝元壽元年景憲使月氏得浮屠經還
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飛行殿庭
傳毅曰西方聖人其名曰佛帝乃遣蔡愔等
往西域於月氏遇摩騰竺法蘭得佛像梵經
載以白馬達于洛陽（此明並與具足）
列子著書稱孔子答商太宰曰西方之人
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
而自行
文中子或問佛曰聖人也其教如何曰西
方之教也（已上釋教出興）
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老子生於楚陳郡
（在孔子前五十一年）○簡王四年老子為周守藏吏十
三年為柱下史○敬王元年入函谷關為尹
令著道德經西之流沙
漢靈帝光和二年老君降天台山以大洞靈
寶經并三籙感應篇授仙人葛玄
北魏太武延和二年嵩山道士寇謙之遇太
上老君命為天師又遇老子玄孫李普文授
圖籙真經
唐高宗乾封元年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
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玄宗開元二十
九年上夢玄元皇帝遣使得其像置興慶宮

命畫真容置諸郡開元觀詔諸郡立玄元皇
帝廟○天寶元年老君降丹鳳門令田同秀
奏往尹令曰宅掘取金匱靈符以鎮國改元
天寶○二年上老君號曰大聖祖玄元皇帝
○七載上老君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
十三載上老君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
玄元天皇大帝○僖宗詔成都老君玄中觀
改名青羊宮近官田地多植葱蒜臭穢熏蒸
彫毀賈歸靖廬（已上道教出興）
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魯陬
邑○景王二十年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敬
王十九年為魯中都宰二十一年為司空二
十二年為大司寇誅少正卯隳三都魯定公
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遂適衛三十六
年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以魯
參孝為作孝經三十九年哀公西狩獲麟孔
子傷麟出非時遂絕筆於春秋四十一年四
月乙丑孔子卒葬泗水上弟子三千人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
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
宋孝武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天下立孔子廟
北魏孝文太和三年謚孔子為文宣公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曰制釋奠以周公為先

聖孔子為先師至是房玄齡建議請以孔子
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陪饗詔可○高宗幸魯
祠孔子追封大師○武后追謚孔子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南爵生弟子封公侯伯
宋真宗祥符元年幸曲阜謁孔子廟特拜加
謚玄聖文宣王五年避聖祖諱改至聖文宣
王○仁宗敕賜兗州先聖廟飛帛御書殿額
祭文○神宗封孟子鄒國公陪饗文宣王廟
○哲宗賜先聖廟田百頃幸國子監詣文宣
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崇寧三年
以王安石陪饗文宣王廟五年詔文宣王冕
十二旒服九章政和元年勅先聖廟用二十
四戟賜礼器大成新樂○欽宗勅毀王安石
陪饗（已上儒教出興）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敕兩京諸郡立齊太公
廟○肅宗上元元年追封太公為武成王祭
與同文宣王
宋真宗祥符元年封太公昭烈武成王○哲
宗幸武成王廟肅捃（附此儒教）
三教尼運　儒　道　釋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以詩書百家
語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三十五年以
諸生誹謗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人阬之咸

陽
漢桓帝延熹八年宦官告司隸校尉李膺交
結生徒詔捕黨人辭及二百餘人皆天下名
賢父之赦黨人禁錮終身○靈帝建寧元年
宦官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捕宗親賓客
悉誅之李膺諸獄考死黨人死者百餘人天
下儒學有行死徙廢禁六七百人
唐景宗天祐二年朱全忠入長安聚宰相裴
樞朝士三十餘人殺之投屍于河
宋哲宗紹聖三年詔文彥博三十七人爲元
祐黨人○徽宗崇寧三年置元祐黨籍司馬
光三百九人刻石文德殿門五年彗出西方
詔毀文德殿黨籍 (稽略上)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請與西
竺摩騰角法不勝費叔才自感而死呂惠通
等六百二十人並令出家
梁武帝天監二年率群臣士庶發菩提心永
棄道教十六年敕廢天下道觀道士皆反俗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道士請與釋角法不勝
詔道士並從剃度自是齊境並無道士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并罷釋道二教 (廣記統上)
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輔政詔沙汰僧尼廬
山遠法師上書力辨遂寢
陳後主至德三年朝議令僧尼無業者皆休

道智禪師即停搜簡
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帝信司徒崔浩說
案誅天下沙門焚毀經像後崔浩以罪腰斬
族誅帝爲常侍宗愛所弒文成即位大復佛
法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帝信衛元嵩說并罷釋
道二教並令還俗宣帝即位詔復佛法○靜
帝大定元年詔復釋道二教杜祈入冥見周
武在鐵獄受苦
隋文帝詔周朝廢寺咸與脩營戶口出錢建
立經像○煬帝大業五年詔僧徒無德業者
並令罷道智者弟子大志上表然臂乞興三
寶詔竟不行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乞廢佛法尼
七上疏詔僧道戒行闕者悉令罷道月餘
停前沙汰奕惡病死有人入冥聞已付越州
泥黎○玄宗開元二年宰相姚崇奏沙汰僧
尼偽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俗禁度僧建寺
鑄佛寫經○開元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
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公私望風凡
大屋大像亦被殘毀○文宗太和九年翰林
李訓請沙汰僧尼毀大內靈像夜大風壞殿
屋城門帝懼敕停沙汰○武宗會昌五年用
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謀毀拆天下寺院

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人長安人夜見穆王
冢吏云李炎奪壽去位宣宗即位捕趙歸真
等十三人誅之李德裕貶死崖州
周世宗顯德七年敕民間銅像輸官鑄錢廢
寺院三千三百所不許私度僧尼有武將周
百勝入冥見世宗卧鐵牀受罪本朝太祖大
復佛法
宋徽宗詔釋氏水陸道場不當設三清等位
天帝不應與鬼神同列道法師曰毀佛之禍
兆於此矣○宣和元年用道士林靈素言詔
改佛服天尊服僧尼巾冠執簡稱德士高僧
日華嚴等不奉詔開封尹盛章捕七人杖殺之
左街永道法師上書諫上怒流道州臺臣言
靈素妄議遷都改除釋教上宥放死溫州二
年詔大復僧尼○高宗紹興十二年詹叔義
上表乞住賣度牒十五年敕僧道納免丁錢
侍郎吳秉信請賣度牒議論而出靈隱道昌禪師
乞行度牒不報侍郎吳子才乞行度牒罷歸
田里二十年大斂民間銅器寺觀佛像鍾磬
並令置籍每斤收笑二十
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
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
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稽略上)
三教訴偽 儒 道 釋

秦李斯初學于荀卿及為秦相請以詩書百
家語詣守尉雜燒之
漢靈帝中平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符水療
病號太平道十餘年間衆數十萬時號黃巾
賊皇甫嵩討平之
北魏孝莊時冀州沙門法慶渤海李歸伯率
鄉人為亂自號大乘佛斬害僧尼焚燒經卷
元遣討破之
唐武后有女人自称聖菩薩召見時大安禪
師至問曰聞汝善觀心我心何在三問皆驗
師復問之女辭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

三教談論

宋明帝幸莊嚴寺觀三教談論
唐高祖幸國學命博士徐曠沙門惠乘道士
劉進喜講說。太宗詔祭酒孔穎達沙門惠
淨道士蔡晃入弘文議論三教。德宗聖節
勅給事中徐岱沙門覃延道士葛參成講論
三教。勅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
敬宗敕沙門道士四百人於大明宮談論設
齋。文宗聖節詔祕書監白居易沙門義林
道士楊弘元談論三教。宣宗勅諫議李貽
孫國師知玄同道士談論三教

僧道角法

漢明帝五岳八山道士乞與西竺摩騰竺法
摩騰角法不勝呂惠通等並令出家
宋明帝遣道士顧歡作夷夏論黨道教司徒
袁粲為論以駁之謂孔老教俗釋氏出世當
侍何鎮之亦以書抵懽言道家經籍簡陋
陳宣帝南岳思禪師降伏道士歐陽正則十
四人敕貸罪給事僧衆云
北齊文宣道士陸修靜等乞與釋氏角法不
勝並令剃度不從者殺四人
北周武帝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殿博議三
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
道論三十六篇
隋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
儒五星也
唐高宗詔沙門義褒等入宮談論道士李榮
理屈語塞令黃門引榮退席。玄宗道士吳
筠造論毀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神邕
法師同決邪正筠竟敗北。代宗沙門崇惠
與道士角法告勝賜紫衣

僧先道後

宋明帝顧懽作論以佛道二教齊乎達化
北齊魏收撰魏書作佛老志
唐太宗詔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宜在佛
先沙門智實詣闕中理不許。上謂弘福寺
主道嶷曰佛老尊卑道人自鑑朕宗 柱下
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太原舊第亦
以奉佛未嘗創道觀也云。高宗敕道士隸
宗正寺班在諸王次。武后敕僧尼依曰位
在道士上
宋太祖詔令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
殿廷僧東道西若遇郊天道左僧右
。徽宗勅道士位居僧上。高宗廬山道法
師申劉都省崇觀之後道士叨視資品林靈
素輩視兩府者甚衆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
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國忌行香寺
院衆會猶敢傲然居上今欲復正祖宗舊制
云續撥太常寺稱因革禮肆赦故事道左僧
右嘉祐編勅紹興新書並以僧道寺觀立文
政和條內道在僧上並已刪去尋蒙朝旨應
行香立班諸處衆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
左。紹興十三年臨安府道正劉若讜申省
乞道士位僧上都僧正善達乞檢準紹興三
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狀繼蒙朝旨依祖宗
曰制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讜取知委

內律分財

唐德宗勅亡僧資財曰例送終之餘分及一
衆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今仰依曰一準
律文分財法官司仍前拘收者以違制論

僧制治罰

梁武帝制僧尼犯過依佛律行罰
北魏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付昭玄都統
以內律判之
唐太宗詔僧徒有過準內律明為條制詔須
遵教經付京官刺史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
公私勸勉○高宗奘法師奏二事一者正觀
以老子位在佛上二者僧道有過同俗推勘
虧辱法門上日僧用俗法即遣停罷○玄宗
詔僧尼有過一依佛律處分州縣不得擅行
決罰○代宗詔天下官司毋得捶辱僧尼
宋真宗詔僧道有犯公罪聽用贖法數品官
無故毀辱僧尼口称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
流千里
宣和八年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救品官庶民
如有毀辱僧尼罵釋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
揮施行○孝宗乾道元年鄭國公主出家敕
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称禿字者依祥符
宣和敕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
軍徧榜曉諭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擅理須
奏取指揮施行
僧籍免丁
唐武后延載元年勑僧尼曰隷司賓卿掛令
改隷祠部○玄宗開元十七年詔天下僧尼
三歲一造籍○二十四年勑僧尼隷鴻臚寺

明年仍舊隷祠部道士隷宗正寺以李宗也
○天寶六載勑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
部給牒用綾素○德宗建中三年勑僧尼事
故三綱申州納符告注毀在東於祠部納告
○憲宗元和二年詔僧道隷左右街功德使
○文宗太和五年敕州郡造僧尼籍
梁太祖開平元年勑僧尼改屬祠部
晉天福二年以楊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
院皆屬焉
宋太祖勑僧道隷功德使出家求度策試經
業關祠部給牒○高宗紹興十五年勑天下
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
等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免
賜謚封塔
晉孝武潛法師亡詔賜錢建塔
唐太宗化度寺僧邕亡上敬悼賜帛勑李百
藥撰碑歐陽詢書○中宗神秀國師亡賜謚
大通○玄宗金剛智三藏亡賜謚灌頂○清
源思禪師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南岳
讓禪師亡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憲宗
勑曹溪六祖謚大鑑禪師靈照之塔柳宗元
撰碑○穆宗汾陽業禪師賜謚大達國師○
宣宗敕重建東林寺追謚遠法師曰辯覺○
溈山祐禪師亡賜謚大圓○黃檗運禪師亡

賜謚斷際○懿宗德山鑒禪師亡賜謚見性
○臨濟玄禪師亡賜謚慧照○洞山价禪師
亡賜謚悟本○追謚南山宣律曰澄照○趙
州諗禪師亡謚真際○雲居膺禪師亡謚弘
覺○曹山寂禪師亡謚元證
唐莊宗聞道於三聖惠然及亡謚廣濟大師
通寂之塔
宋太祖永明壽禪師亡賜謚智覺○太宗追
謚東林遠法師曰圓悟西林永法師曰覺寂
○明教大師天息灾亡謚慧辯○傳教大師
法賢亡謚玄覺○徽宗崇寧元年敕書節文
天下名德未有謚號者仰所屬以聞唐宣律
師賜謚法海慈雲式法師謚法寶南屏臻法
師謚寶相孤山圓法師謚法惠○摩騰三藏
謚啟道圓通法師竺法蘭謚開教總持法師
傅大士翕紹覺大士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
○高宗天童覺禪師亡謚宏智塔曰妙光○
徑山杲禪師亡謚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藏
○光宗惠光訥論師亡謚宗廣慈塔曰普照
裴休終亡
宋文帝惠嚴法師亡詔賜錢五萬布五十疋
齊武帝僧遠法師亡帝致書慰弟子法獻
隋文帝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敕王公往臨
唐太宗僧邕法師亡賜帛敕李百藥撰碑歐

陽詢書○玄琬法師亡遺表僧有過乞以内
律治之上嘉納遣皇太子臨弔勅給葬具
高宗奘法師亡帝哭之慟廢朝五日勅用金
棺銀槨五詔舉恤○文宗清涼國師澄觀亡
上輟視朝三日重臣縞素勅葬終南山石室
勅宰相裴休撰碑
宋真宗天息災三藏亡勅有司具礼送終○
法賢三藏亡勅送終如天息災禮
臨終瑞相
宋仁宗天鉢元禪師別文彥博曰入滅去焚
龕烟白彥博手執瓶離瓶烟入瓶中舍利填
滿○神宗明教嵩禪師亡火浴㒵舌眼睛耳
毫數珠五物不壞○歐陽脩居潁上屏酒肴
臨終借華嚴經讀至八卷而化○文與可謂
崔公度曰經言不妄語舌覆面上即吐舌至
眉三摺之後沐浴冠帶正坐而化○趙抃從
重元禪師問心要聞礔歷聲豁然大省是年有
大星殞于庭趺坐而化○徽宗蘇軾卒於毗
陵錢濟明問曰公平生學佛如何軾曰此語
亦不受遂化○高宗韋太后建延祥觀還圓
法師于馬腦坡陶罷舍利無筭○孝宗參政
錢端礼問道於元禪師後微疾請拱禪師曰
地水火風暫時湊泊遂斂目而化
君臣慢法

周襄王綦繆公獲石像棄爲坊中夢天帝責
誠以問由余往視像曰佛神也
魏吳主孫晧得金像灌以不潔俄得腫疾請
康僧會受戒疾愈
齊東昏侯取无官玉像爲潘貴妃作釵釧
唐高宗奘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吕才作解毀
之有旨令公卿領才就法師禮悔○宣宗京
城進士孫樵上書言武宗毀二十七萬僧陛
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之後帝怒不納
宋太祖河南進士李藹造滅邪集以毀佛竊
藏經以爲衾事聞勅流沙門島○徽宗勅左
街道楷賜紫衣師號楷表辭上怒流淄州○
筠州惠洪坐交張商英流崖州○詔改佛法
永道上書諫上怒流道州○高宗宰相秦檜
以徑山宗杲爲張九成黨流衡州
韓歐排佛
唐憲宗迎鳳翔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
上表諫曰佛本夷狄之人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
水火永絕根本帝大怒貶潮州刺史愈至潮
聞大顛禪師名請入郡問道留旬日尚書孟
簡聞愈與大顛遊以書爲之愈荅書稱大顛
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故自山召至
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爲事物侵亂

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簡復報之曰釋
氏之教大明善惡之異路毅天下神道報應
之微爲廣其道柰何韓君以愚人下俚翁嫗
之情見待之邪云云○柳宗元送浮屠浩初序
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
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
賊邪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
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
名求實者矣云云韓退之作原道云舉夷狄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爲夷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
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
也○女挐壙文云愈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
法亂治可一掃去云云
王荊公非韓云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
以斥佛老爲己功莊子所謂夏虫者斯人
之謂乎云云
蘇子瞻非韓云退之於聖人之道知好其
名而未樂其實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
自叛其說而不知云云
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云云
明教嵩禪師作非韓三十篇云云
祖印訥禪師與歐陽公論退之排佛者

宋仁宗諱議歐陽脩著本論謂佛法為中國
患又曰令佛之法可謂姦邪又曰千年佛老
賊中國云脩左遷滁州將歸廬陵遊廬山謁
祖印訥禪師與之論道爾然心服平時排佛
為之内銷祖印謂曰退之倡排佛老是下今
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
以為法豈不為盛德之累邪下所著本論孜
孜以毀佛為務以蒐狩喪祭鄉飲之禮為勝
佛之本是脩退之原道實未知道脩大驚報
師復為說悟心之旨自此頗有省義及入參
大政每舉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出
知揚州高麗遣使問魏武注孫三處要義聞
注詔問脩不知答彷使者往問祖印師曰兵
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以其言應
詔
歐陽外傳云歐子撰新唐書如高僧玄奘
神秀諸傳及正觀為戰士建寺之文並與
削去司馬君實云永咏不喜佛曰唐史有[十二]
涉其事者必去之因曰駕性命[十四]道德之空
言者韓文也泯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
也 孝宗御製原道論云朕觀韓愈原道
論徒文繁而理迂耳云云
化胡偽經
晉成帝道士王符偽撰老子化胡經墮地獄
受苦
比魏孝昭道士姜斌引關天經說老子西入
化胡以佛為侍者沙門曇謨最言佛生昭王
時後三百四十五年定王時老子始生太尉
蕭綜劾奏開天偽經罪當戮衆詔流斌馬邑
唐高宗詔議老子化胡經沙門法明曰既無
翻譯朝代豈非偽造乃勅令搜聚偽本一處
禁棄○武后沙門惠澄乞依前朝毀化胡經
勅八學士議○中宗敕毀化胡經及畫壁變
相違者科罪
事魔邪黨
末尼火祆又大相者初波斯國有蘇魯支行火
祆教弟子來化中國唐正觀五年其徒穆護
何祿詣闕進祆教勅京師建大秦寺○武后
延載元年波斯國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來
朝○玄宗開元二十年敕末尼本是邪見妄
稱佛教既為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天寶四年敕兩京諸郡有波斯寺者並改
名大秦[十六]○大曆三年敕回紇及荊[十五]揚等州奉
末尼各建大雲光明寺六年回紇請荊揚洪
越等州置摩邪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
年敕天下末尼寺並廢京城女末尼七十二
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五年敕大秦穆
護火祆等二千人並勒還俗○梁貞明六年
陳州末尼反立毋乙為天子朝廷發兵擒斬
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婬穢畫魔王踞
坐佛為洗足云佛止大乘我乃上上乘
白雲菜者徽宗大觀間西京寶應寺僧孔清
覺居杭之白雲菴立四果十地造論數篇教
於流俗亦曰十地菜覺海愚禪師辨之有司
流恩州嘉泰二年白雲菴沈智元自稱道民
進狀乞額臣寮言道民者與菜事魔所謂姦
民者也既非僧道童行自植黨與千百為群
挾持祆教聾瞽愚俗或以修橋砌路斂率民
財創立私菴為逃淵藪乞將智元長流遠
地拆除菴宇以為傳習魔法之戒奏可
白蓮菜者高宗紹興初吳郡延祥院僧茅子
元依倣天台出圓融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
歌四句佛念五聲勸男女修淨業戒護生為
尤謹稱為白蓮導師有以事魔論于有司者
流之江州其徒展轉相教至今為盛
良渚曰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誑愚俗猶
五行之有沴氣也今摩尼尚扇於三山而
白蓮白雲處處有習之者大氐不事葷酒
故易於裕足不殺物命故近於為善愚民
無知皆樂趨之故其黨不勸而自盛甚至
第宅姬妾為魔女所誘入其衆中以修懺
念佛為名而實通姦穢有識士夫宜加禁

上

毀法惡報

魏高貴鄉公嗣賓國王宮師子尊者白扎酒高數尺王臂尋墮七日命終

晉安帝曇無識在涼譯經後西歸涼王遣人刺於路王見神人以劍刺之遂卒

宋沙門惠琳著黑白論與佛理相違後感疾膚肉糜爛竟死時以為叛教之報○簡靜寺尼用書經絹為兒衣身瘡白蟲號叫而死

梁武帝沙門智稜值寇還俗道士孟悉達勸為黃冠引佛教潤色諸道經暮年為道士講西昇經忽失音舌卷於座委頓而死○望蘇令殺牛飲啖卧佛堂上白癩病死

宋真宗慈照聰禪師郡守皆之師曰教它平地起骨堆守全家死○神宗王安石子雱皆性險惡既亡荷鐵枷告父安石請以江寧園廬為僧寺即半山寺○徽宗宣和廢佛法楊戩議廢太平興國寺塑佛像於殿基已而戩病胸腹潰裂而死○詔天下建神霄宮太平州將折承天寺主議者石儀皆一子為金甲神納于火曰石某絕嗣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録卷上

大乘經

般若部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

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律呂

調陽雲騰致雨露結為霜金生麗水玉

出崐岡劍號巨闕珠稱夜光果珍李柰

菜重芥

薑海鹹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六百卷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 三十卷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三十卷

河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 一十卷

淡 鱗 潜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 一十卷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一十卷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鈔經 五卷

大明度無極經 六卷 二經同函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 七卷 二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三譯 四經同函

羽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二譯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 二卷

翔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 二卷

實相般若波羅蜜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三經同卷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十一經同函

寶積部

龍師火帝鳥官人皇始制文字

乃

大寶積經 一百二十卷

大方廣三戒經 三卷

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二卷

佛說阿彌陀經 二卷

佛說無量壽經 二卷 四經同函

服

佛說阿閦佛國經 二卷

佛說大乘十法經 一卷 佛說普門品經 一卷

衣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 二卷

佛說胞胎經 一卷 佛說法鏡經 二卷 六經同函

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 一卷

幻士仁賢經 一卷 佛說決定毘尼經 一卷

發覺淨心經 二卷 優填王經

佛說須摩提經

四譯上

佛說須摩提菩薩經 三經同卷

佛說離垢施女經 一卷

阿闍世王女阿述達菩薩經 一卷 九經同函

裳

得無垢女經 一卷

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 二卷

佛說如幻三昧經 三卷

推

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三卷
太子刷護經　太子和休經 二經合卷 已上同函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 二卷
大乘顯識經 二卷　大乘方等要慧經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 二經同卷
佛遺日摩尼寶經 一卷
佛說摩訶衍寶嚴經 一卷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一卷
毘耶娑問經 二卷 八經同函

大集部

位讓國

大方等大集經 三十卷

有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 一十卷

虞陶唐

大方等大集月藏經 一十卷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一十卷
佛說大方廣十輪經 八卷
大集須彌藏經 二卷 二經同函
虛空孕菩薩經 二卷
虛空藏菩薩經 一卷　虛空藏神呪經
目錄上 三
觀虛空藏菩薩經 二經合卷

吊

佛說菩薩念佛三昧經 六卷 五經同函
佛說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 一十卷

民伐

般舟三昧經 三卷　拔陂菩薩經 一卷
大方等大集賢護經 五卷 二經同函

罪

阿差末菩薩經 七卷

周發

無盡意菩薩經 四卷 三經同函
大集譬喻王經 二卷　大哀經 論 四經同函
寶女所問經 四卷　無言童子經 二卷
自在王菩薩經 二卷
奮迅王問經 一卷 四經同函
寶星陀羅尼經 八卷

殷

華嚴部

湯坐朝問道垂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六十卷

拱平章愛育黎首臣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八十卷

伏戎羌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 四十卷
信力入印法門經 五卷
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 一卷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 一卷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 一卷 四經同函

遐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 二經合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 二經合卷

邇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
莊嚴菩提心經　菩薩本業經 三經合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

壹

佛說兜沙經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 三經合卷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菩薩十住行道品經
菩薩十住經 三經合卷
漸備一切智德經 五卷 十四經同函
目錄上 十住經 六卷　顯無邊佛土功德經 一卷
度世品經 六卷 三經同函
佛說如來興顯經 四卷
佛說羅摩伽經 四卷

體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 三卷 三經同函

涅槃部

率賓歸王

大般涅槃經 四十卷

鳴鳳在樹

南本大般涅槃經 三十六卷

白

大般泥洹經 六卷
大般涅槃經後分 二卷 二經同函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 二卷

駒

四童子三昧經 三卷　大悲經 五卷 三經同函

五大部外重譯經

食場

合部金光明經 八卷　金光明經 四卷 二經同函
金光明最勝王經 十卷

化被

他真陀羅所問寶如來三昧經 三卷 二經同函
方廣大莊嚴經 十二卷　普曜經 八卷 二經同二函

草

妙法蓮華經 七卷　法華三昧經

木 賴
薩曇分陀利經 二經合卷
無量義經一卷 四經同函

及
正法華經十卷
大乘大悲分陀利經八卷

萬
善思童子經二卷 二經同函
悲華經十卷

方
目錄上
六度集經八卷 大乘頂王經一卷 王
大方等頂王經一卷 三經同函
維摩詰所說經三卷

蓋
維摩詰經二卷 說無垢稱經六卷 三經同函
妙法蓮華經八卷 添品附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 二經同函

此
佛說寶雲經七卷
阿惟越致遮經四卷 二經同函

身
佛說寶雨經十卷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三卷 二經同函

髮
不退轉法輪經四卷
廣博嚴淨不退轉法輪經四卷
入定不定印經一卷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一卷 四經同函
持人菩薩所問經四卷 持世經四卷

四
等集衆德三昧經三卷 三經同函

大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三卷

大明入藏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二卷

五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 大乘同性經二卷 同函
持心梵天所問經四卷
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

常
佛說濟諸方等學經一卷
大乘方廣總持經一卷 四經同函
證契大乘經二卷 深密解脫經五卷

恭
解深密經五卷 三經同函
大灌頂神呪經十二卷

惟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四卷 二經同函
藥師如來本願經一卷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二卷

鞠
阿闍世王經二卷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 五經同函
入楞伽經十卷

養
大乘入楞伽經七卷
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三卷 二經同函
大薩遮尼揵子受記經十卷

豈
目錄上
梵書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一卷 二經同函 六
佛說解節經一卷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上下合卷
緣生初勝分法本經上下合卷

敢
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一卷
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二卷

毀
大方廣寶篋經二卷 六經同函
普超三昧經四卷 放鉢經一卷
大方等大雲經四卷 大雲請雨經一卷 四經同函

傷
大雲輪請雨經二卷
大方等大雲請雨經一卷
佛說如來智印經一卷

女
佛說慧印三昧經一卷
諸法無行經二卷 諸法本無經三卷
佛說無極寶三昧經一卷 七經同函

慕
月燈三昧經十一卷
月燈三昧經一卷 佛說無所希望經一卷
佛說象腋經一卷

貞
佛說大淨法門品經一卷
大莊嚴法門經二卷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境界經二卷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一卷
寶如來三昧經二卷 八經同函
觀無量壽佛經一卷
目錄上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七
佛說阿彌陀經、後出阿彌陀偈經
不思議神力傳附 三經合卷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一卷
佛說彌勒下生經
佛說彌勒來時經

潔

彌勒下生成佛經
觀彌勒菩薩下生經 四經合卷　一切法高王經 一卷
彌勒成佛經 一卷
第一義法勝經 一卷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 一卷
大阿彌陀經 二卷 十四經同函
順權方便經 二卷　諸法勇王經 一卷
太子須大拏經 一卷　太子慕魄經 二經合卷
菩薩睒子經　佛說九色鹿經
佛說睒子經
佛說太子沐魄經 三經同卷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一卷

男

無字寶篋經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
佛說長者子制經 三經合卷
佛說月光童子經　佛說逝童子經 五經合卷
申日兒本經　佛說乳光佛經
佛說犢子經
無垢賢女經　腹中女聽經 四經合卷 十八經同函
大乘徧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佛說老女人經　佛說老母經
老母女六英經　菩薩逝經 三經同卷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
伽耶山頂經 二經合卷

效

佛說象頭精舍經
大乘伽耶山頂經 二經合卷
佛說德護長者經 二卷
佛說轉女身經 一卷
未曾有經　佛說甚希有經 二經合卷
佛說決定總持經
目録上
佛說謗佛經 二經合卷　八
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
入法界體性經 二經合卷
如來師子吼經　大方廣師子吼經 二十經同函
大乘百福相經 三經合卷
佛說善恭敬經　稱讚大乘功德經
說妙法決定業障經 三經合卷
大乘百福莊嚴相經
大乘四法經　菩薩修行四法經
希有校量功德經 四經合卷
佛說銀色女經　阿闍世王受決經
採華違王上佛受決經
佛說正恭敬經 四經合卷
佛說最無比經
佛說前世三轉經 二經合卷
無上依經 二卷　佛說了本生死經
佛說自誓三昧經 二經合卷
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

才

佛說緣起聖道經
佛說稻稈經 三經合卷
佛說轉有經　文殊師利巡行經
文殊尸利行經 三經合卷
佛說作佛形像經
佛說龍施女經
目録上
佛說龍施菩薩本起經　九
八吉祥神呪經 四經合卷 十六經同函
佛說諫王經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
佛為勝光天子說王法經
大方等修多羅王經 四經同卷
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
佛說灌佛經　佛說灌洗佛經
佛說造立形像福報經 二經合卷
佛說八陽神呪經
佛說八吉祥經　佛說八佛名號經
佛說盂蘭盆經 四經合卷
佛說報恩奉盆經
佛說浴像功德經
浴像功德經
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
曼殊室利校量數珠功德經 三經合卷
不空罥索心呪王經 三卷內上中下卷

良知過

不空羂索咒經一卷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二卷
不空羂索咒心經一卷
不空羂索神咒心經一卷 十二經同函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三十卷

必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一卷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一卷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
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
觀世音菩薩秘密藏神咒經
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尼經
觀世音菩薩如意心陀羅尼經三經同卷
如意輪陀羅尼經一卷
觀自在菩薩怛縛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一卷
大方廣菩薩藏經中文殊師利根本
一字陀羅尼經
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
目錄上 十
十二佛名神咒校量功德除障滅罪經
佛說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經一經同卷
大金色孔雀王咒經一卷
大孔雀王神咒經
佛說大孔雀王雜神咒經二經合卷
佛說孔雀王咒經二卷 十六經同函

改

佛說大孔雀咒王經三卷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三卷
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
佛說十一面神咒心經
千轉陀羅尼經 咒五首經
六字神咒經 咒三首經六經合卷
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經
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準提陀羅尼經
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三經本卷
佛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
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經一卷
佛說一向出生菩薩經一卷

得

種種雜咒經
佛頂勝陀羅尼經二經合卷 十六經同函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二經合卷
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一卷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
目錄上 十一
合利弗陀羅尼經二經合卷
阿難陀目佉尼阿離陀鄰尼經
佛說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二經合卷
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
妙臂印幢陀羅尼經二經同卷

能莫

佛說陀羅尼集經十二卷 內第十卷分作二卷 十二經同函
佛說陀羅尼集經八卷 共部
佛說無涯際總持法門經一卷
尊勝菩薩所問一切諸法入無量法
門陀羅尼經一卷
金剛上味陀羅尼經一卷
金剛場陀羅尼經一卷
虛空藏菩薩問七佛陀羅尼經一卷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一卷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一卷
華積陀羅尼神咒經
華聚陀羅尼咒經
師子奮迅菩薩所問經
六字咒王經 六字神咒王經三經同卷
佛說持句神咒經
佛說陀鄰尼鉢經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助護持世間經
如來方便善巧咒經一經合卷
善法方便陀羅尼咒經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
護命法門神咒經三經同卷
內藏百寶經
溫室洗浴衆僧經二經合卷
佛說四不可得經

忘

梵女首意經 二經合卷 二十三經同函
成具光明定意經 一卷
佛說頭頓經 二卷 二譯
佛說寶網經 一卷　菩薩道樹經
菩薩生地經 二經同卷　諸德福田經
大方等如來藏經 二經同卷
目録上
摩訶摩耶經 二卷　佛說李經抄 一卷 十二
金色王經　佛語法門經 二經合卷
演道俗業經　百佛名經 二經合卷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菩薩脩行經 二經合卷 十六經同函
須真天子經 二卷

罔

彼談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一卷
稱揚諸佛功德經 三卷
佛說無量門微密持經
佛說出生無量門持經 二經同卷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一卷
除恐災患經 一卷
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 一卷
超日月三昧經 二卷 九經同函
十住斷結經 十二卷
十住斷結經 二卷 共部
佛說海龍王經 四卷　未曾有因緣經 二卷
諸佛要集經 二卷 四經同函

短靡

菩薩瓔珞經 十卷
菩薩瓔珞經 六卷 共部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 三卷 二經同函
賢劫經 十卷

恃

單譯經

己

目録上
佛說佛名經 十二卷 共部
佛說佛名經 三卷

長

佛說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 二卷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 一卷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 一卷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 一卷
力莊嚴三昧經 三卷 六經同函

信

五千五百佛名神呪除障滅罪經 八卷

使可

大方等陀羅尼經 四卷 二經同函
大法炬陀羅尼經 十二卷
大法炬陀羅尼經 八卷 共部

覆

僧伽吒經 四卷 二經同函
大威德陀羅尼經 十二卷

器

大威德陀羅尼經 八卷 共部
觀察諸法行經 四卷 二經同函

欲難

佛說華手經 八卷
佛說華手經 二卷 共部　法集經 六卷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一卷
佛說施燈功德經 一卷 四經同函

量墨

觀佛三昧海經 十卷
大方便佛報恩經 七卷 二經同函

悲絲

菩薩本行經 三卷
菩薩處胎經 五卷　央掘魔羅經 四卷 二經同函
三昧弘道廣顯定意經 四卷
佛說明度五十校計經 二卷

染

無所有菩薩經 四卷
中陰經 二卷 四經同函
大法鼓經 二卷　月上女經 二卷
文殊師利問經 二卷
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 二卷
大乘密嚴經 三卷 五經同函

詩

一字佛頂輪王經 六卷
占察善惡業報經 二卷
佛說蓮華面經 二卷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一卷 四經同函

讚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七卷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 三卷
目録上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十卷 古

羔

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呪經 一卷
大乘造像功德經 二卷 三經同函

羊

金剛光焰止風雨陀羅尼經 一卷
牟梨曼陀羅呪經 一卷

景

蘇婆呼童子經三卷
蘇悉地羯羅經三卷　四經同函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四卷
七佛所說神咒經四卷
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一卷　三經同函
大吉義神咒經二卷

行

阿吒婆拘上佛陀羅尼經
佛說大普賢陀羅尼經
佛說大七寶陀羅尼經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
六字大陀羅尼經
安宅神咒經　幻師颰陀神咒經
佛說辟除賊害咒經
佛說咒時氣病經
佛說咒齒經　佛說咒目經
佛說咒小兒經
佛說摩尼羅亶經上四經合卷
佛說檀持羅麻油述經
四經上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咒經　十五
諸佛心陀羅尼經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
八名普密陀羅尼經
佛說持世陀羅尼經
佛說六門陀羅尼經

清淨觀世音普賢陀羅尼經八經合卷
諸佛集會陀羅尼經
佛說智炬陀羅尼經
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二經合卷
百千印陀羅尼經
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經
甘露陀羅尼經　莊嚴王陀羅尼經
香王菩薩陀羅尼咒經五經合卷
佛說一切法功德莊嚴王經
佛說拔除罪障咒王經
佛說善夜經
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四經合卷
金剛頂曼殊室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
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
金剛頂經五字心陀羅尼附　二經合卷
佛說佛地經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亦名佛遺教經 二經同卷
出生菩提心經
佛說佛印三昧經三經合卷　四十經同函

維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異出菩薩本起經二經合卷
佛說賢首經　千佛因緣經二經合卷
佛說月明菩薩經

佛說心明經　佛說滅十方冥經
佛說鹿母經四經合卷　佛說魔逆經一卷
佛說賴吒和羅所問德光太子經一卷
商主天子所問經一卷
諸法最上王經一卷　大乘四法經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二經合卷
四經上　十六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一卷
造塔功德經　佛說不增不減經
佛說堅固女經三經合卷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佛說大意經
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三經合卷 二十一經同函

賢

佛為海龍王說法印經
般泥洹後灌臘經
右遶佛塔功德經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
師子王斷肉經　差摩婆帝受記經
師子王菩薩請問經七經同卷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
佛臨涅槃記法住經
佛說八部佛名經二經合卷
菩薩內集六波羅蜜經
菩薩飼餓虎起塔因緣經二經合卷
金剛三昧本性清淨……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 二經合卷
佛說長者法志妻經
佛說薩羅國經　佛說十吉祥經
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 三經合卷
金剛三昧經 二卷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 二卷　十七卷
八大人覺經　佛說三品弟子經
佛說當來變經　過去佛分衛經
佛說四輩經　佛說法滅盡經
佛說甚深大迴向經
天王太子辟羅經 八經合卷
佛說十二頭陀經
佛說樹提伽經　佛說法常住經
佛說長壽王經 四經合卷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録卷上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録卷中

小乘經
阿含部

[克][念]
佛說長阿含經 二十二卷
[作][聖][德][建][名][立]
中阿含經 六十卷
[形][端][表][正][空]
增壹阿含經 五十卷
[谷][傳][聲][虛][堂]
雜阿含經 五十卷
[習][聽]
別譯雜阿含經 二十卷
雜阿含經 一卷　長阿含十報法經 二卷
[禍]
佛般泥洹經 二卷　佛說方等泥洹經 二卷
大般涅槃經 三卷　佛說人本欲生經 一卷
佛說梵志阿颰經 一卷
佛說梵網六十二見經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二經合卷
佛說寂志果經 一卷 八經同函
[因][惡]
起世經 十卷
起世因本經 十卷
[積]
樓炭經 六卷　佛說七知經
佛說鹹水喻經
佛說一切流攝守因經 三經合卷
佛說四諦經　佛說恒水經
佛說本相倚致經 三經合卷　中本起經 二卷 八經同函
[福]
佛說緣本致經　佛說頂生王故事經

佛說文陀竭王經 三經合卷
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
佛說鐵城泥犁經
佛說古來世時經 三經同卷
佛說阿那律八念經
佛說離睡經　佛說是法非法經 三經同卷
佛說求欲經　佛說受歲經
佛說梵志計水淨經 六經同卷
佛說苦陰經　佛說釋摩男本經
佛說苦陰因事經 三經合卷
佛說樂想經　佛說漏分布經
佛說阿耨颰經 三經同卷
佛說諸法本經　佛說瞿曇彌記果經
佛說瞻婆比丘經 三經合卷
佛說伏婬經　佛說魔嬈亂經
佛說弊魔試目連經 三經合卷
泥犁經　優婆夷墮舍迦經
佛說齋經 三經合卷　佛說廣義法門經
日函中
佛說戒德香經
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 三經合卷
佛說賴吒和羅經
佛說善生子經　佛說數經
佛說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 四經上卷
三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
[緣]

佛說須達經
佛為黃竹園老婆羅門說學經
佛說梵摩喻經 四經合卷 佛說尊上經
佛說鸚鵡經 佛說兜調經
佛說意經 佛說應法經 三經同卷
佛說鞞摩肅經
佛說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
佛說十支居士八城人經
佛說邪見經 佛說箭喻經
佛說普法義經 六經同卷
佛說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
須摩提女經 二經同卷 婆羅門避死經

施食獲五福報經
頻婆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佛說長者六過出家經
佛說鴦掘摩經 五經合卷
佛說鴦掘髻經 佛說四未曾有法經
佛說力士移山經
目錄中
佛說舍利弗目揵連遊四衢經 四經合卷 五
七佛父母姓字經
佛說放牛經 緣起經
十一想思念如來經
佛說四泥犁經 五經同卷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

善

大愛道般涅槃經
佛母般泥洹經 三經合卷
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
佛說國王不黎先尼十夢經
阿難同學經 五蘊皆空經 四經合卷
佛說七處三觀經 上下
佛說聖法印經 二經合卷 四十經同函
五陰譬喻經 佛說水沫所漂經
佛說不自守意經
佛說滿願子經 轉法輪經
佛說三轉法輪經
佛說八正道經 難提釋經

慶

馬有三相經
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
佛說相應相可經 十一經合卷
治禪病秘要經 二卷 摩登伽經 三卷
舍頭諫經 一卷 修行本起經 二卷
鬼問目連經 雜藏經
餓鬼報應經 二經合卷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慢法經 阿難分別經 二十二經同函
五母子經 四經合卷
沙彌羅經 玉耶經
玉耶女經 阿遬達經

尺

摩鄧女經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六經合卷
太子瑞應本起經 二卷
過去現在因果經 四卷
佛說柰女耆域因緣經 一卷
佛說柰女耆婆經 一卷 十經同函
目錄中
四十二章經 法海經
海八功德經 三經合卷
佛說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
佛說龍王兄弟經
長者音悅經 三經合卷 禪秘要法經 三卷
佛說七女經 佛說八師經

璧

佛說越難經 佛說所欲致患經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三經合卷
佛說五苦章句經
佛說堅意經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 三經合卷
佛說進學經 得道梯隥錫杖經
佛說持錫杖法 附 佛說貧窮老公經
佛說三摩竭經 四經合卷 十九經同函
生經 五卷 蓱沙王五願經
琉璃王經 二經合卷 佛說義足經 二卷 四十經同函
畢評經
正法念處經 七十卷

非寶寸陰是競資

父事君曰嚴

與

敬

本事經 七卷　佛本行集經 六十卷
佛說業報差別經 一卷　佛說興起行經 二卷 三經同函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 二卷
佛說罵意經　禪行法想經 二經合卷
佛說處處經 一卷
目錄中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一卷
佛說出家緣經　佛說阿含正行經
佛說十八泥犁經　佛說法受塵經 四經合卷
須摩提長者經　長者懊惱三處經
犍陀國王經　阿難四事經 四經合卷
分別經　未生怨經　四願經

五

孝

猘狗經 八關齋經　孝子經
黑氏梵志經　阿鳩留經
佛為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
陰持入經 二卷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一卷
佛說大迦葉本經　佛說四自侵經
佛說羅云忍辱經 三經合卷　佛說沙曷比丘功德經
佛為少年比丘說正事經　佛說時非時經
佛說自愛經 四經合卷　佛說中心經
佛說見正經 二經合卷　佛說大魚事經
阿難七夢經　佛說呵鵰阿那含經
佛說燈指因緣經 四經合卷　佛說婦人遇辜經
佛說四天王經

當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三經合卷
佛說十二品生死經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佛說五無反復經　佛說佛大僧大經
佛說耶祇經　佛說末羅王經
佛說摩達國王經　佛說栴陀越國王經 四經合卷
佛說五恐怖世經　佛說弟子死復生經
佛說懈怠耕者經 三經合卷
佛說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佛說無垢優婆夷問經 二經合卷
佛說賢者五福經
天請問經　佛說護淨經
佛說木槵經　佛說無上處經 三經合卷
佛說因緣僧護經 一卷
盧至長者因緣經 一卷　佛說出家功德經
佛說五王經
佛說栴檀樹經
目錄中 佛說頞多和多耆經 四經合卷
六
佛說普達王經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
佛說鬼子母經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一經合卷
佛說孫多耶致經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佛說新歲經　佛說群牛譬經
佛說九橫經 五經合卷
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佛說身觀經　佛說無常經
佛說八無暇有暇經 五經合卷
長爪梵志請問經　佛說譬喻經
佛說比丘聽施經　佛說略教誡經 二十五經同函
佛說療痔病經 五經合卷

竭

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 四卷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佛說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 二經合卷
佛說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
勝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七佛讚唄伽陀 四經同卷
目錄中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 五卷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遍照大力明王經 上下同卷 九經同函
七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 三卷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二經合卷

力

分別善惡報應經 上下同卷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 上下同卷

大乘日子王所問經

佛說金耀童子經 二經合卷

嗟韈曩法天子受三歸依獲免惡道經

佛說校量壽命經　讚法界頌 同二經合卷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

佛說大護明大陀羅尼經 二經同卷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佛說諸行有餘經

息除中夭陀羅尼經

忠

祕密藏印心陀羅尼經 四經合卷　十五經同函

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

寂勝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 二經合卷

妙法聖念處經八卷 今作四卷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 五卷

佛說沙彌十戒儀則經

聖持世陀羅尼經 二經合卷

佛說法集名數經

多羅菩薩一百八名陀羅尼經 二經合卷 八經同函

則盡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二十卷 今作十卷

十二緣生祥瑞經 上下合卷

佛說目連所問經

外道問大乘無我義經

毘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 三經合卷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 二經合卷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

目錄中 六道伽他經 二經合卷　佛說苾芻五法經 八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諸佛心印陀羅尼經 三經同卷

妙臂菩薩所問經四卷 今合作二卷

寶月童子問法經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

命

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經

如意摩尼陀羅尼經 四經同卷　十七經同函

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

佛說十號經

佛為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經 四經合卷

佛說普賢菩薩陀羅尼經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經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 二經合卷

一切如來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拏羅經五卷 今作三卷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 上下合卷

臨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 上下合卷

佛說尊聖大明王經

佛說智光滅一切業障陀羅尼經 三經合卷

佛說如意寶總持王經 二經合卷

佛說持明藏八大總持王經

聖無能勝金剛火陀羅尼經 二經合卷

目錄十 九

佛說聖大總持王經

佛說最上意陀羅尼經 二經合卷　十七經同函

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七卷 今作五卷

佛說聖莊嚴陀羅尼經 上下合卷

佛說聖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經

千轉大明陀羅尼經

深

佛說華積樓閣陀羅尼經

佛說聖幢瓔珞陀羅尼經 四經合卷

佛說普賢曼拏羅經 一卷

佛說長者施報經

佛說毗沙門天王經 二經合卷

佛說毘婆尸佛經 上下合卷

佛說聖觀自在菩薩梵讚經

佛百八名讚經　佛說布施經

佛說聖曜母陀羅尼經 四經合卷

佛說大三摩惹經

佛說月光菩薩經 二經合卷　十六經同函

佛說衆許摩訶帝經 十三卷 今合為六卷

履

佛說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讚經
佛說解夏經　犍稚梵讚經 三經同卷
佛說七佛經 一卷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王經 上中下卷
佛說徧照般若波羅蜜經 附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 下卷
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佛說諸佛經
大乘舍梨娑擔摩經 三經同卷
佛說四無所畏經
佛說一切如來頂輪王百八名讚經
增慧陀羅尼經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
佛說大乘戒經
聖多羅菩薩梵讚經
聖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讚經
佛說聖最陀羅尼經
佛說五千頌聖般若波羅蜜經 九經合卷
金剛手菩薩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經 三卷
日科中
最上大乘金剛大寶王經 上下合卷
佛說薩鉢多酥哩踰捺野經
佛說一切如來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
菩提心觀釋 附 二經合卷
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三卷同下十卷
佛說幻化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

薄

大明觀想儀軌經 一卷 十八經同函
佛說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 三卷
金剛薩埵說頻那夜迦天成就儀軌經 四卷
佛說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經 三卷
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 二卷
佛說大金剛香陀羅尼經 附前下卷末 五經同函
佛說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 四卷今合三卷
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
明成就儀軌經 四卷今合爲二卷
佛說妙吉祥瑜伽大教金剛陪囉嚩
輪觀想成就儀軌經 一卷
大乘八大曼拏羅經

夙

聖金剛手菩薩一百八名梵讚經
佛說較量一切佛刹功德經
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
迦葉仙人說醫女人經 五經合卷
佛說大愛陀羅尼經
佛說阿羅漢具德經
日科中
一切佛攝相應大教王經聖觀自在菩
薩念誦儀軌經 三經合卷 十一
佛說俱枳羅陀羅尼經
佛說消除一切災障寶髻陀羅尼經
佛說妙色陀羅尼經
佛說栴檀香身陀羅尼經

佛說鉢蘭那賒嚩哩大陀羅尼經
佛說宿命智陀羅尼經
佛說慈氏菩薩誓願陀羅尼經
佛說滅除五逆罪大陀羅尼經
佛說無量功德陀羅尼經
佛說十八臂陀羅尼經
佛說洛叉陀羅尼經
佛說辟除諸惡陀羅尼經 十三經合卷
佛說八大靈塔名号經
八大靈塔梵讚 附 三身梵讚 附
佛說尊那經 二經合卷 二十五經同函
佛說瑜伽大教王經 五卷

興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經
佛說妙吉祥菩薩陀羅尼經
佛說無量壽大智陀羅尼經
佛說宿命智陀羅尼經
佛說慈氏菩薩陀羅尼經
佛說虛空藏菩薩陀羅尼
佛三身讚 附 七經合卷
大正句王經 上下合卷　佛說人仙經
佛說舊城喻經　佛說頻婆娑羅王經
佛說信解智力經 四經合卷
佛說善樂長者經

佛說聖多羅菩薩經 二經合卷
佛說大吉祥陀羅尼經
佛說寶賢陀羅尼經
佛說八名陀羅尼經
佛說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
佛說戒香經
目錄中
佛說延壽妙門陀羅尼經 五經合卷
佛說一切如來名号陀羅尼經
佛說息除賊難陀羅尼經
法身經　佛說信佛功德經 四經合卷 二經同函

溫

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 七卷
佛說最上秘密那天經 上中下合卷
佛說解夏經　佛說帝釋所問經 二經合卷
佛說決定義經　佛說護國經 二經合卷 二經同函

清

佛說未曾有正法經 六卷今作三卷
佛說大生義經　佛說分別布施經
佛說分別緣生經
佛說法印經 四經合卷
佛說大方廣菩薩巧方便經 四卷
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 三卷
佛說發菩提心破諸魔經 上下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 二經合卷 九經同函

似蘭

斯

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 二十五卷
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 三卷內七卷合卷 二經同函
佛說大集法門經 二卷
佛說淨意優婆塞所問經 附大集法門經下卷末
佛說無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經 六卷
佛說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大明觀想儀軌經 附上經第六卷末
目錄中 十三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 四卷今作二卷
佛說寶帶陀羅尼經
佛說金身陀羅尼經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五經合卷
佛說金剛場莊嚴般若波羅蜜多教中一分
佛說息諍因緣經 二經同卷 十經同函

馨

佛說初分說經 上下合卷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 上中下
佛說月喻經　佛說醫喻經
佛說灌頂王喻經 四經合卷
佛說秘密相經 上中下合卷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 上下合卷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 上中下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 上中下合卷
佛說身毛喜竪經 上中同卷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 附上經下卷末

如松

穢跡金剛說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經
穢迹金剛法禁百變法門經 二經合卷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 上中下合卷 十四經同函
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 三十卷今作十九卷

之

大乘大方廣佛冠經 上下同卷 二經同二函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八卷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 三卷 二經同函

盛川

除蓋障菩薩所問經 二十卷今作十卷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 一卷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 三卷
一字奇特佛頂經 三卷
阿唎多羅陀羅尼阿嚕力經 一卷
目錄中 占
金剛頂瑜伽念珠經
佛說大方廣曼殊室利經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摩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經 三經合卷 七經同函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 五卷
底哩三昧耶不動尊威怒王使者念

流

不

誦經 一卷
佛說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壽命陀羅尼經
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
無垢大乘經 五經合卷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 二卷
佛說穰麌梨童女經
佛說雨寶陀羅尼經
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芉喻經 二經合卷 十三經同函
大雲輪請雨經 二卷

息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 三卷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 一卷
葉衣觀自在菩薩經
毘沙門天王經
文殊問經字母品第十四 三經合卷
大乘密嚴經 三卷 七經同函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祕密
大教王經 七卷

淵

佛說祕密三昧大教王經 四卷 二經同函
佛說大集會正法經 五卷
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 一卷
佛說三十五佛名經

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
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
八大菩薩曼荼羅經
能淨一切眼疾病陀羅尼經
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 六經同卷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
佛說蟻喻經
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祕密心陀羅
尼經 二經合卷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
佛說輪王七寶經　佛說園生樹經
了義般若波羅密經

澄　取

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 五經合卷
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 七經同函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文
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 六卷
金剛峯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 二卷
妙吉祥平等最上觀門大教王經 五卷
聖迦抳忿怒金剛童子菩薩成就儀
軌經 三卷
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佛說一切如來安像儀軌經
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金翅鳥
王品 三經合卷

映容止　若　思

佛說大方廣曼殊室利經觀自在菩
薩受記品 一卷
佛說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 三卷今作一卷 七經同函
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 二十卷今作十卷
大乘瑜伽曼殊室利千臂千鉢經 十卷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 十卷
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儀軌經 一卷 二經同函
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 十卷
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 一卷 二經同函
佛說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經 五卷
普遍光明焰鬘清淨熾盛如意寶印
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
尼經 二卷
佛說妙吉祥菩薩所問大乘法螺經
佛說四品法門經
佛說八大菩薩經
佛說施一切無畏陀羅尼經
聖八千頌般若波羅密多一百八名真
實圓義陀羅尼經 三經合卷
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二經合卷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
金剛摧碎陀羅尼經
不空罥索毘盧遮那佛大灌頂真言

經 五經同卷
佛為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
佛說五大施經　佛說摩利支天經
佛說無畏陀羅尼經
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 十七本
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 六經合卷

言

地藏菩薩本願經 二卷　十九經同函
頂生王因緣經 六卷今作二卷
大乘隨轉宣說諸法經 上中下合卷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 五卷今作二卷
佛說大乘智印經 五卷今作二卷
末利支提婆華鬘經 一卷
法乘義決定經 上中下合卷　六經同函

辭安

大乘菩薩藏正法經 四十卷今作十卷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卷中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卷下

西土聖賢撰集

定篤初

出曜經 二十卷　佛本行經 七卷 二經作五函
賢愚因緣經 十三卷　佛所行讚經 五卷 二經同二函

誠美

撰集百緣經 十卷　道地經 一卷 二經同函
修行道地經 八卷　佛說佛醫經

慎終

惟日雜難經 二經合卷　思惟要略法 三經同函
十二遊經 二經合卷
僧伽羅剎所集佛行經 五卷

宜

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要集 三卷
佛說迦葉赴佛般涅槃經
菩薩訶色欲經　四品學法經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　佛說治意經 七經合卷 九經同函
佛說佛治身經
僧伽斯那所撰菩薩本緣經 四卷

令

百喻經 二卷　坐禪三昧法門經 二卷
五門禪經要用法 一卷　禪要訶欲經
內身觀章句經　法觀經 三經合卷 七經同函
付法藏因緣經 六卷

榮

達磨多羅禪經 二卷　禪法要解經 二卷 二經同函

業

雜寶藏經 八卷　那先比丘經 三卷 二經同函

所

舊雜譬喻經 二卷　雜譬喻經 三卷 二函
眾經撰雜譬喻經 二卷
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 一卷　無明羅剎經 一卷 六經同函
法句經 二卷

基

阿育王譬喻經　阿育王經 二函共六卷
阿育王傳 五卷 二經同函

籍

法句譬喻經 四卷　四阿含暮抄解 二卷
迦葉結經
撰集三藏及雜藏傳 二經合卷
三慧經　阿毘曇五法行經 四經合卷
一百五十讚佛頌　讚觀音菩薩頌
文殊師利發願經

甚

六菩薩名亦當誦持經
小道地經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六經合卷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三經合卷 十五經同函
勸發諸王要偈
月字下 龍樹菩薩勸誡王頌 二經合卷
婆藪槃豆傳
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 二經合卷
賓頭盧突羅闍為優陀延王說法經
請賓頭盧經
大勇菩薩分別業報略經 三經合卷

無

迦丁比丘說當来變經
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 二紙
法集要頌經 四卷　菩提行經 四卷
賢聖集伽陀一百頌
廣大發願頌 紙合卷　十三紙同函
佛吉祥德讚 上中下合卷
不動使者陀羅尼秘密法 一卷
金剛頂瑜伽修習毗盧遮那三摩地法 一卷
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
普賢菩薩行願讚
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一品 一卷
金剛頂瑜伽經十八會指歸

竟

呵利帝母真言法 二紙合卷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儀 一卷
金剛頂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 一卷
阿閦如來念誦供養法
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 二紙同卷
目録下　普賢金剛薩埵瑜伽念誦儀 一卷　三
金剛王菩薩祕密念誦儀軌
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經 二紙合卷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
　波羅蜜多理趣釋 二卷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秘密脩行
　念誦儀軌 一卷
無量壽如來修觀行供養儀 一卷
佛說最勝妙吉祥根本智最上祕密
　一切名義三摩地分 上下合卷
佛說帝釋岩秘密成就儀軌
聖觀自在菩薩功德讚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念誦儀軌 三紙合卷
瑜伽翳迦訖沙囉烏瑟尼沙斫訖囉
　真言安怛陀那儀則一字頂輪
　王瑜伽經
大虛空藏菩薩念誦法
仁王般若念誦法 三紙合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
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經大安樂不空
　三昧真實金剛菩薩等一十七
　聖大曼荼羅義述
陀羅尼門諸部要目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禮
受菩提心戒儀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六紙合卷
甘露軍茶利菩薩供養念誦成就儀軌 一卷
觀自在多羅瑜伽念誦法
聖觀自在菩薩心真言瑜伽觀行儀軌
梵本大悲神呪 三紙合卷

學

一切秘密最上名義大教王儀軌 上下合卷
大樂金剛薩埵修行成就儀軌
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 二紙合卷
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
大方廣曼殊室利童子菩薩華嚴本
　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真言大威
目録下　德儀軌品第三十 二紙合卷　四
佛說密跡力士大權神王經 一卷　二十五紙同函
大方廣曼殊室利童真菩薩華嚴本
　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真言阿
　毗遮盧迦儀軌品第三十一 一卷
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 一卷
金剛頂瑜伽降三世成就極深密門
金剛頂瑜伽他化自在天理趣會普
　賢修行念誦儀軌 二紙合卷
金剛壽命陀羅尼念誦法
大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 二紙合卷
五字陀羅尼頌
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
大聖歡喜雙身毘那耶迦法 三紙合卷
大威怒烏芻澁摩儀軌
大日經略說念誦隨行法 二紙合卷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佛說如意輪蓮華心如來修行觀門儀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 二經合卷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略示
七支念誦隨行法
速疾立驗魔醯首羅天說阿尾奢法
大聖曼殊室利童子五字瑜伽法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儀軌 四經合卷
日勝下
一字金輪王佛頂要略念誦法 五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念誦法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 三經合卷
蘇悉地羯羅供養法 三卷今作二卷 二十二經同函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 二卷

優

略述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
一字佛頂輪王念誦儀軌
十不善業道經 三經合卷
金剛頂觀自在如來修行法
金剛首光明灌頂經最勝立印聖無動尊大威怒王念誦儀軌法品 二經合卷
金剛頂經瑜伽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 一卷
金剛頂瑜伽經文殊師利菩薩儀軌供養法一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
事師五十頌 三經合卷
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觀身成佛儀軌 一卷

仁王護國經道場念誦軌儀 一卷
金剛頂經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 二卷
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 上下合卷
大悲心陀羅尼修行念誦略儀
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
金剛頂超勝三界文殊五字真言勝 二經合卷

大乘律

登 仕 攝

菩薩地持經 八卷
菩薩善戒經 九卷
菩薩善戒經 一卷 梵網經 二卷

職

優婆塞戒經 七卷 二經同函
菩薩瓔珞本業經 二卷 菩薩戒本 一卷
菩薩戒本經 菩薩戒羯磨文 二經合卷
佛說淨業障經 一卷 佛藏經 四卷
佛說受十善戒經 一卷 七經同函
佛說菩薩內戒經 一卷
日勝下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 一卷 六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 一卷
清淨毘尼方廣經 一卷
寂調音所問經 一卷 大乘三聚懺悔經 一卷
菩薩五法懺悔經
菩薩藏經 二經合卷

從

小乘律

三曼陀颰陀羅菩薩經
菩薩受齋經 舍利弗悔過經 三經合卷
佛說文殊悔過經 一卷
法律三昧經 十善業道經 二經合卷 六經同函

政存以甘棠

五分戒本 一卷 附含本
摩訶僧祇律 四十卷

去而益咏樂殊貴

十誦律 五十八卷
十誦毘尼序 三卷
波羅提木叉僧祇戒本 一卷 二經同七函

賤禮別尊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五十卷

上和 下睦夫唱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二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四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 十卷

婦

比丘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經 一卷 三經同函

隨外受傅

日縣下
彌沙塞部五分律 三十卷
十誦律比丘戒本 一卷
十誦律比丘尼戒本 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 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 一卷
解脫戒本經 一卷 六經同函
七

訓入奉母儀諸姑

四分律藏 六十卷

四分戒本 一卷 二函同十函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 十卷

五分比丘尼戒本 一卷

四分比丘尼戒本 一卷

沙弥威儀　沙彌尼離戒文 二經合卷

伯叔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 一卷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 一卷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 一卷

彌沙塞羯磨本 一卷　優波離問經 一卷 九經同函

曇無德律雜羯磨 一卷　羯磨 一卷

猶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 一卷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 二卷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 一卷 五經同函

四分僧羯磨 三卷　尼羯磨 三卷

沙彌尼戒經　舍利弗問經 二經合卷 四經同函

子

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尼陀那目得迦攝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攝頌 二經合卷

佛說大愛道比丘尼經 二卷

迦葉禁戒經　犯戒罪輕重經

戒消災經 二經合卷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 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頌 三卷 七經同函

兒孔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十四卷

大比丘三千威儀 二卷

律二十二明了論 一卷 三經同函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 十卷

懷兄

戒因緣經 十卷

目錄下

弟同

善見毘婆沙律 十八卷

佛阿毘曇經 二卷 二經同函

氣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 八卷

續薩婆多毘尼毘婆沙 一卷 三經同函

連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卷

交

毘尼母論 八卷

說根本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範 一卷

說根本一切有部苾芻習學略法 一卷 三經同函

大乘論

友投分切磨箴規仁慈隱

大智度論 一百卷

惻造

十地經論 十二卷

十地經論 二卷 共函

弥勒菩薩所問經論 七卷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 一卷 三經同函

次

佛地經論 七卷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三卷

弗

能斷金剛經論頌 附前論下卷末

無量壽經優波提舍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 二論合卷 五論同函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三卷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三卷

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述 附前論下卷末

目錄下

大寶積經論 四卷

寶髻經四法優婆提舍 一卷

大般涅槃經論

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 二論合卷 七論同函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 二卷

離

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 二卷

妙法蓮華經論優波提舍 一卷二部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 三卷

遺教經論 一卷 五論同函

節義廉退顛沛匪虧性靜

瑜伽師地論 一百卷

情逸

顯揚聖教論 二十卷

心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七卷

王法正理論 一卷　瑜伽師地論釋 一卷

顯揚聖教論頌 一卷 四論同函

動神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 十六卷

中論 四卷 二論同函

疲守

般若燈論 十五卷　十二門觀論 一卷

真 志滿

十八空論 一卷　百論 二卷
廣百論本 一卷 五論同一函
廣百論釋論 十卷

逐物 意移

十住毘婆沙論 十五卷
菩提資糧論 六卷 二論同二函
大莊嚴經論 十五卷　攝大乘論 三卷 二論同二函
大乘莊嚴經論 十三卷　順中論 二卷
攝大乘論本 三卷　中邊分別論 二卷 四論同二函

堅持雅操好

攝大乘論釋 四十五卷　決定藏論 二卷 二論同一函

爵

佛性論 四卷　辨中邊論 三卷
辨中邊論頌 附前論下卷末
大乘成業論 一卷　業成就論 一卷

自

因明正理門論本 一卷
因明正理門論 一卷 七論同函
究竟一乘寶性論 五卷
成唯識寶生論 五卷　唯識三十論 附前論下 五論同函
目錄下
因明入正理論　顯識論 二論合卷 五論同函

縻都

成唯識論 十卷
大乘唯識論 二卷　唯識二十論
轉識論 二論附上方識論二卷下
大丈夫論 二卷　入大乘論 二卷
大乘掌珍論 二卷

邑

大乘廣五蘊論　大乘五蘊論 二論合卷 八論同函 三譯
寶行王正論 一卷　大乘起信論 二卷
發菩提心論 二卷　三無性論 二卷
方便心論 一卷 今五論同函
無相思塵論　觀所緣緣論
觀所緣論釋 三論合卷

華

如實論 一卷　迴諍論 一卷
緣生論 一卷　十二因緣論
壹輸盧迦論　大乘百法明門論 三論合卷
百字論　解捲論
掌中論 三論合卷　取因假設論
觀總相論頌 三論合卷　止觀門論頌
手杖論 五論合卷　六門教授習定論 一卷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提婆菩薩破楞伽經中外道小乘四宗論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 三論合卷 二十論同函

小乘論 目錄下

夏東西

阿毘曇八犍度論 三十卷

二京

阿毘達磨法智論 二十卷

背邙面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 十二卷

洛浮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 二十卷

渭據涇

阿毘達磨識身足論 十六卷
阿毗達磨界身足論 三卷 二論同一函
阿毘達磨品類足論 十八卷
眾事分阿毘曇論 十二卷 二論作三函

宮殿盤鬱樓觀飛驚

阿毘曇毘婆沙論 八十二卷

圖寫禽獸畫彩仙靈丙舍 旁啟甲帳對楹肆筵設席

阿毘達磨毗婆沙論 二百卷

鼓瑟吹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 二十二卷

笙陞階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本頌 一卷
勝宗十句義論 一卷 三論同三函
阿毘達磨俱舍論 三十卷

納陛弁轉疑星右通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 八十卷

廣內左達

阿毘達磨顯宗論 四十卷

承

阿毘曇心論 四卷
法勝阿毘曇心論 六卷 二論同一函

明既

雜阿毘曇心論 十一卷

集墳
阿毘曇甘露味論 二卷
隨相論 二卷 三論同一函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 十卷
三法度論 三卷　入阿毘達磨論 二卷 三論同一函
典亦
成實論 二十卷
聚
目録下　立世阿毘曇論 十卷　十二
群英杜
舍利佛阿毗曇論 二十二卷
五事毘婆沙論 二卷 二論作二函
稿
鍾隸
解脱道論 十二卷
漆
鞞婆沙論 十四卷　三彌底部論 三卷 二論同一函
分別功德論 三卷　四諦論 四卷
辟支佛因緣論 一卷　十八部論
部執異論 二論四卷　異部宗輪論 一卷 六論同函
續入藏諸論
集諸法寶最上義論 上下合卷
書
金剛針論　菩提心離相論
大乘破有論 三論合卷　集大乘相論 上下
六十頌如理論　大乘二十頌論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 四論合卷
佛母般若圓集要義釋論 四卷今作二卷
大乘寶要義論 十卷今作五卷 十論同函

壁
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九頌精義論 上下
大乘緣生論
諸教決定名義論 三論合卷
廣釋菩提心論 上下合卷
大乘中觀釋論 九卷今作四卷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目録下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十三
菩提心論 二論合卷
經府羅
施設論 七卷今為三卷 六論同函
菩薩本生鬘論 十六卷今為十卷
大乘集菩薩學論 二十五卷今作十二卷
大宗地玄文論 八卷今作四卷
此方撰述
彰所知論 一卷　金七十論 三卷 三論同函
將相
釋迦譜 七卷 共部
釋迦譜 三卷
路俠槐卿戶
釋迦方誌 二卷　釋迦氏譜 一卷
經律異相 五十卷
陀羅尼雜集 十卷
封
八縣家
諸經要集 十六卷
諸經要集 二卷 共部
給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録 四卷

千兵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一卷 共部
大唐西域記 十卷
大唐西域記 二卷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二卷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録 三卷
高冠
法顯傳 一卷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十卷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六卷
陪輦驅
破邪論 二卷　十門辯惑論 二卷
辯正論 八卷
甄正論 三卷　高僧傳 六卷 共部
高僧傳 八卷
轂振纓世
續高僧傳 三十一卷
祿侈富
宋高僧傳 三十卷
弘明集 十四卷　廣弘明集 六卷 共部
車駕
肥輕策
目録下　廣弘明集 二十四卷今作二十七卷　十四
南海寄歸內法傳 四卷
比丘尼傳 四卷　説罪要行法
受用三水要行法
護命放生儀軌法 已上四卷
功
集諸經禮懺悔文 二卷

茂 實

梁武慈悲道場懺法 十卷
慈悲水懺法 三卷
法華三昧懺儀 一卷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 一卷
往生淨土懺願儀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法門 二種合卷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懺儀
金光明最勝懺儀 二種合卷
千手眼大悲心呪行法
禮法華經儀式 二種合卷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勒碑刻銘溪磻伊尹佐時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二種合卷
如意輪課法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同前合卷
十三經同函
法苑珠林 一百卷 四函下

阿衡奄宅曲阜徵旦熟

宗鏡錄 一百卷

營

密呪圓因往生集 一卷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 二卷
元至元辨偽錄 五卷 護法論 一卷

桓公輔

景德傳燈錄 三十卷

十三

合濟弱 扶 傾 綺 回

續傳燈錄 一之三十一
續傳燈錄 三十二之三十六 共部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一之六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七之十七 共部
傳法正宗記 十卷
傳法正宗論 二卷 輔教編 三卷

漢惠 說感武 丁俊乂 密勿多士

雪竇明覺禪師語錄 六卷
宗門統要續集 二十卷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三十卷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三十卷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一卷
古尊宿語 四十卷

實寧 晉楚 更霸 趙魏 困橫 假途滅虢

妙法蓮華經玄義 一部 二十卷
法華玄義釋籤 一部 二十卷
妙法蓮華經文句 一部 二十卷
法華文句記 一部 三十卷
摩訶止觀 一部 二十卷
止觀輔行傳弘決 四十卷

踐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一卷
止觀義例 二卷 大乘止觀法門 四卷

土會盟

大般涅槃經玄義 二卷
涅槃經玄義發源機要 四卷
大般涅槃經疏 一部 三十三卷

何

觀音玄義 二卷 觀音玄義記 四卷

遵

觀音義疏 二卷 觀音義疏記 四卷
菩薩戒義疏 二卷 金光明經玄義 二卷

約法

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 六卷
金光明經文句 六卷
金光明經文句記 十二卷
金剛般若經疏 一卷

十四

韓

觀無量壽佛經疏 一卷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 六卷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疏 五卷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疏神寶記 四卷

弊

四教義 六卷

煩

請觀音經疏 一卷

刑

請觀音經疏闡義鈔 四卷
覺意三昧 一卷 無諍三昧 二卷
安樂行義 一卷 四念處 四卷
釋禪波羅蜜 十卷
天台傳佛心印記
淨土境觀要門 一卷

起

國清百錄 四卷 永嘉集 一卷
淨土十疑論 一卷 方等三昧行法 一卷
南岳思大禪師立誓願文 一卷
天台智者大師禪門口訣 一卷
觀心論疏 二卷
法界次第初門 六卷

翦

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一卷
觀心二百問一卷　止觀大意
始終心要　修懺要旨一卷
十不二門一卷　十不二門指要鈔二卷
金剛錍一卷　八教大意一卷
天台四教儀一卷
七七

頗牧用軍最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

精宣威沙漠馳譽丹

華嚴隨疏演義鈔九十卷
遺教論疏節要一卷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四卷

青

華嚴法界觀門一卷　法界玄鏡一卷
金獅子章　彌陀經疏一卷
妄盡還源觀　原人論一卷
明法品內立三寶章一卷
華嚴指歸一卷　般若心經略疏一卷
心經略疏連珠記二卷

九州禹迹百郡秦

蘭盆經疏一卷
首楞嚴經義海三十卷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　衆經目錄七卷
衆經目錄五卷
武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
武周刊定偽經目錄一卷

并岳

大唐內典錄十卷
續大唐內典錄一卷
古今譯經圖記四卷
續古今譯經圖記一卷

宗泰岱禪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
釋教錄略出四卷
歷代三寶記十五卷
歷代三寶記略一部

主云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一切經音義一部

亭雁門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十卷

紫塞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
紹興重刊大藏音三卷　華嚴經音義二卷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三卷

雞田赤城昆池碣

禪宗頌古聯珠集二十一卷
佛祖統紀一十五卷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卷下